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智囊全集

◎ 明 冯梦龙



智囊全集

(明)冯梦龙

智囊全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8 页	鏐	第 9 页	鏐 鏐
第 16 页	鏐 玼 磨 玼	第 58 页	寔 寔
第 66 页	瑾 瑾	第 67 页	瑾 瑾
第 68 页	瑾	第 69 页	瑾
第 74 页	寔	第 75 页	侗
第 77 页	侗	第 86 页	解
第 104 页	紃	第 105 页	紃 紃 紃
第 106 页	紃	第 107 页	醴 醴
第 108 页	醴	第 141 页	鏐 》 鏐
第 149 页	玼 玼 玼	第 169 页	瑾 瑾
第 170 页	瑾 偶 倅	第 175 页	嬰 醴 醴
第 176 页	醴	第 177 页	常
第 180 页	同	第 182 页	侗 侗
第 203 页	臧	第 204 页	臧 冢
第 208 页	苈 苈 苈	第 214 页	鏐 鏐
第 219 页	冢 瑤	第 220 页	玠 璘
第 235 页	珣 珣	第 236 页	珣
第 237 页	苈	第 239 页	昂
第 244 页	瑤 瑤	第 263 页	邾
第 265 页	玠	第 266 页	苈
第 301 页	鏐	第 326 页	昂 祇
第 333 页	珪	第 337 页	環
第 338 页	珪	第 345 页	璫
第 346 页	璫	第 400 页	彬
第 403 页	同	第 404 页	撻
第 415 页	嶢	第 419 页	胃
第 423 页	灌	第 436 页	寔
第 439 页	瑾 瑾(5 个) 》 璫	第 440 页	瑾
第 443 页	同	第 453 页	珪 珪
第 463 页	瞭	第 498 页	珣
第 500 页	寔	第 501 页	寔
第 518 页	厥	第 519 页	底
第 522 页	愉	第 534 页	岍 岍 岍
第 535 页	岍	第 555 页	燕
第 557 页	邇	第 561 页	邾 邾 邾
第 569 页	束 束	第 570 页	綯 綯 綯

第 571 页	璫	第 576 页	象
第 581 页	纁 纁 纁	第 583 页	驢
第 626 页	璫 璫	第 636 页	痼
第 640 页	莖	第 641 页	莖
第 642 页	頰 頰 頰	第 643 页	頰
第 645 页	漚	第 647 页	洞
第 657 页	陞	第 659 页	陞
第 671 页	陞	第 677 页	墟
第 679 页	墟	第 682 页	弃
第 685 页	繻 旌	第 695 页	洞
第 709 页	洞	第 710 页	洞
第 718 页	茆 茆 茆	第 720 页	茆
第 726 页	鱗	第 733 页	燕
第 743 页	璫 璫	第 744 页	璫
第 747 页	睽	第 768 页	邇
第 785 页	璫 璫 璫 璫	第 811 页	璫
第 816 页	璫	第 818 页	珪
第 827 页	璫	第 870 页	半
第 881 页	洞	第 882 页	璫

第一部 上智

上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无常局，以恰肖其局者为上。故愚夫或现其一得，而晓人反失诸千虑。何则？上智无心而合，非千虑所臻也。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人动而愈纷，我静而自正；人束手无策，我游刃有余。夫是故，难事遇之而皆易，巨事遇之而皆细；其斡旋入于无声臭之微，而其举动出人意想思索之外；或先忤而后合，或似逆而实顺；方其闲闲，豪杰所疑，迄乎断断，圣人不易。呜呼！智若此，岂非上哉！上智不可学，意者法上而得中乎？抑语云“下下人有上上智”，庶几有触而现焉？余条列其概，稍分四则，曰“见大”、曰“远犹”、曰“通简”、曰“迎刃”，而统名之曰“上智”。

【译文】 冯梦龙说：真正的智慧并非有一套固定不变的原则可依循，而是对应着不同的现实难局，有恰如其分的不同对策。所以愚昧的人，偶而也会出现深具智慧的反应；倒是聪明的人往往因为太紧守着某些原则，遂做出错误的判断来。

因此，真正的大智慧其实是“无心”的，不会被既有的原则、经验和思考方式所拘限，所以能充分灵活、充分弹性的深入变动诡谲的难局里，洞见常人所不能见的问题核心，察知常人所不能知的长远发展，而其拟定的对策，也往往出乎常人的想像，甚至乍看起来是违反常识的，惟有等到问题完全解决，才能看清这样深远通透的智慧来。

这样不拘原则的上上智慧，虽是不可学，然而多知道一些这类的智慧事迹，却也能有效增加我们应对问题的能力。

又：一些不见得聪明的人偶而出现的上上智慧，也往往对我们有启发和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我特地把这些我所知的智慧实录条列出来，分为四卷，分别是“见大”、“远犹”、“通简”、“迎刃”，而总其名为“上智”。

一、掌握大局

【原文】 一操一纵，度越意表；寻常所惊，豪杰所了。集“见大”。

【译文】 一操一纵，往往在预料之外，这是平凡的人最害怕碰上，豪杰之士却最能拿捏分寸的地方。

1. 姜太公 孔子

【原文】 太公望封于齐。齐有华士者，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人称其贤。太公使人召之三，不至；命诛之。周公曰：“此人齐之高士，奈何诛之？”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

齐所以无情民，所以终不为弱国。韩非《五蠹》之论本此。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小人无过人之才，则不足以乱国。然使小人有才而肯受君子之驾馭，则又未尝无济于国，而君子亦必不概摈之矣。少正卯能煽惑孔门之弟子，直欲掩孔子而上之，可与同朝共事乎？孔子狠下手，不但为一时辩言乱政故，盖为后世以学术杀人者立防。○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佞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瑀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铕阳、丞郭仙舟投匭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太公望（姓吕名尚，为周文王师）封于齐，齐国有一个名叫华士的人，他认为不臣服于天子、不结交诸侯是正当的事，人们都称赞他很贤明。太公望派人请他三次都不肯到，就命人杀了他。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辅佐成王为政）问说：“他是齐国的一位高士，怎么杀了他呢？”

太公望说：“不臣服天子、不结交诸侯的人，我太公望还能将他臣服、与之结交吗？凡国君无法臣服、不得结交的人，就是上天要遗弃的人；召他三次而不来，则是叛逆之民。如果表扬他，使他成为全国民众效法的对象，那要我这

个当国君的用何用？”

〔梦龙评〕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不沦为弱小国家。韩非（战国时代韩国的公子，口吃不能言谈，善于著书，著有《韩非子》）〈五蠹〉的学说就是以此为本。

孔子的学生曾受少正卯（春秋时鲁大夫）言论的诱惑，数度离开学堂，使学堂由满座成为空虚。孔子做大司寇（掌管刑狱的官）的时候，就判处少正卯死刑，在宫门外杀了他。

子贡（姓端木名赐，孔子的学生）向孔子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老师您杀了他，会没有过失吗？”

孔子说：“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尚未达到这五种程度。第一种是心思通达而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僻而固执不改；第三种是言辞虚伪而能动人心；第四种是记取非义，多而广博；第五种是顺应错误而认为理所当然〔画尽奸雄的隐密〕。一般人要是这五种罪恶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而少正卯同时具有这几种坏处，正是小人中的奸雄，不可不杀。”

〔梦龙评〕小人没有过人的才能，就不足以乱国。假使有才能的小人肯受君子指挥，未尝对国家没有好处，而君子也不会一概摒弃他们。少正卯能煽动迷惑孔子的弟子，想压过孔子的声誉，能和他同朝共事吗？孔子狠心下手，不只是为了阻止当时以口才便捷扰乱政局的状况，也为后世以学术杀人的现象树立因应的典范。

华士徒具虚名而无实用，少正卯则好像很有用、实际上不可用。徒有口才而心术不正的小人，凡是贤明的君王都能杀他；名人或品德高尚的隐士，只有大圣人才知道他该不该杀〔不知其当诛，很少有不受其蔽〕。

唐朝萧瑀喜好拜佛，太宗命令他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官名，参谋军务，唐兼郡官）郑铤、阳丞、郭仙舟献诗陈情，玄宗下诏：“观察诗中的意义，乃是在推崇道教，不切合时代的需求，当依其个人的喜好，免去官职做道士。”这种做法和圣人的行事正相吻合。假使嗜好佛、道的人都命令他们出家或做道士，那么士大夫以邪说异端攻击正道的事情就可以平息了。

2. 诸葛亮

【原文】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乎？”及费祎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子产谓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刑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译文】 有人批评诸葛亮（三国时代蜀国宰相，字孔明，隐居隆中，人称卧龙，刘备三访始获见，后佐刘备建国于蜀，与东吴、魏鼎足而立，拜为丞相，封武乡侯）吝于宽赦他人的罪行。

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天下应本着公正、仁德之心，不该随意施舍不当的恩惠；所以匡衡（汉朝人，累官至丞相，封乐安侯）、吴汉（东汉人，字子颜，封度平侯）治国就不认为无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刘备，三国蜀汉政权建立者）也曾说过：‘我曾与陈元方（名纪，东汉颍川人）、郑康成（名玄，东汉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从他们的言谈中，可洞悉天下兴衰治乱的道理，但他们从没谈及赦罪也是治国之道。’又如刘景升父子（即刘表、刘琮，东汉献帝时刘表任荆州刺史，刘表死后，刘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后来费祎（三国·蜀人，与董允齐名，累官至尚书令，封成乡侯）主政，采用姑息宽赦的策略，西蜀的国势因此削弱不振。

〔梦龙评〕子产（名公孙侨，春秋郑国人，时晋楚争霸，郑处两强之间，子产周旋其间，卑亢得宜，保持无事）对太叔（即子太叔，名游吉，春秋郑国人，继子产为政，能宽不能猛，郑国多盗）说：“只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宽容的律法来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只能用严厉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烧死；平静的溪流，人民喜欢接近嬉戏，却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宽容的方法治国比较困难。”

后来太叔治理国家，不忍用严厉的方法，于是郑国盗匪猖獗，太叔非常后悔。孔子说：“行政过于宽容，百姓就容易轻慢，这时就要用严厉的律法来纠正他们；过于严厉，百姓又可能变得凶残，就要用宽大的政令来对待他们。用宽容来调和凶残，用严厉来调和轻慢，才能做到人事通达、政风和谐。”

商鞅（战国卫国人，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富强）对弃灰于道的人处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脸上刺字后用墨染黑，又称墨刑），这种刑罚太过严苛；梁武帝（萧衍，长于文学、书法，迷信佛教）看见死刑犯，往往流着泪释放他们，又太过宽容。《论语》有“宽赦小过错”之说，《春秋》曾讥刺放纵有大过错的人，二者若能调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谐。

3. 汉光武帝

【原文】 刘秀为大司马时，舍中儿犯法，军市令祭遵格杀之。秀怒，命取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奈何罪之？”秀悦，乃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将也。”

罚必则令行，令行则主尊，世祖所以能定四方之难也。

【译文】 汉光武帝刘秀（打败篡汉的王莽，即帝位，是为世祖）做大司马（管理军事的最高长官）的时候，有一回官府中的僮仆犯法，军市令（军中交易

场所的主管)祭遵(颍川颍阳人,封颍阳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下令杀了他。刘秀很生气,命令部下收押祭遵。

当时,主簿(掌管官府文书帐簿的官员)陈副规劝道:“大人一向希望军中士兵行动整齐划一,纪律严明,现在祭遵依法办事,正是推广军令的表现啊!”

刘秀听了很高兴,不但赦免祭遵,而且让他担任刺奸将军,又对所有的将士们说:“你们要多防备祭遵喔!我府中的僮仆犯法,尚且被他所杀,可见他一定是个公正无私的人。”

〔梦龙评〕赏罚分明,军令才容易推行;军令畅行无阻,主上自然受尊重。刘秀因此能平定四方的战乱。

4. 孔 子

【原文】 孔子行游,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马。子贡往说之,卑词而不得。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听说人,譬以太牢享野兽,以《九韶》乐飞鸟也。”乃使马圉往,谓野人曰:“子不耕于东海,予不游西海也,吾马安得不犯子之稼?”野人大喜,解马而予之。

人各以类相通,述《诗》《书》于野人之前,此腐儒之所以误国也。马圉之说诚善,假使出子贡之口,野人仍不从。何则?文质貌殊,其神固已离矣。然则孔子曷不即遣马圉,而听子贡之往耶?先遣马圉,则子贡之心不服;既屈子贡,而马圉之神始至。圣人达人之情,故能尽人之用。后世以文法束人,以资格限人,又以兼长望人,天下事岂有济乎!

【译文】 有一天孔子出游,途中马儿偷吃了农夫的庄稼,农人很生气,捉住马儿并把它关起来。子贡知道后,就低声下气的前去恳求农人放了马儿,没想到农人不理会子贡。

孔子说:“用别人听不懂的道理去说服他,就好比请野兽享用太牢(祭祀时所用的牛、羊、猪三牲,是最丰盛的牺牲),请飞鸟聆听九韶(古乐名,相传为夏禹所作,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优美音乐)一样,这是我的不对,并非农人的过错。”

于是命马夫前去。

马夫对农人说:“你从未离家到东海之滨耕作,我也不曾到过西方来,但两地的庄稼却长得一个模样,马儿怎知那是你的庄稼不该偷吃呢?”

农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马儿还给马夫〔自是至理,安得不从〕。

〔梦龙评〕物以类聚,在粗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不知变通的读书人所以误事的原因。马夫的话虽然有理,但这番话若是从子贡口中说出来,恐怕农夫仍然不会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子贡和农夫两人的学识、修养相差太远,彼此早已心存距离。然而孔子为什么不先命马夫,而任由子贡前去说服农夫呢?——若先前就命马夫前去,子贡心中一定不服,如今不但子贡心中毫

无怨尤，也使得马夫有表现的机会。圣人能通达人情事理，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世人常以成文的法规来约束他人，以资格来限制他人，以兼有所长来期望他人，这样天下事哪有成功的希望呢？

5. 宋太祖

【原文】 “三徐”名著江左，皆以博洽闻中朝，而骑省铉尤最。会江左使铉来修贡，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词令不及为惮，宰相亦艰其选，请于艺祖。艺祖曰：“姑退，朕自择之。”有顷，左珰传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识字者十人以名入。宸笔点其一，曰：“此人可！”在廷皆惊，中书不敢复请，趣使行。殿侍者莫知所以，弗获已，竟往。渡江，始铉词锋如云，旁观骇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铉不测，强聒而与之言。居数日，既无酬复，铉亦倦且默矣。

岳珂云：“当陶、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令角辩骋词，庸讎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孔子之使马圉，以愚应愚也。艺祖之遣殿侍者，以愚困智也。以智强愚，愚者不解；以智角智，智者不服。

白沙陈公甫，访定山庄孔易。庄携舟送之，中有一士人，素滑稽，肆谈褻昵，甚无忌惮。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则当其谈时，若不闻其声，及其既去，若不识其人。定山大服。此即艺祖屈徐铉之术。

【译文】 宋朝初年，三徐（徐延休、徐铉、徐锴）是江左（即江东，为南唐所在地）的著名学人，宋室君臣都知道他们学问十分渊博，而骑省徐铉（字鼎臣，原为南唐的臣子，随后主李煜归顺宋太祖，官位升至散骑常侍，著有《骑省集》，是他的女婿编的，以官名当做书名）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当江左遣徐铉来朝贡（南唐对宋称臣）时，依惯例宋朝政府要派押伴使（随侍朝贡的使者）随侍左右，朝中的臣子都怕口才词令不如徐铉。宰相也觉得这种人才很难抉择，就请示太祖（即赵匡胤，宋朝开国国君）。

太祖说：“你们暂且退下，我自己来选。”

不久，左珰（皇帝秘书）传下诏令给殿前司（掌管宫殿前禁卫军之名籍的官署），准备十个不识字的侍卫名单入宫，由皇帝亲笔圈选其中一名，道：“这个人可以担任。”

朝臣都很惊奇。

中书（宋朝的政事堂界与枢密院共同掌理国家大政）不敢再请示皇帝，就催促他上路，这个侍卫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得已，就渡江和徐铉会合。

起初，徐铉言辞流利，侃侃而谈，旁观的人为之惊愕不已。侍卫无法回话，只能嗯嗯哎哎地应着，徐铉没有察觉，依然喋喋不休。过了几天，一直没有得到该有的回答，徐铉也累得沉默不语了。

〔梦龙评〕岳珂（宋·汤阴人，岳飞的孙子）说：“当时陶谷（宋·新平人，强记好学，博通经史，历任礼、刑、户三部尚书）、窦仪（宋·渔阳人，学问广博，历任上部、礼部尚书）等有名的学者都在朝服官，如果派他们去答辩，难道会不如徐铉吗？实际上太祖认为大国的体统不该如此。这也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等策略吧！”

前篇孔子派马夫的事，是以愚者应付愚者；太祖选择押伴使，是以愚者去困扰智者。用才智去勉强愚者，愚者不会了解。用才智去比斗智者，智者必不服气。

白沙陈公甫（名献章，明·新会人，住在白沙里，学者称他白沙先生，学说以‘静’为主）拜访定山庄孔易（名献，明·江浦人，卜居定山二十余年，学者称他定山先生），临行定山另备舟船送行。船上有一个读书人，向来爱开玩笑，就在船上毫无顾忌地谈论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定山气得不得了；白沙却把他当成不认识的人一样，不闻不问，定山因而非常佩服白沙的修养。这就是宋太祖屈服徐铉的技巧。

6. 胡世宁

【原文】 少保胡世宁，仁和人。为左都御史，掌院事。时当考察，执政请禁私谒，公言：“臣官以察为名，人非接其貌、听其言，无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长。若屏绝士夫，徒按考语，则毁誉失真，而求激扬之，难当矣。”上是其言，不禁。

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译文】 明孝宗时，少保（官名，三孤之一，三孤是少师、少傅、少保）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兵部尚书），担任左都御史（都察院的首长，专门纠核百官，辨明冤枉），负责掌管都核院的事。当时正要考核执政的官员，有人请孝宗下令禁止百官私自拜访都御史。

胡少保于是禀告孝宗：“为臣的职责是负责考察。要去了解一个人，如果不去观察他的外貌，聆听他的言谈，就没有办法察出他心地是否正直，才能是否出众〔今日正犯此病〕；假使拒绝会见官员，只按照别人的评语来作判断，那么毁誉就失去真实性，想要适当地表扬提拔人才是很困难的。”

孝宗同意他的奏言，于是收回该项禁令。

〔梦龙评〕公孙弘（汉·薛人，武帝初年为博士，累官到丞相，封平津侯，开设“东阁”，聘请学者，自己薪俸的收入都发给宾客。个性外表宽厚，内在深沉，表面善良，内心险恶，曾杀忠臣主父偃，流放董仲舒）从事邪曲不正的学术，又善于谄媚世人，然而还能开设东阁，招请贤人。当今之世，对防范奸人做得很精密，但对招揽贤人却做得很疏忽，所以一旦发生事情，就有缺乏人才的感慨。

7. 韩滉 钱

【原文】 韩滉节制三吴，所辟宾佐，随其才器，用之悉当。有故人子投之，

更无他长。尝召之与宴，毕席端坐，不与比坐交言。公署以随军，令监库门。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吏卒无敢滥出入者。

吴越王常游府园，见园卒陆仁章树艺有智而志之。边批：有心人。及淮南围苏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报而还。以诸孙畜之。

用人如韩滉、钱，天下无弃才、无废事矣。

按史：淮南兵围苏州，推洞屋攻城。守将孙瑒置轮于竿首，垂投椎以揭之，攻者尽露；炮至，则张网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吴越遣兵来救，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张网缀铃悬水中，鱼鳖过皆知之。都虞侯司马福欲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疑即一事，姓名必有一误。

【译文】唐朝人韩滉（字太冲，封晋国公）在指挥管辖三吴（一说吴兴、吴郡、会稽）的时候，所任用的部署都很恰当，各依其人的才干安排职务。

有一次，一个老朋友儿子来投靠他，没有任何专长。韩滉曾经请此人参加酒宴，只见此人从头到尾端坐无语，不曾与邻座的人交谈，韩滉就派他随军看守库门。此人每天早晨进入帷帐，就端坐到黄昏，士兵都不敢随便进出。

吴越王（即钱，五代十国的始祖，自称吴越国王）常常游赏府中的花园，看见园丁陆仁章很有种树的才艺，心里暗自记得他〔有心人〕。后来淮南人围攻苏州的时候，钱派遣陆仁章进入苏州城传话，果然完成任务，安全回来，钱把他当做自己的孙子般善待。

〔梦龙评〕用人如果都和韩滉、钱一样人尽其才，天底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也没有荒废的事务了。据史书记载：淮南人围攻苏州城时，以攻城器械洞屋（攻城的器具，用木头撑着柱子，上面覆盖牛皮，形状如洞而得名）攻城，苏州守将孙瑒（五代·吴越人，骁勇多智，世称孙百计）用轮子系在竹竿顶端，慢慢松开绳索垂下，揭开洞屋，攻城的敌兵都暴露出来，无法藏身；火炮射到就张开网来抵抗，使淮南人无法攻城。吴越王派兵来援救，苏州城外有一水道通到城中，淮南人在水里撒下挂满铃铛的网，连鱼鳖通过都能知道。有都虞侯司马福想偷偷入城，故意用竿去触网，敌兵一听到铃声，就举起网来看，司马福因而趁机潜水入城。他每出一次任务要在水里足足待上三天。从此城里的军队和援兵里应外合，使敌兵觉得很神奇。

司马福和陆仁章的事可能是同一件事，其中有一个姓名是错误的。

8. 燕昭王

【原文】燕昭王问为国。郭隗曰：“帝者之臣，师也；王者之臣，友也；伯才之臣，宾也；危国之臣，虏也。唯王所择。”燕王曰：“寡人愿学而无师。”郭隗曰：“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士开路。”于是燕王为隗改筑宫，北面事之。不三年，苏子自周往，邹衍自齐往，乐毅自赵往，屈景自楚归。

郭隗明于致士之术，便有休休大臣气象，不愧为人主师。○汉高封雍齿而功臣息喙，先主礼许靖而蜀士归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实。

【译文】 燕昭王（战国时燕王）问郭隗（战国时燕人）如何使国家强盛。

郭隗说：“三皇五帝将大臣当做老师一样看待，将臣子当做朋友一般交往；霸王对待大臣如同宾客；只有七国之君才会将臣下视同罪虏。成败之道在此，希望大王有所拣择。”

燕王说：“寡人很愿意学习，却没有老师。”

郭隗说：“大王真想以德服人，我愿意为天下的读书人开路。”

于是燕王为郭隗建筑宫室，待之以师礼。不到三年，苏代（战国时齐人）从齐国前来效命，乐毅（战国时燕人）从赵国而来，屈景从楚国而来。

〔梦龙评〕郭隗深明招致贤士的方法，颇有宽容好善的大臣风度，不愧当王者的老师。汉高祖（刘邦）对所恨却有功的人雍齿（汉·沛人，追随高祖起兵，叛变后又归顺，高祖依张良之计，封齿为什方侯）为侯，使其他未受封的功臣不再有怨言；刘备礼遇许靖（蜀汉·平原人），使西蜀的人士都心服。他们都付出名器，而换取实效。

9. 丙吉 郭进

【原文】 吉为相，有驭吏嗜酒，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此驭吏，边郡人，习知边塞发奔命警备事。尝出，适见驿骑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至。驭吏因随驿骑至公车刺取，知虏入云中、代郡，遽归，见吉白状，因曰：“恐虏所入边郡，二千石长吏有老病不任兵马者，宜可豫视。”吉善其言，召东曹案边长吏科条其人。未已，诏召丞相、御史，问以所入郡吏。吉具对。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详知，以得谴让；而吉见谓忧边思职，驭吏力也。

进任山西巡检，有军校诣阙讼进者。上召，讯知其诬，即遣送进，令杀之。会并寇入，进谓其人曰：“汝能讼我，信有胆气。今赦汝罪，能掩杀并寇者，即荐汝于朝；如败，即自役河，毋污我剑也。”其人踊跃赴斗，竟大捷。进即荐擢之。

容小过者，以一长酬；释大仇者，以死力报。唯酬报之情迫中，故其长触之而必试，其力激之而必竭。彼索过寻仇者，岂非大愚？

【译文】 汉朝人丙吉（鲁国人，封博阳侯）当丞相时，有一个爱喝酒的车夫随侍外出，酒醉后呕吐在丞相车上，西曹主吏（相府中管理侍从的官）告诉丞相，想赶走车夫。

丙吉阻止他说：“因为酒醉的过失而革除一个男子，此后他还有何处可容身呢？西曹你忍一忍吧！他只不过污染丞相的车垫而已。”

这个车夫是边塞人，熟悉边塞军事紧急传递文书到京城的作业，有一次外出，正好看见传递军书的人拿着红、白的袋子，知道边塞的郡县有紧急事情发

生。车夫就跟着传书的人到官署，刺探得悉有胡虏攻入云中郡、代郡，立刻回相府拜见丞相，说明这件事，接着说：“恐怕胡虏所进攻的边郡，有不少年老多病、没有办法打仗的方面要员，大人该先察看有关的资料。”

丙吉很同意他的话，立刻召见东曹（管理有关军吏任免职的官吏），查询边郡的官吏，分条纪录他们的年纪和经历。事情尚未办妥，皇帝已下诏召见丞相和御史大夫（相当副丞相的官吏），询问有关受胡虏进攻边郡的官吏情况，丙吉都能详细地回答，而御史大夫在仓促间无法详知，遭到皇帝责备。

丙吉被称赞关心边塞、尽忠职守，都是靠车夫的协助。

宋朝人郭进担任山西巡检（官名，掌管训练甲兵、巡逻州邑、擒捕盗贼的事）时，有一个军官到宫门外控告郭进。天子召入询问，知道他是诬告，就将他遣送给郭进，下令杀了他。

此时正当并州贼寇入侵，郭进就对这个军官说：“你敢控告我，胆量一定很大。现在我赦免你，如果你能消灭并州敌寇，我就上书朝廷推荐你；如果失败，就自己投河，不要弄脏了我的宝剑。”

这个军官于是奋不顾身，努力以赴，结果大胜，郭进就推荐他做官。

〔梦龙评〕容忍小过失，会得到酬谢；释放大仇人，会得到报答。报酬的情意如迫在心底，慢慢接触他，他一定尝试；用力去激他，他一定竭尽所能。那些追过寻仇的人，岂不是太笨了吗？

10. 秦 桧

【原文】 秦桧当国，有士人假其书，谒扬州守。守觉其伪，交原书管押其回。桧见之，即假以官资。或问其故，曰：“有胆敢假桧书，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则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夏用兵时，有张、李二生，欲献策于韩、范二公，耻于自媒，刻诗于碑，使人曳之而过，韩、范疑而不用。久之，乃走西夏，诡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元昊闻而怪之，招致与语，大悦，奉为谋主，大为边患。边批：元昊识人。奸桧此举，却胜韩、范远甚，所谓“下下人有上上智”。

有人赆作韩魏公书，谒蔡君谟。君谟虽疑之，然士颇豪，与之三千，因回书，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谒公谢罪。公徐曰：“君谋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长安，可往见之。”即为发书。子弟疑谓包容已足，书可勿发。公曰：“士能为我书，又能动君谟，其才器不凡矣。”至关中，夏竟官之。边批：手段果大。又东坡元赆间出帅钱塘。视事之初，都商税务押到匿税人南剑州乡贡进士吴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衔，封至京师苏侍郎宅。公呼讯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乡荐，乡人集钱为赴省之赈以百千，就置建阳纱得二百端。因计道路所经场务尽行抽税，则至都下不存其半。窃计当今负天下重名而爱奖士类，唯内翰与侍郎耳。纵有败露，必能情贷，遂假先生名衔，缄封而来。不知先生已临镇此邦，罪实难逃。”

公熟视，笑，呼掌笈吏去其旧封，换题新衔，附至东京竹竿巷，并手书子由书一纸，付之，曰：“先辈这回将上天去也无妨。”明年味道及第，来谢。二事俱长人智量者。

【译文】 秦桧（宋高宗时宰相，杀害岳飞，残害忠良）当权时，有一个读书人伪造秦桧的信，拿去拜见扬州太守（管理州郡的官吏）。太守发觉是封假信，即将它没收，把人斥回。秦桧看见了，却给这个人一个做官的资格。

有人问秦桧是什么缘故，秦桧说：“有胆量敢伪造我的信，一定不是个普通人。如果不用一个官吏的资格来约束他，一旦他投靠南方或北方的敌人，就可能形成祸害了。”

〔梦龙评〕西夏（宋时国名，姓拓跋氏）侵犯宋朝的时候，有姓张、李的两个男子，想用文章去求韩琦（安阳人，带兵很久，名重一时，甚得朝廷倚重）、范仲淹（吴县人，字希文，苦读成名，带兵守陕西，号令严明，西夏人不敢冒犯）提拔他们做官，但认为毛遂自荐很可耻，于是写诗刻在石碑上，请人拉过韩、范的府门，韩范二人认为行迹可疑而不予以任用。过了很久，这两名男子就跑到西夏去，诈名张元、李昊，到处题诗。西夏国王赵元昊得知此事，觉得很奇怪，就招他们来问话〔元昊识人〕，谈罢非常高兴，任命他们为谋士，终使西夏成为北宋边境上的大害。上述秦桧的作为远胜过韩、范二人，可说是下等人偶尔有上上级的智慧。

有人假造韩魏公（韩琦，封魏国公）的信去拜见蔡君谟，蔡君谟心中虽然怀疑，却觉得此人十分豪爽，于是送他三千钱，并写回信，派四个士卒送他，同时送礼物给魏公。此人到京城拜见魏公，当面认罪，魏公慢慢地说道：“君谟处事的方法过于谨慎，恐怕没有办法完成你所要求的事情，夏太尉（指夏竦；太尉，官名，专管军事，相当武丞相）在长安，你可以去拜望他。”说完立即为此人写一封信给夏太尉。家人认为对此人已经够宽容了，不必要再写信。魏公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君谟，才器必定不凡。”此人一到关中，夏太尉果然给他官衔〔手段果大〕。

又苏东坡（即苏轼，宋·眉山人，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在哲宗元祐年间，到钱塘（杭州）任职。上任之初，都商税务（掌管赋税的官吏）捕到一个逃税的人，是南剑州乡贡进士（由州县官选拔再推荐给京城的书生）吴味道，他冒用苏东坡的名衔密封两大卷轴要送到京师苏侍郎（东坡的弟弟子由，任职门下侍郎，是门下省的长官）府第。东坡问他卷轴里装什么物品，吴味道恐惧而急迫地说：“我今年秋天荣幸地受推荐为乡贡进士，乡人聚集了十万钱做为赠别的礼物送我，我买了四百丈建阳薄丝，但想到沿路所有的税务官署都要抽税，那么到京城后就剩下不到半数了。所以我私下设想：当今天下最有名望且爱奖掖读书人的，只有先生您和苏侍郎而已，纵然事迹败露，也必能宽谅；于是假借先生的名衔封起来，来到此地。却不知道先生已经先来到这个镇上，我的罪过再也逃避不了了。”苏东坡仔细一看，笑着呼唤管文书的家臣把旧封条除去，换题新的名衔，附上“送至东京（开封）竹竿巷”的字样，并亲手写一封给弟弟子由的信交给吴味道，说：“前辈这回即使拿到上天去也无妨了。”第二年，吴味道考中进士，特地前来答谢。

这两件事都是促成有才智的人出头的惯例。

11. 楚庄王 袁盎

【原文】 楚庄王宴群臣，命美人行酒。日暮，酒酣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趣火视之。王曰：“奈何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命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尽绝缨而火，极欢而罢。及围郑之役，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询之，则夜绝缨者也。

盎先尝为吴相时，盎有从史私盎侍儿。盎知之，弗泄。有人以言恐从史，从史亡。盎亲追反之，竟以侍儿赐，遇之如故。景帝时，盎既入为太常，复使吴。吴王时谋反，欲杀盎，以五百人围之，盎未觉也。会从史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置二百石醇醪，尽饮五百人醉卧，辄夜引盎起，曰：“君可去矣，旦日王且斩君。”盎曰：“公何为者？”司马曰：“故从史盗君侍儿者也。”于是盎惊脱去。

梁之葛周、宋之种世衡，皆用此术克敌讨叛。若张说免祸，可谓转圜之福。兀术不杀小卒之妻，亦胡虏中之杰然者也。○葛周尝与所宠美姬同饮，有侍卒目视姬不辍，失答周问。既自觉，惧罪。周并不言。后与唐师战，失利，周呼此卒奋勇破敌，竟以美姬妻之。边批：怜才之至。胡酋苏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尝夜与饮，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内，慕恩窃与姬戏。边批：三国演义貂蝉事套此。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惭愧请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遗之。由是诸部有贰者，使慕恩讨之，无不克。○张说有门下生盗其宠婢，欲置之法。此生呼曰：“相公岂无缓急用人时耶？何惜一婢！”说奇其言，遂以赐而遣之。后查不闻。及遭姚崇之构，祸且不测。此生夜至，请以夜明帘献九公主，为言于玄宗，得解。○金兀术爱一小卒之妻，杀卒而夺之，宠以专房。一日昼寝，觉，忽见此妇持利刃欲向。惊起问之，曰：“欲为夫报仇耳。”边批：此妇亦奇。术默然，麾使去。即日大享将士，召此妇出，谓曰：“杀汝则无罪，留汝则不可。任汝于诸将中自择所从。”妇指一人，术即赐之。边批：将知感而妇不怨矣。

【译文】 楚庄王（春秋诸侯，五霸之一）宴请群臣，命令近爱的美人来斟酒、劝酒。酒宴一直进行到晚上，大家喝得酒兴正浓，蜡烛熄灭了都没人管。席中有一臣子趁视线不明拉扯美人的衣服，美人则扯断他的帽带，催促庄王点火看个清楚。

庄王心想：“怎么可以为了显扬妇人的节操，而屈辱一名国士呢？”于是下令：“今天和寡人一起喝酒的臣子，不拉断帽带的人表示不够尽兴。”

群臣于是都把自己的帽带拉断，然后再点上蜡烛，尽欢而散。

后来围攻郑国的战役中，有一臣子每在敌前冲锋陷阵，五次交兵五次斩获敌人首级，因而击退敌人获得胜利。庄王询问他的姓名，原来就是那天喝酒被美人扯断帽带的臣子。

汉朝人袁盎先前曾担任吴王濞（汉朝王室分封的诸侯）的丞相，有个侍从私通袁盎的侍女，袁盎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泄漏出去。有人恐吓侍从，侍从只

好逃走，袁盎亲自把他追回来，还把侍女赐给他，待他像老朋友一样。

汉景帝时，袁盎担任太常（汉朝掌管宗庙礼仪的官吏），又出使吴。吴王当时图谋造反，想杀死袁盎，派了五百个士兵包围袁盎的住处，他没有发觉，此时侍从正好担任防守袁盎的校尉司马，他准备了二百石的美酒给这五百个士兵喝，喝得个个醉倒。

到了半夜，他叫起袁盎，说：“你赶快离开吧！天一亮吴王就要杀你了。”

盎问道：“你是什么人？”

司马说：“我就是以前私通您府上侍女的侍从。”

于是袁盎很惊险的逃脱了。

〔梦龙评〕后梁的葛从周（后梁太祖时的大将军）、宋朝的种世衡（曾防守边塞数年，善待士卒，深得爱戴）都用这种方式，克服敌人讨伐叛逆。至于张说（唐·洛阳人，累官中书令，封岳国公）避祸的事，可说是拜处事得宜之赐；金兀术（金太祖第四子，姓完颜名宗弼，屡次侵宋，击败宋兵，曾与岳飞战于朱仙镇）不杀小卒的妻子，亦算是胡人中的豪杰。

葛从周曾与宠爱的美女一起喝酒，有一个士兵不停地注视美女，以致忽略了葛从周的问话，稍后自觉有罪，但葛从周并没有责骂他。从来葛从周带兵与后唐军队作战失利，就命令这个士兵奋勇杀敌，果然得胜，最后把美女嫁给他〔怜才之至〕。

胡人部落以苏慕恩一族最为强大，种世衡有一夜和苏慕恩喝酒，召侍女出来帮忙倒酒、劝酒。席间种世衡起身走入内室，苏慕恩就偷偷地调戏侍女〔《三国演义》貂蝉套此事〕，种世衡立即走出来当场撞见，苏慕恩因而惭愧地请罪。种世衡笑着说：“你很想要她吗？”就把侍女送给他。从此以后，各部落间有贰心的，只要派苏慕恩出马，没有不讨平的。

张说有一个宠爱的婢女，被门生偷偷地带走，张说想用法律来制裁他。门生说：“先生难道没有紧急用人的时候吗？何必吝惜一个婢女！”张说觉得他的话很奇特，就把婢女送他，打发他走，此后就下落不明。后来张说遭受姚崇（唐·陕州人，玄宗时拜相，封梁国公）的陷害，随时可能遇祸，这个门生忽然半夜临门，请张说用夜明帘进献给九公主，为他在玄宗面前说好话，才化解了这件祸害。

金兀术爱上一个士卒的妻子，就杀死士卒夺走他的妻子，做为自己的专宠。有一日睡醒时，忽然看见这个妇人拿着利刃对着自己，兀术慌忙起来问她，她说：“我要为丈夫报仇〔此妇亦奇〕。”兀术沉默不语，挥手叫她退去，当天就宴请将士，并把这个妇人叫出来，说道：“若要杀你，你并无罪；若要留你，也不可能。随你在诸位将士中选一个嫁吧！”于是把妇人赐给她所挑选的将士〔一来是感动部将，二来使这名妇人不再怀恨在心〕。

12. 王 猛

【原文】 猛督诸军十六万骑伐燕。慕容评屯潞州，猛进与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欲斩成。邓羌请曰：“贼众我寡，诘朝将战，且宜宥之。”猛曰：“若不斩成，军法不立。”羌固请曰：“成，羌部将也，虽

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罪。”猛又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谓羌义而有勇，边批：具眼。使语之曰：“将军止，吾今赦之矣。”成既获免，羌自来谢。猛执羌手而笑曰：“吾试将军耳。”边批：不得不如此说。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

违法请宥，私也；严鼓勒兵，悍也；且人将攻我，我因而赦之，不损威甚乎？然羌竟与成大破燕兵，以还报主帅，与其伸一将之威，所得孰多？夫所贵乎军法，又孰加于奋勇杀敌者乎？故曰：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智之所以灵妙而无穷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王猛（北海人，字景略，前秦苻坚时任丞相）总督各路十六万骑兵进攻前燕，当时慕容评屯兵于潞州。

王猛进军与慕容评相持时，派遣将军徐成去窥探燕军的情况，约定中午回营，但徐成到黄昏才回来。王猛很生气，要杀徐成。

邓羌求情道：“敌众我寡，明早就要作战了，将军应该原谅他。”

王猛说：“如果不杀徐成，军法的威严就不能树立。”

邓羌再三地求情说：“徐成是我的部将，虽然违背约定的时间应该问斩，我愿意和徐成并肩作战以赎罪。”

王猛还是不肯。

邓羌很生气，回营后，击鼓整军，要来攻击王猛。

王猛认为邓羌义勇双全〔很有眼光〕，就派人告诉他：“将军暂且停兵〔谁肯〕，我现在就赦免徐成。”

徐成被赦免后，邓羌亲自来向王猛道谢。

王猛握着他的手笑道：“我只是试试你罢了，将军对部将都这么重视，何况是国家呢〔不得不如此说〕？”

〔梦龙评〕违反法令而请求宽赦，是偏私的表现；击鼓整军，却是强悍的行为。在有人将攻击我的时候，顺势赦人，难道不会损害威严吗？但是邓羌后来和徐成大败燕军，以回报主帅的恩惠，这和伸张将军的威严比起来，读者以为孰轻孰重？军法固然要重视，但又有什么比奋勇杀敌的人更可贵呢？

所以兵法上说：“圆若用智，唯圆善转。”才智如果运用得巧妙，效果是灵妙无穷的。

13. 魏元忠

【原文】 唐高宗幸东都时，关中饥馑。上虑道路多草窃，命监察御史魏元忠检校车驾前后。元忠受诏，即阅视赤县狱，得盗一人，神采语言异于众。边批：具眼。命释桎梏，袭冠带乘驿以从，与人共食宿，托以诘盗。其人笑而许之，比及东都，士马万数，不亡一钱。

因材施教，盗皆作使。俗儒以“鸡鸣狗盗之雄”笑田文，不知尔时舍鸡鸣狗盗都用不着也。

【译文】 唐高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关中正发生饥荒。高宗担心路上会遭强盗，就命令监察御史（官名，掌管巡察州县狱讼、军戎、祭祀、出纳等事）魏元忠（宋城人，为太学生，任殿中侍御史）检阅车驾前后。

魏元忠受命后，立即巡视赤县（唐朝京都所管的县）监狱，找到一名强盗犯，言语举止都异于常人〔有眼光〕。魏元忠命令狱卒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整理衣冠，乘车跟随在后面，并跟他一起生活起居。然后委托他去防备强盗，此人含笑应许。高宗此次巡幸东都的过程中，随行兵马多达万余人，但竟不曾遗失一文钱。

〔梦龙评〕依人的才能去任用他，强盗都可以做为使者。一般学者用鸡鸣狗盗取笑田文（战国时齐人，号孟尝君，出任齐相，招致天下贤士，门下食客常数千人）所用的食客，却不知道当时除了鸡鸣狗盗之徒，其他人都派不上用场。

14. 柳郡守

【原文】 唐柳大夫玭，谪授泸州郡守。渝州有牟 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执所业谒见。柳奖饰甚勤。子弟以为太过，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独能好文，苟不诱进，渠即退志。以吾称誉，人必荣之，由此减三五员草贼，不亦善乎？”

【译文】 唐朝御史大夫柳 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 ，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

柳 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押衙（管理仪仗侍卫的官）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赞，别人必定以他为荣，因此能减少三五个乱民，不是很好吗？”

15. 廉希宪

【原文】 元廉公希宪礼贤下士，常如不及。方为中书平章时，江南刘整以尊官来谒，公毅然不命之坐。刘去，宋诸生褰绶冠衣，袖诗请见。公亟延入坐语，稽经抽史，饮食劳苦，如平生欢。既罢，弟希贡问曰：“刘整贵官而兄简薄之，诸生寒士而兄优礼之，有说乎？”公曰：“非尔所知也。大臣语默进退，系天下轻重。刘整官虽尊贵，然背国叛主而来者；若宋诸生，何罪而羈囚之？今国家崛起朔漠，我于斯文不加厚，则儒术由此衰熄矣。”

不惟兴文，且令知节义之重，是具开国手段者。

【译文】 元朝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有文武之才，世祖为廉孟子）生平礼贤下士，惟恐落于人后。

当他官居中书平章政事（次于丞相的官员）时，江南刘整（邓州人，任中书左丞）以高级官员的身份来拜访他，他居然没有请刘整就座。刘整离开后，有个衣着破旧的南宋秀才拿着诗文来请见，廉希宪很客气地请秀才入座，与他谈论诗书典籍，关怀他的生活饮食，好像是老朋友。

事后，弟弟廉希贡问道：“刘整是大官，你对他并不客气；秀才不过是个清寒的读书人，你却很礼遇他，有这种道理吗？”

廉希宪回答说：“这不是你所能了解的，大臣的举止进退，关系到天下国家。刘整的官位虽尊贵，却是背叛南宋来归顺的；南宋秀才并没有罪过，没有必要加以困穷。当今我们的国家是从北方沙漠崛起的，我对这些文人如果不尊重些，儒家的学术从此就将失传了。”

〔梦龙评〕不只振兴学术，而且知道节义的重要，真是国家开创期最佳的处事原则。

16. 范仲淹

【原文】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威敏、滕达道，皆所素重。其为帅日，辟置僚幕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天下无废人，所以朝廷无废事，非大识见人不及此。

【译文】 范文正公（即范仲淹）任用文士，一向注重人品而不拘小节〔有气节才智的人，决不会拘泥于琐细的言行，这是范文正的慧眼〕，如孙威敏、滕达道等人，都深受尊重。他所选用的文书助理，都是一些被贬官而尚未复职的人员。

有人觉得很奇怪，文正公说：“有才能而没有过失的人，朝廷自然会任用他们。至于那些不幸被官吏处罚的可用之才，如不趁机起用他们，就要变成废人了。”

文正公麾下因而济济多士。

〔梦龙评〕天下没有被废弃的人，朝廷就没有旷废的职事。不是非常有见识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17. 徐 阶

【原文】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大宗师见教诚当，但‘苦孔之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边批：何曾损文宗

威重！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年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此士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艺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生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大体皆此类。

【译文】 明朝人徐存斋（徐阶，字子升，号存斋，华亭人）以翰林的身份到江浙一带督察学政时，年纪未满三十岁。有一个应考的人在文章中引用“颜苦孔之卓”（颜渊学习孔子，苦于孔子的学行过于卓越）的句子，徐存斋评为：“捏造，置于第四等。”

这个书生受到徐存斋的指正，就拿着作品请示说：“大宗师（即今典试委员）的指教实在很好，但‘苦孔之卓’是出自扬子（扬雄）《法言》，实在不是我捏造的。”

徐存斋马上站起来说：“本官得意得太早了，学问不足，承蒙你指导〔此举丝毫未损及主考官的威重〕。”

于是改置于第一等，一时天下人都称赞他很有雅量。

〔梦龙评〕不吝于改过，是名宰相的气度。听说万历初年有一书生作〈怨慕声〉（怨慕即思慕，《孟子·万章上》孟子说舜思慕父母）这个题目，文中引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一句，被主考官抑制在第四等，评为“不通”。此生自己陈述道：文句的做法出在《礼记·檀弓》。主考官非常生气说：“只有你读过〈檀弓〉吗？”又改为五等。人的度量，相差何止千里。

宋太祖曾因事生赵师民（字固翰，学问精博，志向清远）的气，要处他杖刑（五刑之一，用竹板打犯人）。赵师民自己说他享有天下才士的美名，接受杖刑实在不雅〔好大胆，非圣主不能容〕，太祖就释放他。自古以来的圣主名臣，绝无做错事仍任性一路错到底的。

又听说徐公在浙的时候，有两个书生为了争取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则专注地阅卷，不为所动；不久，又有两个书生为了推让贡生的位置，在公堂下吵闹，徐公也不为所动。过了一会儿，徐公把他们都叫到面前来，说：“我不希望有人争夺，也不希望有人相让，诸位没有读过学规吗？连本座的职权也订定在学规里，做不了主的，诸位只须按学规行事就好了。”

于是争让的事件才平息，徐公的作风一向如此。

18. 屠 义

【原文】 屠杵石义先生为浙中督学，持法严。按湖时，群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味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屠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颇远。屠瞬门役，

判其臂曰：“放秀才去。”边批：刚正人，却善谑。门役喻其意，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枷，娼则逐去。保甲仓惶语人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边批：趣甚！自是刁风顿息，而此士卒自惩，用贡为教官。

李西平携成都妓行，为节使张延赏追还，卒成仇隙。赵清献宰清城而挈妓以归，胡铨浮海生还而恋黎倩。红颜殒人，贤者不免，以此裁士，士之能全者少矣。宋韩亿性方重，累官尚书左丞，每见诸路有奏拾官吏小过者，辄不悛，曰：“天下太平，圣主之心，虽昆虫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则望为公卿，次亦望为侍从、职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辄入于盛世乎！”屠公颇得此意。

【译文】 屠杵石（屠义）先生在江浙一带当督学，一向严守法令办案。当他巡察西湖时，有些小人趁机去搜查秀才们的过失。

有一秀才夜宿在妓女家，保甲（地方守卫组织之长）在次日天刚亮时，就把秀才和妓女两人捉起来，送到衙门，没有人敢释放他们。保甲一入公堂，就大声地诉说事情的经过，屠公假装没有听见，照常处理文书。

保甲渐渐膝行向前，距离秀才和妓女越来越远。屠公用眼睛示意差役〔刚正的人却是喜欢戏谑的〕：把两人分开，释放秀才。差役明白此意，悄悄地走过去把秀才带出门，保甲一点都不知情。

秀才出去之后，屠公抬头问道：“秀才在哪里？”

保甲回头一看，不见秀才，吓得说不出话来。屠公便罚他三十大板，铐上枷锁，并把妓女赶回去。

保甲在仓皇之间对人说：“我刚才捉到鬼了〔有趣〕。”

其他的秀才都鄙弃他，也感谢屠公包涵一个酒色之士。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刁蛮的风气立即平息，而秀才为了惩罚自己，甘愿奉献才学，自贬为教官（学校中担任教职的基层官员）。

〔梦龙评〕李西平（唐朝人，名晟）带着妓女同行，被节度使张延赏追回，而形成两人的嫌隙；赵清（明朝人）治理清城，离职时带着妓女回去；胡铨（宋·庐陵人）贬官海外侥幸生还，而依然思恋着黎倩；美人倩妇，连贤者都避免不了，用这种事来评断读书人，则杰出的读书人就很少了。

宋朝韩亿个性方正稳重，担任尚书右丞，每见到各地方有检举官吏细小过失的，往往很不高兴，说：“当今天下太平，圣明的君主仁慈宽厚，虽是草木昆虫都想使之各得其所。一般做官的人，最大的愿望是做到公卿，其次也希望做个侍从，当个中等的职务。怎么可以因为轻微的过错使他在太平盛世一筹莫展呢？”屠先生正有这种心意。

19. 李孝寿 宋庠

【原文】 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

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边批：快甚！

宋元献公罢相守洛。有一举子，行囊中有欠税之物，为仆夫所告。公曰：“举人应举，孰无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风胡可长也！”但送税院倍其税，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译文】 宋朝人李孝寿任开封府尹的时候，有个举子被仆人欺凌，心里很愤怒，准备好讼状想到开封府控诉，后经同行的另一个书生劝阻才作罢。于是他一时兴起，拿出诉讼状，模仿李孝寿的笔法写上判决：“不必审查，罚二十大板。”

第二天，仆人拿着这张讼状到府衙，控告主人模仿府尹大人的判决，私自用刑。

李孝寿追查举人，了解事情的本末后，立刻幡然变色，说：“这种判决，正合我的心意。”

当场就责罚仆人二十大板〔痛快〕，并命他向主人道歉。此举使得当时都城里有数千个仆人，没有一个敢再放肆了。

宋元献公（宋朝人，本名庠，字公序，卒谥元献）辞去丞相之职，镇守洛阳，有一个举人行李中有漏税的东西，竟被自己的仆役检举控告。

宋庠说：“举人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谁没有携带行李的？不可重罚。但是奴仆控告主人，此风不可长。”

他只把举人送到税务院去加倍缴税，那名仆役则被处以杖罚。

20. 胡霆桂

【原文】 胡霆桂，开庆间为铅山主簿。时私酿之禁甚严，有妇诉其姑私酿者。霆桂诘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责。”以私酿律笞之。政化遂行，县大治。《姑苏志》载此为赵愚夫事。

【译文】 胡霆桂在南宋理宗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酒的禁令很严，有一个妇人控告婆婆私自酿酒，胡霆桂诘问她：“你侍奉婆婆很孝顺吗？”她说：“很孝顺。”

胡霆桂说：“既然是孝顺，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

然后用私酿的法令来责打她。此事传开之后，官府的政令立即遂行无阻，铅山县因而大治〔据《姑苏志》所载，此案的主角是赵愚夫，不是胡霆桂〕。

21. 尹 源

【原文】 尹源，尹洙之兄也，举进士，通判沧州时，知沧州刘涣坐专斩部卒，降知密州。源上书言：“涣为主将，部卒有罪，不伏笞，辄呼万岁，涣斩之不为过。以此谪涣，臣恐边兵愈骄，轻视主将，所系非轻。”涣遂获免。

禁诸生宿娼，法也，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效尹书判，及失税私酿，专斩部卒，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妇不可以凌姑，卒不可以抗帅。舍其细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译文】 宋朝人尹源（河南人，世称河内先生）是尹洙（世称河南先生）的哥哥，举进士第。他担任泾州通判（中央政府的官员被派到府州管理军事、狱讼）时，知道沧州刘涣因私自杀部卒而被降为密州知州（州之首长）。

尹源上书陈情：“刘涣是主将，部卒有罪不肯受罚，鞭打他就大叫万岁，涣斩他并不过分；因这种事而贬刘涣的官职，为臣恐怕边塞的士卒会更加骄纵，轻视主将，这种影响实在不轻。”

刘涣于是得到赦免。

〔梦龙评〕禁止秀才夜宿娼妓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回避法律的硬性规定以抑制揭人隐私的风气，仿造府尹判决、漏税、私酿、未奉命而杀部卒，则是不合法的。然而奴仆不可僭越主人，媳妇不可欺凌婆婆，士卒不可反抗元帅，舍弃繁琐的法律规定而成全大义，没有大智慧的人是无法做到的。

22. 张 耳

【原文】 张耳、陈馀，皆魏名士。秦灭魏，悬金购两人。两人变姓名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吏尝以过笞陈馀。馀怒欲起，张耳蹶之，使受笞。吏去，耳乃引馀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若？今见小辱而欲死一吏乎！”

勾践石室，淮阴胯下，皆忍小耻以就大业也。陈馀浅躁，不及张耳远甚，所以一成一败。

【译文】 张耳（大梁人，与陈馀为刎颈交，与韩信一起破赵，封赵王）、陈馀都是战国魏的名士。秦灭魏以后，悬赏要捉拿他们两人。

两人于是变更姓名，一起到陈国故地看守里门谋生。官吏曾因过失而鞭打陈馀，陈馀愤怒地想起身反抗，张耳踩着他，使他遭受鞭打。

官吏走后，张耳带陈馀到树下，责备他说：“以前我对你是怎么说的？现在受一点小屈辱，就要杀死一个官吏吗？”

〔梦龙评〕勾践尝胆复国，淮阴侯（韩信）胯下之辱，都是忍受小耻而成就大业的表現。陈馀轻浮急躁，不如张耳多了，所以后来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23. 狄 青

【原文】 狄青起行伍十余年，既贵显，面涅犹存，曰：“留以劝军中！”边批：

大识量。

即不去面涅，便知不肯遥附梁公。

【译文】 宋朝名将狄青（邠州西河人，字汉臣，卒谥武襄）出身于军中，十余年后才显达，然而脸上受墨刑染黑的痕迹一直留着，天子劝他除去，他说：“留下来可以鼓励军中的士卒奋发向上〔大见识和器量〕。”

〔梦龙评〕就不除去脸上黑字这件事来看，便可知狄青绝不肯接受他人劝告，遥奉唐朝名臣狄仁杰为自己的祖先。

24. 邵 雍

【原文】 熙宁中，新法方行，州县骚然。邵康节闲居林下，门生故旧仕宦者皆欲投劾而归，以书问康书。答曰：“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投劾而去何益？”边批：正论。

李燔 朱晦庵弟子 常言：“人不必要待仕宦有职事才为功业，但随力到处，有以及物，即功业也。”莲池大师劝人作善事，或辞以无力，大师指凳曰：“假如此凳，欹斜碍路，吾为整之，亦一善也。”如此存心，便觉临难投劾者亦是宝山空回。○鲜于侁为利州路转运副使，部民不请青苗钱。王安石遣吏诘之，曰：“青苗之法，愿取则与。民自不愿，岂能强之！”东坡称侁“上不害法，中不废亲，下不伤民”，以为“三难”。仕途当以为法。

【译文】 宋祖宗熙宁年间，王安石的新法正在推行，州县之间都骚动起来。

邵康节（邵雍，范阳人）隐居山林间，一些做官的门生旧友，都想自举罪状辞官回乡，因而写信问邵雍的看法。

邵雍回答他们说：“现在正是你们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能宽松一分，人民就能受到一分实惠，自举罪状辞职有什么好处呢〔公正之论〕？”

〔梦龙评〕李燔（宋·建昌人，从朱熹求学）常常告诉别人，不必等到取得官职才建功立业；只要随处尽力，服务人群，就是功业。莲池大师（明朝杭州云栖寺的僧侣）劝人做善事，有人以无能为力推辞，大师指着凳子说：“假如这张凳子倾斜阻碍通路，我把它摆正，也算是一件善事啊！”有这种存心，便会觉得面临困难时辞去官职，好像进入宝山而一无所得。

鲜于侁（宋朝人）任利州路转运副使（掌管军需粮饷水陆转运的官），有些农民不申请青苗钱（宋朝王安石所行的新法，把谷物贷给农民，取二分息），王安石派官吏来质问，鲜于侁回答说：“青苗法规定：愿意申请的人民就贷给他，不愿意的怎能勉强呢？”苏东坡先生称赞鲜于侁对上不妨害法令，居中间不舍弃亲人，对下又不伤害人民，这是三件困难的工作，做官的人应多效法。

25. 杨 寓

【原文】 广东布政徐奇入覲，载岭南藤簟，将以馈廷臣。逻者获其单目以进，上视之，无杨士奇名，乃独召之，问故。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

时，众皆作诗文赠行，故有此馈。臣时有病，无所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当以无他。”上意解，即以单目付中官令毁之，一无所问。

此单一焚而遑者丧气，省缙绅中许多祸，且使人主无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无智名，实大智也，岂唯厚道！○宋真宗时，有上书言宫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与往还占问吉凶之说，欲付御史问状。王旦自取尝所占问之书进，请并付狱。上意浸解，公遂至中书，悉焚所得书。已而上悔，复驰取之。公对：“已焚讫。”乃止。此事与文贞相类，都是舍身救物。

【译文】 明朝时广东布政使（官名，掌管一省的政事）徐奇将上朝晋见皇帝，带来一些岭南的藤席要赠送给朝中的大臣。

刺探宦情的人先得到一份受礼的名单呈给皇帝，皇帝发现名单上没有杨士奇（杨寓，字士奇，泰和人，历任大学士、少傅、少师，谥文贞）的名字，就单独召见士奇问明缘故。

杨士奇说：“徐奇受命到广东上任时，朝中众臣都作诗为他送行，所以得到这份赠礼。臣当时生病没有作诗，否则也免不了进入名单之内。现在众人的姓名都已列入名单，但接受与否还不知道，而且礼物并不贵重，应当没有什么可疑。”

皇帝了解他的意思，就把名单交给宦官，命令烧毁，一概不予追究。

〔梦龙评〕名单一烧，告密的人一定气坏了，免除许多官员的祸害，而且使君主不再有怀疑臣子的心，保全多数官员的名节。虽然没有智者的名誉，实际上是大智的表现，岂只厚道而已。

宋真宗时，有官员上书谈论宫廷中的事。真宗很生气，将他抄家，又得知朝中大臣和他交往，其中有占卜吉凶的言辞，想交给御史审问。王旦（真宗时任职枢密院，是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拿着自己占卜的卦辞，呈上一并审查，此时真宗的心意已没有这么坚决，王旦于是到中书省，把所有的资料都烧了。后来真宗后悔，又要追查，王旦回禀已经烧了，方才作罢。这件事和杨士奇的作为相似，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

26. 严 震

【原文】 严震镇山南，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过活。震召子公弼等问之。公弼曰：“此患风耳，大人不必应之。”震怒，曰：“尔必坠吾门！只可劝吾力行善事，奈何劝吾吝惜金帛？且此人不办，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也！”命左右准数与之。于是三川之士归心恐后，亦无造次过求者。

天下无穷不肖事，皆从舍不得钱而起。天下无穷好事，皆从舍得钱而做。自古无舍不得钱之好人也。吴之鲁肃，唐之于颀，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开手者。○西吴董尚书浚阳公份，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过宾，无不延礼厚赠者。其孙礼部青芝公嗣成，工于诗字，往往以手书扇轴及诗稿赠人。尚书闻之曰：“以我家势，虽日以金币为欢，犹恐未塞人望，奈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缙绅之家，自有局面，岂复以诗字得人怜乎？将来破吾家者，必此子也！”后民变事起，

尚书已老，青芝公不谙世故，愿自处分，愚民望处，一集千人，遂致破产。人始服尚书先见。○弘治间，昭庆寺欲建穿堂。察使访得富户三人，召之，谕以共建。长兴吕山吴某与焉。吴曰：“此不甚费，小人当独任之。”察使大喜。吴归语其父，父曰：“儿子有这力量，必能承吾家。”此翁之见，与浚阳公同。

【译文】 唐朝人严震（盐宁人，讨朱泚有功，封户部尚书）镇守山南道（十道之一，唐太宗就山川形势分天下为十道）时，有一个人来乞讨三十万钱做生活费，严震吩咐儿子公弼等人将此事问清楚。

公弼说：“这个人发疯了，大人不值得理会他。”

严震生气地说：“你要坚守我们的门风，只可以劝我做善事，怎可劝我吝惜钱财？而且此人向我乞三十万钱，不是平常的事。”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如数给钱。

从此，各地的人士争先恐后地来归附严震，但并没有人作过分的要求。

〔梦龙评〕天下有很多不幸的事，都是因舍不得钱财引起的；天下也有很多美好的事，都是从舍得花钱做出来的。自古以来没有吝惜钱财的好人，东吴的鲁肃（字子敬，家富好施与）、唐朝的子颙（字允之，官司空，封燕国公）、宋朝的范仲淹，都是爱好施舍行善、不吝惜钱财的人。

西吴董尚书浚阳公（名份，明·乌程人，嘉靖进士，任礼部尚书），家境富裕而爱好交际，凡是来往的宾客、官吏，无不殷勤款待，赠以厚礼。他的孙子青芝（名嗣成，任礼部员外郎）擅长吟诗、书法，往往将自己亲笔字画诗稿送给别人。董尚书听到这件事，说：“以我们的家势，虽然每天以金钱制造欢乐，还怕不能满足别人的欲望，怎么去模仿清雅人士的举止呢？而且做官的人家有自己的格调，难道要用字画去博人同情吗？将来败坏我家的人，一定是这个孩子。”后来人民起事叛变，董尚书当时已日益衰老，而青芝又不懂世故，他自请解决此事〔只消从他擅行决定放任人民告官的举措加以判断，便知道他是不谙世故〕，无知的民众成千因此聚集而来，青芝终于散尽家财。此时人们不禁佩服董尚书有先见之明。

明孝宗弘治年间，昭庆寺预备兴建穿堂，负责的人去拜访三户富豪，希望他们共同出资兴建。长兴吕山吴先生是三富豪之一，他说：“兴建穿堂的费用不会很多，我愿意独自负担。”负责人非常高兴，吴先生回家将此事告诉父亲，父亲说：“儿子有这种能力，一定能够承担我的家业。”这位老人的见识和董尚书完全相同。

27. 萧何 任氏

【原文】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二人之智无大小，易地皆然也。又蜀卓氏，其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

妻推辇行。诸迁虏少用余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芋也，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贸易，富至敌国。其识亦有过人者。

【译文】沛公（汉高祖刘邦）攻下咸阳城后，很多将领都争先恐后地到官府中劫掠金银财宝，只有萧何（沛人，官至丞相，汉朝的典制律令多经他亲手制定）先去收集秦朝丞相御史留下的律令图画，加以妥善保管。后来刘邦能详知天下要塞之地、户口的多少、势力的强弱、人民的疾苦，都是得自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画。

陕西宣曲任氏，祖先是看管仓库的官吏。秦朝兵败以后，一般豪杰之士都争取金银宝物，只有任氏一家储存粮食。楚汉相争于荥阳，人民无法耕种，米价涨到一石一万钱，于是一般豪杰之士的金银财宝都归任氏所有。

〔梦龙评〕这两个人的才智不分高下，易地而处，结果也是如此。又如：四川卓氏，祖先是赵国人，从事炼铁致富。秦灭赵以后，将卓氏迁到四川，夫妻俩推着车子前进，所有奉命迁徙的家族，几乎都身无分文，于是争相要求督察官吏让他们就近在葭萌县定居，只有卓氏说：“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谋生不易。我听说岷山下有一块肥沃的平野，地下生长丰富的大芋，人们就不会挨饿，可以工作交易，是一个很好谋生的地方。”于是要求迁到较远的临邛县，就在当地采矿炼铁，经营贸易，终致富可敌国。这种见识也远超过一般人。

28. 董公

【原文】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王曰：“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天下共立义帝，项羽放弑之。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兵皆缟素，告诸侯曰：“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弑义帝者！”

董公此说，乃刘、项曲直分判处。随何招九江，酈生下全齐，其陈说皆本此。许庸斋谓沛公激发天下大机括。子房号为帝师，亦未有此大计。○国朝卢廷选进士为楚臬，暴卒，良久而苏，自言为项羽讼高帝事：高帝自遣九江王布弑义帝，而佯委罪羽，缟素发丧以欺天下后世。卢在汉即九江王也。事甚怪。

【译文】汉王（汉高祖刘邦）带兵到洛阳，新城三老（掌管一乡教化的长官）中的董公挡在路上劝汉王说：“如果没有正当的名义出兵起事，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说：先声明对方是叛贼，乱事方可平定。天下人共同拥戴义帝（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项羽却把他逐出彭城，又派人杀他，大王应该率领三军，为义帝服丧，然后宣告诸侯去讨伐项羽。”

于是汉王为义帝办丧事，命士兵都穿白色的孝服，然后昭告天下诸侯说：“寡人尽发关中的士兵，将收复河南、河东、河内，经汉水向东而下，希望在诸侯王指引去攻击弑杀义帝的人。”

〔梦龙评〕董公所说的这个道理，正是刘邦、项羽两人是非曲直的分别处。后来随何招降九江，酈食其招降齐国七十多个城池，所提的说词均不外于此。

许庸齐先生认为事实上是刘邦迅速激发了天下人叛楚归汉，子房（即张良，为刘邦策划得天下）虽然号称帝王之师，但并没有这种大谋略。

29. 蔺相如 寇恂

【原文】 赵王归自渑池，以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自侈战功，而相如徒以口舌之劳位居其上（以羞，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已而，相如出，望见廉颇，辄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相如，欲辞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颇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相如门谢罪，遂为刎颈之交。

贾复部将杀人于颍川，太守寇恂捕戮之。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见恂必手刃之！”恂知其谋，不与相见。姊子谷崇请带剑侍侧，以备非常。恂曰：“不然。昔闻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两人之馔。恂出迎于道，称疾而还。复勒兵欲追之，而将士皆醉，遂过去。恂遣人以状闻，帝征恂，使与复结友而去。

汾阳上堂之拜，相如之心事也；莱公蒸羊之逆，寇恂之微术也。○安思顺帅朔方，郭子仪与李光弼俱为牙门都将，而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目相视，不交一语。及子仪代思顺，光弼意欲亡去，犹未决。旬日诏子仪率兵东出赵、魏。光弼入见子仪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仪趋子，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耶！”执其手，相持而拜，相与合谋破贼。丁谓窜崖州，道出雷州，先是谓贬准为雷州司户。准遣人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谓欲见准，准拒之。闻家僮谋欲报仇，亟杜门纵博，俟谓行远，乃罢。

【译文】 赵惠文王从渑池回国后，因为蔺相如（助赵王完璧归赵）功劳很大，就升他为上卿（官名，最高的执政大臣），官位在廉颇（战国赵良将）之上。

廉颇自以为南征北讨建立大功，而相如只不过劳动一点口舌，官位居然高于自己，就说：“我遇见相如，一定要羞辱他。”

蔺相如听到这些话，就不肯和廉颇会面，每次都托病不上朝，不想去和廉颇争名位。

有一次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廉颇，就绕道避开他。于是门客都来见蔺相如，想告辞回去。蔺相如再三地留住他们说：“你们认为廉颇和秦王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门客回答说：“比不上。”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势，我还敢当面斥责他，侮辱他的臣子；相如虽然笨，难道会怕廉将军吗？但是我想，强大的秦国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只因为我们有两人。如今要是两虎相斗，必定两败俱伤，我所以这样做，是先考虑到国家的危急，私仇可以抛开。”

廉颇风闻此事，就袒开上衣，背负荆条，请宾客带领到蔺相如家谢罪，于是两人成为刎颈之交。

后汉人贾复（冠军人，光武帝时任都护将军、执金吾）的部将在颍川杀人，太守寇恂（昌平人，守颍川）将他逮捕并处死。贾复认为这种事很羞耻，经过颍川时曾对左右的部将说：“我看见寇恂，一定亲手杀死他。”

寇恂知道贾复的预谋后，就不肯和他相见。外甥谷崇请求佩剑随侍在侧，以防备万一。

寇恂说：“不可以，从前蔺相如不怕秦王，却受屈于廉颇，都是为国家着想啊！”

于是命令县里的人，一人准备两份酒菜，由寇恂带领出城迎接贾复的军队，然后托病先回城中。贾复命士卒追赶，但将士们都喝醉酒了，寇恂得以安全脱身。于是寇恂派人把这情况禀告朝廷，皇帝于是征召寇恂，命他和贾复结交为友。

〔梦龙评〕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金兰结拜，是蔺相如心事的重现；寇莱公（寇准，宋·下邳人，封莱国公）用蒸羊迎接丁谓（宋·长州人，封晋国公，以欺罔罪贬崖州），是寇恂微妙的才术。

安思顺任朔方节度使时，郭子仪（唐·华州人，唐代中兴名将，封汾阳王）和李光弼（唐·柳城人，平定安史之乱，封临淮郡王，与郭子仪齐名，世称李郭）都担任牙门都将（统领军队的将军），但不能和睦相处；虽然同桌吃饭，却互相瞪眼，不肯交谈。后来郭子仪代替安思顺节度使的职位，李光弼就有意离去，心里正犹豫不决。十天后，玄宗下诏命郭子仪率兵东伐赵、魏，李光弼就进入官衙见郭子仪说：“我情愿一死，只求你赦免我的妻儿子女。”郭子仪即刻走下堂来，搂着李光弼上堂，流着泪道：“当今国家遭逢乱事，皇上避乱去了，没有你的协助，我怎么能够出兵呢？现在哪里是心怀私怨的时候呀！”就互相扶持对拜，共谋破贼大计。

丁谓被贬到崖州，又转往道州，路经雷州时〔先前寇准被丁谓贬为雷州司马〕，寇准派人送上一头蒸熟的羊在边境上迎接。丁谓想和寇准见面，寇准不肯，听说家僮想要报仇，就关紧家门，尽情的赌博，等到丁谓走远了才停止。

30. 张 飞

【原文】 先主一见马超，以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超见先主待之厚也，阔略无上下礼，与先主言，常呼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不从。张飞曰：“如

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诸将，羽、飞并挟刃立直。超入，顾坐席，不见羽、飞座；见其直也，乃大惊。自后乃尊事先主。

释严颜，诃马超，都是细心作用。后世目飞为粗人，大枉！

【译文】 刘备一见到马超，就任命他为平西将军，封都亭侯。马超见到刘备对待自己这么优厚，就疏忽了对主上的礼节，和刘备讲话，常直呼刘备的字讳（刘备字玄德）。

关羽（解人，字云长，与张飞随从刘备，情同兄弟）很生气，请求杀掉马超，刘备不肯。张飞（涿郡人，字翼德，勇猛善战）说：“像这种情形必须用礼节来开导他。”

第二天，刘备会见诸将，关羽、张飞同时拿着武器站立刘备身边，马超一到，只顾入座，但见不到关羽和张飞的座位，后来看见他们两人侍立一旁，大吃一惊。从此以后，马超才知道要尊敬刘备。

〔梦龙评〕释放严颜（三国·蜀人），教诲马超，都是细心的举止。后世把张飞当做粗人，实在是大冤枉。

31. 曹彬 窦仪

【原文】 宋太祖始事周世宗于澶州，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与。”自沽酒以饮之。边批：公私两尽。及太祖即位，语群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窦仪籍其帑藏。至数日，太祖命亲吏取藏绢。仪曰：“公初下城，虽倾藏取之，谁敢言者！今既有籍，即为官物，非诏旨不可得。”后太祖屡称仪有守，欲以为相。

【译文】 宋太祖起初臣服于后周世宗，曹彬当时是世宗身边的侍吏，掌管茶酒的事。

太祖曾经向曹彬要酒，曹彬说：“这是公家的酒，不可以给你。”就自己买酒请太祖喝〔公私兼顾〕。

后来太祖即位，曾经对群臣说：“世宗身边的官吏不欺主瞒上的，只有曹彬一人。”

从此把曹彬当做心腹。

太祖攻下滁州，后周世宗命令窦仪钞录所有国库的收藏。几天之后，太祖又命令侍吏去取公库的绢，窦仪说：“主公刚攻下这座城，即使想取走所有的收藏，谁敢说不可以，但现在既然已经造册纪录，就是官府的财物，没有皇上的诏令是不可擅自取出的。”

后来太祖屡次称赞窦仪的操守，很想任用他为宰相。

32. 鲁宗道

【原文】 宋鲁宗道，字贯夫，亳州人。为谕德日，真宗尝有所召，使者及门，宗道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饮归。中使先入白，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宗道曰：“但以实告。”曰：“然则当得罪。”宗道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如公对。真宗问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具备。适有乡亲远来，遂邀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真实可大用。

【译文】 宋朝鲁宗道（字贯之，亳州人）担任谕德（属于太子的官）的时候，真宗一回有事召见他。使者上门时，鲁宗道不在家，过了一个时辰，才见他从仁和和市场喝完酒回来。

使者对他说：“皇上会怪你迟到，你该假借一件事来回话吧！”

鲁宗道说：“照实告诉皇上就可以了。”

使者说：“这样可能会得罪皇上。”

鲁宗道说：“喝酒是人的常情，欺君却是臣子的大罪。”

使者就依鲁宗道的话禀告皇帝，真宗问鲁宗道为什么私下去酒家喝酒。

鲁宗道谢罪道：“臣家境贫穷，没有饮食的器皿，酒家设备比较齐全，刚好有乡亲远来拜访，就邀请他去喝酒。臣换穿便服，所以市人都认不出我来。”

真宗笑着说：“你是宫里的官员，恐怕会被御史弹劾。”

然而从此真宗认为鲁宗道与常人不同，觉得他行事真实不欺，可堪大用。

33. 吕夷简

【原文】 仁宗久病废朝，一日疾瘥，思见执政，坐便殿，急召二府。吕许公闻命，移刻方赴，同列赞公速行，公缓步自如。既见，上曰：“久病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迟迟其来？”公从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颇忧。一旦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驰以进，恐人惊动。”上以为得辅臣体。

庆历中，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褒贬甚峻，于夏竦尤极诋斥。未几，党议起，介得罪罢归，卒。会山东举子孔直温谋反，或言直温尝从介学，于是竦遂谓介实不死，北走胡矣。诏编管介之子于江淮；出中使，与京东刺史发介棺以验虚实。时吕夷简为京东转运使，谓中使曰：“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虽孥戮不为酷。万一介真死，朝廷无故剖人冢墓，非所以示后也。”中使曰：“然则何

以应中旨？”夷简曰：“介死，必有棺敛之人，又内外亲族及会葬门生无虑数百，至于举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悉檄至劾问，苟无异说，即皆令具军令状以保结之，亦足以应诏也。”中使如其言。及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谮。寻有旨，放介妻子还乡。

不为介雪，乃深于雪。当介作颂时，正吕许公罢相，而晏殊、章得象同升，许公不念私憾而念国体，真宰相度也！

李太后服未除，而夷简即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曰：“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他日，夷简语韩琦曰：“此事外人不知，上春秋高，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宠废，后宫以色进者不可胜数，不亟立后，无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类也。

【译文】 宋仁宗生病，很久没有上朝，有一天病愈，很想见执政的大臣，坐在休闲的别殿上，急着召见中书省和枢密院的两位首长。吕许公（名夷简，字坦夫，寿州人，封许国公，此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接到诏令，过了一段时间才动身，同行的枢密赞公快步行走，许公却安步当车。

见到仁宗以后，仁宗说：“久病刚愈，很高兴和你们见面，为何姗姗来迟？”

吕许公不慌不忙的奏道：“陛下身体不适，天下人都很忧虑，一旦忽然召见左右亲近的臣子，臣等如果急速前来晋见，恐怕会惊动很多人。”

仁宗认为他的表现很得体。

宋仁宗庆历年间，石介（奉符人，字守道，笃学有志，性行刚正）作《庆历圣德颂》，对当朝的人批评得很严厉，尤其对于夏竦（江州人，累官武宁军节度使，封郑国公）更是诋毁斥责。不久，朝中发生党派之争，石介因罪免职回乡，病逝。

当时山东有一个举人孔直温谋反，有人说孔直温曾是石介的学生，于是夏竦就说石介实际上没有死，是逃到北方胡邦去了。仁宗就下诏限制石介儿子的行动，又派使者告诉京东刺史，要挖开石介的棺材验证。

当时吕许公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仁宗的使者说：“如果打开棺材发现是空的，表示石介果真逃到北方，这样虽然杀他儿子也不为过。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故挖开人民的坟墓，要怎么对后世交待呢？”

使者说：“但是要如何回复皇上的旨意？”

吕许公说：“石介去世后一定为他办理殓殓的人，又内外亲族和参加丧礼的门生恐怕不下数百人，你都发公文去询问他们，如果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写保证书，保证没说实话要依军令处罚，这样就可以对皇上交待了。”

使者照他的话去禀告仁宗，仁宗也明白这件事是夏竦诬陷之词，不久便降下圣旨，下令释放石介的妻子儿女回乡。

〔梦龙评〕没有为石介雪耻，却比为他雪耻更具意义。当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时，正是吕

许公免除宰相职务，而晏殊（字同叔，临川人）、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一起升任宰相的时候。吕许公不计较私怨，顾念国家的大体，真是宰相的最佳器度。

李太后的丧服尚未期满，而吕许公就劝仁宗立曹后。范仲淹进言道：“夷简这个人又教陛下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后来有一天，吕许公对韩琦说：“这种事外人实在不知情。皇上年纪已经大了，郭后和尚美人都失宠被废，后宫以美色进献给皇上的人实在太多，不赶快立皇后，就没有办法纠正这种事情。”他每件事都深具意义，就如此类一般。

34. 古弼 张承业

【原文】 魏太武尝校猎西河，诏弼以肥马给骑士。弼故给弱者，上大怒，曰：“尖头奴，敢裁量我！还台先斩此奴！”时弼属尽惶惧，弼告之曰：“事君而使君盘游不适，其罪小；不备不虞，其罪大。今北狄南虏，狡焉启疆，是吾忧也。吾选肥马以备军实，苟利国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自我，卿等无咎。”帝闻而叹曰：“有臣如此，国之宝也！”弼头尖，帝尝名之曰“笔头”，时人呼为“笔公”。

后唐庄宗尝须钱蒲博、赏赐伶人，而张承业主藏钱，不可得。边批：千古第一个内臣。庄宗置酒库中，酒酣，使其子继岌为承业起舞。舞罢，承业出宝带币马为赠。庄宗指钱积语承业曰：“和哥 继岌小字。乏钱，可与钱一积，安用带马？”承业谢曰：“国家钱，非臣所得私。”庄宗语侵之，承业怒曰：“臣老敕使，非为子孙，但受先王顾命，誓雪国耻。惜此钱，佐王成霸业耳！若欲用，何必问臣？财尽兵散，岂独臣受祸也！”因持庄宗衣而泣。乃止。

【译文】 北魏太武帝准备去西河打猎，命令古弼（代人，任吏部尚书）供给骑士肥壮的马。古弼却故意提供瘦弱的马，太武帝发现后生气地骂道：“尖头奴，居然敢裁夺我的事，回去先斩杀此奴。”

古弼的部属风闻此事，感到非常恐惧，古弼告诉他们说：“侍奉国君，使他不能尽情地游乐，这种罪过比较小；不防备意外的事故，罪过却比较大。现在南北两地的蛮夷狡猾地开拓疆域，才是我所忧虑的事。我选肥壮的马是为了充实军备，如果对国家有利，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圣明的君主可以用合理的事去冒犯他，这个罪过我自己承担，你们没有过错。”

太武帝听到了，很感慨地说：“这种臣子实在是国宝。”

古弼的头顶尖尖的，太武帝称呼他为“笔头”，时人称他为“笔公”。

后唐庄宗要用钱赏赐后官伶人，而张承业（字继元，庄宗时承业屡谏不听，绝食而死）控制府库，不肯给〔千古第一内臣〕。庄宗要不到钱，就留在酒库里喝酒，喝醉了，命自己的儿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舞毕，张承业拿出以宝玉装饰的衣带和马匹赠送李继岌，庄宗指着钱〔其意在此〕对张承业说：“和哥

（李继岌的小名）缺钱用，可以给他一点钱，宝带和马有什么用？”

张承业谢罪道：“国家的钱不是微臣所能据为己有的。”

庄宗又用言语来伤他，张承业很生气地说：“微臣是个老宦官，不必为我的子孙着想，只是先王叮嘱一定要为国雪耻，所以珍惜这些钱是为了助陛下完成霸业而已。如果陛下想用，何必问臣，财产用尽，兵马四散，难道只是微臣受害吗？”

说完就拉着庄宗的衣服哭泣，庄宗因而作罢。

35. 后唐明宗

【原文】 秦王从荣性轻佻，喜儒学，多招致后生浮薄之徒，赋诗饮酒。一日，明宗问之曰：“尔军政之余，所习何事？”对曰：“暇则读书，与诸儒赋诗谈道。”明宗曰：“吾每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汝将家子，文章非所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作笑柄。吾老矣，于经义虽未晓，然尚喜闻之，余不足学也。”从荣卒败。

【译文】 后唐秦王李从荣个性轻浮，喜好研究儒学，常招一些轻薄的晚辈，一起作诗饮酒。

有一天，明宗问他说：“你主持军政后的休闲时间，学习什么事呀！”

李从荣回答说：“闲暇的时间读书，或者和一些读书人一起作诗论道。”

明宗说：“我常看见先帝喜爱作诗歌，实在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你的专长，万一作得不好，传入别人耳中，平白被当作笑柄。我已经老了，对于经典义理虽然不能明晓，不过也很喜欢，除此之外并不值得学习。”

李从荣最后果然败亡。

36. 唐高祖

【原文】 李渊克霍邑。行赏时，军吏拟奴应募，不得与良人同。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宜并从本勋授。”引见霍邑吏民，劳赏于西河，选其壮丁，使从军。关中军士欲归者，并授五品散官，遣归。或谏以官太滥，渊曰：“隋氏吝惜勋赏，致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众以官，不胜于用兵乎？”

【译文】 唐高祖李渊攻下霍邑后，照例论功行赏，军吏认为应募而来的奴隶不应和从军的百姓同等待遇。

李渊说：“在战场上是没有贵贱之分的，论征战的功劳，有何等级呢？应该都依每人的功劳加以赏赐。”

随后，李渊又和霍邑的官吏百姓相见，在西河犒赏他们，选拔其中的壮丁，让他们到关中从军；有想回乡的军士，都颁给他们五品官的名衔让他们回去〔师法刘邦封赵国子弟四千户的遗意〕。

有人劝李渊官位不要给得太轻率，要重品质。

李渊说：“隋朝的君主就是舍不得论功奖赏，以致失去民心，我们怎么可以效法他呢？而且用官位来收揽民心，不是比用兵更好吗？”

37. 刘温叟

【原文】 开宝三年，刘温叟为御史中丞。一日晚过明德门，帝方与黄门数人登楼。温叟知之，令传呼依常而过。翌日请对，言：“人主非时登楼，则下必希望恩赏。臣所以呵道而过，欲示众以陛下非时不登楼也。”帝善之。

【译文】 宋太祖开宝三年，刘温叟（字永龄）任职御史中丞（官位次于御史大夫）。有一天晚上经过明德门时，太祖和几名宦官正要上楼，刘温叟知道了，就传令侍卫照常吆喝而过。

次日刘请求晋见天子，奏言人君在不适当的时间上楼，有关的侍从一定希望得到赏赐。他所以在通道上吆喝而过，是要明示众侍臣，天子在不适当的时间是不应上楼的。

太祖觉得他做得很好。

38. 卫青 程信

【原文】 大将军青兵出定襄。苏建、赵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兵且尽，信降单于，建独身归青。议郎周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长史安曰：“不然。建以数千卒当虏数万，力战一日，士皆不敢有二心。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青曰：“青以肺腑待罪行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专诛于境外。其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以风为人臣者不敢专权，不亦可乎？”遂囚建诣行在，天子果赦不诛。

卫青握兵数载，宠任无比，而上不疑，下不忌，唯能避权远嫌故。不然，虽以狄枢使之功名，犹不克令终，可不戒欤！○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颇骄蹇，怙惜士卒。每得衣粮，皆曰：“此狄家爷爷所赐。”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镇节，无罪而出外藩。仁宗亦以为然，向潞公述此语，且言狄青忠臣。潞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犹未知，到中书自辨。潞公直视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辄惊疑终日。不半年，病作而卒。——潞公之谋也。

休宁程公信为南司马征川贵时，诏以便宜之权付公。公自发兵至凯旋，不爵一人，不杀一人。同事者以为言，公曰：“刑赏，人主之大柄。惧阉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窃弄之，岂人臣之谊耶？”论者以为古名臣之言。

【译文】 汉朝大将军卫青（平阳人，击匈奴有功，封长平侯）出兵定襄时，苏建、赵信两位将领一同率领三千多名骑兵出巡，途中遭遇到单于的军队。汉军和匈奴战了一天，士兵牺牲殆尽，赵信投降单于，苏建单独自回营。

议郎（掌理车骑的官）周霸说：“自从大将军出兵以后，从未斩杀过副将，现在苏建抛弃军队，可以杀他以显示将军的威严。”

长史安说：“不可以，苏建以数千个骑兵去抵挡数万个敌兵，力战一天下来，士兵都不敢有异心。如今他脱险回来，将军反而要杀他，岂不是明示后人，以后遇到这种事不能回来。我认为不该杀苏建。”

卫青说：“我以赤诚之心带兵出征，不怕没有威严，周霸说可以显示我的威严，实在不是我的心意。而且我的职权虽然可以斩将，但以我所受的宠幸，也不敢在塞外专杀，应该送回京师，请天子裁决，并可借此训示为人臣的不能专权，不是很好吗？”

于是把苏建押解到京师，天子果然赦免他。

〔梦龙评〕卫青掌握兵权数年，受到无比的宠信，皇帝对他没有疑心，属下也不忌恨，这是因为他能避开权威、远离嫌隙的缘故。若非如此，身为将领者虽有狄青般的显赫功劳，还是不能善终的，实在不能不怀戒心啊！

狄青担任枢密使，自恃功大，十分傲慢不驯，袒护士卒。士卒每次得到衣物粮食，都说：“这是狄家爷爷赏赐我的。”朝廷上下都引以为患。当时文潞公（即文彦博，介休人，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潞国公）执政，就建议仁宗让狄青出任两处节度使。狄青上书指出自己无功却受封节度使，无罪却又外放，很是委屈。仁宗也有这种感觉，就向潞公提及此事，说狄青是忠臣，不该如此待他。潞公说：“太祖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因为得到军心，所以发生黄袍加身、陈桥之变。”仁宗默默不语，而狄青还不知道此事，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白。潞公看着他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朝廷怀疑你。”狄青吓得后退好几步。狄青到藩镇去以后，仁宗每个月派使者去慰问他两次。每次听说皇上的使者到了，狄青必整天惊吓疑虑，不到半年，就生病去世。这些都是文潞公的计谋。

明朝人程信（休宁人，字彦实）任南司马出征四川贵州时，皇帝特别付与专权。程信从出兵到凯旋而归，不曾给人官爵，也不曾杀人，共事的人都把此事当做话题谈论。

程信说：“赏罚本是人君的大权。如果怕边塞的事不好处理，特别给大臣这种权力，做臣子的幸而把事办成，却又借机弄权，这难道是做臣子的人应有的行为？”

谈论此事的人都认为这是古代名臣的话。

39. 李 愬

【原文】 节度使李愬既平蔡，械吴元济送京师。屯兵鞠场，以待招讨使裴

度。度入城，愬具橐橐出迎，拜于路左。度将避之，愬曰：“蔡人顽悖，不识上下之分数十年矣。愿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边批：其意甚远。度乃受之。

【译文】 唐朝时，节度使（防御边塞敌寇的官吏）李愬平定蔡州以后，将叛徒吴元济押送到京师，屯兵于球场，等待招讨使（掌招降讨逆的官吏）裴度（字中立，封晋国公）的检阅。裴度入城时，李愬武装出迎，在路边拜见。

裴度想回避，李愬说：“蔡人性情顽强叛逆，不知上下尊卑的分别已经几十年了，希望您趁机训示他们，使他们知道朝廷的尊贵〔其意甚远〕。”

裴度于是接受。

40. 冯 谖

【原文】 孟尝君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收责于薛者？”冯谖署曰：“能。”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辞曰：“责毕收，以何市而反？”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谖至薛，召诸民当偿者悉来，既合券，矫令以责赐诸民，悉焚其券。民称“万岁”。长驱至齐，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责毕收乎？”曰：“收毕矣。”“以何市而反？”谖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廐，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边批：奇！孟尝君曰：“市义奈何？”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拊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责赐诸民，因焚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后期年，齐王疑孟尝，使就国。未至薛百里，民扶老携幼争趋迎于道。孟尝君谓谖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谖使齐复相田文，及立宗庙于薛，皆纵横家熟套。唯“市义”一节高出千古，非战国策士所及。保国保家者，皆当取法。

【译文】 孟尝君问门下的食客，谁熟习帐目，能替他去薛收债。

冯谖（战国·齐人，孟尝君门下食客）签下姓名说：“我能。”

于是冯谖准备车辆，整理行装，载着债券契约出发，向孟尝君告辞说：“债收完后，要买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是：“看我们家缺少什么东西就买什么！”

冯谖到薛之后，将债务人悉数召来，经核对债券无误，诈称孟尝君有意免除债务，就烧毁所有的债券，债务人都欢呼万岁。

冯谖很快地赶车回到齐国，孟尝君觉得很奇怪，整装出来接见他说：“债都收完了吗？”

冯谖说：“收完了。”

孟尝君问：“你买了什么回来？”

冯谖说：“您说买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我看主君家中金银珠宝、声色犬马都不缺，所缺的只有‘义’罢了，所以我为您买义〔奇妙〕。”

孟尝君说：“怎么买义？”

冯谖说：“目前您只有小小的薛，却不爱抚薛民，还向他们图利，所以我诈称您下令免除他们的债务，因而烧了那些债券，人民都欢呼万岁。这就是我为您买的义啊！”

孟尝君很不高兴，说：“你去休息吧！”

一年后，齐王怀疑孟尝君，命他回自己的封邑。还未到薛一百里，薛民就扶老携幼，争着在路上迎接孟尝君。

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为我买的义，今天看到了。”

〔梦龙评〕冯谖使齐王再次任用田文为宰相，并在薛设立宗庙，都是纵横家常用的一套。唯独买义这一节手段高明，不是战国时代那些谋略之士比得上的。要长保国家于不亡的，都应该效法他。

41. 王 旦

【原文】 王钦若、马知节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忿争。上召王旦至，则见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曰：“愿与钦若同下御史府。”旦乃叱钦若下去。上怒甚，欲下之狱。旦从容曰：“钦若等恃陛下顾遇之厚，上烦陛下。臣冠宰府，当行朝典，然观陛下天颜不怡，愿且还内，来日取旨。”上许之。旦退，召钦若等切责，皆皇惧，手疏待罪。翌日，上召旦曰：“王钦若等事如何处分？”旦曰：“臣晓夕思之，钦若等当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对朕忿争无礼。”旦曰：“陛下圣明在御，而使大臣坐忿争无礼之罪，恐夷狄闻之，无以威远。”上曰：“卿意如何？”对曰：“愿至中书，召钦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约之。俟少间，罢之未晚。”上曰：“非卿言，朕固难忍。”后数月，钦若等皆罢。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字定国）、马知节（字子元）同时任职于枢密院。有一天，两人在皇帝上面前因事争吵，皇帝传王旦进殿，王旦一到，看见王钦若不停地喧哗，马知节则哭着说：“希望和王钦若一同离开御史府。”

王旦不等皇帝旨意，就命令王钦若下去。

皇帝很生气，想将他治罪下狱。

王旦不慌不忙地说：“王钦若等人仗着陛下对他们优厚的待遇，来烦扰陛下，微臣是执政的首长，理当推行朝廷的典章，然而现在陛下心中不愉快，请先回宫，改天再来颁旨。”

皇帝答应了。

王旦退下后，就召王钦若等人加以责备，他们都很惶恐，亲手写奏疏认罪。第二天，皇帝召见王旦说：“王钦若等人的事要怎样处分？”

王旦回答说：“微臣晨思夕想，钦若等应当革职，然而不知道该用什么罪名？”

皇帝说：“对朕争吵无礼啊！”

王旦说：“陛下圣明在朝，而大臣却有争吵无礼之罪，万一夷狄知道这件事，有损皇上的威严。”

皇帝说：“你的意思如何？”

王旦回答说：“希望让微臣到中书省，召见钦若等人，宣示陛下包含容忍的心意，且训诫约束他们，过一阵子再将他们革职不迟。”

皇帝说：“不是你这些话，朕实在很难忍受。”

几个月后，王钦若等人都被革职了。

42. 胡 濙

【原文】 正统中，宗伯胡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带解落地，从容拾系之，遂叩头还班，御史亦不能纠。十三年，彭鸣中状元，当上表谢恩之夕，坐以待旦。至四鼓，乃隐几而寤，竟失朝。纠仪御史奏，令锦衣卫拿。已奉旨，胡公出班奏：“状元彭鸣不到，合着锦衣卫寻。”上是之。不然，一新状元遂被拘执如囚人，斯文不雅观。老成举措，自得大体。

【译文】 明英宗正统年间，宗伯（掌管礼仪祭祀的官吏）胡濙有一天在上早朝的时候，跪着承受圣旨，起立时衣带松脱落地，他从容地拾起来系好，然后叩头退回位次，连御史都不能矫正他。

正统十三年，彭时（字纯道，历任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少保）考中状元，在上表谢恩的前夕，坐着等天亮，到四更的时候，竟然靠着茶几睡着了，因而错过上朝的时间。纠仪御史上奏请英宗命令锦衣卫（明朝掌管巡察缉捕的禁卫军）去捉拿，锦衣卫已经领到圣旨。

此时，胡濙从众官的行列中走出来，禀奏英宗：“彭时不到，应当让锦衣卫去寻找，而不是捉拿。”

英宗同意他的看法，不然一个新科状元，就被当做犯人拘捕，实在斯文扫地。老成人的做法，深得大体。

43. 孙 觉

【原文】 孙莘老觉知福州，时民有欠市易钱者，系狱甚众。适有富人出钱五百万葺佛殿，请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辈所以施钱，何也？”众曰：“愿得福

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坏，又无露坐者，孰若以钱为狱囚偿官，使数百人释枷锁之苦，其获福岂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诺之。即日输官，圉圉遂空。

【译文】 宋朝人孙莘老（名觉，高邮人）任福州知州时，有很多百姓因积欠官府的贷款而被捕下狱，当时刚好有富翁捐钱五百万给寺庙修佛殿，来请示孙莘老。

孙莘老慢慢地说道：“你们捐这些钱是为了什么？”

众人说：“愿佛祖赐福。”

孙莘老说：“佛殿还没有损坏，也没有露天无遮而坐的佛像，不如用这些钱替囚犯们偿还官府的债，使数百人被释放出来，因而获得的福报岂会少吗？”

富翁不得已答应，当天就把钱捐给官府，监狱一时空了不少。

44. 赵 抃

【原文】 赵清献公抃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狱，十人罢业，株连波及，更属无辜；且狱禁中夏有疫疾湿蒸，冬有皴痂冻裂；或以小罪，经年桎梏；或以轻系，追就死亡；狱卒囚长，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时令人马上飞吊监簿查勘，以狱囚多少，定有司之贤否。行之期年，郡州县属吏，无敢妄系一人者。邵尧夫每称道其事。

【译文】 宋朝人赵清献（赵抃，西安人）巡察青州时，不时念及有一人下狱就有十人因而耽误工作，那些受牵连波及的，更是无辜。而且监狱中，夏天有湿气、传染病，冬天有冻伤、脚气病，有人因为一点小罪，长年被拘禁，有人因为一点牵连，几乎死亡，狱卒囚长的勒索凌辱，更令人痛恨。

赵清献令人立即去查阅各地监狱的记录，以囚犯的多少，来断定官吏的贤明与否。实行一年以后，郡、州、县各级官吏都不敢随意对人羁押判刑。邵雍先生每每称赞这件善政。

45. 贾 彪

【原文】 贾彪与荀爽齐名，举孝廉为新息长。小民因贫，多不养子，彪严为其制，与杀人同罪。城南有盗劫害人者，北有妇人杀子者。彪出发案，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贼寇害人，此则常理；母子相残，逆天违道！”遂驱车北行，案验其罪。城南贼闻之，亦面缚自首。数年间养子数千，金曰：“贾父所长。”生男名曰“贾男”，生女名曰“贾女”。

手段已能办贼，直欲以奇致之。

【译文】 后汉人贾彪（字伟节）和荀爽（字慈明）齐名，被推举为李廉

(汉朝所设，由郡国推举孝顺廉洁的人)，担任新息县长。当地的百姓因为生活穷苦，大多数不养育小孩。贾彪严加管制，规定不养子女的和杀人同罪。

城南有强盗劫财杀人，城北有妇人杀死儿子。贾彪出发办案，属下想往南行，贾彪生气地说：“强盗害人是常有的事，母子相残却背逆天道。”

于是驾车向北行，查办妇人的罪状，城南的盗贼听到这种事便前来自首〔方知明伦可以化俗〕。

数年间，新息一地人口成长数千人，百姓都说：“是贾父所长养的。”凡生男孩便称为“贾男”，生女孩便称为“贾女”。

〔梦龙评〕贾彪的手段足以查办强盗，只是想用更奇特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46. 柳公绰

【原文】 柳公绰节度山东，行部至邓，吏有纳贿、舞文，二人同系。县令闻公绰素持法，必杀贪者。公绰判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竟诛舞文者。

天论、王法，两者持世之大端。彪舍贼寇而案杀子，公绰置赃吏而诛舞文，此种识力，于以感化贼盗赃吏有余矣。若丙吉不问道旁死人而问牛喘，未免失之迂腐。

【译文】 唐朝人柳公绰（华原人，字宽）任山东节度使，巡行到所属的邓县，县里有两个官员同时被捕，一个是接受贿赂，一个是玩弄法令。

县令听说柳公绰向来依法办案，心想他必定杀掉贪污的人。

柳公绰的判决是：“贪污的官吏虽触犯法令，但法律还在；奸邪的官吏破坏法令，法律就灭亡了。”

结果杀的是玩弄法令的人。

〔梦龙评〕天论和王法，是维系天下的两大要端。贾彪放过盗贼办理杀子的人，柳公绰轻罚贪污官吏而杀死玩弄法令的人，这种见识和魄力，就足够感化盗贼和贪官了。至于丙吉不理睬路边的死人，而去过问牛只气喘，未免过于迂腐。

47. 季 本

【原文】 季本初仕，为建宁府推官，值宸濠反江西，王文成公方发兵讨之。而建宁有分水关，自江入闽道也。本请于所司，身往守之。会巡按御史某以科场事，檄郡守与本并入。守以书趣本，本复书曰：“建宁所恃者，唯吾两人。兵家事在呼吸，而科场往返动计四旬。今江西胜负未可知，土寇生发叵测。微吾二人，其谁与守？即幸而无事，当此之际，使试录列吾两人姓名，传播远迹，将以为不知所重，貽笑多矣。拒违按院之命，孰与误国家事哉！”守深服其言，竟不往。边批：此守亦高人。

科场美事，人方争而得之，谁肯舍甘就苦？选事避难，睹此当愧汗矣！

【译文】 明朝时季本（会稽人，字明德，师事王阳明）起初任建宁府推官（各府掌理刑狱的官吏），正值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叛变，王阳明（名守仁，余姚人，创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说）出兵讨伐。

建宁有个分水关，是江西进入福建的要道，季本向长官请求亲自去防守。此时刚好有某位巡按御史因科举考场的事，商请郡守和季本一同去协办，郡守写信来催季本。

季本回信说：“建宁府所仰仗的只有我们两人，战事已迫在眉睫，而往返科举考场估计要四十天。现在江西的胜负还不知道，地方强盗生事与否也无法预测，没有我们两人，要靠谁去防守？即使侥幸无事，当此之时，让试录（古代会试时，纪录举子籍贯、名次及文章雅俗，以呈报朝廷的官员）列出我们的姓名，远近传播，人们将认为我们不知轻重，而贻笑大方。违抗巡按御使的命令，和耽误国家大事比较起来，哪一件严重呢？”

郡守很同意他的话，就不去协办科举考场了〔此郡守也是高人〕。

〔梦龙评〕协办科举考场的任务是一件美差，别人正想极力争取，谁想舍弃甜美而去吃苦？遇事避重就轻的人看了，应当羞愧汗颜。

二、深谋远虑

【原文】 谋之不远，是用大简；人我迭居，吉凶环转；老成借筹，宁深毋浅。集“远犹”。

【译文】 谋略不够深远，就容易流于轻率；人我的地位会更迭，吉凶祸避会交替循环。因此，老成人一旦筹划谋略，都考虑深远而不只顾眼前。

48. 商高宗

【原文】 商高宗为太子时，其父小乙尝使久居民间，与小民出入同事，以知其情。

太祖教谕太子，必命备历农家，观其居处、服食、器用，使知农之劳苦。洪武末选秀才，随春坊官分班入直，近前说民间利害等事。成祖巡行北京，使二皇长孙周行村落，历观农桑之事。谕教者宜以为法。

张昭先逮事唐明宗。明宗诸皇子竞侈汰。昭疏训储之法，略云：“陛下诸子，宜各置师傅，令折节师事之。一日中但令止记一事，一岁之内，所记渐多，则每月终，令师傅共录奏闻。俟皇子上谒，陛下辄面问，倘十中得五，便可博识

安危之故，深究成败之理。”明宗不能用。

此可为万世训储之法，胜如讲经说书，作秀才学问也。

【译文】 商高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小乙曾经让他住在民间，和老百姓共同生活做事，使他了解民情。

〔梦龙评〕明太祖教诲太子，一定要他去经历农家生活，观察百姓的饮食起居，使太子知晓农家的劳苦。洪武末年选秀才，太子随着自己属下的官吏分组到太祖面前，报告民间疾苦。成祖巡视北京，命两个皇室长孙去巡行村落，观察农桑之事。职司民政教化的人应对此多加效法才是。

五代人张昭（字潜夫，官职经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宋初任吏部尚书）起先在后唐明宗朝中做官，明宗的几个皇太子都争相奢侈浪费。

张昭上疏说明训练继位者的方法，大略是说：“陛下的几个皇子应该安排一位老师，让他们降低辈份来尊敬师长。命令他们每一天记载一件事，一年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记事，每个月终了，让他们和师傅禀奏陛下。待皇子晋见时，陛下当面提出问题，假如十题之中能回答五题，就算能明了安危的原因，体会成败的道理。”

但明宗不予采用。

〔梦龙评〕这是万世训练储君的方法，胜过讲经说书等作秀才的学问。

49. 李 泌

【原文】 肃宗子建宁王倓性英果，有才略。从上自马嵬北行，兵众寡弱，屡逢寇盗，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血战以卫上。上或过时未食，倓悲泣不自胜。军中皆属目向之，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即其事也。”上乃以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此固倓之心也！”

【译文】 唐肃宗的第三儿子建宁王李倓性格英明果决，雄才大略，他跟随唐肃宗从马嵬向北行，因随行士兵人少而弱，屡次遭遇强盗，李倓亲自挑选骁勇的士兵护卫于皇帝前后，拚死保卫肃宗。肃宗有时逾时未进食，李倓就悲伤得不得了，为军中上下所瞩目。因此肃宗想封他为天下兵马元帅，统领诸将东征。

李泌（字长源，官至宰相）说：“建宁王确实是元帅的人才，然而广平王（李俶）是长兄，如果建宁王战功大，难道让广平王成为吴泰伯（周太王长子，知道父亲喜爱弟弟季历的儿子昌——文王，就和弟弟仲雍逃到荆蛮地带，国号

吴)第二吗?”

肃宗说:“广平是嫡长子,如何担当元帅的重任?”

李泌说:“广平王尚未正式立为太子,现在国步艰难,众人所瞩目的对象都在元帅身上,如果建宁王大功完成,陛下虽然不想用他为继位者,但是一起立功的人肯罢休吗?太宗太上皇帝就是最好的例子。”

肃宗于是任命广平王俶为天下兵马元帅,令诸将服从他的号令。

李倓听到这件事,向李泌致谢说:“这正是我的心意。”

50. 王叔文

【原文】 王叔文以棋侍太子。尝论政至宫市之失,太子曰:“寡人方欲谏之。”众皆称赞,叔文独无言。既退,独留叔文,问其故。对曰:“太子职当侍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何以知此!”遂大爱幸。

叔文固险险小人,此论自正。

【译文】 唐朝人王叔文(山阴人,顺宗时谋领财柄与兵权)以棋艺服侍太子(后来的顺宗)。东宫的属官曾经一起谈论政事,谈到宫内设立之市场的弊病。

太子说:“寡人正想去劝谏父皇。”

众人都赞成,只有王叔文不说话。众人退下之后,太子只留下王叔文问明原因。

王叔文回答说:“太子的职务只在服侍陛下用餐与问安,不应该谈论职权以外的事。陛下在位已经很久了,如果怀疑太子收买人心,您要怎么解释?”

太子大惊,于是哭着说:“没有你的提示,寡人怎么会知道这种事。”

从此非常宠信王叔文。

〔梦龙评〕王叔文其实是阴险的小人,不过他这个意见是正确的。

51. 李 泌

【原文】 贞元中,咸阳人上言见白起,令奏云:“请为国家捍御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既而吐蕃果入寇,败去。德宗以为信然,欲于京城立庙,赠起为司徒。李泌曰:“臣闻‘国将兴,听于人’。今将帅立功,而陛下褒赏白起,臣恐边将解体矣。且立庙京师,盛为祷祝,流传四方,将召巫风。臣闻杜邨有旧祠,请敕府县修葺,则不至惊人耳目。”边批:妥帖。上从之。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咸阳人进言说看见白起(战国·秦人,善用兵),县令稟奏说:“国家应加强防卫四方边塞,正月吐蕃一定大举进兵南下。”

不久吐蕃果然入侵，兵败而去。德宗因而相信白起果真显圣，就想在京师设立白起庙，追赠白起为司徒（相当于丞相之官吏）。

李泌说：“微臣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须听信于人，如今将帅立功，而陛下却褒扬秦朝的白起，微臣恐怕边将都要解散了。而且在京城立庙，勤于祭祀，一旦流传出去，可能引起百姓迷信的风气。听说杜邮有一座旧的白起祠，请陛下命令府县加以修建，比较不会惊动天下人的耳目〔妥贴〕。”

德宗果然照他的话去做。

52. 苏 颂

【原文】 苏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唯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俯伏而听。及贬元祐故官，御史周秩并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

【译文】 宋朝人苏颂（字子容）在执政时，见哲宗年纪幼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决于宣仁皇太后。偶尔哲宗有话要说，有时没有人加以应对，只有苏颂在奏报皇太后后，必定再禀告哲宗。哲宗凡有要事宣读，苏颂必定告诉诸大臣，使他们俯首听命。

后来哲宗亲政，元祐时期旧党的老臣都被贬职，御史周秩想一并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素明君臣之义，不要轻率议论这位国之大老。”

53. 宋太祖

【原文】 宋太祖推戴之初，陈桥守门者拒而不纳，遂如封丘门，抱关吏望风启钥。及即位，斩封丘吏而官陈桥者，以旌其忠。

至正间，广东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请于行省，举义兵，擒仲玉以献。成筑砦自守，围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缚成者，予钱十千，于是成奴缚之以出。真笑谓成曰：“公奈何养虎为害？”成惭谢。奴求赏，真如数与之。使人具汤镬，驾诸转轮车上。成惧，谓将烹己。真乃缚奴于上，促烹之；使数人鸣鼓推车，号于众曰：“四境有奴缚主者，视此！”人服其赏罚有章，岭表悉归心焉。

高祖戮丁公而封项伯，赏罚为不均矣。光武封苍头子密为不义侯，尤不可训。当以何真为正。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刚被拥戴为皇帝之时，陈桥的守门人拒绝让他进入，于是到封邱门，守关的人看情势如此，就开门让太祖进城。

太祖即位以后，就处死封邱门的官吏，而赏赐官位给陈桥的守门人，以表

扬他的忠贞。

元顺帝至正年间，广东有王成、陈仲玉作乱，东莞人何真（字邦佐，任广东行省右丞）向行省（地方行政官署）请命，率领义兵擒拿陈仲玉呈献上级。而王成自己建筑营寨防守，围攻了很久都无法攻破。

何真悬赏一万钱捉拿王成，于是王成的奴隶绑着主人出来。

何真笑着对王成说：“你怎么养虎为害啊！”

王成很惭愧。

奴隶请求赏钱，何真如数给他，又派人准备汤镬（古代的酷刑，用来烹人），驾在转轮车上。王成很恐惧，以为要烹自己。

何真却把那奴隶绑起来放在汤镬上，催部下将他烹了；又叫数人敲鼓推车，当众宣布：“境内如果有奴隶捆绑主人的，比照这种办法处理。”

人人都佩服他赏罚分明，岭南一带全都归心。

〔梦龙评〕汉高祖杀死背叛项王的丁公（名固），而封赏拚死保护自己的项伯（项羽的叔父，鸿门宴上保护沛公），赏罚实在不公平。

汉光武封奴仆之子为不义侯，更不足取，应当是何真的做法最标准。

54. 宋太祖

【原文】 初，太祖谓赵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十易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由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今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言，我已谕矣！”边批：聪明。顷之，上与故人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安枕而卧也。”守信等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何！一旦以黄袍加汝身，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顿首，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可生之路。”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欲富贵者，不过多得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边批：王翦、萧何所以免祸。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不亦善乎！”皆再拜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兵权。

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世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手段！若非君臣偷安，力主和议，则寇准、李纲、赵鼎诸人用之有余，安在为弱乎？

熙宁中，作坊以门巷委狭，请直而宽广之。神宗以太祖创始，当有远虑，不

许。既而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一老卒闭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获。边批：设险守国道只如此。

神宗一日行后苑，见牧豕猪者，问：“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来，尝令畜。自稚养至大，则杀之，更养稚者。累朝不改，亦不知何用。”神宗命革之。月余，忽获妖人于禁中，索猪血浇之，仓卒不得，方悟祖宗远虑。

【译文】宋太祖曾经对赵普（幽州蓟人，字则平）说：“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的数十年之间，天下帝号已经更换了十次，战乱不止，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普说：“由于藩镇太强，王室太弱的缘故。当今应该稍微削弱他们的权势，限制他们的财物粮食，取消他们的精锐部队，那么天下自然安定……”

话未说完，太祖就说：“你不用再说，我已经明白了〔聪明〕。”

不久，太祖和老朋友石守信（浚义人，领归德军节度使）等人一起喝酒，喝到尽兴之时，太祖屏退左右的人，说：“我如果没有你们的协助，也没有办法到现在这种地步，想到你们的恩德，实在深厚无穷。然而做天子也很艰难，实在不如当节度使快乐，我现在早晚都不能安心。”

石守信等人说：“为什么？”

太祖说：“这不难明白，天子这个地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都惶恐地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种话呢？”

太祖说：“你们虽然没有其他的意念，但是如果部下想要富贵，有一天用黄袍加在你们身上，虽然想不做，也不可能啊！”

石守信等人都叩头哭泣说：“我们都愚笨得没有想到这种事，希望陛下哀怜我们，指示我们一条生路。”

太祖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多得一些金钱，多一些享乐，使子孙不致贫困罢了。你们何不放下兵权，购买良田美宅〔王翦、萧何便是用此法免祸〕，为子孙立下永久的基业；多安排些歌舞美女，每天喝酒作业一直到老。君臣之间没有嫌隙，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便一再拜谢说：“陛下这样顾念我们，恩同再造。”

第二天，这些人都宣称自己生病，请求解除兵权。

〔梦龙评〕有人说，宋室的衰弱，是由于削夺藩镇的兵权之故。其实如让藩镇强大，宋室并不能因而强大，强干弱枝，自然是立国的根本。从唐朝安史之乱两百年来所累积的弊病，在谈笑之间革除，难道不是很高明巧妙的手段吗？如果不是君臣上下苟且偷安，力主和议，则用寇准、李纲（邵武人，字伯纪，金人来侵，主张力战被贬谪）、赵鼎（闻喜人，字元镇，与秦桧论和议不合，谪岭南）这些人来对付北虏，就绰绰有余，哪里会衰弱呢？

宋神宗熙宁年间，工场中的工人认为门巷弯曲狭窄，请求改直拓宽。神宗认为是太祖创始的，必有远虑，不准许改建。

后来，很多工人因为工作太苦，心生背叛，拿着兵器想夺门而出。结果只有一个老兵站在巷口挡住他们，他们竟都出不来，全体成擒〔设险固守，这是太祖的用意〕。

有一天神宗在后园里走着，看见有人养公猪，问他有什么用。

牧养的人说：“从太祖以来，就命令要从小把它养大，再杀掉，换养小的，几代都没有改变，也不知道做什么用。”

神宗便命令废除。

一个多月以后，宫内忽然捉到施放妖术的人，仓卒间要找猪血来浇他却找不到，神宗这才领悟到祖宗的远虑。

55. 郭 钦

【原文】 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请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不听，卒有五胡之乱。

只有开国余威可乘，失此则无能为矣。宋初不能立威契丹，卒使金、元之祸相寻终始。我太祖北逐金、元，威行沙漠。文皇定鼎燕都，三黎来庭，岂非万世久安之计乎！

【译文】 汉魏以来，匈奴、鲜卑等部族来投降的人，朝廷多将他们安置在塞内各郡居住，后来这些人屡因忿恨杀害当地官吏，渐渐成为民间的忧患。

侍御史郭钦建议将平定吴国的威势，谋臣猛将所定的策略，将渐渐转移到内地杂居的胡人安置在边境，严防四方夷人的出入，阐明先王对夷狄的制度，这是万世长远的策略。皇帝不听，最后终于发生五胡乱华。

〔梦龙评〕只有开国的余威可以利用，失去这个机会，就无能为力了。宋朝初年不能对契丹建立威严，导致金元之祸，相继循环。明太祖北败金元，威势远扬沙漠；成祖定都燕京，海南黎族前来归顺，这难道不是万世久安的大计吗？

56. 吕 端

【原文】 李继迁扰西鄙。保安军奏获其母，太宗欲诛之，以寇准居枢密，独召与谋。准退，过相幕，吕端谓准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准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处之？”准曰：“欲斩于保安军北门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计之得也！”即入奏曰：“昔项羽欲烹太公，高祖愿分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益坚其叛耳。”太宗曰：“然则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视之，以招来继迁。即不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

矣。”太宗拊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其后母终于延州，继迁死，子竟纳款。

具是依，则为俺答之款；具是违，则为奴囚之叛。

【译文】 宋朝时李继迁（西夏人）在西方边境上骚扰，保安军上奏捕获李继迁的母亲，宋太宗想杀她。当时寇准任职枢密院，太宗就单独召他商量。

寇准退下后经过宰相办公处，吕端（安次人，太宗时的宰相）问说：“皇上叫你不要对我说吗？”

寇准说：“没有。”

就把和太宗谈话的内容告诉吕端。

吕端问道：“皇上要怎么处置她？”

寇准说：“想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以警诫叛徒。”

吕端说：“这不是好计策。”

随后就入宫禀奏太宗说：“从前项羽想烹煮太公（刘邦的父亲），刘邦还想分尝一怀羹。做大事者不必顾虑自己的亲人，何况李继迁又是叛逆的人，怎会在意呢？陛下今日杀他的母亲，明日就可以擒到李继迁吗？如果不能，则不过是徒然结下仇怨，更坚定他叛逆的决心罢了。”

太宗说：“不然要怎么办？”

吕端说：“以微臣的愚见，应把她安置在延州，派人好好服侍她，以招来李继迁。即使他不立即投降，也可以牵系着他的心，因为他母亲的生死之权还操在我们之手啊！”

太宗高兴地说：“没有你，几乎误了事。”

后来李继迁之母逝世于延州，李继迁也死了，李继迁的儿子竟然对宋纳款称降。

〔梦龙评〕同是归顺，明朝有俺答（鞑靼酋长）的纳款进贡；同是叛逆，明朝有奴儿干（国名，地处我国东北）的叛变。

57. 徐 达

【原文】 大将军达之蹙元帝于开平也，缺其围一角，使逸去。常开平怒亡大功，大将军言：“是虽一狄，然尝久帝天下，吾主上又何加焉？将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则纵之固便。”开平且未然。及归报，上亦不罪。

省却了太祖许多计较。然大将军所以敢于纵之者，逆知圣德之弘故也。何以知之？于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知之。

【译文】 明朝大将军徐达（濠州人，字天德，随从太祖征略四方）在开平追逐元顺帝时，故意放开一个缺口，让顺帝逃走。常遇春（怀远人，太祖时的

大将，封开平王）很气他失去立大功的机会。

徐达说：“他虽是夷狄，然而曾经久居帝位，号令天下，我们的主上会怎样对待他呢？割块地来封他，还是杀了他以求甘心？我认为两者都行不通，放了他最适宜，您暂且不要生气。”

后来回京师禀报，太祖果然并不加罪。

〔梦龙评〕徐达此举省掉明太祖不少麻烦。然而徐某敢这么做，是因他已掌握了朱元璋的心理，当初朱元璋遥封顺帝，赦陈理为归命侯而不诛，由此可见虽是放走元顺帝，绝对不致于惹上麻烦。

58. 富弼

【原文】 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撤乐，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恐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还者，言虏是日罢宴。仁宗深悔之。

值华、虏争胜之日，故以契丹为言，其实理合罢宴，不系虏之行不行也。

【译文】 宋仁宗当政时，元旦日蚀，富弼（河南人，字彦国，仁宗至和初年与文彦博同任宰相，封郑国公、韩国公）请皇帝停止宴会、取消歌舞，吕夷简不肯。

富弼说：“万一契丹这样做，中国人的脸往哪儿摆？”

后来有人从契丹回来，说契丹当天停止所有宴会，仁宗听了很后悔。

〔梦龙评〕当时正是中华与契丹争胜负的时期，富弼才以契丹为借口，其实依礼当停止宴会，与契丹推行与否没有关系。

59. 司马光

【原文】 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司马公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为瑞；若伪，为远夷笑。愿厚赐而还之。”

方知秦皇、汉武之愚。

【译文】 宋朝时交趾国遣使进贡珍奇异兽麒麟。司马光向朝廷说：不知道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要它自己来才算是吉祥；如果是假的，恐怕被夷狄笑话。朝廷应厚赏使者，让他回国。

〔梦龙评〕从这里就知道，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很愚笨的。

60. 苏颂

【原文】 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苏颂曰：“事未可知，今越境立君，倘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

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戢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果无恙。

【译文】 宋朝时守边元帅派遣种朴上朝禀奏：“得到情报说阿里骨已经死了，还不知道要立何人为国君。契丹官赵纯忠为人谨慎诚实，值得信任，希望乘他们局势未定之际，带数千名精兵，拥戴纯忠进入契丹立为国君。”

众人决议准许这个请求，只有苏颂说：“真相如何还不知道，如今要越过国境去立契丹王，倘使他们拒绝不肯接纳，不会损害我国的威严吗？应该慢慢地观察事情的演变，等到定局之后再去安抚他们不迟〔老成之见〕。”

不久，事实证明阿里骨果然无事。

61. 陈秀 刘大夏

【原文】 熙宁中，高丽入贡，所经郡县悉要地图，所至皆造送。至扬州，牒取地图。是时陈秀公守扬，给使者欲尽见两浙所供图，仿其規制供之。及图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闻。

宋初，遣卢多逊使李国主。还，舫舟宣化口，使人白国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缺江东诸州。愿各求一本以归。”国主急令缮写送之。于是尽得其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以归，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秀公此举，盖惩前事云。

成化十六年，朝鲜请改贡道 因建州女直邀劫故。中官有朝鲜人为之地，众将从之。职方郎中刘大夏独执不可，曰：“朝鲜贡道，自鸦鹑关出辽阳，经广宁，过前屯，而后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镇，此祖宗微意。若自鸭绿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径，恐贻他日忧。”卒不许。

【译文】 宋神宗熙宁年间，高丽遣使入贡，所经过的郡县都索取地图，地方官都依其请求绘图赠送。到扬州时也呈公文索取地图。

当时陈秀任扬州太守，就骗使者说，他想参考两浙所提供的全部地图，模仿其规格绘制。等到地图得手之后，陈秀即聚集起来烧毁，再向朝廷禀告。

〔梦龙评〕 宋朝初年，朝廷派卢多逊（曾任兵部尚书）出使江南国主（南唐后主李煜），归来时，船靠宣化县渡口，卢派人禀告李国主说：“朝廷计划重修天下图籍经典，史馆中就只缺江东各州的资料，希望各送一本资料，以便带回朝廷。”国主即刻命人缮写赠送，于是卢多逊将江东十九州的地理形势、屯兵远近、人口多寡等资料全带回国，朝廷才有兴兵的意念。陈秀所为，大概是受这件事的影响。

明宪宗成化十六年，女真族已渐渐崛起于东北，朝鲜请求改变进贡的道路。宦官之中有个朝鲜人为此事求情，众将都表示同意。

职方郎中（掌天下的地图与四方朝贡的官吏）刘大夏坚持认为不可，说：“朝鲜进贡的道路，从鸦鹑关出辽阳，经过广宁、前屯，然后入山海关，弯曲迂回地绕了三、四个大镇，这是祖宗微妙的用意。如果走海陆大道从鸭绿江到前

屯山，恐怕带来他日的忧患。”

从来朝廷终于没有同意朝鲜的请求。

62. 陈 恕

【原文】 陈晋公为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钱谷大数以闻，恕诺而不进。久之，上屡趣之，恕终不进。上命执政诘之，恕曰：“天子富于春秋，若知府库之充羨，恐生侈心。”

李吉甫为相，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实数，比天宝户税四分减三，天下仰给县官者八十二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者，不在此数，欲以感悟朝廷。大臣忧国深心类如此。

【译文】 宋朝时陈晋公（陈恕，南昌人）任职三司使（监铁使、度支使、户部使）时，真宗皇帝命令他将中外钱谷的大略数目上报，陈恕只应诺却不呈献。

过了很久，真宗一再地催促，他还是不呈献。真宗命有关主管来问他，陈恕对来说：“天子年纪还轻，如果知道府库充裕，恐怕会产生奢侈之心。”

〔梦龙评〕李吉甫（唐·赞皇人，字弘宪）为宰相时，特地写《元和国计簿》呈给宪宗，总计天下方镇、州、府、县户税的数目，比天宝年间减少了四分之三；天下依赖县官供给的人口有八十二万，比天宝年间多了三分之一；至于水旱灾所受的伤害、紧急时发放的数目还不包含在内。想以此使朝廷感悟。大臣忧国的深切都是如此。

63. 李 沆

【原文】 李沆为相，王旦参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叹曰：“我辈安能坐致太平，得优游无事耶？”沆曰：“少有忧勤，足为警戒。他日四方宁谧，朝廷未必无事。语曰：‘外宁必有内忧。’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则知忧而治之。沆死，子必为相，遽与虏和亲，一朝疆场无事，恐人主渐生侈心耳！”旦未以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及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之变色，惨然不悦。旦以为：“细事不足烦上听，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常怀忧惧。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狗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参政他日之忧也！”沆没后，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纳款，遂封岱、祠汾，大营宫殿，搜讲坠典，靡有暇日。旦亲见王钦若、丁谓等所为，欲谏，则业已同之；欲去，则上遇之厚，乃知沆先识之远，叹曰：“李文靖真圣人也！”

《左传》：晋、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战，曰：“唯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厉公不听，战楚胜之。归益骄，任嬖臣胥童，诛戮三郤，遂见弑于

匠丽。文靖语本此。

【译文】 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王旦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因为西北方的战事，有时工作得废寝忘食。王旦感慨地说：“我们怎么样才能悠闲无事，坐享太平呢？”

李沆说：“稍有一些忧虑勤苦，才能警戒人心。将来如果西方都平定，朝廷未必无事。有句话说：外宁必有内忧。譬如人有疾病，常常发作，就知道忧虑而去诊治。我死后，你必当宰相，与敌人和亲是大势所趋，一旦疆场无事，恐怕君王会慢慢产生奢侈之心。”

王旦不以为然。

李沆又每天呈上各地水旱灾、盗贼及不孝作恶的事给真宗知道，真宗听了往往惨然变色。王旦认为这种琐碎的事不值得让天子烦心，而且丞相常常禀奏一些不好的事，总是拂逆了真宗的心意。

李沆说：“君主还年轻，应当让他知道各地艰难的情况，常怀忧虑警惕之心。不然，血气方刚的皇帝如不沉迷歌舞、美色、珍玩，就可能搞些土木、战争、祭神之类的事。我老了，来不及看见，这是你未来的忧虑啊！”

李沆死后，真宗认为契丹已经讲和，西夏也来纳款，于是在泰山封禅祭祀，在汾水立祠祭神，大建宫殿，搜集亡失的典籍，没有闲暇的日子。

王旦亲眼看见王钦若、丁谓等人的所作所为，想规谏却已经变成同流，想辞官而真宗又如此厚遇，此时才知道李沆见识的深远，叹口气说：“李文靖（沆）真是圣人！”

〔梦龙评〕《左传》记载晋楚交战于鄢陵，范文子（春秋·晋人）不想再战，说：“只有圣人能达到内外无忧，既不是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何不放过楚国，就当做是长期外患呢？”厉公不听，战胜楚国、回国后便更显骄傲了，他任用宠幸的胥童（晋大夫），杀死三郤（郤犨、郤缺、郤至），后来被匠丽（晋大夫）所杀。李文靖所引的是陈立子的话。

64. 韩 琦

【原文】 太宗、仁宗尝猎于大名之郊，题诗数十篇，贾昌朝时刻于石。韩琦留守日，以其诗藏于班瑞殿之壁。客有劝琦摹本以进者，琦曰：“修之得已，安用进为？”客亦莫谕琦意。韩绛来，遂进之。琦闻之，叹曰：“昔岂不知进耶？顾上方锐意四夷事，不当更导之耳。”石守道编《三朝圣政录》，将上，一日求质于琦，琦指数事。其一，太祖惑一宫鬟，视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琦曰：“此岂可为万世法？已溺之，乃恶其溺而杀，彼何罪？使其复有嬖，将不胜其杀矣。”遂去。此等数事，守道服其精识。

【译文】 宋太宗、仁宗都曾经在大名府郊野打猎，题过数十首诗，贾昌朝

（字子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大名府时，曾将这些诗都刻在石碑上。韩琦守大名时，把这些诗藏在班瑞殿的衬壁工。

有人劝韩琦将临摹本呈给皇帝，韩琦说：“保存着就可以，何必呈上去呢？”这个人不明白韩琦的用意。韩绛（字子华，神宗时任参知政事）来到大名以后，就把临摹本呈给皇帝。

韩琦知道此事，叹息道：“从前我岂不知道要呈献皇上吗？只是顾虑到皇上正锐意平定四夷，不应改变他施政的方针罢了。”

石介编撰《三朝圣政录》，欲呈献给皇帝，有一天他来请教韩琦的意见。韩琦指出其中几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太祖沉迷一个宫女，延误上朝时间，群臣颇有微言，后来太祖觉悟，便乘宫女熟睡时杀死她。

韩琦说：“这种事难道可以做为万世效法的典范吗？已经沉迷于她，却又厌恶自己的糊涂而杀人，她有何罪？假使以后又有宠幸的女子，将要杀不胜杀了。”

于是删去这几件事，石守道很佩服韩琦精到的见识。

65. 刘大夏

【原文】 天顺中，朝廷好宝玩。中贵言，宣德中尝遣太监王三保使西洋，获奇珍无算。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时刘大夏为郎，项尚书公忠令都吏检故牒，刘先检得，匿之；都吏检不得，复令他吏检。项诘都吏曰：“署中牒焉得失？”刘微笑曰：“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万计。此一时弊政，牒即存，尚宜毁之，以拔其根，犹追究其有无耶？”项耸然，再揖而谢，指其位曰：“公达国体，此不久属公矣！”又，安南黎灝侵占城池，西略诸土夷，败于老挝。中贵人汪直欲乘间讨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牒。大夏匿弗予。尚书为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尚书悟，乃已。

此二事，天下阴受忠宣公之赐而不知。

【译文】 明朝天顺年间，英宗嗜好搜集珍宝奇玩。有宦官说，宣宗宣德年间，曾派遣太监王三保出使西洋，获得无数的珍奇宝物。英宗就命宦官到兵部，查看王三保到西洋时的航海路线。

当时刘大夏为兵部侍郎，尚书项忠（嘉兴人，字荇臣）命令都吏（官名）检查旧公文，刘大夏先找到，偷偷藏起来，都吏遍寻不得，又命令别的都吏去找。

项尚书质问都吏说：“官署中的旧公文怎么能遗失呢？”

刘大夏笑着说：“从前下西洋，花费数十万钱，牺牲了上万的军民，这是当时政治上的弊病，公文即使还在也应该毁弃，加以连根拔除，还能追究它存不存在干嘛？”

项尚书惊奇不已，一再拜谢，指着自已的位置说：“先生通达国体，这个地位不久就属于你的。”

又：安南黎灏侵占城池，向西侵略土著，后在老挝兵败。宦官汪直想乘机追讨，派索英公下公文给安南，刘大夏却将公文扣起来不发，尚书因此一再杖责负责行文的官员。

刘大夏秘密地告诉尚书说：“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西南各族就要饱受蹂躏了。”

尚书闻言大悟，因而中止此事。

〔梦龙评〕这两件事，天下人暗中受忠宣公（刘大夏谥号）之恩赐而不知。

66. 崔群 刘大夏

【原文】 宪宗嘉崔群说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之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自而进矣。”遂不奉诏。

上御文华殿，召刘大夏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榷，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行当罢者，卿可以揭帖密进。”大夏对曰：“不敢。”上曰：“何也？”大夏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大夏曰：“臣下以揭帖进，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类也。陛下所行，当远法帝王，近法祖宗，公是公非，与众共之，外付之府部，内咨之阁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日久，视为常规。万一匪人冒居要职，亦以此行之，害可胜言！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老成远虑，大率如此，由中无寸私、不贪权势故也。

【译文】 唐宪宗嘉许崔群（武城人，字敦诗）正直无私，命令学士（学士院中以文学语言参谋谏诤的官吏）以后有事上奏，要取得崔群的签名，才能呈上。

崔群说：“翰林（唐宋时内廷供奉之官）的举动都将成为后代的事例，如果这样做，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当首长，那么在下位的直言者就无从进言了。”于是不接受诏令。

明英宗亲临文华殿，召见刘大夏，告诉刘大夏说：“朕偶尔有办不了的事，常想召你来商议，又往往因为不属于你兵部的事而打消念头，今后有该实行、该罢除的事，你可以直接以密件呈上来。”

刘大夏回答说：“不敢。”

英宗说：“为什么？”

刘大夏说：“前人李孜省可做为借镜。”

英宗说：“你是为了议论国事，怎么可以和李孜省损人利己的行为相比呢？”

刘大夏说：“微臣呈上密件，朝廷也推行密件，就像前代所行用墨笔书写的非正式诏令。陛下的作为，应当向古代的帝王学习，或效法近代的祖宗，公事的是非，要和群臣共议；然后，对外的交给枢密院或兵部处理，对内的和大学士商量就可以了。如果用密件，时日一久视为常规，万一有匪人冒居显要的位置，也实行这种方法，祸害不可胜言。这实在不能做后世的常法，微臣不敢顺从。”

英宗听了之后，不停地称赞他。

〔梦龙评〕老成人谋虑的深远，大抵如此，这是由于胸中没有一点私心，不贪权势的缘故。

67. 富弼

【原文】 富郑公为枢密使，值英宗即位，颁赐大臣；已拜受，又例外特赐。郑公力辞，东朝遣小黄门谕公曰：“此出上例外之赐。”公曰：“大臣例外受赐，万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辞不受。

【译文】 宋名臣富郑公（富弼，封郑国公）任枢密使时，正值英宗即位，依例赏赐大臣。

群臣领过赏赐以后，英宗又例外颁发特别赏赐给富郑公。郑公极力推辞，太子派小太监告诉郑公说：“这是皇上例外的赏赐。”

郑公说：“大臣接受例外赏赐若不阻止，万一皇上做例外的事，怎么去阻止呢？”

因此坚辞不受。

68. 范仲淹

【原文】 劫盗张海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军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劳之。事闻，朝廷大怒，富弼议欲诛仲约。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反赂之，法在必诛。今高邮无兵与械，且小民之情，觫出财物而免于杀掠，必喜。戮之，非法意也。”仁宗乃释之。弼愠曰：“方欲举法，而多方阻挠，何以整众！”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他日手滑，恐吾辈亦未可保。”弼不谓然。及二人出按边，弼自河北还，及国门，不得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译文】 宋朝时强盗张海将经过高邮，知军（统理府州的军事长官）晁仲约预料无法抵御，就昭示当地富有的人，捐出金钱、牛羊、酒菜去欢迎慰劳贼

兵。事情传开以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要杀晁仲约。

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反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是运往高邮兵力不足，而且百姓的常情，只要捐出金钱食物，可以避免杀戮抢劫，一定很高兴，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

仁宗听后，于是释放知军。

富弼生气地说：“我们正要宣扬法令，你却多方阻挠，这样如何治理百姓！”

范仲淹私下告诉他说：“从祖宗开始，未曾轻易处死臣下，这是一种美德，怎么可以轻易地破坏呢？假如皇上做惯这种事，将来恐怕我们的性命也不可保了。”

富弼颇不以为然。

后来两人出巡边塞，富弼从河北回来，进不得国都的城门，又无法预知朝廷的心意，整夜彷徨于床边，感叹地说：“范六丈真是圣人啊！”

69. 赵鼎

【原文】 刘豫揭榜山东，妄言御医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语。知泗州刘纲奏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赵鼎继奏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间，有关国体。然朝廷略不加罚，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欣然，出之浙东。浚怒鼎异己。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阍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意，彼见谪轻，必不致力营求；又幸其位，必以次窥进，安肯容其人耶？若力排之，此辈侧目吾人，其党愈固而不破矣！”浚始叹服。

【译文】 宋朝时刘豫在山东张贴告示，散布谣言说：掌管天子御用药物的太监冯益派人收买飞鸽。告示中并有一些不敬的话。泗州知州刘纲将此事稟奏朝廷，张浚（成纪人，字伯英）则要求天子处斩冯益以释清谣言。

赵鼎（谥忠简）随即上奏道：“冯益的事暧昧不明，然而在若有若无之间已关系着国家的体统，但是朝廷如果完全不加处罚，外面的人一定认为陛下确实派冯益做这种事，这会损害皇上的盛德。不如暂时解除他的职务，外放到别处去，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皇帝听了很高兴，便将冯益外放到浙东。

张浚很气赵鼎反对他的主张。

赵鼎说：“自古以来，想除去小人如果操之过急，则小人团结起来，祸害就大了；如果缓慢渐进，可使他们自相排挤。目前以冯益的罪，虽处死也不足以

大快天下人之心，然而太监们怕皇上习惯以处死来处理这种事，一定极力为冯益减轻罪行。不如把他贬到远处去，既不抵触皇上的心意，太监们看到贬谪的处份尚轻，一定不会极力营救，又庆幸出来一个空缺，一定一个个图谋进用，怎肯容纳被贬的人呢！如果现在就大力折服他们，这些人一定对我们起反感，那么他们的党羽组织将更坚固而不可破。”

张浚这才叹服。

70. 文彦博

【原文】 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横陇故道。北京留守贾昌朝素恶弼，阴约内侍武继隆，令司天官二人，俟执政聚时，于殿廷抗言：“国家不当穿河北方，以致上体不安。”后数日，二人又听继隆，上言：请皇后同听政。史志聪以状白彦博，彦博视而怀之，徐召二人诘之曰：“天文变异，汝职所当言也。何得辄预国家大事耶？汝罪当族！”二人大惧。彦博曰：“观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状以视同列，同列皆愤怒，曰：“奴辈敢尔，何不斩之？”彦博曰：“斩之则事彰灼，中宫不安矣。”既而议遣司天官定六塔方位，复使二人往。边批：大作用。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塔在东北，非正北也。

【译文】 北宋时，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策划，自澶州商湖河打通六瀑渠（水名），引导黄河进入横陇的旧河道。

北京留守贾昌朝向来憎恶富弼，就私下约定宦官武继隆，命令两个司天官（掌天文历数的官）在执政官员齐聚一堂时，在殿廷抗议说：“不可打通黄河流的正北方，这会导致皇上龙体欠安。”

几天之后，两人又听武继隆指使上奏，请求皇后一同听政。

史志聪将这件事告诉文彦博，文彦博随即召见两个司天官，质问道：“往上禀奏天文的变异是你们的职责，怎么能动不动干预国家的大事呢？你们犯的罪当处斩全族！”

两人非常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率直愚笨而狂妄，不忍心处罚你们。”

两人退下以后，文彦博把奏状拿给同仁看。大家都很愤怒地说：“奴辈竟敢做这种事，为什么不杀他们？”

文彦博说：“杀死他们，事情反而张扬出来，会令皇后不安。”

于是中书省决议派司天官去测定六瀑的方位，又命这两个人前去，两人恐怕文彦博治他们的罪〔大作用〕，就改口说六瀑的方向在东北，不是正北。

71. 王 旦

【原文】 王旦为兖州景灵宫朝修使，内臣周怀政偕行。或乘间请见，旦必俟从者尽至，冠带出见于堂皇，白事而退。后怀政以事败，方知旦远虑。内臣刘承规以忠谨得幸，病且死，求为节度使。帝语旦曰：“承规待此以瞑目。”旦执不可，曰：“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遂止。自是内臣官不过留后。

【译文】 宋朝时王旦奉派兖州景灵宫的朝修使（官名），宦官周怀政（并州人，谋杀佞官丁谓，事败被杀）随行，有人私下请见，王旦一定等待从到齐、自己穿戴整齐后才正式接见，听来人报告事情以后就退堂。后来周怀政事机败露，才领悟王旦的远虑。

宦官刘承规因忠诚谨慎得宠，病重将死，请求皇帝封他为节度使。

皇帝对王旦说：“承规要得到这个职位才能瞑目。”

王旦坚持不可，说：“将来有人要求当枢密使该怎么办？”

从此宦官最高的职位不超过留后（官名，在节度使入朝或不在时掌管军事）。

72.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公既擒逆濠，江彬等始至。遂流言诬公，公绝不为意。初谒见，彬辈皆设席于旁，令公坐。公佯为不知，竟坐上席，而转旁席于下。彬辈遽出恶语，公以常行交际事体平气谕之，复有为公解者，乃止。公非争一坐也，恐一受节制，则事机皆将听彼而不可为矣。边批：高见。

【译文】 明朝时阳明公捉到叛逆朱宸濠以后，江彬（宣府人，性狡黠，跋扈专横）等人才到达，于是散布谣言中伤阳明公。

阳明公不以为意，初次拜见，江彬等人把座位设在旁边，要阳明公坐下。阳明公假装不知，就坐在上座，而使人移其他位置于下首。江彬等人立即恶语相向，阳明公则以例行的交际礼仪，心平气和的晓谕他们，又有人为阳明公作解释，江彬等人才平息。

阳明公并不是争夺座位，只怕一旦受牵制，以后有事都要听他们指使，就无法有所作为了〔高见〕。

73. 王 安

【原文】 郑贵妃有宠于神庙。熹宗大婚礼，妃当主婚。廷臣谋于中贵王安曰：“主婚者，乃与政之渐，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

分则穆庙隆庆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曰：“奈无玺何？”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谁曰不然？”安从之。自是郑氏不复振。

【译文】 郑贵妃有宠于明神宗，熹宗的大婚典礼上，贵妃担任主婚人。朝中的臣子与宦官王安商量说：“主婚这件事，就是干预政事的开始，此风不可长，该怎么办呢？”

有人便献计说：“以地位论，贵妃较尊；以长幼辈份论，则穆宗朝的恭妃较高〔如此婚礼更显隆重〕，何不让恭妃当主婚人。”

“怎奈没有印信。”

“以恭妃的身份要他出命令，而用皇上的印信册封，谁说不可以？”

王安依计而行，从此郑贵妃家族的地位就渐渐低落。

74. 陈仲微

【原文】 仲微初为莆田尉，署县事。县有诵仲微于当路，而密授以荐牒者，仲微受而藏之。逾年，其家负县租，竟逮其奴。是人有怨言。仲微还其牒，缄封如故。是人惭谢。

【译文】 宋朝人陈仲微（高安人，字致广）初任莆田县尉，署理县府的事。县里有人在当权的大官前称赞陈仲微，私下给他一封推荐函，要他去拜见。陈仲微收下后并未使用。

一年后，这个人家里欠县府租税，县府逮捕他的奴隶。这个人颇有怨言，陈仲微就把那封完封如故的推荐函还给他，他不禁惭愧得当面道歉。

75. 陈

【原文】 寔，字仲弓，以名德为世所宗。桓帝时，党事起，逮捕者众，人多避逃。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竟诣狱请囚，会赦得释。灵帝初，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颖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寔独吊焉。后复诛党人，让以寔故，颇多全活。

即菩萨舍身利物，何以加此！狄梁公之事伪周，鸠摩罗什之事苻秦，皆是心也。

【译文】 陈 字仲举，东汉许县人，以名望德行为世所推崇。桓帝时发生党锢之祸，逮捕了很多，受此事牵连的人大多逃避在外。陈 说：“我不下狱，众人没有依靠。”竟然自己到监狱去请求拘禁，不久被赦免释放。

灵帝初年，中常侍（侍从天子之职官）张让（颖川人）权势最大，张让的父亲去世，归葬颖川，虽然全郡的人都去祭吊，但名流雅士没有人参加，只有陈 独自前去。后来朝廷又杀党人，张让因为陈 的缘故，保全了很多人的性

命。

〔梦龙评〕如果不是菩萨般舍己利人的慈怀，怎么会这样做！狄梁公（唐·太原人，名仁杰，唐代中兴名臣，封梁国公）服事武则天，鸠摩罗什（晋朝高僧，天竺人）服事前秦苻坚，都是怀着这种心意。

76. 姚 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阳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董卓诛，百姓歌舞，邕独惊叹。事同而祸福相反者，武君而卓臣，崇公而邕私也。然惊叹者，平日感恩之真心；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硤州硤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襄阳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计划，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

武后迁往上阳宫时，姚崇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

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发生灾祸。”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不值得称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而哭，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有罪，我也甘心。”

后来五王被害，只有姚崇幸免。

〔梦龙评〕武后迁入上阳宫，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流泪；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测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77. 孔 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

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适合自己的行为而已。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拯救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

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梦龙评〕袁了凡（名黄，明·吴江人）说：“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不接受赎金，似乎比子路接受牛恰当，但孔子则认为子路可取子贡不可取。才知道人做善事，不应只着眼于当时的做法，而应着眼于它所产生的流弊；不应只着眼于一时的好处，而应着眼于永久的影响；不应只着眼于自身的得失，而应着眼于天下的利弊。”

78. 宓 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

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

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停止。”

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岂能强忍这份羞惭去见宓子呢？”

〔梦龙评〕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79. 程 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 大麦帛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

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以后如果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加重人民的困苦。”

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当时还不知道程琳这些话有什么好处，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讦）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不由得感慨系之。

80. 高 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每见沿江之邑，以摊江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收成不差。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可，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数目又没有改变，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

于是报准取消。

〔梦龙评〕每见到沿江的县邑，人民为了江沙淤积的新田要缴纳田赋，因而赔损粮食，导致

生活困苦。其实江中的沙在两岸淤积成为新田，官吏都很高兴可以增加课税表现绩效，却不知道将来减少课税是如何的困难。四川一带的盐井也是如此。

陈子陞建议说：“有盐井才有课税，但因为有些旧盐井坍塌毁坏，而上级不肯免除他们的税，百姓受牵累，所以连新井都不敢开。应该订立新的法令：凡是废井一律免除课税，并准许开凿新井。从开新井那天算起，三年内免税，三年后才征收，那么人民的困苦就可得到纾解，利益也跟着产生。如果课税太多，一时不能完全除去，应加以调查，另编一名册，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先免税，或延缓征收，或缴纳半数，慢慢地再调查新生的田地，再渐渐补扣，几年之内就差不多可以办妥。”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度使奉太祖的圣旨：“山东、河南的人民，除了已经编入名册缴纳田赋的人照旧征收外，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不论多少，永远不课税，有力气的人随他尽量耕种。”这种方法可以做为边塞地区屯田的典范。

81. 王 铎

【原文】 王铎为京兆丞时，李蟪判度支，每年以江淮运米至京，水陆脚钱斗计七百；京国米价斗四十，议欲令江淮不运米，但每斗纳钱七百。铎曰：“非计也。若于京国粃米，且耗京国之食。若运米自淮至京国，兼济无限贫民也。”粃米之制，业已行矣，竟无敢阻其议者。都下米果大贵，未经旬而度支请罢，以民无至者也。识者皆服铎之察事，以此大用。

国初中盐之法，输粟实边，支盐内地。商人运粟艰苦，于是募民就边垦荒，以便输纳，而边地俱成熟矣。此盐、屯相须之最善法也。自叶侍郎淇徇乡人之请，改银输部，而边地日渐抛荒，粟遂腾贵，并盐法亦大敝坏矣。“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圣言真可畏哉！

【译文】 唐朝人王铎（字昭范）任京兆丞（掌治理京师的官吏）时，李蟪判度支（掌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那时每一次米粮从将长江、淮河一带运到京师，水陆的运费每斗要七百元，京师的米价每斗四十钱，因此有人建议命令江淮一带的人不要再运米，只要每斗缴纳七百元。

王铎说：“这是不好的计议，如果在京师买米，将会耗费京师的粮食。如果从江淮一带运米到京师，则同时可以救济很多贫民。”

后来在京师买米的制度推行起来，竟然没有人敢阻止这个决议。京师的米价果然大涨，不到十天李度支请辞，因为没有百姓来京师。决议的人都佩服王铎明察事理，王铎也因而得到重用。

〔梦龙评〕明朝初期实行中盐法，由商人运粮食去补给边境，边境再支付盐给商人运回内地。商人觉得运粮食很艰苦，于是招募人民在边境就地垦荒，以便利粮食的运输，后来边境所耕种的谷物都成熟了。这是运盐和屯田相互依赖最好的办法。

但自从叶侍郎（名淇，字本清）顺应乡人的请求，改用银子缴纳官府，边境的田地遂日渐荒废，粮食的价格高涨，连运盐的方法也破坏了。注重小利则不能成就大事，圣人的话实在令

人心服。

82. 孙伯纯

【原文】 孙伯纯史馆知海州日，发运司议置洛要、板浦、惠泽三盐场，孙以为非便。发运使亲行郡，决欲为之，孙抗论排沮甚坚。百姓遮县，自言置盐场为便。孙晓之曰：“汝愚民，不知远计，官卖盐虽有近利，官盐患在不售，不患在不足，盐多而不售，遗患在三十年后。”至孙罢郡，卒置三场。其后连海间刑狱盗贼差役，比旧浸繁，缘三盐场所置。积盐山积，运卖不行，亏失欠负，动辄破人产业，民始患之。又朝廷调军器，有弩桩箭干之类。海州素无此物，民甚苦之，请以鳔胶充折。孙谓之曰：“弩桩箭干，共知非海州所产，盖一时所需耳。若以土产物代之，恐汝岁岁被科无已时也。”

【译文】 孙伯纯以史馆修撰（掌管修史的官吏）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时，发运司（掌发运米粟之官署）决议设置洛要、极浦、惠泽三处盐场，孙伯纯认为很不适宜。发运使亲自到州郡来，一定要做这件事。

孙伯纯的反对态度甚为坚决，百姓却集体到县府请愿，要求设置盐场。

孙伯纯说：“你们这些愚民不懂得长远的计划，官府买盐虽然有近利可图，官盐最怕卖不出去，而不怕不够卖。盐量多而卖不掉，三十年后就看得见留下的祸患。”

后来孙伯纯离开那个职位，官方终于设置三个盐场。过后沿海一带犯人、盗贼、差役比以往增加许多，而三处盐场所产的盐堆积如山，卖到远方又行不通，亏损欠债，动辄使人破产，人民这才明白孙伯纯的深谋远虑。

此外，朝廷征调兵器，有弩椿箭杆之类，海州向来没有生产这些东西，人民非常苦恼，请求用鳔胶（鱼鳔制成的胶）代替。

孙伯纯对他们说：“弩椿箭杆，大家都知道不是海州所出产的，只是一时的需要罢了。如果用土产代替，恐怕你们年年都被征调，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83. 张咏

【原文】 张忠定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公曰：“茶利厚，官将榷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榷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为绢岁百万匹。民思公之惠，立庙报之。

文温州林官永嘉时，其地产美梨。有持献中官者，中官令民纳以充贡。公曰：“梨利民几何？使岁为例，其害大矣！”俾悉伐其树。中官怒而谮之，会荐卓异得免。近年虎丘茶亦为僧所害，僧亦伐树以绝之。呜呼！中官不足道，为人牧而至使民伐树以避害，此情可不念欤！林，衡山先生之父。○《泉南杂志》云：泉地出甘蔗，为糖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

于浙直海贩。莅兹土者，当设法禁之，骤似不情，惠后甚溥。

【译文】 宋朝时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崇阳县知县，县民大都以种茶为业。

张咏对百姓说：“茶叶利润好，朝廷正打算实施官营，不如早些放弃。”

于是命百姓改种桑树，百姓深以为苦。

后来官方实施茶叶专卖，其他县的百姓都失业，而崇阳县的桑树都已成长，养蚕织绢，每年产量达百万匹。人民想念忠定公的恩惠，就为他立庙来报答他。

〔梦龙评〕温州一带盛产好梨，明朝永嘉年间，有人拿去献给宦官，宦官于是命令百姓要以美梨进贡朝廷。林官说：“梨子对百姓有多大的利益？假使每年都照例以梨子进贡，害处就大了。”就要百姓把梨树全部砍掉。宦官很生气，就说他的坏话，正好有人推荐林官表现优异而获得赦免。近年来虎丘茶也成为僧侣的祸害，被僧侣砍伐殆尽。唉！祸害微不足道，但为父母官的人使百姓伐树避害，这种情意不值得怀念吗？

《泉南杂志》中说：“泉南一带出产甘蔗，制糖以后利润优厚，往往有人把稻田改种甘蔗，所以稻米越来越少，都靠江浙一带供给，但应该禁止在海上经商的人来这里。”这看起来好像不近人情，其实对后来有很大好处。

84.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再守长沙。湖湘之地，下田艺稻谷，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蓁莽。允则一日出令曰：“将来并纳粟米秆草。”湖民购之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为钱一千。自尔竞以田艺粟，至今湖南无荒田，粟米妙天下焉。

【译文】 宋朝人李允则（字垂范）再度任长沙太守，洞庭湖、湘水一带，低地田种植稻谷，高地田则因缺水，都任其荒废。

有一天，李允则下令说：“将来纳税要同时缴粟米和稻草。”

湖边的农民只好从襄州买，每一斗米换一束草，到湘水一带就值一千钱。此后农民把高地田全用来种粟米，至今湖南没有荒田，粟米天下第一。

85. 程颢 毕仲游

【原文】 神宗升遐，会程颢以檄至府。举哀既罢，留守韩康公之子宗师，问：“朝廷之事如何？”曰：“司马君实、吕晦叔作相矣。”又问：“果作相，当如何？”曰：“当与元丰大臣同，若先分党与，他日可忧。”韩曰：“何忧？”曰：“元丰大臣皆嗜利者，使自变其已甚害民之法，边批：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变。则善矣。不然，衣冠之祸未艾也。君实忠直，难与议；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已而皆验。

建中初 徽宗年号，江公望为左司谏，上言：“神考与元祐 哲宗初号 诸臣，非有斩祛、射钩之隙也，先帝信仇人黜之。陛下若立元祐为名，必有元丰 神宗改元、绍圣 哲宗改元 为之对。有对则争

兴，争兴则党复立矣。”

司马光为政，反王安石所为。毕仲游予之书曰：“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出。边批：此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而后新法始可永罢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弊，而左右待职司使者，约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子兄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以其病之犹在也。”光得书耸然，竟如其虑。

【译文】 宋神宗去世时，程颢（洛阳人，字伯淳，与弟弟程颐都是宋代名儒，合称二程子）正好送公文到郡府。哀悼完毕，留守韩宗师是韩康公绾的公子，向他问起朝廷的事。

程颢说：“司马君实（陕州夏县人，名光，赠温国公）、吕晦叔（名公著，与司马光共同辅政，赠申国公）做宰相了。”

韩反问：“他们真做了宰相，应该怎么办？”

程颢说：“应和元丰（神宗年号）时期的大臣一样，如果先区分党羽，将来就令人十分忧虑。”

韩说：“有什么忧虑？”

程颢说：“元丰时期的大臣都好利，假使他们自己改变那些残害百姓的法令就很好〔必使自变，乃不可复度〕；不然，党派斗争的祸害将没完没了。君实为人忠诚正直，但很难商量事情；晦叔为人练达世事，但恐怕能力不够。”

不久后，这些话全都应验了。

〔梦龙评〕 徽宗建中初年，江公望（睦州人，字民表）任左司谏（左右司谏为谏诤政事缺失的官吏），他上奏道：神宗与哲宗元祐时期的臣子之间并没有深仇大恨，但哲宗却当做仇人似的罢黜他们，陛下（徽宗）如果任用元祐时期的臣子，一定有元丰时期和哲宗绍圣时期的臣子出来作对，一作对就有纷争，一产生纷争，党派又将出现了。

司马光为政，全面推翻王安石（抚州临川人，字介甫，封荆国公）的变法。毕仲游写信给司马光说：

“从前安石的改革理论所以能说动先帝，是担心财政不充裕。所以凡是取得民财的政事无不采用，其实散发青苗、设置市易、收助役钱、变更盐法，只不过是事务的推行。而想有所作为，担心财政不足，却也是人之常情〔凡弊必穷其源，而后可救〕。不能杜绝改革的意念，而只想禁止改革的事情，所以怎么说都怎么行不通。

“现在已经废除青苗、停办市易、除去役钱、废止盐法了，凡是声称为求利而伤害百姓的事，一概废除变更，那么以前任用来推行新法的人，一定不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只说青苗不可废除、市易不可停办、役钱不可除去、盐法不可废止，且一定持着财政不足的观点，谈论财政不足的实际情形，去动摇皇上的心意，因此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来也可以使它听从，还会被感动。如此，则现在废除停办的各种新法都可能再恢复办理。

“当今之计，应当尽量为天下人着想，明白收入支出的数目，以各路所累积的钱和粮食，全归地方官府，使他们的经费可以使用二十年。几年之后，又将十倍于现在。使天子明白天下财物的充裕，那么不足的论调就无法在皇上面前胡乱提起，然后新法才可能永久废除。

“从前安石居于相位，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新法能够推行。现在想找出以前的弊病，而皇上左右侍从官吏，十之七八都是王安石一派的人；如此虽然起用二三个旧臣，六七个君子，然而每百人之中，这种人只占十来个，这个势力还有什么可为的呢？势力不可为却要勉强去做，那么青苗法虽然废止也将再兴办起来，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役钱、盐法，没有一件不是这样。

“用这种方法来补救以往的弊病，就像一个久病稍愈的病人，他的父子兄弟都喜形于色，却不敢恭贺他，因为他的病还在。”

司马光接到这封信，非常惊骇，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还是被毕仲游料中了。

86. 陈

【原文】 陈 方赴召命，至阙，闻有中旨，令三省缴进前后臣僚章疏之降出者。谓宰属谢圣藻曰：“此必有奸人图盖己愆而为此谋者。若尽进入，则异时是非变乱，省官何以自明？”因举蔡京上疏请灭刘摯等家族，乃妄言携剑入内欲斩王圭等数事。谢惊悚，即白时宰，录副本于省中。其后京党欺诬盖抹之说不能尽行，由有此迹，不可混也。

邹浩还朝，帝首言及谏立后事，奖叹再三，询：“谏草安在？”对曰：“焚之

矣。”退告陈 曰：“祸其始此乎？异时奸人妄出一箴，则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献愍太子茂，昭怀刘氏为妃时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宫虚位，后因是得立。然才三月而夭。浩凡三谏立刘后，随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党为伪疏，言“刘后杀卓氏而夺其子，欺人可也，讵可以欺天乎？”徽宗诏暴其事，遂再谪衡州别驾，寻窜昭州，果如 言。

二事一局也，谢从之而免谗，邹违之而构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尤信！

徽宗初，欲革绍圣之弊以靖国，于是大开言路。众议以瑶华复位、司马光等叙官为所当先。陈 时在谏省，独以为“幽废母后、追贬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细故也。今欲正复，当先辨明诬罔，昭雪非辜，诛责造意之人，然后发诏，以礼行之，庶无后患，不宜欲速贻悔。”朝议以公论久郁，速欲取快人情，遽施行之。边批：无识者每坐此弊。至崇宁间，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皆服公远识。

陈公在通州，张无垢 商英 入相，欲引公自助。时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尧集》，盖将施行所论，而由局中用公也。公料其无成，书已缮写未发，州郡复奉政典局牒催促。公乃用奏状进表，以黄帕封缄，徼申政典局，乞于御前开拆。或谓公当径申局中，何必通书庙堂。公曰：“恨不得直达御览，岂可复与书耶？彼为宰相，有所施为，不于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将怀疑生忌，恐《尊尧》至而彼已动摇也。远其迹犹恐不免，况以书耶！”已而悉如公言。张既罢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责词犹谓公“私送与张商英，意要行用”。于是众人服公远识。

【译文】 宋朝人陈 （字莹中）接奉圣旨，前往晋谒天子。来到宫门中，听说皇帝有道谕旨，命令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缴回以前诸大臣进呈给皇帝，后又被退回的奏章。

陈 对宰官的部属谢圣藻说：“这一定是奸人为了掩饰自己的过错而出此计谋，如果把退回的奏章全数进呈皇上，将来如有是非变乱，省官（掌理朝廷馆阁的职务）要如何表明自己的清白？”

陈 又举蔡京上疏请求诛灭刘摯（东光人，字萃老）等人家族的故事告诫谢圣藻做例子。蔡京的奏疏中捏造说刘摯带剑入朝廷，想杀王圭（华阳人，字禹玉）等事。谢圣藻听了非常害怕，就对宰官报告这件事，然后抄录副本留在三省中。后来蔡京的党羽欺诈骗蔑掩饰过失的言辞都行不通，由于有这些副本，而无法消除罪过。

邹浩重回朝廷任职，皇帝首先和他谈及有人上谏立皇后的事，于是再三地嘉奖赞赏。又问及谏书在哪里？

邹浩回答说：“已经烧了。”

退朝后，邹浩就告诉陈 说：“灾祸就要从这件事开始了，将来奸人随便捏造一封谏书，将无法分辨真伪。”

起初，哲宗有一个儿子献愍太子，名茂，是昭怀后刘氏为妃子时所生的。

在此之前，哲宗没有儿子，皇后之位还是空的，昭怀请求哲宗说：“当立茂为太子。”但是茂才出生三个月就夭折了。邹浩曾三次上疏劝哲宗立刘氏为后，事后就把奏摺销毁。

蔡京得势以后，因向来忌恨邹浩，就命他的党羽伪造邹的奏疏道：“刘氏杀死卓氏而夺走卓氏的儿子，欺瞒人还可以，怎么可以欺瞒上天呢？”

徽宗命令要查明这件事，于是再贬谪邹浩为衡州别驾（诸州的通判），不久又放逐昭州，结局果如陈 所言。

〔梦龙评〕这两件事是相同的格局，谢圣藻依照陈 所言去做，结果避免谗言之害；邹浩不肯依从而被陷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话丝毫不假。

徽宗即位初期，想改革哲宗绍圣年间的弊病以安定国家大势，于是大开朝廷进言之路，众臣拟议应让瑤华复位，司马光等业已作古的老臣的重新授职奖励，也应该优先办理。

陈 当时在谏院，独以为囚禁废黜母后，追贬旧宰相，都是以正当的理由来施行的，不是因为轻微的事故。如今想恢复他们的名衔，当先辨明他们是被诬告的，昭雪他们的罪名，诛罚假造名目的人，然后废除以前的诏令；一切要在合乎礼的情况下进行，才不会留下祸患，不该速决速办，否则将来后悔就来不及。

朝廷商议之后，认为陈 的办法缓慢费时，想尽快顺应人情的要求，遂立即施行〔无知者每生此弊〕。后来到了崇宁年间，蔡京得势以后，将建中年间的施政完全加以改变，此时众人才叹服陈 的远大见识。

陈 在通州时，张无垢（张商英，谥文忠）入朝为相，想推荐陈 来帮助自己。当时新设政典局，就从局中接奉圣旨。采用陈 所著的《尊尧集》中的论述，做为施政的方针，然后由政典局任用陈 。

陈 料想这种事不会有什么成果，信已写好还没寄出，州郡又奉政典局的命令来催促。

陈 于是写了一本奏章，用黄帕封好缴给政典局，要求他们在皇帝面前拆开。有人对他说直接向政典局表达就可以，何必上达朝廷。

陈 说：“我恨不得能直接呈给皇上亲自阅览，怎么可以再写信给他们呢？张无垢担任宰相想有所作为，不在三省公开施行，却设置政典局任用官员，这

在形迹上是自私自利的行为，别人将会怀疑忌妒。我恐怕《尊尧集》一送到，张相等人的地位已经动摇了。要离他们远一点还怕办不到，何况是写信呢！”

不久，事态全如陈 所言，张无垢被罢黜，他自己也被贬台州。当道者更谴责他私下送礼给张无垢，想要升官，众人这才佩服陈 有远见。

87. 林立山

【原文】 武庙《实录》将成时，首辅杨廷和以忤旨罢归，中贵张永坐罪废。翰林林立山奏记副总裁董中峰曰：“史者，万世是非之权衡。昨闻迎立一事，或曰由中，或曰内阁；诛贼彬，或云由廷和，或云由永。边批：各从其党。疑信之间，茫无定据。今上方总核名实，书进二事，必首登一览，恐将以永真有功，廷和真有罪。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董公以白总裁费鹄湖，乃据实书：“慈寿太后遣内侍取决内阁。”天子由是倾心宰辅，宦寺之权始轻。

【译文】 《武庙实录》将完成时，内阁（明太祖置，相当古代中书省）首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因为忤逆圣旨，罢官回乡，宦官张永因罪被废。

翰林林立山记事上陈总裁（国史实录馆的监修官）董中峰说：“历史是万世是非衡量的标准，昨天听到迎立世宗的事，有人说是宦官所为，有人说是内阁所为；杀逆贼江彬的事，有人说是廷和之力，有人说是张永之力〔各从其党〕。真确与否，茫然没有一定的依据。现在皇上正总核各事件的名与实，如果有人稟奏这两件事，皇上必先阅览，恐怕会以为张永真的有功，廷和真的有罪，君子小人被任用、罢黜的关键就此决定。”

董中峰将此事报告总裁费鹄湖，于是据实写道：“慈寿太后派宦官听取内阁的决议，天子因此心向内阁宰辅，宦官的职权方被减轻。”

88. 周宗 韩雍

【原文】 烈祖镇建业日，义祖薨于广陵，致意将有奔丧之计。康王以下诸公子谓周宗曰：“幸闻兄长家国多事，宜抑情损礼，无劳西渡也。”宗度王似非本意，坚请报简，示信于烈祖。康王以匆遽为词，宗袖中出笔，复为左右取纸，得故茗纸贴，乞手札。康王不获已而札曰：“幸就东府举哀，多垒之秋，二兄无以奔丧为念也。”明年烈祖朝觐广陵，康王及诸公子果执上手大恸，诬上不以临丧为意，诘让百端，冀动物听。上因出王所书以示之，王赧颜而已。

韩公雍旬宣江右时，忽报宁府之弟某王至。公托疾，乞少需，边批：已猜着几分。密遣人驰召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言兄叛状。公辞病瞶莫听，请书。王索纸，左右舁几进，王详书其事而去。公上其事，朝廷遣使按，无

迹。时王兄弟相欢，讳无言。使还，朝廷坐韩离间亲王罪，械以往。韩上木几亲书，方释。

【译文】 烈祖（南唐始祖李昇）镇守建业（南京）之时，义祖（烈祖建国后，奉徐温为义祖）在广陵去世，烈祖命人致意丧家，他将亲往奔丧。

自康王（义祖的儿子，名和）以下的多位公子对周宗（南唐·广陵人，字君太）说：“听说兄长的国家正值多事之秋，于情于礼，不必偏劳西渡广陵奔丧。”

周宗猜想这些话不是康王的本意，坚持请求用书信回复，以便对烈祖呈示实情，康王却忽然要告辞离去。

周宗从衣袖里取出笔来，又命左右的人拿纸，拿到旧茗纸贴，请求康王亲笔书写，康王不得已写下：“本应亲自到东府来办丧事，正值多事之秋，二哥不必以奔丧之事为念。”

第二年，烈祖亲临广陵，康王及诸位公子果然握住烈祖的手，表示非常悲痛，并怪烈祖没有奔丧的诚意，用各种理由来责备他，希望引起众人的物议。烈祖因而拿出康王所写的信给众人看，遂使康王羞愧不已。

韩雍巡视江西时，属下忽然报告宁王的弟弟某王来到。韩雍于是称病请求稍待〔已猜着几分〕，暗中派人急速去报告三司，且索求一张白木几。

韩雍跪拜相迎，某王一进来，就详细说明兄长叛变的情状。韩雍推说有耳病听不见，请某王用写的。王要纸，左右的人就把白木几端出来，王于是详细地书写此事后才离去。

韩雍将此事禀奏朝廷，朝廷派使臣查不出任何事迹，这时诸王兄弟正欢乐相聚，请旁人不要多言。使臣回朝后，朝廷判处韩雍离间亲王的罪，命人带着刑具要将韩雍押走。韩雍于是呈上白木几和某王亲笔写下的文字，才被释放。

89. 喻 樗

【原文】 张浚与赵鼎同志辅治，务在塞幸门、抑近习，相得甚欢。人知其将并相，史馆校勘喻樗独曰：“二人宜且同在枢府，他日赵退则张继之，立事任人，未甚相远，则气脉长。若同在相位，万一不合而去，则必更张，是贤者自相悖戾矣。”

曹可以继萧，费、董可以继诸葛，此君子所以自衍其气脉也。若乃不贵李勣，以遗孝和；不贵张齐贤，以遗真庙。是人主自以私恩为市，非帝王之公矣。

【译文】 宋翰林张浚（绵竹人，字德远）与赵鼎同心辅佐政务，专务阻塞侥幸求取官位的门路，压抑皇帝身边亲近习用的人，合作得很愉快。

很多人猜测他们两人将一起担任宰相，只有史馆校勘（官名）喻樗说：“他

们两人只适宜暂时同在枢密院，将来赵鼎退休，而张浚继续留任。成就事业任用人才，应该不会相差太远，那么这股气脉就可以延续。如果两人同处宰相之职，万一合不来而求去，原先的政策作为必然大幅变动，这不就是贤者自相背离乖戾了吗？”

〔梦龙评〕曹参（汉·沛人，接代萧何为相）可以继承萧何，费祎、董允（蜀汉·枝江人，字休昭）可以继承诸葛亮，这是君子为了自己延续自己的气脉而做的布局。至于唐太宗不提拔李绩（唐·离狐人，本姓徐，字懋功，归唐后建立大功，赐姓李），想要留给唐中宗重用；宋太祖不提拔张齐贤（宋·冤句人，字师亮），想要留给宋真宗重用，动机都出于人君把私人的恩惠做为笼络的手段，就不合帝王应有的公平、公正的态度了。

90. 杨 荣

【原文】 王振谓杨士奇等曰：“朝廷事亏三杨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后当如何？”士奇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先生休如此说。吾辈衰残，无以效力，行当择后生可任者以报圣恩耳。”振喜，翌日即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荣当日发言之易。荣曰：“彼厌吾辈矣，吾辈纵自立，彼其自己乎？一旦内中出片纸，命某人入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吾辈人，当一心协力也。”士奇服其言。

李彦和《见闻杂记》云：“言官论劾大臣，必须下功夫，看见眼前何人可代得。代者，必贤于去者，必有益于国家，方是忠于进言。若只做得这篇文字，打出自己名头，毫于国家无补，不如缄口不言，反于言责无损。”此亦可与杨公之论合看。

【译文】 明朝宦官王振（蔚州人）对杨士奇等人说：“朝廷的政事幸亏三位杨先生（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尽心尽力，然而三位先生年纪也大了，你们日后有什么打算呢？”

杨士奇说：“老臣当竭诚报国，鞠躬尽瘁，一直到死。”

杨荣（建安人，字勉仁）说：“先生不要如此说，我们已经衰老了，没有办法再效力，应当选择一些可担当国事的后辈，来报答圣上的恩惠。”

王振听了很高兴。

第二天，杨荣推荐曹鼐（宁晋人，字万鍾）、苗衷（凤阳定远人，字公彝）、陈循（泰和人，字德遵）、高谷（扬州兴化人）等人，依次被朝廷任用。

杨士奇认为杨荣当天不应该随便说出这些话。

杨荣说：“他已经很讨厌我们了，我们纵然可以互相帮助，难道能改变他讨厌我们的心意吗？一旦大内传出只字片语，要命某人入阁，我们将束手无策。现在这四个人都是我们的人，大家当同心协力才是。”

杨士奇非常佩服他这个想法。

〔梦龙评〕李彦和《见闻杂纪》说：“谏官要评论弹劾大臣，必须下工夫仔细观察，看见眼前何许人可以接替职位，必须比卸任的人贤明，必须有益于国家，才算是忠于进谏。如果只是作一篇文章，顶着自己的名衔，对国家丝毫没有益处，不如闭口不提，反而可以无损于谏官的职责。”这种说法，可以和杨荣先生的观点相互参考。

91. 赵凤 杨王司帑

【原文】 初，晋阳相者周玄豹，尝言唐主贵不可言。至是唐主欲召诣阙。赵凤曰：“玄豹言已验，若置之京师，则轻躁狂险之人必辐凑其门。自古术士妄言致人族灭者多矣！”乃就除光禄卿致仕。

杨王沂中闲居，郊行，遇一相押字者，杨以所执杖书地上作一画。相者再拜曰：“阁下何为微行至此？宜自爱重。”王愕然，诘其所以。相者曰：“土上一画，乃‘王’字也。”王笑，批缗钱五百万，仍用常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诣司帑。司帑持券熟视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伪押来赚物！吾当执汝诣有司问罪！”相者具言本末，至声屈，冀动王听。王之司谒与司帑打合五千缗与之，相者大恸，痛骂司帑而去。异日乘间白杨，杨怪问其故，对曰：“他今日说是王者，来日又胡说增添，则王之谤厚矣！且恩王已开王社，何所复用相？”王起，抚其背曰：“尔说得是。”即以予相者几百万旌之。边批：赏得是。

【译文】 早先，晋阳有位看相的人名叫周玄豹，他曾经说李宣日后将非常显贵。后来李宣果然即位，成为唐明帝，就想找看相的人到京师来。

赵凤说：“玄豹的话已经应验了，如果把他安置在京师，恐怕一些轻浮阴险的人，都集中到他那里。自古以来方术之士的胡乱猜测，导致灭族的情形很多。”

于是让他以光禄卿（掌祭祀朝会的官）的荣衔退休。

宋朝时，杨存中（原名沂中，卒封和王）某日闲居时会到郊外巡视，遇到一位测字的相者。杨存中用他所拿的杖在地上写了一画，测字的人见了，鞠躬不迭地说：“阁下为什么以便服出巡到此地来，应该自爱自重才是。”

杨存中惊奇得不得了，问他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身份。

测字的人说：“土上一画就是‘王’字啊！”

杨存中很高兴，亲自批示给相者五百万钱，用平日签名的方式，命令看相的第二天去找王府管财物的人领取。

管财物的司帑拿着票券仔细察看，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我家王爷的签名来骗取财物，该把你送到官衙去治罪。”

看相的说出事情的经过，故意说得很大声、很委屈，希望引起杨存中的注意。杨存中的管家和司帑于是谈好给他五千钱，看相的非常悲痛，大骂司帑之后才离开。

后来司帑乘机告诉杨存中此事，杨存中很奇怪，就问司帑是何故。

司帑说：“他现在说你是亲王，如果将来又胡乱加些言辞，大王您就会遭毁谤了。而且恩王已经设立王社（祭土神的庙），何须再用到看相的人。”

杨存中听了即刻站起来，抚着他的背说：“你说得很对。”

就把原来准备给看相的几百万钱赏赐司帑〔赏得好〕。

92. 程 颢

【原文】 程颢为越州佾判，蔡卞为帅，待公甚厚。初，卞尝为公语：“张怀素道术通神，虽飞禽走兽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诛少正卯，彼尝谏以为太早；汉祖成皋相持，彼屡登高观战。不知其岁数，殆非世间人也！”公每窃笑之。及将往四明，而怀素且来会稽。卞留少俟，公不为止，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以不可训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谄合，下民从风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愿此。不然，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十年，怀素败，多引名士。边批：欲以自脱。或欲因是染公，竟以寻求无迹而止。非公素论守正，则不免于罗织矣。

张让，众所弃也，而太丘独不难一吊。张怀素，众所奉也，而伯淳独不轻一见。明哲保身，岂有定局哉！具二公之识，并行不悖可矣。蔡邕亡命江海积十二年矣，不能自晦以预免董卓之辟；逮既辟，称疾不就犹可也，乃因卓之一怒，惧祸而从；受其宠异，死犹叹息。初心谓何，介而不果，涅而遂淄，公论自违，犹望以续史幸免，岂不愚乎？视太丘愧死矣！《容斋随笔》云：会稽天宁观老何道士，居观之东廊，栽花酿酒，客至必延之。一日有道人貌甚伟，款门求见，善谈论，能作大字。何欣然款留，数日方去。未几，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即前日道人也。何亦坐系狱，良久得释。自是畏客如虎，杜门谢客。忽有一道人，亦美风仪，多技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之来谒，何大怒骂，合扉拒之。此道乃永嘉林灵噩，旋得上幸，贵震一时，赐名灵素，平日一饭之恩无不厚报。若水乘驿赴阙，官至蕊珠殿校籍，父母俱荣封。而老何以尝骂故，朝夕忧惧；若水以书慰之，始少安。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鉴也。

【译文】 宋朝程颢任越州佾判（管理公文的收发）时，蔡卞（蔡京之弟，字元度）为元帅，对待程颢颇为优厚。

起初，蔡卞不断告诉程颢，张怀素的道术神通广大，即使是飞禽走兽，也能呼唤差遣到面前。张怀素说过孔子杀少正卯时，他曾劝孔子杀得太早了；汉高祖和项羽之兵在成皋相持不下时，他屡次登楼观战。不知道他现在多少岁数，大概不是世间的凡人。

程颢听了偷笑不已，后来他将前往四明（山名，在浙江余姚县附近）时，张怀素也正要去会稽，便示意程颢稍候。

程颢不等他，说：“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之事，因为不适合教诲弟子，怀素所

为也接近神怪的迹象，州牧（州的长官）既器重他，士大夫又逢迎他，老百姓也盲目附和，真有道术的人是不愿如此的。更何况，不认识他也未必是件不幸的事。”

二十年后张怀素东窗事发，供出一些与他有关系的名人〔想借此脱罪〕。有人想借机牵连程颢，后来因为找不到一点事迹而作罢。如果不是因为程颢向来言论正直，就不免被人陷害了。

〔梦龙评〕张让是众所摒弃的人物，陈 却肯去吊祭他的父亲；张怀素是众人所推崇的，而独有程颢不肯轻易和他见面，明哲保身，哪有一定的方式呢！同时具有这两位先生的见识，不相悖而行就可以了。

蔡邕亡命江海达十二年之久，不能隐藏自己以避免董卓的征召；既被征召，称病不去还可以，却因董卓生气，怕降祸于己而顺从；受到董卓的宠幸，还为董卓死而叹息。他起初心志耿介却不能坚持，终于受小人的影响，而违背自己的言论，还希望继续修纂历史以求赦免，不是很笨吗？蔡邕比起陈 ，真应羞愧死了。

《容斋笔记》说：“会稽天宁观的老人何道士，住在观里的东廊，种花酿酒，有客人来就热诚招待。有一天，有个道人登门求见，容貌俊伟，善于言谈、书写大字。何道士很高兴的招待他，几天后才离开。不久有妖人张怀素谋乱，就是前日招待的道人，何道士因此受连累，坐牢很久才被释放。从此，何道士畏惧客人如畏惧老虎一般，关起门来谢绝拜访。某天忽然有一个道人，容貌也很俊美，又多才多艺，是西廊道士张若水介绍他来的，何开口大骂，关起门来拒绝他。没想到这位道士是永嘉的林灵噩，不久得到皇帝宠幸，显贵一时，赐名灵素。林灵噩平日接受别人一点恩惠，无不加倍报答，若水乘驿车到京城去，官做到蕊珠殿校籍，父母也都受封；而老何因为常常骂他的缘故，早晚都担心害怕。若水写信安慰老何，何才稍微安心。”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鉴诫。

93. 薛季昶 徐谊

【原文】 张柬之等既诛二张，迁武后，薛季昶曰：“二凶虽诛，产、禄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桓彦范曰：“三思几上肉耳，留为天子藉手。”季昶叹曰：“吾无死所矣！”及三思乱政，范甚悔之。

赵汝愚先借韩侂胄力，通宫掖，立宁宗。事成，徐谊曰：“侂胄异时必为国患，宜饱其欲而远之。”叶适亦谓汝愚曰：“侂胄所望不过节钺，宜与之。”朱熹曰：“汝愚宜以厚赏酬侂胄，勿令预政。”汝愚谓其易制，皆不听，止加侂胄防御使。侂胄大怨望，遂构汝愚之祸。

武三思、韩侂胄，皆小人也。然三思有罪，故宜讨而除之； 胄有功，故宜赏而远之。除三思，宜及迁武氏之时；远侂胄，宜及未得志之日，过此皆不可为矣。五王、汝愚皆自恃其位望才力，可以凌驾而有余，而不知凶人手段更胜于豪杰。何者？此疏而彼密，此宽而彼狠也。忠谋不从，自贻伊戚。悲夫！

【译文】 唐朝时，张柬之等人杀了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之后，又迫使武后交出政权，薛季昶（龙门人）说：“两个元凶虽然已经杀了，但后患还在，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桓彦范（丹阳人，字士则）说：“武三思就如小几子上的一块肉罢了，且留给天子做个人情。”

薛季昶叹息道：“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

后来武三思果然扰乱朝政，桓彦范非常后悔。

宋朝时赵汝愚（字子直）先借韩 胄（安阳人，字节夫）之力，请求宪圣太后的同意，拥立宁宗。

事成后，徐谊（温州人，字子宜）说：“韩 胄将来一定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应该满足他的欲望且疏远他。”

叶适（永嘉人，字正则）也对赵汝愚说：“韩 胄所希望的不过是大将军的名位，应该给他。”

朱熹说：“汝愚应该好好酬谢韩 胄，不要使他得到政权。”

赵汝愚认为韩 胄很容易控制，不听众人劝导，只给了韩 胄一个防御的职位，使他非常怨恨失望，终于酿成赵汝愚日后的祸患。

〔梦龙评〕武三思、韩 胄，都是小人。然而武三思有罪，所以应该声讨且除掉他；韩 胄有功，所以应该奖赏且疏远他。除掉武三思应该在武后退位之时，疏过韩 胄应该在他尚未得志之日，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办法了。五王、赵汝愚，都自恃地位才能超过小人有余，却不知道这些恶人的手段更胜于豪杰之士。为什么？因为君子疏忽而小人精细，君子宽容而小人凶狠。诚意的劝导不肯听从，终于为自己留下衰戚，实在可悲！

94. 李 贤

【原文】 李贤尝因军官有增无减，进言谓：“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矣。自古有军功者，虽以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

议论关系甚大！

【译文】 明朝人李贤曾经因为军官有增无减而进言，他认为天地之间，万物有成长就一定有消灭，如果人只生而不死，就要无处居住了。自古以来有军功的人，虽然赐给他们丹书铁券（天子赏赐给功臣，可以世代相传，免除罪刑的证物），并准予永远保存，但是他们的子孙如果一再犯法，就该除去封邑，有能力立功后再恢复爵位，怎么可以对那些屡次犯罪的人，不革除他们的爵位呢？

如果从此长久地因循苟且，天下官多兵少，人民为要供给他们俸禄必导致困穷，而国家的根本也会受到亏损，不能不做深远的打算。

〔梦龙评〕这议论关系非常重大。

95. 刘 晏

【原文】 刘晏于扬子置场造船，艘给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请损之。晏曰：“不然。论大计者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若遽与之屑屑较计，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边批：惜小妨大。

【译文】 唐朝时刘晏（南华人，字士安）在扬州设置造船厂，每艘船贴补一千缗钱（一千个钱用丝绳贯成一串称为一缗）。有人说实际上用不到一半，应删减一些。

刘晏说：“不对，为了长远的打算，不可以吝惜一点小费用。凡事一定要为永久打算，目前才开始设置造船厂，需要用到很多人员，应当先使他们的费用不会短绌，制造出来的产品才能坚固，如果对他们斤斤计较，事情怎能做得长久呢？将来负责的人一定会删减，减半还可以，如果删减过多，这种事业就无法保持长久了。”

五十年后，果然有官吏删减一半的补贴。到懿宗咸通年间，官吏先算好费用才给钱，就不再有盈余了，于是造出来的船轻薄易损，水道运输因而每况愈下〔惜小妨大〕。

96. 李 晟

【原文】 李晟之屯渭桥也，荧惑守岁，久乃退，府中皆贺曰：“荧惑退，国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当力死勤难，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唯五纬盈缩不常，晟惧复守岁，则吾军不战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

田单欲以神道疑敌见《兵智部》，李晟不欲以天道疑军。

【译文】 唐朝人李晟（洮州人，字良器）屯兵渭桥时，天象出现火星冲犯岁星，很久才退开。府中的人都来道贺说：“火星已退，国家的运气要好转了，赶紧用兵就能昌隆。”

李晟说：“天子有困难，为人臣子的尽力去排解保护，哪有工夫去管天象的事呢？”

又说：“以前士大夫劝我出兵，我不敢拒绝，而且一般人只可命令他们做事，要使他们了解为何得如此是不可能的。如果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转不寻常，我自己又怕火星冲犯岁星，那我的军队不必作战就自己屈服了。”

众人都说：“我们都没想到这层道理。”

〔梦龙评〕田单想用神道来疑惑敌人（见兵智部），李晟不想用天道来疑惑士兵。

97. 吕 端

【原文】 仁宗时，大内灾，宫室略尽。比晓，朝者尽至；日晏，宫门不后，不得闻上起居。两府请入对，不报。久之，上御拱宸门楼，有司赞谒，百官尽拜楼下。吕文靖^端独立不动，上使人问其意，对曰：“宫庭有变，群臣愿一望天颜。”上为举帘俯槛见之，乃拜。

【译文】 宋仁宗时，皇宫发生火灾，宫室被烧得很惨。天刚亮，上朝的臣子都到齐了，时间近午，宫门还不开，无法向仁宗请安。两府的臣子请求入宫，也没有得到回话。过了很久，仁宗亲自来到拱宸门楼，侍卫在楼上呼喝群臣拜见，百官一起在楼下跪拜。只有吕端（谥文靖）站立不动。

仁宗使人问他何意，吕端回答说：“宫廷发生灾难，群臣都想见一见圣颜〔十分细心〕。”

仁宗于是拉开帘子，靠着栏杆向下看，吕端这才跪拜。

98. 羊 駘 刘庆祖

【原文】 赵汝愚与韩侂胄既定策，欲立宁宗，尊光宗为太上皇。汝愚谕殿帅郭杲，以军五百至祥禧殿前祈请御宝。杲入，索于职掌内侍羊駘、刘庆祖。二人私议曰：“今外议汹汹如此，万一玺入其手，或以他授，岂不利害！”^{边批：也虑得是。}于是封识空函授杲。二瑯取玺从间道诣德寿宫，纳之宪圣。及汝愚开函奉玺之际，宪圣自内出玺与之。

玺何等物，而欲以力取、以恩献？此与绛侯请间之意同。功名之士，未闻道也。绝大一题目，而好破题反被二阉做去。惜夫！

【译文】 赵汝愚和韩 胄商定要拥立宋宁宗，并尊光宗为太皇。赵汝愚命令殿帅郭杲带领五百名士兵到祥禧殿前，请求交出皇帝的玉玺。

郭杲入宫向掌管玉玺的太监索取时，羊駘、刘庆祖两人私下商议道：“目前朝廷外议论纷纷，颇不平静，万一玉玺流入他们手中，或给了别人〔也考虑得是〕，不是关系重大吗？”

两人于是封好一个空函交给郭杲，再带着玉玺从捷径前往德寿宫，交给贤

圣太后。后来赵汝愚打开封函将取接玉玺的时候，贤圣太后才从宫内出来，把玉玺交给他。

〔梦龙评〕玉玺是何等重大的信物，想用武力强取，用私恩来奉献，这种作为与绛侯（汉朝大将周勃的封号，因功高而被称为执天子之玺）请求开释的意思相同，自有功名之士以来，从未听过这种做法的。这么好的一个题目，结果让两个太监去做，太可惜了。

99. 裴宽 李祐

【原文】裴宽尝为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为女择婿，未得。会休日登楼，见有所瘞于后圃者，访其人，曰：“此裴参军也。义不以苞苴污家。适有人饷鹿脯，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诜嗟异，遂妻以女。婚日，诜帟其女，使观之。宽瘠而长，时衣碧，族人皆笑呼为“碧鹤”。诜曰：“爱其女，必以为贤公侯妻，可貌求人乎？”宽后历礼部尚书，有声。

李祐爵位既高，公卿多请婚其女，祐皆拒之。一日大会幕僚，言将纳婿。众谓必贵戚名族，及登宴，寂然。酒半，祐引末座一将，谓曰：“知君未婚，敢以小女为托。”即席成礼。他日或请其故，祐曰：“每见衣冠之家，缔婚大族，其子弟习于淫奢，多不令终。我以韬铃致位，自求其偶，何必仰高以博虚望？”闻者以为卓识。

温公云：“娶妇必不及吾家者，嫁女必胜吾家者。娶妇不及吾家，则知俭素；嫁女胜吾家，则知畏谨。”时谓名言。观韦、李二公择婿，温公义犹未尽。

【译文】唐朝人裴宽（累官至御史大夫、礼部尚书）任润州参军时，刺史韦诜正在选女婿，很久都找不到适当人选。有一天正值休息的日子，韦诜登楼看见有人在后院里埋东西，他向人打听，有人说：“那是裴参军，他为人正直，认为别人的贿赂会玷污自己家门。刚才有人送他鹿肉干，东西送到就走了，裴参军不敢自欺欺人，所以把它埋起来。”

韦诜很赏识他，就把女儿嫁给他。结婚那天，韦诜带着女儿在帐幕后偷看，看见裴宽个子高而瘦，穿着深青色的九品官服，族人都取笑他，叫他“碧鹤”。

韦诜说：“爱护自己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嫁给贤明的公侯为妻，怎么可以以貌取人呢？”

裴宽后来任职至礼部尚书，声誉很高。

唐朝人李祐（字庆之）高升以后，公卿贵人都登门来请求娶他的女儿，但李祐都加以拒绝。有一天，李祐召集所有的幕僚，声称自己将要招纳女婿了。众人都认为对方一定是贵族公卿，酒宴开始却未见提及。

酒喝到一半，李祐引出在未座的一位小将，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成婚，所以敢把小女托付给你。”

说着当场就举行婚礼。

后来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李祐说：“我常常看见官宦人家向达官贵人攀婚事，那些人家的子弟都习惯过豪华奢侈的生活，往往没有好结果。我以熟习兵法得到官位，自己嫁女儿，何必去攀附达官贵人，以求取虚有的名望？”

听到这话的人都认为他见识不凡。

〔梦龙评〕司马温公（司马光）曾说：“娶媳妇一定要选家境不如我们的，嫁女儿一定要选家境胜过我们的。媳妇家境不如我们，才能懂得勤俭朴素；女儿的婆家胜过我们家，女儿才知道要谨慎持家。”这话当时算是名言。现在看韦、李两位先生选女婿，比起来温公的话尚有不足之处。

100. 王 旦

【原文】 文正公之婿韩公，例当远任，公私以语其女曰：“此小事，勿忧。”一日，谓女曰：“韩郎知洋州矣。”女大惊，公曰：“尔归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使人指韩郎妇翁奏免远适，累其远大也。”韩闻之，曰：“公待我厚如此！”后韩终践二府。

古人自爱爱人，不争目睫，类如此。

【译文】 王文正公（王旦）的女婿韩亿，依例必须调任偏远的地方，文正公私下对他的女儿说：“这种小事，不要担忧。”

有一天他又对女儿说：“韩郎就要调任洋州知州了。”

女儿大惊。

文正公说：“你回我们家，还不致流离失所。但是，我如果有所请求，让人去拜见韩郎的父母，祈奏皇上取消韩郎远调，恐怕会连累他将来的升迁。”

韩亿听到这些话，说：“岳父对我如此厚爱。”

后来韩亿果然升任枢密、中书两府。

〔梦龙评〕古人自爱又知爱人，不争取眼前之利，就像这种情形。

101. 公孙仪

【原文】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争买鱼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边批：见得透。夫既受鱼，必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免于相，虽嗜鱼其谁给之？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不受鱼，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

【译文】 春秋时公孙仪任鲁国宰相，平日喜爱吃鱼，全国人民争着买鱼送他，公孙仪不肯接受。

他的弟弟劝他说：“你喜欢吃鱼，又不肯接受别人的馈赠，为什么？”

公孙仪说：“就是因为喜爱吃鱼才不肯接受，如果接受别人的鱼，对人难免就得低声下气，可能会违法。违法就免除相位，相位一免，虽然想吃鱼，谁还会给我呢？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而不致被免除相位，又能长久自给自足，此正说明靠人不如靠己。”

102. 孙叔敖

【原文】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讥，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

【译文】 孙叔敖（春秋·楚人）病重，临死前告诫儿子说：“大王屡次要封我邑地我都不接受，将来我死了，大王会封你，但是你一定不要接受土地肥美的地方。楚越之间有一个地方叫寝丘，地方偏僻贫瘠，地名又不好，楚人视之为鬼域，越人以为不祥，可以让子孙住得长久的只有这个地方。”

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要封给他儿子很好的地方，他的儿子不敢接受，请求寝丘，楚王于是把寝丘封给叔敖的儿子。结果一直到汉代，孙姓子孙依然在寝丘立足。

103. 范 镇

【原文】 范纯夫言：曩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蜀公不许，曰：“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难立朝矣！”边批：味之无穷。

国朝刘忠宣公有云：“仕途勿广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数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呜呼，真老成练事之语！

【译文】 范纯夫说：“从前有子弟将赴任新职，来向蜀公（即范镇，封蜀郡公）求介绍信，蜀公不答应，说：‘在仕途上不可使大多数人都认识你，接受别人太多恩惠，以后就很难在朝廷立足了〔余味无穷〕。’”

〔梦龙评〕明朝刘忠宣公（大夏）曾说：“在仕途上不可交游广阔，只要有两、三个好友在困难时鼎力相助，自然可以很顺利的过一生。”唉！真是老成练达的话。

104. 汪 公

【原文】 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台长汪公谓之曰：“君出振风纪，但尽分内事，勿毁淫祠、禁僧道。”云凤曰：“此正我辈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见得真确则可，见之不真，而一时慕名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则传笑四方矣！”云凤叹服。此文衡山说，恨汪公失其名。

见得真确，出自学问，狄梁公是也。慕名者未有不变，仕人举动，当推类自省。

【译文】 明朝人王云凤（知顺人，字应韶）出任陕西提学（掌官学政的官）时，台长（相当左右都御史）汪公对他说：“你去整顿风纪，只要尽你份内的事，千万不要破坏滥设的祠庙，禁止僧侣和道士的活动。”

王云凤说：“这正是我们的份内事，您为什么这么说？”

汪公说：“你看得真确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看得不真确而为了一时好名去做这种事，将来你的妻子儿女有病，不得不祈祷拜神时，你一祈求神明，就会被传为各地的笑话了。”

王云凤听了非常佩服。

这件事是衡山先生（文徵明）说的，可惜不知道汪公的名字。

〔梦龙评〕对事看得真确，必须要有学问，狄梁公（唐·狄仁杰）就是一例。好名的人，没有不变节的，仕宦之人，一言一行当依此类推，多多反省。

105. 华歆 王朗

【原文】 华歆、王朗乘船避难，有一人欲附，歆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耶？”遂携拯如初。

【译文】 华歆（三国魏·高唐人，字子鱼）、王朗（三国魏·郯人，字景兴）一起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投靠他们同行，华歆认为困难而推辞。

王朗说：“幸好我们的船够宽，为什么不帮助他呢？”

后来贼兵追到，王朗想丢下这个人，华歆说：“我原也考虑安危的事情，但既然已经接纳他，怎么可以紧急时弃他而去呢？”

于是带着这个人一起逃走。

106. 下岩院住持

【原文】 巴东下岩院主僧，得一青磁碗，携归，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满其中。更置少米，经宿，米亦满；钱及金银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过江简田，怀中取碗掷于中流。弟子惊愕，师曰：“吾死，汝辈宁能谨飭自守乎？弃之，不欲使汝增罪也。”出吴淑《秘阁闲谈》。淑，宋初人。

沈万三家有聚宝盆，类此。高皇取试之，无验，仍还沈。后筑京城，复取此盆镇南门下，因名聚宝门云。

【译文】 巴东下岩院的住持拾得一个青磁碗，带回寺里，摘了数枝花插着，供奉在佛像前。第二天，碗中长满了花；又换一些米装在碗里，过一夜后，米也满了，装钱和金银都可以产生这种现象。从此以后，下岩院的僧侣，生活富

裕多了。

住持年老之后，有一天在渡江时，竟拿出怀中的碗丢入江中水，弟子们非常惊讶。

住持说：“我死了以后，你们还能这种谨慎自守吗？把碗丢弃，是不想使你们增加罪过。”〔出自宋朝人吴淑《秘阁闲谈》〕

〔梦龙评〕沈万三（相传元末明初时的金陵富豪）家中有聚宝盆与此类似，明太祖高皇后拿来试验无效，又还给沈氏。后来建筑京城，又取这聚宝盆镇在南门下，因而南门叫聚宝门。

107. 东海钱翁

【原文】 东海钱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众已偿价七百金，将售矣，亟往图之！”翁阅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曰：“此房业有成议，今骤增三百，得无溢乎？”翁笑曰：“非尔所知也。吾侪小人，彼违众而售我，不稍溢，何以塞众口？且夫欲未餍者，争端未息。吾以千金而获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无利于吾屋。歌斯哭斯，从此为钱氏世业无患矣！”已而他居多以价亏求贴，或转赎，往往成讼，唯钱氏帖然。

【译文】 东海钱翁本来住小房子，致富以后，想在城里居住。有人告诉他有一栋房屋，别人已经出价七百金，就要出售了，赶快去想办法。

钱翁看过房屋，竟然以一千金与屋主订好契约。

子弟们说：“这栋房屋已经议好价了，现在忽然增加三百金，不会太贵吗？”

钱翁笑着说：“你们不了解，我们是小户人家，别人违约把房屋卖给我们，不稍微加些钱给他，怎能堵住众人的嘴。且欲望尚未满足，争端还没平息〔此翁似乎听闻过大道〕，我们用千金买得七百金的房屋，屋主的欲望得到满足，而别人也无利可图。在这间房屋里生老病死，从此成为钱氏世代代的产业，绝无意外之患了。”

不久，其他的房屋都因为价钱亏损要求补贴或转让，往往造成诉讼，只有钱氏为众人信服。

108. 刘大夏

【原文】 刘忠宣 大夏 戍肃州，贫甚，诸司憚逆瑾，毋敢馆谷者，三学生徒轮食之。有参将某遣使致馈，敕其使不受勿返。公曰：“吾老，唯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之，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耶？”寻同戍钟尚书橐赈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本不欲受，虑患乃第二义也。曹公在官渡，召华歆。宾客送者千余人，赠遗数千，皆无所拒，密各题识。临去谓诸君曰：“本无相拒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单车远行，将以怀璧为罪。”乃

还所赠，众服其德。忠宣盖本此。

【译文】 明朝人刘忠宣（刘大夏）戍守肃州时，非常贫困。有关官吏都怕得罪宦官刘瑾，而不敢供给他膳宿，只有三个学生轮流供养他。有位副将派人送礼物来，且命令送礼物的人，礼物不被接受不能回去。

忠宣公说：“我年纪老了，只有一个仆人，每天饮食费用不过几块钱。如果接受礼物，被仆人偷走，就不只是贫困而已了。”

不久，同时戍守肃州的锺尚书之财物果然被仆人偷走，众人都佩服忠宣公有先见之明。

〔梦龙评〕忠宣公本来就不想接受，考虑后患只是第二层意义罢了。曹操在官渡时征调华歆，送行的宾客有一千多人，赠送的礼物有数千件，他都没有拒绝，只是私下派人记录送礼者的姓名。临行时，对送行的人说：“本来没有拒绝的心意，但是接受的礼物太多，单独远行，恐怕会引人抢夺犯罪。只好退回各位所赠送的礼物。”众人都钦佩他的美德。忠宣公的做法，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据。

109. 郭子仪

【原文】 郭令公每见客，姬侍满前。乃闻卢杞至，悉屏去。诸子不解。公曰：“杞貌陋，妇女见之，未必不笑。他日杞得志，我属无噍类矣。”

齐顷以妇人笑客，几至亡国。令公防微之虑远矣。○王勉夫云：《宁成传》未载，周阳由为郡守，汲黯、司马安俱在二千石列，同车未尝敢均茵伏。司马安不足言也，汲长孺与大将军亢礼，长揖丞相，面折九卿，矫矫风力，不肯为人下，至为周阳由所抑，何哉？周盖无赖小人，其居二千石列，肆为骄暴，凌轹同事，若无人焉。汲盖远之，非畏之也。异时河东太守胜屠公不堪其侵权，遂与之角，卒并就戮。玉石俱碎，可胜叹恨！士大夫不幸而与此辈同官，逊而避之，不失为厚，何苦与之较而自取辱哉！

【译文】 唐朝名将郭子仪每次见客，必有侍女多人服侍左右，但一听说卢杞（滑州人，字子良）要来，就把侍女全部屏退。

他的儿子们都不明白什么原因，郭令公说：“卢杞容貌丑陋，妇人见了没有不笑的，将来卢杞如果得志，我们就活不成了。”

〔梦龙评〕齐顷公因为妇女嘲笑客人，几乎亡国；郭令公防备细微处的深思远虑，实在不是常人可及。

王勉夫说：《宁成传》篇末记载周阳由（汉朝人）任郡守时，汲黯（濮阳人，字长孺）、司马安（汲黯姊姊的儿子）都属于二千石高官。不敢和阳由平起平坐。司马安的份量不够，可以不谈，但汲黯和大将军平等，对宰相只行长揖之礼，可以当面指责公卿贵人，武勇的风范从不屈居人下，但却被周阳由压抑，为什么呢？周阳由实在是无赖小人，他任二千石级的高官，放肆蛮横，欺凌同事，旁若无人。汲黯其实是要远离他，而不是怕他。

后来河东太守申屠刚（汉朝人）受不了周阳由的侵权而和他争斗，最后一起被杀，实在令

人惋惜。士大夫不幸和这种人同事，应该谦逊地避开他，才是上算，何若和他争斗，自取羞辱呢？

110. 唐 肃

【原文】 唐待制肃与丁晋公为友，宅正相对。丁将有弼谐之命，唐迁居州北。或问之，唐曰：“谓之入则大拜。数与往还，事涉依附；经旬不见，情必猜疑，故避之也。”

是非心不可不明，亦不可太明。立身全交，两得之矣！

【译文】 宋朝时侍制（官名）唐肃（钱塘人，字叔元）与丁晋公（丁谓）是好朋友，住宅相对而居，晋公将担当重大官职，唐肃就迁居到州北。

有人问他为什么，唐肃说：“丁谓入朝后将担任重大职务，如果我经常和他来往，好像在攀附依赖他。十几天不见面，从人情上可能猜疑我是故意避开他，所以干脆避居他处。”

〔梦龙评〕是非之心不可以不清楚，也不可以太清楚，像唐肃所为，保全身躯与交情，可算都做到了。

111. 阿 豺

【原文】 吐谷浑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只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同心，然后社稷可固！”

周大封同姓，枝叶扶疏，相依至久。六朝猜忌，庇焉寻斧，覆亡相继。不谓北狄中，乃有如此晓人！

【译文】 吐谷浑阿豺有二十个儿子，当他病重时，召见同母所生的弟弟慕利延说：“你拿一支箭来把它折断。”

慕利延一下子就把箭易折断了。

又说：“你再拿十九支箭来把它折断。”

慕利延折不断。

阿豺说：“你们知道吗？一支箭容易折断，多数箭就很难摧折，可见你们必须同心协力，国家才能巩固。”

〔梦龙评〕周朝大封同姓的诸侯，宗室繁多，互相倚赖，长久不衰，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合称六朝）互相猜忌，动辄殴斗，终于相继灭亡。想不到北狄之中还有这种明晓事理的人。

三、以简驱繁

【原文】 世本无事，庸人自扰；唯通则简，冰消日皎。集“通简”。

【译文】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有通达的人，遇事才能化繁为简，就像太阳一出，自然化冰消雪。

112. 唐文宗

【原文】 文宗将有事南郊，祀前，本司。进相扑人。上曰：“我方清斋，岂合观此事？”左右曰：“旧例皆有，已在门外祇候。”上曰：“此应是要赏物。可向外相扑了，即与赏物令去。”又尝观斗鸡，优人称叹：“大好鸡！”上曰：“鸡既好，便赐汝！”

既不好名，以扬前人之过；又不好戏，以开佞人之端，觉革弊更纷，尚属多事。此一节可称圣主。

【译文】 唐文宗将在南郊举行祭祀，事前，有官员进献相扑的艺人。

文宗说：“我正在清修齐戒，怎么适合观赏相扑之戏呢？”

左右的人说：“以往都有这种旧例，他们已经在宫门外恭敬地等候。”

文宗说：“这大概是要领取赏赐，让他们面向外表演一下，就给他们赏赐，然后命令他们离去。”

有一回观赏斗鸡，有优伶一直称赞鸡又大又好。

文宗说：“鸡既然这么好，就赏赐给你好了。”

〔梦龙评〕唐文宗既不追求好声名以显扬前人的过失，又不好嬉戏而打开谄谀之人借机为非的端倪，了解到让弊病产生然后再加革除是多事之举。就这一而言，值得称为圣主。

113. 宋太宗

【原文】 孔守正拜殿前都虞侯。一日侍宴北园，守正大醉，与王荣论边功于驾前，忿争失仪。侍臣请以属吏，上弗许。明日俱诣殿廷请罪，上曰：“朕亦大醉，漫不复省。”

以狂药饮人，而责其勿乱，难矣。托之同醉，而朝廷之体不失，且彼亦未尝不知警也。

【译文】 孔守正（浚义人）任殿前都卢侯（武官名，掌管殿前侍卫及步骑指挥的名籍及训练的政务）。有一天，在北园侍候宋太宗宴饮时，守正大醉，与王荣（定州人）在太宗面前议论边塞战功的事，因忿怒争吵而失态。左右侍臣请求把他们交付官吏处置，太宗不许。

第二天，两人一起到殿廷请罪，太宗说：“朕也喝得大醉，不记得发生过什么事。”

〔梦龙评〕给人喝酒而规定他不能乱性是很难的。假称一起喝醉，并不失朝廷的体制，且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警惕。

114. 宋真宗

【原文】 宋真宗朝，尝有兵士作过，于法合死，持贷命决脊杖二十改配。其兵士高声叫唤乞剑，不服决杖，从人把捉不得，遂奏取进止。传宣云：“须决杖后别取进止处斩。”寻决讫取旨，真宗云：“此只是怕吃杖；既决了，便送配所，莫问。”

【译文】 宋真宗在位时，曾经有名士兵犯过，依法要处死，真宗特别予以宽谅，改判打背脊二十杖，并流放边远地区。士兵却高声呼叫请求处死，对于改判的内容不服。侍从无法裁决，就上奏请示将士兵送往何处。

传达诏令者说：“须等打完背杖后，再听取配送的处所。”不久就决议完毕，领走旨意。

真宗说：“这个人只是怕挨背杖，既然判决完了，便该送到流放的边区。”

115. 曹参 李及

【原文】 曹参被召，将行，属其后相：“以齐狱市为寄。”后相曰：“治无大此者乎？”参曰：“狱市所以并容也，今扰之，奸人何所容乎？”参既入相，一遵何约束，唯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宾客来者皆欲有言，至，则参辄饮以醇酒；间有言，又饮之，醉而后已，终莫能开说。惠帝怪参不治事，嘱其子中大夫窑私以意叩之。窑以休沐归，谏参。参怒，笞之二百。帝让参曰：“与窑何治乎？乃者吾使谏君耳。”参免冠谢曰：“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曰：“视臣能孰与萧何？”帝曰：“君似不及也。”参曰：“陛下言是也。高帝与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君休矣。”

不是覆短，适以见长。

吏 邻相国园。群吏日欢呼饮酒，声达于外。左右幸相国游园中，闻而治之。参闻，乃布席取酒，亦欢呼相应。左右乃不复言。

极绘太平之景，阴消近习之谗。

【译文】 汉朝时曹参（沛人，与萧何同佐高祖）奉召入朝为相，即将成行，他交代继者要特别注意狱政和市场的管理。

继任者问：“官府治事，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吗？”

曹参说：“监狱、市场都是容纳庶民的地方，如果管理不当，奸人就要为非作歹了。”

后来曹参当上宰相，一切事务都遵照萧何的旧规办理，所以日夜畅饮美酒，无所事事。宾客来拜访他，都想劝说他一番，曹参往往请他们喝酒；只要宾客想说话，曹参就又给他们喝酒，一直喝到他们酒醉为止，始终没有机会说话。

惠帝责怪曹参不管事，就嘱咐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窋私下去问他是何用意。曹窋停职回家，就劝谏曹参。曹参很生气，打了曹窋两百鞭。

惠帝责备曹参说：“这件事和曹窋有什么关系呢？是我要他去劝你的呀！”

曹参脱下冠冕谢罪说：“陛下的圣明和高祖皇帝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我怎么比得上先帝呢！”

曹参又说：“微臣的才能和萧何比较，怎么样？”

惠帝说：“你好像不如他。”

曹参说：“陛下说得很对，高祖皇帝和萧何定天下，法令已经非常清明，如今陛下以无事治理天下，参等谨守职务，遵循前规，不是很好吗？”

惠帝说：“你不必再说了。”

〔梦龙评〕这不是在掩饰自己的短处，实在是表现自己的长处。

城中的官署正好和相国的花园相邻，群吏每天欢呼喝酒，声音传到隔壁。相府的侍卫希望相国能到花园里来游览，听到这个声音后可管管他们。曹参听见了，就命人在花园里摆开宴席，然后饮酒欢呼，和对方声音相应和，侍卫就不再说话了。

〔梦龙评〕极力铺陈太平时期的景象，暗地里却在减少近臣谗言的机会。

116. 王旦

【原文】 曹玮久在秦中，累章求代。真宗问王旦：“谁可代玮者？”旦荐李及，上从之。众疑及虽谨厚有行检，非守边才。韩亿以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将吏亦心轻之。会有屯戍禁军，白昼掣妇人银钗于市，吏执以闻。及方坐观书，召之使前，略加诘问，其人服罪。及不复下吏，亟命斩之，复观书如故。将吏皆惊服。不日声誉达于京师，亿闻之，复见旦，具道其事，且称旦知人之明。旦笑曰：“戍卒为盗，主将斩之，此常事，何足为异！旦之用及，非为此也。夫以曹玮知秦州七年，羌人慑服。玮处边事已尽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聪明，多所变置，败玮之成绩。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谨守玮之规模而已。”亿益叹服公之识度。

张乖崖自成都召还，朝议用任中正代之，或言不可。帝以问王旦。对曰：“非中正不能守咏之规也。”任至蜀，咨咏以为政之法。咏曰：“如己见解高于法，则舍法而用己；勿徇己见。”任

守其言，卒以治称。后生负才，辄狭小前人制度，视此可以知戒。

【译文】 宋朝人曹玮（字宝臣）在关中已经很久，屡次上表章请求朝廷派人来接替他的职位。真宗问王旦，有谁可以代替曹玮的。王旦推荐李及（字幼几），获得批准。众臣中有人认为李及谨慎忠厚、行为正直，不是防守边塞的人才。韩亿（雍丘人，字宗魏）将这些疑虑告诉王旦，王旦却不说话。

李及到秦州后，边将、官吏都轻视他。正好有士兵于白昼在市场抢夺妇人的银钗，有关官吏将他捉捕，押来报告李及。李及正坐着看书，命人将士兵带上前来审问，士卒服罪，李及不再将他交给官吏，立即下令处死，然后继续看书。

从此之后，边将、官吏都对李及非常畏服。

不久，这件事传到京师。韩亿听到了，又来见王旦，详细地说明这件事，并称赞王旦有知人之明。

王旦笑着说：“士卒做强盗，主将予以处死，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哪里值得赞扬？我用李及，不是基于这个因素。曹玮治理秦州已经七年，连羌人都畏惧心服，他治理边塞的措施非常合宜。如果派别人去接替，一定会自恃聪明，改变作风，败坏曹玮的政绩。任用李及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为人敦厚，必能谨守曹玮的规模而已。”

韩亿听了，更加叹服王旦的见识。

〔梦龙评〕张咏从成都被召回京师，朝廷决议用任中正（济阴人，字庆之）接替，有人说不可以。皇帝问王旦，王旦回答说：“不用任中正就不能守住张咏的规模。”

任中正一到四川，请教张咏处理政事的方法，张咏说：“如果你自己的见解比法律高明，就可以舍弃法律用自己的见解，但千万不能完全顺着自己的见解。”

任中正谨守这些话，果然因政绩优良被称道。后辈的年轻人往往自负才能，轻视前人的制度，看了这个故事必须知道警惕。

117. 赵普 李沆 陆九渊

【原文】 赵韩王普为相，置二大瓮于坐屏后，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曰：“沆居相位，实无补万分，唯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尔。今国家防制，纤悉具备，苟轻徇所陈，一一行之，所伤实多。佥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耶！”陆象山云：“往时充员敕局，浮食是惭。惟是四方奏请，廷臣面对，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详。其贰书生贵游，不谙民事，轻于献计，一旦施行，片纸之出，兆姓蒙害。每与同官悉意论驳，朝廷清明，尝得寝罢。编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当大官之膳？庶几仅此可以偿万一耳。”

罗景纶曰：“古云：‘利不什，不变法’。此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轻也。或疑若是则将坐视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欤？不知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变法不可也；不守法而弊生，岂法之生弊哉！韩范之建明于庆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于熙宁者，因弊而变法也。一得一失，概可观矣。”

【译文】 宋朝时赵普（南安人，字僧庆）任宰相时，在座位后面放置两个大瓮，凡是有人送上建议利害的文书，一概投入瓮中，瓮装满了就在通道上烧掉。

李文靖（李沆）说：“我任相国期间，对国事实在没有很大的补益，只在天下所陈述的利害建议方面，一切不予采取，这算是对国家有一点好处吧！当今国家的各种制度，已经非常详尽完备，如果轻易地顺从各方的建议，一一推行改革，必定会产生很多伤害。小人一念之间的进言，哪里会关怀到老百姓呢？”

陆象山（陆九渊，字子静，金溪人）说：“以往朝廷冗员充斥，我也是白支薪俸的官员之一，实在很惭愧。但是当时的官员遇到有人建议改革事项，都在朝廷上讨论，看看有何不良影响。书生及贵族等人，不熟悉民情，随便地献计，一旦依计施行，一纸命令，却使万民受害。每每和同僚尽心议论驳回，圣上清明，常常接纳我们的意见而将献议作罢。我们所做的，只是编辑、考查之类的事，怎能担领大官的俸禄呢？大约只值得万分之一而已。”

〔罗景纶评〕古人有言：“利益不满十分不变法。”这是说明改旧革新的事不能轻忽。有人怀疑这样不就是坐视天下的弊病而不拯救吗？他们不知道改革弊病且同时保存旧法是可行的，因弊病而实施变法却不可行。不守法而产生弊病，难道是法律本身的弊病吗？韩琦、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的建树，是革除弊病而保存法律。王安石在神宗熙宁年间的措施，是因为弊病而改变法律。一得一失，都可看得很清楚。

118. 御史台老隶

【原文】 宋御史台有老隶，素以刚正名，每御史有过失，即直其槌，台中以槌为贤否之验。范讽一日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数四；既去，又呼之，叮咛告戒。顾老隶挺直，怪而问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责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诏之！”讽甚愧服。

此真宰相才，惜乎以老隶淹也！绛县老人仅知甲子，犹动韩宣之惜，如此老隶而不获荐剡，资格束人，国家安得真才之用乎！若立贤无方，则萧颖士之仆，颖士御仆甚虐，或讽仆使去，仆曰：“非不欲去，爱其才耳！”可为吏部郎；甄琛之奴，琛好奕，通宵令奴持烛，睡则加撻。奴曰：“郎君辞父母至京邸，若为读书，不辞杖罚，今以奕故横加，不亦太非理乎！”琛惭，为之改节。韩魏公之老兵，公宴客，睹一营妓插花。戏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席散，公命老兵唤妓。已而悔之，呼老兵，尚在。公问曰：“汝未去邪？”答曰：“吾度相公必悔，是以未去。”可为师傅、祭酒。其他一才一伎，又不可枚举矣。

【译文】 宋朝时御史台（御史的官署）中有一位老隶（小臣、贱臣），向

来以刚强正直闻名，每逢御史有过失，就拿直他的挺杖。御史台中都以老隶的挺杖，判断御史的贤明与否。

有一天，御史范讽（字补之）为了招待亲友，指示厨师如何烹煮食物，再三地指使。厨师走了又把他叫回来，叮咛告诫不已。

回头看到这位老隶拿直他的挺杖，范讽很奇怪而问他，他回答说：“凡是要役使人做事，必须先指示他做事的方法，然后督促他完成。如果他没有依法完成，自然有常法来处置他，何须如此喋喋不休。如果让你主宰天下之事，怎么可能每个人都去训示他。”

范讽非常惭愧佩服。

〔梦龙评〕这真是宰相的人才，可惜因身为老隶而被埋没，一直没有被推荐。资格限制人，国家怎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呢？如果任用贤人可以不受限制，那么萧颖士（唐·颍川人，字茂挺）的仆人（颖士对待仆人很严苛，有人劝仆人离去，仆人说：“不是不想离开，只是爱惜他的才华罢了。”）也可以做吏部侍郎；甄琛（后魏·无极人，字思伯）的奴仆（琛喜爱下棋，命令奴仆通宵拿着蜡烛照明，睡着就加以鞭打，奴仆说：“主人辞别父母到京师，如果是为了读书，我绝不逃避鞭打，现在为了下棋而鞭打，不是太不合理吗？”琛很惭愧，于是改过苦读）、韩琦的老兵（韩琦在宴客时，看见一名军营中的官妓在头上插杏花，就戏弄她说：“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说：“枝头梅子岂无媒。”宴度散后，韩琦命老兵召唤该名妓女，后来又后悔，叫老兵，老兵还在。韩琦问道：“你没有去吗？”老兵回答说：“我猜想相公一定会后悔，所以没去。”）可以做太师、太傅或祭酒（太师与太傅中最年长受尊敬的）。其他有才艺的人，实在多得不胜枚举。

119. 汉光武帝

【原文】 光武诛王郎，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

宋桂阳王刘休范举兵浚阳，萧道成击斩之。而众贼不知，尚破台军而进。宫中传言休范已在新亭，士庶惶惑，诣垒投名者以千数。及到，乃道成也。道成随得辄烧之，登城谓曰：“刘休范父子已戮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烧，勿惧也！”亦是祖光武之智。

【译文】 光武帝处死王郎之后，收集有关文书，得到有些官吏与王郎交往的函件数千章。光武不予审查，集合诸将，当面烧毁，他说：“让心怀不安想叛乱的人可以安枕无忧。”

〔梦龙评〕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浚阳城举兵，被萧道成（南齐高帝，南兰陵人，字绍伯，接宋顺帝之后为帝，国号齐）所杀，而贼兵不知情，还向官军攻击。宫中传说刘休范已进军到新亭，士大夫和百姓都惶恐不安，到军营来报姓名投效的有上千人。等到大军抵达城下，才知道是萧道成。

萧道成一接到名条就烧掉，上城对他们说：“刘休范父子已经被杀，尸体在南山下。我是萧平南，你们的名字都烧了，不必害怕。”这是效法汉光武的智谋。

【原文】薛简肃公帅蜀，一日置酒大东门外。城中有戍卒作乱，既而就擒，都监走白公。公命只于擒获处斩决。边批：乱已平矣。民间以为神断。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间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反侧之心也。

稍有意张大其功，便不能如此直捷痛快矣。

民有得伪蜀时中书印者，夜以锦囊挂之西门。门者以白，蜀人随者以万计，皆恟恟出异语，且观公所为。公顾主吏藏之，略不取视，民乃止。

梅少司马国桢制阆三镇。虜酋或言于沙中得传国玺，以黄绢印其文，顶之于首，诣辕门献之，乞公题请。公曰：“玺未知真假，俟取来，吾阅之，当犒汝。”酋谓：“累世受命之符，今为圣朝而出，此非常之瑞，若奏闻上献，宜有封赏，所望非犒也。”公笑曰：“宝源局自有国宝，此玺即真，无所用之，吾亦不敢轻渎上听。念汝美意，命以一金为犒，并黄绢还之。”酋大失望，号哭而去。或问公：“何以不为奏请？”公曰：“王孙满有言：‘在德不在鼎’。况虜酋视为奇货，若轻于上闻，酋益挟以为重。万一圣旨征玺，而玺不时至，将真以封赏购之乎？”人服其卓识。此薛简肃藏印之意。○天顺初，虜酋李来近边求食，传闻宝玺在其处。石亨欲领兵巡边，乘机取之。上以问李贤，贤曰：“虜虽近边，不曾侵犯，今无故加兵，必不可。且宝玺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国之物，不足为贵。”上是之。梅公之见，与此正合。

【译文】宋朝薛简肃公（薛奎，官至参知政事）在蜀任统帅时，有一天，在东门外设宴请客，城中有士卒作乱，不久就被擒住。都监（官名，掌管屯戍边防训练的政令）跑来报告，简肃公命令就在擒住乱兵处将他斩首〔乱事平矣〕。

民间都认为这是高明的判决。不然，让叛贼有机会去攀附权贵，拖个十天半月都不能解决，就不能安定其他士卒的心。

〔梦龙评〕只要稍有张大功劳的意图，办事就不能如此简捷痛快了。

有人获得伪蜀时期中书的印信，夜里带回来，用布囊装着挂在西门上。守门的人禀告简肃公，说后面跟着上万的蜀人，都口出怪诞的话，喧扰不已，想看简肃公将怎么处理。薛奎便命属下去将它收藏起来，连看都不看一眼，蜀人便停止喧扰了。

〔梦龙评〕梅国桢（明·麻城人，字克生）以少司马镇守边外时，有胡人说在沙漠中拾获传国玉玺，把玺上文字印在黄绢上，系于头顶，到军营来，要献给朝廷，请少司马奏明他的功劳。

梅国桢说：“玉玺不知是真是假，等你拿来给我看，一定犒赏你。”

胡人说：“历代天命传授的印信，现在为圣朝出现，这是非常祥瑞的事，如果禀奏呈献给皇上，一定会有封赐，我希望的不是犒赏。”

梅国桢笑着说：“宝源局（明代铸造钱币的官署）中自然有国宝，这个玉玺即使是真的，也没有用，我不敢轻易劳动皇上的圣听。想到你的一番好意，我命人给你一锭金子作犒赏，并把

黄绢退还给你。”胡人非常失望，大哭大叫着离去。

有人问梅国桢为什么不替他禀奏皇上。梅国桢说：“王孙满（周大夫）有言，天子在乎德行，而不在乎传国玺，何况胡人将它视为奇货，如果轻易地禀奏皇上，胡人更会挟持以自重，万一圣旨要征求玉玺，而玉玺不能准时送达，当真要用封赏来换取玉玺吗？”大家都佩服梅国桢卓越的见识，这就是薛简肃公藏印的意义。

明英宗天顺初年，番胡首领李来边境请求粮食支援，传说宝玺在他那里。石亨想带领军队巡视边境，乘机向他索取。英宗问李贤，李贤说：“番胡首领虽然在边境上，却不曾侵犯我们，无故对他用兵是不可以的；而且宝玺是秦始皇制作，上有李斯写的篆字，是亡国的不祥之物，没什么可贵。”皇帝很赞同这个看法。梅公的见识，正和这件事吻合。

121.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知益州。民有诉主帅帐下卒恃势吓取民财者，先是，贼李顺陷成都，诏王继恩为招安使讨之，破贼，复成都。官军屯府中，恃功骄恣。其人闻知，缒城夜遁。咏差衙役往捕之，戒曰：“尔生擒得，则浑衣扑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来。”是时群党汹汹，闻自投井，故无他说；又免与主帅有不协名。

按：忠定不以耳目专委于人，而采访民间事悉得其实。李畋问其旨，公曰：“彼有好恶，乱我聪明。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询君子得君子，询小人得小人。虽有隐匿者，亦十得八九矣。”子犹曰：“张公当是绝世聪明汉！”

【译文】 宋朝人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任益州知州，有百姓控诉主帅军中的士卒仗势恐吓人民敛财（先前叛贼李顺攻陷成都，朝廷诏令王继恩为招安使去讨伐，打败贼兵，收复成都。官军屯兵府中，恃功骄纵放肆）。那名士卒知道此事，就在夜里攀绳逃出城去。

张咏派衙役去捉拿他，并警戒衙役说：“你生擒到那人后，就和衣投入井中，作出逃走投井的样子。”

群众本来喧扰不已，后来听说其人已经投井，再也没话说，也防止了人们说他和主帅不和的闲话。

〔梦龙评〕忠定公并没有完全听信手下的报告，因此常亲自探访民间的事，都能确实无误。李畋（华阳人，张咏的门人）问他有何妙诀，忠定公说：“他人都有主观好恶，会扰乱我的视听，他们都有所偏党，我们只要再三询问，问到君子就可以知道其人是君子，问到小人就可以知道其人是小人，虽然有些隐瞒，但已经八九不离十了。”子犹（明朝人高弘图之字）说：张公是绝世聪明的人。

122. 诸葛亮

【原文】 丞相既平南中，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谏曰：“公天威所加，南人率服。然夷情叵测，今日服，明日复叛，宜乘其来降，立汉官分统其众，使

归约束，渐染政教。十年之内，辫首可化为编氓，此上计也！”公曰：“若立汉官，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立汉官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立汉官，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使夷汉相安足矣。”自是终亮之世，夷不复反。

《晋史》：桓温伐蜀，诸葛孔明小史犹存，时年一百七十岁。温问曰：“诸葛公有何过人？”史对曰：“亦未有过人处。”温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曰：“但自诸葛公以后，更未见有妥当如公者。”温乃惭服。凡事只难得“妥当”，此二字，是孔明知己。

【译文】 孔明平定南方之后，都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为官。

有人规劝道：“丞相威震四方，蛮夷都已臣服。然而蛮夷的民情难以预测，今天顺服，明天又叛变。应该乘他们来降之际，设立汉人官吏来治理这些蛮人，才能使他们渐渐地接受汉人的政令教化。十年之内，夷狄就可以化为良民，这是最好的计策。”

孔明说：“如果设立汉人官吏，就须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却没有粮食，是一不易；他们刚经历战乱，父兄死了，设立汉人官吏而没有军队防守，必然引起祸患，是二不易；官吏经常平反一些被废职或杀人的罪行，产生颇多嫌隙，如果设立汉人官吏，最后还是不能取信于土著，是三不易。现在我不留军队，不必运粮食，而纲纪也大略订定，使夷、汉之间能相安无事，就已足够了。”

从此到诸葛亮去世为止，夷人不曾再反叛。

〔梦龙评〕《晋史》记载：桓温伐蜀的时候，诸葛孔明当年的小史官还活着，年纪已经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道：“诸葛公有什么过人之处吗？”史官回答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就表现一副自大的样子。史官停了很久才说：“但是从诸葛公以后，便不曾见过有像他那般妥当的人。”桓温这才惭愧心服。凡事只难得妥当，这两个字是孔明的知己。

123. 高 拱

【原文】 隆庆中，贵州土官安国亨、安智各起兵仇杀，抚臣以叛逆闻。动兵征剿，弗获，且将成乱。新抚阮文中将行，谒高相拱。拱语曰：“安国亨本为群奸拨置，仇杀安信，致信母疏穷、兄安智怀恨报复。其交恶互讦，总出仇口，难凭。抚台偏信智，故国亨疑畏，不服拘提，而遂奏以叛逆。夫叛逆者，谓敢犯朝廷。今夷族自相仇杀，于朝廷何与？纵拘提不出，亦只违拗而已，乃遂奏轻兵掩杀，夷民肯束手就戮乎？虽各有残伤，亦未闻国亨有领兵拒战之迹也，而必以叛逆主之，甚矣！人臣务为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闻。乃生事悻功者，又以小为大，以虚为实。始则甚言之，以为邀功张本；终则激成之，以实已之前说，是岂为国之忠乎！边批：说尽时弊。君廉得其实，宜虚心平气处之，去其叛逆

之名，而止正其仇杀与夫违拗之罪，则彼必出身听理。一出身听理，而不叛之情自明，乃是止坐以本罪，当无不服。斯国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于前官事务有增加，以见风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为，君其勉之！”阮至贵密访，果如拱言，乃开以五事：一责令国亨献出拨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赔偿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穷母子，一削夺宣慰职衔，与伊男权替，一从重罚以惩其恶。而国亨见安智居省中，益疑畏，恐军门诱而杀之，边批：真情。拥兵如故，终不赴勘，而上疏辨冤。阮狃于浮议，复上疏请剿。拱念剿则非计，不剿则损威，乃授意于兵部，题覆得请，以吏科给事贾三近往勘。边批：赖有此活法。国亨闻科官奉命来勘，喜曰：“吾系听勘人，军门必不敢杀我，我乃可以自明矣！”于是出群奸而赴省听审，五事皆如命，愿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犹不从，阮治其用事拨置之人，始伏。智亦革管事，随母安插。科官未到，而事已定矣。

国家于土司，以戎索羁縻之耳，原与内地不同。彼世享富贵，无故思叛，理必不然。皆当事者或浚削，或慢残，或处置失当，激而成之。反尚可原，况未必反乎？如安国亨一事，若非高中玄力为主持，势必用兵，即使幸而获捷，而竭数省之兵粮，以胜一自相仇杀之夷人，甚无谓也。呜呼！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今日安得不思中玄乎！

【译文】 明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官（管领苗蛮地方的官，由土人世袭）安国亨、安智互相起兵仇杀，当地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于是率兵征伐，但捉不到人，即将造成祸害。

新巡抚阮文中（南昌人，字用和）上任前，先去拜见丞相高拱（新郑人，字肃卿），高拱说：

“安国亨本来是被奸臣拔擢为官的，为了仇恨而杀害安智的弟弟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穷困不堪，安智怀恨报仇，他们之间关系恶劣，互相攻讦，出口都是仇恨的话，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但巡抚偏向安信、安智，所以国亨疑虑恐惧，不服拘捕，于是以叛逆奏报。

“所谓叛逆，是侵犯朝廷，如今夷狄自相仇杀，和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拘捕，也只是违逆而已，却奏报朝廷，以军队去袭击他们，夷民怎么肯束手就死呢？虽然各有伤残，然而从未听说安国享有领兵抵抗的事，而一定要以叛乱来加罪于他，也太过分了！

“为人臣的专力于欺骗蒙蔽，地方上有事隐匿不报，就挑动事端想得到非份的功劳。又把小事说成大事，把虚无说为事实，开始的时候把事情说得很严重，以便邀功。同时为将来预留余地，最后极力促成其事，以证实自己先前所说的话〔说尽时弊〕，这难道就是对国家尽忠吗？

“你确实有廉洁的美德，应平心静气去处理这件事，除去叛逆的罪名，改为仇杀和违逆之罪，那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听道理，如此，是不是叛变的情形自然

清楚。只判处他仇杀和违逆的罪，必然没有不服的，这才算是国法平正、天理公平。如今一些做官的人，往往喜欢任意增加前任官吏所没有的规模，以表现自己独特的风采，这是小丈夫的事，不是正道人士所做的。你好好自勉之。”

阮文中到贵州以后，私下探访，果然都像高拱说的一样，于是公布五件事：一、责令安国亨献出安置职务的人犯；二、依照夷人的习俗，赔偿安信等人的性命；三、命令划分土地安插穷困的安智母子；四、削夺土司的职衔与其儿子世袭的权利；五、从重处罚，以严惩恶行。

而安国亨见安智还住在省城里，心中更加疑惧，怕统兵官吏诱杀他〔这是真情〕，所以依旧拥兵，不服审判，并上疏辩解冤屈。阮文中被众议所迫，又上疏请求用兵征伐，高拱心想征伐实在不是好办法，不征伐却又损害国家威严。于是暗中指示兵部，请吏部给事中（稽察衙门政事的官）贾三近前去审判〔这是安国亨的唯一生路〕。

安国亨听说有官吏奉命来审判，很高兴地说：“我是证人，统兵官一定不敢杀我，我可以自己说明事情的经过。”

于是赶出奸臣，亲自到省府听审，五件事都一一照办，并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赎罪。

安智还不肯听从，阮文中就处罚那些拔擢安国亨的奸臣，安智才顺服，也被革除管事之职，听任母亲安排。朝廷的官吏还没到，乱事已经便平定了。

〔梦龙评〕国家对于土司，都用夷人的法令来牵制约束他们，原来就和内地不同。他们世代享受富贵，必没有无故叛变的道理。一定是当事者，有的削夺，有的残害，有的处理不当，才会促成乱事。反叛尚可原谅，何况未必是反叛呢！像安国亨这件事，如果不是高拱尽力主张不用兵，势必引起战争。即使幸而战胜，但是用尽数省的兵粮，去打贏自相仇杀的夷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怎能不怀念高拱先生呢！

124. 郭 绪

【原文】 孝宗朝，云南思叠梗化，守臣议剿。司马马公疏：“今中外疲困，灾异叠仍，何以用兵？宜遣京朝官往谕之。”倪文毅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余。如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且使思叠闻而轻我乎？遣朝官谕之，固善；若谕之不从，则策窘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当自服，俟不服，议剿未晚也。”乃简参议郭公绪及按察曹副使玉以往。旬余抵金齿。参将卢和统军距所据地二程许，而次遣人持檄往谕，皆被拘。卢还军至千崖，遇公，语其故，且戒勿迫。公曰：“吾受国恩，报称正在此，如公言，若臣节何？昔苏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还，况此夷非匈奴比！万一不还，亦份内事也！”或谓公曰：“苏君以黑发去，白发还；君今白矣，将以黑还乎？”公正色不答。是日，曹引

疾，公单骑从数人行，旬日至南甸，路险不可骑，乃批荆徒步，绳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泽，戛都土官以象舆来，公乘之；上雾下沙，晦淖迷蹶，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濞，去金沙江仅一舍。公遣官持檄过江，谕以朝廷招来之意。夷人相顾惊曰：“中国官亦到此乎！”即发夷兵率象马数万，夜过江，抵君所，长槊劲弩，环之数重。有译者泣报曰：“贼刻日且焚杀矣！”公叱曰：“尔敢为间耶？”因拔剑指曰：“来日渡江，敢复言者，斩！”思叠既见檄，谕祸福明甚，又闻公志决，即遣酋长数辈来受令，及馈土物。公悉却去，邀思叠面语，先叙其劳，次伸其冤，然后责其叛；闻者皆俯伏泣下，请归侵地。公许之。皆稽首称万寿，欢声动地。公因诘卢参将先所遣人，出以归公。卢得公报，驰至，则已撤兵归地矣。

才如郭绪，不负倪公任使，然是役纪录，止晋一阶；而缅甸功、罗防功，横杀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译文】 明孝宗时，云南思叠不服教化，守臣决议起兵讨伐。司马马公上疏说：“当今中外疲困，灾祸频仍，怎可用兵？应当派遣京师的官吏前去告谕他们。”

倪文毅公（倪岳，字舜咨，谥文毅）说：“用兵的方法，在兵力不足时要表现得很充足，如马公所言，岂不是向天下表示自己弱小，而且使思叠听到了反而轻视我们？派朝廷的官吏去告谕他们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肯顺从，这个计策就行不通了。不如先派有威望的布政使前去，他们应该就会顺从，等不顺从时再讨伐也不迟。”

于是朝廷选派参议（布政司中有参政、参议）郭绪（太康人，字继业）及按察副使（一省的司法长官）曹玉（嘉祥人，字廷美）前往，十几天后抵达金齿（蛮族名，今云南省保山县治），副将卢和率军前进两里多后停下来，然后派人拿军文书前去告谕，结果都被思叠拘禁起来。

卢和还军到千崖遇见郭绪，说明事情的经过，并警告郭绪不要靠近。

郭绪说：“我蒙受朝廷的恩惠，现在正是报答的时候，如你所言，做臣子的还有什么节操呢？从前苏武进入匈奴十九年，尚能生还，何况这些夷人比不上匈奴，万一不能回来，也是份内的事。”

有人对倪岳说：“苏武黑发去白发回，你现在已经白头了，难道将以黑发回来吗？”

倪岳态度严正，没有回答。

这天，曹玉称疾，郭绪独自骑马带数名随从上路。

十天后，郭绪到南甸（云南省武定县东），山路险绝不可骑马，于是披荆斩

棘，徒步而行，挽绳前进。又过十天，遇到一个大泽，郭绪骑着土人的象舆，地上烟雾弥漫，地下泥淖难行，而郭绪更努力前进。又过十天，至孟瀨，离金沙江才三十里，郭绪派官员拿着文书过江，告谕他们朝廷有招抚的诚意。

夷人相顾失色，说：“中国的官也来到这里了吗？”

就出动夷兵率领数万象马，半夜渡江到郭绪的住所，长矛、弓箭环绕了好几重。

有翻译的人哭着报告说：“贼兵立刻就要杀过来了。”

郭绪大声叱责道：“你还敢挑拨离间吗？”

就拔剑指着他说：“将来渡江，有敢再如此说的人处斩。”

思叠看到告谕的文书，祸福非常清楚，又听说郭绪的心意已决，就派数名酋长来接受诏令，并赠送土产。

郭绪命令他们回去，只邀思叠来面谈，先藉借他的劳苦，再为他伸冤，最后责备他叛变。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动得哭泣跪拜，请求归还侵占的土地，郭绪一一应许，他们都叩头称万岁，声动天地。郭绪接着问卢副将所派来的人如何？答说都被放出来了。

卢和接到郭绪的讯息即刻赶到，而思叠已经撤兵回去了。

〔梦龙评〕像郭绪这样的才能，绝不辜负倪公的赏识委任，但是这次的功绩，郭绪却只晋一阶，而在别的战役里，其他官吏杀死很多无辜的人，却得到封赏，甚且庇荫子孙。唉！末代之际，不只立功的人难得，连善于论叙功绩的人也很难得啊！

无辜，辄得封荫。呜呼！事至季世，不唯立功者难，虽善论功者亦难矣！

125. 吴 惠

【原文】 吴惠为桂林府知府，适义宁洞蛮结湘苗为乱，监司方议征进，请于朝。惠亟白曰：“义宁吾属地，请自招抚，不从而征之未晚。”乃从十余人，肩舆入洞。洞绝险，山石攒起如剑戟，华人不能置足，徭人则腾跳上下若飞。闻桂林太守到，后于魁，得入。惠告曰：“吾，若属父母，欲来相活，无他。”众唯唯。因反覆陈顺逆。其魁感泣，留惠数日，历观屯堡形势，数千人卫出境，宰羊豕境上。惠曰：“善为之，无遗后悔！”数千人皆投刀拜，誓不反。归报监司，遂罢兵。明年，武冈州盗起，宣言推义宁洞主为帅。监司咸罪惠，惠曰：“郡主抚，监司主征，蛮夷反覆，吾任其咎！”复遣人至义宁。义宁徭从山顶觐得惠使，具明武冈之冤。监司大惭，武冈盗因不振。义宁人德惠如父母，迄惠在桂林，无敢有骚窃境上者。

【译文】 明朝人吴惠（吴县人，字孟仁）任桂林府知府时，适逢义宁洞蛮结合湘苗造乱，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决议举兵征讨，请示朝廷。

吴惠极力表示：“义宁属于我的辖区，请让我前去招抚，如果他们不顺从再征讨未晚。”

就带着十多个随从，坐轿子入洞。

洞蛮盘据之处地势绝险，山石突起如剑矛，汉人无法行进，但徭人却可赤足上下跳跃如飞，他们听说桂林太守来到，就报告酋长，吴惠才得以进入。

吴惠告诉他们说：“我就像是你们的父母，想来救你们，没有恶意。”

众人唯唯应诺。

吴惠接着陈述顺从与叛逆的结果，酋长非常感动，留吴惠住了几天，参观他们屯兵堡垒的形势，又派数千人护送出境，在边境上杀羊宰猪。

吴惠说：“好好地做，以免日后悔恨。”

数千人都投下兵器拜谢，发誓永不反叛。回来报告监司，朝廷因而罢兵。

第二年，武冈州盗贼窜起，宣言推举义宁洞主为主帅，监司都责怪吴惠，吴惠说：“州郡主张安抚，监司主张征讨，蛮苗如果再反叛，我来承担罪过。”

吴惠又派人到义宁，义宁徭人从山头上看见使者到来，就详细说明武冈盗贼的冤枉。监司非常惭愧，武冈的盗贼也从此不振，义宁人感念吴惠的恩德，视同父母。吴惠在桂林的任上，边境上没有人敢来骚扰。

126. 龚 遂

【原文】 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岁饥，盗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选能治者，丞相、御史举龚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时遂年七十岁，召见，形貌短小，不副所闻。上心轻之，边批：年貌俱不可以定人。问：“息盗何策？”遂对曰：“海濒辽远，不沾圣化，其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改容曰：“选用贤良，固将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上许焉，遣乘传至渤海界。郡闻新太守至，发兵以迎，遂皆遣还，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盗贼。”遂单车独行至府。盗贼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

汉制，太守皆专制一郡，生杀在手，而龚遂犹云“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况后世十羊九牧，欲冀卓异之政，能乎？○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断于为朝廷安民而已。今则不然，无事弄做有事，小事弄做大事，事生不以为罪，事定反以为功。人心脊背思乱，谁之过与？

【译文】 汉宣帝时，渤海附近的州郡年岁饥馑，盗贼群起，俸领二千石的高官都无力制止。宣帝要选有能力管理的人，丞相御史推举龚遂可用，于是封他为渤海太守。

当时龚遂已经七十岁〔年龄、面貌均不足以论定其人〕，宣帝召见他，见他身材短小，不如传闻的威武，心生轻视，问他用什么方法可平息盗贼。

龚遂回答说：“海滨之地距朝廷遥远，没有承受圣明的教化，当地人民被饥寒所困，但是官吏都不加以抚恤，所以才使区区小贼在潢池之中玩弄陛下的大军。如今派臣前往，是想战胜他们，还是安抚他们呢？”

宣帝改变脸色道：“选用贤良人才，当然是要安抚他们。”

龚遂说：“微臣听说管理乱民好似整理乱绳，不可心急。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使微臣可以不用请示，看情形行事。”

宣帝答应他。于是龚遂乘驿马到达渤海边。郡吏听说新太守来到，带兵相迎，龚遂即将他们遣回，然后下令所属的郡县，悉数罢除捉捕强盗的役吏，并指出拿锄头等耕田器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拿问；只有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龚遂单独乘车到郡府，盗贼听到龚遂的教令，乃立即解散，抛弃兵器，改持锄头等耕田器具。

〔梦龙评〕汉制太守专掌一郡政事，生杀之权在握，而龚遂还说：“希望丞相御史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何况后世民少官多，还冀望会有卓越的政绩吗？

古代的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只求为朝廷安定百姓而已。目前却不是这样，无事弄得有事，小事弄成大事，发生事情不认为有罪，事情平定后反而认为有功。人心因而蠢蠢欲动，拼命想要造反，这是谁的过错呢？

127. 徐敬业

【原文】 高宗时，蛮群聚为寇，讨之则不利，乃以徐敬业为刺史。彼州发卒郊迎，敬业尽令还，单骑至府。贼闻新刺史至，皆缮理以待。敬业一无所问，处分他事毕，方曰：“贼皆安在？”曰：“在南岸。”乃从一二佐吏而往，观者莫不骇愕。贼初持兵觐望，及其船中无所有，乃更闭营藏隐。敬业直入其营内，告云：“国家知汝等为贪吏所苦，非有他恶，可悉归田，后去者为贼！”唯召其魁首，责以不早降，各杖数十而遣之，境内肃然。其祖英公闻之，壮其胆略，曰：“吾不办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儿也！”

【译文】 唐高宗时，蛮群聚集为寇，朝廷出兵讨伐往往不利，就以徐敬业（赐姓李，是李勣的孙子）为刺史。该州发兵到效外迎接，徐敬业命令他们全部回去，独自骑马至郡府。

贼寇听说新刺史到了，都严阵以待。

徐敬业一概不问，等处理过别的事以后〔眼中已无贼寇〕，才说：“贼兵在哪里呢？”

有人回答说：“在南岸。”

徐敬业便带着两个助理官吏前去，旁观的人无不惊惧万分。

贼兵初时整兵观望，后来看见船里空无所有，就关起营门；徐敬业直接打开营门，走进贼营，告诉他们说：“国家知道你们是被贪污官吏所害，没有其他罪过，都可以回田里去，最后离开的人就是贼寇。”

于是只找首领过来，责备他不早点投降，各罚数十杖后，遣他们回去〔减轻责备，使他们能够接受〕。境内顿时平静。

他的祖父李勣英国公听到这件事，对他的胆识亦喜亦忧，说：“我从不这么冒险做事。然而将来败坏我们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

128. 朱 博

【原文】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贿，白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伏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取一钱以上，无得隐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边批：大手段人。

【译文】 汉朝人朱博（杜陵人，字子元，封阳乡侯）本是武官，不熟悉文事，后来担任冀州刺史，巡行时，有数百名吏民阻在路上投诉，把官府也挤满了，主政的官吏请他暂且留在县里，接见这些投诉的人以后再出发，想观察朱博的反应。

朱博心中明白，告诉随从到外面准备车驾。车驾备好以后，朱博走到车旁，看见投诉的人，就命令主政官明白地告诉他们：想控告县丞尉的，刺史不负责考察这种黄色绶印的官吏，必须各自到郡县去；想控告黑色绶印的官吏的，都

到管辖的处所；被官吏冤枉的人民，及有关盗贼诉讼的事，都到自己所属的主政官吏处。

朱博停车裁决，四、五百人都神速地离去，吏民大惊，想不到朱博应变事情的能力如此强。朱博后来得知，果然是老主政官教唆人民聚会，就将这个官吏处死。

朱博任左冯翊（京师统辖的官）时，有个长陵县的大族尚方禁，年轻时曾私通别人的妻室，被刑的痕迹还留在脸上。功曹（郡府的属吏）受贿，告诉朱博，请让尚方禁担任守尉。

朱博知道以后，就以其他事由召见他，见他脸上果然有斑痕。朱博遂屏退左右的人，问他道：“这是什么伤呢？”

尚方禁心知自己的事情无法隐瞒，就叩头说明。

朱博笑着说：“大丈夫一时错误发生这种事，现在冯翊想为你洗清这个耻辱，你能为本人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惧，回答说：“一定尽死力报效大人。”

于是命令尚方禁不可泄漏，有机会的时候就记下别人的话，此后就亲信他，把他当作耳目。

尚方禁每天早晚都会揭发一些盗贼及奸细，功效显著，朱博就升他为连守县令。过了很久，朱博召见功曹，关起门来责备他有关接受尚方禁贿赂的事，给他笔记让他自己记录接受的贿赂，一文钱都不能隐匿，只要有一点欺瞒就砍头。

功曹非常惶恐，就记下受贿的事，一点都不遗漏。朱博了解实情后，就当场命令他改过自新，并拔刀削毁刚才的纪录，让他回去就任原职。

功曹后来行事谨慎，不敢有失误，朱博就继续提拔他。

129. 韩 裒

【原文】 周文帝 宇文泰 时，韩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裒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裒阳不知，并加礼遇，边批：如愚而后可以用之。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裒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

【译文】 北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裒任北雍州刺史。州中很多强盗，他到任后就暗中查访，发现原来是州中的豪族。

韩裒假装不知情，并且很礼遇他们，对他们说：“本刺史是书生，怎么了解督察强盗的事呢？就依赖各位来共同分担这个忧患。”

于是请州中凶猛狡黠的少年人，让他们都担任主帅，分配给他们各自该管辖的地盘，若盗窃事件没有查获，就以故意放纵论罪。

于是这些少年主帅都惶恐招认说：“以前的强盗实在是某某人。”并把姓名都列出来。

韩裒把名单收藏起来，在州门贴上榜文说：“凡是强盗应赶紧来自首，过了这个月不来自首的，都处死刑，收录他们的妻子儿女，以赏给先自首的人做奴隶。”

于是一个月之间，盗贼都来自首，韩裒拿着名单对正无误，于是原谅他们的罪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从此盗贼都平息了。

130. 蒲宗孟

【原文】 贼依梁山泺，县官有用长梯窥蒲苇间者。蒲恭敏知郓州，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泺中”。贼既绝食，遂散去。

【译文】 宋朝时，盗贼据守于梁山泺，县官之中，颇有和盗匪声气相通者。蒲宗孟（新井人，字传正）任郓州知州时，下令禁止人乘小船出入梁山泺。盗贼断绝了粮食，遂各自散去。

131. 吴 育

【原文】 吴正肃公知蔡州。蔡故多盗，公按令为民立伍保，而简其法，民便安之，盗贼为息。京师有告妖贼聚确山者，上遣中贵人驰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往取，公曰：“使者欲借兵立威耶，抑取妖人以还报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虽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内，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为乱也。此不过乡人相聚为佛事，以利钱财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馆使者，日与之饮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师鞠实，告者以诬得罪。

【译文】 宋朝人吴正肃公（吴育，官至参知政事，卒谥正肃）任蔡州知州时，当时原来有很多强盗，正肃公命令人民五人组成一伍，五家组成一保，人民因而得到安定，盗贼也平息了。

京师有人告发妖贼聚集在确山，皇帝派宦官赶到蔡州，以妖贼之名逮捕了十人。

使者想带兵去取人，正肃公说：“你是要借军队立威信，还是要捉妖人回去？”

使者说：“只要捉妖人而已。”

正肃公说：“我虽然不很聪明，但是境内聚集千余妖贼的事，怎么会不知情呢？现在如果派军队去，是更促成他们叛乱。这件事不过是乡人聚集做佛事以便利收取钱财而已，招个手就可以把他们找来。”

于是让使者住下来，每天和他一起喝酒，而私下派人把十人带来，送到京师去盘问实情，告发此事的人反而被判诬告罪。

132. 万 观

【原文】 万观知严州。七里泷渔舟数百艘，昼渔夜窃，行旅患之。观令十艘为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无复有警。

能实行编甲之法，何处不可！

【译文】 明朝人万观（南昌人，字经训）任严州知州时，七里泷的渔舟数百艘，白天打渔晚上窃盗，来往旅客都很害怕。万观命令十艘组成一甲，划定地区让他们自己防守，从此乃不再有盗贼的警报。

〔梦龙评〕编甲的方法何处不可行呢？为什么很多人都不尝试？

133. 王敬则

【原文】 敬则为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敬则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数十，使之长扫街路，久之，乃令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辱及亲属，亲属亦不能容偷矣。唯偷知偷，举偷自代，胜用缉捕，人多多矣！

【译文】 南齐人王敬则任吴兴太守时，郡中一向很多抢夺偷窃的事。王敬则捉到一名小偷，召他的亲属到面前来，鞭打他数十杖，派他长久扫街道。

过了很久，又命令他举出以前的小偷来顶替，那些小偷恐怕被认出来，都逃走了，境内因而得到清静。

〔梦龙评〕羞辱到自己的亲属，亲属也容不了他。只有小偷才知道谁是小偷，要他举人出来顶替自己，胜于用捕快太多了。

134. 程 颢

【原文】 广济蔡河出县境，濒河不逞之民，不复治生业，专以胁取舟人钱物为事，岁必焚舟十数以立威。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

胁舟者业挽舟，使之悟絜矩之道，此大程先生所以为真道学也！

【译文】 宋朝时，广济县的蔡河流出县境，沿岸的灾民有些不守法的，就不再从事生产，专以强索舟中旅客的财物为业，每年一定焚烧数十艘船来树立

威势。明道先生（程颢）到任后，捕到一个人，便要他引出同伙数十人，不处罚他们的罪恶，只是把他们分散各地，命令他们以拉舟为业，并且调查为非作歹的人。

从此境内不再有烧船的祸患。

〔梦龙评〕命令抢夺舟中旅客财物的人以拉舟为业，使他们领悟儒家矩之道，大程先生是真正的学者。

135. 王德元

【原文】 王子醇枢密帅熙河日，西戎欲入寇，先使人觇我虚实。逻者得之，索其衣缘中，获一书，乃是尽记熙河人马刍粮之数。官属皆欲支解以徇，子醇忽判杖背二十，大刺“番贼决讞放归”六字，纵之。是时适有戎兵马骑甚众，边批：难得此使人送信。刍粮亦富，虏人得谍书，知有备，其谋遂寝。

【译文】 明朝人王子醇（王德元，广完人）以枢密史身份镇守熙河时，西戎想入寇，先派人来偷看，被巡逻的人捉到了，在他的衣缘中搜出一封信，全是记载熙河人马粮草的数目。有关官吏都主张处极刑以示众，子醇忽然命令打他背杖二十下，并在他脸上刺了“番贼决讞放归”六字后放回。

当时边境上聚集很多西戎兵马，粮草也很丰富〔难得有此传讯之人〕，西戎人得到间谍的报告，知道明朝有备，入寇的阴谋因而平息。

136. 刘舜卿 李允则

【原文】 元丰间，刘舜卿知雄州，虏夜窃其关锁去，吏密以闻。舜卿不问，但使易其门键，大之。后数日，虏谍送盗者，并以锁至。舜卿曰：“吾未尝亡锁。”命加于门，则大数分，并盗还之。虏大惭沮，盗反得罪。

民有诉为契丹民殴伤而遁者，李允则不治，但与伤者钱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来请，答曰：“无有也。”盖他谍欲以殴人为质验。既无有，乃杀谍。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刘舜卿（开封人，字希元）任雄州知州，有一天晚上，关钥被偷。役吏暗中前来报告，刘舜卿也不多问，只派人把门锁改大。几天后，有敌方奸细故意把小偷送来，同时把钥匙带到。

刘舜卿说：“我不曾遗失钥匙啊！”命人拿那把钥匙去开锁，竟相差了好几分，就把小偷还给他。敌方非常惭愧，反而怪罪于小偷。

宋朝时有人控诉被契丹人殴伤，但对方逃走了，李允则（字垂范）不管，只给受伤的人二千钱。一个月后，幽州方面来请示这件事，李允则回答说：“没有啊！”

原来契丹的其他间谍要把涉嫌殴伤人的契丹人送来作人质，既然查证无此事，就杀了原来打报告的间谍。

137. 李允则

【原文】 李允则尝宴军，而甲杖库火。允则作乐饮酒不辍。少顷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笼运器甲。不浹旬，军器完足，人无知者。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真宗曰：“允则必有谓，姑诘之。”对曰：“兵械所藏，儆火甚严。方宴而焚，必奸人所为。若舍宴救火，事当不测。”

祥符末，内帑灾，缣帛几罄。三司使林特请和市于河外。章三上，王旦在中书悉抑之，徐曰：“琐微之帛，固应自至，奈何彰困弱于四方？”居数日，外贡骈集，受帛四百万，盖旦先以密符督之也。允则茗笼运甲，亦此意。

【译文】 李允则有次在军中宴客，正好兵器库失火。李允则依旧饮酒作乐，不久火熄了，他就暗中派役吏带着公文到瀛州，用茶笼运回兵器。不到十天，兵器就充足了，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枢密院奏请弹劾不救火的事。真宗说：“允则一定有他的道理，姑且问问他。”

李允则回答说：“收藏兵器的仓库，对火的戒备甚为严密，正在宴客时起火，一定是奸人所为，如果停止宴客去救火，可能会有意外发生。”

〔梦龙评〕真宗祥符末年，宫内府库发生火灾，丝帛几乎被烧光。三司使林特（顺昌人，字士奇）奏请到河东运丝帛来调和需求。奏章上了三次，都被王旦在中书压住。王旦从容地说：“这种不足轻重的丝帛，自然有人送到，何必向天下表明自己的困乏呢？”过几天，进贡都来了，共收了四百万匹帛。这是因为王旦事先用密函去督导的，李允则用茶笼运兵器，也就是这个用意。

138. 杜 苏颂

【原文】 杜 知郢州。尝有揭帜城隅，著妖言其上，期为变。州民皆震。俄而草场白昼火，盖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谓大索城中， 笑曰：“奸计正在是。冀因吾搅扰而发，奈何堕其术中？彼无能为也！”居无何，获盗，乃奸民为妖，遂诛之。

苏颂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火，颂不许；州兵欲入救火，亦不许，但令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中汹汹，谓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不动而止。

【译文】 杜 任郢州知州时，有人曾经在城隅高举写着妖言的旗帜，希望制造事变，州民皆震惊不已。不久，囤草的草场白昼失火，正是所写的妖言之一，人民更恐惧。

有人说应该搜索全城，杜 笑着说：“奸计正在此，他们希望我去打扰人民而发动事变，怎么可以中计呢？他们无能为力的。”

过不多久，捕获盗贼，正是造乱的奸民，于是将他们处死。

宋朝时苏颂升任度支判官（三司之一，掌贡赋租税的事），送契丹使者往恩州。旅店失火，左右随从请苏颂出去避火，苏颂不肯，州兵想进来救火，苏颂也不允许，只命令守卫士卒去灭火。火灾刚发生时，郡中喧扰不已，说是使者叛变，救兵也想乘机生事，幸亏苏颂不动声色，事件才得以平息。

139. 文彦博

【原文】 文潞公知成都，尝于大雪会客，夜久不罢。从卒有谗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校白之，座客股栗。公徐曰：“天实寒，可拆与之。”边批：落得做人情。神色自若，饮宴如故。卒气沮，无以为变。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遣之。

气犹火也，挑之则发，去其薪则自熄，可以弭乱，可以息争。

苏轼通判密郡。有盗发而未获，安抚使遣三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强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民诉于轼。轼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悍卒闻之，颇用自安，轼徐使人招出戮之。遇事须有此镇定力量，然识不到，则力不足。

【译文】 宋朝时文潞公（文彦博）出任成都知州，曾经在大雪的夜晚宴客许久。有些役卒颇有怨言，就一起折断井栏烧来御寒，军官稟告潞国公，座上客人都恐惧战栗。

潞国公缓慢地说：“天气实在很冷，可以准他们折井栏来御寒〔落得做人情〕。”

他神色自如，依旧饮酒作乐，役卒的气焰受挫，就无法叛变了。

第二天，潞国公追问谁先折井栏，罚以杖刑后把他调走。

〔梦龙评〕忿怒之气就像是火，去挑拨它则旺盛，除去木柴就熄灭，可以消弭祸乱，可以平息战争。

苏轼任密郡通判时，有窃盗而未捕获，安抚使（安抚司的长官）派三班使臣（宋代武臣的职官）率领强悍士卒数十人，入境来捉捕。士卒凶暴放肆，用管制的物品来诬赖人民，强行进入民宅，争斗杀人，又畏罪逃逸。人民向苏轼投诉，苏轼丢下诉状不去看它，说：“事情不可能到这种地步。”强悍的士卒听到后，觉得很安心。苏轼再慢慢派人把他们捉来杀掉。

遇事需要这种镇定的力量，然而见识不够，力量也就不足。

140. 张 辽

【原文】 张辽受曹公命屯长社，临发，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

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即得首谋者，杀之。

周亚夫将兵讨七国。军中尝夜惊，亚夫坚卧不起，顷之自定。吴汉为大司马，尝有寇夜攻汉营，军中惊扰，汉坚卧不动。军中闻汉不动，皆还按部。汉乃选精兵夜击，大破之。此皆以静制动之术，然非纪律素严，虽欲不动，不可得也。

【译文】 张辽（三国魏·马邑人，字文远）受曹操的命令，屯兵于长社。出发前，军中有人谋反，夜里纵火作乱，全军受到惊扰。

张辽对左右将领说：“不要去惊动他们，这不是全营造反，一定是有些制造变乱的人，想借动乱来扰人视听罢了。”

就命令军中士卒说：“不是造反的人安心静坐着。”

然后亲自率数十个亲兵站立于军阵中。不久，果然就捉到带头谋反的人，将他处死。

〔梦龙评〕汉朝周亚夫（沛县人）率兵讨伐七国之乱，军营中曾经夜惊（一种群体梦游，常发生在紧张的军营中）周亚夫卧床不起，不久惊扰自然平定。

吴汉（东汉·宛人，字子颜）任大司马，曾经有贼寇半夜攻击他的军营，军中受到惊扰，吴汉也是卧床不动。军中士卒听说大司马不动，也都各回自己的部队，吴汉就选精兵半夜出击，大破贼寇。这两人都是使用以静制动的方法，然而，如果不是军纪一向严明，虽然想不动。也做不到的。

141. 薛长孺 王

【原文】 薛长孺为汉州通判。戍卒闭营门，放火杀人，谋杀知州、兵马监押。有来告者，知州、监押皆不敢出。长孺挺身出营，谕之曰：“汝辈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与谋者，各在一边。”于是不敢动，唯本谋者八人突门而出，散于诸县，村野捕获。时谓非长孺则一城之人涂炭矣。钤辖司不敢以闻，遂不及赏。长孺，简肃公之侄也。

王忠穆公 知益州，会戍卒有夜焚营、督军校为乱者。潜遣兵环其营，下令曰：“不乱者欽手出门，无所问。”于是众皆出。令军校指乱卒，得十余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也。其为政大体，不为苛察，蜀人爱之。

【译文】 宋朝时薛长孺任汉州通判（官名，命令朝臣通判诸府州的军事）时，戍守的士卒关起营门，放火杀人，还计划杀害知州的兵马监押（掌管诸州兵马的官吏）。有人来报告，知州监押都不敢出门。

薛长孺挺身走出军营，告诫他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何故要做这种事？参与谋反的人，现在就站到另一边去。”

于是大家都不敢乱动，只有原本谋反的八人，冲出门去，逃到各县，被村

民捉回来。

当时的人都认为：没有薛长孺，全城就要生灵涂炭了。但钤辖司（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御之政令的官吏）不敢向上禀告，所以薛长孺没有得到赏赐。薛长孺就是简肃公（薛奎）的侄儿。

宋朝时王（临城人，字总之，谥忠穆）任益州知州，正好有守兵在夜里放火烧军营，强迫军官一起造反。

王偷偷派兵围住军营，下令说：“不造反的人束手走出营门，就不再追问。”

于是众兵都走出来，再命令军官指出造反的守兵，共十多人，全部杀死。天明时，外人都不知道有这回事。王处理政事大体上不苛察，蜀人都很爱戴他。

142. 李元轨

【原文】 霍王元轨为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与虏通谋。事泄，高宗令元轨穷其党与。元轨曰：“强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驱之使叛也。”乃独杀嘉运，余无所问，边批：惩一已足警百。因自劾违制。上览表大悦，谓使者曰：“朕亦悔之。向无王，则失定州矣！”

【译文】 霍王李元轨（唐高祖之子）任定州刺史时，突厥入寇，州人李嘉运和敌人互相串通，事情泄漏出来，高宗命令李元轨追察他的党羽。

李元轨说：“强敌在边境上，人心不安，如果逮捕太多人，会促使他们叛乱。”就只杀李嘉运〔杀一已足以儆百〕，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然后再自己纠举违背圣旨的罪状。

高宗看了表章，非常高兴，对使者说：“朕也很后悔，如果没有霍王，定州就要失守了。”

143. 吕公孺

【原文】 吕公孺知永兴军，徙河阳。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归，奋斧钺排关。不得入，西走河桥，观听汹汹。诸将请出兵掩击，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变且生。”即乘马东去，遣牙兵数人迎谕之，边批：最妙。曰：“汝辈诚劳苦，然岂得擅还之？渡桥，则罪不赦矣！太守在此，愿自首者止道左。”边批：不渡便宜制。皆伫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边批：尤妙。余复送役所，语其校曰：“若复偃蹇者，斩而后报。”众贴息。

【译文】 宋朝时吕公孺（字稚卿）治理永兴军，移守河阳。一千多名洛口的士兵从军已久，很想回乡，拿着兵器闯关不成，又向西跑到河桥，喧扰不已。

诸将请派兵前去攻击，吕公孺说：“这些都是亡命之徒，追急了容易生变。”

就骑马向东去，派掌旗的士兵数人去告诫他们说〔很妙〕：“你们的确很劳苦，但怎能擅自回乡？一渡过桥就是死罪〔不渡桥便容易控制〕。吴太守在此，愿意自首的都站到路边。”

这些人果然都站立等候。

吕公孺追查带头的一人，处他黥刑（在脸上刺字的刑罚），其余的都送回部队。并对军官说：“如果再有态度桀傲不驯的，先斩后报。”

众人都服贴顺从。

144. 廉希宪

【原文】 廉希宪为京兆。四川宣抚使浑都海反，西川将纽邻奥、鲁官将举兵应之。蒙古八春获之，系其党五十余人于乾州狱，送二人至京兆，请并杀之。希宪谓僚佐曰：“浑都海不能乘势东来，保无他虑。今众志未一，犹怀反侧，彼若见其将校执囚，或别生心，为害不细。可因其惧死，并皆宽释，就发此军余丁往隶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执诸校，其军疑惧，骇乱四出，及知诸校获全，纽邻奥、鲁官得释，大喜过望，人人感悦。八春果得精骑数千，将与俱西。

所以隶八春者，逆知八春力能制之，非漫然纵虎遗患也。八春能死之，希宪能生之，畏感交集，不患不为我用矣！

【译文】 元朝时廉希宪（畏吾人，字善甫，封魏国公，谥文正）任京兆四川宣抚使（元朝在各地置宣抚使，掌征讨的官吏），当时浑都海造反，西川将领纽邻奥鲁官将要举兵相应，却被蒙古八春捕获，与其党羽五十多人监禁在乾州监狱，送两人到京兆来，请廉希宪杀他们。

廉希宪对属下说：“浑都海不可能乘机向东来犯，保证没有其他顾虑，目前大家心志不一致，还有反叛之心，他们如果看见自己的将领被拘禁，可能心生反叛，危害不浅。可顺着他们怕死的心意，一起宽释，然后派这支军队剩余的士兵去依附八春，才是最好的计策〔大作用〕。”

当初八春逮捕各军官，全军士兵都非常恐惧，四处逃逸。后来听说军官都安全，纽邻奥鲁官被释放，才大喜过望，人人感佩。八春果然带着精兵数千人，一起向西讨伐浑都海。

〔梦龙评〕依附八春的原因，是预知八春有能力制服叛贼，不是随意纵虎归山，遗留后患的。八春能杀他们，廉希宪能救他们，畏惧与感念交集，不必担心不被我所用。

145. 林兴祖

【原文】 林兴祖初同知黄岩州事，三迁而知铅山州。铅山素多造伪钞者，豪民吴友文为之魁，远至江、淮、燕、蓟，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鸷，因伪造

致富，乃分遣恶少四五十人为吏于有司，伺有欲告之者，辄先事戕之。前后杀人甚众，夺人妻女十一人为妾，民罹其害，衔冤不敢诉者十余年。兴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救民！”即张榜禁伪造者，且立赏募民首告。俄有告者到，佯以不实斥去；边批：须得实乃服。又以告，获伪造二人并赃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为之营救，边批：若捕之便费力。兴祖并命执之。须臾来诉友文者百余人，择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狱立具。边批：若事事推究，弊端既多，反足纾死。逮捕其党，悉置之法，民赖以安。

始以缓而致之，终以速而毙之。除凶恶须得此深心辣手。

【译文】 元朝人林兴祖（罗源人，字宗起）初任同知黄岩州事（知州的佐官），三次升迁后任铅山知州。铅山向来有很多制造伪钞的人，豪族吴友文是首领，使用的范围远到江、淮、燕、蓟。

吴友文为人奸诈狡黠，强悍狠戾，因制伪钞而致富，就分别派四、五十名恶少，到官府当衙役，遇有来告状的人，往往将其害死，前前后后杀了很多，更抢夺别人的妻女十一人作妾，人民深受其害，含冤而不敢申诉达十余年之久。

林兴祖到任时说：“这个祸害不除去，如何救百姓？”

就张贴榜文禁止制造伪钞，且订立赏金给先来检举的人。不久就有人来检举，林兴祖假装认为不实在而斥退〔须得实证才能平此事〕。又有人来告，查获两个伪造者和赃物，就详加审查。

实情查出后，吴友文亲自到官府来营救，林兴祖命令衙役将他一并捉住〔命人去捉还得费力〕。不久，来控诉吴友文的达百多人，林兴祖选择罪过重大的一两件审问〔如事事详查，端绪很多，旷日废时，只要一二重大案件即可〕。罪名定讞后，又逮捕他的党羽，依法处置，民生因而安定。

〔梦龙评〕开始时缓慢地引他入罪，最后迅速地将他处死，要除去这种凶恶的人，就必须运用深思猛烈的办法。

146. 李 封

【原文】 唐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级，日满乃释。著此服出入者以为大耻，皆相劝励，无敢犯。赋税常先诸县。竟去官，不捶一人。

【译文】 唐朝时李封任延陵县令，吏民有罪，不罚以杖刑，只命令他包着绿头巾来羞辱他，并依犯罪的轻重，决定戴绿头巾日数的多寡，期限满后才拿下来。凡是包着绿头巾出入的人，都认为是毕生最大的耻辱，大家互相劝勉，不敢犯罪，赋税也先于其他各县。

直到辞去官职，李封不曾打过一个人。

147. 耿定向

【原文】 耿楚侗 定向 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公，白所司治之，其僧遁。公意第进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士人心不释然，必欲捕而枷之。边批：士多尚气，我决不可以气佐之。公晓之曰：“良知何广大，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恶僧，非良知耶？”或以告公，公曰：“此言固是。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胸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此名谊心也。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之虞，故不肯为已甚，此又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致毙，竟构大讼。公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心不更妙耶？”边批：唯转折乃成通简。

凡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天地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此亦自然之理。能容小人，方成君子。

【译文】 明朝人耿楚侗（耿定向，黄安人，字在伦）任职南都（明、清时称南京为南都）时，有个书生被一凶僧侮辱而来告状。耿楚侗交代有司处理，这名僧侣却逃走了。耿楚侗心想，只要驱逐他，使他不再隶属该寺的僧侣就可以了，但人心不安，民众认为一定要把他逮捕且上枷锁〔读书人多尚义气，但身为父母官决不能助长之〕。

耿楚侗开导他们说：“良知是何等的广大，何必受一个烂和尚的拘束呢？”

书生退下后告诉别人说：“惩治凶恶的僧侣难道不是良知吗？”

有人将此话告诉耿楚侗，耿楚侗说：

“这句话很对，但我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我心中有三层顾虑：一是立志向学的人，就应受人冒犯不予计较，遭受横逆不畏艰难，不然就落入一般人的窠臼，这是名谊心；其次认为法官用刑，各有条律格式，像这类犯人于法不应上枷锁，这是格式心；又听说这名僧侣极为凶恶，担心有意外发生，所以更不肯过分追究此事，这是利害心。我的良知就是如此顾虑。”

后来姜宗伯为了保护自己私交亲密的人，判案不太公平，引起世人极大的批评。又承恩寺有个僧侣，被礼部施枷锁以致于死，结果构成大讼案。

耿楚侗听到这些事，对李士龙说：“我以前良心上的三件顾虑不是更妙吗〔因为考虑周到，乃能大事化小〕？”

〔梦龙评〕凡是处置小人，不可以太过分。天地之间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这是自然的道理。容得了小人，才能成为君子。

148. 向敏中 王旦

【原文】 真宗幸澶渊，赐向敏中密诏，尽付西鄙，许便宜行事。敏中得诏藏之，视政如常。会大雉，有告禁卒欲依雉为乱者，敏中密麾兵被甲伏庑下幕中。明日尽召宾僚兵官，置酒纵阅，命雉入，先驰骋于中门外。后召至阶，敏中振袂一挥，伏出，尽擒之，果怀短刃，即席斩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扫庭，照旧张乐宴饮。

旦从幸澶渊。帝闻雍王遇暴疾，命旦驰还东京，权留守事。旦驰至禁城，直入禁中，令人不得传播。及大驾还，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闻后面有驺呵声，回视乃旦也，皆大惊。

西鄙、东京，两人如券。时寇准在澶渊，掷骰饮酒鼾睡，仁宗待之以安。内外得人，故虏不为害。当有事之日，须得如此静镇。

【译文】 宋真宗亲征契丹，与契丹在澶渊订盟约，赐向敏中（开封人，字常之，谥文简）一份密诏，对于西方边境上的事，特准他可以不受法令拘束行事。

向敏中将密诏收藏起来，依常法处理政事。适逢当地举行驱鬼的仪式，有人来报告狱卒想借驱鬼仪式时作乱。向敏中秘密指挥武装的士兵潜伏在屋下帷幕中。

第二天，向敏中准备酒宴，把幕僚军官全部请来尽情畅饮。接着命令驱鬼的人都进入，先在中门外驰骋，后来又召他们至阶前。然后向敏中一挥动衣袖，伏兵尽出，将他们全数逮捕，果然都怀着短刀，于是当场把他们杀死，尸体立刻运走，用灰沙清扫庭院，依旧摆酒宴畅饮。

王旦追随真宗到澶渊，真宗听说雍王得急病，就命令王旦先赶回东京（开封），全权处理各种政事。王旦急驰到京城，直入宫中〔省了许多口舌议论〕，下令宫中的人不能传扬出去。

后来真宗回朝，王旦家的子弟都到郊外迎接，忽然听到后面有很大的人马声，回头一看是王旦，大家都惊奇不已。

〔梦龙评〕当时寇准在西边的澶渊，掷骰子、鼾睡、饮酒作乐，真宗仗着他才有安全感，与在东京的王旦，两人配合得如此密切，对内、对外能任用人才，所以不会造成祸害。面临急事的时候，必须要如此镇静。

149. 乔 宇

【原文】 冢宰乔公宇，正德己卯参理留都兵务。时逆濠声言南下，兵已至安庆。而公日领一老儒与一医士，所至游宴，实以观形势之险要，而外若不以

为意者。人以为矫情镇物，有费祎、谢安之风。

即矫情镇物，亦自难得。胸中若无经纬，如何矫得来？方宸濠反报至，乔公令尽拘城内江西人，讯之，果得濠所遣谍卒数十人。上驻军南都，公首俘献之。即此已见公一斑矣。

【译文】 冢宰（即吏部尚书）乔宇（乐平人，字希大）在明正德己卯年，参与治理南京的兵务。当时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声言南下，军队已经到安庆，而乔宇还领着一个老学者和一个医生，到处游乐宴饮。他实际上是在观察形势的险要与否，外表却一点都不在意。别人都认为他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颇有费祎、谢安的风范。

〔梦龙评〕一般人即使想故作安闲，以示镇静，也很难做到。如果没有成竹在胸，怎么假装得来？当朱宸濠叛乱的消息传来，乔公命人将城内的江西人全数拘捕来审问，果然查出朱宸濠所派来的奸细数十人。天子驻军于南京时，乔公就将这些俘虏献上，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乔公处事的一斑。

150. 韩 愈

【原文】 韩愈为吏部侍郎。有令史权势最重，旧常关锁，选人不能见。愈纵之，听其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见也；如可见，则人不畏之矣。”

主人明，不必关锁；主人暗，关锁何益？

【译文】 唐朝古文大家韩愈（河南人，字退之，也称韩昌黎，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任吏部侍郎（吏部的次官）时，有位令史（掌文书的官，位次于侍郎）权势最重，经常锁着门，候选的官吏都见不到他。

韩愈到任后，就敞开门，听任官吏进出，他曾说：“人所以怕鬼，是因为见不到鬼；如果见得到，就不会害怕了。”

〔梦龙评〕主人光明，就不必关门；主人不光明，关门又有何用。

151. 裴 度

【原文】 公在中书，左右忽白以失印，公怡然，戒勿言。方张宴举乐，人不晓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复白印存，公亦不答，极欢而罢。人问其故，公曰：“胥吏辈盗印书券，缓之则复还故处，急之则投水火，不可复得矣！”

不是矫情镇物，真是透顶光明，故曰“智量”，智不足，量不大。

【译文】 唐朝人裴晋公（裴度）任职中书省时，有一天，左右的人忽然告诉他印信失窃了。裴公怡然自得，警告他们：正在宴客，不要声张。左右不知道何故。半夜酒饮得畅快时，左右的人又告诉他印信找到了，裴公也不回答，宴会尽欢而散。

有人问他是什么缘故，裴公说：“小官员盗印去书写契券，写完就会放回原

处，逼急了就恼羞成怒，再也要不回来。”

〔梦龙评〕这不是故作安闲，以示镇静，实在是聪明透顶，所以称为智量。智慧不足，度量不大，是做不到的。

152. 郭子仪

【原文】 汾阳王宅在亲仁里，大启其第，任人出入不问。麾下将吏出镇来辞，王夫人及爱女方临妆，令持帨汲水，役之不异仆隶。他日子弟列谏，不听，继之以泣，曰：“大人功业隆赫，而不自崇重，贵贱皆游卧内，某等以为虽伊、霍不当如此。”公笑谓曰：“尔曹固非所料。且吾马食官粟者五百匹，官饩者一千人，进无所往，退无所据。向使崇垣扃户，不通内外，一怨将起，构以不臣，其有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则九族齑粉，噬脐莫追。今荡荡无间，四门洞开，虽谗毁欲兴，无所加也！”诸子拜服。

德宗以山陵近禁屠宰。郭子仪之隶人犯禁，金吾将军裴谔奏之。或谓曰：“君独不为郭公地乎？”谓曰：“此乃所以为之地也。郭公望重，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故我发其小过，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不亦可乎！”若谓者，可谓郭公之益友矣。○看郭汾阳，觉王翦、萧何家数便小。王、萧事见《委蛇部》。

鱼朝恩阴使人发郭氏墓，盗未得。子仪自泾阳来朝，帝唁之，即号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残人之墓；人今亦发先臣墓，此天谴，非人患也。”朝恩又尝修具邀公，或言将不利公，其下愿裹甲以从。子仪不许，但以家僮数人往。朝恩曰：“何车骑之寡？”子仪告以所闻。朝恩惶恐曰：“非公长者，得无致疑！”

精于黄老之术，虽朝恩亦不得不为盛德所化矣。君子不幸而遇小人，切不可与一般见识。

【译文】 汾阳王府第在亲仁里，大开门户，任人进出。郭子仪属下有位将军要出兵，来王府告辞，王夫人和女儿正要梳妆，就命令他拿佩巾、提水，把他当做仆隶一般地役使。

后来子弟们激烈地规劝不听，接着哭道：“大人的功业显赫，但若不自我尊重，贵贱人等都可以在寝室走动，我们认为虽然是伊尹（商朝之贤相，太甲无道，伊尹放之于桐）、霍光（汉·平汤人，字子孟，昭帝崩，迎昌邑王，因淫乱而废之）也不应当如此。”

郭子仪笑着说：“这不是你们所能设想得到的，我有五百匹马吃官家的粮草，一千人吃公家的米粮，进退就在这些地方。假使围起高墙，关闭大门，内外无法疏通，一旦惹出怨恨，别人设计我不守臣子的法度，有些贪图近功、戕害贤能的人，更来促成其事，那我们所有的亲族都将粉身碎骨，后悔莫及了。现在让它空荡荡没有阻隔，四门洞开，虽然有人想进谗言，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

子弟们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德宗下令在帝王陵墓之近处禁止屠宰。郭子仪的仆隶犯了禁令，金吾卫将军（禁卫之一，掌管皇帝车驾出入、先驱、殿后，昼巡夜察的工作）裴谔（字士明）奏报皇帝，有人说：“你不为郭公设想吗？”裴谔说：“这正是为郭公设想啊！郭公德高望重，皇上才刚即位，一定会认为他党羽庞大，所以我举发他的小过失，以表明郭公是不足畏的，不是很好吗？”像裴谔此人，真可说是郭公的益友。

比起郭子仪，萧何、王翦的避祸方式便显得太小器了。

唐朝宦官鱼朝恩暗地派人挖开郭氏的祖坟，盗墓不成。

郭子仪自泾阳来朝见皇帝，皇帝安慰他，他就哭着说：“微臣久掌兵权，不能禁止人去残害别人的坟墓，现时别人去挖开先祖的坟墓，这是上天的谴责，不是人为的祸害。”

鱼朝恩又设宴邀请郭子仪，有人说将不利于他。部下愿意武装跟随他，郭子仪不同意，只带几个家僮前往。

鱼朝恩说：“为什么随从这么少呢？”

郭子仪于是把听到的传闻告诉他，鱼朝恩惶恐地说：“大人如果不是长者，怎么可能不怀疑我呢？”

〔梦龙评〕为人最好能精于黄老之术，虽然遇到像鱼朝恩这样的小人，毕竟还是会被郭子仪的盛德所感化。君子不幸遇到小人，切不可与他一般见识。

153. 王守仁

【原文】 宁藩既获，圣驾忽复巡游，群奸意叵测，阳明甚忧之。适二中贵到浙省，阳明张宴于镇海楼。酒半，屏人去梯，出书简二篋示之，皆此辈交通逆藩之迹也，尽数与之。二中贵感谢不已。阳明之终免于祸，多得二中贵从中维护之力。脱此时阳明挟以相制，则仇隙深而祸未已矣。

【译文】 宁王朱宸濠之乱平定后，圣驾忽又出巡，奸宦的心意难测，王守仁很忧虑。

正好京师有两位宦官来到浙江，王守仁设宴于镇海楼款待他们，酒喝到一半，把旁人斥退，又移走楼梯，拿出两箱书简，都是这些奸宦交往宁王的证据，王守仁全数交给他们，两个宦官感谢不已。

王守仁始终未遭祸害，多得自这两个宦官维护之力。假使此时王守仁持书简来挟制他们，那么仇怨便更深，而祸害也将无穷。

154. 王璋 罗通

【原文】 璋，河南人，永乐中为左都御史。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以问璋。璋曰：“事未有迹，讨之无名。”上曰：“兵贵神速，彼

出城，则不可为矣。”璋曰：“以臣之愚，可不烦兵，臣请往任之。”曰：“若用众几何？”曰：“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行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遂命学士草敕，即日起行。黎明，直造王府。周王惊愕，莫知所为，延之别室，问所以来者。曰：“人有告王谋叛，臣是以来！”王惊跪。璋曰：“朝廷已命丘大帅将兵十万，将至，臣以王事未有迹，故来先谕。事将若何？”王举家环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愿求所以释上疑者。”曰：“愚不知所出，唯公教之。”璋曰：“能以王护卫为献，无事矣。”王从之，乃驰驿以闻。上喜，璋乃出示曰：“护卫军三日不徙者，处斩！”不数日而散。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诘旦复来，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边批：自结还使自解。玄元皇帝，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自敛。

【译文】王璋是河南人，明成祖永乐年间为右都御史。当时有人禀告周王将有不轨的行为，成祖想趁事情还没有发生前去讨伐他，就问王璋。

王璋说：“事情还没有迹象，没有名义可以讨伐。”

成祖说：“出兵贵在神速，如果等对方军队出城就失去意义了。”

王璋说：“以微臣的愚见，可以不烦出兵，请让微臣负责处理此事。”

成祖说：“你要用多少人？”

王璋说：“只要三、四个御史随行就足够了。但须皇上圣旨，派臣为当地巡抚才可以。”

成祖于是命令学士（掌管文学言语的官）起草圣旨，当天就起程。黎明时，王璋直接拜访王府，周王很惊讶，不知道什么事，就请王璋到另一房间，问他何故而来。

王璋说：“有人告您谋反，所以我来府上。”

周王吓得跪下。

王璋又说：“朝廷已经命令元帅率兵十万将来此地，臣以为王府还未有迹象，所以先来告诉您，事情到底怎么样呢？”

周王全家人悲泣不已，王璋说：“哭有何用？希望您能释清皇上的疑虑。”

周王说：“我不知道怎么办，请您教我。”

王璋说：“您将护卫军交出，献给朝廷就没事了。”

周王依此行事，王璋就赶回朝廷禀奏成祖，成祖很高兴，王璋就出门宣布说：“护卫军三天之内不解散的处斩。”

不数日，果然都解散了。

明朝时罗通（吉水人，字学古）以御史的身份考察四川，蜀王的财富超过其他各王，进出且僭用天子的车驾和随从，罗通想抑制他。有一天，蜀王经过御史台，罗通突然派人收走蜀王所僭用的卤簿（天子出巡时前导的仪仗）。

蜀王气急败坏，按察使都来拜见问候，且说如果此事奏报天子，蜀王的罪就不轻。如今怎么办？

罗通说：“确实如此，你们想想看怎么办。”

翌晨按察使又来，罗通说：“很简单，你们偷偷地去告诉蜀王，说那些天子的车驾和仪仗是玄元皇帝（唐朝国姓李，推崇老子李耳为玄元皇帝）庙中的供器，应该把它送回去〔解铃还须系铃人〕。”

玄元皇帝庙是玄宗到四川时建立来祭祀老子的。依此而行，事情就解决了，蜀王从此自我收敛。

155. 吴履 叶南岩

【原文】 国初，吴履 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民王琼辉仇里豪罗玉成，执其家人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不胜恚，集少年千余人，围琼辉家，夺之归；缚琼辉，道箠之，濒死，乃释去。琼辉兄弟五人庭诉，断指出血，誓与罗俱死。履念，狱成当连千余人，势不便，乃召琼辉，语之曰：“独罗氏围尔家耶？”对曰：“千余人。”曰：“千余人皆辱尔耶？”曰：“数人耳。”曰：“汝憾数人，而累千余人，可乎？且众怒难犯，倘不顾死，尽杀尔家，虽尽捕伏法，亦何益于尔？”琼辉悟，顿首唯命。履乃捕箠者四人，于琼辉前杖数十，流血至踵；命罗氏对琼辉引罪拜之。事遂解。

此等和事老该做，以所全者大也。

叶公南岩刺蒲时，有群哄者诉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经重创，胸几裂，命且尽。公见之惻然，时家有刀疮药，公即起入内，自捣药，令舁至幕廨，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宜善视之，勿令伤风。此人死，汝辈责也。”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审核，收仇家于狱而释其余。一友人问其故，公曰：“凡人争斗无好气，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偿命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又干证连系，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斗殴罪耳。且人情欲讼胜，虽于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未几，伤者平而讼遂息。

略加调停，遂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译文】 明朝初年，吴履（字德基，兰溪人）为南康丞（守、尉的属僚），有个百姓王琼辉仇视里中的豪族罗玉成，竟捉住他的家人加以鞭打羞辱。罗玉

成的侄子玉汝非常生气，聚集了一千多个少年，包围王琼辉家，把他捉走，绑在路上鞭打，直到性命垂危才放了他。

王琼辉的兄弟五人一起跑到衙门控告，他们切断手指，流血发誓要和罗玉汝玉石俱焚。

吴履想到如果讼案成立，将连累一千多人，实在不好。就召王琼辉来告诉他：“只有姓罗的人包围你家吗？”

回答说：“一千多人。”

“一千多人都羞辱你吗？”

“只有几个人羞辱我。”

“你恨几个人，而要连累一千多人吗？而且众怒难犯，如果他们不顾性命杀你全家人，虽然把他们捉来全部处死，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王琼辉领悟，叩头从命。

吴履就捕捉鞭打王琼辉的四个人，在王琼辉面前杖打数十下，打到流血，又命令罗玉成对王琼辉谢罪道歉，事情于是解决。

〔梦龙评〕像这种和事佬该做，因为顾全了大局。

叶南岩任蒲州刺史时，有一群人哄闹着到州府来投诉，其中一人血流满面，受重伤，脑部几乎裂开，性命危在旦夕。

叶南岩见了心生怜悯，当时家中有刀疮药，就入内自己捣药，命人将伤者抬入官署，交给谨慎忠厚的差役及幕僚说：“要好好照顾他，不要让他伤风，他死了是你们的责任，也不要让他的家人靠近。”

然后略加审问，把仇家收押入狱，其余的人释放。

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何如此处置，叶南岩说：“凡人互相殴斗就没有好气，这个人不立即救护，必死无疑。人一死，要偿一人命，使别人的妻子变成寡妇、儿子变成孤儿，又索取证据必牵连很广，不止一人家破人亡。这个人如果痊愈，只是一件殴斗的案子罢了。想胜诉是人之常情，虽然对骨肉也会甘心加害，所以我不使他的家人接近他。”

不久，伤者痊愈，而讼案也平息了。

〔梦龙评〕稍加调停，就保全数千人、数千家，岂非大智？

156. 鞠真卿

【原文】 鞠真卿守润州。民有斗殴者，本罪之外，别令先殴者出钱以与后者。小人斫财，兼以不愤输钱于敌人，其后终日纷争，相视无敢先下手者。

金坛王石屏都初任建宁令，谒府，府谓曰：“县多‘骡夫’，难治，好为之！”王唯之，然不知“骡夫”何物，讯之，即吴下“打行天罡”之类：大家必畜数人，讼无曲直，挺斗为胜，若小

民直气凌之矣。王出示严禁，凡讼有相斗，必恕被打者而加责打人者。民间以打人为戒，骡夫无所用之，期月，此风遂息。此亦鞠公之智也。

【译文】 鞠真卿镇守润州时，有州民互相殴斗的，除了本罪之外，他并令先出手的人必须赔钱给后还手的人。

老百姓吝惜钱财，同时也不甘心输钱给敌人，后来就只见争吵而没敢先下手打人的。

〔梦龙评〕金坛王石屏初任建宁县令，拜见知府时，知府说：“县里很多骡夫，难以管理，你好自为之。”王石屏口中应诺，却不知骡夫是什么。打听之下，原来是吴地一带大户人家中必养的武夫打手，诉讼不分曲直，只要挺身殴斗就算胜利，百姓都受欺凌。王石屏出示布告：凡是诉讼相斗的，一定宽恕被打的人，而处罚打人的。民间于是互相警诫不可打人，骡夫遂没有什么用处，一个月后，此种风气就平息了。这也属于鞠公的智慧。

157. 赵 豫

【原文】 赵豫为松江府太守，每见讼者非急事，则谕之曰：“明日来！”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来”之谣。不知讼者来，一时之忿，经宿气平，或众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钩距致人而自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李若谷教一内人云：“清勤和缓。”内人曰：“清、勤、和，则既闻命矣，缓安可为也？”李公曰：“天下甚事不自忙里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自不错，并欲救人之错。按：是时周侍郎忱为巡抚，凡有经画，必与赵豫议之，意亦取其详审乎？○陆子静九渊知荆门军，尝夜与僚属坐，吏白老者诉甚急。呼问之，体战，言不可解；俾吏状之，谓其子为群卒所杀。陆判“翌日至”。僚属怪之，陆曰：“子安知不在？”凌晨追究，其子盖无恙也。此亦能缓之效，然唯能勤而后能缓，不然，则废事耳。

【译文】 明朝人赵豫（安肃人，字定素）任松江太守时，凡不是紧急的讼案，就告诉他们：“明日来。”起初大家都笑他，所以有“松江太守明日来”的歌谣。殊不知来诉讼的往往只是一时的愤怒，经过一夜后气平了，或有人劝戒他，因而停止诉讼的人很多。

比起那些擅长钩距之术，藉之入人于罪，用以博取能吏之名的人，赵豫存心的厚道与此辈的阴险狡诈，所差不啻天壤之别。

〔梦龙评〕李若谷（宋·丰人，字子渊，谥康靖）教门下的人要“清勤和缓”，内人说：“清、勤、和，我们一定听命，缓怎么可以呢？”李若谷说：“天下有什么事不是从忙中出错的？”“明日来”一语，不但本身没错，而且可以救人之错。

按：当时周侍郎忱（明·吉水人，字恂如，谥文襄）任巡抚，凡是需要经营谋划的事，一定与赵豫商议，用意不也是在于详审吗？

陆九渊（宋·金溪人，字子静，自号象山翁）镇守荆门时，夜晚与僚属坐谈，有人报告一个老人控诉得很急，叫他来问，他却颤抖得话都说不清楚，仆役帮他表明，原来他的儿子被士

卒所杀。陆九渊要他第二天再来，僚属觉得很奇怪。陆九渊说：“怎么知道他的儿子在不在？”翌晨追究，原来老头的儿子并没事。这也是缓的功效。但要能勤然后才能缓，不然就会败坏大事。

158. 褚国祥

【原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为湖州添设贰守，宽平简易，清守不淄。北栅姚姓者，妻以久病亡，其父告婿殴死。公准其词，不发行。下午，命驾北栅，众役不知所之，突入姚姓家，妻尚未殓也。验无殴死状，呼告者薄责而释之。不费一钱而讼已了矣。

赵豫以缓，诸国祥以捷，其以安民为心一也。

【译文】 武进进士褚国祥任湖州太守之副官时，宽和平易，正直清廉。北寨有位姚姓州民的妻子，久病去世，她的父亲来控诉女儿是被女婿打死的。

褚国祥批准他的诉状，却不审判。下午，命人准备车驾向北寨前行，仆役不知要往何处去。褚国祥突然走进姚家，姚妻尚未入殓，查验没有被打死的情况，就把控诉的人叫来，责备一阵后释放他。

不费一文钱，讼案就了断了。

〔梦龙评〕赵豫手法缓慢，褚国祥手法敏捷，虽然各有风格，但是他们安定百姓的心意却是一致的。

159. 程 卓

【原文】 休宁程从元卓守嘉兴时，或伪为倅厅印纸，与奸民为市，以充契券之用。流布既广，吏因事觉，视为奇货，谓无真伪，当历加追验，边批：其言易人。则所得可裨郡计不少。公曰：“此不过伪造者罪耳。若一一验之，编民并扰。吾以安民为先，利非所急也。”乃喻民有误买者许自陈，立与换印。陈者毕至，一郡晏然。

【译文】 宋朝人休宁程卓（字从元）镇守嘉兴时，有人伪造倅厅印纸，与奸民交易，当作契券使用。流传既广，官吏发觉后，当作奇货，认为不论真伪，都要一一加以追验〔说词冠冕堂皇〕，所得收益对州县政府的开支是颇有裨益的。

程卓说：“这不过是伪造者的罪过，如果一一追验，连守法的人民也一并受骚扰，我认为安民最重要，求利不是紧急的事〔心事光明，这点非常重要〕。”

于是告喻百姓，凡是有误买的人准许陈述出来，立刻给他换真的。不久，前来陈述的人悉数到齐，全郡因而安然无事。

160. 张士逊

【原文】 宋初，令诸路州军创“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时为

广东路都漕，请曰：“臣所部皆穷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诏许之。仍照诸路委监司守臣，亲择堪为天庆寺院，改额为之，不得因而生事。

一转移间，所造福于民多，所造福于国更多。

【译文】 宋初，命令各路、州军队要建立天庆观，别号圣祖殿。张文懿公（张士逊，字顺之，阴城人，谥文懿）当时任广东路都漕（掌管漕运的官吏），他向朝廷请求道：“微臣属下的百姓都很穷困，请准予用最上律院改装完用。”

诏令许可。张士逊于是通知各路交付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守臣，亲自选择足以作天庆观的，改换匾额即可，不得因而惹事。

〔梦龙评〕只稍作改变，就造福人民极多，造福国家更多。

161. 张 永

【原文】 张永授芜湖令，茆当孔道，使客厨传日不暇给，民坐困惫。章圣梓宫南柩，所过都邑设绮紈帐殿，供器冶金为之。又阍宦厚索赂遗，一不当意，辄辱官司，官司莫敢谁何。永于濒江佛寺，堊其栋宇代帐殿，饰供器箔金以代冶，省费不貲，而调度有方，卒无欢呶于境上者。

【译文】 明朝时张永任芜湖县令，芜湖正当交通要道，使臣、商旅荟萃于此，餐饮、旅舍兴盛，但人民生活穷困。

仁宗章圣皇后的灵柩要移来南京合葬于先王的陵墓，队伍所经过的城市，必须设立以华美丝绸装饰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必须以黄金铸造。而宦官又要索取极多的贿赂与馈赠，一不合意，就羞辱当地官吏，官吏也莫奈何。

张永于是在江边的佛寺，将栋宇涂成白色来代替装饰线绸的殿堂，祭祀的器皿包上金箔，节省了不少费用，由于调度有方，在他管辖的境内一直没有发生事端。

162. 范 湛

【原文】 范希阳为南昌太守。先是府官自王都院作势以来，跪拜俱在阶下蓬外，风雨不问。希阳欲复旧制，乃于陈都院初上任时，各官俱聚门将见，希阳且进且顾曰：“诸君今日随我行礼。”进至堂下，竟入蓬内行礼，各官俱随而前，旧制遂复。希阳退至门外，与众官作礼为别，更不言及前事而散。

忍辱居士曰：“使希阳于聚门将见时与众参谋，诸人固有和之者，亦必有中沮而称不可者，又必有色沮而不敢前者，如何肯俱随而前？俱随而前者，见希阳之前而已不觉也。又使希阳于出门后庆此礼之得复，诸人必有议其自夸者，更有媒孽于各上司者，即抚院闻之，有不快者，如何竟复而上人不知？不知者，希阳行之于卒然，而后人又循之为旧例也。嗟乎！事虽小也，吾固知其人为强毅有识者哉！”

【译文】 范希阳（范湛）任南昌太守，先前府官从王都院造势以来，不论风雨，都要在篷外台阶下跪拜。范希阳想恢复老规矩，就在陈都院初上任的时候，各级官员聚集门前，将拜见都院。

范希阳一面向前进一面回顾说：“各位今天跟着我一起行礼。”

说着进入堂前，直入篷内行礼。各个官员都跟着他前进，老规矩于是恢复。范希阳退到门外，和各个官员行礼道别，再不谈及刚才所发生的事。

〔梦龙评〕忍辱居士说：假使范希阳在拜见都院之前，先与各官员商议，则一定有些人赞同，也一定有些人反对，更有些人会害怕不敢向前，怎么肯随着范希阳一起做呢？他们随着范希阳前进，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行的。又假使范希阳在出门以后，祝贺这种拜见之礼又恢复了，一定有些人说他自夸，更有些人会向上司去报告，嫁祸于范希阳。即使巡抚知道这件事不高兴，而如何恢复旧例，在上位者居然不知道。不知道的原因是范希阳在仓卒间进行这件事，而跟在后面的人也顺着他行旧制。

唉！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强毅而有见识的人。

163. 牛 弘

【原文】 奇章公牛弘有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直答曰：“可作脯。”

冷然一语，扫却妇人将来多少唇舌！睦伦者当以为法。

【译文】 隋朝时奇章郡公牛弘（鹑觚人，字里仁）有个弟弟牛弼酗酒成性，曾因醉射杀牛弘车驾的牛。

牛弘回家时，妻子对他说：“小叔射杀牛。”

牛弘回答说：“可以用来做肉干。”

〔梦龙评〕很冷淡的一句话，扫除妇人将来多少闲言闲语，希望伦常和谐的人应以此为法。

164. 明 镐

【原文】 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时，边任多纨绔子弟，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疲软者皆自解去，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军行，娼妇多从者，镐欲驱逐，恶伤士卒心。会有忿争杀娼妇者，吏执以白，镐曰：“彼来军中何邪？”纵去不治。娼闻皆走散。

不伤士卒心，而令彼自散，以此驭众，何施不可，宁独一事乎？

【译文】 宋朝时明镐（安丘人，字化基）为龙图阁大学士，任并州知州时，边境上有很多不学无术的富贵子弟，明镐就捉其中最不好学的人来处以杖刑，较柔弱的人都自己离去。于是奏报朝廷，选择其中熟习军事的人防守城寨。

军队出发时，很多娼妓想跟着走，明镐想驱逐她们，又怕伤了士气。当时

正好发生纷争，有士兵杀了娼妇，役使捉来报告明镐，明镐说：“她们来军中做什么？”

就放了杀人的士卒不治罪，娼妓听了遂各自离去。

〔梦龙评〕不伤害士卒的心，又令娼妇自行离去，用这手段来驾驭众人，有什么事不能办妥呢？岂只能用在一件事情上头？

四、游刃有余

【原文】 危峦前厄，洪波后沸；人皆棘手，我独掉臂。动于万全，出于不意；游刃有余，庖丁之技。集“迎刃”。

【译文】 前有险峰厄路，后有狂涛逼来，人人都感棘手，我却等闲视之；掌握全局而动，一动就出其不意；游刃有余，如庖丁解牛。

165. 子 产

【原文】 郑良霄既诛，国人相惊，或梦伯有 良霄字。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驷带及公孙段果如期卒，国人益大惧。子产立公孙泄 泄，子孔子，孔前见诛 及良止 良霄子 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太叔曰：“公孙何为？”子产曰：“说也。”以厉故立后，非正；故并立泄，比于继绝之义，以解说于民。

不但通于人鬼之故，尤妙在立泄一着。鬼道而人行之，真能务民义而不惑于鬼神者矣。

【译文】 春秋时，传说郑国良霄（字伯有）被国人子晰杀死之后，变为厉鬼，全国人都极为恐惧。

有人梦见良霄披甲而行，道：“壬子日我将杀驷带（帮助子晰杀良霄的人）；明年壬寅日，我又将杀公孙段（偏袒驷氏的人）。 ”

驷带及公孙段果然如期死亡，全国人更加恐惧。

子产于是立公孙泄（子孔的儿子，子孔先前被郑所杀）及良止（良霄的儿子）为大夫，来安抚良霄及子孔，厉鬼从此不再出现。

太叔（游吉，郑国人）问他为何如此举措，子产说：“鬼要有所归宿，才不会作祟，我立他们的后代，使他们有所归宿。”

太叔说：“为什么要立公孙泄呢？子孔并未成为厉鬼呀！”

子产说：“是为了向人民解说存亡继绝的原因。”

〔梦龙评〕子产不但通达人鬼之间的事故，更妙的是立公孙泄这一着。鬼道由人来实行，真能全力为民而又不迷信鬼神。

【原文】 梁孝王使人刺杀故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乃悉烧狱词，空手还报。上曰：“梁有之乎？”对曰：“有之。”“事安在？”叔曰：“焚之矣。”上怒，叔从容进曰：“上无以梁事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诛，是汉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忧在陛下也。”于是上大贤之，以为鲁相。

叔为鲁相，民讼王取其财物者百余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余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言！”鲁王闻之，大惭，发中府钱，使相偿之。相复曰：“王使人自偿之；不尔，是王为恶而相为善也。”又王好猎，相常从，王辄休，相出就馆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数使人请相休，终不体，曰：“我王暴露，我独何为就舍？”王以故不大出游。

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以十数，终不听。往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谓曰：“吾闻洛阳诸公居间，都不听。今子幸听解，解奈何从他邑夺贤士大夫权乎？”径夜去，属曰：“俟我去，令洛阳豪居间。”事与田叔发中府钱类。王祥事继母至孝。母私其子览而酷待祥。览谏不听，每有所虐使，览辄与祥俱，饮食必共。母感动，均爱焉。事与田叔暴坐待王类。

【译文】 汉朝时梁王派人刺杀袁盎（楚人，字丝父），景帝令田叔去调查。田叔将事实经过都查出来之后，却又烧掉所有的资料，空手回报景帝。

景帝说：“梁王有杀袁盎吗？”

田叔回答：“有。”

“事情的纪录在哪里？”

田叔说：“烧了。”

景帝很生气。

田叔从容地说：“皇上不必查办梁王的事。”

“为什么？”

田叔说：“如果查出来以后，梁王不处死，是大汉的法令不能推行；如果处死梁王，那太后就寝食难安，这是陛下的忧患。”

景帝非常赏识田叔，于是任命田叔为鲁相。

田叔任鲁相后，有一百多个百姓控诉鲁王夺取他们的财物。

田叔拿下为首的二十人，各鞭打二十余下，打手心二十下，很生气地说：“大王不是你们的主上吗？怎么敢说这种话。”

鲁王知道了非常惭愧，就拿出王府中的钱要田叔去偿还。

田叔又说：“大王应自己派人去偿还，不然，是大王做坏事而丞相做善事。”

又：鲁王喜好打猎，田叔常跟随着。鲁王休息时，田叔就在行馆中露天坐

着等待，鲁王屡次派人请他进馆休息，鲁叔始终不肯，他说：“大王暴露于野外，我怎么可能进馆舍休息？”

鲁王从此不大出游打猎。

〔梦龙评〕洛阳有人互相仇视，城中贤能勇壮的人居间调解十数回，始终没有成功。当事人之一去见郭解（汉·轵人，字翁伯），郭解受托夜里去拜访仇家，仇家听从郭解的劝导。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诸贤者居间调解都不肯听，现在你们幸而听我的话，我怎么可能夺走这些贤士的权益呢？”他当夜就离去，临走时嘱咐说：“等我离去，让洛阳的贤士去居间调解。”这件事和田叔处理王府的钱相类似。

王祥（晋·临沂人，字休征）侍奉继母非常孝顺，但是继母偏袒自己的儿子王览而虐待王祥，王览屡次劝谏母亲都不听，于是凡有虐待王祥的事，王览就一同接受，患难与共。继母深受感动，于是对王祥与王览同等爱护。这件事和田叔在野外露天之下等鲁王的事相类似。

167. 主父偃

【原文】 汉患诸侯强，主父偃谋令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汉为定其封号；汉有厚恩而诸侯渐自分析弱小云。

【译文】 汉朝王室忧虑诸侯势力过于强大，主父偃主张准诸侯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子弟，而由朝廷定其封号。于是朝廷对诸侯有厚恩，而诸侯的势力则因分封土地渐小而趋于弱小。

168. 裴光庭

【原文】 张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议加兵备边，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谋之。光庭曰：“封禅，告成功也。今将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惧，非所以昭盛德也。”说曰：“如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为大，比屡求和亲，而朝廷羁縻未决许也。今遣一使，征其大臣从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来，则戎狄君长无不皆来，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余矣！”说曰：“善！吾所不及。”即奏行之。遣使谕突厥，突厥乃遣大臣阿史德頔利发入贡，因扈从东巡。

【译文】 唐朝时张说（洛阳人，字道济）认为天子即将东巡，恐怕突厥会乘隙入寇，考虑在边境上加强兵备，就请兵部郎中裴光庭（字连城）来一起商议。

裴光庭说：“天下太平，封禅祭告上天，却惧怕戎狄，实在不能显示皇上的盛德。”

张说说：“那怎么办？”

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最强大，屡次要求和亲，而朝廷一直不准许。现在如果派一个使者，去请突厥的大臣跟皇上一一起去泰山封禅，他们一定欣然

受命。突厥大臣来了，其他戎狄的君长没有不跟着来，如此就可以不必备战，高枕无忧了。”

张说说：“很好，我不如你考虑得周到。”

就奏请皇帝派使者去告示突厥，突厥派大臣阿史德頔利发入贡，因而跟随天子东巡。

169. 崔祐甫

【原文】 德宗即位，淄青节度李正己表献钱三十万缗。上欲受，恐见欺；却之，则无词。宰相崔祐甫请遣使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所献钱赐之，使将士人人戴上恩，诸道知朝廷不重财货。上从之，正己大惭服。

神策军使王驾鹤，久典禁兵，权震中外。德宗将代之，惧其变，以问崔祐甫。祐甫曰：“是无足虑。”即召驾鹤，留语移时，而代者白志贞已入军中矣。

【译文】 唐德宗即位之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高丽人）献钱三十万缗，德宗想接受又怕被欺骗，想推辞又没有理由。

宰相崔祐甫（字贻孙）奏请德宗派使者去慰劳淄青的将士，借此将李正己所献的钱赏赐给将士们，使将士们都感激皇帝的恩德，也使各道（行政区的名称）知道朝廷不看重财货。

德宗依此行事，李正己因而感到惭愧心服。

神策军（唐朝禁军的名称）使王驾鹤久掌禁军，权势震惊中外，唐德宗想派人顶替，又怕发生变乱，因而问崔祐甫。

崔祐甫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

崔祐甫就请王驾鹤前来谈话，谈了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顶替王驾鹤的人已进入军中了。

170. 王 旦

【原文】 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被旨选兵，下令太峻，兵惧，谋为变。上召二府议之。王旦曰：“若罪旻，则自今帅臣何以御众？急捕谋者，则震惊都邑。陛下数欲任旻以枢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侧者当自安矣。”上谓左右曰：“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借一转以存帅臣之体，而徐议其去留，原非私一旻也。

契丹奏请岁给外别假钱币，真宗以示王旦。公曰：“东封甚迫，车驾将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可于岁给三十万物内各借三万，仍谕次年额内除之。”契丹得之大惭。次年复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万，事属微末，仰依常数与之。今

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其意，徒借又无其名；借而不除，则无以塞侥幸之望；借而必除，又无以明中国之大。如是处分方妥。

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王旦请敕有司具粟百万于京师，而诏德明来取。德明大惭，曰：“朝廷有人。”乃止。

【译文】 宋朝时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受旨选兵，下令太严，士卒恐惧想谋反。皇帝召吏部、兵部的大臣来商议。

王旦说：“如果怪罪张旻，那么今后将帅要如何指挥士兵？如果立刻捉捕谋反的人，则会震惊全城，陛下屡次想任命张旻为枢密使，现在利用这个机会任用他，同时也可以除去他的兵权，想谋反的士卒自然就安心了。”

皇帝对左右的人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真是宰相人才。”

〔梦龙评〕王旦借转任之间保存了对将帅应有的礼制，再缓缓商议他的去留，并不是对张旻一人的偏私。

契丹奏请朝廷每年除了赠物以外再增加钱币，真宗于是问王旦的意见。

王旦说：“皇上东巡、封禅的日子已近，车驾即将出发，他们利用这件事来刺探朝廷的意向，皇上可以在每年的赠物三十万内再借三万钱给契丹，告诉他们在第二年的赠额中扣除。”

契丹得到这笔钱后觉得非常丢脸。

次年，真宗又命令有关官吏，去年契丹所借的钱数目微小，仍依往常的数目赠送不必扣除，但下不为例。

〔梦龙评〕不借会违逆契丹的心意，光借又没有名堂。借而不扣还，就无法搪塞侥幸者的欲望，借而必须扣还，又无法显示中国的宽宠大量，像这种处理最为妥当。

西夏赵德明要求粮食一万斛，王旦奏请皇帝下令有关官吏准备一万斛粟米于京师，而请赵德明自己来取〔当然不敢来〕。

赵德明感到很丢脸地说：“朝廷中必有贤人。”

于是打消这项要求。

171. 严 求

【原文】 烈祖辅吴，四方多垒，虽一骑一卒，必加姑息。然群校多从禽，聚饮近野，或骚扰民庶。上欲纠之以法，而方借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计，问于严求。求曰：“无烦绳之，易绝耳。请敕泰兴、海盐诸县，罢采鹰鹞，可不令而止。”烈祖从其计，期月之间，禁校无复游墟落者。南唐近事。

【译文】 南唐烈祖（李升，五代南唐始祖）辅政于吴（五代十国之一），四方边境兵员充斥，虽是一骑一卒也要多加姑息。然而很多军官经常打猎追捕禽

兽，在近郊聚饮，或骚扰民众。

吴王想以法令来纠正他们，但是烈祖正需借重他们的才力，想不出适度的方法，就问严求。

严求说：“无须绳之以法，很容易断绝此事。请命令泰兴、海盐各县停止采购鹰鹞等禽兽，自然就止息了这种事。”

烈祖依计而行，一个月之间，军官再也没有游猎的事发生〔南唐近事〕。

172. 陈 平

【原文】 燕王卢绾反，高帝使樊噲以相国将兵击之。既行，人有短恶噲者，高帝怒，曰：“噲见吾病，乃几吾死也！”用陈平计，召绾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乘驰传，载勃代噲将。平到军中，即斩噲头！”二人既受诏行，私计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吕后女弟女嬃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即恐后悔，边批：精细。宁囚而致上，令上自诛之。”平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噲。噲受诏节，即反接载槛车诣长安，而令周勃代，将兵定燕。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后及吕嬃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殊悲，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帝。”是后吕嬃谗乃不得行。

谗祸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谋，则为陈平；度远之足以消其忌，则又为刘琦。宜近而远，宜远而近，皆速祸之道也。○刘表爱少子琮，琦惧祸，谋于诸葛亮，亮不应。一日相与登楼，去梯，琦曰：“今日出君之口，入吾之耳，尚未可以教琦耶？”亮曰：“子不闻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自请出守江夏。

【译文】 燕王卢绾造反，汉高祖派樊噲（沛人，谥武）以相国的身份出兵讨伐。

出发之后，有人说樊噲的坏话，高祖很生气地说：“樊噲见我病重，希望我快点死。”就用陈平（阳武人，谥献）的计策，召绾侯周勃（沛人，佐高祖定天下，谥武）在床前接受诏命：“陈平即刻乘驿车到军中，斩樊噲的头，由周勃代替樊噲的职位。”

二人受命而行，私下商量说：“樊噲是皇上的老臣，立功多，又是吕后妹妹吕嬃的丈夫，关系亲密，皇上一时忿怒而想杀他，恐怕以后会后悔〔考虑精细〕。不如把他捉来交给皇上，让皇上自己去杀他。”

二人尚未到军中，就先筑坛，再以圣旨召樊噲。

樊噲受命而来，陈平就用囚车将他送到长安，而令周勃代理军事，率兵平定燕王。陈平在路上听说高祖崩逝，怕吕后及吕嬃生气，就派人紧急到宫中报告樊噲的事。

其后遇到使者传诏令，命陈平与灌婴（睢阳人）屯兵荥阳，陈平受命，立刻亲自赶到宫中，哭得很悲伤，并把事情经过在灵前禀奏吕后。

吕后只说：“你很辛苦，出宫去休息吧！”

陈平坚决请求留在宫中，因此得以住在禁卫军中，太后派他为郎中，并命他辅佐新登基的君主。此后吕嫪对他的谗言，遂不能发生效果。

〔梦龙评〕同样是遭到谗言的祸害，衡量眼前的情况足以杜绝别人的阴谋，这是陈平的做法；衡量未来的进展足以消弭别人的猜忌，这是刘琦（后汉人，刘表的儿子）的做法。该近而远，该远而近，都会加速祸害的降临。

刘表喜爱小儿子刘琮，刘琦怕有祸临身，便找诸葛亮商量，诸葛亮不回答。有一天，两人一起登楼，刘琦拿掉梯子，对诸葛亮说：“现在从您口中说出的话，只进入我的耳朵，还不能教导我吗？”诸葛亮说：“你没听说过申生（春秋晋献公的太子，后来自杀而死）留在国内是危险的，重耳（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名字）逃到国外反而安全吗？”刘琦领悟，遂自请外放镇守江夏。

173. 宋太祖 曹彬

【原文】 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间于周主。遣使遗太祖书，馈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输之内府，间乃不行。

周遣阁门使曹彬以兵器赐吴越，事毕亟返，不受馈遗。吴越人以轻舟追与之，至于数四，彬曰：“吾终不受，是窃名也。”尽籍其数，归而献之。后奉世宗命，始拜受，尽以散于亲识，家无留者。

不受，不见中朝之大；直受，又非臣子之公。受而献之，最为得体。

【译文】 南唐国主畏惧宋太祖的威名，乃对后周世宗使用离间之计，他派使者送信给太祖，并赠送白银三千两。太祖都送进内廷的仓库，离间之计行不通。

后周派阁门使曹彬送兵器给吴越，曹彬事情办完后立刻回国，不接受馈赠。

吴越人用轻舟追送给他，一而再地拜托他收下，曹彬说：“我再不接受就是窃取美名了。”就把吴越所送的礼物全数登记下来，回来献给世宗，后来又奉世宗之命才拜受，并且全拿出来送给亲戚朋友，家中一点都不保留。

〔梦龙评〕不接受就不能表现中国的伟大，直接接受则不是臣子应有大公无私。接受下来再献给朝廷，是最得礼的方法。

174. 苏轼 范仲淹

【原文】 高丽僧寿介状称“临发日，国母令赍金塔祝寿”。东坡见状，密奏云：“高丽苟简无礼，若朝廷受而不报，或报之轻，则夷虏得以为词；若受而

厚报之，是以重礼答其无礼之馈也。臣已一面令管勾职员退还其状，云：‘朝廷清严，守臣不敢专擅奏闻’。臣料此僧势不肯已，必云本国遣来献寿，今兹不奏，归国得罪不轻。臣欲于此僧状后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国又无来文，难议投进，执状归国照会。’如此处分，只是臣一面指挥，非朝廷拒绝其献，颇似稳便。”

范仲淹知延州，移书谕元昊以利害，元昊复书悖慢。仲淹具奏其状，焚其书，不以上闻。夷简谓宋庠等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宋庠意夷简诚深罪范公，边批：无耻小人！，遂言“仲淹可斩”。仲淹奏曰：“臣始闻虜悔过，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虜势益振，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廷，故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闻者，则辱专在臣矣。”杜衍时为枢密副使，争甚力，于是罢庠知扬州，边批：羞杀！而仲淹不问。

【译文】高丽僧寿介呈递奏状说：出发来华当天，国母命令他带金塔来向宋朝天子祝寿。

苏东坡看了奏状，秘密禀奏道：

“高丽实在简慢无礼，如果朝廷接受而不回报，或报酬太轻，高丽还可能有怨言；如果接受而回报太丰富，则是用重礼酬答无礼的馈赠。微臣已一面命令主管的官员退还奏状说：我国朝廷清明严正，有关的官吏不敢专权奏报。微臣预料这个和尚一定不肯罢休，必然说：本国派来献寿礼，现在不为他奏报，回国后必受重罚。微臣想在和尚的奏状后面批上：‘州官没有受到朝廷的圣旨，贵国又没有送公文来，难以呈报。请你拿此状回国照会。’这只是微臣个人出面处理，不是朝廷拒绝他的献礼，似乎比较稳当。”

范仲淹任延州知州，写信给赵元昊，以利害关系告诫他。赵元昊回信态度傲慢，范仲淹只以奏状禀报，而将赵元昊的回信在众朝臣面前烧掉，不予呈报。

吕夷简对宋庠（安陆人，字公序）等人说：“人臣无外交，希文（范仲淹字）怎敢如此？”

宋庠心想吕夷简在责怪范仲淹〔宋庠是个无耻小人〕，就对仁宗说范仲淹该斩。

范仲淹奏道：“微臣起初听说元昊悔过，所以写信诱导告诫他，后好正值任福（开封人，字祐之）战败，元昊势力大振，所以回信态度傲慢。微臣认为假使朝廷看到这封信而不能去讨伐，则羞辱在朝廷，所以当著同仁的面烧掉，假使朝廷不知道这件事，则羞辱只在微臣。”

杜衍（山阴人，字世昌，谥正献）当时任枢密副使，极力为范仲淹争辩，于是宋庠调为扬州知州〔丢脸到家〕，而范仲淹的事未再深究。

175. 张方平

【原文】 元昊既臣，而与契丹有隙，来请绝其封。知谏院张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敌，非计也。宜赐元昊诏，使之审处，但嫌隙朝除，则封册暮下，于西、北为两得矣！”时用其谋。

【译文】 赵元昊臣服以后，因与契丹有仇，便来请求宋朝断绝契丹的封赏。

谏官张方平（南京人，字安道）说：“得到新近归附的小羌族，而失去久和的强敌，绝非善策。应赐予元昊诏令，要他审慎处理，只要仇怨一解除，封赏立刻送到，在西北边上，这是两得其利的办法。”

朝廷当时就用此谋略。

176. 秦 桧

【原文】 建炎初，虏使讲和，云：“使来，必须百官郊迎其书。”在廷失色，秦桧恬不为意，尽遣部省吏人迎之。朝见，使人必要褥位——此非臣子之礼。是日，桧令朝见，殿廷之内皆以紫幕销满。北人无辞而退。

【译文】 建炎初年，南宋派遣使者与金人媾和。金人说他们的使者来时，宋室必须百官到郊外迎接和议书，朝廷众官大惊失色，秦桧却安然不以为意，把户部、中书省的官吏全派去迎接。

朝见天子的金使，座位要求必须铺上毯子，也不合乎臣子的礼制。

到了那一天，秦桧命令朝见的殿廷内，全部挂满紫色的帷幕（紫非正色，含有抗议意味），使者遂无话可说地回去。

177. 吴时来

【原文】 嘉靖时，倭寇发难，郎、土诸路兵援至。吴总臣计犒逾时，众大噪。及至松江，抚臣属推官吴时来除备。时来度水道所由，就福田禅林外立营，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导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费不冗，诸营帖然。客兵素犷悍，剽掠即不异寇。时来用赞画者言，为好语结其寇长，缚治之，迄终事无敢犯者。

按：时来在松御倭，历有奇绩。寇势逼甚，士女趋保于城者万计。或议闭关拒之，时来悉纵入择闲旷地舍之。又城隘民众，遂污蒸而为疫。时来乃四启水关，使输薪谷者，因其归舟载秽滞以出。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余丈，人情汹汹。时来尽撤屯戍，第以强弩数十扼其冲。总臣以为危，时来曰：“淖淳彼安能登？”果无恙。时内徙之民薄城而居，类以苫盖，时来虑为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阴识其姓名于屋材，夜选卒运之城外，以为木栅，扞修城者。卒皆股栗不前，时来首驰一骑出南门，众皆从之，平明栅毕，三日而城完。复以栅材还

为民屋，则固向所识也。贼知有备，北走，时来建议决震泽水，断松陵道。贼至平望，阻水不得进，我兵尾而击之，斩首三千余，溺死无算。此公文武全才，故备载之。

【译文】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入侵，地方官发动当地土著的军队来援助。吴总臣当时负责薪水与犒赏，却逾时未到，众兵喧闹不已。

土著军到了松江，由巡抚的属官吴时来（仙居人，字惟修）负责筹备，吴时来衡量由水运输送，然后在福田禅林外扎营，命令土著军官将部队带到，各自管好自己的队伍，由船夫引导进入，依次接受犒赏。由于受惠平均而不浪费，每个营队都很服贴。

由外地调来的士兵向来强悍难训，剽窃掠夺，无异于盗寇。吴时来以幕僚身份说好话，联合他们的酋长来管理，所以直到战争结束，没有敢犯错的。

〔梦龙评〕吴时来在松江抵御倭寇时，常有奇妙事迹。倭寇逼迫得很紧时，有上万个土人妇女逃到城里来接受保护，有人建议关城门拒绝接纳，吴时来则任人选择空旷的地方建屋子安顿他们。因为城区狭隘民众多，污秽之气蒸发而成疫病，吴时来就在四方打开水闸，便于从外地运输木柴粮食到城中来，又趁便以回去的船运走垃圾。隔年四月，倭寇突然攻城，雨下得很大，西南角的城墙崩坏十余丈，人心惶恐不已。吴时来撤退所有的兵卒，只用数十个弓箭手守着缺口。总臣认为很危险，吴时来说：“泥淖之地，贼兵怎可能爬上城来。”果然没有发生事故。

当时迁进城里避难的人民，都在近城墙处搭盖草屋居住，吴时来担心他们被火箭射到，立刻要他们撤退，而暗中把他们的姓名记在门板屋材上，夜里选士卒运到城外做栅栏以修理城墙。士卒都恐惧不前，吴时来首先骑马驰出南门，众兵都跟着他前进，所以黎明时分栅栏就竖好了。三天后城墙也修复了，于是把木材再还给人民，依旧物归原主。

倭寇情知城中有备而北走，吴时来建议将河堤溃决，使河水泛滥，再砍一截截的松木随着水流向下冲激，贼兵被大水阻断，无法前进。吴时来再命军队趁机追击，杀了三千多人，溺死的更无法计算。吴时来这个人真是文武全才。

178. 陈希亮 苏轼 章纶 姚夔

【原文】 于阗使者入朝，过秦州，经略使以客礼享之。使者骄甚，留月余，坏传舍什器，纵其徒入市掠饮食，民户皆昼闭。希亮闻之，曰：“吾尝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译者教之。吾痛绳以法，译者惧，其使不敢动矣；况此小国乎！”乃使教练使持符告译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取军令状以还。使者至，罗拜庭下。希亮命坐两廊，饮食之，护出其境，无一人哗者。

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铃辖亢礼。时苏轼通判杭州，使人谓之曰：“远方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

称熙宁，然后受之。

国朝北方也先，杀其主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遣使入贡。上命群臣议所以称之者。礼部郎中章纶言：“可汗，乃戎狄极尊之号，今以号也先则非宜。若止称太师，恐为之惭忿，犯我边鄙。宜因其部落旧号，称为瓦剌王，庶几得体。”从之。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成化初年，使有从他路入者，边批：例不可开。上因守臣之奏，许之。礼部姚文敏公夔奏请宴赏一切杀礼。虏使不悦。姚谕之云：“故事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朝廷有大礼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故只同他处使臣。”虏使不复有言。

四公皆得驭虏之体。

【译文】 于阗使者入朝，经过秦州，经略使（掌管一路民兵之事的官吏）以客礼待他。使者非常骄傲，停留一个多月，把旅舍的器具破坏，又放纵他的随从进入市区抢夺食物，人民连白昼都关闭门户。

陈希亮知道了，就说：“我曾招待契丹使者，了解这种情况，使者最初不敢暴横，都是翻译的人教他的。我狠狠地绳之以法，翻译的人害怕，使者就不敢动了。契丹都如此了，何况是于阗这种小国家。”

于是就派教练使拿着信物去告诉翻译的人说：“进入我国境内，如果有丝毫不守法，我就将他处斩，你拿着军令状回去。”

使者到达后，罗列于庭下拜见。陈希亮命令他们分两边坐下，招待他们饮食，再护送他们出境，始终没有一个人敢喧哗闹事。

高丽入贡，使者侮蔑州郡的接待人员，押伴使臣（随侍朝贡使者的官员）负责管理本路仓库，便乘势蛮横无礼，甚至与钤辖（总管军旅、屯戍、营房、守御的政令）分庭抗礼。

当时苏轼任杭州通判，就派人押伴使臣说：“远方的人仰慕中华文化而来朝贡，按理必定恭敬谦顺。而今所以凶暴放肆，都是你引导的结果，你再不悔改，就奏报朝廷。”

押伴使臣害怕，稍微收敛。

高丽使者送礼物给官吏，都以干支记年，苏轼对他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奉行我中华正朔，我怎么敢接受？”

使者立刻改写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

明朝北方胡虏也先杀了他的主上脱脱不花，自称大元田盛大可汗，派遣使者入贡，皇帝命令群臣商议如何称呼他。

礼部郎中章纶（乐清人，字大经）说：“可汗是戎狄最尊贵的称呼，现在用

可汗来称呼也先很不适当。如果称呼太师，又怕他们生气，来侵犯我国边境。应该就他们部落的旧称呼瓦剌王来称呼他，比较得体。”

皇帝遂依他的建议行事。

大同猫儿庄本是北方胡虏入贡的正路，明宪宗成化初年，却有使者从其他路线进入〔此例不可开〕。宪宗因为守臣的奏报而准许。礼部尚书姚夔（字大章，谥文敏）奏请将一切宴赏的礼节尽量简化，使者很不高兴。

姚夔告诉使者说：“过去北方使臣进贡都从正路，朝廷均以重礼相待；现在你从小路来，被怀疑不是北方的头目，所以只以其他地方的使臣礼节来待你。”

使者因而没话可说。

〔梦龙评〕这四件驾驭夷狄之事都颇为得体。

179. 苏 颂

【原文】 苏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国信使，在虏中遇冬至。本朝历先北朝一日，北朝问公孰是。公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犹是今夕，逾数刻即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本朝之历可也。”虏人深以为然，遂各以其日为节庆贺。使还奏，上喜曰：“此对极中事理！”

【译文】 苏子容（苏颂，字子容）奉派担任北朝生辰国的信使，在胡虏境内遇到冬至。宋朝的历法比北朝早一日，北朝就问苏子容哪一种历法才正确。

苏子容说：“历算家的算法小有差异，迟速不同，如果亥时还是今天，过数刻后属于子时，就是明天了。或先或后，各照自己的历法就可以了。”

契丹人都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各按自己的节日庆祝。

苏子容回来禀奏皇帝，皇帝高兴地说：“这样回答真正切中事理。”

180. 马 默

【原文】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则粮不贍，且地狭难容。每溢额，则取其人投之海中。寨主李庆一任，至杀七百余人。马默知登州，痛其弊，更定配海岛法，建言：“朝廷既贷其生矣，即投之海中，非朝廷本意。今后溢额，乞选年深、自至配所不作过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诏可，著为定制。自是多全活者。默无子，梦东岳使者致上帝命，以移沙门岛罪人事，特赐男女各一。后果生男女二人。

既活人命，又劝勿恶，真乃菩萨心肠，圣贤遗风。

【译文】 宋制沙门岛监禁的犯人有一定的数额，官府供给粮食限定三百人，人数超过时粮食并不跟着增加。沙门岛地方狭小，人一多更难以容纳，往往在

超过限额时，就把犯人投入海中，寨主李庆一在任两年之间竟然杀了七百多人。

马默（成武人，字处厚）任登州知州时，痛恨这种弊端，重订配海岛法，建议朝廷：既然给他们生路，却又把他们投入海中，实在不是朝廷的本意；今后凡是有超额的情形，就选那些到配所年代最久且没有过错的人，移送到登州。神宗深以为然，就下令此为定制。从此保全了很多人命。

马默没有子女，梦见东岳使者传达上帝的命令，因为移送沙门岛犯人的事，特别赐他儿女各一人。后来果然生了一男一女。

〔梦龙评〕既存活人命，又能劝人改过迁善，真是菩萨心肠，圣贤作风。

181. 于 谦

【原文】 永乐间，降虏多安置河间、东昌等处，生养蕃息，骄悍不驯。方也先入寇时，皆将乘机骚动，几至变乱。至是发兵征湖、贵及广东、西诸处寇盗，于肃愍奏遣其有名号者，厚与赏犒，随军征进。事平，遂奏留于彼。于是数十年积患，一旦潜消。

用郭钦徙戎之策而使戎不知，真大作用！

【译文】 明成祖永乐年间，投降的胡虏多安置在河间、东昌等地，胡虏生养繁衍，傲慢不驯。正当也先入寇时，他们都想乘机作乱，几乎演变成祸害。

后来朝廷将出兵征讨湖南、贵州及广东、广西各地的强盗，于谦（钱塘人，字廷益）于是建议：就派那些有名号的胡虏随军征战，多给他们一点犒赏。强盗平定后，于谦又奏准将他们留在该地。数十年来所累积的忧患，因而一旦解除。

〔梦龙评〕于谦用郭钦从戎之策而使戎毫无所知，真是大作用。

182. 李 贤

【原文】 法司奏：石亨等既诛，其党冒夺门功升官者数千人，俱合查究。上召李贤曰：“此事恐惊动人心。”贤曰：“朝廷许令自首免罪，事方妥。”于是冒功者四千余人，尽首改正。

【译文】 明朝时司法官员禀奏石亨等人虽然已经伏法被杀，他的党徒假冒参与毁坏门墙、迎皇帝复位的功劳而升官的却有数千人之多，都应该查办。

皇帝召见李贤说：“这种事恐怕惊动人心。”

李贤说：“朝廷下令准许自首的人无罪，事情才能妥贴。”

于是冒领功劳的四千人悉数自首改正。

183. 王 琮

【原文】 武宗南巡还，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廷和}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人，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卒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彬遂成擒。

【译文】 明武宗巡幸南方回来，病重弥留之际，杨廷和（新都人，字介夫）已计划好要捉捕江彬。然而江彬所率领防守边境的士兵数千人，都是江彬的爪牙，实力非常强大，恐怕在仓卒之间发生变乱。

杨廷和想不出计策，因而找王琮（太原人，字德华）商议。

王琮说：“应当记下那些随从皇上南巡有功的士兵，命令他们到通州去领赏。”

于是这些士兵都离开，江彬终于成擒。

184. 刘大夏 张居正

【原文】 庄浪土帅鲁麟为甘肃副将，求大将不得，恃其部落强，径归庄浪，以子幼请告。有欲予之大将印者，有欲召还京，予之散地者，刘尚书大夏独曰：“彼虐，不善用其众，无能为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损威。”乃为疏，奖其先世之忠，而听其就闲。麟卒怏怏病死。

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当逮。朝议皆难之，谓朝弼纲纪之卒且万人，不易逮，逮恐激诸夷变。居正擢用其子，而驰单使缚之，卒不敢动。既至，请贷其死，而锢之南京，人以为快。

奖其先则内愧，而怨望之词塞。擢其子则心安，而巢穴之虑重。所以罢之锢之，唯吾所制。

【译文】 庄浪的土帅鲁麟是甘肃的副将，想当大将而求不到，仗着自己的部落强大，就回庄浪，以儿子幼小为由请辞。

朝中的官吏，有人主张封他为大将，也有人主张召他回京城，封他土地的。只有刘尚书大夏说：“鲁麟性情残暴，不善于运用他的部卒，未足为患。然而他无罪，现在给他大将印信不合法，召他不来反而有损朝廷的威严。”

刘大夏于是上疏，褒奖鲁麟祖先的忠贞，而听任他闲居无用，鲁麟终于郁郁不乐而病死。

明朝黔国公沐朝弼犯法，应当逮捕，朝廷中的官吏都顾虑沐朝弼所辖的士卒一万多人，纲纪严明，不容易逮捕，恐怕引起兵变。

张居正（江陵人，字叔大，谥文忠）遂先任用沐朝弼的儿子，然后派人去

捉他，士卒多不敢动。捉到沐朝弼后，张居正奏请天子宽赦他死罪而禁锢在南京，人人都觉得很痛快。

〔梦龙评〕褒奖鲁麟的祖先，使他内心愧疚而无从发出抱怨的言词；提拔沐朝弼的儿子，使他心安而巢穴之中出现猜贰之心。因而要罢黜他、禁锢他，全都操之在我。

185. 刘 坦

【原文】 坦为长沙太守，行湘州事。适王僧粲谋反，湘部诸郡蜂起应之，而前镇军钟玄绍者潜谋内应，将克日起。坦侦知之，佯为不省，如常理讼。至夜，故开城门以疑之。玄绍不敢发。明旦诣坦问故，坦久留与语，而密遣亲兵收其家书。边批：已知确有其书，故收亦以塞其口，非漫遣也。玄绍尚在坐，收兵还，具得其文书本末，因出以质绍。绍首伏，即斩之；而焚其书，以安余党，州部遂安。

【译文】 南北朝时，刘坦（南朝梁·安众人，字德度）任长沙太守，兼任湘州知州，当时正逢王僧杰谋反，湘州各郡，群起响应；前镇军钟玄绍暗地计划内应，也将定期起兵。刘坦侦查清楚了，却假装不知道，照常处理讼案。晚上，他故意打开城门作疑兵之计，使得钟玄绍不敢起兵。

翌晨，钟玄绍问刘坦有什么事故发生，刘坦故意留他谈了很久，却私下派亲信的士兵去搜查钟玄绍的家书。钟玄绍还在座，而士卒已经回来，且得到记载事情本末的文书，刘坦因而拿出来质问钟玄绍；钟玄绍遂俯首认罪，立即被斩。

刘坦烧掉文书，借以安定余党，湘州于是平安无事。

186. 张 浚

【原文】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又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輿中，以俊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刀曰：“诺！”悉麾隶他军，顷刻而定。琼伏诛。

【译文】 宋朝时叛将范琼拥兵占据上流之地，召他不来，来了又不肯解散军队，中外人心惶惶，喧扰不已。张忠献（张浚，绵竹人，字德远，卒谥忠献）与刘子羽（字彦修）暗地计划要杀掉他。

有一天，张忠献命张俊（成纪人，字伯英）带一千人渡江，假装要来缉捕

其他盗贼，乘机请范琼、张俊及刘光世（字平叔）都到政事堂来商议，并为他们准备了饮食。

饮食完毕，大家却找不到话说，刘子羽坐在廊下，怕范琼发觉事情有异，立即取出一张黄纸，假作诏书走上前去指挥范琼说：“跪下！皇上有命令，将军可以到大理寺申辩。”

范琼惊愕不已，不知所措，刘子羽示意左右拥着范琼上轿，用张俊的军队护送到监狱，再由刘光世出去安抚界兵道：“要诛杀的只是范琼一人，你们是天子自己率领的军队。”

众兵都丢下武器说：“遵命！”

于是把他们编入其他部队，没多久乱事便被平定，范琼伏诛。

187. 留志淑

【原文】 中官毕真，逆濠党也，至自江西，声势翕赫，拥从牙士五百余人，肆行残贼，人人自危。留志淑知杭州，密得其不可测之状，白台察监司阴制之。未几，真果构市人，一夕火其居，延烧二十余家。淑恐其因众为乱，闭门不出，止传报诸衙门人毋救火。余数日，果与濠通。及真将发应濠，台察监司召淑定计。先提民兵，伏真门外，监司以常礼见，出。淑入，真怒曰：“知府以我反乎？”应曰：“府中役从太多，是以公心迹不白。”因令左右出报监司。既入，即至堂上，执真手与语当自白之状，边批：在我掌握中。众共语遣所不籍之人，以释众疑。真仓卒不得已，呼其众出。出则民兵尽执而置之狱。伪与真入视府中，见所藏诸兵器，诘曰：“此将何为也？”真不能答，乃羁留之，奏闻，伏诛。

【译文】 明朝时宦官毕真是朱宸濠的党羽，从江西来到杭州，声势显赫，拥有爪牙五百多人，到处抢劫肆虐，人人自危。

留志淑（晋江人，字克全）当时任杭州知州，私下得到他们活动的情况，就告诉台察监司（监察州郡的官吏），打算暗中牵制他们。不久，毕真果然残害市人，夜里火烧民房，延烧了二千多家。

留志淑怕他们借机作乱，闭门不出，只吩咐衙门的人不要救火。

几天后，毕真果然与朱宸濠通信，且将发兵响应叛变。台察监司召留志淑商定计策，先派民兵埋伏毕真门外，监司再以常礼求见毕真。

留志淑先进去，毕真生气地说：“知府认为我反叛吗？”

留志淑说：“府上仆役随从太多，所以你的心迹不容易表白。”

于是命令左右的人去请监司。

监司进入以后，在堂上执起毕真的手谈话〔在我掌握中〕，好像要为自己有

所辩解的样子。众人也七嘴八舌地谈论，认为应遣走没有登记名字的人，以松懈大众的疑虑。毕真在仓卒之下，不得已叫他的随从都出去，没想到一出门就被民兵捕起来送进监狱。

又过一会，监司假装与毕真入府参观，看见收藏的兵器，就问道：“这些兵器将有何用？”毕真不能回答，监司于是将他拘捕，奏报天子处以死刑。

188. 王 益

【原文】 王益知韶州。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谋为变。事觉，一郡皆骇。益不为动，取其首五人，即日断流之。或请以付狱，不听。既而闻其徒曰：“若五人者系狱，当夜劫之。”众乃服。

【译文】 王益任韶州知州期满时，州中有五百个屯兵，因为继任王益的人一直没有到，就计划作乱。这事被发觉，全郡的人都惊骇不已。王益不动声色捉住为首的五人，当天便判决他们流放〔妙处在速，稍缓则变生〕。有人请求将他们关进监狱，王益不听。

后来王益才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将这五人关进监狱，当天晚上必定有很多人去劫狱。”

从人于是叹服。

189. 贾 耽

【原文】 贾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使行军司马樊泽奏事行在。泽既反命，方大宴，有急牒至：以泽代耽。耽内牒怀中，颜色不改。宴罢，即命将吏谒泽。牙将张献甫怒曰：“行军自图节钺，事人不忠，请杀之！”耽曰：“天子所命，即为节度使矣。”即日离镇，以献甫自随，军府遂安。

【译文】 唐朝时贾耽（南皮人，字敦诗）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派行军司马（节度使的属官）樊泽（南阳人，字安时）到京师禀奏公事。

樊泽回来复命时，贾府正在举行宴会，适巧有紧急公文送到，公文中命令以樊泽代替贾耽的职务。贾耽将公文放入怀中，脸色不稍改变。宴会完毕，就命令堂中的官吏都拜见樊泽。

副将张献甫生气道：“这是行军自己假造的文书，事人不忠，请杀了他。”

贾耽说：“天子任命，他已经是节度使了。”

贾耽当天就离开任所，由张献甫随侍，军府因而安定无事。

190. 沈 演

【原文】 万历年间，女真虏人阿卜害等一百七员进贡到京。内工李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递横肆需索。州司以闻。时沈演在礼部客司，议谓本东夷长，恭顺有年，若一概议革，恐孤远人向化之心。宜仍将各向年例正额赏赐，行移内府各衙门关出给散，以彰天朝旷荡之恩。止将工李罗等三名，革其额赏，行文辽东巡抚，执付在边酋长，谕以骚扰之故，治以虏法。俟本人认罪输服，方准补给。

沈何山 演云：客司，古典属国。邮人骚于虏，不能不望铃束，然无以制其命。初工李罗等见告，谕以罚服，誓弗受也。与赏以安众，革三人赏以行法。三人头目，能使其众者，且积猾也，然离众亦不能哗，遂甘罚服。此亦处骚扰之一法。

【译文】 明神宗万历年间，女真人阿卜害等一百零七人将进贡品送往宫内，其中工李罗、小厮哈额、真太三名为首，在通州驿站横行勒索。州官将此事奏报朝廷。

当时沈演任职礼部客司（接待外宾之职），他建议朝廷：夷人酋长数年来一向恭敬顺服，如果一概革除赏赐，恐怕辜负夷人归化的诚心，应该依旧将每年例行赏赐，移到各衙门关口散发给他们，以显扬天朝的宽宏大量，本案只需将工李罗等三名革除赏赐即可。同时，朝廷应发公文给辽东巡抚，让他们转知边境外的酋长，让他们明白此次骚扰事故，将由国法处置。等酋长认罪并表示诚服后，才准补发赏赐。

〔梦龙评〕沈演说：“客司，犹如古代的典属国一职。驿卒受夷人骚扰，无不希望能加以约制，可是却往往无法律可施。”起初，工李罗等人被告诫处罚时，傲慢不肯接受；但发给赏赐是为了安定群夷，革除三人的赏赐乃是依法行事。三人本是夷人头目，都能指使其属从，而且累积许多狡猾的经验，但一旦遭到隔离，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有甘受惩罚。这也是处置骚扰的办法之一。

191. 王钦若

【原文】 王钦若为亳州判官，监会亭仓。天久雨，仓司以米湿，不为受纳。民自远方来输租者，深以为苦。钦若悉命输之仓，奏请不拘年次，先支湿米。边批：民利于透支，必然乐从。太宗大喜，因识其名，由是大用。

绍兴间，中丞蒋继周出守宣城，用通判周世询议，欲以去岁旧粟支军食之半。群卒恶其陈腐，横挺于庭，出不逊语。佥判王明清后至，闻变，亟令车前二卒传谕云：“佥判适自府中来，已得中丞台旨，令尽支新米。”群嚣始息。然令之不行，大非法纪；必如钦若，方是出脱恶米之法。

【译文】 宋朝时王钦若任亳州判官，监管会亭仓。因为久雨不晴，仓库管理员以稻米潮湿，不肯接纳米粮，从远方来纳租的百姓，都深以为苦。王钦若命令他们都运入仓库，然后奏报朝廷，准予不拘纳粮年次，先支付湿米〔百姓利于透支，必然乐于遵从〕。

宋太宗非常高兴，因此知道了王钦若的姓名，从此得到重用。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中丞蒋继周（青田人）出任宣城太守，用通判周世询的建议，想以去年的旧米支付军粮的半数。群卒厌恶旧米陈腐，在庭前横着武器，说出不逊的话。

金判王明清（字仲言）后来才到，听说士卒不服的事，立刻命令车前二个士兵传令下去：“金判刚从府中来到，已经带来中丞的旨意，完全支付新米。”群卒的喧嚣才平息下来。

然而，法令不能推行，就会破坏纲纪。一定要像王钦若的做法，才是出脱旧米的妙诀。

192. 令狐 李德裕

【原文】 宣宗衔甘露之事，尝授旨于宰相令狐公。公欲尽诛之，而虑其冤，乃密奏牒子云：“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然无类矣。”

今京卫军虚籍糜饷，无一可用；骤裁之，又恐激变。若依此法，不数十年，可以清伍。省其费以别募，又可化无用为有用。

先是诸镇宦者监军，各以意见指挥军事，将帅不得专进退。又监使悉选军中骁勇数百为牙队，其在阵战斗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将帅出征屡败。李赞皇乃与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议，约敕监军不得预军政，每兵千人听取十人自卫，有功随例沾赏。自此将帅得展谋略，所向有功。

【译文】 唐宣宗挂记着甘露之变（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谋诛宦官，反而被宦官所杀），曾经颁旨给宰相令狐（华原人，字子直）。

令狐 打算杀掉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又怕有人冤枉，就私下禀奏宣宗：“只要有罪就不要用他，遇有空缺时，也不要找人补位，自然没有同伙的人了。”

〔梦龙评〕如今明朝京师的禁卫军很多只有军籍，空领官粮，却没有一个有用处的，突然将他们裁减，恐怕引起巨变。如果用这种方法，不必十年，就可以清理军伍，省下很多经费来重新招募新军，又可以化无用为有用。

起先，各镇由宦官监督军务，他们各以自己的意见指挥军事，将帅无权决定进退。此外，宦官又选用军中骁勇善战的士兵数百名担任卫戍部队，留在战场上的，反倒是一些怯弱的士卒，所以出征常常战败。

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因此和枢密使杨钧义、刘行深商议，下令监军不能干预军政，每千名士兵中，任选十名自卫，有功依例赏赐。从此将帅才能施展谋略，所到之处每有战功。

193. 吕夷简

【原文】 西鄙用兵，大将刘平战死。议者以朝廷委宦者监军，主帅节制有不得专者，故平失利。诏诛监军黄德和。或请罢诸帅监军，仁宗以问吕夷简。夷简对曰：“不必罢，但择谨厚者为之。”仁宗委夷简择之，对曰：“臣待罪宰相，不当与中贵私交，何由知其贤否？愿诏都知、押班，但举有不称者，与同罪。”仁宗从之。翼日，都知叩头乞罢诸监军宦官。士大夫嘉夷简有谋。

杀一监军，他监军故在也。自我罢之，异日有失事，彼借为口实，不若使自请罢之为便。文穆称其有宰相才，良然。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智，方之古大臣，邈矣！○李迪与夷简同相，迪尝有所规画，吕觉其胜。或告曰：“李子束之虑事，过于其父。”夷简因语迪曰：“公子束之才可大用。”边批：奸！即奏除两浙提刑。迪父子皆喜。迪既失束，事多遗忘，因免去，方知为吕所卖。

【译文】 西方边境上发生战争，大将刘平战死。议论此事的人认为朝廷委任宦官监督军务，使主帅没有权力调配军队，才导致刘平失利，希望宋仁宗下诏杀监军黄德和，或罢除其他部队的监军。

仁宗以此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不必罢除，只要选忠厚谨慎的人去担任即可。”

仁宗交给吕夷简去选，吕夷简说：“微臣以宰相的身份，不当与宦官交往，怎么知道他们贤明与否？希望下命都知押班（兼任官名），举出不称职的监军来问罪。”

仁宗依此而行。

翌日，都知押班都来叩头请求罢除监军宦官〔这招如何〕，士大夫遂都赞许吕夷简有谋略。

〔梦龙评〕杀掉一个监军以后，还有其他的监军在，由我罢除，将来一有错失，他们就拿来当借口，不如让他们自己来请求罢除。人称吕夷简有宰相之才，实在没错，可惜他有才干而无度量，如忌妒富弼、李迪（字复古，赵郡人），都只合乎小人的才智，比起古代大臣的风范，相差太远。

李迪与吕夷简同任宰相，李迪曾经规划事情，而吕夷简觉得自己不如他，有人说：“李之东（李迪的儿子）考虑事情更胜过他的父亲。”吕〔奸〕夷简就告诉李迪说：“令郎之东的才智可以好好借重。”于是稟奏天子命李之东为两浙提刑（掌管诉讼、刑狱的官吏），李迪父子都很高兴。李之东赴任以后，不能再凡事提醒，李迪年老健忘，因而被免除宰相之职。李迪才发现，这正是吕夷简的阴谋。

194. 王守仁

【原文】 阳明即擒逆濠，囚于浙省。时武庙南幸，驻蹕留都，中官诱令阳

明释濠还江西，边批：此何事，乃可戏乎？俟圣驾亲征擒获。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事遂寢。

杨继宗知嘉兴日，内臣往来，百方索赂。宗曰：“诺。”出牒取库金，送与太监买布绢入馈，因索印券附卷归案，以便他日磨勘。内臣咋舌不敢受。事亦类此。

江彬等忌守仁功，流言谓“守仁始与濠同谋，已闻天兵下征，乃擒濠自脱”，欲并擒守仁自为功。边批：天理人心何在！守仁与张永计，谓“将顺天意，犹可挽回万一，苟逆而抗之，徒激群小之怒”。乃以濠付永，再上捷音，归功总督军门，以止上江西之行，而称病净慈寺。永归，极称守仁之忠及让功避祸之意。上悟，乃免。

阳明于宁藩一事，至今犹有疑者。因宸濠密书至京，欲用其私人为巡抚，书中有“王守仁亦可”之语。不知此语有故：因阳明平日不露圭角，未尝显与濠忤；濠但慕阳明之才而未知其心，故犹冀招而用之，与阳明何与焉！当阳明差汀赣巡抚时，汀赣尚未用兵，阳明即上疏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覆奏：“给与旗牌，大小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阳明又取道于丰城。盖此时逆濠反形已具，二公潜为之计，庙堂方略，已预定矣。濠既反，地方上变告，犹不敢斥言，止称“宁府”。独阳明上疏闻称“宸濠”。即此便见阳明心事。

【译文】 王守仁逮捕了叛逆朱宸濠后，将他囚禁在浙江。适逢武宗南巡，住在南京。宦官要王守仁把朱宸濠放回江西，让天子亲征逮捕〔这是何等事，岂可儿戏〕，就派两个宦官到浙江来宣告旨意。

王守仁便要求宦官要准备提领囚犯的文书，宦官担心将来获罪，才放弃原先的想法。

〔梦龙评〕杨继宗（明·阳城人，字承芳）任嘉兴太守时，宦官来往都要百般索取贿赂。杨继宗有一次就先答应，再发公文领取公库金，送给太监买布绢入宫，并要太监在提券上加印，附在卷宗归档，以便日后审查，太监因而吓得不敢接受。这件事也和王守仁的做法类似。

江彬等人忌妒王守仁的功劳，就散布谣言说：王守仁最初与朱宸濠同谋，后来听说天子的军队南征，才擒捕朱宸濠以求脱罪。他们想捉住王守仁，以做为自己的功劳〔天理人心何在〕。

王守仁与张永计议，认为顺天意而行，还有挽回的机会，如果硬要抵抗，只会激起小人的愤怒。就把朱宸濠交给张永，再向上报告胜利的消息，归功于总督军门（明朝统兵官），借以阻止皇帝再到江西，而自己则称病住在净慈寺。

张永回京后，极力称赞王守仁的忠贞和让功避祸的用意。武宗领悟，王守仁才免得以罪。

〔梦龙评〕王守仁和朱宸濠的事，至今有人还有疑点。因为朱宸濠曾有密函送到京师，想在叛逆成功后任用他的心腹之人为巡抚，函中有“王守仁也可以”的话。殊不知这句话是有缘故的，因为王守仁平日不露锋芒，不曾公开与朱宸濠作对。朱宸濠只仰慕他的才华，而不知他的

心意，所以还希望罗致他，与王守仁并没什么关系。

当王守仁出任汀赣巡抚时，汀赣一带还未发生战事，王守仁上疏道：“微臣现在据守江西上游，江西连年盗贼横行，请赋予微臣提督军务的权力，以便行事。”而大司马王晋溪也上奏，希望朝廷给他发号施令的旗牌，听他随机抚剿。王守仁又取道丰城，因为当时朱宸濠叛逆已明朗化，张永、王晋溪乃私下为王守仁计议。政府的讨贼方略，此时已计划好了。

朱宸濠起兵造反，地方官上奏叛变之事，还不敢明白地指责朱宸濠是叛逆，而只是称呼“宁府”〔心存观望之词，可耻〕。只有王守仁上疏直指朱宸濠，即以此事，便可看清他的心迹。

195. 朱胜非

【原文】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 胜非 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计，使请铁券，既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贴，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贴，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

妙在不拒而自止。若腐儒，必出一段道理相格，激成小人之怒；怒而惧，即破例奉之不辞矣。

【译文】 宋朝时苗傅、刘正彦叛变，王室有难，勤王的军队不断向京师推进，由朱胜非（蔡州人，字藏一）负责调度。后来苗、刘二人改变心意，皇帝便下诏以苗、刘两人为淮南两路制置使（掌管经画边境军旅之事），命令他们率领部队赴任。

朝廷正在庆幸时，苗、刘的党羽张逵却为了替两人留后路，请朝廷赐予免死铁券（颁赐给功臣，使本人及后世如有犯罪，以铁券为证而赦罪），而且就在赴任离京时，以奏帖恳求。

朱胜非回头要役吏拿笔，假装张逵所奏已获准，命令属官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如法制造。苗、刘两人非常高兴。

第二天将上朝时，郎官（掌管更值、宿卫的官吏）傅宿急着问朱胜非说：“昨天接到您签发的文书，要颁给苗、刘二将铁券，这是朝廷非常的恩典，用在这件事上头妥当吗？”

朱胜非便拿着文书，要求和同仁在烛光下一起看，看着看着忽然问道：“你们有没有详细考查以往的事例？”

“没有事例可考查。”

朱胜非又问：“怎么如法制造？”

“就是不知道。”

朱胜非于是说：“这样可以颁给他们吗？”

众大臣知道朱胜非的意思，都笑了起来。傅宿也笑着说：“我已经知道怎么处理了。”

〔梦龙评〕此事妙在不加拒绝而事情自然停止，如果是腐儒，一定举出一段道理来争辩，而激起小人的愤怒〔天下事往往因此而败〕。小人一怒令人恐惧，到时即使破例给予恩典，他必不肯善罢干休。

196. 李 泌

【原文】 唐因河陇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甚厚。乃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得四千人，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告诉，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者，当令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及时展用，边批：又好言以慰之。岂可终身客死耶？”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领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边批：一举两得。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

【译文】 唐朝因陇西黄河一带被吐蕃侵占，所以自玄宗天宝年间以来，安西、北庭有事来奏的人，以及西域来长安的使者，都无法顺利返乡。这些人及马匹的生活费，完全仰赖鸿胪寺卿（掌管宾客及礼仪的事），礼部则将这件事交给府县来负责，度支（掌管贡赋租税，量入为出的官吏）随时要付钱给他们，长安附近的地方政府因而不胜其扰。

李泌很清楚，这些留在长安的外国人，久的已有四十多年，都有妻子儿女，不但买土地房屋，还开钱庄，有钱的人很多。他于是命令人去调查，得知有土地房屋的外国人共有四千多人，于是停止供给他们的生活费。这些外国人因此到县府来投诉。

李泌说：“这都是以往宰相的过失，哪有外国来朝贡的使者，听任他们留在京师数十年而不回国的呢〔此话甚妙〕？从今天起，有的借道回纥，有的从海道，分别遣送回国。不愿回去的，命令他们到鸿胪寺来说明，再授予职位，领取俸禄，做大唐的臣子。人生应当及时施展才华，怎能终身客死他乡呢〔再用好言相慰〕？”

结果没有一个外国人愿意回去，李泌便将他们分配在神策军（宫廷禁军），身份是王子、使者的担任散兵马使，或押衙，其余编为士卒，从此禁军更为壮大〔一举两得〕。从此之后，鸿胪寺供给生活费的外国人只剩十余人，度支每年节省了五十万钱。

197. 费宏 胡世宁

【原文】 铸印局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员，食粮儒士二名。及满，将补投考者不下数千人，请托者半之，当事者每难处分。费宏为吏部尚书，于食粮二名外，预取听缺者四人，习字者四人，拟次第补，度可逾十数年。由是投考及请托者皆绝迹。

土官世及，辄转展结勘，索赂土官，土官以故怨叛，轻中朝诸人。胡公世宁令土官生子，即闻府；子弟应世及者，年且十岁，朔望或有事调集，皆携之见太守，太守为识年数状貌。父兄有故，按籍为请官于朝。土官大悦服。

不唯省临时结勘之烦，且令土官从幼习太守之约束，而渐消其桀骜之气，真良策也！

【译文】 明朝时铸印局（官印铸造所）中的员额设大使、副使各一名，食粮儒士二名。后来他们的任期届满，前来候补投考的不止数千人，请托的也有候补的半数，负责的人很难处理。

当时费宏（铅山人，字子充）任吏部尚书，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便在食粮儒士二名之外，预取候补四名，习字四名，将来依次递补，等补完大概要等十几年。投考及请托的人因此绝迹。

明朝时土官世袭循例须经多方审核，审核的人往往索取贿赂。土官因而怨恨叛乱，且轻视朝中的士大夫。

胡世宁（仁和人，字永清）乃下令：土官若生儿子须立即向郡府报告；而接受世袭的子弟，年满十岁之后，每逢初一、十五日或有集会时，都要带来见太守，太守为他记下年纪状貌，待父兄去世，就按他的名籍向朝廷请官。土官因而心悦诚服。

〔梦龙评〕这不只省略临时审核的麻烦，而且使土官从小就习惯接受太守的约束，而逐渐消除他们暴戾不驯之气，真是良好的策略。

198. 蒋 瑶

【原文】 蒋恭靖瑶，正德时守维扬。大驾南巡，六师俱发，所须夫役，计宝应、高邮站程凡六，每站万人。议者欲悉集于扬，人情汹汹。公唯站设二千，更番迭遣以迎，计初议减五分之四，其他类皆递减。卒之上供不缺，民亦不扰。时江彬与太监等挟势要索，公不为动。会上出观鱼，得巨鱼一，戏言直五百金。彬从旁言：“请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脱夫人簪珥及绋绢服以进，曰：“臣府

库绝无缙钱，不能多具。”上目为酸儒，弗较也。一日中贵出揭帖，索胡椒、苏木、奇香异品若干，因以所无，冀获厚赂。时抚臣邀公他求以应，公曰：“古任土作贡；出于殊方，而故取于扬，守臣不知也。”抚臣厉声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详注其下曰：“某物产某处。扬州系中土偏方，无以应命。”上亦不责。又中贵说上选宫女数百，以备行在，抚臣欲选之民间。公曰：“必欲称旨，止臣一女以进。”上知其不可夺，即诏罢之。

【译文】 蒋恭靖（蒋瑶，归安人，字粹卿，谥恭靖）在明武宗正德年间担任维扬太守，正好武宗南巡，六军（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共七万五千人）一起出发，所需征调的伏役，估计在宝应、高邮等六站，每站便要一万人。负责的人想先将他们聚集在扬州，使得民情喧扰不已。

结果蒋恭靖只在每站准备二千人，轮番派出去迎接，共计比初步决议减少了五分之四，其他的事务，也依照这种情形递减。伏役供应既不缺乏，也不会骚扰百姓。

当时江彬与太监丘得仗势索求财物，蒋恭靖一点都不理会。有一天武宗外出观鱼，竟捕得一条大鱼，武宗开玩笑说：“这鱼价值五百元。”

江彬便附和说要卖给太守。蒋恭靖就拿下夫人的发簪、耳环，以及丝绢衣物进呈给武宗道：“微臣的府库中没有钱，不能准备齐全。”

武宗认为他是头脑迂腐的儒士，不予计较。

又有一天，宦官拿出一份不具名的文件，索求胡椒、苏木（木名，用来染大红色）、奇香、异品若干，故意以没有的东西来困扰蒋恭靖，希望得到一些贿赂。

当时的巡抚找蒋恭靖一起花点贿赂来应付一下，蒋恭靖说：“古人是任取土地所出产的物品，借以定贡赋的差别。出产于风俗不同的地方，故意要在扬州索取，守臣不知如何处理。”

巡抚很生气，大声地命令他自己去回复〔好家伙〕，蒋恭靖拿了那份文件，在各种异品下详细注明：“某物出产于某地，扬州属于中原偏僻之地，没有办法从命。”

武宗看了也不责怪。

宦官又说服武宗遴选数百名宫女，带回京师备用。巡抚想从民间挑选，蒋恭靖却坚定地说：“如果一定要遵从圣旨，只好将微臣家中一个女儿呈给皇上。”

武宗知道他志不可夺，就下诏罢除此议。

199. 汪应轫

【原文】 汪应轫当武宗南巡，率同馆舒芬等抗疏以谏，廷杖几毙，出守泗

州。泗州民情，弗知农桑。軫至，首劝之耕，出帑金，买桑于湖南，教之艺。募桑妇若干人，教之蚕事。邮卒驰报，武宗驾且至。他邑彷徨勾摄为具，民至塞户逃匿。軫独凝然弗动。或询其故，軫曰：“吾与士民素相信。即驾果至，费旦夕可贷而集。今驾来未有期，而仓卒措办，科派四出，吏胥易为奸。倘费集而驾不果至，则奈何？”他邑用执炬夫役以千计，伺候弥月，有冻饿死者。軫命缚炬榆柳间，以一夫掌十炬。比驾夜历境，炬伍整饬，反过他所。时中使络绎道路，恣索无厌。軫计中人阴懦，可慑以威，乃率壮士百人，列舟次，呼诺之声震远近，中使错愕，不知所为。軫麾从人速牵舟行，顷刻百里，遂出泗境。后有至者，方敛戢不敢私，而公复礼遇之。于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武宗至南都，谕令泗州进美女善歌吹者数十人。盖中使衔軫而以是难之也。軫奏“泗州妇女荒陋，且近多流亡，无以应敕旨。臣向所募桑妇若干人，倘蒙纳之宫中，俾受蚕事，实于王化有裨。”诏且停止。

【译文】汪应軫（浙江山阴人，字子宿）在明武宗南巡时，率同僚舒芬（进贤人，字国裳）等人上疏力谏，被武宗交付廷杖，几乎毙命，然后外放泗州太守。泗州的人民原本不懂务农蚕桑，汪应軫到任后，首先劝他们耕种，取公款到湖南买桑树；又教人民种植，招募种桑妇若干人，教她们养蚕取丝。

武宗即将来到，其他各州都徘徊不已，为了征调人民筹备迎驾的事，许多百姓甚至闭门逃匿，只有汪应軫非常镇定。

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汪应軫说：“我与百姓向来互相信任，如果皇上真的驾到，只要费一点时间就可以筹备齐全，现在圣上驾临的日期尚未确定，而仓卒办理，四处派定损赋，官吏易于狼狈为奸。如果筹备齐全而圣驾不来，怎么办？”

其他各州为了迎驾，召来举火把的伕役上千人，等了整整一个月，有些伕役因此挨饿受冻而死。汪应軫则命人将火把紧在榆柳树上，一个人管理十支火把。等到武宗驾临州境的当夜，火把排列仍然非常整齐。

经过其他州时，宫廷的使臣在路上络绎不绝，尽情地索取，毫不满足。汪应軫判断这些使臣阴险懦弱，可以用威势来慑服他们，就率领一百个壮士排列在使臣的船边，呼应的声音震动远近，大家都惊愕不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效法孔子在夹谷之会时虚张声势的故事〕。汪应軫指挥随从迅速牵着船前行，顷刻之间前进百里，出了泗州州境。

后来到泗州的使臣，都收敛而不敢放肆，汪应軫又很礼遇他们，于是他们都责怪以前的使臣，而感激汪应軫。

武宗到南京时，诏令泗州进献能歌善舞的美女数十人，这是怀恨汪应軫的使臣故意刁难的。

汪应轸稟奏：“泗州妇女丑陋不文，而且最近多流亡外地，无法奉命，只能进献先前所招募的种桑妇人若干，如果宫中能接纳她们，让她们养蚕，实有益于皇上对天下的教化。”

武宗只好下诏停止此事。

200. 沈

【原文】 世宗皇帝当幸楚，所从水道，则南京具诸楼船以从。具而上或改道，耗县官金钱；不具而上猝至，获罪。尚书周用疑以问工部主事沈 字子山，吴江人。 曰：“召商需材于龙江关，急驿侦上所从道，以日计，舟可立办。夫舟而归直于舟，不舟而归材于商，不难也。”上果从陆，得不费水衡钱矣。中贵人请修皇陵，锦衣朱指挥者往视。 乘间谓朱曰：“高皇帝制：皇陵不得动寸土，违者死。今修不能无动土，而死可畏也。”朱色慑，言于中贵人而止。

【译文】 明世宗驾临湖北，计划经由水道，南京必须准备楼船跟从。此事很难办，因为如果先准备好而皇帝届时改道，便徒然浪费官府的资金；但如果准备而皇帝突然驾临，就有罪过。尚书周用（吴江人，字行之，谥恭肃）因而问工部主事（工部中管道路桥梁修建的属官）沈 （吴江人，字子由）。

沈 说：“找商人到龙江关准备材料，并立刻派人去侦察皇上所走的路程，计算好日期，船立刻可以造成。如果必须造船，钱就用在船上，不必造船，材料还是归于商人，并不困难。”

后来世宗改走陆路，这个方法便省下了许多造船的资金。

宦官奏请南京修建皇陵，锦衣卫的朱指挥来视察。

沈 乘机对朱说：“高皇帝时规定，皇陵不能移动，违背的人会死。如今要修建，就不可能不移动，而死是很可怕的。”

朱指挥听得惊惧不已，于是告诉宦官停办此事。

201. 范 梈

【原文】 景藩役兴，王舟涉淮。从彭城达于宝应，供顿千里，舳舻万余艘，兵卫夹途，锦缆而牵者五万人。两淮各除道五丈，值民庐则撤之。梈傍庐置敝舡，覆土板上，边批：奇想。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时诸郡括丁夫俟役，呼召甚棘。梈略不为储待，漕抚大忧之，召为语。梈谩曰：“明公在，何虑耶？”漕抚怫然曰：“乃欲委罪于我。我一老夫，何济？”曰：“非敢然也。独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梈曰：“今王舡方出，粮舡必不敢入闸。比次坐候，日费为难。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为夫。彼利得僦直，趋役必喜。第须一纸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凤阳以夫数万协济于徐，役毕必道淮而反。若乘归途之便，资

而役之，无不乐应者，则数具矣。”都御史大喜称服。檠进曰：“然而无用也！”复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济王舟。比入黄，则各闸皆泄，势若建瓴，安用众为？”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计之，公无忧。”都御史叹曰：“君有心计，吾不能及也。”先是光禄寺札沿途郡县具王膳，食品珍异，每顿直数千两。檠袖《大明会典》争于抚院曰：“王舟所过州县，止供鸡鹅柴炭。此明证也。且光禄备万方玉食以办，此穷州僻县，何缘应奉乎？”抚按然之，为咨礼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每顿二十两，妃十两。省供费巨万计。边批：具直则宵小无所容其诈矣。比至，檠遣人持锭金逆于途，遗王左右曰：“水悍难泊，唯留意。”于是王舟皆穷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止千三百；比至仪真，而一夕五万矣。

多少难题目，到此公手，便是一篇绝好文字。

【译文】 明朝景藩之役发生后，天子避祸于淮河，要从鼓城航行到宝应。预备酒食长达千里，随行船只万余艘。沿途兵卒护卫，牵船缆的役夫有五万人。

两淮之间要开路五丈宽，遇到民房往往必须拆除，范檠在民房边放置破船，上面覆盖土板，看起来就像平地，百姓都能安居〔奇妙的构想〕。当时各郡都急着寻求役夫，范檠却不预为储备。巡抚非常担忧，便召范檠来问。

范檠不在意地说：“既有大人在此，何必忧虑？”

巡抚愤怒地说：“你想委罪于我吗？我一个老人会有什么帮助。”

范檠说：“不敢，但必须仰赖大人才容易招集。”

“怎么办？”

范檠说：“目前天子的船刚出发，运粮船必定不敢进入水门，排列等候，每天费用繁多。现在我们用旗帜与甲卒守护天子的船，每艘船用十名役夫。他们有利可得，一定很喜欢去做，只是必须大人下一道纸牌。”

“如果人数不够怎么办？”

范檠说：“目前凤阳县的役夫，有好几万人在徐州协助船运，工作完毕必定取道淮河回去。如果利用他们归途之便，雇用他们服役，没有不乐于接受的，这样人数就可以齐全了。”

巡抚听了既高兴又佩服。

范檠又说：“但是这没有什么作用。”

巡抚听了，惊愕地站起来说：“为什么？”

范檠说：“目前上流正在蓄水，使天子的船顺利通行，等到船队进入黄河以后，各水门打开，水势浩大，航行容易，何必用那么多人。”

“这是必然，但是皇上肯如此平静地离去吗？”

范檠说：“我再想想办法，大人不必担忧。”

巡抚说：“你足智多谋，我不如你。”

先前光禄寺（相当于大夫，掌管膳食、祭祀、朝会、飧宴）发公函给沿途郡县，吩咐要准备天子的膳食，食品必须山珍海味，每顿价值数千两。

范梈拿着《大明会典》（明孝宗弘治年间，李东阳撰）到巡抚院力争〔拿对了东西〕，说：“天子的船所经过之处，州县只供应鸡鹅柴炭，这是明证。而且光禄寺备有各方进贡的珍奇异品，我们这些穹乡僻壤，哪来此种东西供奉？”

巡抚认为很有道理，特地与礼部商议。礼部奏准后，改为郡县只需准备膳食费，天子一顿二十两，后妃一顿十两〔再也没有人上下其手〕，节省了数万的巨额花费。

天子驾临时，范梈派人拿着银两在路上欢迎，告诉天子左右的人说〔虽是贿赂也该花〕：“水量少，船只很难停靠，希望多多留意。”

于是天子的船整日航行，水流急速，很快就通过，三处靠岸只供应一千三百两。后来船队到仪真时，一夜之间便花了五万两。

〔梦龙评〕多少困难的问题，到了这位先生手中，便成为一篇绝佳的文章。

202. 张 瀚

【原文】 张瀚知庐州府，再补大名。庚戌羽当薄都门，诏遣司马郎一人，持节征四郡兵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相错愕，且难庭谒礼，踌躇久之。瀚闻报，以募召游食，饥附饱颺，不可用。披所属编籍，选丁壮三十之一，即令三十人治一人饷，边批：尤妙。得精锐八百人。边批：兵贵精不贵多。驰谓诸守：“此何时也，而与使者争苛礼乎？司马郎诚不尊于二千石，顾《春秋》之义，以王人先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借令傲然格使者，其谓勤王何！”诸守色动，遂俱入谒。瀚首请使者阅师。使者弁然曰：“何速也！”比阅师，则人人精锐，绝出望外，使者乃叹服守文武才。

【译文】 张瀚（仁和人，字子文）本是卢州知州，后来改任大名府知府。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酋长俺答逼近京师，世宗诏令派兵部郎中征调四郡的民兵入京守卫。

使者来到真定，其他的郡守都仓卒惊愕，又以司马郎官位不高，不知道怎么进行拜见礼，踌躇不决。

张瀚一听说要征调民兵，认为招募游手好闲的人不能派上用场，就翻阅自己属下百姓的名册，每三十人中选一名壮丁〔兵贵精，不贵多〕，由三十人联合供给此人薪饷〔此法尤妙〕，共选得精锐士卒八百人，即刻赶来对其他郡守说：“这是什么时候？还与使者争繁琐的礼节。司马郎的俸禄的确不到二千石，但是根据《春秋》的义法，王者的使臣所以优先于诸侯，不过是要使诏令的威严显赫而已。借着律令的限制，傲然阻碍使者，怎么能保护王室呢？”

郡守们这才心服，一起进去拜见使者。

张瀚首先请使者检阅军队，使者很惊奇地说：“怎么这么迅速？”

后来使者检阅军队时，见到个个都是精锐，不禁喜出望外，这才叹服张瀚文武全才。

203. 韩琦

【原文】 英宗初即位，慈寿一日送密札与韩魏公，谕及上与高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仍敕中贵俟报。公但曰：“领圣旨。”一日入札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临后上殿独对 边批：君臣何殊朋友！，谓：“官家不得惊，有一文字须进呈，说破只莫泄。上今日皆慈寿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属之亲，但加承奉，便自无事。”上曰：“谨奉教。”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宫中密烧之。若泄，则谗间乘之矣。”上唯之。自后两宫相欢，人莫窥其迹。

宋盛时，贤相得以尽力者，皆以动得面对故。夫面对便则畏忌消而情谊洽，此肺腑所以得罄，而虽宫闱微密之嫌，亦可以潜用其调停也。此岂章奏之可收功者耶？虽然，面对全在因事纳忠，若徒唯唯诺诺一番，不免辜负盛典。此果圣主不能弄威而虚受耶，抑亦实未有奇谋硕画，足以耸九重之听乎？请思之。

【译文】 宋英宗即位不久，有一天，慈寿太后暗地送一封信给韩琦，说英守与高后不奉侍太后，连“为孀妇做主”的话都写了出来，又命令宦官要等候韩琦的回复。

韩琦只回答说：“领旨。”

过了几天，韩琦上奏，又借着以帝陵的事要取得回复，请求英宗在晚朝后单独见面〔虽是君臣，也是朋友〕。

韩琦说：“请皇上不必惊讶，有一封信需要对皇上说清楚，只是不能泄漏出去。皇上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都是得自慈寿太后的协助，这份恩情不能忘记。即使不是骨肉之亲，但只要对太后多加承奉，自然无事。”

英宗说：“谨奉教。”

韩琦又说：“这份文字微臣不敢保留，就在宫中私下烧毁，如果泄漏出去，小人就会乘机谗言离间。”

英宗应许。

此后英宗与太后相处愉悦，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的迹象（按：英宗系过继而来，非慈寿太后亲生）。

〔梦龙评〕宋朝隆盛时期，贤相能为朝廷尽力，都是因为能单独谒见皇帝的缘故。能够单独谒见皇帝，则畏惧猜忌自然消除，情谊自然融洽，就能尽情表达肺腑之言，即使是宫廷间微妙隐密的嫌隙，也可以暗中调度得宜，这哪里是奏章所能收到的功效？虽然单独谒见全看皇帝能否采纳忠言，如果只是随意应诺一番，不免辜负如此慎重的谒见礼。又如果皇帝听了心中不高

兴却假意接受，或者做臣子的没有奇特的谋略足以打动皇帝，也一样是白费力气。

204. 赵令郾

【原文】 崇宁初，分置敦宗院于三京，以居疏冗，选宗子之贤者莅治院中。或有尊行，治之者颇以为难。令郾初除南京敦宗院，登对，上问所以治宗子之略。对曰：“长于臣者，以国法治之；幼于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称善，进职而遣之。郾既至，宗子率教，未尝扰人，京邑颇有赖焉。

【译文】 宋徽宗崇宁年间，分别设置敦宗院于三京，以疏散繁多的宗亲。敦宗院挑选贤明的宗子去管理；但院中有些辈份高的长者，使管理的宗子很为难。赵令郾那时刚要接掌南京敦宗院，皇帝便问他有何管理宗子的方法。

赵令郾回答说：“年长于微臣的宗亲以国法来管理；年小于微臣的宗亲以家法来管理。”

皇帝十分赞赏，就派他前往就任。赵令郾到任后，宗子都接受他的教诲，不曾骚扰百姓，南京赖以安。

第二部 明智

明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自有宇宙以来，只争“明”、“暗”二字而已。混沌暗而开辟明，乱世暗而治朝明，小人暗而君子明；水不明则腐，镜不明则锢，人不明则堕于云雾。今夫烛腹极照，不过半砖，朱曦霄驾，洞彻八海。又况夫以夜为昼，盲人瞎马，侥幸深溪之不陨也，得乎？故夫暗者之未然，皆明者之已事；暗者之梦境，皆明者之醒心；暗者之歧途，皆明者之定局。由是可以知人之所不能知，而断人之所不能断，害以之避，利以之集，名以之成，事以之立。明之不可已也如是，而其目为“知微”、为“亿中”、为“剖疑”、为“经务”。吁！明至于能经务也，斯无恶于智矣！

【译文】 从有宇宙以来，就有“明”和“暗”的清楚对比，混沌时期“暗”而开天辟地“明”，乱世“暗”而治世“明”，小人“暗”而君子“明”。

流水不明则腐烂生虫，镜子不明则无法照影，人如不明则陷入混乱愚昧之中，就像盲人骑着瞎马一样，怎么可能不坠入粉身碎骨的深渊之中呢？

所以，对于“暗”的人而言是纷杂的、变化莫测的、不知如何选择的现实困境，对于“明”的人而言，却可能是清楚、确定、简简单单就可迎刃而解的小问题。

能洞见一般人所无法洞见的，能决断一般人所无法决断的，躲开可能的灾祸，获取可能的利益，甚至建立不世功勋，成就万古的声名，这是真正的智者之“明”。

本部分为四卷，分别为“知微”、“亿中”、“剖疑”、“经务”，能把智慧之明用于经国成务的大事，这是智慧最高的善用了。

五、见微知著

【原文】 圣无死地，贤无败局；缝祸于渺，迎祥于独；彼昏是违，伏机自

触。集“知微”。

【译文】 圣人行事，绝不会自陷死地；贤者所为，从不会遭逢败局。因为他们能从细微的征候中预知祸害的先兆，总能未雨绸缪，得到圆满的结果。

205. 箕子

【原文】 纣初立，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将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则锦衣九重，高台广室。称此以求，天下不足矣！远方珍怪之物，与马宫室之渐，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未几，造鹿台，为琼室玉门，狗马奇物充牣其中，酒池肉林，宫中九市，而百姓皆叛。

【译文】 纣王（殷代最后的君主，名辛，暴虐无道）初立的时候，命令人制造象牙筷子。

箕子（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叹息说：“他用象牙筷子吃饭，一定不会用陶碗盛装食物，将来还会做犀角美玉的杯子。有美玉杯、象牙筷，一定不会吃粗陋的食物、穿粗糙的衣服，也不会住在茅草房屋里。于是锦衣玉食，楼阁亭台，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向天下四处寻求仍不能满足。对远方珍奇的物品与车马宫室的需要，就从此开始了。我担心他的结果会很惨。”

不久，纣王果然建筑鹿台，用美玉建宫室及门户，狗马及珍奇物品充满宫中，酒池肉林，并在宫中设立九个市集，从此百姓都背叛他。

206. 殷长者

【原文】 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及期弗至，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义不非其主。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译文】 周武王（周朝第一代王，文王的儿子，名发）入殷商以后，听说殷商有一位长者，便亲自去见他，问他殷商灭亡的原因。

殷商的长者回答说：“大王想知道原因，请约定中午见面。”

到中午时分，长者却没有来。

武王觉得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原因了。这个人是君子，不肯批评自己君王的过失。像他这样约定而不到，说话不信实，就是殷商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告诉大王了。”

207. 周公 姜太公

【原文】 太公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族^{同速}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伯禽至鲁，三年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欲维也，治道可为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亦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于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译文】 姜太公受封于齐地，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快？”

太公说：“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伯禽（周公之子，受封于鲁）到鲁地，三年后才回来报告政情。

周公说：“为什么这么迟？”

伯禽说：“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丧礼三年后才解除丧服。”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能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周公问太公：“你如何治理齐国？”

太公说：“尊敬贤者而崇尚功业。”

周公说：“齐国后代一定会出现篡位弑君的臣子。”

太公反问周公：“你如何治理鲁国？”

周公说：“尊敬贤者而重视亲族。”

太公说：“鲁国以后一定日渐衰弱。”

〔梦龙评〕周公、太公能推断数百年后齐国与鲁国的弊病，而不能预先加以维护，并不是他们不想维护，而是治理政事所能做的，也只能如此而已。帝王的法统，根本就不可能传之永久，衰敝之后就会改朝换代。

所以听到孔子有改革齐国和鲁国的志愿时，陆葵曰说：“假使孔子的志愿实现了，那么周公、太公的话就不灵验。但就算孔子的心志果真实现，也不过是改变当前的齐、鲁成为往昔的齐、鲁，未必能胜过周公、太公。周公、太公的子孙，如果时时刻刻都能警惕戒惧祖先的预言，又哪里需要等到孔子出现后才议论改革的事呢？”

208. 辛 有

【原文】 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及鲁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

犹秉周礼，仲孙卜东鲁之兴基；其礼先亡，辛有料伊川之戎祸。

【译文】 周平王（幽王的儿子，名宜臼，迁都到洛邑）东迁时，辛有（周大夫）到伊川，看见人民披散头发在野外祭祀，说：“不到百年，这里就会被西戎所占，因为这里传统的礼节已经丧失了。”

到鲁僖公（名申）二十二年，秦、晋果然将陆军（地名）的戎人迁到伊川。

〔梦龙评〕鲁国秉承周礼，因此仲孙湫（春秋齐国大夫，桓公问他可不可以伐鲁，他说不可以，因为鲁国还秉承周礼）预卜鲁国的基业兴盛；伊川失去祖先的礼节，因此辛有意料伊川有戎狄的灾祸。

209. 何 曾

【原文】 何曾，字颖考，常侍武帝宴，退语诸子曰：“主上创业垂统，而吾每宴，乃未闻经国远图，唯说平生常事，后嗣其殆乎？及身而已，此子孙之忧也！汝等犹可获没。”指诸孙曰：“此辈必及于乱！”及绥被诛于东海王越，嵩哭曰：“吾祖其大圣乎！”嵩、绥皆邵子，曾之孙也。

【译文】 晋朝人何曾字颖考，经常陪侍晋武帝饮宴。有一天，他回家后对儿子们说：“皇上开创大业，永垂不朽，但我每次陪侍他饮宴，从未听他谈过经略国家的远大计划，只说平生的日常琐事，恐怕他的子孙将很危险。事业止于本身而亡，是子孙可忧虑之处。你们还可以善终。”

又指着孙子们说：“你们必定有灾祸临身。”

后来何绥（何曾的孙子）被东海王司马越杀害，何嵩（也是何曾的孙子）哭着说：“我的祖父实在非常圣明啊！”

210. 管 仲

【原文】 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竖刁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何有于君？”公又曰：“常之巫审于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耶？”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天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边批：造言惑众。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

敢归哭，犹尚可疑耶？”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于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边批：所谓无不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公求饮不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闻乱，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

昔吴起杀妻求将，鲁人谮之；乐羊伐中山，对使者食其子，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夫能为不近人情之事者，其中正不可测也。天顺中，都指挥马良有宠。良妻亡，上每慰问。适数日不出，上问及，左右以新娶对。上怫然曰：“此厮夫妇之道尚薄，而能事我耶？”杖而疏之。宣德中，金吾卫指挥傅广自宫，请效用内廷。上曰：“此人已三品，更欲何为？自残希进，下法司问罪！”噫！此亦圣人之远见也！

【译文】 管仲（春秋齐国，颍上人，名夷吾）生病，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去问他说：“仲父生病了，关于治国之道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

管仲回答说：“希望君王疏远易牙、竖刁（都是桓公的侍臣）、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

桓公说：“易牙为了给寡人美食而烹煮自己的儿子，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儿子的，能狠得下心杀自己的儿子，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竖刁阉割自己，以求亲近寡人，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爱惜身体的，能狠得下心残害自己的身体，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又问：“常之巫能卜知生死，为寡人除病，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生死是天命，生病是疏忽，大王不笃信天命，固守本份，而依靠常之巫，他将借此胡作非为〔造言惑众〕。”

桓公又问：“卫公子启方侍候寡人十五年了，父亲去世都不敢回去奔丧，还有可疑吗？”

管仲说：“人之常情没有不敬爱自己父亲的，能狠得下心不奔父丧，对国君又有什么狠不下心的？”

桓公最后说：“好，我答应你。”

管仲去世后，桓公就把这四个人全部赶走。但是，从此食不吃味，宫室不整理，旧病又发作，上朝也毫无威严。

经过三年，桓公说：“仲父的看法不是错了吗？”

于是把这四个人又找回来。

第二年，桓公生病，常之巫出宫宣布说：“桓公将于某日去世〔所谓胡作非

为也〕。”易牙、竖刁、常之巫相继起而作乱，关闭宫门，建筑高墙，不准任何人进出，桓公要求饮水食物都得不到。卫公子启方以四十个社（二十五户为一社，即一千户）的名籍归降卫国。

桓公听说四人作乱，感慨地流着泪说：“唉！圣人的见识，岂不是很远大吗？”

〔梦龙评〕从前吴起（战国卫人）为了取得鲁国将领的地位，去攻击齐国，而杀死妻子（齐国人），鲁国人都说他的坏话。乐羊（战国魏文侯的将领）讨伐中山（国名），中山国君烹煮乐羊的儿子，送来给乐羊，乐羊对着使者吃完一碗，魏文侯奖赏他的功劳，却怀疑他的居心。能做出不近人情之事的人，其心不可测。

明英宗天顺年间，都指挥（管辖省内卫所）马良（临安人，字子善）深受宠爱，妻子去世，英宗每每慰问他。随后马良有数日未曾出现，英宗问及，左右的人说他刚娶妻。英宗很生气地说：“这家伙夫妇的关系都看得这么淡薄，还能侍候我吗？”于是处以杖刑并疏远他。

宣宗宣德年间，金吾卫指挥傅广阉割自己请求效命宫中，宣宗说：“此人官位已到三品，还想要做什么？自贱以求升官，交付法官判罪。”唉！这也是圣人的远见。

211. 卫姬 管仲 东郭垂

【原文】 齐桓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问故，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色动，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公怪之，以问管仲。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叹曰：“嘻！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耶？”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焉，东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候者延而进之，分级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耶？”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曰伐莒？”对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优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愀然清静者，缙纆之色；勃然充满者，兵革之色。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勃然充满，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伐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伐莒也。臣窃意小诸侯之未服者唯莒，故言之。”

桓公一举一动，小臣妇女皆能窥之，殆天下之浅人欤？是故管子亦以浅辅之。

【译文】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

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

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

桓公说：“仲父怎么知道的？”

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

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

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

桓公叹息说：“哎！白天工作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想必就是此人。”

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

就命令傧者（辅助主人引导宾客的人）请他来晋见，分级站立。

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

他回答：“是的。”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

他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

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他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不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君王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唯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梦龙评〕桓公的一举一动，连小民妇女都能猜测得到，大概是相当浅薄的人，所以，管仲也就用浅薄的方法辅助他。

212. 臧孙子

【原文】 齐攻宋，宋使臧孙子南求救于荆。荆王大悦，许救之，甚欢。臧孙子忧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子有忧色，何也？”臧孙子曰：“宋小而齐大，夫救小宋而患于大齐，此人之所以忧也。而荆王悦，必以坚我也。我坚而齐敝，荆之所利也。”臧孙子归，齐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译文】 齐国攻打宋国，宋派臧孙子往南方求救于楚。楚王非常高兴，答应救宋。臧孙子回国时却忧心忡忡。

他的车夫问道：“救兵已经求到了，您还忧虑什么？”

臧孙子说：“宋国弱小而齐国强大，为了救宋而得罪强大的齐国，这是一般人所忧虑的，而楚王却很高兴，一定是希望我方坚守；一旦我方坚守而消耗齐国的兵力，对楚国自然有利。”

臧孙子回国后，齐国攻占了宋国的五个城池，楚国的救兵果然一直没来。

213. 南文子

【原文】 智伯欲伐卫，遗卫君野马四百、璧一。卫君大悦，君臣皆贺，南文子有忧色。卫君曰：“大国交欢，而子有忧色何？”文子曰：“无功之赏，无力之礼，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百、璧一，此小国之礼，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以其言告边境。智伯果起兵而袭卫，至境而反，曰：“卫有贤人，先知吾谋也！”

韩、魏不爱万家之邑以骄智伯，此亦璧马之遗也。智伯以此蛊卫，而还以自蛊，何哉？

【译文】 智伯（春秋晋六卿之一）想要攻打卫国，于是送给卫君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卫君大喜，群臣都来祝贺，南文子（战国赵人，卫君的家臣）却面带忧愁。

卫君说：“大国彼此相好，你为什么忧愁？”

文子说：“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没有尽力而得到礼物，不可不明察。野马四百匹、璧玉一块，这是小国出手的礼物，而晋是大国，却用这个礼物来送卫国，君王应仔细考虑才好。”

卫君将这些话告诉边境的守军，智伯果然起兵袭击卫国，到了边境却又退兵。且说：“卫国有贤明的人，预先知道我的谋略。”

〔梦龙评〕韩、魏不肯接受万家县邑，以使智伯骄傲（见下文），这也是赠送野马、璧玉之类的事。智伯用这种手段来迷惑卫，自己反而看不清楚，为什么呢？

214. 智过 絺疵

【原文】 张孟谈因朝智伯而出，遇智过辕门之外。智过入见智伯曰：“二主殆将有变！”君曰：“何如？”对曰：“臣遇孟谈于辕门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与二主约谨矣。破赵，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勿出于口。”智过出见二主，入说智伯曰：“二主色动而意变，必背君，不如今杀之！”智伯曰：“兵著晋阳三年矣，旦暮当拔而飧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复言！”智过曰：“不杀，则遂亲之。”智伯曰：“亲之奈何？”智过曰：“魏桓子之谋臣曰赵盾，韩康子之谋臣曰段规，是皆能移其君之计。君其与二君约：破赵，则封二

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如是，则二主之心可不变，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赵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万家之县一，则吾所得者少，不可！”智过见君之不用也，言之不听，出更其姓为辅氏，遂去不见。张孟谈 边批：正是智过对手。 闻之，入见襄子曰：“臣遇智过于辕门之外，其视有疑臣之心，入见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击，必后之矣。”襄子曰：“诺。”使张孟谈见韩、魏之君，夜期，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国亡、地分。智氏尽灭，唯辅氏存焉。

按《纲目》：智果（过）更姓，在智宣子立瑶为后之时，谓瑶“多才而不仁，必灭智宗”。其知更早。

智伯行水，魏桓子、韩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而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边批：蠢人。二子曰：“此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赵也。不然，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此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疾趋，知臣得其情故也。”

【译文】 张孟谈（战国赵人，赵襄子家臣）朝见智伯后出宫，在辕门外遇见智过（赵人，智伯的家臣）。

智过进去见智伯说：“韩、魏二主大概会有变化喔！”

智伯说：“怎么说？”

智过回答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张孟谈，他的意志矜张，步履高昂。”

智伯说：“不对，我和韩、魏二主很慎重的定了约。只要攻占赵国，就三分赵地，彼此绝不欺骗。你不要说出去。”

智过出来后拜见韩、魏二主，又去说服智伯说：“微臣见过韩、魏二主的神色，感觉到他们的心意改变了，一定不利于您，不如现在杀了他们。”

智伯说：“我们兵驻晋阳已经三年，最近就要起兵，好处又这么大，不能现在变卦。你不要再说了。”

智过说：“您不杀他们，就要亲近他们。”

智伯说：“怎么亲近他们呢？”

智过说：“魏桓子的谋臣叫赵葭，韩康子的谋臣叫段规，都是足以改变他们君主计划的人。您可以和两位君主约定，占领赵国后，又各封赵葭、段规一个

万家的县邑，这样二君主就不会改变心意，而您也可以实现您的心愿。”

智伯说：“占领赵国后要三分赵地，又要各封给桓子、康子的重臣一个万家的县邑，那我得到的太少，不行。”

智过见自己的计谋不被采纳，忠言不被听从，出宫后将姓改为辅氏，立刻离开，不再露面。

张孟谈听到这件事〔正是智过对手〕后，入宫见赵襄子说：“微臣在辕门外遇见智过，他的目光闪烁，显然对微臣有疑心；入宫见过智伯，出来后就更改姓氏，看来今天晚上我们不出兵就太晚了。”

赵襄子说：“好。”

就派张孟谈去拜见韩、魏二主，约定晚上杀守堤防的官吏，放水淹智伯的军队。

智伯的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军队从两侧攻击，襄子带兵从正面进攻，大败智伯的军队，擒住智伯。智伯被杀，国家灭亡，土地被瓜分，智氏就此消灭，只有辅氏还活存。

〔梦龙评〕根据《纲目》的记载，智过改姓，是在智宣子立瑶为后的时候，以为瑶多才艺而不仁慈，必使智氏灭宗，这件事比张孟谈的事早。

智伯走水道，魏桓子、韩康子乘车。智伯说：“我现在才知道水可以使人亡国。”

桓子扯康子的手肘、康子踩桓子的脚背互相示意，因为汾水可以淹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淹灌韩都平阳。

絺疵于是对智伯说：“韩、魏二主一定反叛。”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絺疵回答：“从人事推想而知。韩、魏两国去攻击赵国，赵国灭亡后，灾难一定降临韩、魏；目前约定战胜赵国以后，三分赵地，赵国投降的日子已近，而桓子、康子不喜反忧，这不是要反叛是什么？”

第二天，智伯〔蠢人〕将这些话告诉桓子、康子，二子说：“这是臣子进谗言想替赵氏游说，使您怀疑我们两家而懈怠于攻击赵国。不然，我们两家难道不喜欢早日分到赵氏的田地，反而做这种困难而不可能的事吗？”

二子出去后，絺疵进来说：“主上为什么把微臣的话告诉二子呢？”

智伯说：“你怎么知道？”

絺疵回答：“他们望见微臣时，视线端正、步履急速，可见他们知道微臣已揣测到他们的心意了。”

215. 诸葛亮

【原文】 有客至昭烈所，谈论甚惬。诸葛忽入，客遂起如厕。备对亮媵客，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盼数，奸形外漏，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也！”急追之，已越墙遁矣。

【译文】 有客人到昭烈帝（刘备）的住所，彼此谈论得很愉快。此时诸葛亮忽然进入，客人立刻起来上厕所。刘备对诸葛亮夸奖客人，诸葛亮说：“我观察客人脸色骤变而神情恐惧，视线低垂且左顾右盼，外表显露奸诈，内心隐藏邪恶，一定是曹操派来的刺客。”

急忙查看，客人已经翻墙逃走了。

216. 梅国桢

【原文】 少司马梅公衡湘 名国桢，麻城人。 总督三镇，虏酋忽以铁数镒来献，曰：“此沙漠新产也。”公意必无此事，彼幸我弛铁禁耳。乃慰而遣之，即以其铁铸一剑，镌云：“某年月某王赠铁。”因檄告诸边：“虏中已产铁矣，不必市釜。”其后虏缺釜，来言旧例，公曰：“汝国既有铁，可自治也。”虏使哗言无有，公乃出剑示之。虏使叩头服罪，自是不敢欺公一言。

按：公抚云中，值虏王款塞，以静镇之。遇华人盗夷物者，置之法，夷人于赏额外求增一丝一粟，亦不得也。公一日大出猎，盛张旗帜，令诸将尽甲而从，校射大漠。县令以非时妨稼，心怪之而不敢言。后数日，获虏谍云：虏欲入犯，闻有备中止。令乃叹服。公之心计，非人所及。

【译文】 明朝少司马梅国桢（麻城人，字克生）总督三镇，北虏酋长忽然拿数十两铁来奉献，说：“这是沙漠的新产品。”

梅国桢猜想一定没有这种事，只是他们希望能废除铁禁，于是慰劳并送他走，再用这些铁铸造一把剑，剑上刻着：“某年某月某王赠铁。”因而以公文告示边境，郡中已有产铁，不必卖釜给他们。

后来该地缺釜，来信请依照旧例卖釜给他们。

梅国桢说：“你们国家既然有产铁，可以自己铸造啊！”

北虏使者大喊没有，国桢拿出剑来给他看，使者才叩头服罪，从此不敢欺骗梅国桢。

〔梦龙评〕梅国桢巡查云南一带，正逢虏王到边塞来表示服从，梅国桢表面按兵不动，实则伺机镇压，遇到华人盗取夷人财物，则依法处置。除赏给夷人的固定额度外，他们再多求一丝一米也不给。有一天，梅国桢带大队人马出猎，大张旗帜，命令诸将领武装跟随，在野外比赛射箭。县令认为时令不符，妨害农耕，心觉奇怪却不敢讲。几天后，捉到胡虏间谍说：“虏王本

想入侵，听说公有防备而中止。”县令因而非常佩服。

梅国桢的心计，实在不是常人所比得上的。

217. 魏先生

【原文】 隋末兵兴，魏先生隐梁、宋间。杨玄感战败，谋主李密亡命雁门，变姓名教授，与先生往来。先生因戏之曰：“观吾子气沮而目乱，心摇而语偷，今方捕蒲山党，得非长者乎？”李公惊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岂不能救我与？”先生曰：“吾子无帝王规模，非将帅才略，乃乱世之雄杰耳。”边批：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减许子将之评孟德也。因极陈帝王将帅与乱世雄杰所以兴废成败，曰：“吾尝望气，汾晋有圣人生，能往事之，富贵可取。”李公拂衣而言曰：“竖儒不足与计！”事后脱身西走，所在收兵，终见败覆，降唐复叛，竟以诛夷。

魏先生高人，更胜严子陵一倍。

【译文】 隋朝末年发生战乱，魏先生隐居在梁、宋之间。杨玄感（隋朝人杨素的儿子）战败，谋士李密（襄平人，字玄邃）亡命雁门关，变更姓名教书，与魏先生有所往来。

魏先生开玩笑说：“我看您的气色沮丧而视线紊乱，心志动摇而言语苟且，当今正在追捕薄山党人，长者您是不是与该党有关呢？”

李密惊讶地站起来，捉住先生的手说：“既然能了解我，难道不能救我吗？”

魏先生说：“您没有帝王的规模，也无将帅的才略，只是乱世的豪杰罢了！”

〔数句道破李密一生，不输许邵评曹操〕

接着陈述自古帝王将帅与乱世豪杰，如何兴衰成败的道理。又说：“我曾望气，知道山西汾阳一带有出圣人之气象，您前去追随他，就可以得到富贵。”

李密很不高兴地说：“学养浅陋的儒生，不值得一起商议大计。”

后来李密向西逃走，所到之处招收士兵，最后还是失败，投降唐朝后又反叛，终于被杀。

〔梦龙评〕魏先生真是学识卓越的人，比起严子陵（严光，东汉余姚人）更胜一倍。

218. 夏翁 尤翁

【原文】 夏翁，江阴巨族，尝舟行过市桥。一人担粪，倾人其舟，溅及翁衣，其人旧识也。僮辈怒，欲殴之。翁曰：“此出不知耳；知我宁肯相犯！”因好语遣之。及归，阅债籍，此人乃负三十金无偿，欲因以求死。翁为之折券。

长洲尤翁开钱典，岁底，闻外哄声，出视，则邻人也。司典者前诉曰：“某将衣质钱，今空手来取，反出詈语，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逊。翁徐谕之曰：“我知汝意，不过为过新年计耳。此小事，何以争为？”命检原质，得衣帷四五

事，翁指絮衣曰：“此御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与汝为拜年用。他物非所急，自可留也。”其人得二件，默然而去，是夜竟死于他家，涉讼经年。盖此人因负债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诈，既不获，则移于他家耳。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则祸立至矣。”边批：名言可以喻大。人服其识。

吕文懿公初辞相位，归故里，海内仰之如山斗。有乡人醉而詈之，公戒仆者勿与较。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狱，吕始悔之，曰：“使当时稍与计较，送公家责治，可以小惩而大戒。吾但欲存厚，不谓养成其恶，陷人于有过之地也。”议者以为仁人之言。或疑此事与夏、尤二翁相反。子犹曰：不然，醉詈者恶习，理之所有，故可创之使改；若理外之事，亦当以理外容之。智如活水，岂可拘一辙乎！

【译文】 夏翁是江阴县的大族，曾坐船经过市桥，有一个人挑粪倒入他的船，溅到夏翁的衣服。此人是旧识，僮仆很生气，想打他。

夏翁说：“这是因为他不知情，如果知道是我，怎会冒犯我呢？”

因而用好话把他遣走。

回家后，夏翁翻阅债务帐册查索，原来这个人欠了三千两钱无法偿还，想借此求死，夏翁因此撕毁契券。

长洲尤翁开钱庄营生，岁末，听到门外有吵闹声，出门一看，原来是邻居。

司典者（司典当的役吏）上前对尤翁诉说：“此人拿衣服来典押借钱，现在却空手前来赎回，而且出口骂人，有这种道理吗？”

此人骠悍不驯，尤翁慢慢地告诉他说：“我知道你的心意，不过是为新年打算而已，这种小事何必争吵。”

就命家人检查他原来抵押的物品，共有四、五件衣服。

尤翁指着棉衣道：“这件是御寒不可少的。”

又指着长袍道：“这件给你拜年用，其他不是急需，自然可以留在这里。”

这个人拿了两件衣服，默默地离去，但是当夜竟然死在别人家，讼案长达一年。原来这个人负债太多，本来就准备服毒自杀，以为尤翁有钱，可以欺诈，既然骗不到，就转移到别人家。

有人问尤翁为什么事先知道而强忍着，尤翁说：“凡是别人不合理的对待，一定有所仗恃，小事不能忍，灾祸立刻降临〔名言可以喻大〕。”

人人都佩服他的见识。

〔梦龙评〕吕文懿公（吕原，明·秀水人，字逢原，谥文懿）初辞相位回故里，海内外的人都十分景仰他。有一乡人喝醉酒后大骂文懿公，文懿公告戒仆人不要与他计较。一年后，这个人触犯死罪入狱，文懿公才后悔说：“假使当初稍微和他计较，送去官府责问，虽然施以小小的惩罚，却可以给他很大的警戒。我只想到保留自己的厚道，反而养成他的恶行，而陷入犯罪的

地步。”议论的人认为这是仁人的话。

有人认为这事与夏、尤二翁的做法相反。高弘图（明·胶州人，字研文，又字子犹）说：“不对，酒醉骂人是坏习惯，却有理可寻，要使他受罚而悔改。但如果是没有道理的事，就应该不论道理地包容他。智慧就像活水一样，哪会只拘限于一种方法呢？”

219. 隰斯弥

【原文】 隰斯弥见田成子，田成子与登台四望，三面皆畅，南望，隰子家之树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归，使人伐之，斧才数创，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变之数也？”隰子曰：“谚云：‘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子将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树，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又是隰斯弥一重知微处。

【译文】 隰斯弥（战国齐人）拜见田成子（齐人），田成子和他一起登台远望，看到三面都视野辽阔，只有南面被隰斯弥家的树遮蔽了，田成子也没有说话。

隰斯弥回家后，立刻派人把树砍掉，但是砍了几斧之后，隰斯弥又加以阻止。

他的相室（室臣中的长者）说：“为什么一再地改变主意呢？”

隰斯弥说：“俗语说：‘了解深渊中的鱼是不吉祥的（知渊中之鱼者不祥）。’田成子即将有所行动，如果事情重大而我却表现出预知征兆，那我的处境必定很危险。不砍伐树木还没有罪，预知别人将要做的事，罪就大了，所以不砍树。”

〔梦龙评〕又是隰斯弥早一步预知事情先兆的事。

220. 郈成子

【原文】 郈成子为鲁聘于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知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

【译文】 郈成子（春秋鲁大夫，名癸）当鲁国使节，访问晋国，经过卫国时，右宰谷臣（卫人）请他留下来饮酒，陈设乐队奏乐，却不显得喜乐，酒酣之后还送郈成子璧玉，但是郈成子于归途经过卫时，却不向谷臣告辞。

卬成子的仆人说：“先前右宰谷臣请您喝酒喝得很高兴，如今您回来时经过卫国，为什么不向他告辞？”

卬成子说：“把我留下来喝酒，是要和我一起欢乐；陈设乐队奏乐而不喜乐，是要告诉我忧愁；酒酣后送我璧玉，是把它寄托给我。如此看来，卫国将有乱事发生。”

离开卫国才三十里，就听说宁喜之乱发生，右宰谷臣被杀。卬成子立刻将坐车转头回到谷臣家，再三祭拜之后才回鲁。到家后，就派人迎接谷臣的妻子，将自己的住宅分出一部份给她住，将自己的俸禄分一部份供养她，到谷臣的儿子长大后，又将璧玉归还。

孔子听到这件事，说道：“知，可以预先策谋；仁，可以托付财物，就是说卬成子吧？”

221. 庞 参

【原文】 庞仲达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有奇节，隐居教授。仲达先到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儿孙，伏于户下。主簿白以为倨，仲达曰：“彼欲晓太守耳。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击强宗；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叹息而还，自是抑强扶弱，果以惠政得民。

【译文】 东汉庞仲达（庞参，维氏人）任汉阳太守时，郡中有任棠这个人，品性高洁，隐居教授门徒。庞仲达为表示尊敬，特别先到他家等待，见面后任棠却不与庞仲达交谈，只是将一大株薤（植物名）、一盆水放在门口屏风前，自己抱着儿孙，伏门下。

主簿认为任棠这种态度过于倨傲，庞仲达说：“他不过是想暗示我这个太守罢了：水的用意，是要我清廉；一大株薤的用意，是要我打击强势宗族；抱着儿孙伏在门下，是要我开敞大门抚恤孤寡。”

于是叹着气回去。

从此庞仲达抑制强权，扶持弱小，果然以惠政博得民心。

222. 张方平

【原文】 富郑公自毫移汝，过南京。张安道留守，公来见，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难知也！”安道曰：“得非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往年方平知贡举，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既来，一院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即檄以出，自此未尝与语也。”富公有愧色。

曲逆之宰天下，始于一肉；荆公之纷天下，兆于一院。善观人者，必于其微。○寇准不识

丁谓，而王旦识之。富弼、曾公亮不识安石，而张方平、苏洵、鲜于侁、李师中识之。人各有所明暗也。○洵作《辨奸论》，谓安石“不近人情”，侁则以沽激，师中则以眼多白。三人决法不同而皆验。

或荐宋苕公兄弟 郊、祁 可大用。昭陵曰：“大者可；小者每上殿，则廷臣无一人是者。”已而苕公果相，景文竟终于翰长。若非昭陵之早识，景文得志，何减荆公！

【译文】 宋朝时富弼自亳州迁移汝州，经过南京，当时张方平留守南京。

富弼拜访张方平，坐了很久才慢慢地说：“人实在很难了解。”

张方平说：“你是指王安石吗？这有什么难了解的。往年我担任主考官的时候，有人推荐王安石，说他有文学方面的造诣，可以举用他为考校（教核的官员），我也姑且听从。王安石来了以后，却企图改变整个办公单位的工作方式，我很讨厌他，就下一道公文把他调出去，从此不曾和他说过话。”

富弼颇为惭愧。

〔梦龙评〕曲逆侯陈平主宰天下，始於早年在乡里中分肉很公平；荆国公王安石纷扰天下，起源于办公室。善于观察人的，一定注意其人细微的地方。

寇准不了解丁谓，而王旦了解富弼；曾公亮（字明仲，谥宣靖）不了解王安石，而张方平、苏洵（字明允，号老泉，苏轼的父亲）、鲜于侁（阆州人，字子骏）、李师中（楚丘人，字诚之）了解。人人各有他观察得到与观察不到的地方。苏洵作《辨奸论》，判断王安石奸诈的理由是不近人情；鲜于侁所持理由是矫情干誉；李师中则认为王眼睛多白，三个人取决的方法不同，却都很灵验。

有人推荐宋郊（安陆人，字公序，封郑国公）、宋祁（字子京，谥景文）兄弟可以重用，宋仁宗说：“哥哥可以重用，弟弟每次上殿，就认为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一个是好的。”不久，宋郊果然被举用为宰相，而宋祁一直是翰林学士。如果不是仁宗皇帝了解得早，宋祁一得志，将与王安石不相上下。

223. 陈

【原文】 陈忠肃公因朝会，见蔡京视日，久而不瞬，每语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贵，然矜其稟赋，敢敌太阳，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无君自肆矣。”及居谏省，遂攻其恶。时京典辞命，奸恶未彰，众咸谓公言已甚，京亦因所亲以自解。公诵杜诗云：“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之愈力。后京得志，人始追思公言。

【译文】 宋朝人陈 （字莹中，号了翁）曾于上朝时，见到蔡京（仙游人，字元长）看太阳，直视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别人说：“蔡京这种精神，将来必定显贵；然而他自恃稟赋超众，敢与太阳敌对，我怕此人得志以后，一定自私跋扈，放肆而目中无君。”

后来陈 官居谏院，就检举蔡京的罪恶。

当时蔡京掌管皇帝诏命的草拟，奸恶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 的话太过分了，蔡京也以亲近的人来为自己解释。

陈 诵读杜诗说：“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攻击得更用力。

后来蔡京得志，别人才想起陈 的话。

224. 王禹

【原文】 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如其言。

【译文】 丁谓的诗句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君王之门虽然难得进入，最后我一定挥著手进去。）

王禹 读了，说道：“进入君王之门必须鞠躬，表示恭敬，怎么可以挥著手进去呢？此人一定不忠。”

后来果然如此。

225. 何心隐

【原文】 何心隐，嘉、隆间大侠也，而以讲学为名，善御史耿定向，游京师与处。适翰林张居正来访，何望见便走匿。张闻何在耿所，请见之。何辞以疾，张少坐，不及深语而去。耿问不见江陵之故，何曰：“此人吾畏之。”耿曰：“何为也？”何曰：“此人能操天下大柄。”耿不谓然。何又曰：“分宜欲灭道学而不能，华亭欲兴道学而不能；能兴灭者，此子也。子识之，此人当杀我！后江陵当国，以其聚徒乱政，卒捕杀之。”

心隐一见江陵，便知其必能操柄，又知其当杀我，可谓智矣。卒以放浪不检，自陷罟获，何哉？王弇州《朝野异闻》载，心隐尝游吴兴，几诱其豪为不轨；又其友吕光多游蜚中，以兵法教其酋长。然则心隐之死非枉也。而李卓吾犹以不能容心隐为江陵罪，岂正论乎！

李临川先生《见闻杂记》云：陆公树声在家日久，方出为大宗伯，不数月，引疾归。沈太史一贯当晚携弇报国寺访之，讶公略无病意，问其亟归之故。公曰：“我初入都，承江陵留我阁中具饭，甚盛意也。第饭间，江陵从者持髻捃刷双鬓者再，更换所穿衣服数四，此等举动，必非端人正士，且一言不及政事，吾是以不久留也。”噫，陆公可谓“见几而作”矣！

【译文】 何心隐是明世宗嘉靖、穆宗隆庆年间的大侠，而以讲学为名，和御史耿定向（黄安人，字在伦）交情很好。当他到京师游览时，便与耿定向在一起。正好翰林张居正（江陵人，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来拜访，何心隐看到他立刻躲起来。

张居正听说何心隐在耿家，请求见一面，何心隐借病推辞。张居正坐了很久就离去。

耿定向问何心隐为什么不见张居正。

何心隐说：“这个人我很怕他。”

耿定向说：“为什么？”

何心隐说：“这个人将掌握天下的权柄。”

耿定向却不如此认为。

何心隐又说：“分宜（严嵩）想消灭道学而不成，华亭（徐阶）想扶持道学也不成，能兴灭道学的只有这个人，你记住，这个人一定会杀我。”

后来张居正当权，果然将何心隐以聚集门徒、扰乱朝政的罪名捕杀。

〔梦龙评〕何心隐一见到张居正，便知道他一定能掌握政权，又知道他一定会杀自己，可算是聪明人。最后因为放荡不检点，自陷法网，为什么？王弇州（明·太仓人，名世贞）《朝野异闻》记载：何心隐曾游学吴兴，几乎诱使当地的大族做出不轨之事。又：他的朋友吕光牛，常到蛮族教当地酋长带兵的方法。那么何心隐的死绝不是冤枉的，而李卓吾（明·晋江人，名贽）还是认为不能容纳何心隐是张居正的错，这哪里是公正的言论呢！

李临川先生（明·归安人，名乐，字彦和，号临川）《见闻杂记》说：陆树声（明·松江华亭人，字与吉，号平泉）赋闲在家很长一段时间，刚出来担任大宗伯，几个月后就称病归去。沈一贯（明·鄞人，字肩吾）当晚带着酒到报国寺去探访他，很惊讶陆树声并没有生病，就问他急着归乡的原因。陆树声说：“我初到京都时，承蒙张居正留我在馆中吃饭，心意很诚恳。但是在吃饭之间，张居正让侍者拿着鬃刷刷他的双鬓，而且一再更换衣服。这种举动，一定不是正直的人，与他谈话时，国政大事提都不提，所以我不久留。”

唉！陆树声先生可算是见机行事。

226. 潘 浚

【原文】 武陵郡樊伷尝诱诸夷作乱，州督请以万人讨之。权召问潘浚，浚曰：“易与耳，五千人足矣。”权曰：“卿何轻之甚也？”浚曰：“伷虽弄唇吻而无实才。昔尝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余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权大笑，即遣浚，果以五千人斩伷。

【译文】 武陵郡樊伷诱使夷人作乱，州中的督导请求派一万人前去讨伐。

孙权问潘浚（三国吴·汉寿人，字承明），潘浚说：“这件事很容易，只要五千人就够了。”

孙权说：“你怎么如此轻视他？”

潘浚说：“樊伷虽然善于卖弄口才，却没有实才。他从前曾经请州人吃饭，一直到正午时分都还没上菜，当时就有十余人自行离去。就像看侏儒只要是看他的一段身躯就可以知道一样，此所以我轻视他。”

孙权听后大笑，就派潘浚前去，果然以五千人杀了樊伷。

227. 卓 敬

【原文】 建文初，燕王来朝，户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夫北平者，强干之地，金、元所由兴也。宜徙燕南昌，以绝祸本。夫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为者，势也。势非至劲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见奏大惊。翌日，语敬曰：“燕邸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对曰：“杨广、隋文非父子耶！”

齐、黄诸公无此高议，使此议果行，靖难之师亦何名而起？

【译文】 明惠帝建文初年，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来到京城。户部尚书卓敬（瑞安人，字惟恭，谥忠贞）秘密奏报：

“燕王的智慧超人，酷似先帝（明太祖）。北平是个地势险要的地方，金、元都在那里兴起，应该把燕王迁到南昌，以断绝祸害的根本。已有苗头却隐而不显的称为征兆，衡量时机再图作为的称为情势，情势不到明朗的时候无法判断，征兆不到明显的时候不能察知。”

建文看了奏本大惊，第二天就告诉卓敬说：“燕王是朕的骨肉至亲，你为什么要说得这么严重呢？”

卓敬回答：“杨广（隋炀帝，隋文帝的次子，弑父即位）和隋文帝不也是父子关系吗？”

〔梦龙评〕齐泰、黄子澄（分宜人，名湜，以字行）等人就没有这种高妙的言论，假使这个奏议真的实行，那燕王的军队（齐泰、黄子澄建议削弱藩镇的权势，于是燕王起兵南下）能用什么名义起兵呢？

228. 朱仙镇书生

【原文】 朱仙镇之败，兀术欲弃汴而去，有书生叩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兀术曰：“岳少保以五百骑破吾十万，京城日夜望其来，何谓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成功乎！”兀术悟，遂留。

以此书生而为兀术用，亦赋桀驱之也。

【译文】 朱仙镇之战失败后，金兀术（金人，名完颜宗弼）想放弃汴京回到北方。有位书生拉住他的马说：“太子不要走，岳飞就要退兵了。”

金兀术说：“岳飞以五百骑兵击败我十万大军，京城的百姓日夜引颈企望他的到来，怎么说可守呢？”

书生说：“自古以来，不曾有过擅权的臣子在朝，而大将能在外建立战功的，岳飞自身都将不保，何况是建立战功呢？”

金兀术听后大悟，于是决定留下。

〔梦龙评〕这个书生会被金兀术所用，等于是奸贼秦桧促成的。

229. 沈诸梁

【原文】 楚太子建废，杀于郑，其子曰胜，在吴。子西欲召之，沈诸梁闻之，见子西曰：“闻子召王孙胜，信乎？”曰：“然。”子高曰：“将焉用之？”曰：“吾闻之，胜直而刚，欲置之境。”子高曰：“不可。吾闻之，胜也诈而乱，彼其父为戮于楚，其心又狷而不洁。若其狷也，不忘旧怨，而不以洁悛德，思报怨而已。夫造胜之怨者，皆不在矣。若来而无宠，速其怒也。若其宠之，贪而无厌，思旧怨以修其心，苟国有衅，必不居矣。吾闻国家将败，必用奸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谓乎！夫谁无疾眚，能者早除之。旧怨灭宗，国之疾眚也；为之关雠，犹恐其至也，是之谓曰惕。若召而近之，死无日矣！”弗从，召之，使处吴境，为白公。后败吴师，请以战备献，遂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

【译文】 楚国太子建被废、被杀于郑国；他的儿子名胜，当时在吴国，楚公子子西想召他回国。

沈诸梁（春秋楚人，字子高）听说后，就拜见子西道：“听说您要召王孙胜回国，真的吗？”

子西说：“真的。”

沈诸梁说：“要怎么任用他？”

子西说：“我听说王孙胜正直而刚猛，想要他镇守边境。”

沈诸梁说：

“不可以。我听说王孙胜诡诈狡猾，他的父亲在楚国被杀，他的心又褊急而不高洁。他不忘旧怨，又不悔改自己的德行，只想报怨而已。造成王孙胜怨恨的因素都不存在了，如果来此地而不受宠，会加速他的怒气；如受宠幸，就会贪得无厌，一直想他的旧怨来弥补他的心意。如果国家有战事，一定不肯固守。

“我听说国家将败，必有奸人出现，而奖赏这些奸人的，难道就是您吗？谁能没有疾病？有担当的人贵在能早日除去。因为旧怨而灭族，是国家的大病，虽然锁紧大门，还是怕它会来到，必须要这样日日警惕。如果还召唤他到身边来，国家就要灭亡了。”

公子子西不肯听从，召王孙胜回国，让他镇守对吴的边境，尊称为白公。后来王孙胜击败吴军，要求以军事演习显示功迹，于是乘机作乱，在朝廷杀了子西、子期二人。

230. 孙坚 皇甫嵩

【原文】 孙坚尝参张温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至，而词对颇傲。坚前耳语温曰：“卓负大罪而敢鸱张大言，其中不测，宜以‘召不时至’，按军法斩之。”温不从，卓后果横不能制。

中平二年，董卓拜并州牧，诏使以兵委皇甫嵩，卓不从。时嵩从子郦在军中，边批：此子可用。说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唯大人耳。今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是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且其凶戾无亲，将士不附。大人今为元帅，仗国威以讨之，上显忠义，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专命虽有罪，专诛亦有责，不如显奏其事，使朝廷自裁。”边批：此时用道学语不着。于是上书以闻。帝让卓，卓愈增怨嵩；及卓秉政，嵩几不免。

观此二条，方知哥舒翰诛张擢，李光弼斩崔众，是大手段、大见识。事见《威克部》。

【译文】 孙坚（东汉末·富春人，字文台，孙权的父亲）曾参与张温（穰人，字伯慎）的军事，张温用诏书召董卓前来，董卓过了很久才到，而且言词对答颇为傲慢。

孙坚在张温耳边低声道：“董卓身负大罪还敢口出狂言，一定心怀不轨，应该以不遵从诏书按时来到的罪名，依军法处斩。”

张温不听，董卓后来果然蛮横得不能控制。

献帝中平二年，董卓任并州州牧，诏书命令他将军队交付给皇甫嵩（朝那人，字义真），董卓不从命。

当时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在军中〔此子可用〕，说服皇甫嵩道：“本朝朝政失当，天下百姓生活困苦，能使这种危险的局面安定下来的，只有大人而已。现在董卓接获诏书要他交出军队，他还上书自请保留军队，这是违抗君命。又为了夺得兵权，昏昧淫乱，踌躇不前，这是心怀奸诈。而且他暴戾不可亲近，将士们都不愿服从，大人目前是元帅，正可以仗着国威来讨伐他，如此对君上显示忠义，为士卒除去凶恶，这是齐桓、晋文的事业。”

皇甫嵩说：“董卓专擅不听命固然有罪，如果我擅自诛死他也有过错〔此时用不著这种道学话〕。不如向朝廷禀奏这件事，让皇上自己裁定。”

于是上书禀奏，献帝于是下诏责备董卓，董卓就更憎恨皇甫嵩。后来董卓掌握朝政，皇甫嵩差点保不住性命。

〔梦龙评〕看了这两件事，才知道哥舒翰（唐·突厥后裔）杀张擢，李光弼（唐·柳城人）斩崔众是大手法、大见识。（见《威克卷》）

【原文】 河西首领赵元昊反，上问边备，辅臣皆不能对。明日，枢密四人皆罢，王 谪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馼善，出城见之。馼谓公仪曰：“馼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仪曰：“此术士也。”馼曰：“非也。昔时为三司盐铁副使，疏决狱囚，至河北；是时曹南院自陕西谪官，初起为定帅。馼至定，治事毕，玮谓馼曰：‘公事已毕，自此当还，明日愿少留一日，欲有所言。’馼既爱其雄材，又闻欲有所言，遂为之留。明日，具馔甚简俭，食罢，屏左右，曰：‘公满面权骨，不为枢辅即边帅，或谓公当作相，则不能也。不十年，必总枢于此，时西方当有警，公宜预讲边备，搜阅人材，不然无以应猝。’馼曰：‘四境之事，唯公知之，何以见教？’曹曰：玮在陕西日，河西赵德明尝使以马易于中国，怒其息微，欲杀之，莫可谏止。德明有一子，年方十余岁，极谏不已：‘以战马资邻国已是失计，今更以资杀边人，则谁肯为我用者！’玮闻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异志！’闻其常往来于市中，玮欲一识之，屡使人诱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画者图其貌，既至观之，真英物也！此子必为边患。计其时节，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馼是时殊未以为然，今知其所画，乃元昊也。”

李温陵曰：“对王 谈兵，如对假道学谈学也。对耳不相闻，况能用之于掌本兵之后乎！既失官矣，乃更思前语，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译文】 宋朝时河西首领赵元昊反叛，皇帝问起边境上的守备情形，辅佐的臣子都不能回答。第二天，枢密院中有四人被罢官。王 被贬到虢州，翰林学士苏公仪与王 交情很好，就出城探望他。

王 对苏公仪说：“我这次贬官之行，十年前已经有人预言过了。”

苏公仪说：“那是江湖术士的胡说吧！”

王 说：“不是的，我从前担任三司盐铁副使，到河北判决囚犯。当时曹玮（字宝臣）从陕西贬官到河北担任定州元帅。我办完事以后，曹玮对我说：‘公事已经办完了，当然应该回去，希望您明天再多留一天，我有话要和您说。’

“我既爱惜他的雄才，又听他说有话要讲，就留下来。第二天，他准备简单的饭菜，吃完后，屏退左右的人，说：‘您生有一副权贵的面貌，日后不是当枢密使就是当边帅，有人说您会当宰相，我看不可能。然而不到十年，一定在这里总揽军事，当时西方有外敌，您应为边境的守备作好预备，广征人才，不然将无法应付。’

“我说：‘边境上的事，只有您最清楚，请问有何指教？’曹玮说：‘我在陕

西的时候，河西的首领赵德明曾经派使者带着马匹来中国交易，因为生气使者所得的利润微薄，而要杀他，没有人可以劝止此事。德明有一个儿子，年纪才十多岁，极力地劝谏，认为用马匹去资助邻国，已是失策，现在更要为钱杀守边人，那以后还有谁肯受我们任用？我听了他的话，心想这个孩子想善用自己的族人，一定有不凡的心志。听说他常往来于市集，我很想认识他，一再派人诱使他来都没有办法做到，就找个擅长画像的人去画他的容貌，画好拿回来一看，真是英挺的人物。这个孩子一定成为我们的边患，算一算时节，正是您主持政务的时期，希望您好好注意。’

“我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才知道，他所画的人就是赵元昊。”

〔李温陵说〕对王 谈兵事，好像对假道学的人谈学问，对着他的耳朵讲都听不进去，更何况在掌管军队以后呢？被贬官之后，才想起以前的话，像这种人天下多得是。

232. 高 欢

【原文】 齐神武自洛阳还，倾产结客。亲友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耶！”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莽杀子灭后家，而三纲绝；魏不治宿卫羽林之乱，而五刑隳。退则为梅福之挂冠浮海，进则为神武之散财结客。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未登基前从洛阳回来，用尽自己的家产去结交朋友，亲友都奇怪地问他，他说：“我到洛阳，宫中的禁军相率放火烧领军张彝的住宅，朝廷怕乱事扩大而不管；处理事情如果到这种地步，未来如何，可想而知，财物难道守得住？”

从此，高欢有澄清天下的心志。

〔梦龙评〕王莽杀死儿子、诛灭皇后的家族，却没有人敢讲话，于是三纲断绝。宋朝天子不管宫中禁军之乱，于是五刑败坏。消极的就要做梅福（汉·寿春人，字子真），弃官隐居九江；积极的就要做神武，散尽家财广交朋友。

233. 任文公

【原文】 王莽居摄，巴郡任文公善占，知大乱将作，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疾走，日数十回。人莫知其故。后四方兵起，逃亡鲜脱者，唯文公大小负粮捷步，悉得免。

张 教蔡家儿学走，本此。

【译文】 王莽专政时，巴郡有个任文公善于占卜，知道将要发生大乱，就督促家人都背负一百斤重的物品，绕着房舍跑，每天做几十次，没有人知道为

什么。

后来各地发生战争，逃亡者能脱险的很少，只有任文公一家大小背负粮食逃跑，都能免祸。

〔梦龙评〕张（宋·福州人，字柔直）教蔡京的子弟学跑步，意本于此。

234. 东院主者

【原文】唐末，岐、梁争长，东院主者知其将乱，日以菽粟作粉，为土塹，附而塹之，增其屋木。一院笑以为狂。乱既作，食尽樵绝，民所窖藏为李氏所夺，皆饿死。主沃粟为糜，毁木为薪，以免。陇右有富人，预为夹壁，视食之可藏者，干之，贮壁间，亦免。

【译文】唐朝末年，岐王李茂贞与梁王朱全忠互争短长，东院主者预知将有乱事发生，就每天将豆类、粟米磨成粉，再作成砖块、叠成墙，然后用粘土抹在墙面，又增加屋里的梁木，全院的人都笑他疯了。

后来果然发生战乱，粮食吃完了，木柴也烧尽了，人民地窖中所收藏的，被李氏抢掠一尽，都饿死了。东院主者把他的粟米砖拿出来煮粥，把梁木砍下来做柴烧，因而免于饿死。

陇右有个富翁，预先做夹层墙壁，把可以收藏的食物晒干存在墙壁间，也因而免祸。

235. 第五伦 魏相

【原文】诸马既得罪，窦氏益贵盛，皇后兄宪、弟笃喜交通宾客。第五伦上疏曰：“宪椒房之亲，典司禁兵，出入省闕，骄佚所自生也。议者以贵戚废錡，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醒当以酒也。愿陛下防其未萌，令宪永保福祿。”宪果以骄纵败。

永元 和帝年号。初，何敞上封事，亦言及此，但在夺沁水公主田园及杀都乡侯畅之后，跋扈已著，未若伦疏之先见也。

魏相因平恩侯许伯奏封事，言：“《春秋》讥世卿，恶宋三世为大夫，及鲁季孙之专权，皆危乱国家。自后世以来，禄去王室，政由冢宰。今霍光死，子复为大将军，兄子秉枢机，昆弟、诸婿据权势、任兵官，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或夜诏门出入，骄奢放纵，恐寝不制。宜有以损夺其权，破散阴谋，固万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封”，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复因许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诏相给事中，皆从其议。霍氏杀许后之谋始得上闻。乃罢其三侯，令

就第，亲属皆出补吏。

茂陵徐福“曲突徙薪”之谋，魏相已用之早矣。○《隽不疑传》云：大将军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辞，不肯当，久之病免。《刘德传》云：大将军欲以妇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满也。后免为庶人，屏居田间。霍光皆欲以女归二公而二公不受，当炙手炎炎之际，乃能避远权势，甘心摒弃，非有高识，孰能及此！观范明友之祸，益信二公之见为不可及。

【译文】 东汉时，外戚马防（字江平）兄弟被判罪之后，窦氏一家更为显贵。皇后的哥哥窦宪（平陵人，字伯度）、弟弟窦笃更喜欢交往宾客。

第五伦（长陵人，字伯鱼）上疏说：“窦宪是皇后的亲戚，掌管禁军，可以随意出入宫廷，骄纵荒逸自此而生。议论的人认为应废锢马氏兄弟等权贵，而以其他贵戚的良好表现来洗刷这种耻辱，这岂不是拿酒来解醉？希望陛下在事情未发生前加以防范，使窦宪永保福祿。”

窦宪后来果然因骄纵而亡。

〔梦龙评〕汉和帝永元初年，何敞（字文高）密奏也谈及此事，但这是在窦宪抢夺沁水公主的田园，及杀都阳侯畅的事之后，跋扈的情况已经显著，不如第五伦的先见。

汉朝人魏相（济阴定陶人，字弱翁）因平恩侯许广汉上奏事议论道：

“春秋时代，人们议讽世袭的卿大夫，厌恶宋国三世连任大夫，及鲁国季孙的专权，因为这些乱及国家的行为。后世以来，禄位远离王室，政权归于宰相。现在霍光（字子孟，平阳人）死了，他的儿子又当大将军，哥哥的儿子掌管枢密院，兄弟及女婿都位居权势，掌管兵权，霍光夫人依然显贵，女儿们都登录在长信宫的簿籍中，有时夜间诏令进出，骄奢放纵，臣恐怕以后霍氏一族会逐渐不能控制。应该裁减他们的权势，破坏他们的阴谋，以巩固王室万世的基业，并保全功臣的后代。”

又：朝廷规定上奏议的人必须写两封，其中一封写着“副封”。领尚书者先拆副封，如果所提的事他认为不好，就除去不予奏报。

魏相又建议平恩侯说：“去掉副封，以防止谏诤的管道蔽塞不通。”

宣帝知道后认为很好，于是下诏任命魏相为给事中，并采纳他的建议。因为这样，霍氏杀许后的阴谋才能传报宣帝；于是罢去霍氏侯爵之位，亲属也都调往他地任职。

〔梦龙评〕徐福（汉·茂陵人）预防灾祸、防患未然的谋略，魏相早已使用了。

〈隽不疑（汉·渤海人，字曼倩）传〉有言：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不疑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不久就因病免官。〈刘德（字路叔）传〉也说：大将军想把女儿嫁给他，德不敢接受，怕过分显贵。后来免官，成为平民，住在乡间。

霍光想把女儿嫁给这两人，他们都不接受。在对方地位显贵的时候，还能避免接近权势，甘心抛弃，不是有高远的见识，谁能做得到？

236. 马 援

【原文】 建武中，诸王皆在京师，竞修名誉，招游士。马援谓吕种曰：“国家诸子并壮，而旧防未立，若多通宾客，则大狱起矣。卿曹戒慎之！”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帝诏捕宾客，更相牵引，死者以数千。种亦与祸，叹曰：“马将军神人也！”

援又尝谓梁松、窦固曰：“凡人为贵，当可使贱，如卿等当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后果以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译文】 汉光武建武年间，一些王爷都到京师，竞相争取名誉，招请游士。

马援（茂陵人，字文渊）对吕种说：“王室的子弟都争相壮大，朝廷却没有预立任何防患的措施，如果诸王爷与宾客的交往日益繁频，朝廷一定会起大狱，您要加以小心警戒。”

后来果然有人秘告诸王爷的宾客作乱，光武帝下诏捕捉宾客，互相牵连，死亡的有数千人，吕种也受波及，因而感叹说：“马将军真是神人。”

马援又曾对梁松（字伯孙）、窦固（字孟孙）说：“凡人可以显贵，也应当可以处卑贱，你们却没有办法再过卑贱的生活，希望自己能高居不下。请好好想一想我的话。”

梁松后来果然因为显贵而招来祸害，窦固也几乎不保。

237. 申屠蟠

【原文】 申屠蟠生于汉末，时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蟠独叹曰：“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彗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乃绝迹于梁、碭山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居二年，滂等果罹党锢，或死或刑，唯蟠超然免于疑论。

物贵极征贱、贱极征贵，凡事皆然。至于极重而不可复加，则其势必反趋于轻。居局内者常留不尽可加之地，则伸缩在我，此持世之善术也。

【译文】 申屠蟠（陈留人，字子龙）出生于东汉末年，当时游士汝南人范滂（字孟博）等人自命清高，攻讦朝政，自公卿以下都折节下交，太学生也争相追赶这股痛议时政的风潮，认为文学将再度兴盛起来，文士又可被重用。

只有申屠蟠感叹说：“从前战国时代，处士到处大发议论，列国的君主也争着迎接尊敬他们，最后却惹来焚书坑儒的灾祸。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

于是隐居到梁碭山之间，以树木作屋子，什么事都自己来。

过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成为“党锢之祸”的牺牲者，有的死，有的被判刑，只有申屠蟠免除这场祸害。

〔梦龙评〕物品贵到极点就表示要开始便宜了，贱到极点就表示开始要涨价了，凡事都是如此。重到极点而没有办法再增加时，情势必趋向于减轻。局内者如果经常保留可以加减的余地，那么伸缩操之在我，这是处世最好的技巧。

238. 张翰 顾荣 庾袞

【原文】 齐王冏专政，顾荣、张翰皆虑及祸。翰因秋风起，思菰菜、莼羹、鲈鱼脍，叹曰：“人生贵适志耳，富贵何为！”即日引去。边批：有托而逃，不显其名，高甚。荣故酣饮，不省府事，以废职徙为中书侍郎。颍川处士庾袞闻冏期年不朝，叹曰：“晋室卑矣，祸乱将兴！”帅妻子逃林虑山中。

【译文】 晋朝时齐王 专政，顾荣（字彦先）、张翰（吴郡人，字季鹰）都忧虑灾害临身。

张翰因为秋风吹，想起家乡的菰菜、莼羹及鲈鱼脍，叹息道：“人生贵在适志而为，富贵有什么用？”于是当天就辞官回乡〔有托而逃，不显其名，甚高〕。

顾荣则故意沉溺于酒，不管政事，因怠忽职务被贬为中书侍郎。

颍川处士庾袞（鄱陵人，字叔袞）听说齐王整年不理朝政，叹息道：“晋室已经衰微，祸乱就要开始了。”于是带着妻子住到林虑山中去。

239. 穆 生

【原文】 楚元王初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申公、白生强起之，曰：“独不念先王之德与？今王一旦失小礼，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称‘知几其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边批：择交要诀。吾岂为区区之礼哉！”遂谢病去。申公、白生独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为薄太后服，私奸。削东海、薛郡，乃与吴通谋。二人谏不听，胥靡之，衣之赭衣，舂于市。

【译文】 汉朝时楚元王（刘交，高祖同父的弟弟）很礼遇申公等人，穆生不爱饮酒，元王每设酒席，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后来刘戊（元王的儿子）即位，刚开始也常准备甜酒，后来却忘记了。

穆生说：“可以离开了，不备甜酒，表示大王的心意已显得怠忽，再不走，楚人就要把我抓到市集上处刑了。”于是称病不起。

申公、白生强把他拉起来说：“你难道就不念及先王对我们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一次遗忘小礼，何须做到这种地步？”

穆生说：“《易经》上说，能知机者是神人，机是行动的征候，吉凶的先兆。君子见机行事，不稍延误。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天道尚存，今大王忽略了，是遗忘天道。遗忘天道的人，哪可与他长久相处呢〔择交的要诀〕？我哪里是为了区区的小礼？”

于是称病辞去，申公、白生仍留在刘戊身边。

刘戊后来稍显淫暴，景帝二年时，便因在薄太后服丧期间干奸淫的勾当，被削去东海、薛地两个封地。刘茂老羞成怒，于是与吴国暗中勾通谋反，申公、白生二人劝谏都不听，且将二人判以胥靡之刑，使他们穿上红色衣服，在市集舂米。

240. 列子

【原文】 子列子穷，貌有饥色。客有言之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毋乃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夫以人言而粟我，至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后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

魏相公叔痤病且死，谓惠王曰：“公孙鞅年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即不听，必杀之，勿令出境。”边批：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王许诺而去。公叔召鞅谢曰：“吾先君而后臣，故先为君谋，后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卒不去。鞅语正堪与列子语对照。

【译文】 列子（战国郑人）很穷，面有饥色，有人告诉郑国子阳（郑国之相）说：“列御寇是个思想家，住在贵国却生活穷困，您难道不好士吗？”

子阳就派官吏送数十车的粟米给列子，列子出门见使者，一再推辞。

使者走后，列子进入屋里，妻子看了抚着心说：“听说凡思想家，妻子都可过得很安乐，现在你的妻子面有饥色，国君派人送你食物，你还不接受，难道是我命该如此吗？”

列子笑着对妻子说：“国君不是自己了解我，而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我粟米。如果会因别人的话而送我粟米，也可能会因别人的话而加罪于我，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

后来果然有人作乱，杀了子阳。

接受别人的供养而不殉难，是不义。要殉难，却又死得不合正道。死得不合正道，是叛逆之名。列子除去不义与叛之名，见识岂不很远大吗？

〔梦龙评〕魏相公叔痤（战国魏人）病重将死，对惠王说：“公孙鞅年轻又有奇才，希望大王把国事全托付他，如果不托付他，一定要杀了他，不要让他离境〔言杀之者，所以果其用也〕。”惠王答应他后，公叔痤又请公孙鞅来，向他谢罪说：“我先君王而后臣子，所以先为君王定谋略，然后才告诉你，如果大王没有把国事托付给你，你一定要赶快离开。”公孙鞅说：“如果国君不能采用你的话来任用臣子，又怎么会听你的话而杀臣子呢？”终于没有离开。

公孙鞅的话，正足以和列子的话相对照。

241. 韩 胄宾客

【原文】 韩平原侂胄尝为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馆客，甚贤。既别，杳不通问。平原当国，尝思其人。一日忽来上谒，则已改名登第数年矣。一见欢甚，馆遇甚厚。尝夜阑酒罢，平原屏左右，促膝问曰：“某谬当国秉，外间论议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尚复何言！”平原愕然问故，对曰：“是不难知也！椒殿之立，非出平章，则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平章，则皇子怨矣。贤人君子，自朱熹、彭龟年、赵汝愚而下，斥逐贬死，不可胜数，则士大夫怨矣。边衅既开，三军暴骨，孤儿寡妇，哭声相闻，则三军怨矣。边民死于杀掠，内地死于科需，则四海万姓皆怨。从此众怨，平章何以当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辞谢。再三固问，乃曰：“仅有一策，第恐平章不能用耳。主上非心黄屋，若急建青宫，开陈三圣家法，为揖逊之举，边批：此举甚难。余则可为，即无此举亦可为。则皇子之怨，可变而为恩，而椒殿退居德寿，虽怨无能为矣。于是辅佐新君，涣然与海内更始，曩时诸贤，死者赠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贤，释怨请和，以安边境；优犒诸军，厚恤死士；除苛解愿，尽去军兴无名之赋，使百姓有更生之乐。然后选择名儒，逊以相位，乞身告老，为绿野之游，则易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其庶乎？”平原犹豫不决，欲留其人，处以掌故。其人力辞，竟去。未几祸作。

【译文】 宋朝时韩平原（安阳人，名 胄，字节天，封平原郡王）曾任南海尉，请一个士人在馆中为宾客，此人非常贤明，但分别后就不再互通音讯。

韩平原主持国政时，曾经想起这个人。有一天，这个人忽然来拜见平原，原来已经改名又登第数年了。韩平原一见到他非常高兴，很礼遇他。有一次在夜深喝完酒后，屏退左右，促膝问道：“我才疏学浅而主持国政，外界对我的议论如何？”

此人叹息道：“大人的家族，危险得就如叠起来的蛋，还有什么好说的。”

韩平原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不难了解，立皇后的事，不是大人的主意，那么皇后就会怨恨您；立皇子的事，也不是大人的主意，那么皇子就会怨恨您；贤人君子，从朱熹、彭龟年（清江人，字子寿）、赵汝愚以下，被贬官、处死的，不可胜数，那么士大夫就会怨恨您；边境发生战事，三军战死疆场，孤儿寡妇哭声相闻，那么三军就会怨恨您；边境上的人民死于杀伤掠夺，内地的人民死于征调劳役，那么海内外的百姓都会怨恨您。这么多怨恨，大人要怎么应付呢？”

韩平原沉默了很久，说：“你教我怎么做？”

此人再三推辞，平原坚持要他说，他才说：

“只有一个方法，怕大人不肯采用。国君的心意并不在皇位，如果赶紧立东宫太子，陈述三圣家法，作禅让的准备，则皇子的抱怨可转变为感恩；那么皇后退居德寿宫为太后，虽然怨恨也无计可施。于是大人可以辅佐新君，使海内外焕然一新，以往的贤明人士，死的追赠抚恤，活着的请回来任职，并派使者到各地聘请贤明人士，以释清怨恨，安定边境；重重的犒赏军队，给战死的士兵优厚的抚恤；除去严苛的法令，以化解人民内心的怨恨；把战后一些没有名目的赋税废除，使百姓有重生的乐趣。然后选择有名的儒者，把相位让给他，乞求告老还乡，云游四方，这样转危为安，转祸为福，或者还有些希望。”

韩平原犹疑不决，想留下此人，给他官职。此人极力推辞离去，不久祸害就发生了。

242. 唐寅

【原文】 宸濠甚爱唐六如，尝遣人持百金，至苏聘之。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六如住半年，见其所为不法，知其后必反，遂佯狂以处。宸濠遣人馈物，则裸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讥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谓唐生贤？一狂士耳！”遂放归，不久而告变矣。

【译文】 明朝时宁王朱宸濠很敬爱唐六如（唐寅，吴县人，字伯虎，号六如），曾派人拿一百两金子来苏州聘请他。唐伯虎到后，给他住在别墅，接待得十分殷勤。

半年后，唐伯虎看朱宸濠做出不法的行为，知道以后一定造反，就假装发狂。朱宸濠派人送礼物给他，他就裸露身体，摆着傲慢的姿态，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讥骂使者。使者报告朱宸濠。

朱宸濠说：“谁说唐生贤明，只是一名狂士罢了。”于是放他回去，不久朱宸濠终于叛变。

243. 万 二

【原文】 洪武初，嘉定安亭万二，元之遗民也，富甲一郡。尝有人自京回，问其何所见闻，其人曰：“皇帝近日有诗曰：‘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二叹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赀付托诸仆干掌之，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此人获令终。

【译文】 明朝洪武初年，嘉定安亭有个人叫万二，是元朝的遗民，富甲一方。曾经有人从京师回来，万二问他的所见所闻，他说：“皇帝近来作了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披被。’”

万二叹息道：“征兆已经萌芽了。”

就将家产托付仆人管理，自己买大船载着妻子儿女，泛游于湖湘一带。不到两年，江南的大族依次被登录财产而没收，只有万二得到善终。

244. 严 辛

【原文】 分宜严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诞，亭州刘巨塘令宜春，入觐时，随众往祝。祝后，严相倦，其子世蕃令门者且合门。刘不得出，饥甚。有严辛者，严氏纪纲仆也，导刘往间道过其私居，留刘公饭。饭已，辛曰：“他日望台下垂目。”刘公曰：“汝主正当隆赫，我何能为？”辛曰：“日不常午，愿台下无忘今日之托！”不数年，严相败，刘公适守袁州。辛方以赃二万滞狱，刘公忆昔语，为减其赃若干，始得戍。

严氏父子智不如此仆，赵文华、鄢懋卿辈智亦不如此仆，虽满朝缙绅，智皆不如此仆也。

【译文】 明朝时严嵩于正月二十八日诞辰，亭州刘巨塘任宜春县令时，入宫觐见皇帝，就随着众人前去祝寿。祝寿完毕，严嵩累了，儿子严世蕃（字东楼）命令看门的人把门关上。

刘巨塘走不出来，饿得不得了。有位严辛，是严家维持纲纪的仆人，带着刘巨塘走小路，经过他自己的住处，并留刘巨塘吃饭。

饭后，严辛说：“将来希望阁下多多垂爱。”

刘巨塘说：“你的主人目前正是显赫的时候，我能做什么？”

严辛说：“日正当中并不长久，希望阁下不要忘记我今日的请托。”

几年后，严嵩事机败露，刘巨塘当时正担任袁州太守。严辛因为收受贿赂两万下狱。刘巨塘想起以前的话，为他减低贿赂金额，严辛才被改谪戍守边区。

〔梦龙评〕严氏父子，才智不如此仆，赵文华（慈溪人，与严嵩结为父子，因失宠被罢黜为

平民)、鄢懋卿(南昌人,受严嵩父子喜爱,严嵩败后被谪戍防边区)等人,才智也不如此仆。连满朝的官吏,才智都不如这个仆人。

245. 陈良谟

【原文】 陈进士良谟,湖之安吉州人,居某村。正德二年,州大旱,各乡颗粒无收,独是村赖堰水大稔。州官概申灾,得蠲租。明年又大水,各乡田禾淹没殆尽,是村颇高阜,又独稔。州官又概申灾,租又得免,且得买各乡所鬻产及器皿诸物,价廉,获利三倍。于是大小户屑越宴乐,无日不尔。公语族人曰:“吾村当有奇祸!”问:“何也?”答曰:“无福消受耳。吾家与郁、与张根基稍厚,犹或小可。彼俞、费、芮、李四小姓,恐不免也。”其叔兄殊不以为然。未几,村大疫,四家男妇,死无子遗,唯费氏仅存五六丁耳。叔兄忆公前言,动念,问公:“三家毕竟何如?”公曰:“虽无彼四家之甚,损耗终恐有之。”越一年,果陆续俱罹回禄。

大抵冒越之利,鬼神所忌,而祸福倚伏,亦乘除之数,况又暴殄天物,宜其及也!

【译文】 明朝进士陈良谟(安吉人,字忠夫)居在安吉州某村。明武宗正德二年,州中发生大旱灾,各乡一点收成都没有,只有这个村子依赖水坝的水而大丰收,州官却一样接受灾害申请而免除租税。第二年又发生大水灾,各乡的禾苗全被淹没,这个村子因为地势颇高又大丰收,州官照样一概接受申请灾害而免除租税。而且他们又买到各乡所卖的产物及器皿等物品,价钱低廉,获利三倍,于是大小户人家没有一天不早晚宴乐。

陈良谟对族人说:“我们村子将有大祸。”

族人问:“为什么?”

陈良谟说:“无福消受罢了,我们家及郁、张两家,根基稍厚,勉强可以度过。俞、费、芮、李四个小姓,恐怕无法避免灾祸。”

他的叔父、兄弟很不以为然。

不久,村子发生传染病,那四家男女全都病死,只有费家还剩五、六个男子。叔父、兄弟们想起陈良谟先前说过的话,就问他陈、郁、张三家究竟会如何?

陈良谟说:“虽然没有他们四家那么惨重,最后恐怕还是会有损失的。”经过一年,果然陆续遭受火灾。

贪心所得的利益,鬼神都会忌妒,而祸福之间有连带关系,也互为消长,何况又不爱惜物力,任意糟蹋,所以该有大祸发生。

246. 东海张公

【原文】 东海张公世居草荡，既任官，其家以城中为便，买宅于陶行桥。公闻而甚悔之，曰：“吾子孙必败于此！”公六子，其后五废产。

陈眉公曰：吾乡两张尚书：庄简公悦、庄懿公鼐，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孙文简公承恩，宅在东门外太清庵右；顾文僖公清，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与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已转售他姓矣，唯四公久存至今。信乎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乡村，前辈之先见，真不可及。

【译文】 东海张公世居田野，任官职以后，家人认为住在城里比较方便，就在陶行桥附近买下住宅。张公听了很后悔，说：“我的子孙一定在此衰败。”张公六十岁时，他的子孙果然倾荡家产。

〔陈眉公评〕我家乡有两位张尚书，庄简公张悦（明·松江华亭人，字时敏，谥庄简）、庄懿公张鼐（松江华亭人，字廷器，谥庄懿）的住宅在东门外龟蛇庙左侧，之简公孙承恩的住宅在东门外太清庙右侧，文僖公顾清的住宅在西门外超果寺前。当时与他们四位同榜同朝住在城市中的人，房子都已转卖给别人，只有他们四位的房子还保留到现在。真的，城市不如郊区，郊区不如乡村，前辈的先见之明，我们真比不上他们。

247. 郗超

【原文】 郗司空 愔，字方回 在北府，桓宣武 温 忌其握兵。郗遣笺诣桓，子嘉 宾 超 出行于道上，闻之，急取笺视，“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乃寸寸毁裂，归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桓得笺大喜，即转郗公为会稽太守。

超党于桓，非肖子也，然为父画免祸之策，不可谓非智。后超病将死，缄一筐文书，属其家人：“父若哀痛，以此呈之。”父后哭超过哀，乃发筐睹稿，皆与桓谋逆语，怒曰：“死晚矣！”遂止。夫身死而犹能以术止父之哀，是亦智也。然人臣之义，则宁为愔之愚，勿为超之智。

【译文】 晋朝时郗愔（高平人，字方回）在北府任职，桓温（龙亢人，字元于）一直嫉妒他掌握兵权。郗愔派人送信给桓温，儿子郗超（字景兴、嘉宾）外出，在路上听到这件事，赶紧赶上送信人，拿信一看，内容是想和桓温共同扶持王室，修复先帝陵墓。

郗超立即将信撕毁，回去重写一封信，陈述郗愔自己老病，不足以担负重任，想求一块空地养老。桓温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就转派郗愔为会稽太守。

〔梦龙评〕郗超偏向桓温，不是好儿子，然而为父亲策划避祸的事，不能说他不聪明。后来郗超病重将死，将一箱文书密封起来，嘱咐家人，如果父亲过于哀痛，就呈给父亲。后来郗愔为儿子的死伤心过度，就打开箱子来看看文书，内容都是与桓温图谋叛逆的文字。郗愔很生气地说：“死得太晚了。”于是停止哀痛。

自身死了，还能很技巧地止住父亲的哀痛，也算是一种智慧。然而人臣的义理，却宁愿有郗愔的愚笨，不要有郗超的才智。

248. 张 咏

【原文】 张忠定公视事退后，有一厅子熟睡。公诘之：“汝家有甚事？”对曰：“母久病，兄为客未归。”访之果然。公翌日差场务一名给之，且曰：“吾厅岂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极幽懣使之然耳，故悯之。”

体悉人情至此，人谁不愿为之死乎！

【译文】 宋朝时张忠定公（张咏，甄城人，字复之，谥忠定）巡视公务回来后，看见一个小差役睡着了，忠定公问他：“你家发生什么事吗？”

他回答说：“家母病了很久，家兄作客他乡没有回来。”

忠定公派人去察访，果然如此。第二天，忠定公派一名总管事务的人去协助他，而且说：“我的公厅里哪有敢睡觉的人呢？这一定是内心极为忧伤烦闷，使他如此，所以我怜悯他。”

〔梦龙评〕能够体谅人到这种地步，谁不愿为他效死呢！

六、由小见大

【原文】 镜物之情，揆事之本；福始祸先，验不迴瞬；藏钩射覆，莫予能隐。集“亿中”。

【译文】 观察物体的实情，洞见事情的本源；不论是福是祸，都能在瞬间测中；藏钩暗算都瞒不了我。

249. 子 贡

【原文】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五月公薨。孔子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

【译文】 鲁定公十五年正月，邾隐公（邾国的国主，是颛项的后裔）来朝，子贡在旁边观礼。邾隐公拿着宝玉给定公时，高仰着头，态度出奇的高傲；定公接受时则低着头，态度反常的谦卑。

子贡看了，说道：“以这种朝见之礼来看，两位国君皆有死亡的可能。礼是生死存亡的根本，小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大到国家的祭祀事、丧礼以及诸侯之间的聘问相见，都得依循礼法。现在二位国君在如此重要的正月相朝大事上，行为举止都不合法度，可见内心已完全不对劲了。朝见不合礼，怎么能维持国祚于长久呢？高仰是骄傲的表现，谦卑是衰弱的先兆；骄傲代表混乱，衰弱接近疾病，而定公是主人，可能会先出事吧！”

五月，定公去世。孔子忧心忡忡的说：“这次不幸被赐说中了，恐怕会让他更成为一个轻言多话的人。”

250. 希 卑

【原文】 秦攻赵，鼓铎之音闻于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赵，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横者耳。王欲知其人，旦日赞群臣而访之，先言横者，则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横。

【译文】 秦兵攻击赵国，钟鼓的声音远传到庙里。

希卑说：“秦国攻击赵国，不应如此急切，这种情况是招募士兵，一定有大臣想采用连横的策略。大王想知道是什么人，明天接见群臣的时候问一下，先说连横的人就是了。”

次日，建信君果然先说要连横。

251. 范 蠡

【原文】 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壮，而朱公中男杀人，囚楚。朱公曰：“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乃治千金装，将遣其少子往视之。长男固请行，不听。以公不遣长子而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强为言，公不得已，遣长子，为书遣故所善庄生，因语长子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行，如父言。庄生曰：“疾去母留，即弟出，勿问所以然。”长男阳去，不过庄生而私留楚贵人所。庄生故贫，然以廉直重，楚王以下皆师事之；朱公进金，未有意受也，欲事成复归之以为信耳。而朱公长男不解其意，以为殊无短长。庄生以间入见楚王，言“某星某宿不利楚，独为德可除之。”王素信生，即使使封三钱之府。贵人惊告公长男曰：“王且赦。每赦，必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千金虚弃，乃复见庄生。生惊曰：“若不去耶？”长男曰：“固也。弟今且赦，故辞去。”生知其意，令自入室取金去。庄生羞为儿子所卖，乃入见楚王曰：“王欲以修德禳星，乃道路喧传陶之富人朱公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故王赦。非能恤楚国之

众也，特以朱公子故！”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下赦令。于是朱公长男竟持弟丧归。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弟，顾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策肥，岂知财所从来哉！吾遣少子，独为其能弃财也；而长者不能，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怪者，吾日夜固以望其丧之来也！”

朱公既有灼见，不宜移于妇言，所以改遣者，惧杀长子故也。“听其所为，勿与争事”，已明明道破，长子自不奉教耳。庄生纵横之才不下朱公，生人杀人，在其鼓掌。然宁负好友，而必欲伸气于孺子，何德宇之不宽也！噫，其斯以为纵横之才也与！

【译文】 陶朱公范蠡住在陶，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以后，陶朱公的次子杀人，被囚禁在楚国。陶朱公说：“杀人者死，这是天经地义的，然而我听说富家子不应在大庭广众之间被处决。”

于是准备千两黄金，要派小儿子前往探视。长子一再请求前往，陶朱公不肯。长子认为父亲不派长子而派小弟，分明是认为自己不肖，想自杀。

母亲大力说项，陶朱公不得已，派长男带信去给老朋友庄生，并告诉长子说：“到了以后，就把这一千两黄金送给庄生，随他处置，千万不要和他争执。”

长男前往，照父亲的话做。

庄生说：“你赶快离开，不要停留，即使令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他为什么。”

长男假装离去，不告诉庄生，而私下留在楚国一个贵人的家里。

庄生以往很穷，但以廉洁正直被人尊重。楚王以下的人都以老师的礼数来敬事他。陶朱公送的金子，他无意接受，想在事成后归还以表诚信。而陶朱公的长男不了解庄生，以为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而已。

庄生利用机会入宫见楚王，说明某某星宿不利，若楚国能独自修德，则可以解除。楚王向来信任庄生，立刻派人封闭三钱之府（贮藏黄金、白银、赤铜三种货币的府库）。

楚国贵人很惊奇地告诉陶朱公的长男说：“楚王将要大赦了，因为每次大赦一定封闭三钱之府。”

长男认为遇到大赦，弟弟本来就当出狱，则一千两黄金是白花的，于是又去见庄生。

庄生惊讶地说：“你没有离开吗？”

长男说：“是啊！我弟弟很幸运在今天碰上楚王大赦，所以来告辞。”

庄生知道他的意思，便叫他自己进去拿黄金回去。

长男这么做，使庄生感到非常不舒服，就入宫见楚王说：“大王想修德除灾，但外头老百姓传言陶的富人朱公子杀人，囚禁在楚国，他的家人拿了很多钱来

贿赂大王左右的人，所以大王这次大赦，并非真正怜恤楚国的民众，只是为了开释朱公子而已。”

楚王很生气，立即下令杀朱公子，第二天才下大赦令。于是陶朱公的长男最后只有运弟弟的尸体回家，他的母亲及乡人都很哀伤。

陶朱公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道他一定会害死自己的弟弟，他并不是不爱弟弟，只是从小和我在一起，见惯了生活的艰苦，所以特别重视身外之财。至于小弟，生下来就见到我富贵，过惯富裕的生活，哪里知道钱财是怎么来的。我派小儿子去，只因为他能丢得开财物，而长男做不到，最后害死弟弟，是很正常的，一点不值得奇怪，我本来就等着他带着丧事回来。”

〔梦龙评〕陶朱公既有明确的见解，其实真不该听妇人的话而改变主意，而所以改派长子，可能是怕长子自杀的缘故。临行指示长子要随庄生处理，不要和他争执，明明已经讲清楚了，只是长子自己不受教罢了。庄生翻云覆雨的才能，不输于陶朱公，要让谁生让谁死，完全控制在他的掌中，然而却宁愿背叛好友，一定要和孩子争这一口气，为什么心胸气度这么狭窄呢？唉！难道他认为，这样才算有翻云覆雨的才能吗？

252. 范 雎

【原文】 王稽辞魏去，私载范雎，至湖关，望见车骑西来，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纳诸侯客，恐辱我！我且匿车中。”有顷，穰侯至，劳王稽，因立车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出曰：“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必悔之。”于是雎下车走。行数里，果使骑还索，无客乃已。雎遂与稽入咸阳。

穰侯举动不出雎意中，所以操纵不出雎掌中。

【译文】 王稽（战国秦人）暗中载着范雎（魏人，因被魏相魏齐等人陷害而出奔）离开魏国，车到湖关，看见大队车骑从西边来，说：“这是秦相穰侯（秦相魏冉，封于穰邑）东巡县邑。”

范雎说：“我听说穰侯在秦国专权，最讨厌人接纳他国诸侯的宾客，被他发现恐怕会羞辱我，我就躲在车里吧！”

不久，穰侯来了，见了王稽，就下车来打招呼，并询问王稽：“关东有什么大事发生吗？”王稽说：“没有。”

穰侯又说：“你去见魏君，没有带魏国的宾客一起来吗？其实这些四处游说的宾客一点用也没有，只会扰乱别人的国家而已。”

王稽说：“我不敢这么做。”

穰侯走后，范雎出来说：“穰侯是个聪明人，他想事情想得较慢，刚才怀疑

车里有人，却忘了搜查，一定会后悔。”

于是范雎下车走路，走了数里之后，穰侯果然派骑兵回来搜查，见没有宾客才罢休，范雎这才和王稽进入咸阳市。

〔梦龙评〕穰侯的举动不出范雎的预料，所以被范雎操纵于掌中。

253. 姚 崇

【原文】 魏知古起诸吏，为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颇轻之。无何，知古拜吏部尚书，知东道选事。崇二子并分曹洛邑，会知古至，恃其蒙恩，颇顾请托。知古归，悉以闻。上召崇，从容谓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两人分司东都矣。其为人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译文】 唐朝人魏知古（陆泽人，谥忠）出身于低级官吏，受姚崇（陕州硤石人，字元之）推荐任用，后来虽然两人职位相当，而姚崇却颇为轻视他。

后来魏知古升任吏部尚书，负责东都官员的考选任职。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洛阳，魏知古到洛阳后，两个人仗着父亲对魏知古的恩惠，一再要他做这做那。魏知古回朝后，全都禀奏皇帝。

皇帝于是召姚崇来，从容地说：“你的儿子才干如何？有没有担任什么官职？现在人在哪里呢？”

姚崇揣测到皇帝的心意，因而奏道：“微臣有三个儿子，都在东都任职，欲望多而少与人交往，所以一定会去找魏知古求取职位，但我还没听到确实的消息。”

皇帝是以“丞相儿子应该重用”之类的话来试探姚崇的心意；如果姚崇偏私自己的儿子，一定会想办法帮他儿子掩饰说好话。等到听了姚崇的奏言，皇帝信以为真，很高兴地说：“你怎么猜到的？”

姚崇说：“知古本来出身低微，是微臣推荐他而有今日的荣显，微臣的儿子无知，认为知古会顾念我对他的恩德，必能应许不情之请，所以一定忙着去求取职位。”

皇帝见姚崇不偏自己儿子的过失，于是反倒不齿魏知古辜负姚崇，想免除魏知古的官职。

姚崇为他请求说：“微臣的孩子不肖，扰乱陛下的法令，陛下能特别宽谅他们，已经是微臣的大幸了。如果因为微臣而免除知古的官职，全国的官员百姓一定认为陛下偏私微臣，这样就妨碍皇上以德化育天下的美意。”

皇帝答应了他。第二天下诏，罢除魏知古参知政事的宰相职位，改调为工

部尚书〔小人在自做小人〕。

姚崇与张说同时为相，但彼此非常不和，互相嫉恨。姚崇病重时，告诫儿子们说：

“张丞相与我不和，而他一向奢侈，更爱好服装珍玩。我死了以后，他会来吊祭，你们把我平生珍藏的宝物全部陈列出来。如果他都看都不看一眼，你们就活不了了；如果他留意再三，你们就把宝物全送给他。并请他写墓碑碑文，碑文拿到后，立即抄写一份进呈皇上，先磨好碑石等着，等皇上看完立刻就刻字，再进呈皇上。张丞相想事情比我慢，几天后一定后悔，想拿回碑文，你们就告诉他已经奏报呈给皇上，再带他去看刻好的石碑。”

姚崇死后，张说果然来吊祭。见了陈列的珍玩徘徊不舍。姚家人完全遵照姚崇的告诫行事，碑文完成，对姚崇的生平功业叙述得非常详尽，当时的人都认为是一流的佳作。

几天后，张说果然派人来要回碑文，说是辞意不够周密，想再增减删改。姚崇的儿子们带着使者去看石碑，告诉他已经奏报皇上了。

使者回去报告，张说很后悔，抚着胸口说：“死姚崇能算计活张说，我现在才知道智力不如他。”

254. 王 应

【原文】 王敦既死，王含欲投王舒，其子应在侧，劝含投彬。含曰：“大将军平素与彬云何，汝欲归之？”应曰：“此乃所以宜投也！江州彬当人强盛，能立异同，此非常识所及，睹衰危，必兴慈愍。荆州舒守文，岂能意外行事耶？”含不从，边批：蠢才。径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初闻应来，为密具船以待，待不至，深以为恨。

好凌弱者必附强，能折强者必扶弱。应嗣逆敦，本非佳儿，但此论深彻世情，差强“老婢”耳。敦每呼兄含为“老婢”。

晋中行文子出亡，过县邑。从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吾好佩，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以求容于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蔣相如为宦者缪贤舍人，贤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相如问曰：“君何以知燕王？”贤曰：“尝从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吾手曰：‘愿结交’。以故欲往。”相如止之曰：“夫赵强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负斧钺请罪，则幸脱矣。”贤从其计。参观二事，足尽人情之隐。

【译文】 晋朝时王敦（临沂人，字处仲，王导的堂弟）去世后，王含（王敦的哥哥，字处弘）想投靠王舒（王导的堂弟，字处明）。儿子王应在旁劝他投

靠王彬（字世儒，王敦的堂弟）。

王含说：“你难道不晓得大将军生前和王彬的关系坏到什么地步吗，怎么还会想到要投靠王彬呢？”

王应说：“正因为如此才证明王彬值得投靠，王彬刚直不阿，即使大将军生前的权势地位，都无法让他改变自己的操守和认知，这不是一般人的能力和智慧所能做到的，而如今大将军已死，权势冰消瓦解，王彬眼看王家从极盛到极衰，一定会生出不忍之心来救助我们。而王舒只知道遵守法令行事，哪能有法外开恩的事？”

王含不肯听从〔蠢才〕，还是去投靠王舒，王舒果然将他们父子溺死于江中。王彬起初听说王应要来，暗中准备船只等待，却等不到王应，心里非常痛惜。

〔梦龙评〕喜好欺凌弱者的人必定归附强者，能抑制强者的人必定扶持弱者。王应背叛王敦，本不是好侄儿，但他的言论深切世情，比起他那个被王敦唤做“老婢”的父亲要强多了。

春秋时晋中行文子逃亡，经过一个县城，侍从说：“这里有大人的老朋友，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待后面的车子呢？”文子说：“我爱好音乐，这个朋友就送我名琴；我喜爱美玉，这个朋友就送我玉环。这是个只会投合我来求取好处而不会规劝我改过的人，我怕他也会用以前对我的方法去向别人求取好处。”于是迅速离开。后来这个朋友果然扣下文子后面的两部车子献给他的新主子。

蔺相如（战国赵人）曾为宦者缪贤的家臣，缪贤犯罪，计划逃到燕国。蔺相如问他说：“您怎么知道燕王一定会接纳您呢？”缪贤说：“我曾陪着大王在边境上和燕王聚会，燕王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因而想去燕国。”蔺相如阻止他说：“赵国强盛而燕国弱小，您以前受赵王宠幸，所以燕王才想巴结您。现在您要逃离赵国到燕国去，燕王畏惧赵王，一定不敢留您，反而会抓您来讨好赵王，您不如自己向赵王请罪，也许还有机会免罪。”缪贤依计而行。

看了这两件事，就足以更透彻的理解人情。

255. 陈同甫

【原文】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侠之气未除。一日，陈同甫来访，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边批：豪甚 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而见之，大惊异，即遣人询访，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十数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访幼安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我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边批：能杀马必能盗马。幼安大惊。后同甫致书，微露其意，为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焉。

【译文】 宋朝人辛弃疾（历城人，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寄居江南时，却

仍不改豪侠的气概。

有一天，陈同甫来拜访，经过一道小桥，陈同甫策马三次，马却向后退三次。陈同甫生气起来，当下拔剑斩下马头〔豪气十足〕，大步而行。辛弃疾正好在楼上看见这种情形，很惊叹陈同甫的豪气，立刻派人去延请结交，而陈同甫却已经上门，于是两人惺惺相惜，成为好朋友。

数十年之后，辛弃疾已成为淮地一带的将帅，而陈同甫还贫困不得志，陈同甫依然直接上门去见辛弃疾，一起谈论天下事。

辛弃疾在酒酣耳热之际，开始高谈阔论起南宋和北方外族的军事形势，并说明南宋想收复北地要如何如何来作战，而北方若想并吞南宋又要如何如何。

辛弃疾说：“钱塘一带非常危险，不适合建为国都，北人只要占领牛头山，就能阻断四方来援的勤王之师，然后再引西湖的水来灌城，马上整个京城的军民百姓都成了鱼鳖。”

酒后，辛弃疾留宿陈同甫在馆里。

陈同甫想起辛弃疾一向慎重寡言，酒后说了不少不该说的话，一旦酒醒回想起来，一定杀他灭口，于是半夜偷了辛弃疾的骏马逃走〔能杀马必能盗马〕。辛弃疾大惊，后来陈同甫写信向辛弃疾借十万缗钱济困，并在信中暗示当晚辛弃疾说过的言论，辛弃疾只好如数给他。

256. 李 泌

【原文】 议者言韩滉闻乘輿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畜异志。上疑，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不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为朝廷？”对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廩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而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耶？”边批：此唐室安危之机，所系非细。上曰：“朕深

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覲，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与卿父宜速置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边批：至诚感人，可悲可泣。既而陈少游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使陈少游亦贡米乎？”对曰：“岂唯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边批：有他夸。

【译文】唐朝时有人告诉皇帝，韩滉（字太冲）趁天子不在京师，大规模的招募兵士整修石头城的战备，阴谋叛变。皇帝听了对韩滉生出疑心，询问李泌的意见。

李泌说：“韩滉忠诚清廉，当时皇上离京播迁在外，韩滉依然不改人臣的职守，一再贡献钱粮不断，而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完全绝迹，都是韩滉的功劳。至于整修石头城，是因为韩滉见到中原纷乱，认为皇上可能南下到永嘉避乱，为迎接护卫圣驾作准备而已。这是为人臣子忠诚无比的思虑，褒奖都来不及了，怎么还加以责罪？韩滉个性刚烈严正，不攀附权贵人士，所以招来很多毁谤，愿陛下明察，微臣保证韩滉绝对没有二心。”

皇帝说：“可是，议论纷纷，章奏多得不得了，你没有听说吗？”

李泌说：“微臣老早知道了，韩滉的儿子韩皋（字仲闻）任考功员外郎，正因为毁谤的话太多了，想告假回去省亲都不敢。”

皇帝说：“按你的说法，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怕成这样，你怎么还敢为他保证再三呢？”

李泌说：“韩滉的用心，微臣很清楚，希望皇上公开表示信任韩滉，并由中书省白纸黑字发布，让朝中所有官员都清清楚楚看到此事。”

皇帝说：“朕正想重用你，但你得自己知道，别人哪有这么容易就可保证的，你自己得小心不要太违抗众人的意见，要不然恐怕连你也被连累。”

李泌退朝后，仍然上奏章，用一家百口来保韩滉绝无二心。

几天后，皇帝对李泌说：“你竟然还敢上奏章保韩滉，我已将这份奏章扣下来，不让它流出朝中，我知道你和韩滉有亲戚关系，但你不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想想吗？”

李泌说：“微臣哪里会偏袒亲戚而辜负皇上呢？只是韩滉实在没有叛逆的心意，微臣上奏章，只为朝廷，不为自己。”

皇帝说：“怎么说是为朝廷呢？”

李泌说：“如今天下旱灾蝗害，关中米价昂贵，一斗米卖一千钱，仓库存粮日渐减少，而江东却大丰收，希望皇上将微臣的奏章发下朝廷公开出来，以释

清群臣的疑惑，而下诏给韩皋要他立刻回京觐见，使韩滉感激圣上的信任，消除这阵子的流言可能引起韩滉的不安，而将江东的粮食迅速运来储备，这不是为朝廷吗。”

皇帝说：“朕已经非常明白了。”

于是皇帝下圣旨给李泌，命令韩皋回京觐见，当面赐予绯衣（六品以下的官服），并告诉韩皋，别人对他父亲的毁谤，如今皇上已清清楚楚，绝不相信韩滉有二心。并说关中缺乏粮食，他们父子应该赶快处理运粮事宜。

韩皋回到润州报告父亲，韩滉感动高兴得泪流满面，当天就亲自到江边运发米粮十万斛，让韩皋只留五天立即回京。

韩皋辞别母亲，哭声传到屋外，韩滉气得把他叫出去鞭打一顿，亲自押送到江边，冒着风浪把儿子送走。接着陈少游（博平人）听说韩滉贡米，也进贡二十万斛米。

皇帝对李泌说：“韩滉能使陈少游也跟着贡米，真想不到。”

李泌说：“岂只少游，这下子各道都将争着贡米进京了！”

257. 荀 息

【原文】 晋献公谋于荀息曰：“我欲攻虞，而虢救之；攻虢，则虞救之，如之何？”荀息曰：“虞公贪而好宝，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宫之奇存焉，必谏。”荀息曰：“宫之奇之为人也，达心而懦，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懦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唯中智以上乃能虑之。臣料虞公，中智以下也。”晋使至虞，宫之奇果谏曰：“语云：‘唇亡则齿寒’。虞、虢之相蔽，非相为赐。晋今日取虢，则明日虞从而亡矣！”虞公不听，卒假晋道。行既灭虢，返戈向虞。虞公抱璧牵马而至。

【译文】 晋献公和荀息（春秋晋公族，字叔）商议：“我想攻打虞国，而虢国一定出兵救援，攻打虢国，则虞国也会救援，这怎么办才好？”

荀息说：“虞公生性贪婪，最爱好宝物，请您用屈产（龟兹）的名马和垂棘的宝玉为诱饵，向虞公借路攻打虢国。”

献公说：“宫之奇（虞大夫）在，一定会劝谏虞公。”

荀息说：“宫之奇的为人，内心明达而性格较柔弱，又是虞公从小养大的。内心明达则说话只提纲领，不够详细；个性柔弱则不能强谏；而被虞公一手养大，虞公曾轻视他。宝物珍玩摆在眼前，祸患则远在虢国灭亡之后，这样的危机只有才智中上的人才想到，微臣猜想虞公是个才智中下的君王。”

晋国使者一到虞国，宫之奇果然劝谏虞公说：“俗语说：‘唇亡则齿寒’，虞、虢互相保障，是关系两国的存亡问题，不是谁对谁施恩。晋国今天灭了虢国，明天虞国也会跟着灭亡。”

虞公不听，终于借路给晋，晋灭了虢国，回来攻打虞国，虞公只好抱着宝玉、牵着名马来投降。

258. 虞 卿

【原文】 秦王龁攻赵，赵军数败，楼昌请发重使为媾。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军矣。虽往请，将不听；不如以重宝附楚、魏，则秦疑天下之合纵，媾乃可成也。”王不听，使郑朱媾于秦。虞卿曰：“郑朱贵人也，秦必显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见王之媾于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则媾不可成矣！”既而果然。

战国策士，当为虞卿为第一。

【译文】 秦王龁攻打赵国，赵军吃了几次败仗，楼昌请赵王派地位尊贵的使者去求和，虞卿（战国游说人士）说：“目前主动权完全握在秦国手中，秦王想的是趁此彻底击破赵国的军队，即使派人去请和也不会有用的，不如用贵重的宝物讨好楚国、魏国。则秦王怀疑天下合纵抗秦，和谈才有机会成功。”

赵王不听，仍然派郑朱到秦国求和。

虞卿说：“郑朱是地位尊贵的人，秦王一定对天下人表示尊重他，天下各国看见大王向秦国求和，一定不出兵援救赵国，秦王知道天下不出兵援救赵国，求和就不能成功。”

后来果然如此。

〔梦龙评〕战国策士，当数虞卿为第一。

259. 傅 岐

【原文】 侯景叛魏归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忽遣使议和，时举朝皆请从之。傅岐为如新令，适在朝，独曰：“高澄方新得志，何事须和？必是设间以疑侯景，使景意不自安，则必图祸乱。若许之，正堕其计耳。”帝惑朱异言，竟许和。景未信，乃伪作邺人书，求以贞阳侯换景。边批：亦巧。帝答书，有“贞阳旦至，侯景夕返”语，景遂反。

【译文】 南北朝时侯景（朔方人，字万景）叛魏，归附南朝的梁，封河南王，魏相高澄（字子惠）忽然派使者来梁议和，当时朝廷百官都赞成和议。

傅岐（梁朝人，字景平）任如新县令，正好人在朝廷，只有他说道：“高澄

刚得志掌权，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议和，一定是设计要让侯景自觉被朝廷疑心而不能安心，逼他起兵作乱，如果答应议和，正中高澄的计谋。”

梁武帝相信朱异（字彦和）的意见，竟然答应议和。侯景起初不相信，就伪造魏国邺人的信，假称要放回当时扣押在北魏的梁朝贞阳侯萧明（字靖通），以交换侯景送回北魏。梁武帝不察，又答应交换，而且回信中有“贞阳侯白天送到，侯景晚上就交回”的话。侯景于是造反。

260. 李泌 李绹

【原文】 德宗时，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欲以神策军送之。对曰：“陕城之人，不敢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三面悬绝，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边批：大言上曰：“朕方用卿，当更使他人往。”对曰：“他人必不能入，边批：大言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成谋，则不得前矣。”上许之。得先着。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将有功，则赐旌节矣。”觐者驰以告抱晖，稍用自安。泌具以上白，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泌出潼关，宿曲沃，将佐皆来迎。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城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视事，宾佐有请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帅之际，军中烦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不愿闻也。”泌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抱晖到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不能入，故丐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节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边批：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泌之行也，上籍陕将预乱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诛之。泌既遣抱晖，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晖，余不足问。”上复遣中使诣陕，必使诛之。泌不得已，械兵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师，恳请赦宥。诏谪戍天德军，而抱晖遂亡命。

传称邺侯好大言，然才如邺侯方许大言。古来大言者二人，东方朔、李邺侯是也。汉武好大之主，非大言不投；唐肃倚望邺侯颇大，不大言不塞其望，望之不塞，又将迁迹他人，而其志不行矣。是皆巧于投主者也。荆公巧于投神宗而拙于酬相位，所谓言有大而夸者耶？诸葛隆中数语，不敢出一大言，正与先主局量相配。若卫鞅之干秦王，先说以帝道、王道，而后及富强，此借所必不入以坚其入，又非大言之比矣。

李绹在唐宪宗朝，值魏博田季安死，子怀谏弱，李吉甫请兴兵讨之。绹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绹曰：“臣窃观两河

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图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然则向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士马以须后效，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至时，唯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恐其麾下闻而效之以取朝廷之赏，亦恐惧为恭慎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既而田怀谏幼弱，军政皆决于家僮蒋士则，以爱憎移易诸将，众皆愤怒。田兴晨入府，士卒数千人大噪，环兴而拜，请为留后。兴惊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谓众曰：“汝肯听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官吏，然后可。”皆曰：“诺。”兴乃杀蒋士则等十余人，迁怀谏于外。冬十月，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诏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待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矣！”上乃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制命至魏州，兴感泣流涕，士众无不鼓舞。李绛又言：“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剖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左右宦官以为太多，绛曰：“田兴不贪专地之利，不顾四邻之患，归命圣朝，陛下奈何爱小费而遗大计，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国家发十五万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费岂止百五十万缗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平定四方，不然，徒贮之府库何为！”即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钱百五十万赏军士，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如雷。成德、兖郛使者数辈见之，相顾失色，叹曰：“倔强果何益乎！”

李泌尝言：“善料敌者，料将不料兵。”泌之策陕城，绛之揣魏博，皆料将法也。

【译文】唐德宗时，陕虢都知（兼任官）兵马使达奚抱晖毒杀节度使张劝，夺取张劝的军校，又要求朝廷让他当节度使，并暗地结交李怀光（靺鞨人，本姓茹，赐姓李）手下将领达奚小俊的助力以为要胁。

德宗派李泌担任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并准备以神策军（宫中禁军的名称）来护卫李泌上任。

李泌说：“陕城的军民并没有叛心，只有抱晖一个人作恶罢了。如果派大兵

去，他们害怕起来，一定关起城门抗拒。而陕城三面悬崖，不是一年半载所能攻下的，微臣请求单独前往〔说大话〕。”

德宗说：“朕正要倚重你，冒险不得，还是换别人去吧！”

李泌说：“别人一定进不去〔说大话〕，现在变乱才刚开始，抱晖还未能控制陕城的军民，所以可出其不意，压制他的奸谋。如果为了挑选合适的人而不立即行事，一定会延误时机，等抱晖完全掌握陕城，那时派谁去都不可能了。”

德宗答应他。

李泌先接见陕州进奏官（进奏院的属官）及在长安的将吏〔得先着〕，告诉他们说：“皇上认为陕虢正闹饥荒，所以不授给我掌军符节，只让我担任转运使工作，是要我督运江淮的米来救灾而已。陕州节度使的驻所在夏县，如果抱晖可以任用，就先让他掌理军队，将来立了功勋再正式晋封节度使。”

消息传到抱晖耳里，果然令抱晖安心不少。

李泌又详报德宗说：“当地士兵想得到米粮，抱晖想得到节度使的旌节，不会加害微臣。”

李泌出了潼关，夜宿于曲沃，将吏们都出来迎接，此时离夏县只有十五里，抱晖也出来拜见李泌。

李泌称赞他代理军务、稳定陕城的功劳，说：“军中闲言闲语不必介意，你们的职务都像以前一样安稳。”

入城巡视时，有宾佐请求私下和李泌说话。李泌说：“更换将领期间，军中的闲言闲语是正常的，我来到以后自然平息，不愿多听。”

李泌只要求查看一些军中的文书资料以为处理粮食储备的参考。

第二天，抱晖来到李泌住处，李泌告诉他说：“我不是顾念你哪一点而不杀你，而是因为此时此地的情势非常混乱不安，稍稍不慎就会出事，而朝廷所派的将帅一时还进不来，所以才乞求皇上留你的一条小命，你先替我带纸钱去祭吊张节度使，记住千万不要入关，自己选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再偷偷回来带你的家人，我可以保你无事〔情法两尽，化有事为无事〕。”

李泌离开京师时，德宗曾将预备叛变的七十五个陕将名单交给他，授命李泌杀掉他们。李泌遣走抱晖以后，中午朝廷宣慰使正式来到，李泌奏报已经遣走抱晖，其余的人不必再加以追究；可是德宗又派宫中的使臣到陕，指示一定要杀这些人。

李泌不得已，只好将兵马使林滔等五人加上刑具遣送京师，恳请德宗宽赦，德宗诏令贬到天德军（边境地名）戍守边区，而抱晖则逃亡。

〔梦龙评〕史书上记载邺侯（李泌）爱说大话；然而也要有邺侯这样的才智，才能说大话。

自古以来最爱说大话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东方朔（汉·厌次人，字曼倩），另一个就是李邕侯。汉武帝是好大喜功的国君，不说大话不能投其所好。唐肃宗非常倚靠邕侯，不说大话不能满足他的期望，期望不满足，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邕侯的抱负就不能施展。这都是善于投合国君的喜好。王荆公（王安石）善于投神宗的喜好，欲无法干好宰相的工作，这才真是让说大话成为彻头彻尾的自夸吧！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所说的话，不敢有一句大话，也正与刘备本人的想法相配。如商鞅见秦王，先谈帝道、王道，而后谈富强，这是先借不能投合的话来坚定他的信心，那又不是单纯的说说大话所能比的。

唐宪宗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儿子田怀谏年纪幼小。李吉甫（赞皇人，字弘宪）建议宪宗派兵讨伐，李绛（赞皇人，字深之）认为魏博不必用兵，自然会归顺朝廷。李吉甫却一再说明不可不用兵的理由。

李绛说：“微臣私下观察，两河藩镇之所以跋扈，是因为军队分属各个将帅，不专属一人，怕一人权势太重，恐怕容易生起叛心的缘故。结果诸将势均力敌，谁也压制不了谁，若要彼此联合，又不能同心，则计谋一定泄漏；想单独起兵叛变，则兵力微弱，一定不能成功。于是跋扈的藩镇，就仗着这种微妙的情势安然生存，说好是不易引起不可收拾的动乱，说坏则是军头分立，难以铲除。”

“然而以微臣个人的想法，除非能有一位力能控制所有藩镇，又心怀忠耿、行事严明的主帅，才可望真正解决长期割据的难局。现在怀谏幼小，不能自己决断事情，军府的大权，一定会旁落他人之手。而对待各军队厚薄不均，一定会激起怨怒，于是以往分掌军队的做法，正好成为今日互相攻伐的祸乱起源。田氏不是起来大事诛杀，就是被手下囚禁失权，何须麻烦朝廷出兵呢？”

“但愿陛下按兵不动，蓄养实力，诏令各道选好兵马随时听候朝廷的指令。贼兵知道朝廷的准备，不须几个月，一定有藩将愿意投效朝廷。到时候，朝廷必须迅速应付，切中时机，以爵禄来赏赐那些人，其他藩镇害怕他们的部下为取得朝廷的赏赐，起而效法，必定心怀恐惧，转为恭顺，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果然由于田怀谏幼弱，军政大事都取决于家僮蒋士则，凭个人喜怒来任免诸将，引起众人愤慨。有一天，田兴（又名弘正，字安道，卢龙人）清晨时进入军府，数千名士卒一看到他忽然大声喧嚷，环绕着田兴跪拜，请田兴来统率部队。

田兴惊吓得仆倒在地，过了很久，心想躲避不了，就对众人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如果能做到不加害副太使，能遵守国家的法令，向朝廷申报魏博的土地户籍等全部资料，并请朝廷派任官吏。能做到这几件事我就答应你们。”

众人都同意。田兴于是杀死蒋士则等十余人，把田怀谏迁移到外地。

冬天十月，魏博监军向朝廷报告，宪宗立即召来宰相李绛说：“你预测魏博

的事，神准得无一不合。”

李吉甫建议宪宗派使臣去宣慰，以观察情势的变化。

李绹说：“不行，不能让田兴平握着土地兵众，而诏令迟迟不来，一定得乘这个时机，迅速予以真诚的安抚，由朝廷主动的厚加赏赐来结纳田兴；若先派使臣只是空言宣慰，再由他们上表请求正式任命，然后才颁赐，这样恩泽就出自将帅，而不是出自皇上，士众将以将帅为重，而以朝廷为轻。”

宪宗于是立即封田兴为魏博节度使，诏令传到魏州时，田兴感动得落泪，士众没有不欢心鼓掌的。

李绹又说：“魏博已有五十多年不曾蒙受朝廷的教化，如今以六州的土地来归附，等于是剖开河朔的心腹直接冲击叛军的巢穴中心，这时如果不给超过他们期望的重赏，就无法慰借士卒，使四邻的叛军也跟着起而效法。请拨内廷的钱一百五十万缗来赏赐他们。”

左右宦官认为花费太多。李绹说：“田兴不贪割据一方的私利，不考虑四邻加以抵制的祸患，归附圣朝，陛下怎能吝惜小小的花费，而妨害了大计，失去了拢络一整道（行政区域）的人心呢！假使国家出动十五万兵力去攻取六州，就算一年时间就能成功，花费岂仅止一百五十万缗？”

宪宗高兴地说：“朕平日省吃俭用，储蓄财物，正为了平定四方，要不然那么多钱存在府库里有什么用。”

立即派知制诰（掌管皇帝诏命的官吏）裴度（闻喜人，字中立，谥文忠）到魏博宣慰，用一百五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六州百姓，免除赋税一年，军士受到犒赏之后，欢声如雷。

一些成德兖郛的使者见了，相顾失色，叹息说：“我们跟朝廷摆出一副强硬的态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梦龙评〕李泌曾说：善于揣测敌情的人，要揣测将领而不揣测士兵。李泌策划陕城事件，李绹揣测魏博事件，都是揣测将领的方法。

261. 李 晟

【原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请和，欲得浑瑊为会盟使，谬曰：“浑侍中信厚闻于异域，必使主盟。”瑊发长安，李晟深戒之以盟所为备不可不严。张延赏言于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严备。我有疑彼之形，则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戒以“推诚待虏，勿为猜疑。”已而瑊奏：“吐蕃决以辛未盟。”延赏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晟私泣曰：“吾生长西陲，备诸虏情，所以论奏，但耻朝廷为犬戎所侮耳！”将盟，吐蕃伏精骑数万于坛西，瑊等皆不知，

入幕易礼服。虜伐鼓三声，大噪而至。瑊自幕后出，偶得他马乘之。唐将卒皆东走，虜纵兵追击，或杀或擒之。是日，上谓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马燧曰：“然。”柳浑曰：“戎狄豺狼，非盟誓可结，今日之事，臣窃忧之！”李晟曰：“诚如浑言！”上变色曰：“柳浑书生，不知边计，大臣亦为此言耶！”皆伏地顿首谢，因罢朝。是日虜劫盟信至，上大惊，明日谓浑曰：“卿书生，乃能料敌如此之审耶！”

初，吐蕃尚结赞恶李晟、马燧、浑瑊，曰：“去三人则唐可图也！”于是离间李晟，因马燧以求和，欲执浑瑊以卖燧，使并获罪。因纵兵直犯长安，会失城而止。尚结赞又归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役，春草未生，吾马饥，公若渡河，我无种矣。赖公许和，谨释弁以报。”帝闻之，夺燧兵权。尚结赞之谲智，亦虜中之仅见者。

【译文】 唐德宗时，吐蕃尚结赞（吐蕃大相，有才略）请和，并要求由浑（谥忠武）担任会盟使者，假意说：“浑侍中诚信忠厚，闻名于国外，一定要他主持会盟才行。”

浑 从长安出发时，李晟严重的警告他，会盟的处所要好好戒备，不可不严密。张延赏（谥成肃）却对德宗说：“李晟不想让会盟圆满完成，所以警戒浑要严加戒备，我方露出怀疑吐蕃的形迹，则彼方也一定会怀疑我，这样会盟怎么可能成功呢？”

德宗于是告诫浑 要以诚意对待吐蕃，不要猜疑。

不久后，浑 奏报吐蕃决定于辛未当天结盟，张延赏召集百官，将浑 上奏的章表出示给大家看。

李晟私下哭道：“我生长在西方边境，非常熟悉吐蕃的情况，所以奏报皇上要戒备吐蕃，是怕朝廷被这些狡猾的外族所欺骗罢了。”

会盟之前，吐蕃埋伏数万精锐的骑兵在盟坛西边，浑 等人完全不知情。进入帐幕，正更换礼服，蕃兵击鼓三声，大声鼓噪而来，浑 从帐幕走出来，无意间找到一匹马，就骑着逃走。唐将卒都向东奔逃，吐蕃纵兵追击，唐兵不是被杀，就是被擒。

当天，德宗在朝廷上对群臣说：“今天和吐蕃讲和停战，是国家的福祉。”

马燧（字洵美，谥庄武）说：“是的。”

柳浑（字夷旷）却说：“吐蕃有如豺狼，不是盟誓可以结纳的。今天的事，微臣很担忧。”

李晟赞同说：“微臣也和柳浑一样担忧。”

德宗生气地说：“柳浑一名书生，不了解边境大计也就罢了，大臣怎么也说这种话。”

二人都伏地叩头谢罪，因而罢朝。

这天稍晚，吐蕃在会盟变动攻击的消息送到，德宗大惊。

第二天早朝，德宗对柳浑说：“你是一名书生，料敌还能如此精确啊！”

〔梦龙评〕起初，吐蕃尚结赞讨厌李晟、马燧及浑 三人，曾说：“除掉这三个人，唐就好对付了。”于是离间李晟，借着马燧求和，并想捉浑 来陷害马燧，使三人一起获罪，再进军侵犯长安，结果因浑 逃走才罢休。尚结赞又归还马燧哥哥的儿子马弇说：“河曲一战之后，春草尚未生长，我国的马匹正挨饿，当时你父亲若领兵渡河，我们就全活不成了，全靠你父亲答应请和才救了我们，所以释放你做报答。”德宗听说此事，就取消马燧的兵权。尚结赞的谲智，是胡虏中难得见到的。

262. 王 琼

【原文】 嘉靖初年，北虏尝寇陕西，犯花马池，镇巡惶遽，请兵策应。事下九卿会议，本兵王宪以为必当发，否恐失事。众不敢异。王琼时为冢宰，独不肯，曰：“我自有疏。”即奏云：“花马池是臣在边时所区画，防守颇严，虏必不能入。纵入，亦不过掳掠；彼处自足防御，不久自退。若遣京军远涉边境，道路疲劳，未必可用，而沿途骚扰，害亦不细，倘至彼而虏已退，则徒劳往返耳。臣以为不发兵便！”然兵议实本兵主之，竟发六千人，命二游击将之以往。边批：只是不深知晋溪故。至彰德，未渡河，已报虏出境矣。

按：晋溪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边墙，命二指挥董其役。二指挥甚效力，边墙极坚，且功役亦不甚费，有羨银二千余，持以白晋溪。晋溪曰：“此一带城墙，实西北要害去处，汝能尽心了此一事，此琐琐之物何足问！即以赏汝！”后北虏犯边，即遣二指挥提兵御之。二人争先陷阵，其一竟死于敌。晋溪筹边智略类如此。○又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啖，尽撤去，散于从官，虽下吏亦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当时法网疏阔，故豪杰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矣。梅衡湘播州监军，行时请帑金三千备犒赏之需，及事定，所费仅四百金，登籍报部，无分毫妄用。虽性生手段大小不同，要亦时为之也。

【译文】 明世宗嘉靖初年，北方胡虏入侵陕西花马池。巡抚很害怕，奏请朝廷派军队征讨。这件事世宗交给九卿（明朝将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工部尚书、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合称九卿）商议，兵部尚书王宪（东平人，字维纲）认为应该出兵，否则恐怕来不及，其他的人都不敢有异议。

王琼（太原人，字德华，著有《晋溪奏议》）当时任 宰，只有他不同意道：“我自己另有奏疏。”

于是奏道：“花马池是微臣在边境时所规划的，防守工事非常坚强严密，胡虏一定侵入不了，纵然侵入，也不过是掠夺少许财物而已，当地的兵力绝对足以防御，不用多少时间胡虏自然会撤退。如果派京师的军队跋涉到边境，只不

过增加路途上的疲劳，未必有用，而沿途对百姓的骚扰，危害也不浅，假使军队到达该地而胡虏已经退了，就只是徒劳往返而已。微臣认为不出兵才对。”

但由于出兵的事主要由兵部负责决定，最后还是派出六千名士兵〔只是不深知王琼之故〕，命令两名将领率领前往，军队到达彰德正待渡河，就传报胡虏已经出境了。

〔梦龙评〕王琼在西北修筑花马池一带的边墙，命令两名指挥负责督导。两名指挥非常尽力，边墙也筑得很坚固；而且费用也不太多，完成后尚有二千多两盈余的银子，拿来报告王琼。王琼说：“这一带边墙是防御西北最重要的设施，你们能尽心尽力完成这件事，这些琐碎的财物我不过问，就赏给你们。”后来北方胡虏侵犯边区，就派这两名指挥带兵去抵御，两人争先冲锋陷阵，其中一名竟然就此殉职。王琼筹备边防的才智，其做法和功迹大概都是这类的。

又：王琼镇守边境时，每次到阵地巡视，寻常的一餐，也要花费百两金子，所到的地都要准备宴会的用具，宰杀好几头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花费和规模。王琼自己吃得不多，其余都分配给将领和士卒，连职位最低的小吏都分得好处。所以西北地方一旦有战事，人人都乐于效命。当时法网疏漏，所以豪杰之士能顺着自己的心志行事，假使在今日，谏议的官员马上就要加以弹劾，主事者甚至会被罢官。

梅衡湘任播州监军时，临行请公款三千万钱，准备犒赏士兵。然而整个任务完成，却只花费四百万钱，其他如数报缴兵部，一点都没有乱用。处理的方式不可能永远是同一套做法，要看当时时势而定。

263. 韦孝宽

【原文】 韦孝宽镇玉壁，念汾州之北、离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断河路，而地入于齐。孝宽欲当其要处置一大城，乃于河西征役徒十万，甲士百人，遣开府姚岳监筑之。岳以兵少为难，孝宽曰：“计成此城十日即毕，彼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魏境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为办矣。”乃令筑之。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诸村，所在纵火。齐人谓是军营，遂收兵自固。版筑克就，卒如孝宽言。

【译文】 北周人韦孝宽（杜陵人，名叔裕，以字行）镇守玉壁时，想到汾州以北、离石以南一带，都是没有开化的胡人，抢劫居民，阻断交通，但土地名义上归北齐所有。韦孝宽想在重要地点建筑一座大城，于是从河西征调役民十万人、甲兵七百人，派开府姚岳去监工。

姚岳认为兵士太少，万一北齐得知，出兵来攻，任务不仅危险而且不容易成功。

韦孝宽说：“我计算建好这座城，只需十天就可完工，这地方离晋州四百多里，第一天开工，第二天魏地才能知道。假设从晋州征兵，也要两天才能调齐，

议论用兵事宜也要花费三天，我预计军队两天走不到这里，这时城墙就已经筑好了。”

于是姚岳依令筑城。

韦孝宽又命令部下在汾水以南，介山、稷山一带的村落四处点火，北齐人以为是军营，于是收兵回去。最后果然如韦孝宽所预计的，完成筑城的工程。

264. 刘 惔

【原文】 汉主李势骄淫，不恤国事。桓温帅师伐之，拜表即行。朝廷以蜀道险远，温众少而深入，皆以为忧，唯刘惔以为必克。或问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温，善博者也，不必得，则不为。但恐克蜀之后，专制朝廷耳！”

按：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志，谓会稽王昱曰：“温不可使居形势之地。”昱不从。及温既克蜀，昱惮其威名，乃引殷浩以抗之，由是浸成疑贰。至浩北伐无功，而温遂不可制矣。

【译文】 晋朝时成汉主李势（字子仁）骄奢淫荡，不关心国事，桓温率军讨伐，上奏章后即刻出发。朝廷认为四川道路险阻，桓温的士卒少而深入险境，令人担忧，只有刘惔（相人，字真长）认为必胜。

有人问他乐观的原因，刘惔说：“我是从赌博来推测的。桓温是个很厉害的赌徒，没把握赢的绝不会下注，我担心的只是，桓温攻下四川之后，一定会总揽朝廷的大权了。”

〔梦龙评〕刘惔每每赞赏桓温的才智，而且预知他有叛逆之心。他曾对会稽王昱说：“不可以使桓温处于形势险要之地。”王昱不听。后来桓温攻下四川，王昱才开始害怕桓温，而引用殷浩（长平人，字深源）来抗衡〔差多了〕。从此渐渐互相猜疑，到殷浩北伐无功时，桓温已无法控制了。

265. 杨廷和

【原文】 彭泽将西讨流贼鄢本恕等，入问计廷和。廷和曰：“以君才，贼何忧不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奏班师，而余党复翊起，不可制。泽既发而复留，乃叹曰：“杨公之先见，吾不及也！”

张英国三定交州而竟不能有，以英国之去也。假使如黔国故事，俾英国世为交守，虽至今郡县可矣。故平贼者，胜之易，格之难，所戒于早班师者，必有一番安戢镇抚作用，非仅仅仗兵威以胁之已也。

【译文】 明朝时彭泽（兰州人，字济物）率兵西讨流贼鄢本恕等人之前，问计于杨廷和（新郑人，字介夫）。

杨廷和说：“以君主之命讨贼，还怕不能成功吗？唯一要留心的是：不要急着班师回朝。”

彭泽杀了鄢本恕等人后，奏报朝廷要班师回京，不料贼寇余党又纷纷作乱，无法控制。

彭泽出发以后又留下来，于是叹息道：“杨公的先见之明，是我不如的。”

〔梦龙评〕张英国三次平定交州，最后竟不能保，就是因为张英国离开当地的缘故。假使如彭泽讨贼的故事，使张英国世代为交州太守，则至今交州还是明朝的郡县。所以讨平贼寇很容易，要使他们改过不再作乱很难，因此得留心不要太早班师回来，指的便是要进行一番安抚的工作，不是只靠兵力打胜仗就能解决问题的。

266. 卜 偃

【原文】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后五年，晋灭虢。

【译文】 虢公在桑田击败戎人，晋国卜偃说：“虢一定会亡国，下阳（虢地名）被晋国所夺而不担心，现在又战胜戎人，这其实等于是上天要灭亡虢国的鉴戒，而特别加重他的病情。往后虢公一定不把晋国的威胁放在眼里而不抚爱百姓，我想，不超过五年虢国一定灭亡。”

五年后，晋国灭虢。

267. 士 鞅

【原文】 晋士鞅奔秦。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黶汰侈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栾书，黶之父，盈之祖。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实章，将于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

【译文】 晋国士鞅投奔秦国，秦伯问士鞅说：“晋大夫哪一家会先灭亡？”

士鞅说：“大概是栾氏吧！”

秦伯说：“因为他奢侈吗？”

士鞅说：“是的。栾黶已经奢侈得太过分了，但一时还不会灭亡，灭亡应该会在他的儿子栾盈手上吧！”

秦伯问：“何以见得？”

士鞅说：“武子（栾书，黶的父亲）生前对人民有恩泽，这就像当年召公有恩于人民，人民连他生前所种的甘棠树都爱护有加，何况是亲生儿子；所以尽管栾黶不成材，人民还不忍心背弃。等到栾黶一死，儿子栾盈不能施恩给人民，武子遗留下的恩泽又差不多消失了，加上对栾黶的怨恨记忆犹新，所以我认为

栾氏将在栾盈手中灭亡。”

秦伯认为他的言论很有远见。

268. 楚 贾

【原文】 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睢，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 ，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 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靖国也。以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后之有？”及城濮之战，晋文公避楚三舍，子玉从之，兵败自杀。

【译文】 春秋时楚君将围攻宋国，派子文（楚人，名斗谷于菟）在睢地练兵，子文只花一个早晨就完成，没有惩罚任何一个士兵。子文后来派子玉（名成得臣）在 地练兵，子玉一整天才完成，鞭打七个人，刺穿三人的耳朵。

国中的大臣都来恭贺子文，以为子文推荐得人， 贾（孙叔敖的父亲）当时年纪还小，晚到，又不向子文道贺。

子文问他为什么， 贾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祝贺的，您把政权传给子玉，说是‘为了使国家安泰’，如果国内安泰而对外作战失败，又有什么好处可言？子玉的失败，完全是因您用错人，您用错人而将使国家败亡，有什么值得恭贺的？子玉刚强而无礼，不可以使他治理人民，假如让他指挥三百部以上的兵车作战，届时他一定败军覆将，回不了国门，如果能侥幸回得来，到时候我再来祝贺也还不迟。”

果然，城濮之战时，晋文公依当年的约定退避楚兵九十里，子玉带兵进击，最后兵败自杀。

269. 班 超

【原文】 班超久于西域，上疏愿生入玉门关，乃召超还，以戊己校尉任尚代之。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尚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如超所戒。

【译文】 东汉时班超久在西域，上疏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活着进入玉门关。于是皇帝诏令班超回国，而以戊己校尉任尚代替他的职务。

任尚对班超说：“您在西域已经三十多年了，如今我将接任您的职务，责任重大，而我的智虑有限，请您多加教诲。”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卒，本来就不是守法的子民，都因为犯罪而被流放边境戍守，而蛮人心如禽兽，难养易变。你个性比较严厉急切，要知道水太清便养不了鱼，过于明察、事事计较便得不到属下的心。我建议你稍微放松一些，力求简易，有些小过失、小问题闭闭眼也就不必去追究，凡事只要把大原则掌握住好就可以了。”

班超离开后，任尚私下对亲近的人说：“我以为班超会有什么奇谋，其实他所说都是平常的话。”

任尚留守数年后，西域就反叛，果然如班超所说。

270. 蔡 謨

【原文】 蔡謨，字道明。康帝时，石季龙死，中原大乱。朝野咸谓太平指日可俟，謨独不然，谓所亲曰：“胡灭诚大庆，然将貽王室之忧。”或问何故，謨曰：“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者，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决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任，略不称心，财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卢、东郭所以双毙也！”未几，果有殷浩之役。

【译文】 蔡謨子道明，晋康帝时，石季龙死后，北方又陷入割据纷乱的局面，朝野都认为太平的日子指日可待，只有蔡謨不认为如此，他对亲信的人说：“胡人灭亡确实值得庆幸，然而会给王室带来忧患。”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说，蔡謨说：

“凡是能顺从天理、顺应时势来行事，能带领天下万民从杀戮混乱之中脱出的，不是不世出的圣哲就是英雄豪杰。而我们看今天眼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物，无论从德行或从能力都上来看，都够不上这种标准，若以为这个时机不可错过，一定会倾尽国力大干一场，无奈个人的才能撑不起这么雄大的构图，想得出的谋略应付不了这么大的局面，结果必然是徒然的营师动众，用尽国家的财力人力，耗尽每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就像韩卢（良犬，每天可跑五百里）、东郭（狡兔，每天可跑五百里）一样，最后都只有疲累而死。”

不久，果然有殷浩北伐的失利。

271. 曹 操

【原文】 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何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兵胁太后。曹操闻而笑之，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以权宠，使至于此。

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卓未至而进见杀。

袁尚、袁熙奔辽东，尚有数千骑。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操破乌丸，或说操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来，不烦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传其首。诸将问其故，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曹公之东征也，议者惧军出，袁绍袭其后，进不得战而退失所据。公曰：“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卒东击备。田丰果说绍曰：“虎方捕鹿，熊据其穴而啖其子，虎进不得鹿，而退不得其子。今操自征备，空国而去，将军长戟百万，胡骑千群，直指许都，捣其巢穴。百万之师自天而下，若举炎火以焦飞蓬，覆沧海而沃漂炭，有不消灭者哉！兵机变在斯须，军情捷于桴鼓。操闻，必舍备还许，我据其内，备攻其外，逆操之头必悬麾下矣！失此不图，操得归国，休兵息民，积谷养士。方今汉道陵迟，纲纪弛绝。而操以梟雄之资，乘跋扈之势，恣虎狼之欲，成篡逆之谋，虽百道攻击，不可图也！”绍辞以子疾，不许。边批：奴才不出操所料。丰举杖击地曰：“夫遭此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故失其会，惜哉！”

操明于翦备，而汉中之役，志盈得陇，纵备得蜀，不用司马懿、刘晔之计，何也？或者有天意焉？操既克张鲁，司马懿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今破汉中，益州震动，因而压之，势必瓦解。”刘晔亦以为言，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可击否？”晔曰：“今已小定，未可犯矣。”操退，备遂并有汉中。

安定与羌胡密迹，太守母丘兴将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与中国通，自当遣人来，慎勿遣人往！善人难得，必且教羌人妄有请求，因以自利。不从，便为失异俗意，从之则无益。”兴佯诺去，及抵郡，辄遣校尉范陵至羌，陵果教羌使自请为属国都尉。公笑曰：“吾预知当尔，非圣也，但更事多耳！”

【译文】 东汉末年何进（宛人，字遂高）与袁绍（汝阳人，字本初）计划诛杀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只好召董卓（临洮人，字仲颖）带兵进京，想利用董卓的兵力胁迫太后。

曹操（沛国谯人，字孟德）听了，笑着说：“太监古今各朝各代都有，只是国君不应过于宠幸，赋予太多权力，使他们跋扈到这种地步。如果要治他们的罪，只要诛杀元凶就行了，如此，一名狱吏也就足够了，何必请外地的部将来呢？若想将太监赶尽杀绝，事情一定提前泄露出去，这样反而不会成功，我可以预见他们会失败。”

果然董卓还没到，何进就被杀了。

东汉末年官渡之战以后，袁熙（字显雍，袁绍的儿子）、袁尚（字显甫）两

兄弟投奔辽东，手下尚有数千名骑兵。

起初，辽东太守公孙康仗着地盘远离京师，不听朝廷辖治，等曹操攻下乌丸，有人劝曹操征讨，顺便可以擒住袁尚兄弟。

曹操说：“我正准备让公孙康自己斩袁尚兄弟的脑袋来献，不必劳动兵力。”

九月，曹操带兵从柳城回来，果然，公孙康就斩杀袁尚兄弟，将首级送来。

诸将问曹操是何缘故，曹操说：“公孙康向来怕袁尚等人，我逼急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我放松，他们就会互斗，这是必然的。”

曹操东征时，众人担心军队出尽之后，袁绍会从后面袭击，如此一来，前进了也无法放手一战，想后退又失去根据地。

曹操说：“袁绍个性迟缓而多疑，一定不会很快就来，刘备刚兴起，民心尚未依附，此刻立即去攻击他一定成功。这是生死存亡的机会，不可失去。”

于是向东攻击刘备。

田丰（巨鹿人，字元皓）果然劝袁绍说：

“老虎正在捕鹿，熊去占有虎穴而吃掉虎子。老虎向前得不到鹿，退后又失去虎子。现在曹操亲自去攻击刘备，军队尽出，将军您有雄厚的兵力，如果直接攻进许都，捣毁他的巢穴，百万雄师从天而降，就像点一把大火来烧野草，倒大海的水来冲熄火炭，哪有不瞬间消灭的道理？用兵的时机稍纵即逝，形势的变动比鼓声还传得快，曹操知道了，一定放弃攻击刘备，回守许都。然而，那时候我们已经占领他的内部，刘备在外夹攻，曹操的头颅，很快的就高悬于将军您的旗杆上了。失去这个机会，等曹操回国，休养生息，储粮养士，如今汉室日渐衰微，万一促成曹操篡逆的阴谋，即使再用各种方法攻击，也没有办法挽回。”

袁绍却以儿子生病为由推辞〔奴才，不出曹操所料〕。

田丰气得拿手杖敲地说：“得到这种难逢的机会，却为了一个婴儿而放弃，真是可惜啊！”

〔梦龙评〕曹操明白要得到天下，一定得消灭刘备，而汉中之役，却因急着占有陇地，而让刘备有机会占有蜀地，没有采纳司马懿（魏温县人，字仲达）、刘晔（成德人，字子阳）的计策，是什么原因呢？或者是天意吧！（曹操打败张鲁后，司马懿说：“刘备以诈擒得刘璋，蜀人尚未依附，如今攻破汉中，整个益州都震动，如果乘势进军一定可彻底击溃刘备。”刘晔也这样说，曹操不肯。过了七天，投降的蜀人说蜀中一天数十起变故，守将虽不惜杀人镇压，都控制不下来。曹操问刘晔说：“现在出击还来得及吗？”刘晔说：“现在蜀地已经差不多安定了，没办法打了。”曹操彻退，刘备于是占领整个汉中。）

安定郡和羌人很接近，太守母丘兴上任时，曹操警告他说：“羌人假使想与中国交往，应当由他们派人来，你千万不要派人去，因为好使者不容易找，派

去的人一定为了个人的私利，教羌人对中国做种种不当的请求，到时，若不应允便会失去当地羌人的民心，对我们有损无益。”

母丘兴假装答应而去，到了安定郡，却派遣校尉范陵到羌，范陵果然教羌使自己请求当中国的属国校尉。

曹操笑着说：“我预测必会如此，我不是特别聪明，只是阅历多而已。”

272. 郭嘉 虞翻

【原文】 孙策既尽有江东，转斗千里，闻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将议袭许。众闻之，皆惧。郭嘉独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众，无异于独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虞翻字仲翔亦以策好驰骋游猎，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能得其死力，此汉高之略也。至于轻出微行，吏卒尝忧之。夫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终不能悛，至是临江未济，果为许贡家客所杀。

孙伯符不死，曹瞞不安枕矣。天意三分，何预人事！

【译文】 三国时，孙策占领整个江东地区之后，遂有争霸天下的雄心，听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就打算攻打许都。曹操部属听了都很害怕，只有郭嘉（阳翟人，字奉孝）说：

“孙策刚刚并合了整个江东，诛杀了许多原本割据当地的英雄豪杰，而这些人其实都是能让人为他拚命的人物，孙策本身的性格又轻率，对自己的安全一向不怎么戒备，虽有百万大军在手，和孤身一人处身野外其实没什么两样，若有埋伏的刺客突然而出，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他，以我看，他一定死在刺客手中。”

虞翻（吴·余姚人，字仲翔）也因为孙策爱好驰骋打猎，劝孙策说：“即使是一些残兵败将、乌合之众，在您指挥之下，都能立刻成为拚死作战的雄兵，这方面的能力您并不下于汉高祖刘邦。但是您常私下外出，大家都非常担忧。尊贵的白龙做大鱼游于海中，渔夫豫且就能捉住它。白蛇挡路，刘邦一剑就把它杀了，希望您稍微留意一些。”

孙策说：“你的话很对。”

然而毛病还是改不掉，所以军队还没有渡江，就被许贡的家客所杀。

〔梦龙评〕孙策不死，曹操就不能安枕。这或许是天意要三分天下吧！与人事有何干？

273. 黄权 王累 郑度

【原文】 初，刘璋遣人迎先主，主簿黄权怒而言曰：“厝火积薪，其势必

焚；及溺呼船，悔将无及！左将军有骠名，今迎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待之，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且闭关以待河清。”从事王累自倒悬于州门而谏，曰：“两高不可重，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边批：奇语。重、容、双、同，必争其功！”皆弗听。从事郑度好奇计，从容说曰：“左将军悬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由涪水以西，其仓廩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此成擒耳！”先主闻而恶之，谓法正曰：“度计若行，吾事去矣。”正曰：“终不能用，无可忧也。”卒如正料。璋谓其群下曰：“吾闻驱敌以安民，未闻驱民以避敌也。”边批：头巾话。于是黜度，不用其计。先主入成都，召度谓曰：“向用卿计，孤之首悬于蜀门矣！”引为宾客，曰：“此吾广武君也！”

【译文】 三国时刘璋欲派人迎接刘备。主簿黄权（蜀·阆中人，字公衡）生气地说：

“房子失火了还堆积木柴，火势一定不可收拾；溺水了才叫船，后悔都来不及。左将军（刘备）是出了名的骁勇人物，把他迎接过来，若以部属待他，左将军是绝对不会甘于屈就的，若以宾客待他，则一国不容有二君。宾客稳若泰山，主人就非常危险。我们应该暂时封锁所有的关隘，休养生息，静待整个天下的争战尘埃落定，重新恢复太平。”

从事（刺史的佐吏）王累则把自己倒吊在州门而劝道：“两座高山在一起，一定得比出谁高谁低；两个庞然大物在一起，一定得分出谁大谁小；两个权贵在一起，一定得争出谁高谁下；两个力量撞在一起，一定得斗出谁强谁弱，这样的争斗是必然的道理〔奇语〕。”

刘璋都不听。

从事郑度好出奇计，从容地说：“左将军的军队如果想袭击我们，论军力，士兵不满一万名，论军心，众心尚未依附，论粮米，只有野外的谷物可以供给他们，对付没有后勤补给的军队，最好的计策是赶尽巴西、梓潼两郡的人民，从涪水以西，所有的仓库和野生的食物，一概烧毁，并加高堡垒，挖深护城河，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他们到了以后，不要和他们正面作战，左将军的粮食不足，不超过一百天，他们就会自己撤走，然后我们再从后面追击他们，很简单可以捉到左将军。”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很担心，对法正（蜀汉·郫人，字孝直）说：“郑度的计划如果实行，我的大事就完了。”

法正说：“刘璋不会采用的，不必忧虑。”

果然，刘璋对部下说：“我听说驱赶敌人以安定人民，没听说驱赶人民来躲避敌人的〔头巾话〕。”

于是罢黜郑度，不采用他的战略。

等刘备拿下成都，特别召来郑度，对他说：“先前如果刘璋采用你的计划，我的头就只有挂在蜀门上了。”

于是用郑度为宾客，对人说：“这是我的广武君。”

274. 罗 隐

【原文】 浙帅钱 时，宣州叛卒五千余人送款，钱氏纳之，以为腹心。时罗隐在幕下，屡谏，以为敌国之人，不可轻信。浙帅不听。杭州新治，城堞楼橹甚盛。浙帅携僚客观之，隐指却敌，阳不晓曰：“设此何用？”浙帅曰：“君岂不知备敌耶？”隐谬曰：“若是，何不向里设之？”盖指宣卒也。后指挥使徐绶等挟宣卒为乱，几于覆国。

迹年辽阳、登州之变，皆降卒为祟。守土者不可不慎此一着！

【译文】 钱 （五代吴越开国的国王，临安人，字具美）任两浙地区军事首长时，宣州的叛卒五千多人来投诚，钱氏接纳了，并把他们当作心腹。

当时罗隐（余杭人，字昭谏）在他的幕下，屡次劝谏钱 ，说这是敌国的人，不能轻易信任，钱 不听。

杭州新建的城墙及 望楼都筑得很宏伟，钱 带着宾客部属去参观，罗隐明知是为了抗拒外敌而建，却假装不懂说：“建这些是为了什么？”

钱 说：“你不知道要防敌吗？”

罗隐说：“如果为了退敌，为什么不面向里建筑呢？”

暗指宣州叛卒是敌人。后来果然指挥使徐绶等人率领宣州叛卒作乱，吴越几乎灭国。

〔梦龙评〕明朝辽阳、登州之变，都是降卒在作祟，防守疆土的人不可不慎防这一点。

275. 夏侯霸

【原文】 夏侯霸降蜀，姜维问曰：“司马公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否？”霸曰：“司马公自当作家门，彼方有内志，未遑及外事也。公提轻卒，径抵中原，因食于敌，彼可窥而扰也。然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有胆略，精练策数，终为吴、蜀之忧。但非常之人，必不为人用，而人亦必不能用之，士季其不免乎？”后十五年，而会果灭蜀，蜀灭而会反，皆如霸言。

【译文】 三国时夏侯霸（字仲权）投降蜀汉，姜维（蜀汉·天水人，字伯

约)问他说:“司马公已经完全掌握曹魏的政权了,还会征伐我们吗?”

夏侯霸说:“司马公取得政权,正想更进一步篡夺曹魏的君位,一时无法兼顾境外之事。您大可带着轻装士卒,直接进军中原,利用敌境中的粮食为后勤,就可以骚扰他们。问题在于有一个叫钟会的人(魏·颍川人,字士季),虽然年轻,却有胆识,并精于各种谋略,此人才真正是吴、蜀的忧患。但是如此才智非凡的人,必然不会甘心只是为人效命,也没有人会真心真意重用他,钟会也大概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吧!”

十五年后,钟会果然消灭蜀汉,蜀汉灭亡后钟会反叛,都如夏侯霸所言。

276. 傅 嘏

【原文】 何晏、邓飏、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隙,二贤莫若睦,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嘏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钥,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耶!”皆如其言。

蔡邕就董卓之辟,而不免其身;韦忠辞张华之荐,而竟违其祸。士君子不可不慎所因也。

【译文】 何晏(三国魏·宛人,字平叔)、邓飏(魏·南阳人,字玄茂)、夏侯玄(魏·谯人,字太初)三人一直想结交傅嘏(魏·泥阳人,字兰石),而傅嘏始终不答应,三人就请荀粲(字奉倩)劝说。

荀粲对傅嘏说:“夏侯太初是当代的豪杰,虚心和您结交,而您一直不愿意。交往就能和好,不交往就发生仇隙,二位贤人能和睦,是国家的福祉,这是为什么蔺相如要屈居廉颇之下的原因。”

傅嘏说:“夏侯太初志大才疏,徒有虚名,是标准那种靠一张嘴巴能倾覆整个国家的人。至于何晏、邓飏,颇有才干却性格急躁不安,见闻虽广却杂而不精,追逐名利而内心丝毫不知防备而厌恶别人持不同的意见,说话喋喋不休却妒恨比自己俊秀的人,说话喋喋不休就容易和人发生嫌隙,嫉妒比自己俊秀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亲密的朋友。以我看,这三个所谓的贤人,其实皆是败德的人,躲得远远的都还怕被他们连累,何况是去亲近他们!”

后来事实的发展,都如傅嘏所说。

〔梦龙评〕蔡邕被董卓任用而免不了一死,韦忠(晋·平阳人,字子节)谢绝张华(方城人,字茂先)的推荐,竟然避免灾祸,士人君子交往实在不可以不谨慎。

277. 陆逊 孙登

【原文】 陆逊多沉虑，筹无不中，尝谓诸葛恪曰：“在吾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吾下者，吾必扶持之。边批：长者之言。君今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恐非安德之基也！”恪不听，卒见杀。

嵇康从孙登游三年，问终不答。康将别，曰：“先生竟无言耶？”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枉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枉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康不能用，卒死吕安之难。

【译文】 陆逊（三国吴人，字伯言）向来深思静虑，所推测的事没有一件不应验，他曾经对诸葛恪（吴人，字元逊）说：“在我之上的人，我一定尊重他，在我之下的人，我一定扶持他。如今您的气势侵犯在您之上的人，又轻蔑在您之下的人，恐怕不是安德的基础。”

诸葛恪不听，最后果然被杀。

嵇康（三国魏·铨人，字叔夜）跟随孙登（三国魏·汲郡共人，字公和）求学三年，问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孙登始终不回答，嵇康临走前说：“先生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孙登才说：“你知道火吗？火一产生就有光，如果不晓得利用它的光亮，跟没有光亮有什么差别；就如同人天生有才华，却不懂得运用自己的才华，如此，跟没有才华也没什么两样。所以想要利用火光，必须有木柴，来保持光亮的延续；想运用才华，就要了解外在的客观世界，才能保全自己。你才华高而见识少，在当今这样的乱世很难保全自己。”

嵇康不肯听，最后死于吕安（三国魏·东平人，字仲悌）之难。

278. 盛 度

【原文】 盛文肃度为尚书右丞，知扬州，简重，少所许可。时夏有章自建州司户参军授郑州推官，过扬州。盛公骤称其才雅，置酒召之。夏荷其意，为一诗谢别。公先是诗，不发，使人还之，谢不见。夏殊不意，往见通判刁绎，具言所以。绎疑将命者有忤，诣公问故。公曰：“无他也。吾始见其气韵清秀，谓必远器，今封诗，乃自称‘新圃田从事’。得一幕官，遂尔轻脱！君但观之，必止于此官，——志已满矣。”明年，除馆阁校勘，坐旧事寝夺，改差国子监主簿，仍带原官。未几卒于京。

【译文】 宋朝时盛文肃（盛度，字公量，谥文肃）任尚书右丞、扬州知州，

为人简约庄重，很少称许人。

当时夏有章从建州司户参军（掌理州的户口、籍帐、婚嫁、田宅等事）转任郑州推官，经过扬州。盛文肃赞他才气雅正，设酒宴请他。夏有章感念盛文肃的美意，作一首诗来道谢告别，盛文肃接到信时并没打开，派人退回，谢绝接见。

夏有章很不了解，去拜见通判刁绎，把情形告诉他。刁绎怀疑代为送诗的人得罪盛文肃，就拜见文肃问明事故。

文肃说：“没有什么，我起先看到他气韵清秀，认为前途一定很远大。后来看到他在信封上居然自称新圃田从事，得到一个幕僚官的职位，行为处事就变得这样轻率，你看着好了，他的官位就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志得意满了。”

过了一年，夏有章任馆阁（宋朝以史馆、集贤院、昭文馆为三馆。与秘阁、龙图阁、天章阁合称馆阁）校书郎（编辑校正），后因事停职，改任国子监（相当国立大学）主簿，仍带着原职。不久，死在京师。

279. 邵 雍

【原文】 王安石罢相，吕惠卿参知政事。富郑公见康节，有忧色。康节曰：“岂以惠卿凶暴过安石耶？”曰：“然。”康节曰：“勿忧。安石、惠卿本以势利相合，今势利相敌，将自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几，惠卿果叛安石。

按：荆公行新法，任用新进。温公贻以书曰：“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齟齬可憎，后必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盖指吕惠卿也。

熙宁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监西京粮料院。一日约邵康节同吴处厚、王平甫食饭，康节辞以疾。明日，茂直来问康节辞会之故，康节曰：“处厚好议论，每讥刺执政新法。平甫者，介甫之弟，虽不甚主其兄，若人面骂之，则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辞也。”茂直叹曰：“先生料事之审如此！昨处厚席间毁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于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呜呼，康节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处，一饭食之间，其慎如此！

【译文】 王安石被免去宰相之职，由吕惠卿继任，富弼见到邵康节（邵雍），神色很忧虑，邵康节问：“难道因为惠卿比安石凶暴吗？”

富弼说：“是的。”

邵康节说：“不必忧虑，王安石与吕惠卿本来是因权势名利相结合，如今权势名利起了冲突，彼此间互相仇恨都来不及了，哪有时间害别人。”

不久，吕惠卿果然反叛王安石。

〔梦龙评〕王荆公实行新法，任用很多新人，司马温公写信给他：“忠信的人，在您当权时，虽然往往和您意见有所不合，觉得很可恨，以后您一定会得到他们的帮助。谄媚的人，在

当前虽然顺从您，让您觉得很愉快，一旦您失去权势，一定会为了一己私利出卖您。”这段话大概是指吕惠卿的。

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宣徽的儿子名正甫，字茂直，负责监督西京的粮科院（官署名，掌理军俸粮食配给）。

有一天，王正甫约邵康节和吴处厚（邵武人，字伯固）、王平甫（王安石）一同吃饭，邵康节以病推辞。第二天，王正甫来，问邵康节为什么推辞。

邵康节说：“吴处厚喜爱议论，往往会讥讽执政的新法。平甫是介甫（王安石）的弟弟，虽然不太赞同哥哥的主张，如果别人当面骂自己的哥哥，毕竟也会觉得不好受，所以我推辞不去。”

王正甫叹道：“先生真是料事如神，昨天处厚在酒席间诋毁介甫，平甫很生气，想把这些话一条一条记下来送到相府，我在中间调解得好辛苦！”

唉！康节先生因道德高尚被当代所尊崇，平日家居或外出，一饭一食之间，就是这么谨慎。

280. 邵伯温

【原文】 初，蔡确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阳，诣确，谋造定策事。及司马光子康诣阙，恕召康诣河阳。邵伯温谓康曰：“公休除丧，未见君，不宜枉道先见朋友。”康曰：“已诺之。”伯温曰：“恕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从之，必为异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劝康作书称确，以为他日全身保家计。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门下，康遂作书如恕言。恕盖以康为光子，言确有定策功，世必见信。既而梁燾与刘安世共请诛确，且论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

【译文】 蔡确（晋江人，字持正）任宰相期间，宋神宗崩逝，哲宗即位，邢恕（阳武人，字和叔）从襄州调河阳，就去拜见蔡确商议尊立天子的事。

事后，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上京师，邢恕请他先到河阳走一趟，邵伯温（邵雍的儿子，字子文）对他说：“你刚除下丧服，还没有晋见新天子，不该绕道先去见朋友。”

司马康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

邵伯温说：“邢恕是个巧诈、有颠覆性格的人，可能有事要求你，如果答应他，将来一定会后悔。”

但司马康还是去了河阳，邢恕果然劝司马康上书称许蔡确，做为往后自己保全身家的打算，由于司马康与邢恕是同年登科的，邢恕又出于司马光门下，司马康就依邢恕的话上书，邢恕认为司马康是司马光的儿子，若由他口中说蔡确

有尊立哲宗之功，世人一定相信。

不久梁焘（须城人，字况之）与刘安世（魏人，字器之，谥忠定）一起上书请求诛杀蔡确，而且要追究邢恕的罪，司马康也被拖累要自我辩白，司马康这才后悔起来。

281. 范纯仁

【原文】 元祐嫉恶太甚，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介甫亲党吕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范淳父上疏，以为“歼厥梁魁，胁从罔治”。范忠宣太息，语同列曰：“吾辈将不免矣！”后来时事既变，章子厚建元祐党，果如忠宣之言。大抵皆出于士大夫报复，而卒使国家受其咎，悲夫！

王懋《野客丛谈》云：君子之治小人，不可为已甚，击之不已，其报必酷。余观《北史》，神龟之间，张仲 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清品，一时武人攘袂扼腕，至无所泄其愤。于是羽林武贲几千人至尚书省詬骂，直造仲瑀之第，屠灭其家。群小悉投火中，及得尸体，不复辨识，唯以髻中小钗为验。其受祸如此之毒！事势相激，乃至于此，为可伤也！庄子谓刻核太过，则不肖之心应之。今人徒知锐于攻击，逞一时之快，而识者固深惧之。

【译文】 宋朝时元祐党人嫉恶如仇，吕汲公、梁焘、刘安世判定王安石的亲党吕汲甫、章惇（浦城人，字子厚）等以下三十人，蔡确的亲党安寿（开封人，字厚卿）、曾布（字子宣）以下等十人有罪，把名单公布于朝廷上。

范祖禹（字淳甫）上疏，认为只要处死党魁，从犯不必治罪。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谥忠宣）对同仁叹息道：“我们也将不保了。”

后来时势转变，章子厚建立元祐党，果然如同范纯仁所说一样，大概都因为士大夫互相仇视报复，最后受害最大的还是国家，真可悲啊！

〔梦龙评〕王懋（宋·长州人，字勉夫）的《野客丛书》说：“君子对付小人，也不可逼迫得太过分，若逼迫到绝境还不肯罢休，很可能将来会遭到残酷的报复。”

北魏孝明帝神龟年间，张仲 负责考核人才，决定官员的升迁贬抑，全力压抑排挤武人，不使他们进入清流的官品，一时武人愤怒至极，而无法发泄。于是羽林军勇士聚集了几千人，到尚书省詬骂，又直接到张仲 家，杀害他的全家，不论老小全都丢入火中，等找到尸体时，已经不能辨认了，只能用发钗来辨认尸体。他所以受到这样狠毒的报复，是因为逼人太急而激发出来的。庄子（战国楚·蒙人）认为果核刻得太深，就会出现不坚实的心，现代人只知猛锐的攻击，逞一时的快意，真正有见识的人都很忧心这样的事。

282. 常安民

【原文】 吕惠卿出知大名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虑其复留，上言：“北都重镇，而除惠卿。惠卿赋性深险，背王安石者，其事君可知。今将过阙，必言先

帝而泣，感动陛下，希望留京矣。”帝纳之。及惠卿至京师，请对，见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答，计卒不施而去。

【译文】 吕惠卿调离京师，出任大名府知府，监察御史常安民（临邛人，字希古）很怕事久生变，吕惠又被留在朝中，希望他很快就任，就对皇帝说：“大名府是北都重镇，如今委派由惠卿去管理，事不宜迟，而且惠卿天性阴险，背叛王安石的事陛下都知道了。他进宫拜见陛下，一定会哭着大谈他和先帝的关系，借以感动陛下，希望陛下把他留在京师。”

皇帝采纳他的意见，等吕惠卿到京师时，请求晋见皇帝，果然谈起先帝的事而哭泣，皇帝遂摆出严肃的神情，不予理会，吕惠卿的计谋终于行不通，只得离开京师。

283. 乔行简

【原文】 嘉定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择人帅山阳，一时文臣无可使，遂用武国。国，武夫也，特换文资，除太府卿以重其行。乔寿朋以书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将。绍兴间，不独张、韩、刘、岳为之，杨沂中、吴玠、吴玠、刘锜、王玠、成闵诸人亦为之，岂必尽文臣哉！至于文臣任边事，固有反以观察使授之者，如韩忠献、范文正、陈尧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分之官，以重制帅之选，初无可，乃使之处非其据，遽易以清班，彼修饰边幅，强自标置，求以称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轻视不平之心，此不可不虑也！”史不能从。国至山阳，偃然自大，受全庭参。全军忿怒，囚而杀之，自此遂叛。

【译文】 宋宁宗嘉定年间，山东忠义李全跋扈的情况日趋严重，朝廷要选人去镇守山阳，一时没有文臣可派，仓促间选定武国。武国是武人出身，朝廷特别为他更换文职，担任太府卿（掌理财物库藏的官）的职位，以加重他此次出任的份量。

乔寿朋（乔行简，东阳人，字寿朋，谥文惠）写信给史丞相（史浩，鄞人，字直翁）说：

“祖宗设立制置使，多用名将。高宗绍兴年间，不只张浚、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曾经担任过，杨沂中（字正甫）、吴玠（陇干人，字晋卿）、吴玠、刘锜、王玠、成闵（邢州人，字居仁）等人也担任过，哪里一定得用文臣呢？至于文臣担任边帅的事，大概都以观察使的身份出任，如韩琦、范文正、陈尧咨就是。现在给他加上朝中大臣的官衔，表示注重边帅的选派，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使他的外表和本质完全不合，仓促之间从武将转为清望官，他就会尽力修饰

边幅，勉强想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官位相符，但是一般人本来就对武国的改授文职不满，再强加矫饰，恐怕更让人生出轻视不平的心理，这不能不仔细考虑。”

史丞相不肯听，武国到山阳以后，果然摆出一副朝廷重臣的架子，要求全体部属大礼参见，全军愤怒不已，因而杀了武国，从此反叛朝廷作乱。

284. 曹 彬

【原文】 曹武惠王既下金陵，降后主，复遣还内治行。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止之。王言：“吾适受降，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必不然也。且彼有烈心，自当君臣同尽，必不生降；既降，又肯死乎？”

或劝艺祖诛降王，入则变生。艺祖笑曰：“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而为我擒，孤身远客，能为变乎？”可谓君臣同智。

【译文】 曹武惠王（曹彬）攻下金陵以后，接受南唐李后主投降时，又让他入宫收拾行装。潘美（大名人，字仲询）担心后主会自杀，无法让他活着送京，而加以阻止。

武惠王说：“我刚才接受投降时，看见他走过水沟还要找左右随从扶着才敢跨过，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寻死。他要是壮烈一些、强硬一些的心志，老早就选择君臣同归于尽，不会活着投降；既然投降，哪里肯自杀呢？”

〔梦龙评〕有人劝宋太祖杀死投降的君王，入京才不会发生变故。太祖笑着说：“这些人守着千里的大国，拥有数十万的军队，都被我擒住，一个人孤独地在远地作客，能有什么变故吗？”宋太祖和曹彬两人，可说是君臣都有相同的才智。

七、如日驱雾

【原文】 讹口如波，俗肠如辘。触日迷津，弥天毒雾。不有明眼，孰为先路？太阳当空，妖魑匿步。集“剖疑”。

【译文】 口中的谎言如波涛，一肚子的坏水像痼疾，有如漫天毒雾迷蒙双眼；没有明亮的眼睛，怎么知道何去何从？就像太阳当空，妖魔自然却步。

285. 汉昭帝

【原文】 昭帝初立，燕王旦怨望谋反。而上官桀忌霍光，因与旦通谋，诈令人为旦上书，言：“光出都，肆郎羽林疑习军官道上称跸，擅调益幕府校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日奏之，帝不肯下。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桀曰：“以燕王发其罪，不敢入。”诏召光入，光免冠顿首

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无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调校尉以来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

【译文】 汉昭帝初继位时，燕王刘旦心怀怨恨，图谋叛变。而上官桀妒忌霍光，遂与燕王共谋，诈使别人为燕王上书，说霍光去广明总阅见习军官时，以帝王出巡的仪节上路，并擅自增选大将军府的校尉，专权放纵，恐怕有反叛的心。

上官桀特别选在霍光休假回家的日子上奏，但昭帝仍不肯下诏治罪。

霍光知道了，不敢上殿。

昭帝问道：“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说：“因为燕王纠举他的罪状，不敢上殿。”

昭帝命霍光上殿，霍光脱掉帽冠叩头谢罪。

昭帝说：“将军不必如此，朕知道这份奏章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

皇上说：“将军选校尉以来，不满十天，这些事情燕王怎么会知道？”

当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尚书及左右官员都很惊奇，而上书的人果然畏罪逃亡。

286. 张 说

【原文】 说有材辩，能断大义。景云初，帝谓侍臣曰：“术家言五日内有急兵入宫，奈何？”左右莫对。说进曰：“此谗人谋动东宫耳。边批：破的。陛下若以太子监国，则名分定、奸胆破、蜚语塞矣。”帝如其言，议遂息。

【译文】 唐朝人张说（洛阳人，字道济）有才略，大事当前能迅速决断。唐睿宗景云二年，睿宗对侍臣说：“术士预言，在五天之内会有军队突然入宫，你们说怎么办？”

左右的人不知怎么回答。

张说进言道：“这一定是奸人想让陛下更换太子的诡计〔一针见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视国事，则名份确定，奸人的诡计破坏，流言自然消失。”

睿宗照他的话做，谣言果然平息。

287. 李 泌

【原文】 德宗贞元中，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骆谷，值霖雨，道路险滑，卫士多亡归朱泚。叔明子升等六人，恐有奸人危乘舆，

相与啗臂为盟，更控上马，以至梁州。及还长安，上皆为禁卫将军，宠遇甚厚。张延赏知升出入郾国大长公主第，郾国大长公主，肃宗女，适驸马都尉萧升，女为德宗太子妃。密以白上。上谓李泌曰：“郾国已老，升年少，何为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动摇东宫者”边批：破的。谁为陛下言此？”上曰：“卿勿问，第为朕察之。”泌曰：“必延赏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言二人之隙，且曰：“升承恩顾，典禁兵，延赏无心中伤；而郾国乃太子萧妃之母，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

或告主淫乱，且厌禱，上大怒，幽主于禁中，切责太子。太子请与萧妃离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长，孝友温仁。”泌曰：“陛下唯一子，边批：急投。奈何欲废之而立侄？”上怒曰：“卿何得间人父子！谁语卿舒王为侄者？”对曰：“陛下自言之。大历初，陛下语臣：‘今日得数子。’臣请其故，陛下言‘昭靖诸子，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犹疑之，何有于侄？舒王虽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复望其孝矣。”上曰：“卿违朕意，何不爱家族耶？”对曰：“臣为爱家族，故不敢不尽言。若畏陛下盛怒而为曲从，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为相，不力谏，使至此！’必复杀臣子。臣老矣，余年不足惜；若冤杀臣子，以侄为嗣，臣未得歆其祀也！”边批：痛切。因呜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对曰：“此大事，愿陛下审图之。臣始谓陛下圣德，当使海外蛮夷皆戴之如父，边批：缓步。岂谓自有子而自疑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国覆家者。陛下记昔在彭原，建宁何故而诛？”边批：似缓愈切。上曰：“建宁叔实冤，肃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以建宁之故辞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为陛下相，又睹诸事。臣在彭原，承恩无比，竟不敢言建宁之冤，及临辞乃言之，肃宗亦悔而泣。先帝代宗自建宁死，常怀危惧，边批：引之入港。臣亦为先帝诵《黄台瓜辞》，以防谗构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贞观、开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对曰：“昔承乾太宗太子屡监国，托附者众，藏甲又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觉，太宗使其舅长孙无忌与朝臣数十鞠之，事状显白，然后集百官议之。当时言者犹云：‘愿陛下不失为慈父，使太子得终天年。’太宗从之，并废魏王泰。陛下既知肃宗性急，以建宁为冤，臣不胜庆幸。愿陛下戒覆车之失，从容三日，究其端绪而思之，陛下必释然知太子之无他也。若果有其迹，当召大臣知义理者二三人，与臣鞠实，陛下如贞观之法行之，废舒王而立皇孙，则百代之后有天下者，犹陛下之子孙也。至于开元之时，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杀之，海内冤愤，此乃百代所当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尝令太子见臣于蓬莱池，观其容表，非有蜂目豺声、商臣之相也，正恐失于柔仁耳。又太子自贞元以来，尝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何自有异谋乎？彼譖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裹甲如太子瑛，犹

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为累乎？幸赖陛下语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谋。向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边批：危词以动之。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还宫当自审，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间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悔无及矣！太子仁孝，实无他也！”泌拜贺，因乞骸骨。

邺侯保全广平，及劝德宗和亲回纥，皆显回天之力。独郾国一事，杜患于微，宛转激切，使猜主不得不信，悍主不得不柔，真万世纳忠之法。

【译文】唐德宗贞元年间，张延赏在西川，与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新政人，一名鲜于叔明）有仇。德宗入骆谷时，正逢雨季，道路又险又滑，大部份术士都逃走。朱泚、李叔明和儿子李升等六人，恐怕有奸人危害天子，于是互相立誓，护卫圣驾一直到梁州。

回到长安后，德宗任命六人皆为禁卫将军，宠幸有加。张延赏知道李升常常进出郾国大长公主（肃宗的女儿嫁给驸马都尉萧升，其女为德宗太子妃）的府第，就秘密告德宗。

德宗对李泌说：“大长公主已经老了，而李升还年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泌说：“这一定是有人想动摇太子的地位〔一针见血〕，是谁对陛下说这些的？”

德宗说：“你不要管谁说的，只要为朕留意李升的举动就行了。”

李泌说：“一定是延赏说的。”

德宗说：“你怎么知道？”

李泌详细说明张延赏和李叔明的仇怨，又说：“李升承受圣上恩典掌管禁军，延赏无心中伤他，而郾国大公主乃是太子萧妃的母亲。所以想以此陷害他。”

德宗笑着说：“说得极是。”

有人告公主淫乱，而且祈祷作法。德宗很生气，将公主幽禁于宫中，且严厉地责备太子（李诵），太子因而请求和萧妃离婚。

德宗召李泌来，把事情告诉他，且说：“舒王（李谟）已经长大，为人温文仁慈而孝顺。”

李泌说：“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投其所急〕，怎么会想废儿子而立侄子呢？”

德宗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离间朕和舒王父子，谁说舒王是朕侄子的？”

李泌说：“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对微臣说：‘今天我得到好几个儿子。’微臣请问何故，陛下说是昭靖王的几个儿子，先帝命令您收为儿子。如今陛下对亲生的儿子尚且怀疑，对于侄子又怎么不怀疑呢？舒王虽然孝顺，但从

今以后，陛下应努力撇开，不要再存这种念头。”

德宗说：“你违背朕的心意，难道不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吗？”

李泌说：“微臣为了爱惜身家性命，所以不敢不尽心，如果怕陛下盛怒而曲从，陛下明天后悔，一定会责怪微臣说：‘我任命你为宰相，你不尽力劝谏。’假使到这种地步，一定连微臣的儿了一并斩杀。微臣老了，死不足惜，如果微臣的儿子含冤而死，只能以侄子为后嗣〔言语痛切〕，微臣死后就不能享受他的奉祀。”

说完，李泌伤心的痛哭起来。

德宗也哭着说：“事情已经如此，朕要怎么做才好呢？”

李泌说：“立太子是大事，更动太子更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微臣原以为以陛下的圣德，就连海外蛮夷，都拥戴您如父亲，哪知陛下连自己亲生儿子都要怀疑。自古以来，父子互相怀疑，没有不使国家灭亡的。陛下可还记得从前在彭原，建宁王（萧宗第三子，名李愔）为何被诛〔似缓而愈切〕？”

德宗说：“建宁王叔其实是冤枉的，他的死，只因为肃宗性急，而又被中伤得很厉害。”

李泌说：“微臣过去因为建宁王被杀的缘故，辞去官职，发誓不再接近天子，今日又担任陛下宰相，不幸再看到历史重演。臣在彭原，受到无比的恩宠，竟不敢挺身申明建宁王的冤屈，一直到辞官离去时才敢说明。肃宗也后悔得痛哭起来，先帝（代宗）自从建宁王死后，常心怀危疑恐惧〔引德宗入港〕，微臣也为先帝诵读〈黄台瓜辞〉（武后的次子章怀太子所作的乐章，为了感悟高宗及武后），以防止小人进谗言。”

德宗说：“这些我都知道。”

此时德宗的神色已稍微安定，说：“贞观、开元时，也都会换过太子，为什么不会灭亡？”

李泌说：“从前承乾（太宗的太子）多次监督国事，依附他的人很多，又私藏很多兵器，与宰相侯君集（三水人，封潞国公）谋反的事被察觉，太宗派太子的舅舅长孙无忌（洛阳人，字辅机）和数十位朝中的大臣一再勘问，谋反的事迹都很明显，然后集合百官商议。当时还有人进言，希望太宗不失慈父的本心，使太子能终其天年。太宗答应，一起废了太子和魏王泰。

“陛下既然知道肃宗性急，认为建宁郡王是冤枉的，微臣非常庆幸。希望陛下以此事为前车之鉴，暂缓三天，仔细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陛下必然可以发现太子没有异心。如果真有叛逆的迹象，应召集两三名知义理的大臣，与微臣一起勘问事情的真相，陛下如果实行贞观的方法，弃舒王而立皇孙，那么百代

以后，领导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痛切之至〕。

“至于开元时，武惠妃进谗言，害了太子瑛兄弟，全国人都同感冤枉愤怒，这是后代所应警戒的，怎么可以效法呢？而且从前陛下曾命令太子在蓬莱池和微臣见面，微臣观察太子的容貌仪表，并没有凶恶之相，反而担心他过于柔顺仁慈。又太子从贞元年间以来，曾住在少阳院，就在正殿旁边，未尝接近外人、干预外事，从何产生叛逆的谋略呢？”

“那些进谗言的人，用尽各种欺诈的手法，虽然像太子瑛带着兵器入宫（武惠妃假称宫中有贼，请太子入宫捉贼），尚且不可相信，何况只因为妻子的母亲有罪而被连累呢？幸好陛下告诉微臣，微臣敢以宗族的性命来保证太子不懂得谋反。微臣如果是杨素（隋朝人，字处道）、许敬宗（唐朝人，字延族）、李林甫（唐朝人，号月堂）这些人承接圣旨，已经去找舒王计划立太子、告宗庙的事了。”

德宗说：“我为你延缓到明天，再仔细想一想。”

李泌取出笏（大臣见皇帝所持的手版），叩头跪拜而哭着说：“如此，微臣知道陛下父子慈爱孝顺如初。然而陛下回宫后，自己要留意，不要把这件事透露给左右的人，如果透露出去，那些人想在舒王面前立功，太子就很危险了。”

德宗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隔天，德宗命人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泪流满面，抚着李泌的背说：“没有你一番恳切的话，今天朕后悔都来不及了。太子仁慈孝顺，实在没有异心。”

李泌跪拜道贺，立刻请求辞官归乡。

〔梦龙评〕李邕侯保全广平太子，及劝德宗与回纥和亲，都显露出回天的力量。只有郾国公主这件事，在初露征兆时就予以防范，宛转激切，使猜忌的君主不得不相信，强悍的君主不得不柔顺，真是万世采纳忠言的方法。

288. 寇 准

【原文】 楚王元佐，太宗长子也，因申救廷美不获，遂感心疾，习为残忍；左右微过，辄弯弓射之。帝屡诲不悛。重阳，帝宴诸王。元佐以病新起，不得预。中夜发愤，遂闭媵妾，纵火焚宫。帝怒，欲废之。会寇准通判郢州，得召见。太宗谓曰：“卿试与朕决一事。东宫所为不法，他日必为桀、纣之行。欲废之，则宫中亦有甲兵，恐因而招乱。”准曰：“请某月日，令东宫于某处摄行礼，其左右侍从皆令从之。陛下搜其宫中，果有不法之事，俟还而示之；废太子，一黄门力耳。”太宗从其策。及东宫出，得淫刑之器，有剜目、挑筋、摘舌等物。还而示之，东宫服罪，遂废之。

搜其宫中，如无不法之事，东宫之位如故矣。不然，亦使心服无冤耳。江充、李林甫，岂

可共商此事！

【译文】 楚王赵元佐是宋太宗的长子。因为援救赵廷美（太宗的弟弟）失败，于是得精神病，性情变得很残忍，左右的人稍有过失，就用箭射杀，太宗屡次教训他都不改过。

重阳节时，太宗宴请诸王，赵元佐借口生病初愈不参加。半夜发怒，把侍妾关闭于宫中，并纵火焚宫。太宗很生气，打算废除他太子的身份。

寇准那时正在郢州任通判，太宗特别召见他，对他说：“找你来和朕一起商议一件大事，太子所作所为都属不法，将来若登上帝位一定会做出桀纣般的行为。朕想废掉他，但东宫里有自己的军队，恐怕因此引起乱事。”

寇准说：“请皇上于某月某日，命令太子到某地代理皇上祭祀，太子的左右侍从也都命令跟着去。陛下再趁此机会派人去搜查东宫，若果真有不法的证物，等太子回来再当他面公布出来，如此罪证确凿，要废太子，只须派个黄门侍郎（即门下侍郎）宣布一下就行了。”

太宗采用他的计策。等太子离去后，果然搜得一些残酷的刑具，包括有挖眼睛、挑筋、割舌等刑具。太子回来后，当场展示出来，太子服罪，于是被废。

〔梦龙评〕搜查东宫，如果没有不法的事，东宫的地位依旧。不然，也可以使他心服而不觉冤枉。江充（汉·邯郸人，字次倩，以巫蛊术诬害太子）、李林甫之类的人，难道可以共同商议这种事吗？

289. 雋不疑

【原文】 汉昭帝五年，有男子诣阙，自谓卫太子。诏公卿以下视之，皆莫敢发言。京兆尹雋不疑后至，叱从吏收缚，曰：“卫蒯聩出奔，卫辄拒而不纳，《春秋》是之。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上与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有经术、明于大谊者。”由是不疑名重朝廷。后廷尉验治，坐诬罔腰斩。

国无二君，此际欲一人心、绝浮议，只合如此断决。其说《春秋》虽不是，然时方推重经术，不断章取义亦不足取信。《公羊》以卫辄拒父为尊祖。想当时儒者亦主此论。

【译文】 汉昭帝五年，有名男子入宫，自称是卫太子。一些朝中大臣去检视，谁也不敢确定。

京兆尹雋不疑最后才到，却立刻命令侍从拿下他，说：“卫蒯聩（春秋卫人）出奔到宋国，后来被人送回来，卫辄（蒯的儿子）拒绝接纳，《春秋》认为做得很对。太子得罪先帝，不肯服罪自尽而选择逃亡，今天就算来的真是卫太子，也不过是罪人的身份而已。”

于是直接将此人送入监狱。

昭帝与霍光听了，嘉勉隽不疑说：“公卿大臣，应该任用饱学经书而又明白大义的人。”

隽不疑从此为昭帝所重，而这名男子，后来经廷尉检查，果然是冒牌太子，因而被处死。

〔梦龙评〕国无二君，想安定人心，杜绝不实的谣言，便应该如此断然处置。隽不疑所提到《春秋》的说法虽然有问题，但是当时正推崇经学，不断章取经书的说法，可能不足以取信于人。《公羊传》认为卫辄拒绝父亲是向卫国的列祖列宗负责，想必当时的儒者也主张这种说法。

290. 孔季彦

【原文】 梁人有季母杀其父者，而其子杀之。有司欲当以大逆，孔季彦曰：“昔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绝不为亲，礼也’。夫绝不为亲，即凡人耳。方之古义，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当以逆论。”人以为允。

【译文】 东汉时有梁人因后母杀死父亲，他就把后母杀掉报了父仇，官吏想判决他大逆不孝之罪。

孔季彦说：“从前文姜（春秋鲁桓公的夫人）参与杀害鲁桓公，《春秋》就把姜氏原来鲁君夫人的名号去除，《左传》说：‘这样不把姜氏再当成鲁君夫人的做法，是遵照礼法来的。’既然断绝了姜氏和鲁国公族的姻亲关系，姜氏便成了个普通人而已，因此，这件案子不应以大逆不孝的罪名论处。”

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

291. 张 晋

【原文】 大司农张晋为刑部时，民有与父异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将入取货。子以为盗也，阄其入，扑杀之；取烛视尸，则父也。吏议子杀父，不宜纵；而实拒盗，不知其为父，又不宜诛。久不能决。晋奋笔曰：“杀贼可恕，不孝当诛。子有余财，而使父贫为盗，不孝明矣！”竟杀之。

【译文】 明朝人大司农（掌管钱谷的官）张晋任职刑部时，有个富人与父亲分居。有一晚这富人的父亲翻墙进入他家窃取财物，此人以为是窃盗，遂予以扑杀。等拿蜡烛出来一照，才知道杀的是父亲。

承办案件的官吏认为儿子杀父亲，大逆不道，不应有任何宽贷，但实际上官吏也了解，这个富人只是抵抗窃盗，从这个角度来看又罪不至死。于是拖延很久，无法决定。

张晋提笔写道：“杀死窃盗固然可以饶恕，但不孝的这部份罪过却该诛杀。儿子这么富有，而让父亲穷困到得做贼，此人的不孝是很明显的〔铁案如此，更

有何词】。”

最后还是判死罪。

292. 杜 杲

【原文】 六安县人有嬖其妾者，治命与二子均分。二子谓妾无分法。杜杲书其牒曰：“《传》云：‘子从父命’，《律》曰：‘违父教令’，是父之言为令也。父令子违，不可以训。然妾守志则可，或去或终，当归二子。”部使者季衍览之，击节曰：“九州三十三县令之最也！”

【译文】 宋朝时一名六安县人宠爱侍妾，临终时遗命财产由侍妾与两个儿子均分。两个儿子则认为妾没有分享财产的道理，一状告进官里。

杜杲（邵武人，字子昕）在判决的公文上写着：“古书说：‘儿子应遵从父亲的命令。’法制规定：‘不得违反父亲的教诲与命令。’可见父亲的话就是命令。儿子违反父亲的命令，不可以认为是对的。因此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

刑部使者季衍看了，非常赞赏说：

“史书上曾称赞汉朝儒者引用经书来决断讼狱。这里既引用古书，又引用法制，义正辞严，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又说：‘侍妾能守节不再改嫁就可以分得财产；如果侍妾改嫁或去世，财产就归两个儿子所有。’因为侍妾如果改嫁，就断绝原有的亲情了；如果去世，依礼法儿子应该承受遗产。论断如此公正，足以使两个儿子心服口服。”

293. 蔡 京

【原文】 蔡京在洛。有某氏嫁两家，各有子；后二子皆显达，争迎养其母，成讼。执政不能决，持以白京。京曰：“何难？第问母所欲。”遂一言而定。

【译文】 宋朝时蔡京在洛阳时，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给两家，各生了儿子。后来两个儿子都地位显达，争着迎接母亲去奉养，而告到官府。

执政官不能决断，拿来问蔡京。

蔡京说：“这有什么困难？只要问那个母亲想到哪个儿子家不就好了。”

如此一句话就解决了。

294. 曹克明

【原文】 克明有智略，真宗朝累功，官融、桂等十州都巡检。既至，蛮酋来献药一器，曰：“此药凡中箭者傅之，创立愈。”克明曰：“何以验之？”曰：

“请试鸡犬。”克明曰：“当试以人。”取箭刺酋股而傅以药，酋立死，群酋惭惧而去。

【译文】 曹克明（字尧卿）很有才略，宋真宗时，一再立功，升任宜、融、桂等十州巡检。到任后，有一群蛮夷酋长来奉献一瓶药，说：“这种药，凡是中箭的敷一敷，创伤立刻痊愈。”

曹明说：“用什么来试验呢？”

酋长说：“请用鸡狗来试验。”

曹克明说：“应当用人来试。”

就拿箭在酋长大腿上刺了一下，再用药敷，酋长立即死亡，其他酋长都惭愧恐惧地离去。

295. 王商 王曾

【原文】 汉成帝建始中，关内大雨四十余日。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令吏民上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右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稍定，问之，果讹言，于是美商之固守。

天圣中尝大雨，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东奔。帝以问王曾，曾曰：“河决，奏未至，必讹言耳。不足虑！”已而果然。

嘉靖间，东南倭乱，苏城戒严。忽传寇从西来，已过浒墅。太守率众登城，急令闭门。乡民避寇者万数，腾踊门外，号呼震天。任同知环愤然曰：“未见寇而先弃良民，谓牧守何！有事，环请当之！”乃分遣县僚洞开六门，纳百姓，而自仗剑帅兵，坐接官亭以遏西路。乡民毕入，良久，而倭始至，所全活甚众。吴民至今尸祝之。又万历戊午间，无锡某乡构台作戏娱神。有哄于台者，优人不脱衣，仓皇趋避。观剧者亦雨散，口中戏云：“倭子至矣！”此语须臾传遍，且云“亲见锦衣倭贼”。由是城门昼闭，城外人填涌，践踏死者近百人，迄夜始定。此虽近妖，亦有司不练事之过也。大抵兵火之际，但当远其侦探，虽寇果临城，犹当静以镇之，使人心不乱，而后可以议战守；若讹言，又当直以理却之矣。

开元初，民间讹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闻之，令选后宫无用者，载还其家。讹言乃息。语曰：“止谤莫如自修”，此又善于止讹者。天启初，吴中讹言“中官来采绣女”，民间若狂，一时婚嫁殆尽。此皆恶少无妻者之所为，有司不加禁缉，男女之失所者多矣。

【译文】 汉成帝建始年间，关内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京师民众无故互相惊扰，说马上有洪水要来。百姓急着逃难，导致互相践踏，老弱号叫之声不绝于耳，长安城里大乱。

大将军王凤（东平阳人，字孝卿）提议太后、成帝及后宫嫔妃立刻登船，再

命令官吏百姓上城避水。

群臣都赞同王凤的建议，只有右将军王商（蠡吾人，字子威）说：“自古以来，再无道的国君当政，洪水尚且不会泛滥到越过城墙。今天为什么会有洪水在一天之间就暴涨而来，这一定是谣言，不该命令百姓上城，以免他们更加惊扰。”

成帝于是没有下诏。

不久，混乱稍微平定。一问，果然是谣言，大家都赞美王商的镇定有眼光。

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下大雨，传说汴河溃决，洪水将到。京都人非常恐惧，想向东逃。

仁宗问王曾（益都人，字孝先）。王曾说：“如果汴河溃决，为何奏本还没到，一定是谣言，不值得忧虑。”

果然如此。

〔梦龙评〕明朝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作乱，苏州城戒严。忽然传说倭寇从西边来，已经经过浒墅。太守率士兵上城，紧急下命关闭城门。避寇的乡民上万人蜂拥于城门之外，呼号声震动天地。同知（副官）任环（长治人，字应乾）愤怒地说：“还没见到倭寇就舍弃百姓，称得上牧守吗？有事情我来担当。”就分派县吏打开六个城门，收容百姓，自己则佩着剑率领士兵，坐镇官府，下命阻断西边的道路，让乡民全数入城。过了很久，倭寇才到，救活了很多，江苏人到如今还在祀奉他。

又：万历年间，无锡某乡筑戏台演戏娱神，有人在戏台上起哄说倭寇来了，演员来不及换下戏服就仓皇逃避，看戏的人也一哄四散，争相传出倭寇要来的消息，消息一下子就传遍全城，且有人说亲眼看见锦衣的倭寇。因此城门白天就关闭起来，城外的人拥挤践踏，死了近百人，到深夜才安定。这虽然近乎妖言惑众，也是由于处事不够练达的过失。大抵战乱的时候，应当在远方安置侦探，虽然盗寇真的逼近城来，仍须镇静地处理，使人心不乱，然后才开始商议决定作战或防御的策略。如果是谣言，应当直接以真确的道理来消除谣言。

唐玄宗开元初年，民间谣传皇帝将选采宫女。玄宗听到这件事，便命人挑选后宫无用的宫女，用车子载返其家，谣言于是平息。俗语说：“要停止毁谤，没有比自我做起更好的方法了。”唐玄宗又是个善于平息谣言的人。

明熹宗天启初年，江苏一带谣传宦官要来选绣女（选入宫中做嫔妃的候选人）。民间遂紧张得如同发狂一般，一时之间，女子都出嫁了。这都是没有娶妻的恶少所放的谣言，官吏也不加禁止缉捕，造成很多男女在仓促之间嫁娶不当的错失。

296. 西门豹

【原文】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会长老问民疾苦。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民钱数百万，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

妇’，即令洗沐，易新衣。治斋宫于河上，设绛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数十里乃灭。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边批：邪教惑人类然。人家多持女远窜，故城中益空。”豹曰：“及时幸来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长、父老皆会。聚观者数千人。其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从其后。豹曰：“呼河伯妇来！”既见，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烦大巫姬为入报河伯：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有顷，曰：“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复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豹簪笔磬折，向河立待良久，旁观者皆惊恐。豹顾曰：“巫姬、三老不还报，奈何？”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须臾。”须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妇也！”邺吏民大惊恐，自是不敢复言河伯娶妇。

娶妇以免溺，题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惑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唯身自往会，簪笔磬折，使众著于河伯之无灵，而向之行诈者计穷于畏死，虽驱之娶妇，犹不为也，然后弊可永革。

【译文】 战国魏文侯时，西门豹（魏人）任邺县的长官，他会见地方上的长者，询问民间的疾苦。

长老说：“最苦的是为河伯娶亲。”

西门豹问他们是何缘故，长老说：

“邺县的三老（掌管教化的官）、廷掾（县府的助理）每年向人民收取几百万钱，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亲，再和巫婆分享其余的钱。娶亲时，巫师到每户人家去查看，看到美女就说她应当作河伯的妻子，立即命令她沐浴，更换新衣，在河边搭建斋宫，布置红色的帐幕和床席，把美女安置在里面。选好日子，将床及床上的美女一起漂浮于河中，漂流几十里就沉没了。地方上传言：‘如果不为河伯娶亲，河水就会泛滥成灾〔邪教惑人之语〕。’很多人家都带着女儿逃到远处去，所以城里越来越空。”

西门豹说：“到河伯娶亲的日子，希望你来告诉我，我也要去送亲。”

娶亲的日子当天，西门豹到河边去，三老、官吏、地方领袖、里长、父老都到了，围观的有几千人。主持的老巫婆有女弟子十人，跟随在后面。

西门豹说：“叫河伯的妻子过来。”

看过以后，西门豹回头对三老、巫婆及父老说：“这个女子不漂亮，麻烦大巫婆去河里报告河伯，我们要再找更美的女子，后天送来。”

就派吏卒抱起大巫婆投入河里。

不久，西门豹说：“老婆婆为什么去这么久不回来？派个弟子去催她。”

又投一个弟子入河。

不久又说：“怎么这个弟子也一去这么久？”

于是西门豹又下令再派一名弟子去催她，前后总共投了三个弟子。

西门豹说：“这些人都是女子，一定是事情说不清楚，麻烦三老前去说明。”

又投入三老。

西门豹假装恭恭敬敬的站在河边等候〔绝妙的一出戏〕，过了很久，旁观的人愈来愈害怕。

西门豹回头说：“巫婆、三老都不回报，怎么办？”

正要派廷掾和另一个豪富前去催促，两人却立刻跪下叩头，叩得头破血流，脸色一片灰白。

西门豹说：“好吧好吧！那就再等一会儿。”

不久，西门豹才说：“廷掾起来吧！河伯不娶亲了。”

邺县官民都非常害怕，从此不敢再提河伯娶亲的事。

〔梦龙评〕为了避免淹水而替河伯娶亲，实在是很大的一个题目，无知的百姓相信这样的谣言而苟且偷安时日已久，如果直接驳斥此事是虚妄的，人民一定不相信。只有亲自去参加娶亲盛会，又装出一副恭敬的模样，使众人明白根本不是什么河伯作祟，先前的行为都是骗人的，终于在怕死的情况下无计可施。这时就算有人赶他们去替河伯娶亲，也绝不敢再做，如此弊病才可以永久消除。

297. 宋 均

【原文】 光武时，宋均为九江太守。所属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诸巫初取民家男女以为公姬，后沿为例，民家遂至相戒不敢娶嫁。均至，乃下教：自后凡为祠山娶者，皆娶巫家女，勿扰良民。未几祠绝。

【译文】 汉光武时，宋均（安众人，字叔庠）任九江太守。所属的浚遒县有唐、后二山，居民共同立祠祭祀。当地的巫师最初娶民家的女子作山神之妻，后来一直沿用。于是民家都互相警戒不敢婚嫁。

宋均到任后，就下令：以后凡是为山神娶妻，一定得娶巫师的女儿，不可骚扰一般百姓。不久山神祠就停止祭祀。

298. 李德裕

【原文】 宝历中，亳州云出“圣水”，服之愈宿疾。自洛及江西数十郡人，争施金往汲，获利千万，人转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用猪肉五斤煮，云：“若圣水也，肉当如故。”须臾肉烂。自此人心稍定，妖

亦寻败。

【译文】 唐敬宗宝历年间，亳州一带传说出产圣水。有病的人喝了以后立即痊愈。于是从洛阳到江西等数十郡的人，争着捐钱取水，获利上千万钱。

消息传来传去，越渲染越跟真的一样。

此时李德裕（赞皇人，字文饶）在浙西，命令人用锅子装圣水，在大市场中，放五斤猪肉进去煮。他说：“如果是圣水，猪肉应该不起任何变化。”

不久之后，肉煮烂了，从此人心稍微安定，妖言也随着平息。

299. 赵凤进

【原文】 后唐明宗时，有僧游西域，得佛牙以献。明宗以示大臣，学士赵凤进曰：“世传佛牙水火不能伤，请验其真伪。”即举斧碎之，应手而碎。时宫中施物已及数千，赖碎而止。

正德时，张锐、钱宁等以佛事蛊惑圣聪。嘉靖十五年，从夏言议，毁大善殿，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夫牙骨之多至此，使尽出佛身，佛亦不足贵矣！诬妄褻渎，莫甚于此，真佛教之罪人也！

【译文】 后唐明宗时，有和尚至西域求法，带回佛牙献给皇上。明宗在大臣面前展示。

学士赵凤进说：“传说佛牙不会被水火破坏，请让臣验证它的真伪。”就拿起斧头敲击，佛牙立即破碎。

当时宫中奉献佛寺的物品已达数千件，因佛牙的破碎而从此不再收藏。

〔梦龙评〕明武宗正德时，太监张锐、钱宁等人用佛事迷惑武宗。世宗嘉靖十五年，依夏言（贵溪人，字公谨）的建议拆毁大善殿，发现殿中收藏的佛骨佛牙，不下千百斤。佛牙佛骨多到这种地步，假使都是出自佛身，则佛也不值得珍贵了。诬蔑虚妄，褻渎神明，没有比这种情形更严重了，真是佛教的罪人啊！

300. 林俊宪

【原文】 滇俗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活佛，岁时士女会集，动数万人，争以金泥其面。林俊按鹤庆，命焚之。父老争言“犯之者，能致雹损稼”。俊命积薪举火：“果雹即止。”火发，无他，遂焚之，得金数百两，悉输之官，代民偿逋。

五斗米、白莲教之祸，皆以烧香聚众为端。有地方之责者，不得不防其渐，非徒醒愚救俗而已。夫佛以清静为宗，寂灭为教，万无活理。且言“犯者致雹”，此山鬼伎俩，佛若有灵，肯受人诬乎？即果能致雹，亦必异物凭之，非佛所致也；况邪不胜正，异物必不能致雹乎？火举而雹不至，大众亦何说之辞哉？至金悉输官，佛亦谅其无私矣。近世有佛面刮金，致恶疮溃面

以死；夫此墨吏，亦佛法所不容也。不然，苟有益生民，佛虽舍身犹可也。

【译文】 云南一带崇敬佛教，迷信鬼神，鹤庆的玄化寺，声称有活佛。每逢过年过节，动辄几万名士女聚集，争着用金粉涂饰活佛的面。

司寇林俊宪任职云南时，趁巡视鹤庆时，命令人把活佛烧毁。父老争着说，冒犯活佛会招致冰雹损伤农作物。林俊宪命人堆积柴火，火一烧起，原来下着冰雹却反而停了，火越烧越大，也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于是熔得黄金数百两，全部捐给官府，代替人民偿还积欠的田租。

〔梦龙评〕五斗米道（东汉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从学的人要缴五斗米，所以称五斗米道）、白莲教（旧时秘密集合的教会）的祸害，都以烧香聚众为事端。地方官不可不预先防范，不只唤醒愚民、挽救习俗而已。佛教以清净为宗旨，寂灭为教义，绝无活佛的道理。而且说冒犯他会招致冰雹，这是山中怪物所要的伎俩。佛如果有灵，肯这样受人诬蔑吗？就算真能招致冰雹，也一定是凭借怪物，不是佛招致的。何况邪不胜正，怪物一定不会招致冰雹，火烧起来后冰雹就不见了，大众又有什么话可说呢？至于金子全数捐给官府，佛也会原谅他大公无私。

近代有人在佛面刮金子，以致脸部生恶疮溃烂而死。这种贪心的人，也是佛法所不容许的。相反的，如果有益人民的事，我想佛就是舍身也可以非常乐意！

301. 廖县尉

【原文】 宋元丰中，陈州蔡仙姑能化现丈六金身，堂设净水，至者必先洗目而入。有廖县尉，一日率其部曲，约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视之，宝莲台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视之，大竹篮中一老妪，箕踞而坐。乃叱其下，擒之。

【译文】 宋神宗元丰年间，陈州有一位蔡仙姑，能化为一丈六尺的金身，常准备净水，来到的人一定要先洗眼睛才能进入。

有位廖县尉，有一天率领部下前往，约定洗一个眼睛。进入以后，用洗过的眼睛看，宝莲台上果然有高大的金佛；用没有洗过的眼睛看，却只见大竹篮中高傲地坐着一个老太婆。县尉就命部下捉拿她。

302. 程

【原文】 程珦尝知龚州，有传区希范家神降，迎其神，将为祠南海。道出龚，珦诘之，答曰：“比过浔，浔守不信，投祠具江中，乃逆流上。守惧，更致礼。珦曰：“吾请更投之。”则顺流去。妄遂息。珦，明道、伊川之父。

【译文】 程（字伯温）曾任龚州知州，当时传说区希范家有神降临，有人迎神准备到南海立祠祭祀。路经龚州时，程 问希范，他回答说：“此神经过浔州时，浔州太守原本不信，把祭祀的器具投入江中，谁知祭器却逆流而上。太守害怕，态度反而变得很恭敬。”

程 说：“我请你再投一次。”只见祭祀的器具顺流而去，这个谎言才被揭穿。

程 是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的父亲。

303. 程 颢

【原文】 南山僧舍有石佛，岁传其首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颢始至，诘其僧曰：“吾闻石佛岁现光，有诸？”曰：“然。”戒曰：“俟复见，必先白。吾职事不能往，当取其首就观之。”自是不复有光矣。

【译文】 宋朝时南山的寺庙中有座石佛，有一年传说石佛的头放出光芒，远近各地男女信徒都聚集围观，日夜杂处在一起。地方官畏惧神灵，不敢禁止。

程颢一到，就质问和尚说：“我听说石佛每年会出现一次光芒，真的吗？”

和尚说：“真的。”

程颢告诫他说：“等下次再出现光芒时，一定要先告诉我，我如果有职务在身不能前来，也一定拿佛首回去看。”

从此不再听说石佛的头有光芒出现。

304. 狄仁杰

【原文】 狄梁公为度支员外郎，车驾将幸汾阳，公奉使修供顿。并州长史李玄冲以道出妒女祠，俗称有盛衣服车马过者，必致雷风，欲别开路。公曰：“天子行幸，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果无他变。

【译文】 唐朝狄梁公（狄仁杰）任度支员外郎时，天子将幸临汾阳，狄梁公奉命准备酒宴。并州长史（府吏的首长）李玄冲认为路经妒女祠，地方传说说有盛装车马经过的人，一定会刮风打雷，因此想避开这条路。

狄梁公说：“天子驾临，大批车驾人马跟随，风伯为他清理尘垢，雨神为他洗刷道路，什么妒女敢伤害天子？”

李玄冲因此打消念头，果然没有任何变故。

305. 张 曷

【原文】 成化中，铅山有娶妇及门，而揭幕只空輿者。姻家谓娅欺己，诉于县；娅家又以戕其女互讼。媒从诸人皆云：“女实升輿，不知何以失去。”官不能决。慈溪张进士曷新任，偶以勘田均税出郊，行至邑界。有树大数十抱，荫

占二十余亩，其下不堪禾黍。公欲伐之以广田，从者咸谏，以为“此树乃神所栖，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不可忽视也”。公不听，移文邻邑，约共伐之。邻令惧祸，不从。父老吏卒复交口谏沮，而公执愈坚。期日率数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数百步，公独见衣冠者三人拜谒道左，曰：“我等树神也。栖息此有年矣，幸垂仁相舍。”公叱之，忽不见。命夫运斤，树有血出，众惧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众不敢逆。创三百，方断其树。树颠有巨巢，巢中有三妇人，堕地，冥然欲绝。命扶而灌之以汤，良久始苏。问：“何以在此？”答曰：“昔年为暴风吹至，身在高楼，与三少年欢宴，所食皆美饌。时时俯瞰楼下，城市历历在目，而无阶可下。少年往来，率自空中飞腾，不知乃居树巢也。”公悉访其家还之；中一人，正與中掇去者，讼始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数处，而所荫地复为良田。

《田居乙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播不生谷。遣客伐之，血出，客惊怖，归白辽。辽大怒曰：“老树汗出，此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辽使斫其枝，上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赴辽。辽乃逆格之，凡杀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辽恬如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其年应司空辟侍御史、兖州刺史。事与此相类。

县有羊角巫者，能咒人死。前令畏祸，每优礼之。其法：书人年甲于木橛，取生羊向粪道一击，羊仆人死。张曷知之不发。一日有老妇泣诉巫杀其子，张曷遣人捕巫。巫在山已觉，谓其徒曰：“张公正人，吾不能避，吾命尽矣！”乃束手就缚。至，杖百数，无损，反伤杖者手。张曷释其缚，谓之曰：“汝能咒杖者死，复咒之生，吾即宥汝。”试之不验，遂收之狱。夜半，烈风飞石，屋瓦索索若崩。张曷知巫所为，起正衣冠，焚香肃坐。及旦，取巫至庭，众皆以巫神人，咸请释之。张曷不许，厉声叱巫。巫悚惧，忽堕珠一颗，光焰烛庭又堕法书一帙，如掌大。张曷会僚属，焚其书，碎其珠，问曰：“今欲何如？”巫不答，即仆而死。众请舁出之。张曷曰：“未也。”躬往瘞于狱中，压以巨石。时暑月，越三日，发视，腐矣。巫患遂息。

巫之术，亦乘人祸福利害之念而灵。张 绝无疑畏，故邪术自不能入。

有道士善隐形术，多淫人妇女。公擒至，痛鞭之，了无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见。公托以他出，径驰诣其居，缚归，用印于背，然后鞭之。乃随声呼嗥，竟死杖下。

【译文】 明宪宗成化年间，铅山有人娶亲到家后，揭开帘幕一看，却只有空轿子。男方认为女方骗婚，就告到县府，女家又认为女儿受害，于是互相缠讼。媒婆及随嫁的人都说：“女子确实上轿，不知道为什么不见了。”

县官无法决断。

慈溪进士张曷（字仲明）新上任，偶然为了勘察田赋到郊外，走到县界，有

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人环抱，树荫占了二十多亩地，不能作为耕地。张曷欲砍伐这棵树以增加耕地，随从都劝他，说这棵树有神明降临，百姓稍有不敬，便会生病死亡，不可忽视。

张曷不听，发公文给邻县县令，约定共同砍伐大树。邻县县令怕有灾祸来临，不肯依从。父老吏卒又一再劝阻，张曷的心意却更坚定。

到预定日期，张曷率领数十名壮丁，穿着军服、吹奏鼓乐前往。离大树还有数百步远，张曷看见三位穿戴官服的人，在路边拜见道：“我们是树神，已经在这棵树上栖息很多年了，希望大人仁慈为怀，放过我们。”

张曷大声叱喝，三人忽然不见。

于是命令壮丁运斧砍伐，树身有血流出来，众人害怕，要停下来，张曷亲自砍伐，众人才不敢阻止，砍了三百斧才把它砍断。树顶有一个很大的巢，中有三个妇人，坠落地面，昏死过去，张曷命令人将她们扶起，灌以热汤，很久才醒过来。

问她们为什么会在树上，她们回答说：“以前被暴风吹到上面，发觉身处高楼之上，和三个少年一起饮酒作乐，吃的都是山珍海味，常常向楼下俯瞰，城市历历在目，却没有楼梯可下。少年往来，都从空中飞跃，所以不知道是住在树巢上。”

张曷都把她们送回家，其中一人正是在轿子中被捉去的，这件讼案因而解决。张曷用此木材修了好几处官府，而树荫底下那块地又变为良田。

〔梦龙评〕乡居时，看到一段记载：桂阳太守张辽居家买田，田中有一棵大树，树身约十余人合抱，枝叶茂盛遮盖好几亩地，不能生产谷物。张辽找人来砍伐，树有血流出来。砍伐的人非常恐惧，回来告诉张辽。张辽很生气地说：“老树出汗，哪里是血。”因而自己砍伐，血大腿地流出来。砍树枝时，上面有一处空间，约四、五尺身长的白头老人忽然出来奔向张辽。张辽迎面格斗，一共砍下四个头。左右都恐惧得伏在地上，张辽仍恬然自得。再仔细看清楚，既不像人又不像兽，于是将这棵树砍了。这一年，张辽升任司空、侍御史及兖州刺史等职，和张曷的事相似。

铅山县有一个羊角巫师，能诅咒人死。前任县令怕招来祸害，往往很礼遇他。

这个巫师害人的方法是：将人的生辰年月日写在一根短木上，向活羊的尾部一击，活羊倒地后，人也死亡。张曷知道了，先不揭发。有一天，有一个老人来哭诉巫师杀了他的儿子。

张曷派人去捉巫师，巫师在山上业已察觉，就对他们徒弟说：“张曷是个正人君子，我无法逃避，我的寿命已到尽头了。”

就束手就擒，张曷派人用杖打他数百下都没受伤，反而伤到拿杖打他的人。

张曷把他的手松绑，对他说：“你能诅咒打你的人死亡，又诅咒他复活，我就宽赦你。”

巫师尝试作法但不灵验，于是被关入监狱。

半夜时，刮起强风，飞沙走石，屋瓦索索作响，好像要崩裂。张曷知道这是巫师所为，就起来穿戴整齐，烧香静坐。天亮后，将巫师带到法庭。众人都以为巫师是神仙，请求释放他。张曷不准，大声叱骂巫师，巫师非常恐惧，忽然有一颗珠子掉出来，光芒照亮整个法庭；然后又掉出一卷法书，像手掌一样大。

张曷会合属下一起烧掉法书，击碎珠子，再问巫师说：“现在还想做什么？”巫师不答，立即倒地而死。

众人请求将他抬出去，张曷说：“还不行。”

亲自将他埋在监狱中，用大石头压着。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天以后，打开来看，尸身已经腐烂了。巫师的祸害于是平息。

〔梦龙评〕巫术也会因人的祸福利害的观念不同，而显现灵验与否，张 绝无疑虑畏惧，所以邪术自然对他行不通。

有个道士擅长隐形术，经常奸淫人家的妇女。张曷把他捉来，狠狠地鞭打他，他却一点痛苦都没有，不久就施隐形术不见了。张曷假借其他事外出，直接赶到道士居处，将他捆绑回来，且在他背上用印，然后鞭打他，才听见他号陶大叫，最后死于杖下。

306. 孔道辅

【原文】 孔道辅 字原鲁 知宁州。道士缙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数出近人，人以为神。州将欲视验上闻，公率其属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举笏击杀之。州将以下皆大惊，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天下。

【译文】 宋朝人孔道辅（字原鲁）任宁州知州时，有个道士缙真武像，面前经常有蛇穿梭而行，屡次出来靠近别人，人们都认为有神灵下降。宁州将领想将巡视情形向皇帝报告，孔道辅率领部属前去拜访，蛇真的从画中爬出来。孔道辅立即拿出笏来把蛇打死，将军以下等人都非常惊奇，不久又都非常佩服，从此孔道辅天下闻名。

307. 戚 贤

【原文】 戚贤初授归安县。县有“萧总管”，此淫祠也。豪右欲诅有司，辄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之曰：“天

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桥上，竟不雨，遂沉木偶，如言。又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入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贤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之。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策诸赛者心，且贿没人为之也。

【译文】 明朝时戚贤（全椒人，字秀夫）初任归安县令，县中有一座萧总管庙，是一座不法的庙宇。地方上有权势的人如果想诅咒官吏，就先举行庙会，把庙装饰得非常壮丽。

一天，戚贤经过萧总管庙，正逢举行庙会，他走进庙中，站在阶下对众人说：“很久没下雨了，你们如果能祈神得雨我就放过你们，若做不到，庙就要拆毁，你们的罪过我也绝不宽贷。”

于是派人把庙里的神偶抬到陆桥上，仍然没有下雨，就把神偶沉入溪流里。

几天后，戚贤乘船经过该处，忽然间，神偶从水里跳入船中，侍从大惊失色，争相逃避道：“萧总管来了！萧总管来了！”

戚贤笑着说：“这是因为还没有将它烧毁的缘故。”

立刻命人把它先绑起来。

戚贤看见岸边有一土神祠，于是另外派一个灵慧的小吏，换了便衣藏在祠中，告诫他说：“等到水中有人冒出来，就把他捉来。”

后来果然抓到一个人。原来是因为那些举行庙会的人不想庙会停止，就请善于潜水的人装神弄鬼。

308. 黄 震

【原文】 震通判广德。广德俗有自婴桎梏、自拷掠，而以徼福于神者。震见一人，召问之，乃兵也，即令自状其罪。卒曰：“无有也。”震曰：“尔罪必多，但不敢对人言，故告神求免耳！”杖而逐之，此风遂绝。

吾郡杨山太尉庙，在东城，极灵，专主人间疮疖事。香火不绝，而六月廿四日太尉生辰尤盛。万历辛丑、壬寅间，阖门思灵寺有老僧梦一神人，自称周宣灵王，“今寓齐门徽商某处，乞募建一殿相安，当佑汝。”既觉，意为妄，置之。三日后，梦神大怒，杖其一足。明日足痛不能步，乃遣其徒往齐门访之，神像在焉。此像在徽郡某寺，最著灵验。有女子夜与人私而孕，度必败，诈言半夜有神人来偶，其神衣冠甚伟。父信然，因嘱曰：“神再至，必绳系其足为信。”女以告所欢，而以草绳系周宣灵王木偶足下。父物色得之，大怒，乃投像于秽渎之中。商见之，沐以净水，挟之吴中，未卜所厝，是夜梦神来别。既征僧梦，乃集同侣舍材构宇于思灵寺，寺僧足寻愈。于是杨山太尉香火尽迁于周殿，远近奔走如鹜。太守周公欲止巫风，于太尉生辰日封锢其门，不许礼拜，而并封周宣灵王殿。逾月始开，则周庙绝无舛飧，而太尉之香火如故矣。夫

宣灵之灵也，能加毒于老僧，而不能行报于女子之父；能见梦于徽商，而不能违令于郡守之封，且也能骤夺一时之香火，而终不能中分久后之人心。岂神之盛衰亦有数邪，抑灵鬼凭之，不胜阳官而去乎？因附此为随俗媚神者之戒。

【译文】 宋朝人黄震（慈溪人，字东发）任广德通判时，广德地方有一种习俗：将自己的婴儿加上手铐，自己拷打，然后向神明求福。

黄震见一人正在做这种事，就叫他来问，没想到居然是个士兵，黄震命令他自己说明罪状。

士兵说：“没有。”

黄震说：“你的罪一定很多，但不敢对别人讲，所以祈求神明赦免你的罪。”

于是命人用杖打他之后，再把他赶走。从此这种风俗才断绝。

〔梦龙评〕我家乡杨山有座太尉庙，在东城，很灵，专治人间疔疮病症，香火不断，而六月廿四日是太尉生辰，香火更盛。万历辛丑、壬寅年间（二九～三十年），城里思灵寺有一个老和尚，梦见一个神，自称是周宣灵王，现在住在齐门徽郡某商人处，求老和尚帮忙募款建一座庙安居，一定会保佑老和尚。老和尚醒来后，心想是虚妄的，不加理会。三天后，老和尚梦见神很生气，杖打他的一只脚。第二天，老和尚脚痛得不能走路，就派他的徒弟到齐门去查看，神像果然在那里。这座神像原来在徽郡的某寺，一向灵验出名的。

有个女子半夜和人私通而怀孕，预料事情一定败露，就骗她父亲说半夜有神来找她作伴，此神相貌雄伟，衣冠整齐。父亲信以为真，嘱咐她说：“神再来时，用绳子绑在神脚上以作证。”女子将这句话告诉情人，于是用草绳系在周宣灵王木偶脚上。女子的父亲到处找寻，找到周宣灵王，非常生气，将神像丢进脏水沟里。商人见到了，捡起来洗干净，带回吴县，尚未选好安置的地方。当天夜里，梦见神来告别，又从和尚的梦得到证验，就集合同伴捐赠建材，在思灵寺建筑殿宇，老和尚的脚未几即痊愈。于是杨山太尉的香火都迁移到周宣灵王殿来，远近的人都赶着来进香。

周太守想阻止这件迷信，于是在太尉生辰日把太尉庙和周宣灵王殿一并封闭，不许人民礼拜，一个月后才打开，此后周宣灵王殿不再有人奉拜，而太尉庙的香火仍然一如从前。周宣灵王的灵，能加害老和尚，而不能报复女子的父亲；能托梦给徽郡的商人，而不能违抗郡守的封开祠殿；能骤然抢夺一时的香火，却不能长久系住人心，难道是神的盛衰也有命运吗？还是灵鬼依附着，却敌不过阳间的官吏而离去呢？附上此段文字，做为盲目随俗谄媚鬼神者的警戒。

309. 王曾 张咏

【原文】 真宗时，西京讹言有物如席帽，夜飞入人家，又变为犬狼状，能伤人。民间恐惧，每夕重闭深处，操兵自卫。至是京师民讹言帽妖至，达旦叫噪。诏立赏格，募告为妖者。知应天府王曾令夜开里门，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兴。

张咏知成都，民间讹言有白头老翁过，食男女。咏召其属，使访市肆中，有

大言其事者，但立证解来。明日得一人，命戮于市，即日帖然。咏曰：“讹言之兴，沴气乘之。妖则有形，讹则有声。止讹之术，在乎明决，不在厌胜也。”

隆庆中，吴中以狐精相骇，怪幻不一，亦多病疔。居民鸣锣守夜，偶见一猫一鸟，无不狂叫。有道人自称能收狐精，鬻符悬之，有验。太守命擒此道人，鞠之，即以妖法剪纸为狐精者。毙诸杖下，而妖顿止。此即祖王曾、张咏之智。

【译文】 宋真宗时，西京谣传有妖物形状如草帽，夜晚飞入民家，又变为狗狼的模样，会伤害人，民间非常恐惧，每晚都关紧门躲着，执着武器以自卫。

有一晚京师人民又谣传帽妖来了，通宵达旦的叫嚷喧闹。真宗下令悬赏，招募告发作怪的人。应天府知府王曾（益都人，字孝先）命人将里门打开，有人敢大叫的就逮捕，妖怪就不再出现了。

张咏任职成都时，民间谣传有白头老翁会吃人。张咏命部属到市场上去查访，有人谈论这件事的，要他立刻查证逮捕。第二天查到一个人，张咏命令立刻公开处死，当天就谣言止息了。

张咏说：“谣言一起，妖气就乘机而作，妖怪有形，谣言有声，阻止谣言的技巧，在于当下果断的处理，而不在用厌胜作法去邪。”

〔梦龙评〕明穆宗隆嘉年间，吴郡一带有狐狸精害人，不只化为各种化形，也使很多人生病。居民都在夜间敲锣守夜，偶尔看见一只猫、一只鸟，也要狂叫一番。有个道士自称能收服狐狸精，卖符给人悬挂，很灵。太守命人捉拿这个道士来审问，果然就是他用妖法剪纸变为狐狸精，当场用杖打死他，妖法就立刻停止。这位太守就是效法王曾、张咏的才智。

310. 钱元懿

【原文】 钱元懿牧新定，一日里间辄数起火，居民颇忧恐。有巫杨媪因之遂兴妖言，曰：“某所复当火。”皆如其言，民由是竞祷之。元懿谓左右曰：“火如巫言，巫为火也。宜杀之！”乃斩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译文】 五代人钱元懿（吴越·临安人，字秉徽）任新定县令时，有一天，闾里之间发生数起火灾，居民非常惊恐。

有个巫婆姓杨，四下宣传妖言说：“某处又会失火。”

结果她的话都应验，人民因而求她保佑。

钱元懿对左右的人说：“起火的地方都是巫婆说过的地方，这是巫婆放火的。应该杀她。”

于是在刑场公开处死巫婆，从此火灾不再发生。

311. 苏东坡

【原文】 苏东坡知扬州，一夕梦在山林间，见一虎来噬，公方惊怖，一紫

袍黄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谒曰：“昨夜不惊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尔！本欲杖汝脊，吾岂不知汝夜来术邪！”边批：坡聪明过人。道士骇惶而走。

【译文】 苏东坡任扬州知州时，有一天晚上，梦见在山林之间，看见一头老虎来咬他，苏东坡正紧张恐惧时，有一个人穿着紫袍、戴着黄帽，用袖子保护苏东坡，大声叱喝老虎离开。

天亮后，有个道士来拜见苏东坡，说：“昨天晚上你没有受惊吓吧！”

苏东坡大骂说：“鼠辈，竟敢如此，我正打算抓你来杖责一番，我难道不知道你昨夜来施用邪术吗〔苏东坡果然聪明过人〕？”道士吓得赶快离开。

312. 张 田

【原文】 张田知广州，广旧无外郭，田始筑东城，赋功五十万。役人相惊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伪，召逻者戒曰：“今日有白衣出入林间者谨捕之。”如言而获。

嘉靖中，京师有物夜出，毛身利爪，人独行遇之，往往弃所携物，骇而走。督捕者疑其伪，密遣健卒诈为行人，提衣囊夜行。果复出，掩之，乃盗者蒙黑羊皮，着铁爪于手，乘夜恐吓人以取财也。近日苏郡城外，夜有群火出林间或水面，聚散不常，哄传鬼兵至，愚民鸣金往逐之；亦有中刺者，旦视之，藁人也。所过米麦一空，咸谓是鬼摄去。村中先有乞食道人传说其事，劝人避之。或疑此道人乃为贼游说者，度鬼火来处，伏人伺而擒之，果粮船水手所为也。搜得油纸筒，即水面物。众器顿息。

【译文】 宋朝人张田（澶渊人，字公载）任广州令时，广州旧时没有外城，张田任上才开始修筑东城。需要征发五十万的人力，被征发筑城的人之间互相惊扰，说晚上看到白虎出现。

张田心知是谣言，召来巡逻的人说：“今天要是有人有白衣人在树林中出入，一定要逮捕他。”

果然晚上捕获一个白衣人。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京师里夜晚有怪物出现，全身是毛，又有锐利的爪子，独行的人遇到，往往惊骇得丢弃所携带的财物逃跑。捕盗的吏员怀疑是人假扮，秘密派遣健壮的士卒假装行人，提着行李夜行，怪物果然又出现。士卒冲上去捕捉，原来是蒙着黑羊皮、戴着铁爪的强盗，趁夜里恐吓人以抢夺财物。

近来苏州城外，夜里有一簇簇的火光在树林间或水面上出现，聚散无常。传说是鬼兵来到，愚民都敲着锣去追逐，还有人感觉自己刺中某物。白天一看，原来只是假人。这些火光所经过的地方，米麦粮食一扫而空，民众都认为是被鬼取走了。村子里先有一个乞食道人来宣扬这件事，劝人要逃避，有人怀疑这个道人是盗贼游说的人，于是算好鬼火出现的地方，派人埋伏，伺机擒捕，原来是运粮船的水手假扮的。又搜出油纸筒，就是漂流水面燃烧的东西，众人的谣传才立即平息。

313. 隋郎将

【原文】 隋妖贼宋子贤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火袭击乘輿。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夜至其所，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郎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乃进，无复火矣，遂擒斩之。

【译文】 隋朝有一个妖言惑众的盗贼宋子贤，阴谋作乱。准备借举办一场公开的法会为掩饰，趁机举火袭击天子的圣驾。事机败露，鹰扬郎将（勇士）带兵擒捕。夜晚来到盗贼所住的地方，绕着屋子，到处都是火坑，士兵不敢靠近。鹰扬郎将说：“此地向来没有坑洞，只是妖术作怪罢了。”

于是下令前进，果然火坑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于是逮捕妖贼并予以斩杀。

314. 贺 齐

【原文】 贺齐为将军，讨山贼。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不得击，射矢皆还自向。贺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彼能禁吾兵，必不能禁无刃之器。”乃多作劲木白楮，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贼恃善禁，不设备。官军奋楮击之，禁者果不复行，所击杀万计。

【译文】 贺齐（三国·吴人，字公苗）为将军时，带兵讨伐山贼，山贼之中有善于使用符咒的人，每次交战，官兵的刀剑都无法攻击贼兵，射出去的箭又转回来。

贺齐说：“我听说有刃的兵器可以施符咒，有毒的蛊物也可以施符咒，他们能对我们的兵器施符咒，但一定不能对无刃的器具施符咒。”

于是制造了很多坚硬的白木棒，选健壮的士卒五千人为先锋冲上贼寨，贼兵仗着符咒妖法不设防备，官兵以白木棒重击，符咒果然行不通，遂杀死贼兵上万人。

315. 萧

【原文】 唐萧瑀不信佛法。有胡僧善咒瑀，能死生人。上试之，有验。萧瑀曰：“僧若有灵，宜令咒臣。”僧奉敕咒瑀，瑀无恙，而僧忽仆。

【译文】 唐朝人萧（字时文）不信佛法，有个胡僧善于咒术，能使活人死亡，皇帝让他尝试，果然灵验。

萧说：“胡僧诅咒如果有灵，让他对微臣诅咒。”

胡僧奉命诅咒萧，结果萧没事，而胡僧自己却倒地而死。

316. 陆 粲

【原文】 陆贞山粲所居前有小庙。吴俗以礼“五通神”，谓之“五圣”，亦曰“五王”。陆病甚，卜者谓五圣为祟，家人请祀之。陆怒曰：“天下有名为正神、爵称侯王，而挈母妻就人家饮食者乎？且胁诈取人财，人道所禁，何况于神？此必山魃之类耳！今与神约，如能祸人，宜加某身。某三日不死，必毁其庙！”家人咸惧，至三日，病稍间，陆乃命仆撤庙焚其像。陆竟无恙。其家至今不祀“五圣”。

子云“智者不惑”。其答问智，又曰：“敬鬼神而远之”。然则易惑人者，无如鬼神，此巫家所以欺人而获其志也。今夫人鬼共此世间，鬼不见人，犹人不见鬼，阴阳异道，各不相涉。方其旺也，两不能伤；边批：确论。及其气衰，亦互为制。惟夫惑而近之，自居于衰而授之以旺，故人不灵而鬼灵耳。西门豹以下，可谓伟丈夫矣！近世巫风盛行：瘟神仪从，侈于钦差；白莲名牒，繁于学籍。将未来知所终也，识者何以挽之？

【译文】 明朝人陆贞山（陆粲，长州人）所住的房子前面有一座小庙。吴县的习俗很多人敬拜五通神（邪神的名称），称之为五圣，又称为五王。陆贞山病重时，为他占卜的人说是五圣在作祟，家人于是请陆贞山去祭拜。

陆贞山生气地说：“天地之间有号称是正神，爵位称侯称王，却带着母亲妻子去别人家吃饭的吗？而且威胁诈骗人民的财物，连在人间都不允许，更何况是神？这一定是山妖之类作怪罢了。现在我就和神约定，如果能降祸给人，就降在我身上，我如果三天以后没死，一定支拆毁这个庙。”

家人都很恐惧。

到第三天，病情稍微好转，陆贞山就命令仆人拆除神庙，烧毁神像，而陆贞山竟然没事，于是他的家人至今都不祭祀五圣。

〔梦龙评〕孔子说：“聪明的人凡事不会疑惑。”又说：“尊敬鬼神，但是要远离鬼神。”然而最容易迷惑人的莫如鬼神，这就是巫人用来欺骗人而获利的手段。当今人鬼共处于世间，鬼见不到人，就如人见不到鬼一般。阴阳不同道，彼此各不相关，当他们气旺时，双方都不会受到伤害；等到他们气衰时，也互相牵制。只有迷惑鬼神而去接近鬼神的人，自己甘心居于气衰的境地，而给鬼神有压制自己的机会，才会有人不灵而鬼灵的说法。

从西门豹以下的这类破除鬼神迷信的人，可算是大丈夫。近世巫术的风气盛行，邪神的随从比钦差大臣（皇帝派遣办事的人）还多，白莲教教徒的人数比学生的人数还多，将来不知道怎么办，有远见的人要如何来挽救呢？

317. 魏元忠

【原文】 唐魏元忠未达时，一婢出汲方还，见老猿于厨下看火。婢惊白之，元忠徐曰：“猿憨我无人，为我执爨，甚善！”又尝呼苍头，未应，狗代呼之。又

曰：此孝顺狗也，乃能代我劳。”尝独坐，有群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饥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鸛鸛鸣其屋端，家人将弹之，又止曰：“鸛鸛昼不见物，故夜飞。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胡，将何所之？”其后遂绝无怪。

【译文】 唐朝人魏元忠尚未显达时，家中有一个婢女出去汲水回来，看见老猿猴在厨房看火。

婢女惊奇地告诉魏元忠，魏元忠缓慢地说：“猿猴同情我没有人手，为我煮饭，很好啊！”

又曾经叫喊仆人，仆人不答话，而狗代他呼叫。

魏元忠又说：“这是孝顺的狗，为我代劳。”

魏元忠曾在家中独自坐着，有一群老鼠拱手站在他的前面。

魏元忠又说：“老鼠饿了，来向我求食物。”

就命令人拿食物喂老鼠。

夜半时有猫头鹰在屋顶鸣叫，家人想用弹弓赶走它，魏元忠又阻止他们说：“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东西，所以在晚上飞出来，这是天地所孕育的动物，你把它赶走，要它到哪里去。”

从此以后，家人就见怪不怪了。

318. 范仲淹

【原文】 范仲淹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民舍有鼓为妖，坐未几，鼓自滚至庭，盘旋不已，见者皆股栗。仲淹徐谓纯仁曰：“此鼓久不击，见好客至，故自来庭以寻槌耳。”令纯仁削槌以击之，其鼓立碎。

【译文】 有一天，范仲淹带着儿子纯仁去拜访民家，民房里有鼓成妖。没坐多久，鼓自己滚到庭院里，不停地打转，看见的人都害怕得发抖。

范仲淹却不以为意，对儿子说：“这个鼓许久不敲了，看见好客人来到，所以自己来庭院找鼓槌。”

就命令纯仁去削支鼓槌打鼓，这个鼓立即破碎。

319. 李 晟

【原文】 李忠公之为相也，政事堂有会食之案，吏人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不迁者五十年。”公曰：“朝夕论道之所，岂可使朽蠹之物秽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听也！”遂撤而焚之，其下锥去积壤十四畚，议者伟焉。

【译文】 李晟为宰相时，政事堂里有一张聚餐的桌子。官吏相传：移动桌子，宰相就会罢官，因此有五十年不曾移动这张桌子。

李晟说：“早晚谈论政事的场所，怎可任腐朽蠹蚀的秽物堆聚而不清除呢？这种乡俗的禁忌，哪里可相信？”

于是命令人把这张桌子拆除烧毁，并在桌下铲除了十四畚箕的积土，一时众人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八、经理时务

【原文】 中流一壶，千金争挈。宁为铅刀，毋为楮叶。错节盘根，利器斯别。识时务者，呼为俊杰。集“经务”。

【译文】 渡河中程卖一壶酒，大家都会出高价；宁可做拙钝的刀子，不要成为中看不中用的玩物；碰到盘根错结时，才能分辨工具的利钝；识时务的人，才是俊杰。

320. 刘 晏

【原文】 唐刘晏为转运使时，兵火之余，百费皆倚办于晏。晏有精神，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尝以厚值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覘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入贱出贵，国家获利，而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

晏以王者爱人不在赐与，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则蠲救之。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歉之状。荒歉有端，则计官取赢，先令蠲某物、贷某户，民未及困而奏报已行矣。议者或讥晏不直赈救而多贱出以济民者，则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不使至赈给。故赈给少则不足活人，活人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又赈给多侥幸，吏群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虽刀锯在前不可禁——以为“二害”。灾沴之乡，所乏粮耳，他产尚在，贱以出之，易以杂货，因人之力，转于丰处，或官自用，则国计不乏；多出菽粟，资之糴运，散入村闾，下户力农，不能诣市，转相沿逮，自免阻饥——以为“二胜”。

先是运关东谷入长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则为成劳，受优赏。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随便宜造运船，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自是每岁运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又州县初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主邮递，谓之“捉驿”；税外横取，谓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晏始以官主船漕，

而吏主驿事，罢无名之敛，民困以苏，户口繁息。

晏常言：“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可谓知本之论，其去桑、孔远矣！王荆公但知理财，而实无术以理之；亦自附养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为刘晏，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专用榷盐法充军国之用，以为官多则民扰，边批：名言！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取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盐官。其江岭间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盐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匮，主于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与商争鬻矣。

【译文】唐朝人刘晏（曹州南华人，字士安）任转运使的时候，适逢唐朝藩镇割据、内战不断的时节，所有的军事费用都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企图心很旺盛，又富机智，善于变通，处理国家的财政事务非常得心应手。

他曾经用高价招募擅长跑步的人，到各地去查询物价，互相传递报告，虽是远方的讯息，不过几天就可以传到，因此食品百货价格的高低，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刘晏低价买进，高价售出，不仅国家获利，而且远近各地的物价也因此控制得很平稳。

刘晏认为君王爱护百姓的表现，不在于赏赐的多少〔名言〕，而应当使他们安心于耕耘纺织，在税赋方面，正常的年头公平合理的缴纳，饥荒时则加以减免或用国家的财力来济助。刘晏在各道分别设置知院官，每十天或一月详细报告各州县天候及收成的情形。歉收如果有正当的理由，则会计官在催收赋税时，主动下令哪一类谷物可以免税，哪一些人可向政府借货，能做到各地的百姓尚未因歉收而受困，各种救灾的措施已报准朝廷施行了。

有人责怪刘晏不直接救济人民，只贱价出售粮食物品给人民，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好的医生不会让病人的病情拖到危急的地步才来医救，善于救灾的人不使人民到需要完全仰赖救助的地步。因为救助少则不足以养活人民，若想救助得多则国家的财政会发生困难，国家的财政一旦出问题又必须征收重税，如此又形成恶性循环。

又：在救济时往往容易藏污纳垢，官吏相互狼狈为奸，有办法的人得的多，真正贫苦需要救济的百姓反而得的很少，虽然以严刑峻法来威吓也无法禁止，造成双重的灾害。

发生灾害的地区，所短缺的其实只是粮食而已，其他的产品往往可维持正常的供应，若能低价将这些产品卖出去，交换其他的货品，借政府的力量转运到丰收的地方。或者由官府自用，国家的生计就不会匮乏。或由国家卖出屯积的谷物，分交运粮的单位，转运到各个缺粮的地区，使无力到市集购买的贫困

农民，能经由政府的辗转传送，免除饥荒。这样就有双重好处。

在刘晏就任之前，运送关东的谷物进入长安城，因为河水湍急，大抵十斗能运到八斗就算成功，负责的官员也就可得到优厚的赏赐。刘晏以长江、汴水、黄河、渭水等水力各不相同，因着不同的河流制造不同的运输船只，长江的船运到扬州，汴水的船运到河阳，黄河的船运到渭口，渭水的船运到太仓。并在河边设置仓库，辗转接送。从此，每年运谷量多达一百多万斛，可以做到没一点点折损。

又：州县起初找富人来监督水陆运输，称之为“船头”，主持邮递的叫做“捉驿”。在正当的税收之外还强制索取，叫做“白著”，很多人为了逃避这些额外的课征和劳役，干脆群聚为盗贼。刘晏将船运和邮递事务全收归政府负责，并废除不正常的征敛，人民的困苦才得到解脱，户口也逐渐繁多。

〔梦龙评〕刘晏常言：人口多，税赋自然多，所以他理财常常是先养民，可谓是懂得根本的道理，比汉代理财专家桑弘羊（洛阳人）与孔仅（南阳人）好得太多了。王荆公只知道理财，而实际上没有理财的方法，他也自认为在养民，结果反而多方残害人民，所以比上不如刘晏，比下也不及桑、孔。

刘晏将盐收归政府专卖，税收充作军队与国家之用。他认为官更多会骚扰人民〔名言〕，所以在产盐的乡邑免除总理盐务的盐官，直接把盐户所煮出的盐，卖给商人，任随他们转卖到各地去。其余的州县也不再设置盐官。

在江岭间离盐乡远的地方，刘晏则将官盐转运到当地贮藏起来。有时商人惜售，盐价昂贵，刘晏就将官盐减价卖给人民，叫做“常平盐”，官府得到利益而人民也不困乏。

〔梦龙评〕“常平盐”的方法所以理想，在于处在供应短缺时，可补充正常商业行销的不足，而满足人民需求的缘故。如果在当今这种正常的时候推行，一定会造成政府和商人的争利。

321. 李 悝

【原文】 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一，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则籴一。使民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籴。故虽遭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此为常平义仓之祖，后世腐儒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无怪乎诋富强，而实亦不能富强也。

【译文】 李悝（战国·魏人）对魏文侯说：

“实行平糴法（由官方于丰收时买米粮储存，以备荒年时发售）来稳定粮食，必须很谨慎地观察岁收的情形。一般的丰年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熟收成是平时的四倍，一般农家一年可剩余四百石米粮；中熟收成是平时的三倍，剩余三百石米粮；下熟收成是平时的两倍，剩余二百石米粮。荒年也可分三等，小饥收成是一百石，中饥收成是七十石，大饥收成是三十石。

“所以在上熟时，由政府收购三百石，留给百姓一百石，中熟时收购二百石，下熟时收购一百石，使人民粮食足够消费，又不会因谷多而造成价格低贱。小饥时就发售小熟时所收购的米粮；中饥时发售中熟所收购的米粮；大饥时发售大熟收购的米粮。所以虽然遭遇水灾、旱灾等大小饥馑，米价不会腾贵，人民也不致离散，这是取有余来补不足的道理，若能在魏国实行，国家就可以富强。”

〔梦龙评〕这是常平仓（就是义仓，汉宣帝时所设）的始祖，后世一些迂腐的儒者，却以竭尽地力来责罪李悝，不竭尽地力难道要竭尽民力吗？难怪这些不敢谈富强之道的腐儒，实际上也没能力能让国家富强。

322. 朱 熹

【原文】 乾道四年，民艰食，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还府，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故虽遇歉，民不缺食。诏下熹“社仓法”于诸路。

陆象山曰：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如兼制平糴一仓，丰时糴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缺时糴之，以摧富民封廩腾价之计。析所糴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便也。

听民之便，则为社仓法；强民之从，即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国故也。○今有司积谷之法，亦社仓遗训，然所积只纸上空言，半为有司干没，半充上官，无碍钱粮之用。一遇荒歉，辄仰屋窃叹，不如留谷于民间之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今之抚按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要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糴谷；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直隶巡抚下有县凡一百，则是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则听于无灾县分通融借贷，俟来年丰熟补还，则东南百姓可免于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善政之大，无过于此！”

【译文】 宋孝宗乾道四年，人民缺乏粮食，朱熹求救于州府，借到常平米六百石来施救，夏天从社里的谷仓借米粮，冬天加利息偿还。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利息全免。十四年后，六百石米全数还给州府，尚有储米三千一百石，做为社仓，不再收利息。所以虽然遭到歉收，人民也不担心缺乏粮食。

孝宗于是下诏，使朱熹的社仓法在各路推行。

〔梦龙评〕陆象山（名九渊）说：“社仓固然是为农民的利益着想，然而要常年丰收，这种制度才可保持长久，如果不是可常年丰收的田地，一遇到歉收，则社仓的米只有借出而没有收入，来年播种时缺少种子，仍然没有办法施救。不如同时设立一个平糶仓，丰收时买入米粮，防止价贱伤农的祸害；歉收时出售米粮，以防止富家屯积粮食，抬高价格来获取暴利。把买进来的米粮分存两个仓库，其中一个仓库的存粮保留起来，不随便使用，以为歉收的年头所用，用这种方法来替代动辄匮乏的社会，显然比较有功能。”

顺从人民的方便，是社仓法；强制人民听从的，则是青苗法。是因为前者主张利民，后者主张利国的缘故。当今官吏积存谷物的方法，也是社仓的遗训。然而所积的只是纸上的空言，一半已被负责官吏据为己有，一半变成朝廷非正常调用的钱粮来源。一碰到荒年歉收，除了摇头叹息，一点办法也没有，还不如不要设置，单纯的把谷物留在民间的好。唉！

何良俊（明·松江华亭人，字元朗）《四友斋丛说》说：“当今地方首长的真正德政，当务之急是将各项赃款及罚银，督促各府县隶全数购买谷物。犯徒刑、流放以下的罪犯，准他们用谷物来赎罪。大致上大县每年要买谷一万石，小县要买五千石，两直隶巡抚之下有一百个县，则每年就有七十多万石谷物。累积三年之后，就有两百多万石了。如果遇到一个县有水旱灾，就向无灾害的县通融借贷，来年丰收补还，则各地百姓就免于流离逃难，而朝廷对那些供应政府财政支出的重点税收地区，也永远不需忧心荒年歉收的问题。最大的德政，没有比这样更好了。”

323. 程 颢

【原文】河东路财赋不充，官有科买，则物价腾踊，岁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预备，定其价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乡民所费比旧不过十之二三。民税粟常移近边，载往则道远，就籴则价高。先生择富民之可任者，预使购粟边郡，所费大省。

用富民而不扰，是大经济，亦由廉惠实心，素孚于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谤已腾矣。

【译文】宋朝时，由于河东路的税收不够充裕，政府课征货物税，却使得物价上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明道先生程颢于是仔细算出政府所预定课征的粮食数量，由地方上有存粮的富强人家定价出售给地方政府。如此一来，富者不损失正常的利润，而乡民的花费一下子降到原来的十分之二、三。

百姓的贡赋常常必须转运到边境，做为防御军队的军粮，专程运送过去路程太遥远，临食就地买粮食又会刺激价格上涨。明道先生于是选用信任的富民，预先在边郡购买粮食，节省了很大的花费。

〔梦龙评〕任用富民而不剥削他们，实在是最佳的经世安民的方法，然而这也由于程明道廉洁爱民的心，一向受人民信任的缘故。不然政令尚未实施，而流言已满天满地了。

324. 周 忱

【原文】周文襄公巡抚江南，时苏州逋税七百九十万石。公阅牒大异，询

父老，皆言吴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赋之贫民，贫民不能支，尽流徙。公创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苏税额二百九十余万石。公与知府况钟曲算，疏减八十余万。旧例不得团局收粮，公令县立便民仓水次，每乡图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粮长，收本乡图里夏秋两税，加耗不过十一。又于粮长中差力产厚薄为押运，视远近劳逸为上下，酌量支拨，京、通正米一石支三，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以次定支，为舟檣剥转诸费。填出销入，支拨羨余，各存积县仓，号“余米”。米有余，减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统初，淮、扬灾，盐课亏，公巡视，奏令苏州等府拨剩余米，县拨一二万石，运贮扬州盐场，准为县明年田租，听灶户上私盐给米。时米贵盐贱，官得积盐，民得食米，公私大济。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辄便宜从事，补以余米，赋外更无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学校、贤祠、古墓、桥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给余米。

其后户部言济农余米，失于稽考，奏遣曹属，尽括余米归之于官。于是征需杂然，而逋负日多。夫余米备用，本以宽济，一归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无所恃矣。试思今日两税，耗果止十一乎？征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余？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尸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抚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询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故定为论粮加耗之制，而以金花银、粗细布、轻赍等项，裨补重额之田，斟酌损益，尽善尽美。顾文僖谓‘循之则治，紊之则乱’，非虚语也！自欧石冈一变而论田加耗之法，遂亏损国课，遗祸无穷。有地方之责者，可无加意哉！”

【译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苏州地方欠税有七百九十万石。文襄公阅览公文后非常惊异，询问地方父老，都说是吴郡地方富豪有财力的人不肯缴纳运送途中折损的耗米，转由贫民负担。贫民缴交不出，只好流离四散。

文襄公于是首创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运送折损的数量。苏州的税额有二百九十余万石，文襄公与知府况钟（靖安人，字伯律）详细计算〔好帮手〕，宽减八十余万石。依照旧例，团局不可收粮，文襄公命令各县设立便民仓。水边屯驻所每乡在村里役吏中，推选一个有力的人，称之为“粮长”，负责征收本乡村里夏秋两季的税，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粮长之中依财力的多寡选派押运的人，视路途的远近与劳力的份量支付酬劳，运到京师，通州应交米粮的数量一石支付三斗，临清、淮安、南京等仓，依同样标准订定支付数目，做为舟船转运的各种费用。整顿支出和收入，支付后所余的米，分别存积在县仓，称之为“余米”。所收得所米粮立刻超出原来折损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粮遂

剩余更多。

英宗正统初年，淮阳有灾害，盐税亏损。文襄公巡视时，奏请朝廷诏令苏州等府拨付余米，每县拨十二万石，运到扬州盐场，可抵第二年的田租，听任制盐人家缴私盐来换取米。当时米价贵，盐价廉，官府可以存盐，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处。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间，每遇凶灾荒年，就相机行事，用余米来补救，除了田赋之外，没有征收任何额外的税。凡是各种进贡，及官署、学校、祠堂、古墓、桥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从余米支付。

〔梦龙评〕后来户部说救济农民的余米，失于掌理考核，奏请派官吏将余米完全收归官府。于是征税名目繁杂，而百姓欠税的情形也愈来愈多。储备余米，本来是要救济人民的，完全收归官府后，公家不见得增加多少存粮，而人民却失去依靠。试想当今春秋两次征收的耗米，真的只收十分之一吗？还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从前为什么税收少而有剩余，现在为什么加重税赋反而不够用？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怀念文襄公，而且对他祭祀不断呢？

何良俊说：“周文襄任江南巡抚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着村里巷道，到处探访。遇到一个纯朴的老农夫，就将他带回来，安排在榻下，问他地方上的事，民情习俗，无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论粮征收耗米的制度。顾文僖认为顺着民情就会安定，逆着民情则天下大乱，绝不是假话。但是从欧石罔改变为论田征收耗米之后，就败坏了国家的务税，留下无穷的祸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注意吗？”

325. 樊莹

【原文】樊莹知松江府。松赋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后，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运夫耗折，称贷积累，权豪索偿无虚岁，而仓场书手移新蔽陈，百计侵盗。众皆知之，而未有以处。莹至，昼夜讲画，尽得其要领，曰：“运之耗，以解者皆齐民，无所统一，利归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税军需、粮运纲费，与供应织造走递之用，皆出自秋粮，余米既收复柴，展转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请革民夫，俾粮长专运，而宽其纲用以优之；税粮除常运本色外，其余应变易者，尽征收白银，见数支遣。部运者，既关系切身，无敢浪费，掌计之人又出入有限，无可蔽藏；而白银入官，视输米又率有宽剩，民欢趋之。于是积年之弊十去八九。复革收粮团户，以消粮长之侵渔；取布行人代粮长输布，而听其贾持私货，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抚使下其法于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补周文襄与况伯律所未满。○今日粮长之弊，又一变矣，当事何以策之？

【译文】明朝人樊莹（常山人，字廷璧）任松江府知府时，松江的赋税繁重。自从周文襄公以后，法令虽还是原来的法令，但负责执行政的官员已多非

其人，因此弊病百出。其中较严重的是运输时耗损问题，公家累积了很沉重的债务，有权势的家族每年都要求偿还，而掌理仓库的文书人员又想尽各种方法侵占窃取，众人都知道这种事，却也想不出怎么处理。

樊莹到任以后，先是每天谨慎地了解筹划，很快就完全把握解决问题的要领。他以为，运送时有所耗损，主要是因为运夫无人统一指挥，于是一些狡诈之徒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倒楣的却是一些老实善良的人。而依照原来的规定，夏季的田赋是供给军队的需要，而运粮食与供应织造递送的费用，都出自秋粮。往往必须往后运送，耗损既多，弊病也由此发生。

于是樊莹上请不招募民间的运夫，使用粮长的专职运送来替代，而宽减各种货物的费用来优待他。税赋除了常运米以外，其余的一律征收白银。

这样一来，那些被派遣专职运粮的人，因为与切身利益有关，都不敢浪费。而掌管收纳计算的人，因出入的数量都有明确的记载，无法私自吞没。而以白银来纳税，人良的负担反而比用粮食减轻，因此人民也乐意配合。于是累积多年的弊病除去了十分之八、九，又革除收购米粮的囤积户，以减少粮长的侵占；又以民间商人来代粮长运送布匹，而以准许其顺道运送私人的商品贩卖，做为帮公家运送的代价。巡抚下令其他各州都实行这些方法。

〔梦龙评〕樊莹的做法可以补充周文襄与钟伯律所不足之处。而当今粮长的弊病又不同了，当事的人该如何来策划呢？

326. 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知开州，时万历己巳，大水，无蠲而有赈。府下有司议，公倡议：极贫谷一石，次贫五斗，务沾实惠。放赈时编号执旗，鱼贯而进，虽万人无敢哗者。公自坐仓门小棚，执笔点名，视其衣服容貌，于极贫者暗记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赈极贫者，书吏稟出示另报。公曰：“不必也！”第出前点名册中暗记极贫者，径开唤领，乡民咸以为神。盖前领赈时不暇妆点，尽见真态故也。

陈霁岩在开州。己巳之冬，仓谷几尽，抚台命各州县动支在库银二千两籴谷。此时谷价腾踊，每石银六钱。各县遵行，派大户领籴，给价五钱一石，每石赔已一钱，耗费复一钱，灾伤之余，大户何堪？而入仓谷止四千石，是上下两病也。公坚意不行，竟以此被参，以灾年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乡大熟，邻境则尽熟，谷价减至三钱余。方申抚台动支银二千两，派大户分籴，报价三钱，即如数给之。自后时价益减至二钱五分。大户请扣除余银，公笑应之曰：“宁增谷，勿减银也。”比上年所买，多谷三千余石，而大户无累赔。报上司外，余谷

七百余石，则尽以给流民之复业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连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数十处。庚午秋，当议填修，吏请役乡夫，公不许。会有两年被灾，流民间已罄荒粮，思还乡井。因遍出示招抚，云：“亟归种麦，官当赈尔。”乃出前大户所余谷，刻期给散。另出四五小牌子各门一里外，令各将盛谷袋，装土到城上，填崩塌处。总甲于面上用印，仓中验印发谷，再赈而城已修完。

北方州县，唯审均徭为治之大端。三年一审，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勘之，自极富至极贫，定为九则，赋役皆准此而派。区中首领，有里长、老人、书手，官唯据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权要贿。公莅任，轮审均徭尚在一年后，乃取旧册，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则户，照名里开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辄以自随，或放告，或听断，或理杂务，看有晓事且朴实者，出其不意，唤至案前，问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户，问其“家道何如？比年间，何户骤富，何户渐消？”随其所答，手注簿内，如此数次，参验之，所答略同。又一日，点查农民，本州概有二百余人。即闭之后堂，各给一纸，令开本里自万金至百金等家，严戒勿欺。又因圣节，先扬言齐点各役。至期，拜毕，即唤里老、书手到察院，分作三处，各与纸笔，令开大户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开也。以上因事采访，编成底册。审时一甲人齐跪下堂，公自临视，择其中二三笃实人，作为公正，与里长同举大户应升应降诸人。因知底册甚明，咸以实举，遂从而酌验之，顷刻编定。一日审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边批：只此便是最善政。

【译文】 陈霁岩任开州知府时，明神宗万历己巳年发生大水灾，没有减免税赋但有放粮救济。

府中官吏共同商议救灾方法，陈霁岩建议最贫穷的发一石谷物、次贫的五斗，一定要给百姓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发放救济品时都加以编号，让灾民拿着号码旗依次前进，虽然上万人，无人敢吵闹争先。陈霁岩自己坐在仓库门口的小棚下，拿着笔点名，看他们的衣服容貌，特别把最贫困的人记下来。

庚午年春，上级有公文通知再次救济最贫困的人，文书官禀告得再出告示寻求这批贫户，陈霁岩说不必，拿出以前点名册中作暗记的贫户，直接通知他们来领，乡民都非常惊讶陈霁岩对民间实况神准无比的理解。因为前次领救济品的人，都来不及装饰，完全可以看出贫户的真实面。

陈霁岩任职开州时，万历己巳年冬天，仓库中米谷的存量几乎用尽，抚台命令各州县动用公库的存银二千两买谷物。

然而此时谷价大涨，每石要花费银子六钱，其他各县都遵照办理，且派地方殷实大户负责供应官府所需购买的谷物，统一给价一石谷子银子五钱，大户

们每石已经赔一钱，正常的损耗又费一钱。在灾害发生已饱受损伤的状况下，又得负担这样的损失，大户怎么能承受得了。因此收购入仓的谷物只有四千石而已。

如此一来，造成官方与民间同时受害，陈霁岩坚持不肯遵行，最后却因这件事被弹劾，因逢荒年才被赦免。

到庚午年秋天，开州地势高的乡里大熟，邻境的收成也都很好，谷价因而降到每石三钱多。陈霁岩此时才上报巡抚动用官银千两收购大户的谷子，报价每石三钱，谷子一到就如数给付。

在收购期间谷价又降到每石二钱五分，大户请求官方扣回超付的银两，陈霁岩笑着说：“只要能多收购谷子就好，不考虑把收购价格降为二钱五分。”

结果同样的钱，比去年各县所买的多出三千多石，而大户也不会一再赔钱。除了定额上报外，多余的七百石谷物，全数分给流落他乡的贫民回来复业。

先前本州的土城有十五座，因连年大雨浇灌，崩塌了数十处。庚午年秋天，商议填土修补，官吏请求在乡里征调役夫，陈霁岩不准。正逢这两年灾害，流浪他乡的贫民听说田赋免除，都想回乡，陈霁岩因而到处出告示，劝诱他们赶快回乡种麦，官府会给予救济。于是拨出以前从大户收购的余谷，限期发放给他们。

此外，在各城门一里外，挂出四、五个小告示牌，命令领谷的人，各用个人装谷的袋子，先装泥土送到城上崩塌处去填补，乡里的总管在袋子上盖过印后，拿到谷仓查验再发谷。救济贫民的工作完成后，城也修复好了。

北方的州县以审核徭役的均等与否当作是处理政事的根本。每三年审核一次，聚集一州八十八里的人民于一处而校勘。从极富到极贫定为九等，赋役都依这个标准来派定。

由于每区的首领有里长、老人与文书，官府都依据这三种人所定的为标准，因此这三种人大权在握，往往借此向人民索贿。

陈霁岩到任后，徭役的审查工作还有一年，他就把旧的纪录拿出来，查出从上上等到下上等七级中，依照各里分写两册。每天上公堂，都随时带在手边。有时人民来申告，有时审判案子，有时整理杂务，看到有懂事而朴实的人，就出其不意地把他叫到案前。问他是哪一里人？选出那一里中的大户，问他大户的家道如何？近年来有哪一户骤然富裕？哪一户渐渐没落？再随手把他的回答记在簿子上。

如此这般，经过几次验证之后，所得的答复大致相同。又有一天查点农民，州内有大概有二百多人，就把他们关在后厅，发给各人一张纸，命令他们写出

本里中拥有万金到百金的人家，并严厉地警告他们不可欺骗。

陈霁岩也借着皇帝的生日，事先宣布要查点徭役，节日来到，大家行礼完毕，就把里长、老人、文书叫到都察院来，分为三处，个别给他们纸和笔，命令他们写出近年来逐渐没落的大户，依旧富有的不必写。就把这些采访到的事，编成册子，留作以后的根据。

等到审查的时候，一甲人都跪在堂下，陈霁岩亲自检视，选择其中两三个忠厚诚实的人做为代表，与里长等人一起举出大户，哪些人该升级，哪些人该降级，他们都知道册子里记录得很详细，于是都诚实地举出来，简单的加以斟酌验证，很快就编定出来。一天之中可以审核四、五里，而且在审核过程中，往往是官府万事齐备等百姓来，而不同于以往百姓苦候官府缓慢冗长的审核作业〔只这样便是最善政〕。

327. 赵抃 黄震

【原文】 赵清献公熙宁中知越州。两浙旱蝗，米价踊贵，饥死者相望。诸州皆榜衢路立告赏，禁人增米价。边批：俗吏往往如此。公独榜通衢，令有米者增价糴之。于是米商辐辏，米价更贱。

大凡物多则贱，少则贵。不求贱而求多，真晓人也！

抚州饥，黄震奉命往救荒，但期会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则大书“闭籴者籍，强籴者斩”八字揭于市，米价遂平。

【译文】 赵清献（赵抃）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任越州知州。两浙地方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在要道上贴榜文，赏赐告发哄抬米价的人〔俗吏往往这么做〕。只有赵清献贴出的榜文是命令有米的人，官府可以提高价钱向他收购。于是米商都聚集到越州来，米价也就低廉了。

〔梦龙评〕凡是物品多价格就低廉，少则昂贵。不刻意压低米价而想办法增加供应，赵清献真是有见识的人。

抚州闹饿荒，黄震奉命前往救灾，他只与当地的富人和长老约定某日见面，到抚州以后，却只写着：“有米而屯积不售者抄家，强行买米的处斩。”

公布在市场，米价立刻就降低下来。

328. 富弼 滕元发 原杰

【原文】 富郑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庐室十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饭糗慰籍，出于至诚，边批：要紧。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

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埋之，目曰丛冢。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募为兵者万计。帝闻之，遣使褒劳。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实杀之。粥立法简尽，天下传以为式。

能于极贫弱中做出富强来，真经国大手。

滕元发知郢州，岁方饥，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边批：有此米便可措手。时淮南、京东皆大饥，元发召城中富民，与约曰：“流民且至，无以处之则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废营地，欲为席屋以待之。”民曰：“诺！”为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汲，老者休，民至如归。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视，庐舍道巷，引绳棋布，肃然如营阵。右大惊，图上其事。有诏褒美，盖活万人云。

祁尔光曰：“滕达道之处流民，大类富郑公。富散而民不扰，滕聚而能整，皆可为法。”

成化初，陕西至荆、襄、唐、邓一路，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因之作乱，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数万。都御史项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悯之，乃著《流民说》，略曰：“东晋时，庐、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迄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得宜之效。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李贤深然其说。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复集如前，贤乃援洪谟说上之。边批：贤相自能用言。上命副都原杰往莅其事，杰乃遍历诸郡县深山穷谷，宣上德意，延问流民，父老皆欣然，愿附籍为良民。于是大会湖、陕、河南三省抚按，合谋立议，籍流民得十二万三千余户，皆给与闲旷田亩，令开垦以供赋役，建设州县以统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割郢津之地置郢西县，割汉中洵阳之地置白河县，又升西安之商县为商州，而析其地为商南、山阳二县，又析唐县、南阳、汝州之地为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寓土著参错而居，又即郢阳城置郢阳府，以统郢及竹山、竹溪、郢西、房、上津六县之地，又置湖广行都司及郢阳卫于郢阳，以为保障之计。因妙选贤能，荐为守令，边批：要着。流民遂安。

今日招抚流移，皆虚文也。即有地，无室庐，即有田，无牛种，民何以归？无怪乎其化为流贼矣！倘以讨贼之费之半，择一实心任事者专管招抚，经理生计，民且庆更生矣，何乐于为贼耶！

【译文】 宋朝人富弼任青州知州时，河朔地方发生水灾，人民流离他乡讨生活，富弼劝导所属的民众捐出米粮，加上官府的粮食，找到公私的房屋十多处，分开来安置这些灾民，以进行救济工作。

对那些待缺寄居的官吏，富弼都发给他们薪饷，派他们到这些灾民所住的地方，选老弱疾病的人给予食物，富弼记下他们的功劳，约定将来奏请朝廷赏赐，大略每五天，就派人送酒肉干饭去慰劳流民，由于富弼心意真诚，对每人的处境皆有周全的考虑和安排，因此人人都肯尽力。

山林泽中可供养活人民的自然资源，富弼准许灾民随需取用。并建筑大坟来埋葬死者，称之为“丛冢”。第二年，麦子收成很好，这些来自各地的灾民各依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回乡，富弼并从这些灾民中，招募了上万名士兵。皇帝听到这件事，特别派使者来褒扬富弼。

以前救灾的人，都只是把人众聚集在城里，供应稀饭，然而人众一集，卫生状况太差，往往引发恶性瘟疫，很多人吃不了几天稀饭就病死了，名义上是救人，而实际上是杀人，富弼立法简便完善，天下的人都把他当作典范。

〔梦龙评〕能在灾难后国家最贫弱的状况下，不仅解决贫困的问题，又进一步让国家富强起来，富弼真是处理国事的能手。

宋朝人滕元发（东阳人，字达道）任郢州知州时，正逢饥荒岁月，就请得淮南的米粮二十万石作救灾工作的预备〔有此米便可措手〕。

当时淮南和京东一带发生大饥荒，滕元发请来城中的富豪，和他们约定说：“流离失所的灾民就要来到，如果不安置他们，就会发生瘟疫，也会波及你们。我找到城外的废营地，想用草席搭建屋子来安置他们。”

富豪都答应后，二千五百栋席屋一夜之间就搭建完成。灾民来到之后，依次分配给他们一个地方，井、灶、器具都很齐全。滕元发用兵法约束他们，少年人煮饭，壮丁砍柴，妇女汲水，老人休息，人民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皇帝派遣工部郎中王右来巡视。房舍巷道方正整齐，有如军营一般。王右大惊，绘图将此事禀奏皇帝，皇帝下诏表扬，因为滕元发此举，救活了上万人。

〔祁尔光评〕滕达道处置灾民的方法类似富弼，富弼将他们分散而不骚扰，滕达道将他们聚集而能整合，都可效法。

明宪宗成化初年，陕西到荆州、襄阳、唐、邓一带，一路上都是高山深谷，绵延千里。流窜的人往往藏聚在此为盗，从刘千斤借机作乱，到李胡子又乱，流亡的人不下几万。都御史项忠（嘉兴人，字荃臣）下命所属的官吏去清剿，战乱一起，因之而死的人不可胜数。

祭酒（官名，尊敬的称呼）周洪谟（四川长宁人，字尧弼）心生怜悯，就著述〈流民说〉。大略是说：“东晋时，卢松滋一带的人民流亡到荆州，官方就重新乔建滋县在荆江南方。陕西雍州的人民流亡到襄阳，就把南雍州建置在襄水边。后来松滋遂属于荆州，南雍遂属于襄阳，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年，依然安宁无事，这是从前处理得宜的效果。现在如果让流落各县的人在这些县附上户

籍，距各县尚远的人，为他们设新州县来安抚他们，派官吏管理，编里甲，宽减徭役，使人民生活安定，那么流民就可以成为正常的平民了，怎么需要清剿他们呢？”

李贤认为他说得很对。

成化十一年，流民又像以前一样聚集，李贤就引用周洪谟的说法奏报宪宗〔贤相自能用嘉言〕。宪宗命副都尉原杰前来办理。原杰走遍各郡县，深入山谷，宣扬宪宗施予流民的恩德。父老都高兴地愿意附借作平民。

原杰于是会合湖广、陕西、河南三省的巡抚和按察史，共同商议，将流民十二万三千多户正式编定户籍，分配空旷的土地，命令他们开垦以缴付赋税，建设州县来统治他们。于是划分竹山地方设置竹溪县，划分郧律地方设置郧西县，划分汉中洵县的地方设置白河县。

原杰又升西安的商县为商州，而分一部份土地设商南、山阳二县。又分唐县、南阳、汝州的土地设桐柏、南台、伊阳三县，使流窜的土著参杂居住。又在郧阳城设置郧阳府，以统治郧县及竹山、竹溪、郧西、房、上津六县。此外，也设湖广行都司及郧阳卫在郧阳，以为军事屏障。妥善选任贤能的人〔紧要的一着〕，推荐为太守、县令，流民遂安定下来。

〔梦龙评〕当今安抚流亡的人，都是虚应故事。即使有地，也没有房舍，即使有田，也没有耕牛，人民怎么安居？难怪他们要转变为流窜的盗匪。假使能运用讨贼的一半花费，选一个忠实肯做事的人，专门负责招抚流民，解决他们的生计，人民将欢庆重生，怎么会愿意做资贼呢？

329. 刘 涣

【原文】 治平间，河北凶荒，继以地震，民无粒食，往往贱卖耕牛，以苟岁月。是时刘涣知澶州，尽发公帑之钱以买牛。明年震摇息，逋民归，无牛可耕，价腾踊十倍。涣以所买牛，依元直卖与，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间，河北发生大灾荒，接着又地震，人民粮食一空，往往把耕牛廉价出售，苟延度日。刘涣（字仲章）当时在澶州任知州，把公款全拨出来买牛。第二年，地震停了，离散的人都回来，却没有牛耕田，牛价上涨十倍。刘涣将所买的牛依原价卖出。所以河北路各州，只有澶州人民不致流离失所。

330. 吴 潜

【原文】 先是制置使司岁调明、温、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戍淮东、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损失。每按籍科调，吏并缘为奸，民甚苦之。吴潜至，立义船法，

令三郡都县各选乡之有材力者，以主团结。如一都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货，俾蓄以备来岁用。凡丈尺有则，印烙有文，调用有时，著为成式。其船专留江浒，不时轮番下海巡绰。船户各欲保护乡井，竟出大舟以听调发，旦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阅之，环海肃然。设永平寨于夜飞山，统以偏校，饷以生券，给以军舰，使渔户有籍而行旅无虞。设向头寨，外防倭丽，内蔽京师。又立烽燧，分为三路，皆发轫于招宝山，一达大洋壁下山，一达向头寨，一达本府看教亭。从亭密传一牌，竟达辕帐，而沿江沿海，号火疾驰，观者悚惕。

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译文】 宋朝时，先前制置使司（官署名）每年征调明、温、台三郡的民船，防守定海，戍守淮东、京口。民船被登录在籍的，大抵都会遭受损失，因为每回进行征调，官吏便借此作奸索贿，成为民间的大患。

吴潜（字毅夫，号履齐）到任后，就订立“义船法”。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

义船的长短有一定的标准，有相同的火印记号，征调都有定时，并写成规则。这些船专留在江边，不时轮流出海巡逻，船户都想保护自己的家乡，争着派出大船听候调发。因此每天在三江会合兵船、民船检阅，海域因而非常安定。

吴潜又在夜飞山设永平寨，以一些次级军官负责统领，用国家粮券为薪饷，由官方供给军船，使渔家都编有户籍，使来往的旅客没有安全上的顾虑。

另外，又设置向头寨，对外防御倭寇及高丽海贼，对内保护京师；又设立烽火传递军情，分为三路，都从招宝山出发，一到大洋壁下山，一到向头寨，一到本府看教亭。而从看教亭设置一道秘密令牌，直到总部军营，做为来往传递军情之用，因此沿江沿海但见军令，信号随时往来传递，看到的人都不觉畏惧警惕。

〔梦龙评〕这样的联络装置，使海中险要的地势，如置于案桌之上，声息相闻，海贼还敢作乱？

331. 李 泌

【原文】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则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则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以图吐蕃，始有久戍之役。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武备渐弛。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弓骑，其后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祸乱遂生。边批：近日募兵皆坐此病。德宗与李泌议，欲复旧制，泌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粟二百四万斛。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未暇复府兵也。”上曰：“亟减戍卒，归之，如何？”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缯，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杂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杂贮，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以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归，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募应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代戍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

屯田之议始于赵充国，然羌平，遂罢屯田。又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则善后之策未尽也。邺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复府兵，其言凿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译文】 唐朝的制度：府兵平日都安居耕作，每府有折冲（统领府兵的官）领导。

折冲利用农闲的时间教导府兵作战布阵之法，国家有战事须征调，就下符节契券等信物到府、州，验证无误后，发兵到约定的地点，由将帅检阅。有战术不够精练，就处罚领头折冲，甚至降罪刺史。军队回来时，依功劳加以赏赐，然后在归途中解散，所以外出作战，时间短的不超过一个季节，时间长的也不满一年。

高宗时，派刘仁轨（尉氏人，字正则）镇守洮河，计划进攻吐蕃，才有长久戍守的征役。武后以来，太平的日子长久，军备遂逐渐废弛。

开元末年，张说才招募长期的士兵，称为“弓骑”，后来更增加为六军；到李林甫为宰相时，各路军队都用募兵方式组成，士兵既不是本土的人，又没有宗族，没有爱乡的观念，祸乱于是发生。德宗因此与李泌商议，想恢复往日的制度。

李泌说：“今年征关东军来防守京西的士兵达十七万人，总计米粮要二百四

十万斛。国家刚遭逢饥荒战乱，经费不足，一时还无法恢复府兵制。”

德宗说：“赶紧减少戍守的士兵，放他们回去如何？”

李泌说：“陛下真能采用微臣的建议，可以不必减少戍守的士兵〔奇〕，不会骚扰百姓，粮食可以充足，米麦价格将日渐低廉，府兵制也可以恢复。”

德宗说：“真能这样吗？”

李泌说：“这需要立即去办〔又奇〕，过十天一个月以后就来不及了。目前吐蕃长久居住在原州、兰州之间，他们一直是用牛运粮食，粮食运完后，牛就没有用了。请陛下派人取出库藏的劣质布帛，染成彩色的，借着党项人卖给吐蕃，每头牛只须花费二、三匹布，总计十八万匹，可以买到六万余头牛。又下令由公家冶铸农器，买入麦种，配给边境的军队，招募戍卒耕种荒田，规定明年麦子成熟后，加倍偿还麦种，其余的由官府以时价加五分之一买进，存在官设的仓库，明年春天种禾谷时也如此办理。

“关中地方土壤肥沃而长久荒废，耕种之后收成一定很好。戍卒获利后，愿意耕田的人必逐渐增多。边境上居民很少，军士每个月都吃官粮，米麦无法出售，价格必定低廉，名义上是比市价提高五分之一收购，实际上一定比今年收购的价格下降。”

德宗说：“你说府兵也可以办成又怎么说呢？”

李泌说：“士兵因为屯田而致富，就会在他们所耕的土地上安居下来，不想回乡。旧制戍卒三年以后，就由新的戍卒替代，在这批旧的戍卒解后归去时，由官方下令，愿意留下来的士兵就以所耕的田给他们作永久的产业。他们的家人愿意迁来的，由原籍官府发通牒将他们送来，沿途并由官方供给食物，再根据招募的人数报告本道，这样就连河朔各路的元帅也会因免除戍卒替代的麻烦而欣喜万分。不必几次，戍卒都成为土著，就完全用府兵的方法来管理他们，这样就可以把关中今日的疲敝化为富强了。”

〔梦龙评〕屯田的建议始于赵充国（汉，上 人，字翁孙）。然而在平定羌人以后就废除了，又设置金城郡来安置投降的羌人，处理善后的策略未尽完善。邺侯（李泌）借着戍卒来屯田，又借着屯田恢复府兵，言论听起来十分可行，不知道为什么不见实行。

332. 虞 集

【原文】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

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资，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邕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门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事见《术智部》，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元朝人虞集（字伯生）在元仁宗时官拜祭酒，曾在为仁宗讲学的课余时间，谈起京师仰仗东南一带以海运输送粮食而从事危险无比的航行，实在是严重耗损民力。于是进言道：

“京师东方滨海数千里之地，都是芦苇丛生的荒地，北从辽海，南到青州、齐州，潮每日冲积，长期已来已淤积为可供耕种的肥沃之地。

“如果用浙江人的方法，筑堤挡住潮水使成为耕地，让想做官的富翁分别配领这些田地，由官府加以规定。有办法找到一万人耕田的，就给他一万人份的田地，让他做这一万人的首长。以下一千人、一百人也如此办理。三年之内看他的结果，由朝廷依土地的肥瘠程度定额课税，依等级征收。五年之后能有积蓄，就任命他做官，就所积蓄的做为俸禄。十年后赐给他符节印信，使他能流传给子孙。

“这么一来，便可得到数万民兵来对内保卫京师，对外防御海贼，而且又能不必仰赖东南海运，使人民得以休息，又可借着富人求官的心理，让京师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四处游食的人民能有正当的归宿，自然不会做海贼了。”

但因评议的人意见不一致，于是遂不了了之。

〔梦龙评〕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祜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

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給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字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邕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

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事见第五部〈术智〉），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333. 刘大夏

【原文】弘治十年，命户部刘大夏出理边饷。或曰：“北边粮草，半属中贵人子弟经营，公素不与先辈合，恐不免刚以取祸。”大夏曰：“处事以理不以势，俟至彼图之。”既至，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边批：要着。遂得其要领。一日，榜榜通衢云：“某仓缺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民客商之家，但愿输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虽中贵子弟亦不禁。不两月，仓场充牣。盖往时粮百石、草千束方准告，以故中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陆续运至，牟利十五。自此法立，有粮草之家自得告输，中贵子弟即欲收余，无处可得。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昔唐人目台中坐席为“痴床”，谓一坐此床，骄傲如痴。今上官公坐皆“痴

床”矣，民间利病，何由上闻！

【译文】 明孝宗弘治十年，朝廷命令户部刘大夏到边境掌理粮饷。

有人说：“北方的粮草，大半属于宦官的子弟经营，您一向与这些亲贵不合，恐怕免不了因刚直而招来祸害。”

刘大夏说：“做事要讲求合理而不能硬来，等我到那里以后自然会想得出办法。”

刘大夏到任后请来边境上的地方父老，早晚和他们研究〔要紧的一着〕，于是完全掌握了处理的要领。

有一天，刘大夏在交通要道上贴出告示说：“某仓库缺少米粮若干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元，凡是境内外的官吏、人民或商人，只要愿意运米十石以上、草一百束以上的都批准，虽是官宦子弟也不禁止。”

不到两个月，仓库都满了。因为以往运送米粮得高达一百石、草高达一千束才得批准。因而一边百姓无力竞争，只能由少数官宦子弟相互争取，买入边境上的粮草，陆续运来，利润高达五成。

自从订立这个办法，有粮草的人家可以自己运送，宦官子弟虽然想收买，也买不到。于是公家得到更多的粮草，民家则得到相当的利润。

〔梦龙评〕刘大夏的方法实在很好，然而假使不请边境上的父老来早晚研究，怎么能知道？能如此虚心请教，真心听从善言，有什么事做不好、有什么事成不了呢？从前唐朝人把御史台的座席看成“痴床”，说一坐上这个床，就骄傲自得，使人如痴。当今朝廷官员都是坐在这样的痴床上，民间的利病怎么能传给皇帝知道呢？

334. 董博霄

【原文】 董博霄，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建议于朝曰：海宁一境不通舟楫，军粮唯可陆运。濒海之人，屡经寇乱，且宜曲加存抚，权令军人运送。其陆运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负米四斗，以夹布囊盛之，用印封识，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计路二十八里，轻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运米二百石，每运可供二万人——此百里一日运粮之数也。

按：夫长陵北征时，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数，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不困而食足。亦法此意。

【译文】 董博霄（磁州人，字孟起）在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建议朝廷说：

“海宁一带，无法通行船只，军粮只能由陆路运送。濒海的人民屡次遭逢盗寇之乱，应多加安抚，朝廷可暂且下令由军人担任运粮工作。陆运的方法是：每人走十步，三十六人可走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走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走一百里。

每人背米四斗，用夹布袋装盛，里郡加封作记号，人人肩不休息，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每天五百回，总计每日路程背米走二十八里，不背米走十四里，每天共可运米二百石，每次运米可供养二万人。这是一百里一天运粮的数目。”

〔梦龙评〕明成祖北征时，命令侍郎帅逵督运粮饷。帅逵认为道路艰险，以车辆运送既让运送的百姓疲惫不堪，粮食的运送总数也不够所需。于是帅逵选择平坦的路途，依一定的距离，设置站堡，每一名运夫运一石米。这个送那个接，早上去晚上回来，人民不会觉得劳累，粮运也充足。正是效法黄博霄的做法。

335. 刘本道

【原文】 先是漕运京粮，唯通州仓临河近便。自通州抵京仓，陆运四十余里，费殷而增耗不给；各处赴京操军，久役用乏。本道虑二者之病，奏将通州仓粮于各月无事之时，令歇操军旋运至京，每二十石给赏官银一两；而漕运之粮止于通州交纳，就彼增置仓廩三百间，以便收贮，岁积羨余米五十余万石，以广京储。上赐二品服以旌之。

按：本道常州江阴人，由掾吏受知于靖远伯王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从征云南，多用其策。正统中，从金尚书濂征闽贼，活胁从者万余，升户部员外郎。景泰初，西北多事，民不聊生，本道请给价买牛二千头，并易谷种与之。贵州边仓粮侵盗事觉，展转坐连，推本道往治，不逾月，而积弊洞然。上嘉其廉能，赐五云采缎。天顺初，进户部右侍郎，总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粮储。本道固以才进，而先辈引贤不拘资格，祖宗用人不偏科目，皆今日所当法也。

【译文】 明朝时，先前漕运京师的粮食，只有通州仓库临近河边比较方便。自通州到京师的仓库，陆运四十多里，运费昂贵，而运送过程的损耗也无法获得补充。因此各地征调来京师操练的军队，往往得不到足够的补给。

刘本道考虑到这两个问题，奏请将通州仓库的粮食，在每月无事时，由停止操练的军士负责转运到京师，每运二十石赏赐官银一两。而漕运的粮食，则以通州为终路交付收纳。

于是又在通州增设仓库三百间，以便收藏，每年可积存余米五十多万石，以充实京师的存粮。皇帝因此赏赐二品官服以表扬他。

〔梦龙评〕刘本道是常州江阴人，担任掾吏时得到靖远伯王骥（明·东鹿人，字尚德）的赏识，引用到幕下，奏请授予刑部照磨（掌管核对文卷的官）。从征云南时，多用他的计策。英宗正统年间，本道跟随尚书金濂（山阳人，字宗瀚）征讨闽贼，活捉一万多名贼兵，因而升户部员外郎。景宗景泰初年，西北方多战乱，民不聊生。本道请求拨款买二千头牛，并买谷种给他们。贵州边境上仓库的粮食被侵占的事揭发，辗转牵连很多人，朝廷派本道前往处理，不满一个月，所有的积弊都清除。英宗嘉许他清廉贤能，赏赐他五彩丝缎。天顺初年，升户部右侍郎，总督京师及通州、淮安的粮储。本道固然是因着自己本身的才干而受到重用，惟几位朝中大臣肯于破格任用贤才，也功不可没。

先代用人以才干为着眼而不拘泥于刻板的规条，都是当今所应该效法的。

336. 苏 轼

【原文】 苏轼知杭州时，岁适大旱，饥疫并作。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糴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杭州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取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宋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积，为田一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河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湖，潮浑浊多淤，河行阡阡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轼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轼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于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麦，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麦，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万石数者，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

华亭宋彦云：“西湖蓄水，专以资运河。湖滨多水田，春夏间苦旱，秋间又苦涝。莫若专设一司，精究水利。湖宜开广浚深，诸山水溢则能受，诸田苦旱则能泄，闸司又俟浅深以后闭，则运无阻滞，而三辅内膏腴可相望矣。”按：此宋人为都城漕计，其实今日亦宜行之。迩来西湖渐淤，有力者喜于占业，地方任事者，不可不虑其终也！

【译文】 苏轼任杭州太守时，正逢旱灾，收成不好，又有传染病流行。苏轼请朝廷免除上供的米三分之一，所以米价不会飙涨。又请朝廷赐下可出家为僧的执照数百份，用来换取米粮救济饥饿的百姓（当时由于僧侣不需赋税，故出家为僧需经官方核准，发予执照，因此有经济价值）。第二年春天，将平常仓的存米减价卖出，人民才免除饥荒的痛苦。

杭州由于地处江海之间，水味咸苦，居民不多。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引用西湖的水作成六个井，人民的饮水充足，地方才日渐富裕起来。

到白居易时又疏通西湖，引水入运河，再由运河取水灌溉农田，广达千顷。但是西湖中长满水草，自唐代及钱王时代，每年都有疏通，所以湖水还够用。宋代以后废弃不管，到此时湖中尽是水草淤泥，被垦为田地的有十五万丈多，而湖水已所剩无多。运河失去了湖水，只好依赖长江涨潮。湖水混浊多淤塞，船舶要在市区航行，每三年要疏通一次，成为市民的大患。而六井也几乎废弃无

用。

苏轼到任后，就疏通茅山运河和盐桥河。茅山运河接受钱塘江水，盐桥河吸收西湖水。又建造水闸，控制湖水的储蓄与渲泄，于是海潮才不致于流入市区。再以多余的财力重整六井，人民因而得到好处。

苏轼利用闲暇时走到西湖，四处观察了很久，说：“挖出来的水草和淤土，将安置于何处？西湖南北距离三十里，环湖来往一趟，一天都走不完。如果把水草淤泥堆积在湖中间，形成贯穿湖面的长堤，使南北直接相通，那么既可除去淤泥，又可方便行人通行。吴人一向很珍视麦子，种植时往往在春天把野草彻底除尽，湖边的田如果开辟出来招募农家种麦，收得的利润做为修长堤及维护西湖的基金，这样西湖就不会再荒废淤塞了。”

于是取得救济荒年所剩余的钱一万缗，余粮一万石，及上百份度人为僧的执照，招募人种麦。长堤完成后，堤上种植芙蓉、杨柳，景色如画，杭州人将它称为“苏公堤”。

〔梦龙评〕华亭宋彦说：“西湖蓄水，专门供给运河。湖滨很多水田，春夏之间常苦干旱，秋季又苦多水，不如专设一个机关，精心研究水利。湖底要挖得深，水闸要广，各山所流下来的水都能容纳。田地干旱时，就可放出湖水来救旱。管水闸的要看水的深浅作适当的开关，这样水运就无阻碍，而京师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肥沃的田地了。”

这是宋人为了京都漕运所作的计划，其实目前也适合推行。近来西湖又逐渐有泥沙淤积，地方有势力的人往往把淤地占为己有，处理政务的人不能不考虑严重的后果。

337. 张 需

【原文】 张需长于治民，先佐郾州，渠有淤者，废水田数十年，守相继者莫能疏。需甫至，守言及此，憚于动众。需往看之，曰：“若得人若干，三日可毕！”守怪以为妄。需乃聚人得其数，各带器物，分量尺数，争效其力，三日遂毕。守大惊，以为神助。迁霸州守，见其民游食者多，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报男女大小口数，派其舍种粟麦桑枣。纺绩之具、鸡豚之数，遍晓示之。暇则下乡，至其户簿验之，缺者罚之。于是民皆勤力，无敢偷惰。不二年，俱有恒产，生理日滋。

【译文】 明朝人张需擅长治理人民，先是担任郾州的佐吏，当地河渠淤积，水田废弃了数十年，历任太守都无法疏通。张需才到任，太守和他谈到这件事，担心疏理河渠太劳动民众。

张需前往察看，说：“只要找若干人，三天就可以做完。”

太守很奇怪，以为他随便说说。张需聚集到需要的人数后，各自带着器具，分别量好长度，尽力而为，果真三天就做好了。太守非常惊奇，以为有神相助。

后来张需转任霸州太守，看见很多人民到处游食，于是在每一里放置一本簿子，列出游食者的户口，每户都要报告男女大小人口的数目，派他们一起种植米、麦、桑、枣，纺织的器具，鸡猪的数目，都明白地表示出来。

闲暇的时候，张需就下乡去查验户簿，有短缺的就加以处罚。于是人民都勤勉努力，不敢偷懒。不到两年，人民都有恒产，生计日渐富足。

338. 李若谷 赵昌言

【原文】 安丰芍陂县，叔敖所创，为南北渠，溉田万顷。民因旱多侵耕其间，雨水溢则盗决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寿春，下令陂决不得起兵夫，独调濒陂之民使之完筑，自是无盗决者。

天雄军豪家刍麦亘野，时因奸人穴官堤为弊。咸平中，赵昌言为守，廉知其事，未问。一旦堤溃，吏告急，昌言命急取豪家所积，给用塞堤，自是奸息。

近日东南漕务孔亟，每冬作坝开河，劳费无算，而丹阳一路尤甚。访其由，则居人岁收夫脚盘剥之值，利于阻塞；当起坝时，先用贿存基，俟粮过后，辄于深夜填土，至冬水涸，不得不议疏通。若依李、赵二公之策，竭一年之劳费，深加开浚；晓示居民，后有壅淤，即责成彼处自行捞掘，庶常、镇之间或可息肩乎？或言每岁开塞，不独脚夫利之，即官吏亦利之，此又非愚所敢知也。

【译文】 安丰芍陂县是孙叔敖所创的，有直通南北的河渠，可以灌溉万顷田地；但在旱灾时，人民就侵占河渠的地耕田，雨水太大时，又把河堤破坏，使河渠中的水流走，于是失去了灌溉的利益。

宋朝李若谷（丰人，字子渊）任寿春太守时，就下令河堤溃决时不可以调士兵去修理，只能调堤防边的人民去修筑。从此再也没有人去破坏堤防了。

天雄军（大名府）的富豪，在米麦丰收时，就联合奸人，挖掘堤防。宋真宗咸平年间，赵昌言（孝义人，字仲谟）任太守，他暗地知道这件事，但故意不查问。有一天，河堤溃决，官吏来报告事态紧急，赵昌言命令拿富家仓库所积存粮食去堵塞堤防，从此这件坏事才停止。

〔梦龙评〕近来东南漕运的事务很紧急，每年冬季都要修筑水坝，疏通运河，耗费庞大，而丹阳一带更严重。探查事由，是附近居民每年可收到脚夫搬运沙土的工资，运河阻塞对他们有利。每当修建水坝时，先贿赂掌管奠基的人，等粮食运过之后，往往在深夜时分去填土，到冬季时水干涸了，不得不疏通。如果依照李、赵两位先生的计策，用一年的费用，做好疏通的工作，然后明示居民，以后如果再有淤塞，就要附近的居民自行挖掘疏通。这样，或者可以使一般县镇停止无谓的耗费。有人说每年疏通运河，不只脚夫有利，即使官吏也有利可图，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事了。

339. 杨一清

【原文】 西番故饶马，而仰给中国茶饮疗疾。祖制以蜀茶易番马，久而寝弛，茶多阑出，为奸人利，而番马不时至。杨文襄乃请重行太仆宛马之官，而严私通禁，尽笼茶利于官，以报致诸番。番马大集，而屯牧之政修。

其抚陕西，则创城平虏、红古二地，以为固原援，筑垣濒河，以捍靖虏。其讨安化，则授张永策以诛逆瑾。出将入相，谋无不酬，当时目公为“智囊”，又比之姚崇，不虚也！

【译文】 西番盛产马匹，而仰赖中国茶治疗疾病。祖先的制度是用四川茶叶交换番马，年代长久以后，逐渐废弛。茶叶多被奸人用来谋利，而番马却不按时送到。

明朝时杨文襄（杨一清，安宁人）奏请朝廷，重新设置专职交易马匹的官吏，严禁私自交易，把茶叶的利润完全收归官府所有，并通报到各番邦。于是番马大量送到，屯牧之政因而修明。

〔梦龙评〕杨文襄任陕西巡抚时，创建平虏、红古两座城，做为固原（地名）的后援。在河边修筑城墙，以捍卫靖虏（地名）。他讨伐安化时，全力协助张永策来诛杀奸宦刘瑾。出将入相，所作的谋略无不成功。当时把他看成智囊，拿他与姚崇相比，真是一点都不假。

340. 张全义

【原文】 东都荐经寇乱，其民不满百户。张全义为河南尹，选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蠲其租税；唯杀人者死，余俱笞杖而已。由是民归如市。数年之后，渐复旧规。

全义每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采衣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妓，独见佳麦良蚕乃笑耳！”由是民竞耕蚕，遂成富庶。

全义起于群盗，乃其为政，虽良吏不及。彼吏而盗者，不愧死耶！○全义一笑而民劝，今则百怒而民不威，何也？

【译文】 五代十国时，东都洛阳屡遭盗寇侵掠，居民居然不满一百户。

张全义（后梁·临汉人，字国维）任河南尹时，选了十八个有才能器度足以承担任务的部下，每人给一面旗子、一张榜文，称为“屯将”。派他们到十八个县的旧村落中，竖立旗子，张贴榜文，招抚流民，劝他们回来农耕，并减免他们的租税；对于犯法者除了杀人必须处死，其余的只处以杖刑而已。

从此人民络绎归来，数年以后，逐渐恢复旧日的模样。

张全义每见到田地肥美的，往往下马与属下一起观看，并请田主来，用酒

菜慰劳他们。有蚕、麦收成好的，张全义有时也会亲自到他们家去，把老人幼儿都叫出来，赏给他们茶叶和衣物。民间都知道张全义不喜好声色，只有看见好的麦田和蚕才会欢欣发笑。因此人民争着耕田养蚕，遂成为富庶的地方。

〔梦龙评〕张全义是盗贼出身，但是他处理政事，虽一般良好的官吏也不如他。而那些身为官吏却做盗窃之事的，能不愧死吗？张全义一笑而达到劝诱人民的效果，如今的官吏却即使发了上百回的脾气，人民也不当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41. 范纯仁

【原文】 范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蚕织，鲜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轻者，使植桑于家，多寡随其罪之轻重，后按其所植荣茂与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怀之不忘。

愚于今日军、徒之罪亦有说焉。夫军借以战，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里甲有金解之忧，卫所有口粮之费，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见者不得而问焉。即所谓徒者，视军较苦，故谚有“活军死徒”之说，然而富者买替，贫者行丐，即驿中牵挽之事，所资几何！又安用此徒为哉！然则宜如何？曰：莫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议开垦，未有成效，诚酌军卫之远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处开荒若干亩。俟成熟升科，即与准罪释放；其或愿留，即为世业。行之数年，将旷土渐变为熟土，且奸民俱化为良民，其利顾不大与？若夫安插有法，羁縻有法，稽核有法，劝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尽也。

【译文】 宋朝人范纯仁（吴县人，字尧夫，范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县令时，襄城的习俗不养蚕织布，很少人种树，范纯仁很担忧，就让犯罪而罪行较轻的人，在家里种桑树，种多少依他犯罪的轻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后桑树长成，又可养蚕织布而得到利益。

范纯仁离任后，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梦龙评〕我对当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话要说。征兵士是为了战争，征徒夫是为了徭役，这不是立法的本意吗？如今却不是这样，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乡里中有押送的麻烦，军中又要负担口粮的耗费，罪人却逍遥自在，见了也无法查问。然而应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当今商议开垦还没有成效时，应该衡量军队的远近，徒夫的多寡，抽送到某地去开垦若干亩，等到成熟收成后，就准他们抵罪释放。有愿留下来的，就做为永久的产业。实行几年以后，将废弃的田变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为良民，这种好处不是很大吗？

342. 高 郁

【原文】 楚王马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辐辏。湖南地多铅铁，军都判官高郁请铸为钱，商旅出境，无所用之，皆易他货而去，国用富饶。
边批：只济一境之用，周流不滞亦足矣。湖南民不事蚕桑，郁令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官府无私，即铅铁尚可行，况铜乎？夫钱法所以壅而不行者，官出而不官入。即入也，以恶钱出而以良钱入，出价厚而入价廉，民谁甘之？故曰：“君子平其政。”上下平则政自行矣。

【译文】 五代时楚王马殷（鄱陵人，字霸图）据有湖南之地后，不向商旅征税，因此各地的商旅都聚集到湖南。湖南盛产铅铁，军府判官高郁请求铸成钱币，商旅出境后此种钱币在他处无法适用，只好换其他的货离去〔只能用于一境却周转不停，也够了〕，国家因而富足。

湖南人不养蚕桑，高郁下令缴税的人可以用布帛代替钱币，不久，民间织布之风大盛。

〔梦龙评〕官府无私，即使是铅铁钱也能通行，何况是铜钱。钱币法所以雍闭不通，是因为官府只付出而不回收，即使回收，也用劣质钱币付出，而收入良质钱币。付出价钱高，回收价钱低，百姓哪会甘心。所以说：“君子以公正之心处理政事，上下一律公平，政令自然畅行无阻。”

343. 赵 开

【原文】 赵开既疏通钱引，民以为便。一日有司获伪引三十万，盗五十人，议法当死。张浚欲从之，开曰：“相君误矣！使引伪，加宣抚使印其上，即为真矣。黥其徒，使治币，是相君一日获三十万之钱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称善。

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获五十人之用，真大经济手段！三十万钱，又其小者。

【译文】 宋朝时赵开（安居人，字应祥）促成钱引（宋代的纸币）通行后，人民都认为很方便。有一天，官吏查获伪造钱引三十万，盗印的五十人，依法当处死。

张浚想依法而行，赵开说：“大人错了。假使钱引是假的，加盖宣抚使印以后，就是真的了。盗印的人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然后派他们去印钱引，这样您一天就得到三十万钱，而救活五十人。”

张浚认为很好。

〔梦龙评〕不但救活五十人，又得到五十人可用，真是最划算的做法，比起来，三十万钱只是小事而已。

344. 诸葛亮

【原文】 备依刘表，尝忧兵寡不足以待曹公。诸葛亮进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则民心不悦。可语刘荆州，令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其众遂强。

【译文】 刘备依附刘表后，曾忧虑民众太少，不足以对抗曹兵。

诸葛亮进言道：“荆州人口并不少，只是编入户籍的太少。无事调动，人民会不高兴。可以告诉刘荆州（表），命令所有游动的户口都自动实报，官方详细

记录下来，就可以增加民众了。”

刘备依计去做，民众果然增加。

345. 陶侃

【原文】陶侃性俭厉，勤于事。作荊州时，敕船官悉录锯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厅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边批：根坚可代铁足。公即超两阶用之。

【译文】晋朝人陶侃（鄱阳人，字士行）本性节俭，做事勤快。任荊州刺史时，命令船官要收集锯木屑，不论数量多少，众人都不了解他的用意。

后来正逢积雪溶化时期，官府前虽已除雪，地仍湿滑。于是用锯木屑撒在地上，遂能通行无阻。

官用的竹子，陶侃命令要留下粗厚的竹子头，堆积如山。后来桓温伐蜀，竹子头都用来当作造船的竹钉。又曾挖掘竹子，有一官吏连着竹根挖起，以为竹根部分非常坚硬，可做为竹钉的材料使用，陶侃见了，立刻超升此人两阶。

346. 苏州堤

【原文】苏州至昆山县凡七十里，皆浅水，无陆途。民颇病涉，久欲为长堤，而泽国艰于取土。嘉祐中，人有献计：就水中以蘼除芻藁为墙，栽两行，相去三尺；去墙六尺，又为一墙，亦如此；漉水中淤泥，实蘼除中，候干，则以水车沃去两墙间之旧水，墙间六尺皆土，留其半以为堤脚，掘其半为渠，取土为堤；每三四里则为一桥，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遂为永利。今娄门壩虽也。

【译文】苏州到昆山县共七十里远，都是浅水，没有陆路可行。人民苦于涉水，早就想筑长堤，但是水泽之地很难取土。

宋仁宗嘉祐年间，有人献计，就在水中用芦荻干草做墙，栽两行，相距三尺。离墙六丈，又做一墙，做法和前两墙相同。把水中的淤泥沥干，塞在干草中，等干了以后，用水车除去两墙之间的旧水。墙与墙之间都是泥土，留一半做为长堤的基础，挖另一半做河渠，把挖出来的土拿来筑堤，每三、四里筑一座桥，以打通南北的水域。

不久长堤完成，还得到灌溉之利。

347. 丁谓

【原文】祥符中，禁中火。时丁谓主营复宫室。患取土远，公乃命凿通衢

取土，不日皆成巨堑。乃决汴水入堑中，引诸道竹木牌筏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公门事毕，却以拆弃瓦砾灰壤实于堑中，复为街衢。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

此公尽有心计，但非相才耳。故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译文】 宋真宗祥符年间，宫中大火。当时丁谓主办营建修复宫室，取土的地方太远是一大烦恼。

丁谓就下令挖道路取土，不久道路变成大沟，于是打通汴水流入沟中，引用各地的竹筏及船来运各种建材，都由大沟运来。到修复的事办完以后，把破损的瓦砾土壤填充沟中，又成为街道。做一件事而同时完成三项工作，节省了亿万的费用。

〔梦龙评〕丁谓确实很有心计，但不是宰相人才。所以说：小人不能承受重任而可以有小智慧。

348. 郑晓时

【原文】 嘉靖丁巳四月，三殿三楼十五门俱灾。文武大臣会议修建，海盐郑公晓时协理戎政，率营军三万人打扫火焦。郑公白黄司礼：“砖瓦木石不必尽数发出，如石全者、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团围，就便堆积。白玉石烧成石灰者，亦另堆积，砖瓦皆然。”不数日，工部欲改修端门外廊房为六科并各朝房，午门以里欲修补烧柱墙缺，又于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砌高墙一道，拦断内外。内监、工部议从外运砖、运灰、运黄土调灰，一时起小车五千辆，民间骚动。公告黄司礼曰：“午门外堆积旧砖石并石灰无数，可尽与工部修端门外廊房。其在午门以内者，可与内监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宫前墙。”黄甚喜。公又曰：“修砌必用黄土，今工部起车五千辆，一时不得集，况长安两门、承天、端门、午门止可容军夫出入，再加车辆，阻塞难行。见今大工动作，两阙门外多空地，可挖黄土，用却，命军搬焦土填上，用黄土盖三尺，岂不两便？”黄曰：“善！”公曰：“午门以里台基坏石，移出长安两门甚远。今厚载门修砌剥岸，若命军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剥岸填堵，不须减工部估料，但省军士劳力亦可。”边批：若减估必有梗者。黄又曰：“善！”公曰：“旧例：火焦木，军搬送琉璃、黑窑二厂，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长大，不唯皇城诸门难出，外面房稠路狭，难行难转，况今灾变，各门内臣小房，非毁即折坏，必须修盖，方可容身。莫若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后，并启明、长庚两长街，听各内臣掣取焦皮作炭，木心可用者任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门，亦省财力。”黄又曰：“善！”

锦衣赵千户持陆锦衣帖来言：“军士搬出火焦，俱置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朝贡人往来，看见不雅。边批：体面话。庆寿寺西夹道有深坑，可将火焦填满。”公曰：“三殿灾，朝廷已诏天下，如何说不雅？谁敢将朝廷龙文砖石填罪废太平侯故宅？况寿宫灾、九庙灾，火焦皆出在长安两门外！军士从长安大街重去空来，人可并行，官可照管。若从西夹道人，必从寺东夹道出，路多一半，三万人只做得一万五千人生活，岂有营军为人填坑！且火焦工部还有用处，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铺路，直从长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实，又加五寸，至三尺许方可在上行大车、旱船、滚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坏矣。见今午门外东西胁下数万担火焦积堆，若搬出，正虑不久又要搬入耳！”赵复语，公径出。

会议午门台基及奉天门殿楼等台基、阶级、石柱礪、花板、石面，纷纷不决。公欲言，恐众不肯信，特造大匠徐杲请教。杲虽匠艺，亦心服公，即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一午门台基，众议将前三面拆去一丈，从新筑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国初坚固，万一楼成后旧基不动，新基倾侧，费巨万矣。莫若只将台下龟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坏者留之，其坏者凿出烬余，约深一尺五寸，节做新石补入，内土令坚，仍用木杉板障之，决不圯坏，三面分三工，不过一月可完。唯左右掖门两旁须弥座石最大且厚，难换，必须旁石换齐后，如前凿出，约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垫上，与旧石空齐，用铁创肩进，亦易为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门阶沿石，一块三级，殿上柱礪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时皇城无门限隔，可拽进。近年九庙灾，木石诸料不能进，拆去承天门东墙方进得。今料比九庙又进三重门，尤难为力。莫若起开焦土，将旧阶沿礪石、地面花板石，逐一番转，尚有坚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于殿上三级台基并楼门台基，俱如午门挖补皆可。公能力主此议，省夫力万万，银粮何至数百万，驴骡车辆又不知几，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后三日再议，悉如前说。

【译文】 明世宗嘉靖丁巳年四月，宫中有三座宫殿、三座楼和十五座门都被烧毁。文武大臣商议将如可修建，郑晓时（海监人，字窒甫，谥端简）当时协理军政，率领军营中三万人，打扫火灾后的烬土。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掌宫廷礼仪的官），砖瓦木石其实不必全部搬出去，如石材有完整的、有一半的、有一尺以上的，分别就近找地方堆积起来。白玉石烧成石灰，也另外堆积，其他砖瓦等等也都这样处理。

数天后，工部想将端门外廊房改修为六科，且要修补朝房（臣子上朝等待时刻地方）、午门残缺墙柱。又有谨身殿后、乾清宫前，隆宗、景运二门中，要

砌一道高墙，以隔绝内外。宦官与工部决议要从外面运砖与灰，及运黄土调灰，一时之间起用小车五千辆，民间为之骚动。

郑晓时告诉黄司礼说：“午门外堆积很多旧砖石和石灰，可全部供给工部改修端门外廊房。午门内的可以给宦官修理墙柱，并砌干清宫前的墙。”

黄司礼很高兴。

郑晓时说：“又：修砌一定要用黄土，现在工部要起用五千辆车子，一时之间可能无法凑足，何况长安的承天端门、午门，这两座门只可由车夫出入，再加上车辆，必定阻塞难行。如今大工程动工，两阙门外很多空地，可以挖黄土，只要命令军士搬运焦土填上，再用黄土覆盖三尺，岂不是两便？”

黄司礼说：“很好。”

郑晓时又说：“午门以内，台基的坏石块，要搬出长安两门太远了。现在厚载门正在修补破裂的石阶，如果命令军士搬出右顺门，由启明门前过去很近，就用这些石块填补破裂的石阶，既不须减少工部预估的材料〔若减估必有人作梗〕，而光是节省军士的劳力就很划算了。”

黄司礼又说：“很好。”

郑晓时再建议：“旧例烧焦的木材，由军士搬送到琉璃、黑窑二厂，来回要四十里，如今焦木又长又大，不只皇城各门很难出去，外面房屋稠密，道路狭窄，既难行又难转弯。何况火灾之后，各门太监的小房门，都毁坏了，必须重新修盖，才有容身之处。不如将焦木移出左右顺门外，和东西宝善、思善二门前，及启明、长庚两条长街，听任太监拿取焦木皮作木炭。可使用的木心，随便拿去修理各人的房间。用皇城内的东西来修理皇城内的房间，不必到皇城外取材，可节省很多财力。”

黄司礼很高兴的同意。

锦衣卫赵子户拿着陆锦衣卫的帖子前来，说是军士搬出焦土，都放置在长安两门外大街两旁，四夷来朝贡的人看了不雅观〔体面话〕。庆寿寺西边夹道上有深坑，可用焦土去填满。

郑晓说时：

“三座宫殿发生火灾，朝廷已经诏告天下，有什么不雅观可言？谁敢将朝廷的龙纹砖石，填在因罪被废的太平侯故宅？何况寿宫火灾，祖庙火灾，焦土都运到长安两门外，军士在长安大街，负重而去，空着回来，人可并行，官吏可以照应管理。如果从两个夹道进去，一定要从寺东的夹道出来，路程多了一半，三万人只能做一万五千人的工作，哪有军士为人填坑的？”

“而且焦土工部还有用处，等木块和石块用完后，要取焦土铺路，从长安坊

牌下，一直填到奉天殿前。每次填五寸厚，都碾碎压平，再加五寸，一直要填三尺厚，才能在上面行走大车子、旱船，不然街道走廊都坏了。现在午门外东西两侧堆积着数万担焦土，如果搬运出去，不久又是得再搬运进来。”

赵子户还想说话，郑晓时就走出去了。

有司会商午门及奉天门宫殿楼房等台基、阶级石、柱下石、花板石面的工程、费用等问题，各部门的意见很多，纷纷不决。

郑晓时也想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考虑到各方未必理解采纳，乃特地造访大匠（官名，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园等的土木营建）徐杲，向他请教。徐杲虽是工程方面的专才，却也对郑晓时十分钦佩。

两人见面之后，即摒退左右，郑晓时说：

“本官有三件事想请教徐大人：第一件是有关午门台阶的问题，有关部门的官员认为应将前三面拆去一丈，重新筑上砌石，本官认为这样恐怕将比不上开国之初兴建得那么牢靠坚固，万一城楼盖好了，旧有的地基屹立不动，新盖的地基却发生倾斜，那又要耗费巨万公帑了；倒不如只将门楼台下龟脚东侧腰墩板等石材，除了保留那些未被大火焚坏的部份，其余损坏的地方将余烬挖凿出来，深约一尺五寸，然后订制新的石材，填置到里土中令其坚固，再用木杉皮填实，这样绝对不会腐坏，而且只要安排三班人工，不到一个月就可完工。但是左右侧门旁的须弥座石，石材大且厚，很难置换，必须等其他部份的石料都已换齐后，按照先前的方式凿出深约二尺五寸的窟窿，订制新的座石，往旧的洞穴填进去，工人一起用铁器出力，也很容易就竣工。”

徐杲道：“这个方法很好，本官赞成。”

郑晓时又说：

“有关奉天门的阶沿石，一块石头要做成三级阶梯，还有殿上的柱下石，大的有两丈见方，这样的庞然大物，又不比过去皇城没有门限阻隔时那样，可以用合力拖拉的方式拽进去施工。前几年九庙（古代帝王立七庙以祀祖先，至王莽增建黄帝太初祖庙和虞帝始祖昭庙，共九庙）发生火灾，木石等材料无法进入施工，结果拆去承天门东墙才得以运进去。这次如要施工，又要越过三重宫门，工程更加困难。倒不如我们在火灾后的焦土中，将旧的阶沿石、柱下石、地面花板石逐一清出，如尚有坚厚可用的石材，就用来充当建物底层的基石，加工使用。至于殿上的三级台阶，以及楼门的台基，也都像前面讲的挖补一番便可。徐大人如能支持本官的这些意见，除了省下了不少民工，银两、粮食也可省下数百万两，至于驴骡车辆，则又更无法计算了，这是莫大的功德啊！”

徐杲一听，十分高兴，等到三天后再议此事时，全部采用了郑晓时的意见。

349. 徐 杲

【原文】 嘉靖间，上勤于醮事，移幸西苑，建万寿宫为斋居所。未几，万寿宫灾，阁臣请上还乾清宫。上以修玄不宜近宫闱，谕工部尚书雷礼兴工重建。礼以匠师徐杲有智，专委经营。皆取用于工部营缮司原收赎工等银，及台基、山西二厂原存木料，与夫西苑旧砖旧石，稍新改用，并不于各省派办。其夫力则以歇操军夫充之，时加犒赏，及雇募在京贫寒乞丐之民，因济其饥。是以中外不扰，军民踊跃，而功易成。杲历升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职衔。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世宗勤于祈祷祭祀，移驾西苑，兴建万寿宫做为斋戒的住所。不久万寿宫失火，内阁大臣请世宗回乾清宫。世宗认为修道时期不应接近后妃，告示工部尚书雷礼（丰城人，字必进）要开工重建。

雷礼认为匠师徐杲很有才智，就交付给他办理，所需费用都从工部营缮司领取。原先所收罪犯抵罪的银两，及台基、山西二厂所存的原料，加上西苑的旧砖石，稍加修饰后使用，不让各省分派办理。并以操练空档的军士担任运夫，给予犒赏做为酬劳。又招募在京师的贫民乞丐，借此让他们得到收入。所以全国上下都不觉负担，军民协力，事情很容易办妥。雷礼后来也升任通政侍郎及工部尚书。

350. 贺盛瑞

【原文】 嘉靖中，修三殿。中道阶石长三丈，阔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船拽运。派府县佐二官督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缸、资渴饮，计二十八日到京，官民之费总计银十一万两有奇。万历中鼎建两宫大石，御史亦有金用五城人夫之议。工部郎中贺盛瑞用主事郭知易议，造十六轮大车，用骡一千八百头拽运，计二十二日到京，费不足七千两。又造四轮官车百辆，召募殷实户领之，拽运木石，每日计骡给直。其车价每辆百金，每年扣其运价二十两，以五年为率，官银固在，一民不扰。

慈宁宫石础二十余，公令运入工所，内监哗然言旧。公曰：“石安得言旧？一凿便新。有事我自当之，不尔累也！”

献陵山沟两岸，旧用砖砌。山水暴发，砖不能御也。年修年圯，徒耗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欲用石，而中贵岁利冒被，主于仍旧。贺乃呼工上作官谓之曰：“此沟岸何以能久？”对曰：“宜用黑城砖，而灌以灰浆。”公曰：“黑城砖多甚，内官何不折二三万用？”作官对以“畏而不敢。”公曰：“第言之，我不查也。”作官如言以告内监。中官怀疑，未解公意，然利动其心，遂折二万。久之不言，一

日同至沟岸尽处，谓中官曰：“此处旧用黑城砖乎？”中官曰：“然。”公曰：“山水暴发，砖不能御，砌之何益？不如用石。”中官曰：“陵山之石，谁人敢动！”公笑曰：“沟内浮石，非欲去之以疏流水者乎？”中官既中其饵，不敢复言。于是每日五鼓点卯，夫匠各带三十斤一石，不数日而成山矣。原估砖二十万，既用石，费不过五万。

坟顶石，重万余斤。石工言，非五百人不能秤起。公念取夫于京，远且五十余里，用止片时，而令人往返百里，给价难为公，不给价难为私。乃于近村壮丁借片时，人给钱三文，费不千余钱，而石已合笋矣。

神宫监修造，例用板瓦，然官瓦黑而恶，乃每片价一分四厘；民瓦白而坚，每片价止三厘。诸阉阴耗食于官窑久矣，民瓦莫利也。盛公督事，乃躬至监，谓诸阉曰：“监修几年矣？”老成者应曰：“三十余年。”公曰：“三十余年而漏若此，非以瓦薄恶故耶？”曰：“然。”公乃阴运官、民瓦各一千，记以字而参聚之。于是邀监工本陵掌印与合陵中官至瓦所，公谓曰：“瓦唯众择可者。”僉曰：“白者佳。”取验之，民瓦也。公曰：“民瓦既佳且贱，何苦而用官窑？”监者曰：“此祖宗旧制，谁敢违之？”公曰：“祖制用官窑，为官胜于民也，岂谓冒被钱粮，不堪至此！余正欲具疏，借监官为证耳。”遂去。监者随至寓，下气谓公曰：“此端一开，官窑无用，且得罪，请如旧。”公不可。请用官民各半，复不可。监者知不可夺，乃曰：“唯公命，第幸勿泄于他监工者。”于是用民瓦二十万，省帑金二千余。

金刚墙实土，而在工夫止二十余名，二人一筐，非三五日不可。公下令曰：“多抬土一筐，加钱二文，以朱木屑为记。”各夫飞走，不终日而毕。

锦衣卫题修鹵簿，计费万金，公嫌其滥。监工内臣持毁坏者俱送司。公阅之，谓曰：“此诸弁畏公精明，作此伎俩，边批：谀便悦而后进言。以实题中疏语耳。不然。驾阁库未闻火，而铜带胡由而焦？旧宜腐，胡直断如切？”内臣如言以诘诸弁，且言欲参。诸弁跪泣求免，工完无敢哗；用未及千，而鹵簿已焕然矣。

永宁长公主举殡。例搭席殿群房等约三百余间，内使临行时俱拆去。公令择隙地搭盖，以揪棍横穿于杉木缆眼下埋之，席用麻绳连合。在工之人，无不笑公之作无益也。殡訖，内官果来取木，木根牢固，席复连合，即以力断绳，取之不易，遂舍之去。公呼夫匠谓曰：“山中风雨暴至，无屋可避，除大殿拆外，余小房留与汝辈作宿食，何如？”众僉曰：“便。”公曰：“每一席官价一分五厘，今只作七厘，抵工价。拆棚日，席听尔等将去，断麻作麻筋用，木作回料，何如？”众又曰：“便。”

都城重城根脚下，为雨水冲激，岁久成坑，啗将及城，名曰“浪窝”。监督

员外受部堂旨，议运吴家村黄土填筑，去京城二十里而遥，估银万一千余两。公建议：“但取城壕之土以填塞，则浪窝得土而筑之固，城壕去土而浚之深，银省功倍，计无便此。”比完工，止费九百有奇。

按：两宫之役，贺公为政，事例既开：凡通状到日即给帖，银完次日即给咨。事无留宿，吏难勒索，赴者云集，得银百万两。公每事核实，裁去浮费，竟以七十万竣役，所省九十万有奇。工甫完，反以不职论去，冤哉！然余览公之子仲轼所辑《冬官纪事》，如抑木商、清窑税，往往必行其意，不辞主怨，宜乎权贵之侧目也！夫有用世之才，而必欲使继其才以求容于世，国家亦何利焉！吁，可叹已！

徽州木商王天俊等十人，广挟金钱，依托势要，钻求札付，买木十六万根。贺念此差一出，勿论夹带私木，即此十六万根木，逃税三万二千余根，亏国课五六万两；方极力杜绝，而特旨下矣。一时奸商扬扬得意，贺乃呼至，谓曰：“尔欲札，我但知奉旨给札耳，札中事尔能禁我不行开载耶？”于是列其指称皇木之弊：“一不许希免关税，盖买木官给平价，即是交易，自应照常抽分；二不许磕撞官民舡只，如违，照常赔补；三不许骚扰州县，派夫拽筏；四不许搀越过关；五不给预支，俟木到张家湾，部官同科道逐根丈量，具题给价。”于是各商失色，曰：“如此则札付直一空纸，领之何用！”遂皆不愿领札，向东厂倒赃矣。又工部屯田司主事差管通济局、广济局，局各设抽分大使一员、攒典一名、巡军十五名，官俸军粮岁支一百三十余石，每年抽分解部银多七八十两，少五六十两，尚不及费。贺公盛瑞欲具题裁革，左堂沈敬宇止之。公查初年税入，岁不下千金，该局所辖窑座，自京师及通州、昌平、良、涿等处，税岁砖瓦近百万，后工部招商买办，而局无片瓦矣。公既任其事，稍一稽查，即如木商王资一项漏银一百零九两，他可知已。嗣查窑税，而中贵王明为梗。公谓中贵不可制而贩户可制，即出示通衢，严谕巡军军民人等，“敢有买贩王明砖瓦者，以漏税论。官吏军余卖放者，许诸人详告，即以漏出砖瓦充赏。”王明窑三十余座，月余片瓦不售，哀求报税矣。诸势要闻风输税，即一季所收，逾二十余万。一岁所积，除勋戚殡葬取用外，该局积无隙地，各衙门小修，五月取给焉。

【译文】 明世宗嘉靖年间，整修三座宫殿中的石阶，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派顺天等八府的民夫二万名，制造旱船载运，派府县佐使二人监督。每里挖一个井，取井水浇旱船，并供民夫饮水，共计二十八天到京师。官府与民间的花费，总计银子十一万两多。

神宗万历年间，需要建造两座宫殿的大石块，有御史共同建议征用五个城的民夫。工部郎中贺盛瑞采用主事郭知易的建议，制造十六轮的大车，用一千八百头骡子拉车，共计二十天可到京师，花费不到七千两银子。又制造四轮的官车一百辆，招募家境殷实的人家领去运木材、石块。每天计算骡子的数目付酬，车价每辆一百金，每年从运费中扣下二十两，共计五年还清。不必实际动用公家的钱，而人民也不必负担费用。

慈宁宫需要二十多块础石，贺盛瑞命令运入官府。宦官们一见都大吵起来，说石头是旧的。

贺盛瑞说：“石头这种东西，哪有新旧之分？凿一凿就又是新的了，有事我自己担当，不会连累你们。”

仁宗献陵的山沟，两岸旧时是用砖砌成的，山水暴发，砖不能挡，每年修理每年倒塌，白费很多金钱。督工主事贺盛瑞想改用石头，而宦官贪图每年工程的回扣，都主张依照惯例办理。

贺盛瑞就找来负责施工的官员，问他：“这个沟岸怎样才能保持不坏呢？”

负责施工的官员说：“应当用黑城砖再灌入灰浆。”

贺盛瑞说：“黑城砖那么多，宦官为什么不分出二三万块来用呢？”

问到这里，负责施工的官员说是害怕不敢回话。

贺盛瑞说：“你尽管说，有什么内情我不追究。”

工头就将实情告诉贺盛瑞，宦官听说贺盛瑞要求黑城砖修沟岸，心中怀疑，为何忽然不坚持以石头来修沟，但因猜不透贺盛瑞在想什么，又贪图以砖修建年年产生的利益，就答应分出两万块砖。

有一天贺盛瑞和宦官一同到沟岸尽头巡视，贺盛瑞对宦官说：“这里以往是用黑城砖吗？”

宦官说：“是的。”

贺盛瑞说：“山水暴发，砖头无法抵挡，砌上去有什么用？不如改用石块。”

宦官说：“陵墓所在的石头谁敢动它？”

贺盛瑞笑道：“沟中污积的石头，不是要除掉才能使水流通吗？”

宦官心知中计，遂不敢再坚持用砖。

于是贺盛瑞每天五更时分亲自点名，所有民夫、工匠各带三十斤石块，不过数天，就堆积如山。原估计砖头要二十万钱，改用石头后，花费不过五万钱。

献陵上所需要使用的石块共有一万余块，石工说，这么多的石头，没有五百个人手是不可能统统挑到山陵上去的。

贺盛瑞私下盘算，如果到京里头调来人手，则两地相隔有五十多里，挑石头却不需那么多时间，平白让人往返百余里，实在说不过去。更何况，如果动用民工，公帑中并没有散发工资的这笔预算，但不发工资又太不像钱。贺盛瑞于是命人到邻近村庄商借壮丁片刻，每人每工时发给三文钱。结果，这回总共才花了一千多文钱，山陵上的墓石便已砌好了。

明朝的太监在监督工部兴建陵墓、神庙时，按例要使用板瓦。然而官窑生产的板瓦色黑质劣，每片价钱是一分四厘，民窑生产的板瓦色白质坚，每片只要三厘。太监们靠官窑中饱私囊由来已久，民窑从未沾上半点好处。

贺盛瑞主持陵墓兴建之后，便亲自造访阉宦，问道：“你们监修土木有几年

了？”

其中一位老成之人答道：“三十多年了。”

贺盛瑞道：“既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神庙的屋顶漏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所用的板瓦质料不好？”

“的确如此。”

贺盛瑞便私下选了官瓦和民瓦各一千片，在上头暗中官作下记号，将之掺杂在一起。然后邀集监工和本陵掌印诸人，会合太监来到放置瓦片的地方，说道：“你们选选看，这里头哪种板瓦最适合在本次工程中使用？”

众人选了选，道：“白色的最好〔公道不容抹煞〕。”

于是大家将白瓦取来一看，是民窑的产品。

贺盛瑞道：“民瓦既然品质好又便宜，何苦一定要使用官窑的产品？”

太监道：“这是祖宗立下的旧规矩，谁敢违背！”

贺盛瑞道：“当初祖宗要用官窑，是因为民窑的产品没那么好。官窑中一定有人从中贪污舞弊，否则品质不会恶劣到这种地步。我正准备向朝廷上疏报告此事，请在场的监官为我作证。”

这话一时封住了众人之口，贺盛瑞便吩咐散会。监工太监跟着他到了官邸，低声下气地说：“这项例子一开，官窑等于是报废了，会得罪不少人，请大人考虑按照旧有的成例发包施工。”

贺盛瑞不准，太监又要求官民各半，还是不准。太监知道贺某人态度强硬，只好说：“那就由大人全权做主好了，但是请不要对其他监工透露本官曾来和大人商议此事。”

于是这次工程共使用了二十万片民瓦，节省公帑共二千多两银子。

金刚墙的工程要进行填土时，在场工作的工人只有二十多人，如果二人合抬一筐泥土，则非要三至五日不能完工。

贺盛瑞下令道：“凡有多抬一筐泥土者，加发工资二钱。”

令下之后，每筐泥土都洒上红木屑为记号，工人飞快地往来搬运，结果不到一天便完工了。

锦衣卫拟议要更置仪杖等装备，所提预算共需一万两银子，贺盛瑞认为有过于浮滥之嫌。

那时，监督工部的宦官一遇到弊案便交付有司审理，贺盛瑞便在公文上眉批意见道：“这些武职人员都畏惧大人的精明〔先用好话取悦上司，然后进言〕，才故意弄些小伎俩，好借以吻合文中叙述的各项情节。但实情并非如此，他们所掌管的驾阁库并没听说遭到火灾，为什么他们身上的铜带会焦黑呢？用旧的

仪仗理应腐朽，为什么每一具看来都那么笔直如削呢？”

监工太监使用这些疑点质问锦衣卫的那些武官，并提言要参劾他们。武官们大惊失色，都跪在地上请求饶恕，不敢再对工部的安排有意见。结果，这次花费尚未到一千两银子，仪仗装备便已焕然一新。

永宁长公主于万历三十五年去世，工部依例雇工搭盖了殡宫殿房等约三百多间。内廷有旨，等丧礼结束之后，要全部拆除。

贺盛瑞令民夫选择空地搭盖，并用细棍子横穿杉木缆眼，埋入土中，每张席子并用麻绳联结起来。当时在场工作的民夫，每个人都暗自嗤笑贺某人在做无聊的事。

殡葬结束后，宫中的官官果然派人来搜刮杉木，结果因木根牢固，每张草席又联结起来，如要一一将张麻割断收走席子，未免太过费事，只好算了。

贺盛瑞便召集工匠等人，询问他们道：“山区一旦风雨暴至，你们便无屋可避，你们将大殿拆除，剩下的小房子，就留给你们起居之用，好不好？”

大家都俯首称善。

贺盛瑞道：“当初官府购买席子，每一张价钱是一分五厘，现在每张折价为七厘卖给你们，从工资中扣除，殡宫拆除之日，听任你们将席子取走，麻绳割下来还可以使用，木材也可自行应用，如何？”

大家又纷纷表示赞成。

京师外城的墙脚根，因为雨水长期的冲刷，渐渐地形成一个大坑，有危及整座城墙的趋势，附近居民为大坑取了个外号，名叫“浪窝”。

官府有关部门打算进行修葺，有一位官员建议到去京城二十里外的吴家村运黄土来修补，估算总共要耗费一万一千余两银子。

贺盛瑞则提议挖护城河河沟底下的泥土，这样不但可以填平浪窝，顺便还可挖深护城河，既省钱又省事，一计数得。

后来的修护工作即依此进行，竣工时，总共才不过花了九百多两银子。

〔梦龙评〕贺公主持兴建两宫的工程时，开了不少事例，凡有公文到来，即日批复，银钱交割的次日，必定入帐列管。每一件公事都在当天解决，官吏无法从中舞弊，因此各方款项纷纷聚集起来，总共筹得了一百万多两银子。贺公对每一项开支都亲自审核，删去浮滥的费用，结果竟只花了七十万两就将工程完竣，共节省了九十多万两的开支。没想到工程才刚完毕，贺公竟被冠上交代不清的罪名，黯然离职，这真是太冤枉了！

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付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上司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骚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办。

351. 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

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

“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

“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352. 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 梦得 在颖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唯遗弃小儿，无由得之。一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养？”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订法者的谋虑深远〕。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353. 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绌，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354. 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墩，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墩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宋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

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

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情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55. 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以上三者都是军官名）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梦龙评〕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勋劳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56. 徐 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

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铃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环，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环，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环，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环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

“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袭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会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

“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

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恪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梦龙评〕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宣府、大同一带，和百姓杂居，屯田士卒无法耕种，米麦每石涨到中等成色的银子三两，但军方每月发给士卒的伙食费只有七镗钱，根本吃不饱。

是时京畿附近的第二期麦作已经成熟，每石只值四镗钱，可及时收买到数十万石的麦子。如果出价五镗钱，商人还愿将麦子出居庸关运抵宣府；如果出价八镗，麦子可出紫荆关运抵大同。大略合计一下，每石麦子只要花上一两银子的代价，就可让每位士卒饱食一个月，这样做的话，当地的米麦价格也将渐次平抑。

奏疏呈上之后，朝廷批准实施。

357. 种世衡 杨揆

【原文】 种世衡所置青涧城，逼近虏境，守备单弱，刍粮俱乏。世衡以官钱贷商旅，使致之，不问所出入。未几，仓廩皆实。又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习之，以银为的，中的者辄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重轻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令射，射中者得优处。有过失，亦令射，射中则免之。由是人人皆射，富强甲于延州。

杨揆本书生，初从戎习骑射，每夜用青布藉地，乘生马跃，初不过三尺，次五尺，次至一丈，数闪跌不顾。孟珙尝用其法，称为“小子房”。

按《宋史》，揆尝贷人万缗，游襄、汉间，入娼楼，篋垂尽。夜忽自呼曰：“来此何为！”辄弃去。已在军中，费官钱数万，贾似道核其数，孟珙以白金六百与偿，揆又费之，终日而饮。似道欲杀之，揆曰：“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不问出入。如公琐琐，何以用豪杰！”似道姑置之。盖奇士也！其参杜杲军幕，能出奇计，解安丰之围。惜乎不尽其用耳！

【译文】 种世衡所建的青涧城，非常靠近蕃族部落。守备的军力薄弱，粮草又缺乏。种世衡于是用官钱借给商人，供他们至内地买粮谋利，完全不加以

干涉，不久，城里仓库的粮食都满了。

种世衡又教官吏人民练习射箭，连僧侣、妇人都要练习，用银子作箭靶，射中的就给他。后来射中的人越来越多，就将箭靶改为厚而小，但银子的重量依旧。有人为徭役的轻重而争执，也命令他们比赛射箭，射中的可以优先选择。有过失的人也命令他射箭，射中的可以不处罚。从此人人都会射箭，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和战力之强跃居整个延州第一。

宋朝人杨揆（临川人，字纯甫）本是书生，后来跟戎人学习骑马射箭，每天晚上用青布铺在地上，骑着悍马跳跃。最初跳不过三尺，后来跳过五尺，最后甚至跳过一丈，屡次摔倒也不管。

孟珙（字璞玉，谥忠襄）曾经采用他的方法，并称杨揆为“小子房”（子房为张良的字）。

〔梦龙评〕按《宋史》记载：杨揆曾经向人借一万缗钱，浪荡于襄汉一带，在妓院里几乎把钱全数用光，有天夜晚忽然对自己说：“我干什么到这里来？”于是离开妓院。后来在军中，又私自花费官钱数万缗。贾似道来审核官钱，孟珙为他偿还白金六百两，杨揆却又把它花光，整天饮酒作乐。贾似道想杀他。杨揆说：“汉高祖付给陈平黄金数万斤，而不问他花在何处。像您这样斤斤计较，怎么能任用豪杰？”贾似道听了，遂没有再加以追究，说起来，这杨揆也真是奇特之士。后来他担任杜杲（邵武人，字子昕）的幕僚，献出奇计，解除安丰被围的困境，可惜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智。

358. 曹 玮

【原文】 曹玮在泰州时，环庆属羌，田多为边人所市，单弱不能自存，因没彼中。玮尽令还其故，以后有犯者，迁其家内地。所募弓箭手，使驰射较强弱，胜者与田二顷。边批：诱之习射。再更秋获，课市一马，马必胜甲，然后官籍之，则加五十亩。边批：官未尝不收其利。至三百人以上，因为一指挥，要害处为筑堡，使自塹其地为方田环之。立马社，一马死，众皆出钱市马。边批：马不缺矣。后开边壕，悉令深广丈五尺，山险不可塹者，因其峭绝治之，使足以限敌。后皆以为法。

【译文】 曹玮任职泰州时，环、庆两地骑战原属于羌人的田地，多数被边境的汉人所收购，但因此地汉人势力单薄，无法保护自己，因而往往又被羌人侵占。曹玮于是命令羌人归还所有的田地，若有违犯的羌人，一律将他们迁徙至内地。

曹玮又招募善于骑射的弓箭手，并要他们比赛骑马射箭，胜的人赏给二顷田地的马〔引诱他们练射箭〕，又规定下一次秋收，获得赏田的弓箭手一定要买一匹担当得起骑战使用的马，再由官方统一登录于簿籍之内〔官府未尝不收其利〕，这些都能做到，再加赏田地五十亩。这样的弓箭手每累积到三百人，便成

立一个团，每团设一个指挥。曹玮在地势险要处建筑堡垒，让士卒自己开辟土地，再圈围起来做为马社，一匹马死了，由众人共同出钱买马〔马不缺矣〕。

曹玮又在边境上挖掘濠沟，要求濠沟的深度、宽度得达到要一丈五尺。山势险峻无法挖掘的，就利用峭壁修建防御工事，后来各州都起而效法。

359. 虞 诩

【原文】 永初四年，羌胡反乱，残破并、凉，大将军邓鹭以军役方费，事不相贍，欲弃凉州，并力北边，譬如衣败，用以相补，犹有所完，不然，将两无所保。议者咸以为然。诩说太尉李修曰：“窃闻公卿定策，当弃凉州。夫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腹心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迁，必生异念。如使豪杰相聚，席卷而东，虽贲、育为卒，太公为将，犹恐不足当御。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食浸淫而无限极，弃之非计！”修曰：“然则计将安出？”诩曰：“今凉土扰动，人情不安，窃忧卒然有非常之变，诚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子弟，皆除为冗官，外以劝励，答其功勤，内以拘制，防其邪计。”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从诩议。于是辟西川豪杰为掾属，拜牧守长吏为郎，以安慰之。

虞诩凉州之议，成于李修之公访；德裕维州之议，格于僧孺之私憾。夫不为国家图万他，而自快其私，以貽后世噬脐之悔，斯不忠之大者矣！河套弃而陝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太宁弃而蓟州逼，三垒河弃而辽东悚。国朝往事，可为寒心！昔单于冒顿不惜所爱名马与女子，而必争千里之弃地，遂因以灭东胡、并诸王。堂堂中国，而谋出丑虏下，恬不知耻，何哉！○凉州之议，尤妙在辟其豪杰而用之，此玄德之所以安两川也。嘉靖东南倭警，漕台郑晓奏：“倭寇类多中国人，其间尽有勇智可用者，每苦资身无策，遂甘心从贼，为之向导。乞命各巡抚官于军民白衣中，每岁查举勇力智谋者数十人，与以‘义勇’名色，月给米一石，令其无事则率人捕盗，有事则领兵杀贼，有功则官之。如此，不唯中国人不为贼用，且有将材出于其间。其从贼者谕令归降，如才力可用，一体立功叙迁。不然，数年后或有如卢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难拨灭矣！”愚谓端简公此策，今日正宜采用。

【译文】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羌人反叛作乱，侵略凉州，大将军邓鹭（字昭伯）认为出兵对付羌人军费支出太高，不太划算，想抛弃凉州，集中力量去对付北方的敌人。譬如两件破衣服，用一件来补另一件，还有一件是完整的，否则两件都不能穿，众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很对。

虞诩（武平人，字升卿）劝太尉李修（字伯游）说：

“听说公卿已决定要抛弃凉州。凉州抛弃之后，三辅之地（汉朝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就成为边塞，而历代天子的陵墓位在城郊，毫无屏障，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俗话说：‘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凉州人对军事的熟习，以及勇敢尚武的性格，远远超过其他各州。羌人所以一直不敢入侵三辅之地，而直接威胁到京师这一带，是因为凉州在前为屏障的缘故。

“而当地人所以执持兵器奋勇抗敌，义无反顾，是因为他们有自认是大汉的子民。如果抛弃这个地方，要迁徙当地人民到内地，则人民安居本土，不肯轻易迁徙，必然产生叛变的意图。更严重的是，万一当地的豪杰之士全数聚集起来，挥军向东，则就算我们有贲育这样的勇士为士卒，有姜太公这样足智多谋为者将师，恐怕还抵挡不了。有人用补两件破衣服还能保有其中一件的完整来作譬喻，意图放弃凉州，我却认为抛弃凉州像毒疮一般，患部将会持续不断的扩散，所以抛弃凉州不是好办法。”

李修说：“然而要怎么做才对呢？”

虞诩说：“如今凉州骚动，民心不安，我担心突然间有意外的变故，应当由四府（大将军府、太尉府、司徒府、司空府）、九卿各自辟召凉州人数名为幕僚，让凉州各级地方官员的子弟都在京城为散职的官员。表面上来说，是对凉州官员守土有功的酬奖，并进一步发挥鼓励劝诱的功能，实质上也构成对这些人一种无形的牵制力量，防止他们有任何不轨作乱的意图。”

李修很赞许他的话，就集合四府商议，依虞诩的计策行事。于是辟召凉州一地的豪杰之士担任属官，州牧、太守的子弟为郎，用来劝慰他们。

〔梦龙评〕虞诩对凉州的一番建议，是因著李修愿意为国寻求忠言而发挥功效；李德裕对维州的一番建议，则因牛僧儒对李德裕私人的仇怨而化为泡影。眼光不看在国家长久的利益，只图满足一己的私利，最后遂让后人悔恨莫及，实在是最大的不忠。河套丢了陝右就亮起红灯，西河丢了甘州就很危险，太宁丢了苏州就饱受威胁，三岔河丢了辽东就陷入恐惧之境，明朝的往事，是足以令人寒心的。西汉初年匈奴的冒顿单于，不吝惜自己心爱的名马与女子，而一定要争取到千里的荒地，因而能消灭东胡和北方各国。堂堂中国，谋略居然不如一个塞外的野人，还安然不知羞耻，为什么呢？

虞诩对凉州问题的建议，更妙的是任用当地的豪杰，这也是刘玄德安抚两川的方法。嘉靖年间东南倭寇之乱，漕台（漕运总督）郑晓奏报倭寇中有很多是中国人，其中也有智勇双全可以任用的人才，往往因为没有机会得到施展，而甘心跟着贼兵，做贼兵的向导。请命令各巡抚在军民百姓中，每年查访推举数十名有勇力智谋的人，给予义勇的名位，每月给付一石米。命令他们平常率领人民缉捕盗匪，乱事发生时，就带军队攻杀贼兵，立功以后就授与他官位。如此，不只中国人不会被倭寇所用，而且可从中发掘将帅之人才。那些已经追随贼兵的，劝导他们反正，如果才力可以任用，完全论功升迁。不然数年之后，可能出现卢循（晋朝人，字于先）、孙恩（晋·琅琊人，字灵秀，奉五斗米教）、黄巢（唐·曹州人）、王仙芝（唐·濮州人）等

类的强而有力的反贼，乱事将更加扩大蔓延，到时候就很难消灭了。我个人认为郑晓的计策，非常适合当今采用。

360. 张居正

【原文】 俺答孙巴汉那吉，与其奶公阿力哥，率十余骑来降。督抚尚未以闻，张江陵已先知之，宰相不留心边事，那得先知？贻书王总督崇古查其否，往复筹之曰：“此事关系甚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第戒励将士，壁清野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彼卑词效款，或斩我叛逆赵全等之首，誓以数年不犯吾塞，乃可奉闻天朝，以礼遣归。但闻老酋临边不抢，又不明言索取其孙，此必赵全等教之，边批：看得透。诱吾边将而挑之以为质，伺吾间隙而掩其所不备。难当并堡坚守，勿轻与战，即彼示弱见短，亦勿乘之。边批：我兵被劫，往往坐此。多行间谍以疑其心，或遣精奇骑出他道，捣其巢穴，使之野无所掠，不出十日，势将自遁，固不必以斩获为功也。续据巡抚方金湖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其言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盖耻以轻博重，边批：看得透。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弩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宣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使。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俺酋言虽哀恳，身犹拥兵驻边，事同强挟，未见诚款。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送归其孙。若拥兵要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即不然，而聊以胁从数人塞责，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边防利害不在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其战守之具，兴屯田利，边鄙不耸，稽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诸逆既入境，即可执送阙下，献俘正法，传首于边，使叛人知畏。先将那吉移驻边境，叛人先入，那吉后行，彼若劫质，即斩那吉首示之，闭城与战。彼曲我直，战无不克矣。阿力哥本导那吉来降，与之，必至糜烂。边批：牛僧孺还悉怛谋于吐蕃，千古遗恨。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则此人亦可执之以相当，断不可与。留得此人，将来大有用处，唯公审图之。”

后崇古驰谕虏营，俺答欲我先出那吉，我必欲俺答先献所虏获。俺答乃献被掳男妇八十余人。夷情最躁急，遂寇抄我云石堡。崇古亟令守备范宗儒以嫡子范国圉及其弟宗伟、宗伊质虏营，易全等。俺答喜，收捕赵全等，皆面缚械

系，送大同左卫。是时周、元闻变，饮鸩死，于是始出那吉，遣康纶送之归。那吉等哭泣而别。巡抚方逢时诚夷使火力赤猛克，谕以毋害阿力哥。既行，次河上，祖孙呜呜相劳，南向拜者五，使中军打儿汉等入谢，疏言：“帝赦我逋迁裔，而建立之德无量，愿为外臣，贡方物。”请表笺楷式及长书表文者。江陵复移书总督曰：“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猜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议者以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不知所谓和者，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制和者在夷狄，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义。今则彼称臣乞封，制和者在中国，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万万不侔。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驾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其期或三日二日，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虑，自吾常事，不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也。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驭之策，自合如是耳。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议者独以边将不得捣巢，家丁不得赶马，计私害而忘公利，遂失此机会，故仆以为不唯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已乃于文华殿面请诏行之，又以文皇帝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故事，拣付本兵，因区画八策属崇古。崇古既得札，遂许虏，条上封贡便宜，诏从之。俺答贡名马三十，乃封俺答为顺义王，余各封赏有差，至今贡市不绝。

板升诸道既除，举朝皆喜。张江陵语督抚曰：“此时只宜付之不知，不必通意老酋，恐献以为功，又费一番滥赏，且使反侧者益坚事虏之心矣。此辈宜置之虏中，他日有用他处；不必招之来归，归亦无用。第时传谕以销兵务农，为中国藩蔽，勿生歹心，若有歹心，即传语顺义，缚汝献功矣。然对虏使却又云：‘此辈背叛中华，我已置之度外，只看他耕田种谷，有犯法、生歹心，任汝杀之，不必来告。’以示无足轻重之意。”

【译文】 明朝时，鞑靼酋长俺答的孙子巴汉那吉，和他的奶公（乳母之夫）阿力哥率领十万多骑兵来降。

总督巡抚尚未向皇帝禀报，张江陵（张居正）已先知道此事〔宰相不留心边事，哪得先知〕，就写信给总督王崇古（蒲州人，字学甫），查问事情确实与否，且在信中仔细的计议。他说：

“这件事关系重大，降服鞑靼的关键就在此一举。刚接获报告说鞑靼酋长到边境上来要人，我们正怕他放弃不要，则我们空有人质且结怨俺答。现在他既来要人，就对我们有利。只要勉励将士们，坚固壁垒，肃清郊野以待敌。并派

人向鞑靼好言相劝，如果他们肯屈从降服，或斩杀我方叛逆赵全等人，立誓数年之间不侵犯我国边境，我们必当稟奏皇上，依礼遣送回去。

“但我听说老酋长这回到边境上既不抢劫，又不明言要索取自己的孙子。这一定是赵全等人教他的〔看得透〕，要引诱我方边境将士，把他捉来当人质，再趁我们不备时进击。我们应关起城堡坚守，不要轻易出兵作战。即使他们看起来军力很弱，也不要进攻〔明兵被劫，往往因此〕。多派间谍，使对方疑心。或派遣精锐骑兵绕路去直接攻击他们的巢穴，使 they 要战没得战，要抢没得抢。如此不出十天，一定自行离去，这样的结果就算成功了，根本不必非要有斩获多少敌人才算有功。

“我又听说巡抚方金湖派遣鲍崇德去会见老酋长等等，这些传闻未必是事实。这回老酋长所表现的亲情，颇为真实，他不用我方叛降的人来交换他的孙子，大概是耻于用无足轻重的人来换取他心目中重要的人〔看得透〕，而不是不忍心杀掉赵全这批那些叛降的人。其实留着巴汉那吉这样乳臭未干的年轻小孩，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正好对俺答而言重要无比，可以借此挟制鞑靼罢了。所以应当派人宣布朝廷厚待他的孙子，使老酋长安心。然后命令那吉穿着朝廷赏赐的红袍金带去见鞑靼的使者，老酋长见我方对那吉的宠爱，要回那吉的心意将更急切。而王牌握在我们手中，这样的状况下进行和议，我方有什么要求，一定会达成。

“俺答言语虽然哀怨，但在边境上还拥有大批军队，这种态势像是在要胁我们，尚未表现出谈判的诚意，一定要让他将赵全这批叛逆先全数送入边境，且撤回骑兵，然后我们才派官吏依礼送回他的孙子。如果他带兵来要回人质，我们就应允谈判，而戎狄之人不可信赖，恐怕中途发生变卦。就算俺答不搞花样，就光凭他带兵恫吓，我们就马上答应和议放人，岂不是严重损害国家的威望？

“至于封爵位、进贡交易两件事，都无关紧要。我的意见是边防的利害问题，不在那吉送不送回去，而在俺答有没有求和的诚意。如果俺答果真出于至诚，封给他爵位，准许进贡交易，我们也可以趁机修理兵器守备，推行屯田。边境没有烽火之警，农夫也能放心耕种。

“俺答如果要求和盟，我们当予以怀柔，只要名义上尊本朝为天子，鞑靼可完全保有自主；他如果背叛盟约，我们立刻兴师问罪。胜算掌握在我们手中，几世都有利。那些叛逆的人入境后，立刻送到京师处死，然后将首级送到边境，使心怀背叛的人知道畏惧。至于那吉则可先移送到边境，但须等一干叛逆入境，那吉再出发。

“他们如果打算劫持人质，我们就立即将那吉斩首，并关闭城门来作战，他

们理屈，我们理直，一定可以打胜仗。阿力哥是引导那吉来投降的人，送回去一定会被处死，如今他们既然留下周、元二人，我们也同样可以留下阿力哥，绝不可以送回去。留下这个人，将来会有很大用处，希望您仔细考虑。”

后来王崇古派人去告诉俺答，俺答要明室先交出那吉，明室的答复是一定要俺答先献出他虏得的人。俺答于是先献出被他俘虏的八十多名男女。

有一部份鞑靼军沉不住气，开始攻击云石堡。王崇古立即命令守备范宗儒，派其长男范国圉及弟弟宗伟、宗伊到俺答军营为人质，交换赵全等叛徒，俺答很高兴，就收捕赵全等人，都加以手铐脚镣送到大同左卫。此时叛降鞑靼的周、元二人听说状况有变，就饮毒酒自杀，明室这才把那吉带出来，派康纶送回去，那吉等人哭着道别。

巡抚方逢时（嘉鱼人，字行之）告诫鞑靼，要火力赤猛克不要加害阿力哥。那吉到黄河边时，俺答亲自来迎，祖孙相见，伤心落泪，互相问候，并向南方拜了五次。俺答又派亲信手下阿儿汉进京道谢。上疏说：皇上赦免我擅自逃亡的孙儿，恩德无量，俺答愿意以皇上远方的臣子自居，进贡我国的产物，请求颁赐表章书信的格式及擅长文书章奏的人。

张江陵又写信给总督说：

“封爵位、进贡的事是控制夷狄、安定边塞的重要方略。现在有人怀着嫉妒的心理，坚持一些庸俗无知的建议，只看到眼前的小问题，完全不顾国家久远的利益，于是想扰乱甚至阻止和议的进行，这不只是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商议的人认为议和是向夷人示弱，答应和鞑靼人开放马匹交易一定会引发战乱，这实在是不了解所谓和平的意义。例如汉朝的和亲、宋朝的奉纳，彼时要战要和完全控制在夷狄手中，不在中国。所以贾谊认为是本末倒置，寇准坚决反对和议；如今鞑靼对我国称臣求封，和议与否控制在中国手里，不在夷狄，比起汉朝、宋朝，绝不相同。

“至于从前奏请开马市，夷狄带兵侵犯边境，仗恃强势要求交易，用弱小的劣马，向我方索取数倍的利润。交易未完，就进行抢劫。所以先帝下令禁止不再实行。如今因鞑靼入贡，官方为他们开办市场，让他们和边境人民贸易。为期或三天、或两天，这就像辽国开原事例，又哪里是马市可以相提并论的呢？

“至于国土的防卫，戒备的筹谋，自然是我们长期要进行的事，不可因为夷狄入贡与否而有增减。如今我们中国人亲生父子兄弟互相约定，尚且不能保证不违背，何况是夷狄呢？

“但这绝不意味着和议有什么错误，相反的，和议就边患的问题还是有一定的功能。想想看，鞑靼数十年来没有一年不入关侵略抄劫，难道这些边患都是

违背盟约才发生的吗？就算将来鞑靼违背盟约，所发生的祸患，又难道会比不和议时每年侵边更严重吗？商议的人只想到没有真刀真枪的战事来立功以及夺取鞑靼人的牲畜，这种只计较个人私利而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当然可惜升官发财的机会暂时没有了。所以我认为这些人不只不忠，更是愚昧至极。”

不久，张江陵在文华殿当面奏请皇帝下令实行，又将成祖封和宁、太平、贤义二王的故事交付本兵（兵部尚书的别名），依此拟定处理鞑靼问题的八项基本原则，交由总督王崇古负责执行。

王崇古接获函札，就奏请皇帝同意依照俺答的要求封爵位、进贡交易，皇帝下诏书同意。俺答进贡名马三十匹，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余封赏各有等级，至今进贡交易依然不绝。

赵全等人伏诛后，朝廷上下为之大喜。这时张江陵对总督巡抚说：

“这个时候最好假装没事，否则让俺答得知消息，以此邀功，不但又得一番滥赏，且会使那些叛国者投靠虏庭之心益发坚定。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北虏之地，他日就会有到他们的时候。不必号召他们回来，他们回来也没用，只要不时训谕他们放下兵器，专心务农，为我中国之屏障，勿生反叛之心；若有反叛之心，我们就会传话给顺义王（即俺答），要他抓他们来献功。

“但是对北虏使者时，又告诉他：‘这些人是叛国者，我朝已置之度外，任他耕田种谷；如果他们作奸犯科，你们如何处置都可以，不必告知中国。’如此，即表示这些人无足轻重。”

361. 顾 玠

【原文】 顾玠《海槎余录》云：儋耳七坊黎峒，山水险恶，其俗闲习弓矢，好战，峒中多可耕之地，额粮八百余石。弘治末，困于征求，土官符蚡蛇者恃勇为寇，屡败官军。后蚡蛇中箭死，余党招抚讫。嘉靖初，从侄符崇仁、符文龙争立，起兵仇杀，因而扇动诸黎，阴助作逆。余适拜官莅其境，士民蹙额道其故。余曰：“可徐抚也。”未几，崇仁、文龙弟男相继率所部来见，劳遣之。余知二人已获系狱，故发问曰：“崇仁、文龙何不亲至？”众戚然曰：“上司收狱正严。”余答曰：“小事，行将保回安生。”众欣然感谢。郡士民闻之骇然，曰：“此辈宽假，即鱼肉我民矣！”余不答。既而阅狱，纵系囚二百人，州人咸赏我宽大之度，黎众见之，尽阖首祝天曰：“我辈冤业当散矣！”余随查该峒粮，俱无追纳，因黎众告乞保主，余谕之曰：“事当徐徐，此番先保各从完粮，次保其主何如？”众曰：“诺。”前此土官每石粮征银八九钱，余欲收其心，先申达上司，将该峒黎粮品搭见征无征，均照京价二钱五分征收，示各黎俱亲身赴纳，因其

来归，人人抚谕，籍其名氏，编置十甲。办粮除排年外，每排另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二名，又总置、总甲、黎老各二名，共有百余人。则掌兵头目各有所事，乐于自专，不顾其主矣，日久寝向有司。余密察识其情，却将诸首恶五十余名，解至省狱二千里外，相继牢死，大患潜消。后落窑峒黎闻风向化，亦告编版籍。粮差讫，州仓积存，听征粮斛准作本州官军俸粮敷散，地方平安。

【译文】 明朝人顾玠（吴县人，字汇堂）的《海余录》记载：

儋耳七坊黎山一带山势险恶，当地人民一向熟习弓箭、好斗成性。黎峒有很多耕种的田地，每年可生产八百多石米粮。

明孝宗弘治末年，当地人民因不堪忍受重税的课征，于是土官符蚺蛇仗恃勇武率众为寇，屡次打败官军。后来符蚺蛇中箭死亡，余党被官军招抚。世宗嘉靖初年，符蚺蛇的侄儿符崇仁、符文龙争夺官位的继承，起兵互相仇杀，继而扇动各黎族部落，暗中准备叛乱。

我正好到当地任知府，当地的百姓非常忧虑乱事将起，向我报告了这个事情。

我说：“没问题，可以慢慢安抚他们。”

不久，符崇仁、符文龙的弟弟及儿子相继率领部落的人来求见，我慰劳他们，后来知道符崇仁、符文龙已被捕下狱，就故意问他们：“崇仁、文龙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众人难过地说：“已经被官府抓去关起来了。”

我笑着说：“这是小事，我就去保他们回来。”

众人都高兴地道谢。

郡里的百姓听了，害怕地说：“这些恶人一放出来，马上就会来残害我们百姓了。”

我不予理会。

不久我巡视监狱，放了两百名囚犯，州人都称赞我宽怀大量。黎族人见了全体低着头祈祷说：“我们的冤屈终于可以得到平反了。”

我随后详查黎峒的粮食，都没有缴纳粮税，就借着黎族人来请求我保释他们的首领时，告诉他们说：“事情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先办好纳粮完税的事，再谈保释首领怎样？”

众人说：“好的。”

前任官吏每石粮食征收银子八到九钱，我想收笼他们的心，先请求上司将黎峒的各种粮税均依照京师的征收金额二钱五分来征收，并要求各黎族亲自缴纳，等他们来缴税时，都加以安抚开导，把名氏登录在簿籍上，编成十甲。办

理粮务时，除了当年负责领导的人外，每排又设立知数协办、小甲各两名，又总会整个十甲设立总甲、黎老各两名。于是共设立了一百多名掌兵头目，每人分层负责，这些人都很高兴得到自己权责范围的权力，便不再肯听令于原来的首领了。

黎族人渐渐地心向着官府，我仔细明察各种情况，又将五十多名带头作乱的人押送到省监狱，让他们相继死于两千里外的监狱中，于是大患遂消除于无形。往后落窑峒黎也来归化，都正式编入户口簿籍里，催收公粮的差事完成后，州仓所积存的粮食，准许分配作本州官军的俸粮，地方因而平安。

362. 张肖甫

【原文】 浙故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岁以七营防海汛，汛毕乃归，其饷颇厚。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新例减饷三之一，又半给新钱，钱法壅不行，诉之不听，遂为乱。其魁马文英、杨廷用实倡之，拥吴公至营所，窘辱备至，迫书脞削状，以库金二千为酒食资，姑纵之。明日二魁阳自缚诣吴及两台，言：“我实首事，请受法，他无与也。”众皆匣刃以俟。诸公惧稔祸，姑好言慰遣，而具其事上闻。少司马张肖甫奉便宜命抚浙代吴，未至而民变复作。初，杭城诸栅各设役夫司干掇，边批：多事。应役者自募游手充之。前二岁始严其法，必亲受役。憚役者相率倚豪有力以免，而游手遂失募利，亦怨望。上虞人丁仕卿侨居，素舞文，与市大猾相结，假利便言之监司守令，俱不听，意忿忿，且谓“官无如乱兵何，而如我何！”以此挑诸大猾。会仕卿坐他法荷校，诸大猾遂鼓众劫之，响应至千人，于是焚劫诸豪有力家以快憾。遂破台使者门，监司而下悉窜匿。张公抵嘉禾闻变，问候人曰：“兵哨海者发耶？”曰：“发矣。”“所留二营无恙耶？”曰：“然。”公曰：“速驱之，尚可离而二也。”边批：兵民合则不可为矣。从者皆恐，公谈笑自如。既抵台治事，而群不逞啸聚益众，揭竿立帜，执白刃而向台者可二千余，且欲毁垣以入。公乃从数卒乘肩舆出迎，谓之曰：“汝曹毋反，反则天子移六师至族汝矣！且汝必有所苦与甚不平，何不告我？”众以司夜役不公为言，公曰：“易耳！奈何以一愤易一族！”即下令除之，众始散。然其气益张，夜复掠他巨室，火光烛天。公秉烛草檄，谕以祸福。质明，张之通衢。众取裂之。公怒曰：“吾奉命戢悍兵，宜自悍民始。”已而计曰：“过可使也，乌合可刈也。”命游击徐景星以二营兵入，召伍长抚之曰：“前幕府诚误用汝死力而不汝饷，汝宁无怏怏！”边批：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众唯唯，则又曰：“市无赖子乱成矣。彼无他劳，非汝曹例。能为我尽力计捕之，我且令汝曹以功饱也。然无多杀，多杀不汝功。”众踊跃听命。复召马文英、杨廷用，密谓之曰：“向自缚

而请者汝耶？”二魁谢死罪。公曰：“壮士故不畏死，虽然，死法无名。汝为我帅众捕乱，诂论赎，且赏矣。即不幸死，宁死义乎！”二魁亦踊跃听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从骁勇为中军；俾营兵次之；郡邑土团又次之。严部伍，明约束，遂前薄乱民，连败之，缚百五十余人，而仕卿与焉。公讯得其倡谋、挟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余人，皆斩梟之辕门，余悉释去，于是群不逞皆散。公念此悍卒犹未伏法，急之或生变，假他事罪之或密掩之则非法，因阳奖二魁功，予之冠带，榜于营，复其饷如初，咸帖然。当二魁自缚时，要众曰：“吾以一死蔽若等，姑予我棺殓，给妻子费。”众为敛金数百，既免而不复反橐，众颇恨。又各营倡乱者数十，公俱廉得之。届明年春汛，七营当复发，公于誓师时密令徐景星以名捕营各一人，数其首乱罪斩之，已后捕马、杨二魁至，曰：“汝故自请死，今晚矣。且汝既倡乱，又欺众而攘其资，我即欲贷汝，如众怒何！”又斩之，凡九首，陈辕门外，而使使驰赦诸营，曰：“天子不忍尽汝，汝自揣合死否？今而后当尽力为国御围也！”众尽感泣。

兵之变，未有不因腴削激成者；民之变，未有不因势豪激成者。至于兵民一时并变，危哉乎浙也！幸群不逞仓卒乌合，本无大志，而二魁恃好言之慰遣，自幸不死，故不至合而为一，于此便有个题目可做。

张公此举，大有机权，大有此第，尤妙在于不多杀。若贪功臣，我不知当如何矣！

【译文】 浙江旧时有幕府亲兵四千五百人，分为九营。每年海潮期时派七营去防守海边，海潮期结束后才回去，他们的粮饷颇为优厚。

明神宗万历十年间，吴中丞善言奉行新法，依规定减少三分之一粮饷，又发给一半新钱。随即新钱废而不用，亲兵向上申诉又得不到结果，于是起而叛变。首领马文英、杨文用带头作乱。挟持吴中丞到军营，加以各样羞辱，并强迫他写“赦免状”，用公库金二千两做为营兵酒食费，才暂且放他回去。

第二天，这两名首领假意自己捆绑来拜见吴中丞及御史台，说是自己带头叛变，请求接受刑罚，其他人都不相关。其实所有叛变的亲兵都备好武器，一有状况，马上再作乱，诸官员害怕再引起祸患，只有好言相慰，将他们遣走，再将此事详细地向朝廷奏报。

少司马张肖甫奉命到浙江代替吴中丞，并由朝廷授权可视情况全权处理，但张肖甫人未到而平民又起叛变。

起初，杭州城的哨楼各设役夫，负责巡夜〔多事〕，担当役夫的往往由官府自行招募无业游民充任。前两年开始严格执行，一定要由人民轮番亲自担任役夫〔更多事〕。害怕担任役夫的人，便相率投靠权势之家而免除劳役；另一面无业游民失去利益，也产生怨恨。

上虞人丁仕卿寄居杭州，向来喜爱舞文弄墨，并和城中的一些狡诈不法人

士互相勾结，遂上言官府恢复过往招募的做法，监司、太守、县令不予采纳，丁仕卿觉得很丢脸，生气的四下宣称，上次亲兵作乱，官府除了屈服外也不敢如何，这样的官府下令，我们爱听不听，谁能拿我们怎么样？以此挑起城中一些不法之徒的愤怒。

适逢丁仕卿犯其他法令被捕，这些不法之徒就鼓动群众去劫狱，一时闻风响应的高达上千人。暴民于是向权贵人家打劫放火以泄恨，并击破御史台衙门，监司以下的官员都逃匿无踪。

张肖甫抵达嘉禾，听说军民叛变，问侍从说：“海防的七营士兵出发了没？”
“出发了。”

张肖甫又问：“另外两营还在吗？”

侍从回答：“是的。”

张肖甫说：“立刻把他们也派遣去海边，还来得及和叛民隔离〔民兵一合，则势不可为〕。”

随从的人员都很害怕，张肖甫却谈笑自如。张肖甫抵达官府以后，群众聚集得更多。揭竿树立旗帜、拿着武器包围官府的近二千人，而且几次想破墙而入。

张肖甫带着数名士卒乘轿子出迎，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作乱，乱事一起朝廷一定会派大军来讨平，你们有什么痛苦与不平，何不告诉我呢？”

众人都说是巡夜的事不公平。

张肖甫说：“这很容易。怎么需要因一时愤怒，拿你们一家大小的生命开玩笑呢？”

于是张肖甫当场就下令废除巡夜。众人才从官府退开，气焰却更嚣张，夜里又去抢劫大户，并放火烧屋，弄得满城火光。张肖甫点着蜡烛写公文，告谕人民作乱必然导致的灾祸，天刚亮时，张贴在重要路口，众人却把它扯下来撕破。

张肖甫很生气，说：“我奉命来平定悍兵，应该从悍民着手。”

张肖甫认为，营兵虽有过失，但一时还可派用，而乱民不过是乌合之众，很容易可平定。于是命令游击将军徐景星带二营士卒入城，召伍长来安抚说：“前任幕府错待了你们，既要你们尽力效命，而让你们吃不饱，难怪你们心里不满。〔先平其气、安其心，而后用之〕”

众兵皆恭敬地应诺。

张肖甫又说：“城中无赖已开始闹事，他们不像你们有为国守土的辛劳，所以不可和你们的事一概而论，你们若能为我尽力去逮捕他们，我就让你们因这

次立功而过好日子，但是要记住不要杀太多人，多杀人就不算你们的功劳。”

众兵踊跃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马文英、杨廷用来，私下说：“先前自己捆绑来请罪的是你们吗？”

二人谢罪，张肖甫接着说：“男子汉大丈夫本来就应该不怕死，但也不要死得默默无闻，你们为我率兵缉捕乱民，赎罪而且还能得到奖赏，就算不幸牺牲，也算死得合于义理不是吗！”

二人也热切表示愿意听命。

张肖甫又召徐星卿，派出自己身边骁勇的人做剿贼的先锋，营兵居第二线，最后才是当地的人民团练。于是严整队伍，明定规矩，然后开始对乱民展开攻击，果然很顺利的接连击破乱民，逮捕一百五十多人，而丁仕卿也在其中。张肖甫便升堂审问，查到挟带兵器并满身劫来的财帛的主谋者共五十多人，都处以死刑，并将首级悬挂军营门上，其余的人则当场无罪释放，于是众人不敢放肆，各自散去。

此时营兵作乱的事尚未处理，然而民乱才刚刚压下，张肖甫担心太急切会再度出事，若是借他罪处置他们，或秘密杀死他们也都不对劲。因此假装奖励马、杨二人的功劳，给予帽冠束带，榜示于军营，又恢复他们的粮饷，使众人都很服贴安顺。

但马文英和杨廷用在自我捆绑请罪时，曾要众人说：“我俩以死来让你们脱罪，你们应该给我们两人一点丧葬费和妻儿的生活费。”

众人因此为他们凑了数百金的安家费，但马、杨二人无罪后又不退还，弄得大家都十分怨恨。此外，各营带头作乱的人有数十名，张肖甫也都大略知道是谁。

到第二年春季海潮期，七营军士又将出发。张肖甫在军士宣誓时，秘密命令徐星卿在每一营中各逮捕一名带头作乱的人处死。然后又逮捕马、杨两名首领。

张肖甫说：“你们以前自己请求处死，到今天才杀，已算是让你们多活很久了。你们带头作乱，又欺骗众人的钱，即使我想赦免你们，众人的愤怒又怎么能平息？”

又杀死他们两人，一共九个首级，一齐陈列在军营门外。

最后，张肖甫派使者去告诉各营军士，他说：“天子不忍心将你们全部处死，你们自己想想该不该死？今后应当尽力防卫国土。”

众人都感动得落泪。

〔梦龙评〕军士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因为上级剥夺所激成的；平民叛变的起因，没有不是

因为权贵压迫所缴成的，军士平民竟然一起叛变，好危险啊！幸好只是仓卒聚集的乌合之众，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志。而马、杨两个军士首领又仗着张肖甫的好言慰藉，自己以为可以侥幸不死，所以不至军民合而为一，这样就好处理了。张肖甫这番作为，非常机智，又能按部就班进行，更好的是不多杀人，如果是贪功的臣子，我不知道会怎么处理。

363. 张仁愿 余玠

【原文】 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时默啜悉众西击突骑施，总管张仁愿请乘虚夺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首尾相应，以绝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佛云祠为中城，距东、西城各四百余里，皆据津要，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

今皆弃为荒壤矣，惜哉！

余玠帅蜀，筑召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帅所。时播州冉璘、冉璞兄弟隐居蛮中，前后阉帅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诣府。玠素闻其名，与之分庭均礼。居数月，无所言，玠乃为设宴，亲主之。酒酣，坐客纷纷，竞言所长，璘兄弟卒默然。玠曰：“是观我待士之礼何如耳！”明日更辟馆以处之，因使人窥之，但见兄弟终日对踞，以垺画地为山川城池，起则漫去。如是又旬日，乃请玠屏人言曰：“某蒙明公礼遇，今日思有以少报，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中形胜之地莫如钓鱼山，请徙诸砦。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余玠大喜，密闻于朝，请不次官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于是臂指联络，蜀始可守。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而河北之斥堠始远，吴玠筑钓鱼山十余城，而蜀之形胜始壮，皆所谓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者也。嘉靖中，大同巡抚张文锦议于镇城北九十里筑五堡，徙镇卒二千五百家往戍之，堡五百家，为大同藩篱，此亦百世之利也。然五堡孤悬几百里，戍卒悍虏不愿往。必也兴屯田、葺庐舍，使民见可趋之利，而又置训练之将，严互援之条，使武备饬而有恃无恐，民谁不欣然而趋之？乃不察机宜，而徒用峻法以驱民于死地，所任贾鉴者，又不能体国奉公，以犯众怒，遂致杀身辱国，赖蔡天祐相机抚定，仅而无恙。欲建功任事者，先在体悉人情哉！

【译文】 唐朝时朔方的军队和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首领默啜率领全军向西攻击突骑施娑葛，朔方总管张仁愿奏请乘突厥空虚之时，夺取漠南地方，在河北建筑三座受降城，首尾相应，以断绝突厥南侵的路，六十天可以完工。

以佛云祠为中受降城，距东西受降城各四百多里，都在牛头朝那山北方，地势险要，并设置烽火台一千八里座。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游牧，直到现在还弃置为荒地，从经济角度来看真是可惜！

宋朝人余玠（薪州人，字义夫）在蜀统军时，在元帅府左边建筑一座招贤馆，陈列摆饰完全依照元帅府。当时播州人郑冉璘、冉璞兄弟隐居在南蛮，前数任将帅屡次征召，都不肯出来做官，到此时才亲身拜访余玠府。

余玠听说过他们的名气，就用完全对等的礼节对待他们。住了几个月，冉氏兄弟却都没有深谈。

有一天，余玠特地准备酒宴，亲自招待他们，酒喝得高兴时，其他客人纷纷抢先说自己的专长，而冉氏兄弟始终沉默不语。

余玠心想：“他们是在观察我对待贤士的礼节如何罢了。”

第二天，余玠又请冉氏兄弟迁入更豪华的居室，并派人偷偷监视他们，只见兄弟俩整天对坐，用白土在地上画山川城池，一会儿又马上涂掉。

这样过了十天，两兄弟就请余玠屏退其他人说：“我们兄弟承蒙大人礼遇，想给大人少许报答，您是否有意迁移到合州城呢？”

余玠听了大吃一惊，握着他们的手说：“这正是我想了好久的事情，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来进行。”

冉氏兄弟说：“巴蜀地方没有比钓鱼山更险要的了，请您将军营迁移过去，如果能任用适当的人选，并积存粮食来防守，远胜过十万大军。”

余玠非常高兴，秘密奏报朝廷，请求破例任命冉氏兄弟为高官。

钓鱼山山顶有十多个天然的城，都依山势而成堡垒，分布排列，联络方便，于是巴蜀才能固守。

〔梦龙评〕唐朝的张仁愿兴建了三座受降城，城北的前锋斥堠方得以到达荒远的边界；宋朝的吴玠建造了钓鱼城，四川的形势才因而显得重要，这都是所谓的“一劳而永逸，一费而百省”。

明朝嘉靖年间，大同巡抚张文锦建议朝廷在镇城北方五十里处建筑五座城堡，将二千五百户士卒家庭迁往当地戍守，每座城堡各五百户人家，可做为大同的屏障，这也是百世之利。但那五座城堡孤悬于汉土数百里外，戍守的士卒畏惧辛劳不愿前往，因此必须兴建屯田、修葺庐舍，使民众知道值得前往。当地也必须设置训练有素的将领，各城堡间严密往来，充份建立起武装防卫，有恃无恐，这样，民众才会欣然愿往。但是朝廷却未能把握机宜，而光是用严苛的法令将百姓赶入绝地之中，所任命的贾鉴，又不能公忠体国，于是干犯众怒，导致杀身辱国的灾祸，最后虽然蔡天佑相机抚平了乱事，但也仅仅是暂时稳住了情势。

若要建功立业，必先体察人情事理。

364. 孟 珙

【原文】 淳祐中，孟珙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锋，直至三汊，无所阻隔，敌一

鸣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隘十有一，而别作十隘于外，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则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匿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万，而民不知役。

【译文】 宋理宗淳祐年间，孟珙（字璞玉）镇守江陵府，初到任时，上江陵城四处观看，不觉叹息道：“江陵府自古号称险要，在于三面临水，殊不知沧海也可能化为桑田。如今从江陵城以东，自古岭先锋一直到三汉，一点都没有阻隔，敌人只要一声号令，大军便能毫无阻隔的直逼城外。”

于是他在城里修复十一处要塞，城外另建十个要塞，沮水、漳水原来是从城西流入长江，如今把它引导向东，环绕城北流入汉水，完全恢复了江陵城原来三面临水的旧观。孟珙并随着地势高低作水坝蓄水，方圆二百里之间，都是辽阔的水域。土木工程费用总共一百七十万钱，但并没有使老百姓困于劳役。

365. 康伯可

【原文】 建炎中，大驾驻维扬，康伯可上《中兴十策》：一请皇帝设坛，与群臣六军缟素戎服，以必两宫之归；二请移蹕关中，治兵积粟，号召两河，为雪耻计，东南不足立事；三请略去常制，为“马上治”，用汉故事，选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讲究天下利病，通达外情；四请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复置吏，诏土人自相推择，各保乡社，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五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文书务简，以省财便事；六请大赦，与民更始，前事一切不问，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其首领皆豪杰，当待之以将帅，不可指为盗贼；八请增损保甲之法，团结山东、京东、两淮之民，以备不虞；九请讲求汉、唐漕运，江淮道途置使，以馈关中；十请许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缴奏，置籍亲览，以广豪杰进用之路。宰相汪、黄辈不能用，惜哉！

按：康伯可后来附会贼桧，擢为台郎，两宫宴乐，专应制为歌词，名节扫地矣。然此《十策》正大的确，虽李伯纪、赵元镇未或过也，可以人废言乎？

【译文】 宋高宗建炎年间，天子移驾扬州，康伯可上中兴十策：

一、请皇帝设坛，和群臣六军穿白色军服祈祷，决心北伐金人，迎徽宗、钦宗回朝。

二、请皇帝移驾关中，整军积粮，号召两河军民为国雪耻，光是东南地方不足以建立帝业。

三、暂时废除国家正常的法制，改以战时的军事体制，如汉朝的所施行过的，并遍选天下杰出的人才，每天陪侍皇帝身边，积极讨论国家政策的利病得

失，以及全天下的真实情况。

四、河北未沦陷的州郡，朝廷不设置官吏，而由当地人自己互相推选，各自保护自己的乡里，再派两支军队屯驻要害地方作声援，在滑州设置仲介官署，负责接应北方的州郡，并传达朝廷的号令。

五、裁减宫内的内侍人数和州县冗员，文书力求简明切实，以节省公款，提高行事效率。

六、大赦天下，给与百姓更新的机会，过往种种一律不再过问；不论文武官员，不必依常法任用，以收揽人心。

七、凡是逃避金人，带着乡民南来归顺的北方豪杰，应封以将帅，不可以把他们当作盗贼。

八、调整保甲法，团结山东、京东及两淮的人民，以备金人随时可能的攻击。

九、研究汉唐漕运的方法，在长江、淮河中途设置官员，以运送粮食到关中。

十、要求全国官员百姓直言进谏，州郡即日起呈上奏本，由皇帝亲自阅览，以扩大豪杰进用的途径。

这中兴十策，宰相汪伯彦（祁门人，字廷俊）、黄潜善（邵武人，字茂和）等人不能采用。真是可惜！

〔梦龙评〕按康伯可后来投效奸贼秦桧，任用为尚书郎，两宫设宴作乐时，专门负责制作歌词，因而名节扫地。然而这十策，立意正大真确，虽是李纲、赵鼎也未必超过他。可以因人废言吗？

366. 李 纲

【原文】 纲疏经略两河大要云：河北、河东，国之藩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尚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戴宋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抚慰而援其危，臣恐粮尽力疲，危迫无告，愤怨必生，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如张所、傅亮者为之，使宣谕天子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即如唐藩镇之制，使自为守，如此，则不唯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最今日先务。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

所藏器甲弓箭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凡二十余人，各言姓名，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衲袄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匹者、妄斫伤平民者，皆即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译文】 李纲奏疏《经络两河大要》里说：

“河北、河东是国家的屏障，只要稍稍加以整顿，中原就可以保全，而东南也可以安定。现在河东失守的不过只有恒、代、太原、泽、潞、汾、晋等几州而已，其余州郡都安然无恙。河北失守的也不过是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多郡，还在朝廷的掌握之中。

“而河北、河东这两路的人民和军队，拥戴宋室的心意很坚决，多主动推举豪杰之士为首来防御金人，人数多的有数万，少的也不低于一万。朝廷如果不趁此时设置官府，派遣官吏，大力抚慰并加以支援，微臣恐怕一旦粮食用尽、民力疲惫，危险急迫之际无处求助，必定对本朝心生愤怒。若金人乘机安抚而任用他们，到头来可能都成为我们心腹之患的精锐军队。

“因此，若依微臣的想法，不如在河北设置招抚司，河东设置经制司。选择有才略的人如张浚、傅亮等，去宣扬天子不忍放弃两河给金人的坚定立场。凡是能够保全一州、恢复一郡的，就像唐朝藩镇的制度，由他们自举将官吏来固守，朝廷也完全予以承认，如此，不只断绝他们归附敌国的可能，又可以借助他们来抵御金人南侵，这是今日当务之急。”

李纲在金人围攻，困守京城之时，京城中有不法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走金钱，而将劫来的库藏兵器缴纳官府邀功。

李纲命令他们集中在官府依次缴纳完毕，一共二十多人，各自报告姓名后，全部处斩。同时另外斩杀了杀害部队将领的乱民二十多人。凡盗取一件夹袄、强夺妇人一匹绢、随意杀伤平民的，都一概处死。所以城外虽然有强敌围攻一个多月，而城里却一个盗贼也没有。

367. 沈 晦

【原文】 沈晦除知信州。高宗如扬州，将召为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论晦为布衣时事，帝曰：“顷在金营，见其慷慨；士人细行，岂足为终身累耶！”绍兴四年，用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安抚使，过行在面对，言“藩帅之兵可用。今沿江千余里，若今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万，以本郡财赋易官田给之。敌至五郡，以舟师守江，步兵守隘，彼难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击，敌虽善战，不能一日破诸城也。若围五郡，则兵分势弱。或以偏师缀我大军南侵，则五郡尾而邀之，敌安能远去！”时不能用。

【译文】 宋朝人沈晦任信州知州时，宋高宗驾临扬州，将召他任中书舍人。侍御史张守（晋陵人，字全真）谈论他为平民时的往事。

高宗说：“不久之前，朕在金营见到他意气激昂，读书人的细节，哪值得成为他终身的牵累呢？”

绍兴四年，沈晦受命为镇府两浙西路安抚使，曾上策给高宗：

“现在沿着长江一千多里，如镇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士兵一、二万名，宜用本郡的财赋收入，购买官田给他们，以坚定他们守土作战的决心。若敌兵进攻五郡，则用水师守长江，用步兵守隘口，敌军很难冲破这道防线。假使能冲过，则由五郡的驻军联合攻击，敌人再怎么善战，也不可能一天之中拿下全部的五郡的城池。如果敌军分兵围攻五郡，则必然造成军力分散而战力削弱，要对付就容易了，若敌方派轻骑尾随我北伐大军班师来进行骚扰，则五郡的部队就可以从后加以拦击，敌军还能回得去吗？”

可惜高宗当时不能采用。

368. 汪立信 文天祥

【原文】 襄阳围急将破，立信遗似道书，云：“沿江之守，不过七千里，而内郡见兵尚可七十余万，宜尽出之江干，以实外御。汰其老弱，可得精锐五十万。于七千里中，距百里为屯，屯有守将；十屯为府，府有总督。其尤要害处，则参倍其兵。无事则泛舟江、淮，往来游徼，有事则东西互援，联络不断，以成率然之势，此上策也！久拘聘使，无益于我，徒使敌得以为辞，莫若礼而归之，请输岁币以缓目前之急。俟边患稍休，徐图战守，此中策也！”后伯颜入建康，闻其策，叹曰：“使宋果用之，吾安得至此！”

北人南侵，文天祥上疏，言：“朝廷姑息牵制之意多，奋发刚断之意少。乞斩师孟衅鼓，以作将士之气。”且言：“宋惩五季之乱，削藩镇，建邑郡，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以变弱。故敌至一州则一州破，至一县则一县残，中原陆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以广西益湖广，而建阊于长沙；以广东益江西，而建阊于隆兴；以福建益江东，而建阊于番阳；以淮西益淮东，而建阊于扬州。责长沙取鄂，隆兴取蕲、黄，番阳取江东，扬州取两淮，使其地大力众，足以抗敌，约日齐奋，有进无退，日夜以图之。彼备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杰者，又伺间出于其中。如此，则敌不难却也！”

靖康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江伯彦。咸淳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祐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然则宋不衰于金，自衰也；不亡于元，自亡也。

【译文】 南宋时襄阳城被蒙古军围攻，情势急迫时，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

说：

“沿长江的防线不过七千里，而内郡现有的士兵还有七十多万，应该都派到江边，充实对外防御的兵力。七十多万兵力中，淘汰掉老弱不堪作战者，还有五十万精锐。在七千里之间，每距一百里设一屯，每屯有守将，十屯为一府，每府有总督。地势特别重要的地方，兵力则增加三倍。平时在江淮之间泛舟来往保持联系；战时东西彼此支援，联络不断，以造成足以应付蒙古人忽然攻击的防御力量，这是上策。

“扣留蒙古人的使臣，对我们完全没有好处，只会给敌人更多攻击的借口，不如礼遇他们，放他们回去。并想办法以每年输送财帛的方式，和蒙古人达成暂时的和议，以缓和目前急迫的形势。等边境的压力稍微缓和下来，再从长计议战守的策略，这是中策。”

后来蒙古伯颜攻入建康，听说汪立信这番策略，叹息道：“假使宋室真的采用，今天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呢？”

蒙古人南侵，文天祥（吉水人，字宋瑞、履善，号文山）上疏，大略是说：朝廷只求一时偏安、牵制前方将帅作战的气息太浓，而奋发进取、决心作战的意志太弱，并要求立刻斩杀师孟，以他的鲜血涂于鼓，来激励士气。

又说，宋朝受五代之乱的伤害，虽然削弱拥兵的藩镇，建立邑郡，一时可以矫正军人拥兵作乱的弊病，然而也付出国力衰弱的代价。所以敌人每到一州，一州就残破，每到一县，一县也残破。最后弄得整个中原沦陷，如今后悔也来不及。

如今应将天下分为四镇，每镇设立都督一人负责统领，将广西并入两湖为一镇，军府建于长沙；将广东并入江西为一镇，军府建于隆兴；将福建并入江东，军府建于番阳；将淮西并入淮东，军府建于扬州。要求长沙负责收复鄂地一带，隆兴负责蕲黄一带，番阳负责江东一带，扬州负责收复两淮一带。如此，才能使各镇地大兵多，足以对抗敌军，并找寻适当时机约定日期一起进军北伐，有进无退，倾尽全力攻击敌军。使敌军因战线扩大，必须防备各方的攻击兵力，而造成局部防御兵力的不足，疲于奔命。再加上我方策动敌后的百姓起义，从内部加以骚扰颠覆，如此敌人就不难击退了。

〔梦龙评〕靖康年间有李纲不用，而用黄潜善、汪伯彦；咸淳年间有汪立信不用，而用贾似道；德佑年间有文天祥不用，而用陈宜中（永嘉人，字与权）。可见宋朝不是因金人强大而衰弱，而是自己衰弱；不是被元灭亡，而是自己灭亡。

第三部 察智

察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察不神，察非智不精。子思云：“文理密察，必属于至圣。”而孔子亦云：“察其所安。”是以知察之为用，神矣广矣。善于相人者，犹能以鉴貌辨色，察人之富贵寿贫贱孤夭，况乎因其事而察其心？则人之忠倭贤奸，有不灼然乎？分其目曰“得情”，曰“诘奸”，即以此为照人之镜而已。

冯子曰：语云：“察见渊鱼者不祥”，是以圣人贵夜行，游乎人之所不知也。虽然，人知实难，已知何害？目中无照乘摩尼，又何以夜行而不蹶乎？子舆赞舜，明察并举，盖非明不能察，非察不显明；譬之大照当空，容光自领，岂无覆盆，人不憾焉。如察察予好，渊鱼者避之矣。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夫是之谓精察。

【译文】 智慧需要明察，才能显现出其效用；而明察若不以智慧为基础，则无以真正洞悉事物的精微关键之处。

善于看相的人，能从一个人的长相神色，看出一个人的富贵或贫贱、长寿或夭折来；同样的，从一个人的行为处事之中，当然也能清楚判断出他是忠直或奸邪，是贤能或愚昧。因此，本部分为“得情”和“诘奸”两卷，便可以用来做为照见人心的明镜。

有句话说：“看见深渊里的鱼是最大的不吉祥。”所以古来的圣人往往深藏智慧，不轻易显示自己的洞见明察；然而，却不可以因此说明察的智慧是无用而危险的；而是必须加以善用，尤其是经国务世的大事，若不能明察事物，则何以安国治民。身为守土治民的官吏，尤其应有明察的智慧，“得情”则天下没有冤情的百姓，“诘奸”则天下没有狡诈的恶人，这才是明察智慧的善用。

九、洞察真情

【原文】 口变绀素，权移马鹿；山鬼昼舞，愁魂夜哭；如得其情，片言折

狱；唯参与由，吾是私淑。集“得情”。

【译文】 有口才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权势的人，能够指着鹿却说是马。但在有才智的人眼中，只要只字片语就能察出实情。

369. 唐朝某御史

【原文】 李靖为岐州刺史，或告其谋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诬罔，边批：此御史恨失其名。请与告事者偕。行数驿，诈称失去原状，惊惧异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别疏一状。比验，与原状不同，即日还以闻。高祖大惊，告事者伏诛。

【译文】 李靖任岐州刺史时，有人告他谋反。

唐高祖李渊命令一位御史来审判〔此御史恨失其名〕，御史知道李靖是被诬告的，就请求和原告同行。

走过几个驿站后，御史假装原状丢了，非常恐惧，鞭打随行的官吏，于是请求原告再另外写一张状子。然后拿来和原状比对，内容果然大不相同，当天就回京师报告结果。

唐高祖大惊，而原告则因诬告而被判死罪。

370. 张楚金

【原文】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书，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诈为与徐敬业反书，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款云：“书是光书，语非光语”。前后三使并不能决。则天令张楚金劾之，仍如前款。楚金忧懣，仰卧西窗，日光穿透，因取反书向日视之，其书乃是补葺而成。因唤州官俱集，索一瓮水，令琛取书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头伏罪。

【译文】 唐朝湖州佐使江琛，将刺史裴光的信，割取信中的文字，组合成文，诈称裴光与徐敬业谋反而提出告诉。

武则天（唐高宗的皇后，名曌，高宗崩殂之后，称帝，国号周）派御史去推断，都回复说：“信是裴光的笔迹，词句却不是裴光的文词。”

前后派三个人都不能决断。

武则天命令张楚金再去调查，还是查不出实情。

张楚金非常忧虑，仰卧在西窗下，日光透过窗子射进来，于是拿出信对着阳光看，才看出信都是修剪缀补而成的。因而把州官一起请来，要一瓮水，命令江琛把信投入水中，信纸果然一字一字地散开，江琛才叩头认罪。

371. 崔思竞

【原文】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竞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边批：便非端士。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阖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竞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

【译文】 武则天时，有人告崔思竞的堂兄崔宣谋反，当时交付御史张竹岌审判。原告先引诱崔宣的姨太太，把她藏匿起来，反而说崔宣因为小老婆要举发他的阴谋而杀害她，尸体投入洛水。张行岌审判没有结果。

武则天很生气，命令他重新再审，回复依旧。

武则天大怒，说：“崔宣如果真的杀死姨太太，谋反的实情自然明显，没有找到他的姨太太，怎么使案情明朗呢？”

张行岌害怕，逼着崔思竞去找。崔思竞在中桥南北张贴，悬赏藏匿崔宣姨太太的人，好多天都没有结果，而崔宣家每天私下讨论的事，原告往往知道。

崔思竞猜想家中一定有内奸，就假装对崔宣的妻子说：“准备二百匹绢，我要去雇刺客杀原告。”

然后在清晨埋伏于门前高台。

崔宣家有个寄宿的客人，姓舒，婺州人，为崔宣家服役，崔宣待他如同子弟。不久，崔思竞看见这个人走到门前，贿赂看门的人去通报原告，崔思竞一路跟踪到原告家，听见原告说：“崔家要刺杀我。”

崔思竞拉着舒姓客人至天津桥，在桥上大骂道：“无赖阴险的家伙，崔家要是被抄家，也一定拉你作同谋，你哪有办法洗清罪过。你最好交出崔家的姨太太，我可以送你五百匹缣，回乡去足以建立百年的事业，不然一定杀了你。”

舒姓客人后悔谢罪，就带领崔思竞去原告家，搜出崔宣的姨太太，崔宣因

而无罪。

〔梦龙评〕一个寄宿的客人尚且如此，那些有三千食客的人怎么办呢？虽然鸡鸣狗盗，在适当的时机可能有用，但都不是甘心效劳的人，所以鉴别人才以廉耻为重。

372. 边郎中

【原文】 开封屠子胡妇，行素不洁，夫及舅姑日加笞骂。一日，出汲不归，胡诉之官。适安业坊申有妇尸在胥井中者，官司召胡认之，曰：“吾妇一足无小指，此尸指全，非也。”妇父素恨胡，乃抚尸哭曰：“此吾女也！久失爱于舅姑，是必搥死，投井中以逃罪耳！”时天暑，经二三日，尸已溃，有司权瘞城下。下胡狱，不胜掠治，遂诬服。宋法：岁遣使审覆诸路刑狱。是岁，刑部郎中边某，一视成案，即知冤滥，曰：“是妇必不死！”宣抚使安文玉执不肯改，乃令人遍阅城门所揭诸人捕亡文字，中有贾胡逃婢一人，其物色与尸同，所寓正胥井处也。贾胡已他适矣。于是使人监故瘞尸者，令起原尸。瘞者出曹门，涉河东岸，指一新冢曰：“此是也。”发之，乃一男子尸。边曰：“埋时盛夏，河水方涨。此辈病涉，弃尸水中矣。男子以青帟总发，必江淮新子无疑。”讯之果然。安心知其冤，犹以未获逃妇，不肯释。会开封故吏除洺州，一仆于逐妓中得胡氏妇，问之，乃出汲时淫奔于人，转娼家。其事乃白。

【译文】 开封胡姓屠夫的妻子，向来不守贞洁，丈夫及公婆天天打她骂她。有一天，她出去汲水后就没有回家，胡家就到官府告诉，刚好安业坊中有一具妇尸在废井中，官府便召胡屠夫去认尸，胡屠夫说：“我的妻子有一脚没有小指，这具尸体脚趾齐全，不是我的妻子。”

胡妻的父亲向来恨胡屠夫，就抚着尸体说：“这是我的女儿，久失公婆的宠爱，一定是被打死后投入井中以逃罪。”

当时天气炎热，经过两三天后，尸体已经溃烂。官府派人把它埋在城下，将胡姓屠夫关进监狱，胡某受不了刑求，于是认罪，成为冤狱。

宋朝法律规定，每年都要派特使复审各路的刑案。这一年，刑部郎中边某一看到这个案子，立即知道是冤狱。他说：“这个妇人一定没死。”

宣抚使安文玉坚持不肯改判，于是边郎中派人去查看城门所贴的寻人启事。其中有一则是外国商人寻找逃婢一人，所说的特征和尸体相同，而住所也正在废井附近，但是那名外国商人已经搬走了。

边郎中于是派人去找埋尸的人，命令他挖出原来的尸体。埋尸者走出曹门，涉水渡河到东岸，指着一个新坟说：“这个就是了。”

挖开一看，却是一具男尸。

边郎中说：“埋尸的时候是夏天，河水上涨，这些人怕涉水，就把尸体丢弃水中，用青巾整束头发的男子，一定是江淮间的新胡虏。”

一问，果然如此。

安文玉这时已经知道胡姓屠夫是冤枉的，但因为没有找到逃妇，还是不肯释放犯人。正逢前任开封官吏调到洛州，一个仆人在狎妓时看到屠夫的妻子胡氏，问她，说是出去汲水时和人私奔，转到妓院，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373. 李 崇

【原文】 定州流人解庆宾兄弟坐事，俱徙扬州。弟思安背役亡归，庆宾惧后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杀。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辩。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诬服。狱将决，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北州，比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嫂姓徐，君脱矜愍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相重报。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边批：说得活似。是故相造。君欲见顾几何？当放令弟。若其不信，可现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之，引伏。因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缚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答一百。

【译文】 定州有两兄弟解庆宾、解思安，一同犯罪被判刑流放扬州。弟弟解思安中途逃亡，解庆宾怕被追究责任，就认城外的死尸，诈称是弟弟为人杀害，迎回安葬。死尸的模样很像解思安，见到的人都无法分辨。

此外，哥哥解庆宾又说女巫杨氏亲眼见到解思安变成鬼，告诉她被害的痛苦，受饥渴的情形。解庆宾又假装怀疑同军的苏显甫、李盖是凶手，向州官提出告诉，苏、李两人因受不了毒打而认罪。

案情将作判决时，李崇怀疑而不作判决，秘密派遣两个大家不认识的人，假装从外地来，拜访解庆宾说：

“我们从北方来，当时有一个人，经过我们寄宿处，夜里一起谈话，我们看他神情有异，便质问他，他说是流放的逃兵，姓解名思安。当时我们想把他送到官府，他苦苦哀求，说他有个哥哥庆宾〔说得活灵活现〕，现在住在扬州相国城内，嫂嫂姓徐，希望我们同情他，替他来向你报告，以洗清他的委屈。他说你听到后，一定重重地报答我们。现在他自愿当人质，如果我们找不到你，再送官府不晚。你照顾我们一些，就释放令弟。如果不信，可以跟我们去看他。”

解庆宾怅然失色，求他们稍作停留。

两人就把实情报告李崇，带着解庆宾来盘问，解庆宾伏首认罪。又询问李盖等人，都说是受不了逼供而认罪。几天之后，解思安也被缚绑送到。李崇找女巫杨氏来，鞭打她一百杖。

374. 欧阳晔

【原文】 欧阳晔治鄂州，民有争舟相殴至死者，狱久不决。晔自临其狱，出囚坐庭中，出其桎梏而饮食。讫，悉劳而还之狱，独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动惶顾。公曰：“杀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曰：“吾观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独以左。今死者伤在右肋，此汝杀之明验也！”囚涕泣服罪。

【译文】 宋朝人欧阳晔（字日华）治理鄂州政事时，有州民为争船互殴而死，案子悬了很久没有判决。欧阳晔亲自到监狱，把囚犯带出来，让他们坐在大厅中，除去他们的手铐与脚镣，给他们吃完食物，善加慰问后再送回监狱，只留一个人在大厅上，这个人显得很惶恐不安。

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

这个人承认，欧阳晔说：“我观察饮食的人都使用右手，只有你是用左手，被杀的人伤在右边胸部，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

这个人才哭着认罪。

375. 尹见心

【原文】 民有利侄之富者，醉而拉杀之于家。其长男与妻相恶，欲借奸名并除之，乃操刃入室，斩妇首，并取拉杀者之首以报官。时知县尹见心方于二十里外迎上官，闻报时夜已三鼓。见心从灯下视其首，一首皮肉上缩，一首不然，即诘之曰：“两人是一时杀否？”答曰：“然。”曰：“妇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数岁。”见心曰：“汝且寄狱，俟旦鞠之。”别发一票，速取某女来。女至，则携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细问，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译文】 有个人贪得侄儿的财富，趁侄儿喝醉酒时将他杀死。他的长子与媳妇不睦，想假装自己的太太与那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通奸，就趁机拿着刀子进入卧室，斩下妻子的首级，连同被父亲杀死的表兄弟的首级去报告官府。

当时的知县尹见心正在二十里外迎接上司，听到报告时已半夜三更。

尹见心在灯下观察首级，一个皮肉已经上缩，一个没有。于是问报案的长子说：“这两个人是同时杀的吗？”

回答说：“是的。”

尹见心问：“你和你太太有子女吗？”

“有一个女儿，才几岁。”

尹见心说：“你暂且留在监狱，等天亮以后再查办。”

尹见心立即派人将他的女儿带来。女孩来到后带入衙门，尹见心给她糖果吃，很和善而详细地问她，才了解实情，于是父子都伏首认罪。

376. 王 佐

【原文】 王佐守平江，政声第一，尤长听讼。小民告捕进士郑安国酒。佐问之，郑曰：“非不知冒刑宪，老母饮药，必酒之无灰者。”佐怜其孝，放去，复问：“酒藏床脚笈中，告者何以知之？岂有出入而家者乎？抑而奴婢有出入者乎？”以幼婢对。追至前得与民奸状，皆仗脊遣。闻者称快。

【译文】 王佐任平江太守时，在政坛上声望很高，最擅长审判诉讼案件。有一个百姓报告说捉到进士郑安国造酒。

王佐问郑安国，郑安国说：“不是故意冒犯法令，只是老母吃药必须清酒。”

王佐同情郑安国的孝心，就放他走，但是又问他：“酒藏在床脚的箱子里，告你的人怎么会知道，难道有人在你家出入？还是有奴婢出入呢？”

郑安国回答有小奴婢进去。

追究结果，查到小奴婢与原告狼狈为奸，于是将两人处以杖刑，听到的人都叫好。

377. 殷云霄

【原文】 正德中，殷云霄，字近夫，知清江。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庑中，莫知杀之者。忽得匿名书，曰：“杀铠者某也。”某系素仇，众谓不诬。云霄曰：“此嫁贼以缓治也。”问左右：“与铠狎者谁？”对曰：“胥姚。”云霄乃集群胥于堂，曰：“吾欲写书，各呈若字。”有姚明者，字类匿名书，诘之曰：“尔何杀铠？”明大惊曰：“铠将贩于苏，独吾侯之，利其赀，故杀之耳。”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殷云霄（寿张人，字近夫）任清江知县，县民朱铠死于文庙西边廊下，不知道凶手是谁，但有一封匿名信，说：“杀死朱铠的是某人。”

某人和朱铠有旧仇，大家都认为很可能是他。

殷云霄说：“这是真凶嫁祸他人，要误导我们的调查。朱铠左邻右舍谁和他较亲近？”

都回答说：“姚姓属吏。”

殷云霄就将所有属吏聚集于公堂说：“我需要一个字写得好的，各呈上你们的字。”

属吏之中，姚明的字最像匿名信的笔迹。殷云霄就问他：“为什么杀朱铠？”

姚明大惊，只好招认说：“朱铠将到苏州做生意，我因贪图他的财物，所以杀他。”

378. 周 纡

【原文】 周纡为召陵侯相。廷掾憚纡严明，欲损其威。侵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纡闻辄往，至死人边，若与共语状，阴察视口眼有稻芒，乃密问守门人曰：“夕谁载藁入城者？”门者对：“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拷问具服。后人莫敢欺者。

【译文】 周纡任召陵侯家相时，廷掾怕周纡严明，想挫他的威严，就在清晨时把一个死人斩断手足，放在寺门。

周纡知道后立即前往，走到死人身边，好像和死人讲话，暗地观察死人，结果在口眼处发现稻芒，就秘密问守门人说：“昨晚有谁载干草入城的？”

守门人说：“只有廷掾而已。”

周纡就收押廷掾拷问，廷掾只好认罪，从此没有人敢再欺骗周纡。

379. 高子业

【原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守，有诸生江棹与邻人争宅址。将哄，阴刃族人江孜等，匿二尸图诬邻人。邻人知，不敢哄，全畀以宅，棹埋尸室中。数年，棹兄千户楫枉杀其妻，棹嗾妻家讼楫，并诬楫杀孜事，楫拷死，无后，与弟槃重袭楫职。讼上监司台，付子业再鞠。业问棹以孜等尸所在，棹对曰：“楫杀孜埋尸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杀孜？”棹愕然，对曰：“为棹争宅址。”曰：“尔与同宅居乎？”对曰：“异居。”曰：“为尔争宅址，杀人埋尸己室，有斯理乎？”问吏曰：“搜尸棹室否？”对曰：“未也。”乃命搜棹室，掘地得二尸于棹居所，刃迹宛然。棹服罪。州人曰：“十年冤狱，一旦得雪！”州豪吴世杰诬族人吴世江奸盗，拷掠死二十余命。世江更数冬不死，子业覆狱牒，问曰：“盗赃布裙一，谷数斛；世江有田若庐，富而行劫，何也？”世杰曰：“贼饵色。”即呼奸妇问之曰：“盗奸若何？”对曰：“奸也。”“何时？”曰：“夜。”曰：“夜奸何得识贼名？”对曰：“世杰教我贼名。”世杰遂伏诬杀人罪。

【译文】 高子业初任代州太守时，有秀才江棹和邻人争夺住屋，几乎发生殴斗。江棹暗中杀死族人江孜等两人，把尸体藏匿起来，准备诬害邻人，邻人

知情因而不敢和他殴斗，把住屋都给江棹，江棹就将尸体埋在房子里。

数年后，江棹的哥哥江楫误杀了妻子，江棹于是唆使江楫妻子的家人去告江楫，同时诬陷江楫杀死江孜等两人。

江楫被拷打而死，没有后代，就由弟弟江盘继承职位。讼案呈上专管刑狱的监司，就交付高子业再审查。

高子业问江棹，江孜等尸体在哪里？

江棹说：“江楫杀死江孜后，把尸体埋在房子里，不知道确实的地点在何处。”

高子业问：“江楫为什么要杀死江孜？”

江棹慌张地回答：“为我和邻人争住屋。”

高子业问道：“你和江楫住同一幢屋子吗？”

“不住一起。”

高子业说：“他为你去争住屋，杀人后把尸体埋在自己房子里，有这种道理吗？”

又问差役说：“在江棹的房子搜查过尸体没有？”

差役回答：“还没有。”

于是高子业命人搜查江棹的房子，果然在地下挖到两具尸体，刀刃砍伤的痕迹还很清楚，江棹才认罪。

州人都说：“十年的冤狱，如今才洗清。”

州中的大族吴世杰，诬害族人吴世江、世泽窃盗，逼供拷打，吴世江幸而经过数年不死。

高子业重新审查讼案的纪录，问吴世杰道：“窃盗的脏物有布裙一条、谷物数斛，吴世江有房子和田地，家境富裕，为什么要当窃贼？”

吴世杰说：“是要劫色。”

于是高子业又叫奸妇来问道：“窃贼怎么对你？”

“强奸。”

“什么时候？”

“半夜。”

“半夜强奸，怎么会知道窃贼是谁？”

“是吴世杰教我窃贼的名字。”

吴世杰这才承认诬告杀人罪。

380. 程 戡

【原文】 程戡知处州。民有积仇者，一日诸子谓其母曰：“母老且病，恐

不得更议，请以母死报仇！”乃杀其母，置仇人之门，而诉于官。仇者不能自明。戡疑之，僚属皆言无足疑。戡曰：“杀人而自置于门，非可疑耶？”乃亲自劾治，具得本谋。

【译文】 宋朝人程戡（阳翟人，字胜之）任处州太守时，有一州民与人积仇，有一天，此人的几个儿子对他们的母亲说：“母亲年老又生病，反正活不了多久，请以母亲的生命来报仇。”

于是杀死自己的母亲，放置在仇人家门前，再向官府控告。仇人没有办法为自己脱罪。

程戡很怀疑，同僚都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程戡说：“杀死人而且将尸体放在自己家门前，不是很可疑吗？”

于是亲自审问，把主谋全数查出来。

381. 张 举

【原文】 张举为句章令。有妻杀其夫，因放火烧舍，诈称夫死于火。其弟讼之。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一活，积薪焚之，察死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译文】 张举任句章县令，有妻子杀死丈夫，并放火烧掉房子，假装丈夫是被火烧死的，丈夫的弟弟提出控诉。

张举就用两只猪，一只死的，一只活的，将它们放在木柴堆中焚烧，观察后发现：死猪口中无灰，而活的口中有灰。

再检验该丈夫口中，发现无灰，因而讯问妻子，妻子便认罪。

382. 陈 骐

【原文】 陈骐为江西金谿。初至，梦一虎带三矢，登其舟，觉而异之。会按问吉安女子谋杀亲夫事，有疑。初，女子许嫁庠生，女富而夫贫，女家恒周给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闻其女美，欲求婚而无策。后贫士亲迎时，彪与偕行，谚谓之“伴郎”。途中贫士遇盗杀死，贫士父疑女家嫌其贫，使人故要于路，谋杀其子，意欲他适，不知乃彪所谋，欲得其女也。讼于官，问者按女有奸谋杀夫。骐呼其父问之，但云：“女与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稳婆验其女，又处子。乃谓其父曰：“汝子交与谁最密？”曰：“周彪。”骐因思曰：“虎带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亲迎，梦为是矣！”越数日，伪移檄吉安，取有学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骐设饌以饮之，酒半，独召彪于后堂，屏左右，引手叹息，阳谓之曰：“人言汝杀贫士而取其妻，吾怜汝

有学；且此狱一成，不可复反，汝当吐实，吾救汝。”彪错愕战栗，跪而悉陈。骐录其词，潜令人捕同谋者，一讯而狱成。一郡惊以为神。

【译文】 陈骐任江西佾宪，初到任时，梦见一只老虎带着三支箭，登上船来，陈骐醒后觉得很奇怪。后来审问到一桩吉安女子谋杀亲夫的案件，颇有可疑的地方。

原来起初女子许嫁给庠生，由于女家富有而夫家贫穷，女家常常接济夫家。丈夫心存感激，常常告诉朋友周彪。周彪家也很富有，早就听说该女子很美，想求婚而没有办法。后来庠生迎亲时，周彪随行当伴郎。途中，庠生遇强盗被杀害。庠父怀疑女家嫌弃自家贫穷，故意派人在半路拦截，谋杀他的儿子，再将女子改嫁，一状告到官府去，却不知道其实是周彪的计谋，目的是想得到该女子。

诉讼‘到官府后，审问的官吏认为是女子设计谋害亲夫。陈骐叫女父来问，只说女子和别人有奸情，但不知道对方姓名。

陈骐派女役吏检查女子身体，仍是处女。就对女父说：“你女儿和谁来往最密切？”

答是周彪。

陈骐因而想道：“老虎带三支箭登舟，不是周彪吗？何况周彪又伴随庠生去迎亲，梦中的情形果然是真。”

经过几天后，陈骐假送一份公文到吉安，说要选有学识的人士编修郡志，而周彪的姓名也在公文上。大家到齐后，陈骐便设宴款待他们。

酒喝到一半，陈骐把周彪单独请到后堂，屏退左右，握着周彪的手叹息，假装说：“别人说你杀害庠生，想娶他的妻子，我同情你有学问，而且案子一定，就无法平反，你应当老实说，我才能救你。”

周彪惊惧地发抖，跪着陈述事情的经过。陈骐纪录他的供词，暗中派人捕捉同谋的人。一次审问就能定案，全郡的人都认为很神奇。

383. 范 櫜

【原文】 范櫜为淮安守。时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櫜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系臂，倮而趋。默谄曰：“噫！是柏魂也。而系臂，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櫜念柏有力，杀柏者当劾。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

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袄，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浣耳。”解其里，血渍霈纡。纮曰：“倭在夏秋，岂须袄？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至，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

【译文】 范纮任淮安太守时，有一民家子徐柏在成婚前夕失踪，父亲向官府投诉。

范纮说：“结婚前不应该远游，是被人杀害吗？”

父亲说：“我儿子力气很大，别人不太可能杀他。”

这件事经过很久，一直不能决断。

有一天晚上，范纮独自坐在烛光下，有个身穿湿衣、手系着瓮的人，弯着身子向前走过来。范纮惊异地想道：“啊！是徐柏的鬼魂，是双臂被绑在瓮上丢进水中淹死的。”

第二天，范纮问左右的人说：“哪一个池塘最深，我想去游览一下。”

左右的人说是在某座寺庙，于是一起前往。

范纮指着池塘说：“徐柏的尸体在这里。”

于是，找人用网捞，却捞不到，就要回去时，池水忽然起泡，如同水沸一般，于是再捞一次，终于找到尸体。请徐父来看，果然是徐柏，然而还是不知道是谁杀的。

范纮心想徐柏是有勇力的人，杀害徐柏的人一定是被命令行事的。有一天，范纮忽然下令说：“现在大乱刚刚平定，我想选一些健壮的人来当衙役。”

选完以后，看到一个人反穿棉袄，脱下来看，里面都是血迹。范纮大声叱喝说：“你为何杀人？”

“是以前在战场上沾到的血。”再打开棉里看，血迹已沾到棉絮。

范纮说：“倭寇之乱是在夏秋之间，哪里需要穿棉袄？杀徐柏的人就是你。”

于是认罪。一时大家都赞称范纮见识卓越。

384. 杨评事

【原文】 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入矣，岂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牒呈县。县尹疑孙有他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牒，曰：“叩门便叫三娘子，

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乃服。

【译文】湖州有赵三，与周生很友善，约定一同到南都做生意。赵妻孙氏不要丈夫远行，闹了好几天。临行当天清晨，赵三先上船，因为时间还早，在船中小睡。

船夫张潮贪图他的钱，偷偷将船划到偏僻的地方，将赵三丢入水中淹死，再假装睡得很熟。

周生到后，看到赵三还没来，等了很久，叫张潮前去催促。张潮敲赵家大门，直呼三娘子，问赵三怎么这么久不来。

孙氏很惊讶地说：“他已经出门很久了，难道还没有上船吗？”

张潮回来报告周生，周生也很奇怪，就和孙氏分路寻找，找了三天都没有踪迹。周生怕被连累，于是呈送文书给县府，县尹怀疑孙氏有其他原因而害死丈夫，却苦无证据。拖了很久，无法结案。

有位杨评事（掌管决断刑狱的官）阅览公文，说道：“敲门就叫三娘子，一定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屋里。”

因此判断张潮杀人，张潮这才俯首认罪。

385. 杨茂清

【原文】杨茂清升直隶贵池知县。池滨大江，使传往来如织，民好嚣讼。茂清因俗为治，且遇事明决。时泾县有王赞者，逮青阳富室周鉴金而欲陷之，预购一丐妇蓄之，鉴至索金，辄杀妇诬鉴。讯者以鉴富为嫌，莫敢为白。御史以事下郡，郡檄清往按，阅其狱词，曰：“知见何不指里邻，而以五十里外麻客乎？赞既被殴晕地，又何能辨麻客姓名，引为之证乎？”又云：“其妻伏赞背护赞，又何能殴及胸胁死乎？”已乃讯证人，稍稍吐实。诘旦至尸所，益审居民，则赞门有沟，沟布椽为桥，阳出妇与鉴争，堕桥而死。赞乃语塞，而鉴得免。石埭杨翁生二子，长子之子标。次子死，而妇与仆奸，翁逐之。仆复潜至家，翁不直斥为奸，而比盗扑杀之。时标往青阳为亲故寿。仆家谓标实杀之，而翁则诉己当伏辜。当道不听，竟以坐标。翁屡以诉，清密侦其事，得之，而当道亦以标富，憚于平反。清承檄，则逮青阳与标饮酒者十余人，隔而讯之，如出一口，乃坐翁收赎而贷标。后三年，道经其家，尽室男女，罗拜于道，且携一小儿告曰：“此标出禁所生也，非公则杨氏斩矣！”

又铜陵胡宏绪，韩太守试冠诸生。有一家奴，挈其妻子而逃，宏绪诉媒氏匿之，踪迹所在，相与执缚之。其奴先是病甚，比送狱，当夕身死。其家亟陈于官，而客户江西人，其同籍也，纷至为证。御史按部，诉之，辄以下清。清三讯之，曰：“所谓锁缚者，实以送县，非私家也，况奴先有病乎？”遂原胡生。会试且迫，夙夜以狱牒上，胡生遂得不坐，是年登贤书。公之辨冤释

滞多类此。

【译文】 杨茂清升任直隶贵池县知县，贵池滨临大江，使臣往来不绝于途。人民喜好争吵诉讼，杨茂清依习俗管理政事，而且处事明确果决。

当时泾县有个王赞，欠青阳富翁周鉴金钱，因此想陷害周鉴。他预先买下一个女乞丐养着，周鉴来讨钱时，就杀死女乞丐，然后诬告周鉴把他打昏，杀了女丐。审问的人因为周鉴富有，怕惹嫌疑，不敢为他辩白，御史将此交给郡府处理，郡府下公文请杨茂清前往审判。

杨茂清看过诉讼的纪录后，说：“证人为什么不指称凶手是邻里间的人，而要说是五十里外的麻商呢？王赞既然被打晕倒在地上，又怎么能辨别麻商的姓名呢？”

又说：“王赞的妻子伏在王赞的背上来保护他，又怎么会被打伤胸部致死呢？”

杨茂清就传讯证人，问出一些可疑之处。天亮后到命案现场，又审问当地居民，才知道王赞门前有一条大水沟，铺上椽木做桥，当时王赞先叫女乞丐出来，假装和周鉴争执，因而坠落桥下死亡。王赞没话可说，而周鉴也脱罪。

石埭有个杨翁生了两个儿子，长子的儿子名标，次子死了，而次媳与仆人通奸，杨翁将他们赶出去，而仆人又偷偷跑回家，杨翁不斥责仆人通奸，而以盗贼之名杀他。

当时杨标到青阳为亲戚祝寿，仆人的家人控诉杨标杀人，而杨翁则自首说自己才是罪人。主审官吏不听，竟判定杨标有罪。杨翁屡次申诉，主审官吏却因为杨标富有，而不敢为他平反。

杨茂清接到公文后，就派人到青阳，将与杨标一起喝酒的十多人带来，隔离审问，所说的完全相同。于是将杨翁判罪，而释放杨标。

杨茂清在外任官三年后，路经杨家，杨氏一家大小，都在路上排列跪拜，而且带着一个幼儿说：“这是杨标被释放以后所生的，如果没有大人相救，杨氏就绝后了。”

〔梦龙评〕铜陵胡宏绪，是韩太守试冠的学生，有一个家奴带着妻子逃走。胡宏绪控诉媒婆藏匿他们，果然查到他们的踪迹，于是捆绑送进官府。家奴先前已患重病，送到监狱后，当天晚上就死了。他的家人一再向官府申诉。而客居胡家的一些江西人，是他的同乡，也都纷纷来作证。御史审查时，就交下来给杨茂清办理。杨茂清再审说：“将家奴捆绑的原因，是要送到县府审讯，并没有用私刑，何况家奴已先得重病啊！”于是判胡生无罪。当时正逢会试日期逼近，杨茂清急速呈上审判的公文，胡生才不必受牵连，而在这一年考中进士。杨茂清辨明冤狱，释放无辜的人，大致如此。

386. 郑洛书

【原文】 郑洛书知上海县，尝于履端谒郡，归泊海口。有沉尸，压以石磨，忽见之，叹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侦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执来，相吻合，一讯即伏。果江西卖卜人，岁晏将归，房主利其财而杀之。

【译文】 明朝人郑洛书（莆田人，字启范，号思斋）任上海知县时，曾到履端拜见郡守，回来时船泊于海口，当时有沉尸原被石磨压着，忽然浮出在郑洛书舟前，郑洛书叹息道：“这一定是客死异乡的人，所以无法向我提出控诉。”

郑洛书派人去侦查，查出近村的民家有一口石磨遗失上半部。拿来互相配合，果然不错，所以一问立即服罪，原来死者是江西的卜卦人，岁末将回家乡时，房主贪图他的财利而杀害他。

387. 许进 姚公 张曷

【原文】 单县有田作者，其妇饷之，食毕，死。翁故曰：“妇意也。”陈于官；不胜箠楚，遂诬服。自是天久不雨。许襄毅公时官山东，曰：“狱其有冤乎？”乃亲历其地，出狱囚遍审之。至饷妇，乃曰：“夫妇相守，人之至愿；鸩毒杀人，计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饷于田而鸩之者哉！”遂询其所馈饮食，所经道路，妇曰：“鱼汤米饭，度自荆林，无他异也。”公乃买鱼作饭，投荆花于中，试之狗彘，无不死者。妇冤遂白，即日大雨如注。

苏人出商于外，其妻蓄鸡数只，以待其归。数年方返。杀鸡食之，夫即死。邻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无他故。意其鸡有毒，令人觅老鸡，与当死囚遍食之，果杀二人，狱遂白。盖鸡食蜈蚣百虫，久则蓄毒，故养生家鸡老不食，又夏不食鸡。

张御史曷，字仲明，慈溪人，成化中，以进士知铅山县。有卖薪者，性嗜鳝。一日自市归，饥甚，妻烹鳝以进，恣啖之，腹痛而死。邻保谓妻毒夫，执送官，拷讯无他据，狱不能具。械系逾年，公始至，阅其牒，疑中鳝毒。召渔者捕鳝得数百斤，悉置水盆中，有昂头出水二三寸者，数之得七。公异之，召此妇面烹焉，而出死囚与食，才下咽，便称腹痛，俄仆地死。妇冤遂白。

陆子远《神政记》载此事，谓公受神教而然，说颇诞。要之凡物之异常者，皆有毒，察狱者自宜留心，何待取决于冥冥哉！

【译文】 明朝时单县有农夫在田里耕作，他的妻子送食物给他吃，吃完后就死了。

公公故意说：“是媳妇毒死我儿子的。”

于是告到官府，妇人受不了鞭打之苦，只好认罪。之后，很奇怪的，单县竟很久都没下雨。

许襄毅公（许进，灵宝人，字季升）当时任职山东，他说：“不下雨，是不是因为有冤狱呢？”

于是亲自到单县来，将囚犯一一提出来审问。

问到这个案子时，襄毅公就说：“夫妇相守，是人生最大的心愿，而毒杀人，是一种严密的计划，哪有自己送食物去田里毒死人的呢？”

于是问她送食物所经过的道路，妇人说：“送鱼汤米饭，从荆林通过，没有什么异样。”

许襄毅公就叫人买鱼作汤，放入荆花，让猪狗来尝试，没有不死的，妇人的冤枉才被洗清，当天就下起倾盆大雨。

有个苏州人出外经商，他的妻子养了几只鸡等他回来。数年后，苏州人才回家，妻子杀鸡煮给他吃，这苏州人竟立即死亡。邻人怀疑有奸情，向太守陈情。

姚公审查之后，猜想是鸡有毒。派人找来老母鸡，煮给临刑的死囚吃，果然毒死两人，冤狱于是洗清。因为鸡吃过蜈蚣等各种毒虫，长久在体内累积毒素，所以豢养牲畜的人家，不吃老鸡，也不在夏天吃鸡。

明朝御史张 ，字仲明，慈溪人，宪宗成化年间以进士任铅山县知县。有个卖木柴的人，喜爱吃鳝鱼。有一天从市场回来，肚子很饿，妻子于是煮鳝鱼给他吃，大快朵颐之后，却腹痛而死。邻长说是妻子毒死丈夫，将她捉起来送到官府，拷打审问，她都不认罪，讼案一直不能解决，这个妻子因此被监禁了一年多。

张 到任后，阅览公文，怀疑是鳝鱼有毒。请渔夫捕捉数百斤鳝鱼，全部放进水缸中，鳝头昂出水面二三寸的有七条，然后找这个妇人来煮给牢里的死囚吃，才刚下咽就纷纷说肚子痛，不久都倒地死亡，妇人的冤情于是洗清。

〔梦龙评〕陆子达《神政记》记载这件事，说许襄毅公受神仙指引而如此做，说法甚为怪诞。其实大凡异常的事物都有毒，审察讼案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怎可留待深奥的神 来决断呢？

388. 袁 滋

【原文】 李汧公勉镇凤翔，有属邑耕夫得马蹄金一瓮，送于县宰。宰虑公藏之守不严，置于私室；信宿视之，皆土块耳。瓮金出土之际，乡社悉来观验，遽有变更，莫不骇异，以闻于府。宰不能自明，遂以易金诬服；虽词款具存，莫穷隐用之所，以案上闻。汧公览之甚怒，俄有筵宴，语及斯事，咸共惊异。时

袁相国滋在幕中，俯首无所答。汧公诘之，袁曰：“某疑此事有枉耳。”汧公曰：“当有所见，非判官莫探情伪。”袁曰：“诺。”俾移狱府中，阅瓮间，得二百五十余块，遂于列肆索金深泻与块相等，始称其半，已及三百斤。询其负担人力，乃二农夫以竹担舁至县。计其金数非二人所担可举，明其在路时金已化为土矣。于是群情大豁，宰获清雪。

【译文】 唐朝人李勉（字玄卿）镇守凤翔府时，所辖的城邑中，有一个农夫在耕田时挖到一瓮马蹄形黄金，就送到县府去。

知县担心公库的防守不够严密，因而放在自己家里。隔夜打开一看，都是土块。瓮金出土的时候，乡里的人都来观看证实，突然变成土块，大家都惊异得不得了，遂将此事向凤翔府报告。

知县无法为自己辨白，只有承认将黄金掉包的罪名。虽然供词都有了，却没有办法追究黄金的下落，因而将此案报告李勉。李勉看了以后，非常生气。不久，李勉在宴席上谈到这件事，大家都很惊异。当时的相国袁滋（朗山人，字德深）也在场，低着头没有说话。

李勉问他，为什么不发表意见，袁滋说：“我怀疑这件事是冤枉的。”

李勉说：“你有特别的见解，此案一定要请你查明真相。”

袁滋说：“好啊！”

于是袁滋将此案的资料移送到凤翔府，观察瓮中共有二百五十多个土块，就在市场店铺间搜集同样体积的金子，但才找足一半多，就已经重达三百斤了。讯问挑担子的人，是两个农夫用竹担抬到县府的，计算金子的全部数量，不是两个人所能抬得动的，表示在路上的时候，金子就已经被换成土块了。

至此案情大白，知县获判无罪，洗清冤枉。

389. 李德裕

【原文】 李德裕镇浙右，甘露寺僧诉交代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耗用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数辈，皆有递相交领文籍分明，众词指以新得替人隐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时，交领分两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见其金。”鞠成具狱，伏罪昭然，未穷破用之所。公疑其未尽，微以意揣之。僧乃诉冤曰：“积年以来，空交分两文书，其实无金矣。众乃以孤立，欲乘此挤之。”公曰：“此不难知也。”乃召兜子数乘，命关连僧人对事，遣人兜子中，门皆向壁，不令相见；命取黄泥各模交付下次金样以凭证据。僧既不知形状，竟模不成，前数辈皆伏罪。

【译文】 唐朝人李德裕镇守浙东时，甘露寺的僧侣控告在移交寺院杂物时，被前任住持耗费常住金若干两。引证前几任住持都有互相移交，记载得很清楚，

众僧也指证前任住持私下挪用常住金，而且说初上任时，移交的银两数目很清楚，到交出来时银两却不见了。

审判结束后，罪证昭然。但没有追究银两用到哪里。

李德裕怀疑案子没有审问清楚，于是隐约地对僧人稍加诱导。

僧侣于是说出他的冤情道：“多少年来，都是只移交记录银两的文书，其实早就没有银两了！众僧因为我孤立，想乘此机会排挤我。”

李德裕说：“这种事不难查清楚。”

就找了数顶轿子，命令相关的僧侣都进入轿中。轿门对着墙壁，彼此看不见。再命令人取各种形状的黄泥来，让每个僧侣分别捏出交付给下任的黄金模式，做为证据。僧侣既不知道形状，当然捏不出来，前数任住持僧侣才伏首认罪。

390. 程 颢

【原文】 程颢为户县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发地中藏钱。兄之子诉曰：“父所藏也。”令曰：“此无证佐，何以决之？”颢曰：“此易辩尔。”问兄之子曰：“汝父藏钱几何时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几何时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钱十千视之，谓借宅者曰：“今官所铸钱，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钱皆尔未藏前数十年所铸，何也？”其人遂服。

【译文】 宋朝人程颢任户县主簿时，有个百姓借用哥哥的宅第居住，挖掘贮藏在地下的钱。哥哥的儿子便控告说：“那是家父所贮藏的。”

县令说：“这件事没有证据，怎么判决呢？”

程颢说：“这很容易辨别。”

就问哥哥的儿子说：“你父亲钱藏多久了？”

“四十年。”

程颢问：“他借宅第居住有多久了？”

“二十年了。”

程颢立即派遣吏役去拿一万块钱来看，然后对借住的人说：“现在官府所铸的钱，不到五、六年就可以流行天下，这些钱都是在你未贮藏前几十年所铸造的，为什么说是你的呢？”

这个人于是服罪。

391. 李若谷

【原文】 李若谷守并州，民有讼叔不认其为侄者，欲擅其财，累鞠不实。

李令民还家毆其叔，叔果讼侄毆逆，因而正其罪，分其财。

【译文】 宋朝人李若谷（丰人，字子渊）守并州时，有百姓控告叔叔不认他为侄子，想霸占家财，屡次审查不出事实。

李若谷于是命令此人回家殴打他的叔叔，叔叔果然来告侄子叛逆，殴打叔父，因而确定叔侄关系。由于叔叔确实有侵占意图，于是分了家财。

392. 吕 陶

【原文】 吕陶为铜梁令。邑民庞氏者，姊妹三人共隐幼弟田。弟壮，讼之官，不得直，贫甚，至为人佣奴。陶至，一讯而三人皆服罪吐田。弟泣拜，愿以田之半作佛事为报。陶晓之曰：“三姊皆汝同气，方汝幼时，非若为汝主，不几为他人鱼肉乎？与其捐米供佛，孰若分遗三姊？”弟泣拜听命。

分遗而姊弟之好不伤，可谓善于敦睦，若出自官断，便不妙矣。

【译文】 宋朝人吕陶（成都人，字元钧，号净德）任铜梁县令时，城中有庞氏三姊妹，共同吞没幼弟的田地。弟弟长大以后，向官府控诉，但都败诉，因而生活非常贫困，沦落为佣奴。

吕陶到任后一审问，三个人都服罪且交出田地，弟弟感动得哭泣跪拜，愿意卖出一半田地作佛事来报答。

吕陶告诉他说：“三个姊姊都是你的同胞，在你幼小时，如果不是她们为你做主，难道你不会被他人欺凌吗？与其捐一半田产作佛事，还不如分给三位姊姊。”

弟弟诚服听命。

〔梦龙评〕分送田产而不伤姊弟之间的和睦，可说是善于敦亲。如果依法令来决断就不妙了。

393. 裴子云 赵和

【原文】 新乡县人王敬成边，留犝牛六头于舅李进处，养五年，产犝三十头。敬自成所还，索牛，进云“两头已死”，只还四头老牛，余不肯还。敬忿之，投县陈牒。县令裴子云令送敬付狱，叫追盗牛贼李进。进惶怖至县，叱之曰：“贼引汝同盗牛三十头，藏于汝家！”唤贼共对，乃以布衫笼敬头，立南墙之下。进急，乃吐款云：“三十头牛总是外甥犝牛所生，实非盗得。”云遣去布衫，进见，曰：“此外甥也！”云曰：“若是，即还他牛。”但念五年养牛辛苦，令以数头谢之。一县称快。一作武阳令张允齐事。

咸通初，楚州淮阴县东邻之民，以庄券质于西邻，贷得千缗，约来年加子钱赎回。及期，先纳八百缗，约明日偿足方取券。两姓素通家，且止隔信宿，谓

必无他，因不征纳缙之籍。明日，赍余镪至，西邻讳不认。诉于县，县以无证，不直之；复诉于州，亦然。东邻不胜其愤，闻天水赵和令江阴，片言折狱，乃越江而南诉焉。赵宰以县官卑，且非境内，固却之。东邻称冤不已，赵曰：“且止吾舍。”思之经宿，曰：“得之矣！”召捕贼之干者数辈，赍牒至淮壩口，言“获得截江大盗，供称有同恶某，请械送来。”唐法：唯持刀截江，邻州不得庇护。果擒西邻人至，然自恃农家，实无他迹，应对颇不惧。赵胁以严刑，囚始泣叩不已。赵乃曰：“所盗幸多金宝锦彩，非农家物，汝宜籍舍中所有辩之。”囚意稍解，且不虞东邻之越讼，遂详开钱谷金帛之数，并疏所自来，而东邻赎契八百缙在焉。赵阅之，笑曰：“若果非江寇，何为讳东邻八百缙？”遂出诉邻面质，于是惭惧服罪。押回本土，令吐契而后罚之。

【译文】 唐朝时新乡人王敬被派戍守边境，留下六头母牛在舅舅李进家。养了五年后，生下三十头小牛。王敬从边境回来，想讨回牛只，李进说死了两头母牛，只还他四头老母牛，其余不肯归还。

王敬很生气，到县府投诉。县令裴子云以偷牛的罪名命人将王敬监禁，然后派人去追捕李进，李进很惶恐地来到县府。

裴子云责骂李进说：“偷牛贼说同你偷三十头牛，藏在你家。”

叫贼来对质，用布衫笼罩在王敬头上，站在南墙下。

李进急得吐露道：“三十头牛都是外甥的母牛生的，实在不是偷来的。”

裴子云叫人拿走王敬头上的布衫。李进见了说：“他是我的外甥。”

裴子云说：“这样就立即还他牛只。”但念在李进养牛五年的辛苦，命令王敬用数头牛作答谢。全县的人都叫好〔一说是武阳令张允济事〕。

唐懿宗咸通年间，楚州淮阴县东邻的百姓以田契向西邻借贷一千缙线，约定第二年加利息赎回。到期后他先还八百缙，约定次日还足后拿回田契。两姓一向是世交，而且只隔一夜，认为一定没有问题，因而不写契据。

第二天，剩余的钱送到后，西邻人却不认帐。于是东邻人就向县府提出控诉。县府认为没有证据，判东邻人败诉；东邻人又向州府控诉，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东邻人非常愤怒，听说天水人赵和任江阴县令，只要一句证词就能决断讼案，于是渡江向南控诉。赵和认为县令官位低，而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一再推辞。

东邻人不停地喊冤。赵和只好说：“你暂且留在舍下。”

赵和想了一整夜，才想出办法来；于是招来几名捕盗的能手，送公文到淮壩口，说是捉到江洋大盗，供出有同伙某某，请求加铐锁送来。

唐朝法律规定，持刀阻江的恶徒，邻州不能庇护，果然把西邻人捕到。然而西邻人仗着是农家，又没有参与其事，应对时有恃无恐。赵和威胁说要动用严刑，西邻人才不停地叩头哭泣。

赵和说：“你所盗取的幸好都是些金银宝物丝锦之类的物品，不是农家的产物，你将家中所藏的财物拿出来辨认。”

西邻人便放心了，根本没想到东邻人会越境诉讼，于是详细开列钱谷金帛的数目，并注明从哪里得来，而东邻人赎田契的八百缗也写在里面。

赵和看了以后笑着说：“你果然不是阻江大盗，但为什么吞没东邻人的八百缗呢？”

把东邻人传出来对质。于是西邻人惶恐地认罪，押回淮阴，命令他拿出田契然后处罚他。

394. 何武 张咏

【原文】 汉沛郡有富翁，家资二十余万，子才年三岁，失其母；有女适人，甚不贤。翁病困，为遗书，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付还之。”其后又不与剑，儿诣郡陈诉。太守何武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此人因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残害其儿；又计小儿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与女，实守之耳。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复不还其剑，当关州县，得见申转展——其思虑深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与儿，曰：“敝女恶婿，温饱十年，亦已幸矣！”论者大服。

张咏知杭州。杭有富民，病将死，其子三岁，富民命其婿主家赀，而遗以书曰：“他日分财，以十之三与子，而七与婿。”其后子讼之官，婿持父书诣府。咏阅之，以酒酬地曰：“汝之妇翁，智人也！时子幼，故以子属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财与婿，而子与七。

【译文】 汉朝沛郡有个富翁，家产二十多万，儿子才三岁，就失去母亲。富翁有个大女儿已经嫁人，极不贤淑。富翁病重时，写遗书将财产全部给女儿，只留一把剑，说：儿子十五岁以后交给他。时候到了，女儿又不把剑给儿子。

儿子到郡府控诉，太守何武（郾人，字君公）审问富翁的儿女、女婿，又看过遗书，对属官说：“富翁因为女儿个性残暴，女婿又卑鄙贪心，怕他的儿子受到残害，又考虑到儿子得到财产后不安全，所以只是暂且给女儿保管罢了。至于剑，是决断的意思，约定十五岁，是考虑到他儿子的智力已经可以自己生活了。又想到女儿一定不还剑，寄望当时州县官吏能为他儿子伸张正义，他的思虑实在很深远啊！”

何武将全部家产取回，归还富翁的儿子说：“你父有恶劣的女儿和女婿，你能温饱十二年，已经很幸运了。”

谈论的人都非常佩服。

张咏任杭州太守时，杭州有个富翁病重将死，儿子才三岁。

富翁命令他的女婿主管家产，而且遗书说：“将来分财产，十分之三给儿子，十分之七给女婿。”

后来儿子向官府控诉，女婿拿着岳父的遗书给官府看。

张咏看过之后，用酒洒在地上（对已死的富翁表示敬意）说：“你的岳父是聪明人，当时儿子年幼，所以把儿子交付给你，不然他的儿子就死在你的手上了。”

于是命令十分之三财产给女婿，而十分之七给儿子。

395. 某巡官

【原文】 有富民张老者，妻生一女，无子，赘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飞，育四岁而张老卒。张病时谓婿曰：“妾子不足任，吾财当畀汝夫妇。尔但养彼母子，不死沟壑，即汝阴德矣。”于是出券书云：“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婿乃据有张业不疑。后妾子壮，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问。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复诉，婿仍前赴证。奉使者乃更其句读曰：“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曰：“尔父翁明谓‘吾婿外人’，尔尚敢有其业耶？诡书‘飞’作‘非’者，虑彼幼为尔害耳！”于是断给妾子，人称快焉。

【译文】 有个张老富翁，妻子生一个女儿，没有儿子，招赘某甲入家门。后来，张老富翁的姨太太生一个儿子，名一飞，一飞四岁时，张老去世。

张老生病时，曾对女婿说：“姨太太生的儿子不够资格继承我的家产，应该给你们夫妇，你只要养他们母子，不使他们流离失所，就是你的阴德了。”

于是拿出契券写上：“张一非吾子也（张一不是我儿子）家财尽与吾婿（家财都给我的女婿）外人不得争夺（外人不能争夺）。”

女婿毫不怀疑地拥有张家的产业。

后来张一飞长大了，向官府控告要求分家产，女婿以契券为证，官府因而不管。后来奉命出巡的官吏来到，张一飞又去控告，女婿还是拿着契券应讯。

这位官吏就更改断句的读法说：“张一非，吾子也，家财尽与。吾婿外人，不得争夺。”

又说：“你岳父明明说你是外人，你还敢拥有他的产业吗？将飞写作非，是

怕他儿子幼小会被你伤害而已。”

于是判断将产业给姨太太的儿子，众人都叫好。

396. 张齐贤

【原文】 戚里有分财不均者，更相讼。齐贤曰：“是非台府所能决，臣请自治之。”齐贤坐相府，召讼者问曰：“汝非以彼分财多、汝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两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货财无得动，分书则交易。明日奏闻，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译文】 宋朝时，王室外戚所住的邻里中，有人认为财产没有平均分配，因而互相控告。

张齐贤（冤句人，字师亮）对皇帝说：“这不是御史台所能判决的，请让微臣亲自去处理。”

张齐贤对互相控告的人问道：“你不是认为他分的财产多，你分的少吗？”

“是的。”两造都如此回答。

张齐贤便让他们详列财物条目，再找两名役使，命令甲家的财物搬入乙的房舍，乙家的搬入甲的房舍，所有的财物都不能动，分配财物的文件也交换，第二天就向皇帝奏报。

皇帝说：“朕就知道没有你不能决断的。”

397. 王 罕

【原文】 罕知潭州，州有妇病狂，数诣守诉事，出语无章，却之则悖骂。前守屡叱逐，罕至，独引令前，委曲问之。良久，语渐有次第，盖本为人妻，无子，夫死妾有子，遂逐而据其资，以屡诉不得直，愤恚发狂也。罕为治妾，而反其资，妇寻愈。罕，王珪季父。

【译文】 宋朝人王罕（华阳人，字师言）任职澶州时，州中有一个疯妇，屡次去找太守哭诉，胡言乱语，赶她走就会骂人，前任太守一再叱喝驱逐她。

王罕到任后，独自叫她到面前来，婉转地问她，很久之后，她说话才逐渐正常。原来是因为她为人妻子，没有生育，丈夫死后，姨太太有儿子，就把她赶走，霸占家产；因为屡次控诉都被判败诉，所以愤怒发狂。

王罕为她审判姨太太而取回家产，不久，妇人就痊愈了。

王罕，是王 的叔父。

398. 韩 亿

【原文】 韩亿知洋州。大狡李甲以财豪于乡里，兄死，诬其兄子为他姓，赂里姬之貌类者，使认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夺其赀。嫂、侄诉于州，积十余年，竟未有白其冤者。公至，又出诉，公取前后案牘视之，皆未尝引乳医为验。一日，尽召其党至庭下，出乳医示之，众皆服罪，子母复归如初。

【译文】 宋朝人韩亿（雍丘人，字宗魏）任洋州太守时，大校有个李甲以财富傲视乡里。哥哥死后，诬陷哥哥的儿子是别人的，收买乡里中容貌与嫂嫂相似的女子来认侄儿为儿子，又灌醉嫂嫂后将她改嫁，把家产全部侵占。

嫂嫂与侄儿到州府控告，拖延了十多年，竟然没有官员洗清他们的冤情。

韩亿到任后，他们又出来控诉，韩亿取历来的案情纪录观览，发现都没有官员请接生婆来作证。有一天，韩亿将这群人全部请到堂下，叫接生婆出来作证，众人才都认罪，母子终于能够回家团聚。

399. 于文傳

【原文】 于文傳迁乌程县尹。有富民张某之妻王无子，张纳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诱妾以儿来，寻逐妾，杀儿焚之。文傳闻而发其事，得死儿余骨。王厚赂妾之父母，买邻家儿为妾所生儿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儿乳之，儿啼不受。妾之父母吐实。乃呼邻妇至，儿见之，跃入其怀，乳之即饮。王遂伏辜。

【译文】 于文傳调任乌程县县尹，有富翁张某的妻子王氏，没有儿子。张某在外娶了一个姨太太，生个儿子尚未满周岁。王氏诱骗姨太太带儿子过来，不久，赶走姨太太，又杀儿焚尸。

于文傳听了，将事情揭发出来，并找到小孩的尸骨。王氏去贿赂姨太太的父母，买邻家的小孩假装是姨太太所生的，说小孩没死。于文傳命令姨太太抱着小孩喂乳，小孩啼哭不肯吃，姨太太的父母才说实话。又把邻家妇女请来，小孩看了，高兴地投入她的怀里，一喂乳就吃，王氏才认罪。

400. 程 颢

【原文】 有富民张氏子，其父死，有老父曰：“我，汝父也，来就汝居。”张惊疑，请辩于县。程颢诘之，老父探怀取策以进，记曰：“某年某月日某人抱子于三翁家。”颢问张及其父年几何，谓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才四十，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惊服。

【译文】 有个张姓富翁的儿子，父亲早死。有一天，忽然有个老先生说：

“我是你的父亲，来和你一起住。”

张某很惊奇怀疑，请求县官为他辨别。

程颢问老先生，老先生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书给县官，文书上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儿子给三翁。”

祖颢问张跟他父亲的年纪，接着对老先生说：“这个孩子出生时，他父亲才四十岁，已经称呼三翁了吗？”

老先生惊惧认罪。

401. 黄霸 李崇

【原文】 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妇皆怀妊。长妇胎伤，弟妇生男，长妇遂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令走卒抱儿，去两妇各十步，叱令自取。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致伤，因而放与，而心甚怀怆。霸曰：“此弟子！”责问乃伏。

陈祥断惠州争子事类此。○祥知惠州，郡民有二女嫁为比邻者，姊素不孕，一日妹生子，而姊之妾适同时产女，诡言产子，夜烧妹傍舍，乘乱窃其儿以归。妹觉之，往索，弗予。讼于府，无证。祥佯自语：“必杀此儿事即了耳！”乃置瓮水堂下，引二妇出曰：“吾为汝溺此儿以解汝纷！”密谕一卒谨视儿，而叱左右诈为投儿状，亟逐二妇使出，其妹失声争救不可得，颠仆堂下，而姊竟去不顾。祥即断儿归妹而杖姊、妾，一郡称神。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令二父与儿分禁三处，故久不问。忽一日，密遣人分告二父曰：“君儿昨不幸遇疾暴死。”苟泰闻即号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姑妄认之。”

【译文】 汉朝时颍川有个富有的家庭，兄弟住在一起，两人的妻子同时怀孕；之后长嫂流产，弟妇生男孩，长嫂便把男孩偷走，诉讼了三年，州郡都不能决断。

丞相黄霸（阳夏人，字次公）命令小卒抱着小孩，离两名妇女各十步，命令她们自己来取。长嫂抢得很急，小孩大声哭叫，弟妇唯恐伤了孩子，只好放手，但是心里很悲伤。

黄霸说：“这是弟弟的儿子。”加以追问，长嫂才认罪。

〔梦龙评〕陈祥判断惠州争孩子的事与此类似。

陈祥任职惠州时，郡民有两个女儿嫁给相邻的两家。姊姊一直不孕，一天，妹妹生儿子，而姊姊家的姨太太正好同时生产。姊姊于是假装也生孩子，半夜时放火烧妹妹的房子，乘乱时偷走妹妹的儿子。妹妹发觉后来讨，姊姊不给。向州府控告却没有证据。

陈祥故意自言自语道：“一定要杀死这个孩子，事情才能了结。”就在堂下放置一盆水，带出两个妇人说：“我为你们溺毙这个孩子，以排解纠纷。”暗地告诉一个小卒谨慎看着孩子，而命令左右的人作出投孩子入水的样子，立即将两名妇人放开，妹妹痛哭失声，急着救孩子，救不到而倒在堂下，姊姊竟然不管。陈祥即刻断定孩子归妹妹，而杖打姊姊，全郡的人都心服。

寿春县人苟泰有个孩子三岁，遇盗贼遗失，好几年都没找到，后来在同县赵奉伯家发现了。苟泰于是向县府控告，两人都说那孩子是自己的儿子，并有邻居作证，郡县都不能决断。

李崇命令两个父亲与儿子分别拘禁在三个地方，故意很久都不闻不问。

忽然有一天，秘密派人分别告诉两个父亲说：“你的儿子昨天不幸生病去世。”

苟泰听了，伤心得又哭又跳，奉伯却只是感叹而已。

李崇观察清楚，就把孩子还给苟泰，又质问奉伯为什么诈领别人的孩子，奉伯说：“我的孩子刚好在那时死去，所以随便认一个。”

402. 宣彦昭 范郃

【原文】 宣彦昭仕元，为平阳州判官。天大雨，民与军争簷，各认己物。彦昭裂而为二，并驱出，使卒踵其后。军忿噪不已，民曰：“汝自失簷，于我何与？”卒以闻，彦昭杖民，令买簷偿军。

范郃为浚仪令，二人挟绢于市互争，令断之，各分一半去。后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喜者。

李惠断燕巢事，即此一理所推也。魏雍州厅事有燕争巢，斗已累日。刺史李惠令人掩护，试命纪纲断之，并辞。惠乃使卒以弱竹弹两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谓属吏曰：“此留者，自计为巢功重；彼去者，既经楚痛，理无固心。”群下服其深察。

【译文】 宣彦昭在元朝时担任平阳州判官（节度使、观察使的僚属），有一天下大雨，百姓与士卒争伞用，各自认为是自己的，宣彦昭将伞分裂为二，并赶二人出门，派士兵跟随在后面，只见那个士卒气愤得不得了，而百姓却说：“你自己失去伞，与我何干？”

跟随的士兵把这个情况告诉宣彦昭，宣彦昭用杖刑处罚百姓，并命令他买伞还士卒。

范郃任浚仪令时，有两个人在市场上抢夺一匹绢，范郃命令将绢裁断，每人各取一半后离去，派人暗中观察。

有一个很高兴，一个很生气，于是逮捕高兴的那个人。

〔梦龙评〕李惠（后魏人）判断燕子争巢的事，就是这个道理的推广。

雍州官衙屋檐下，有燕子争巢争了好几天，刺史李惠派人将燕巢小心地取下来，派人用细

竹子弹两只燕子，后来一只飞走，一只留着。李惠笑着对属下说：“留着的燕子自认为筑巢功夫大，飞走的燕子经过痛苦之后，就失去了坚持的心意。”属下都佩服他观察的深刻。

403. 安重荣 韩彦古

【原文】 安重荣虽武人而习吏事。初为成德节度，有夫妇讼其子不孝者，重荣拔剑，授其父使自杀之。其父泣不忍，其母从旁诟夫面，夺剑而逐其子。问之，乃继母也。重荣为叱其母出，而从后射杀之。

韩彦古 字子师，延安人，蕲王世忠之子。知平江府。有士族之母，讼其夫前妻子者，以衣寇扶掖而来，乃其嫡子也。彦古曰：“事体颇重，当略惩戒之。”母曰：“业已论诉，愿明公据法加罪。”彦古曰：“若然，必送狱而后明，汝年老，必不能理对，姑留扶掖之子，就狱与证，徐议所决。”母良久云：“乞文状归家，俟其不悛，即再告理。”由是不敢复至。

【译文】 后晋时安重荣虽然是武人，但熟习文治的事，曾经任成德节度使。有一对夫妇控告自己的儿子不孝，安重荣拔剑交给父亲，叫他杀自己儿子。父亲哭着不忍心下手，而母亲却在旁边责骂丈夫，并且抢下剑来追赶儿子。问明原因，乃是继母。安重荣因而勒令母亲出去，而从后面杀了她。

宋朝人韩彦古（字子师，名将韩世忠之子）出知平江府时，有一位士族的母亲前来控告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当时有一位士绅搀扶着她，原来是她的亲生儿子。

韩彦古道：“这件官司兹事体大，本官认为将令郎略加惩戒就好了。”

妇人道：“民妇已经告到官府了，但愿大人依法论罪。”

韩彦古道：“若是如此，就必须进行一段漫长且繁复的审讯过程，你年纪已老，有可能就所有细节一一分辨吗？我看暂且将你的亲生儿子关入狱中慢慢查证，再考虑如何处置比较好。”

妇人想了良久，说：“民妇请求将诉状暂且撤回，他如果仍不悔改，便可告请乡里公断。”

于是，那名妇人再也不敢前来告状了。

404. 孙 宝

【原文】 孙宝为京兆尹，有卖 馊者，今之 饼也。于都市与一村民相逢，击落皆碎。村民认赔五十枚，卖者坚称三百枚，无以证明。公令别买一枚称之，乃都秤碎者，细拆分两，卖者乃服。

【译文】 孙宝任京兆尹时，有个卖圆饼的，在城里和一个村民相撞，圆饼

掉落地上，全都碎了。村民认赔五十个，卖饼的却坚持说有三百个，无法证明。

孙宝于是命人另外买一个来称一称，再将破碎的饼聚集在一起称，仔细折算重量，卖饼的才认错。

405. 李惠 游显沿

【原文】 魏李惠为雍州刺史，有负薪、负盐者同弛担憩树阴。将行，争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羊皮于席上，以杖击之，盐屑出焉。负薪者乃服罪。

江浙省游平章显沿，为政清明。有城中银店失一蒲团，后于邻家认得，邻不服，争詈不置。游行马至，问其故，叹曰：“一蒲团直几何，失两家之好！杖蒲团七十，弃之可也！”及杖，得银星，遂罪其邻。

【译文】 后魏人李惠任雍州刺史时，有挑木柴与挑盐的两人，同时放下担子在树荫下休息。将上路时，却争夺一件羊皮，各说是自己靠背的垫子。

李惠说：“这很容易分辨。”

于是命令将羊皮放置座垫上，用木杖拍击，掉落出来的都是盐屑，挑木柴的人才认罪。

江淮省游显沿为政清明，城里有间银店遗失一个蒲团，后来在邻居家认出来，但邻居不服，双方互相责骂，无法处理。

游显沿骑马经过此地，问是何故，叹息道：“一个蒲团值多少钱，而伤了两家的和气，杖打蒲团七十下，把它丢弃就可以了。”

于是打出一些细碎的银屑，因而判邻居有罪。

406. 傅 琰

【原文】 傅琰仕齐为山阴令，有卖针、卖糖二老姥共争团丝，诣琰。琰取其丝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

《南史》云：世传诸傅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琰子玠尝代刘玄明为山阴令，玄明亦夙称能吏，政为天下第一。玠请教，玄明曰：“吾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问：“何术？”答曰：“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义也！”玠子岐为如新令，世为循吏。

【译文】 傅琰（南齐人，字季 ），任山阴县令，有卖铁和卖糖的两个老姬区争一团丝，一起来拜见傅琰。

傅琰把丝拿来鞭打，细看有铁屑，就处罚卖糖的。

又有两个乡下老翁争鸡，傅琰问他们各用什么喂鸡。一个说是粟，一个说

是豆。

于是杀鸡，在鸡腹中取出粟，而判说喂豆的人有罪。

〔梦龙评〕《南史》记载：世代相传傅氏有《理县谱》，子孙相传，不对外人公开。傅琰的儿子傅判（梁人）曾取代刘玄明为山阴令，刘玄明一向被称赞为贤能的官吏，政绩天下第一。傅判去请教刘玄明，他说：“我有奇妙的方法，是你们家谱所没有记载的。”问他是什么方法，他说：“每天吃一升饭而不喝酒，这是第一要义。”傅判的儿子傅歧（字景平）当如新县令，世代都是奉法循理的官吏。

407. 孙 亮

【原文】 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亮问主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曰：“向求之，实不敢与。”黄门不服，左右请付狱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里燥。亮曰：“若久在蜜中，当湿透，今里燥，必黄门所为！”于是黄门首服。

【译文】 东吴主孙亮走出西苑，正在吃生梅，遣宦官到宫内的仓库去取蜜浸渍生梅。

取来的蜜中有老鼠屎，孙亮便问管仓库的官吏说：“宦官从你这儿拿蜜吗？”回答说：“他刚刚来求蜜，实在不敢给。”

宦官不服，左右的人请求交监狱官判断。

孙亮说：“这很容易弄清楚。”

就命人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

孙亮说：“老鼠屎如果在蜜中很久了，发现里面一定潜透，现在里面还是干的，一定是宦官后来加入的。”

宦官于是服罪。

408. 乐 蔼

【原文】 梁时长沙宣武王将葬，东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御史中丞乐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幕万匹，必燃。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译文】 五代梁时，长沙宣武王即将安葬，尚书府仓库中忽然遗失了油络（车上所垂的丝绳），想追究管理仓库的官员的过失。

御史中丞乐蔼（字蔚远）说：“从前晋武帝时，仓库大火，张华认为是堆积涂油的帐幕一万匹所造成的，现在仓库中如果有灰，就不是仓库官吏的罪过了。”

接着派人去检查仓库，果然有积灰，当时的人都称赞他见识广博，心地宽弘。

409. 李耆寿

【原文】 李南公为河北提刑，有班行犯罪下狱，案之不服，闭口不食者百余日，狱吏不敢拷讯。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问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终不食乎？”其人惧，即食，因具服罪。盖彼善服气，以物塞鼻则气结，故惧。此亦博物之效也。

【译文】 宋朝人李南公（李耆寿，江陵人）任河北提刑（提点刑狱的官员）时，有个同等级的官吏犯罪下狱，审问他都不肯认罪，一百多天都闭口不吃，监狱官不敢拷问他。

李南公说：“我能够立即使他吃饭。”

命人带他出来问道：“我用一样东西塞住你的鼻子，你能一直不吃饭吗？”

那个人一听怕了，立即吃饭，因而详细地供出罪证。

原来此人精于道家的吐纳术，一用东西塞住他的鼻子，就气结了，所以害怕。这也是见识广博的效果。

410. 韩绍宗

【原文】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震天下，樊负势结勋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无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部郎中韩绍宗具知其实，乃摄樊举人。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备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问樊：“何以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蘄生则必死。今言死者，左计也。”韩曰：“不然，若罪原不至死。”于是发戍辽。

【译文】 明朝时，樊举人是寿宁侯的门下客，寿宁侯地位显贵，震惊天下，樊举人因此仗势结交功勋权贵。寿宁侯的一切奏状，都出自他手笔，但所写的奏状常常是无中生有的事，于是被仇家揭发出来。

这件案子交给刑部办理，刑部郎中韩绍宗对这件事非常了解，就派人捉拿樊举人。当时樊举人躲藏在寿宁侯府中，防备非常严密，韩绍宗想尽各种方法，终于把他引诱出来。

樊举人关进监狱几天后，有一天早晨，韩绍宗出门，看见地上有一卷书，取来一看，书中详细地记述樊举人的罪状，且说应该要处死，不处死不行。

韩绍宗笑着说：“这是樊举人自己写的。”

一问果然承认。同僚问樊举人为什么要写自己的罪状。

樊举人说：“韩公的为人是没有办法用威势去强迫的。希望生存反而会被处死，这是必死的人所想出来扭转情势的计策。”

韩绍宗说：“不对，你的罪还不到死的地步。”

于是发配到边境戍守。

十、揭发奸邪

【原文】 王轨不端，司寇溺职；吏偷俗弊，竞作淫慝。我思老农，剪彼蠹贼；摘伏发奸，即威即德。集“诘奸”。

【译文】 高官滥权渎职，小吏钻营谄媚，智者便效法老农挑剔害虫的精神，揭发奸邪，纠举恶吏，造福百姓。

411. 赵广汉

【原文】 赵广汉为颍川太守。先是颍川豪杰大姓，相与为婚姻，吏俗朋党。广汉患之，察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又教吏为劾简，及得投书，削其主名，而托以为豪杰大姓子弟所言。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下仇怨，奸党散落，风俗大改。

广汉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钩距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唯广汉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

【译文】 汉朝时赵广汉（字子都，宣帝时为京兆尹，揭发奸邪如神，盗贼绝迹，后因受牵连被腰斩）出任颍川太守，当时颍川豪门与大族互相连亲，而官吏间也都互结朋党。

赵广汉很为此事担忧，于是授计值得信赖的部属，到外边故意闹事，自己再据实办案，一旦罪名确立就依法处罚，同时他故意泄露当事人的供词，目的在制造朋党间的猜疑。

此外又命属官设置意见箱，再命人投递匿名信，然后向外散播这些信都是豪门和大族的子弟写的。

如此一来，原本很要好的豪门和大族，竟为了投书互相攻击而翻脸成仇，不久豪门和大族所各自结成的小集团都陆续解散，社会风气大为改善。

赵广汉最擅长的还是利用“钩距”来刺探情报。

所谓“钩距”，本是指带有倒钩的钩针而言，后来比喻使人陷入诈术中，借

以刺探隐情，在对方无所怀疑下，隐情不问而知。例如想要知道马的价钱时，就先打听狗的价钱，然后再问牛羊的价钱，到最后才问马的价钱。因为彼此互问的结果，可以打听出比较可靠的标准行情，到最后就能够真正知道马的价钱。

不过只有赵广汉最精于此道，其他人模仿的成绩都不如他。

412. 周 忱

【原文】 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有一册历，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人初不解。一日某县民告粮船江行失风，公诘其失船为某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所对参错。公案籍以质，其人惊服。始知公之日记非漫书也。

蒋颖叔为江淮发运，尝于所居公署前立占风旗，使日候之置籍焉。令诸漕纲吏程亦各记风之便逆。每运至，取而合之，责其稽缓者，纲吏畏服。文襄亦有所本。

【译文】 明朝的周忱（字恂如，谥文襄）任江南巡抚时，身边随时带有一本记事册，详细记载每日的行事，钜细靡遗。即使每日天候的阴晴风雨也一并详加记录。

刚开始，有许多人不明白周忱为什么要如此费事。

一天，有位船主报告一艘载运米谷的粮船突遇暴风沉没。周忱讯问沉船的日期，沉船时间发生在午前或是午后，当时刮的是东风还是西风，周忱翻开记事本逐一详加核对，发现报案船主全是一派胡言，报案船主在惊惧下坦承罪行。这时众人才明白，周忱的记事本可不是随意乱写的。

〔梦龙评〕蒋颖叔任江淮漕运官时，也曾在公署前竖立一面占风旗，派人每天观测并记录在册子里。同时也要求各处漕运官要详细记载每日船行时的风向，等船只入港后就详加核对，对不按规定记载，或马虎随便的属吏便厉声责骂，属吏因害怕被责骂，都谨守规定。

看来记载天候、风向，并非自周忱才开始。

413. 陈霁岩

【原文】 陈霁岩为楚中督学。初到任，江夏县送进文书千余角，书办先将“照详”、“照验”分作两处。公夙闻先辈云：“前道有驳提文书难以报完者，必乘后道初到时，贿嘱吏书，从‘照验’中混交。”公乃费半日功，将“照验”文书逐一亲查，中有一件驳提，该吏者混入其中。先暗记之，命书办细查，戒勿草草。书办受贿，径以无弊对。公摘此一件而质之，重责问罪革役。后“照验”文书更不敢欺。

【译文】 陈霁岩初任楚中督学时，江夏县每日呈报的公文多达一千多件，文书官例行先核对后再将公文分作合格与不合格两批。

陈公很早就听前辈提起：有许多以前呈报的文书，因一直没有通过审核，就会借新文书初次呈报的机会，贿赂文书官，企图蒙骗混缴。于是陈公花费半天的时候，将所有文书逐一亲自查验，果然发现其中有一件被驳回重提的公文，而文书官却企图蒙混在其他通过审核的文书中。

陈公先暗中作记号，再命文书官仔细核验，并告诫他千万不可马虎草率，文书官因已接受贿赂，所以答称全部合格，这时陈公挑出那件被驳回的公文质问文书官，除重重责罚外并革职处份。日后检验文书，官员再也不敢收贿放行。

414. 张敞 虞诩

【原文】 长安市多偷盗，百贾苦之。张敞既视事，求问长安父老。偷盗酋长数人，居皆温厚，出从重骑，闾里以为长者。敞皆召见责问，因贳其罪，把其宿负，令致诸偷以自赎。偷长曰：“今一旦召诣府，恐诸偷惊骇，愿一切受署。”敞皆以为吏，遣归休。置酒，小偷悉来贺，且饮醉，偷长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闾阅出者，见污赭，辄收缚，一日捕得数百人。穷治所犯，市盗遂绝。

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始到，谒河内太守马棱，愿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边批：要紧。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自掾史而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飧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彩线缝其裾为识，有出市里者，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

【译文】 汉朝时长安一带盗贼横行，商人们个个苦不堪言。张敞（平阳人，字子高，宣帝时为京兆尹，城中无盗贼）出任京兆尹以后，在长安父老之间，打听出几个盗贼头目。结果发现他们个个长相温厚，外出时还随身带有几名随从，在城中俨然是一副长者的姿态。

于是张敞传他们来问话，表示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行，交换条件是必须协助官长清剿盗匪，并且立刻改邪归正，带罪立功。

土匪头目共同请愿说：“今天我们被传讯，很可能使我们的手下惊慌，为了能顺利清剿，请大人务必要信任我们。”

于是张敞分别任命土匪头们官职，要他们各自在家中举行庆功酒宴，通知所有手下前来祝贺。当大伙喝到醉醺醺时，土匪头就偷偷在手下的衣襟上作上红色记号，然后通知城内衙役见到衣襟上有红色记号者就予以逮捕。

结果在一日之间竟逮捕到几百名盗匪，张敞分别照各人所犯罪状的轻重处刑，从此长安城内盗匪绝迹。

朝歌县贼宁季率几千贼人攻杀长吏，为害地方数年，州郡却莫可奈何，朝廷于是派虞诩出任朝歌县令。他在上任前特别拜见河内太守马棱，希望马棱能让自己放手剿匪〔要紧〕。

等到虞诩上任后，首先招募壮士，设立上中下三种衙役标准，并且通令属官以下各自推荐人选。凡因抢夺财物而致人于死者入选为上役，凡因偷盗而伤人者为中役；凡不事生产荒废家业者为下役。总共募集一百多人。

虞诩首先设盛宴款待他们，当场宣布赦免他们的罪状，交换条件是他们必须潜伏贼营中，诱使贼人出营抢掠，果然这些罪犯策动成功，贼人纷纷出营，虞诩却在一旁派兵埋伏守候，终于剿灭贼匪数百人。

另外，他又派会缝制衣服的密探混入穷人堆，原来有许多穷人被匪徒雇用缝制衣服。密探就在衣襟上偷偷缝上彩线为记号，然后通知官兵，见到有记号者就逮捕，终于瓦解贼徒。

415. 王世贞

【原文】 王世贞备兵青州，部民雷龄以捕盗横莱、潍间，海道宋购之急而遁，以属世贞。世贞得其处，方欲掩取，而微露其语于王捕尉者，还报又遁矣。世贞阳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擒得他盗，世贞知其为龄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诘之：“若奈何匿雷龄？往立阶下闻捕龄者非汝邪！”王惊谢，愿以飞骑取龄自赎。俄龄至，世贞曰：“汝当死，然汝能执所善某某盗来，汝生矣。”而令王尉与俱，果得盗。世贞遂言于宋而宽之。边批：留之有用。

官校捕七盗，逸其一。盗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缚一人至，称冤。乃令置盗首庭下差远，而呼缚者踞阶上，其足蹑丝履，盗数后窥之。世贞密呼一隶，蒙缚者首，使隶肖之，而易其履以入。盗不知其易也，即指丝履者。世贞大笑曰：“尔乃以吾隶为盗！”即释缚者。

【译文】 明朝王世贞（字元美）统兵青州时，当地部落中有个叫雷龄的盗匪横行潍间海道，朝廷派官军追捕，雷龄见风声吃紧，就赶紧逃逸。因此朝廷把捉拿雷龄的任务交给王世贞。

王世贞打听出雷龄藏匿的住处，正计划偷袭，不小心露了口风让王尉知道，结果密探报告雷龄，雷龄又逃逸无踪。

王世贞便故意说：“既然他逃走就算了，等下次的机会吧！”

过了十多天，王尉擒获一名盗匪，王世贞知道他是得自雷龄的帮助。

一天，王世贞命左右退下后召来王尉，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替雷龄通风报信呢？那天站在台阶下偷听我们谈论缉捕雷龄计划的不是你吗？”

王尉马上认错谢罪，请求率领捕役亲自缉捕雷龄，以赎前罪。

不久雷龄果然被擒，王世贞对雷龄说：“按你所犯罪行理应处死，但如果你能替我擒获某盗，将功赎罪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说完命王尉与他一同前去捕盗，果然顺利擒获，于是王世贞上奏朝廷，请求赦免雷龄〔留之有用〕。

有一次官府擒获七名盗匪，但仍有十名匪徒在逃，土匪头故意谎报逃逸者的姓名。不久，根据土匪头的供述抓来一名人犯，但那人一直大喊冤枉。

于是王世贞下令把土匪头带到庭下较远处，而要那喊冤者跪在府阶上受审，土匪头不断的偷窥那喊冤者脚上穿着的一双丝鞋，这时王世贞暗中要一名属吏脸上蒙着布罩，并且换上丝鞋，打扮成那喊冤者的模样。然而土匪头并不知道人已调包，仍指称穿丝鞋者即是同伙人。

王世贞大笑说：“你竟敢称我的属吏是匪盗，看来你前面所招供的，全是一派胡言！”

说完立即释放那喊冤者。

416. 王 王守仁

【原文】 贞观中，左丞李行德弟行谗，前妻子忠蒸其后母，遂私匿之，诡敕追入内行，廉不知，乃进状问。奉敕推诘至急，其后母诈以领巾勒项卧街中。长安县诘之，云：“有人诈宣敕唤去，一紫袍人见留宿，不知姓名，勒项送至街中。”忠惶恐，私就卜问，被不良人疑之，执送县。尉王璆引就房内推问，不允。璆先令一人于褥下伏听，令一人走报长使唤璆，锁房门而去。子母相谓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语。璆至开门，案下人亦起，母子大惊，并具承伏法云。

贼首王和尚，攀出同伙有多应亨、多邦宰者，骁悍倍于他盗，招服已久。忽一日，应亨母从兵道告办一纸，准批下州，中引王和尚为证。公思之：此必王和尚受财，许以辨脱耳。乃于后堂设案桌，桌围内藏一门子，唤三盗俱至案前覆审。预戒皂隶报以寅宾馆有客，公即舍之而出。少顷还人，则门子从桌下出云：“听得王和尚对二贼云：‘且忍两夹棍，俟为汝脱也。’”三盗惶遽，叩头请死。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发生了一桩乱伦案件，右丞相李行德之弟李行谗与前妻所生的儿子李忠，和后母通奸，双双藏匿起来。皇帝得知此事，命令有司迅速查缉此案。

涉案人之一的后母伪以领巾勒住自己脖子，倒卧街头，长安县衙门侦讯时，她诈称：“有人假传官府敕命召唤我到一处所，有一身穿紫袍的人见到我，强

迫我留宿一晚，并不知道他的姓名。之后我就被勒昏，送到大街上。”

李忠风闻此事，非常害怕，遂四下打听，结果被人怀疑动机不明，逮捕后送给县尉王，和后母一起被关入一间房子内。王事先命令一名手下躲在房间里的床铺下窃听，另一人伪装走报王，锁住房门而去。涉案的母子彼此关照：“绝对不要承认案情”，又私下说了些秘密的事。

王来到之后，窃听者亦于此时现身，母子二人大惊，只好俯首承认犯行，接受国法制裁。

明朝时，强盗首领王和尚，招出同伙有多应亨、多祁宰二人，骁勇强悍倍于其他盗匪，官府业已缉拿到案。

十天后，多应亨的母亲透过兵部转来十张会办状纸，准批下州审理，并注明要王和尚作证。

王阳明经过仔细的判断，猜想王和尚一定已被串通，答应为多某二人脱罪。于是命令在衙门后堂设置案桌，桌围内藏有一人负责监听，然后传唤那三名被告到案前应讯。审讯到一半时，皂隶忽然报告前厅有贵宾来访，王阳明便立刻起身出迎。

不久，王阳明回到后堂，躲在桌下的人出来报告道：“刚才听到王和尚对那两个贼人说：‘你们暂且忍受一两顿夹棍的审讯，待会儿我就为你们开脱。’”

王和尚三人当场大惊失色，纷纷叩头请求饶命。

417. 苏 涣

【原文】 苏涣知衡州时，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涣察而疑之，问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侪视之，得其人以献。”涣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肯呼他人？此必为奸！”讯之而服。他日果得真盗。

【译文】 苏涣治理衡州时，有位来耒阳的百姓被盗贼所杀，但一直没抓到凶手。一天捕役抓来一人，指称他是凶手。苏涣侦讯后，发觉有许多疑点，于是召来捕役，问他擒获凶手的经过。

捕役说：“是弓箭手首先发现草堆中有件血衣，既而招来同伴检视，发现这人在离血衣不远处，于是大伙一同擒下他。”

苏涣沉吟道：“按常理，弓箭手在看到血衣后，会自己抢先擒下凶手领功，怎么可能引来同伴呢？这名弓箭手一定是贼人奸细。”

抓来讯问后，没多久果然抓到真凶。

【原文】 范櫟，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入僦潘氏园寓孥者，问：“有传牌乎？”曰：“否。”命诘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斗，相执紲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谒客西门，过街肆，持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问汝斗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儆备，而令吏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叱之，吐实如所料。即往捕贼，贼首已遁；所留孥，妓也。于是飞骑驰报徐、扬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狱，全贼溃散。

【译文】 会稽人范櫟镇守淮安。有一次景王出游，某位大盗扬言要劫持景王，他的党羽遍布于天津到鄱阳间，大盗派出五百名手下出入市集打探消息。

一天夜晚衙门快收班时，有门吏报告王族亲眷进城，现寄住在潘氏园。

范櫟询问门吏：“对方是否持有证明身份的令牌？”

答：“没有。”

于是范櫟命人暗中窥伺对方举动，密探回报说：“对方随从人员众多，而且进出频仍。”

范櫟怀疑他们就是盗匪，暗中挑选几十名身材强健的士卒，换上便装，打扮成村夫的模样。

范櫟对他们说：“你们看到那批人进酒馆，就跟着进去，与他们一块儿喝酒，再故意挑起冲突相斗，然后一同闹进府衙。”

接着又告诫他们说：“你们可千万不能谈及捕贼的事。”

假村夫散去后，范公立即命人准备车轿到西门拜谒贵客，经过街市，有闹事者告官，范櫟命人全部收押，一共抓了对方十七人。

这时范櫟故意骂道：“王爷刚驾到，我忙着接待王爷都来不及，哪有空管你们打架的事！”

下令手下将一千人全部关入牢中。

到了半夜，范櫟下令升堂问案，并要属下先填饱肚子，准备长时间侦讯。午夜一过，就要吏属将一千人带至庭上，经范櫟厉声喝叱质问后，他们果真如范櫟所猜测的是大盗的手下。

范櫟立即率兵围剿，不料贼首已闻风先逃，而所谓的妻眷，原来是一名妓女。于是范櫟飞骑传送紧急公文呈各处守将拦截。至于所捕获的十七名贼人全部处

死，其余盗贼全部溃散。

419. 总 辖

【原文】 临安有人家土库中被盗者，踪迹不类人出入。总辖谓其徒曰：“恐是市上弄猢猻者，试往胁之。不伏，则执之；又不伏，则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觉无唾可吐，色变俱伏：乃令猢猻从天窗中入内取物。或谓总辖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取必，但人之惊惧者，必无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总辖坐在坝头茶坊内，有卖熟水人，持两银杯。一客衣服济然若巨商者，行过就饮。总辖遥见，呼谓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将执汝！”客惭愧谢罪而去。人问其故，曰：“此盗魁也，适饮汤，以两手捧盂，盖阴度其广狭，将作伪者以易之耳。”比韩王府中忽失银器数件，掌器婢叫呼，为贼伤手。赵从善尹京，命总辖往府中，测试良久，执一亲仆讯之，立服。归白赵云：“适视婢疮口在左手，边批：拒刃者必以右手。盖与仆有私，窃器与之，以刃自伤，谬称有贼；而此仆意思有异于众，是以得之。”

【译文】 临安有户人家遭小偷，照现场所留的痕迹来看，似乎不是人为的窃案。

总辖对属吏说：“这件窃案，恐怕是街上耍猴的江湖郎中所干的。你们不妨把这人抓来逼问，如果仍不认罪，就要他朝手掌吐口水。”

属吏照总辖所说要那耍猴人吐口水，那人发觉自己口干舌燥，根本吐不出口水，不由神色大变，只有俯首认罪。原来是他命猴子从天窗进入屋舍窃取财物。

有属吏问总辖如何知道耍猴者是偷儿，总辖说：“我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只是人心中害怕就会影响唾液的分泌，吐不出口水来，所以我姑且拿他一试，幸运的被我猜中了。”

另有一名总辖坐在茶坊喝茶时，茶坊老板取出银杯注入茶水卖给往来客人。有位衣着鲜明俨然富商模样的客人走进茶坊，顺手拿起桌上的银杯喝茶。

坐在远处的总辖突然对富商说：“有我在这儿，你不可玩花样，否则我抓你入狱。”

那名假富商立刻羞惭的离去。

别人问总辖原因，总辖说：“刚才那名富商实在是土匪头假扮的，刚才他喝茶时，用两手捧着银杯，事实上是在测度银杯大小，好用假银杯替换。”

另有一次，韩王府中突然有数件银器遭人盗取，管银器的婢女大喊捉贼时，被贼人砍伤手腕。当时尹京赵从善命总辖前去韩王府办案，总辖观察许久，突

然逮捕一名王爷亲信，经过侦讯，那名亲信坦承犯罪。

总辖回府向赵从善报告说：“我刚才检视，婢女的伤口在左手〔若真是为抗拒贼人，伤口应在右手〕，经审问果然承认因与王爷亲信有私情，所以他盗取银器，再用刀割伤手腕，故意谎报有贼，而我见这名亲信神色异于旁人，才起疑逮捕，得以破案。”

420. 董行成

【原文】 唐怀州河内县董行成能策贼。有一人从河阳长店盗行人驴一头并皮袋，天欲晓至怀州。行成至街中一见，呵之曰：“个贼在！”即下驴承伏。人问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驴行急而汗，非长行也；见人则引驴远过，怯也。以此知之。”捉送县。有顷，驴主已踪至矣。

【译文】 唐朝怀州河内县，有个叫董行成的人，能一眼就分辨出对方是否贼匪。有名贼人在河阳长店偷得路人一头驴及一口皮袋，在天快破晓时赶到怀州境内，正巧碰到董行成迎面而来。

董行成一见他就大声喝道：“你这贼子给我站住！”

那人一听立即下驴认罪。

事后有人问董行成如何看出那人是贼，董行成说：“这头驴因长途急行而流汗，而这人见了路人也会引驴绕路，这一定是因他心虚，所以我判定他一定是贼。”

那盗驴者送入县衙后不久，那名驴主也追踪而来。

421. 张小舍

【原文】 相传维亭张小舍善察盗。偶行市中，见一人衣冠甚整，遇荷草者，捋取数茎，因如厕。张俟其出，从后叱之，其人惶惧，鞠之，盗也。又尝于暑月游一古庙之中，有三四辈席地鼾睡，傍有西瓜劈开未食。张亦指为盗而擒之，果然。或叩其术，张曰：“入厕用草，此无赖小人，其衣冠必盗来者。古庙群睡，夜劳而昼倦；劈西瓜以辟蝇也！”时为之语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维亭张小舍。”舍，吴章沙，去声。后遇瞽丐于途，疑而迹之，见其跨沟而过，擒焉，果盗魁，其瞽则伪也。请以重赂免，期某日，过期不至。久之，张复遇于途，责以渝约。盗曰：“已输于卧床之左足。但夜至，不敢惊寝耳！”张犹未信，曰：“以何为征？”盗即述是夜其夫妇私语，张始大骇。归视床足，有物系焉，如所许数，兼得一利刃，悚然曰：“危哉乎！”自是察盗颇疏。

小舍智，此盗亦智。小舍先察盗，智；后疏于察盗，更智！

【译文】 据说维亭的张小舍有识别盗匪的奇能。

某日他走在街上，遇到一位衣冠整齐的男子，坐在一辆装满柴草的车上。只见这名男子随手拔下一把草，下车走进厕所。张小舍等这男子出来后，突然在他背后喊了一声，把这男子吓了一跳，经审问果然是盗匪。

又有一次，在一个大暑天，张小舍到一座古庙游玩，庙中有三四人席地酣睡，旁边还放着切开没吃的西瓜。这时张小舍指着睡觉的三四人说是盗匪，经衙役逮捕审问，果如其言。

有人问张小舍，他是凭什么方法识别盗匪，张小舍回答说：

“这道理其实很简单，入厕使用芳草，是毫无生活教养、无赖之辈的行为，然而这名男子却衣着光鲜整齐，所以我断定那人的衣服是偷来的。还有那几个在古庙睡觉的人，因为小偷都是在晚上活动，所以白天才会疲倦。他们故意切开西瓜不吃，是为了怕苍蝇叮他们的脸。”

因此，当时的盗匪，真可说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维亭张小舍〔舍，吴音萨〕”。

某天张小舍在路上遇到一位瞎乞丐，他一见就起了疑心，于是就在后跟踪，结果发现这名瞎乞丐能跳过水沟，经下令逮捕审讯，才知道他就是土匪头，伪装成瞎子在街市探听消息。

又有一次，有名盗匪被张小舍识破，盗匪请张小舍放过他，并且答允当晚送一笔钱给张小舍。可是到第二天，仍不见盗匪送钱来。

不久张小舍又在街上遇见那名盗匪，张小舍责备他不守信诺，盗匪说：“我已经把钱送出了，就放在你床的左下角，因为我是半夜去，所以不敢吵醒你。”

张小舍不相信，就问盗匪有什么证据，盗匪立刻毫不迟疑说出当晚的情形，甚至把他们夫妻间的私话都说出来，这时张小舍才感到十分惊恐。

回到家仔细一查看，果然见到有包钱绑在床脚下，但是钱包上附了一把刀，不由大抽一口冷气，叫道：“好险哪！”

从此再也不敢干识别盗匪、报官逮捕的事。

〔梦龙评〕张小舍有辨识盗匪的智慧，那名盗匪也有深懂人性弱点的智慧。张小舍辨盗是智，后来放弃也是智。

422. 苏无名

【原文】 天后时，尝赐太平公主细器宝物两食盒，所直黄金百镒。公主纳之藏中，岁余，尽为盗所得。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长史谓曰：“三日不得盗，罪死！”长史惧，谓两县主盗官曰：“两日不得贼，死！”尉谓吏卒、游徼

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惧，计无所出。衢中遇湖州别驾苏无名，素知其能，相与请之至县。尉降阶问计，无名曰：“请与君求对玉阶，乃言之。”于是天后问曰：“卿何计得贼？”无名曰：“若委臣取贼，无拘日月，且宽府县，令不追求，仍以两县擒盗吏卒尽以付臣，为陛下取之，亦不出数日耳。”天后许之。无名戒吏卒缓至月余。值寒食，无名尽召吏卒约曰：“十人五人为侣，于东门北门伺之，见有胡人与党十余，皆纛纛相随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报。”吏卒伺之，果得，驰白无名曰：“胡至一新冢，设奠，哭而不哀，既撤奠，即巡行冢旁，相视而笑。”无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尽执诸胡，而发其冢，剖其棺视之，棺中尽宝物也。奏之，天后问无名：“卿何才智过人而得此盗？”对曰：“臣非有他计，但识盗耳。当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时。臣见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处。今寒食节拜扫，计必出城，寻其所之，足知其墓。设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巡冢相视而笑，喜墓无损也。向若陛下迫促府县擒贼，贼计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缓，故未将出。”天后曰：“善！”赠金帛，加秩二等。

【译文】 武则天有次赏赐太平公主贵重宝器两大盒，总价超过黄金百镒。公主极为珍爱，将这批宝物妥善珍藏，不料才一年多就遭窃遗失。

公主将宝物失窃的事禀告天后，天后震怒，召来洛阳长史，下令：“若三天之内抓不到偷宝物的小偷，哀家就拿你的脑袋抵罪。”

长史领命后，立即召来二县的总捕头，对他们说：“两天之内找不到小偷，你们也就别想再活命。”

总捕头接获命令后就对手下的捕役说：“限你们今天之内给我抓到小偷，否则我会要你们比我先死。”

捕役们一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该如何是好，正巧在街上碰到湖州别驾苏无名，捕役们知道他是出名的捕盗专家，便恳请他至县衙参与办案。

总捕头见了苏无名，便虚心向他请教，苏无名说：“我希望能与你一起谒见天后，当面向天后说明我捕盗的计划。”

两人进宫谒见天后，天后问道：“贤卿有什么办法能抓到小偷呢？”

苏无名答道：“如果真要交付臣缉贼的任务，首先就不能有期限的限制，再来就是要县衙宣布不再追查此案，至于两县中编列为擒贼的吏卒全交由臣指挥，臣保证不出数日，一定能为陛下擒获贼人。”

天后答应苏无名的请求。

苏无名随即对吏卒宣布，捉贼的行动将往后顺延一个月。一直到寒食节前，苏无名才召集所有的吏卒对他们说：“每十人，或五人编成一组，分别埋伏在东

门、北门，如果发现有一名胡人，身后跟随一群披麻戴孝的家属，朝北山的方向走，就在后面跟踪他们。”

吏卒果然发现如苏无名所形容的这批人，快马报告苏无名说：“他们来到一座新坟前设奠祭拜，虽然号哭但表情并不哀伤，祭拜完毕就检视坟墓四周，接着相互开心的大笑。”

苏无名一听高兴的说：“我终于抓到他们了。”

于是命令吏卒将那批胡人全部逮捕并且挖坟开棺检视，只见棺木中全是宝物。

苏无名向天后奏报任务达成，天后问他说：“贤卿如何有这等才智，擒获盗贼？”

苏无名答：

“臣并没有运用什么奇计，只是能辨识盗贼罢了。当臣抵达京都那天，也就是这批胡人举行假出殡的日子，臣一见他们的神色，就知道他们是小偷，只是不知道埋藏赃物的地方。今天是寒食节，是扫墓祭祖的日子，臣料想他们一定会出城到埋藏宝物的墓地。密探说他们虽设奠祭拜但哭声并不哀伤，那个因为坟中所埋的不是死人；绕行坟墓四周，巡视后相互对看大笑，那是高兴坟墓完好无损。如果按陛下目前所下命令严密缉捕盗贼，贼人见风声吃紧，一定会因心慌而先挖取宝物逃逸，而今盗贼见官府不再追究，自然意态悠闲不急着挖出宝物。”

天后听了，连声夸赞：“好！好！”

赐他金帛，并加爵位。

423. 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泉南杂志》云：城中一夕被盗，捕兵实为之。招直巡两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带黑伤而不肿裂，谓贼棍殴，意在抵饰。当事督责司捕，辞甚厉。余意棍殴处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肿，且裂者，无之，是必贗作。问诸左右曰：“吾乡有草可作伤色者，尔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捣碎，别涂两人如其处，少焉成黑。以示两兵，两兵愕然，遂得奸状。自是向道绝，而外客无所容也。

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旁篱落间，叶细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气结黄症蛊毒，煮汁服取吐下，亦敷蛇犬咬，不入众药。此草可染肤黑，如凤仙花可染指红也。

【译文】 陈懋仁所著《泉南杂志》中记载：

有一夜，城中遭强盗抢掠，官兵追捕时，有两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伤了

左腕，另外一名则伤在胸前。两名士兵的伤口都呈黑色，但伤口四周却没有红肿肉裂的现象，两人均供称盗匪拒捕时，遭盗匪棍棒殴打。总兵厉声叱责捕役，并督责他限期捕盗。

我当时就认为，凡遭棍棒殴打，重者致命、轻者骨折，不可能既不红肿也不肉裂，如果真是如此，一定是伪装受伤。

于是我问其他人说：“在我的家乡有一种草，可以将皮肤染成类似伤口的颜色，这种草此地称作什么？”

答：“我们叫这种草为千里急。”

于是我命人采来千里急，捣碎后，分别涂在他人的左腕及前胸，不久皮肤果然呈黑青色。我要那两名自称遭匪殴伤的士兵来看，两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终于坦承罪行。从此盗贼绝迹。

〔梦龙评〕按《本草纲目》所记：千里急，一名千里及，是一种生长在路边篱笆旁的藤生植物，叶细长厚实，略带苦味，稍具毒性，能治疫气、黄症、蛊毒，用法是将叶煮成汁后，服下再吐出。同时也能敷治被蛇犬咬伤的伤口。千里急也能染黑皮肤，就如同凤仙花可染红手指甲一般。

424. 某京师指挥

【原文】 京师有盗劫一家，遗一册，旦视之，尽富室子弟名，书曰：“某日某甲会饮某地议事”，或“聚博挟娼”云云，凡二十条。以白于官，按册捕至，皆 弛少年也，良以为是。各父母谓诸儿素不逞，亦颇自疑。及群少饮博诸事悉实，盖盗每侦而籍之也。少年不胜榜毒，诬服。讯贿所在，浪言埋郊外某处，发之悉获。诸少相顾骇愕云：“天亡我！”遂结案伺决。一指挥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髻，职豢马耳，何得每讯斯狱辄侍侧？”因复引囚鞠数四，察髻必至，他则否。猝呼而问之，髻辞无他。即呼取炮烙具，髻叩头请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盗赂奴，令每治斯狱，必记公与囚言驰报，许酬我百金。”乃知所发赃，皆得报宵瘞之也。髻请擒贼自赎，指挥令数兵易杂衣与往，至僻境，悉擒之，诸少乃得释。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执事瓶所，捕之系狱，不胜拷掠，竟诬服。诘其赃，谬曰：“在坛前某地。”如言觅之，不获；又系之，将毙焉。俄真盗以瓶系金丝鬻于市，市人疑之，闻于官，逮至，则卫士也。招云：“既窃瓶，急无可匿，遂瘞于坛前，只振取系索耳。”发地，果得之，比庖人谬言之处相去才数寸。使前发者稍广咫尺，则庖人死不白矣，岂必豢马髻在侧乃可疑哉！讯盗之难如此。

【译文】 京师有一户人家遭窃，小偷临走时遗落了一本小册子。失主打开一看，里面全记载着富家子弟的名字，写道“某日某甲与人在某地聚饮商议不

正经的事”或是“某人曾召妓聚赌”等等，一共有二十多条。

失主将盗匪遗失的小册呈送官府，官府按册子所记姓名捕人，都是本乡的纨绔子弟，官府认为他们就是打家劫舍的盗匪。然而他们的父母却认为自己的儿子平日行为虽不知检点，但还不至于沦为窃盗，因此对儿子的罪行表示怀疑。

而那群少年喝酒聚赌召妓等事都是事实，少年在严刑拷问下都自承有罪。官府逼问他们赃物何在？少年们随意妄称埋在郊外某处，官府派人挖掘，果然挖出一批财物，少年们没想到竟然胡乱说中，彼此对望，害怕的说：“这是天要我死！”而一方面官府认为既已找到失物，只待处决人犯就可结案。

有一指挥总觉得事有蹊跷，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沉思许久后说：“我手下有一名蓄着胡子的马夫，每次审讯少年犯，他就借故待在附近偷听。”

于是又故意一连四次召来少年问话，发觉那位大胡子马夫总会在附近，审问其他人犯时，就不见大胡子马夫。指挥命人召马夫问话，马夫大喊冤枉，指挥再命人取来刑具。

这时马夫才叩头认罪，请指挥摒退旁人后说：“我原来不清楚这件案子，只因那强盗贿赂我，要我每次在审讯少年犯时，都要记下大人及少年的对话，然后飞快报告他，他答应给我一百两黄金做为酬劳，至于能挖出赃物，是因强盗得知少年犯所说的地点，连夜挖洞埋藏的。”

大胡子马夫说完，自动请求抓贼以赎罪，指挥命士兵换上便装与马夫一同前去缉捕贼人，贼人果然全部落网，少年犯也无罪开释。

〔梦龙评〕明朝成化年间，皇帝在京师南郊举行祭天礼，典礼过后撤除祭器时，发现遗失一只金瓶。有名厨子在摆设金瓶的附近游荡，所以被当成嫌犯逮捕下狱。在严刑拷问下，厨子自承罪状，狱吏讯问厨子赃物的下落，厨子胡乱说：埋在祭坛前某处。但吏卒按厨子所说的地点挖掘，并没有找到，又痛打厨子一顿，厨子在拷打下已奄奄一息了。

不久，真的小偷把金瓶系上金丝在市集上出售，有人觉得可疑，就向官府报告，经逮捕讯问后，原来是名卫士。卫士招供说：“窃得金瓶后，因一时没有适当藏匿的地点，只好埋在祭坛下。”离厨子所说的地点相距不过几寸。如果当初吏卒再挖宽几尺，那厨子就会惨遭冤死。

侦讯人犯难道一定非要有类似大胡子的马夫在场，才会觉得可疑吗？唉！侦讯人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425. 耿叔台

【原文】 某御史巡按蜀中，交代，亡其赀。新直指至，又穴而肱篋焉。成都守耿叔台定力 察胥隶皆更番，独仍一饗人，亟捕之。直指恚曰：“太守外不能诘盗，乃拘吾卧榻梗治耶？”固以请。比至，诘之曰：“吾视穴痕内出，非尔而谁！”即咋舌伏辜。

【译文】 某御史巡按四川，离任移交时遗漏了一笔公款，新的直指使者（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使者，又称直指）赴任后，又将这笔公款挪入私囊。

成都地方的长官耿叔台负责调查此项弊案，发现原先关于本案的基层官员均已他调，只有一位厨师未被撤换，遂命人将他逮捕。

直指抗议道：“大人不去外面追查盗匪，却认定本官卧榻旁边涉有重嫌吗？”

耿叔台置若罔闻，果然查出直指使者舞弊的证据，便诘问道：“本官看到起火点在内部，不是你，会是谁？”

直指咋舌，旋即认罪。

426. 张 鹭

【原文】 张鹭为河阳县尉日，有一客驴缰断，并鞍失之，三日访不获，告县。鹭推勘急，夜放驴出而藏其鞍，可直五千钱。鹭曰：“此可知也！”令将却笼头放之，驴向旧喂处，搜其家，得鞍于草积下。

【译文】 唐朝人张鹭（字文成，自号浮休子）当县尉时，有位百姓被路人割断系驴的缰绳，并且遗失了驴背上的鞍袋，搜寻三天仍无法寻获，只好报官处理。

张鹭得知后，苦思甚久，终于想出一计：举行竞赛，比赛规则是，在夜晚将驴松缰，凡驴能寻获主人所藏的鞍袋，就可获得五千钱的奖金。

张鹭说：“这样一定可以找到失窃的鞍袋。”

到了比赛那晚，张鹭命参赛人松开缰绳任驴自行寻鞍，那头被路人割断缰绳的驴，却回到主人家，吏卒搜索住处，结果在草堆中寻获鞍袋。

427. 李复亨

【原文】 李复亨年八十登进士第，调临晋主簿，护送官马入府，宿逆旅，有盗杀马。复亨曰：“不利而杀之，必有仇者！”尽索逆旅商人过客。同邑人橐中盛佩刀，谓之曰：“刀蔑马血，火煨之则刃青。”其人款伏，果有仇。以提刑荐迁南和令，盗割民家牛耳。复亨尽召里人至，使牛家牵牛遍过之，至一人前，牛忽惊跃，诘之，乃引伏。

煨刀而得盗，所以贵格物也。然庐州之狱，官不能决，而老吏能决之，故格物又全在问察。太常博士李处厚知庐州县，有一人死者，处厚往验，悉糟馘灰汤之法不得伤迹。老书吏献计：以新赤油伞日中覆之，以水沃尸，其迹必见。如其言，伤痕宛然。

【译文】 李复亨八十岁的时候才考中进士，被任命为临晋主簿。有一次他

护送官马入府，夜晚投店住宿时，有贼人竟将官马全部杀害。

李复亨说：“不想盗马获利却将马匹杀死，必定是与我仇的仇家所为。”

于是向客栈老板索取全部住宿旅客的名单，发现其中有位同乡，所携带的行囊中有把利刀。

于是李复亨就对同乡说：“如果刀刃曾沾有马血，经火锻烧，刀刃就会变成青色。”

同乡听了，只有俯首认罪，果然是受仇人指使而来。

不久李复亨被荐举擢升为南和令，发生一件民家牛只被人割下牛耳的凶案。李复亨命牛主牵着牛绕村一周，走到一人面前时，牛儿突然惊惶跃起，经讯问，果然就是割牛耳的真凶。

〔梦龙评〕知道用火锻烧刀刃找出凶手，这是由于深知物性；然而庐州狱官无法断案，而老狱吏能，其关键就在要深知物性，这得靠平日的多看、多问。太常博士李处厚治理庐州时，县中有一名百姓暴毙，李处厚前去验尸，但全不见伤痕，一名老书吏献计：用新赤油涂在尸体上再用清水浇尸，就能显现伤痕，李处厚照老书吏所说，果见伤痕。

428. 向敏中

【原文】 向敏中在西京时，有僧暮过村求寄宿，主人不许，于是权寄宿主人外车厢。夜有盗自墙上扶一妇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为主人所纳，今主人家亡其妇人及财，明日必执我。因亡去。误堕簪井，则妇人已为盗所杀，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踪迹得之，执诣县，僧自诬服：诱与俱亡，惧追者，因杀之投井中，暮夜不觉失足，亦坠；赃在井旁，不知何人取去。狱成言府，府皆平允，独敏中以赃不获致疑，乃引僧固问，得其实对。敏中密使吏出访，吏食村店，店姬闻自府中来，问曰：“僧之狱何如？”吏给之曰：“昨已笞死矣。”姬曰：“今获贼何如？”曰：“已误决此狱，虽获贼亦不问也。”姬曰：“言之无伤矣，妇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杀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获之。案问具服，并得其赃，僧乃得出。

前代明察之官，其成事往往得吏力。吏出自公举，故多可用之才。今出钱纳吏，以吏为市耳，令访狱，便鬻狱矣；况官之心犹吏也，民安得不冤！

【译文】 宋朝人向敏中（字常之，谥文简）任职西京时，有名和尚路经一村落，见天色已晚，就央求屋主请求借住一宿，但被屋主婉拒，不得已，和尚只好暂且栖身屋主停放在屋外的车厢里。

到了半夜，和尚突然惊醒，看见一名贼人背着一名妇人，手上提着包袱翻过屋墙后，匆忙离去。和尚不由在心中盘算道：早些时屋主拒绝我入屋借宿，现在若这屋主发现妻子跑了，财物也不见了，明天一定会找我算帐，不如赶紧离

开此地。不料和尚因心慌没留意，竟误坠一口枯井中；坠入枯井后，才发现那位随强盗翻墙逃逸的妇人，已被强盗灭口，弃尸井中。

第二天，屋主果然循着脚印追踪至到井边，把和尚送进官府，和尚百口莫辩，只好供认：自己先诱拐妇人携带财物与自己私奔，但因害怕屋主派人追捕，只好杀了妇人再投井弃尸，而自己也因不小心而落井，至于放在井边的财物，则不知是何人取去。

狱卒将报告呈送府台，府台认为罪证确实，应即宣判。只有向敏中认为赃物遗失非常可疑，于是单独审问和尚，终于得知实情，于是派密探到各地访查。

一天，密探走进村落中一家小吃店吃饭，老板娘听说他从府城来，就问他：“和尚杀人的案子，现在有没有新的发展？”

密探故意骗她说：“昨天已判刑处死了！”

老板娘问：“如果现在抓到真凶会怎么样呢？”

“这件凶杀案已结案，和尚也处死了，即使抓到真凶也没有差别，官府不会再过问了。”

老板娘说：“这话听了真难过，那妇人是我们村子里一个叫某甲的年轻人杀的。”

接着把某甲的住处指给密探看。密探于是循所指方向将某甲逮捕并取出赃物，某甲坦承罪状，和尚也无罪释放。

〔梦龙评〕前代明察事理的好官，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办案，往往得之属吏的大力协助。而吏卒往往是经荐举才任用，因此多半是可用之才。今朝都是出钱买官，官员变成商品买卖，买到狱卒的职位，日后百姓入狱受审也变成交易买卖，更何况官员的心态一如属吏，官府腐败到这地步，难怪百姓含冤入狱的情形时有所闻。

429. 钱 藻

【原文】 钱藻备兵密云，有二京军劫人于通州，获之，不服，州以白藻。二贼恃为京军，出语无状，藻乃移甲于大门之外，独留乙鞫问数四，声色甚厉，已而握笔作百许字，若录乙口语状，遣去。随以甲入，给之曰：“乙已吐实，事由于汝，乙当生，汝当死矣！”甲不意其给也，忿然曰：“乙本首事，何委于我！”乃尽白乙首事状。藻出乙证之，遂论如法。

【译文】 宋朝人钱藻（字醇老）任统兵官时，有两名属二京军的士兵在通州绑架百姓，遭逮捕后，坚不承认罪行，通州府只好呈报钱藻。

两名绑匪仗恃自己是京军，态度蛮横，说话无礼。钱藻命人把甲兵带至营门外，单独留下乙兵审问，声色俱厉，接着持笔写下数百字，好像在记录乙兵的口供。

然后要人带走乙兵，传讯甲兵，并骗甲兵说：“乙兵已全部招供，你是主谋，所以罪该死，乙为从犯，尚可活命。”

甲兵不知是骗他的，生气的说：“乙兵才是主谋者，为什么要嫁祸给我？”

于是甲兵将乙兵如何策划主谋一五一十全部招出，钱藻命人带出乙兵对质，按罪论处。

430. 吉安某老吏

【原文】 吉安州富豪娶妇，有盗乘人冗杂，入妇室，潜伏床下，伺夜行窃。不意明烛达旦者三夕，饥甚奔出，执以闻官。盗曰：“吾非盗也，医也。妇有癖疾，令我相随，常为用药耳！”宰诘问再三，盗言妇家事甚详，盖潜伏时所闻枕席语也。宰信之，逮妇供证。富家恳免，不从，谋之老吏，吏白宰曰：“彼妇初归，不论胜负，辱莫大焉。盗潜入突出，必不识妇，若以他妇出对，盗若执之，可见其诬矣。”宰曰：“善！”选一妓，盛服舆至，盗呼曰：“汝邀我治病，乃执我为盗耶！”宰大笑，盗遂伏罪。

【译文】 有位吉安州的富豪娶亲，一名窃贼趁着人多混乱之际，暗中潜入新妇卧室，躲在床下，想等到半夜再伺机行窃。没想到酒宴持续了三天三夜，窃贼实在耐不住饥饿，只好奔出卧室，结果被送至官府。

窃贼说：“我不是强盗，是医生；新娘子有宿疾，命我随侍在侧，好随时为她配药。”

县宰再三讯问，强盗却把新娘子的私事说得很详细，原来这都是躲在床下听来的。

于是县宰不得不相信窃贼的话，准备召新娘子来对质。富人怕此事张扬出去有损颜面，恳求县宰不要传讯新娘子，县宰不答应。

富人只好央求老吏卒，老吏卒对县宰说：“这新娘子是第一次嫁人，不论官司输赢，对新娘子而言都是莫大羞辱。窃贼趁乱混入藏在卧室床下，后因耐不住饥饿夺门而出，所以一定没见过新娘子的模样。若是让别的妇女顶替，窃贼却指认她是新娘子的话，就可证明窃贼说谎。”

县宰同意老吏的建议，选一名女妓盛装打扮，乘坐轿子而来，窃贼见了那妓女大叫道：“你请我替你治病，为什么又要诬指我是盗匪？”

县宰听了大笑，窃贼这才明白上当，只好俯首认罪。

431. 周 新

【原文】 周新按察浙江，将到时，道上蝇蚋迎马首而聚，使人尾之，得一

暴尸，唯小木布记在。及至任，令人市布，屡嫌不佳，别市之，得印志者。鞫布主，即劫布商贼也。

一日视事，忽旋风吹异叶至前，左右言城中无此木，独一古寺有之，去城差远。新悟曰：“此必寺僧杀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发之，得妇尸，僧即款服。

按：新，南海人，由乡科选御史，刚直敢言，人称为“冷面寒铁”。公在浙多异政，时锦衣纪纲擅宠，使千户往浙缉事，作威受赂。新捕治之，千户走脱，诉纲，纲构其罪，杀之。呜呼！公能暴人冤，而身不能免冤死，天道可疑矣！

【译文】 明朝人周新（累官至浙江按察使，后因奸人诬告被杀）任浙江按察使，初赴任时，一路上蚊蝇聚集，不停叮咬马匹。周新觉得奇怪，派人四处查看，终于发现一具无名尸，尸旁有一枚戳盖布匹用的木章。

周新正式上任后，命人到市集买布，等布买回又东挑西拣嫌布料不好，再派人到别市购买，终于买到一块盖有与木章印相同戳记的布料，抓来布商审讯，正是那名劫杀真正布商的真凶。

又有一次，周新外出巡行，忽然有阵怪风吹起一片叶子到周新面前，左右对周新说，这附近并没有这种树木，只有古寺中才有，而古寺离此地甚远。

周新突然领悟道：“一定是寺中和尚杀人，将尸首埋在古寺下，现在冤魂显灵要求伸冤。”

命人至古寺附近挖掘，果然挖出一具女尸，和尚只好俯首认罪。

〔梦龙评〕周新是南海人，由乡试入选为御史，为人刚正，敢仗义直言，人称他是“冷面寒铁”。周新在治理浙江期间，政治气象一新。当时锦衣卫纪纲恃宠专权，曾派一名千户赴浙江缉拿人犯，然而千户到浙江后，却作威作福，索贿贪污。周新将千户逮捕治罪，不料千户乘隙逃逸，奔告纪纲，纪纲借口他事，诬指周新有罪，周新因而被诛，唉！周公能替死人伸冤，自己却遭冤死，令我怀疑真有天理吗？

432. 吴 复

【原文】 溧水人陈德，娶妻林岁余，家贫佣于临清。林绩麻自活，久之，为左邻张奴所诱，意甚相愜。历三载，陈德积数十金囊以归，离家尚十五里，天暮且微雨。德虑怀宝为累，乃藏金于水心桥第三柱之穴中，徒步抵家。而林适与张狎，闻夫叩门声，匿床下。既夫妇相见劳苦，因叙及藏金之故。比晨往，而张已窃听，后扉出，先掩有之矣。林心不在夫，既闻亡金，疑其诳，怨詈交作。时署县事者晋江吴复，有能声，德为诉之。吴笑曰：“汝以腹心向妻，不知妻别有腹心也！”拘林至，严讯之。林呼枉，德心怜妻，愿弃金。吴叱曰：“汝诈失金，戏官长乎？”置德狱中，而释林以归，随命吏人之黠者为丐容，造林寮

之，得张与林私问慰状。吴并擒治，事遂白。一云：此亦广东周新按察浙江时事。

【译文】 明朝时溧水县有个叫陈德的人，娶妻林氏一年多，由于家贫，就到临清县替人帮佣，林氏则在家纺麻贴补家用。就在陈德离家替人帮佣期间，林氏在左邻张奴的引诱下，跟张奴发生私情。

三年后，陈德辛苦攒下几十金，带着钱回乡跟妻子团聚。当陈德离家还有十五里地时，见日落天黑并且下着毛毛细雨，他心想身上带着这么多钱很危险，于是就把钱藏在水心桥下第三根柱子的孔洞里，然后空着手回家。

那时林氏跟张奴正在屋里，林氏听见丈夫的敲门声，赶紧要张奴躲在床底下。夫妻两人见了面，互诉这些年来的辛劳之后，陈德就将桥下藏金的事告诉妻子，预备等天亮以后再去拿。不料这些话都被躲在床下的张奴听见，于是张奴悄悄从后门溜走，抢先跑到水心桥下把钱拿走。

由于林氏已移情别恋，目无丈夫，所以一听说丈夫丢了积蓄，立刻大骂陈德满口胡言。

那时溧水县令是晋江人吴复，他以善于断案闻名。当陈德来报官时，吴复就笑着对他说：“你虽真心爱你的妻子，但是你的妻子是否真心爱你，我想你可能不清楚。”

于是吴复就传讯林氏，严厉审问，无奈诡计多端的林氏坚不吐实。陈德心疼妻子，不忍她受牢狱之苦，就向县令要求撤案，只希望他们夫妻从此过平安的日子。

可是吴复却不答应，故意大声怒斥陈德说：“你这个大胆刁民，竟胆敢谎报失窃，存心戏弄本官，罪不可赦！”

说完命人将陈德押入大牢，然后释放林氏回家。

吴复在释放林氏的同时，早已命人伪装成乞丐，严密监视林氏的举动，果然发现她跟邻人张奴通奸，以及张奴盗取陈德积蓄的事。于是吴复下令逮捕林氏和张奴两人，并分别处以重刑，而陈德自然是无罪释放。〔一说是广东周新出任浙江按察使时承办的案件。〕

433. 王 洸

【原文】 北齐王洸为定州刺史。有人被盗黑牛，背上有毛。韦道建曰：“王洸捉贼，无不获者，得此，可为神。”洸乃诈为上符，若甚急，市牛皮，倍酬价值。使牛主认之，因获其盗。定州有老母，姓王，孤独，种菜二亩，数被偷。洸乃令人密往书菜叶为字。明日市中看叶有字，获贼。尔后境内无盗。

【译文】 北齐人王洸任定州刺史时，有农人的一头黑牛被贼偷走，这头黑

牛的特征是牛背上长有很长的毛。王洸接获报案后，就故意宣布京城急需牛皮，愿出比市价多好几倍的价钱搜购，果然有不少人拿着牛皮求售，这时王洸命牛主前来指认，终于找出贼人。

定州有位王姓老太太，她一人独居，平日就靠种两亩大的菜园子维持生活。可是近年，她的菜圃老是遭人盗菜。王洸就派人暗中在菜叶上写字，第二天一早到市场，见到卖菜上有字的菜贩就抓，果然捕获贼人，尔后在王洸任内再也没有人敢当盗贼。

434. 高潜 杨津

【原文】 北齐任城高潜领并州刺史。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行人换其新靴，驰而去。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潜乃召居城诸姬，以靴示之，边批：如姬多安得尽召？悬靴为招可也。给云：“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族乎？”一姬抚膺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获之，时称明察。

杨津为岐州刺史。有武功人赍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驿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于是遣骑追收，并绢俱获。自是合境畏服。

【译文】 北齐时任城人高潜兼领并州刺史。有位妇人在汾水边洗衣时，被一位骑马而过的路人换穿了她正要刷洗的一双新靴，那位路人留下旧靴后，骑马扬长而去。妇人于是拿着这双旧靴告官。

高潜召来城中的洗衣妇，拿出那双旧靴要她们仔细辨认〔如老妇多，如何能全召来，悬靴以招之可也〕，接着骗她们说：“有位骑马的过客，在路上遭抢遇害，尸首难以辨认，只留下这双靴子，你们中间可有人认识这靴子的主人？”

一名老妇捂着胸哭道：“我的儿子昨天就是穿着这双靴子到他妻子家去呀！”

高潜立即命人追捕到案，当时人称高潜明察秋毫。

杨津为岐州刺史时，有一名带着三匹绢的武功人在离城十里处遭人抢劫。当时正有一名朝廷使者骑着快马经过，遭抢的商人却指称使者是劫匪。

使者到官府后将事情经过告诉杨津，杨津命人贴出告示：有人穿某色衣服，骑着某色马，在城东十里处被人杀害，由于不知死者姓名，若有人亲友中符合以上特征者，可尽速至官府指认。

有位老太太从人群中哭着走出来，说死者是她的儿子。于是杨津派官兵追捕，结果人赃俱获，从此全境再无盗贼。

【原文】 柳庆领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寄居京师。每出，常自执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并失之。郡县谓主人所窃，自诬服。庆疑之，问贾人置钥何处，曰：“自带。”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沙门乃真盗耳！”即遣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后捕得，尽获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者甚多。庆乃诈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伏，惧不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牒。居一日，广陵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因此尽获余党。

【译文】 柳庆为雍州通判时，有名商人带了二十斤黄金到京城做买卖，寄住在一家客栈中。

商人每次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宝箱的钥匙。然而没隔多久，宝箱中的黄金竟然不翼而飞，奇怪的是宝箱却丝毫未遭破坏。

官府据报调查后，认为是客栈老板所偷。客栈老板禁不住严刑拷问，自承有罪。

柳庆却表示怀疑，询问商人平日钥匙放置何处，商人答：“随身携带。”

又问：“最近曾与人同宿吗？”

答：“不曾。”

“曾与人一起喝酒吗？”

答：“日前曾与一位出家人喝酒吃饭，因为喝醉了，第二天睡了一天。”

柳庆说：“这出家人才是真正的小偷。”

于是立即派人追捕。出家人在偷得黄金后虽立即逃逸，但仍为柳庆捕获，寻回所有的失金。

又有一次，有个姓胡的人家遭盗匪洗劫，县府虽明知盗匪猖狂，但因不知盗匪藏匿的地点，无法派兵围剿。

由于关在牢中的盗匪甚多，柳庆就伪造一封匿名信，张贴在县府门外：我等曾共同抢劫胡家，由于我等分子复杂，终有形迹败露被捕的一天，现在我等想自首，又怕官府不肯赦免我们的罪行，所以特别先禀告。

接着柳庆又在官府外挂上免罪牒牌。隔天，广陵王欣家中的奴仆，亲自到官府外领取免罪牒牌，由他口中，终于供出盗匪的藏匿地点，将盗匪一网打尽。

436. 刘 宰

【原文】 宰为泰兴令，民有亡金钗者，唯二仆妇在，讯之，莫肯承。宰命各持一芦去，曰：“不盗者，明日芦自若；果盗，明旦则必长二寸。”明视之，则一自若，一去芦二寸矣，盖虑其长也。盗遂服。

【译文】 刘宰为泰兴令时，当地百姓报案遗失金钗，案发现场只有主人的两名仆妾在，经过审讯，两人矢口否认行窃。

刘宰命两人分别各拿一只葫芦，说：“这葫芦有灵，如果不曾偷取金钗，明天葫芦的大小不会改变；若是偷了金钗，那手上的葫芦就会长大两寸。”

第二天刘宰命两人各自拿着葫芦前来，其中一只不变，另外一只却少了两寸，原来那偷金钗的仆妾害怕葫芦长大，所以事先切去两寸。

437. 陈 襄

【原文】 襄摄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贼曹捕偷儿数辈至，相撑拄。襄曰：“某庙钟能辨盗，犯者扞之辄有声，否则寂。”乃遣吏先引盗行，自率同列诣钟所，祭祷而阴涂以墨，蔽以帷，命群盗往扞。少焉呼出，独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盗也。盖畏钟有声，故不敢扞云。

按：襄倡道海滨，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为友，号“四先生”云。

【译文】 陈襄为浦城令时，有百姓报案失窃财物，捕役抓到好几名偷儿，偷儿们互相指称对方才是窃案的真凶。

陈襄对他们说：“有座庙钟能分辨盗贼，若是真正的小偷触摸钟，钟就会发出声响；若不是小偷，钟就不会发出任何声音。”

于是派吏卒押着偷儿们先行，自己却率领官府中其他官员到庙中祭祷，暗中在钟上涂满墨汁，再用幕帘遮住，这时才命偷儿们一一上前摸钟。

等众人绕钟一圈后，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汁，审问后果然是真正的小偷。原来那名偷儿害怕钟会发声，所以不敢摸。

〔梦龙评〕陈襄提倡文章义理，与陈烈、周希孟、郑穆三人是好朋友，当时人称“四先生”。

438. 胡汲仲

【原文】 胡汲仲在宁海日，有群姬聚佛庵诵经，一姬失其衣。适汲仲出行，讼于前，汲仲以牟麦置群姬掌中，令合掌绕佛诵经如故。汲仲闭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盗衣者行数周，麦当芽。”中一姬屡开视其掌，遂命缚之，果窃衣者。

【译文】 胡汲仲在宁海为官时，有次一群妇人群聚佛堂诵经。其中一名妇人的衣物遭人偷窃，正巧胡汲仲路经该地，妇人就央求胡汲仲替她寻回失物。

胡汲仲将大麦放在妇女手中，要她们像事发前般合掌绕着佛像诵经，而胡汲仲自己却闭着眼睛，严肃的坐在一旁，并且说：“我要求神明在天监督各位，凡盗取衣物的人，在绕佛几圈后，手中的大麦就会发芽。”

其中一名诵经妇人频频开掌看掌中大麦，于是胡汲仲命人将这名妇人擒下，审问后果真就是窃衣者。

439. 杨 武

【原文】 金都御史杨北山公名武，关中康德涵之姊丈也，为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盗市人糴米者，求之不得。公摄其邻居者数十人，跪之于庭，而漫理他事不问。已忽厉声曰：“吾得盗米者矣！”其一人色动良久。复厉声言之，其人愈益色动。公指之曰：“第几行第几人是盗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盗田园瓜瓠者，是夜大风雨，根蔓俱尽。公疑其仇家也，乃令印取夜盗者足迹，布灰于庭，摄村中之丁壮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迹者即盗也！”其最后一人辗转有难色，且气促甚。公执而讯之，果仇家而盗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钱人盗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数十，而许人纵观不禁。乃潜使人于门外候之，有窥覩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盗钱者也。闻鞭石事甚奇，不能不来，入则又不敢。求其钱，费十文尔，余以还枕石者。

【译文】 金都御史杨北山，单名武，是关中康德涵的姊夫，在任淄川令时，以善用奇计破案而出名。

有一次，城中发生谷粱失窃、遭人盗卖的事，但一直抓不到偷儿。杨公下令将失主住处附近的几十名邻居全带到府衙问话，当一千人被带到官府后，杨公只让他们全跪在庭院中，而自己却慢条斯理的处理其他的公文。

过了一会儿，只听见杨公厉声说道：“我找到那个偷米的人了！”

这时跪在庭下的人群中有一人神色大变。

不久，杨公又重复一遍：“抓到小偷了。”

那人的神色愈来愈惊惶，杨公这才指着他说：“第几行第几人就是盗米者。”盗米者一听，立即坦承罪行。

又有一次发生一件盗瓜的案子，失瓜的那晚风雨交加，然而瓜田中的根叶藤蔓却遭人连根拔起。杨公判断这一定是仇家所干，就要手下采集盗瓜者遗留下的脚印，然后在庭中铺上细沙，要村中的壮丁一一在沙上留下脚印比对，说：“凡是脚印相合，就是盗瓜贼。”

当最后一名壮丁准备留脚印时，他一直借故推拖并且呼吸急促。杨公厉声质问，果然是因两家有仇隙，想盗瓜泄恨，所盗取的瓜果全堆放在家中。

又有一次，一位路人因赶路劳累，就枕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边睡着了，醒来后，发觉行囊中的一千钱遭人盗走。

杨公接获报案后，就命人将那块大石吊起来鞭打，并且允许百姓观看，暗中则派人在官府门外监视，如果发现有人在府门外探头探脑，却不敢入府看个究竟者，就立即擒下，果然抓到一个人，就是那个偷钱者。

原来他听说县令居然要鞭打石头，觉得好奇，但又因心虚，不敢进官府看个究竟，只好在门外张望。事后杨公只索取十文钱，其余全部还给失主。

440. 王 恺

【原文】 王恺为平原令，有麦商夜经村寺被劫，陈牒于县。恺故匿其事，阴令贩豆者，和少熟豆其中，夜过寺门，复劫去。令捕兵易服，就寺僧货豆。中有熟者，遂收捕，不待讯而服，自是群盗屏迹。

【译文】 王恺当平原令时，有位麦商在夜晚路过一所寺庙时遭人抢劫，于是到县府报案。

王恺故意不张扬此事，暗中命手下伪装成卖黄豆的贩子，并在生豆中掺杂少许的熟豆，故意在夜晚路过寺庙，果然又遭抢掠。

接着，王恺下令捕役换上便衣扮成商人到僧寺购货，果然发现其中有掺杂熟豆的生豆，于是下令擒下寺僧，寺僧未经侦讯就认罪了。从此县内盗匪绝迹。

441. 李 亨

【原文】 李亨为鄞令。民有业圃者，茄初熟，邻人窃而鬻于市。民追夺之，两诉于县。亨命倾其茄于庭，笑谓邻人曰：“汝真盗矣。果为汝茄，肯于初熟时并摘其小者耶？”遂伏罪。

【译文】 李亨为鄞县县令时，有位县民的菜圃中所种的茄子，才刚成熟就遭邻人盗取，并且还运到市集贩卖，县民与邻人相互追打，最后两人闹到官府，互相控诉对方。

李亨要他们把篓中的茄子全倒在庭院里，看了一眼后，笑着对邻人说：“你才是真正的盗茄者，如果这些茄子真是你所种的，哪会连那些还没有成熟的茄子也一并采摘呢？”

邻人听了，只有俯首认罪。

442. 包拯

【原文】 包孝肃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公使归屠其牛鬻之。既有告此人盗杀牛者，公曰：“何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伏。

【译文】 宋朝人包孝肃（即包拯，字希仁，卒谥孝肃）治理天长县时，有位县民向官府报案，声称所养的牛只遭人割断舌头，包公要他回去把牛宰杀后，再运到市集出售。

不久，有人来县府检举某人盗牛贩卖，包公却对他说：“你为什么先前割断那人所养牛只的舌头，现在又想诬告他是盗牛者呢？”

那人一听，知道无法隐瞒，只好低头认罪。

443. 秦桧 慕容彦超

【原文】 秦桧为相，都堂左揆前有石榴一株，每著实，桧默数焉。亡其二，桧佯不问。一日将排马，忽顾左右取斧伐树。有亲吏在旁，仓卒对曰：“实佳甚，去之可惜！”桧反顾曰：“汝盗食吾榴！”吏叩头服。

有献新樱于慕容彦超，俄而为给役人盗食，主者白之。彦超呼给役人，伪慰之曰：“汝等岂敢盗新物耶，盖主者诬执耳！勿怀忧惧。”各赐以酒，潜令左右入“藜芦散”。既饮，立皆呕吐，新樱在焉，于是伏罪。

【译文】 南宋人秦桧为宰相时，在都府前院种有一株石榴，每次结果时，秦桧都默默记下果实的数目，一天突然少了二颗石榴，秦桧装作不知。

过了几天，秦桧检阅马匹时，突然回头对手下说：“拿把斧头来，把这株石榴砍了。”

旁边一名秦桧的亲信，立即脱口说道：“这株石榴所结的果实很甜，砍掉太可惜了。”

秦桧回头对他说：“原来偷我石榴的就是你！”

那名亲信一听，吓得连连叩头认错。

有人命仆役送给慕容彦超（五代汉人，官镇宁军节度使，后为周太祖所败，投井自杀）一篮新鲜樱桃。不料仆人却在半路偷吃，主人把这事告诉慕容彦超。

慕容召来仆人，故意慰问他说：“你怎会偷吃樱桃呢？一定是你主人误会你，你千万不要害怕主人会责怪你！”

说完赐他美酒压惊，却在酒中掺入“藜芦散”（植物名，有毒，可供药用）。仆人在喝下酒后，开始不停的呕吐，秽物中赫然有樱桃，于是只好认罪。

444. 子产 严遵

【原文】 郑子产晨出，过束匠之间，闻妇人之哭也，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严遵为扬州行部，闻道旁女子哭而不哀。问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與尸到，令人守之，曰：“当有物往。”更日，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铁椎贯顶。考问，乃以淫杀夫者。韩滉曾在润州事同。

【译文】 春秋时郑人子产（即公孙侨）一天早晨坐车路过束匠的家门口时，听见妇人的哭声。子产要马夫停车，一面按着马夫的手，亦意他停车，一面听那妇人的哭声。回到官所后，子产命吏卒逮捕那妇人，说那妇人的丈夫正是被她用手勒死。

隔了一天，马夫问子产：“先生您是怎么发现的？”

子产说：“那妇人的哭声中充满畏惧，一般人对于他所亲爱的家人，在他们初发病时，一定会感觉忧心，等亲人病危快死的时候，会感到害怕，一旦亲人病逝就只会哀痛不已，现在这位妇人，哭吊死去的丈夫，哭声并不哀伤只是充满畏惧，所以我才认定这其中必有奸情。”

汉朝人严遵任扬州行部（汉制，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属各部，谓之行部）时，一天见路旁有女子在哭，然而哭声并不哀伤。严遵问那女子为何哭泣，女子答道因丈夫遭火烧死，忍不住伤心落泪。

汉朝人严遵派人将尸首用车运到府衙，命人严密看守，并且说：“好好注意，这尸首应当会有一些不寻常的现象发生。”

隔日，果然发现一群苍蝇一直在死者的头部附近飞舞，严遵命人详细勘验，赫然发现死者头部生前曾遭人用铁椎等重器击一大洞，经拷问，原来是奸夫怕奸情被识破而杀人。

445. 元 绛

【原文】 江宁推官元绛摄上元令。甲与乙被酒相殴，甲归卧，夜为盗断足。妻称乙，执乙诣县，而甲已死。绛敕其妻曰：“归治夫丧，乙已服矣！”阴遣谨信吏迹其后，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语。绛命取系庑下，诘妻奸状，即吐实。人问其故，绛曰：“吾见妻哭不哀，且与伤者共席而濡无血污，是以知之。”

【译文】 宋朝时江宁县推官元绛（字厚之，谥章简）治理上元县时，有甲

乙两县民酒醉后互毆，甲回到家中就醉卧在床，不料在半夜竟被人砍断双脚。甲妻指称凶手是乙，于是乙被逮捕入狱，不久甲因伤重不治死亡。

元绛对甲妻说：“乙已招供认罪，你就先回去料理你丈夫的后事吧！”

元绛却暗中派吏卒尾随甲妻，暗中监视。果然发现一名僧人远远望见甲妻就迎了上来，低声谈论。

元绛接获报告，立即派人逮捕甲妻，厉声质问，甲妻见形迹败露，只好一一从实招来。

事后有人请教元绛，元绛说：“我见甲妻虽哭但并不悲伤，再说与死者共睡一榻，为何身上竟没有沾上一滴血迹呢？所以我判断这其中必有奸情。”

446. 张 升

【原文】 张升知润州日。有妇人夫出数日不归，忽有人报菜园井中有死人，妇人惊往视之，号哭曰：“吾夫也！”遂以闻官。公令属官集邻里，就井验是其夫与否，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公曰：“众皆不能辨，妇人独何以知其是夫？”收付所司鞠问，果奸人杀其夫，而妇人与谋者。

【译文】 张升在治理润州时，县中有位妇人的丈夫出门几天都没有回家，一天，忽然有人指称菜圃井中发现有死人。

这位妇人立刻神色仓惶的前往菜圃，并且一路哭喊着说：“那是我丈夫。”

于是众人报官处理。张升命属吏召集邻人前往井边认尸。

邻人都说：“井太深了，尸首根本无法辨认，请大人命人将尸首自井底吊出来，我们才能指认。”

张升说：“众人都说井深无法辨尸，这妇人何以知道死者一定是她丈夫？”

于是交付有关单位侦办，经过拷问，果然是这妇女与奸夫共同谋杀了自己的丈夫，然后弃尸井中。

447. 陆 云

【原文】 陆云为浚仪令。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远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至。”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伺候。于是一县称为神明。

【译文】 陆云为浚仪令时，有县民被杀，但主犯还不能确定，陆云逮捕县民的妻子，却不加侦讯。关了十多天，即释放那县民的妻子。

陆云暗中派吏卒跟踪，对吏卒说：“离开这里不出十里地，应该会有一名男

子在那儿守候，等着与这妇人说话，看到这名男子立即逮捕。”

果然不出陆云所料，逮捕之后，那名男子供称：他与县民的妻子发生奸情，于是两人共同商议谋害妇人的丈夫，今天听说妇人无罪释放，想向她探问消息，又怕离县城太近，遭人指认，所以才在远处守候。破案后，全县百姓无不称颂陆云断案有如神明。

448. 蒋 恒

【原文】 贞观中，衡州板桥店主张迪妻归宁，有卫三、杨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发。夜有人取卫三刀杀张迪，其刀却内鞘中，真等不知之。至明，店人追真等，视刀有血痕，囚禁拷讯，真等苦毒，遂自诬服。上疑之，差御史蒋恒覆推。恒命总追店人十五已上毕至，为人不足，且散。唯留一老婆，年八十，至晚放出，令狱典密覘之，曰：“婆出，当有一人与婆语者，即记其面貌。”果有人问婆：“使君作何推勘？”如此三日，并是此人。恒令擒来鞠之，与迪妻奸杀有实。上奏，敕赐帛二百段，除侍御史。

张松寿为长安令，治昆明池侧劫杀事，亦用此术。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衡州板桥店主张迪的妻子回娘家探亲时，有卫三、杨真等三人到店投宿。

夜里，有人持卫三的菜杀了店主张迪，然后再把凶刀放回刀鞘，卫三等人毫不知情，五更天就出发上路了。到天色大亮时，只见一群人前来追捕杨真等人，众人检视卫三的菜，见刀上血迹斑斑，就将他三人逮捕并严刑拷问，杨真等人在严刑逼供下，只得自承有罪。朝廷见了报告，觉得疑点甚多，就派御史蒋恒重新审案。

蒋恒下令要那天由客店出发追捕凶手十五岁以上的人，及附近邻人全部到衙说明案情，等人员到衙后，又借口人数不足，要他们暂且先回去，只单独留下一名已八十多岁的老妇问话，一直到晚上，才让老妇离开府衙。

这时蒋恒要典狱长暗中派密探监视，并且说：“老婆婆步出衙门后，一定有人上前跟老婆婆说话，这时一定要牢记对方的长相。”

果然有人上前询问老婆婆：“御史大人都问了您些什么？”

一连三天，都是同一人。

于是蒋恒下令逮捕此人，经侦讯，原来这人与张迪的妻子有染，所以共同商议谋害张迪，再嫁祸卫三等人。

破案后，蒋恒向太宗复命，太宗赐帛二百匹，并任命蒋恒为侍御史。

〔梦龙评〕张松寿当长安令时，审理昆明池边百姓被劫杀的命案，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449. 杨逢春

【原文】 南京刑部典吏王宗，闽人。一日当直，忽报其妾被杀于馆舍，宗奔去旋来，告尚书周公用。发河南司究问，欲罪宗。宗云：“闻报而归，众所共见，且是妇无外行，素与宗欢，何为杀之？”官不能决。既数月，都察院令审事，檄浙江道御史杨逢春。杨示，约某夜二更后鞫王宗狱。如期，猝命隶云：“门外有覘示者，执来！”果获两人。甲云：“彼挈某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用刑穷乙，乙具服，言与王宗馆主人妻乱，为其妾所窥，杀之以灭口。即置于法，释宗。杨曰：“若日间，则观者众矣，何由踪迹其人？人非切己事，肯深夜来看耶？”由是称为神明。

【译文】 宋朝两京刑部典史福建人王宗，一天在官署轮值时，接获通知说他的姨太太在家中遭人杀害。王宗立即赶回家中，不久又回到官署办公。

有人将此事禀报尚书，经审理后竟判王宗有罪。

王宗说：“我是案发后经人通知才匆匆赶回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再说我的姨太太与我感情一向融洽，也没有与他人发生奸情，我没有杀她的理由。”

官员一听，觉得有理，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断案。命案一拖就是几个月，都察院下令重新审案，命浙江道御史杨逢春为主审。

杨逢春奉命后就宣布某夜二更将审讯王宗，到了那晚，突然对吏卒说：“如果有人能在府衙外徘徊窥伺，就把那人抓来。”

果然抓到两人。

甲说：“是乙拉我作伴，我完全不知情。”

于是杨逢春下令释放甲，另再逼问乙，乙只好具实招供，说他与王宗房东的妻子发生奸情，被王宗的姨太太识破，只好杀她灭口。杨逢春将乙绳之以法，而王宗也无罪开释。

事后杨逢春对人说：“若我在白天审案，前来围观的人一定很多，就无法追查凶手；如果事非关己，谁肯在半夜时看人审犯。”

从此杨逢春断案如神的名声传遍乡里。

450. 马光祖

【原文】 马裕斋知处州，禁民捕蛙。一村民将生瓜切作盖，剖虚其腹，实蛙于中，黎明持入城，为门卒所捕。械至庭，公心怪之，问：“汝何时捕此蛙？”答曰：“夜半。”问：“有人知否？”曰：“唯妻知。”公疑妻与人通，逮妻鞫之，果然。盖人欲陷夫而夺其妻，故使妻教夫如此；又先诫门卒，以故捕得。公遂置

奸淫者于法。

【译文】 马光祖（号裕斋）治理处州时，禁止百姓捕蛙。有一村民在瓜蒂处切一小口，将中间的瓜肉挖空，再将蛙暗藏瓜中，天亮时拿着瓜想混进城，被守城兵拦下、逮捕。

当村民戴着刑具押到庭下时，马光祖不禁奇怪的问他：“你什么时候去捕蛙？”

答：“半夜。”

问：“可有人知道你半夜捕蛙的事？”

答：“只有我内人知道。”

马光祖怀疑村民的妻子另有私情，于是传她前来问话，果然不出他所料。原来村民妻子与人有染，奸夫想谋害村夫，于是唆使村妻教他丈夫如此做，又事先向守城员举发，好让村民被捕。

451. 苻融

【原文】 秦苻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反，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易》：坎为水，马为离。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验获昌，诘之，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译文】 前秦人苻融（字博休，谥哀）任司隶校尉时，有个叫董丰的京都人，在外游学三年后返乡，途中路过妻子娘家，当晚就睡在妻家，不料就在同一夜，妻子遭人谋害。

妻子的兄弟怀疑凶手是董丰，于是将董丰送官治罪，董丰禁不住狱卒的拷打逼问，竟自承有罪。

苻融看了报告后，觉得疑点很多，就问董丰说：“你启程返乡前，有没有发生一些怪异的征兆，或者你曾经卜卦算命？”

董丰说：“我出发的前一夜，晚上作梦，梦到自己本应骑马渡水向南走，不

料却朝北行，不久又由北往南，马站在河中央，怎么鞭打它就是不走，我低下头看见水中有两个太阳，马的左脚是白色的，而且被河水沾湿，马的右脚却是黑色，没有沾到水，我醒来后心中发慌，怕是不祥的征兆，就请教卜卦的相士，相士说我恐怕会有牢狱之灾，要我远离枕头三次，避开沐浴三次。我回到家里，妻子已为我准备好洗澡水，并且拿了一只枕头给我睡觉用，我因牢记相士的话，不肯洗澡也坚持不用枕头，我妻子一生气就自行洗了澡，枕着枕头睡觉。”

苻融听了董丰这番话，说：“我明白了，在《易经》中坎代表水，离代表马，骑马渡水往南，不久又由北往南，是从坎离卦，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是中女，坎是中男。梦中两个太阳是表示有二夫的卦象。马左脚沾湿，湿是表示水，左水右马合成一字是‘冯’，两日合成‘昌’字，难道凶手是冯昌？”

于是派人缉捕冯昌，冯昌被捕后坦承：“本来与董丰的妻子商议，想趁董丰洗完澡后用枕头闷死他，不料却误杀他妻子。”

452. 王 明

【原文】 西川费孝先善轨革，世皆知名。有客王旻因售货至成都，求为卦。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谷，捣得三斗米；遇明则活，遇暗则死。”再三戒之，令“诵此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趋憩一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邪？”遂冒雨行，未几，屋倾覆，旻独免。旻之妻与邻之子有私，许以终身，俟夫归毒之。旻既至，妻约所私曰：“今夕但洗浴者，乃夫也。”及夜，果呼旻洗浴，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坚不肯沐。妇怒，乃自浴，壁缝中伸出一枪，乃被害。旻惊视，莫测其故。明日，邻人首旻害妻，郡守酷刑，旻泣言曰：“死则死矣，冤在覆盆，何日得雪？但孝先所言无验耳！”左右以是语达上，郡守沉思久之，呼旻问曰：“汝邻比有康七否？”曰：“有之。”曰：“杀汝妻者，必是人也！”遂捕至，果服罪，因语僚佐曰：“一石谷舂得三斗米，得非康七乎？”此郡守，乃王明也。

【译文】 宋朝西川人费孝先（曾拜董正图为师学《易经》，以相术名闻天下）善于占卜，远近知名。有个叫王旻的商人到成都做买卖，准备返乡前，求费孝先替他卜上一卦。

费孝先说：“若有人要你住下，你千万别住；要你洗澡，你也千万别洗；一石（十斗为一石）谷子可以磨出三斗米，碰到名字中有‘明’字的官员你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临走前，费孝先再三告诫他要牢记这些话。王旻与同伴上路后，途中碰上大雨，众人提议就近找间空屋避雨。

王旻暗想：“‘要你住，千万别住’，莫非就是指这件事？”

于是坚持自己要冒雨赶路，不多久，那间空屋塌落，避雨的同伴都被压死，只有王旻幸免。

王旻的妻子与邻居的儿子发生奸情，两人并互许终身，想等王旻返家后伺机谋害，以成就自己好事。

王旻回到家后，他妻子对姘夫说：“今晚在浴室洗澡的就是我丈夫，到时你就动手吧。”

到了夜里，王妻要他洗澡。王旻突然想到：“‘要你洗澡，千万别洗’，是不是指的就是这件事？”

坚持不肯洗，他妻子一怒之下自己进入浴室，突然由壁缝中伸出一支长矛，就这样，王旻的妻子死在长矛下。

王旻害怕得不得了，根本无法推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邻人告发王旻谋害妻子，狱中吏卒对王旻严刑拷问，王旻哭着说：“要我死不过是一条命，只是我的冤情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昭雪呢？我怕费孝先所卜的卦无法应验了。”

有吏卒把这话报告太守，太守传王旻说明整个事情经过，然后沉思许久，突然开口问王旻：“你的邻居中有叫康七的人吗？”

答：“有。”

太守说：“杀害你妻子的一定是他。”

命人逮捕康七，康七果然认罪。

事后太守对僚属说：“一石谷磨三斗米，那不是得米糠七斗吗？”

这位郡守就是王明（字如晦）。

453. 范纯仁

【原文】 参军宋儋年暴死，范纯仁使子弟视丧，小敛，口鼻血出。纯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与小吏奸，因会，置毒鳖肉中。纯仁问：“食肉在第几巡？”曰：“岂有既中毒而尚能终席者乎？”再讯之，则儋年素不食鳖，其曰毒鳖肉者，盖妾与吏欲为变狱张本以逃死尔。实儋年醉归，毒于酒而杀之。遂正其罪。

【译文】 宋朝参军宋儋年暴毙，范纯仁（范仲淹次子，字尧夫）派弟子吊丧，检视遗体时，发现死者口鼻出血，因此范纯仁怀疑参军是死于非命，经一再逼问，果然供出参军的妾室与小吏有奸情，于是两人就在鳖肉中下毒。

范纯仁在问过厨子肉食是第几道菜后，说：“哪有中毒的人能支撑到饭局结束？”

再传两人审问，原来宋儋年长年吃素根本不沾肉，两人供说在鳖肉中下毒，

只是为了想日后翻案好脱罪活命。事实上是宋儋年酒醉回家后，他妾室又劝他饮下毒酒而死。案情大白后，两人都按律治罪。

454. 刘宗龟

【原文】 刘宗龟镇海南，有富商子少年泊舟江岸，见高门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黄昏当访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后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盗入欲行窃。姬不知，就之；盗谓见执，以刀刺之，遗刀而逸。少年后至，践其血，仆地，扞之，见死者，急出，解维而去。明日，其家迹至江岸，岸上云：“夜有某客舡径发。”官差人追到，拷掠备至，具实吐之，唯不招杀人。视其刀，乃屠家物。宗龟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飧军士，合境庖丁，集球场以俟。”烹宰既集，又下令曰：“今日已晚，可翼日至。”乃各留刀，阴以杀人刀杂其中，换下一口。明日各来请刀，唯一屠者后至，不肯持去。诘之，对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命擒之，则已窜矣。乃以他死囚代商子，侵夜毙于市。窜者知囚已毙，不一二夕果归，遂擒伏法。商子拟以奸罪，杖背而已。

【译文】 刘宗龟镇守海南时，有位年轻的富商子弟，一日将船停泊江岸，抬头见一大户人家门前站着一位妙龄少女，见了陌生人却毫不害羞。

富商子逃逗她说：“黄昏后一定到府上拜访你。”

少女听了不觉脸色微红。当晚少女果然大门半掩等候富商子。

谁知道富商子还没到，小偷却上门来了，正想行窃，远远望见少女迎向自己；那少女也不知道来人是小偷，还以为是富商子。小偷见行迹败露，怕被送官治罪，就一刀杀了少女，留下凶刀后逃逸。

不久富商子依约而至，不留神踏到血迹摔倒在地，这才发现少女已被人杀死，急忙冲出少女家，回到船上解缆离去。

第二天，少女的家人循着血脚印追踪到岸边，岸边百姓说，昨晚半夜有艘客船匆匆离去。差官追捕到富商子，经过严刑拷问，富商子据实回答，不承认杀人。检视凶刀，类似屠夫所用的刀器。

于是刘宗龟下令说：“某日要举行比武，要犒赏军士，全县所有屠夫厨师都要到球场集合，准备到时宰杀牲畜作菜。”

到了集合日，又下令说：“今天时间已晚，明天再来，至于各人所携带的屠刀一律留下。”

暗中将那把凶刀与其中一把屠刀调换。

第二天，屠夫们前来领刀，唯有一名屠夫迟迟不肯领刀，问他原因，他说：“这不是我的刀，是某某人的。”

刘宗龟下令追捕，那屠夫已先一步逃走。

于是刘宗龟故意用其他死囚犯假冒富商子之名正法。那逃走的真凶见富商子已被正法，以为不再有事，所以过一两天就回家了，这时刘宗龟才将他逮捕治罪。至于富商子，也因意图不轨被判鞭打。

455. 某郡从事

【原文】 有人因他适回，见其妻被杀于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媚杀女，讼于郡主。刑掠既严，遂自诬服。独一从事疑之，谓使君曰：“人命至重，须缓而穷之。且为夫者，谁忍杀妻？纵有隙而害之，必为脱祸之计，或推病殒，或托暴亡。今存尸而弃首，其理甚明，请为更讞。”使君许之，从事乃迁系于别室，仍给酒食。然后遍勘在城件作行人，令各供近来与人家安厝坟墓多少文状。既而一一面诘之，曰：“汝等与人家举事，还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于一豪家举事，共言杀却一奶子。于墙上舁过，凶器中甚似无物，见在某坊。”发之，果得一妇人首，令诉者验认，则云“非是”。遂收豪家鞠之，豪家款伏。乃是与妇私好，杀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妇衣衣奶子身尸，而易妇以归，畜于私室。其狱遂白。

【译文】 某甲由外地回乡，到家后发现妻子遭人杀害，但头颅却不见了，这人急忙奔告妻子的娘家。妻子亲族认为是女婿杀了女儿，于是到郡王府控告某甲。某甲禁不起严刑拷打，只得招供认罪。

独有一名从事（官名，汉称刺史佐吏为从事）觉得怀疑，对郡王说：“人命关天不可草率，还是再仔细审问后再宣判。一般而论，身为丈夫，谁狠得下心毒杀自己妻子，再说纵使反目杀害妻子，一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脱罪，不是推说对方病死，就是暴毙，现在只有尸身不见尸首，显而易见绝不是死者丈夫所杀，请大人下令重审。”

郡王点头答应。于是从事把嫌犯迁到别间囚室，每天仍照常供应酒食。一面召集郡中所有忤作，要他们详细报告最近这段日子有多少人家办丧事？

接着又一一询问：“你们为丧家办丧事，可曾发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

其中一名忤作说：“郡中有一富豪家办丧事，据丧家说是死了一名奶娘，当我从墙头把棺木抬出去时，感觉里面好像没有尸体，现在那口棺材就放在某坊。”

从事派人挖墓，果然挖得一颗妇女的头颅，要那死者丈夫辨认，却说并非自己妻子。从事抓来富豪审问，富豪这才吐实，原来富豪与甲妻有私情，于是杀了一名奶娘，割下奶娘的头，把甲妻的衣服套在奶娘身上，假冒甲妻，而真正的甲妻却成为富豪金屋藏娇的新宠。

至此案情大白。

456. 徽州富商

【原文】 徽富商某，悦一小家妇，欲娶之，厚饵其夫。夫利其金以语妇，妇不从，强而后可。卜夜为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妇主觞。商来稍迟，入则妇先被杀，亡其首矣，惊走，不知其由。夫以为商也，讼于郡。商曰：“相悦有之，即不从，尚可缓图，何至杀之？”一老人曰：“向时叫夜僧，于杀人次夜遂无声，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识之。乃以一人着妇衣居林中，候僧过，作妇声呼曰：“和尚还我头！”僧惊曰：“头在汝宅上三家铺架上！”众出缚僧，僧知语泄，曰：“伺其夜门后，欲入盗，见妇盛装泣床侧，欲淫不可得，杀而携其头出，挂在三家铺架上。”拘上三家人至，曰：“有之，当时惧祸，移挂又上数家门首树上。”拘又上数家人至，曰：“有之，当日即埋在园中。”遣吏往掘，果得一头，乃有须男子，边批：天理。再掘而妇头始出。问：“头何从来？”乃十年前斩其仇头。于是二人皆抵死。

【译文】 徽州一名富商喜欢上别人的妻子，想娶她为妾，于是用厚礼想收买那女子丈夫。女子丈夫禁不住金钱诱惑，就要妻子答应富商要求。女子起初不肯，但在丈夫逼迫下只有勉强同意。

一夜，女子丈夫准备妥当后，就邀富商来家喝酒，命妻子一旁侍候，自己却借故离去。富商来得比约定的时间晚，进门时女子已遭人杀害，头颅却不翼而飞，富商不知发生什么事，只有惊慌的离去。女子的丈夫以为富商杀了自己妻子，于是一状告到郡府。

富商说：“我喜欢那女子是实情，但即使是她不肯答应我的要求，凡事可以好好商量，我何至于到杀她的地步呢？”

有一老人说：“案发当晚听见女子大叫和尚，隔天邻寺的和尚就不见了，这事很可疑。”

富商雇人追查和尚行踪，果然在邻郡发现这名和尚。于是，要一人穿上妇人衣服在树林中等候，待和尚经过时，故意假冒妇人的声音大叫：“和尚还我头来！”

和尚在惊惶中脱口而出：“你的头在你老家左边第三家的铺架上。”

这时，埋伏的众人便一拥而上，擒下和尚。

和尚知道自己泄了口风，说：“那夜我见她家大门开着，想进屋偷东西，一进门就见一女子盛装坐在床边哭泣，我想与她亲热，她抵死不肯，我只好杀了她，并且割下她的头带走，挂在她家左边第三家的铺架上。”

捕役拘来左边第三家的邻人，他们说：“确有此事，那人头当晚就埋在后园中。”

派吏卒掘园，果然挖出一颗人头，却是一名男子〔天理昭昭〕，再挖旁边才发现女子的头，质问园主男子头从何而来，原来是十年前园主所斩下仇人的头，于是和尚与园主分别以死抵罪。

457. 临海令

【原文】 临海县迎新秀才适冀宫，有女窥见一生韶美，悦之。一卖婆在傍曰：“此吾邻家子也。为小娘子执伐，成，佳偶矣！”卖婆以女意诱生，生不从。卖婆有子无赖，因假生夜往，女不能辨。一日，其家舍客，夫妇因移女，而以女榻寝之。夜有人断其双首以去。明发以闻于县，令以为其家杀之，而橐装无损，杀之何为？乃问：“榻向寝谁氏？”曰：“是其女。”令曰：“知之矣！”立逮其女，作威震之曰：“汝奸夫为谁？”曰：“某秀才。”逮生至，曰：“卖婆语有之，何尝至其家！”又问女：“秀才身有何记？”曰：“臂有痣。”视之无有，令沉思曰：“卖婆有子乎？”逮其子，视臂有痣，曰：“杀人者，汝也！”刑之，即自输服。盖其夜扞得骈首，以为女有他奸，杀之。生由是得释。

【译文】 有位新秀才分发到临海县，当秀才去学校报到时，一位少女由门缝中偷窥到这位秀才，惊为美男子，从此日夜不停地思念这秀才。

一位媒婆识破少女的心意，就对少女说：“这秀才是我邻家的儿子，我替你去说媒。”

于是媒婆就把少女的心意转达给秀才，不料却被秀才婉言拒绝。

媒婆有个不长进的儿子，由母亲口中知道少女怀春，就偷偷假扮成书生，趁夜闯进少女闺房，自称自己就是那秀才，而少女竟也没有识破对方是假冒的。

一天，有对夫妇来少女家作客，夜晚这对夫妇就睡在少女房中。不料媒婆的儿子在半夜潜入少女闺房后，竟砍下那夫妻二人的脑袋后离去。第二天少女的家人见发生命案，急忙跑到衙门报案。

县令初步调查后，认为凶手也许是少女的家人，可是被害人的财物丝毫不见短少，那又为何会发生命案呢？于是追问被害人所睡的床是谁的，家人回答说是少女，这时县令突有所悟，立刻传讯少女，厉声质问：“你的情郎是谁？”

少女回答说是某秀才。

于是县令再传秀才问话，秀才答道根本未曾去过少女家，并举媒婆作证。

于是县令再问少女：“那秀才身上可有特征？”

少女说：“他胳膊上有一颗痣。”

经查证，秀才的手臂上并没有痣。

这时县令沉思一会儿，说：“媒婆可有儿子？”于是传媒婆儿子来审讯，发现他的胳膊上竟有一颗痣，县令因而断定说：“凶手就是你，你罪当处死。”

这时凶手才俯首认罪。原来那夜媒婆的儿子以为睡在少女房中的夫妇，是少女跟她另外一位情郎，由妒生恨，才砍下那对夫妇脑袋。至此案情大白，秀才无罪释放。

458. 王安礼

【原文】 王安礼知开封府。逦者连得匿名书告人不轨，所涉百余人。帝付安礼令亟治之。安礼验所指略同，最后一书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礼喜曰：“吾得之矣！”呼问薛曰：“若岂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笔求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相衔。”即命捕讯，果其所为，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师谓之神明。

【译文】 宋朝人王安礼（王安石弟，字和甫，官翰林学士）治理开封府时，连连破获匿名信检举他人不法的事，涉及的官员竟多达一百余人，皇帝命王安礼立即查案。

王安礼将每封匿名信仔细核验后发现，所有的匿名信所检举的人大致相同，只有其中一封多写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姓薛的官员。

王安礼高兴的说：“我找到答案了。”

命人传薛姓官员，问道：“你是否曾与人有过节？”

答：“前些日子，有人拿了一对笔向我兜售，被我拒绝后很不高兴的离去，我见他脸上好像有股恨意。”

王安礼立即派人逮捕侦讯，果然招供是他所为。

王安礼于是将这人斩首示众，并没有牵连一人就破案，当时京师无不称王安礼神明。

459. 李杰 包恢

【原文】 李杰为河南尹，有寡妇讼子不孝。杰物色非是，语妇曰：“若子法当死，得无悔乎？”答曰：“子无状，不悔也！”边批：破绽。杰乃命妇出市棺为斂尸地，而阴令使踪迹之。妇出，乃与一道士语。顷之，棺至，杰捕道士按之，故与妇私，而碍于其子不得逞者。杰即杀道士，纳之棺。边批：快人。

包恢知建宁，有母诉子者，年月后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问，泣不言。恢意母嬖与僧通，恶其子谏而坐以不孝，状则僧为之也。因责子侍养勿离

跬步，僧无由至。母乃托夫讳日入寺作佛事，以笼盛衣帛出，旋纳僧笼内以归。恢知，使人要其笼，置诸库。逾旬，吏报笼中臭，恢乃命沉诸江，语其子曰：“吾为若除此害矣！”

【译文】 李杰当河南尹时，有寡妇控诉儿子不孝，李杰查证后，发觉与寡妇所言有出入。于是对寡妇说：“如果你儿子罪该处死，你也不会后悔吗？”

寡妇说：“儿子对我这作母亲的太无礼，即使判他死刑，我也不会后悔〔露破绽〕。”

李杰命寡妇到街上买棺材，好为儿子收尸，暗中却派人跟踪，只见寡妇出了衙门后，就与一名道士交谈甚欢。不久棺木送达衙门前，李杰下令逮捕道士讯问，原来道士与寡妇私通，但碍于寡妇的儿子在旁，不能为所欲为，所以想除去寡妇儿子。

了解真相后，李杰下令处斩道士，尸首正好放在衙门前的那口棺材里〔大快人心〕。

包恢治理建宁时，也发生一桩母亲控告儿子的案件，包恢看了状纸，觉得有些怀疑，就传妇人的儿子来问话。

起初，妇人的儿子只哭而不答，过了许多，才稍微透露母亲与和尚有私情，因厌烦他这儿子在一旁劝阻，所以才给他扣上一个不孝的罪名，状纸是和尚写的，原因是自己寸步不离的守着母亲，以致和尚无机可趁。

妇人原本借口要为死去的父亲做法事，计划把衣物放在竹笼中抬进寺庙，事实上却是为让和尚好躲进竹笼中随她一起返家。

包恢了解实情后，到了做法事那天，便下令将妇人的竹笼抬进府库封死，过了十多天，有人向包恢报告，说府库中所放置的那个竹笼发出恶臭，包恢就命人将竹笼投入江中，然后对妇人的儿子说：“我已为你除去那祸害了！”

460. 汪旦 黄绂

【原文】 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宝莲寺有“子孙堂”，傍多净室，相传祈嗣颇验，布施山积。凡妇女祈嗣，须年壮无疾者，先期斋戒，得圣筮方许止宿。其妇女或言梦佛送子，或言罗汉，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屡宿屡往。因净室严密无隙，而夫男居户外，故人皆信焉。闽人汪旦初莅县，疑其事，乃饰二妓以往，属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墨汁密涂其顶。”次日黎明，伏兵众寺外，而亲往点视。众僧仓惶出谒，凡百余人，令去帽，则红头墨头者各二，令缚之，而出二妓使证其状，云：“钟定后，两僧更至，赠调经种子丸一包。”汪令拘讯他求嗣妇女，皆云“无有”，搜之，各得种子丸如妓。乃纵去不问，而召兵众入，

众僧慑不敢动，一一就缚。究其故，则地平或床下悉有暗道可通，盖所污妇女不知几何矣。既置狱，狱为之盈。住持名佛显，谓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积金无算，自知必死，能私释我等暂归取来，以半相赠。”凌许三僧从显往，而自与八辈随之。既至寺，则窖中黄白灿然，恣其所取。僧阳束卧具，而阴收寺中刀斧之属，期三更斩门而出。汪方秉烛，构申详稿，忽心动，念百僧一狱，卒有变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僧乱起。僧所用皆短兵，众以长枪御之，僧不能敌，多死。显知事不谐，扬言曰：“吾侪好丑区别，相公不一一细鞫，以此激变。然反者不过数人，今已诛死，吾侪当面诉相公。”汪令刑房吏谕曰：“相公亦知汝曹非尽反者，然反者已死，可尽纳器械，明当庭鞫分别之。”器械既出，于是召僧每十人一鞫，以次诛绝。至明，百僧歼焉。究器械入狱之故，始知凌志等弊竇，而志等则已死于兵矣。

万历乙未岁，西吴许孚远巡抚八闽，断某寺绛衣真人从大殿蒲团下出，事略同。

黄绂，封丘人，为四川参政时，过崇庆，忽旋风起舆前，公曰：“即有冤，且散，吾为若理！”风遂止。抵州，沐而禱于城隍，梦中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公密访州西四十里，有寺当孔道，倚山为巢。公旦起，率吏民急抵寺，尽系诸僧。中一僧少而状甚狞恶，诘之，无祠牒，即涂醋罽额上，晒洗之，隐有巾痕。公曰：“是盗也！”即讯诸僧，不能隐，尽得其奸状。盖寺西有巨塘，夜杀投宿人沉塘中，众共分其贐；有妻女，则又分其妻女，匿之窖中，恣淫毒久矣。公尽按律杀僧，毁其寺。

【译文】广西南宁府永淳县有座宝莲寺，相传祈愿求子非常灵验，因此信徒布施的金银堆积如山。寺中的子孙堂旁辟有许多净室，凡是前来祈愿求子的妇女，除了必须年轻身体健康外，还要事先斋戒，在得到神明应允后才能进住净室。

曾经留宿的妇女，在离寺后，有的说曾梦到佛仙送子；有的说是罗汉送子；也有的妇女闭口不发一言。有妇女住一夜就不再留宿，也有再三留宿的妇女，虽然每位妇女的遭遇不同，但因每间净室除了室门外，再没有其他出入的门户，而妇女的丈夫就住在净室外，所以尽管说法不一，但却没有人怀疑其中是否有不法的勾当。

福建人汪旦初到永淳县任县令，对妇人住寺求子的各种传闻感到怀疑，就召来两名可靠的妓女，命她们扮成民妇入寺求子，并嘱咐她二人说：“如果夜晚有人潜入你们所住的净室，你们千万不要张声拒绝对方，只要暗中用红墨水点在对方头顶作记号就可以了。”

第二天一大早，汪旦命士兵在寺外埋伏，自己入寺参观礼拜，众僧听说县

官莅临，急忙出迎，汪旦命全寺一百多名寺僧，全部摘下僧帽，果然发现有两名僧人的头顶上涂有红墨水。

汪旦命人擒下这两名僧人，并要妓女出面作证，妓女说：“晚钟敲过后，这两名和尚就进入净室，分别给了我们一包调经种子丸。”

汪旦又拘讯其他住寺的妇人，她们却说没有此事。

汪旦命人仔细搜查，果然找到妓女所说的种子丸，汪旦下令释放拘讯的妇女，召来埋伏的军队，寺僧们吓得不敢蠢动，一一束手就缚。经过士兵仔细的搜查，这才发现整座寺庙都有地道直通净室床下，而为求子住寺的妇女，被奸污的不知有多少。僧人们被押入狱后，囚房为之爆满。

宝莲寺的住持，法名叫佛显，对狱长凌志说：“我主持宝莲寺四十年，积财无数，我知道这次身犯重罪必死无疑，如果你能行个方便，让我等回寺收拾衣物，我愿意以一半的财宝相赠。”

凌志不由得贪念大动，答应佛显带三名子弟回寺料理，自己也亲率八名士兵准备入寺搬运财物。到了宝莲寺，打开地窖大门，果然见窖内堆放着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佛显要凌志等人随意掠取。

寺僧们假装收拾衣物、寝具，暗中将寺中刀斧之类兵器暗藏其中，约定三更时分斩杀狱卒后逃狱。

这时在县府的汪旦正在灯下批示公文，忽然心念一转，想到一百多名和尚囚禁在一间牢房中，万一有突发状况，很难应付。于是紧急召集士兵武装戒备；果然部队才集合完毕，佛显就发动僧人暴动。幸好僧人们使用刀斧等短兵器，无法抵挡士兵的长枪，死伤惨重。

佛显见大势已去，对外喊话道：“狱中的僧人并不全是坏人，县官大人不一一审问就下令入狱，才会引发今天的暴乱，如今主谋者已在暴动中丧生，我们希望晋见大人，当面陈诉一切。”

汪旦令狱吏转告僧人说：“我也知道并不是全部的僧人都参与暴动，现在主谋者既死，你们只要交出武器，明朝早我自会当庭一一审问。”

僧人们交出武器后，汪旦命他们每十人编为一组，在审讯后就予处斩。隔天，一百多名僧人全遭处决，无一人幸免。事后追查僧人兵器的来源，才知道凌志等人渎职，而凌志等人已在暴乱中丧生。

〔梦龙评〕这事与明朝万历年间，西吴人许孚远在福建任巡抚时所发生寺庙中绛衣真人，利用大殿蒲团下秘道作恶的案情相同。

封丘大黄绂任四川参政时，路经崇庆，忽然轿前刮起一阵旋风。

黄绂说：“如果旋风停息，是因有冤情，我一定为你伸冤。”

说完，那股旋风竟然就停息了。

黄绂抵达州府，沐浴斋戒后到城隍庙前上香祝祷。冥冥中似乎听见神明指示他前去位于州西的一处寺庙。

黄绂暗中寻访，果然查到在州西四十里处，有座位居交通要冲、倚山而建的寺庙。了解地形后，黄绂一大早就率领吏民冲进寺庙，擒下寺中所有僧人。其中一名僧人体格魁梧，面目狰狞，经审问发现他根本没有僧人剃渡的僧牒。黄绂要人在这名僧人额顶涂醋，再用清水冲洗，赫然发现僧人额顶有一道扎过头巾的痕迹。

黄绂毫不犹豫的说：“你就是盗匪。”

说完，讯问寺中其他僧人，僧人们见事机败露，只好从实招供。

原来庙里有座大池塘，僧人们利用夜晚劫杀投宿寺庙的人，将尸体丢入池塘，然后众僧瓜分财物，如果死者有妻女，就分占妻女，藏在地窖，供僧人发泄私欲。

案情大白后，黄绂按律处斩寺僧，并将整座寺庙拆毁。

461. 鲁永清

【原文】 成都有奸狱，一曰“和奸”，一曰“强奸”，臬长不能决，以属成都守鲁公。公令隶有力者去妇衣，诸衣皆去，独里衣妇以死自持，隶无如之何。公曰：“供作和奸。盖妇苟守贞，衣且不能去，况可犯邪！”

鲁公，蕲水人，决狱如流，门外筑屋数椽，锅灶皆备。讼者至，寓居之，一见即决，饭未尝再炊，有“鲁不解担”之谣。

【译文】 成都发生一件奸情，男方说是通奸，女方说是强奸，双方各执一词，致使法官无法判决，于是就把全案移送成都太守鲁永清裁决。

鲁公在开庭审讯时，下令两名身强体健的狱卒，当庭脱去女方的衣服。当狱卒脱到最后一件贴身内衣时，女的拚死挣扎，令两名狱卒束手无策。

这时鲁公宣判道：“男方所提出的通奸成立，因为女方果真是为保贞洁，那么一名体格不算强健的男人，又如何能强奸她呢？”

〔梦龙评〕鲁永清是蕲水人，断案如神。他曾在府宅外盖了几间屋舍，屋里陈设有简单的炉灶供诉讼人食宿。但由于鲁公断案神速，诉讼人根本无须投宿，因此当时百姓都说：“饭无二度炊，行无解担荷。”

462. 张 骆

【原文】 石晋魏州冠氏县华林僧院，有铁佛长丈余，中心且空。一旦云“铁佛能语”，徒众称赞，闻于乡县，士众云集，施利填委。时高宗镇邺，命衙

将尚谦赍香设斋，且验其事。有三传张骆请与偕行，暗与县镇计，遣院僧尽赴道场。骆潜开僧房，见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谦立于佛前，骆由穴入佛空身中，厉声俱说僧过，即遣人擒僧。取其魁首数人上闻，戮之。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魏州冠氏县有座华林僧院，寺中供养一尊高一丈多的铁佛像，但佛像的内部是空心的。

有一天，寺中和尚传说铁佛显灵、开口说话，信徒们纷纷前来膜拜。不久县府也听说铁佛显灵说话这件事，从此参礼膜拜的信徒更多，而信徒们所布施的金银更是堆积如山。

当时，高宗正率军镇守邺州，也风闻这事，命衙将尚谦设香坛斋戒，并下令确实查证铁佛显灵说话是否真有其事。三传人张骆请求与尚谦一起查案，并且建议：要尚谦传令寺中所有僧侣赴香坛诵经。

张骆趁寺中空无一人时，潜入寺僧禅房，见禅房中有一地道通往佛像的座台下。于是要尚谦立在佛前，而张骆自己借由地道藏身在佛身中，然后大声数落和尚们的罪行。接着下令逮捕主谋的僧人。

高宗在接获查案报告后，下令处斩为首欺众的僧人。

463. 慕容彦超

【原文】 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好聚敛，在镇常置库质钱。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主吏久之乃觉。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尽徙金帛于他所，而以盗告。彦超即榜市，使民自言所质以偿。于是民争来言，遂得质伪银者。超不罪，置之深室，使教十余人为之，皆铁为之质而包以银，号“铁胎银”。

得质伪银者，巧矣；教十余人为之，是自为奸也。后周兵围城，超出库中银劳军。军士呼曰：“此铁胎耳！”咸不为用，超遂自杀。此可为小智亡身之戒！

【译文】 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平日好积敛财物，曾在官府内另设银库供百姓存借银两，赚取高利。

有个奸民用伪造的银两质押骗取利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被管银库的吏员发觉。

慕容彦超接获报告后，偷偷告诉主吏，趁夜在库房墙上凿一大洞，将全部库银搬运他处，再对外宣称库银遭窃。隔日，慕容彦超在市集张贴告示，要民众自行登记所质押的银两，以便办理清偿。民众见了告示，为保权益争相登记，终于抓到主犯。

不料，慕容彦超竟没有将他治罪，反而选一处隐密的所在，另辟一室，并挑选十多人跟他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这种伪银是在银心中灌铁，所以人称

“铁胎银”。

〔梦龙评〕慕容彦超用计诱捕使用伪银者，确实高明，但要十多名手下学习制造伪银的技术以敛财，就不免让人耻笑他是奸邪小人。后周曾率兵围城，慕容彦超为激励士气，曾开府库取银犒赏士兵。军士们大声喧哗说：“这是铁胎银！”都拒绝接受，慕容彦超见大势已去，只好自尽。这就是卖弄小聪明，却招致杀身之祸的最好警戒。

464. 韩 琦

【原文】 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顾金钱唯意所去取。于欲与，即检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见。韩魏公令删取五房例及刑房断例，除其冗谬不可用者，为纲目类次之，封誉谨掌，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始知赏罚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间。

“例”之一字，庸人所利，而豪杰所悲。用例已非，况由吏操纵，并例亦非公道乎！寇莱公作相时，章圣语两府择一人作为马步军指挥使。公方拟议，门吏有以文籍进者，问之，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一例，又安用我辈哉？戕坏国政者正此耳！”今日事事为例，为莱公不能矣；能为魏公，其庶乎？

【译文】 宋朝的中书省积弊已久，处理公务都要援用案例，而五房（唐时称中书省之吏、枢机、兵、户、刑、礼为五房）的官吏更手握管理案例大权。然而只要有钱，就可随意调阅案例。只要五房官吏点点头，任何案例随时可取，一旦他们摇头，所有的案例仿佛都隐而不见了。

韩琦（字稚圭）见五房官吏太过嚣张，就下令取消五房掌例的职权，删除过去错误冗赘的案件，再分类按次编排，盖上戳记。官吏判案如须援用案例，一律亲自审查。命令颁布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宰相韩琦的耿直公正，而五房的官吏再也不能挟权敛财。

〔梦龙评〕有例可循是一般平庸无能的官员最乐于见到的事，然而有才识的豪杰绝不屑援例。援用旧例已是不对，更何况背后还有恶官操纵把持；而且即使是同样的案例，也会有不公道的情形发生。寇准（字平仲，真宗时累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当宰相时，真宗希望在两府中推选一人担任马步军指挥使。寇公正准备草拟议案时，属吏呈上一本文籍，寇公感觉纳闷，经追问原来是以前选录的名册。寇公怒声说：“如果朝廷想任命一名吏员都要援前案，又何必要我等荐举呢？朝廷纲纪败坏就是你们这些人造成的！”

唉！时至今日，事事都援引前例，不要说寇公不能同意，即使是韩魏公也不会苟同吧！

465. 江 点

【原文】 江点，字德舆，崇安人，以特恩补官，调郢州录参时，郡常平库失银。方缉捕，有刘福者因贸易得银一筒，上有“田家抵当”四字。一银工发其事，刘不能直，籍其家，约万余缗，法当死。点疑其枉，又见款牒不圆，除

所发者皆非正赃。点反覆诘问，刘苦于锻冶，不愿平反。边批：可怜。点立言于守，别委推问，得实与点同。然未获正贼，刘终难释。未几，经总军资两库皆被盗，失金以万计。点料必前盗也。州司有使臣李义者，馆一妓，用度甚侈，点疑之，未敢轻发。会制司行下，买营田耕牛，点因而阴遣人袭妓家，得金一束。遂白于府，即简使臣行李，中皆三库所失之物，刘方得释。人皆服点之明见。

【译文】 崇安人江点，字德舆，因获皇帝特别恩宠而补官。调郢州隶参时，州府库银常遭窃取，官州紧急追查窃贼。

有个叫刘礼的商人，因做买卖赚了一袋银子，其中一锭银子上刻有“田家抵当”四字。有一银工发现这锭银子刻字，于是向官府检举，刘礼无法辩解银锭来处，被官府抄家万金，另按律判处死罪。

江点直觉认为刘礼可能受了冤屈，又见除了那锭遭人举发的银锭外，其余都不是失窃的库银，更深信自己的推测。

江点反复审问，刘礼怕再受鞭答炮烙之苦，不愿翻供平反〔可怜〕。江点只好将此案委托其他官员审理，果然查出与自己推断相同的实情，然而在没有寻获失银前，即使知道刘礼是冤枉的，也不能无罪开释。不久，总军的两库都遭窃，失窃的银两总值约上万，江点料想必是同一盗匪所为。

州内有位叫李义的使者，蓄养了一名女妓，平日生活奢侈，花费甚大，江点怀疑盗匪就是李义，但没有掌握确实证据前，不敢轻举妄动。

有一天，正巧碰到李义下乡购田买牛，江点趁机率人偷袭女妓家，搜出多锭库银，于是禀告州府。府吏检查使臣行李，三银库所失库银赫然在内，终于案情大白，刘礼无罪释放，当时人人称赞江点查案的高明。

第四部 胆智

胆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凡任天下事，皆胆也；其济，则智也。知水溺，故不陷；知火灼，故不犯。其不入不犯，其无胆也，智也。若自信入水必不陷，入火必不灼，何憚而不入耶？智藏于心，心君而胆臣，君令则臣随。令而不往，与夫不令而横逞者，其君弱。故胆不足则以智炼之，胆有余则以智裁之。智能生胆，胆不能生智。刚之克也，勇之断也，智也。赵思绾尝言“食人胆至千，刚勇无敌”。每杀人，辄取酒吞其胆。夫欲取他人之胆，益己之胆，其不智亦甚矣！必也取他人之智，以益己之智，智益老而胆益壮，则古人中之以威克、以识断者，若而人，召师乎！

【译文】 要扛负天下的大事，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而可否胜任成功，则取决于智慧。这勇气和智慧，称之为“胆智”。

知道水会溺人而不被淹溺，知道火会灼人而不被烧灼，这样的躲开淹溺和烧灼，并不是缺乏勇气，而是智慧；然而若自信能入水而不淹溺，近火而不烧灼，则即使赴汤蹈火，又有什么伤害可言呢？

胆智二字，智在上而胆在下，勇气的使用必须服从于智慧的判断。若智慧的判断认为应当勇往直前却裹足犹豫，这是勇气不足，有待智慧的锻炼；若是未经智慧的判断而逞强蛮干，则是勇气有余而需要以智慧来约束。

智慧能生出勇气，勇气却不能增加智慧，所以真正刚强勇敢的人，必然是智慧过人的人。赵思绾曾说生食人胆可以增加勇气而可望成为全天下最勇敢的人，因此每回杀死一人，便剖出其胆来下酒，这样妄想以他人之胆来增加自己的勇气，不但无益于勇气的养成，而且是愚昧不智的行为。

相反的，以他人的智慧来增加自己的智慧，却是有效而自然的，如此，不仅智慧增加，且勇气也自然成长。因此本部收集古人胆智的实录，分为“威克”、“识断”两卷，希望读书的人能从古人的智慧中，增加智慧，也增加勇气。

十一、老谋深算

【原文】 履虎不噬，鞭龙得珠。岂曰溟滓，厥有奇谋。集“威克”。

【译文】 踏住老虎的尾巴，它就不能再伤人；鞭打大龙的身躯，它就会吐出腹中的宝珠。智者并不需要神仙相助，因为他懂得运用谋略。

466. 侯 嬴

【原文】 夷门监者侯嬴，年七十余，好奇计。秦伐赵急，魏王使晋鄙救赵，畏秦，戒勿战。平原君以书责信陵君，信陵君欲约客赴秦军，与赵俱死。谋之侯生，生乃屏人语曰：“嬴闻晋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昔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进如姬。如姬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兵。晋鄙合符，果疑之，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边批：既矫其令，必责以逗留之罪，非漫然为无名之谋。公子遂将晋鄙兵进，大破秦军。

信陵邯郸之胜，决于椎晋鄙；项羽巨鹿之胜，决于斩宋义。夫大将且以拥兵逗留被诛，三军有不股栗愿死者乎？不待战而力已破矣。儒者犹以擅杀议刑，是乌知扼要之策乎？

【译文】 战国时魏国有个叫侯生（即侯嬴，战国魏隐士）的夷门守门员，已经七十多岁，仍然常替别人出奇计。

当时秦王进兵包围赵国，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军救赵，但受到秦王威胁，于是魏王又派人阻止晋鄙。赵国平原君见救兵不来，就写信责备魏信陵君，信陵君既无法说动魏王出兵，只好自己邀集门人前去攻秦，表示决心与赵国共存亡。并把此事告诉侯生，与他共谋对策。

侯生支开旁人，悄悄地说：“我听说晋鄙的兵符，放在魏王的寝宫里，如姬是魏王最宠爱的妃子，她绝对有办法可以窃得兵符。以前她父亲曾遭人杀害，但始终没能找到凶手，后来公子派门客斩了那仇人的头，进献给如姬。如姬感激公子，想舍生相报，一直苦无机会。现在只要公子开口请如姬帮忙，如姬一定

会答应公子的请求，那么公子就能偷得兵符，夺得晋鄙的军队，北救赵、西抗秦，建立与五霸相同的功业！”

信陵君依侯生之计，如姬果然偷了晋鄙的兵符，交给信陵君。

当信陵君要出发时，侯生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所以即使你的兵符相合，但晋鄙也可以不把兵权交给你；一旦再请示魏王，那事情就危险了。我有一个名叫朱亥的朋友，是位屠夫出身的大力士，公子可带他同行。晋鄙肯交出兵权，那最好，假使不肯，便要朱亥击杀他。”

于是信陵君便去拜访朱亥。

朱亥知道内情后笑着说：“我只是个在市井挥刀卖肉的屠夫，公子却屡次亲自拜访，以前我所以不曾答谢公子，是因为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报答方法。现在公子有急事，正是我朱某效命出力的大好时机。”

说完就跟信陵君一起出发了。

信陵君到达邺郡，就假传魏王的命令，来接替晋鄙指挥作战。晋鄙虽合了兵符，但心中仍感到怀疑，不想交出兵权，正准备出言拒绝时，朱亥从袖中拿出一把四十斤重的大铁椎，一椎就把晋鄙当场打死。信陵君于是顺利接管了晋鄙的军队，大败秦军〔既然假借命令，必责以逗留之名，并非贸然为无名之诛〕。

〔梦龙评〕信陵君所以能完成救赵使命，关键完全在能当机立断，椎杀晋鄙；而项羽所以能在钜鹿取得胜利，关键在毅然决定杀死宋义。大将拥重兵而逡巡不前，势将招来杀身之祸，三军将士的战志激昂，不必交战敌人就会闻风丧胆。有些儒者认为信陵君、项羽的做法，未免有些草菅人命，因而主张应该论以刑责，其实，这些儒者哪里懂得掌握先机的关键策略呢？

467. 班 超

【原文】 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西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

将吏士往奔虏营。边批：古今第一大胆。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后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边批：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超复受使。边批：明主。因欲益其兵，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遂雄张南道，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弱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必如班定远，方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赵子龙、姜伯约不足道也。辽东管家庄，长男子不在舍，建州虏至，驱其妻子去。三数日，壮者归，室皆空矣。无以为生，欲佣工于人，弗售。乃谋入虏地伺之，见其妻出汲，密约夜以薪积舍户外焚之，并积薪以焚其屋角。火发，贼惊觉，裸体起出户，壮者射之，贼皆死。挈其妻子，取贼所有归。是后他贼惮之，不敢过其庄云。此壮者胆勇，一时何减班定远？使室家无恙，或佣工而售，亦且安然不图矣。人急计生，信夫！

【译文】 当东汉窦固（字孟孙，在边境多年，羌胡被其恩信所感化，为人谦和好施舍）远征匈奴时，曾命班超（班彪次子，班固弟，字仲生，永平时投笔从戎，明帝时出使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贡，封定远侯，故世称班定远）为代理司马，另率一支部队攻打伊吾（今哈密），与匈奴军大战于蒲类海，战果辉煌。当时窦固很赏识班超的才干，于是就派他与郭恂出使西域。

当班超初到鄯善（即楼兰）时，鄯善王很热烈的欢迎他，但是不多久态度突然变得很冷淡。

班超就对部下说：“鄯善王对我们突然变得很冷淡，一定是因有匈奴使者到的缘故，使得鄯善王打不定主意要亲善哪一方。一个善于观察事物的人，在事故还未发生前就能感觉到，如今事态如此明显，我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

于是，班超召来鄯善的侍卫官，若无其事的问道：“匈奴使者已经来好几天了，不知道他们现在人在哪里？”

侍卫官听了吓了一跳，只好具实一一回答。

班超支开侍卫官后，立即召集所有部属，一共三十六人一起商议。他们一边饮酒一边交换意见，当大家喝到半醉时，班超突然慷慨激昂的说：

“诸位跟我一同来到西域，目的是为朝廷建大功并求个人富贵。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就变得冷淡，如果鄯善王把我们逮捕后交给匈奴，那我们的骨骸岂不是要变成豺狼的食物吗？请问诸位对这事有什么高见呢？”

随员一听，立即一致表示：“如今我们身陷危亡险地，是生是死一切全听从司马的指挥。”

这时班超起身说：“常言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今之计，只有在半夜火攻匈奴使者，让他们摸不清我们有多少人，趁他们心生恐惧时一举消灭。只要除去匈奴使者，鄯善王就会改变对我们的态度，那么其他的事就容易成功了。”

然而随员却表示要跟郭恂商量。

班超听了，很生气的说：“成败的命运就决定在今晚，郭恂是名文官，万一他听了这项计划，由于害怕而泄露机密，反而会坏了大事。人死不留名，就不算英雄好汉了！”

众人听班超这么一说，纷纷点头赞成。

于是，班超在午夜时刻，率领所有随员一起杀进匈奴使者的营地〔古今第一大胆〕。正巧这时刮起大风，班超派十个人手持战鼓躲在营地后面，约定见到火光就击鼓高声大叫，其余人则各拿弓箭，埋伏在营地大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顺着风势放火，指挥鼓兵击鼓。

匈奴使者听到鼓声，再见熊熊火光，莫不惊慌失措，纷纷夺门往外逃〔三十六人用之有千万人之势〕，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人，其他随员射杀三十多人，其余一百多人则全被大火烧死。

天亮后，班超把夜袭匈奴营地的事情告诉郭恂，起先郭恂大为惊讶，继而有些失望。班超已经看出郭恂的心意，于是举起手说：“你虽没有参加昨夜的战役，但我班超又岂会独居其功！”

郭恂听了，顿时又面露喜色。

于是班超再要求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颅拿给他看，消息传出，鄯善国朝野为之震惊。

这时班超极力安抚开导鄯善王，终于说动他以王子为人质与中国修好，于是班超凯旋而回。

窦固听了班超的报告非常高兴，详奏班超的功绩，并恳求朝廷另派使者前往西域。

明帝对班超的胆识极表嘉许，于是诏令窦固：“像班超这样的人才，理应任命为正式的西域使者，为什么还要奏请朝廷另选他人呢〔英明之主〕？”

于是正式任命班超为军司马，以嘉勉他在西域所立的奇功。

班超出任西域使者后，窦固本想增加班超手下的兵力，班超却说：“我只要带领以前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因为万一发生事件，人多反而会带来其他麻烦。”

当时于阗王刚刚攻占莎车，正想向南扩张势力，而匈奴却派使者来，准备保护莎车。班超到达西域后，首先来到于阗，不料于阗王对他们态度冷淡。

于阗风俗笃信巫术，有位巫师说：“天神正在发怒，为什么我们要听命汉使？汉使有匹乌嘴马，你们赶紧要汉使献马祭神！”

于阗王立刻派人向班超要马，班超早知对方意图，于是说道：“为了完成你们的心愿，请巫师亲自来取马。”

不多时，巫师果然亲自来到，班超却将巫师的头砍下送回给于阗王。

于阗王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杀死匈奴使者的事，如今又亲眼目睹，内心非常害怕，就自动派兵围杀匈奴使者，并向班超请降，班超为了安抚于阗君臣，赏赐他们许多礼物。

〔梦龙评〕一位像班超这样的大将，才真正称得上是满腹皆兵、浑身是胆，至于三国时代的赵云（三国蜀汉人，字子龙，勇敢善战，刘备称他一身是胆）、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诸葛亮死后曾多次率兵伐魏，据说死后人视其胆大如斗）等这类人物比起班超实在是差远了！

辽东管家庄的庄主，有一天外出时，建州贼趁机袭击，并且俘虏了他的妻子。三四天后庄主回家一看，家中不但财物被洗劫一空，连妻子也不见了，为了生活不得已只好到外乡替人帮佣，但没有人雇他，于是就悄悄来到贼人的营地等待机会，正巧碰上在井边汲水的妻子，两人约定在屋外堆积柴薪，半夜他在屋外放火，妻子就可趁乱逃跑。到了半夜他点火烧屋，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贼人惊慌失措，有些贼人甚至裸着身体逃命，这时他就堵在营门口将贼人一一射杀，直到贼人全部死光，才带领妻子及贼人所虏获的财物一起回家。消息传出后，其他贼人闻之丧胆，再也不敢抢劫管家庄。这位庄主的胆识与机智，和班超相比可以说丝毫不逊色。假使这位庄主家园未遭洗劫，或者他为了生活卖身为奴，或许就会因环境安逸而不想另有作为。看了管庄主的故事，我不得不相信人在危难中会产生智慧。

468. 耿 纯

【原文】 东汉真定王杨谋反，光武使耿纯持节收杨。纯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真定，止传舍。杨称疾不肯来，与纯书，欲令纯往。纯报曰：“奉使见侯王牧守，不得先往，宜自强来！”时杨弟让、从兄绀皆拥兵万余。杨自见兵强而纯意安静，即从官属诣传舍，兄弟将轻兵在门外。杨入，纯接以礼，因延请其兄弟。皆至，纯闭门悉诛之。勒兵而出，真定震怖，无敢动者。

【译文】 东汉时真定王刘杨起兵谋兵，光武旁派耿纯（巨鹿人，字伯山，从光武帝平邯郸、破铜马，拜东郡太守，封东光侯、谥成）持兵符招抚刘杨。

耿纯接受诏命后，就先派使者前往知会，自己随后启程。抵达真定后，耿纯下榻官舍，这时刘杨自称有病在身，不肯前来拜见，只写了一封信给耿纯，希望耿纯能移驾到他的住所。

耿纯回覆说：“我是奉了钦命的特使前来接见你，怎能到你住所，我看你还是抱病勉强来一趟官舍吧！”

当时刘杨的兄弟们都各自拥兵万人，刘杨盘算自己兵多气盛，而耿纯又丝毫没有交战的意图，就带着兄弟部署来到官舍，刘杨的兄弟则率兵在官舍外等候。

刘杨入屋后，耿纯很客气的接待他，并邀请他的兄弟进屋，等他们都到齐后，耿纯下令封锁门窗通道，这才率兵而出，将他们全部斩杀。消息传出，真定人惊恐万分，没有人再敢蠢动。

469. 温 造

【原文】 宪宗时，戎羯乱华，诏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阙下。将起，师人作叛，逐其帅，因团集拒命岁余。宪宗深以为患。京兆尹温造请以单骑往。至其界，梁人见止一儒生，皆相贺无患。及至，但宣召敕安存，一无所问。然梁师负过，出入者皆不舍器械，温亦不诫之。他日球场中设乐，三军并赴。令于长廊下就食，坐宴前临阶南北两行，设长索二条，令军人各于向前索上挂其刀剑而食。酒至，鼓噪一声，两头齐力抨举其索，则刀剑去地三丈余矣。军人大乱，无以施其勇，然后合户而斩之。南梁人自尔累世不复叛。

【译文】 唐宪宗时，戎羯等蛮族蠢蠢欲动，宪宗命由南梁征兵五千人入京。军队出发前，突然兵变，士兵们罢黜原来的元帅并且集体抗命，时间长达一年多，面对这情况，宪宗感到非常苦恼。

京兆尹温造（字简舆）后奏宪宗准他单身前去招抚叛军。温造抵达边境后，南梁兵见他不过是名书生，不由大为宽心，甚至相互道贺。温造到南梁的营地后，除了宣读皇帝的敕命外，并没有多问其他的事。当时南梁兵往来出入，兵器都不离手，温造目睹这情形也不加禁止。

一天，温造在球场设宴犒赏三军，士兵的座位安排在长廊下，入席前，面靠台阶的南北方向，各架设两根长索，下令士兵先将随身兵器挂在面前的绳索上再入座。等酒菜送来时，只听得唐兵突然一声大喝，将绳索的两头用力抖动，于是刀剑纷纷弹出三丈多外，这时南梁兵立即慌了手脚，手中缺少兵器，根本招架无力，于是温造下令将南梁兵全部处斩。

自此以后，南梁人世代不敢再叛变。

470. 哥舒翰 李光弼

【原文】 唐哥舒翰为安西节度使，差都兵马使张擢上都奏事，逗留不返，纳贿交结杨国忠。翰适入朝，擢惧，求国忠除擢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敕下，就第谒翰。翰命部下摔于庭，数其罪，杖杀之，然后奏闻。帝下诏褒奖，仍赐擢尸，更令翰决尸一百。边批：圣主。

太原节度王承业，军政不修。诏御史崔众交兵于河东。众侮易承业，或裹甲持枪突入承业厅事，玩谑之。李光弼闻之，素不平。至是交众兵于光弼。众以麾下来，光弼出迎，旌旗相接而不避。李光弼怒其无礼，又不即交兵，令收系之。顷中使至，除众御史中丞，怀其敕，问众所在。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翼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命其亲属吊之。

或问擢与众诚有罪，然已除西川节度使及御史中丞矣，其如王命何？盖军事尚速，当用兵之际而逗留不返、拥兵不交，皆死法也。二人之除命必皆夤缘得之，而非出天子之意者，故二将得伸其权，而无人议其后耳。然在今日，莫可问矣。

【译文】 唐朝名将哥舒翰（唐突厥裔，曾追随王忠嗣屡破吐蕃兵，封平西郡王，安禄山反，率兵讨伐，不幸遇害，谥武愍）出任安西节度使时，有一次派都兵马使张擢进京奏事，不料张擢竟逗留不归，并且贿赂杨国忠（一名钊，杨贵妃从兄，玄宗时由御史累官至宰相，安禄山反，杨国忠与玄宗至蜀避祸，被陈玄礼诛于马嵬驿），两人相互勾结。

不久，哥舒翰有事要入朝奏报，张擢心虚害怕，就要求杨国忠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兼剑南西川节度使。当正式任命的诏命下达后，张擢得意洋洋的去见哥舒翰，哥舒翰一见张擢来，就立刻下令拘捕，接着一一陈述他的罪状，然后再将他处斩。

事后哥舒翰把处死张擢的经过奏报朝廷，玄宗不但没有责怪他，甚至还下诏褒奖他处理得当〔圣主〕，最后更把张擢的尸首赐还他，让他亲手再鞭尸一百下。

太原节度使王承业治军散漫，因此当御史崔众奉诏到河东敦睦各军时，十分轻视王承业，甚至纵容自己的部下全副武装的闯进王承业的府衙。

李光弼（肃宗时会平安史之乱，与郭子仪齐名，为唐室中兴名将）初听这件事，并不觉得奇怪，不料崔众的部众竟也闯进他的营帐，由于崔众是打着御史的旗号而来，所以李光弼只有出营迎接，然而崔众却连招呼都不打，就调头

离去。

因此李光弼非常气愤，认为崔众仗恃诏命傲慢无礼，于是将崔众逮捕问罪。

这时，皇宫宦官来到河东，要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手持敕书问李光弼崔众的行踪。

李光弼答道：“崔众犯法，我已经将他逮捕治罪了。”

宦官把敕书拿给李光弼看，李光弼说：“如今只杀了一位侍御史，如按诏命，那就等于杀了一位御史中丞；如果他被任命为宰相，那就等于杀死一位宰相。”

宦官一听这话不敢再多言，只好带着敕书回京。

第二天，李光弼派兵包围崔众，当众把他杀死在碑堂下，从此李光弼威权震三军。事后，李光弼命崔众的亲属来祭吊。

〔梦龙评〕或许有人会问：“张擢和崔众确实有罪，但张擢已经被朝廷任命为西川节度使，而崔众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这时杀死他二人，算不算漠视朝廷诏命呢？”其实用兵最重要的就是请求神速，张擢有公务在身，竟然滞留京师不归，这在军法上就已经犯了死罪。而崔众明知自己的使命是联络各部队感情，竟带兵到处耀武扬威，这也触犯了违抗君命的死罪。再说这两人所以会被任命为高位，都是出于人情的请托和贿赂，根本不是皇帝的本意。

所以，哥舒翰和李光弼伸张公权，而没有人敢在他们背后议论！若事件发生在今天，我看根本没有人敢做这类事！

471. 柴克宏

【原文】 南唐柴克宏有将略。其奉命救常州也，枢密李征古忌之，给以羸卒数千人，铠杖俱朽蠹者。将至常州，征古复以朱匡业代之，使召克宏。宏曰：“吾计日破贼，汝来召吾，必奸人也！”命斩之。使者曰：“李枢密所命。”克宏曰：“即李枢密来，吾亦斩之！”乃蒙船以幕，匿甲士其中，袭破吴越营。

奸臣在内，若受代而还，安知不又以无功为罪案乎？破敌完城，即忌口亦无所施矣。

【译文】 后唐名将柴克宏（官至奉化军节度使，卒谥威烈）富谋略，奉命援救常州时，枢密李徵古嫉妒他受后唐主的器重，因此只肯拨给他数千名体弱的残兵，所配备的武器也都因年久而腐朽不堪。

当柴克宏率军抵达常州后，李徵古又想用朱匡业来替代柴克宏的职务，派使者召柴克宏。

柴克宏对使者说：“贼兵已在我掌握中，破贼指日可待，现在你召我回京，一定是奸人。”

于是命人要将使者处斩。

使者说：“我是奉李枢密命令前来。”

柴克宏说：“即使是李枢密亲自来，我也同样下令杀他。”

杀了使者后，柴克宏下令在船外蒙上帐幕，命士兵藏匿在船中，果然一举大败贼兵。

〔梦龙评〕朝有奸臣，若柴克宏果真受召返京，谁知不会被按上无功的罪名呢？现在既败敌兵又能保全城池，即使心存嫉妒，也找不到可议论的借口了。

472. 杨 素

【原文】 杨素攻陈时，使军士三百人守营。军士憚北军之强，多愿守营。素闻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斩之。更令简留，无愿留者。又对阵时，先令一二百人赴敌，或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更令二三百人复进，退亦如之。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以是战无不克。

素用法似过峻，然以御积惰之兵，非此不能作其气。夫使法严于上，而士知必死，虽置之散地，犹背水矣。

【译文】 隋朝的杨素（字处道，谥景武）有一次攻打陈国时，征求三百名自愿留营守卫的士兵，当时隋兵对北军心存畏惧，纷纷要求留营守卫。

杨素得知士兵怕战的心理，就召来自愿留营的三百人，将他们全部处决，然后再下令征求留营者，再也没有人敢留营。

又：对阵作战时，杨素先派一、二百名士兵与敌交战，凡是不能尽力冲锋陷阵苟且生还者，一律予以处死，然后再派二、三百人进攻，退败的同样处死。将士目睹杨素的治军之道，无不心存警惕，人人抱必死之心，于是与敌作战，没有不大获全胜的。

〔梦龙评〕杨素带兵看似过于严苛，但统领怠惰成性的士兵，非用严法不能提振士兵气势，如果带兵者立法严苛，士兵也深知兵败难逃一死的道理，那么即使在平地作战，也有如背水一战了。

473. 安禄山

【原文】 安禄山将反前两三日，于宅集宴大将十余人，锡赍绝厚。满厅施大图，图山川险易、攻取剽劫之势。每人付一图，令曰：“有违者斩！”直至洛阳，指挥皆毕。诸将承命，不敢出声而去。于是行至洛阳，悉如其画。出《幽闲鼓吹》。

此虏亦煞有过人处，用兵者可以为法。

【译文】 安禄山（唐朝人，本姓唐，得玄宗宠爱，曾自请为杨贵妃干儿子，天宝年间举兵攻陷长安，自号雄武皇帝，国号燕，后为李光弼所平）谋反前两天，在府中宴请十多名手下大将，宴中给每位将军丰厚的赏赐，并在府宅大厅放置一幅巨大的地图，图中标示各地山川的险易及进攻路线，另外每人都有

一幅同样的缩小地图。

安禄山对各将领说：“在各位率军前往洛阳会师前，每个人都要照着图中的路线指示行进，违者一律处斩。”

告诫完毕后，所有的将领都不敢出声的领命离去。当安禄山攻陷洛阳前，各军的部署完全照图中的指示。

〔梦龙评〕其实安禄山也有过人之处，他带兵的方法可以做为典范。

474. 吕公弼 张咏

【原文】 公弼，夷简子，其治成都，治尚宽，人嫌其少威断。适有营卒犯法，当杖，扞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者自请。”为杖而后斩之，军府肃然。

张咏在崇阳，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旁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咏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耶！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咏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

咏知益州时，尝有小吏忤咏，咏械其颈。吏恚曰：“枷即易，脱即难！”咏曰：“脱亦何难！”即就枷斩之。吏俱悚惧。

若无此等胆决，强横小人，何所不至！

贼有杀耕牛逃亡者，公许自首。拘其母，十日不出，释之；再拘其妻，一宿而来。公断曰：“拘母十夜，留妻一宿，倚门之望何疏！结发之情何厚！”就市斩之。于是首身者继至，并遣归业。

袁了凡曰：“宋世驭守令之宽，每以格外行事，法外杀人。故不肖者或纵其恶，而豪杰亦往往得借以行其志。今守令之权渐消，自笞十至杖百仅得专决，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请待报，往返详驳，经旬累月。于是文案益繁，而桎梏之淹系者亦多矣！”子犹曰：“自雕虫取士，资格困人，原未尝搜豪杰而汰不肖，安得不轻其权乎？吾于是益思汉治之善也。”

【译文】 宋朝人吕公弼（字宝臣，谥惠穆）是吕夷简的儿子，治理成都时，由于他为政宽松，人们讥讽他处理政务不够威严果断。

正巧有一名小吏耍赖，说：“我宁可被杀，也不愿挨打。”

吕公弼说：“鞭打是按国法，处死是你自愿。”

于是下令先打后斩〔太妙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敢批评吕公弼无能。

宋朝人张咏（字复之，号乖崖，谥忠定）在崇阳为官时，有一次一名官员自府库中走出，张咏见他鬓发下夹带一枚钱币。经质问后，官员承认钱币取自府库。

张咏命人鞭打这名官员，官员生气的说：“一枚钱币有什么了不起，竟然要

鞭打我，谅你也只敢打我，总不能杀我吧！”

张咏提笔判道：“一天取钱一枚，千日后就已取得千枚，长时间的累积，即使绳索也能锯断木条，滴水也能贯穿石块。”

写完，亲自提着剑走下台阶，斩下那名官员的头，然后再到府衙自我弹劾陈述罪状。崇阳百姓至今仍津津乐道此事。

张咏任益州知府时，有一名小吏冒犯张咏，张咏命人替他戴上刑具，小吏生气的叫道：“你要我戴上刑具容易，但要我脱下就难了。”

张咏说：“我看不出要你脱下有何难处。”

说完就砍下仍戴着枷索的小吏脑袋，令其他官吏大惊。

〔梦龙评〕世上若少了这些有胆量、能果断的官员，强横小人更会无所不在了。

有名贼人在误杀耕牛后畏罪逃逸。张咏答允贼人若出面自首就不再追究，但贼人却一直不肯投案。张咏拘留贼人的母亲十天，见贼人仍不出面，就下令释放他母亲，又再拘留他妻子，仅只一夜，贼人就出面投案。

张咏判道：“拘留母亲十天不及妻子被捕一夜，母亲养儿之恩，竟不如夫妻结发之情。”

于是在市集处斩贼人。其他被判死罪者听说这事，纷纷出面自首，张咏也实践诺言，命他们各自返乡为良民。

〔梦龙评〕袁了凡曾说：“宋朝时官员有很大的权限，因此常能视当时状况，不按律法行事。固然不肖的官员往往会仗权横行；然而廉正的官员却也往往能借权伸张正义。时至今日，官员权限日益削减，对于人犯只能判处十到一百的鞭打，至于一年以上的徒刑，就必须申报上级，公文的往返又得耗上数十天，甚至好几个月，于是文书更加繁重，而狱中也就人满为患了。”

我认为：自从以八股取士后，用官的资格受到种种限制，但并没有因此拔取英才，而淘汰不肖者，所以怎么不日益削减官吏的权限呢？看到这种情形，我更加怀念汉朝盛世的时代了！

475. 黄盖 况钟

【原文】 黄盖尝为石城长。石城吏特难检御，盖至，为置两掾，分主诸曹，教曰：“令长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谙文吏事。今寇未平，多军务，一切文书，悉付两掾，其为检摄诸曹，纠摘谬误。若有奸欺者，终不以鞭朴相加！”教下，初皆怖惧恭职。久之，吏以盖不治文书，颇懈肆。盖微省之，得两掾不法各数事，乃悉召诸掾，出数事诘问之。两掾叩头谢，盖曰：“吾业有敕：终不以鞭朴相加。不敢欺也！”竟杀之。诸掾自是股栗，一县肃清。

况钟，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擢为郎，以三杨特荐为苏州守。宣庙赐玺书，假便宜。初至郡，提控携文书上，不问当否，便判“可。”吏藐其无能，益滋弊窦。通判赵忱百方凌侮，公惟“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烛，呼

礼生来。僚属以下毕集。公言“有敕未宣，今日可宣之。”内有“僚属不法，径自拿问”之语。于是诸吏皆惊。礼毕，公升堂，召府中胥，声言“某日一事，尔欺我，窃贿若干，然乎？某日亦如之，然乎？”群胥骇服。公曰：“吾不耐多烦！”命裸之，俾隶有力者四人，舁一胥掷空中，立毙六人，陈尸于市。上下股栗，苏人革面。

盖武人，钟小吏，而其作用如此。此可以愧口给之文人、矜庄之大吏矣！○王晋溪云：“司衡者，要识拔真才而用之。甲未必优于科，科未必皆优于贡，而甲与科、贡之外，又未必无奇才异能之士。必试之以事，而后可见。如黄福以岁贡，杨士奇以儒士，胡俨以举人，此皆表表名臣也。国初，冯坚以典史而推都御史，王兴宗以直厅而历布政使。唯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所以能尽一世人才之用耳。”

况守时，府治被火焚，文卷悉烬。遗火者，一吏也。火熄，况守出坐砾场上，呼吏痛杖一百，喝使归舍。亟自草奏，一力归罪己躬，更不以累吏也。初吏自知当死，况守叹曰：“此固太守事也，小吏何足当哉！”奏上，罪止罚俸。公之周旋小吏如此，所以威行而无怨。使以今人处此，即自己之罪尚欲推之下人，况肯代人受过乎？公之品，于是不可及矣！

【译文】 黄盖（三国吴人，字公覆，赤壁之役曾建议用火攻而大破曹操）早年时会当过石城长，而石城的属吏是出了名的难以统领管束。黄盖到任后，就设置两处，统领各部门。

黄盖召集所有僚属说：“我的德行浅薄，是由立战功而得官职，所以根本不懂公文及官场应对，今天贼寇尚未铲平，军务繁重，所以一切文书全交付两处处理，并负责督导各部门，纠举僚属失误，若有人敢敷衍欺瞒，虽不致鞭打，但后果自行负责。”

命令宣布后，刚开始各僚属还能尽忠职守，时间久了，有些属吏认为黄盖看不懂公文，就开始怠惰放肆。黄盖略加注意后，发觉两处各有几件不法情事。于是召集所有僚属，举出不法情事，两处长吓得叩头认错。

黄盖说：“我早就有话在先，不打你们但后果自行负责，没想到你们还是敢欺瞒我。”

说完，下令斩首。从此僚属再也不敢为恶行不法事。

况钟字伯律，是南昌人，最初由一名小吏擢升为郎官，最后由于杨士奇、杨溥、杨荣的推荐，当上苏州太守。

宣宗曾赐他玺书，准他可持玺书行事。况钟初到任时，每天带着玺书办公，不问事件对否，一律批示“可行”，所以属吏都认为他无能而瞧不起他，以致诸弊丛生。

当时的通判（官名，掌钱谷狱讼之事）赵忱，更是对他百般嘲弄，但况钟却仍频频点头称是。

况钟到任满一个月后，一天，命左右准备香烛并召来礼官，命全体僚属集合，表示太守有事宣布。行礼完毕后，况钟召来府中书记官，厉声质问一名属吏：某日发生某事，你背着我曾收受贿款若干，可有此事？某日也是如此，对吗？群吏不由既怕又服。

况钟说：“我这个人最没耐性。”

说完，命人剥下贪吏衣服，再命四名力士，将一名贪吏抛举空中，共处死六人，将尸首陈列市集，全州人心大惊，不敢再有不法之事发生。

〔梦龙评〕武将出身的黄盖、小吏出身的况钟，他们的行事作为，足以使只知逞口舌之能的文人羞惭，使身居高位的大员警惕。

王晋溪曾说：“在上位者要能辨识人才而任用，文科未必优于武科，中科举未必优于中贡举，而除科贡取士之外，也未必找不到其他的奇才异能之士。”但是否是人才，一定要经由事实的验证才能得知。如黄福（明朝人，字如锡，号后乐翁，卒谥忠宣）是岁贡举人，杨士奇（明朝人，谥文贞）是大学士，胡俨（明朝人，字若思，号颐庵）是举人，他们都是明朝赫赫有名的大臣。明朝初年冯坚以典史推举为都御史，王兴宗以直隶厅属吏擢升为布政使，他们都是依官职来择取适当的人才，不是依人情来分派官职，所以才能人尽其才。

当况钟任太守时，府衙遭火焚毁，所有文卷付之一炬，纵火者是一名小吏。火势扑灭后，况钟坐在瓦砾堆中，命人痛打那名小吏一百鞭，然后喝令小吏回家去。小吏离去后，况钟就急忙拟表上奏，一力承担火灾的过失，对那名纵火的小吏却只字未提。当初那名小吏料想自己是死定了，况钟曾叹气的说：“这本就是太守该负的责任，一名小吏如何能承担呢？”奏表呈上后，皇帝只下令裁减俸禄。况公对待一名小吏尚且如此，所以虽然行事威严，但从未招致民怨。如果换成现在的人，即使是自己的过失，尚且还想将过失推诿别人，更何况是替人受过呢？况公的人品非普通人能及。

476. 宗 泽

【原文】 金寇犯阙，銮舆南幸。贼退，以宗公汝霖尹开封。初至，而物价腾贵，至有十倍于前者，郡人病之。公谓参佐曰：“此易事，自都人率以饮食为先，当治其所先，缓者不忧于平也。”密使人问米麦之值，且市之；计其值，与前此太平时初无甚增。乃呼庖人取面，令作市肆笼饼大小为之，乃取糯米一斛，令监军使臣如市酤酝酒，各估其值，而笼饼枚六钱，酒每觚七十足。出勘市价，则饼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饼师至，讽之曰：“自我为举子时来京师，今三十年矣，笼饼枚七钱，而今二十，何也？岂麦价高倍乎？”饼师曰：“自都城经乱以来，米麦起落，初无定价，因袭至此。某不能违众独减，使贱市也。”公即出兵厨所作饼示之，且语之曰：“此饼与汝所市重轻一等，而我以目下市直，会计薪面工值之费，枚止六钱，若市八钱，则有二钱之息。今为将出令，止作八钱。敢擅增此价而市者，罪应处斩。且借汝头以行吾令也！”边批：出令足矣，斩之效

曹瞒故智，毋乃太甚。即斩以徇。明日饼价仍旧，亦无敢闭肆者。次日呼官沽任修武至，讯之曰：“今都城糯米价不增，而酒值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对曰：“某等开张承业，欲罢不能。而都城自遭寇以来，外居宗室及权贵亲属私酿甚多，不如是无以输纳官曲之值与工役油烛之费也。”公曰：“我为汝尽禁私酿，汝减值百钱，亦有利入乎？”任叩额曰：“若尔，则饮者俱集，多中取息，足办输役之费。”公熟视久之，曰：“且寄汝头颈上！出率汝曹即换招榜：一觚止作百钱，是不患乎私酝之撙夺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曲酒者，捕至不问多寡，并行处斩！”于是倾糟破觚者不胜其数。数日之间，酒与饼值既并复旧，其他物价不令而次第自减。既不伤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欢呼，称为神明之政。时杜充守北京，号“南宗北杜”云。

借饼师头虽似惨，然禁私酿、平物价，所以令出推行全不费力者，皆在于此，亦所谓权以济难者乎？当冯汝弼《祐山杂记》云：“甲辰凶荒之后，邑人行乞者什之三，逋负者什之九。明年，本府赵通判临县催征，命选竹板重七斤者，长三寸者。邑人大恐。或诳行乞者曰：‘赵公领府库银三千两来赈济，汝何不往？’行乞者更相传播，须臾数百人相率诣赵。赵不容入，则叫号跳跃，一拥而进。逋负者随之，逐隶人，毁刑具，呼声震动。赵惶惧莫知所措。余与上莘辈闻变趋入，赵意稍安，延入后堂。则击门排闥，势益猖獗。问欲何为？行乞者曰：‘求赈济！’逋负者曰：‘求免征！’赵问为首者姓名，余曰：‘勿问也。知其姓名，彼虑后祸，祸反不测，姑顺之耳。’于是出免征牌，及县备豆饼数百以进，未及门辄抢去，行乞者率不得食。抵暮，余辈出，则号呼愈甚，突入后堂矣！赵虑有他变，逾墙宵遁。自是民颇骄纵无忌。又二月，太守郭平川应奎推为首者数人于法，即惕然相戒，莫敢复犯矣。向使赵不严刑，未必致变，郭不正法，何由弭乱？宽严操纵，唯识时务者知之。”

【译文】 宋朝金人进犯京师，圣驾南幸，金人退兵后，宗汝霖（宗泽）奉命任开封府尹。初到开封时，开封物价暴涨，价钱几乎要比以前贵上十倍，百姓叫苦连天。

宗汝霖对诸僚属说：“要平抑物价并非难事，先从日常饮食开始，等民生物资价格平稳后，其他的物价还怕不回跌吗？”

于是暗中派人到市集购买米面，回来估算份量，和以前太平时相差无几，于是召来府中厨役，命他制作市售的各种大小尺寸的糕饼。另外取来一斛（十斗）糯米，然后命人到市集购买一斛糯米所能酿成的酒，结果得到一个结论：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每觚酒是七十钱，但一般市价却是糕饼二十钱，酒二百钱。

宗汝霖首先召来坊间制饼的师傅，质问他说：“从我中举人后入京，到今天已经三十年了，当初每块糕饼七钱，现在却涨到二十钱，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谷价高涨了好几倍？”

糕饼师傅说：“自从京师遭逢战火后，米麦的涨跌并没有一定，但糕饼价却一直高居不下，我也不能扰乱市场，独自降价。”

宗汝霖命人拿出厨役所做的糕饼，对那名师傅说：“这饼和你所卖饼的重量相同，而我以现今成本加上工资重新计算后，每块糕饼的成本是六钱，如果卖八钱，那么就有二钱的利润。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下令，每块糕饼只能卖八钱，敢擅自加价者就判死罪，现在请借我你项上人头，执行我的命令。”

说完下令处斩〔下令即可，斩之效曹操故智，太过分了〕。

第二天，饼价回复旧价，也没有任何一家商户敢罢市。

再隔一天，宗汝霖召来掌官酒买卖的任修武，对他说：“现在京师糯米价格并没有涨，但酒价却涨了三倍，是什么原因呢？”

任修武惶恐的答道：“自从京师遭金人入侵后，皇室及一般民间酿私酒的情形很猖獗，不加价无法缴纳官税及发放工人工资、油水等开支费用。”

宗汝霖说：“如果我为你取缔私酒，而你减价一百钱，是否还有利润呢？”

任修武叩头说：“如果真能取缔私酒，那么民众都会向我买酒，薄利多销，应该足够支付税款及其他杂支开销。”

宗汝霖审视他许久后，说：“你这颗脑袋暂且寄在你脖子上，你赶紧带着你的手下，换贴公告酒价减一百钱，那你所担心的私酒猖獗情形，就不会再危害你了。”

于是酿私酒者纷纷自动捣毁酒器。

第二天，宗威愍贴出告示：“凡敢私自酿酒者，一经查获，不论数量多寡，一律处斩。”

短短几天之内，饼与酒都恢复旧价，而其他的物价也纷纷下跌，既不干扰市场交易，更吸引四地商人云集，百姓不禁推崇为“神明之政”。当时杜充（字公美）守北京，人称“南宗北杜”。

〔梦龙评〕宗汝霖借糕饼师傅人头的做法，虽然看来有些残忍，但日后能禁酿私酒、平稳物价，命令能完全彻底执行，毫不费力，都是因为有事例在先，这也正是所谓的“权以济难”。

当湖人冯汝弼在《祐山杂记》中记载：

甲辰荒年过后，城中十人中就有三人靠乞讨度日，而无力缴税租者更高达九成，府城赵通判到县城催讨租税，城中百姓大为恐慌。有人故意散播谣言说〔此好作乱者利用行乞〕：赵公从府库中领取了三千两纹银，用来赈济县城百姓，我们何不赶快前去济金。乞丐们口耳相传，不一会儿，就有好几百人相继前往赵的住处，赵命人驱赶群众，乞丐们大声叫跳，一拥而上，而欠税者也随之跟进，一时殴打属隶，毁坏公物，喊声震天。赵这才心惊害怕，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与赵上莘听说有暴动就急忙入城，赵这才稍感安心，请我们进入后堂，而聚集的群众却不停的拍击大门，大声吼叫，声势更加猖獗。问他们的目的，乞丐说“要求救济”，欠税者说

“要求免除课税”。赵问他们带头者的姓名，我劝赵不要追问：“知道带领者的姓名，万一带头者顾虑官府日后追究，反而会为自己带来灾祸，现在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要求。”

于是赵命人贴出免课税的告示，并且准备了数百枚豆饼。豆饼才运到门口，就被民众抢取一空，大部份的乞丐仍然分不到食物。快近傍晚时，群众的吼叫声愈来愈大，最后突破防卫闯入后堂，赵怕发生其他暴动，就趁夜挖墙逃逸，自此暴民益发骄纵，难以约束。两个月后，太守郭平川将为首的暴民绳之以法后，其他暴民也就开始自我约束，不敢再任意滋事。当初如果赵不用严刑镇压，或许不致产生暴动，而郭平川不将为首的暴民正法，暴乱就没有收平的一天。如何能切确掌握宽严间的尺度，就只有深识时务者才能体认。

477. 杨守礼

【原文】 嘉靖间，直隶安州值地震大变，州人乘乱抢杀，目无官法。上司闻风畏避，莫知所出。杨少保南涧公^{讳守礼}。家食已二十余年矣，先期出示，晓以朝廷法律。越二日，乱如故。公乃升牛皮帐，用家丁，率地方知事者击斩首乱四人，悬其头于城四门，乱遂定。

李彦和^乐云：“公虽抱雄略，倘死生利害之念一萌于中，则不在其位而欲便宜行事，浩然之气不索然馁乎？此豪杰大作用，难与拘儒道也。”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安州发生大地震，州人趁乱杀人抢夺财物，无视于官府律法的存在，州官害怕暴乱扩散，竟弃职逃逸不知去向。

杨少保南涧公（杨守礼），不居官职已二十多年，出面疏导暴民，并且向暴民解释朝廷律法。过了两天，暴乱仍有增无减。

杨公于是架起牛皮帐，率领家丁，会同地方知事，在城中斩杀为首暴动的四名歹徒，并把他们的脑袋分别悬挂在四个城门上，终于平息了暴乱。

〔李乐评〕杨公虽有雄才伟略，但如果心中存有一丝死生利害的念头，以当时他身无任何官职却行官员之事，那么那股代表正义的浩然之气也就难以显现了。然而像杨公这等英雄豪杰式的做法，很难和固执不知变通的儒生谈论。

478. 苏不韦

【原文】 东汉苏不韦，父谦，尝为司隶校尉，鬲挟私忿论杀。不韦时年十八，载丧归乡，瘞而不葬，仰天叹曰：“伍子胥独何人也！”遂藏母武都山中，^{边批：要紧。}变姓名，尽以家财募剑客，邀鬲于诸陵间，不值。久之，鬲迁大司农。时右校乌廆在寺北垣下，不韦与亲从兄弟潜入廆中，夜则凿地，昼则伏匿，如是则经月，遂达鬲寝室。出其床下，会鬲如厕，杀其妾及小儿，留书而去。^{边批：好汉！}鬲大惊，自是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不韦知其有备，即日夜驰至魏郡，掘其父阜冢，取阜头以祭父，又标之市曰：“李鬲父头。”鬲心痛不敢言，愤恚呕血死。不韦于是行丧，改葬父。

郭林父论曰：“子胥犹见用强吴，凭阖闾之威，而苏子力止匹夫，功隆重千乘，比子胥尤过云。”子犹曰：“李暹私忿不戢，辱及墓骨，妻子为戮，身亦随之，为天下笑，可谓大愚！然能以私忿杀其父，而竟不能以官法治其子，何也？将侠士善藏，始皇之威，犹不行于博浪，况他人乎？顾子房事秘，无可物色，而兹留书标市，显行其意，莫得而谁何之，不独过子胥，且过子房矣！东汉尚节义，或怜其志节而庇护之未可知。要之一夫含痛，不报不休，死生非所急也。不韦真杰士哉！”

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起并中王尸。既葬，肃王即位，使令尹尽诛为乱者，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齐大夫与苏秦争宠，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若起与秦，身死而能以术自报其仇，智更足多矣！

【译文】 东汉人苏不韦的父亲苏谦，曾当过司隶校尉。大司农李暹（性贪狠暴虐）由于跟苏谦有私怨，竟诬告苏谦，使苏谦含冤处斩。

那时苏不韦才十八岁，含泪奉迎父亲的遗体回乡，当他父亲灵柩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仅仅仰天长叹说：“难道天下就只有一位伍子胥（春秋楚人，名员，父兄皆遭平王所杀，子胥投奔吴王，佐阖闾伐楚，破楚都，时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以报父兄仇）吗？”

于是他就把母亲安顿在武都山中〔要紧〕，然后隐姓埋名，散尽家财来招募剑客，等候李暹到诸陵参拜，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下手。

不久李暹调任为大司农，手下一名右校官名乌 就住在衙门北侧，跟苏不韦的拜把兄弟很要好。于是苏不韦等人就潜伏在乌 家中，为避人耳目，他们白天休息，利用夜晚挖掘地道，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打通一条通往李暹寝室的地下道。不巧李暹正好如厕，于是苏不韦只好杀死他的侍妾和儿子，然后留下一封信〔好汉〕。

李暹回房之后大惊失色，但是又找不出凶手，只好在屋舍四周布满荆棘，并在地面铺上木板，一夜之间竟然换了九个地方睡觉。

苏不韦见李暹有所防备，就连夜前往魏郡，挖开李暹父亲的坟墓，砍下李父的头，祭奠自己的父亲，然后在李父头上写“李暹之父”四个大字，挂在城内。李暹看了，痛楚万分，气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竟因激愤当场吐血而死。

这时苏不韦才为父亲补行丧礼，改葬在祖坟。

〔梦龙评〕郭林父曾评论说：“伍子胥利用强吴，凭借吴王阖闾的威猛，费尽千辛万苦才报杀父之仇。而苏不韦仅凭一人之力，事功却凌驾位高权重的大臣之上，可见他的才干超过伍子胥。”

我认为李暹由于挟怨诬告，竟祸延妻子儿女，并且辱及父亲尸骨，到最后自己也被气得吐

血而死，成为天下人的笑柄，真是愚不可及！然而既挟私怨害死苏不韦的父亲，为什么不利用权势置苏不韦于死地呢？我认为这是侠士善于藏蔽自己。就好比以秦始皇的权势仍无法躲过张良博浪沙的一击，又何况其他人呢？然而张良刺杀秦始皇，是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进行，所以始终无法找到凶手，但苏不韦却曾故意留下一封信，更把李暠父亲的头颅悬市示众，可见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公然的，而李暠却对他无可奈何，他的胆识不仅超过伍子胥，而且也还在张良之上。东汉时代特别重节义，是不是有人因激赏苏不韦的志节，而处处设法庇护他就不得而知了。要知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苏不韦置生死于度外，不愧是豪杰孝子。

楚悼王死后，楚国的贵族们就发兵攻打吴起，吴起趴在悼王的遗体上痛哭。追杀吴起的党人，用箭射杀吴起时，也射中悼王的遗体。在悼王的丧期满后，即位的肃王就下令处死所有发兵的贵族，结果竟有七十家贵族满门抄斩。

此外，齐国大夫与苏秦争宠，齐大夫派人暗杀苏秦，苏秦负伤逃逸。齐王一直抓不到凶手，苏秦临死时对齐王说：“我死了以后，请大王处我车裂重刑，并且公开列举我的罪状，就说：‘苏秦在齐阴谋叛乱，因而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如此，必能诱出杀我的凶手。”于是齐王就照苏秦的遗言去做；果然抓到刺杀苏秦的凶手，被齐王处死。

吴起和苏秦，在明知自己必死之前，都能运用智慧为自己报仇，真不愧是足智多谋之士。

479. 张咏 柳仲途

【原文】 张咏少学剑，客长安旅次，闻邻家夜哭。叩其故，此人游宦远郡，尝私用官钱，为仆夫所持，强要其长女为妻。咏明日至其门，阳假仆往探一亲。仆迟迟，强之而去，导马出城，至林麓中，即疏其罪。仆仓惶间，咏以袖椎挥之，坠崖而死。归曰：“盛价已不复来矣！速归汝乡，后当谨于事也！”

柳仲途赴举时，宿驿中，夜闻妇人哭声，乃临淮令之女。令在任贪墨，委一仆主献纳，及代还，为仆所持，逼娶其女。柳访知之，明日谒令，假此仆一日。仆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夜阑，呼仆叱问，即奋匕首杀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饮，云“共食卫肉”。饮散亟行，令追谢，问仆安在？曰：“适共食者是也！”

亦智亦侠，绝似《水浒传》中奇事。张咏未第时，尝游荡阴，县令馈与束帛万钱，咏即负之而归。或谓此去遇夜，坡泽深奥，人烟疏阔，可俟徒伴偕行。咏曰：“秋暮矣，亲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剑去。行三十余里，止一孤店，唯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鸡已鸣，秀才可去矣！”咏不答。即推户，咏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应，即排闥。咏忽退立，其子闪身入。咏 其首毙之。少时，次子又至，如前，复杀之。咏持剑视翁，翁方燎火爬痒，复断其首。老幼数人，并命于室，乃纵火。行二十余里，始晓。后来者相告曰：“前店失火，举家被焚也！”事亦奇，因附之。

【译文】 宋朝人张咏年轻时，曾拜陈希夷（陈搏）为师学习剑术。客居长安时，有天夜里听见隔壁有人号哭，不由心生好奇，叩门问明原因。

原来隔邻的主人是一名奉派异乡任官的官员，因曾私自挪用公款，被手下

仆役发觉，自此一直受恶仆要挟，甚至要强娶他女儿为妻。

张咏了解事情真相后，第二天故意来到官员家拜访，假意要商借一名仆役陪他探访亲戚，几经催促，那恶仆才勉强随张咏上路。

两人骑马出城后，行经一处山崖边，这时张咏一一数落恶仆罪状，趁恶仆震惊分神时，抽出袖中木棍朝恶仆挥去，恶仆当场坠崖而死。

张咏回城后对那官员说：“你因贪污所付的代价已经够了，赶紧辞官回到你的家乡吧！以后做人行事要谨慎小心点！”

柳仲途赴京考举人时，夜宿驿站，一晚听见有妇人啼哭。原来啼哭的女子是临淮令的女儿。临淮令在任内因酷爱前人遗墨，曾命人献墨，因而被手下仆役要挟，现在竟要强娶他女儿。

柳仲途问明原因后，第二天拜谒令长，并故意恳请令长答应商借一名仆役。

一天，仆役来到柳仲途的住所，柳仲途命仆役到市集买来酒菜蔬果。夜晚人静时叫来那名恶仆，大声叱喝他的罪状，说完掷出匕首，将恶仆杀了并且煮成肉汤。

第二天，邀请令长前来饮酒吃菜，等酒宴结束后，令长一再向柳仲途道谢，并询问仆人下落，柳仲途这才说：“刚才我们所吃的，就是那恶仆的肉。”

〔梦龙评〕这两则诛杀恶仆的故事情节，充满智慧侠情，像透了《水浒传》中的故事。

张咏在未中举人前，有次曾游历雁荡山，县令送他一束布帛及一万钱，张咏把布帛钱财背在身上准备返乡。有人劝张咏：天色已暗，再加上路险坡滑，人烟稀少，不如等有伴同行时再上路。张咏说：“已是深秋了，我衣裳单薄，还是立即起程的好。”

于是张咏带着一柄短剑，背上行囊就出发了，走了三十多里路，来到一家小店，店中住着一位老头和他两个儿子。半夜，张咏听到老头的大儿子大叫说：“鸡已在啼了，秀才你可以到阴间去了。”张咏没有答话，先用床挡住左边那扇门，再用手堵住右边门。那大儿子见张咏不答话，就用力推门，这时张咏突然把身子侧向一边，大儿子没站稳摔进屋内，张咏一刀砍下他脑袋。一会儿，老头的小儿子又来了，张咏也如法炮制将他杀了。接着张咏拿着剑走到大厅，只见老头正悠哉的一边升火一边搔痒，于是张咏也一剑杀了老头。张咏连杀三人后，便放火烧了客店，再走了二十多里路，这时天才刚亮。后来路过此地的人曾对张咏说：“前面有家客店失火，一家三口全被烧死。”

这也算是奇事一桩，所以我附记于后。

480. 窦建德

【原文】夏主窦建德微时，有劫盗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户下，连杀三盗。余盗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绳下系取去。”盗投绳而下，建德乃自系，使盗曳出，捉刀跃起，复杀数盗。由是益知名。

以诛盗为戏。

【译文】 夏主窦建德（隋朝人，曾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后被越王侗封为夏王，王世充废侗后，建德称帝国号夏，被李世民所擒杀）年轻时，有一天夜里盗匪闯入他家，窦建德发觉后，就站在窗下，连杀三名盗匪，其他盗匪一见，吓得不敢进屋，只在屋外连声恳求将他们同伴的尸体还给他们。

窦建德说：“你们丢下绳索，好让我绑上尸首。”

盗匪扔下绳索，窦建德却将绳索绑在自己身上，当盗匪用力拉过墙头时，窦建德立即反身跳起，就这样又杀了好几名盗匪，从此盗匪们只要一听见“窦建德”三个字就害怕。

〔梦龙评〕像窦建德这种杀贼的方法，简直把杀盗匪当游戏玩。

481. 陈星卿

【原文】 嘉定、青浦之间有村焉。陈星卿者，年少高才，贫不遇，训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妇，屋数间，田百余亩，有子方在抱。侄欺之，阴献其产于势家子，得蝇头，遁去。势家子择吉往阅新庄，而先期使干仆持告示往逐寡妇。寡妇不知所从来，抱儿泣于门，乡人俱愤愤，而爱莫能助。星卿适过焉，叩得其故，谓邻人曰：“从吾计，保无恙。”邻人许之，令寡妇谨避他处。明日，势家子御游船，门客数辈，箫鼓竞发，从天而下。既登岸，指挥洒扫、悬匾，召谕诸佃，粗毕，往田间布席野饮。星卿率乡之强有力者风雨而至，举枪搥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趋舟，舟既沉矣。边批：快。遥望新庄，所悬匾已碎于街，众汹汹索斗，乃惧而窜。方召主文谋讼之，而县牒已下。边批：又快。盖嘉定新令韩公颇以扶抑为己任，星卿率其邻即日往控，呈词既美，情复惨激，使捕衙往视，则匾及舟在焉。势家子使人居间，终不听，竟置诸干仆及寡妇之侄于法。寡妇鬻其产而他适。星卿遂名重郡邑间。张君山谈，是万历年间事。

郡中得星卿数辈，势家子不复横矣。保小民，亦所以保大家也。虽然，星卿之敢于奋臂者，乘新令扶抑之始，用其旦气耳。星卿亦可谓智矣！

【译文】 嘉定、青浦之间有个小村落，住着一位叫陈星卿的年轻人，他虽是青年才俊，但一直怀才不遇，所以生活贫困，平日靠在村中教人读书习字维生，一般村民也看不出他有异于常人的地方。

村中有位寡妇，名下有几间屋舍及百来亩田地，还有一名在襁褓中的儿子。寡妇有个侄儿不知上进，为了贪图蝇头小利，竟暗中将寡妇房舍田产献给当地有权势的恶霸。恶霸选了个吉日前往接收新产业，事先命手下拿着权状要寡妇搬离，寡妇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只好抱着儿子，站在门外号哭。

乡人知道此事后，都为寡妇感到愤愤不平，却又爱莫能助。

正巧陈星卿经过此地，问明原因，对邻人说：“只要肯听我的话，保证寡妇能保住她原有的产业。”

邻人点头表示愿意。

陈星卿要寡妇先暂时住在外地。第二天，恶霸带着狐群狗党搭乘游船，鼓乐齐奏，仿佛从天而降。上岸后，指挥仆人打扫屋舍，并悬挂匾额，在召集佃农训话完毕后，一群人便到乡间席地野宴。

陈星卿带领一批强壮的村夫，如疾风暴雨般的来到岸边，拿着木桨捣毁船只。船夫在仓皇中飞奔告知主人，等到主人赶到岸边时，船早已沉入水中了〔好快〕。恶霸远望田庄，只见所悬挂的匾额已被人砸烂，又见街上众人气势汹汹的拿着绳索朝他走来，于是害怕的拔脚就跑。正想召来师爷谋求对策时，县府的公文已然下达〔又快〕。

原来，新上任的县令韩公，以伸张正义为己任。陈星卿率领村民在毁船后，立即赶往官府投诉，诉状用辞典雅，情节感人，县令于是命衙役前去查证，见扁额及船只等证物俱在。恶霸虽托人关说，但韩公根本不予理会，终于将一批恶人及寡妇的侄儿正法。

日后，寡妇变卖了产业另迁他地，而陈星卿也从此声名大噪。

〔梦龙评〕郡中如果多几个像陈星卿这种人，那么恶霸也不敢到处横行了。保护百姓就是保护自己，然而，陈星卿能及时把握新上任县令有伸张正义之心，敢放胆惩治恶徒，也真可说是一位智者。

482. 李 福

【原文】 唐李福尚书镇南梁。境内多朝士庄产，子孙侨寓其间，而不肖者相效为非。前牧弗敢禁止，闾巷苦之。福严明有断，命织篋笼若干，召其尤者，诘其家世谱第、在朝姻亲，乃曰：“郎君借如此地望，作如此行止，毋乃辱于存亡乎？今日所惩，贤亲眷闻之必快！”命盛以竹笼，沉于汉江。由是其儆惕息，各务戢敛。

【译文】 唐朝人李福（字能之，僖宗时因抵御王仙芝有功，官太子太傅）任尚书镇守南梁时，境内有许多前朝官员的产业及后裔。州中无赖常争相为这些前朝大官的子弟效命，狐假虎威，横行乡里，前任太守却任其横行不敢禁止，百姓深以为苦。

李福做事一向严明果断，命人编数个竹笼，再召来为恶最多的子弟，盘问他的家世谱系，及现仍在朝做官的亲戚族人。接着说：“你的身世如此显赫，却做出这等败坏门风的事，不怕辱没祖先吗？今天对你的惩罚，你的家人在听到

后，一定也会赞同我。”

于是命人将该子弟装入竹笼，沉在江中。从此其余子弟们各自警惕，收敛行迹。

483. 薛元赏

【原文】 李相石在中书，京兆尹薛元赏尝谒石于私第。故事，百僚将至相府，前驱不复呵。元赏下马，石未之知，方在厅，若与人诉竟者。元赏问焉，曰：“军中军将。”元赏排闥进曰：“相公朝廷大臣，天子所委任，安有军中一将而敢无礼如此！夫纲纪凌夷，犹望相公整顿，岂有出自相公者耶！”即疾趋而去，顾左右：“可便擒来！”时仇士良用事，其辈已有诉之者。宦官连声传士良命曰：“中尉奉屈大尹！”元赏不答，即命杖杀之。士良大怒。元赏乃白衣请见士良，士良出曰：“何为擅杀军中大将？”元赏具言无礼状，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亦大臣也。彼既可无礼于此，此亦可无礼于彼乎？国家之法，中尉宜保守，一旦坏之可惜。某已白衫待罪矣！”士良以其理直，顾左右取酒饮之而罢。

【译文】 唐朝李石任宰相时，当时的京兆尹是薛元赏，他曾拜访过李石的私宅，按照往例：百官将到相府时，前面的仪仗队不可再呼喝开道。薛元赏已经在门口下马，但李石并未察觉有客人到，好像正与人在大厅争吵。

薛元赏问旁人：“与李石争吵的人是谁？”

旁人答道：“是位军中将军。”

薛元赏推开众人，向前对李石说：“相公您身为朝廷大臣，接受天子的任命委托，怎能容许一名军中将军对您如此无礼呢？当今朝廷纲纪败坏，尚希望能借相公之力大加整顿，相公又怎么做出这种败坏礼仪纲纪的事呢？”

说完立即策马离去，并回头命左右把那位将军拿下。

当时，正是仇士良（字匡美，性残暴，曾杀二王一妃四宰相）当权，已有人将此事报告他，仇士良命宦官传令：“中尉请您屈驾光临。”

薛元赏一句话没说，就要人杀了那宦官，仇士良得知大为生气。薛元赏却脱下官服，一身白衣求见仇士良。

仇士良见了薛元赏说：“为什么随意杀一名军中大将？”

薛元赏于是诉说当时那名将军无礼的情形，并且说：“宰相是国家大臣，中尉也是朝廷大臣，宦官既然可对这人无礼，也可对其他人无礼，国家礼法，中尉应当谨守维护，因为纲纪一旦破坏，要想再重建就困难了，薛某话已说完，现在已准备好领罪。”

仇士良听了认为有理，命左右备酒款待，不再追究宦官被杀之事。

484. 罗 点

【原文】 罗点春伯为浙西仓司，摄平江府。忽有雇主讼其逐仆欠钱者，究问已服，而仆黠狡，反欲污其主，乃自陈尝与主馈之姬通。既而访之，非实，于是令仆自供奸状，因判云：“仆既负主钱，又污主婢，事之有无虽不可知，然自供已明，合从奸罪，宜断徒配施行。其婢候主人有词日根究。”闻者莫不快之。

【译文】 宋朝人罗点，字春伯，任官浙西统摄平江府。有一天，有位雇主忽然控告一位因欠钱而被他逐出府的奴仆，罗点问仆人是否认罪。谁知仆人心机深沉，竟污蔑他的主人，供说自己曾与主人的侍妾有奸情。

罗点查证后，发觉仆人所言并非事实。于是命仆人自己供诉罪状，接着宣判说：“身为奴仆不但欠主人钱，又恶言污蔑主人侍妾，事情是否属实，虽不可知，但仆人已自承罪状，所以已明显犯下从奸罪，罪应发配流放。至于那名侍妾，若日后主人追究控告时再判刑。”

当时的人一听说这恶仆的下场，没有人不大叫痛快。

十二、当机立断

【原文】 智生识，识生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集“识断”。

【译文】 能对事物有更深入的观察与了解，才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但是在应该当机立断时，千万不能因为观察、了解而延迟、拖宕。

485. 齐桓公

【原文】 宁戚，卫人，饭牛车下，扣角而歌。齐桓公异之，将任以政。群臣曰：“卫去齐不远，可使人问之，果贤，用未晚也。”公曰：“问之，患其有小过，以小弃大，此世所以失天下士也！”乃举火而爵之上卿。

韩、范已知张、李二生有用之才，其不敢用者，直是无胆耳。孔明深知魏延之才，而又知其才之必不为人下，故未免虑之太深，防之太过，持之太严，宁使有余才，而不欲尽其用，其不听子午谷之计者，胆为识掩也。呜呼，胆盖难言之矣！魏以夏侯懋镇长安。丞相亮伐魏，魏延献策曰：“懋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弃城走，比东方相合，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亦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亮以为危计，不用。

任登为中牟令，荐士于襄主曰瞻胥已，襄主以为中大夫。相室谏曰：“君其耳而未之目也？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襄子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此亦齐桓之智也。

【译文】 宁戚是卫国人，每当他喂食拴在车下的牛时，总是一边敲打着牛角一边唱歌。

有一天，齐桓公正巧由他身边经过，觉得他不同于别人，准备任用他，但大臣们却劝阻说：“卫国离齐国并不远，不如先派人打听他的为人，如果他确实贤能，再任用也不迟。”

可是，齐桓公说：“何必多此一举呢？因为调查的结果可能会发现他有小缺点。人做事常会因小弃大，这就是为什么天下智士常不得君王重用的原因。”

于是，齐桓公拜宁戚为上卿。

〔梦龙评〕明朝的韩范（字思兼）虽然知道张、李二人是可重用的人才，却不敢用，原因是由于胆小。三国时的诸葛亮虽深知魏延（字文长，曾屡建战功，封征西大将军）的才干，同时也知道以魏延之才不会居人之下，因此顾虑太深，防犯太多，戒备太严，宁可只借重魏延的余才，却不敢让他完全发挥。当初孔明不肯采纳魏延所提子午谷的计策，就是由于孔明的胆气被识虑所蒙蔽，唉！看来“胆”这个字，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魏派夏侯懋镇守长安，蜀相孔明企图发兵征魏，当时魏延曾献计：“夏侯懋懦弱无能，如果丞相能拨给我精兵五千，我可立刻从褒中绕秦岭东进，然后再从子午谷北行，不用十天，就可攻取长安，夏侯懋见我来攻，定会弃城而逃，这时即使魏国派驻守东方的军队前来救援，他们也必须行军二十天才能到达。如果丞相从斜谷出兵，更可一举收取咸阳以西之地。”但当时诸葛亮认为此计过于危险，并没有采纳。）

当王登出任中牟令时，他曾向襄王推荐一个人，并说这个人叫“胆胥己”，襄王任命这人为中大夫，一旁的王后却劝阻说：“大王只是听别人说这人有才干，自己却没有亲眼看见，怎能轻易相信而草率任用呢？”襄王说：“我之所以任用他，既是根据耳闻，也是根据眼见。因为王登推荐他，就是根据耳闻和眼见。假使一切事情都要靠我亲眼目睹，那事情永远没有做成的时候。”

襄王和齐桓公具有同样的智慧。

486. 卫嗣君

【原文】 卫有胥靡亡之魏，嗣君以五十金买之，不得；乃以左氏^{地名}易之。左右曰：“以一都买一胥靡，可乎？”嗣君曰：“治无小，乱无大。法不立，诛不必，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诛必，虽失十左氏，无害也。”

【译文】 卫国有一个被判刑的犯人，逃亡到魏国。

卫嗣君悬赏五十金，要求魏国代为逮捕这名人犯。可是魏王不要五十金，只肯用卫国的左氏（地名）来交换。

侍臣问卫嗣君：“用左氏来交换一名人犯，代价算不算太大？”

卫嗣君回答说：“律法中没有小这个字，而任何乱事都是大事。如果法不能守，律令不能执行，即使有十个左氏也没有用，律令能执行，虽用十个左氏来换也值得。”

487. 高 洋

【原文】 高洋内明而外晦，众莫知也。独欢异之，曰：“此儿识虑过吾！”时欢欲观诸子意识，使各治乱丝，洋独持刀斩之，曰：“乱者必斩！”

【译文】 高洋（即北齐文宣帝，高欢次子，字子进）没有即帝位前，在一般大臣的眼中，并不是一个有特别才干的人，其实高洋却是深藏不露，只有高欢（字贺六浑，其子高洋篡位，追尊为神武帝）看出高洋与其他诸儿不同，曾说：“此儿的智慧思虑更在我之上。”

有一次，高欢为测试儿子们对事物的应变能力，就交给每个儿子一把乱丝，要他们整理，当其他儿子正低头整理乱丝时，只有高洋拿起刀斩断乱丝，说：“为乱者，只有斩。”

488. 周瑜 寇准 陈康伯

【原文】 曹操既得荆州，顺流东下，遗孙权书，言“治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于吴”。张昭等曰：“长江之险，已与敌共，且众寡不敌，不如迎之。”鲁肃独不然，劝权召周瑜于鄱阳。瑜至，谓权曰：“操托名汉相，实汉贼也。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藁草；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险，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瑜请得精兵五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曰：“孤与老贼誓不两立！”因拔刀砍案曰：“诸将敢复言迎操者，与此案同！”竟败操兵于赤壁。

契丹寇澶州，边书告急，一夕五至，中外震骇。寇准不发，饮笑自如。真宗闻之，召准问计。准曰：“陛下欲了此，不过五日。边批：大言。愿驾幸澶州。”帝难之，欲还内。准请毋还而行，乃召群臣议之。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准曰：“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奈何弃庙社远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乃决策幸澶州。准曰：“陛下若入宫，臣不得到，又不得见，则大事去矣！请毋还内。”驾遂发。六军、有司追而及之。临河未渡，是夕内人相泣。上遣人问准，方饮酒鼾睡。明日又有言金陵之谋者，上意动，准固请渡河，议数日不决。准出见高烈武王琼，谓之曰：“子为上将，视国危不一言耶？”琼谢之。乃复入，请召问从官，至皆默然。上欲南下，准曰：“是弃中原也！”又欲断桥因河而守，准曰：“是弃河北也！”上摇首曰：“儒者不知兵！”准因请召诸将，琼至，曰：“蜀

远，钦若之议是也。上与后宫御楼船，浮汴而下，数日可至。”众皆以为然，准大惊，色脱。琼又徐进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
边批：此举全得高公力，上所信者，武臣也。今陛下去都城一步，则城中别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将归事其主，谁肯送陛下者？金陵亦不可到也！”准又喜过望，曰：“琼知此，何不为上驾？”琼乃大呼“逍遥子”，准掖上以升，遂渡河，幸澶渊之北门。远近望见黄盖，诸军皆踊跃呼万岁，声闻数十里。契丹气夺，来薄城，射杀其帅顺国王挹览。敌惧，遂请和。

按：是役，准先奏请：乘契丹兵未逼镇、定，先起定州军马三万南来镇州，又令河东兵出土门路会合，渐至邢、洺，使大名有恃，然后圣驾顺动。又遣将向东旁城寨牵拽，又募强壮入虏界，扰其乡村，俾虏有内顾之忧。又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瘞藏。寇至勿战，故虏虽深入而无得。方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补失，未战而困。若无许多经略，则渡河真孤注矣。

金主亮南侵，王权师溃昭关，帝命杨存中就陈康伯议，欲航海避敌。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闻之，已自宽。明日康伯入奏曰：“闻有劝陛下幸海趋闽者，审尔，大事去矣！盍静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诏曰：“如敌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诏而后奏曰：“百官散，主势孤矣！”帝意始坚，康伯乃劝帝亲征。

迟魏之帝者，一周瑜也；保宋之帝者，一寇准也；延宋之帝者，一陈康伯也。

【译文】曹操取得荆州后，就兴起顺流而下、攻取东吴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孙权，大意是自己将率领八十万水兵，约孙权在吴交战。

当时以张昭为首的文臣，已被曹操八十万大军的声势吓得魂不守舍，张昭说：“我们所凭借的只有长江天险，在曹操取得荆州后，长江天险已经成为敌我双方所共有，再说敌众我寡，双方兵力悬殊，我个人以为如今之计不如迎接曹公到来。”

坐在一旁的鲁肃，却不认为归顺曹操是上策，于是向孙权建议，不如立即派人召回在鄱阳的周瑜商议大计。

周瑜赶回后，激动的对孙权说道：

“曹操虽名为汉朝丞相，其实却是汉朝的奸贼。主公据有江东，地域宽阔，兵精将广，应当为汉室除去奸贼。再说曹操现正自掘死路，我们哪有归顺他的道理？请主公听我详说平曹的计划。现在北方并未完全平定，关西的马超（字孟起，是汉末将军）和韩遂（后汉金城人，后为曹操所杀）是曹操的后患；如今曹操竟舍弃善战的骑兵，而想与长于水战的吴兵决战，岂不是自取败亡？再加上现在正值隆冬季节，马草军粮的补给都不方便；而曹军远来南方，水土不服定会生病，这些都是曹操用兵的不利情况。所以主公想要活捉曹操，现在正是千载良机。请求主公给我精兵五万人，我保证击败曹操！”

孙权听了周瑜这番话后，说道：“我与曹操这老贼势不两立！”

说完抽出宝刀，一刀砍断案桌道：“诸位再有敢说归顺曹操的，就会和这案桌同样下场！”

后来果然大败曹操于赤壁。

宋真宗时，契丹人出兵攻打澶州，一时边情紧急，一夜之间竟连发五道紧急文书，消息传到京师，朝野震惊。当时宰相寇准（字平仲，官同平章事，封莱国公，卒谥忠愍）却不慌不忙，仿佛平常般谈笑饮酒。

真宗接获军情紧急的报告，就召来寇准，与他商议大计。

寇准说：“想要解除这种危急的状况，只要五天的时间就够了〔大话〕，臣恳请附下幸驾澶州。”

真宗听了颇感为难，想直接返回京师，寇准却再三恳请。真宗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群臣商议。临江人王钦若建议真宗避难金陵，闽州人陈尧叟则建议前往成都。

寇准奏道：“陛下英明睿智，才使得群臣齐心效命，如果陛下能御驾亲征，敌军必会闻风丧胆，为什么要舍弃宗庙，逃往他地呢？陛下无论幸临金陵或成都，一则路途太过遥远，二则将导致人心溃散，给予敌兵可乘之机，那又如何指望能保住大宋江山呢？”

真宗听了这些话，才下定决心前往澶州。

寇准说：“请陛下即刻启程，不要再转回宫内，陛下若入宫，臣进出不便，恐误了大事。”于是真宗下令立即启驾。

这时有大臣欲加阻拦，所以临河未渡。这晚，嫔妃个个哭成一团，真宗又派人询问寇准意见，不料寇准因喝醉了，竟鼾睡不醒。第二天，又有大臣向真宗建议迁都金陵，真宗有些心动，所以虽然寇准一再恳求真宗渡江，但一连几天真宗仍下不了决心。

一天，寇准碰到烈武王高琼，对他说：“你身为大将军，见国家的情势已到如此危急的地步，难道不会向皇上说句话吗？”

高琼向寇准谢罪，于是寇准又再入宫，建议真宗不妨问问其他官员的意思，没想到在朝的官员竟然个个哑口无言。

这时真宗表示希望南下，寇准说：“这种做法简直是舍弃中原。”

真宗又想毁坏桥梁，凭借江河天险来防守。

寇准说：“这样河北一地就拱手送敌了。”

真宗不由得摇头说：“你是读书人，不懂得用兵之道。”

于是寇准建议真宗询问各将军的意见。

高琼却说：“我赞同王钦若的看法，蜀地远，但陛下若乘坐宫廷楼船，顺着汴江而下，几天的行程，就可抵达成都。”

在场的大臣纷纷表示赞同，寇准不由大吃一惊。只见高琼不慌不忙的接着又说：

“臣直言也是死，不说也是死，与其到事情发生时丧命，不如今日直言而死。今天只要陛下离开京师一步，那么整个天下就要改朝换代了。士兵们都是北方人，家小都在京师附近，若京师不保，他们都会回乡保护妻小，到时有谁肯护送陛下？即使近如金陵，陛下也到不了。”

寇准听高琼如此说，顿时又面露喜色，说：“你能明白这道理，为什么不自请为皇上跟前的御前将军呢？”

高琼大喊一声，要轿夫起轿；寇准立刻将真宗请入轿中，全军于是顺利渡河。

真宗抵达澶州北门时，远近的士兵们看见皇帝的车驾，不由欢声雷动，高呼万岁，数十里外都听得到阵阵的欢呼声。

契丹人见宋真宗御驾亲征，气势大减，等攻城时，元帅顺国王挾览又遭宋兵射杀，更是胆颤心寒，于是向宋请和。

〔梦龙评〕这场战役，寇准事先曾奏请真宗在契丹兵马尚未调派妥当前，先征调定州三万兵马南下镇守，又命河东兵由王门路前来会合，一切部署完毕才劝请真宗亲征。同时寇准也曾招募强壮的丁兵混入契丹境内，骚扰契丹村庄，使契丹有内忧的困扰。另外寇准也发文各州县，要他们各自加强守御，各乡村民组织自卫民团，金币财物随身携带，至于无法运走的米粮要妥善深藏，契丹兵至，千万不可与他们交手，如此一来，契丹人虽是深入内地却毫无所获，往往只攻下一座空城，得不偿失；在未与宋兵交战前已是军需窘困，所以澶州之役宋军获胜并非侥幸，若事先没有这许多部署，那么真宗的渡河亲征，可就真的是孤注一掷了！

宋朝时金主完颜亮南侵，王权师败于昭关，高宗命杨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一生经历大小二百多次战役，高宗曾比之为郭子仪，卒谥武恭）到陈康伯（字长卿，孝宗时封鲁国公，享孝宗庙庭，谥文恭）家中共商渡海避敌的大计。陈康伯见了杨存中，立即请他入屋，两人便喝起酒来。高宗听说两人还有心情喝酒，不觉宽心不少。

第二天，陈康伯入宫奏道：“臣听说有人劝陛下渡海往福建，这事千万要审慎，敌兵大势已去，请陛下静心等待。”

一天，高宗突然颁下手谕：“如果无法击退金兵，文武百官可各自避难他去。”

陈康伯一见，立刻将诏书焚毁，然后后奏说：“百官一旦离散，陛下的势力将更形孤单，到时大宋江山也完了。”

高宗上听了才又重振信心，于是陈康伯趁机力劝高宗亲征。

〔梦龙评〕周瑜拖延了曹魏称帝的野心；寇准保住了真宗皇帝的宝位；而陈康伯却是延续了宋代江山。

489. 王 素

【原文】 初，原州蒋偕建议筑大虫巉堡，宣抚使王素听之。役未具，敌伺间要击，不得成。偕惧，来归死。王素曰：“若罪偕，乃是堕敌计。”责偕使毕力自效。总管狄青曰：“偕往益败，不可遣！”素曰：“偕败，则总管行；总管败，素即行矣！”青不敢复言，偕卒城而还。

【译文】 宋朝时原州的蒋偕（字齐贤）曾建议修筑大虫堡，当时的宣抚使王素（字仲仪，卒谥懿敏）同意蒋偕的提议。然而城堡尚未筑好，敌兵就已趁隙来攻，因此筑堡的工程只有暂时停止。蒋偕因遭敌军攻击，非常害怕，于是弃堡回来向王素请罪。

王素说：“如果将你治罪，那就正中敌计。”

于是，只督责蒋偕一定要尽全力将筑堡的工程完成。

总管狄青（字汉臣，卒谥武襄）说：“再派蒋偕只会失败，千万不可。”

王素说：“如果失败，就派总管前去完成任务，总管再失败，我王素就继总管之后前去完成任务。”

狄青听了，不敢再多话。蒋偕终于完成筑堡工程，安然而回。

490. 种世衡

【原文】 种世衡既城宽州，苦无泉，凿地百五十尺，见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邪？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偿尔一金！”复致力，过石数重，泉果沛然。朝廷因署为清涧城。

【译文】 宋朝的种世衡（字仲平）决定要在宽州筑一座城，但深为找不到水源而烦恼，凿地深达一百五十尺仍只见石块，工人们个个摇头拱手说：“这地方不可能掘出泉水来。”

种世衡说：“越过这层石块，如果再挖不到泉水，你每挖一畚箕泥沙，我赔你一锭金。”

工人们一听，不觉精神抖擞，奋力挖掘，果然越过石层不多深处，泉水源源涌出，朝廷因此将这座城命名为“清涧城”。

491. 韩 浩

【原文】 夏侯惇守濮阳，吕布遣将伪降，径劫质惇，责取货宝。诸将皆束

手，韩浩独勒兵屯营门外，敕诸将案甲毋动。诸营定，遂入诣惇所，叱劫质者曰：“若等凶顽，敢劫我大将军，乃复望生耶！吾受命讨贼，宁能以一将军故纵若！”因涕泣谓惇曰：“当奈国法何！”促召兵击劫质者，劫质者惶遽，叩头乞贷物，浩竟摔出斩之，惇得免。曹公闻而善之，因著令：自今若有劫质者，必并击，勿顾质。由是劫质者遂绝。

【译文】 三国时代，魏人夏侯惇出任濮阳太守时，吕布派使伪称投降，趁机劫持夏侯惇为人质，然后向魏要求大批的珠宝和黄金以交换人质。

当时诸将个个束手无策，只有韩浩（三国魏人，字元嗣）一人率兵驻守营门外，命令诸将全副武装在一旁待命，部署完毕后，请求只身进入拘禁人质的营房。

他对绑架人质的贼兵怒斥道：“你们这些顽劣的凶徒，胆敢劫持大将军，你们还想活命吗？现在我奉命讨贼，又岂能为了保全大将军的命而答应你们的要求？”

接着又哭着对夏侯惇说：“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我也是逼不得已。”

说完，韩浩下令营外的军队攻击劫持人质的贼兵，贼兵在惊慌中却仍不忘索讨财物。韩浩下令将他们一个个拖出斩首。夏侯惇终于保全一命。

事后曹操称赞韩浩处理得当，下令：尔后若再有绑架人质的事件发生，根本不必顾虑人质的安危。所以日后再也没有发生绑架人质的事件。

492. 寇 恂

【原文】 高峻久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玺书往降之。恂至，峻第遣军师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请诛之。诸将皆谏，恂不听，遂斩之。遣其副归，告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即降，不则固守！”峻恐，即日开城门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边批：千金不可购，今自送死，奈何失之。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

唐僖宗幸蜀，惧南蛮为梗，许以婚姻。蛮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来朝行在，且迎公主。高太尉駢自淮南飞章云：“南蛮心膂，唯此数人，请止而鸩之。”迄僖宗还京，南方无虞。此亦寇恂之余智也。

【译文】 东汉光武帝时，因高峻久久不向武帝称臣，于是派寇恂（字子翼，随光武帝屡建战功，封雍奴侯，卒谥威）奉诏命前往招降。

寇恂来到高峻的驻地，高峻派军师皇甫文出面拜见寇恂，皇甫文言辞谦逊，但意态坚决。寇恂大为生气，命人处斩皇甫文，诸将纷纷劝阻，寇恂没有理会，

于是皇甫文遭到砍头的命运。

事后，寇恂派高峻的副将回去禀告，说：“由于军师态度无礼，已遭处斩，阁下若有归顺之意，请立即投降，否则就请准备一战。”

高峻一听不由心慌，立即大开城门请降。

这时诸将纷纷向寇恂道贺，并且问道：“为什么杀了高峻的使者后，高峻反而请降呢？”

寇恂说：“皇甫文是高峻的心腹大臣，一切的行事都出自皇甫文的策划〔今他自送死，奈何失之〕，日前皇甫文来时，言辞虽婉转，但丝毫没有归顺之心，所以如果不杀皇甫文，那么皇甫文的狡计就能得逞，杀了皇甫文，那高峻少了胆，就只有投降了。”

〔梦龙评〕唐僖宗临幸蜀地时，恐蛮人伺机骚扰，答应两族联姻。蛮酋命宰相赵隆眉、杨奇鲲、段义宗前来拜谒僖宗，并且迎聘公主。太尉高骈得知僖宗许婚之事，立即自淮南紧急传书，说：“蛮酋心腹就只有这几人，只要制服这三个人，无须再忧虑会遭南蛮侵扰。”果然在杀了这三个人后，直到僖宗回京，南方一直平安无事。高骈和寇恂一样有智慧。

493. 刘玺 唐侃

【原文】 嘉靖中，戚畹郭勋怙宠，率遣人市南物，逼胁漕总，领俵各船，分载入都以牟利。运事困急，多缘此故。都督刘公玺时为漕总，乃预置一棺于舟中，右手持刀，左手招权奸狠干，言：“若能死，犯吾舟。吾杀汝，即自杀卧棺中，以明若辈之害吾军也！吾不能纳若货以困吾军！”诸干惧而退，然终亦不能害公。

权奸营私，漕事坏矣。不如此发恶一番，弊何时已也！从前依阿酿弊者，只是漕总怕众狠干耳。从狠干怎敢与漕总为难、决生死哉！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苦，号“刘穷”，又号“刘青菜”。御史穆相荐剡中曾及此语。及推总漕，上识其名，喜曰：“是前穷鬼耶？”亟可其奏。则权奸之终不能害公也，公素有以服之也。公晚年禄入浸厚，自奉稍丰。有觊代其职者，嗾言官劾罢之，疏云：“昔为青菜刘，今为黄金玺。”人称其冤。因记陈尚书奉初为给谏，直论时政得失，不弹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也！”因于刘国信三叹。

章圣梓宫葬承天，道山东德州。上官褒民间财甚巨以给行，犹恐不称。武定知州唐侃 丹徒人，奋然曰：“以半往足矣！”至则舁一空棺旁舍中。诸内臣牌卒奴叱诸大吏，鞭撻州县官，宣言“供帐不办者死”，欲以恐吓钱。同事者至逃去，侃独留。及事急，乃谓曰：“吾与若诣所受钱。”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办死来矣，钱不可得也！”于是群小愕然相视，莫能难。及事办，诸逃者皆被罢，而侃独受旌。

人到是非紧要处，辄依阿徇人，只为恋恋一官故。若刘、唐二公，死且不避，何有一官！母论所持者正，即其气已吞群小而有余矣。藺之滹池，樊之鸿门，皆是以气胜之。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戚畹、郭勋等人仗恃受宠，常率领属下大肆搜购南方珍玩，然后胁迫漕运官分派船只载运入京，好获取暴利。当时水道运输不顺，多半都是因为这缘故。

都督刘玺（字国信）任漕运总官，为根除弊端，事先在船中准备一副棺木，然后右手拿刀，左手指着奸臣说：“若各位想胁迫我的船为你们载货，除非是我死，如果我为护船而不得不杀各位，事后我也会躺在棺木中自尽，让世人明白你们如何败坏纲纪，我不能为接运你们的船货而破坏法纪。”

贪官听了，为免生事，只好悻悻然离去，自始至终，不能伤害刘玺。

〔梦龙评〕奸人恃权谋取私利因而败坏漕运，刘玺若不说一番狠话，流弊要到何时才能消弭呢？以前漕运官曲意阿附，终至酿成弊端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这般凶狠的贪官有所顾忌，但是贪官再凶残，又怎敢与漕运总官为难而一决生死呢？

按：刘玺字国信，居官清廉，生活困苦，人称“刘穷”，又称“刘青菜”。当时御史曾向皇帝推荐他为总漕，皇帝竟记得他的名字，说：“就是那个穷鬼吗？”立刻批准他的官职。奸臣始终不能加害刘公，也是因为他有制服奸臣的能力。

刘公晚年俸禄优厚，因此生活宽裕，有人覬覦他的职位，便唆使谏官弹劾他，上疏说：“昔日为青菜刘，现今人称黄金玺。”因此有许多人为刘玺抱屈。陈尚书最初任命为谏官时，只议论政务得失，不弹劾官员。他说：“我父亲曾告诫我不要做刑官，以免冤枉好人，若是当谏官，那会害人更多，所以我不敢随便弹劾他人。”在此我为刘玺不幸的遭遇长叹三声。

章圣皇帝的灵柩，要在承天安葬，沿途要经过山东德州，官员们为了壮大场面，大肆搜刮民财，然仍嫌不足。

武定知府唐侃（字廷直）激愤的说：“以现在所征收的一半财力，就足够有盛大的场面了。”于是抬了一副棺木放在屋旁。

当时宫廷宦官嫌诸官办事不力，不但对官员大声叱责，甚至鞭打州府县令，扬言如果再有怠惰情事，一律处死，想借此恐吓州官敛取更多民财。有些府吏受不了宦官的威逼，竟弃职逃逸，只有唐侃留下。

等宦官逼急了，唐侃说：“我带你去看我所募集的钱。”

于是带宦官来到屋外的棺木旁，指着棺木说：“我已尽力，你杀了我吧，钱，我没有。”

宦官们一听，不由一楞，也不敢再为难他。事后，凡是弃职逃逸的官员都遭免职，只有唐侃受到朝廷表扬。

〔梦龙评〕人到紧要关头，如果还阿谀奉承，多半是因贪恋官职，像刘玺、唐侃二公连死都不怕，又哪会把官职放在心上呢？不要说二公所持的理由充足，光是那股气势，就足以震慑那群小人了。滹池之会中的藺相如，鸿门宴中的樊哙，都是以气势取胜。

494. 段秀实 孔镛

【原文】 段秀实以白孝德荐为泾州刺史。时郭子仪为副元帅，居蒲。子晞以检校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屯邠州。邠之恶少窜名伍中，白昼横行市上，有不嫌，辄击伤人，甚之撞害孕妇。孝德不敢言。秀实自州至府白状，因自请为都虞侯。孝德即檄署府军。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杀酒翁，坏酿器。秀实列卒取之，断首置槊上，植市门外。一营大噪，尽甲。秀实解去佩刀，选老嫠一人控马，径造晞门。甲者尽出。秀实笑而入，曰：“杀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眙。俄而晞出，秀实责之曰：“副元帅功塞天地，今尚书恣卒为暴，使乱天子边，欲谁归罪乎？罪且及副元帅矣！今邠恶子弟窜名籍中，杀害人藉藉如是。人皆曰‘尚书以副元帅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晞乃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解甲。秀实曰：“吾未晡食，为我设具。”食已，又曰：“吾疾作，愿一宿门下。”遂卧军中。晞大骇，戒候卒击柝卫之。明日，晞与俱至孝德所陈谢，邠赖以安。

孝宗时，以孔镛为田州知府。莅任才三日，郡兵尽已调发，而峒獠仓卒犯城。众议闭门守，镛曰：“孤城空虚，能支几日？只应谕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众皆难之，谓“孔太守书生迂谈也”。镛曰：“然则束手受毙耶？”众曰：“即尔，谁当往？”镛曰：“此吾城，吾当独行。”众犹谏阻。镛即命骑，令开门去。众请以士兵从，镛却之。贼望见门后，以为出战，视之，一官人乘马出，二夫控络而已，门随闭。贼遮马问故，镛曰：“我新太守也。尔导我至寨，有所言。”贼叵测，姑导以行。远入林菁间，顾从夫，已逸其一，既达贼地，一亦逝矣。贼控马入山林，夹路人裸加于树者累累，呼镛求救。镛问人，乃庠生赴郡，为贼邀去，不从，贼将杀之。镛不顾，径入洞。贼露刃出迎。镛下马，立其庐中，顾贼曰：“我乃尔父母官，可以坐来，尔等来参见！”贼取榻置中，镛坐，呼众前。众不觉相顾而进。渠酋问镛为谁，曰：“孔太守也。”贼曰：“岂圣人子孙邪？”镛曰：“然。”贼皆罗拜。镛曰：“我固知若贼本良民，迫于馁，聚此苟图救死。前官不谅，动以兵加，欲剿绝汝。我今奉朝命作汝父母官，视汝犹子孙，何忍杀害？若信能从我，当宥汝罪。可送我还府，我以谷帛赉汝，勿复出掠。若不从，可杀我，后有官军来问罪，汝当之矣！”众错愕曰：“诚如公言，公诚能相恤，请终公任，不复扰犯！”镛曰：“我一语已定，何必多疑！”众复拜。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日暮，镛曰：“吾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贼设床褥，镛徐寝。明日复进食，镛曰：“吾今归矣，尔等能从往取粟帛乎？”贼曰：“然。”控马送出林间，贼数十骑从。镛顾

曰：“此秀才好人。汝既效顺，可释之，与我同返。”贼即解缚，还其巾裾，诸生竞奔去。镞薄暮及城。城中吏登城见之，惊曰：“必太守畏而从贼，导之陷城耳！”争问故，镞言：“第开门，我有处分！”众益疑拒。镞笑语贼：“尔且止，吾当自入，出犒汝。”贼少却。镞入，复闭门。镞命取谷帛从城上投与之。贼谢而去，终不复出。

晞奉汾阳家教，到底自惜功名。段公行法时，已料之审矣。孔太守虽借祖荫，然语言步骤，全不犯凶锋。故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

【译文】 唐朝人段秀实（字成公，谥忠烈）因白孝德（安西人，曾大败吐蕃于赤沙峰，封昌化郡王，历太子少傅）的推荐，当上了泾州刺史。

当时郭子仪（华川人，平安史之乱功第一，德宗时赐号尚父，身系天下安危二十年，与李光弼齐名，世称郭汾阳，谥忠武）为副元帅，驻守蒲州，儿子郭晞（郭子仪三子，善骑射，曾屡建战功）以检校尚书兼行营节度使，屯兵邠州。邠州恶少打着郭晞部署的名号，白天横行街市，称有不顺心，动辄出手伤人，甚至故意冲撞孕妇，白孝德虽深知恶卒暴行，但顾忌郭晞的身份，敢怒不敢言。

段秀实由州陈状至府军，自己请调为都虞侯，白孝德立即发文至府军要求惩办恶卒。正巧郭晞手下十七人到街市买酒，借故滋事，杀了卖酒的老头，还砸坏店中酿酒的器皿。段秀实得知，命闹事的士卒排成一列，当场砍下他们的脑袋，悬在长矛上，竖立在市门外。

消息传到郭晞的营地，全营士兵群情激动，立即全副武装，准备向段秀实讨个公道。段秀实在将那群闹事的士兵正法后，也深知会引起郭晞营中强烈的不满，于是先解下身上佩刀，再选一名跛脚老人为他驾车，来到郭晞营地。全营的士兵听说段秀实到，全都武装而出。

段秀实一面走入营地，一面笑着说：“杀一名老兵，何必要如此费周章的全副武装呢？我不是戴着我的脑袋来了吗？”

士兵们听他这么说，不禁睁大了眼睛看着他。

不久，郭晞出来了，段秀实责备他说：“副元帅功盖天地，而今尚书却骄纵士兵横行暴虐，一旦发生暴乱，这罪该由谁为承当呢？说不定还会连累到副元帅。今天邠州的恶少混名在你的部属中，借你名号草菅人命，人们都批评说你这尚书，仗着父亲是副元帅，所以才不严格约束手下，那么郭氏一生的功名，还能为世人称颂多久呢？”

郭晞听了，说：“多谢教诲。”

说完立即命士兵放下武器。

段秀实开口说：“我还没有吃饭，你为我准备一些吃的东西。”

等吃完饭后，又开口说：“我的宿疾又发作了，今晚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说完，就睡在营中，郭晞大感吃惊，告诫士兵严加巡行，保卫段秀实。

第二天一早，郭晞与段秀实两人一同来到白孝德的公署，向他拜谢，从此邠州安宁无事。

明孝宗时，孔镛（字昭文）为田州知府，到任才三天，郡中的守备兵士全部调往他地，而这时侗獠人又乘隙攻城。

众人提议闭城固守，孔镛说：“我们兵力薄弱，势力孤单，能支持多久呢？如今只有对贼人晓谕朝廷的恩德，或许能感化贼人，解除危机。”

众人觉得这想法太天真了，认为孔太守所说完全是书生迂腐的论调。

孔镛说：“难不成我们该束手投降，让贼人杀了我们？”

众人说：“即使采纳太守的建议，那么该派谁去向贼人宣示恩德呢？”

孔镛说：“这是我的城，当然该我去。”

众人纷纷劝阻，然而孔镛却下令准备车驾，决定只身前往。临行前，众人请求孔镛带卫兵随行，孔镛一概拒绝。贼人见城门打开，以为城中士兵准备出城迎战，再仔细一看，只见一位官员乘坐马车出城，车上只有两名控马的马夫随行，他们出城后，城门又随即关闭。

贼人拦下车驾盘问，孔镛说：“我是新上任的太守，你带路引我去你们营寨，我有话要对你们首领说。”

那名贼人心机深沉，故意带着孔镛在树林中绕路，孔镛回头看看马夫，已跑了一名，等到达贼营时，另一名马夫也不见了。贼人带孔镛在树林绕路时，见途中有一男子被绑在树上，身上伤痕累累，向孔镛求救。

孔镛问贼人，原来那男子是赴郡参加考试的书生，被贼人劫持，因为不答应贼人的要求，所以贼人准备要杀他。孔镛没有再说话，就直接进入贼人营寨，贼人带着兵器出寨迎接。

孔镛下马，站在屋内对贼人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等我坐下后，你们可以向我参拜。”

贼人取来坐榻，放在屋子中间，孔镛坐定后要众贼上前，众贼相互对望后不觉走向前。

贼首问孔镛的身份，孔镛说：“我是孔太守。”

贼首问：“你可是孔圣人的后辈子孙。”

孔镛说：“正是。”

于是群贼行礼叩拜。

孔镛说：“我一直深信你们本性善良，只因生活困苦迫于无奈，才沦为盗匪苟且求活，前任太守不能体谅你们的处境，动辄派官兵围剿，想要将你们赶尽杀绝，我奉朝廷之命，身为你们的父母官，看你们就像是我的子孙，我哪忍心加害你们。如果你们相信我，肯归顺我，我自当赦免你们的罪，你们护送我回府城，我会以稻谷布帛相赠，希望你们日后能为良民不再抢掠。若是不肯归顺我，也可以杀了我，日后自然会有官军前来问罪，这后果你们要自行负责。”

众贼说：“果真如太守所说，能体恤我等处境，我等发誓在孔公任内，不再侵扰地方。”

孔镛说：“我话说出口就算数，你们不必再多疑。”

众贼又再拜谢。

孔镛说：“我饿了，你们替我准备饭菜吧！”

众贼急忙杀牛作饭，孔镛一顿饱餐，众人对孔镛的食量也大感惊异。

这时已近黄昏，孔镛说：“天色已暗，看来我已赶不及今晚入城，就在此地暂住一夜吧！”

贼人立即铺床整褥，孔镛意态安闲的从容入睡。

第二天用过早饭后，孔镛说：“今天我要回去了，你们可愿随我回府城，搬运米粮布帛？”

贼人说：“好。”

于是拉马护送孔镛出林，后面跟随数十名贼人。

这时孔镛回头对贼人说：“那位秀才是好人，现在你们既然已决定归顺我，就放了那秀才，让他跟我一起回府城。”

于是贼人不但放了秀才，还把他的衣物也一并还给他，秀才拿回衣物后竟奔逃而去。快到黄昏时，孔镛等人终于抵达府城。

城中官员登城望见，都大惊说：“一定是太守因害怕而降贼，现引导贼人攻城。”

于是争相探问孔镛，孔镛命他们只管开门，他自有打算。官员一听更加疑惧。

孔镛笑着对贼人说：“各位暂且先在此稍候，我进城后一定会如我所说的犒赏各位。”

孔镛进城后，关闭城门，命人取来米粮布帛，由城楼丢下，众贼捡拾后叩谢离去，从此不再危害地方。

〔梦龙评〕郭晞自幼秉承庭训，养成爱惜名声的观念，所以段秀实在执法前，早已有审慎的评估了。孔太守虽借祖先威名震慑贼人，但他言行举止丝毫不冒犯对方，所以说：“柔能克刚。”

495. 姜 绂

【原文】 姜绂以御史谪判桂阳州，历转庆远知府。府边夷，前守率以夷治。绂至，一新庶政，民獠改观。时四境之外皆贼窟。翦其渠魁。乃选健儿教之攻战，无何自成锐兵，贼盗稍息。初，商贩者舟由柳江抵庆远。柳、庆二卫官兵在哨者，阳护之，阴实以为利。绂一日自省溯江归，哨者假以情见迫，遽言贼伏隩，诎绂陆行便。绂曰：“吾守也，避贼，此江复何时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拥盖树帜，联商舟，徜徉进焉，贼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无所用哨。

决意江行，为百姓先驱水道，固是。然亦须平日训练，威名足以慑敌，故安流无梗。不然，尝试必无幸矣！

【译文】 明朝时姜绂（字玉卿）由御史谪贬至桂阳州判，后转任为庆远知府，治理边地夷民。前任知府完全以夷人治夷，姜绂到任后，政务气象一新，官民的作风完全改观。

当时庆远府外四境都是贼穴，姜绂认为要平贼寇，必先翦除贼首，于是挑选强健的男子，教导他们攻战防守的战技，不多久，就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精锐部队，因此贼盗的气焰稍加收敛。

早先，商船的路线是由柳江直抵庆远，在柳、庆二地分别有卫兵站哨警戒，然而卫兵表面上是在维护水道畅通，保障商船安全，暗中却勒索谋利。一天姜绂自省城搭船回庆远，哨兵故意谎报情况紧急，有贼兵埋伏岸边，劝姜绂取道陆路以策安全。

姜绂说：“身为庆远知府，如果还害怕贼人，那这条水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安通行呢？”

于是指挥民兵在左右护卫，联合其他商船徐徐向前推进。贼兵竟不敢蠢动，从此河道畅通无险，哨兵也被撤离。

〔梦龙评〕姜绂执意取道水路，为百姓做开路先锋，这本就属知府职责，但也是因他平日有足够的威仪能震慑贼人，才能平安无事，否则轻易的尝试，一定无法幸免。

496. 文彦博

【原文】 潞公为御史时，边将刘平战死。监军黄德和拥兵观望，欲脱己罪，诬平降虏，而以金带赂平奴，使附己。边批：监军之为害如此。平家二百口皆冤系。诏彦博置狱河中。彦博鞫治得实。德和党援谋翻狱，已遣他御史来代之矣。彦博拒之，曰：“朝廷虑狱不就，故遣君。今狱具矣。事或弗成，彦博执其咎，与君无与也！”德和并奴卒就诛。

【译文】 宋朝潞国公文彦博当御史时，边将刘平（祥符人，字士衡，谥壮

武)作战阵亡,监军黄德和却拥兵观望〔监军之为害如此〕,事后为了想替自己脱罪,更毁谤刘平投降胡人,并且贿赂刘平的部署,收买他们,致使刘平一族二百多人都蒙冤入狱。

当时文彦博奉诏下判河中,经他调查,终于使真相大白,可是黄德和等人却想推翻判决,就设法请托指派其他的御史来代替文彦博。

文彦博坚决不同意,对来接任的御史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谁敢〕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既然已经作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过失的责任,所以没有和你一同判案的必要。”

结果,文彦博就把黄德和及被收买的刘平部署全部处死。

497. 陆光祖

【原文】 平湖陆太宰光祖,初为浚令。浚有富民,枉坐重辟。数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为之白。陆至访实,即日破械出之,然后闻于台使者。边批:先闻则多掣肘矣。使者曰:“此人富有声。”陆曰:“但当问其枉不枉,不当问其富不富。果不枉,夷、齐无生理;果枉,陶朱无死法。”台使者甚器之。后行取为吏部,黜陟自由,绝不关白台省。时孙太宰丕扬在省中,以专权劾之。即落职,辞朝遇孙公,因揖谓曰:“承老科长见教,甚荷相成。但今日吏部之门,嘱托者众,不专何以申公道?老科长此疏实误也!”孙沉思良久,曰:“诚哉,吾过矣!”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荐陆。陆由是复起。时两贤之。

为陆公难,为孙公更难!

葛端肃以秦左伯入觐,有小吏注考“老疾”,当罢,公复为请留,太宰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甚,注考徒据文书,今亲见其人甚壮,正堪驱策,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太宰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是贤能第一矣!”此宰与孙公相类。葛公固高,此吏部亦高。因记万历己未,闽左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其枉。当轴者甚不喜,边批:此等无识者多。曰:“以二品大更为九品官苦口,其伎俩可知。”为之注调。人之识见不侔如此!

【译文】 明朝平湖的陆太宰名光祖(谥庄简),最先任浚令时,当地一位百姓含冤入狱长达数十年,由于他非常有钱,狱官为了避嫌,反而不敢为他洗刷罪名。陆光祖到任后访得实情,当日就放他出狱,然后再呈报御史〔先呈报则多掣肘矣〕。

御史说:“这人不但有钱而且名气很大。”

陆光祖答道:“但只问这人是否真的有罪,不问他是否有钱,如果他确实有罪,即使生活如伯夷、叔齐般贫困也无法让他苟活;如果他确实冤枉,纵使如陶朱公般富甲一方,也没有理由判他死罪。”

御使听了非常赏识，从此更器重他。

后来，陆光祖升为吏部官，问案判决全凭自己见解，完全不须经御史台批阅。当时孙太宰丕扬（富平人，字叔孝）以独断专权的罪名弹劾他。

陆光祖被免官后，一天巧遇孙丕扬，对他行礼长拜后说：“承蒙厚爱受教匪浅，实在感激不尽，但现今吏部人情关说不断，如果不独断专权，只怕正义公道无法伸张，孙公上疏弹劾在下，实在是误解在下了。”

孙丕扬沉思许久，才说：“你说的有理，我错了。”

立即起草上奏，自陈失言罪状，而极力保荐陆光祖，于是陆光祖又得以官复原职，与孙丕扬共称当代二贤人。

〔梦龙评〕世人想学陆光祖的正义果断，固然不容易；但要学孙公自承错误、立即更正的勇气更难。

葛端肃奉命晋见吏部尚书，有一名小吏的资料被人注上“年老多病当免职”的字句。葛公为小吏申请留任原职。太宰说：“你难道忘了，这本记录簿是出自你的部门。”葛公说：“驻边小吏离府太远，个人资料的记载又完全根据文书，今天我亲眼见这小吏身体强壮，正是他效命朝廷的黄金岁月，才知道原先记录有错，过失在我，怎可连累小吏呢？”太宰不由佩服的说：“能在吏部堂上自承过失，实在是天下第一等贤人。”这事和孙太宰事相同。葛公固然高明，这位吏部大人也高明。

我想起明朝万历年间任吏部尚书的黄琮，为一名主簿极力洗脱冤情，结果他的上司非常不高兴〔多的是此等无识者〕，说：“堂堂二品官，竟然为一个小小的九品官费唇舌，看来你的才识也不过如此。”

后者与前者截然不同的评价，可见人的见识与差距有多大。

498. 陆树声

【原文】 陆文裕 树声。为山西提学。时晋王有一乐工，甚爱幸之，其子学读书，前任副使考送入学。公到任，即行文黜之。晋王再四与言，公曰：“宁可学官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学官！”坚意不从。

自学官多假借，而贱妨贵、仆抗主者纷纷矣。得陆公一扩清，大是快事。

【译文】 明朝人陆树声（松江华亭人，字与吉，号平泉，谥文裕）为山西提学时，当时晋王府中有一名乐工，很得晋王的宠爱。乐工的儿子想入官学读书，前任的副使就将他保送入学。

陆公到任后，立即发文免他学籍，晋王一再的嘱托他，陆公说：“宁可让学官少收一名学生，不能为多收一名学生而污损学宫名誉。”

执意不肯答应晋王的嘱托。

〔梦龙评〕长久以来，学官多半是姑息养奸，贱妨贵、仆抗主的事件因而纷纷发生，陆公能一举廓清此案，自是大快人心。

499. 韩 琦

【原文】 英宗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

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覆，间谍两宫。韩琦一日出空头敕一道，参政欧阳修已金书矣，赵槩难之。修曰：“第书之，韩公必自有说。”琦坐政事堂，以头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数之曰：“汝罪当死！谪蕲州团练副使，蕲州安置！”取空头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韩魏公生平从未曾以“胆”字许人，此等神通，的是无两。

【译文】 宋英宗刚死，内臣急召太子入宫，太子尚未抵达，突然英宗的手动了一下，曾公亮不觉错愕，急忙通知韩琦，想要他阻止太子入宫即帝位。

韩琦不同意，说：“如果先帝真的死而复活，就是太上皇，为何不能召太子进宫？”

说完派人再请太子立即入宫。

内都知任守忠（字稷臣）为人奸邪，喜欢刺探两宫秘事。一天，韩琦故意发出一道空白的敕命，参政欧阳修在空白敕命上签下名字，但赵槩却面有难色。

欧阳修说：“你只管签字，韩公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仗此好帮手〕。”

只见韩琦坐在政事堂上，要任守忠站立庭下，陈述他的罪状说：“你依罪该死，现贬为蕲州团练副使，即日启程赴蕲州。”

接着取出空白敕命填上，派使臣立即执行押送。

〔梦龙评〕韩魏公一生从来未以“有胆量”来赞许别人，看他行事，的确无人比他更有胆量。

500. 吕 端

【原文】 太宗大渐，内侍王继恩忌太子英明，阴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等谋立楚王元佐。端问疾禁中，见太子不在旁，疑有变，乃以笏书“大渐”二字，令亲密吏趣太子入侍。太宗崩，李皇后命继恩召端。端知有变，即给继恩，使入书阁检太宗先赐墨诏，遂挟之而入。皇后曰：“宫车已晏驾，立子以长，顺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今始弃天下，岂可遽违命有异议耶？”乃奉太子。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请卷帘升殿审视，然后降阶，率群臣拜呼“万岁”。

不糊涂，是识；必不肯糊涂过去，是断。

【译文】 宋太宗病势沉重，内侍王继恩（由后周入宋，受宠于太宗，真宗时更加骄横，因泄机密贬为右监门卫将军）忌怕太子英明，暗中勾结参知政事

李昌龄（字天赐）等人，想扶立楚王元佐为太子。

吕端（字易直，太宗时为户部侍郎平章事，欲拜为相，人谓吕端糊涂，帝曰：“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于是拜吕端为相，卒谥正惠）进宫探望太宗，见太子不在皇上寝宫，怕有人借机生变，就在手板上写上“病危”二字，命亲信交给太子，召太子进宫服侍太宗。

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命王继恩召吕端入宫。吕端知道一定有变故发生，就骗王继恩进御书房，说要检视先皇遗墨诏命等物件，随即将王继恩反锁在御书房，这才入内宫。

李皇后见到吕端，便对他说：“先皇已驾崩，立长子为帝才合于礼制。”

吕端答：“先帝曾预立太子，为的就是在先皇百年后，太子能顺利继承帝位，今天先皇才崩逝，就遽然违抗先皇遗命，我怕会引起其他大臣的非议。”

李皇后不得已，只好奉太子为帝，即宋真宗。

真宗即位后，垂帘接见群臣，吕端直身站立不叩拜，只请真宗卷起帘幕，然后登上殿阶仔细端详，再走下殿阶，率百官高呼万岁。

〔梦龙评〕平日不糊涂，是识，遇大事一定不肯糊涂搪塞过去，是断。

501. 辛企李

【原文】 辛参政企李守福州。有主管应天后运宫内臣武师说，平日群中待之与监司等。企李初视事，谒入，谓客将曰：“此特监瑯耳，待以通判，已为过礼。”乃令与通判同见。明日，郡官朝拜神御，企李病足，必扶掖乃能拜。既入，至庭下，师说忽叱候卒退，曰：“此神御殿也。”企李不为动，顾卒曰：“但扶，自当具奏。”边批：有主意。雍容终礼。既退，遂自劾待罪。朝廷为降师说为泉州兵官云。边批：处分是。

【译文】 参政辛企李镇守福州时，有个应天后运宫的宦官名叫武师说，平日属僚把他奉为监司（官名，监察州郡的官员）。辛企李初上任，见了武师说后，对僚属说：“这监官徒有外表，以后只要以对通判（官名，掌钱谷、讼狱等事）的礼节对他就足够了。”

第二天，百官朝拜先帝的肖像，不巧辛企李脚痛，一定要人扶着他才能参拜，来到殿下后，武师说突然叱令候卒退下，说：“这是供奉先帝肖像的殿堂，闲杂人岂能随便进出。”

辛企李不为所动，回头对吏卒说：“你们只管扶我，事后我自当呈奏朝廷请罪。”

说完神情从容的行礼参拜，离殿后，立即上奏自陈罪状，等皇帝降罪，结

果朝廷反而把武师说贬为泉州兵官。

502. 王安石

【原文】 荆公裁损宗室恩数。宗子相率马首陈状，云：“均是宗庙子孙，那得不看祖宗面？”荆公厉声曰：“祖宗亲亦变祧，何况贤辈！”边批：没得说。

荆公议论皆偏，只此一语，可定万世宗藩之案。

【译文】 宋朝宰相王安石奏请裁减皇室宗亲的俸禄，消息传开，皇室宗族相继拦道陈情，认为都是皇室亲族，看在祖先面上不要扣减俸禄。

王安石厉声说道：“即便是皇上高祖等近亲，也要迁离天子太庙另祭，何况是你们这些远亲呢？”

〔梦龙评〕王荆公的言论一向偏激，唯有这番话可估为规范皇室宗藩的典范。

503. 毛 澄

【原文】 太仓毛文简公。嘉靖初，上议选婚，锦衣卫千户女与焉。内侍并皇亲邵蕙俱得重赂，咸属意。公在左顺门厉声曰：“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不知自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礼部不敢担当，汝曹自为之！”众议遂息。

【译文】 明嘉靖初年，皇帝下令择婚，其中锦衣卫千户的女儿也在入选名单中。由于内侍及皇亲都接受卫千户的重礼，当然都属意卫千户的女儿。

当时毛澄（字宪清，谥文简）在礼部，听说这事，厉声说道：“卫千户是卫太监家人，出身不明，日后如何名列王族谱系，这事礼部不敢承办，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从此众人不敢再提卫千户之事。

504. 祝知府

【原文】 南昌祝守以廉能名。宁府有鹤，为民犬咋死，府卒讼之云：“鹤有金牌，乃出御赐！”祝公判云：“鹤带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岂干人事！”竟纵其人。又两家牛斗，一牛死。判云：“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

【译文】 南昌的祝知府以廉洁能干出名。宁王府有一只仙鹤，被民家所饲养的狗咬死，府吏把狗主送入官府，说：“仙鹤的脖子上套有御赐金牌。”

祝公判道：“鹤挂金牌，狗不识字；禽畜相斗，干人何事。”

于是放了那名狗主。

又有一次，两家人所养的牛相斗，其中一头牛斗死了，两人告进官府，祝

知府判道：“两牛相争，一死一活，死牛共食，活牛共耕。”

第五部 术智

术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螭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蚬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圣贤之智，有时而殫。知者曰：圣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译文】 术是方法。真正的方法是从智慧而生的，而通过适当的方法，智慧才能发挥无比的功用。

没有智慧而只强调方法，不仅于事无益，而且只是一场闹剧；只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则像驾车行船的人，在风平浪静或平坦广阔的原野，一切好像得心应手，然而一遇大风大浪或羊肠鸟道，则束手无策，想不倾覆也难。

相传老子出关，化为胡人；仲雍南入蛮夷，断发文身。无知的人以为这是圣人的智慧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但智慧的人都能了解，圣人做这些权变的方法，无不来自真正的智慧。

有时婉转而不直行，称之为“委蛇”；有时暂时隐匿不显，称之为“谬数”，有时诡谲而不失原则，称之为“权奇”。若不懂婉转，不懂隐匿，不懂得诡谲，将立刻受害于环伺在外的灾祸。

智慧的人，怎可不知智慧的方法呢？

十三、以退为进

【原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译文】 逶迤曲折之道，完满之中似有缺陷。正同生长在污泥中的莲蓬，经过洗涤才得显出本来面目。先是哭号，后是微笑，运用得法，就能趋吉避凶。

505. 箕 子

【原文】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凡无道之世，名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独醒？观箕子之智，便觉屈原之愚。

【译文】 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使者去问箕子。

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我将有祸事上身的征兆。”

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

〔梦龙评〕君主无道长夜狂醉，这可称为“天醉”。连天都喝醉了，那箕子又何必独醒呢？看箕子装醉的智慧，就不禁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愚昧感到惋惜。

506. 孔 融

【原文】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隐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译文】 东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字景升）不仅不向朝廷缴纳税赋，并且举止乖张。

献帝想趁郊祭的时候，下诏斥责刘表乘坐越级马车。孔融上书劝谏说：“如今王师正如齐桓公兵伐楚国，只能责备不上贡的茅包一样，并没有力量惩罚刘

表。陛下郊祭时不能提及此事，以维护朝廷尊严；如果轻易的张扬，不但不能收遏阻之效，反而更助长邪门外道的气势。”

〔梦龙评〕类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百姓初次听说，不免震惊害怕，但是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如果朝廷能力尚不足除恶，就轻率诏告天下，只会让百姓习惯叛逆不受惩罚，在百姓面前暴露朝廷的无能。

春秋齐桓公在召陵伐楚，管仲就不以楚王僭尊号为名，而只责备楚王不纳贡赋，为的就是日后易于收场，衡量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三国时孔明派使臣向孙权道贺称帝，并非孔明真有贺喜之意，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通权达变的做法。儒家那种虽败犹荣的论调，实在害人不浅。

507. 翟子威

【原文】 清河胡常，与汝南翟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而心害其能，议论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伺常大都授时，谓总集诸生大讲。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此者久之，常知方进推己，意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方进。

尊人以自尊，腐儒为所用而不知。

【译文】 汉朝清河人胡常与汝南人翟方进同是经学博士。胡常虽是前辈，名声却不及翟方进响亮，因此对翟方进心存妒意，常发表议论抨击翟方进。

翟方进知道胡常的心病后，每逢胡常召集学生讲学，就派自己门下的学生，到胡常的居处，向他请教经学疑义，并且详作笔记。一段时间后，胡常终于明白翟方进私底下非常推崇自己，心中洋洋得意。日后，胡常与士大夫交游闲谈中，也不时称赞翟方进的学问。

〔梦龙评〕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些迂腐的儒士常受制于此一律则而不自知。

508. 魏 勃

【原文】 勃少时，尝欲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尝独早扫齐相舍人门，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得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耳。”于是舍人见勃于参。

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况其他乎！吁！

【译文】 汉人魏勃年轻时想求见齐相曹参（与萧何同佐高祖刘邦起兵，封建成侯，卒谥懿），但因家境贫困，求见无门，于是想出一个妙法：早晚都到曹参侍从官的府邸门前洒扫。过了几天，侍从官发觉门前干净得异乎寻常，就在一早躲在一旁窥伺，终于抓住了魏勃。

魏勃说：“我没有其他的用意，只因想求见相国，但又找不到可以为我引见

的人，所以才每天早晚到先生府邸门口扫地。”

于是侍从官终于完成魏勃的心愿。

〔梦龙评〕历朝的相国中，曹参算是最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一位，魏勃想求见一面尚如此困难，其他做官的就可想而知了。

509. 叔孙通

【原文】 叔孙通初以儒服见，汉王僧之。通即变服，服短衣楚制，王喜。时从弟子百许，通无所言，独言诸故群盗壮士进。诸儒皆怨。通闻之曰：“诸生宁能斗乎？且待我，毋遽！”

【译文】 汉朝人叔孙通（初在秦为官，后降汉，汉初典章制度多由其订定）初次拜见汉王刘邦时，穿着儒服，汉王看了觉得很讨厌，于是叔孙通下朝就更衣换裳，全副楚国人的打扮，汉王看到后很高兴。

当时叔孙通门下有一百多弟子，他却不教这些弟子任何东西，只讲旧时的强盗、游侠者流如何升官发财，弟子们听了都纷纷抱怨。

叔孙通就对弟子们说：“你们都不希望打仗吧？那就不必急，以后看我的。”

510. 王守仁

【原文】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謁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勍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译文】 明朝的王畿年轻时豪放率性，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

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龙溪到酒楼，对王龙溪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

王畿笑着说，“只知死读书的书生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师生每天都在赌。”

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会见王守仁，而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门下弟子。

〔梦龙评〕像王畿这种人才，王守仁当然希望网罗门下，然而如果不是王守仁的智慧，哪能降服王畿这样的豪杰呢？换成当今的学者，可能会把他当酒鬼赌徒治罪吧！明朝人耿楚侗也曾想网罗李卓吾（名贇），但终因不得法而致使李卓吾为敌人所用，由此，更让人佩服王守仁的智

慧。

511. 王 曾

【原文】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唯王文正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译文】 宋朝人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仁宗时以欺罔罪贬崖州）当权时，不准许朝廷大臣在百官退朝后单独留下奏事，大臣中只有王文正（即王曾，字孝先，仁宗时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正）谨守规定，从不违逆。

有一天上朝前，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收养弟弟的儿子为后嗣，我有意面奏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留下奏禀。”

丁谓说：“像这种事，留下禀奏没有关系。”

于是王曾借呈文卷给仁宗时，就将丁谓这番行为告诉仁宗。

丁谓在退朝后，愈想愈觉得不对，不禁大为后悔，没几天，果然接获诏命，被贬往崖州。

〔梦龙评〕大臣中只有王曾对丁谓曲意顺从，最后终于伺机将丁谓贬至崖州；反观蔡京最初对司马光尊崇万分，最后却背叛、陷害司马光。看起来手法相同，但一个是君子，用心良苦，一个却是小人，心机狡诈。

512. 周忱 唐顺之

【原文】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千古笑端。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诃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誉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荐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躡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应德 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惠谨慎，此妇女之检桢，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己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译文】 明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做为贺礼。

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到今天还蒙受这福泽！〔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梦龙评〕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想别出新裁，好好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取得厅堂的尺寸，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非常生气，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呈献绒毯，结果却一怒一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振虽然骄横、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秦桧却是怕遭谋刺，所以以小人心严防众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

世人批评周文襄，认为他为谄媚王振，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及为子求官而献马，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献马都有他的用意。当时天下兵祸连连，各州府库空虚，周文襄上奏朝廷，请免江南各州课税若干万，因而建议鼓励百姓“捐米”“买官”，借以充实府库财源才是两全之策。所以周文襄率先捐米，昭示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想借此鼓励百姓捐输，这不和卜式（汉朝人，以牧羊致富，武帝征匈奴时卜式捐输家财助军）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吗？由此看来，后人不可轻易批评周文襄。

明朝时倭寇蹂躏姑苏城，倭贼互用刀戟刺杀婴儿为乐。唐顺之当时闲居在家，见倭贼的凶残非常痛心，不惜与倭贼同归于尽。

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的宠客，唐顺之冒死求见，陈述制敌战略，终于说服赵文华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官名，属兵部，掌天下地图舆籍），接着

又启用名将胡宗宪，胡宗宪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以讨严嵩欢心，所以才能从容计划放手讨贼，没有因受牵制而无法平贼的顾虑。

〔焦弱侯评〕唐顺之晚年因接受严嵩举荐，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评。《易卦》上不是说过：有时君子要能容忍小人，甚至要曲意奉承，才能灾尽吉来。有志胸怀天下的志士，怎可为保一生的清誉，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汉朝时有人说：“选拔士人一定要求清白谨慎。”这不过是妇人村夫之见。世事本就复杂，爱惜自己的人，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论自己作为背后的难言之隐的。

明朝正德年间，阉臣刘瑾专权凶暴，贤臣刘健（字希贤，谥文靖）、谢迁（字千乔，与刘健、李东阳同心辅政，天下称贤相，武宗时请诛刘瑾，不为武宗接纳，于是辞官，卒谥文正）等人都纷纷辞官归隐，只有李东阳（字宾之，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卒谥文正）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并且言行更加谨慎，时时居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许多乡绅豪族也都赖李东阳暗中庇护才保全性命，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崩逝前，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接受先皇亲口托付的幼主，假使李东阳也和刘、谢二人一样辞官归隐，那么国事将败坏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岂不是辜负李宗的重托吗？

由此看来，李东阳不辞官，实在有他万不得已的苦衷。李东阳晚年时，曾与友人谈及此事，常痛哭不止〔可怜〕，唉！看来许多忠臣的苦心都不被迂儒所见谅，又何止是唐顺之一人呢？

513. 杨一清

【原文】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边批：可惜其言不传。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瑾初缚时，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盖体。上怜之，令与故衣百件。永惧，谋之内阁，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诸臣。永持疏至左顺门，谓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亦不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勿动摇人情也！可领此疏去，急易疏进！”此疏入，瑾遂正法，止连及文臣张綵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

除瑾除彬，多借张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断不济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识见。然非杨文襄智出永上，永亦不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称“智囊”也！

【译文】 明武宗时，杨一清与宦官张永（武宗初年时原本是刘瑾党人，后不满刘瑾所为，奏请诛刘瑾）同时举兵征讨安化王（即朱 鐸，袭封安化王，正德年间以诛刘瑾为名举兵谋反，后为仇钺所缚，押送京师赐死）。

在军中，杨一清曾与张永谈到阉臣刘瑾〔可惜其言不传〕，分析其中利害，劝说张永举发刘瑾，接着从衣袖中取出两道奏疏，一道陈述平定安化王谋反的战略，另一道则是分析刘瑾有专权谋逆的意图。

最后，杨一清叮嘱张永说：“您率军回京谒见皇上时，先呈平定安化王的奏章，皇上一定会再进一步详细询问，这时您趁机要求皇上摒退左右，再进皇朝中暗埋内乱的奏章。”

张永说：“万一这招不管用，又该怎么办呢？”

杨一清说：

“如果是旁人，我不敢断言是否管用，但如果是您，只要论事时能有条有理，一定管用。万一皇上不相信您所说的话，您就叩头请皇上立即召刘瑾，下令先没收刘瑾兵器，劝请皇上亲自查验，扬言如果找不到刘瑾谋反的证据，愿意拿自己这条命喂狗。接着再一面痛哭一面连连叩头，这时皇上对刘瑾一定大为生气。”

“刘瑾被诛，您一定受皇上重用，可以尽全力矫正以往朝政的缺失，那么吕强（后汉人，字汉盛，年轻时以宦官任官小黄门，灵帝时按例策封宦官，吕强推辞不接受，黄巾贼起，吕强奏请先诛皇上左右通贼者，后为赵恽等人陷害，自杀而死）、张承业（后唐人，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臣，庄王即帝位时曾力谏不可，后绝食而死，谥正宪）与您可说是千年来的三大忠臣，但这事要赶紧进行，不能稍有拖延。”

张永愤慨地说：“我一把年纪为朝廷尽忠，哪里是为求日后的回报？”

不久，张永回京谒见皇上，一切正如杨一清所计划。

刘瑾被收押后，奉圣旨被降为南京奉御，刘瑾上奏自承罪状，乞求武宗赐一两件旧衣蔽体，武宗不忍，下令赐百件旧衣。张永见武宗仍怜惜刘瑾，恐日后生变，与内阁中的好友商议，命都察院弹劾刘瑾，然而都察院弹劾的奏章中，牵连到许多阿附刘瑾的大臣。

张永立即拿着奏章来到都察院，说：“刘瑾专权时，连我都不敢挺身直言，更何况是其他官员呢？今天朝政败坏全是刘瑾一人的过错，不要再波及他人，动摇人心，请立即收回这道奏章。另呈一道。”

当奏疏呈上后，刘瑾果被正法，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彩一人、武将杨玉等六人而已。

〔梦龙评〕能除去阉宦刘瑾，多靠张永的力量，如果要仰仗外臣，断然不能成功。而张永不希望牵连太多大臣，更是有远见的做法。然而若不是杨一清的智略比张永更胜一筹，张永也不会被杨一清所说动。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杨一清“智囊”之名当之无愧的原因！

514. 许 武

【原文】 阳羡人许武，尝举孝廉，仕通显，而二弟晏、普未达。武欲令成名，一日谓二弟曰：“礼有分异之义，请与弟析资，可乎？”于是括财产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推其薄弱者与弟。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而鄙武贫。晏、普竟用是名显，并选举。久之，武乃会宗亲，告之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沾荣禄，所以向求分财，自取大讥，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产。”遂出所赢，尽推二弟。

让财犹易，让名更难。

【译文】 后汉阳羡人许武，被推举为孝廉后，官运一帆风顺，但他的两个弟弟许晏和许普，却仍默默无闻。

许武为了让两个弟弟早日成名，有一天，就对两个弟弟说：“礼也有分异之义，因此我想和你们分家，你们看如何？”

两个弟弟表示无异议，许武于是将家产分成三份，把肥田、大宅都分在自己名下，并且挑选体力强健的奴婢收为己用，而将体弱多病的奴仆分给弟弟，两个弟弟都没有说什么。

正因如此，当时乡里父老都称赞两个弟弟对兄长的礼让，而轻视许武的贪财。不久，许晏和许普果然盛名远播，并被乡人推举为孝廉，分派官职。

一段日子后，许武就召集宗亲族人，说：“我曾侥幸被推举为孝廉任官，但我两个弟弟却都无法踏入仕途；我为了让弟弟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就要求分家并且多分家产，替弟弟们打响贤能的知名度，现在我的愿望都已达成，我希望能重新再分家产。”

于是把自己以前多取的部份还给两个弟弟。

〔梦龙评〕让财容易，让名难。

515. 廉 范

【原文】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迁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瞽乱耶！”后融释系出，病因，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一辟之感，屈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译文】 后汉人廉范字叔度，北魏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郑融曾保举廉范为功曹（州郡属吏）。

不久，郑融受其他事牵连，遭人举发，廉范知道此事错综复杂，想尽力帮助他，于是托病离职，郑融不明白廉范心中的打算，对廉范的辞官非常不谅解。

廉范往东走来到洛阳，改名换姓后，求得一个狱卒的差使。不久，郑融果然被捕下狱，廉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尽心照顾郑融。

郑融虽曾因这狱卒长得像廉范而觉得奇怪，但从未想过狱卒就是廉范。有一天郑融对廉范说：“你怎么长得这么像我以前手下的一名属吏。”

廉范故作生气的大声说：“你是坐牢坐得老眼昏花了吗？”

日后，郑融被释出狱，又遭病痛缠身，廉范随侧照顾，到郑融死后，廉范将遗体送回南阳安葬后才离去，但一直到郑融死，廉范始终没有说出自己是谁。

〔梦龙评〕只因感激郑融的保举之恩，廉范竟改名换姓，委身狱卒尽心照顾，一直到郑融去世，士人所报的知己之恩，真是无与伦比。

516. 周 新

【原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尝巡属县，微服触县官，取系狱中。与囚语，遂知一县疾苦。明往逐，乃自狱出。县官惭惧，解绶而去。由是诸郡县闻风股栗，莫不勤职。

【译文】 周新为浙江按察使时，常常巡视所属的州县，有一次他故意微服出巡，触怒当时县官，被捕入狱。

周新借着在狱中与同囚的罪犯闲聊的机会，了解县中百姓的疾苦。

第二天，官员们前往狱中迎接周新，县官这才知道周新的身份，县官自觉惭愧，于是解下缓带离职。从此，其他各州县的官员莫不尽忠职守，不敢有丝毫怠忽。

517. 陈

【原文】 陈 尝为别试所主，蔡卞曰：“闻陈 欲尽取史学而黜通经之士，意欲沮坏国是而动摇荆公之学也！”卞既积怒，谋因此害 ，而遂禁绝史学。计画已定，唯俟 所取士，求疵立说而行之。 固预料如此，乃于前五名悉取谈经及纯用王氏之学者。卞无以发。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 尝曰：“当时若无矫揉，则势必相激，史学往往遂废矣。故随时所以救时，不必取快目前也。”

元祐之君子与“甘露”之小人同败，皆以取快目前，故救时之志不遂。

【译文】 宋朝人陈 颙（字莹中，号了翁）有次被任命为考选学士的主选官。

蔡卞（蔡京弟，字元度，王安石女婿）说：“这次陈 颙被任命为主选官，一定会全部选取史学学士，而罢黜精通经学的学士，用来破坏朝廷现有体制，并且抵制荆公（即王安石）所倡立的学说。”

蔡卞因对陈 颙不满，想借此陷害陈 颙，进而禁绝史学。打定主意后，就只等陈 颙选取学士，找出陈 颙的错处借题发挥。另一方面，陈 颙也料到蔡卞的阴谋，于是录取的前五名，全都是研究经学的博士及推崇王氏学说的学士，让蔡卞找不到诋毁的借口，但五名以后，全都是研究史学的书生。

事后陈 颙说：“当时若不是刻意忍让，两人一定会正面冲突，那么史学也早就遭到废止的命运了。”

所以为挽救目前的危势，要能灵活机变，有时不必逞一时的快意。

〔梦龙评〕宋哲宗元祐年间，新旧党争，司马光等人遭罢斥，与唐文宗时宰相李训等人谋刺宦官不成反被诛杀，都是为逞眼前一时之快，而致无法达成挽救时局的大志。

518. 王翦 萧何

【原文】 秦伐楚，使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地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地，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恒中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

汉高专任萧何关中事。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何曰：“今王暴衣露盖，数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边批：晁错使天子将兵而居守，所以招祸。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吕后用萧何计诛韩信。上已闻诛信，使使拜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陈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封君置卫，非以宠君也。以今者淮阴新反，有疑君心。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财佐军。”何从之，上悦。其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曰：“为上在军，拊循勉百姓，悉取所有佐军，如陈豨时。”客又说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不可复加；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尚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赏贷以自污？”边批：王翦之智。上心必安。”于是何从

其计。上还，百姓遮道诉相国，上乃大悦。

汉史又言：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不治垣屋，曰：“令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无为势家所夺。”与前所云强买民田宅似属两截。不知前乃免祸之权，后乃保家之策，其智政不相妨也。宋赵韩王普强买人第宅，聚敛财贿，为御史中丞雷德骧所劾。韩世忠既罢，杜门绝客，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尝议买新淦县官田，高宗闻之，甚喜，赐御札，号其庄曰“旌忠”。二公之买田，亦此意也。夫人主不能推肝胆以与豪杰共，至令有功之人，不惜自污以祈幸免，三代交泰之风荡如矣！然降而今日，大臣无论有功无功，无不多买田宅自污者，彼又持何说耶？○陈平当吕氏异议之际，日饮醇酒、弄妇人。裴度当宦官熏灼之际，退居绿野，把酒赋诗，不问人间事。古人明哲保身之术，例如此，皆所以绝其疑也。国初，御史袁凯以忤旨引风疾归。太祖使人觇之，见凯方匍匐往篱下食猪犬矢；还报，乃免。盖凯逆知有此，使家人以炒面搅沙糖，从竹筒出之，潜布篱下耳。凯亦智矣哉！

【译文】 秦始皇派王翦（战国名将，曾为秦始皇平赵、燕、蓟等地）率六十万大军伐楚。出征日始皇亲自到灞上送行。临行前，王翦请求始皇赏赐大批田宅。

秦始皇说：“将军即将率大军出征，为什么还要担忧生活的贫穷呢？”

王翦说：“臣身为大王的将军，立下汗马功劳，却始终无法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臣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田宅，做为子孙日后生活的依凭。”

秦始皇听了不由放声大笑。王翦率军抵达关口后，又曾五次遣使者向始皇要求封赏。

有人劝王翦说：“将军要求封赏的举动，似乎有些过分了。”

王翦说：“你错了！大王疑心病重，用人不专，现在将秦国所有的兵力委交给我，我如果不用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为借口，多次向大王请赐田宅，难道要大王坐在宫中对我生疑吗？”

汉高祖三年，萧何镇守关中，汉王与项羽在京、索一带相持不下，这期间，汉王屡次派使者慰问镇守关中的宰相萧何。

鲍生于是对萧何说：“在战场上备尝野战之苦的君主，会屡次派使者慰劳属臣，是因为君王对属臣心存疑虑〔晁错要景帝亲征自己留守，所以招祸〕。为今之计，丞相最好选派善战的子弟兵，亲自率领他们到前线和君主一起并肩作战，这么一来，君主必能消除心中疑虑，信任丞相。”

萧何采纳鲍生的建议，从此汉王对萧何非常满意。

汉高祖十一年，淮阴侯韩信在关中谋反，吕后用萧何的计谋诛灭韩信。高祖知道淮阴侯被杀，就派使臣任命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邑民，另派士兵五百人和一名都尉为相国的护卫兵。

群臣都向萧何道贺，唯独陈平（秦时为东陵侯，秦亡后降为平民）向萧何

表示哀悼之意：

“相国的灾祸就要从现在开始啦！皇上在外率军征战，而相国留守关中，没有建立任何战功，却赐相国封邑和护卫兵，这主要是因淮阴侯刚谋反被平，所以皇上也怀疑相国的忠心，派护卫兵保卫相国，并非宠爱相国，而是有怀疑相国之心。我建议相国恳辞封赏不受，并且把家中财产捐出，充作军费，这样才能消除皇上对相国的疑虑。”

萧何采纳召平的建议，高祖果然大为高兴。

汉高祖十二年秋天，英布叛变，高祖御驾亲征，几次派使者回长安打探萧何的动态。

萧何对使者说：“因为皇上御驾亲征，所以我在内鼓励人民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和皇上上次讨伐陈豨（汉朝人，高祖时以郎中封阳夏侯，后自称代王，被诛）叛变时相同。”

这时，有人对萧何说：“你灭门之日已经不远啦！你已经身为相国，功冠群臣，不能再继续接受皇上的封赏；自从相国入关中，这十多年来深得民心，皇上多次派使臣慰问相国，就是担心相国在关中谋反。相国如想保命，不妨低价搜购百姓的田地，并且不以现金支付而以债券取代，来贬低自己的声望，这样皇上才会安心。”

萧何又采纳这个建议。

高祖在平定英布之乱凯旋而归，百姓沿途拦驾上奏，控告萧何廉价强买民田，高祖不由心中窃喜。

〔梦龙评〕《汉书》曾记载：萧何购买田宅都是选择偏远的穷乡，也不在自家宅院营建高楼围墙，他说：“如果后代子孙贤德，就会学习我的节俭；如果子孙不肖，有家产也会遭他人所夺。”这和前面所记萧何强行购置民田，似乎有出入，其实强购民田是为免遭杀身之祸的权宜之策，至于隐居穷乡，则是保护家产的做法，这两件事同样具有远见。

宋朝韩王赵普，因为强行购买百姓宅第，行贿敛财，遭当时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韩世忠罢官后，拒绝访客上门，并且绝口不谈兵事，时常骑着一匹驴，带着一壶好酒，领着一二童子，在西湖上饮酒自娱。有人曾批评他在新淦县购置官田，宋高宗听说这事却非常高兴，颁赐扁额，并赐名“旌忠”。其实他们两人不论购民宅或买官田，都是为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唉，当君主不能与大臣们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时，常使有功的大臣，不惜污损自己而求自保，三代时君臣上下水乳交融的情感早已不复。然而演变到现在，大臣不论有功无功，个个都拚命购买田宅，他们所持的理由又是什么呢？陈平在吕氏对自己有疑虑时，整天饮酒调戏妇人；而唐朝的裴度在宦官气焰正甚时，也曾隐居乡野喝酒作诗，不问朝廷大事。这些都是古人明哲保身的方法，都是为了消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

明朝初年，御史袁凯因触怒太祖，托病辞官归隐，太祖仍不放心，派人窥探，只见袁凯卧在竹篱下，吃猪狗的大便，密探向太祖报告后，袁凯得以保住一命。原来袁凯早料到太祖会派

人监视他的行动，要家人在炒面中搅拌沙糖，灌进竹筒中，暗暗散置竹篱下，避过密探耳目。看来袁凯也是聪明人！

519. 王 戎

【原文】 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边批：先见。每候戎，辄托疾不见。孙秀为琅琊郡吏，求品于戎从弟衍。衍将不许，戎劝品之。边批：更先见。及秀得志，有夙怨者皆被诛，而戎、衍并获济焉。

借人虚名，输我实祸，此便知衍不及戎处。

【译文】 晋朝时王戎（字濬冲）的族弟王敦（字处仲）虽然名气很大，王戎却很讨厌他〔有先见〕。每次王敦想求见王戎时，王戎就借口生病避不见面。孙秀（以谄媚赵王伦得宠，杀害忠良，后为齐王 等所诛）为琅琊郡吏时，要求王戎的另一个弟弟王衍写一篇文章，王衍不想答应，但王戎却劝王衍改变心意〔更有先见〕。

日后，孙秀飞黄腾达，凡是过去曾和孙秀有过摩擦的人都被诛杀，唯独王戎、王衍兄弟平安无事。

〔梦龙评〕满足别人的虚荣，因而免除日后的杀身之祸。由这件事，就可看出王衍不及王戎有远见。

520. 阮 籍

【原文】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鲜有全者。阮籍托志酣饮，绝不与世事。司马昭初欲为子炎求昏于籍。籍一醉六十日，昭不得言而止。钟会数访以时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竟以酣醉不答获免。

【译文】 魏、晋之时，天下纷扰多事，名士中很少有人能保全名节的。阮籍（三国魏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为坚守原则，整天喝得酩酊大醉，绝口不谈天下世势。

司马昭（三国魏人，司马懿次子，字子上）想为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字安世）求婚，与阮籍结为亲家，阮籍为逃避司马昭的纠缠，竟大醉六十天。

司马昭得不到阮籍的答复，只好打消结亲的念头；当时司马昭的手下大将钟会曾数度拜访阮籍请教时事，想由阮籍的话中挑出毛病，加上罪名，而阮籍每次都醉得不能答话，也因此而保全一命。

521. 郭德成

【原文】 洪武中，郭德成为骁骑指挥。尝入禁内，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归勿宣。”德成敬诺，比出官门，纳靴，佯醉，脱靴露金。边批：示不能为密。

阖人以闻。上曰：“吾赐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闾严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窃耶？且吾妹侍宫闱，吾出入无间，安知上不以相试？”众乃服。

【译文】 明太祖洪武年间，有一天骁骑指挥郭德成（性嗜酒、淡薄名利）进宫参拜。太祖把两锭黄金放在郭德成的袖子里，要郭德成回去后不可张扬此事。

郭德成毕恭毕敬的拜领，当他走出宫门时，把黄金放在靴子里，接着假装喝醉，在脱下靴子时故意把黄金掉在地上〔以示不能为密〕。守宫门的禁卫军捡到后，就把这两锭黄金呈奏太祖，太祖说：“这是朕的赏赐。”

有人责备郭德成，郭德成解释说：“宫中门禁森严，身怀黄金走出宫门，可能会被认为盗贼；再说我妹妹是个宫女，我出入宫中更要小心，说不定陛下是在试探我。”

众人听了，不由佩服他的谨慎。

522. 郭崇韬 宋太祖

【原文】 郭崇韬素廉，自从入洛，始受四方赂遗。故人、子弟或以为言，崇韬曰：“吾位兼将相，禄赐巨万，岂少此耶？今藩镇诸侯多梁旧将，皆主上斩祛、射钩之人，若一切拒之，能无疑骇？”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韬悉献所藏，以佐赏给。

南唐主以银五万两遣赵普，普以白宋主，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书答谢，少赂其使者可也。”普辞，宋主曰：“大国之体，不可自为削弱，当使之弗测。”及从善 南唐主弟。来朝，常赐外密赍白金，如遗普之数。唐君臣皆震骇，服宋主之伟度。

赂遗无可受之理，然廉士或始辞而终受，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全要看他既受后作用如何，便见英雄权略。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

【译文】 后唐的郭崇韬一向清廉正直，自从任官洛阳后，才开始收受各方的赠礼或贿金，他的故旧或部属，因此批评他的作为。

郭崇韬说：“我现在官至将相，每年俸禄赏赐千万，何曾把这些许贿金礼品放在眼里？但现在戍守各地的藩镇，多半是后梁归降的将领，他们都是陛下所倚重的将才，如果我坚辞不受，能保各藩镇心中不起疑惧吗？

第二年，皇帝在京师附近举行郊祭，郭崇韬于是把所收到的贿金及礼物，全部捐献出来。

南唐李后主派人送五万两白银给赵普（宋朝人，字则平，曾佐宋太祖定天下），赵普将此事稟奏太祖赵匡胤。

宋太祖说：“南唐主的赠金不可不接受，你不妨写一封信向南唐王表示感谢，另外再给那位使臣一些赏钱就可以了。”

赵普拜辞出宫后，宋太祖自言自语说：“身为大国不可自贬身份，朕要让南唐觉得朕高深莫测。”

等南唐主的弟弟李从善进京晋见太祖时，太祖除了一般例行的赏赐外，另外暗中派人送给李从善白银，数目和南唐主送给赵普的一样。李从善将此事报告南唐主后，南唐君臣无不震惊，并且赞美宋太祖的器度。

〔梦龙评〕本来贿金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接受的，但一向清廉的郭崇韬到洛阳后，也不再坚持以往的原则，开始收受贿金；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宋太祖，也授意大臣接受南唐主的赠金。这完全要看当事者收取贿金的心态及作用，借此也可看出是否有英雄人物的权谋智略。三代以后的大将，大抵上都是权略中的佼佼者。

十四、隐而不显

【原文】 似石而玉，以罇为刃；去其昭昭，用其冥冥；仲父有言，事可以隐。集“谬数”。

【译文】 宝玉有时会隐蔽成石头的样子，戈戟的柄套也能做为兵刃。舍弃明显可见的用途，运用幽微隐密的妙处，这是管仲成事的谋略。

523. 宋太祖

【原文】 宋祖闻唐主酷嗜佛法，乃选少年僧有口辩者，南渡见唐主，论性命之说。唐主信重，谓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复以治国守边为意。

茅元仪曰：“与越之西子何异，天下岂独色能感人哉！”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听说南唐主笃信佛法，就挑选一个聪敏伶俐而口才又好的年轻和尚，派他到南唐谒见南唐主，讨论生死轮回之说。

南唐主深信不疑，将他当做是出世的仙佛，从此不再关心朝政，甚至连边境国防都不注意。

〔茅元仪评〕宋太祖派和尚一事，跟越国派西施迷惑吴王的道理完全相同，可见天下并非只有女色才能迷惑人。

524. 周武王

【原文】 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十倍。见《管子》。

假设成名，欲人惮役而竟收粟，倘亦权宜之术，而或谓圣王不应为术以愚民，固矣！至若《韩非子》谓：汤放桀欲自立，而恐人议其贪也，让于务光，又虞其受，使人谓光曰：“汤弑其君，而欲以恶名予子。”光因自投于河。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间纣以乱其心。此则孟氏所谓“好事者为之”，非其例也。

【译文】 周武王下令征调百姓赴重泉（地名）戍守。

然后又下一道命令：“凡百姓捐谷一百鼓（四石为一鼓）者，得免征调。”

百姓为求免役，纷纷捐出家中所有积谷，一时国库的米粮暴增二十倍〔见《管子》〕。

〔梦龙评〕武王假征调百姓戍守远地为名，想借百姓恐惧离乡的心理，征收谷粟充实国库，这只是一时权宜的做法，有人却批评圣贤的君王不应用权术来欺骗百姓。

《韩非子》曾记载：商汤讨伐桀纣后想自立为帝，又怕世人讥评他是因称王的贪念才伐桀纣，于是故意推举务光为王；但又怕务光真的接受，就故意派人对务光说：“汤弑杀他的君主，却想将弑君的罪名嫁祸给你。”务光听了，就投河自尽。另外，文王也曾用重金贿赂费仲，要他日夜在纣王身边谗言谄媚，迷惑纣王心智，我认为这才是孟子所谓喜欢捏造假语生事之人。

525. 管 仲

【原文】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绌，鹅鹜含余秕，齐钟鼓，吹笙篴，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饥不得食，欲其尽忠于国人，能乎？”乃召城阳大夫，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国无饥民。此之谓“谬数”。

既夺城阳之宠，又劝功臣之施。仲父片言，其利大矣！

余贱，桓公恐五谷之归于诸侯，欲为百姓藏之，问于管子。管子曰：“今者夷吾过市，有新成圉京者二家，君请式璧而聘之。”桓公从之，民争为圉京以藏谷。

文王葬枯骨，而六州归心；勾践式怒蛙，而三军鼓气；燕昭市骏骨，而多士响应；桓公聘圉京，而四境露积。诚伪或殊，其以小致大，感应之理则一也。

【译文】 齐桓公有次为国中大夫只顾积敛家财，不愿踊跃捐输，囤积米粮任谷粟腐烂，却不愿开仓救民而烦恼。

管仲建议说：“请王下令召城阳大夫进宫。”

桓公说：“为什么呢？”

管仲回答说：“城阳大夫府中的宠妾，个个身穿细葛布做成的衣裳；所养的鹅鹜吃的都是上好的谷粟，日日笙歌夜夜舞榭，他的族人却吃不饱穿不暖，所以大王只要对他说：‘你口口声声说要对寡人尽忠，却连你自己族人的生活都不

顾，能相信你会尽忠寡人吗？从今天起，寡人不要再见到你。’”

桓公果真照管仲所说，免去城阳大夫的官职，不准他出大门一步。其他大夫听说此事，纷纷争相捐金献粮，救助远近亲族，有些大夫尚嫌不足，甚至收容国内贫苦无依的百姓，从此国内再也没有饥民。

〔梦龙评〕不但挫城阳大夫宠臣的骄气，又能使大臣们散家财救助百姓，管仲短短几句话，却对齐国大大有帮助。

米价下跌，桓公不愿大夫们借机囤积，希望能为百姓多存米粮，于是向管仲请教对策。

管仲说：“今天臣经过市集，见有两座新建的谷仓完工，请大王以璧玉聘用他们当官，那么问题就解决了。”

桓公采纳管仲的建议，百姓于是争相新建谷仓以储放米粮。

〔梦龙评〕文王将乱葬的枯骨重新埋好，而百姓纷纷归顺；句践利用怒蛙的鸣叫，来激励越军的士气；燕昭王拿重金买死千里马，各路人才知其爱才，纷纷前去投靠；齐桓公聘粮仓主人为官，于是齐国四处可见粮仓顶。不管是诚是伪，都达成了以小得大的作用。

526. 范仲淹

【原文】 皇祐二年，吴中大饥。时范仲淹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仲淹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诸佛寺主守，谕之曰：“今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于是诸寺工作并兴，又新仓廩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兴作，伤财劳民。公乃条奏：“所以如此，正欲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使工技佣力之人，皆得仰食于公私，不致转徙沟壑耳。”是岁唯杭饥而不害。

《周礼·荒政十二》，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但他人不能举行，而文正行之耳。○凡出游者，必其力足以游者也。游者一人，而赖以活者不知几十人矣。万历时吾苏大荒，当事者以岁俭禁游舫。富家儿率治饌僧舍为乐，而游船数百人皆失业流徙。不通时务者类如此。

【译文】 宋朝皇祐二年，吴州一带闹大饥荒，当时范仲淹（字希文，卒谥文正）治理浙西，下令散发米粮赈灾、并鼓励百姓储备粮食，救荒的措施非常完备。

吴州民俗喜好赛舟，并且笃信佛教。范仲淹于是鼓励百姓举行划船比赛，自己也日日在湖上宴饮，从春至夏，当地的百姓几乎天天都扶老携幼在湖边争看赛船。

另外，范仲淹又召集各佛寺住持，对他们说：“饥岁荒年工钱最是低廉，正是寺院大兴土木的大好时机。”

于是各寺庙住持无不招募工人大肆兴建。

范仲淹又招募工人兴建官家谷仓及吏卒官舍，每天募集的工人多达一千人。掌监察的官员，认为范仲淹不体恤荒年财政困难，竟鼓励百姓划船竞赛、寺院大兴土木，既劳民又伤财，所以上奏弹劾范仲淹。

范仲淹上奏说：“臣所以鼓励百姓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百姓，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百姓，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工作机会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野。”

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百姓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

〔梦龙评〕《周礼》上曾记载：“连续十二年的饥荒，主政者应尽量提供百姓工作机会，减少失业人口。”可惜一般主政者都做不到，只有范仲淹做到了。

凡是可以外出宴游者，一定是具有宴游的财力，一人外出宴游，而靠此人宴游花费的金钱生活的，却有几十人。明朝万历年间，苏州一带闹饥荒，主政者下令禁止百姓游船，于是富家子弟日日在僧院宴饮，而靠划船生活的船家，都因失业而背井离乡；主政者的愚昧、不识时务，大都如此。

527. 管 仲

【原文】 桓公好服紫，一国之人皆服紫。公患之，访于管子。明日公朝，谓衣紫者曰：“吾甚恶紫臭，子毋近寡人！”于是国无服紫者矣。

【译文】 齐桓公喜欢穿着紫色的衣服，于是全国人都风行穿紫衣，桓公深觉困扰，向管仲请教。

第二天，桓公早朝时对穿紫衣的大臣说：“寡人最讨厌紫色，你们这些穿紫衣的人，不要靠近寡人。”

这话一出，全国再也没有人穿紫衣。

528. 王 导

【原文】 王丞相善于国事。初渡江，帑藏空竭，唯有练数千端。丞相与朝贤共制练布单衣。一时士人翕然竞服，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卖之，每端至一金。

此事正与“恶紫”对照。○谢安之乡人有罢官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唯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一中者捉之。士庶竞市，价遂数倍。此即王丞相之故智。

【译文】 晋朝的丞相王导善于掌理国政。初渡江时，国库空虚，府库只存数千匹丝绢。

王导于是与朝中大臣商议，每人订制一套丝绢单衣，一时之间，官员及读书人竞相仿效，于是丝价暴涨。王导接着下令管理府库的官员出清丝匹，每匹售价竟高达一两黄金。

〔梦龙评〕这事可以和桓公讨厌紫衣相对照。

另外，东晋时，宰相谢安的同乡辞官回乡，临行前向谢安辞行；谢安问他回乡的旅费可曾筹妥？同乡回答：“手上没有现金，只有五万把蒲葵扇。”于是谢安随手拿了其中一把扇。没几天，士人百姓争相购买，于是扇价高涨，这也是仿王丞相的做法。

529. 晏 婴

【原文】 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为新车良马，出与人相犯也，曰：“毂击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顺、居处不敬乎？”下车弃而去之。然后国人乃不为。

【译文】 齐人喜欢在驾车时用车毂相互撞击，并以此为乐。官府虽多次禁止，但成效不彰，宰相晏婴感到十分烦恼。

一天，晏婴乘坐一辆新车出门，故意与其他车相撞。事后说：“与人撞车是不吉祥的凶兆，难道是我祭拜神明时心意不够诚敬、平日居家待人不够谦和吗？”于是弃车离去。从此国人不再以撞车为乐。

530. 东方朔

【原文】 武帝好方士，使求神仙、不死之药。东方朔乃进曰：“陛下所使取者，皆天下之药，不能使人不死。唯天上药，能使人不死。”上曰：“天何可上？”朔对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谩诌，欲极其语，即使朔上天取药。朔既辞去，出殿门，复还曰：“今臣上天似谩诌者，愿得一人信。”上即遣方士与俱，期三十日而返。朔既行，日过诸侯传饮，期且尽，无上天意。方士屡趋之，朔曰：“神鬼之事难豫言，当有神来迎我。”于是方士昼寝，良久，朔遽觉之曰：“呼君极久不应。我今者属从天空上来。”方士大惊，具以闻，上以为面欺，诏下朔狱。朔啼曰：“朔顷几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对曰：“天帝问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类马，色邕邕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言，使使下问。还报曰：‘有之，厥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苛以臣为诈，愿使人上天问之。”上大笑曰：“善！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由是罢诸方士不用。

【译文】 汉武帝喜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方士非常礼遇，常派遣方士到各地访求长生不老药。

东方朔于是上奏道：“陛下派人访求仙药，其实都是人间之药，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唯独天上之药才能使人不死。”

武帝说：“谁能上天为寡人取药呢？”

东方朔说：“臣能上天。”

武帝一听，知道东方朔又在胡说吹牛，想借机让他出丑难堪，于是下令命东方朔上天取药。

东方朔领命拜辞离宫，刚走出殿门又再折返回宫，上奏说：“现在臣要上天取药，皇上一定会认为臣胡说吹牛，所以希望皇上能派一人随臣同往，好为人证。”

武帝就派一名方士陪东方朔一起上天取药，并且约定三十天后回宫复命。

东方朔离宫后，日日与大臣们赌博饮酒，眼看三十天的期限就要到了，随行的方士不时的催促他。

东方朔说：“神鬼行事凡人难以预料，神会派使者迎我上天的。”

方士无可奈何，只好蒙头大睡，一睡就是大半天。

突然间，东方朔猛然将他摇醒，说：“我叫你许久都叫不醒，我刚才随天上使者由天庭返回凡间。”

方士一听大吃一惊，立即进宫向武帝奏。武帝认为东方朔一派胡言，犯欺君之罪，下诏将东方朔下狱。

东方朔哭着对武帝说：“臣为上天求仙药，两度徘徊生死关口。”

武帝问：“此话怎说？”

东方朔回答说：“天帝问臣下老百姓穿的是什么衣服，臣回答：‘穿着虫皮。’又问：‘虫长得什么样子？’臣说：‘虫嘴长有像马鬃般的触须，身上有虎皮般彩色斑纹。’天帝听了大为生气，认为臣胡言欺骗天帝，派使者下凡界探问。使者回报确有此事，并说虫名叫蚕，这时天帝才释放臣返回凡间。陛下如果认为臣撒谎欺君，请派人上天查问。”

武帝听了大笑：“说的好，齐地人生性狡诈（武帝时方士大都出自齐地），你只想借此劝朕不要再听信方士之言罢了！”

从此武帝不再迷信方士。

531. 张 良

【原文】 高帝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谏，不从。吕后使吕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老矣，以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诚能不爱金帛，令辩士持太子书，卑词固请，边批：辩士说四皓出商山，必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不传。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吕后如其计。汉十二年，上疾甚，愈欲易太子。叔孙太傅称说古令，以死争，边批：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识。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年皆八十余，须眉皓然，衣冠甚伟。上

怪而问之，四人前对，各言姓名，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载，边批：谁谓高皇慢士？公避逃我，今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窃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曰：“羽翼已成，难摇动矣！”

左执殇中，右执鬼方，正以格称说古今之辈。夫英明莫过于高皇，何待称说古今而后知太子之不可易哉！称说古今，必曰某圣而治，某昏而乱。夫治乱未见征，而使人主去圣而居昏，谁能甘之？此叔孙太傅所以窘于儒术也。四老人为太子来，天下莫不为太子死，而治乱之征，已惕惕于高皇之心矣。为天下者不顾家，尚能惜赵王母子乎？王弇州犹疑此汉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毋论坐子房以欺君之罪，而高皇之目亦太眊矣。夫唯义能不为高皇臣者，义必能不辞太子之招。别传称子房辟谷后，从四皓于商山，仙去。则四皓与子房自是一流人物，相契已久。使子房不出佐汉，则四皓中亦必有显者，固非藏拙山林，萑落樗朽可方也！太子定，而后汉之宗社固，而后子房报汉之局终，而后商山偕隐之志可遂。则四皓不独为太子来，亦且为子房来矣。
边批：绝妙四皓论。呜呼！千古高人，岂书生可循规而度、操尺而量者哉！

【译文】 汉高祖准备废黜太子，另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群臣纷纷劝阻，高祖都不予理会。吕后得知焦急万分，派哥哥建成侯吕泽一再要求留侯张良想个对策。

张良说：“这事很难用口舌来争辩。如今皇上不能招抚的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的年事已高，他们认为陛下为人傲慢，所以隐居山中誓不作汉臣。假使阁下能不惜金钱宝玉，请太子写一封亲笔信，派一位能言善道的使者去邀请他们〔辩士说服商山四皓出山，必定有一篇绝妙文章，惜今不传〕，我想他们会答应来的；来了之后，让他们不时陪同太子入朝，而且故意让皇上看到，对打消废黜太子或许有所帮助。”

吕后依张良所言，卑词厚礼迎来商山四皓。

汉高祖十二年，高祖身体状况日益恶化，因此也就愈发急着废黜太子。而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叔孙通（初仕秦，后降汉，汉初典章交由叔孙通订定）引用古今事例为废黜太子事力争〔言者以为至理，听者以为常谈〕，高祖表面上答应不废黜太子，内心却不以为然。

一天酒宴开始，高祖要太子在自己身边侍奉，四皓随侍在太子身边，年纪都已超过八十岁，须发尽白，器宇不凡。

高祖见这四人不觉奇怪，问：“他们是什么人？”

四皓立即上前各自报出姓名，分别是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高祖不由大惊说：“朕邀请诸公有几年了〔谁说高祖轻慢士人〕，诸公却为躲避朕而隐居深山，现在为什么诸公却愿意服侍我儿？”

四皓异口同声说：“因为陛下一向轻视读书人，经常任意乱骂，臣等不愿无故受辱，所以才隐居深山。现在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谨有礼，尊重士人，天下人莫不希望为太子效死命，所以臣等愿意出山侍奉太子。”

高祖说：“那就烦劳诸公辅佐太子。”

四皓一同举杯为高祖祝寿，然后又一同向高祖告辞。

高祖望着他们的背影说：“有他们四人辅佐太子，太子羽翼已成，很难再改变了。”

〔梦龙评〕叔孙通在高祖面前，左一句会折寿，右一句福祚薄，再举古今历史上更换太子不祥的史实为佐证，想劝说高祖改变废黜太子的心意。唉！想那汉高祖是多么聪明的人，何须叔孙通举古今例证，才知道不可轻易废太子呢？举古今例证，必定会提到某君圣明，所以天下大治；某君昏聩，所以天下大乱。高祖时代天下治乱的征兆未显，就已断定高祖昏聩而非圣明，有谁会甘心承认自己是昏君呢？这就是叔孙通太拘泥儒家教训，致使谏言反而不为高祖所接纳。

商山四皓愿意为太子效命，那天下人莫不争相为太子牺牲，因此日后治乱的端倪，已清楚的显现在高祖心中，既要为汉室千年天下着想，高祖还能顾及私情成全赵王母子吗？

王弼州（明朝人，即王世贞，字元美）曾怀疑出现在汉宫的四皓，不是真正的商山四皓；即使如此，先不谈张良是否已犯下欺君之罪，只能说高祖的眼力太差了，商山四皓既然能为义坚持不为高祖臣，也就能为义不推辞太子的招抚。其他传记曾记载，张良晚年不吃五谷，专心学习神仙道术，最后随商山四皓一同仙去。就此看来，张良与商山四皓属同一类人物，彼此相契，所以即使张良不辅佐汉室，四皓中也必有人因佐汉室而显达，他四人绝非长久隐没山野之辈。太子地位稳固，而后汉室社稷才能稳固，张良辅佐汉室之功圆满，而后才能了却与四皓一同仙去的心愿，所以四皓不仅是为辅太子而来，也是为成全张良而来〔绝妙四皓论〕。唉！像这般千古高人的行事，哪一个只知读死书的书生，按常理就能评断的呢？

532. 梁 储

【原文】 正德中，秦藩请益封陕之边地，朱宁、江彬辈皆受赂，许之。上促大学士草制。杨廷和、蒋冕私念：草制，恐为后虞，否则忤上意。俱引疾。独梁储承命草之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广且饶，藩封得之，多蓄士马，必富而骄，奸人诱为不轨，不利社稷。今王恳请畀地与王。王得地，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狂人导为不轨，震及边方，危我社稷。是时虽欲保亲亲，不可得已！王慎之，勿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可虞，其勿与！”事遂寝。

英明之主，不可明以是非角，而未始不可明以利害夺。此与子房招四皓同一机轴。

【译文】 明武宗正德年间，秦藩向朝廷请愿，要求把陕西边地加封给他，朱宁、江彬（字文宜）等人由于收受贿赂而主张应允。武宗命大学士起草写敕书，然而杨廷和（字介夫，谥文忠）、蒋冕（字敬之，谥文定）等人深以为忧，

但又不敢忤逆武宗，于是两人都称病不朝。

惟独梁文康（梁储，字叔厚，卒谥文康）受命起草，诏书写道：

“从前太祖曾留有遗诏，边地不可轻易赏赐藩王。这并非吝啬，因为广大丰饶的土地赐予藩王后，必定养士饲马，后必然因富庶而骄狂，一旦受奸人挑拨，图谋不轨，对社稷极为不利。现在朝廷接受秦王的恳求，把这边地加封秦王，但愿秦王得到这块土地之后，绝对不可聚集奸人为非作歹，也不要蓄养太多兵马，更不要听信谗言煽惑谋反作乱，因为一旦动乱起于边疆，就会危害到社稷的安全。到那时朝廷即使念着血缘之亲，恐怕也难保你活命。秦王可要慎思而行！”

武宗看了这篇敕令的草稿后非常惊讶，这时才知道赐封边地的严重性，于是断然收回成命，取消加封。

〔梦龙评〕面对英明的君主，不可用是非纠正，却可用利害关系改变他，这和张良招请四皓的道理相同。

533. 傅

【原文】 康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廷闻之，无征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傅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并至尊书！褻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诏勿问，田亦竟止。

【译文】 明朝宪宗笃信佛法，自称大庆法王。官员们虽有耳闻，却无法证实而加以劝谏。不久，礼部接获署名大庆法王的圣旨，命令办理番僧所请赐的良田千亩做为大庆法王下院（僧寺分设他地，但名义上仍隶属本寺者）。

尚书傅 （字邦瑞，追谥文毅）故意假作不知谁是大庆法王，上书启奏：“有人自称大庆法王，竟敢下圣旨，冒渎天子，破坏祖宗国法，大大不敬。”

宪宗看了傅 的奏章，下令不可再追问此事，而赐良田事也不再提起。

534. 洪武中老胥

【原文】 洪武中，驸马都尉欧阳某偶挟四妓饮酒。事发，官逮妓急。妓分必死，欲毁其貌以觊万一之免。一老胥闻之，往谓之曰：“若予我千金，吾能免尔死矣！”妓立予五百金。胥曰：“上位神圣，岂不知若辈平日之侈，慎不可欺！当如常貌哀鸣，或蒙天宥耳。”妓曰：“何如？”胥曰：“若须沐浴极洁，仍以脂粉香泽治面与身，令香远彻，而肌理妍艳之极。首饰衣服，须以金宝锦绣，虽私服衣裙，不可以寸素间之。务尽天下之丽，能夺目荡志则可。”问其词，曰：“一味哀呼而已。”妓从之。比见上，叱令自陈，妓无一言。上顾左右曰：“榜起

杀了！”群妓解衣就缚，自外及内，备极华烂，缯采珍具，堆积满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装束不减，而肤肉如玉，香闻远近。上曰：“这小妮子，使我见也当惑了，那厮可知！”遂叱放之。

【译文】明太祖洪武年间，有个姓欧阳的附马爷，召了四名妓女陪酒，不料消息外泄，官府奉命搜捕陪酒的妓女。由于官府搜捕甚急，其中一名妓女料想自己被捕后必死无疑，竟想先行毁容，希望能侥幸保住一命。

有一个官府的老文书听说妓女们的遭遇，就对妓女说：“只要肯给我千金，我就能保你们一命。”

妓女们立即先付五百金。

老头说：“当今圣上英明，哪会不清楚吃你们这行饭的人平日奢侈挥霍的情形，所以言行当如平常，千万不可存心欺瞒，见了皇上，只要如常人般哀泣，或许可得到皇上的宽宥。”

妓女问老头：“那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老头说：“先彻底洗净全身，再用香油调理按摩，让远近的人都能闻到你们身上的香味，使全身的肌肤散发出动人艳丽的光泽。至于身上所穿戴的衣物首饰，更是非绫罗金玉不可，即使是贴身的内衣，也丝毫马虎不得，务必要极尽华丽之能事，让男人见了无不心荡神驰，对皇上的问话，一概只低头哀泣不答。”

妓女点头牢记在心，等被官府押送进宫面见太祖后，太祖叱令妓女自陈罪状，妓女只一味低泣不语。

太祖对左右说：“把她们绑起来杀了！”

四名妓女听了立即宽衣准备就缚，只见妓女们从外服到贴身衣裤无不华丽已极，身上所佩戴的饰物更是堆了一地，光彩夺目，而肌肤如玉，阵阵香气袭人。

太祖说：“这些小妮子，即便是朕见了都不免被迷惑，那欧阳小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下令释放那四名妓女。

535. 王 振

【原文】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常幸此，三宿而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许之。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经在，不可就寝，不复出幸。

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长。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为小人。君子不弃小人之长，所以为君子。

【译文】 北京城的功德寺，后宫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

根据功德寺的和尚说，明英宗正统年间，张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

当时英宗年纪还小，随太后游寺，并把游寺之事告诉太监王振。

王振认为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于是暗中命人打佛像，佛像完成后，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说：“母后大德，儿臣无以为报，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功德寺后宫，以酬谢母后厚德。”

太后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并且命中书舍人抄写经书放在东西两侧厢房，从此太后因厢房供有佛经，认为不能住宿，所以不再留宿宫外。

〔梦龙评〕君子的大智中难免有短处，小人的小智中也多少有长处。然而就因小人只知模仿君子的短处，所以才被人讥评为小人；君子则不因是小人的长处而弃之不用，所以才被人尊为君子。

536. 贺儒珍

【原文】 两宫工完，所积银犹足门工之费。户、兵二部原题协济银各三十万，通未用也。西河王疏开矿与采木，并奏部，久不覆。一日，文书房口传，诘问工部不覆之故，立等回话。部查无此疏，久之，方知停阁于户部也。户部仓皇具咨稿，工堂犹恐见累。郎中贺儒珍曰：“易耳！”首叙“某月日准户部咨”云云，咨到日即具覆日。复疏曰：“照得两宫鼎建，事关宸居，即一椽一角，纯用香楠、杉木，犹不足尽臣等崇奉之意。沿边不过油松杂木，工无所用，相应停采。”

按：此事关边防西河，特借大工为名耳。尔时事在必行，公恐激而成之，故从容具覆，但言其无所用，而不与争，事遂寝。

工部一日得旨买金六千两。铺户极言一时难办，必误；赔不惜也。且言户部有编定金行甚便。公思：户部安肯代工部买金耶？唯有协济一项，今已不需，户部尚未知也。时司徒杨本庵胞弟毓庵正在衡司。公夜过之，谓曰：“户协工三十万金，欲具题，何如？”毓庵入言于兄，出告曰：“吾兄深苦此事，欲求少减。”公曰：“户果不足，如肯代工买金六千，则前银可无烦设处。”毓庵复入言，本庵亟许。公归，遂收工商买金之票。掌稿力禀不可。公叱之出。及具题，掌稿复言户必不肯。公曰：“第上之。”既报可，户无难色。公去部后，再有买金之事，仍如公行之户部。而户部怒裂其札。掌稿者竟不知所以也。

【译文】 慈宁宫和献陵的工程完竣之后，所剩下的经费还足以用来支应午

门和奉天门的修建工程，原先户部和兵部答应支助的三十万两银子，统统用不着。

西河王原有一封呈给朝廷的疏奏，请求准予在当地挖矿和开采林木，公文会到工部，许久不见答复。一天，有一份紧急公文来到工部，询问前项提案为何不见答复，要求立刻回话。工部官员立刻追查，并未发现有该项公文，等了很久，才知道此案积压在户部，尚未处理。

户部的大小官员急着拟具对策发文咨询，工部尚书也担心受到牵连，这时郎中（官名，六部所辖分司之长）贺儒珍拟议道：“这事容易处理，我们只要在公文上先交代本部已于某月某日准了户部某件咨文，然后说明：查照慈宁宫和献陵两项重大工程，事关皇室安寝，其中建筑的一椽一角等细节，使用的都是香楠杉木，虽然如此，惟恐犹不足以曲尽臣等崇奉皇室之心意；沿边一带所生产的，不过是一些油桐杂木，和两宫工程无关，无需开采贡献。”

〔梦龙评〕西河王想发笔横财，用的名义是资助两宫之役的冠冕堂皇的说词，工部如处理不当，对西河一地边防确有影响。当时事在必行，贺公顾虑已被西河王咬住口实，因而从容作答，只说是无所取用，而不与其正面冲突，此事遂不了了之。

工部某日奉旨须立即购买黄金六千两听用，但基层官员指称六千两的数额太庞大，一时之间要买齐，必定花去不少冤枉钱，又说户部负责管辖各地的金店，甚为便利，应透过他们来购买。

贺儒珍负责处理本案，思想户部岂肯无故帮工部购买黄金，而当初兴办两宫工程时，户部曾同意协助三十万两银子，现在已用不着了，但户部并不晓得。

当时户部尚书杨本庵的胞弟杨毓庵在衡司（主管山林川泽）任职，贺儒珍夤夜造访，告诉他说：“户部原本同意协助工部的那三十万两银子，现在打算如何处理？”

杨毓庵进去询问兄长，出来答复道：“家兄也深为此事烦恼，希望贵部将额度宽缓一些。”

贺儒珍道：“户部果真手头拮据，若能代工部买得六千两黄金，则前项公款可以此抵销。”

杨毓庵入内询问，果然杨本庵欣然答应。

贺儒珍回到工部，遂飭令收回各单位购买黄金的银票，主拟公文的官员极谏不可，贺儒珍立刻将他臭骂一顿。后来要发文给户部时，主拟公文的官员又指称户部必不同意，贺儒珍道：“你不要管那么多，就照这样发文过去。”

公文发出之后，户部果然照准。

后来贺儒珍去职，皇帝又命工部购买黄金，工部官员依例行文到户部请求

协办，没想到公文竟被户部撕个粉碎，主拟公文者却始终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

537. 满宠 郭元振

【原文】 太尉杨彪与袁术婚，曹操恶之，欲诬以图废立，收彪下狱，使许令满宠按之。将作大匠孔融与荀彧嘱宠曰：“但受词，勿加考掠。”边批：惜客误客，书生之见。宠不报，考讯如法。数日，见操言曰：“杨彪考讯无他词。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窃为明公惜之。”操于是即日赦出彪。初，彧与融闻宠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宠。

郭元振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西突厥酋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欲和。元振即其牙帐与之计事。会天雨雪，元振立不动，至夕冻冽。乌质勒已老，数拜伏，不胜寒冻。会罢，即死。其子婆葛以元振计杀其父，谋勒兵来袭。副使解琬劝元振夜遁。元振不从，坚卧营中。边批：畏其袭者决不敢杀，敢杀则必有对之矣。明日，素服往吊，赠礼哭之甚哀，边批：奸甚。留数十日，为助丧事。婆葛感悦，更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

考掠也，而反以活之；立语也，而乃以杀之：其情隐矣。怒我者，转而善我，知其情故也；欲袭我者，转而感悦我，不知其情故也。虽然，多智如曹公，亦不知宠之情，况庸才如解琬，而能知元振乎？

【译文】 三国时太尉杨彪（后汉人，字文先）与袁术（后汉人，献帝时僭帝号，后粮尽众散，被刘备击败而死）结儿女亲家，引起曹操不满，想诬陷杨彪下狱，好使这门婚事告吹。曹操将杨彪收押下狱后，命满宠审理侦讯。

当时孔融与荀彧分别请托满宠，说：“请先生只管讯问，千万不要用刑逼供〔爱之适以害之，书生之见〕。”

满宠不理睬两人请托，仍严刑拷问〔妙计〕。

几天后，满宠晋见曹操，说：“我已用过各种酷刑侦讯杨彪，但问不出个所以然来；杨彪名气不小，如果不明不白获罪，必定招来民怨、失去民心，这也是属下为曹公所担心的事。”

曹操听了这番话，立即释放杨彪。

当初，荀彧与孔融听说满宠拷问杨彪，对满宠非常不谅解，等杨彪因满宠一番话而获释，才又善待满宠。

唐朝郭元振任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的酋长乌质勒所统率的部落势力壮盛。

乌质勒对郭元振表示愿意与唐朝修好，不兴事端。郭元振立即来到乌质勒

的军帐与他商议大计。这天正值大雨雪，郭元振进帐后一直站立不坐；夜晚气温更低，由于乌质勒年事已高，受不了酷寒，在会谈结束后就病发而死。乌质勒的儿子婆葛，认为郭元振用计杀死自己的父亲，于是率兵袭击郭元振。当时副使解琬曾劝说郭元振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遁逃，郭元振没有接纳〔怕他袭击就不敢害其父，敢害其父就必有对应之策〕，坚持睡在营帐中。

第二天，郭元振穿着一身素服前往乌质勒的灵前吊祭，致赠奠仪，哭得非常伤心〔好奸诈〕，并且还主动留在营地帮忙料理丧事。婆葛见了，不禁深受感动，反而派使者送给郭元振五千匹骏马、二百头骆驼及十万多头的牛羊。

〔梦龙评〕满宠严刑拷问杨彪，是为给予杨彪活命的机会，郭元振站着与乌质勒商议大事，是想引他病发而死，这些都是隐而不见的内情。孔融、荀彧由不谅解满宠转而感激、礼遇，是由于日后了解实情；葛婆由率军包围郭元振转而感动、臣服，是因不了解实情。然而即使聪明如曹操者，尚且看不透满宠的心意，更何况是平庸的解琬，又如何能识破郭元振的心意呢？

538. 梅衡湘

【原文】 梅少司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贵，狎视令长；稍强项，则与之争。公平气以待。有中贵操豚蹄饷公，乞为征负。公为烹蹄设饮，使召负者前，呵之。负者诉以贫。公叱曰：“贵人债何债？而敢以贫辞乎！今日必偿，徐之，死杖下矣！”负者泣而去。中贵意似惻然。公觉之，乃复呼前，蹙额曰：“吾固知汝贫甚，然无如何也。亟鬻而子与而妻，持镵来。虽然，吾为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骤离！姑宽汝一日，夜归与妻子诀，此生不得相见矣！”负者闻言愈泣。中贵亦泣，辞不愿征，为之破券。嗣是，中贵家征负者，皆从宽焉。

【译文】 少司马梅衡湘初任官时，是固安县县令。固定县多出宦官，因此并不把一个小小的县令看在眼里，经常故意刁难，梅公却都能心平气和的从容应对。

某次一位宦官送给梅公一副猪脚，目的是想要梅公为他讨债。于是梅公命人烹调猪脚，设宴款待宦官，并把欠钱的县民叫来官府，斥责他们欠钱不还。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

梅公大声怒骂说：“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你们竟敢哭穷赖债，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否则我就打死你们！”

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一旁观看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梅公察觉宦官态度软化，就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

梅公皱着眉对他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很穷，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现在为了偿清债务，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但我也不忍心让你们骨肉骤然分离，所以特别再宽限一天，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

县民们听了，忍不住痛哭失声，宦官也不禁掉泪，当场打消讨债的念头，并且把借条都撕毁，从此，其他的宦官索债也都从宽处理。

539. 宁 越

【原文】 齐攻廩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使车甲尽于战，府库尽于葬。”孔青曰：“齐不延尸，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

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武以力胜，文以德胜。

【译文】 战国时齐人攻打廩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死士前往救援，抵御齐人，结果大败齐军，俘获齐军战车两千辆，将三万具齐军的尸首葬成两座大坟。

宁越对孔青说：“这些车辆、尸首若不加利用太可惜了，不如把齐兵的尸首还给齐人，在齐国境内再发动一次无形的战役，让战车能发挥另一种运输的功能，而齐国的府库就会因掩埋这些尸首而耗竭。”

孔青说：“万一齐人拒绝收尸，那该怎么办？”

宁越说：“率军出征作战，不能得胜，是罪一；只准百姓出征，不准百姓返国，这是罪二；不肯接纳战死沙场百姓的尸首，这是罪三。有这三罪，百姓就会怨恨君主，无心尽忠君主，君主无法驱使百姓效力，这就叫二次进攻。”

宁越可算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用武能以力取胜，用文能以德取胜。

540. 慎 子

【原文】 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质于齐。怀王薨，太子辞于齐王而归，齐王险之阨之也：“予我东地五百里，乃归子。不予，不得归！”太子曰：“臣有傅，请退而问傅。”傅慎子曰：“献之地，所以为身也。爱地不送死父，不义，臣故曰献之便。”太子入，致命齐王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于楚。楚王告慎子曰：“齐使来求东地，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献其计。”上柱国子良入见。王曰：“寡人之得反，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也，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令使来求地，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不与，则不信，后不可以约结诸侯，请与而复攻之。与之，信；攻之，武。臣故曰与之。”子良出，昭常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与也。万乘者，以地大为万乘，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有万乘之

号而无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与。常请守之。”昭常出，景鲤入见。王曰：“齐使来求东地五百里，为之奈何？”景鲤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强齐也而不与，负不义于天下。楚亦不能独守。臣请西索救于秦。”景鲤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计告慎子曰：“子良见寡人曰：‘不可不与也，与而复攻之。’常见寡人曰：‘不可与也，常请守之。’鲤见寡人曰：‘不可与也。虽然，楚不能独守也，臣请索救于秦。’寡人谁用于三子之计？”慎子对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谓也！”慎子曰：“臣请效其说，而王且见其诚然也。王发上柱国子良车五十乘，而北献地五百里于齐。发子良之明日，遣昭常为大司马，令往守东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鲤车五十乘，西索救于秦。”王如其策。子良至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敝甲钝兵，愿承下尘！”齐王谓子良曰：“大夫来献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矫也，王攻之！”齐王大兴兵攻东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万临齐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夺之东地五百里，不义！其缩甲则可，不然，则愿待战！”齐王恐焉，乃请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齐患。士卒不用，东地复全。

【译文】 楚襄王（名横）为太子时，曾被当作人质送往齐国。楚怀王逝世后，太子向齐王请求回国，齐闵王却拒绝〔厄之也〕说：“你割让东地五百里给寡人，就放你回楚国，否则不准你回去。”

太子说：“臣有一位师傅，请准臣向他请教后再回复大王。”

太子的师傅名叫慎子（战国赵人，曾习黄老之术），对太子说：“把土地割给齐王，这是为了要赎回你自己，如果为了爱惜土地，就不回国为父王奔丧，这是违反人伦纲纪的行为，所以臣主张太子割地献齐王。”

于是太子向齐闵王复命说：“臣愿意献给大王五百里土地。”

齐闵王因此准许太子回国。太子回国后，就即位为楚王，而齐国也立即派出五十辆兵车前来接收割让的土地，这时楚王对慎子说：“齐国已派人来要东地，这该怎么办？”

慎子说：“大王明日早朝接见群臣时，要每位大臣各献一计。”

第二天早朝时，上柱国（楚国最高武官，即元帅）子良首先晋见，楚王说：“寡人所以能回国为先王送葬，得见众卿进而即位为王，是因为寡人答应把东地五百里割给齐国，现在齐王派人来要土地，贤卿你看要怎么办呢？”

子良回答说：“大王不可以违约不给齐王土地，因为君主的话就像金玉般贤贞，再说是割让给拥有万乘兵车的强齐，如果违约，就是失信，以后就不能和诸侯结盟订约。所以不如先把土地割给齐王，然后再发兵攻打齐国。给齐王土

地是守信，发兵攻打齐是勇敢，所以臣主张依约割土地给齐国。”

子良退朝后，昭常又来晋见，楚王问：“齐王派遣使臣来要东地五百里，贤卿认为该怎么办呢？”

昭常说：“不可以给齐国土地，因为所谓万乘大国，全凭土地广大。假如现在把东地五百里割让给齐国，就等于割去我楚国一半的国土，如此就只有万乘的空名，而实际上连千乘都称不上，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臣主张不给，而且臣自愿率兵镇守东地。”

昭常退下后，景鲤晋见，楚王问：“齐王遣使来要东地五百里，贤卿认为该怎么办？”

景鲤说：“不可以给齐国土地。不过大王既已承诺给强齐土地五百里又不给他，背负着一个不义之名，如此一来，楚国必然无力独守东地，请准臣向秦国求援。”

景鲤退下后，慎子又来晋见。这时楚王把前面三位大臣的话告诉慎子，接着说：“贤卿认为寡人应该采纳哪位大臣的计策呢？”

慎子回答：“他们三人的意见都可以采纳。”

楚王听了，非常不高兴的说：“贤卿这话是什么意思？”

慎子回答说：“请大王听臣说明，大王就会知道臣的话有道理。大王先拨子良战车五十辆，派往北方向齐献地五百里；子良出发的次日，再派昭常为大司马镇守东地；在派昭常的次日，另派景鲤率战车五十辆西去秦国求救。”

楚王于是依计行事。

子良到了齐国后，齐国便派使率兵接收东地。

昭常见到齐使后说：“本帅负责镇守东地，决心与东地共存亡，小自五尺之童，大至六十老翁，共征调三十多万部众，我们的盔甲武器虽然破旧，却愿意沾一些沙场的尘土！”

齐闵王大怒，对子良说：“大夫既然是来献地，那昭常却又率军镇守，这是什么意思呢？”

子良回答说：“臣亲奉敝国大王之命前来献地，是昭常私自违反君命用兵！”

于是齐闵王发动大军攻打昭常，可是大军还没到达东地，秦国的五十万大军就已开到齐国的边境，对齐闵王说：“阻挠楚太子回国，这是不仁；勒索楚国东地五百里，这是不义。除非贵国立刻退兵，否则只有一战。”

齐闵王听了这话非常害怕，就请子良向楚王转达不攻楚的心意，同时派使者西去秦国说明一切。楚国不但解除齐国的威胁，并且不用一兵就继续拥有东地。

541. 颜真卿

【原文】 真卿为平原太守。禄山逆节颇著，真卿托以霖雨，修城浚濠，阴料丁壮，实储廩，佯命文士饮酒赋诗。禄山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未几禄山反，河朔尽陷，唯平原有备。

小寇以声驱之，大寇以实备之。或无备而示之有备者，杜其谋也；或有备而示之无备者，消其忌也。必有深沉之思，然后有通变之略。微乎，微乎，岂易言哉！

【译文】 唐朝时颜真卿（字清臣，谥文忠，善长草书，笔力遒婉）为平原太守，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时。

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不得不修城浚沟，暗中招募勇士、储存米粮防备安禄山的侵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

安禄山派密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认为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不足为虑。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未陷落。

〔梦龙评〕碰到小贼寇，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能击退对方；遇到大贼寇，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后盾才能与之对抗。本身没有实力，却虚张声势显示自己武力，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而极力掩饰自己的实力，表现出毫无防备，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是虚是实，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然后才能变通自如。其中的微妙之处，却不是三言两言就说得明白的！

542. 李允则

【原文】 雄州北门外居民极多，旧有瓮城甚窄。刺史李允则欲大展北城，而以辽人通好，嫌于生事。门外有东岳祠，允则出白金为大香炉及他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帛，故不设备，为盗所窃。乃大出募赏，所在张榜，捕贼甚急，久之不获。遂声言盗自北至，移文北界，兴版筑以护神祠，不逾旬而就，虏人亦不怪之。——今雄州北关城是也。既浚濠，起月堤，岁修禊事，召界河战棹为竞渡，纵北人游观，而不知其习水战也。州北旧多陷马坑，城下起楼为斥堠，望十里。自罢兵后，人莫敢登。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陇，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屠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耶？”

按：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购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目及矣，尚何言乎？

【译文】 宋朝雄州北门外居民人数甚多，早先原有一座瓮城，但太过狭隘。刺史李允则（字垂范）准备把瓮城和大城合而为一，但因当时朝廷与辽人修好，恐怕合城的举动会引发事端。

正巧北门外有一座东岳祠，李允则于是出资黄金百两，做为铸造香炉及其他供器的费用。祭典当日沿街鼓乐齐奏，信徒争相献金，李允则故意松懈防范，盗匪果真率众劫财，这时李允则才重金悬赏，沿途张贴告示紧急追捕盗匪，但一连多日都毫无所获。

这时李允则又放出风声，说土匪将要从北边来，发文北界筑城保护神祠，不到十天城墙就已筑成，辽人虽知筑城之事，但并不觉有异。这座墙就是现今的雄州北门城。

城墙筑好后，李允则又在城墙四周挖掘濠沟，筑一道弯月形的堤防，每年的祭神大典，都在边境的河道上，利用战船举行龙舟竞赛，并邀请契丹人观赏，所以契丹人根本不怀疑李允则是借龙舟竞赛来练习水战。

在州的北侧，原先为了防御契丹人，挖有许多陷马坑，城下又有望楼，十里之内都看得很清楚，自从宋、辽停战后就没人敢再登楼。李允则认为宋辽既然已经讲和，这些坑和楼都不再有用，于是命人拆毁楼台，填平坑洞，改为各部队的菜园，并且挖井引水灌溉，中以田埂相隔，四周围上矮墙，最后更纵横栽植荆棘，这样一来，空间益发狭小。

李允则又在城内建坊巷，并把寺塔迁移到北原，州民登上寺塔可以一望三十里。同时又命按抚司，在管辖区的空地内，全部栽植榆树，不久都长满了枝叶繁茂的榆树。

李允则对左右属官说：“这里只能用作步兵战场，不利骑兵作战，所以我不是为了建屋用的木材而种树。”

〔梦龙评〕李允则不喜欢摆官架子，有时也外出视察，遇到可以交谈的民众，就坐下和他们闲话家常，借以访察民情。王犹说，这就是舜的大智，现在的官员为人傲慢，喜欢摆官架子，凡事固执刚愎却自认果断刚强。虽然手握千金，却不能引进一位谋臣；虽有百万大军，却得不到一名效死之士。在太平无事时，衣冠楚楚威风不凡；一旦遇到事故就吓得抱头鼠窜，除了为自己打算外，一无用处。

543. 何承矩

【原文】 瓦桥关北与辽为邻，素无关河之阻。何承矩守澶州，始议因陂泽之地，潞水为塞。欲自相度，恐其谋泄，乃筑爱景台，植蓼花，日会僚佐，泛舟置酒。作《蓼花吟》数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刻石传至京师。人谓何宅使爱蓼花，不知其经始塘泊也。庆历、熙宁中相继开浚，于是自保州西北沉

远冻，东尽沧州泥枯海口，几八百里，悉为瀟潦，倚为藩篱。

【译文】 宋朝时澶州瓦桥关的北面与辽人为界，但其间地势平坦，没有任何高山深河可资屏障。直到何承矩（字正则）镇守澶州，才开始有利用沼泽地蓄水以为边防要塞的计划。

何承矩怕事机外泄，先命人修建一座爱景台，种植蓼花，每天与僚属泛舟饮酒，当场作“蓼花吟”数篇，要在座的宾客、僚属一起唱和，甚至命工匠将饮酒赋诗的情景绘成图画，刻在石碑上传送京师。所以当时许多人都只认为何承矩喜欢蓼花成痴，却不明白他借种蓼花筑水塘御敌的心意。

庆历至熙宁年间，何承矩陆续开凿许多水塘，于是自保州西北的沉远溱东到沧洲泥枯海口，凡八百里，是水塘，成为抵御辽人入侵的屏障。

544. 苏 秦

【原文】 苏秦、张仪尝同学，俱事鬼谷先生。苏秦既以合纵显于诸侯，然恐秦之攻诸侯败其约。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劝之谒苏秦以求通。仪于是之赵，求见秦。秦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谢去之。仪大失望，怒甚，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苏秦言于赵王，使其舍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舍人乃辞去。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秦也！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吾在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我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自是终苏秦之世，不敢谋赵。

绍兴中，杨和王存中为殿帅。有代北人卫校尉，曩在行伍中与杨结义，首往投谒。杨一见甚欢，事以兄礼，且令夫人出拜，款曲殷勤。两日后忽疏之，来则见于外室。卫以杨方得路，志在一官，故间关赴之，至是大失望。过半年，疑为人所谮，乃告辞，又不得通。或教使伺其入朝回，遮道陈状，杨亦略不与语，但判云：“执就常州于本府某庄内支钱一百贯。”卫愈不乐，然无可奈何，倘得钱，尚可治归装，而不识杨庄所在。正彷徨旅邸，遇一客，自云：“程副将，便道往常，润，陪君往取之。”既得钱，相从累日，情好无间，密语之曰：“吾实欲游中原，君能引我偕往否？”卫欣然许之。迤邐至代郡，倩卫买田：“我欲作一窟于此。”卫为经营，得膏腴千亩。居久之，乃言曰：“吾本无意于斯，此尽出杨相公处分。初虑公贪小利，轻舍乡里，当今兵革不用，非展奋功名之秋，故遣我追隨，为办生计。”悉取券相授，约直万缗，黯然而别。此与苏秦事相类。○按：苏从张衡，原无定局。苏初说秦王不用，转而之赵，计不得不出于从。张既事

秦，不言衡不为功，其势然也。独谓苏既识张才，何不贵显之于六国间，作自己一帮手，而激之入秦，授以翻局之资，非失算乎？不知张之狡谄，十倍于苏，其志必不屑居苏下，则其说必不肯袭苏套。厚嫁之于秦，犹可食其数年之报，而并峙于六国，且不能享一日之安，季子料之审矣。若杨和王还故人于代北，为之谋生，或蒙之以待万一之用也。英雄作事，岂泛泛哉！○杨和王有所亲爱吏卒，平居赐予无算。一旦无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其罪，泣拜而去。杨曰：“无事莫来见我。”吏悟其意，归以厚货俾其子入台中为吏。居无何，御史欲论杨干没军中粪钱十余万。其子闻之，告其父，父奔告杨。即县札奏，言军中有粪钱若干，桩管某处，惟朝廷所用。不数日，御失疏上，高宗出存中札子示之，坐妄言被黜，而杨眷日隆。其还故人于代北，亦或此意。

【译文】 苏秦（战国洛阳人，字季子，倡六国结盟以抗秦）与张仪（战国魏人，游说六国背弃苏秦所倡之合纵政策，连横事秦）两人，都曾鬼谷先生（即王诩，居鬼谷，号鬼谷先生，著有《鬼谷子》）门下学生。苏秦虽说动六国君王同意缔结合纵盟约以抗秦，但仍担心秦国会抢先攻打诸侯，使盟约在还没有缔结前就遭破坏。

正忧虑没有可派遣去阻止秦国发动战事的人时，听说张仪落魄的窘状，苏秦就暗中派人指引张仪，劝他拜谒苏秦。于是张仪来到赵国求见苏秦。

苏秦一面命门客不许为张仪引见，一面又暗中想尽各种法子使张仪继续留在赵国。几天后，苏秦终于答应接见张仪，见了面却让他坐在堂下，赐他与仆妾同样的食物，接着责备他说：

“以你的才能，竟让自己落得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凭我今天的地位，难道不能向各国君王推荐你，使你富贵显达吗？只是你实在不值得我收留罢了！”

说完命张仪离开，张仪除了大失所望外，也非常生气，他盘算各诸侯中没有一个值得他投效的，只有秦国能屈辱赵国，于是启程入秦。

苏秦一面向赵王禀告张仪入秦之事，一面派人暗中尾随张仪，和他投宿同一客栈，慢慢接近他，并提供他车辆、马匹及金钱。不久，张仪终于如愿的见到秦惠王。秦惠王奉张仪为客卿，与他商议如何攻打诸侯。这时那位帮助张仪的友人却向他辞别。

张仪说：“靠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贵，现在正是我该报答您的时候，您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

友人说：“并不是我能知遇你，而是苏秦。苏秦忧虑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的盟约，认为非你不能掌握秦国政权，所以故意激起你奋发的心志，派我暗中资助你，现在你已得到秦王重用，请让我回去复命。”

张仪听完友人这番话，感叹的说：“唉！这都是我所学过的谋术，现在苏先生应用在我身上，而我竟然一直没有领悟到，我的才能实在不如苏先生。现在

我刚被任用，怎么会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您替我谢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在，我怎敢奢谈攻赵，又怎么有能力和他作对呢？”

终苏秦之世，张仪不敢图谋攻赵。

〔梦龙评〕宋高宗绍兴年间，殿帅杨和王有位昔日在军中结拜的兄弟，北代州的卫姓校尉前来拜见。杨和王初见他面非常高兴，命夫人出厅拜见，以兄长之礼待他，并频频询问近况。

两天后，杨和王的姿态突然变得疏远，见卫校尉来，也只在外厅接见。卫校尉原本因杨和王位高权重，想请他为自己谋一官职，才由代州辗转来此，见杨和王态度转变，不免大失所望。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卫校尉怀疑杨和王可能听信他人谗言，想告辞回乡，又找不到杨和王。有人指点他在杨和王上朝回家途中，拦道呈上陈情书。

杨和王看了陈情书，却略而不提，只说：“前往常州本府所属的庄院支钱一百贯。”

卫校尉听了更加不高兴，但又无可奈何。因为如果能拿到这一百贯钱，就能有回乡的旅费，只是不知道杨府的庄院究竟在哪里。正在旅馆中发愁时，遇到一位客人，自称程副将，听了他的遭遇，愿意顺道陪他去常州取钱。经过多日的相处，两人交情日深。

有一天，程副将说：“我想前往中原，你可愿意随我一同前往？”卫校尉欣然同意。两人辗转来到代州，程副将表示想在此地创业，请卫校尉筹划经营，于是购得良田十亩。

过了一段时间，程副将对卫校尉说：“其实我根本无意住在此地，这一切都是杨相公的意思，当初杨相公怕你一时为贪图眼前小利，而轻易离开故里。现今天下太平，不是建战功获功名的好时机，所以派我一路追随先生回乡，并为你打点生活。”说完拿出银票、契券，总值大约有一万多缗，才黯然告别，这事和苏秦暗中资助张仪雷同。

苏秦提倡合纵，张仪倡言连横，并非一开始就各有这样的主张。苏秦当年游说秦王未被重用，只有转赴赵国，在不得已情况下想出合纵的计谋。张仪既然投效秦国，不提连横就不能建功，这是必然之势。

有人曾批评苏秦：为什么要失去像张仪这样的人才，何不让张仪也能在六国中显贵而成为自己得力的帮手呢？反而要刺激张仪投效秦国，给予张仪破坏合纵的筹码，这岂非失算？这实在是因世人不知，张仪要比苏秦狡诈十倍，张仪必定不会甘心当苏秦的一名属下，届时张仪一定不肯全力配合苏秦的合纵政策。苏秦大力资助张仪投效秦国，还能享有几年张仪报知遇的恩情，如果两人同为六国效命，苏秦岂能有一天的安宁？苏秦可说虑事审慎啊！就好比杨和王送老友回代北，并为他买田建宅，也许为的是有一天或许会有用到老友的地方，英雄做事，岂是如表面那般草率？

杨和王有位亲信的吏卒，平日他对这名吏卒赏赐丰厚。一天杨和王毫无缘由的大发脾气，把这名亲信赶出府邸，这名吏卒根本不知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只有流着泪拜别。临行前，杨和王对他说：“没事不要来见我。”吏卒突然领悟话中含意。回到家乡后，花了大笔钱为儿子在府台谋一职位。没多久，传出御史大夫想上书论奏杨和王侵占军中水肥钱十多万。吏卒的儿子将此事禀告父亲，吏卒立即奔告杨和王。杨和王立即上书奏报，说明军中有水肥钱若干，现存放某处，并强调这笔钱专供朝廷派用。没隔几天，御史果真上书告发，高宗拿出杨和王的奏书，结果御史因诬告获罪而被免官，而杨和王却日渐受宠。看来他遣送拜兄回代北，或许也有这层用意！

545. 王 尼

【原文】 尼，字孝孙，本兵家子，为护军府军士，然有高名。胡母辅之与王澄、傅畅等诸名士，迭属河南功曹及洛阳令，请解之，不许。辅之等一日赍羊酒诣护军门，门吏疏名呈护军，护军大喜，方欲出迓。时尼正养马，诸公直入马廐下，与尼炙羊饮酒，剧饮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即与尼长假。

《余冬序录》载：杨文贞士奇在阁下时，其婿来京。婿久之当归，念无装资，会有知府某犯赃千万，夤缘是婿，赂至数千，为其求救。此知府已入都察院狱矣。杨不得已，于该道问理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阁下杨与某知府送饭。”御史大惊，即命释其刑具。候饭毕，一切听令分雪，遂得还职。此与王尼事同，但所释者，名士墨吏既殊；而释人者，畏名又与畏权势亦异。文贞贤相，果有此，未免白璧之瑕矣。

【译文】 晋朝的王尼字孝孙，本是兵家子弟，是护军府军士，但名气很大。当时名士胡母辅之（字彦国）、王澄（字道深）、傅畅（字世道）等先后继任河南功曹及洛阳令，请求护军大人放王尼一次长假，但护军大人不答应。

一天，胡母辅之等人带着羊肉、美酒来到护军府，门房将三人名片呈给护军大人，护军一见大为高兴，准备亲自出府迎接。

当时王尼正在马槽边喂马。只见胡母辅之等人直接来到马槽边，见了王尼就拉他席地而坐，一边烤着羊肉，一边举杯痛饮，直到离去，根本不理护军大人。护军大人不由大吃一惊，这才不敢小看王尼，立刻放王尼长假。

〔梦龙评〕《余冬序录》记载：明人杨士奇为阁臣时，他的女婿来京探访他，过了一段日子想回乡，但缺少盘缠。有位知府涉嫌侵占千万赃款，知道杨士奇女婿的窘困，就派人致赠数千金，想贿赂杨的女婿，希望杨士奇能为自己脱罪。这时知府已被关进都察院的大牢中。杨士奇不得已，只有在该道受理诉讼的日子，派一名吏卒手持食盒来到都察院。说：奉阁臣杨大人命替知府送饭。御史一听大感惊惧，立即命人卸下知府身上刑具，等知府用过菜饭后，完全照知府所提的口供判决，于是知府得以保住原来官职。

这事和王尼事雷同，只是被开释者一位是名士，一位是黑官，而下令开释的人，一是畏惧名声，一是畏惧权势。杨士奇是一代贤相，此事如果是真的，未免让人有白璧之瑕的遗憾！

546. 王 随

【原文】 王章惠公随举进士时，甚贫。游翼城，逋人饭，被执入县。石务均之父为县吏，为偿钱，又馆给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礼焉。一日务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节，殴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为河东转运使，务均惧而窜。及文潞公为县，以他事捕务均，务均急往投王，王已为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铤银至县，令葬务均之父，事遂得解。

【译文】 宋朝人王随（字子正，卒谥文惠）中进士前生活贫困，有一次在

翼城（县名，在今山西省曲沃县东）欠人饭钱，被抓入县府。

当时石务均的父亲是名县吏，不但替王随清还了饭钱，还邀请王随到家里住下，石务均的母亲对王随更是殷勤接待。

一天，石务均喝醉了酒，强要王随跳舞，王随跟不上节拍，石务均就借着酒意殴打王随，于是王随便离开石家。

第二年，王随中了进士，过了一段时间便升为河东转运使。石务均怕王随仍记着昔日被殴的旧事，不敢与他见面。直到文彦博做县令时，以某罪名搜捕石务均，石务均这才急忙向王随求救，这时王随已是御史中丞了。

王随得知后，立即命人拿一锭银子送至县府，令县府好好收葬石务均的父亲，县府接获银锭大吃一惊，立即停止缉拿石务均。

547. 王忠嗣

【原文】 王忠嗣，唐名将也。安禄山城雄武，扼飞狐塞，谋为乱。请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见禄山而还。

【译文】 王忠嗣（父亲王海滨，唐玄宗时战死吐蕃，由帝抚育，及长，以战功累官河西陇右节度使）是唐朝名将。当初安禄山（本姓康，得玄宗宠信，曾自请为杨贵妃养子，后举兵反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筑雄武城，扼飞狐塞，预谋反乱，希望王忠嗣助他一臂之力，并想征调王忠嗣的兵力来增加自己的实力。

王忠嗣不便直接拒绝，只好比两人约定的日期提早赴会，事后再宣称因碰不到安禄山，所以只好率军而回。

548. 谢安 李邵

【原文】 桓温病笃，讽朝廷加己九锡。谢安使袁宏具草，安见之，辄使宏改，由是历旬不就。温薨，锡命遂寝。

按：袁宏草成，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文甚美，然此文何可示人！”安之频改，有以也。

大将军窦宪内妻，郡国俱往贺。汉中太守亦欲遣使，户曹李邵谏曰：“窦氏恣横，危亡可立俟矣！愿明府勿与通。”太守固遣。邵乃请自行，故所在迟留，以观其变。行至扶风，而宪已诛，诸交通者皆连坐，唯太守以不预得免。

李邵，字孟节，即知二使星来益部者。其决窦氏之败，或亦天文有征，然至理亦不过是。

【译文】 晋朝时桓温（字元子，明帝时以战功封南郡公加九锡，威势煊赫，渐有不臣之心，曾废帝立简文帝阴谋篡位，事败而死）虽病危卧床，仍请求朝廷加自己九锡（古天子赐有大功诸侯衣物等九类，称为九锡）。

谢安（字安石，孝武帝时桓温权震中外，暗生异心，谢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后苻坚曾率兵百万攻淮肥，京师震惊，谢安临危指挥，大破苻坚，卒谥文靖，赠太傅，世称谢太傅）知道后，便要袁宏（字伯彦）起草加锡诏书，文稿完成后，谢安却频频要袁宏修改，于是延误了十多天才定稿。

一直到桓温病逝，加锡的诏命才送达。

〔梦龙评〕当初袁宏草拟诏命时，曾将文稿拿给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胡须尽白，人称王白须，卒谥简）看，王彪之说：“你的文笔非常好，但这篇文章怎能给外人看，谢大人频频要你修改是有原因的。”

东汉时大将军窦宪（字伯度，为和帝母窦太后之兄，曾自请击匈奴，大破匈奴八十余部，拜大将军，后专权用事，帝令自裁）纳妾时，许多官员都前往道贺。

当时的汉中太守也想派使前往，户曹李郃（字孟节）劝谏说：“窦氏专权骄横，遭受国法制裁是指日可待的事，希望大人与他保持距离，以免惹祸上身。”

然而太守仍坚持要派使申贺。

于是李郃自请为使者，一路上故意拖延停留，以观其变。等他到达扶风时，就已传来窦宪被诛的消息。当时与窦宪交往的官员多半受到牵连获罪，唯有汉中太守得以幸免。

〔梦龙评〕李郃夜观天文，看到两颗使星在益都之上，他认为窦氏之败，可能依此天文之征，然而人间至理也不过如此。

549. 段秀实 冯瓚

【原文】 泾川王童之谋作乱，期以辛酉旦警严而发。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实阳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节，令每更来白，辄延之数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发。

吕翰据嘉州叛。曹翰夺其城。贼约三更复来攻。翰觐知，密戒司更使缓，向晨犹二鼓。贼众不集而溃，因而破之。

冯瓚知梓州，才数日，会伪蜀军将上官进嘯聚亡命三千余众，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贼乘夜掩至，此乌合之众，以槊挺相击耳。可持重以镇之，待旦自溃矣！”城中止有骑兵三百，使守诸门。瓚坐城楼，密令促其更筹，未夜分，击五鼓，贼惊遁。因纵兵追之，擒进斩于市，郡境以安。

孙贻减灶，虞诩增之；段秀实延更，冯瓚促之。事反功同，用之不穷。

【译文】 唐朝的王童之想兴兵作乱，与叛军约定辛酉日五更天时起事。起事的前一天，有人向段秀实（字成公，谥忠烈）告密。段秀实于是召来更夫，故意指责他失职，命更夫每更都要前来向他报时后，才能再回去打更，因此每更

报更的时辰都往后延误，到更夫报四更天时，天已破晓，于是王童之起事不成。

〔梦龙评〕吕翰想据嘉州叛变，曹翰虽率军攻下嘉州，但吕翰仍不死心，再度约集叛军于三更时分攻城。曹翰得知吕翰的计谋，便暗中告诫守更的小吏，延缓报更的时刻，因此天破晓时才报二更鼓，贼人因集合不及而溃散，于是曹翰大败吕翰。

宋朝人冯瓚（字礼臣）治理梓州时，初上任才没几天，就碰到伪蜀将军上官进啸率三千亡命之徒，抢劫村民，并趁夜攻打州城。

冯瓚得到报告后，说：“贼人利用夜晚袭击，这一定是群乌合之众，用马槌、棍棒等重物反击就可镇压他们，等到天亮后，他们就会不攻自溃了。”

当时城里只有三百名骑兵，冯瓚命他们镇守城门，自己坐在城楼上，暗中命令更夫缩短每更报时的间隔，因此不到半夜就已打五更鼓，贼人以为即将天亮，惊惶溃逃。

这时冯瓚下令骑兵追击，活捉上官进啸后，于市集斩首，从此全郡又得以安宁。

〔梦龙评〕孙臆减灶诱敌，虞诩增灶吓阻敌人；段秀实延缓报更时刻，冯瓚缩短每更的间隔。战术虽不同，战功却相同，运用之妙无穷！

550. 仆散忠义

【原文】 仆散忠义为博州防御使。一夕阴晦，囚徒谋反狱。仓卒间，将士皆皇骇失措。忠义从容，但使守更更挝鼓鸣角。囚徒以为天且晓，不敢出，自就桎梏。

【译文】 金朝人仆散忠义（胸有大略，为博州防御使时以政绩著称）为博州防御使时，一晚月黑风高，狱中众囚借机生事，想越狱逃亡。

由于事出突然，狱中守卫惊惶失措。仆散忠义接获报告后，不慌不忙的命守更小吏击鼓吹号，囚犯们以为天快亮了，竟然不敢再闹事，一个个仍戴着刑具待在牢中。

551. 晏 婴

【原文】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同事景公，恃其勇力而无礼。晏子请除之，公曰：“三子者搏之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请公使人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曰：“接一搏豨，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伏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鼉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鼉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鼉头，鹤跃而出。津人相惊，以为河伯。若冶之功，

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命，公葬之以士礼。其后诸葛亮作《梁甫吟》以哀之。

【译文】 春秋时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人同为齐景公的大臣，三人仗着自己力大无人能比，对景公骄蛮无礼，因此晏子请求景公将此三人除去。

景公说：“这三人力大无比，一般人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派人谋刺又怕失手反而坏事，该如何是好呢？”

晏子于是建议景公使人送他们两颗桃子，说：“大王赐三位大人两颗桃子，三位大人何不论功吃桃？”

公孙接一听，首先开口说：“我曾一手打野猪，一手搏幼虎，说起我的勇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起身拿起一桃。

田开疆接着说：“我曾率伏兵一再阻退来犯的敌军，我的勇猛无人能比，应该吃桃。”

说完也起身拿起一桃。

这时古冶子大声说道：“我曾随景公渡河，突然一只巨大的河鳖竟一口衔住景车驾中靠左边的那匹马，将马拖入河中央。当时我年纪尚小，不会游泳，只好闭气往上游前行百步，再顺河水飘流九里，这才杀了那只河鳖。我左手抓着马尾，右手提着鳖头，像巨鹤冲天般跃出水面，当时在河边的人看到这一幕，还以为我为河神。说起我的勇力才是无人可比，才可以吃桃。你们二人还不快将桃子放回原处！”

说完拔剑站起。

公孙接、田开疆说：“我们的勇敢不及你，我们的功迹也不及你，强行夺桃不让你吃是贪心的表现；若不能死在你面前，又是无勇的表现。”

于是两人都放回手中的桃子，然后自刎而死。

古冶子见他二人自刎，难过的说：“你们二人死了，如果我独活于世，就是我不仁；用言语使你们觉得受屈辱，是我不义；我痛恨自己的行为，若不死就是无勇。”

说完也退还手中的桃子，自刎而死。

使者回宫向景公复命，景公为他们举行隆重的葬礼，后人诸葛亮曾作“梁甫吟”哀悼他们三人。

552. 王守仁

【原文】 逆濠反，张忠、朱泰诱上亲征，而守仁擒濠报至。群奸大失望，肆为飞语中公，又令北军肆坐慢骂，或故冲导以起衅。公一不为动，务待以礼，预令巡捕官谕市人移家于乡，而以老羸应门。始欲犒赏北军，泰等预禁之，令勿受。守仁乃传谕百姓：北军离家苦楚，居民当敦主客礼。每出遇北军丧，必停车问故，厚与之棕，嗟叹乃去。久之，北军咸服。会冬至节近，预令城市举奠。时新经濠乱，哭亡酹酒者，声闻不绝。边批：好一曲楚歌。北军无不思家，泣下求归。

【译文】 明朝时朱宸濠（明太祖子宁王权的后代，武宗时据南昌谋反，攻陷南康、九江等地，武宗派王守仁巡抚南赣，逐攻南昌，朱宸濠回兵来救，兵败被擒，诛于通州）谋叛，张忠（武宗时太监，曾受朱宸濠贿赂诱帝亲征，后为张承举发处斩）、朱泰等人极力勤诱武帝亲征；此时期，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阳明先生，倡致良知学说，著有《王文成全集》）擒获朱宸濠的捷报已传抵京城。

张、朱等奸臣不免大失所望，一面在朝中故意散播流言中伤王守仁，一面纵容朱宸濠残余的北军不守军纪并肆意谩骂，甚至故意离间，想引发北军谋叛。

王守仁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为他们的言行所恼怒，反而更加以礼相待。他先命巡捕官晓谕城中百姓搬迁到乡下暂住，只派老弱体衰的仆人看守屋舍，继而重重犒赏前来的北军。

但朱泰等人事先已训令北军，不得接受王守仁的犒费。于是王守仁便传示百姓：北军离乡甚远，内心苦楚，百姓应克尽地主之礼，厚待北军。于是百姓凡外出遇北军有丧，一律停车致意并奉奠仪，长声叹息后才离去。

经过一段日子，北军都被当地百姓的盛情所感动。

时冬至节将至，王守仁命百姓在城中举行祭典，超渡亡魂。百姓因刚经历朱宸濠兵变的战乱，因此以酒哭吊亡魂祭拜死者的哀泣声不绝于耳〔好一个“四面楚歌计”〕，北军听了，无不勾起思乡的情怀，纷纷流着泪要求返乡。

553. 范 蠡

【原文】 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至望邑。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涸泽，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必以我为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为我使者，万乘

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田成子故负传而随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译文】 鸱夷子皮（春秋越国名臣范蠡自号）臣事田成子时，一天，田成子离开齐国前往燕国，鸱夷子皮背着行囊一路随行。来到望邑时，子皮说：

“您难道不曾听过一个干涸沼泽、群蛇搬家的故事吗？小蛇对大蛇说：‘你在前走，我跟随在后，人们见了只会把你看成普通蛇，会抓杀你。不如你背着我走，那么人们一定会以为我是神君，就不敢随意冒渎了。’今天您体面我卑微，如果您扮成我的上客，充其量人们只会认为我是一位千乘之国的主君，若您扮成我的使者，我也不过是万乘之邦的公卿，所以您不如充当我的门客吧！”

于是田成子背着行囊跟随在子皮之后一路前行。两人来到一家旅店，旅店老板见这随从仪表不凡，心想这主仆定非普通百姓，立即拿出酒肉殷勤招待。

554. 严 讷

【原文】 海虞严相公讷营大宅于城中，度基已就，独民房一楹错入，未得方圆。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传也。司工者请厚价乞之，必不可，愤而诉公。公曰：“无庸，先营三面可也。”工既兴，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办此家，且先资其值。其人夫妇拮据，日不暇给，又募人为助。已而鸠工愈众，获利愈丰，所积米豆充牣屋中，缸仗俱增数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书券以献。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宽，其人大悦，不日迁去。

势取不得，以惠取之，我不加费而人反诵德。游于其术而不知也，妙矣哉！

【译文】 严公名讷，是海虞人，想在城中营建一座大宅，草图大致已规划完成，唯独隔邻的民宅有根梁柱突出，使得严公的新宅不够方正。

隔壁民宅的主人是对卖酸酒的夫妇，这栋房子是他们世代的祖产。相府的工头曾出高价，请屋主出让屋舍，不料遭到屋主悍然拒绝。工头非常生气，将此事禀告严公。

严公说：“不碍事，你先盖房子的其他三面。”

开工后，严公命府中每日所需的酸酒都向隔壁的主人购买，并且每次都事先付款。

这对夫妻平日生意清淡，生活拮据，每天的收入不足糊口。严公知道后，便为他们介绍买主。从此生意好转，不久就因人手不足而招募工人，生意愈做愈大，屋内到处堆放米谷、豆类，石缸的数目也成倍数增加，屋内的空间自然益显狭窄。

这对夫妇感激严公的恩德，对自己当初悍然的拒绝感到惭愧，于是自动写

下契据将屋舍献给严公。严公用城中其他的屋舍与他交换，由于屋主换得一间较大的屋舍，非常高兴，不多久就搬家了。

〔梦龙评〕如果权势无法使民宅的主人屈服，就施恩德使他们软化。我没有增加半点麻烦，对方却称颂我的恩德。民宅夫妇完全落入严公掌握却始终不自知，实在妙啊！

555. 周玄素

【原文】 太祖召画工周玄素，令画“天下江山图”于殿壁。对曰：“臣未尝遍迹九州，不敢奉诏。唯陛下草建规模，臣润色之。”帝即操笔，倏成大势，令玄素加润。玄素进曰：“陛下山河已定，岂可少动！”帝笑而唯之。

举笔一不称旨，事且不测。玄素可谓巧于避祸矣！

【译文】 明太祖朱元璋有次召画工周玄素，命他在殿壁画一幅“天下江山图”。

周玄素后奏道：“臣不曾游遍九州，不敢奉诏，恳请陛下先勾勒草图，臣再修改润色。”

太祖听了立即拿起画笔，不一会儿工夫就完成草图，于是太祖命周玄素修饰。

周玄素奏道：“陛下江山已定，臣岂敢擅自更动。”

太祖听了，不觉微笑点头。

〔梦龙评〕周玄素若举笔画图，万一不合太祖心意，或许就会因此遭遇不利。周玄素可说是个善于避祸的人。

556. 唐太宗

【原文】 薛万彻尚丹阳公主。太宗尝谓人曰：“薛驸马村气！”主羞之，不与同席数月。帝闻而大笑，置酒召对握槊，赌所佩刀。帝佯不胜，解刀以佩之。罢酒，主悦甚，薛未及就马，遽召同载而还，重之逾于旧。

省却多少调和力气。

【译文】 唐朝人薛万彻娶丹阳公主为妻。有次唐太宗李世民对人说：“薛驸马看起来有些土气。”

这话传到公主耳中，竟然几个月都不和驸马同席。

太宗听说这事不由大笑。一日设宴召驸马与公主前来饮酒。宴中，太宗与驸马比矛，并以身上所戴佩刀为赌注，太宗故意输了比赛，解下身上佩刀挂在薛万身上。公主见了非常高兴，酒宴结束后，驸马还不及骑上坐骑，公主就召驸马与她同车，从此两人感情更胜往日。

〔梦龙评〕太宗这招，省却多少调解力气。

557. 狄 青

【原文】 陕西豪士刘易多游边，喜谈兵。韩魏公厚遇之。狄青每宴设，易喜食苦马菜，不得，即叫怒无礼。边地无之，狄为求于内郡。后每燕集，终日唯以此菜啖之。易不能堪，方设常馔。

【译文】 宋朝时陕西豪士刘易常游边境，喜欢谈论兵事，深得韩魏公（即韩琦，字稚圭，宋名臣）的礼遇。狄青（字汉臣，深受范仲淹、韩琦等名臣器重，卒谥武襄）每每设宴款待他。

刘易喜欢吃苦马菜，如果席中没有这道菜就大声叫骂。可是边境一带不产这种苦马菜，于是狄青派人专程到内地搜购，每次请刘易吃饭，餐餐都只有这道苦马菜，直到刘易求饶，狄青才下令菜色恢复正常。

558. 王安石

【原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性好洁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吴假用未还。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跳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

【译文】 王舒王越国吴夫人有洁癖，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能诗文工书画，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神宗时为相，提倡变法遭旧党大臣反对，罢为镇南军节度使）个性率直，每每与她不合。

王安石自江宁辞官后，就回到故居旧宅。

话说有张官藤床，吴夫人借去后就一直未归还，郡更多次前来索讨，都空手而回。有一天，王安石就穿着鞋子跳上床，然后躺卧其上，吴夫人见了，立即命人将床送还。

十五、事急用奇

【原文】 尧趋禹步，父传师导。三人言虎，逾垣叫跳，亦念非仪，虞其我暴。诞信递君，正奇争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权奇”。

【译文】 老虎进城，本来没有这回事；三人成虎，教你不相信也难。因应诡谲的环境，为达目的，智者只有出奇谋、以智取。

559. 孔 子

【原文】 孔子居陈，去，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谓之曰：“苟无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大信不信。

【译文】 孔子离开陈国后，带着子贡等人前往卫国。

经过蒲地时，正碰上公叔氏叛乱。蒲人将孔子等一行人团团围住，对孔子说：“只要你不去卫国，我们就让你平安离去。”

迫于眼前情势，孔子只好与蒲人订下不往卫国的盟约。

孔子等人出了东门后，却立即转往卫国，子贡问孔子：“订下的盟约，可以不遵守吗？”

孔子回答说：“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订的盟约，神明是听不见、看不到的。”

〔梦龙评〕孔子认为宣扬“王道”主张是大信，对蒲人的承诺是小信，真正的大信是不受小信所拘束的。

560. 淮南相

【原文】 孝景三年，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共应之，其相曰：“王必欲应吴，臣愿为将。”王乃属之。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边批：欺王不害为信。淮南王以故得完。

若腐儒必痛言切谏，如以水投石，何益？此事比酈寄卖友、嫁太尉于北军同一轴，而更觉撇脱。

【译文】 汉景帝孝景三年，七国（吴、胶西、楚、赵、济南、菑川、胶东谋反，后为太尉周亚夫平定）举兵造反，吴王派使者到淮南，请淮南王出兵，淮南王颇为心动。

淮南相说：“如果王想出兵响应吴王，小臣愿率兵前往。”

淮南王于是将兵权交由相国〔欺王而不害信〕。谁知相国却带领军队救援被七国所围困的城池，没有听从淮南王的旨意，仍效忠汉朝皇室，也因此当七国之乱平定后，淮南王得以保全性命。

〔梦龙评〕这件事若是一般固执、不知变通的士人来处理，必定痛责淮南王的不忠，苦口劝谏出兵的不当，然而这么做就好比把石头丢到河里，对阻止淮南王出兵毫无帮助。淮南相处理此事虽与酈寄欺骗好友吕禄，而使得太尉周勃轻易取得吕禄封地是同一手法，但手段却更为高明。

561. 王敬则

【原文】 王敬则尝任南沙县。时方兵荒，县有劫贼，群聚匿山中，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则遣人致劫帅曰：“若能自出首，当为申白，请盟之庙神，定无负。”盖县有庙神，甚酷烈，乡民多信之，故云。劫帅许之，即设宴庙中致帅。帅至，即席收之，曰：“吾业后神矣！若负誓，当还神十牛。”遂杀十牛享神，而竟斩帅，贼遂散。

【译文】 南北朝时，王敬则（南齐人，高帝时封阳郡公，明帝即位，因谋反被杀）为南沙县令，时值天下大乱，盗匪四起。县中有一群藏匿山中的土匪，偷抢掳掠，为害乡民，官府屡次派兵围剿都无功而返。

王敬则派人告诉土匪头：“只要出面自首，一定为你们求情减刑，从轻发落，为表诚意愿在神明前赌咒，绝不违背誓言。”

原来县中有一座庙，所供奉的神明异常灵验，因此当地乡民对这神明十分恭敬，所以王敬则才如此提议。

果然土匪头一口答应。

王敬则立即在庙中设宴，土匪头一到，王敬则却当场命人将他收押，说道：“我刚才已禀告神明，若我违背对你的承诺，就杀十头牛向神明告罪。”

于是杀牛祭神，再一刀杀了土匪头，残余的土匪，也就四处逃散，从此不再危害乡民。

562. 宋太祖

【原文】 艺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贲。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为巩固帝位，在酒宴中用计使拥有重兵的节度使们交出兵权，但太祖又担心丰厚的赏赐会造成国库的空虚，因为光是替每位节度使盖一幢房子就要花上好几万钱。

一日，太祖又赐宴款待节度使，在太祖频频劝饮下，节度使个个醉态毕露，太祖召他们的家人进宫扶侍节度使回家，亲自送至殿门，并对他们的家人说节度使自愿损献十万贯钱给朝廷以示忠诚，表示嘉许。

第二天这些节度使酒醒后，纷纷询问家人：“昨晚如何回到家中？”“不知在皇上面前是否有失态的地方？”

家人就把许诺十万贯钱的事说出来，节度使虽然很怀疑醉后是否真说过这些话，但也只有照太祖所说的钱数呈给朝廷。

563. 宋太宗

【原文】 宋太宗即位初年，京师某街富民某，有丐者登门乞钱，意未满，遂詈骂不休。众人环观，靡不忿之。忽人丛中一军尉跃出，刺丐死，掷刀而去，势猛行速，莫敢问者，街卒具其事闻于有司，以刀为证。有司坐富民杀人罪。既讞狱，太宗问：“其服乎？”曰：“服矣！”索刀阅之，遂纳于室，示有司曰：“此吾刀也。向者实吾杀之，奈何枉人！始知鞭笞之下，何罪不承，罗钳结网，不必浊世！”乃罚失入者而释富民，谕自今讯狱，宜加慎，毋滥！

此事见宋小史。更有一事：金城夫人得幸于太祖，颇恃宠。一日宴射后苑。上酌巨觥劝晋王，晋王固辞。上复劝，晋王顾庭中曰：“金城夫人亲折此花来，乃饮。”上遂命之。晋王引弓射杀之，抱太祖泣泣曰：“陛下得天下，宜为社稷自重！”遂饮射如故。夫投鼠忌器，晋王未必鹵莽乃尔，此事恐未然也。

【译文】 宋太宗（赵匡义，太祖弟）即位的第一年，有个乞丐在京城一位有钱人家门口乞讨，由于乞得的钱数太少，心生不满，嘴中骂个不停，引起路人围观，众人对乞丐的口出恶言都十分反感。

突然从围观的人群中冲出一位军官，一言不发就把乞丐给杀了，然后丢下凶刀匆匆离去。由于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加上那位军官行动快速，围观的人群中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探问究竟。

衙令将此事呈报判官，判官以刀为证据，判富人犯了杀人罪，罪状确定即将执刑。

太宗听说此事，便亲自询问富人：“对此判决可心服？”

答：“服。”

太宗将凶刀带回宫中，并召来判官说：“这是我的刀，乞丐是我所杀，为何要冤枉好人呢？现在我才明白，严刑逼供下，没有不承认的罪行，酷刑不只是乱世才有。”

于是将富人无罪开释，而将判官治罪。

太宗并下令：“从今以后，审犯断案要更加谨慎，不可草率。”

〔梦龙评〕上述的故事记载在《宋小史》里，还有一个小故事：

金城夫人深得太祖宠爱。一天太祖在后园与群臣一边饮酒、一边比赛射箭。太祖一时兴起，斟上一大杯酒要晋王（太宗登基前为晋王）喝下，晋王推辞不饮，太祖仍不死心。晋王环视园中一圈，指着一朵花对太祖说：“如果金城夫人亲自摘下那朵花，我就喝酒。”太祖命夫人摘花，晋王却拉弓一箭将金城夫人射死，然后跪下抱着太祖的脚大哭说：“皇上刚得天下，应以国家百

姓为重，不该沉迷女色。”太祖听了觉得有理，于是君臣继续宴饮。

一般人即使有除恶之心，却总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忌，晋王应该不至于如此鲁莽，在这件事可能有失实之处。

564. 明太祖

【原文】 滁阳王二子忌太祖威名日著，阴置毒酒中，欲害之，其谋预泄。及二子来邀，上即与偕往，了无难色。二子喜其堕计。至半途，上遽跃起马上，仰天若有所见。少顷，勒马即转，因骂二子曰：“如此歹人！”二人问故，上曰：“适上天相告，尔设毒害我。我不往矣！”二子大骇，下马拱立，连称“岂敢”，自是息谋害之意。

【译文】 滁阳王的两个儿子，顾忌太祖朱元璋声望日隆，想暗中在酒里下毒谋害太祖，谁知事机不密，太祖已有耳闻。

一天，二人前来邀太祖饮酒，太祖欣然前往，二人正为太祖的中计暗自高兴，走到半路，太祖突然从马上跳起，抬头看天，那神情好像看见或听见什么似的。

一会儿，太祖突然调转马头，并对着二人骂道：“你们两个原来这么歹毒。”

二人急忙问原因，太祖说：“刚才天神告诉我，你们想下毒谋害我，我不去喝酒了。”

二人大吃一惊，急忙下马，恭敬的站在太祖面前，连连说道：“小臣不敢。”

从此不再有毒害太祖的念头。

565. 吴官童

【原文】 英庙在虏中，也先以车载其妹，请配焉。上以问吴官童，官童，驿使也。正统十三年使虏被拘，至是自请从上。对曰：“焉有天子而为胡婿者？后史何以载？然却之则拂其情。”乃给之曰：“尔妹朕固纳之，但不当为野合，使朕还中国以礼聘之。”也先乃止。又选胡女数人荐寝，复却之曰：“留候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嫔御。”也先益加镜焉。

天子不当为胡婿，中国又可给胡人乎？如反正而胡人效女，虽纳之可也。厥后英庙复辟，虏使至。官童叩以不来效女之故。使者曰：“已送至边，为石亨杀媵而纳女。”上命隐其事，而亨祸实基于此。

【译文】 明朝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一天，也先（蒙古瓦剌族首领）带着他的妹妹来到英宗所囚的宫中，想许配给英宗。

英宗非常烦恼，于是问吴官童（本为释站使者，正统十三年英宗被俘后，自愿跟随英宗）有何对策。

吴官童说：“哪有大明天子作胡人女婿的？以后史书上会怎么写呢？但若拒绝，又恐怕违逆了也先。”

英宗无奈，只好骗也先说：“朕一定会迎娶令妹，但朕不想草率完婚，待朕返回京城，一定按大明古礼迎娶。”

也先虽相信英宗的话，不再强逼，却挑选多名美女拭探英宗。

英宗推辞道：“请你要她们回去，待日后做为令妹的陪嫁女，朕一定会册封她们为嫔妃。”

从此，也先对英宗就更加尊敬了。

〔梦龙评〕堂堂大明天子固然不该作胡人女婿，但就可以做出欺骗胡人的事吗？如果两方和好，那么也先送妹，英宗娶她也是理所当然的。

日后，英宗与也先订立盟约，瓦剌族向明称臣，英宗也安全回到京城。一日，胡使朝贡，吴官童质问为何不送也先妹妹进京，胡使说：“抵达边境时，边境守将石亨（渭南人，官累至镇朔大将军）杀了陪嫁的女子，而强占了我的姑娘。”

英宗虽下令不要声张，但石亨日后被诛，其实这事已种下祸根。

566. 公孙申

【原文】 鲁成公时，晋人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不急君也。晋栾书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而归郑伯。

子鱼立而宋襄返，叔武立而卫成还，此春秋之已事，亦非自公孙申始也。国朝土木之变，也先挟上皇为名，邀求叵测。于肃愍谢之曰：“赖社稷之神灵，已有君矣！”虏计窘，竟归上皇。识者以为得公孙申之谋。

王旦从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东京，遇暴疾，命旦驰还，权留守事。旦曰：“愿宣寇准，臣有所陈。”准至，旦曰：“十日之内无捷报，当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又用廉颇与赵王约故事。大臣谋国，远虑至此，亦由君臣相得，同怀社稷之忧而无猜忌故也。

项羽欲烹太公。高帝曰：“我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愿分我一杯羹！”陈眉公谓太公以此归汉，亦孤注之意也。

【译文】 春秋鲁成公时，晋人扣留郑伯。

公孙申说：“我们立即出兵攻打许国，并且宣布将另立国君，晋人一定会释放君王。”

于是郑国围攻许国，表示对郑伯的被扣毫不在意。

晋君说：“郑人将另立新君，我等于扣留了一个普通人，又有什么用呢？不如借讨伐郑国归还郑君，和郑国议和。”

于是郑君安然返国。

〔梦龙评〕鲁僖公时，因宋人有立子鱼（即史鱼）为君的提议，而使诸侯放弃挟持宋襄公；同

样的，定公时也因号称另立武叔为君而使卫成公全身而返，这都是已知的史事，所以另立新君以摆脱敌人威胁并非始于公孙申。

明朝土木之变后，也先挟持英宗，以此对大明大肆需索。于肃愍就对胡使者说：“赖神明保佑，明朝已有皇帝了。”胡使者见计不成，只有释回英宗，朝中大臣以为于肃愍的计谋是源自公孙申的灵感。

宋朝时王旦（宋朝进士，后封魏国公）随真宗率军亲征到澶州，雍王留守东京，处理政务，一日雍王突然得了急病，真宗命王旦立刻赶回东京，接替雍王的职务。王旦说：“臣希望皇上能宣寇准（封莱国公）晋见，臣有事禀奏。”寇准到后，王旦说：“若十天内澶州没有好消息传回，我们应该如何做呢？”真宗沉思许久后，缓缓说道：“立太子为帝。”王旦这是引用廉颇（赵良将，与蔺相如为刎颈之交）与赵王赴渑池之会时君臣相互约定的故事，王旦为国深谋远虑，可算是贤臣。这也是由于君臣间能相互信任了解，没有猜忌，共同为国家的福祉而努力才能如此。

楚、汉相争时，项羽（秦末人，楚汉相争中被刘邦击败，曾自立为西楚霸王）为威胁刘邦，想杀刘邦的父亲太公。刘邦知道后说：“我们曾约为兄弟，因此我父亲就好比是你父亲一样，如果你一定要杀了他炖汤，也分我一碗吧！”陈眉公评论此事时说：正因刘邦这一番话，刘父才能安全脱身，但在当时，也可算是孤注一掷了。

567. 胡 松

【原文】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适倭寇猖獗，郡议筑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

【译文】 明朝人胡松号承庵，初为嘉兴府的刑狱，掌理平湖县，政绩颇佳，深得百姓爱戴。

当时沿海倭寇为患，骚扰之事时有所闻，郡府为加强防范，考虑发动民力筑城防御。

胡松听说筑城的事后，连夜赶往郡府，面见郡守说：“平湖的百姓思想单纯，很难让他们了解筑城抵御倭寇的重要性，不如在倭寇来犯时把我押到第一线抵御倭寇，平湖的百姓都曾受过我的恩惠，看到这种状况，一定会替我着急，这时再要求百姓帮忙筑城，一定能得到百姓支持。”

郡守同意胡松的提议，果然，百姓在见到胡松危急时十分害怕，于是纷纷拿着工具加入修筑的行列，不到一个月，城墙就建好了。

568. 狄 青

【原文】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胜负无以为据。”乃取百钱自持之，与神约：“果大捷，投此钱尽钱面！”左右谏止：“倘不如意，恐阻师。”武襄不听。万众方耸视，已而挥手倏一掷，百钱

皆面。于是举军欢呼，声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顾左右取百钉来，即随钱疏密，布地而帖钉之，加以青纱笼，手自封焉，曰：“俟凯旋，当谢神取钱。”其后平邕州还师，如言取钱。幕府士大夫共视，乃两面钱也。

桂林路险，士心惶惑，故假神道以坚之。

【译文】 南方人迷信鬼神，有一次狄青（北宋大将，屡建战功）带兵征讨侬智高（南蛮人，曾建南天国）时，大军一来到桂林，狄青便焚香祝祷：“此次讨蛮不知胜负如何？现在我以一百个铜钱请示神明，如果出征能获胜，那么这一百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

手下将领都极力劝阻狄青，因为一百个铜钱都出现正面的机率实在太低了，恐怕会严重的影响军心士气。

狄青没有接受劝阻，在数万军士的围观注视下，只见狄青猛一挥手，一百个铜钱洒满一地，每个铜钱都是正面朝上。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响彻山林。

狄青也高兴得不得了，命副将取来一百支铁钉，将铜钱钉在原地，覆上青纱，并自己亲手加上封条，然后向神明祝祷：“等我凯旋回来，一定重谢神明，取回铜钱。”

在平定南蛮胜利凯旋后，狄青果然实践诺言，回来取钱，幕僚检视那些铜钱，才发觉原来那些钱两面都是正面。

〔梦龙评〕桂林路途险阻，军士人心惶惶，所以狄青借神明的力量来提振军心。

569. 王 琼

【原文】 王晋溪在本兵时，适湖州孝丰县汤麻九反，势颇猖獗，御史以闻，事下兵部。晋溪呼贲本人至兵部，大言数之曰：“汤麻九不过一毛贼，只消本处数十火夫缚之，何足奏报！欲朝廷发兵，殊伤国体。巡按不职，考察即当论罢矣！”贲本人回，传流此语，皆以本兵为玩寇，相聚忧之。贼知朝不发兵，遂恣劫掠，不设备。先是户部为查处钱粮，差都御史许延光在浙。晋溪即请密敕许公讨之，边批：不别遣将。授以方略。许命彭宪副潜提民兵数千，出其不意，乘夜往。贼方掳掠回，相聚酣饮，边批：毕竟小寇。兵适至，即时擒斩，遂平之。

尔时若朝廷命将遣兵，彼必负固拒命，弄小成大。此举不烦一旅，不费一钱，而地方晏如。晋溪之才，信有大过人者，虽人品未醇，何可废也。

【译文】 明朝人王晋溪（王琼，字晋溪，太原人，聪敏多心计）任职兵部时，有一次湖州孝丰县汤麻九作乱，为患甚烈。御史奏报朝廷，朝廷下令兵部负责平定。

王晋溪召来属下，故意大声斥责：“汤麻九不过是个小小毛贼，派几十个小兵就能消灭他，不值得大惊小怪，要本部出兵，实在有损朝廷颜面，巡按的御

史不据实禀报，我一定上奏请求皇上给予免职的处份。”

王晋溪这番话传开后，大家都认为兵部太轻忽贼人，谈论时都不免忧心忡忡。

贼人得知兵部不准备大军围剿，遂任意抢夺，防备日渐松懈。

早先户部（官署名，六部之一，掌户口、田赋）为查访各州县的钱粮，曾派都御史许廷光在浙江，王晋溪暗中奏请朝廷派密令许廷光负责剿贼〔不特别遣将〕，并授剿贼的策略。许廷光命副将率数千民兵乘夜偷袭，贼人刚抢夺回来，正举行庆功宴，个个醉得东倒西歪〔毕竟是小贼〕，民兵轻轻松松的就将贼人擒服，平定了贼乱。

〔梦龙评〕若兵部奉朝廷之命大张旗鼓出兵讨贼，贼人必定会据险抵抗，事情反而会扩大，现在不用劳动

大军，不花巨额军费而地方恢复太平，王晋溪实在有过人的智慧，虽然王晋溪的人品有小疵，但哪能因此贬低他的才智呢。

570. 杨云才

【原文】 杨云才多心计，每有缮修，略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为，及成，始服其精妙。为荆州同知日，当郡城改拓时，钱谷之额已有成命，而台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许。监司谋诸守令，欲稍益故额。云才进曰：“某有别画，不烦费一钱也。”次日驰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献，怒曰：“不佳！”尽碎之，而出己所制模付之，曰：“第如式为之！”诸人视其式，无以异也。然云才实于中阴溢二分许，积之得如所增数。城成，白其故，监司乃大服。

砖厚而陶者不知，城增而主者不费。心计之妙，侔于思神。

【译文】 杨云才聪明点子多，郡中一些修缮工程进行时，常出些鬼点子指示负责的人员，弄得旁人一头雾水，直到工程完成，才不得不佩服杨云才的计谋精妙。

杨云才任职荆州时，州中的城墙有扩建计划，工程费用也有一定预算，但朝廷突来命令，要再将城墙增厚二尺左右。州太守召集地方官商议如何筹募增加的工程费。

杨云才说：“我有一个办法，不须再多花钱。”

第二天，杨云才骑马来到制砖工厂，命厂主取来砖石的模子察看，突然故作生气的指责砖模不良，摔碎在地上，再将已制好的砖模交给厂主说：“照这规格烧制。”

旁人看那式样，觉得和原先的砖模没有什么差别。事实上杨云才已暗中加宽二分，累积起来的砖块厚度，恰好是朝廷所要求城加厚的尺寸。等到扩城工

程完成，州太守不得不佩服杨云才的计谋。

〔梦龙评〕砖石厚度增加但厂主不知，扩墙工程圆满完成却不须再增费用，杨云才可说用计如神。

571. 种世衡

【原文】 种世衡知澠池县。旁山有庙，世衡葺之。有梁重大，众不能举。世衡乃令县干剪发如手搏者，驱数对于马前，云：“欲诣庙中教手搏。”倾城人随往观。既至，谓观者曰：“汝曹先为我致庙梁，然后观手搏。”众欣然趋下山，共举之，须臾而上。

近于欺矣！褒姒虽后齿，恐烽火从此不灵也。必也真教手搏，为两得之。

【译文】 宋朝人种世衡任澠池县知县时，县中的山上有座庙因年久失修残破不堪。种世衡想将庙再重新修建，修缮的工程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唯独庙中的梁木太过粗大，工人无法搬运上山，致使工程停滞不前。

种世衡心生一计，挑选手下中身强力壮的军士，命他们把头剃了，打扮成相扑的力士，排列成行走在马队前游行街市，并宣布“将在庙中表演相扑”。

到了表演的日子，全县扶老携幼，蜂拥上山〔聚人之法〕，种世衡对前来的群众说：“今天是上梁的好日子，请各位乡亲先帮忙搬运梁木，然后再观赏相扑表演。”

众人都满心欢喜的下山，不多久梁木就顺利的搬运上山。

〔梦龙评〕种世衡的做法，有欺骗百姓的嫌疑，就好比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点燃烽火台，日后再有用到百姓的时候恐怕就不管用了，如果种世衡在梁木搬运上山后，真的表演一场相扑，才真的是一举两得，皆大欢喜。

572. 雄山智僧

【原文】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飞瓦岩。相传僧初结庵时，因山伐木，但恐山高运瓦之难，积瓦山下，诳欲作法，飞瓦砌屋，不用工师。卜日已定，远近观者数千人。僧伪为佣人挑瓦上山。观者欲其速于作法，争为搬运，顷刻都尽。僧笑曰：“吾飞瓦只如是耳！”

【译文】 南安有座雄山，山上有飞瓦岩，据说是有个和尚想在飞瓦岩盖庙，在山中伐木为建材，唯独庙瓦须由山下运来，但山势陡峭搬运困难，所以大批的瓦材只能囤放在山下。于是和尚就在城中散播消息，将表演不用工匠就能“飞瓦建屋”的法术。

表演的日子到了，远近赶来看热闹的有好几千人，和尚假扮成奴仆，挑着一担瓦块上山，众人为早些看到表演，都纷纷自动挑瓦上山，不多久，盖庙所

须的瓦块都搬运完毕。

这时和尚才笑嘻嘻的对众人说：“这就是我所说的飞瓦法术。”

573. 李抱贞 刘元佐

【原文】 李抱贞镇潞州，军资匱阙，计无所出。有老僧大为郡人信服，抱真因请之曰：“假和尚之道以济军中，可乎？”僧曰：“无不可。”抱真曰：“但言择日鞠场焚身，某当于便宅凿一地道通连。候火作，即钻以相出。”僧喜从之，遂陈状声言。抱真命于鞠场积薪贮油，因为七日道场，昼夜香灯，梵呗杂作。抱真亦引僧视地道，使之不疑。僧乃升坛执炉，对众说法。抱真率监军僚属及将吏膜拜其下，以俸入坛施，堆于其旁。由是士女骈填，舍财亿计。计满七日，遂聚薪发焰，击钟念佛。抱真密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顷，僧薪并灰，籍所得货财，即日悉辇入军资库，别求所谓舍利者，造塔贮焉。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贍军资。

不仗佛力，军资安出？王者并存三教，其亦有所用之欤！

【译文】 唐朝人李抱贞（因服丹过多而卒）为潞州节度使时，府库空虚，几乎发不出薪饷，急得不知如何才好。

当地有位老和尚，德高望重，百姓十分尊敬他，李抱贞在无计可施下，只有求见老和尚，说道：“府库空虚，希望能借助大师的威望渡过难关，不知大师是否愿意？”

老和尚说：“有何不可？”

李抱贞说：“请大师选个吉日，告知信徒将火焚肉身献佛，在下将命人另掘一地道，待点火后大师就可由地道脱身。”

老和尚听了李抱贞的计划觉得很满意，就很高兴的答应了。

于是李抱贞一面命人张贴布告散播消息，一面派人修建道场。由于法会将连续举行七天，所以道场上堆满了木柴、香油。为了让老和尚放心，李抱贞亲自陪同老和尚察看地道。

到了吉日，道场上灯火昼夜不熄，梵唱之声不绝于耳，只见老和尚坐在法坛上手执香炉，对信徒们宣扬佛法，李抱贞也带领部属在坛下参礼膜拜，并将财物损献在法坛旁，一时间善男信女争相捐献，转眼竟堆成小山。

到了第七天，老和尚命人在法坛四周架上木柴，开始引火，一面击钟口念佛号。谁知李抱贞早已暗中派人将地道封闭，一会儿功夫，只见老和尚已随木

柴化为灰烬〔此僧死得其所〕。

总计此次法会所捐献的款项，竟然上亿，全数收归府库，化解了潞州的财务危机。事后李抱贞将老和尚火化后所拾得的舍利子（佛身火化后，结成似珠状之物），另建一塔供奉。

汴州有座相国寺，传出寺中所供奉的佛像竟然有汗珠冒出。节度使刘元佐命人驾车亲自到寺中参礼膜拜并献金帛。中午，他的夫人也来到寺中，第二天更在寺中举行斋戒法会，于是将帅官吏富商争相前往相国寺献金膜拜，唯恐落人之后。

刘元佐更命人将众信徒所捐献的财物一一登记，十天后法会结束，累计众人所捐钱财有数万，全部纳入府库。

〔梦龙评〕不仰仗佛力，李抱贞、刘元佐的府库如何得以充实，圣贤明君能容佛、道、释三教并存，自有他的道理在。

574. 文彦博

【原文】起居舍人母湜，至和中上言，乞废陕西铁钱。朝廷虽不从，其乡人多知之，争以铁钱买物。卖者不肯受，长安为之乱，民多闭肆。僚属请禁之，文彦博曰：“如此是愈惑扰也。”乃召丝绢行人，出其家缣帛数百匹，使卖之，曰：“纳其直尽以铁钱，勿以铜钱也。”于是众知铁钱不废，市肆复安。

【译文】宋朝时起居舍人（官名，掌皇帝起居，记其言行）母湜曾奏请朝廷废止铁钱的使用，朝廷虽未准所奏，但消息已传开，百姓都知道废钱的事，于是争相用铁钱购买物品；而商家们却拒绝收铁钱，造成长安市场交易一片混乱，甚至有些商家开始罢市。

官兵们请朝廷下旨禁止罢市，但文彦博（仁宗时进士，封潞国公）却表示反对，认为：“朝廷禁止，只会加深百姓的疑虑。”

文彦博请来了城中的丝绢行老板，把家中上百匹的丝绸请老板卖，并声明按市面丝价的行情折算成铁钱，不用铜钱。百姓知道这件事后，知道不会废止铁钱的使用，长安的市场交易也就恢复正常。

575. 秦 桧

【原文】京下忽阙现钱，市间颇皇皇。忽一日，秦相桧呼一镊工栲发，以五千当二钱犒之，边批：示以贱征。谕曰：“此钱数日有旨不使，可早用也。”镊工遂与外人言之。不三日，京下现钱顿出。又都下货壅，乏现镪。府尹以闻，桧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络绎。奔而来，谕之曰：“适得旨，欲

变钱法。可铸样钱一缗进呈。废现镗不用。”约翌午毕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为之。富家闻之尽出宿镗市金粟。物价大昂，钱溢于市。既而样钱上省，寂无闻矣。

贼桧亦尽有应变之才可喜。然小人无才，亦不能为小人。

【译文】 南宋时，京城中突然发生货币短少的现象，一时间人心惶惶。

丞相秦桧（宋奸臣，曾以莫须有罪名杀岳飞）知道后，一日召见一名小工，嘉许他的工作，并把五千元当二元般的赏给他〔表示钱已贬值〕，小声的说：“皇上很快就会下旨废掉现在使用的钱，你要尽快用。”

小工将秦桧的话告诉友人，不出三天京城中现钱涌出。

又有一次，京城中的商家发现货品都卖不出，几乎停市。

官府将此事奏报秦桧，秦桧笑着说：“这事容易。”

立即命人召文思院令（宋官署名，掌造金银珠玉等物），为表示事情紧急，还频频派人催唤。

秦桧告诉文思院令：“刚才接获圣旨，皇上有意改变币制，你赶紧命人打造新币模版呈给本相，至于旧币，以后就不准再用了。”

并嘱咐院令第二天中午要交差。

院令离去后立即召模造工打造，城中富豪听说这事，连忙将家中的钱换成金帛，一时物价上涨，交易热络。而院令所呈的新币却一直没有下闻。

〔梦龙评〕秦桧虽是奸臣，但这种应变的机智仍值得称许，由此可见小人若没有一些聪明才智，也不能做出危害国家社会的坏事。

576. 令狐楚

【原文】 令狐楚除守兖州，州方旱俭，米价甚高。逐使至，公首问米价几何？州有几仓？仓有几石？屈指独语曰：“旧价若干，诸仓出米若干，定价出粟，则可赈救。”左右窃听，语达郡中，富人竞发所蓄，米价顿平。

【译文】 令狐楚镇守衮州时，正值州中大旱，一时米价飞涨。

令狐楚召来衙吏问道：“现在米价多少？”“衮州有多少仓？”“每仓可存放多少米粮？”

然后数着手指自言自语说：“现在米价甚高，如果把州中所有仓库中的米按旧价卖出，就可以对付这次大旱的缺粮了。”

一旁的随员听到这番话，不久就传遍州内，百姓都知道官府将出售仓米，富商于是争相把所有屯积的米低价卖出，米价迅速跌回合理的价格。

【原文】 俵马以高三尺八寸、齿少而形肥者为合式。各州县无孳生驹，必从马贩买解。开州居各县之中，马贩自外来，先被各县拦截买完，然后放过。州官比解严迫，马头枉受鞭笞，马价腾踊，求速反迟。陈霁岩为知州，洞知之，故缓其事。待马贩到齐，方出示看马。先一日，唤马头到堂，面问之云：“各县俵马已行，汝知之乎？”咸叩头应曰：“知之。”又密谕曰：“我心甚忙，明日看马，只做不忙，汝辈宜知之。”又叩头感激而去。明日各马贩随马头带马，有高至四尺者，令辄置不用，曰：“高低怕相形，宁低一寸，我有禀贴到太仆寺，只说是孳生驹耳。”众禀再迟三日，至临濮会上买，易得。公许之，不责一人而出。各马贩气索然，争愿贱卖，两日而办。在他县争市高马，刻期早解，以求保荐，腾价至四五十金。在本州无过二十余金者。

真心为民，实政及民，必然置保荐于度外。善保荐者，正不干求。保荐者也。

【译文】 俵马以高三尺八寸、马齿少而体型壮硕的品种才合乎标准。但各个州县都无法自行交配繁殖种马，必须向外地的马贩购买。并州位居在这一带的州县之中，外地的马贩还没有到达并州，合格的马就被其他各州县拦截买光。州官为向朝廷交差，只有不断对马贩施加压力，甚至鞭打用刑，一时马价大涨，反而更买不到合适的马。

陈霁岩为并州知府，明白马价高涨的原委后，故意装作不急，等到外地马贩齐集并州后，才表示要看马。

先前一日，陈霁岩曾召来本地的马贩们，问道：“其他各州都已买好俵马呈给朝廷，你们可知此事？”

马贩答：“知道。”

陈霁岩小声说：“为了买马，我心中也急得很，但明天选马匹时，我要装作不急，你们不要穿帮。”

第二天，外地的马贩带着马匹前来，有马高四尺的，陈霁岩反而不买，说：“高矮怕相比，而高大的马匹较少，容易显得突兀，暴露出不合格式，因此，如果真选不到三尺八寸的，我宁可要低一寸的，没关系，我已呈报太仆寺说是我们自行交配繁殖，这次可能迟一些，因此有时间慢慢选。”

本地马贩说：“再过三天，在临濮有个马会，届时一定能买到合意的马匹。”

陈霁岩点头说好，对这些外来的马贩也没一句责备。

外地马贩颇为失望，争相杀价求售，结果，陈霁岩在两天内就将朝廷所要求的马数买齐。

其他各州为求交差争相以高价买马，好争取日后升官的机会，以致在别州一匹马喊价四、五十金，而并州一匹马不超过二十金。

〔梦龙评〕真心为民谋福的官吏，治政的主要考虑是老百姓，也不会在意官位的升迁，而到头来，真正会升官的人往往是那些不存心争取的人。

578. 徐道覆

【原文】 徐道覆，卢循妹夫也。始与循密谋举事，欲治舟舰，使人伐材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后称力少，不能得致，即于郡减价发卖。居人贪贱，争取市，各储之家。如是数四，故船板大积。及道覆举兵，按卖券而取，无敢隐者，乃并力装船，旬日而办。

道覆虽草窃，其才略有过人者，脱卢循能终用其计，何必遽为“水仙”？其临死，叹曰：“吾为卢循所误！使吾得事英雄，天下不足定也！”呜呼！奇才策士郁郁不得志，而狼籍以死者比比矣！天后览骆宾王檄，叹曰：“使此人沉于下僚，宰相之过也！”知言哉！

【译文】 徐道覆是卢循的妹夫，二人曾密谋起事，为建造船只雇人在高康山伐木，为防事机外泄，伪称为木材商，对人说：“本想将木材运到京城，但财力不够，只好在本州贱价出售。”

当地的百姓生活贫苦，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争相抢购，屯放家中，几次交易后，造船所需的船板已积够了，等到起事之时，徐道覆照当初买木材的订单到各民家搜购，于是十天之内就造好所需的船只。

〔梦龙评〕徐道覆虽为草寇，但也有过人的才干，倘使卢循能自始至终听从徐道覆的计谋行事，或许不会覆亡得那么快而投水自杀，难怪徐道覆临死前感叹的说：“卢循害了我，假使我投身的是真正的豪杰英雄，要拿下整个天下是轻而易举的。”唉，有才之士，每每有志难伸而屈死郊野，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

武则天（唐朝人，原为高宗后，后自立为帝，改国号周）在看到骆宾王（善写文章，唐初四杰之一）所写讨伐她的文章后，曾感叹的说：“让这样的人才屈居于低下的职位，难怪要跟着起兵造反，这完全是一干朝中大臣不能知人善用的过失。”这可说是一针见血的话。

579. 秦王祯 马燧 丁谓

【原文】 魏秦王祯为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蛮时出抄掠。祯计召新蔡、襄城蛮首，使观射。先选左右能射者二十余人，而以一囚易服参其间。祯先自射，皆中。因命左右以次射。及囚，不中，即斩。蛮相视股栗。又预令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蛮衣以候。祯临坐，会微有风动，辄举目瞻天，顾望蛮曰：“风气少暴，似有抄贼入境，不过十许人，当在西角五十里。”即命驰骑掩捕十人至。祯告诸蛮曰：“非尔乡里耶？作贼合死不？”即斩之。蛮慑服，不知其为死囚也。自是

境无暴掠。

回纥还国，恃功恣睢，所过皆剽伤。州县供饩不称，辄杀人。李抱玉将馈劳，宾介无敢往。马燧自请典办具。乃先赂其酋，与约，得其旌章为信，犯令者得杀之。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小违令，辄戮死。虏大骇，至出境，无敢暴者。

真宗幸澶渊。丁谓知郢州，兼齐、濮等州安抚使。时契丹深入，民大惊，争趋杨刘渡。舟人邀利，不急济。谓取死罪囚，诈作驾舟人，立命斩之，舟遂集，民乃得渡。遂立部分，使沿河执旗帜、击刁斗自卫。契丹乃引去。

死罪也，而亦不令徒死：祗借之以威蛮，燧借之以威虏，谓借之以威兵，其大者为精李之克敌，而最下供御囚，亦假之以代无辜之命。正如圣药王，尘垢土木，皆入药料。

【译文】 曹魏时秦王祗为南豫州刺史，境内蛮人常骚扰百姓。秦王祗于是挑选了二十多位善于射箭的手下，邀请蛮人首领参观射箭比赛，同时把一死囚换上军服，杂在射手中。

秦王祗先发箭，结果皆命中目标，接着军士按序发箭，轮到死囚时，没有中靶，秦王祗立即下令斩首，蛮人看到这情形，不禁心头一寒。而秦王祗又命预先已换穿蛮衣的死囚十人在一旁待命。

只见秦王祗高坐在参观台上，一阵微风吹过，秦王祗抬头看着天，转头对蛮族首领说：“刚才那阵风有一股暴气，好像有贼人闯入，就在西边五十里处，人数约莫十个。”

立即命人快马追捕，一会儿果然捕获十人。

秦王祗对偷闯者说：“这里是你们的居处吗？私闯汉地罪该论斩。”

于是就地处决，蛮人不知是死囚，只觉得肝胆俱裂，从此不敢再骚扰百姓。

唐代回纥人帮助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又仗着武力强大，归返回地途中，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州县接待稍不称意就杀人泄恨。将军李抱玉奉旨到回纥军营劳军，竟没有官员敢随行，只有马燧自愿随行。

马燧先贿赂回纥人的酋长，以旗帜为信号，违反命令的人可处死，接着马燧又自牢中挑出一批死囚为公差，稍有违令立刻处死，回纥人看了大吃一惊，沿途再也不敢闹事。

宋真宗率军驻扎澶州时，丁谓为郑州知府兼齐濮安抚使。这时契丹人深入内陆，百姓大为惊慌，纷纷想渡河避难，船家为提高船资，故意推拖不载客。

丁谓知道后，就由狱中找来一名死囚，扮成船夫斩首示众，于是船家们都不敢怠慢，百姓也都得以顺利渡河。丁谓进一步命船家成立自卫队，沿河悬挂旗帜，并建立警戒系统，一发现契丹人踪迹，就击锣鼓示警，不久契丹人就退

走。

〔梦龙评〕虽是死囚，也不让他们白死，秦王桎借死囚阻吓蛮人，马燧借死囚威震回纥，丁谓借死囚显示权威。死囚大可以用来击败敌人，小可以替代无辜者的性命，懂得政治的人就好比善于用药的医师，尘埃、土木都可以是治病的药材。

580. 杨 璉

【原文】 杨璉授丹徒知县。会中使如浙，所至缚守令置舟中，得赂始释。将至丹徒，璉选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驰以迎。边批：奇策奇想。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来谒我耶！”令左右执之。二人即跃入江中，潜遁去。璉徐至，给曰：“闻公驱二人溺死江中。方今圣明之世，法令森严，如人命何？”中使惧，礼谢而去，虽历他所，亦不复放恣云。

【译文】 杨璉受命为丹徒知县，有中使（天子私人使者）平日骄纵贪财，到浙江巡视时就会把当地的守令扣押在官船上，直到守令献上财物才释放他。

中使即将到达丹徒县，杨璉挑选两名善于潜水的人扮成百姓前去迎驾〔奇策奇想〕，中使看到这两人，很生气的说：“县令在哪儿？你们是谁？怎敢随便来见我？”

命随从把两人赶出官船，二人立即跳入江中潜水离去。

这时杨璉才上船，骗中使说：“听说刚才被大人赶出的两人已溺死江中，当今皇上圣明，天下太平，朝廷的律令严明，出了人命如何是好？”

中使听了杨璉这番话，心头一惊，连忙告罪。自此以后中使到地方巡视，再也不敢胡乱横行了。

581. 韩 雍

【原文】 公镇两广，防患甚严，心腹一二人外，绝不许登阶，亦多以权术威镇之。一日与乡人宴于堂后，鞠蹴为戏。既散，潜使人置石炮。有观者，因指示曰：“此公适所蹴戏也。”众吐舌，咸以公为绝力。所张盖内暗藏磁石，以铁屑涂毛发间，每出坐盖下，须鬓翕张不已。貌既魁岸，复睹兹异，惊为神明焉。

夷悍而愚，因以愚之。

【译文】 明朝时韩雍（有军功，两广百姓曾建祠祀拜）镇守两广，律令森严，除了一、二名亲信外，外人一律不许进入内室，并且喜欢用权术统驭部下。

一天，韩雍在后厅宴请乡绅，饭后并踢球为戏来助兴。比赛结束后，韩雍派人在后厅放一石球，并指示若有人看到那石球，就说“这是韩公平常所踢的球”，于是看到石球的人都因韩雍的力大无穷而吃惊得吐舌头。

另外，韩雍也在伞盖下暗藏磁石，并在头发里暗藏铁屑，所以每当韩雍外出时，须发贲张，加上韩雍体型魁梧，见到他的人无不视为神明。

〔梦龙评〕乡民纯朴无知，韩雍也就利用乡民的无知愚弄他们。

582. 王 导

【原文】 王敦威望素著，一旦举兵内向，众咸危惧。适敦寝疾，王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奋志。

【译文】 王敦（临沂人，永昌元年起兵造反）在东晋声望很高，深得朝中大臣及百姓的信赖，因此他的起兵造反，大臣们及百姓一片惊惶，一时民心士气非常低落。

正巧王敦得了急病，王导（曾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宰相）知道了，便率领族中子弟发丧〔妙极了〕，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都认为王敦死了，朝野才有平定王敦叛党的斗志。

583. 程 婴

【原文】 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也，有遗腹，走匿公宫。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娩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边批：只一问，便定了局。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边批：妙计。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我告赵氏孤处。”边批：更妙。诸将军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尤妙。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边批：安知非赌卜者使为此言？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边批：妙人。乃以赵氏对。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皆委罪于屠岸贾。于是武、婴遍拜诸将，相与攻岸贾，灭

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及武既冠成人，婴曰：“吾将下报公孙杵臼！”遂自杀。

赵氏知人，能得死士力，所以蹶而复起，卒有晋国。后世缙绅门下，不以利投，则以谗合，一旦有事，孰为婴、杵？○鲁武公与其二子括与戏朝周，宣王爱戏，立为鲁世子。武公薨。戏立，是为懿公。时公子称最少，其保母臧寡妇与其子俱入宫养公子称。括死，而其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称，将杀之。臧闻之，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于称处，伯御杀之。臧遂抱称以出，遂与称舅同匿之。十一年，鲁大夫知称在，于是请于周而杀伯御，立称，是为孝公。时呼臧为“孝义保”。事在婴、杵前，婴、杵盖袭其智也。然婴之首孤，杵之责婴，假装酷似，不唯仇人不疑，而举国皆不知，其术更神矣，其心更苦矣。

【译文】 屠岸贾（春秋晋人，几灭赵氏一族）诛灭整个赵氏家族，赵朔的妻子原本是成公的妹妹，已怀有身孕，侥幸逃出，藏在成公的宫中。

赵朔的门客中，有个叫公孙杵臼的问好友程婴：“你怎么没随赵氏一族死呢？”

程婴说：“赵朔的妻子已怀有身孕，若是男孩，我要抚育他成人，好为赵氏一门报仇；若是女孩，我就随赵氏一死于地下。”

没多久，赵朔的妻子生下一男孩。

屠岸贾听说赵氏有后，立即派人到宫中搜捕，夫人将婴儿藏在衣裤里，暗自祈祷：“如果赵氏注定从此灭绝，你就哭出声来；若赵氏一门的血仇有平反的一天，你就静默不出声。”

说也奇怪，在屠岸贾的爪牙四处搜查时，婴儿竟完全没有啼哭。

逃过了屠岸贾的搜捕，程婴对公孙杵臼说：“老贼没搜到婴儿一定不会死心，日后一定会再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公孙杵臼说：“抚孤与一死哪件事难〔只此一问便定了局〕？”

程婴说：“当然抚孤比较困难，死反倒容易些。”

公孙杵臼说：“先主赵朔待你不薄，你就负责难的部分吧，容易做由我来做，让我先死。”

于是两人向他人买了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妙计〕，用绣有赵家标志的衣物包裹，躲在山中。

一切安排妥当后，程婴就来到将军府告密：“我程婴贪财怕死，做不来抚育赵氏孤儿的事，只要你们给我千金〔更妙〕，我立刻告诉你们赵氏孤儿的藏身处。”

众将听了大为高兴，立刻答应程婴的要求，随即出动军队随程婴来到公孙杵臼与赵氏孤儿的藏匿处。

公孙杵臼一见程婴，便破口大骂：“程婴你这个小人，当初屠贼在下宫杀害赵氏一族时，你没有追随主公于地下已是不忠，同我一起藏匿孤儿，又连我也

出卖〔尤妙〕，你纵使不愿抚育孤儿，又怎么忍心出卖他呢？”

公孙杵臼将婴儿抱在怀中哭喊着说：“天哪！天哪！孩子是无辜的，请你们放过他吧！要杀就杀我。”

但军士仍把公孙杵臼及孤儿一齐杀了。

众将认为已经斩草除根，非常高兴。然而真的赵氏孤儿却仍然活着，名叫赵武，与程婴一起藏在山中十五年。

一日，晋景公生病，请人卜卦，卜辞说大业之后的冤魂作祟〔安知不是贿赂千金教他这么说的〕，景公询问韩厥，韩厥知道赵武还活着，便告诉景公可能是赵氏的冤魂。

景公再问韩厥：“赵朔是否有后代？”

景公就把屠岸贾杀害赵朔一家，程婴、公孙杵臼抚孤的事一五一十的向景公禀告，于是景公便和韩厥商议如何册立赵武，并归还赵氏的封地和产业。景公私下召见赵武并让他先藏在宫中。

参与谋害赵家的众将听说景公病了，前来问候，景公质问当年屠杀赵氏一族的惨事，并让他们见到真正的赵家后人赵武，众将见事机败露，就把罪过全推给屠岸贾，于是赵武和程婴联合众将围攻屠岸贾，并灭了他的家族。景公并且将赵氏原有的肇喉地归还赵武。

在赵武成年后，程婴说：“我终于可以去见老友公孙杵臼了。”

于是程婴自杀。

〔梦龙评〕赵氏知人善任，所以能结交到为自己效命的死士，而赵氏一族终于能复兴，最后竟能成为有国的诸侯。反观后世门客，不是因利就是为势而投靠，一旦发生急难，哪能做到如程婴或公孙杵臼的行为呢？

春秋时鲁武公带着两个儿子括与战晋见周天子，周天子非常喜欢战，就册封他为鲁世子，将来可继承武公爵位。武公死后，战继位，是为懿公。懿公的儿子名称，年纪尚小，于是奶妈臧寡妇就带着儿子入宫照顾称。括死后，括的儿子伯御起兵造反，杀了懿公，自立为鲁公，并且四处搜捕公子称，想斩草除根，臧寡妇知道伯御的阴谋，就把公子称的衣服让自己儿子穿上，并且睡在公子称的卧铺上，伯御见了床上的孩子，一刀就杀了他，臧寡妇才能抱着公子称逃出宫外，与公子称的舅舅三人躲藏起来。十一年后，鲁国大夫得知公子称还活着，便将此事禀奏周天子，杀了伯御，重新册立公子称为鲁国国君，是为孝公，封臧寡妇为孝义保。这事发生在程婴的事件前，或许程婴和公孙杵臼是效法臧寡妇吧！

然而程婴出卖婴儿，公孙杵臼痛斥程婴，二人神情逼真，不仅仇家没有疑心，甚至全国人民都被他们蒙在鼓里，比起臧寡妇，公孙、程婴两人的思虑却更深远，用心也更良苦。

584. 太史慈

【原文】北海相孔融闻太史慈避地东海，数使人馈问其母。后融为黄巾贼

所围，慈适还，闻之，即从间道入围，见融。融使告急于平原相刘备。时贼围已密，众难其出。慈乃带鞬弯弓，将两骑自从，各作一的持之，开门出，观者并骇。慈径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射之，射毕还。明日复然，如是者再。围下人或起或卧，乃至无复起者，慈遂严行蓐食，鞭马直突其围。比贼觉，则驰去数里许矣。竟从备乞兵解围。

【译文】北海相孔融（鲁人，建安七子之一，后为曹操所杀）听说太史慈（三国吴人，曾任建昌都尉）因受人牵连到东海避祸，就经常派人带着食物、金钱照顾他母亲的生活。

有一次孔融被黄巾贼围困，这时太史慈已由东海回来，听说孔融被围，就从小径潜入贼人的包围圈中见孔融。孔融遂请太史慈突围向平原相刘备求援，但贼人众多，很难突围。

太史慈拿带着弓箭，率领两名骑士，两名骑士各持一个箭靶，三人打开城门出来，贼人大吃一惊，摒息以待，只见太史慈牵着马走到城墙下，开始练习射箭，等到箭都射完了，就牵着马回去。第二天仍然如此。

几天后，贼人看见太史慈出城门，以为他又出来练习射箭，坐的坐，躺的躺，理都不理他，谁知太史慈却忽然快马冲出，穿过贼人的包围，等到贼人发觉，太史慈已在好几里路外，最后顺利的向刘备（三国蜀汉主，曹丕篡汉后，即帝位于成都，与魏、吴鼎足而立）求来援兵，解了孔融之围。

585. 陈子昂

【原文】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辩者。子昂突出，顾左右曰：“犍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皆曰：“可得闻乎？”曰：“明日可集宜阳里。”如期偕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曰：“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文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下。

唐人重才，虽一艺一能，相与惊传赞叹，故子昂借胡琴之价，出奇以市名，而名果成矣。若今日，不唯文轴无用处，虽求一听胡琴者亦不可得，伤哉！

【译文】唐朝时陈子昂（字伯玉，开唐诗浪漫之风，在唐诗发展史上地位重要）刚到京城时，人们都不认识他。

一天，有个卖胡琴的老头喊价百万要卖手中的胡琴，一些豪门富商传看那胡琴，没人看得出这琴是不是真的价值百万。

陈子昂突然说：“我出一千缗钱买了。”

大家听了，惊异得不得了，陈子昂说：“我擅长弹奏胡琴，这是把好琴。”

众人要求子昂弹奏一曲，陈子昂说：“如各位不嫌弃，明天请到宜阳里来。”

第二天众人果然依约前往，陈子昂准备了酒菜，将胡琴放在桌上，用过酒菜后，陈子昂捧着琴说：“我是四川陈子昂，写过上百篇的文章，到京城来也已有一段时日了，但是始终得不到任何赏识。至于胡琴是低贱的乐工所弹奏的，哪值得花时间心力去钻研。”

于是举起胡琴摔在地下，将自己所写的文章分赠在场的宾客。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名声就轰动整个长安城。

〔梦龙评〕唐朝重视人才，有任何的技艺才能，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赞叹和传颂。陈子昂借高价买琴，出奇招而获致名声，果然立刻名震长安。如果事情发生在今天（指明代），不要说文章没有人看，就是请人听胡琴弹奏，人们也一定兴趣缺缺，又怎能借此制造名声呢？唉！可悲哟！

586. 爰种 温峤 高欢

【原文】 爰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谈以数幸，常害盎。盎患之，兄子种为常侍骑，谓盎曰：“君众辱之，后虽恶君，上不复信。”于是上朝东宫，赵谈骖乘。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余共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王敦用温峤为丹阳尹，置酒为别。峤惧钱凤有后言，因行酒至凤，未及饮，峤伪醉，以手板击之堕帻，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敢不饮！”凤不悦。敦以为醉，两释之。明日，凤曰：“峤与朝廷甚密，未必可信，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便相谗貳！”由是峤得还都，尽以敦逆谋告帝。

尔朱兆以六镇屡反，诛之不止，问计于高欢。欢谓宜选王心腹私将统之，有犯则罪其帅。兆曰：“善！谁可行？”贺拔允时在坐，劝请用欢。欢拳殴允，折其一齿，曰：“生平天柱时，奴辈伏处分如鹰犬。今天下安置在王，而允敢诬下罔上如此！”兆以欢为诚，遂委之。欢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统州镇兵，可集汾东受号令。军士素乐欢，莫不皆至。欢去，遂据冀州。

【译文】 西汉时爰盎（历任吴相、齐相，七国乱后被刺死）常慷慨激昂的批评朝政，引起宦官赵谈的不满，屡次在皇帝面前说爰盎坏话，爰盎因此很忧虑。

他的哥哥爰种是皇帝侍卫，对爰盎说：“你可以当百官之面羞辱赵谈，日后赵谈在皇上面前说你坏话，皇上就不会相信，你放心！”

一天皇帝要到东宫，赵谈和皇帝共乘一车，爰盎跪在车驾前说：“臣听说自古以来能有资格和皇上共乘一车的，必须是天下一等的英才豪杰，大汉虽人才不

多，但皇上也不致于和受过宫刑的小人共乘一车吧！”

皇帝大笑起来要赵谈下车，于是赵谈只有哭着下车。

晋朝时王敦任命温峤（聪明，口才好）为丹阳县令，并且为他举行上任酒会。

温峤怕钱凤（武康人，与王敦密反，事败被杀）往后会在王敦面前说他坏话，因此在酒宴上装醉，把钱凤的帽子打落，并装着生气的说：“你是什么东西，我温峤向你敬酒，你竟敢不喝？”

钱凤非常不高兴，王敦认为这是温峤醉后发酒疯，便出面打圆场。

第二天，钱凤对王敦说：“温峤和朝廷往来密切，并不可靠，你派他到丹阳这事得重新考虑吧！”

王敦说：“昨晚温峤酒醉，对你大声吼了几句，你就说他坏话，未免太小心眼了吧！”

于是温峤得以安全返回建康（东晋都城），把王敦谋反的计划报告皇帝。

南北朝时尔朱兆（后魏人，善骑马射箭）因所统领的六个镇常有军队叛变的事发生，主事者虽都予以处死，但乱事仍不断发生。于是问高欢（北齐人，后为神武帝）可有好计策。

高欢说：“不如任命王的亲信为统帅统领六镇，有任何问题就责问统帅。”

尔朱兆说：“好是好，但是派谁去呢？”

当时贺拔允（北齐人，因谗言被杀）在座，就建议尔朱兆任命高欢为大将军。

高欢听了，一拳就把贺拔允的牙齿打落一颗，说道：“在天柱大将军生前，我们的职份只是为主上驱赶杀敌，如打猎所用的鹰犬一样的战士，至于大事的抉择只有静待主上的命令，哪有说话的余地，如今六镇统帅的任命，亦当由大王来决定委派，小小贺拔允居然天大的胆子敢在这里胡言乱语？”

尔朱兆认为高欢对自己一片忠诚，当场任命他为六镇的统帅，高欢怕尔朱兆是酒后醉语，日后反悔，立即对士兵宣布受命统领六镇军队，命所有士兵在河东集合。士兵们一向爱戴高欢，听到这消息无不前往集合地点报到，高欢逐据有冀州。

587. 王东亭

【原文】 王绪素谗殷荆州于王国宝，殷甚患之，求术于王东亭，曰：“卿但数诣王绪，往辄屏人，因论他事，如此则二王之好离矣！”殷从之，国宝见王绪，问曰：“比与仲堪何所道？”绪云：“故是常谈。”国宝谓绪于己有隐，情好

日疏，谗言用息。

此曹瞒间韩遂马超之故智。张浚杀平阳牧守，亦用此术。平阳牧张姓，蒲帅王珂之大校。

【译文】王绪经常在王国宝面前说殷仲堪的坏话，殷仲堪非常烦恼，向王东亭（王，封东亭侯，世称王东亭）请教对策。

王东亭说：“从现在起，你每天都去见王绪，到了他家，把旁人支开后就谈论一些家常小事，一段时日后，二王的交情就会有变化。”

于是殷仲堪按计行事。

王国宝一日见了王绪就问道：“殷仲堪州常到你那儿，究竟和你都谈论些什么？”

王绪说：“没什么，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王国宝听了，以为王绪有事相瞒，于是二人日渐疏远，以后再也没有殷仲堪的闲话传进王国宝耳中。

〔梦龙评〕曹操当年离间韩遂（后汉人，为曹操所杀）、马超（汉末将军）；张浚（宋朝人，后封魏国公）杀平阳牧守，都是同样手法。

588. 吴 质

【原文】丞相主簿杨修谋立曹植为魏嗣，曹丕患之，以车载废簏，纳吴质，与之谋。修白操，丕惧，告质。质曰：“无害也！”明日复以簏载绢入。修复白之，推验无人，操由是不疑。

植之夺嫡，操固疑之。疑植，则其不疑丕也易矣。不然，多猜如操，何一推验而即止耶？其杀修也，亦以孤植而安丕。而说者谓“黄绢”取忌、“鸡肋”误军，亦浅之乎论操矣！

【译文】丞相主簿杨修（后汉人，博学多才，为曹操所忌）想拥立曹植（曹操第三子，曾七步作诗）为曹操世子，曹丕（即魏文帝，曹操长子，后废献帝篡汉）为此烦恼不已，于是把吴质（三国魏人，才学通博）藏在车上的竹篓里送入宫中共商对策。

杨修知道这件事，就报告曹操，曹丕见事机泄露非常害怕，吴质说：“不要怕，没关系。”

第二天，曹丕把丝绸装在车上的竹篓里载到家中，杨修又密告曹操，曹操派人拦车检查，结果车上只有丝绸没有人，于是曹操不再疑心曹丕。

〔梦龙评〕其实曹操本来就怀疑曹植有夺取曹丕嫡子之位的野心，所以既然怀疑曹植就不会怀疑曹丕。不然以曹操那么多疑的人，怎会只拦车搜查一次就停止追查呢？至于曹操后来杀杨修，实在是因为曹操想孤立曹植以稳固曹丕的地位，但后人却认为是因为曹操忌杨修解出“绝妙好辞”的谜底，及杨修知晓曹操鸡肋退军的缘故，这实在太小看曹操了。

【原文】 曹爽擅政，懿谋诛之，惧事泄，乃诈称疾笃。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懿。懿使两婢侍持衣，指口言渴。婢进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曰：“外间谓公旧风发动耳，何意乃尔！”懿微举声言：“君今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为托。”胜曰：“当忝本州，非并州。”懿故乱其词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语。”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复虑！”于是爽遂不设备。寻诛爽。

安仁义、朱延寿，皆吴王杨行密将也，延寿又行密朱夫人之弟。淮徐已定，二人颇骄恣，且谋叛。行密思除之，乃阳为目疾。每接延寿使者，必错乱其所见以示之，行则故触柱而仆。朱夫人挟之，良久乃苏，泣曰：“吾业成而丧明，此天废我也！诸儿皆不足任事，得延寿付之，吾无恨矣！”朱夫人喜，急召延寿。延寿至，行密迎之寝门，刺杀之。即出朱夫人，而执斩仁义。

孙坚举兵诛董卓，至南阳，众数万人，檄南阳太守张咨，请军粮。咨曰：“坚邻二千石耳，与我等，不应调发！”竟不与。坚欲见之，又不肯见。坚曰：“吾方举兵而遂见阻，何以威后？”遂诈称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祠山川，而遣所亲人说咨，言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百人，持米酒诣坚营。坚卧见，亡何起，设酒饮咨。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前移南阳，道路不治，军资不具，太守咨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按军法！”咨大惧，欲去，兵阵四围，不得出，遂缚于军门斩之。一郡震栗，无求不获，所过郡县皆陈糗粮以待坚军。君子谓：“坚能用法矣！法者，国之植也，是以能开东国。”

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鐸反，游击仇钺陷贼中。京师讹言钺从贼，兴武营守备保勋为之外应。李文正曰：“钺必不从贼！勋以贼姻家，遂疑不用，则诸与贼通者皆惧，不复归正矣！”乃举勋为参将，钺为副戎，责以讨贼。勋感激自奋。钺称病卧，阴约游兵壮士，候勋兵至河上，乃从中发为内应。俄得勋信，即噉人谓贼党何锦：“宜急出守渡口，防决河灌城；遏东岸兵，勿使渡河！”锦果出，而留贼周昂守城。钺又称病亟。昂来问病，钺犹坚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苍头卒起，捶杀昂，斩首。钺起披甲仗剑，跨马出门一呼，诸游兵将士皆集，遂夺城门，擒寘鐸。

【译文】 曹爽（三国魏人，明帝时与司马懿共辅少主，后因有异心被杀）骄纵专权，司马懿（三国魏人，有雄才，杀曹爽后，代为丞相）想要杀他，又恐事机不密，于是对外宣称得了重病。

河南令尹李胜（三国魏人，有才智，为曹爽心腹，官至荆州刺史，后与曹爽一起被杀）前来探访司马懿。只见司马懿让两个婢女扶着出来，又拉着婢女的衣角指着嘴巴表示口渴，婢女端来一碗粥，司马懿却喝得满脸满身都是粥汁。

李胜说：“外传您是痛风病发，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司马懿发出微弱的声音说道：“听说你在并州，并州靠近胡人，你要小心防备，我快死了，以后恐怕见不到你了，小儿司马师、司马昭（三国魏人，曾自封为相国、封晋公，其子炎篡魏）就托你多照顾了！”

李胜说：“我在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说：“哦！你才刚到并州啊！”

李胜又纠正一次：“我在荆州。”

司马懿又装出一脸迷乱的神色说：“年纪大了，脑子不清楚了，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李胜在离开司马府后，很高兴的对曹爽说：“司马老头儿现在是个只剩一口气的活死人，不用担心他。”

于是曹爽放松对司马懿的防备，使得司马懿终于有机可乘，杀了曹爽。

安仁义、朱延寿都是吴王杨行密的将军，朱延寿又和杨行密夫人的弟弟往来密切。自从平定淮南后，安、朱二人盛气凌人并且暗中商议谋反。

杨行密知道后，想除去二人，于是假称得了眼病，每次接见延寿派来的使者，都把使者所呈报的公文乱指一通，走路时也不时因碰到屋柱而跌倒，虽有朱夫人在一旁扶他，也要许久才苏醒得过来。

杨行密哭着说：“我已是个瞎老头了，这是天意啊！儿子们都不争气，幸好有延寿可托付后事，这辈子也算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了。”

朱夫人听了暗自高兴，立刻召朱延寿入宫，朱延寿入宫时，杨行密早已躲在寝宫门口等朱延寿一踏入寝宫，就一剑杀了他。朱延寿死后，杨行密下令将朱夫人赶出宫廷，安仁义斩首。

东汉末年，孙坚（勇毅有谋略，次子权称帝，追尊武烈皇帝）发兵讨伐董卓（灵帝时因屡有战功，封前将军，后自称为相国，杀少帝、立献帝，后为吕布刺杀），带领数万大军来到南阳后，发文请南阳太守张咨支援米粮。

张咨说：“孙坚和我一样是二千石的太守职位，凭什么向我调发军粮。”于是不加理会。

孙坚想见他，张咨也总是推辞不见。

孙坚暗想：“我才起兵就受到阻碍，以后怎么建立威信呢？”

于是假称得了重病，消息传开，全军士兵非常担心，不但延请医生诊治，并

且焚香祝祷。

孙坚派亲信告诉张咨，准备将大军交由张咨统领，张咨听了，高高兴兴的率领兵士五百人，带着牛羊、美酒来到孙坚的营地。

孙坚躺在床上接见他，过了一会才起身设酒款待，二人喝得正高兴时，长沙主簿入营求见孙坚，说道：“日前大军来到南阳，前行的道路尚未修好，军中物资又缺乏，太守张咨又拒绝提供军粮，使得大军无法讨贼，请按军法处置。”

张咨大为惊惶想逃出，但四周都是孙坚的部队，无法突围，于是众兵将张咨绑至军门斩首，郡民大惊，从此对孙坚的要求无不照办，日后孙坚所到之处，再也没有军粮供应不足之事。

后人认为孙坚懂得用“法”，法是立国根本，因此孙坚后来能开创吴国。

明武宗正德五年，安化王 鐸造反，游击仇钺（字廷威、谥武襄）被俘，京师谣传仇钺降贼，而兴武营守备保勋则是外应。

李文正说：“仇钺一定不会投降贼人，至于保勋，如果因为他和 鐸有姻亲关系，你就怀疑他是外应，那么凡是和敌人有过交往的，都会害怕而不敢投效我们了。”

于是推荐保勋为参将〔就用他为妙〕，仇钺为副官，将讨贼的任务交给他们，保勋非常感激，暗自发誓定要灭贼。

而仇钺在贼营中假称生病，暗中却约集旧属在河岸边等候保勋部队，伺机从中接应；一面又嗾使人告诉贼将何锦：“要赶紧调派军队防守河口，严防朝廷大军决堤灌城，强行渡河。”

何锦果然上当，命周昂守城，自己带着军队防守河口。

仇钺又假称病情加重，周昂前去探视，仇钺正躺在床上呻吟，见周昂来说道：“恐怕死期到了。”

然后趁着周昂不留神，突然起身杀了周昂。周昂死后，仇钺披上盔甲拿着剑、骑上快马冲出营门，召集昔日部下，一举夺下敌营，擒获 鐸。

590. 杜 畿

【原文】 高干举并州反，前河东太守王邑被征，掾卫固、范先以请邑为名，实与干通谋。曹操拜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以兵绝陕津，畿不得渡。或谓宜须大兵，畿曰：“河东三万户，非皆欲为乱也。今兵迫之急，必惧而听于固。固等势专，必以死战。讨之不胜，为难未已；讨之而胜，是残一郡之民也。边批：谁省念及此！吾单车直往，出其不意。固为人多计而无断，边批：贼已在掌中。必伪受吾，得居郡一月，以计縻之，足矣！”遂诡道从郛津渡。范先欲杀畿，固曰：“杀之何益？

徒有恶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谓固、先曰：“卫、范，河东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义，成败同之，大事当共平议。”以固为都督，行丞事。将校吏兵三千余人，皆范先督之。边批：使之不疑。固等喜，虽阳事畿，不以为意。固欲大发兵，畿患之，说固曰：“夫欲为非常之事，不可动众心。今大发兵众，必扰，不如徐以赏募兵。”固以为然，从之。调发数十日乃定，诸将贪多应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顾家，诸将掾吏可分遣休息，急缓召之不难。”固等恶逆众心，又从之。时善人在外，阴为己援，恶人分散，各还其家，则众离矣。会高干入护泽，上党诸县杀长吏，弘农执郡守。固等密调兵，未至。畿知诸县附己，因出单将数十骑，赴张辟拒守，吏民多举城助畿者，比数十日，得四千余人。固等与干、晟共攻畿，不下，略诸县，无所得。会大兵至，干、晟败，固等伏诛，其余党与皆赦之。

【译文】 后汉时高干（袁绍甥）以并州为根据地举兵谋反，并扣押河东太守王邑。卫固、范先都是王邑的部下，便以保护河东安全为理由，要求朝中授以河东的官职来防贼，事实上却是和高干暗中勾结。

曹操任命杜畿（三国魏人，任河东太守时，颇有政绩）为新任河东太守，由于卫固等人占据河口，杜畿无法渡河上任，有人便建议派军强行渡河。

杜畿说：“河东三万户百姓，并非人人都愿意跟随高干作乱，若调派军队，百姓必会惊惶，反而转而听从卫固等人的指挥，而卫固若得到百姓的支持，一定会拼死抵抗。双方交战，若我方败了，乱事就会继续扩大，即使胜了，也会伤及无辜的百姓〔谁肯念及此〕。不如我单身进城，他们一定料想不到，卫固这个人虽聪明心眼多，但做事下不了决心〔贼已在掌中〕，一定会假意接待我，我先待上一个月，再见机行事，一定能瓦解他们。”

于是由小道渡河。

范先见到杜畿后，本想杀他以绝后患，卫固却说：“杀杜畿对我们目前的情势没有什么帮助，只不过多了个杀人罪名，再说，他完全已在我们掌握之中。”

于是两人尊杜畿为太守。

一日，杜畿对卫固、范先说：“你们两人是河东百姓所仰望依靠的人，虽说由我治理河东，其实完全仰仗两位。我们三人虽名份有别，但成败的责任是一体的，以后所有大事应当三人一起商议。”

于是命卫固为都督，行使太守副职的权责，至于统率将领则交由范先〔使之不疑〕。卫固等人很满意这种安排，也就不再防备杜畿。

有一次卫固想大规模征发河东百姓为兵准备起事，杜畿暗中着急，便对卫固说：“想成就非常事业的人最忌讳轻易惊扰人心，如今你全面召集河东百姓为

兵，一定会引起百姓的惊恐，依我之见，不如化整为零，用长期募兵的方式来代替。”

卫固觉得有理，便着手办理，于是，发兵的事拖延了好几十天才完成，而且，手下的将领贪财，每每以少报多，实际上募集的士兵远不如预期。

一段时日后，杜畿又对卫固等人说：“想家是人之常情，现在一时还没什么状况，不妨让兵士们轮流回家，他们一定很感激，一旦有什么状况，再召集也不迟。”

卫固等人怕违逆人心，又依计行事。于是整个河东情势是，亲附卫固的部队都暂时解散回家，而真正防卫河东的部队却是听命于杜畿。

这时高干已归附蜀汉，上党县民杀了地方官，弘农郡则绑架了郡守，而卫固等人想征调各县的军队一起举事，却发现军队迟迟不来。

杜畿知道自己已完全掌握河东各县的民心，就带着手下几十个亲信到张辟县防御卫固等人起兵，河东百姓绝大多数站在杜畿这一边，才十几天工夫，杜畿的军队已扩张至四千多人。

卫固与干晟联手围攻杜畿，却屡攻不下，想纵兵劫掠各县以补充粮食物资，也遭县人坚壁清野而毫无所得，这时曹操的大军已开到，干晟投降，卫固等人被杀，其余部众则被全部免罪。

591. 曹 冲

【原文】 曹公有马鞍在库，为鼠所伤，库吏惧，欲自缚请死。冲谓曰：“待三日。”冲乃以刀穿其单衣，若鼠啮者，入见，谬为愁状。公问之，对曰：“俗言鼠啮衣不吉，今儿衣见啮，是以忧。”公曰：“妄言耳，无苦。”俄而库吏以啮鞍白，公笑曰：“儿衣在侧且啮，况鞍悬柱乎？”竟不问。

【译文】 曹操的一副马鞍，放在马厩中被老鼠咬了个洞，管马房的小厮害怕曹操怪罪，想主动向曹操认罪请死。

曹冲（曹操幼子，有才智）知道后，就对他说：“不急着禀告，等三天后再说。”

之后，曹冲用刀把衣服戳了个洞，看起来好像是被老鼠咬的，然后穿着去见曹操，一脸愁苦的表情，曹操问他原因，曹冲说：“听人说衣服若是被老鼠咬破，就会倒楣，您看我的衣服被老鼠咬了一个大洞，我担心会倒楣。”

曹操说：“那是迷信，别放在心上。”

一会儿，马房小厮进来向曹操报告马鞍被老鼠咬坏的事，曹操笑着说：“衣服在人身边，都还会被老鼠咬破，何况是挂在柱子上的马鞍呢？”

竟不追究此事。

592. 杨 暄

【原文】 天顺间，锦衣指挥门达用事。同时有袁彬指挥者，随英宗北狩，有护跸功。达恶其逼，令逻卒掩其阴私，欲致于死。时有艺人杨暄 一作埏 者，善倭漆画器，宣庙喜倭漆之精，令暄往学。号杨倭漆，愤甚，乃奏达违法二十余事，且极称彬枉。疏入，上令达逮问。暄至，神色不变，佯若无所与者。达历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贱工，不识书字，又与君侯无怨，安得有此？望去左右，暄以实告。”因告曰：“此内阁李贤授暄，使暄投进，暄实不知所言何事。君侯若会众官廷诘我，我必对众言之，李当无辞。”达闻甚喜，劳以酒肉。早朝，以情奏，上命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外。方引暄至，达谓贤曰：“此皆先生所命，暄已吐矣！”贤正惊讶，暄即大言曰：“死则我死，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见得阁老？鬼神昭鉴，此实达教我指也！”因剖析所奏二十余条，略无余蕴。达气沮。词闻于上，由是疏达。彬得分司南都，居一载，驿召还职。后达坐怨望，谪戍广西以死。

此与张说斥张昌宗保全魏元忠事同轴。然说故多权智，又得宋璟诸人再三勉励，而后收蓬麻之益。杨暄一介小人，未尝读书通古，而能出一时之奇，抗天威而塞奸吻，不唯全袁彬，并全李贤；不唯全二忠臣，且能去一大奸恶。智既十倍于说，即其功亦十倍于说也。一时缙绅之流，依阿事达者不少，睹此事，有不吐舌；闻此事，有不愧汗者乎？岂非衣冠牵于富贵之累，而匹夫迫于是非之公哉？洪武时，上尝怒宋濂，使人即其家诛之。马太后是日茹素。上问故，后曰：“闻今日诛宋先生，妾不能救，聊为持斋以资冥福耳。”上悟，即驰驿使人赦之。薛文清 璟 既忤王振，诏缚诣市杀之。振有老仆，是日大哭厨下。振问：“何哭？”仆对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也！”振闻而怒解。适王伟申救，遂得免。夫老仆之一哭，其究遂与圣母同功，斯亦奇矣！语曰：“是非之心，智也。”智岂以人而限哉！

土木之变，内侍喜宁本胡种也，从太上于虏中，数导虏入寇，以败和议，上患之。袁彬言于太上，遣宁传命于宣府参将杨俊，索春衣，因使军士高磐与俱。彬刻木藏书，系磐腰间，以示俊，俾因其来执之。俊既得书，与宁饮城下，磐抱宁大呼，俊从兵遂缚宁解京，处以极刑。于是虏失向导，厌兵，遂许返跸。按：彬周旋虏中，与英庙同起处，其宣力最多，而诛宁尤为要着，亦宁武子之亚也。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锦衣卫（明禁卫军名，本为侍卫仪队，后掌巡察缉捕）指挥门达（明英宗时宦官，宪宗时发南州卫充军）专权。袁彬（以锦衣卫护驾北征）因曾在土木之变时，护驾有功，深得英宗信赖，门达因而嫉妒，于是暗中派人刺探袁彬的隐私，想找到把柄置袁彬于死地。

当时有个叫杨暄（暄也作埏）的艺匠，善于制作倭漆（漆器物的一种方法，明时传入中国），因此外号叫杨倭漆，听说门达想陷害袁彬，非常气愤，写了二

十条门达的罪状呈给英宗，并再三说明袁彬所受的冤屈。

英宗命门达传讯杨暄审问。杨暄见了门达，毫不惊慌，就好像事情根本不是他做的一样，对门达的问话，一律回答“不知道”，并且说：“我是一名艺匠，没念过什么书，和大人您也从没有过节，怎会做出这种事？但大人若能摒退左右，我就将整个事件的实情禀告大人。”

两人独处后，杨暄告诉门达：“其实这一切都是内阁李贤（明朝进士，常提拔后进）授意我做的，他要我呈给皇上一封奏书，至于内容写些什么我实在不知，如果大人在朝廷百官面前询问我，我愿意当众和李贤对质，李贤一定无法狡赖。”

门达听了非常高兴，便以酒肉招待他。

第二天早朝时，英宗命有关大臣齐集午门（北平紫禁城正门），杨暄入殿后，门达对李贤说：“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杨暄已从实招了。”

李贤正一头雾水时，杨暄便大声说：“我死也就罢了，为什么要诬赖好人？我一个小百姓，怎么可能会见到内阁大臣呢？老天在上，这一切都是门达教我的。”

接着详细说明所呈奏皇上有关门达的二十多条罪状，门达当场灰头土脸。

英宗虽未将门达治罪，但从此对门达疏远许多，袁彬则被派往南都，一年后又奉旨回京，日后门达也因他罪贬至广西，最后死于广西。

〔梦龙评〕这与张说（唐朝人，善写文章、封燕国公）设计张昌宗（与弟易之深受武则天宠爱）以保全魏元忠（唐朝名将）一事同样手法。但张说人本就聪明，又得到宋璟（正直有节操）等人指点，当然能圆满顺利。杨暄不过是一寻常百姓，没有高深的学识而能有此奇想，冒着触犯皇帝的危险，拆穿奸臣的阴谋，不仅救了袁彬也保全了李贤；不仅让国家多了两位忠臣，也为国家除掉一大奸臣，看来杨暄不但比张说聪明十倍，对国家的功劳也大于张说十倍。

当时的违官贵人中，不少人对门达逢迎巴结，看到杨暄当百官的面揭发门达罪行，能不吃惊吐舌、惭愧流汗吗？难道那些大官的良心真是被权势所迷惑，反倒平民百姓能发出正义之声吗？明太祖有一回对宋濂（明初大学问家，礼乐制度多半由他制定）勃然大怒，派人到宋濂家中杀他。马太后知道后便在那天吃素，太祖问她原因，太后说：“听说皇上今天要杀宋先生，臣妾不能向皇上求情救他，只好吃斋聊表心意，以积阴德。”太祖明白太后意思，立即派人收回成命。

薛文清（明初理学家）因得罪宦官王振（明土木之变，王振为乱兵所杀），英宗下诏逮捕薛文清，准备绑至刑场斩首。王振有一老仆，忽然在厨房号啕大哭，王振问他原因，老仆说：“听说今天是薛先生行刑的日子，老奴忍不住大哭。”王振听了虽很生气，但也明白老仆的意思，正巧王伟前来为薛说情，薛文清才得以免罪。老仆这一哭，竟产生了圣母娘娘救人之功，也可说是件奇事。我认为，只要能辨别是非便是智慧，而这样的智慧，岂会因人的身份地位而有什么先天的限制呢？

明朝的土木之变中，英宗被俘，内侍喜宁本是胡人，跟随英宗一起被俘，却屡次引导胡人

入寇，破坏双方和议的可能。继任的景帝对喜宁头痛不已，但也无可奈何，袁彬建议英宗派喜宁到参将杨俊（官至右都督）府中索取春衣，并派军士高磐随行，袁彬在木板上刻了一封信，绑在高磐大腿上，要杨俊逮捕喜宁。杨俊得信后，邀请喜宁在城下喝酒，高磐突然抱住喜宁大叫，杨俊的士兵立即抓住喜宁押送入京，处以死刑，胡人失了向导，无法顺利向中原用兵，这才允许英宗返国。袁彬随英宗身陷胡地，与胡人周旋，出力最多，其中以杀喜宁功劳最大，和春秋时齐国大夫宁武子可说不相上下。

593. 乔白岩

【原文】 武宗南巡，江提督所领边兵，皆西北劲兵，伟岸多力。乔白岩命于南方教师中，取其最矮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与江相期，至教场中比试。南人轻捷，跳跃如飞，北人粗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胁，或触其腰，皆倒地僵卧。江气大沮丧，而所蓄异谋，亦已潜折一二矣。

时应天府丞寇天叙，山西人，署尹事。每日带不帽，穿一撒衣坐堂，自供应朝廷外，毫不妄用。江彬有所虐索，每使至，佯为不见。直至堂上，方起立，呼为钦差，语之曰：“南京百姓穷，仓库竭，钱粮无可措办，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专待拿问耳。”每次如此，彬无可奈何而止。此亦白岩一时好帮手也！又是时，边军于市横行，强买货物。寇公亦选矮矮精悍之人，每日早晚祇候行宫，必以自随。若遇此辈，即与相持。边军大为所挫，遂敛迹。想亦与白岩共议而为之者。

【译文】 明武宗南巡，江彬所率领的兵士都来自西北，个子高、力气大。乔白岩命人从南方教练团中挑选明矮小精悍者一百人，与江彬约定每日在校场中比武。

南人动作敏捷，无论跳、跑都像飞一般；北人粗大笨拙，才一交手，不是被对方撞伤肋骨，就是扭伤腰，纷纷倒地不起，江彬看了大为泄气，原有谋反的异心也被打消了一二分。

〔梦龙评〕应天府丞（府中佐吏）寇天叙（御寇有功，曾任刑部右侍郎）负责管理府中之事，寇天叙每天头戴小帽，身穿布衫，坐在府内，官府的收入，除了供给朝廷每日所需外，从不随便动用府中公物。

江彬（性狡猾，善骑射）却仗着皇帝宠爱，常派人至应天府中要东要西。寇天叙每次见到江彬的手下就装作没看见，直到使者走到面前，才起身喊使者“钦差”。然后吐苦水说：“南京百姓生活穷困，府库空虚，无法筹到足够的钱粮，我这应天府丞只好每天穿着小衫、坐在府内，随时等着上面派人拿我问罪。”

由于每次都这么说，江彬也无可奈何，只好不再派人去了，寇天叙可算是乔白岩的好帮手。

另外当时边军常在城中横行，强买民众物品，寇天叙也挑选一批精壮士兵，每天由早到晚等在府外，寇天叙外出时即跟随在旁，若在路上碰到边军即和他们比划，边军打不过，从此行为收敛许多，想来寇天叙是和乔白岩商议过才这么做的。

594.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建中、靖国间为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黄荣上书，自姑苏编置某州，道经文登，感寒疾不能前进。牙校督行甚厉，虽赂使暂留，坚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于宗。宗即具供帐于行馆，及命医诊候。至调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讯其从行者，云：自至县，即为县之胥魁约饮于营妓，而以次胥吏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贪色，至今不肯出户。屡迫捉之，乃始同进。

深知嗜酒贪色，便有个题目可做，只用数胥吏，而行人之厄已阴解矣。道学先生道理全用不著。此公可与谈兵。

【译文】 宗汝霖（宗泽）为文登县令时，接到同年一起高中金榜的友人黄荣来信：“我从姑苏被派到某州去，路经文登，受风寒无法继续上路，但督行的武官非常严厉，我虽想贿赂他，请他让我休息一两天再上路，却行不通，不得已只好写信向您求助。”

宗汝霖立即准备了物品到黄荣所住的行馆探望，并请医生为他看病，一直到黄荣病好，不但不见武官催逼上路，甚至连武官在哪儿都不知道。

黄荣暗中询问，随行人员说：“自从来到文登县后，武官就被县令的手下邀到营妓那儿喝酒，并且由县令手下轮流作东，武官好酒几次催请才勉强同意上路。”

〔梦龙评〕在得知武官好酒贪色后，宗汝霖就针对武官的弱点设计，只动用几名手下，就完全化解黄荣的困境，在这件事中圣贤之道全用不上，我认为宗威愍是个懂得用兵的人，可以和他谈论兵法。

595. 张 易

【原文】 张易通判歙州，刺史宋匡业使酒陵人，果于诛杀，无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饮醉，就席；酒甫行，寻其少失，遽掷杯推案，攘袂大呼，诟责蜂起。匡业愕然不敢对，唯曰：“通判醉，性不可当也。”易崑峨暗噤自如。俄引去，匡业使吏掖就马。自是见易加敬，不敢复使酒，郡事亦赖以济。

事虽琐，颇得先发制人之术，在医家为以毒攻毒法，在兵家为以夷攻夷法。

【译文】 张易（南唐人，苦学自励）任歙州通判（官名，掌民钱谷、狱讼、听断之事）时，刺史宋匡业常借酒装疯欺人，甚而闹出人命，但没有人敢冒犯他。

有一次张易在赴宋匡业的酒宴前，先行喝醉，入席后没多久便借小事生气，摔酒杯、掀桌子，更大呼小叫乱骂一通。

匡业见了不知是好，只好说：“通判喝醉了，不要理他。”

而一旁的张易虽已声音沙哑，却仍叫骂不停，不久，张易要离去，匡业派人扶张易上马，从此对张易态度恭敬，不敢再借酒醉欺人，郡中的公务才能顺利进展。

〔梦龙评〕这虽是小事，但张易颇懂得先发制人，就好比医生用以毒攻毒的方法治病，将军用以夷制夷的方法打仗一样。

596. 张循王老兵

【原文】 张循王^俊尝春日游后圃，见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声喏，对曰：“无事可做，只索眠耳！”王曰：“汝会做甚事？”对曰：“诸事薄晓，如回易之类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万缗付汝，何如？”对曰：“不足为也。”王曰：“付汝五万！”对曰：“亦不足为也！”王曰：“汝需几何？”对曰：“不能百万，亦五十万乃可耳！”王壮之，即予五十万，恣其所为。
边批：大手段。其人乃造巨舰，极其华丽，市美女能歌舞者、乐者百余人，广收绫锦奇玩、珍羞佳果及黄白之器，募紫衣吏轩昂闲雅、若书司客将者十数辈，卒徒百人。乐饮逾月，忽飘然浮海去。边批：奇想。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时诸将皆缺马，唯循王得此马，军容独壮。大喜，问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诸国，称大宋回易使，谒戎王，馈以绫锦奇玩，为招其贵近，珍羞毕陈，女乐迭奏。其君臣大悦，以名马易美女，且为治舟载马；以犀珠香药易绫锦等物，馈遗甚厚，是以获利如此。”王咨嗟，褒赏赐予优隆。问：“能再往乎？”对曰：“此戏也。再往则败矣！愿退老园中如故。”

罗景纶云：“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万畀之，不问其出入；此其度量恢弘，足使人从容展布、以尽其能矣！勾践以四封内外分授种、蠡，高帝捐黄金四十万斤于陈平。由此其推也，盖不知其人而轻任之，与知其人而不能专任，皆不足以成功。老卒一往之后，辞不复再，又几于知进退存亡者，异哉！”

【译文】 宋朝时循王张俊有一天游后花园，看见一个老兵在太阳下睡觉，就踢了踢老头，问：“怎会睡在这儿呢？”

老兵回答说：“没事可做呀！只好睡睡觉。”

王说：“你会什么？”

老兵答：“都会一点，就像回易（宋代使者往国外时带本国物品送夷国君王，归国时带回彼方产物），也略知一二。”

王说：“你会回易，我给你一万，你为我去海外一趟如何？”

老兵说：“不够。”

王说：“给你五万。”

老兵说：“还是不够。”

王说：“你需要多少？”

老兵说：“没有一百万，至少也要五十万才够。”

王欣赏他的勇气，立即给他五十万，任老兵支配〔大手段〕。

老兵于是先造一艘极为华丽的大船，网罗能歌善舞的美女及乐师百余人，四处搜购锦缎、珍奇，及黄金、珠玉等，另招募十多个身穿紫衣、气宇轩昂，看来有将军派头的人物，及百多名士兵，日日饮酒作乐，一个多月后，突然扬帆渡海而去〔太奇妙了〕。

一年后，载者满船的珍珠、犀角、香料、药材外还有一批骏马，自海外归来，获利数十倍，当时各将军都缺乏马匹，只有循王由于得到这批马匹，特别显得军容壮盛。

循王非常高兴，问老兵：“你是怎么做的？”

老兵说：“到了海外夷国，我自称是大宋使者，前来拜谒，并送夷王许多丝绸、珍玩，为结交当地的大臣，我拿出最好的美酒、佳肴招待他们，并且不断要美女献歌奏乐，夷国君臣大乐，愿意用名马交换美女；并且为我准备船只载运马匹，另外用犀角、香料、药材等换取绸缎，国王也赏我许多宝物，所以获利才如此丰厚。”

循王对老兵称许不已，赏他许多财物，循王问他能否再去？

老兵说：“这跟作战一样，同样的战法再使用一次就不灵了。您还是让我回到后花园去睡觉养老吧！”

〔罗景纶评〕一个破衣老兵，能使循王慷慨拿出五十万，而不问如何使用，循王这种大气魄，足以让老兵从从容容、自由自在的放手伸展。

勾践（春秋越王，曾尝胆励志，终灭吴）分别将国事交由文种（春秋楚人，助越王灭吴）、范蠡（春秋越人，助勾践灭吴后离去），高祖以黄金四十万斤交付陈平，由这些史事推断，不了解一个人就轻易相信他，与了解一个人却不能相信他，都不足成就大事业。

老兵出海一次之后，就拒绝再次前往，看来老兵也算是懂得成败进退的人，真是个奇人。

597. 司马相如

【原文】卓文君既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不分一钱。相如与文君谋，乃复如临邛，尽卖其车骑，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身自穿犊鼻裈，与庸保杂作，涤器市中。王孙闻而耻之，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乃复还成都为富人。

卓王孙始非能客相如也，但看临邛令面耳；终非能媚相如也，但恐辱富家门面耳。文君为之女，真可谓犁牛骍角矣！王吉始则重客相如，及其持节喻蜀，又为之负弩前驱，而当垆涤器时，

不闻下车慰劳，如信陵之于毛公、薛公也，其眼珠亦在文君下哉！

【译文】 汉朝时卓文君（卓王孙之女，新寡，司马相如以琴音诱，与之私奔）和相如（口吃，善著书，武帝时以献赋为郎官）私奔后，就和相如一起回到成都，两人穷得家里连桌椅都没有，卓王孙虽知道文君的窘状，但认为文君败坏门风，所以一文钱也不给。

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回到临邛，卖了马匹，买下一间酒铺卖酒，文君掌柜〔妙计〕，相如穿着围裙兼酒保打杂，并当街洗碗。卓王孙听说这些事，觉得脸上无光，只好派一百个奴仆去侍候文君，并给钱百万，夫妻两人又成为成都的富人。

〔梦龙评〕一开始，卓王孙并不是真的能接纳司马相如，而是看在临邛县令的面子；到头来，也不是心甘情愿肯承认司马相如是女婿，而是不愿有损豪门富家颜面罢了。他有卓文君这个女儿，真可说鸡生凤凰。

王吉（汉朝人，商人之弟子）在司马相如初为门下客时能礼遇司马相如，日后司马相如为中将奉命派往蜀国时，王吉则充当护卫，但当司马相如当街洗碗时，却不见王吉前来探问，不能像信陵君（战国魏昭王少子，食客三千人）对待毛公、薛公（两人均为战国时赵贤士）一般，看来王吉的眼光也实在不如卓文君。

598. 智 医

【原文】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痊。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姪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即以盥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蛤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语也！”其姪仆遵之，此疾永除。

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久促不至，少年饥甚，闻醋香，不觉屡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啜尽。赵卿乃出，少年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脍太多，饮醋不快，又有鱼鳞于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芥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今果愈疾。烹鲜之会，乃权诈耳！请退谋早餐。”

【译文】 唐朝时京城有位医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一位妇人随丈夫到南方时，不小心误吞了一只虫，常常担心虫在肚里作怪，日子久了竟然忧郁成病，虽看了许多医生，始终医不好。

一日，延请这位医生到家诊治，医生知道妇人的心病，就召来妇人家中能守密的奶妈，事先警告奶妈说：“待会儿我用药让你家夫人呕吐时，你赶紧用盆盂接着，告诉你家夫人说看见有一小虫吐出，但万万不可说这是骗她的。”

奶妈答应一定守密，从此妇人的病就好了。

另有一少年，常觉得眼睛里有一面小镜子，请一位赵姓医生诊治。赵医师和少年约定第二天早晨请少年吃鱼，少年准时赴约，医师请少年进屋，请他稍候，等送走其他客人后立即招呼他。

一会儿，仆人摆上碗筷，但桌上除了一瓶芥醋外，再没有看见仆人端上其他的菜肴，也不见医生，少年等了许久，要仆人催请，仍不见医生出来，这时少年非常饥饿，闻到桌上芥醋的香味，不知不觉就喝了起来，喝了一口，突然感到胸口不再郁闷，也不再眼花，于是一口气把剩下的芥醋全喝了，这时赵医师才走出来，少年觉得很不好意思，向医生道歉。

赵医师说：“你吃脍鱼太多，吃醋不够，所以会觉得胸口不舒服，加上又有鱼鳞梗在胸口，所以才会觉得眼花，刚才所准备的芥醋，就是希望你会因为肚子饿忍不住去喝它，现在果然痊愈，鲜鱼之约这次算我爽约，你先请回，明天我一定实践诺言。”

第六部 捷智

捷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也。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伎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唯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

【译文】 成大事的人争的是千秋，而不是一瞬间，然而，话说回来，有时一时的成败，正是千秋成败的开始。尤其在事物激变的当下，可以像大火漫天一样立刻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愚昧的人往往过不了当下的考验，如此，哪里还有千秋大世的成败可言。而真正的智者，能立刻远离灾害，并消弭漫天大火，因此，这样的激变，刚好可提供智者伸展智慧的机会。以一里的短程跑步为例，先到后到差的虽然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间，但十里百里的长路累积下来，这样的差别便巨大起来了。便何况智者和愚者的迟速差别，本来就远远大过人跑步速度的差异。

兵法说，用兵只有笨拙的迅捷，而没有什么巧妙的迟缓。正像把一壶美酒摆在大街之上，先到的人能痛饮大醉，其次的人也还能分到几杯，至于最后来的人便只能干巴巴的败兴而返了。

以人力来摘叶子，一整天下来也摘不完一棵树，而秋风一起霜雪一降，一夕之间全部殒落，天地造化的速捷便是如此。人若能得天地造化之精意，则当然能在事物激变的当下灵活应变，而不会在仓促之间束手无策，这便只有真正敏悟智慧的人可能做得到吧！激变的事物是不停下来等人想办法应对的，这是

再清楚不过的道理，所以，天底下哪有智慧而不敏捷、敏捷而无智慧这回事呢？

十六、灵动机变

【原文】 一日百战，成败如丝。三年造车，覆于临时。去凶即吉，匪夷所思。集“灵变”。

【译文】 一日之内上百次会战，胜负之机往往在一线之间；花三年的时间造好一辆马车，往往因一刹那的疏忽而翻覆。能够洞见危机，趋吉避祸，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599. 鲍叔牙

【原文】 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仲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僵也，其智若镞矢也！

王守仁以疏救戴铣，廷杖，谪龙场驿。守仁微服疾驱，过江，作《吊屈原文》见志，寻为《投江绝命词》，佯若已死者。词传至京师，时逆瑾怒犹未息，拟遣客间道往杀之，闻已死，乃止。智与鲍叔同。

【译文】 春秋时齐内乱，公子纠（齐襄公无知弟，襄公杀无数，群弟恐祸，纠奔鲁，齐人杀无知，小白先回齐，立为国君，鲁人遂杀纠）走避鲁国，公子小白（齐桓公名，齐襄公弟，春秋五霸之首）投奔莒，不久齐人杀国君无知，为争取王位，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想抢先回到齐国。

半途两车相遇，鲍叔牙（春秋齐大夫，曾荐管仲于桓公，佐桓公成霸业）为公子小白驾车，管仲（名夷吾，初事公子纠，后事齐桓公为相，一匡天下，桓公尊为仲父）用箭射中公子小白腰带上的环扣。

管仲见小白僵卧车上，以为小白已死，便对公子纠说：“请公子安心，小白已经死了。”

这时鲍叔牙与公子小白却快马疾行回到齐国，所以小白才登上王位，成为齐君。

鲍叔牙能将计就计，要公子小白中箭后僵卧不动，才取得入齐的先机，这种应变的机智，像箭头般犀利。

〔梦龙评〕王守仁（学者称阳明先生，提倡致良知学说）为救戴铣（明弘治进士，因弹劾宦官获罪）上奏武宗而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王守仁穿着便服前往驿场，过长江时作了一篇〈吊屈

原文》表明心志，又写一首〈投江绝句词〉，让人误认他已投江自尽。本来宦官刘瑾（明朝人，自幼入内廷，甚得武宗宠信，陷害忠良，后因图谋不轨被杀）对王守仁怒气未消，打算派杀手半途截杀王守仁，在京师看了王守仁所写的词、文，以为王守仁已死，便打消原意，王守仁因而保全一命，王守仁和鲍叔牙都是有智慧的人。

600. 管 仲

【原文】 齐桓公因鲍叔之荐，使人请管仲于鲁。施伯曰：“是固将用之也！夷吾用于齐，则鲁危矣！不如杀而以尸授之！”边批：智士。鲁君欲杀仲。使人曰：“寡君欲亲以为戮，如得尸，犹未得也！”边批：亦会话。乃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管子恐鲁之追而杀之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

吕不韦曰：“役人得之所欲，管子亦得之所欲。”陈明卿曰：“使桓公亦得之所欲。”

【译文】 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大力推荐，派人到鲁国要回管仲。施伯（春秋鲁大夫）对鲁庄公说：“齐君派人要回管仲，一定是要重用管仲〔智士〕，如果管仲为齐效命，一定会威胁鲁国的安危，不如杀了管仲，把尸首交给齐君。”

鲁庄公本已答应杀掉管仲，但齐国的使者对庄公说：“管仲曾经射伤我国的君王，是我国君王的最大仇人，想亲手杀死管仲，一直是我国君王最大的愿望〔会说话〕。今天如果鲁国杀了管仲，只把尸体交返齐国，等于鲁国不肯把管仲交返齐国一样，如此，鲁国使得罪齐国了。”

于是，鲁庄公命人把管仲绑起来，以囚犯的槛车送往齐国。

路途上，管仲怕鲁君改变心意派人追杀，想尽快到达齐国，因此对车夫说：“我唱歌给你听，你为我和拍子。”

一路上，管仲所唱的歌都是节拍轻快、适合马车快步疾行的曲子，马夫精神大振，愈走愈快，管仲也就平安的到达齐国。

〔梦龙评〕吕不韦（秦人，曾邀门客著《吕氏春秋》一书）说：“管仲这一唱歌，不仅车夫得到好处（忘了驾车的辛劳），管仲自己也得到更大的好处（平安快速的回到齐国）。 ”

陈明卿说：“就连齐桓公也一并得到好处（顺利要回管仲来治理齐国而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 ”

601. 延安老校头

【原文】 宝元元年，党项围延安七日，邻于危者数矣。范侍御雍为帅，忧形于色。有老军校出，自言曰：“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边批：言之有据。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可，某甘斩首。”范嘉其言壮人心，亦为之小安。事平，此校大蒙赏拔，言知兵

善料敌者，首称之。或谓之曰：“汝敢肆妄言，万一不验，须伏法！”校曰：“若未之思也！若城果陷，谁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

【译文】 宋仁宗宝元元年党项人（西夏族）围攻延安城七日，范雍（礼部尚书）任统师领军防守，敌人不断进攻，延安情势危急，好几次濒邻陷落，范雍非常忧虑。

有个老校头自告奋勇去见范雍，说道：“我长年住在这边境之地，以前也曾多次遭到敌人围攻〔言之有据〕，危急的情况也和今天差不多，但党项人不善攻城，最后还是被击退，所以请督帅您放一百万个心，就让我率兵抵御，如有任何闪失，我愿意接受军法死罪的制裁。”

范雍对老校头的胆识大加赞许，而老校头这番话也稳定军心不小。

乱事平定后，老校头以研判战局发展和敌军虚实准确无比，获得晋升和赏赐。

有人对老校头说：“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万一敌兵不退，你的脑袋就没了。”

老校头笑着说：“我从不担心这个，假使敌兵真的破城，人人逃命不及，谁有空杀我，当日那番话，不过是安定人心罢了。”

602. 吴 汉

【原文】 吴汉亡命渔阳，闻光武长者，欲归。乃说太守彭宠，使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王郎，宠以为然。官属皆欲附王郎，宠不能夺。汉乃辞出，止外亭，念所以谯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使人召之，为具食，问以所闻。生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光武书移檄渔阳，边批：来得快。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随后入，宠遂决计焉。

【译文】 吴汉（宛人，有智谋，初贩马为业，后汉光武帝拜偏将军）逃至渔阳，听说刘秀（后汉光武帝）将到渔阳，想说服渔阳太守彭宠联合夹据有邯郸一带的王郎（喜占卜术，曾冒称汉成帝之后，后被光武帝打败），而彭宠的属下却大多主张归附王郎，彭宠拿不定主意，十分为难。

吴汉见此情形，只好暂时中辍说服彭龙，希望能想出一个有效劝服众人的办法。正在苦恼时，突然见到一位儒生打扮的人远远走来，立刻派人把儒生找来，准备了酒菜，向儒生探听沿路上所听到一般老百姓对刘秀、王郎的想法。儒生告诉吴汉，刘秀声望日隆，所经过的郡县都受到百姓的拥护，在邯郸假冒天子名讳的王郎，其实根本不是汉成帝之后的刘姓宗室。

吴汉听了非常高兴，立即伪造一封刘秀的书信〔来得好快〕，请儒生送交彭

宠，并要儒生对彭宠说明一路上所见所闻刘秀得民心的实情。等吴汉随后再见彭宠时，什么话都不必说，彭宠就决定归顺刘秀了。

603. 汉高祖

【原文】 楚、汉久相持未决。项羽谓汉王曰：“天下汹汹，徒以我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毋徒罢天下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乃与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羽罪十，项王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虏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下汉。汉王出行军，病甚，因驰入成皋。

小白不僵而僵，汉王伤而不伤，一时之计，俱造百世之业。

【译文】 楚汉两军对峙，久久没有决定性的胜负，项羽对刘邦说：“如今天下所以纷扰不定，原因在于你我两人相持不下，不如干脆一点我们两人单挑，不仅谁胜谁负马上水落石出，也省得天下人因为我们两人而送命。”

刘邦说：“我宁可和你斗智，不想和你斗力。”

后来项羽和刘邦在广武山隔军对话，刘邦举出项羽十条罪状，项羽一听不由怒上心头，举箭一射，正中刘邦前胸，刘邦却忍痛弯身摸脚说：“唉呀！射中我的脚趾了。”

说完倒地。

刘邦其实伤重得几乎下不了床，张良（曾求力士刺秦王，高祖起兵常为策划，封留侯）却要刘邦强忍创伤起来巡视军队，除了安定军心外，更为了不让项羽知道刘邦伤重而乘机进攻。刘邦才一离开军营，便因伤重不支，立即快马返回成皋。

〔梦龙评〕春秋时公子小白受管仲一箭，佯作僵死，刘邦受项羽一箭却佯作无事，这两人都因一时的应变，才成就日后百年的基业。

604. 晋明帝

【原文】 王敦将举兵内向。明帝密知之，乃乘巴赉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人疑明帝非常人，又敦正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外氏，须黄，故云。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见逆旅卖食姬，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俄尔追者至，问姬，姬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良久，帝遂免。

【译文】 晋朝时王敦（与从弟王导共佐晋元帝，后拥兵谋反被杀）准备举

兵造反夺取帝位，明帝先察知王敦的奸谋，于是换上便服骑马来到王敦的军营，暗中观察王敦军营部署的情形。有一士兵觉得明帝看起来不像寻常百姓，立即报告王敦。

王敦正在午睡，梦到太阳环绕着军营上空，再听到士兵的报告，惊叫着说：“这一定是那个黄头发的鲜卑人来了。”（明帝母亲是鲜卑人，因此明帝发皆黄，长相像外国人。）

于是王敦命五名兵士快马加鞭追赶一名黄头发的人，这时明帝也有所惊觉，快马离去。

明帝路过一家客店，见门口有位卖小吃的老妇人，便把手中镶着七种宝石的马鞭送给她，嘱咐道：“待会儿会有士兵前来，你就把这马鞭拿给他们看。”

不久，士兵追来，询问老妇人可曾见到一名黄头发的骑士经过，老妇说：“他已经走远了。”说完拿出马鞭，五名士兵轮流观看这罕见的宝物，因而耽搁不少时间，明帝也就逃过一劫。

605. 尔朱敞

【原文】 齐神武韩陵之捷，尽诛尔朱氏。荣族子敞字乾罗，彦伯子。小随母养于宫中，及年十二，自竄而走，至大街，见群儿戏，敞解所着绮罗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骑寻至，便执绮衣儿，比究问，非是。会日暮，遂得免。

【译文】 北齐神武帝高欢在韩陵之役中，几乎杀尽了尔朱氏一族，尔朱荣族中有一名子弟名敞，自小随母亲在宫中长大，这时年才十二岁，在混乱中由宫墙边的小洞逃走，来到大街，看见一群小孩当街嬉戏，尔朱敞就和其中一名儿童交换衣服，然后混入人群中。

不久追兵来到大街，抓住那个穿着华丽的小孩，等到弄清楚那名孩子不是尔朱敞时，天色已黑，尔朱敞因而保全了一命。

606. 韦孝宽

【原文】 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韦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孝宽续进。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贺兰贵赍书候孝宽。孝宽留贵与语以察之，疑其有变，遂称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医药，密以伺之。既到汤阴，逢长文奔还。孝宽密知其状，乃驰还，所经桥道，皆令毁撤，驿马悉拥以自随。又勒驿将曰：“蜀公将至，可多备肴酒及刍粟以待之。”迥果遣仪同梁子康将数百骑追孝宽，驿司供设丰厚，所经之处皆辄停留，由是不及。

【译文】 北周人尉迟迥（因平蜀有功封蜀公）任相州都督时，文帝命韦孝

宽（屡有战功，官至骠骑大将军）代理尉迟迥的职务，又命叱列长文为相州刺史，并要叱列长文早韦孝宽一步上任。

韦孝宽行至朝歌时，尉迟迥派手下的大都督贺兰贵送来一封问候信，韦孝宽因怀疑尉迟迥另有用心，想办法留住贺兰贵，不断用话刺探。

于是，韦孝宽称病慢行，并以请医生为名，派人到相州暗中监视尉迟迥的举动。

才到达汤阴，正好碰到叱列长文奔离相州，韦孝宽立即命军队回头，沿途所经的桥道都下令拆毁，各驿站的马匹也全数带走，临行还嘱咐各站驿丞：“蜀公尉迟迥将到此地，你们赶紧准备酒菜及上等草料好迎接蜀公。”

不久，尉迟迥果然派大将军梁子康率数百骑追杀韦孝宽，然而沿途受到驿丞热忱的款待，使得军队耽搁不少时间，而让韦孝宽从容逃脱了。

607. 宗典 李穆 昙永

【原文】 晋元帝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潜出奔。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宗典后至，以马鞭拂之，谓曰：“舍长，官禁贵人，而汝亦被拘耶？”因大笑。由是得释。

宇文泰与侯景战。泰马中流矢，惊逸，泰坠地。东魏兵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马，以策击泰背，骂之曰：“笼冻军士，尔曹主何在？而独留此？”追者不疑是贵人，因舍而过。穆以马授泰，与之俱逸。

王之败，沙门昙永匿其幼子华，使提衣幘自随。津逻疑之，昙永呵华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数十，由是得免。

【译文】 晋元帝的叔父东安王司马繇被成都王司马颖所陷害，害怕祸事上身，潜逃出京，却在渡河时被驻军拦下，随行的宗典赶上来，用马鞭打司马繇，大笑说：“国家下令禁止朝廷大官渡河，没想到你这样一个糟老头，也被当成贵人拦下来。”

士兵听了不疑有他，遂让东安主安然渡河脱险。

南北朝时期宇文泰（西魏人，子宇文觉篡魏为北周）与侯景（曾自立为汉帝）交战时，坐骑被流矢射中狂奔，宇文泰摔下马来，这时东魏士兵已逼近过来，而宇文泰的侍卫战士却已走散，不见一人。

李穆（隋文帝时官至太师）在旁，跳下马用鞭子抽打宇文泰，骂道：“你这无能的败兵，你的主子在哪儿？为什么一个人躺在这儿？”

东魏兵没有起疑匆匆而过，李穆于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宇文泰，两人遂得逃过一劫。

晋朝时王 𔄐（曾随王恭举兵）战败后，有个叫昙永的和尚收容了王 𔄐的幼子王华，命王华提着包袱跟在自己身后，巡逻的士兵怀疑王华的身份，正待上前盘察。

昙永灵机一动，对着王华骂道：“你这下贱小鬼还不赶快走。”

接着一阵拳打脚踢，就这样安然脱险。

608. 王羲之

【原文】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

【译文】 晋朝人王羲之（元帝时为右将军，世称王右军。草书、隶书冠绝古今）幼年时，甚得大将军王敦的宠爱，常要羲之陪着睡。

有一次王敦先起床，不久钱凤（与王敦密谋造反，事败被杀）进来，王敦命奴仆全数退下，两人商议谋反大计，一时忘了王羲之还睡在床上。

王羲之醒来，听见王、钱二人谈话的内容，知道难逃一死，为求活命，只好在脸上、被上沾满口水，假装一副熟睡的样子。

王、钱二人谈到一半，王敦突然想起王羲之还没起床，大惊道：“事到如今，只好杀掉这个小鬼了！”

等掀开蚊帐，看到王羲之满脸口水，以为他睡熟了，什么也没听到，王羲之因而保住一命。

609. 吴郡卒

【原文】 苏峻乱，诸庾逃散。庾冰时为吴郡，单身奔亡。吏民皆去，唯郡卒独以小船载冰出钱塘口，以蓬蔴覆之。时峻赏募觅冰属，所在搜括甚急。卒泊船市渚，因饮酒醉还，舞棹向船曰：“何处觅吴郡？此中便是！”冰大惊怖，然不敢动。监司见船小装狭，谓卒狂醉，都不复疑。自送过浙江，寄山阴魏家，得免。后事平，冰欲报卒，问其所愿。卒曰：“出自厕下，不愿名器。少苦执鞭，恒患不得快饮酒，使酒足余年，毕矣！无所复须。”冰为起大舍，市奴婢，使门内有百斛酒终其身。时谓此卒非唯有智，且亦达生。

【译文】 苏峻以诛杀庾氏一族为名谋反，一时势如破竹，庾姓诸人四处逃散，当时，庾冰身为吴郡太守，也弃官逃亡，惟吴郡的官员百姓都各自逃命，只剩一名小兵用船搭载庾冰逃出吴郡。

船到钱塘江口，小兵用粗席盖在庾冰身上，这时苏峻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捉拿庾冰。小兵把船停在渡口后就进城买醉，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挥动着船桨指着船说：“你们不是要找吴郡的庾冰吗？他就在这船上。”

船上的庾冰听了大为惊慌，躲在粗席下连大气都不敢喘，苏峻手下见船舱狭窄，以为小兵酒后胡言，就不再理他。于是庾冰平安的过江，藏身在山北的魏家。

苏峻乱事平定后，庾冰想要回报小兵，问他有什么心愿。

小兵说：“我出身贫寒，对官禄爵位没野心也不敢奢求，我平生只有一个愿望一直无法实现，就是不能痛快的喝酒，假使您能让我后半辈子都不愁没酒喝，我就再无所求。”

于是庾冰为小兵盖了一幢大房子，买了奴婢来侍候他，屋中随时保持上百醇的美酒，让小兵能一辈子不愁没酒喝。

一般人在谈论这件事时，都认为这名小兵不但机智，也是个心性豁达的人。

610. 元伯颜

【原文】 有告乃颜反者，诏伯颜窥觇之。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

【译文】 有人密告元世祖乃颜有意谋反，世祖命元伯颜暗中调查。元伯颜行前购置了许多皮裘，一进入乃颜的驻地，就分送给当地各驿站的人员。

乃颜见元伯颜到来，便以设宴款待为名，想伺机擒下元伯颜。元伯颜察觉乃颜的阴谋，连忙和随员奔出乃颜营地，朝三个不同方向逃离，各驿站的驿丞因先前曾得到元伯颜所赠的裘衣，都争相以快马相赠，元伯颜等人也就顺利脱险。

611. 徐敬业

【原文】 徐敬业十余岁，好弹射。英公每曰：“此儿相不善，将赤吾族！”尝因猎，命敬业入林趁兽，因乘风纵火，意欲杀之。敬业知无所避，遂屠马腹伏其中。火过，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凡子弟负翦之奇者，恃才不检，往往为家门之祸。如敬业破辕之兆，见于童年。英公明知其为族崇，而竟不能除之，岂终惜其才智乎？抑英公劝立武氏，杀唐子孙殆尽，天故以敬业酬之也？诸葛恪有异才，其父瑾叹曰：“此子不大昌吾宗，将赤吾族！”其后果以逆诛。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男，止教读《论语》、《孝经》，不令通宾客。或问故，答曰：“多读书，广交游，才由是益。有才亦能产祸！”人服其识。弘、正间，胡世宁字永清，仁和人。有将略，按察江西

时，江西盗起。方议剿，军官来谒，适世宁他出，乃见其幼子继。继曰：“兵素不习，岂能见我父哉？”边批：语便奇。军官跪请教，继乃指示进退离合之势，甚详。凡三日，而世宁归，阅兵，大异之，顾军官不辨此，“谁教若者？”以实对。继初不善读书，父以愚弃之，至是叹曰：“吾有子自不知乎？”自此每击贼，必从继方略。世宁十不失三，继十不失一也。世宁上疏，乞以礼法裁制宁王。继跪曰：“疏入，必重祸！”不听，果下狱。继因念父，病死。世宁母独不哭，曰：“此子在，当作贼！胡氏灭矣！”此母亦大有见识。

【译文】 徐敬业十多岁时，就喜欢骑马射箭。

徐勣（即李勣），唐太宗李世民的创业功臣，李为赐姓曾多次感叹的说：“这孩子的面相不好，恐怕日后会祸及家门。”

于是徐勣多次趁着打猎，命徐敬业深入树林驱赶野兽，顺着风势纵火，想就此烧死徐敬业。徐敬业见火势蔓延，知道很难安然逃出大火，当下杀了马匹，躲在马腹中，等大火烧尽熄灭后，再一身血污逃出来。

徐勣见徐敬业安然回来，虽然讶异，但也不得不佩服儿子的机智。

〔梦龙评〕大凡子孙有过人才智，仗着聪明，而不知谨慎进退，往往会成为家门的祸害。以徐敬业来说，他日后举兵的征兆，其实在童年时就已显现，李勣虽明知他终会带来不幸，却始终不忍杀他，究竟是爱惜他的才智呢？还是因李勣曾拥立武则天，而武氏几乎杀尽大唐子孙，上天要李勣赔上一子性命以报大唐呢？

诸葛恪有过人的才智，他的父亲诸葛瑾也曾叹息说：“这孩子日后不是大大光耀家门，就是毁我诸葛一族。”后来诸葛恪果然以谋逆的罪名遭到诛杀。隋杨智积（文帝侄）有五个男孩，却只教他们读《论语》《孝经》，不让他们学习兵法，问其原因，答道：“多读圣贤书，多结交益友，如此，聪明才智有德性益友的辅助，才对自己有好处，不然，光凭聪明才智，往往只会惹来灾祸。”众人这才明白杨智积的苦心，也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

弘正年间，大将胡世宁有军事才能，出任江西按察，当时江西盗匪四起，手下诸将商议如何剿匪，有位军官入府求见胡世宁，碰巧胡世宁出城，只见到幼子胡继，胡继说：“我见那些兵士们个个散漫，不懂战阵，身为带兵的将领，你怎么有脸见我父亲〔语便奇〕？”军官连忙跪下请教，胡继于是为他详细说明兵法中进退攻守的战略。三天后胡世宁回来，检阅部队，觉得非常讶异，认为凭手下将领的能力，绝对没有如此的成果，于是将领据实禀告。由于胡继从小不喜欢读书，因此胡世宁并不特别宠爱胡继，这时才感叹的说：“这孩子有如此的天份，我竟然不知道。”从此，每次剿匪都征询胡继的意见，胡世宁自己只能十不失三，胡继却能十不失一。有一次，胡世宁想上书奏请皇帝依国法制裁宁王，胡继跪地请求胡世宁三思，说：“上书必会祸及身家。”胡世宁不听，果然下狱，胡继因思念父亲，不久病死，众人都伤心不已，唯有胡世宁的母亲没有流泪，说：“这孩子若活着，只怕将来会成为叛贼，那么胡氏一门才会真的万劫不复。”这做母亲的可谓大有见解。

612. 陈 平

【原文】 陈平间行，仗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

中当有金宝，数目之。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无有，乃止。

平事汉，凡六出奇计：请捐金行反间，一也；以恶草具进楚使，离间亚父，二也；夜出女子二千人，解荥阳围，三也；蹶足请封齐王信，四也；请伪游云梦缚信，五也；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阼氏说之，解白登之围，六也。六计中，唯蹶足封信最妙。若伪游云梦，大错！夫云梦可游，何必日伪？且谓信必迎谒，因而擒之。既度其必迎谒矣，而犹谓之反乎？察之可，遽擒之则不可。擒一信而三大功臣相继疑惧，骈首灭族，平之贻祸烈甚矣！○有人舟行，出石杯饮酒，舟人疑为真金，频瞩之。此人乃就水洗杯，故堕之水中。舟人骇惜，因晓之曰：“此石杯，非真金，不足惜也！”又，丘璜尝过丹阳，有附舟者，屡窥寝所。璜心知其盗也，佯落簪舟底，而尽出其衣筐，铺陈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明日其人去，未几，劫人于城中，被缚，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此二事与曲逆解衣刺船之智相似。

【译文】 陈平由小道带着一把剑逃亡，乘船渡河时，船夫见陈平相貌俊伟，又是单身一人，怀疑他是逃亡的将军，身上一定带着许多珠宝，于是一双眼睛在陈平身上转来转去。

陈平知道船夫不怀好意，就脱下上衣，主动帮船夫撑船，船夫知道陈平身上并没有财宝，就打消谋害陈平的念头。

〔梦龙评〕陈平投效刘邦时，曾六次出奇策解围：建议刘邦拿出四万黄金行反间计，这是第一计；故意用粗劣食物招待项羽使者，让项羽怀疑亚父范增私通刘邦，这是第二计；由荥阳城东派出两千名女子，诱使项羽出兵追击，使刘邦由城西安然脱身，这是第三计；脚踢刘邦，示意封韩信为齐王，这是第四计；建议刘邦伪称游云梦而捉韩信，这是第五计；用美女图游说匈奴后，解刘邦平城之围，这是第六计。

六计之中，以脚踢刘邦封韩信为齐王最神妙，而假称云梦捉韩信的点子最糟，云梦本就是值得游玩的地方，何必假称呢？再说陈平计划乘韩信迎接刘邦时，命人捉拿韩信，既已料到韩信一定会亲迎刘邦，怎么能说韩信想谋反呢？若疑心韩信可能谋反，可以暗中观察韩信言行，但断然命人逮捕就不妥当了，再说抓一个韩信，其他的功臣如彭越、英布对刘邦也相继起疑，陈平此计，可说种下了一个大祸根。

某个人搭船时用石（铜与炉甘石合炼而成的金属）杯饮酒，船夫以为是金杯，想占为己有，这人就利用洗杯时故意把杯子掉到河里，船夫见了惊叫可惜，这人才告诉船夫：“那是石杯，不是真金，不必可惜。”

又：丘璜有一回搭船到丹阳，有个同船的人频频打量丘璜的寝舱，丘璜知道遇上盗匪，于是假作遗失一支头簪，因着寻物时将身边的衣物摊散一船，又脱去上衣，借此显示身上没有财物，第二天，贼人就离船他去。不久就听说那人因劫人财物，在被捕后会曾有人说：“我差点就误杀了丘公。”石杯与丘璜这两件事所表现的机智，和陈平的脱衣撑船有异曲同工之妙。

613. 刘 备

【原文】 曹公素忌先主。公尝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适雷震，因谓公曰：“圣人云：

‘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于此！”

相传曹公以酒后畏雷、闲时灌圃轻先主，卒免于难。然则先主好结髦，焉知非灌圃故智？

【译文】曹操对刘备一向心存顾忌，曾对刘备说：“放眼天下，能称得上英雄的只有你、我二人，至于袁绍，根本就排不上边。”

刘备正在吃饭，吓得掉了一根筷子，刚巧天上打雷，刘备担心曹操起疑，就对曹操说：“圣人说：‘有巨雷暴风，必是天地有巨变的征兆。’这话实在有道理，难怪刚刚一打雷，连我都吓得掉筷子了。”

〔梦龙评〕相传曹操曾以酒后怕雷掉筷，闲时养花蒔草，而以为刘备成不了大事，才打消杀刘备的念头，然而刘备以喜欢编结羽饰出名，又怎知不是和养花蒔草一样，都是避杀身之祸的手法呢？

614. 崔巨伦

【原文】北魏崔巨伦字孝宗尝任殷州别将。州为贼陷，葛荣闻其才名，欲用之。巨伦规自脱。适五月五日，会集百僚，命巨伦赋诗。巨伦诗曰：“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欲死，牛复吐出舌。”闻者哄然发噱，以此自晦获免。已潜结死士数人，乘夜南走。遇逻骑，众危之。巨伦曰：“宁南死一寸，岂北生一尺！”遽给贼曰：“吾受敕行。”贼方熬火观敕，巨伦辄拔剑斩贼帅，余众惊走，因得脱还。

嘉靖中，倭乱江南，昆山夏生为倭所获，自称能诗。倭将以竹舆乘之，令从行，日与唱和，竟免祸。久之，夏乞归，厚赠而返。此又以不自晦获全者也。夏称倭将亦能诗，其《咏文菊》诗云：“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译文】北魏人崔巨伦（字孝宗）曾在殷州当一名武官，殷州被葛荣攻陷后，葛荣听说崔巨伦的才名，想任他为官，崔巨伦却想尽办法逃脱。

五月五日端阳佳节时，葛荣召集手下，命崔巨伦当场作一首诗以表现才情，崔巨伦却说道：“五月五日时，天气已大热，狗便呀（张口）欲死，牛复吐出舌。”在场众人哄堂大笑，葛荣见崔巨伦不过尔尔，也就不再重视他。

崔巨伦暗中结交多位死士，有一天趁着夜晚一齐往南逃，途中遇到一队巡逻兵士，情况危急，崔巨伦说：“宁可近南方一寸死；不愿靠北地一尺活。”

于是，崔巨伦欺骗贼兵说：“我奉有军令出城。”

贼兵正想点燃火把检视军令，崔巨伦抽剑杀了贼兵首领，其余贼兵也就仓皇而逃，崔巨伦等人安然逃往南方。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倭人作乱江南，昆山有位夏姓书生被倭人俘掳，夏生自称会作诗，倭将听了，便让他跟在自己身边，每天作诗唱和，就这样夏生捡回一条命。一段时日后，夏生向倭将要求回家，倭将不但答应他的请求，还送他许多财物，这是因不隐才而得以保命。夏

生回乡后，曾对人说倭将也会作诗，还咏了一首诗中的两句：“五尺阑干遮不尽，还留一半与人看。”

615. 布商 吴生

【原文】 娄门二布商舟行，有北僧来附舟，欲至昆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河，胡僧拔刀插几上，曰：“汝要好死要恶死？”二子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良士，欲得汝财耳！速跃入湖中，庶可全尸。”二子泣下曰：“师容我饱餐，就死无恨。”笑曰：“容汝作一饱鬼！”舟子为煮肉，多沃以汁，乃以巨钵盛之，呼二子肉已熟。二子应诺，舟子出僧不意，急举肉汁盖其顶，热甚。僧方两手推钵，二子即拔几上刀斩之，掷尸于湖，涤舟而去。

吴有书生假借僧舍，见僧每出，必锁其房，甚谨。一夕忘锁，生纵步入焉。房甚曲折，几上有小石磬。生戏击之，旁小门忽启，有少妇出，见生，惊而去。生亦仓惶外走。僧适挈酒一壶自外入，见门未闭，愕然，问生适何所见，答曰：“无有。”僧怒，掣刀拟生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败死他人手！”生泣曰：“容我醉后，公断吾头，庶懵然无觉也。”僧许之。生佯举杯告曰：“庖中盐菜乞一茎。”僧乃持刀入厨。生急脱布衫塞其壶口，酒不泄，重十许斤，潜立门背。伺僧至，连击其首数十下，僧闷绝而死。问少妇，乃谋杀其夫而夺得者，分僧橐而遣之。

【译文】 有两位布商在娄门雇船回家时，有个北方和尚想到昆山，要求搭个便船，船夫不答应，但两位布商见和尚是佛门子弟，就答应和尚的请求。

船到河中央，和尚突然拔刀往桌上一插说：“你们要死得舒服些，还是死得痛苦些？”

布商吓了一跳说：“你说什么？”

和尚道：“我本非好人，装成和尚只是想得到你们的财物，你们乖乖的自己跳河，还可以留个全尸。”

布商哭道：“既然要死，请大师让我俩饱餐一顿，那么死也无怨。”

和尚大笑道：“好吧！就让你们做个饱死鬼。”

命船夫烧一锅肉。

船夫暗中在肉里加上许多汤汁，用大碗盛装，趁和尚不注意，全倒在和尚头上，肉汤滚烫，和尚只顾着用手把大碗拨开，布商说时迟那时快，拔出桌上的刀杀了和尚，三人合力将和尚的尸体丢入河中，把船上的血迹清洗干净后，继续前行。

吴国有位书生，借住在—间寺庙时，发现寺里和尚每次外出，一定锁牢房

门，非常谨慎。

有一天和尚出寺，忘了锁门，书生好奇的推门入室，只见屋内别有天地，见桌上有一小石磬，书生好玩的敲了一下，旁边的一扇小门立刻自动开启，走出一名少妇，少妇见了书生，吃惊得连忙离去，书生也不好意思的匆忙往房外走，迎面碰到和尚带着一大壶酒回来，见房门没上锁，急忙问书生看见了什么，书生忙说：“没有。”

和尚突然用刀抵着书生说：“你只好死，我的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

书生哭着说：“既然要我死，就请让我喝醉，等我没有知觉时你再杀我。”

和尚答应书生的要求。

书生拿起酒杯后，又说：“能否请大师给我一碟厨房里的咸菜下酒。”

于是和尚拿着刀到厨房拿咸菜，书生趁着和尚离开的空档，立即脱下衣服塞住酒壶口，让酒倒不出，酒壶重有十多斤，书生拿着酒壶躲在房门后，等和尚一进门，立刻朝着和尚头部连打数十下，直到和尚气绝身亡。询问少妇身世，才知和尚谋害少妇的丈夫，强虏她来此地，二人平分和尚的财物后，就各自离去。

616. 张佳胤

【原文】 张佳胤令滑，巨盗任敬、高章伪称锦衣使来谒，直入堂阶，北向立。公心怪之，判案如故。敬厉声曰：“此何时，大尹犹倨见使臣乎！”公稍动容，避席迓之。敬曰：“身奉旨，不得揖也。”公曰：“旨逮我乎？”命设香案。敬附耳曰：“非逮公，欲没耿主事家耳。”时有滑人耿随朝任户曹，坐草场火系狱。公意颇疑，遂延入后堂。敬扣公左手，章拥背，同入室坐炕上。敬掀髯笑曰：“公不知我耶？我坝上来，闻公帑有万金，愿以相借。”遂与章共出匕首，置公颈。公不为动，从容语曰：“尔所图非报仇也，我即愚，奈何以财故轻吾生？即不匕首，吾书生孱夫能奈尔何！边批：缓一着。且尔既称朝使，奈何白露本相？使人窥之，非尔利也。”贼以为然，遂袖匕首。公曰：“滑小邑，安得多金？”敬出札记如数，公不复辩，但请勿多取以累吾官。边批：又缓一着。后覆开谕。久之，曰：“吾党五人，当予五千金！”公谢曰：“幸甚！但尔两人橐中能装此耶？抑何策出此官舍也？”贼曰：“公虑良是。边批：诘尽其计。当为我具大车一乘，载金其上，仍械公如诏逮故事，不许一人从，从即先刺公。俟吾党跃马去，乃释公身。”公曰：“逮我昼行，邑人必困尔，即刺我何益？不若夜行便。”边批：语忠告，又缓他一着。二贼相顾称善。公又曰：“帑金易辨识，亦非尔利，邑中多富民，愿如数贷之。既不累吾官，尔亦安枕。”二贼益善公计。公属章传语召吏刘相来。相者，

心计人也。相至，公谬语曰：“吾不幸遭意外事，若逮去，死无日矣！今锦衣公有大气力，能免我。心甚德之，吾欲具五千金为寿！”相吐舌曰：“安得办此？”公蹶相足曰：“每见此邑人富而好义，吾令汝为贷。”遂取纸笔书某上户若干，某中户若干，共九人，符五千金数。九人，素善捕盗者。公又语相曰：“天使在，九人者宜盛服谒见，边批：讽使改装。勿以贷故作嫠人状！”相会意而出。公取酒食酬酢，而先饮啖以示不疑，且戒二贼勿多饮。贼益信之。酒半，曩所招九人各鲜衣为富客，以纸裹铁器，手捧之，陆续门外，谬云：“贷金已至，但贫不能如数。”作哀祈状。二贼闻金至，且睹来者豪状，不复致疑。公呼天平来，又嫌几小，索库中长几，横之后堂，二僚亦至。公与敬隔几为宾主，而章不离公左右。公乃持砝码语章曰：边批：步步精细。“汝不肯代官长校视轻重耶？”章稍稍就几，而九人者捧其所裹铁器竞前。公乘间脱走，大呼擒贼。敬起扑公不及，自到树下。生缚章，考讯又得王保等三贼主名，亟捕之，已亡命入京矣。为上状，缇帅陆炳尽捕诛之。

祁尔光曰：“当命悬呼吸间，而神闲气定，款语揖让，从眉指目语外，另构空中筹画，歼厥剧盗，如制小儿。经济权略，真独步一时矣！”

【译文】 张佳胤为滑州县令时，有大盗任敬、高章伪装特使前来见他，二人大刺刺的直入府堂，面朝北方，张佳胤虽觉奇怪，但仍然照常判案，这时任敬突然大声骂道：“什么时候了？还不立刻接见我等。”

张佳胤连忙命人退下迎见二人。

任敬对张佳胤说：“有圣旨在身，不能下拜。”

张佳胤说：“是圣上下旨要拘捕我吗？”

一面命人摆设香案恭迎圣旨。

任敬在张佳胤耳边说道：“不是拘捕你，是要抄耿主事家。”

府衙中有个叫耿随朝的本地人，是个小官，因草场发生火灾受到牵连下狱。

张佳胤更觉可疑，于是请两人到后堂休憩，任敬一进后堂便扣住张佳胤左手，高章搭着张佳胤的肩，三人一同走进内室坐在坑上。

任敬手摸着胡子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从山寨来，听说县府库房中有不少银子，想暂借一用。”

二人说完用匕首抵着张佳胤脖子。

张佳胤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你们不是来寻仇，我再笨也不会为省几个钱赔上自己老命，就算你们不用刀，我这个贪生怕死的人，又能拿你们怎么样呢？只是你们既自称朝廷钦差，如果现在自露行迹，万一让人看到，这不是对你们不利吗？”

二人听了觉得有理，就把匕首藏在袖中。

张佳胤说：“滑州是个小地方，能有多少钱呢？”

谁知任敬早有准备，拿出一本簿子，上面记载各州钱数。张佳胤没办法，只好求他们不要拿得太多，以免影响自己日后的升迁。

二人商议许久后，说道：“我们兄弟有五人，你就给我们五千金吧！”

张佳胤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但你们的背囊中装得下这么多钱吗？再说，又怎么走出县府大门呢？”

二人说：“你考虑的也对，你先为我们准备一辆车，把钱放在车上。”

说完仍用匕首抵着张佳胤，不许有人跟随在后，否则就刺杀张佳胤。又说：“等我们离去后，就放了你。”

张佳胤说：“你们若是在白天押着我走，一定会引起百姓的围攻，即使杀了我，你们也难脱身，不如等到晚上再启程。”

二人连说此计甚好。

张佳胤又说：“官银容易辨认，使用也不方便，县中有许多有钱人，不如由我向他们借来给你，这样我不会因官银短少而影响官运，你们也不用怕官府追捕。”

二人更加称赞张佳胤考虑周到。

张佳胤嘱咐高章传话下去，召手下小吏刘相前来，刘相这个人一向多心计，张佳胤假意对刘相说：“我运气不好受到牵连，若被捕一定会砍头，现钦差大人有能力为我脱罪，我内心非常感激，想送五千金聊表心意。”

刘相听了，吐了吐舌头说：“一时间到哪儿筹这许多钱？”

张佳胤暗踢刘相一脚说：“我常见县中富人热心助人，你替我跑一趟，就说我向他们借钱用用。”

于是取来纸笔，写下某大户多少，某中户又多少，一共九人，加起来正好五千金，这九人其实都是县中捕盗高手。

张佳胤又对刘相说：“有钦差大人在，待会儿他们送钱来，都要穿着整齐，不要因为我向他们借钱，就装出一副穷人相。”

刘相这时已完全明白张佳胤话中的含意，告辞离去。张佳胤命人送上酒菜，并且先尝表示酒菜无毒，以安贼心，张佳胤又频劝二人不要多喝，以免酒后误事，二人更加信任张佳胤。

饮酒至半，刚才所召的九人，各自穿着光鲜，好像富豪般，双手捧着用纸包裹的兵器站在门外，作出哀求的神情，说道：“大人借的钱已经拿来，可是小人家中实在没有这么多。”

二贼听说钱已送来，再看到来人都是富人打扮，更不怀疑。张佳胤命人取秤来，又嫌桌子太小，命人取库房中长几横放在后堂，二名役卒也跟着进来，张佳胤与任敬隔着长几，而高章却紧挨在张佳胤身旁。

张佳胤拿着砝码，对高章说：“你难道不为你的长官秤金吗？”

高章稍一靠近长几，九人立即捧着手中的兵器冲上前去，张佳胤乘机脱身，大叫捉贼，任敬想扑向张佳胤已经来不及，逃往厨房见大势已去，只有自杀。

众人捉住高章拷问，供出王保等三名同党，立即下令逮捕，三人虽逃至京师，最后还是被逮捕正法。

〔祁尔光评〕当张公命在危急时，仍能从容不迫，一面轻声有礼的和敌人周旋；一面暗中筹划，眉目传意，歼灭巨盗有如制服孩童，这种权术智慧在当时真是无人能比。

617. 罗巡抚

【原文】 罗某初出使川中，泊舟河边。川中有一处，男女俱浴于河，即嬉笑舟边。罗遣人禁之，边批：多事。男女鼓噪大骂，人多，卒不可治，反抛石舟中而去。乃诉之县，稍鞭数人。既而罗公巡抚蜀中，县民大骇。罗公心计之，是日又泊舟旧处，大言之曰：“此处民前被我惩戒一番，今乃大变矣！”嗟叹良久。川民前猜遂解。

不但释其猜，且可诱之于善，妙哉！

【译文】 罗公初次出使四川，官船停在河边，有一群男女不顾礼俗，在河边共浴嬉戏，甚至在官船边嬉闹，罗公命人制止，但那群男女仗着人多，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大声喧骂，甚至向官船丢石头，小兵也无可奈何。

罗公将此事告知县令，县令抓来几人，鞭打一顿以示惩戒，不久，罗公出任四川巡抚，县民大为惊慌，罗公知道县民的恐惧后，心生一计，又命船停在当日所停的地方，大声说道：“当日为了维护礼俗，此地的百姓曾被我惩戒一番，现在百姓一见我就害怕，有谁了解我的苦心呢？”

接着连连叹气，从此川民对罗公不再有猜疑之心。

〔梦龙评〕罗巡抚一叹，不但去除川民的猜忌，也导正善良的风俗，可说是妙计。

618. 沈括

【原文】 沈括知延州时，种谔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值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三万人皆溃入塞，居民怖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边批：谬言以安其心。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兵符？”因斩以徇。边批：众既安，则归仁一匹夫耳。

括在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麀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劳之。边人欢激，执弓傅矢，皆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真有用之才也！

【译文】 宋朝人沈括（博学善写文章，著有《梦溪笔谈》等）治理延州时，北方种谔次五原正值大雪，军队粮饷接继不上，殿值（官名，宋置殿廷武官）刘归仁不但不能安抚士兵，反而带领兵士南下，一时有三万多人涌入延州。

消息传来，延州各地百姓大感恐惧。

为安民心，同时让士兵能尽快地返回驻地，不再逃窜，沈括准备了衣物粮饷，并亲自到河东迎接，在第一批数千名逃兵到达时，沈括故意不拆穿他们，只说：“你们奉副都督命来延州领粮〔随便说说以安其心〕，领队是何人？”

兵士也就顺水推舟的答：“随后到。”

沈括命已领到米粮的士兵立刻返回驻地，不到十天，所有溃逃的士兵都已回营。

等局势安稳下来，沈括才找来刘归仁，责问道：“你带兵来取粮，兵符何在？”于是以此罪名斩了刘归仁。

〔梦龙评〕沈括曾用皇帝所赐的钱购置好酒，邀集州内子弟参加马术、射箭、角力等比赛，优胜者沈括便亲自斟酒祝贺，众人见获胜时如此光荣，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唯恐不能得胜。一年后，得到殊荣的好手有上千人，沈括皆把他们编入军队，因此延州军力较其他各州壮盛，沈括可说是个会用人的官。

619. 程 颢

【原文】 河清卒于法不他役。时中人程昉为外都水丞，怙势蔑视州郡，欲尽取诸埽兵治二股河。程颢以法拒之。昉请于朝，命以八百人与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众逃而归。州官晨集城门，吏报河清兵溃归，将入城。众官相视，畏昉，欲弗纳。颢言：“弗纳，必为乱。昉有言，某自当之！”既亲往，开门抚纳，谕归休三日复役。众欢呼而入。具以事上闻，得不复遣。后昉奏事过州，见颢，言甘而气慑。既而扬言于众曰：“潼卒之溃，乃程中允诱之，吾必诉于上！”同列以告。颢笑曰：“彼方憚我，何能尔也！”果不敢言。

此等事，伊川必不能办。纵能抚溃卒，必与昉诘讼于朝，安能令之心憚而不敢为仇耶？

【译文】 宋神宗时，黄河的水兵，按律法不必服其他劳役，宦官程昉（神宗时王安石欲兴水利，以为程昉知治河，任河北河防水利令）为河防大臣，仗势不把州郡律法放在眼里，想征调黄河水兵整治三股河，程颢（人称伊川先生）以不合律法拒绝，程昉便上奏神宗，朝廷于是下令程颢拨八百水兵给程坊。时正值天寒河水冻结，士兵受不了程昉的暴虐，纷纷逃离。

次晨州官齐集官府议事时，突有吏卒禀报：“水兵集体逃亡，即将入城。”

众官怕得罪程昉，想拒开城门，程颐说：“如果不开城门，一定会有乱事发生，程昉果真怪罪，由我程颐一人担当。”

说完亲自到城门口迎接，并宣布水兵可以休假三天再回去服役，士兵们在一片欢呼声中进城。程颐又将水兵受虐待的情形禀报朝廷，终于免除水兵再服劳役。

事情过后，程昉对程颐便很畏惧，有一次程昉因事路过本州，见到程颐，只敢说些好话奉承程颐，然而，私底下程昉却又不甘心，曾当着多人之前扬言：“黄河水兵的溃逃，是受了程颐的鼓动，我一定要上书奏明皇上。”

很多人都替程颐担心。

程颐笑着说：“他怕我，不会对我怎样的。”

日后程颐果然无事。

〔梦龙评〕这样的事，纵使程颐能安抚溃卒，却必定要与程昉在朝廷对质；如此怎能令程昉心生畏惧而不敢与程颐作对呢？

620. 吕颐浩

【原文】 建炎之役，及水滨，而卫士怀家流言。吕相颐浩以大义谕解，且怵以利曰：“先及舟者，迁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逊倡率者，皆侧用印记。事平，悉别而诛赏之。

六合之战，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阳为督战，以剑斫其皮笠。明日遍阅皮笠有剑迹者数十人，悉斩之。由是部兵莫不尽死。此与吕相事异而智同。

【译文】 建炎（南宋高宗赵构年号）之役时，兵士因想家厌战而流言四起，宰相吕颐浩（著有《忠穆集》）除了对众兵士晓以大义外，更诱之以利，说：“凡是率先上船御敌者升官五级。”

登船的军士分别都签下姓名，盖上宰相印记，而那些领头不服军令的，则侧盖印记以示区别，战事平定后，根据印记分别予以奖赏。

〔梦龙评〕六合之战时，后周的部分兵士厌战，于是宋太祖假借督战之名，见有不认真作战的兵士，就顺势以剑在其皮帽上划上痕迹，第二天宋太祖就检阅士兵皮帽，凡有剑痕者一律处死，从此兵士没有不尽力作战的。

宋太祖的做法虽和吕颐浩不同，但同样都达到激励士气的目的。

621. 段秀实

【原文】 段秀实为司农卿，会朱泚反。时源休教泚追逼天子，遣将韩旻领锐师三千疾驰奉天。秀实以为此系危逼之时，遣人谕大吏岐灵岳窃取姚令言印，

不获，乃倒用司农印，追其兵。旻至骆谷驿，得符而还。

按：《抱朴子》云：“古人入山，皆佩黄神白章之印。行见新虎迹，以顺印印之，虎即去；以逆印印之，虎即还。”今人追捕逃亡文书，但倒用印，贼可必得。段公倒印，亦或用此法。

【译文】 唐朝段秀实（曾以象笏击朱泚）为司农卿（官名，九卿之一，掌钱谷）时，朱泚（德宗时会起兵称帝，国号大秦）谋反，源休（曾劝朱泚称帝）要朱泚乘胜进军京城，一举灭唐，并派将军韩旻（唐将，亦工花鸟画）率领精兵三千人入京支援。

段秀实认为情势危急，命人盗取姚令言（任节度使，与朱昉共同谋反，事败被斩）官印，没有盗成，不得已只好在公文上倒盖司农卿印，命人追赶韩旻，终于及时在骆谷驿截下韩旻，命他返防。

〔梦龙评〕抱朴子（即葛洪，好神仙炼丹术，著有《抱朴子》一书）说：“古人入山都佩戴黄袖越章之印，途中看见老虎脚印，就顺着虎迹盖印，老虎一定会离去，若逆着虎迹盖印，老虎就会回来。”现在追捕逃犯，有些捕衙也相信如果倒盖印记，一定可以追捕到贼人，段秀实拦阻韩旻入京支援朱泚而倒盖司农卿印，或许就是根据这种说法。

622. 黄 震

【原文】 宋尝给两川军士缗钱。诏至西川，而东川独不及，军士谋为变。黄震白主者曰：“朝廷岂忘东川耶？殆诏书稽留耳！”即开州帑给钱如西川，众乃定。

【译文】 宋朝时，朝廷有一次犒赏两川军士，诏书已送抵西川，而东川却独独不见诏书。东川军士不服，想举兵谋反。

黄震（为人清廉正直，著有《古今纪要》）对为首的军士说：“两川的士兵同样为朝廷效命，朝廷怎会不犒赏东川呢？一定是诏书在路上耽搁了。”

立即下令先挪用府库的银钱犒赏军士，才平息众怒，化解了一场乱事。

623. 赵 葵

【原文】 赵方，宁宗时为荆湖制置使。一日方赏将士，恩不偿劳，军欲为变。子葵时年十二三，觉之，亟呼曰：“此朝廷赐也，本司别有赏赉！”军心一言而定。

按：赵葵，字南仲，每闻警报，与诸将偕出，遇敌辄深入死战。诸将唯恐失制置子，尽死救之，屡以此获捷。

【译文】 赵方（宋朝将军，屡败金人）在宋宁宗时任荆湖制置使（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有一次朝廷犒赏军士，赏赐太少，引起军士不满。

赵方的儿子赵葵，这时才十二、三岁，察觉军士不满的情绪，突然大声叫

道：“这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另有奖赏。”

赵葵的一句话立刻稳定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

〔梦龙评〕赵葵字仲南，每遇敌人来袭就与将士一同上阵，更多次深入敌阵杀敌，将士担忧他的安全，无不奋勇攻战，因此屡次获胜。

624. 周 金

【原文】 周襄敏公名金，字子庚，武进人。抚宣府。总督冯侍郎以苛刻失众心。会诸军诣侍郎请粮，不从，且欲鞭之。众遂愤，轰然面骂，因围帅府。公时以病告，诸属奔窜，泣告公。公曰：“吾在也，勿恐！”即便服出坐院门，召诸把总官阳骂曰：“是若辈剥削之过，不然，诸军岂不自爱而至此！”欲痛鞭之。军士闻公不委罪若也，气已平，乃拥跪而前，为诸把总请曰：“非若辈罪，乃总制者罔利不恤我众耳！”公从容为陈利害，众嚣曰：“公生我！”始解散去。

【译文】 周金任宣府安抚使时，总督冯侍郎为人苛薄而大失民心，有一次当地驻军为请领军粮求见冯侍郎，侍郎不但不答应，反而命人鞭打他们，诸将一时气愤，当场怒骂侍郎，并率兵包围都府。

周金当时正卧病在床，属下急忙禀报军士包围都府事，周金镇定的说：“凡事有我，你们不用害怕。”

于是身穿便服坐在都府门口，当着众军士对着自己属下骂道：“一定是你们的过错，否则军士们怎会如此不自重的包围都府？”

随后下令重打属下。

军士们见周金并不袒护部属，怒气已消，于是跪在周金面前说：“不是他们的错，请大人不要责罚他们，这一切都是总督大人引起的，他只顾私利，完全不体恤我们，我们一时气愤，才包围都府。”

周金一面安抚军士，一面慢慢的为军士分析其中利害，军士们由衷的说：“因为您我们才能活命。”

于是解散离去。

625. 徐文贞

【原文】 留都振武军邀赏投帖，词甚不逊，众忧之。徐文贞面谕操江都御史：“出居龙江关，整理江操之兵。万一有事，即据京城调江兵，杜其入孝陵之路。”且曰：“事不须密，正欲其闻吾意，戒令各自为计！”变遂寝。

【译文】 唐朝末年，藩镇因拥有兵权，常目中无人，有一回振武军强索赏赐，言词傲慢，语多威胁，一时京城为之大惊。

徐文贞指示操江（官名掌江防之事）都御史（都察院之长）镇守龙江关，整顿水兵，万一有乱事发生，立即保卫京城，同时调派水兵入京，并且嘱咐说：“这些部署无需保密，我就是要让振武军知道我的准备。”

徐文贞下令各地守军加强巡防，见机行事，于是振武军不敢再有轻举妄动。

626. 王守仁

【原文】 王公守仁至苍梧时，诸蛮闻公先声，皆股栗听命。而公顾益韬晦，以明年七月至南宁，使人约降苏、受。受阳诺而阴持两端，拥众二万人投降，实来观衅。公遣门客龙光往谕意，受众露刃如雪，环之数十里，呼声震天。光坐胡床，引蛮跪前，宣朝廷威德与军门宽厚不杀之意，辞恳声厉，意态闲暇。光貌清古，鼻多髭，颇类王公。受故尝物色公貌，窃疑公潜来，咸俯首献款，誓不敢负，议遂定。然犹以精兵二千自卫，至南宁，投见有日矣。而公所爱指挥王佐、门客岑伯高雅知公无杀苏、受意，使人言苏、受：须纳万金丐命。苏、受大悔，恚言：“督府诳我！且仓卒安得万金？有反而已！”守仁有侍儿，年十四矣，知佐等谋，夜入帐中告公。边批：强将手下不畜弱兵。公大惊，达旦不寐，使人告苏、受：“毋信谗言，我必不杀若等！”受疑惧未决，言“来见时必陈兵卫。”公许之。受复言：“军门左右祇候，须尽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见。”公不得已，又许之。苏、受入军门，兵卫充斥，郡人大恐。公数之，论杖一百。苏、受不免甲而杖，杖人又田州人也。由是安然受杖而出，诸蛮咸帖。

按：龙光，字冲虚，吉水人，以县丞致仕。王公督军虔南日，辟为参谋。宸濠之变，公易舟南趋吉安，光实赞之。一切筹画，多出自光。后九年，田州之役，公复檄光以从，卒定诸蛮，——亦异人也！陈眉公惜其功赏废阁，为之立传。

【译文】 王守仁来到苍梧后，当地夷人听说王守仁的名声，都对他敬畏不已，而王守仁也更加的谦虚谨慎〔妙〕。

第二年七月，王守仁前往南宁，先派人招降苏受，苏受表面接受，内心却另有打算，带领两万人马，名为投降，实则想伺机叛变。王守仁派门客龙光接见苏受，苏受的部众个个露出兵刃，刀光闪闪，绵长数十里，喊声震天。

龙光却全然不把这些威胁看在眼里，他舒适的靠坐胡床（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亦称交椅或交床），要苏受及一千夷人头领上前，跪听朝廷安抚不杀的诏书。龙光意态从容，但声音激越，措词严厉，再加上龙光面貌清瘦又蓄着一撮胡子，长相颇像王守仁，苏受曾向人打听王守仁的长相，以为龙光就是王守仁，于是不敢违抗，愿意真心归降，具誓言绝不再反叛，于是和议达成。

然而，和议虽已达成一段时日了，苏受还是有些疑心，出入都带着二千名

精兵护卫，惟恐王守仁忽然翻脸动手，这时王守仁的手下有王佐、岑伯高两人，虽明知王守仁根本无意杀苏受，却派人告诉苏受必须献万金才能保住一命。

苏受一听悔恨交加，认为王守仁骗他，又一时间无法筹得万金保命，既然难逃一死，不如干脆叛变。

王守仁有一名童仆，年约十四岁〔强将手下岂有弱兵〕，无意中发现王佐等人阴谋，趁夜偷溜进守仁卧室向他禀报，王守仁大吃一惊，急得一夜未睡，派人告诉苏受说：“不要听信谣言，只要你投降，我一定信守承诺，绝不杀你。”

苏受表示不放心，见面时仍将带兵前来，王守仁答应苏受的要求。

苏受又说：“王公身旁的护卫一定要全换成本地人担任，否则所有协议作罢。”

王守仁不得已也答应。

当苏受带部众入城时，百姓大为恐慌，王守仁下令：“凡是身怀武器者，一律鞭刑一百。”

苏受本人也因携带武器而受鞭刑，由于执行者是本地人，所以苏受也就欣然受罚，这才真正安抚了夷人。

〔梦龙评〕龙光字冲虚，吉永人，一生官只做到县丞。王守仁为虔南督军时，曾聘他为参谋，宸河之变时，王守仁乘船安然逃到吉安，主要便由于龙光的安排，而当时避险的一切事务亦多由龙光一手策划。后有田州之役，王守仁又征召龙光效力，终于平定蛮夷，也算是个奇人。陈眉公很痛惜龙光的功业事迹和一生官途的不成比例，特别为他作传。

627. 顾 耿定力

【原文】 顾 为儋耳郡守。文昌海面当五月有大风飘至船只，不知何国人，内载有金丝鹦鹉、墨女、金条等件，地方分金坑女，止将鹦鹉送县，申呈镇巡衙门。公文驳行镇守府，仍差人督责。原地方畏避，相率欲飘海。主其事者莫之为谋。 适抵郡，咸来问计。 随请原文读之，将“飘来船”作“覆来船”改申，遂止。

益民乔蠢，小管累累大辟。耿恭简公定力为守，多所平反。有男子妇死而论抵者，牒曰：“妇詈夫兽畜。”庭讯之，则曰：“詈侬为兽畜所生耳。”遂援续二字于牒，而投笔出之。盖妇詈姑嫜，律故应死也。

只换一字，便省许多事；只添两字，便活一性命。是故有一字之贫，亦有一字之师。

【译文】 顾 为儋耳郡守，时正当五月，海上多飓风。一天，有一艘不明国籍的大船碰上飓风飘到岸边，船上载有鹦鹉、美女、金条等物，当地的官府、百姓私下分占了黄金、美女，只将鹦鹉连同报告呈交县衙。

府城派人前往调查，地方官及百姓都害怕事发获罪，甚至想逃往海外，承

办的官员也急得不知是好。正巧顾 来到文昌县，官员前来请教对策，顾 在看过原先呈送的公文后，只将原公文中的“飘来船”改为“覆来船”，改定后再呈县衙，于是上级不再派人追查。

益州地处边远，老百姓愚昧无知，又不受管束，平日往往小错不断，甚至累至死刑，耿恭简（名定力）为太守时，曾为平反许多案件，益州百姓赖以活命的人相当不少。

有一回，有位男子失手杀死老婆，按律法杀人者偿命，判决书上有提到：“妇骂夫畜生。”

耿恭简发现这段文字，问行凶的男子详情，男子说：“她骂我是畜生所生，一时气愤才失手杀了她。”

于是耿恭简拿起笔在判决书上多添了“所生”两个字后就宣布退堂，原来媳妇骂翁姑，在当地的律法上是该处死的。

〔梦龙评〕顾 只改一个字，省却上级追查的麻烦；耿恭简只加两个字，便救回一条人命。一字之差，相去何止千里。

628. 胡 兴

【原文】 祁门胡进士兴令三河。文皇封赵王，择辅以为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奏之。兴曰：“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边批：大是。一日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兵。宣庙闻斩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赵遂得免。

【译文】 明成祖朱隶封三子高燧为赵王时，曾征召三河县令胡兴为长史（官名，诸史之长，为幕僚之职）。后来宣帝在位时，汉王朱高煦暗中谋反，派密使求见赵王，赵王大惊，想质押密使奏报朝廷。

胡兴说：“汉王密谋起事已有一段时日，现在来不及奏报朝廷，再说万一奏报朝廷的消息走漏，说不定会加速乱事的发生〔大有道理〕。”

于是暗中杀了密使。

乱事平定后，宣帝听说赵王斩密使一事，说道：“看来叔叔对我倒是没有二心。”

从此对赵王更加信任。

629. 张 浚

【原文】 建炎初，驾幸钱塘，而留张忠献于平江为后镇。时汤东野安德广，丹阳人。适为守将，一日闻有赦令当至，心疑之，走白张公。公曰：“亟遣吏属解

事者往视，缓驿骑而先取以归。”汤遣官发视，乃伪诏也。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赐，惧有变，复谋之张公。公曰：“今便发库钱，示行赏之意。”乃屏伪诏，而阴取故府所藏登极赦书置舆中，迎登谯门，读而张之，即去其阶。禁，无敢辄登者。而散给金帛如郊赉时。于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计。

【译文】 宋高宗建炎初年，高宗到钱塘，命张浚镇守平江，汤东野（字广德，丹阳人）为守将。一天，听说皇帝有下诏书，汤东野感到奇怪，立即报告张浚（封魏国公）。

张公说：“赶紧派个会办事的官员，得比前去接旨的驿丞早一步取得圣旨回来。”

汤东野检视取回的圣旨，发觉是伪造的，不能对百姓宣旨，但是由于全部百姓都知道皇上有下诏书，而军士们更希望能获得皇上的犒赏，如果不公开宣旨，又怕引发动乱，于是急忙和张公商量。

张公说：“只有先挪用郡府的库银，宣称是皇上的赏赐。”

张浚暗中以郡府中所收藏的旧诏书取代假诏书，登上谯门对百姓宣读，随即命人拆去阶梯，禁止人们登谯门，另外犒赏军士许多金帛，于是人人欢喜。

630. 张咏 徐达

【原文】 张乖崖守成都，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始出，众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马，东北望而三呼，复揽辔而行。众不敢哗。边批：石敬瑭斩十余人犹不止，咏乃不劳而定。

上尝召徐中山王饮，迨夜，强之醉。醉甚，命内侍送旧内宿焉。旧内，上为吴王时所居也。中夜，王酒醒，问宿何地，内侍曰：“旧内也。”即起，趋丹陛下，北面再拜，三叩头乃出。上闻之，大说。

乖崖三呼，而军哗顿息；中山三叩头，而主信益坚。仓卒间乃有许大主张，非特恪谨而已。

【译文】 宋朝人张咏（官至吏部尚书，著有《乖崖集》）戍守成都时，因战火连连，人心浮动，一天举行校阅，张咏才刚出现，军士们立刻大声鼓噪，再三呼叫万岁，张咏立即下马面向东北高呼三声“皇上万岁”，再上马继续校阅，军士们见此举动，不敢再喧哗。

明太祖有一次召徐达（后封魏国公）饮酒，饮至夜晚不停灌徐达酒，于是，徐达大醉。太祖命内侍送徐达到旧内休息，旧内是太祖为吴王时所住的宫殿，半夜徐达酒醒，问奴仆此为何处？

奴仆答：“旧内。”

徐达立即起身，跪在台阶上朝北拜，三叩首后才离去。

太祖听说这件事后，非常高兴。

〔梦龙评〕张咏高呼三声万岁，平息了军士们急躁反动的情绪；徐达三叩首，坚定了太祖对他的信任，这两人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出对日后影响甚大的决定，看他们二人的作为，岂只是行事谨慎而已。

631. 颜真卿 李揆

【原文】 安禄山反，破东都，遣段子光传李憺、卢奕、蒋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给诸将曰：“吾素识憺等，其首皆非是！”乃斩子光而藏三首。

李尚书揆素为卢杞所恶，用为入蕃会盟使。揆辞老，恐死道路，不能达命。帝恻然，杞曰：“和戎当择练朝事者，非揆不可。揆行，则年少于揆者，后无所避矣。”边批：佞口似是。揆不敢辞。揆至蕃，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给之曰：“彼李揆安肯来耶！”

【译文】 唐玄宗时安禄山（本是胡人，得玄宗宠信，任平卢兼范阳节度使，天宝十四年举兵，陷长安，自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后败被杀）谋反，攻陷长安，命段子光带着李憺（安禄山攻陷长安后被害）、卢奕（安禄山之乱与憺同死）、蒋清（安禄山反与憺同死）三人的人头招降河北一带的勤王之师。

颜真卿（博学，擅正草书，著有《颜鲁公集》）对诸将军说：“我认识李憺等三人，这不是他们的头颅。”

于是颜真卿斩了段子光，而把李憺、卢奕、蒋清三个人头藏起来。

唐德宗宰相卢杞（性阴险，貌丑陋，但口才佳，德宗任其为相，常陷害忠良）一向讨厌尚书李揆（唐开元进士，善应对），想刁难他，于是向德宗推荐李揆为朝廷特使，到番邦签订盟约，李揆以“年老多病，怕路途遥远，恐难达成使命”为由请辞，德宗一时感到非常为难。

卢杞说：“出使番邦一定要挑选善于应对的大臣，此事非李尚书不可。如果以李尚书如此年纪还肯为明廷出使番邦，那么朝中这些比李尚书年轻的，谁敢不为朝廷效命呢？”

于是李揆不敢再推辞。

李揆来到番邦后，番王问：“听说贵国有位人称大唐第一人的李揆，可是阁下？”

李揆怕番王会借故强行挽留，就骗番王：“那个李揆怎么肯来呢？”

632. 顾 琛

【原文】 宋文帝遣到彦之经略河南，大败，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

帝宴会，有归化人在座。帝问库部郎顾琛：“库中仗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知多少。”帝既发问，追悔失言，得琛此对，甚喜。

【译文】 南朝宋文帝派遣刘彦之负责河南一带的军事，却一战大败，兵士们纷纷丢下武器溃逃，一时京城兵库武器短缺。

有一天，文帝赐宴，突然问管兵库的顾琛：“兵库中现有多少库存武器？”

顾琛故意说：“兵库的武器，足可供十万士兵使用，其中旧存武器还不包括在内。”

文帝话说出口后，才惊觉座中有河南地归化的人，颇觉后悔，听了顾琛的回答才松了口气，非常开心。

633. 李 迪

【原文】 真宗不豫，李迪与宰执以祈禳宿内殿。时仁宗幼冲，八大王元俨素有威名，以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无以为计。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案上墨笔搅水中尽黑，令持去。王见之，大惊，意其毒也，即上马驰去。

【译文】 宋真宗病重，李迪（有贤臣之称）与宰相为祈神消灾而留宿宫中，八大王赵元俨（宋周王，于兄弟中排行第八）素有野心，此次以探真宗病为由进住宫中，虽已有一段时日，但似乎没有离宫的打算，而仁宗年纪还小，辅政大臣虽忧急在心，却也无计可施。

凑巧有一天，赵元俨需要开水，翰林司（官名，唐宋内廷供奉之官）用金盆盛了开水，正要端去，李迪灵机一动，拿起案桌上毛笔在盆中一搅，然后命翰林司端去。赵元俨一见盆水微黑，以为有人暗中下毒想谋害他，立刻骑马离宫。

634. 曹玮 张浚

【原文】 曹武穆玮知渭州，号令明肃，西人惮之。一日方召诸将饮，会有叛卒数千亡奔贼境。候骑报至，诸将相视失色。公言笑如平时，徐谓骑曰：“吾命也，汝勿显言！”西人闻，以为袭己，尽杀之。

统制郃瑊缚吕祉，叛归刘豫。张魏公方宴，僚佐报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乐饮至夜，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遣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军以归。”虜得书，疑瑊，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

此即冯睢杀宫他之智。西周宫他亡之东周，尽以国情输之。西周君大怒。冯睢曰：“臣能杀他。”君予金三十斤。睢使人操金与书问遗宫他云云。东周君杀宫他。

【译文】 北宋时，曹玮任渭州知府时，军纪严明，胡人对他敬畏不已。有一天，曹玮宴请各将领时，守卫前来报告有数千名士兵叛变投降胡人，将领们都大吃一惊。

只见曹玮谈笑如常，不慌不忙的对守卫说：“他们是奉我命去的，你不要张扬出去。”

胡人听说这件事，以为降兵是曹武派来偷袭诈降的兵士，就将他们全数处斩。

南宋时统制（官名，宋南渡后设置，统领将领管制军马）郦琼（金人，字国宝）绑架了吕祉，投降刘豫（宋朝人，高宗南渡后金人立为皇帝，国号大齐），张魏公（张浚）宴请宾客时，副将前来报告此事，满座的宾客大为吃惊。

只见张魏公面不改色，照常饮宴，直到夜深才写了一封信，用蜡封口后，命一名死士送交郦琼，信中写道：“如有机会刺杀刘豫则见机行事，否则尽快抽身。”

刘豫截下这封信后，下令逮捕郦琼及他的手下，于是边境又恢复平静。

〔梦龙评〕张魏公所用的，就是冯雒杀宫他的计谋。（西周宫他投降东周，并把西周的机密泄露给东周，西周君王大为生气，冯雒说：“只要给我黄金三十斤，我便能杀宫他。”冯雒派人拿着信与黄金见宫他，于是东周君便杀了宫他。）

635. 太史慈

【原文】 太史慈在郡，会郡与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去，郡守恐后之，求可使者。慈以选行，晨夜取道到洛阳，诣公车门，则州吏才至，方求通。慈问曰：“君欲通章耶？”吏曰：“然。”“章安在？题署得无误耶？”因假章看，便裂败之。吏大呼持慈，慈与语曰：“君不以相与，吾亦无因得败，祸福等耳，吾不独受罪。岂若默然俱去？”因与遁还，郡章竟得直。

【译文】 三国时，吴国的郡、州两府间常有冲突，而朝廷很难分辨谁是谁非，往往以先呈送的公文为是。

有一次州府的奏章已送出，郡府怕落后，于是征求能拦截州使者的人。太史慈（三国吴人，字子义）正巧在郡内，就志愿前往，日夜兼程，来到洛阳。

到了宫门口时，州府的使者才到，正要请人通报，太史慈先问使者：“你是来呈送州府奏章的？”

答：“正是。”

又说：“奏章在哪儿？不知题署有没有错误？”

于是假意检视，却把奏折给撕了。

使者大叫抓人，太史慈却说：“如果你不随便把奏章交给我，我也撕不了；

我若被抓，你也难脱罪，不如假作没事回去吧！”

于是两人一起离开洛阳，而郡府的奏章也就顺利的呈给朝廷了。

636. 杨 四

【原文】 天顺中，承天门灾，阁臣岳正以草诏得罪，降广东钦州同知。道渚，以母老留阅月。尚书陈汝言素憾正，至是噉逆者以私事中，逮系诏狱，拷掠备至，谪戍肃州镇夷所。至涿州，夜宿传舍，手桎急，气奔欲死。涿人杨四者素闻正名，为之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谓正曰：“桎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烧铔令热，以酒喷封纸，就炙之，纸得燥，自然昂起。”杨乃如其言，去钉脱桎，剖其中，复钉而封之。其人既醒，觉有异，杨乃告曰：“业已然，可如何？今奉银数十两为寿，不如纳之。”正以此得至戍所。

【译文】 明英宗天顺年间，承天门发生火灾，内阁大臣岳正（明朝正统进士，因杵石亨谪贬，著有《类博杂言》等书）因起草诏书有失获罪，被贬为广东钦州同知，路经渚县，因母亲年岁已大，恐奉养之日不多，曾停留一个月陪伴母亲。

尚书陈汝言（有谋略，著有《秋水集》）一向忌恨岳正，为报私仇，便借此事下令拘捕岳正，严刑拷打后发配肃州镇夷所。

一路上，岳正被差官折磨得不成人形，夜晚来到涿州一家客栈休息，有个叫杨四的本地人〔义士〕，一向尊敬岳正的为人，为岳正向差官求情，差官不答应。

为救岳正，杨四只好假意请差官喝酒，趁差官酒醉熟睡后救岳正，但一见岳正的手铐，便泄气的说：“手铐上有封条，怎么取下手铐呢？”

岳正说：“用火把手铐加热，再用酒洒在封条上，潮湿的封条烤干之后自然会翘起来，便容易脱落了。”

杨四照岳正的话去做，扭松手铐上的铁钉后，再将封条贴上。

第二天差官发觉手铐松脱，杨四具实相告，并说：“事已至此，你又能如何，闹大了您也难脱罪，这有纹银几十两给您添福增寿，您就收下吧！”

于是岳正得以平安的到达肃州。

637. 李文达

【原文】 天顺初，德、秀等王皆当出阁。英庙谕李文达公贤慎选讲读官。文达以亲王四位，用官八员，翰林几去半矣，乃请于新进士内选人物俊伟、语言正当、学问优长者，授以检讨之职，分任讲读。遂为定例。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德秀等四位皇子即将受封，英宗面谕李文达要慎重的遴选四位皇子的讲读官（讲解诵读诗书）。

李文达认为四位亲王的讲读官以往翰林几乎占了一半，想有所改变，就奏请英宗准许由新科进士中，遴选身材挺拔、举止谦和、学识丰富的进士，授以官位担任讲读，从此便成为遴选讲读官的一种惯例。

638. 周 忱

【原文】 己巳之难，也先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烧仓，恐敌之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忱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者踵接，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州仓为之一空。

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酈生以楚拔荥阳不坚守为失策，劝沛公急取敖仓。又李密据黎阳仓，开仓恣民就食，浹旬得兵三十余万。徐洪客献策谓：“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难以成功，宜乘锐进取。”密不从而败。刘子羽守仙人关，预徙梁、洋公私之积。金人深入，馈饷不继，乃去。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资盗粮也。

【译文】 明己巳年瓦剌举兵入侵，并扬言要占领通州各米仓，消息传来，朝廷百官大为惊慌，有大臣建议烧毁米粮，以免增加瓦剌的实力。

周文襄（周忱）正巧在京城，便建议下令各守卫军可前去通州预支半年军粮，命令下达没多久，京师各米仓盈满，而通州已成空仓。

〔梦龙评〕另有一说是：己巳年大臣曾建议烧毁通州米仓，以断绝瓦剌野心，于肃愍（明朝忠臣）上奏：“米粮是国家命脉、人民膏脂，不应轻易焚毁。”于是下令城中凡有能力搬粮的百姓都可前去通州搬米。不多日，通州的米全集中到京城。

楚汉相争时，酈食其认为，项羽攻荥阳却不力守是一大失策，劝刘邦夺取敖仓米粮，奠定日后胜基。而李密（唐朝人，曾起兵据洛口，自称魏公，为王世充所杀）占领黎阳后曾下令大开米仓任百姓搬米，一时归附李密的有三十万人，徐洪客曾建议李密：趁米粮充足深得人心时，一鼓作气继续进攻，不要等到米尽人散时就难成功了。但李密没有接受这建议，终于失败。

宋朝时刘子羽（字彦修）攻占仙人关，事先运走梁洋公私藏的米粮，金人进攻时，因粮饷不继，只有退兵。

自古军人作战无不以米粮为胜负关键，因此在敌人尚未进攻前就要有全盘的计划，万一搬运不及，烧毁也是一种策略，许多名将往往也用这一招，就是不将米粮白白送给敌人。

639. 韩 雍

【原文】 韩雍弱冠为御史，出按江西。时有诏下镇守中官，而都御史误后

其封，惧以咨雍。雍请宴中官而身为解之。明日伪为封识，而藏旧封于怀，俟会间，使邮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后之，稍读一二语，即惊曰：“此非吾所当闻！”遽令吏还中官，则已潜易旧封矣。雍起谢罪，复欲与邮卒杖。中官以为诚，反为救解，欢饮而罢。

此即王韶欺郭逵之计，做得更无痕迹。○郭逵为西帅。王韶初以措置西事至边。逵知其必生边患，因备边财赋连及商贾，移牒取问。韶读之，怒形颜色，掷牒于地者久之，乃徐取纳怀中，入而复出，对使者碎之。逵奏其事，上以问韶。韶以原牒进，无一字损坏也。上不悟韶计，不直逵言。自是凡逵论，诏皆不报，而韶遂得志矣。

韩襄毅在蛮中，有一郡守治酒具进，用盒纳妓于内，径入幕府。公知必有隐物，召郡守入，开盒，令妓奉酒毕，仍纳于盒中，随太守出。

此必蛮守欲假此以窥公耳。公不拂其意，而处之若无事然。此岂死讲道理人所知！

【译文】 明朝人韩雍（屡次破贼有功，两广人曾立祠祀奉）年轻时为江西御史，有次一封皇帝颁赐宦官的敕书，被都御史误为普通公文而误拆，都御史怕有杀身之祸，请教韩雍共商对策。韩雍表示，他将设宴请蔡太监，决定亲自为他解决这个难题。

第二天，他先伪造一封假信，把原来的真信藏在怀中，在宴席前悄悄把假信交给邮卒，叮嘱邮卒在宴席开始后送交自己，然后故意拆信，读了几句后，就很惊慌的说：“这不是颁给我的敕书。”

于是把原来已拆封的敕书送给宦官，除了一再谢罪外，并请求与邮卒一起领罚，宦官被韩雍的诚意感动，反而连连劝慰，宾主继续畅饮。

〔梦龙评〕韩雍的计谋，其实就是王韶（宋朝进士）欺骗郭逵（屡建战功，官至左武卫上将军）之计，只是韩雍做得更是天衣无缝。

郭逵为边帅时，王韶奉命治理边境，郭逵知道王韶治理边境必会发生变乱，想让王韶知难而退，就派人送给王韶一本边境各地的财赋概况及商家资料，征询王韶意见，王韶看了一两页后，就把资料摔在地上，许久之后才将资料揣入怀中，来到室外，当着郭逵使者的面将资料撕毁，郭逵将此事奏禀皇帝，皇帝召来王韶时，只见王韶将原本呈上，没有丝毫毁损，皇帝没有察觉王韶的计谋，以为郭逵没有说实话，从此王韶得到皇帝的宠信。

韩雍有一次来到番地，当地郡守准备了酒菜，另外命一各妓女藏在箱中，命人一齐送到府中。

韩雍知道其中定有文章，使召来郡守当场开箱请出妓女，酒宴结束后，韩雍请妓女再回到箱中，随太守一起离开府衙。

〔梦龙评〕箱中暗藏妓女一事，一定是番郡守想借此试探韩公，韩公在不违逆郡守的心意下，泰然自若的处理，这种技巧，哪里是一味遵奉圣人之道之古板人所能懂的。

640. 耿定力

【原文】 耿司马公定力知成都府。益俗不丧而冠素，亟禁之。适两台拨捕蝗，公寝未发。道逢三素冠，皆豪子弟也，数之曰：“法不汝贯，能掠蝗白雪乎？”其人击颡，遍募人掠之。蝗尽，民无扰者。

本欲掠蝗，借素冠以济，一举两得。灵心妙用，可以类推。

【译文】 明朝耿司马（耿定力，作学问以求是为本，重实践）为成都知府时，想导正当当地“人死不发丧，只戴白帽”的风俗。

碰巧成都闹蝗灾，上有命令消灭蝗害，耿司马还不及下令捕蝗，就在路上碰到三位头戴白帽的富家子弟，耿司马忍不住的责备他们说：“亲人过世不发丧只戴白帽，就算律法能容，你们良心可安？现在给你们一个赎罪的机会，看你们能不能尽力捕蝗，来安慰死者。”

三名富家子弟立即招募乡人捕蝗，平息了一场蝗灾。

〔梦龙评〕耿司马本来只是奉命消灭蝗虫，借导正不良风俗促使乡人尽力灭蝗，真可说是灵心妙用、一举两得。

641. 某教谕

【原文】 有御史罪其县令，县令密使嬖儿侍御史，御史昵之，遂乘机窃其篋中篆去。御史顾篆篋空，心疑县令所为而不敢发，因称疾不视事。尝闻某教谕有奇才，因其问疾，召至床头诉之。教谕教御史夜半于厨中发火。火光烛天，郡县俱赴救，御史持篆篋授县令，他官各有所护。及火灭，县令上篆篋，则篆在矣。或云：此教谕乃海瑞也。未详。

山尽水穷处，忽睹天台、雁荡、洞庭、彭蠡，想胸中有走盘珠万斛在。

【译文】 明朝时有位县令得罪了御史，不得已只好派自己宠爱的童仆去服侍御史，御史非常宠爱这名童仆。

一天，童仆乘御史不注意，偷偷将御史收藏在小箱中的官印偷走。

御史发觉官印遗失后，怀疑是县令暗中主使，但又不敢随便张扬，听说自己手下有个教谕（官名，掌教诲生员）是个奇才，点子很多，便假称生病暂时不能处理公务，借着教谕前来探病，召教谕来到床前向他请教。

教谕说：“大人不妨半夜时在厨房放把火，各官员一定会前来救火，大人到时就借保护财物，把印信箱交给县令保管，至于其他官员，也都交付他们一些物品，我保证遗失的印信一定物归原主。”

等到大火扑灭，县令呈上小箱，印信果然已在箱中，有人说这教谕就是海瑞，但已无法考证了。

〔梦龙评〕在山穷水尽的困境时，忽然看到天台山、雁荡山、洞庭湖和彭蠡湖（鄱阳湖）的山光水秀，这样的人，想必胸中定有万颗智珠。

642. 王 安

【原文】 神庙虽定储，而郑贵妃权谄有宠，东宫不无危疑，侍卫单微，资用多匱，弥缝补救，司礼监王安力为多。福邸出藩，贵妃倾宫界之。或迎附东宫，勒止最后十箱，舁至宫门。安知之，谏曰：“此非太子之道也！”或曰：“业已舁至，奈何？”安曰：“即舁还之！”更简箱之类此者十枚，实以器币而赠之。乃谓妃曰：“适止箱于宫门，欲以仿箱制也。”上及贵妃皆大喜。

【译文】 郑贵妃为人多心计，但甚得明光宗宠爱，光宗虽已册立太子，但太子不受重视，不但侍卫少，日常开支更是窘困，全靠司礼监（掌宫廷礼仪）王安（光宗时为司礼太监，后为魏忠贤所害）筹措，所以太子地位仍岌岌可危。

有一次福邸出藩，郑贵妃倾全力准备丰盛的礼物，有人为讨好太子，将郑贵妃所送的最后十箱礼品拦截下来，堆放在太子宫门口。

王安知道后对太子说：“这种行为不是太子该有的。”

有人说：“那么，堆放在太子宫门的十箱礼品该如何处置呢？”

王安说：“立刻送还贵妃，另外再找十个相同的箱子装满器物、钱币一并送去。”

然后，王安派人对贵妃说：“刚才拦下贵妃的箱子，只是想知道贵妃箱子的式样，好盛装礼品。”

贵妃因而大喜，光宗也非常高兴。

643. 朴 恒

【原文】 尝有觅亲尸于战场，溃腐不可物色者。高丽臣朴恒父母歿于蒙古之兵，恒从积尸中得相似者辄收殓，凡三百余人。此亦一法。

元祐间有大臣某，父贬死珠崖，寓柩不归。既贵，自过海迎取。岁久，无能识者。僧房中有数柩枯骨，无款记。不获已，挈一棺归，与其母合葬。后竟传误取亡僧骨者，方知朴恒有见。

【译文】 在战场上认领亲人的尸骨，常会发生因尸首溃烂而无法辨认的困扰。有个高丽人名叫朴烜烜，他的父母死于蒙古兵之手，朴恒一时无法辨认，只好将尸首中觉得相似的便予以收葬，结果一共埋葬了三百多具尸体，这也是安慰死者亡魂的一种方式。

〔梦龙评〕元祐（宋哲宗赵煦年号）年间有位大臣，年轻时父亲因罪贬至朱崖，不久死于当地，但棺柩一直没有运回家乡。大臣显贵后想迎父棺回乡，来到停棺的寺庙，只见停放着好几口棺木，尸体已成枯骨，也没有姓名记号，于是大臣便随意取了其中一口棺木与他母亲合葬。事

后曾经传出大臣误运了和尚的棺木回家的流言。

发生这种事后，我们不得不说朴恒的做法有他的道理。

十七、以计应危

【原文】 西江有水，邈不及汲；壶浆箪食，贵于拱璧；岂无永图，聊以纾急。集“应卒”。

【译文】 滔滔而逝的西江水，却遥远得不能解燃眉之急；一箪食一壶水，有时比宝玉还珍贵。人生难免有危难，正确的应变，才能化解突发的灾难。

644. 张 良

【原文】 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上在洛阳南宫，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偶语，以问留侯。对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诛皆仇怨，故相聚谋反耳！”上忧之，曰：“奈何？”留侯曰：“上生平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窘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则群臣人人自坚矣。”乃封齿为什邡侯。群臣喜曰：“雍齿且侯，吾属无患矣！”

温公曰：“诸将所言，未必反也。果谋反，良亦何待问而后言邪？徒以帝初得天下，数用爱憎行诛赏，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纳忠以变移帝意耳。”袁了凡曰：“子房为雍齿游说，使帝自是有疑功臣之心，致三大功臣相继屠戮，未必非一言之害也！”由前言，良为忠谋；由后言，良为罪案。要之布衣称帝，自汉创局，群臣皆比肩共事之人，若觖望自危，其势必反。帝所虑亦止此一著，良乘机道破，所以其言易入，而诸将之浮议顿息，不可谓非奇谋也！若韩、彭蒯、酈，良亦何能逆料之哉！

【译文】 汉高祖刘邦即帝位后，大肆封赏了二十多位功臣，还未封赏的将领，为了争赏而争相表功。高祖住在洛阳南宫时，见将军们常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于是召来张良（字子房，佐刘邦灭项羽，封留侯）询问。

张良说：“陛下由平民取得天下，今已贵为天子，但所分封的对象都是旧友，而往日与陛下有仇怨的都遭到诛杀，将军们担心自身的安危福祸，所以聚在一起密谋造反。”

高祖感到非常不安，问张良有何对策。

张良说：“陛下生平最讨厌的、而大臣也都知道的人是谁？”

高祖答：“雍齿（汉初沛人，从高祖起兵，叛而复归）曾多次让我难堪，我一直想杀他，但因他功劳颇多，不忍心。”

张良说：“臣以为陛下首先就要封雍齿为侯，那么其他大臣就不会再心存疑虑了。”

于是高祖封雍齿为什方侯，群臣高兴的说：“连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还有什么可忧心的。”

〔梦龙评〕温公（司马光，字君实，著有《资治通鉴》）说：“将军们所谈论的未必是有关谋反的事，他们果真有造反的念头，张良也不会等到高祖询问才说，张良只因高祖初即帝位，便以个人的爱憎行赏论罪，造成诸臣不安，所以才忠言劝谏，改变高祖的作风。”

袁了凡说：“张良为雍齿游说，造成高祖对功臣的不信任，致使日后三大功臣遭到诛杀，未尝不是张良的一句话所种下的祸根。由前者看张良是忠臣；由后者看张良是祸首。我认为刘邦以平民称帝建立汉朝，所有的大臣都是当年并肩征战的伙伴，若人心不安必会谋反，高祖所忧虑的也在此，张良借高祖问话道破高祖心意，所以高祖能轻易接受张良的建议，平息群臣的疑虑，不能不说张良的计谋高明。至于说日后韩信等功臣的被杀，又岂是张良能事先预料的呢？”

645. 孔 子

【原文】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自将众趋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召问仲尼，仲尼曰：“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不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贾似道为相。临安失火，贾时方在葛岭，相距二十里。报者络绎，贾殊不顾，曰：“至太庙则报。”俄而报者曰：“火且至太庙！”贾从小肩舆，四力士以椎剑护，里许即易人，倏忽即至。下令肃然，不过曰：“焚太庙者斩殿帅！”于是帅率勇士一时救熄。贾虽权奸，而威令必行，其才亦自有快人处。

【译文】 鲁人放火烧积泽，偏偏天刮北风，火势向南蔓延，眼看国境将受到波及。

哀公鼓励百姓参与救火，但百姓只愿意驱赶野兽，不愿救火。

哀公请教孔子。孔子说：“驱赶野兽任务轻松又不会受到责罚；救火不但辛苦危险，又没有奖赏，所以没有人愿意救火。”

哀公认为有理。

孔子又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行赏，再说凡是参与救火的人都有赏，那么国库的钱赏不到一千人就光了，事到如今，只好下令不救火者一律论罪。”

于是哀公下令：“凡是不参与救火者，比照战败降敌之罪；只驱赶野兽者，比照擅入禁区之罪。”

命令还未遍及全国，积泽的大火已被扑灭。

〔梦龙评〕宋朝贾似道（字师宪，度宗时权倾一时，后为郑虎臣所杀）为丞相时，临安大火，

贾似道正在距临安二十里外的葛岭，不断有人到葛岭向贾似道报告临安大火的消息。贾似道说：“等火势蔓延到太庙时再说。”

不久，有使者报告：火势已蔓延至太庙。贾似道乘坐小轿，由四名大力士用椎剑护卫，每行一里多路便更换轿夫，所以一会儿便来到太庙前。接着，贾似道命所有人员恭敬肃立，说道：“若太庙被焚，就斩殿帅问罪。”不久，大火便在殿帅率众奋勇扑救下熄灭。

贾似道虽是奸臣，但他令出必行、行事明快的作风，也有令人欣赏的地方。

646. 刘 巴

【原文】 刘备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无官市则直百钱不能行，但要紧在平价，则民不扰，而从之如水矣。

【译文】 刘备（三国蜀汉王，世称刘先主）攻打刘璋（三国蜀人，初为曹操振威将军，后降刘备）前，曾对士兵宣布：“只要获胜，府库中所有财物都归各位所有，孤王不取一物。”

战事结束后，兵士们果然纷纷放下武器直奔府库，造成刘备财政窘困，刘备为此烦恼不已。

刘巴（三国蜀人，字子初）说：“王不必为此事烦恼。先下令铸大钱直百钱，稳定物价，再设立官市，财政问题即可解决。”

刘备接纳这建议，几个月后府库充盈。

〔梦龙评〕不设立官市，那么光铸大钱也不能流通，真正的关键在于大钱的通行能稳定物价、安定民心，因此，其他的政令也能顺利的推展。

647. 黄 炳

【原文】 嘉熙间，峒丁反吉州。万安宰黄炳鸠兵守备。一日五更探报“寇且至”，遣巡尉引兵迎敌，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饭且至矣。”炳乃率吏辈携竹箩木桶，沿市民之门曰：“知县买饭！”时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热饭熟水，厚酬其值，负之以行。于是士卒皆饱餐，一战破寇。由此论功，擢守临川。

【译文】 宋理宗嘉熙年间，峒丁（峒蛮兵）在吉州造反，万安宰黄炳召集军队严密防守。

五更时分，巡逻兵前来报告峒丁即将发动攻击，黄炳命尉官带兵抵御，可是士兵尚未吃早饭，黄炳说：“你们只管前去御敌，早饭稍后一定送去。”

接着黄炳亲自率领手下带着木桶、竹筐，沿街敲民家门，这时正是百姓煮

早饭的时候，所以各家都有热腾腾的米饭，黄炳付给他们比市价高出许多的价钱，满载米饭而去。

前去御敌的兵士都饱餐一顿，也因此打了一场胜仗，黄炳也因这次战功而擢升为临川太守。

648. 赵从善 辛弃疾

【原文】 赵从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敕办设醺红桌子三百只，内批限一日办集。从善命于酒坊茶肆取桌相类者三百，净洗，糊以白纸，用红漆涂之。又两宫幸聚景园，夜过万松岭，立索火炬三千。从善命取诸瓦舍妓馆，不拘竹帘芦帘，实以脂，卷而绳之，系于夹道松树，左右照耀，比于白日。

高宗南渡，驻蹕临安，草创行在。方造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漕司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钱镔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楼屋腰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赔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辛幼安在长沙，欲于后甫建楼赏中秋。时已八月初旬矣。吏曰：“他皆可办，唯瓦不及。”幼安命先于市上每家以钱一百，赁檐瓦二十片，限两月以瓦收钱，于是瓦不可胜用。

二事皆一时权宜，可为吏役之法。

【译文】 赵从善刚任命为京城百官长时，宫中宦官想让他难堪，就将皇帝下令设醺（道士设祭坛祈祷）所需的三百张红桌交给他筹办，并限令一日内要办齐。

赵从善派人到京城中各酒楼、茶馆搜购式样相仿的桌子三百张，清洗干净后，桌面糊上白纸喷上红漆，圆满交差。

又有一次，皇帝及太后驾临聚景园，晚上将路过万松岭，需要三千支火把照路。赵从善立即派人到各妓院取来竹帘，涂上油脂卷起后用绳拴牢，绑在万松岭道路两边的松树上，点燃后如同白昼般明亮。

高宗南渡后以临安为都，想盖一座宫殿，但不仅欠缺瓦材，偏偏又逢大雨，郡守与漕司（漕运官）都烦恼不已。

有一名小官建议道：“不如多派些士兵拿着钱，分别到城外的商家向他们借屋瓦，至于屋顶的漏空则用钱俵补，等一个月新瓦运到后再如数赔偿给他们。”

郡守照这方法，果然解决了殿瓦的难题。

辛弃疾（稼轩居士，宋词大家，著有《稼轩词》）在长安时，想在后花园搭一座塔楼赏中秋月，这时已是农历八月初了，小官说：“塔楼在中秋前完工没有问题，只是塔顶瓦片可能运送不及，影响进度。”

辛弃疾命人到街市宣布：“凡借瓦二十片给钱一百，意者限两日内携瓦片至

郡守。”

于是郡府前的瓦片堆积如山。

〔梦龙评〕用钱僦屋及用钱买瓦这两件事都是为一时权宜之计，但仍可做为总务大臣办事的参考。

649. 周 忱

【原文】 正统中，采绘宫殿，计用牛胶万余斤，遣官敕江南上供甚急。时巡抚周忱以议事赴京，遇诸途，敕使请公还治。公曰：“第行，自有处置。”至京，言“京库所贮牛皮，岁久朽腐，请出煎胶应用，俟归，市皮还库，以新易旧，两得便利。”王振欣然从之。

时边事紧急，工部移文，索造盔甲、腰刀数百万，其盔俱要水磨。公取所积余米，依数成造，且计水磨明盔非岁月不可，暂令摆锡，旬日而办。

【译文】 明英宗正统年间因缮修宫殿，预计需一万多斤牛胶，命人传令江南立即筹集。当时江南巡抚周忱因公进京，途中巧遇使臣，使臣请周忱立即返回江南，周忱却请使臣先行，他自有打算。

周忱来到京城后，便求见王振（宦官，深受英宗宠信），说：“京城库房中所贮藏的牛皮已有多年，其中多半腐朽，不如清理出来提炼牛胶，等下官回到江南，立刻买新牛皮归还库房。”

就京库而言是以旧换新，就周忱而言是节省时间，圆满交差，双方相互得利，于是王振很高兴的答应周忱的请求。

有一次边境发生动乱，工部下达紧急命令：需打造数万具盔甲和腰刀，并注明头盔要用水磨打造，周忱认为用水磨打造耗费时日，因此下令选用锡材，不到十天，就完成工部所需的数量。

650. 张 恺

【原文】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译文】 张恺是浙江鄞县人，在明宣宗宣德三年以监生（明朝学校有国学，凡入国学者称监生，可任命为官）任命为江陵县令。有一批交趾军前来向总督（官名，总管军务也为统兵将领）报到，每到吃饭时，便为架设数百具的炉灶困

扰。

张恺于是命木工把方桌桌脚锯去一半，再把桌面中央挖空，中空部分刚好可放置铁锅，就轻易解决军士煮饭的炉灶问题。

又有一次，张恺下令会针织的妇女把整匹棉布缝成槽状，槽口系上绳索，四边用木条架起，成为简便马槽，喂过马匹后，就可将槽架折叠后收起，日后行军无须再为架设马槽烦恼。由于方便省时，所以一直沿用下来。

〔梦龙评〕日后周文襄（名忱）曾大力推荐张恺为工部主事（工部属官），对督运（漕运总督）的帮助甚多，唉！张恺虽是以监生任官，但表现不凡，不免让人感叹：人才的选拔怎能以资格来界定呢？

651. 张 毅

【原文】 张毅为同州观察判官。是时出兵备边州，征箭十万，限以雕雁羽为之，其价翔踊，不可得。毅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节度使曰：“当须省报。”毅曰：“州距京师二千里，如民急何？万一有责，下官任之。”一日之间，价减数倍，尚书省竟如所请。

【译文】 金朝时张毅（字伯英）为同州观察判官（观察使僚属），当时边境军情紧急，向同州征收十万支箭，并且规定箭羽一定要用雕雁的羽毛，一时雁羽价格暴涨。

张毅认为：“箭发射出去后就不能再回收，为什么一定要用雁羽呢？”

节度使却认为若不按规定，恐怕有抗命之嫌，必须先向中书省报备。

张毅说：“同州距京师有二千里远，军情紧急已不及禀报，万一怪罪，下官一人承担。”

不用雁羽的消息传出后，一日之间价格下跌好几倍，而后来尚书省也同意张毅的做法。

652. 陶 鲁

【原文】 陶鲁，字自立，郁林人，年二十，以父成无事，录补广东新会县丞。都御史韩公雍下令索犒军牛百头，限三日具。公令出如山，群僚皆不敢应。鲁逾列任之。三司及同官交责其妄。鲁曰：“不以相累。”乃榜城门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与五十金。明日牛争集，鲁选取百头肥健者，平价与之，曰：“此韩公命也。”如期而献。公大称赏，檄鲁隶麾下，任以兵政。其破藤峡，多赖其力，累迁至方伯。

本商鞅徙木立信之术，兼赵清献增价平糶之智。

【译文】 明朝人陶鲁，字自强，郁林人，二十岁时因父死，递补广东新会

县丞职位。有一回，都御史（官名，都察院之长）韩雍（字永熙，曾屡建战功）下令手下官员三天内要备齐一百头牛犒赏军士。

韩雍一向令出如山，官员们因没把握，没人敢答腔，只有陶鲁自告奋勇的愿意越级负责这个任务。三司（明朝时以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为三司，皆各行省文武长官）及其他官员都交相责备陶鲁的鲁莽，陶鲁说：“万一得罪都御史，绝不牵连各位。”

陶鲁在城门张贴告示：买牛，一头五十金。有人牵一头牛来到县府，陶鲁立即给人五十金，第二天县民争相牵牛前来，陶鲁仔细挑选一百头健硕的牛只，按市价买下，并声明这是韩公所订的价钱。

由于韩雍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就欣然接受，于是陶鲁如期交牛。

韩雍对陶鲁的机智大加赞赏，于是正式辟召陶鲁为幕僚，掌理兵政，韩雍攻藤峡，陶鲁出力甚多，后官至布政使。

〔梦龙评〕陶鲁的做法，是借用商鞅搬木建立公信力的计谋，也兼采用赵清（明朝人，善用兵，官至北平都指挥使）用平糶法救荒济急的智慧。

653. 守边老卒

【原文】 丁大用征岭南，京军乏食，掠得寇稻，以刀盪为杵舂，边鄙老卒笑其拙，教于高阜择净地，坎之如臼然，燃茅锻之，令坚实，乃置稻其中，伐木为杵以舂，甚便。

【译文】 丁大用征讨岭南时，因军粮短缺，只得抢夺蛮人的稻谷，士兵用刀为杵、以盪为臼来捣米。

有位长年守边的老兵看到士兵们这样的捣米方式，笑他们愚笨。老兵教士兵选一块干净的土地，凿成臼的形状，然后烧茅草使土块更坚硬结实，谷子就可放在土臼中，只要砍根树干作杵就可以捣米。士兵照老兵的话去做，果然轻松无比。

654. 韦 丹

【原文】 韦丹任洪州，值毛鹤叛，仓卒无御敌之器，丹乃造蒺藜一千具，并于棒头以铁钉钉之如猬毛，车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办，用亦与刀剑不殊。

【译文】 韦丹在洪州时，碰到毛鹤人作乱，由于事出突然，州内没有足够御敌武器，韦丹命人砍蒺藜（植物名）削成棒状，并在棒头钉上许多铁钉，好像刺猬毛一样。车夫及守卫军人各一棒，由于制造简便，一千支的蒺藜棒很快

就造好，而使用起来效果和刀剑不相上下。

655. 李允则

【原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知沧州。虏围城，城中无炮石，乃凿冰为炮，虏解去。近时陈规守安州，以泥为炮，城亦终不可下。

【译文】 宋真宗时，李允则（字垂范）治理沧州。有一次胡人围城，城内空有大炮，没有炮弹，李允则命人凿冰块为炮弹，结果击退胡人。

后来陈规（字元则）守安州时，用泥为炮，也守城成功。

656. 太宗卒

【原文】 太宗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干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著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

【译文】 宋太宗率北方兵渡淮河，找不到渡河的船只。有位士兵由背囊中取出十多节干猪脬，然后将灌满气的猪脬绑在腰间，向南边游去，取得船只，全军得以安然渡河。

657. 颜常道

【原文】 颜常道曰：某年河水围濮州，城窻失戒，夜发声如雷，须臾巷水没骭。士有献衣絮之法，其要：取绵絮胎，缚作团，大小不一，使善泅卒沿城扪漏穴便塞之，水势即弭，众工随兴，城堞无虞。

【译文】 颜常道说：

“有一年河水暴涨，濮州被水围困，由于没有留意城墙上大大小小的孔洞，夜晚河水由孔洞中涌入，声如巨雷，一会儿功夫，城中巷道内的积水已达膝头。有人建议，不如用破衣堵洞的做法，取来大小不等的小棉团，命善游泳的小兵，沿着城墙用手探索墙上的孔洞，塞入棉团。果然不久城内积水退去，工人们立即动工修补城墙。”

658. 侯叔献

【原文】 熙宁中，睢阳界中发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颇坏陷，人力不可制。时都水丞侯叔献莅役相视，其上数十里有一古城，急发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遂涸，使人亟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复行，而堤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决，内外之水，平而不流，瞬息可塞。众皆伏其机敏。

【译文】 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睢阳一带筑汴堤来排水，想让低洼地能成为

可耕的田地，未料汴河水位突然暴涨，堤防崩塌，一时之间无法抢修。当时都水臣（官名，掌陂地灌溉）侯叔献巡视灾情后，发现上游数十里外有一座废弃古城，命人掘开一部分堤防，引水入古城，于是下游的水量减少，工人才有办法靠近修堤。

第二天古城积水已满，河水又开始往下窜流，但堤防已修复，于是将古城处掘开的堤防堵塞，使河水能沿着河道平稳的流，而城内的积水在短时间内也都消退。众人都对侯叔献的机智聪明佩服不已。

659. 雷简夫

【原文】 陕西因洪水下，大石塞山涧中，水遂横流为害。石之大有如屋者，人力不能去，州县患之。雷简夫为县令，乃令人各于石下穿一穴，度如石大，挽石入穴窖之，水患遂息。

【译文】 宋朝时陕西有一次山洪爆发，有一块巨石落下山涧当中，涧水四处流窜，造成乡民极大的不便。但巨石太大，有如一幢房舍，人力根本无法搬动，州县深感困扰。

当时的县令雷简夫命人在巨石的下方挖洞，洞的大小和巨石一般，再顺着水势将巨石堆入洞中，水患也就平息了。

660. 陆光祖

【原文】 陆光祖初授浚县令，庚戌贺兰入塞，大司马赵锦议役三辅民筑垣以御，陆持不可。司马怒，以挠军兴劾之。陆屹不动，已复言于直指，谓必役本地民，莫若出钱与边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议，竟得请，三辅乃安。

【译文】 明朝庚戌年贺兰人入侵，大司马赵锦（字元朴）建议征调三辅百姓修筑城墙御敌，县令陆光祖（字与绳）当时刚上任，认为太过扰民，极力阻止，赵锦大为不满，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弹劾陆光祖。

陆光祖仍坚持本意，对直指使（官名，管大狱）说：“如果一定要征调三辅百姓，不如行雇役法出钱召募边境的人，既不扰民，又能筑城御敌。”

直指使将光祖的建议呈奏皇帝，皇帝同意，三辅居民才得以免除劳役。

661. 曹操

【原文】 魏武尝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译文】 有一次曹操率兵行军，错过水源，兵士们口渴不愿再继续前进。

曹操对兵士们说：“前面有一座大梅林，现在正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一定结实累累，梅子酸中带甜，可以解渴。”

兵士们听了这番话不由流口水，一时不觉口渴，曹操立即下令赶路。

662. 孙 权

【原文】 濡须之战，孙权与曹操相持月余。权尝乘大船来观公军。公军弓弩乱发，箭著船旁，船偏重。权乃令回船，更一面以受箭，箭均船平。

【译文】 濡须（坞名，濡须水所经，故名）之战时，孙权与曹操相持一个多月。有一天，孙权乘大船窥伺曹营，曹营弓箭手一时万箭齐发，面向曹营的船身全插满了箭，造成倾斜，有翻船的危险，孙权立即下令调转船头，曹营弓箭手又是一阵箭雨，于是船身平衡，不再倾斜。

663. 刘锜

【原文】 金主亮性多忌。刘锜在扬州，命尽焚城外居屋，用石灰尽白城壁，书曰：“完颜亮死于此！”亮见而恶之，遂居龟山，人众不可容，以是生变。

【译文】 金主完颜亮（即金废帝）个性多疑，好猜忌。刘锜（宋朝人，字公玉）命人将扬州城外的屋舍全部焚毁，城壁上涂上白色石灰，上面写着“完颜亮死于此”。

完颜亮来到扬州，见了城墙上的字非常不舒服，就离开扬州，前往龟山。由于龟山地窄，金兵人众，根本容纳不下，终于发生兵变。

664. 韩 琦

【原文】 英宗即位数日，挂服柩前，哀未发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措。琦投杖，直趋至前，抱入帘，以授内人，曰：“须用心照管。”仍戒当时见者曰：“今日事唯众人见，外人未有知者。”复就位哭，处之若无事然。

【译文】 宋宣宗驾崩，尚未大殓，英宗便即帝位，一连数天穿着孝服立在灵前，突然发病，大叫一声，守灵大臣都惊吓得呆立原地，不知所措。

韩琦（字稚圭）立即上前把英宗抱入内室交给宫人，并嘱咐宫人要小心照应，走出内室对大臣们说：“今天所发生的事只有各位看到，千万不可张扬，以免惊扰人心。”

说完回到灵前守灵，好像不曾有事故发生。

665. 杨荣 金幼孜 杨寓

【原文】 榆木川之变，杨荣、金幼孜入御幄密议，以六师在外，离京尚远，乃秘不发丧，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军中锡器，召匠人销制为梲，敛而镕之，杀匠以灭口。命光禄官进膳如常仪，号令加肃，比入境，寂无觉者。

梓宫至开平，皇太子即遣皇太孙往迎，濒行，后曰：“有封章白事，非印识无以防伪。”时行急，不及制。侍从杨士奇请以大行皇帝初授东宫图书权付皇太孙，归即纳上。皇太子从之，复谓士奇曰：“汝言虽出权宜，亦事几之会。昔大行临御，储位久虚，浮议喧腾。吾今就以付之，浮议何由兴也。”

【译文】 明成祖在榆木川突然驾崩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齐聚密商，认为全国军队多随成祖出京，榆木川离京师甚远，若成祖驾崩消息走漏，恐京师发生动乱，决定保密。

为处理遗体，两人命工部官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只圆桶，将遗体装置桶内，再密封桶口，而将承造的工匠杀之灭口，同时也命光禄官（官名，掌膳食）每天三餐照常进膳，军纪号令更加严明，直到入境，竟无人察觉成祖已驾崩。

成祖灵柩运到开平后，皇太子命皇太孙迎灵，临行前太孙后奏道：“奉旨迎灵，若无印识证明身份，恐难服众。”

但启程在即，来不及制印识，侍从杨士奇（杨寓）请以先帝所授东宫印识交予皇太孙以明身份，等太孙回京再归还。

皇太子觉得可行，于是对杨士奇说：“借迎灵以东宫印确立太孙名位，你所说的固然是一时权宜之计，但想来也算是机缘凑巧，想从前，先皇对太子位悬虚不决，引起大臣们不同的意见，今天我以东宫印交付太孙，日后该不会为立太子而流言四起吧！”

666. 邵 溥

【原文】 靖康之变，金人尽欲得京城宗室。有献计者，谓宗正寺玉牒有籍可据。虏酋立命取牒。须臾持至南薰门亭子。会虏使以事暂还，此夜唯监交官物数人在焉，户部邵泽民溥其一也，遽索视之，每揭二三板，则掣取一板投火炉中，叹曰：“力不能遍及也。”通籍中被 者十二三。俄顷虏使至，吏举籍授之，遂按籍以取。凡京城宗室获免者，皆泽民之力。

昔裴谓为史思明所得，伪授御史中丞。时思明残杀宗室，谓阴缓之，全活者数十百人。乃知随地肯作方便者，皆有益于国家，视死抄忠孝旧本子者，不知孰愈？

【译文】 靖康之难（宋钦宗靖康二年，金人南下，陷宋都，掳钦、徽二帝）后金人想虏尽京城中所有皇族，有人向金主献计，说宗正寺（掌宗室属籍）藏有皇室族谱，据谱搜捕一定万无一失。

金主立即派人前往宗正寺，不久族谱送至南薰门（宫殿门名），正巧守殿门北方官回乡探亲，因此这夜就只有几位监交官在，当时户部侍郎邵溥（宋朝人，字泽民）也在场，就索过宗谱检视，每看二、三页就撕去一页丢入火中，说：“这些是不可能抓到的。”

最后整本族谱被邵溥丢入火中的约有十二、三页。不久金主使者来到宫门，小吏呈上宗谱，日后金主就照着宗谱所载拘捕皇亲，一些京城皇族所以能躲过这场劫难，说起来都要感谢邵溥。

〔梦龙评〕从前裴谔（唐朝人，字士明）被史思明（突厥人，曾自立为大燕皇帝）所俘，史思明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当时史思明残杀唐宗室，裴谔暗中救援，因此而保住一命的皇亲不下数十百人。由此看来，虽身在异朝但却能心怀故国，甚至借己之便不忘救援者，也算对国家有贡献，和那些为尽忠而死的人比起来，实在不晓得哪种人的贡献大些？

667. 盛 度

【原文】 盛文肃在翰苑日，昭陵尝召入，面谕：“近日亢旱，禱而不应，朕当痛自咎责，诏求民间疾苦。卿只就此草诏，庶几可以商量，不欲进本往复也。”文肃奏曰：“臣体肥，不能伏地作字，乞赐一平面子。”上从之，遽传旨下有司而平面子至，则诏已成矣。上嘉其敏速，更不易一字。或曰：“文肃属文思迟，乞平面子，盖亦善用其短也。”边批：反迟为疾，妙妙！

【译文】 盛文肃（盛度）在翰林学院，有一次皇帝召他来，告诉他因久旱不雨，祈神降雨又未应验，必因自身有过失，想下诏书了解民间疾苦，借以反省检讨。皇帝要盛文肃立即起草诏书，若有词句不能定夺，也可当场商议。

盛文肃立即奏道：“臣体肥不能伏地写字，乞请皇上赐臣一平面子（承物的桌几）。”

皇帝于是传旨有司，等平面子送入宫，文肃的草诏已拟好，皇帝嘉许文肃才思敏捷，一字未改便发诏。有人说文肃写文章一向需要时间思考，向皇帝乞赐平面子，或许在掩其短处〔反迟为速，妙〕！

十八、机敏颖悟

【原文】 剪彩成花，青阳笑之。人工则劳，大巧自如。不卜不筮，匪虑匪

思。集“敏悟”。

【译文】 人工的剪纸再美丽，也比不上大自然的美景天成；人的思虑再周全，也难预料上天冥冥中的安排。智者有时不算、不卜、不思、不虑，以机敏弹性的心来顺应自然的变动。

668. 司马

【原文】 晋惠帝太子遹，自幼聪慧。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乃牵帝衣入暗中。帝问其故，对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可令照见人主。”时遹才五岁耳，帝大奇之。尝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养士，而令坐费五谷？”帝抚其背曰：“是儿当兴吾家！”后竟以贾后谗废死，谥愍怀。吁，真可愍可怀也！

此大智识人，何以不禄？噫！斯人而禄也，司马氏必昌，而天道僭矣。遹谥愍怀，而继惠世者，一怀一愍，马遂革而为牛，天之巧于示应乎？

【译文】 晋惠帝的太子名遹（字熙祖，谥愍怀）从小就聪明绝顶。某夜宫中大火，惠帝登楼观看火势，太子拉着惠帝衣角，要惠帝隐身暗处，惠帝问太子原因。

太子说：“夜色昏暗，火场一片混乱，须小心防犯意外，皇上不应该站在火光映照清楚、每个人都看得见的地方。”

这时太子才五岁，惠帝大感惊异。

还有一次，司马遹随同晋武帝去检查猪圈，他指着满栏的肥猪问晋武帝：“这些猪已养得很肥了，为什么不杀了来犒劳将士，反而让它们白白浪费粮食呢？”

惠帝听后，轻抚太子的背说：“这孩子如此聪明，必能兴旺我家。”

没想到日后惠帝却因贾后（晋惠帝后，性善妒，多权诈）的谗言使太子惨死，谥号“愍怀”，实在是一位值得怜悯、值得怀念的太子。

〔梦龙评〕太子大智过人，何以如此短命呢？唉！如果太子活得长些，司马氏必然昌盛，然而，真如此的话，是不是违犯了天道的正常运行呢？遹谥号愍怀，而惠帝崩后，继承帝位的竟分别是怀帝、愍帝，马氏（司马）最后为牛（刘）氏所取代，难道上天的安排，早已巧妙的显示出来了吗？

669. 李德裕

【原文】 李德裕神俊，父吉甫每向同列夸之，武相元衡召谓曰：“吾子在家，所读何书？”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应。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吉甫归责之，德裕曰：“武公身为帝弼，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读书。书者，成均、礼部之

职也。其言不当，是以不应。”吉甫复告，元衡大惭。

便知是公辅之器。

【译文】唐朝人李德裕（字文饶）长得俊美挺拔，其父李吉甫（字弘宪）每每向同朝官员夸赞儿子的聪明。

宰相武元衡（字伯苍）有一次召李德裕来，问道：“孩子！你在家都念些什么书呢？”

想借此试探德裕的志向，不料李德裕竟没答话。

第二天宰相以此嘲笑李吉甫，李吉甫回家后责备儿子，李德裕说：“武公身为宰相，不问兴邦治国的道理，却问我所读何书？书者，礼部大臣的职责，武公所问不当，所以我才没回话。”

李吉甫将原委告知武相，武相大为惭愧。

〔梦龙评〕李德裕小小年纪能说出这番话，就知道他日后必为相才。

670. 洪 钟

【原文】崇仁洪钟，生四岁，随父朝京以训导考满之京。舟中朝京与客奕，钟在旁谛观久之，悟其行势，导父累胜。比至临清，见牌坊大字题额，索笔书之，遂得字体。至京师，即设肆鬻字。京师异为神童。宪宗闻之，召见，命书，即地连画数字。又命书“圣寿无疆”四字，钟握笔久之，不动。上曰：“汝容有不识者乎？”钟叩头曰：“臣非不识字，第为此字不敢于地上书耳。”上嘉其言，即命内侍舁几，复以蹋凳立其上，书之，一挥而就。上喜，命翰林给廪读书，其父升国子助教，以便其子。

按：钟弘治庚戌年十八登进士，策授中书。不幸婴疾，未三十而夭。岂佛家所谓“修慧未修福”者邪？

【译文】明朝人洪钟（字季和）四岁时随父搭船进京。途中洪父与人下棋，洪钟观察一阵子后，竟能领悟其中的攻守进退，洪父在其指点下竟连连获胜。船行至临清时，见牌坊上有名家题字，洪钟就取出纸笔临摹，竟深得神韵。船抵京城后就在街市设摊卖字，一时被人称为神童。

宪宗也耳闻洪钟神童的名声，召洪钟入宫，想亲自测试。洪钟就地连写数字，宪宗命他写“圣寿无疆”四字，只见洪钟手握毛笔却久久不下笔，宪宗以为洪钟年幼不识这几个字，洪钟连忙叩头说：“小民非不识字，只是这几个字不敢草率写在地上。”

宪宗听了大为高兴，立即命人抬来桌子，洪钟站在椅上轻轻松松的写下“圣寿无疆”四字，宪宗赐他公费入翰林读书，并命洪父为国子助教，方便教导儿子。

〔梦龙评〕洪钟在明孝宗弘治庚戌年登进士，年十八岁，曾任命为中书侍郎，但不幸英年早逝，死时尚不满三十岁，这难道是佛家所谓“修慧未修福”吗？

671. 高 定

【原文】 高定年七岁，读《尚书》。至《汤誓》，问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定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

夷、齐争之千年，高童决之一语。彼獐鹿、松槐之对，徒齿牙得利，不足道矣。○贾嘉隐七岁，以神童召见。时长孙无忌、徐勣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言松？”贾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长孙亦如徐问之，答曰：“槐树。”长孙曰：“不能复矫对耶？”曰：“木旁加鬼，何烦矫对？”王雱数岁时，客有以一獐一鹿同器以献荆公者，问雱：“何者是鹿？何者是獐？”雱实未辨，乃熟视曰：“獐边者鹿，鹿边者是獐。”客大奇之。

【译文】 唐朝人高定（小字董二）七岁时读《尚书》中《汤誓》篇（商汤相伊尹伐桀，与桀战于鸣条郊野作汤誓）时问其父：“为臣下者为何要杀君呢？”

高父答：“为了顺应天道人心。”

高定说：“奉祖先宗庙之名牺牲百姓的生命，怎能说是顺应人心？”

高父无话可答。

〔梦龙评〕千年来，多少假替天行道实为个人私利的战争，被小小的高定一语道破，高定可真是个神童。

至于其他像獐鹿松槐之对话的故事，只能算是伶牙俐齿，不值得称道。

贾嘉隐七岁时以神童被召入宫，长孙无忌（字辅机）、徐勣（即李勣）也在宫中。徐勣故意考问贾嘉隐木旁为何树？贾曰：“松。”徐曰：“这明明是槐树，怎么说是松呢？”贾曰：“以公配木，怎么不是松。”长孙无忌也问相同问题。贾答：“槐。”长孙很失望，说：“你不能像上次那样回答吗？”贾说：“我是那么回答的啊，木旁有鬼，怎么不是槐呢？”

王雱（王安石之子）年幼时，有客人在笼中装了一鹿一獐献给王安石，问王雱可知何者是鹿？何者是獐？王雱看了一会分辨不出，于是说：“獐旁是鹿，鹿旁是獐。”客人不由称奇。

672. 杜 镐

【原文】 杜镐侍郎兄仕江南为法官。尝有子毁父画像，为近亲所证者，兄疑其法未能决，形于颜色。镐尚幼，问知其故，辄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译文】 宋朝人杜镐（字文周）的哥哥在江南任法官时，有一天碰到一桩儿子撕毁父亲画像的案件，而且有亲人为证。杜兄以为律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儿子毁父亲像该判何罪，所以迟迟不能判决，十分烦恼。

杜镐年纪虽小，见哥哥愁容满面，问明原因后说：“不妨比照和尚毁坏佛像

的律法判刑。”

杜兄听了，对杜镐的聪明大加赞赏。

673. 文彦博 司马光

【原文】 彦博幼时，与群儿戏。击球，球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球浮出。

司马光幼与群儿戏。一儿误堕大水瓮中，已没，群儿惊走。光取石破瓮，遂得出。

二公应变之才，济人之术，已露一斑。孰谓“小时了了者，大定不佳”耶？

【译文】 文彦博幼时常和同伴一起玩球，有一次球儿滚入洞中拿不出，文彦博就提水灌洞，不久球儿浮出洞口。

司马光和同伴嬉戏时，有个玩伴不小心失足掉入大水缸中，眼看就要淹死。大家惊惶的一哄而散，只有司马光不慌不忙地拿起一块大石头把水缸打破，救了那小孩。

〔梦龙评〕文彦博与司马光应变的机智，在儿童时就已显现，谁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674. 王 戎

【原文】 王戎年七岁时，尝与诸小儿游。瞩见道旁李树，有子扳折，诸小儿竞走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试之果然。

许衡少时，尝暑中过河阳。其道有梨，众争取啖之，衡独危坐树下自若。或问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曰：“人亡世乱，此无主矣！”衡曰：“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边批：真道学。合二事观戎为智，衡为义，皆神童也。

【译文】 晋朝人王戎（字浚冲）七岁时，有一次和同伴游戏，见路旁有棵李树结实垒垒，同伴们争相攀折，唯有王戎留在原地，问他原因，王戎说：“李树在路旁，人来人往竟无人摘采，可见李子一定是苦的。”众人不信，尝过后，才证明王戎所言不虚。

〔梦龙评〕元朝人许衡（字仲平）年轻时曾到河阳，正值天热口干，路旁有棵梨树，同伴争相摘食，只有许衡独自坐在树下乘凉。问他原因，许衡答：“这梨不是我的，怎可随意摘采？”有人说：“现在兵荒马乱，这是无主之梨。”许衡说：“梨无主，难道我的心也无主吗〔真道学〕？”

由王戎、许衡的故事来看，王戎不摘李是因为聪明，许衡不吃梨是因为行为处事的正当原则，这两人都是神童。

675. 曹 冲

【原文】 曹冲字仓舒。自幼聪慧。孙权尝致巨象于曹公。公欲知其斤重，以

访群下，莫能得策。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一较可知矣。”冲时仅五六岁，公大奇之。

【译文】 曹冲（曹操子，字仓野）从小聪明。有一次孙权送给曹操一头大象，曹操想知道大象有多重，问遍所有官员都想不出秤大象的方法。

一旁的曹冲突然说：“不如把大象牵到船上，刻下船身吃水的水痕，再换载其他已知重量的物品，等船身吃水到原来水痕时，就可算出大象的重量。”

曹操听了，也不由得佩服。

676. 张

【原文】 张 知处州时，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计其所费，问之，云：“可造一小舟，以寸分尺，便可计算。”

【译文】 宋朝人张 （字柔直）在处州为官时，州人想建一艘大船，但无法预估造船所需的费用，请教张 。

张 说：“何不先造一艘小船，按比例加、乘，就可估出大船的建造费。”

677. 戴 颙

【原文】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恨面瘦，工人不能改。迎戴颙字仲若视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为减臂胛，遂不觉瘦。

用侈便觉财匮，官贪便觉民贫，将弱便觉敌强。举隅善反，所通者大。

【译文】 为佛塑像自汉朝开始，但塑像的技巧并不高明。宋世子命人铸造一座高一丈六的大佛铜像。佛像塑好后，世子觉得佛面太瘦小，和佛身不相称，但工人无法修改。

戴颙（字仲若）看了佛像后说：“佛像不对劲的原因不在脸瘦小，而是手臂肩膀太肥大。”

工人照戴颙所说修改后，果然不再显得佛面瘦小。

〔梦龙评〕重享乐的人常觉得钱不够用；贪财的官员常觉得百姓太穷；重安逸的将军常觉得敌人太强。其实都是因为一方有偏失，诸君若能举一反三，可以推出许多道理。

678. 杨 佐

【原文】 陵州有盐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柏木为干，上出井口，垂细而下，方能得水。岁久，干摧败，欲易之，而阴气腾上，入者辄死。唯天雨则气随以下，稍能施工，晴则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盘贮水，穴隙洒之，

如雨滴然，谓之水盘。如是累月，井干一新，利复其旧。

【译文】 宋朝时陵州有口盐井深达五十丈，井底为岩石，井壁用柏木筑成，并高出井口，再由井口垂下绳索汲取盐水。由于使用多年，柏木已腐朽，想更换新木，但井中氯气太重，工人一入井就中毒而死，只有雨天时氯气稍减才能施工，一旦放晴就要停工。

杨佐（字公仪）当时在陵州做官，就教工人在井口用一只大木盘盛水，让水由木盘缝隙中像雨滴般漏出，称为水盘。几个月后，井壁已更新，又可继续汲取盐水。

679. 尹见心

【原文】 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

【译文】 尹见心为知县时，县的近郊有河流过，原可做为行船交通之用，惟河中有棵生长多年的大树，舟行不便。

尹见心命人砍去大树，有人说：“河中的树根非常牢固，很难砍断。”

尹见心派一名潜水夫，潜入河底测量树根的面积，再造一只比树根还大的木桶，惟上下不做桶盖呈管状，从树顶套入水中，再用大瓢将桶中河水舀尽，命人入桶锯树，终于砍去大树。

680. 怀 丙

【原文】 宋河中府浮梁，用铁牛八维之，一牛且数万斤。治平中，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之紫衣。

【译文】 宋时会建浮桥，并铸八头铁牛镇桥，治平年间河水暴涨，冲毁浮桥，铁牛沉入河底，官员悬赏能使铁牛浮出水面的人。

有个叫怀丙的和尚建议：将铁牛固定在两艘装满泥土的大船中间，用勾状的巨木勾住牛身；这时慢慢减去两船的泥土，船身重量减轻，自然浮起，连带也将铁牛勾出水面。

转运使（官名，掌军需粮饷、水陆转运）张焘（字景元）赐和尚一件紫色袈裟，以示嘉奖。

681. 明成祖

【原文】 成祖勒高皇帝功德碑于钟山。碑既钜丽非常，而龟趺太高，无策致之。一日梦有神人告之曰：“欲竖此碑，当令龟不见人，人不见龟。”既寤，思而得之。遂令人筑土与龟背平，而辇碑其上，既定而去土，遂不劳力而毕。

【译文】 明成祖想为高祖在钟山立一面功德碑，碑石华丽巍峨，但因龟趺（碑台刻成龟形）太高，无法将碑石立在上面。

一晚成祖梦到神明说：“想竖立功德碑，只有龟不见人，人不见龟。”醒后，成祖反复推敲，终于领悟；命人填土与龟背平，用车将碑石运上龟背，一切妥当后再除去泥土，功德碑大功告成。

682. 黄怀信

【原文】 宋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汴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入澳中水。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苏郡葑门外有灭渡桥。相传水势湍急，工屡不就。有人献策，度地于田中，筑基建之。既成，浚为河道，导水由桥下，而塞其故处，人遂通行，故曰：“灭渡”。此桥钜丽坚久，至今伟观。或云鲁般现身也。事与修船相似。

【译文】 宋初两浙百姓献龙船，船长二十多丈，上有楼屋，可做为皇帝游江南时休息所用，因时日已久，船腹部分腐朽，官府有意整修，但船在江中无法施工。

神宗熙宁年间宦官黄怀信献计：在金明池北边凿一可停泊龙船的船坞，其下架设梁木，引汴河水入船坞，使船能泊在梁木上；再抽去坞内河水，以便补船，等船修复后，抽去梁木，再引水使船身浮起，另造屋棚于船坞上，如此龙船再也不会受日晒雨淋而损坏。

〔梦龙评〕苏郡葑门外有座桥，名叫尽渡桥。传说以前因水势湍急，根本无法建桥。有人献计：“在河道附近先筑一桥，桥成后再挖深桥下成新河道，使河水由新河道流经，而将原河道封闭。”从此人们能自由通行两岸，所以命名为“尽渡”。这桥宏伟壮观至今仍在，有人说献计之人是鲁班再世。

683. 虞世基

【原文】 隋炀幸广陵。既开渠，而舟至宁陵界，每阻水浅。以问虞世基，

答曰：“请为铁脚木鹅，长一丈二尺，上流放下，如木鹅住，即是浅处。”帝依其言验之，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二十九处。

【译文】 隋炀帝游广陵，虽已开辟渠道，但船行至宁陵后，常因水浅而无法前进。炀帝问虞世基（字茂世）可有解决之道。

虞世基说：“请制作长一丈二尺的铁脚木鹅，由上游往下游流放，如木鹅不动，就表示是水浅处，即可标示予以浚深，日后就不会再有舟行不便的情形发生。”

炀帝依计，自雍丘至灌口，共有一百二十九处浅滩。

684. 周之屏

【原文】 周之屏在南粤时，江陵欲行丈量，有司以瑶僮田不可问。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厉声曰：“只管丈！”周悟其意，揖而出。众尚嗷嗷，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众出以问云何，曰：“相君方欲一法度以齐天下，肯明言有田不可丈耶？伸缩当在吾辈。”众方豁然。

【译文】 明朝人周之屏（字鹤皋）在南粤时，皇帝下令要丈量土地，有关官员认为瑶僮的田地不方便丈量。于是布政使、按察使都趁入宫时上奏皇帝。

皇帝怒声说道：“只管丈量。”

周之屏领悟皇帝语意，立即拜辞出宫，众官不知所措，皇帝笑着说：“刚才走的是个善体人意的人。”

众人急问周之屏，周之屏说：“君王正想立法于天下，怎能明说有些田是不方便丈量的呢？但其中伸缩的尺度是在我们手中。”

众官这才豁然明白。

685. 杜琼 谯周

【原文】 汉末杜琼字伯瑜。尝言：“古名官职，无言曹者。始自汉以来，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乎！”谯周因曰：“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后即帝皆免为侯，亦此类矣。然则先帝讳备，备者，具也；后主讳禅，禅者，授也。言刘已具矣，当授他人也。”又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其无后矣！”及蜀亡，竞神其语。周曰：“由杜君之词广之，非有独至之异也！”咸熙二年，周书板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谓司马；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晋文帝崩。

【译文】 汉末杜琼（字伯瑜）说：“古代官名没有‘曹’字，但自汉立朝以来，官名中均有‘曹’字，如吏称‘属曹’，卒称‘侍曹’，这大概是天意吧！”

譙周（蜀汉人，字允南）也说：“汉灵帝把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史侯、董侯，登帝位后果然都因罪失被免为‘侯’，大概也是同样原因。而先帝名备，备是具备的意思，后主名禅，禅是授予他人的意思，意即刘备所具有的天下将授予他人。而曹是众多的意思，魏是大的意思，又大又多，天下应为其所有；刘备把具有的东西授予他人，所以没有后继者。”

日后蜀亡，周譙一语成谶。

譙周说：“由杜琼的话推而广之，不是没有他独特的道理。”

咸熙二年，譙周写道：“典午忽兮，月西没兮。”

典午意即司马，月西指八月，至八月晋文王驾崩。

686. 梁武帝

【原文】 台城陷，武帝语人曰：“侯景必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乃成‘小人百日天子’。”景篡位，果百日而亡。

【译文】 梁武帝时台城陷落，武帝曾对人说：“侯景（南北朝人，字万景）必自立为帝，但为时不久，因侯景二字拆开来看便是‘小人百日天子’。”果然侯景篡位，百日后被讨平。

687. 高世则 何孟春

【原文】 绍兴己酉，有熊至永嘉城下。州守高世则谓其倖赵元钜曰：“熊，于字为‘能火’。郡中宜慎火烛！”后数日，果烧官民舍十七八。弘治十年六月，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兵部郎中何孟春亦以慎火为言。未几，礼部火；又未几，乾清宫毁焉。

【译文】 宋绍兴己酉年间，有大熊出没在永嘉城下，高世则对手下说：“熊分开是能、火二字，郡中要小心防火。”

数日后果然发生火灾，共烧毁民屋和官舍十七八间。

明孝宗弘治十年六月，京师西直门有熊入城，兵部侍郎何孟春也警告部属“小心火烛”，不久，礼部失火，又不久，乾清宫大火。

688. 汉高祖 唐太宗

【原文】 汉高祖过柏人，欲宿，心动，询其地名，曰“柏人”。柏人者，迫于人也。不宿而去。已而闻贯高之谋。高祖不礼于赵王，故贯高等欲谋弑之。

窦建德救王世充，悉兵至牛口。李世民喜曰：“豆入牛口，必无全理！”遂一战擒之。

后汉岑彭伐蜀，至彭亡，遇刺客而死。唐马燧讨李怀光，引兵下营，问其地，曰“埋光村”。喜曰：“擒贼必矣！”果然。辽主德光寇晋，回至杀胡林而亡。宋吴璘与金人战，大败于兴州之杀金坪。弘治中，广西马参议珰与都司马某征瑶，至双倒马关，皆为贼所杀。宁王反，兵败于安庆，舟泊黄石矶。问左右：“此何地名？”左右以对。江西人呼“黄”如“王”音。濠叹曰：“我国应‘失机’于此！”无何就擒。讖其可尽忽乎？文皇兵至怀来城，毁五虎桥而进，又如狼山、土墓、猪窝等处，俱不驻营，恶其名也。○弘治乙丑，昆山顾鼎臣为状元。尹阁老值家居，谓人曰：“此名未善。”盖“臣”与“成”声相似。鼎成龙驾，名犯嫌讳，至五月，果验。人谓尹之言亦有本同音。景泰辛未状元乃柯潜，时人云：“柯”与“哥”同音。未几，英庙还自北，退居南宫，固“哥潜”之讖。

【译文】 汉高祖有一次路经柏人（地名），本想停留一晚，但心头总觉不妥，问人，知道地名是“柏人”后，心想：“柏人者，被人迫害的意思。”

于是高祖连夜赶路，不久就听说贯高（赵王张敖丞相）的阴谋。〔汉高祖因曾对赵王不礼貌，所以贯高想谋害高祖。〕

窦建德（清人，字文化及杀炀帝后，曾自称帝，国号夏，为李世民讨平）想率兵救援王世充（隋朝人，炀帝被杀后会自称郑王），大军行至牛口，李世民（即唐太宗）得知后高兴的说：“豆（窦）入牛口，必无生还之理。”果然一战成功。

〔梦龙评〕其实以名字预测祸福，古来事例甚多，如后汉岑彭伐蜀，卒兵至彭亡（地名），遇刺客而死。唐时马燧（字洵美）讨伐李怀光（唐鞞鞞人，本姓茹），发现军队扎营的地点叫“埋光村”，曾高兴的说：“擒贼必能成功。”果真如此。辽主德光侵犯晋朝，返辽途中命丧“杀胡林”。宋大将吴璘（字唐卿）也曾大败金人于“杀金坪”。明孝宗弘治年间，广西一位马姓参议偕同一位都司马征瑶人时，行至“双倒马关”，被贼人所杀。宁王朱宸濠谋反，在安庆吃了败仗，船停泊在黄石矶，江西人念“黄”音如“亡”，宸濠感叹的说：“我恐怕要命丧此地。”不久宸濠被擒，真是一语成讖。成祖率兵行至怀来城，曾下令拆毁五虎桥，又因讨厌“狼山”“土墓”“猪窝”等地名，坚持不在这些地方扎营。

明孝宗昆山人顾鼎臣（字九和）高中状元，退休在家养老的尹阁老曾对人说：“顾状元的名字取得不好。”原来“臣”与“成”音相近，鼎成龙驾，冒犯天子。到五月果然应验，有人说尹阁老的话是有根据的。明代宗辛未年，柯潜高中状元，有人说“柯”“哥”音近，借以影射英宗，不久英宗由瓦剌返京，果真不再为天子，应了哥潜之讖。

689. 曹 翰

【原文】 曹翰从征幽州，方攻城，卒掘土得蟹以献。翰曰：“蟹，水物，而陆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将至，不可进拔之象。况蟹者，解也，其班师乎？”已而果验。

【译文】 曹翰随军征讨幽州，正预备攻城时，有一名小兵挖土，掘得一只

螃蟹献给曹翰，曹翰说：“蟹是生长在水中的动物，现在不在水中跑到陆地上来，是离开居所，而蟹多脚表示敌人援军将到，此战我军恐难获胜，更何况蟹者解也，难道这只蟹是我军班师回朝之兆？”

不久果真下令班师。

690. 郑钦说

【原文】 钦说天性敏慧，精历术。开元后累官右补阙内供奉。初，梁之大同四年，太常任昉于钟山圻中得铭曰：“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起灵址。瘞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圻。”昉遍穷之，莫能辨。因遗戒子孙曰：“世世以铭访通人，有得其解者，吾死无恨！”昉五世孙升之隐居商洛，写以授钦说。钦说时出使，得之于长乐驿，至敷水三十里辄悟，曰：“此卜宅者搜葬之岁月，而先识墓圻日辰也。‘旬服’，五百也。‘黄钟’，十二也。由大同四年却求汉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二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圻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圻’。”升之大惊，服其超悟。

【译文】 郑钦说天性聪慧，精通历术。唐开元时官至右补阙内供奉（官名，唐设，掌内命）。

在梁朝时，有太常（官名，为九卿之一，掌宗庙礼仪）任昉无意中在钟山一座矿坑拾得一块碑铭，写着：“龟言土，蓍言水。旬服黄钟起灵址，瘞在三十庚，堕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圻。”

任昉询问了许多人，直到去世都无法解出碑辞，因此留下遗言：“世世代代都要寻访通人，若能解出碑辞，我死也无恨。”

任昉五世孙名升之，住在洛阳，听说郑钦说的才名，请人拿着碑辞请教郑钦说。

郑钦说正奉命出使，便带着碑辞上路，行至长乐驿一带敷水三十里处，突然恍然大悟的说：

“这是家人卜算安葬年日，并预测墓毁的日期。‘旬服’（周朝以王城周围五百里以内之地）是代表五百，‘黄钟’（本为音律名，六律六吕的基本音，配阴历十一月，故又为十一月的异称）代表十一，由梁武帝大同四年往前推算，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共五百一十一年，‘瘞在三十庚’表示葬于三月十日庚寅，‘堕遇七中己’表示墓毁于七月十二日己巳，光武帝建武四年至梁大同四年共六

千三百一十二日，‘浹辰’（十二日也，辰自子至亥为十二辰）代表十二，交代表月，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乘）九为十八，重（二）三得六，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共为十八万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十八）重三（六）四百圯。”

任升之大为叹服。

691. 杨 修

【原文】 杨修为魏武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榑桷。魏武自出看，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便令坏之，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之，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俟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于字为‘好’。齏臼，受五辛之器，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叹曰：“吾才去卿乃三十里！”

操既平汉中，欲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操出教，唯曰：“鸡肋。”外曹莫能晓。杨修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殊可惜。公归计决矣！”乃私语营中戒装。俄操果班师。

德祖聪颖太露，为操所忌，其能免乎？晋、宋人主多与臣下争胜诗、字。故鲍照多累句，僧虔用拙笔，皆以避祸也。

【译文】 杨德祖（即杨修，好学有才）为曹操主簿（官名，掌文书帐簿之官）时，有一次整修曹操府邸大门，曹操由内室走出，察看施工情形，不料在门上题一“活”字后离去，杨修急忙命人将门拆毁，说：“门中活为‘阔’字，这是大王嫌门太宽了。”

有人献给曹操一杯乳酪，曹操吃了一口，在杯盖上写了一个“合”字后，拿给其他官员，众官不知曹操用意。杨修见了，便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说：“曹公教‘人’各喝‘一口’，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呢？”

杨修有一次随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齏臼”八字，曹操问杨修可知其意，杨修答回答知道，曹操要杨修先不要说出答案。

走了三十里路后，曹操要杨德祖写下他的答案，杨修写道：“‘黄绢’是色丝，合为绝字，‘幼妇’是少女，合为‘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合为

‘好’字；齏臼是受辛之器，合为‘辞’字（辞古字为辵）。所以是‘绝妙好辞’。”

曹操所写的和杨修一样，事后曹操叹气说：“你的智慧胜我足足三十里之远。”

曹操平汉中后，想继续讨伐刘备，却无法挺进，想坚守汉中，又很难防御得住，将军们也不知该守该战。

一天曹操走出营帐，突然说：“鸡肋。”

将军个个不知曹操所指。

杨修说：“鸡肋，吃起来肉不多，没什么好吃，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看曹公已有归意。”

于是私下要兵士们整理装备准备回家，不久曹操果然下令班师。

〔梦龙评〕杨修正因锋芒太露，遭曹操忌恨，才不免于祸难，晋、宋两朝君主，常喜欢与大臣在诗词上争胜负，所以鲍照（南朝宋·东海人，字明远，工诗文）、僧虔的文章中常有低俗、累赘的语词，这都是为了避祸啊！

692. 刘显 东方朔

【原文】 梁时有沙门讼田，武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辨，遍问莫知。刘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

武帝尝以隐语召东方朔。时上林献枣，帝以杖击未央前殿，曰：“叱叱！先生！”朔至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乎？”朔见上以杖击槛，两木为林，上林也；，枣也；叱叱，四十九也。

【译文】 南朝梁时有个出家人打田地官司，武帝写了一个“贞”字，官员不明白武帝之意，问遍百官也都不解。刘显（沛国人，字嗣芳）说：“贞字拆开是‘与上人’，所以田地归出家人所有。”

汉武帝常喜欢用谜语召东方朔（字曼倩，长于文辞）入宫。有一天正巧上林献枣，武帝用手杖敲击未央宫前殿的门槛，说：“叱叱，先生。”

东方朔入宫后，对武帝说：“可是上林献枣四十九枚？”

原来东方朔见皇“上”以杖击门，两木为“林”合为“上林”，为“枣”，“叱叱”是四十九。

693. 开元寺沙弥

【原文】 乾符末，有客寓广陵开元寺，不为僧所礼，题门而去。题云：“龕龙去东涯，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众皆不解，有沙弥知为谤语，是“合寺苟卒”四字。

【译文】 唐僖宗末年，有一旅人寄宿广陵开元寺，寺中僧侣对他不礼貌，于是此人在寺门上题下：“龕龙去东涯，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

然后离去，众僧都不明白诗句含意，只有一位小沙弥明白这是骂人的话，原来是“合寺苟卒”四字。

694. 令狐

【原文】 令狐 镇淮海日，尝游大明寺，见西壁题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双钩两日全。”诸宾幕莫辨，有支使班蒙，一见知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译文】 唐朝人令狐（字子直，精文学）镇守淮海时，有一次到大明寺游览，见寺壁上题着：“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傍。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去双钩两日全。”

同游的幕僚都不懂题字含意，有支使（官名，唐置为节度使、观察使属僚）班蒙一看，就知道是“大明寺水，天下无比”八字。

695. 丁 谓

【原文】 广州押衙崔庆成抵皇华驿，夜见美人，盖鬼也。掷书云：“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庆成不解，述于丁晋公。丁解云：“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马扑儿，瓜子也；御厨饭，官食也。乃‘独眠孤馆’四字。”

【译文】 广州有个叫崔庆成的押卫（官名，掌仪仗侍卫）抵达皇华驿站后，晚上碰到美丽的女鬼，女鬼丢了张字条给他，上面写着：“川中狗，百姓眼，马扑儿，御厨饭。”崔庆成看不懂，拿去请教丁谓。

丁谓解释说：“川中狗就是蜀犬，合为‘独’，百姓眼就是民目合为‘眠’，马扑儿是瓜子合为‘孤’，御厨饭就是官食，合为‘馆’，是‘独眠孤馆’四字。”

696. 苏 軾

【原文】 荆公柄国时，有人题相国寺壁云：“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依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人皆以为夫出，妇忧乱荒也。及荆公罢相，子瞻召还，诸公饮苏寺中，以此诗问之。苏曰：“于‘贫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终岁’，十二月也，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也，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也，水傍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条’为‘石’字；‘阿依’乃吴言，合之为‘误’字；‘去家京洛’为

‘国’字；‘寇盗攻剽’为贼民。盖隐‘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也！”

【译文】 北宋的王安石任宰相时，有人在相国寺壁上题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依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收剽。”

看过此诗的人，都认为这是一首妇人因夫出征，感伤乱世的诗句。

日后王安石免除相位，苏轼被召还京师，众官在相国寺宴请苏轼，并问他寺壁题诗含意。

苏轼说：“由〈贫女〉这句诗，就可知道作者的含意。终岁是十二月，十二月合为‘青’字，‘女带笠’合为‘安’字，‘柘落木’为‘石’字，‘阿依’是吴地话，合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攻剽’意思是贼民，这诗是隐喻王安石的青苗法误国贼民。”

697. 李 彪

【原文】 后魏孝文尝宴群臣，举卮言曰：“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御史中尉李彪曰：“沽洒老姬瓮注瓶，屠儿割肉与称同。”尚书左丞甄琛曰：“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彭城王勰悟曰：“此‘习’字也！”孝文即以金钟赐彪。

【译文】 北魏孝文帝有次宴请群臣，随口说：“三三横，两两纵，谁能辨之赐金钟。”

御史中尉李彪（字道固）说：“活酒老姬瓮注瓶，屠儿割肉与称同。”

尚书左丞甄琛（字思伯）说：“吴人浮水自云工，技儿掷袖在虚空。”

彭城王勰突然领悟说：“这是‘习’字。”孝文帝便把金钟赐给李彪。

698. 刘

【原文】 辛未会试，江阴袁舜臣作谜诗于灯上，云：“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诸人不辨，唯刘瑊一见知之，乃“辛未状元”四字。辛未榜眼，吴县人。

【译文】 辛未年会试后，有个叫袁舜臣的人作了一首诗谜写在灯上，诗句是：“六经蕴藉胸中久，一剑十年磨在手。杏花头上一枝横，恐泄天机莫露口。一点累累大如斗，掩却半床何所有。完名直待挂冠归，本来面目君知否。”

众人都猜不出，只有刘瑊一看便知是“辛未状元”四字〔刘瑊吴人，辛未榜眼也〕。

699. 秦观 苏轼 苏小妹

【原文】 秦少游为谜难东坡，云：“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坡公应声曰：“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凭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小妹曰：“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缆去，来时摇橹还。”三谜皆指木马，而后二谜更胜。

【译文】 秦少游（即秦观）有次出了个谜语，想难倒东坡（即苏轼），谜为：“我有一间房，半间租与转轮王。有时射出一线光，天下邪魔不敢当。”

东坡立即接口：“我有一张琴，琴弦藏在腹，冯君马上弹，弹尽天下曲。”

苏小妹（俗称苏轼妹，嫁秦观为妻）说：“我有一只船，一人摇橹一人牵。去时牵缆去，来时摇橹还。”

这三谜语都是指木马（墨斗），但后二则谜语文意更胜一筹。

700. 拆 字

【原文】 谢石，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拆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名闻九重，上皇因书一“朝”字，令中贵人持往试之。石见字，即端视中贵人曰：“此非观察所书也！”中贵人愕然曰：“但据字言之。”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也！”一座尽惊。中贵驰奏。翌日，召至后苑，令左右及宫嫔书字示之，论说俱有精理，锡赉甚厚，补承信郎。缘此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有朝士，其室怀娠过月，手书一“也”字，令其夫持问。是日坐客甚众。石详视，谓朝士曰：“此阁中所书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内助所书。”问：“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为‘三十’，下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当力谋迁动，还可得否？”曰：“正以此为挠耳。盖‘也’字着‘水’则为‘池’，有‘马’则为‘驰’。今池运则无水，陆驰则无马，是安可动也。又尊阁父母兄弟近身亲人，皆当无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则是‘他’字。今独见‘也’字而不见‘人’故也。又尊阁其家物产亦当荡尽否？以‘也’字着‘土’则为‘地’字。今不见‘土’只见‘也’。俱是否？”曰：“诚如所言。然此皆非所问者。贱室忧怀娠过月，所以问耳。”石曰：“是必十三个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两旁二竖下画为十三也。”边批：或三十一，或十三，数而参之以理。石熟视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固欲不言，则吾官所问，正决此事。可尽言否？”朝士因请其说。石曰：“‘也’字着‘虫’为‘虵（蛇）’字，今尊阁所娠，殆蛇妖也。然

不见虫，则不能为害。谢石亦有薄术，可为吾官以药下验之，无苦也。”朝士大异其说，固请至家，以药投之，果下数百小蛇。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挟何术。

后石拆“春”字，谓“秦”头太重，压“日”无光，忤相桧，死于戍。

建炎间，术者周生善相字。车驾至杭。时虜骑惊扰之余，人心危疑。执政呼周生，偶书“杭”字示之。周曰：“惧有警报！”乃拆其字，以右边一点配“木”上即为“兀术”。不旬日，果传兀术南侵。当赵、秦庙谟不协，各欲引退。二公各书“退”字示之。周曰：“赵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赵书‘退’字，‘人’去‘日’远。秦书‘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笔下连，而‘人’字左笔斜贯之，踪迹固矣，欲退得乎？”既而皆验。

往年有叩试事者，书“串”字。术者曰：“不特乡闾得隍，南宫亦应高捷，盖以‘串’寓二‘中’字也！”一生在傍，乃亦书“串”字令观。术者曰：“君不独不与宾兴，更当疾。”询其所以，曰：“彼以无心书，故当如字；君以有心书，‘串’下加‘心’，乃‘患’字耳。”已而果然。

相传文皇在燕邸时，尝微行，诣一相字者，写“帛”字令看，其人即跪拜，称“死罪！”王惊问故。对曰：“‘皇’头‘帝’脚，必非常人也！”后有人亦书“帛”字，其人曰：“是为‘白巾’，君必遭丧！”

【译文】 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宋徽宗宣和年来到京师后，就以测字言人祸福为生。想算命的人只要随意写一字，谢石能就根据所写的字，算出福祸，灵验无比，因此名震京师。

有一次徽宗写一“朝”字命内臣送去请谢石卜算，谢石凝视内臣说：“这字非先生所写。”

内臣惊问原因，谢石解释说：“朝字拆开是十月十日，若不是此月此日所生的天子，谁会写呢？”

在场的客人都惊异不已，内臣立刻回宫禀奏。

第二天，徽宗召谢石至后苑，要大臣们及宫妃以字测运，谢石一一解说。皇帝不但赐予丰厚的赏赐，另封谢石补承信郎的官职，从此声名更盛，门庭若市。

有一官员，其妻已过产期，仍不见胎儿有出生迹象，于是写一“也”字，要官员拿去测。

当天客人满座，谢石仔细端详官员，说道：“这字是夫人所写。”

问其原因，谢石答：“焉、哉、乎、也都是语助词，所以知是夫人所写。”

又问：“您年三十一岁？”

答：“是。”

“因‘也’上为三十下为一。”

问：“下官寄居此地，想能有调动，只是不知能否如愿。”

谢石答：“正想为官人说明，‘也’字，有水成池，有马为驰，现在池远故无水，陆驰则无马，怎能调动？又府上父母兄弟及亲人都已过世，因‘也’字有人则为‘他’，现只见也不见人，另外府上家用窘困，因也有土为地，现不见土只见也，这件事都说对了吗？”

官员说：“的确如此，但是这都不是我要问的，贱内的产期已过，她非常担心，所以前来一问。”

谢石说：“夫人一定要怀足十三个月〔或三十一或十三数而参之以理〕，因‘也’字有‘十’，二旁二竖下有一画为十三。”

接着又凝视官员说：“有一件事我觉得奇怪，本不想说，但因和您所问之事有关，能否容我直言？”

官员请谢石明说。

谢石说：“也字加虫为蛇字，夫人所怀怕是蛇虵，但幸好不见虫，所以不能害人，谢某略懂医术，可代为配药，以验证所言不假。”

官员虽对谢石的说法感到疑惑，仍请谢石至家，夫人吃下所配药后，果然产下数百条小蛇，人们更加敬重他。但一直不知谢石用什么法术。

〔梦龙评〕日后谢石因测“春”字，以秦头重压得日头无光，得罪宰相秦桧而死。

南宋高宗时有位周姓术士，善于测字，当时因金人常犯边境，人心惶惶。高宗正驾幸杭州，于是写一“杭”字。

周术士说：“怕不久会有战事发生。”

因“杭”字如果将右边一点，点在木上就可拆成“兀朮”二字，不到十天，果然传来兀朮南侵的警报。

秦桧、赵鼎二人在朝廷常因意见不合而时有争执，因此二人都萌生退意，一天，秦、赵二人各写了一个“退”字请周术士测，周说：“赵必去；秦必留。日者代表君，赵鼎写‘退’字，人离日远；秦桧写‘退’字，人紧附日下，因此秦桧必不能如愿。”

不久果然应验。

某年，有位赴京参加考试的书生写了一个“串”字请相士测。相士说：“先生不仅可中乡试，也能官居高位。”

在旁一位书生听了，也写下一“串”字，相士说：“你不仅不能参加宾兴（地方设宴款待应考者），恐怕还会生场大病。”

问相士原因，相士说：“旁人无心写‘串’，所以是‘二中’；你有心写

‘串’，‘串’下加‘心’成‘患’字。”

果真如此。

相传明成祖朱隶仍为燕王时，有一次单独出巡，来到一测字摊前随意写了一个“帛”字，相士一见立即跪地连称死罪，朱隶问他原因，相士答：“皇头帝脚，必定不是普通百姓。”

后来有人也故意写“帛”字，相士却说：“‘帛’为白巾，你家中必会遭丧。”

701. 苏黄迁谪

【原文】 苏子瞻谪儋州，以“儋”字与“瞻”相近也。子由谪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黄鲁直谪宜州，以“宜”字类“直”字也。此章子厚谐谑之意。当时有术士曰：“‘儋’字从立人，子瞻其尚能北归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泽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有盖棺之义，鲁直其不返乎？”后子瞻归，至毗陵而卒。子由老于颖，十余年乃终。鲁直竟没于宜。

【译文】 章子厚（即章惇）曾嘲讽苏子瞻（即苏轼）因瞻与儋字相近，所以谪贬儋州；而苏子由（苏辙）因雷下有田，所以谪贬雷州；黄鲁直（即黄庭坚）因直与宜字相近，所以谪贬宜州。

当时有位相士说：“儋字从人部，子瞻还能有返京之日吗？而‘雷’字是雨在田上，代表承天恩泽，所以子由日后当有变动。至于‘宜’字有盖棺的含意，鲁直可能回不来了。”

后来，子瞻在回京途中死于毗陵，子由归隐颖水，十多年后才逝世，而鲁直死在宜州。

702. 子 犯

【原文】 城濮之役，晋文公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我且柔之矣！”

【译文】 春秋时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曾梦到与楚王打斗，被楚王压在身下，并且正吸食自己的脑浆。

文公非常害怕，以为是不祥之兆。子犯（春秋晋人孤偃之字）说：“这梦是大吉的征兆，您向着天，而楚王则趴伏着，意思是楚王伏罪，而脑是柔物，更意味着晋国能柔服楚国。”

703. 刘伯温

【原文】 高祖方欲刑人，刘伯温适入，亟语之梦：“以头有血而土傅之，不

祥，欲以应之。”公曰：“头上血，‘众’字也，傅以土，得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上为停三日待之，而海宁降。

【译文】明太祖有一天梦见自己满脸泥土，并且流血不止，认为不是吉兆，想杀死刑犯以应验梦中血兆。

碰巧刘伯温（即刘基，通经史，尤精天文）入宫，刘伯温说：“头上有血是‘众’（ ）字，有泥土表示得土地，能得众心再得土地，在三天内必有好消息传来。”

三天后，盘据海宁的张士诚果然投降。

704. 董伽罗

【原文】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为杨氏所忌，逃之，剖野核桃，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吾当以是日举义。”遂借兵东方。及河，欲渡，思平夜梦人斩其首，又梦玉瓶耳缺，又梦镜破，惧不敢进兵。军师董伽罗曰：“三梦皆吉兆也！公为大夫，‘夫’去首为‘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为‘王’。镜中有影，如人相敌；镜破影灭，无对矣。”思平乃决，遂逐杨氏而有其国，改蒙曰大理。

《小说》载：秦王梦日落、山崩、海干、花谢。群臣莫能解者。甘罗年十二，进曰：“日落帝星现，山崩地大平，海干龙献宝，花谢子收成。”事虽不经，亦云善对。

【译文】五代时，连海节度使段思平（后晋人，曾自立为帝，国号大理）为杨乾真所忌恨，于是亡命天涯。

段思平在逃亡时，曾捡到一枚核桃，核仁中刻有“青昔”二字，段思平反复思考，认为“青”字拆开是十二月，“昔”字拆开是二十一日，天意要他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兵征讨杨千真。于是向东方借兵。

渡河前一晚，段思平先是梦到有人砍他头，既而梦到玉瓶缺了一耳，又梦到镜子破了，不由得心惊，不敢草率渡河。

有位叫董伽罗的军官对段思平说：“这三梦都是大吉的征兆，段公为‘大夫’，‘夫’去头就是‘天’，是天子的征兆；‘玉’瓶去一耳就是‘王’。镜子中有影就好像与人为敌，而镜子突然碎裂，影像不见，就表示不会再有敌人了，所以伐杨一定成功。”

段思平一听决定渡河，果真将杨乾真逐走，占有他的领土，改国号为大理。

〔梦龙评〕《小说》记载：秦王有一次梦到太阳陨落，高山崩裂，海水枯干，百花凋零，群臣都无法解释梦境的涵意。甘罗（战国秦人，十二岁随秦相吕不韦出使赵国，赵王割五城献秦，封上卿）这时才十二岁，随口就说：“日落帝星现，山崩地太平。海干龙献宝，花谢子收成。”

日后虽未应验，但小小年纪能出口成章，也难能可贵了。

705. 河水干

【原文】 宋王有疾，夜梦河水干，忧形于色，以为君者，龙也；河无水，龙失其居，不祥。值宰辅问疾，以此询之。或曰：“河无水，乃‘可’字。陛下之疾当可矣。”帝欣然，未几疾愈。

【译文】 有一次宋王生病，夜晚梦到河水枯干，醒后想到：君王是龙，河无水，龙如何活？认为是不吉的征兆，恐怕病难痊愈，因此愁容满面，正巧宰相前来探病，问明原因后说道：“河无水，就是‘可’字，恭喜陛下龙体即可康复。”

宋王听了宰相的解释非常高兴，不久果然病愈。

706. 成天子

【原文】 北齐文宣将受禅，梦人以笔点额。王昙首贺曰：“‘王’上加点，乃‘主’字，位当进矣！”吴祚《国统志》载熊循占吴大帝之梦同此。

随文帝未贵时，尝夜泊江中，梦无左手，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

唐太宗与刘文静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曰：“公得天下矣！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

【译文】 北齐文宣帝高洋曾梦到有人用毛笔在他额头上点了一笔，王昙首听说后立即恭贺，说道：“王上加点就是‘主’，我‘王’定可成为天下之‘主’。”

隋文帝还没有成为天子前，有一次夜宿江边，在梦中见到自己缺了只左手，醒后心情非常不好。上岸后来到了草庵，庵中有一老和尚，道行极高。文帝请老和尚解梦。

和尚立即起身贺道：“少了左手就是‘独拳’，先生一定能成为天子。”

文帝登帝位后，曾下令重新整修庵堂，并赐名“吉祥寺”。

唐太宗与刘文静在起事前，高祖李渊曾梦到自己翻落床下，蛆虫不但覆满全身，还不断啃食自己的肉；太宗觉得恶心不已，认为大不吉祥。于是前往安乐寺请教智满禅师。

大师说：“先生定能得天下，床下代表陛下，群蛆啃食先生，表示天下众生全仰先生一人而活。”

后高祖李渊果真建立大唐。

707. 先进场

【原文】 昔一士子将赴试，梦先进场，觉而语妻，喜曰：“今秋必魁多士矣！”妻曰：“非也！子不忆《鲁论》‘先进第十一’乎？”后果名在十一。

【译文】 从前，有一位即将进京参加考试的书生，梦到自己最先进入试场，醒来后，很高兴的对妻子说：“这是好兆头，今年我一定高中状元。”

其妻说：“恐怕未必，难道夫君忘了《鲁论》中《先进》是第十一章吗？”放榜后，这位书生果然名列十一。

708. 曹良史

【原文】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窠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撇，以为不祥。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撇，为‘第’也。’”寻唱策，果如梦焉。

【译文】 南宋时，河东人裴元质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放榜的前夕非常心情紧张。夜晚梦到有一只狗从洞中窜出，自己拿着弓箭射狗，不料箭却撇开了，认为这是落榜的征兆。

曹良史知道后，便安慰他说：“前次我参加考试，放榜前也做过相同的梦，又梦到神明为我解梦：‘狗’（苟）像第字的头，‘弓’是第字身，‘箭’代表第字中间那一竖，而‘断箭撇’就是第字那一撇，这是高中的吉兆。”

第二天放榜，裴元质果然高中。

709. 占状元

【原文】 孙龙光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龙光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郎君喜！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己居众材之上。”

郭俊应举时，梦见一老僧着屐，于卧榻上蹒跚而行。既寤，甚恶之。占者曰：“老僧，上座也。著屐于卧榻上，行屐高也，君其巍峨矣！”及见榜，乃状元也。

【译文】 孙龙光中状元的前一年，曾梦见自己来回走在数百根木头上。请来李处士（学问高但没有做官的人）替他圆梦，处士说：“恭喜先生！你走在众材之上，来年一定是状元。”

郭俊参加举人考试，曾梦到一位老和尚穿着木屐，在床上来来回回的走动，

醒后觉得怪怪的，于是请人解梦。

那人说：“老僧代表高位，穿着木屐在床上走动代表履（技）高，先生一定能名列前茅。”

等到放榜，郭俊果然高中状元。

710. 剃髭 剃发

【原文】 宋李迪美须髯，御试日，梦剃削俱尽。占者曰：“剃者，替也。解元是刘滋，今替滋矣！”果状元及第。

曹确判度支，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善占梦，确召而诘之。此士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剃度也。度、杜同音，必代杜为相矣！”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确大拜。

【译文】 宋朝人李迪蓄有一把漂亮的胡须，殿试那天梦到胡须全被人剃光了。占梦人说：“剃者，替也，今年解元是刘滋（留髭），先生一定能替刘滋之位成为新科状元。”

果然应验。

唐朝时曹确为判度支（官名，掌贡赋租税），拜相的呼声甚高，一日，梦到自己剃发为僧，心情很恶劣，请相士解梦，相士说：“贺喜侍郎官，不久必登相位。出家人一定要行剃度礼，‘度’‘杜’二字同音，侍郎一定会代杜审权的相位。”

果然杜审权奉命镇守江西，曹确登宰相位。

711. 舌生毛

【原文】 马亮知江陵府，任满当代，梦舌上生毛。僧占曰：“舌上生毛，剃不得，当在任。”果然。

【译文】 宋朝人马亮（字叔明）为江陵知府，官期届满，按往例应调他职。夜里梦见自己舌头长满毛发，感到非常困惑，请来一位和尚解梦。

和尚说：“舌上长毛剃（替）不得，知府一定会再留任。”

果真如此。

712. 季 毅

【原文】 王濬梦悬三刀于梁上，须臾又益一刀。季毅曰：“三刀为州，又益者，明府其临益州乎？”果迁益州刺史。

【译文】 晋朝时，王濬有一次梦到梁柱上悬着三把刀，一会儿后又添了一

把。

季毅知道后，就说：“合三刀就是一个‘州’字，又加一刀，‘加’的意思就是‘益’，看来你要出使益州。”

后来王浚果被任命为益州刺史。

713. 郭乔卿

【原文】 后汉蔡茂家居，梦取得一束禾，又复失之。郭乔卿曰：“禾失为秩，君必膺禄秩矣！”旬日内征为司徒。

【译文】 后汉人蔡茂（字子礼）因病辞官在家时，曾梦到自己拿到一把稻禾，一会儿稻禾不见了。

蔡茂将此事告诉郭乔卿，郭乔卿说：“禾加失就是‘秩’，恭喜你要再享朝廷奉禄。”

十天后果然接获诏命为司徒。

714. 李仙药

【原文】 给事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牝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

【译文】 陈安平的儿子赴京参加考试，与同乡李仙药同睡一榻，夜晚梦到有人在十一月的大冷天养蚕，就把梦中所见告诉李仙药。

李仙药说：“十一月养蚕，所吐的丝就是冬丝，‘冬丝’音同‘东司’，你一定会被分发到东司。”

后果然被派至吏部。

李瞿昙（李勋）官期届满，夜梦一条大母猪，请教李仙药，李说：“母猪是豕子之王，你一定会是屯主（屯田官）。 ”

不久果然应验。

715. 杨廷式

【原文】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寐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言，得赤坞场官也。”果如其言。

【译文】 伪吴人（张士诚国号吴，明人称伪吴）毛贞辅以县令派往广陵，

一日梦到把太阳吞下肚，醒来后还隐隐感到腹部有一股热气，于是请教杨廷式。

杨廷式说：“这梦的格局太大，不是你能承担，以我看你的命格，顶多只能当个驿丞。”

日后证明所言不假。

716. 索

【原文】 晋索充梦舅脱去上衣。索 占曰：“‘舅’字去其上，乃‘男’字也，当生男。”又，张邈尝奉使，梦狼啖一脚。索 曰：“‘脚’肉被啖，为‘却’字，子必不行。”后二占俱验。又，宋捅梦内有人著赤衣，捅把两杖极打之。 曰：“‘内’有人，‘肉’字。朱衣赤色，乃干肉也。两杖箸象，极打之，必饱食。”亦验。

【译文】 晋朝人普索充夜梦有一俘虏突然在自己面前脱掉上衣，便请教索。索 说：“虏（虜）去‘上’衣就是‘男’字，夫人一定为你生个儿子。”

另外，有个叫张邈常的人奉命出使，梦到自己被野狼咬断一条腿。索 说：“脚去‘肉’就成‘却’，先生一定无法成行。”

日后这两件事都应验。

又有个叫宋捅的人，梦到自己拿着两根棍子，追打屋内一位穿红衣的人。

索 说：“屋‘内’有人是‘肉’；‘红’衣是‘赤’，这象征‘肉干’，两根棍子代表筷子，看来有人要作东请你客了。”

果然也立即应验了。

717. 周 宣

【原文】 魏周宣善占梦。有人梦刍狗，询之，宣曰：“当得美食。”已验矣，其人复往，谬曰：“吾夜来复梦刍狗。”宣曰：“宜防倾蹶！”未几因堕车损足。其人怪之，复谬曰：“夜来又梦刍狗。”宣曰：“慎防失火！”俄而家中火起。乃诣宣问曰：“吾梦刍狗，三占不同，而皆验，何也？”宣曰：“刍狗，祭物，故始梦当得食；祭讫则车辄之矣，故堕车伤足也；既经车辄，必且入樵爨，故虞失火。”其人曰：“吾前实梦，后二次妄言耳。”宣曰：“吉凶悔吝生乎动，汝意既动，与真梦同，是以占之皆验。”

【译文】 魏人周宣善于解梦，有人梦见刍狗（结草扎成狗的形状，祭祀用）请他解梦。

周宣说：“这是有人要请你吃饭的兆头。”

不久，那人又对周宣说梦到刍狗。周宣说：“驾车时要小心。”那人果真从

车上摔下，断了一条腿。

隔了一阵子，那人又说梦到乌狗，周宣说：“这次你要小心家中失火。”几天后，那人又去找周宣，说道：“我前后三次告诉你梦到乌狗，三次答案都不一样，但三次都应验，这是什么道理？”

周宣说：“乌狗是祭品，所以第一次梦到时会有人请你吃饭；祭礼完毕乌狗就会被车子辗过，所以你会摔断一条腿；被车子辗过的乌狗，接着就是遭到火焚的命运，所以你家会失火。”

那人说：“可是除了第一次我是真的梦到乌狗外，其余两次都是骗你的。”

周宣说：“吉凶产生在意念中，你意念已动，就和真梦一样真实，所以三次都会应验。”

718. 顾 琮

【原文】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谓下详之甚，愈惧，形于颜色。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人，竟得免。琮后至宰相。

【译文】 唐朝人顾琮当补阙时（下级的谏官），有一次因罪下诏入狱，罪当斩首。顾琮非常忧愁，坐在牢房中闭目假睡，恍惚中好像梦到他母亲的下体，顾琮认为不祥而且不敬，更加长吁短叹。

狱中有个会解梦的狱友得知后，贺道：“你或许能被免罪，太夫人下体是你出生之路，再见‘生路’，怎不是大吉的征兆呢？”

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字嗣通，善写文章，书法更是名满天下）上奏，以为处斩顾琮是不当的，顾琮竟因此而无罪释放，后来更官拜宰相。

719. 苻 坚

【原文】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

【译文】 苻坚（晋时前秦王，在十六国中最强盛，曾与谢玄战于淝水，后被姚萏缢杀于新平佛寺）想率兵渡河攻晋，梦到满城的青菜，又梦到东南方地层陷落。

命人占梦，相士说：“菜多就很难掌握调味的酱（难为‘酱’和将同音）；至于东南方下陷，恐怕是江左的晋国不平，也就是难以讨平的意思。”

720. 张 猷

【原文】 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是坐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一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乃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得敕，令湜自尽。

【译文】 唐玄宗时，右丞卢藏用（字子潜，武则天时官尚书右丞，玄宗时流放 州，迁黔州长史）、中书令崔湜（字澄澜，武则天时官同中书门下三品，玄宗时以谋逆罪赐死）以连坐太平公主的谋逆罪被流放岭南。行到荆州，崔湜梦到自己坐在讲台下一面照镜，一面听法师讲道。

请张猷占梦，张猷对卢右丞说：“这梦对崔公而言大为不祥，台下听人讲道，表示听命于上；‘镜’字是金（金、今同音）旁加竟，难道是性命竟于今日吗？”不久，皇帝诏命到，命崔 自尽。

721. 韩 众

【原文】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囑。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众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

【译文】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乡子弟来京城参加选官，拜访卫中行，请他大力帮忙，卫中行欣然答应。公布选官名单前，这名同乡子弟梦到自己骑骡渡河，不小心摔落河中，爬上岸后却发现鞋子并没有湿。

这名子弟因和秘书郎韩众是旧识，就去拜访他，二人把酒言欢，几杯下肚后，韩众开玩笑的说：“根据你所作的梦，今年选官可能不顺，脚不沾水，表示有负‘足下’，卫中行恐怕不会实践对你的承诺。”

榜单公布后，这名乡人子弟果然未中选。

722. 王 戎

【原文】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榅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榅，桑子。”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

梦榅代丧，明用甚雅。

【译文】 王戎梦到自己随手把别人所送的七枚桑榅放在衣襟里。醒后，一再想到梦中的七枚桑榅，就请人占梦，那人说：“榅（慎）桑（良）子。”

不久，家族中传来男女七人的丧讯。

〔梦龙评〕梦见桑即有丧，是文雅又明白的说法。

723. 曾 进

【原文】 江西曾迥当大比之秋，梦抱一小儿，忽见此儿右边又生一耳。少顷，见此儿无两手。以为不祥，语其兄进。进曰：“又添一耳，‘耳’与‘又’乃‘取’字。小儿，子也，子无两手，乃‘了’字。尔已取了！”已而果然。

【译文】 江西人曾进，大考之年，梦到自己抱着婴儿，突然见到婴儿的右耳旁又生出一只耳朵；一会儿婴儿的两只手突然不见了。曾进担心梦境不祥，就告诉哥哥。

曾兄说：“婴儿‘又’生一‘耳’，‘耳’加‘又’是‘取’字；婴儿是小‘子’，‘子’去两手就是‘了’；表示你已‘取了’。”

果真如此。

724. 李 铨

【原文】 韩皋素与李铨不协。铨一日梦万岁楼上挂冰，因自解曰：“冰者，寒也；楼者，高也。岂韩皋来代我乎？”意甚恶之。皋果移镇浙右。

【译文】 韩皋一向和李铨在朝廷上互不相让。一日李铨梦到万岁楼上挂着冰柱，于是自行解梦：“冰代表寒；楼代表高，难道韩皋将要取代我的官职？”

日后韩皋果然镇守浙西。

725. 赵辅和 郭璞

【原文】 有人父官刺史，得书云“有疾”。是人诣赵辅和馆，别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甚吉。”是人出后，辅和语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则父已入土矣，岂得言吉？”果凶问至。顾士群母病，筮得“归妹”之“随”，或以为“男女有家”之卦，必无恙。郭璞曰：“‘归妹’，女之终也，兑主秋，至立秋日终矣。”果然。

【译文】 有人接获家书，得知官拜刺史的父親罹患重病，于是派人到赵辅和所住的别馆请相士占卜。卜得泰卦，相士说：“这是大吉之卦，令尊定能病愈。”

这人道谢离去后，赵辅和对相士说：“泰卦是乾下坤上，乾代表父亲，这分明是他父亲已入土了，怎能说是吉卦呢？”

不久果然传来丧讯。

顾士群的母亲生病，卜得归妹的随卦，以为是男女成婚的吉卦（按：归妹即是嫁女），母亲病体一定能康复。

郭璞说：“归妹虽是吉卦，但若是卜妇人生死，出现此卦就是死亡。再说归妹卦象是兑下震上，兑主秋；令堂大限恐在立秋。”

日后果然应验。

726. 占兄弟 占子

【原文】 成化甲午，江西乡试。揭晓之期，泰和尹公值在京，命卜者占弟嘉言中否，得“明夷”卦，内离外坤，三爻五爻发，三爻皆兄弟。占者以书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喑嚅不敢对。公曰：“三为白虎，五为青龙，龙虎榜动，有中之兆。兄弟发者，以兄问弟，弟当动而来矣。”不数日，喜报果至。

有父占子病者，卦得“父母当头克子孙”凶象，而子孙爻又不上卦。占者断其必死。父泣而归，途遇一友，问得其故。友曰：“父母当头克子孙，使子孙上卦，则受克矣。今之生机，全在不上卦。譬如父持大杖欲击子，不相值则已耳。郎君必无恙！”未几果愈。

【译文】 明宪宗成化甲午年江西举行会试，即将放榜，尹直占卜问其弟能否题名金榜，卜得明夷卦（坤上离下，卦象表示贤者不遇，忧谗畏讥），相书上有云：“兄弟雷同难上榜。”因此相士不敢直言。

尹公也略懂卦象，说道：“明夷卦象中有三爻，五爻，三爻代表白虎，五爻代表青龙，龙虎在榜是中榜的兆头，日内必有喜讯。”

不久果然有人前来报喜。

有父亲因儿子生病，前去卜卦，卜得父母当头克子孙的凶卦。而卦象中也不见子孙卦，相士断言其子必死。

这位父亲听了，只有伤心的回家，途中巧遇一位懂得《易经》的友人，友人说：“父母当头克子孙，若子孙在卦上就一定被克，今天生机就全因子孙不在卦上，就好像父亲拿着木棍要打孩子，若孩子不在跟前，就打不到了，所以令郎一定会痊愈。”

不久果然康复。

第七部 语智

语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非语也，语智非智也；喋喋者必穷，期期者有庸，丈夫者何必有口哉！固也，抑有异焉。两舌相战，理者必伸；两理相质，辨者先售。子房以之师，仲连以之高，庄生以之旷达，仪、衍以之富贵，端木子以之列于四科，孟氏以之承三圣。故一言而或重于九鼎，单说而或强于十万师，片纸书而或贤于十部从事，口舌之权顾不重与？“谈言微中，足以解纷”；“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智泽于内，言溢于外。《诗》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谓也。

【译文】 智慧不等同于言语，见似聪明机巧的言语绝对不等于智慧。喋喋不休的人一定没好结果，反倒是一些看似讷讷不能言的人能成功。从这里来看，智慧的人，又何必需要机巧的语言能力？

然而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两方不同的言论激辩，通常是有理的一方获胜；而两种不同的道理冲突，也往往是有能力充份说明的一方得着采行。

历史上，张良以言论而成为王者师，鲁仲连以言论而名高楚汉之际。所以，言论的力量可以高于九鼎，可以强过十万军队；精微的言论，可以解开纷杂的困境，言论的施行，可以让智慧广为传扬。

这么说来，又怎么可以不重言语呢？

而言语真正的基础，还是在于智慧，内心有充溢的智慧，自然会生出智慧的言语来。《诗经》有云：“因为有这样的本质，所以表象来看是这么回事。”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十九、辩才无碍

【原文】 侨童有辞，郑国赖焉；聊城一矢，名高鲁连；排难解纷，辩哉仙仙；百尔君子，毋易繇言。集“辩才”。

【译文】 子产以口舌折服晋楚，使郑国免祸数十年；鲁仲连以一封绑在箭上的信，说服燕军退兵。历史上有无数危难，都在智者的辩才下消于无形。

727. 子 贡

【原文】 吴征会于诸侯。卫侯后至，吴人藩卫侯之舍。子贡说太宰嚭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侯，是堕党而崇仇也。”嚭说乃舍卫君。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孔子许之。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边批：正是弊端。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而交日疏于王。是君上骄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隙，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民人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显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而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之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且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惠然辱而临之？”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

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宝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矣。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面晋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越王大说，许诺，送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越贱臣种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贺军吏。”吴王大说，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乃遂发九郡兵伐齐。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之：‘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辨，不可以胜敌。’今夫吴与齐将战，彼战而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相遇黄池之上。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旨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

【译文】 吴王发帖邀约诸侯，卫侯到得最晚。太宰伯嚭（春秋楚人，吴王夫差败越，勾践派文种求和，越后灭吴，以嚭不忠诛杀）派吴兵包围卫侯所住的行馆。

子贡得知此事，就对伯嚭说：“卫侯赴约前一定和众臣商议过，众臣中也一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意见分歧，所以卫侯才到得晚。赞成卫侯前来的大臣是您的朋友；持反对意见的就是您的敌人，今天您派兵包围卫侯行馆，这是背弃朋友、助长敌人声势的做法。”

伯嚭听了子贡这番话，就下令撤离包围卫侯行馆的人马。

田常（春秋齐人，即陈恒，汉避孝文帝讳改恒为常）有篡国之心，但顾忌高国、鲍晏等齐国的大臣，所以改变心意讨伐鲁国。

孔子正在鲁国，听说田常将率兵伐鲁，对门下弟子说：“鲁国是我的母国，现在情势危急，你们怎不想办法挽救鲁国呢？”

子张（姓颡孙，名师）、子石（即公孙龙）都自愿为说客，但孔子只答应子贡的请求。

子贡向孔子辞行后，便直接到齐国求见田常。

子贡对田常说：“齐国出兵攻鲁，我以为是严重的错误，因为鲁国是个难以征服的国家。鲁国城墙低，城壁厚，国土狭小，君王懦弱，大臣愚昧，百姓又厌恶战争，所以我说难以征服，相国不如伐吴。吴国城墙高、城壁厚，国土辽阔，兵精甲利，战将如云，这才容易征讨。”

田常一听，大为生气，说：“您说的困难，是一般人说的容易〔正是辩说的开端〕；您说的容易，却是一般人说的困难，为什么对我说这么荒谬的话呢？”

子贡说：“我听说‘国家内部有问题，要选择强国来攻击；相反的，国家外部有问题，则选择弱国来攻击。’打败鲁国，造成齐国疆域的扩张，只会使齐王骄傲，朝臣骄宠，功劳不在相国您个人身上，于是您在齐王心中的份量就减弱了，这完全是您出兵的不当，造成齐王高傲，大臣权重，您想要进一步成就什么大事，就困难了；更严重的是，您上与君王疏远，下与群臣争权，就连原有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所以我说不如出兵攻吴。伐吴不胜，齐国的兵力折损于战场，对您有威胁的大臣武将也消减一空。到时候，有能力掌握整个齐国的只有相国您一人了。”

田常脸色这才和缓下来，点头说道：“先生的分析虽有理，但我军已经开到鲁国边境，如果忽然命令军队伐吴，大臣们会起疑心。先生看该怎么办呢？”

子贡说：“相国先想办法拖住军队，我立即前往吴国，说服吴王为救鲁而伐齐，相国再出兵迎敌，这么一来，再聪明的大臣也不会怀疑相国的用心。”

田常一口答应。

子贡辞别田常后，立即连夜赶往吴国，对吴王夫差说：“臣听说真正的王者不会灭绝别人的世族；真正的霸主没有可畏惧的敌人。千钧虽重，但是加一铢就可动摇，今天强齐伐弱鲁，摆明了和吴国争夺霸权，对王而言是一大威胁，大王为何不伐齐以救鲁？救鲁能彰显大王救绝存亡的仁名，伐齐能得到大利，泗水一带的各个小国可因此划入吴国手中。既击破有争霸实力的强齐，又可以让强大的晋国望风臣服，还有什么比这个对吴国更有利的呢？再说大王以救鲁为名

出兵，其实是为了击破齐国，有这个名义和机会，各国诸侯再聪明也无法怀疑大王您出兵的正当性。”

吴王说：“好计！但本王曾败越于会稽，多年来句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一直想找机会报复，为除后患，待本王伐越后再救鲁。”

子贡说：“不可，越的实力好比鲁国，而吴和齐则是实力差不多的一级强国，等大王您击破越国，齐国也早已拿下鲁国了。再说大王是以存亡继绝的名义出兵伐齐，现在先讨伐小小的越国，会被看成吴国是惧怕齐国的强大，这不是大勇的表现。真正的勇者不怕困难；真正的仁者不怕一时的困顿；真正的智者不会错失良机。今天不灭越国，是对诸侯显示大王的仁德，为救鲁而伐齐，必能使晋国感受吴国国力的强大，其他诸侯也必会因吴国的强大而臣服，那么大王的霸业就来临了。如果大王实在放心不下，我愿为大王跑一趟越国，要越王出兵随大王伐齐，这样越国境内就无兵可用，大王也不用担心句践会乘机谋反。”

吴王大悦。

子贡离开吴国后，立即前往越国。越王句践听说子贡要来，立即令人清扫道路，并在三十里外亲迎子贡，奉为上宾。

越王说：“越国地处偏僻，怎敢烦劳先生亲自前来？”

子贡说：“我来之前，曾想说服吴王救鲁伐齐，但吴王想出兵却担心越国趁机攻击吴国，坚持要灭越才肯伐齐，如此，越国灭亡便在旦夕之间。我听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报仇之心，却表现得让人怀疑，这是愚笨的；如果真有雪耻之心却让人识破，这是失败的；还没有行动就让人预测到，这是危险的。这三点都是成就大事的兵家大忌。”

句践赶忙跪下来向子贡求道：“孤曾不自量力和吴战于会稽，当年战败的惨状痛入骨髓，孤日夜寝食难忘、苦心焦思，就算与吴王同归于尽也心甘情愿。”

子贡说：“吴王好大喜功，群臣早就难以忍受，再加上吴国因连年争战，军士疲敝，百姓更是怨声载道。太宰伯嚭一味讨好吴王，以满足自己私欲，这已是亡国的征兆，现在只要大王肯发兵随吴王伐齐，迎合吴王称霸的野心，以宝器赠予吴王，以卑词尊奉吴王，那么吴王一定出兵伐齐。若吴王伐齐失败，就是大王雪耻之日；若伐齐成功，吴王一定乘胜伐晋，我将晋见晋君，请晋君伐吴，吴国以精锐部队伐齐后再战强晋，一定元气大伤，这时大王就能乘机攻吴，洗雪会稽之耻。”

越王再次道谢，并赠子贡黄金百镒、宝剑一把、良矛二支，子贡坚持不接受。

离开越国后，子贡又来到吴国，对吴王说：“臣把大王的话转告句践，句践

惶恐万分，说：‘我句践年少时不得父母教诲，自不量力，得罪于吴国，在会稽挑起战争，军队覆亡，身为囚虏，国家更险些灭亡，只因吴王仁德的恩赐，才能保有祖先的宗庙和国家，对于吴王的恩德，至死不敢遗忘，怎么还有什么不当的报复之心呢？’

五天后，越王派大夫文种（春秋人，字会，辅句践灭吴）至吴，文种跪拜吴王说：“东海践臣句践的使者文种特地前来拜见大王，句践听说大王为伸张正义救鲁伐齐，特派下臣文种奉上先人所收藏的盃甲二十副，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为大王壮军威，另精选国内士兵三千人，恳请准许贱臣句践披甲带剑，率军随大王出征，为大王先锋率先杀敌。”

吴王听了非常高兴，将句践愿意随军出征的事告知子贡。子贡说：“不可，王已让越国全部士兵随军出征，如果再答应越王的请求，就有些过份了，不如辞谢越王。”

吴王依子贡所言。

吴王出兵伐齐后，子贡又赶往晋国，对晋君说：“臣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吴伐齐，若齐王获胜；句践一定会乘机洗雪会稽之耻；若吴获胜，一定趁势加兵晋国。”

晋君大惊，问子贡：“那怎么办才好？”

子贡说：“你应该立刻召集军队，以逸待劳来应付强敌。”

子贡回到鲁国后，吴王与齐兵战于艾陵，大破齐军，生擒齐将七名，果然没有返吴的打算，想乘胜攻晋，与晋军相遇于黄池，晋人大败吴军。越王听说吴王惨败，立即出兵偷袭吴国，在离吴都七里的地方扎营。吴王听说句践发兵攻吴，立即下令班师回朝，与越王战于五湖，三战皆败，于是句践围吴王宫，杀夫差及伯嚭，终于洗雪会稽之耻，句践在灭吴三年后，完成称霸诸侯的心愿。

子贡靠一张嘴，存鲁、乱齐、灭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间五国的情势皆起了剧烈的变动。

〔梦龙评〕子贡穿梭游说五国君王间，真可称得上是纵横家的开山祖师，完全没有一丝圣人仁义的门风。

728. 鲁仲连

【原文】 秦国赵邯郸，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间入邯郸，欲与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适在赵，闻之，见平原君胜。胜为介绍，而见之于辛垣衍。鲁连见辛垣衍而无言。辛垣衍曰：“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观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也？”

鲁连曰：“秦弃礼义、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肆然而为帝，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辛垣衍曰：“助之奈何？”鲁连曰：“吾将使梁及燕助之，齐、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吾不知，若梁，则吾乃梁人也，先生恶能使梁助之耶？”鲁连曰：“梁未睹秦称帝之害故也。使睹秦称帝之害，则必助赵矣。”辛垣衍曰：“秦称帝之害奈何？”鲁连曰：“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至，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斩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则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独未见夫仆乎？十人而从一人者，宁力不胜、智不若耶？畏之也。”鲁连曰：“梁之比于秦若仆耶？”边批：激之。辛垣衍曰：“然。”鲁连曰：“然则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边批：重激之。辛垣衍怏然不悦，曰：“嘻！亦太甚矣！先生又恶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鲁连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纣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于纣。纣以为恶，醢鬼侯。鄂侯争之急，辩之疾，并脯鄂侯。文王闻而叹息，拘于羑里之库百日，而欲令之死。曷为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齐湣王将之鲁，夷维子执策而从，谓鲁人曰：‘子将何以待吾君？’鲁人曰：‘吾将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维子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诸侯避舍，纳管键，摄衽抱几，视膳于堂下，天子已食，退而听朝也！’鲁人投其钥，不果纳。将之薛，假途于邹。当是时，邹君死，湣王欲入吊。夷维子谓邹之孤曰：‘天子吊，主人必将倍殡柩，设北面于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吊也。’邹之群臣曰：‘必若此，吾将伏剑而死！’故不敢入于邹。邹、鲁之臣，生则不能事养，死则不得饭含，边批：为齐强横故。然且欲行天子之礼于邹、鲁之臣，不果纳。今秦万乘之国，梁亦万乘之国，交有称王之名，睹其一胜而胜，欲从而帝之，是使三晋之大臣，未如邹、鲁之仆妾也！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予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谄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将军又何以得故宠乎？”于是辛垣衍起，再拜谢曰：“吾乃今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去，不敢复言帝秦矣！”秦将闻之，为却军五十里。

苏轼曰：“仲连辩过仪、秦，气凌髡、衍，排难解纷，功成而逃赏，实战国一人而已！”穆文熙曰：“仲连挫帝秦之说，而秦将为之却军，此《淮南》之所谓‘庙战’也！”

【译文】 秦兵围攻赵都邯郸，诸侯都不愿意出兵救赵。魏王派客将辛垣衍（复姓辛垣，《资治通鉴》作新垣衍）由小道入邯郸城，想与赵王约好共尊秦王为帝。

鲁仲连（战国齐人，好策划，为人正直，操守高）当时正好在赵国，听说魏国想游说赵王尊秦王为帝，就去见平原君（战国赵武灵王儿子，名胜，对于平原，故号平原君），平原君就介绍鲁仲连与辛垣衍两人见面。

鲁仲连见了辛垣衍，竟一言不发。辛垣衍说：“我本以为凡是住在邯郸的人，都是为有求于平原君而来。但我仔细观察先生的举动，并非有求于平原君，真不知道先生为什么待在城内久住不走？”

鲁仲连说：“秦国是个背弃礼义，只知崇尚斩首的战功，用权术操纵士大夫，把百姓当奴隶般使唤的国家，秦王果真称帝，那我宁可投东海而死，因为我不忍心作秦王的顺民。今天我来见将军，目的就是想对赵国有所帮助。”

辛垣衍说：“请问先生要怎样帮赵国呢？”

鲁仲连说：“我准备再说服魏、燕两国援赵，而齐、楚两国已经答应了。”

辛垣衍说：“燕国的动向我不清楚；至于魏，我是魏国人，不知先生要如何使魏援赵？”

鲁仲连说：“这是因为魏国还没有看见秦国称帝的害处，假使能明了其中的害处，魏王一定会发兵救赵。”

辛垣衍说：“秦王称帝的害处在哪里呢？”

鲁仲连说：“以前齐威王推行仁政，率天下诸侯朝拜周天子。当时的周朝既穷又弱，天下诸侯都不肯朝贡，只有齐国肯称臣进贡。但过了一年多，周威烈王驾崩，诸侯都前去吊丧，可是齐国却最后到达。周朝大怒，派使臣警告齐王说：‘天子驾崩，新即位的天子服丧，而东藩之臣齐国的田婴竟迟来奔丧，依法当处斩。’齐威王一听，生气的说：‘呸！周王只不过是一个贱婢所生的奴才！’整个事件成了个大笑话。齐国在周天子生前朝拜他，死后却如此咒骂他，实在是因为做不到周天子所要求的诸侯义务。对真正的天子尚且如此，你以为把秦奉为天子不会发生类似的笑话吗〔激他〕？”

辛垣衍说：“先生难道没有见过仆人吗？十个人服侍一个人，并不是真的因为力气和智慧不如主人，而是出于畏惧。”

鲁仲连说：“那么魏国和秦国的关系，就如同主、仆吗〔激他〕？”

辛垣衍说：“是的。”

鲁仲连说：“好！我要叫秦王杀魏王，把魏王剁成肉酱〔再激他〕！”

辛垣衍很不高兴，说：“先生也未免太夸大了，你又怎能叫秦王杀魏王呢？”

鲁仲连说：“我当然做得到，请将军听我解释，古时鬼侯（《史记》作九侯）、鄂侯、文王，是殷纣王的三公。鬼侯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于是献给纣王，可是纣王却不喜欢她，结果纣王就把鬼侯杀了，剁成肉酱。鄂侯为这件事向纣

王谏言、辩论，结果纣王又把鄂侯杀死，晒成肉干。文王听说这两件惨事以后，忍不住长叹一声，结果竟被纣王囚禁在羑里的仓库里，准备一百天后就杀他。这不就正是有拥护人为帝王，结果反倒被杀死、晒成肉干、剁成肉酱的事吗？

“齐闵王要去鲁国时，夷维子负责驾车，他对鲁国人说：‘你们要如何接待我的国君呢？’鲁人说：‘我们准备用十头牛款待你们国君。’夷维子说：‘我国国君是天子，天子到各地巡行狩猎时，诸侯都要搬出王宫住在外面，交出国库的钥匙，并且撩起衣裳，端着桌几亲自在殿堂下侍候天子进餐，天子吃完，诸侯才能退下。’鲁人一听，就不让齐闵王入境，以致齐王只有改从邹国前往薛国。

“正巧碰到邹君逝世，齐闵王要去吊丧，夷维子对邹君手下说：‘天子来吊丧，丧家必须把灵柩由应该坐北朝南，然后请天子立于南方之位祭吊。’邹国的臣子说：‘如果一定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宁可伏剑而死。’因此齐闵王君臣也不敢进入邹国。邹、鲁两国的臣子，虽迫于齐国的淫威当君主在世时不得奉养〔因为齐横强之故〕，君主死了不得含殓，但是要以他们行朝拜天子的大礼，他们仍不肯让齐闵王进入自己的国家。

“今天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魏也是万辆大国，两国互相称帝称王，但是见秦国打了一场胜仗，就想尊秦王为帝，这是三晋的一干文武大臣，还远不如邹、鲁这两个小国的臣民气节高尚。再说秦王称帝之后，必定更换诸侯大臣，罢黜他所谓的不肖臣子，把官位赐给他心目中的贤臣子；削夺他所憎恨的人的官职，任命他所喜欢的人为官。同时也一定会要他的女儿作诸侯的妃子住在魏宫，魏王又怎能耳根清静，而将军又怎能常享荣宠呢？”

辛垣衍听完鲁仲连这番话，立刻起身拜谢说：“我一直以为鲁先生只是个平凡人，现在我才明白先生是天下奇人。我现在就回魏国，再也不谈论尊秦王为帝的事。”

秦国将军听说这事后，立刻下令秦军后退五十里。

〔梦龙评〕苏轼说：鲁仲连的辩才超过张仪、苏秦，气势驾凌淳于髡（战国齐人，有辩才）、公孙衍，排除国境解救危难，达成使命却不居功邀赏，在战国谋士中才智操守无人可比。

穆文熙说：鲁仲连把不能尊秦为帝的理由说得淋漓尽致，使得秦将退军五十里，这就是《淮南子》所说的“庙战”。

729. 虞 卿

【原文】 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引兵而归，因使人索六城于赵而讲。赵计未定，楼缓新从秦来，赵王与楼缓计之曰：“与秦城何如？不与何如？”楼缓辞让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虽然，试言公之私。”楼缓曰：“王亦闻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于鲁，病死，妇人为之自杀于房中者二八人，其

母闻之，不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于长者薄，而于妇人厚。’故从母言之，为贤母也；从妇言之，必不免于妒妇也。故其言一也，言者异，则人心变矣。今臣新从秦来，而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王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之，不如予之。”王曰：“诺。”虞卿闻之，入见王。王以楼缓言告之。虞卿曰：“此饰说也！”王曰：“何谓也？”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王以其力尚能进，爱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资之，是助秦自攻也。来年秦复攻王，王无以救矣！”

王以虞卿之言告楼缓。楼缓曰：“虞卿能尽知秦力之所至乎？诚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弹丸之地犹不予也。今秦来复攻，王得无割其内而媾乎？”王曰：“诚听子割矣，子能必来年秦之不复攻我乎？”楼缓对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日三晋之交于秦，相善也，今秦释韩、魏而独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韩、魏也。今臣为足下解负亲之攻，启关通币，齐交韩、魏。至来年，而王独不取于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韩、魏之后也。此非臣之所以敢任也！”王以楼缓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楼缓言‘不媾，来年秦复攻王’，得无更割其内而媾？今媾，楼缓又不能必秦之不复攻也，虽割何益？来年复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陞而媾也。此自尽之术也！不如无媾。秦虽善攻，不能取六城；赵虽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归，兵必罢。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罢秦，是我失之于天下，而取偿于秦也，吾国尚利；孰与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楼缓曰：‘秦善韩、魏而攻赵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韩、魏也’，是使王岁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尽矣。来年秦复求割地，王将予之乎？不予，则是弃前资而挑秦祸也；与之，则无地而给之。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听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赵也。以益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赵，其计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心。其求无已，而王之地有尽；以有尽之地，给无已之求，其势必无赵矣！故曰：此饰说也，王必勿与！”王曰：“诺。”

楼缓闻之，入见于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楼缓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秦、赵构难，而天下皆说，何也？曰：我将因强而乘弱。今赵兵困于秦，天下之贺战胜者，则必在于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将因秦之怒，乘赵之敝而瓜分之。边批：主连衡者皆持此说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赵且亡，何秦之图？王以此断之，勿复计也！”虞卿闻之，又入见王曰：“危矣，楼子之为秦也！夫赵兵困于秦，又割地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于王，王以六城赂齐。齐、秦之深仇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击秦也。齐之听王，不待辩之毕也。是王失于齐，而取偿于秦，一举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赵矣。楼缓闻之，逃去。

从来议割地之失，未有痛切快畅于此者。

【译文】 秦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向赵国索取六城，做为和谈的条件，赵王还没有决定，这时楼缓（战国赵人，原为赵臣，后往秦国任秦相）从秦国回来，于是赵王就和他商量：“你认为给秦城好呢？还是不给好呢？”

楼缓推辞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

赵王说：“没关系，就说说你个人的看法好了。”

楼缓于是说：“我想王一定知道公甫文伯（春秋末年人，鲁国上卿）母亲的事吧？公甫文伯在鲁国做官，当他病死后，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他母亲知道儿子的死讯后并没有哭，有个老仆说：‘世上哪有儿子死了不哭的道理？’他母亲说：‘孔子是圣人，当被鲁国放逐时，我的儿子并没有跟随孔子一起离开，现在我儿子死了，竟有十六位妇人为他自杀，可见他不懂得轻近贤人，心思却摆在女人身上。’

“做为一位母亲能说出这种话，就知道是位贤母，但若是由他妻子口中说出，别人一定会误会在吃醋。所以，同样一句话，由于说话的人不同，听的人反应也不同。现在臣刚从秦国回来，如果臣说不要答应秦的要求，就不算是为君王献计；如果说给秦六城，又怕君王误会臣是秦王说客，所以臣才不敢回答。假使君王一定要臣拿个主意，臣认为最好还是给秦六城！”

赵王说：“好。”

虞卿（《战国策》作虞庆、赵国上卿）知道后，就去晋见赵王，赵王把楼缓的话告诉他，他说：“楼缓在巧辩。”

赵王说：“怎么说呢？”

虞卿说：“君王认为，秦攻赵是由于力气耗尽而撤兵？还是仍有进攻能力，只为保留您的情面才撤兵呢？”

赵王说：“秦兵进攻时已动用全部兵力，必然是因为兵疲才撤兵。”

虞卿说：“秦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没攻下赵国一城，最后因为精疲力竭而撤兵，现在君王竟愿意割让秦兵所不能攻下的六城，这是帮助秦兵攻打赵国，假使明年秦兵再入侵，那赵国就真的没救了。”

赵王把虞卿的话告诉楼缓，楼缓说：“虞卿能完全了解秦国真正的实力吗？

如果不割这区区六城之地给秦，明年若秦兵再攻赵国，恐怕要割让的就不只是六城。”

赵王说：“寡人愿意采纳贤卿的意见割城，但贤卿能否保证秦兵不再攻赵呢？”

楼缓说：“臣不敢保证。以前三晋跟秦国建交，韩、赵、魏和秦的邦交都很好。如今秦只发兵攻赵，这就证明君王对待秦国，远不如韩、魏殷勤友善。现在臣为君王化解，但若往后赵国自己又背弃盟约，并且大开关卡，派使者跟韩、魏修好，惹来秦兵再次攻赵，那就证明君王对秦王远不如韩、魏两国忠诚，所以臣不敢保证。”

赵王又把楼缓的话告诉虞卿，虞卿说：

“楼缓说如果不割城讲和，明年秦兵会再攻赵，到那时还要割更多的城池给秦。但现在如果割城讲和，楼缓又不能保证秦兵不再入侵，所以即使割城给秦，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来年秦兵再攻赵，再割秦兵所攻不下的城池讲和，这是赵国自取灭亡，所以不如根本不讲和。

“秦国武力虽强，却攻不下赵国六城；赵军虽弱，但也不致于一战失陷六城。秦国既然由于力竭而撤兵，那现在的秦兵一定疲累不堪，假如赵国现在用六城和天下诸侯结盟，趁机攻打秦国，就等于把割让给诸侯的土地再从秦国取回来，您说，是这么做有利，还是割地助长秦国威势而削弱自己力量有利呢？”

“现在楼缓说：‘秦攻赵是因为君王事秦不如韩、魏恭顺。’这等于要君王用六城来事秦，假如明年秦再要求土地，请问君王要不要给呢？假如不给，就等于自毁割六城的邦交，再次挑起祸端；如给，赵国还有多少城可以给呢？俗语说：‘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现在若听秦摆布，让秦不发一箭而得六城，这是壮大秦国削弱自己的做法。

“秦是狼虎之国，君臣不讲信义，秦王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但君王的土地有限，以赵国有限的土地来应付秦国无尽的欲望，很快的，赵国就完全没有了，所以臣认为楼缓是巧辩，王千万不能答应割城！”

赵王说：“贤卿分析得极有道理！”

楼缓听到消息后又晋见赵王，他说：

“虞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赵交战，天下诸侯都乐在心里，这是出于‘我将依附在强者之后趁机欺凌弱者’的心理。今天秦败赵军，天下诸侯必会纷纷派使者到秦国恭贺胜利者，如果赵国不赶紧割地求和，取悦秦国，进而缓和秦、赵之间的关系，并借此让虎视一旁的各国相信秦、赵已成盟国，恐怕天下诸侯会利用秦对赵的愤怒，乘赵国疲惫不堪时瓜分赵国土地。到时赵国都已灭

亡了〔主张连横者，皆持此说以为恐吓，却被虞卿喝破〕，还侈谈什么结盟诸侯呢？希望君王不要再三心二意。”

虞卿听了楼缓的话以后，又晋见赵王说：

“楼缓完全为秦国设想，这实在太可怕了。赵败于秦又割地求和，这只会更使天下诸侯怀疑秦、赵之间的关系，哪里能取悦秦国而依靠秦国的威势立国呢？这不是更摆明了告诉天下诸侯，赵国衰弱不堪、屈辱求和的弱者模样？再说臣不主张割地，并非只是消极的不给而已，而是有反击的策略在里头。秦向赵索六城，君王可以用六城贿赂齐国，加深齐、秦两国的仇恨，齐王得六城后，就会与我军合力攻秦，那时齐国绝对会听从王的号令，这是必然的道理。等于是把给齐国的土地由秦国那儿取回，并且一举和三个大会盟，而秦、赵优劣的情况马上完全改观。”

赵王说：“贤卿分析得极为高明。”

于是赵王派虞卿东去齐国，缔结盟约合力攻秦。虞卿还没有从齐国回来，秦国的使臣已经来到赵国重新谈判，楼缓马上闻风而逃。

〔梦龙评〕古来议论割地求和的弊端，没有像虞卿这般痛快淋漓的。

730. 苏 代

【原文】 雍氏之役，韩征甲与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苏代。苏代曰：“何患焉！代能为君令韩不征甲与粟于周，又能为君得高都。”周君大悦，曰：“子苟能，寡人请以国听。”苏代往见韩相国公仲，曰：“公不闻楚计乎？昭应谓楚王曰：‘韩氏罢于兵，仓廩空，无以守城。吾攻之以饥，不过一月，必拔之。’今围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应之计矣。今公乃征甲与粟于周，是告楚病也。昭应闻此，必劝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与周？”公仲怒曰：“吾无征甲与粟于周，亦已多矣，何为与高都？”代曰：“与之高都，则周必折而入于韩。秦闻之，必大怒，而焚周之节，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公仲曰：“善！”不征甲与粟于周，而与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田需死，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则相者以谁而君便之也？”昭鱼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请为君北见梁王，必相之矣！”昭鱼曰：“奈何？”代曰：“若其为梁王，代请说君。”昭鱼曰：“奈何？”对曰：“代也从楚来，昭鱼甚忧。代曰：‘君何忧？’曰：‘田需死，吾恐张仪、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忧也。梁王，长主也，必不相张仪。张仪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齐而左魏。犀首相魏，

必右韩而左魏。梁王长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则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为非固相也，皆将务以其国事魏，而欲丞相之玺。以魏之强，而持三万乘之国辅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先见梁王，以此语告之，太子果自相。

【译文】 魏相田需死了，楚相昭鱼（即昭奚恤）对苏代（战国洛阳人，苏秦弟）说：“田需死了，我担心张仪、薛公（战国赵人，曾隐居于卖浆人家，为魏公子无忌所敬重）、公孙衍等人中有一人出任魏相。”

苏代说：“那么你认为由谁作魏相，对你比较有利呢？”

昭鱼说：“我希望由太子（即魏昭王）自己出任宰相。”

苏代说：“我为你北走见魏王，必能使太子出任宰相。”

昭鱼说：“先生要怎么说呢？”

苏代说：“你当魏王，我来说服你。”

昭鱼说：“你要怎么说服我呢？”

苏代说：“臣这次由楚国来时，楚相昭鱼非常担忧，臣问他：‘相国忧心什么？’昭鱼说：‘魏相田需死了，我担心张仪、薛公、犀首（原为古官名，因公孙衍曾任此官，后为公孙衍别称）等人必有一人出任宰相。’臣说：‘相国不用担心，魏王是位明君，一定不会任用张仪为相，因为张仪出任魏相，就会亲秦而远魏；薛公为魏相，必会亲齐而远魏；犀首为魏相，必会亲韩而远魏。魏王是明君，一定不会任命他们为相。’臣又说：‘最好由太子自己出任宰相，因为他们三人知道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出任宰相只是暂时性的，为想得到宰相的宝座，他们必会极力拉拢与自己亲近的国家与魏结交，凭魏国强大的国势，再加上三个万乘之国的盟邦极力靠拢，魏国必然安全稳固，所以说不如由太子出任宰相。’”

于是苏代北去见魏王，惠王果然任命太子为宰相。

楚国攻打韩国的雍氏（地名），韩国向西周调兵征粮，周天子感到十分苦恼，就跟苏代商量。

苏代说：“王何必烦恼呢？臣能替大代王解决这难题。臣不但能使韩国不向西周调兵征粮，还能让王得到韩国的高都（又作郛都，在今河南省洛阳县西南）。 ”

周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的说：“如果贤卿能为寡人解难，那么以后寡人的国事都听从贤卿的意见。”

于是苏代前往韩国，拜见相国公仲侈说：“难道相国没有听说楚国的计划吗？楚将昭应曾对楚怀王说：‘韩国因连年争战，兵疲马困，仓库空虚，没有力量固

守城池。假如我军乘韩国粮食不足时，率兵攻打韩国的雍氏，那么不用一个月就可以占领雍氏了。’如今楚国围雍氏已有五个月，可是仍然没能攻下，这也证明楚国已疲惫不堪，而楚王也开始怀疑昭应的说法。现在相国竟然向西调兵征粮，这不是明明告诉楚国，韩国已经精疲力竭了？昭应知道以后，一定会请楚王增兵包围雍氏，雍氏就守不住了。”

公仲侈说：“先生的见解很高明，可是我派的使者已经出发了。”

苏代说：“相国为什么不把高都送给西周呢？”

公仲侈很生气的说：“我不向西周调兵征粮已经够好了，凭什么还要送给西周高都呢？”

苏代说：“假如相国能把高都送给西周，那么西周一定会与韩国邦交笃厚。秦国知道后，必然大为震怒，而焚毁西周的符节（在春秋战国时代，使者出使都要带符节，以便核对验证。所以焚烧符节，就代表两国断绝邦交），断绝使臣的往来。换句话说，相国只要用一个贫困的高都，就可以换一个完整的西周，相国为什么不愿意呢？”

公仲侈说：“先生的确高明。”

于是公仲侈决定不但不向西周调兵征粮，并且把高都送给西周，楚国也就退兵而去。

731. 陈 轸

【原文】 陈轸去楚之秦。张仪谓秦王曰：“陈轸为王臣，常以国情输楚。仪不能与从事，愿王逐之，即复之楚，愿王杀之！”王曰：“轸安敢之楚也！”王召陈轸告之曰：“吾能听子，子欲何之？请为子约车。”对曰：“臣愿之楚。”王曰：“仪以子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轸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顺王与仪之策，而明臣之楚与否也。楚人有两妻者，人谄其长者，长者詈之；谄其少者，少者许之。居无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谄者曰：‘汝取长者乎，少者乎？’‘取长者。’客曰：‘长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为取长者？’曰：‘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阳，贤相也。轸为人臣，而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以此明臣之楚与不！”轸出，张仪入，问王曰：“陈轸果安之？”王曰：“夫轸，天下之辩士也，熟视寡人曰：‘轸必之楚。’寡人遂无可奈何也。寡人因问曰：‘子必之楚也，则仪之言果信也。’”轸曰：“非独仪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里者，善妇也。臣不忠于王，楚何以轸为

忠？忠且见弃，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为然，遂善待之。

【译文】 陈軫（战国楚人，游说之士）离开楚国前往秦国，这时张仪对秦惠王说：“陈軫身为臣子，竟然经常把秦国的国情透露给楚国。臣不愿和这种人同朝共事，希望大王能把他赶出朝廷。如果他说想要回楚国，那大王就该把他杀掉！”

秦惠王说：“陈軫怎么敢明说要回楚国去呢？”

接着召来陈軫说：“寡人愿意尊重贤卿的意见，只要贤卿说出愿意前往的国家，寡人立即命人为贤卿准备车马。”

陈軫回答说：“臣愿意回楚国。”

惠王说：“张仪认为你一定会回楚国，而寡人也料到你将回楚国。再说你如果不去楚国，又能在哪儿安身呢？”

陈軫说：

“臣离开秦以后，一定特意回到楚国，一方面顺从大王和张仪的策略，而且可以表明臣以前是否和楚国有私下的交道。有个楚国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人去调戏年纪较大的妻子，她就骂这人登徒子（好色之人）；那个登徒子去挑逗年轻妻子时，她却欣然接受。没多久，楚人死了，有客人问登徒子说：‘在这两个寡妇中，你会娶年纪大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呢？’登徒子说：‘我娶年纪大的！’客人问：‘年纪大的曾经骂过你，而年轻的那位却顺从你，你为什么反倒要娶年纪大的呢？’登徒子说：‘当他们是别人妻子时，我希望她们能接受我的挑逗；但是一旦是我的妻子，我就喜欢当初拒绝我的那位。’

“现在楚王是位贤明的君王，而宰相昭阳也是位贤臣。我陈軫身为大王的臣子，如果经常把国事泄漏给楚王，那么楚王此次必定不会收留臣，而昭阳也不会愿意跟臣同朝共事，如此就可明白臣以前是否和楚国有所私通了。”

陈軫离宫后，张仪就问秦王：“请问大王，陈軫到底要去哪里？”

秦王说：“陈軫真是天下一流的雄辩家，他注视一下寡人说：‘臣一定会回楚国的！’寡人对他也无可奈何。寡人接着问他说：‘你既然打算会回楚国，那张仪的话就可以相信了。’陈軫说：‘不但张仪知道我会回楚，随便哪个人也都知道。从前伍子胥对君王很忠贞，天下君王都希望他做自己的臣子；孝己孝敬他的双亲，因此天下父母都希望他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当人卖仆妾时，如果邻居肯买，那就证明是好仆妾；被休了的妻子，如果改嫁到本乡，就证明她是位好妻子。臣如果不忠于王，那楚王又要臣做什么？臣如此忠君爱国，仍然得不到大王的信任，那臣不回楚国，又将去哪里？’”

于是秦王慰留陈軫，并善加对待。

【原文】 秦攻赵。赵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于齐。齐人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太后不可。齐师不出。大臣强谏，太后怒甚，曰：“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请见，曰：“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之，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愿及臣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太后曰：“君过矣！不如长安君之甚！”左师曰：“父母爱其子，则为之计深远。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哭，念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则祝之曰：‘必勿使反！’岂非为之计长久，愿子孙相继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师曰：“今三世以前，至于赵王之子孙为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侯则不善！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媼尊长安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赵，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哉？”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师乃出，秦师退。

【译文】 赵孝成王刚登位，年纪尚轻，赵太后（惠文王之后）掌理朝政，秦国就发兵攻赵，情况非常危急。赵国向齐国求援，齐王说：“一定要用长安君（孝成王同母弟）作人质，齐国才愿意出兵救赵。”可是太后不答应。

大臣们都极力劝谏，太后却明白的告诉侍臣说：“如果再有人劝我要长安君做为齐国人质，我就往他脸上吐口水！”

这时左师（官名）触龙（战国赵人）请见赵太后说：“臣有一个小儿子名叫舒祺，年纪小没有出息，但臣却很疼爱他。现在臣年纪大了，希望能让他补卫士缺来保卫王宫，臣冒死向太后提出这请求。”

赵太后说：“男人也会这么疼爱小儿子吗？”

左师说：“比做母亲的还要疼爱呢！”

赵太后笑着说：“母亲才疼得厉害！”

左师说：“臣以为太后疼爱燕后远超过爱长安君。”

赵太后说：“你错了，我疼爱燕后远不如爱长安君。”

左师说：“父母既然疼爱子女，就要替他们作长远计划。当燕后出嫁时，太后拉着燕后哭，为她的远离而悲伤，这该算是很疼爱她的了。她既然已经出嫁了，虽说每天都在想念她，可是在祭祀时，却一定要为她祝福说：‘不要让她回来！’这是为她的长远作打算，希望她的子孙能继承王位。”

赵太后说：“是的。”

左师说：“现在追溯三代以前，赵国开国时子孙被封侯的，今天有还存在的吗？”

赵太后说：“没有了。”

左师说：“这其实是和他们身份地位与功迹的不成比例有关，所以灾祸来得快一些的，第一代就遭殃了；就算灾祸出现得慢些，迟早也要落到后代子孙身上。难道国君的子孙一定都是坏的吗？只因为他们爵位高但无功迹，俸禄厚但不做事，所拥有的宝器多。现在太后一再提高长安君的爵位，把肥沃的土地都封给他，又赐给他许多国宝，假如不乘现在让他为国立功，有一天太后崩逝，长安君如何在赵国立足呢？臣觉得太后不曾替长安君作久远打算，所以臣才认为，太后爱长安君远不如爱燕后。”

太后说：“好吧！就随你们的意思，派他到齐国作人质吧！”

于是赵国替长安君准备了一百辆兵车随长君到齐国作人质，齐国发兵救赵，秦军退。

733. 庸 芮

【原文】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贍，何暇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译文】 秦宣太后（惠王之后，昭襄王之母）特别宠爱魏丑夫，太后重病将死，下令说：“日后你们为我办后事时，必须让魏丑夫殉葬！”

魏丑夫听后很害怕，就赶紧和朝臣庸芮商量。

庸芮对宣太后说：“太后认为人死了以后，还能有知觉吗？”

宣太后说：“没有知觉。”

庸芮说：“像太后这样贤慧的人，明知人死后不再有知觉，那为什么要把自己生前所宠爱的人殉葬在已经毫无知觉的死人旁边呢？假如人死后还能有知觉，那先王对太后这些年来的行为，所郁积的愤怒已经很久了，届时太后补救过失恐怕还来不及，哪还有宠爱魏丑夫的时间呢？”

宣太后说：“贤卿说得很对！”

于是打消以后要魏丑夫殉葬的意思。

734. 狄仁杰

【原文】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狄仁杰从容言于太后曰：“姑侄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若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乃寤。

议论到十分醒快处，虽欲不从而不可得。庐陵反正，虽因鹦鹉折翼及双陆不胜之梦，实姑侄母子之说有以动之。凡恋生前，未有不计死后者。○时王方庆居相位，以其子为眉州司士参军。太后问曰：“君在相位，子何远乎？”对曰：“庐陵是陛下爱子，今犹在远；臣之子，安敢相近？”此亦可谓善讽矣。然慈主可以情动，明主当以理格，则天明而不慈，故梁公辱昌宗而不怒，进张柬之而不疑，皆因其明而用之。

【译文】 武则天（唐高宗之后，高宗崩中宗立，后临朝听政，后废中宗、睿宗自立为帝，改国号周）想在武承嗣（官累至左相）、武三思（武后侄，善逢迎）中立一人为太子。

狄仁杰（太原人，字怀英）知道武后的想法，就对武后说：“姑侄与母子，哪两种关系较为亲密？陛下立自己儿子为太子，那么即使太后崩逝后，仍能拥有自己的宗庙，享受万代子孙太牢的供奉，若太后立武三思等人为太子，三思是太后侄儿，臣从未听说侄儿成为天子后，会在太庙中供奉姑妈。”

太后于是打消立武三思为太子的念头。

〔梦龙评〕狄仁杰对武后所说的这番话，真是一针见血，说到武后心中痛处，武后想不理会都不行。武后后来立庐陵为太子，虽说和梦到鹦鹉折断翅膀以及玩双陆棋不胜的梦境有关，但实际上却是被狄仁杰这番姑侄、母子的劝诫所打动。大凡生前贪恋荣乐的人，很少不在意死后的尊荣。

王方庆位居宰相时，武后也曾询问他，何以会允许自己的儿子被派赴眉州当司士参军（官名，唐于州设置司士参军掌桥梁、住屋建造），王方庆回答说：“庐陵是陛下疼爱的儿子，尚且远在异州，臣的儿子怎敢留在身边？”这也可说是对武后的一次很好的讽谏。

然而，有仁厚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动之以情；有明理的君王，人臣进谏可以说之以理。所以狄仁杰虽曾以言辞侮辱张昌宗（张易之弟，貌美通晓音律，深得武后宠信）而不会因此激怒武后，举用张东之（襄人，字孟将）而不被武后疑心不忠，就针对为武后明理的一面来劝谏。

735. 陆贾 齐地王先生

【原文】 平原君朱建，为人刚正而有口。辟阳侯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及建母死，贫未有以发丧。方假贷，陆贾素善建，乃令建发丧，而身见辟阳侯，贺之曰：“平原君母死。”边批：奇语。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贾曰：“前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当相恤其灾危。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矣！”辟阳侯乃奉百金祝。列

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赍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吕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困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闾孺，说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含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于帝？帝听，出辟阳侯，太后大欢，两主俱幸，君之富贵益倍矣！”于是闾孺大恐，从其计，言帝。帝果出辟阳侯。辟阳侯始以建为背己，大怒。及其出之，乃大惊。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辟阳侯于诸吕至深，而卒免于诛，皆陆生、平原君之计画也。

不但陆贾、朱建智，辟阳侯亦智！

梁孝王既刺杀袁盎，事觉，惧诛，乃赍邹阳千金，令遍求方略以解。阳素知齐人王先生，年八十余，多奇计，即往求之。王先生曰：“难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诛，诚难解也！子今且安之？”阳曰：“邹、鲁守经学，齐、楚多辩智，韩、魏时有奇节，吾将历问之。”王先生曰：“子行矣，还，过我而西。”阳行月余，莫能为谋者。乃还过王先生，曰：“臣将西矣，奈何？”先生曰：“子必往见王长君。”邹阳悟，辄辞去，不过梁，径至长安，见王长君。长君者，王美人兄也。阳乘间说曰：“臣愿窃有谒也。臣闻长君弟得幸后宫，天下无有，而长君行迹多不循道理。今陛下穷竟袁盎事，即梁王恐诛，太后怫郁，无所发怒，必切齿侧目于贵臣，而长君危矣！”长君瞿然曰：“奈何？”阳曰：“第能为上言，得无竟梁事，则太后必德长君，金城之固也。”长君如其计，梁事遂寝。

朱建一篇程文抄得恰好。不唯王先生智，邹阳亦智。

【译文】 汉朝人平原君朱建（楚人，曾为淮南王黥布丞相，汉杀黥布，赐朱建号平原君）为人刚正有智谋。深受吕太后（惠帝后）宠爱的辟阳侯（汉朝审食其的封号）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却屡次推托，不肯与他见面。

平原君母亲去世时，因家贫无力出殡，想向亲友告贷，料理母亲后事。

陆贾（楚人，有辩才）是平原君的好友，就要平原君先料理丧事，不必担心丧葬的费用。说完陆贾就去见辟阳侯，说：“贺喜侯爷！平原君的母亲死了。”

辟阳侯说：“平原君的母亲去世，为什么要恭喜我呢？”

陆贾说：“从前侯爷想结交平原君，平原君一直借口推辞，就是他母亲的缘故。真正的朋友要能济助对方的危难。现在平原君因家贫无力为母亲料理后事，只要侯爷能致赠丰厚的奠仪，以平原君的为人，日后他一定会为侯爷效死命的。”

于是辟阳侯命人致赠百金，其他王侯一看辟阳侯如此的厚礼，也跟着致奠五百金以上。

过了一段时日，有人密告辟阳侯与吕太后私通，惠帝想下令杀他，吕太后自己不好意思出面为辟阳侯求情，而朝中大臣早就对辟阳侯的骄宠看不顺眼，没有人愿意为他向皇帝求情，辟阳侯眼看命在旦夕，急忙派人向平原君求救。

平原君推辞说：“现在情势对侯爷不利，最好不要见面。”

然而平原君却求见惠帝的宠臣閼孺（无才能，仅以婉媚得宠），对他说：“你受惠帝宠爱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今日辟阳侯若被杀，天下人会认为是在皇上耳边进谗言，辟阳侯一死，太后一定怨你在心，也会找机会杀你，你何不在皇上面前为辟阳侯脱罪，皇上要是能听你的话而留辟阳侯一命，太后一定非常高兴，日后你岂不是得皇上、太后二人的宠爱，你所享的荣华显贵更要胜过今日不知多少倍呀！”

閼孺担心得罪太后，于是就依平原君所说游说惠帝，惠帝果然释放辟阳侯。

当辟阳侯想见平原君被拒时，以为平原君背弃自己，非常生气，等到出狱后，对平原君的计谋大为佩服。吕太后驾崩后，大臣大肆诛杀吕姓诸侯，辟阳侯和吕姓诸侯往来密切，而终能免于被诛，不得不归功陆贾、平原君的计谋。

〔梦龙评〕说起来，聪明的不只是陆贾、朱建而已，其实辟阳侯亦是有眼光的人。

汉朝时梁孝王杀袁盎（楚人，字丝）的事被人举发，害怕因罪被杀，就请邹阳（临淄人，有智谋）带着黄金千两寻访谋士谋求对策。

邹阳早就听说齐人王先生，虽已八十多岁但足智多谋，就前去拜访他。

王先生说：“这事难啊！君臣间有私怨，臣下多半会遭到诛杀的命运，实在很难化解，你打算怎么办呢？”

邹阳说：“我将往东走，邹、鲁等国不乏饱学之士，齐、楚以辩士多而闻名，韩、魏也常有奇能异才之人，我将一一的拜访他们。”

王先生说：“那你就去吧！回来时再到我这儿一趟。”

邹阳寻访了一个多月毫无所获，于是又去见王先生，说：“我找不到能出奇计的人，看来只有回国了。”

王先生说：“你回去后一定要去见王长君。”

邹阳突然领悟，立刻告辞，不回梁国直接来到长安见王长君。

王长君是王美人的哥哥，邹阳对王长君说：“我很早就想来拜访你，听说你妹妹甚得皇上的宠幸，而你做事也喜欢率性而为，今天皇上追究梁王杀袁盎的事，梁王怕获死罪，太后心也难安，必会迁怒宠臣，先生的处境就危险了。”

王长君睁大眼睛说：“我该怎么做呢？”

邹阳说：“你立即说服皇上不要再追究梁王杀袁盎的事，太后一定会感激你，那么日后你在朝中的地位就更为稳固。”

王长君接受邹阳的建议，梁王终于免于一死。

〔梦龙评〕这则故事完全能和上一则互相辉映，不只是王先生聪明，担任使者的邹阳也聪慧无比。

736. 廝养卒

【原文】 赵王武臣遣韩广至燕，燕人因立广为燕王。赵王与张耳、陈馀北略地至燕界。赵王间出，为燕军所得。燕将囚之，欲与分赵地半，乃归王。使者十辈，往辄见杀。张耳、陈馀患之。有廝养卒，谢其舍中曰：“吾为公说燕，与王载归。”舍中皆笑。养卒走燕壁，问燕将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赵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如人？”燕将曰：“贤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王。”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捶下赵数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岂欲为卿相终已耶？夫臣与主，岂可同日而道哉！顾其势初定，未敢参分而王，且以少长，先王武臣，以持赵心。今赵地已服，此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乃囚赵王，此两人名为求赵王，实欲燕杀之，边批：剖明使者辈急于求王之意。此两人分赵自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贤王左提右挈，而责杀王之罪，灭燕必矣！”燕将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译文】 赵王派韩广到燕国，没想到燕人却拥立韩广为燕王。赵王和张耳（汉·大梁人，与陈余为好友，陈涉起兵，张耳、陈余用计夺赵地，后二人有仇隙，张耳投汉刘邦，与韩信共击赵，于柢水上斩陈余，刘邦封张耳为赵王）、陈余侵犯燕国边境。

一日，赵王私出营地被燕军俘获，燕人威胁赵国，要赵割让一半国土交换赵王。燕人态度强硬，先后将赵国派来的十多名使者给杀了，张耳、陈余为了这件事烦恼不已。

有个廝养卒（砍柴作饭的小兵）来到营房说：“我可为诸公说服燕人释放赵王。”

在场的军官都嘲讽他不自量力。

养卒由小道潜入燕将营地，对燕将军说：“你可知我来的目的？”

燕将说：“你来无非是希望赵王回国。”

养卒说：“将军可知张耳、陈馀的为人？”

燕将说：“他们两人是赵国的贤人。”

养卒说：“将军可知他二人的想法吗？”

燕将说：“他们希望赵王平安回国。”

养卒大笑说：

“将军实在不了解他二人的真正意图，张耳、陈馥是武将，一声令下就可拥有赵国数十城池，他们早就想自立为王，哪会以当个宰相为满足呢？谁都知道，当君王和当宰相是天渊之别，当初天下的形势，陈、张二人不敢有称王的念头，现在赵国国势安定，这两人早就想平分赵国共同为王，只是时机尚未成熟。

“现在燕人囚禁赵王，这两人表面上希望燕人释放赵王，实际上希望燕人将赵王杀了〔剖明使者急于求王之意〕，好让两人瓜分赵国，自立为王，以一个赵王就能轻易打败燕国，何况有两位贤明的君王相互合作，若以责怪燕国杀赵王的名义出兵攻燕，燕国岂能存活？所以不如放了赵王，让张、陈二人的野心无法得逞。”

燕将认为养卒说的有理，于是放了赵王，养卒还亲自为赵王驾车回国呢！

737. 杨 善

【原文】 土木之变，上皇在虏岁余，虏屡责奉迎，未知诚伪，欲遣使探问，而难其人。左都御史杨善慨然请往。边批：尊官难得如此。其胸中已有主张矣。虏将也先密遣一人黠慧者田氏来迎，且探其意。相见，云：“我亦中国人，被虏于此。”因问：“向日土木之围，南兵何故不战而溃？”善曰：“太平日久，将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扈从随驾，初无号令对敌，被尔家陡然冲突，如何不走？虽然，尔家幸而得胜，未见为福。今皇帝即位，聪明英武，纳谏如流。有人献策云：‘虏人敢入中国者，只凭好马扒山过岭，越关而来。若今一带守边者，俱做铁顶橛子，上留一空，安尖头锥子，但系人马所过山岭，遍下锥橛，来者无不中伤。’即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今大铜铙，止用一个石炮，所以打的人少。若装鸡子大石头一斗打去，迸开数丈阔，人马触之即死。’亦从其计。又一人献策云：‘广西、四川等处射虎弩弓，毒药最快，若傅箭头，一着皮肉，人马立毙。’又从其计，已取药来，天下选三十万有力能射者演习，曾将罪人试验。又一人献策云：‘如今放火枪者，虽有三四层，他见放了又装药，便放马来冲蹊。若做大样两头铙，装铁弹子数个，擦上毒药，排于四层，候马来齐发，俱打穿肚。’曾试验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献计者皆升官加赏。天下有智谋者闻之，莫不皆来。所操练军马又精锐，可惜无用矣！”边批：收得妙。虏人曰：“如何无用？”善曰：“若两家讲和了，何用？”虏人闻言，潜往报知。次日，善至营，见也先。问：“汝是何官？”曰：“都御史。”曰：“两家和好许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减了我马价，与的段匹，一匹剪为两匹，将我使臣闭在馆中，不放出？这等计较如何？”善曰：“比先汝父差使臣进马，不过三十余人，所讨物件，十与二三，也无计较，

一向和好。汝今差来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见皇帝，每人便赏织金衣服一套，虽十数岁孩儿，也一般赏赐。殿上筵宴，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临回时，又加赏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带来的小厮，到中国为奸为盗，惧怕使臣知道，边批：都是揄扬其美。从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别处，中国留他何用？若减了马价一节，亦有故。先次官人家书一封，着使臣王喜送与中国某人，会喜不在，误着吴良收了，进与朝廷。后某人怕朝廷疑怪，乃结权臣，因说‘这番进马，不系正经头目，如何一般赏他？’以此减了马价。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说是吴良诡计减了，意欲官人杀害吴良，不想果中其计。”也先曰：“者！”胡语“者”，然词也。又说买锅一节：“此锅出在广东，到京师万余里，一锅卖绢二匹。使臣去买，只与一匹，以此争斗，卖锅者闭门不卖，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南朝人问使臣买马，价少便不肯卖，岂是官人分付他来？”也先笑曰：“者！”又说剪开段匹：“是回回人所为。边批：跟随使人者。他将一匹剪将两匹，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又曰：“者，者！都御史说的皆实。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说坏！”善因见其意已和，乃曰：“官人为北方大将帅，掌领军马，却听小人言语，忘了大明皇帝厚恩，使来杀掳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杀。有想父母妻子脱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声叫苦，上天岂不闻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杀，是下人自杀。”善曰：“今日两家和好如初，可早出号令，收回军马，免得上天发怒降灾。”也先笑曰：“者，者！”问：“皇帝回去，还做否？”善曰：“天位已定，谁再更换？”也先曰：“尧、舜当初如何来？”善曰：“尧让位于舜，今日兄让位于弟，正与一般。”有平章昂克问：“汝来取皇帝，将何财物来？”善曰：“若将财物来，后人说官人爱钱了。若空手迎去，见得官人有仁义，能顺天道，自古无此好男子。我监修史书，备细写上，着万代人称赞。”也先笑曰：“者，者！都御史写的好者！”次日，见上皇；又次日，也先遂设宴，与上皇送行。

杨善之遣，止是探问消息，初未有奉迎之计。被善一席好语，说得也先又明白，又欢喜，即时遣人随善护送上皇来归，奇哉！晋之怀、愍，度其必不得而不敢求者也，宋之徽、钦，求之而不得者也。庶几赵之厮养卒乎，然机有可乘者三：耳、馀辈皆欲归王，一也；继使者十辈之后，二也；分争之际，易以利害动，三也。虏狃于晋、宋之故事，方以奇货可居。而中朝诸臣，一则恐受虏之欺，二则恐拂嗣立者之意，相顾推诿而莫敢任。善义激于心，慨然请往，不费尺帛半缗，单辞完璧，此又岂厮养卒敢望哉！○土木是一时误陷，与晋、宋之削弱不同。而也先好名，又非胡刘、女直残暴无忌之比，其强势亦远不逮，所以杨善之言易入。使在晋、宋往时，虽百杨善无所置喙矣。然尔时印累累、绶若若，而慨然请往，独一都御史也；即无善之口舌，独无善之心肝乎？

【译文】 土木之变（明英宗十四年，英宗亲征，瓦剌在土木堡袭英宗，英

宗被俘）后，英宗被也先（明时蒙古瓦剌部丞相）囚禁了一年多，明室虽屡次要求也先送回英宗，但也先态度反反复复，始终不得要领；想派大臣前往瓦剌，探问也先心意，但任务沉重，很难决定人选。左都御史（官名，掌弹劾百官）杨善自愿请求为使臣前往瓦剌〔高官难得如此，足见其胸中已有主张〕。

也先得知杨善将来，派一名聪明机灵的胡人迎接杨善，并借机刺探明朝军情。

二人见面后，胡人说：“我本也是中国人，自从被瓦剌人俘虏后一直留在此地。”

接着问杨善当年土木堡之役，明朝军队怎会在双方未交战的情况下溃散。

杨善说：

“太平的日子过久了，将帅士兵都已习惯安逸，再说当年不是明朝正规军，只是英宗的护卫随从，在没有接获迎敌的军令就遭瓦剌突击，怎不溃散？不过，那次瓦剌虽然获胜，也未必是瓦剌人的福气，当今皇上即位后，聪明睿智，广纳各方忠言，有人献计说：‘瓦剌人侵犯中国，一定是骑马翻山越岭，经由关口侵犯边境，若下令边境守卫，在这一带钉上铁橛子，上留小孔插尖锥，等瓦剌人马闯关时，就会误中铁橛子的埋伏，敌人一定伤亡惨重。’皇上立即采纳。

“又有人说：‘现在我军使用的大炮，每次只能发射一枚石炮，所以杀伤力小，若是换装像鸡子般大的石炮一斗，发射出去后扩散的范围大，敌人的人马一定死伤更多。’皇上也接受。”又有一人说：“广西、四川一带猎杀老虎都用毒药，若是涂在箭头上，一触到皮肉，不管是人是马立即毙命。”这建议也被采纳。毒药已由广西等地送来，也曾选拔国内善于射箭的人三十万，以罪犯为箭靶举行演习，结果成效甚好。

“又有人建议：‘现在火枪队虽有三、四排，但敌人每次都趁我军填装子弹时骑马冲入我军阵地，若是建造大型的两头火枪，一次可装填数发铁弹，涂上毒药，排在火枪队之后，等敌人骑马冲杀时同时发弹，一定会让敌人肠穿肚破。’经过试验后证明，远在三百步距离外仍极具杀伤力。

“凡是献计的人，都可封官获赏，所以有智谋的人没有不争相献计的，再加上军士们个个勤加操练，人人士气旺盛，可惜现在全用不上〔话尾收得妙〕。”

胡人说：“怎么用不上呢？”杨善说：“若大明与瓦剌讲和修好，怎么派上用场？”

胡人听了立刻报告也先。

第二天，杨善与也先会面，也先问杨善官职，杨善说：“都御史。”

也先说：“明与瓦剌友好多年，这次为什么要扣留我的使臣，减少进贡的赏

赐，所赏的锦缎也都一匹匹剪断为二，并且把我派去的使者扣押在行馆中，不让他们自由行动，这笔帐要怎么算呢？”

杨善说：

“您父亲那一代时到中国进贡马匹，所派的使者不过三十多人，得到赏赐的也不过十有二、三人，从来不加计较，两国情谊友好深厚。今天您派往中国的使臣多达三千多人，见了皇上每人都赏得一件织金衣服，即使十几岁的孩童，也和成人般同样赏赐，至于皇上丰盛的赐宴更不用说，为了使您有面子，使臣回瓦剌前又再赐宴，更派特使护送，哪有拘留使者的事？可能是随使臣同来的奴仆，在中国作奸为盗，害怕使臣责罚〔都是挪扬其美〕，畏罪由小路逃走，中途或是落脚他处，或遇虎狼遭到意外，这些人中国留下他们又有什么用？”

“至于减少进马的赏赐也是有原因的：先前您曾写了一封信，托使臣王喜送交您的中国友人，正巧王喜外出，信件让吴良误收了呈给朝廷，后来您的朋友怕朝廷误会，就对大臣说这次瓦剌前来献马的使臣不是您所派，不能比照往例赏赐，所以赏赐就比以往少。而您的朋友为使者送行时却诬赖说是吴良的计谋，想借您手杀了吴良，您果然杀了吴良。”

也先说：“者。”胡语中“者”就是“对”。

杨善又说：“再说到买锅，这种锅只有广东才有，广东距京师有一万多里，所以一只锅定价两匹绢，贵国使者买锅，只肯出一匹绢，双方讨价还价，卖锅的人索性关门不做生意，这种事皇上又怎么会知道？就好比中国人向贵国使者买马，出价太低使者当然不肯卖，难道能说是您的授意不成？”

也先笑着说：“者。”

杨善又说：“剪断锦缎都是回回人（使臣奴仆）做的，他们将一匹锦缎剪成两段，若您不信，搜他们的行李，整匹完好的锦缎都在他们的行李中。”

也先又说：“者、者，都御史说的都是实话，如今事情都过了，都是小人谗言。”

杨善见也先态度缓和，就说：“您是瓦剌大将军，却听信小人谗言，忘了大明皇帝恩德，常常侵犯边境，杀害百姓，上天有好生之德，您却好杀戮，所俘的明朝士兵，或因思念家人而逃跑，抓到便挖心摘胆，他们凄厉的惨叫声，上天哪有听不到的？”

也先说：“我不会下令杀人，都是他们自己畏罪自杀。”

杨善说：“现在两国误会澄清，和好如初，可否请相国下令撤兵，免得上天发怒降灾？”

也先笑着说：“者、者，请问英宗回国后，还会是皇帝吗？”

杨善说：“景帝已登帝位，怎能再更位？”

也先说：“尧、舜时代帝位是如何传承？”

杨善说：“尧让位给舜，和今天兄让位给弟是同样道理。”

有个叫平章昂克的人插嘴说：“贵国前来迎接皇帝回国，带什么礼物答谢我国呢？”

杨善说：“若携带礼物，后世的人会嘲笑您贪财；若空手前来迎奉皇上，表现您的仁义之心，能顺应天道，自有历史来从没有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臣一定监督史官修史时详细记载，让后世万代人人称颂您的作为。”

也先笑着说：“者、者，就请都御史好好为我写吧！”

第二天，也先见英宗，再隔一天，也先设宴款待杨善，并为英宗饯行。

〔梦龙评〕本来派杨善出使瓦剌，只是探问也先意图，没有奉迎英宗回国的计划，然而也先被杨善一番话说得心里既明白又高兴，立即派人随杨善护送英宗回国，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

晋朝的怀、愍二帝被俘，料想敌人不会轻易妥协，所以根本不敢开口。至于宋朝徽、钦二帝却是屡次要求送回被拒，他们或许都希望有个类似廝养卒的人物出现。

然而就一般情况，俘虏对方君王对自己最有利的因素有三：一是对方朝臣都盼望皇帝早日回国；二是前去求和迎奉的使者络绎不绝，对方大臣们意见分歧；三是容易以利害关系提出要求。也先想仿效晋、宋模式，以为俘虏英宗可以肆意要挟。而明朝大臣一则害怕受也先威胁；一则又不愿违逆皇帝旨意，相互推诿不敢担任使臣。杨善凭着胸中一股正气，自愿请往瓦剌，不费一绢一币就迎奉英宗回国，这智谋又哪是廝养卒所能相比的？

不过，土木堡之役的失败，只是一时大意，误中也先袭击，与晋、宋两朝的国势积弱不振不同，再说也先重视名声，又和金人的残暴贪狠不同，而瓦剌的国势也远不如金人强盛，所以杨善的话容易打动也先，若是处在宋朝，即使有一百个杨善，也说不上一句话。

然而在当时权高位尊的大臣中，能自愿出任使臣前往瓦剌的也只有杨善一人，至于其他相互推诿的大臣，即使没有杨善的口才，难道也没有杨善的正义之心吗？

738. 富 弼

【原文】 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忧，遣使来言关南之地。地是石晋所割，后为周世宗所取。富弼奉使，往见契丹主曰：“两朝继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违约，塞雁门，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将以何为？群臣请举兵而南。吾谓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获，举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圣皇帝之大德乎？澶渊之役，苟从诸将言，北兵无得脱者。且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故劝用兵者，皆为身谋耳。今中国提封万里，精兵百万，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乎？就使幸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与之，抑人主当与之？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雁门者，备元昊也。塘水

始于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旧，民兵亦补阙，非违约也。”契丹主曰：“虽然，吾祖宗故地，当见还耳。”弼曰：“晋以卢龙赂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地，皆异代事。若各求地，岂北朝之利哉？”边批：占上风。既退，刘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币，坚欲十县，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为祖宗守国，岂敢妄以土地与人？北朝所欲，不过租赋耳。朕不忍多杀两朝赤子，故屈地增币以代之。’”边批：占上风。若必欲得地，是志在败盟，假此为辞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猎，引弼马自近，谓曰：“得地则欢好可久。”弼曰：“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猎罢，六符曰：“吾主闻公荣辱之言，意甚感悟，今唯结婚可议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嫁，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弼还报，帝许增币。契丹主曰：“南朝既增我币，辞当曰‘献’。”弼曰：“南朝为兄，岂有兄献于弟乎？”边批：占上风。契丹主曰：“然则为‘纳’。”弼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币遗我，是惧我矣，于二字何有？若我拥兵而南，得无悔乎？”弼曰：“本朝兼爱南北，边批：占上风。故不憚更成，何名为惧？或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当以曲直为胜负，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执，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当时赠遗，或称献纳。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边批：占上风。岂复有此哉！”契丹主知不可夺，自遣人来议，帝用晏殊议，竟以‘纳’字与之。边批：可恨！

富郑公与契丹主往复再四，句句占上风，而语气又和婉，使人可听。此可与李邕侯参看，说辞之最善也。弼始受命往，闻一女卒；再往，闻一男生，皆不顾。得家书，未尝发，辄焚之，曰：“徒乱人意！”有此一片精诚，自然不辱君命。

【译文】 契丹趁宋朝正遭西夏人侵犯边境，穷于应付时，派使者前来要求归还关南之地（这是五代时石敬瑭为求契丹骑兵之助，割让给契丹的土地之一，后由后周世宗夺回）。

富弼（字彦国，又称富韩公）奉命前往契丹，见契丹主说：“两国修好已有四十年，为什么今天突然有割地的要求？”

契丹主说：“南宋违背盟约，派兵防守雁门关，增辟水塘，整修城墙，征调民兵，这突来的举动是表示什么呢？本王的臣子们都要求本王立即出兵南下，本王对他们说：‘先派使者要求割地，若南宋不答应，再出兵也不迟。’”

富弼说：“北朝难道忘了真宗皇帝的恩德吗？当年澶渊之役，若真宗皇帝采纳将军们的意见，北朝士兵谁能活着回去？再说北朝与中国修好，君王可独享所有的好处，而臣下没有丝毫的利益；一旦双方交战，如果胜利，功劳归大臣所有；如果失败，君王却要承担战争中所有的责任，所以臣子劝君王用兵，无非是为自身的利益打算。中国疆域辽阔，精兵百万，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

定会获胜吗？就算侥幸获胜，阵亡的士兵、损失的战马，这责任由群臣承担，还是由君王承担呢？若是两国修好，每年君王都享有金银、丝绢的赠予，您的大臣能分到什么好处呢？”

契丹主连连点头。

富弼又说：“防守雁门关是为防备元昊（西夏·李曩本名），辟建水塘是由何承矩开始兴建，这些事都是在两国订盟前就已有的；至于修墙是因城墙太过老旧，而征调民兵也是递补军中遗缺，并没有违背盟约。”

契丹主说：“就算南朝没有违约，但关南是我祖先的土地，也该归还我们。”

富弼说：“后晋以卢龙地贿赂契丹，周世宗又从契丹人手中取回，这都是前朝事，若是各自索讨旧地〔占上风〕，北朝能讨到好处吗？”

说完，富弼告辞离去。

刘六符对富弼说：“我王对每年接受南朝的金币觉得耻辱，如果我王坚持要南宋割地，你觉得如何？”

富弼说：“本朝皇帝曾说：‘要为祖先固守国土，不敢随便割让土地，北朝所希望的无非是银两、绢绸，朕不忍心两国无辜百姓因交战而丧命〔占上风〕，所以增加每年岁币来替代土地的赠予。’若北朝坚持一定要土地，就是有心毁弃盟约，而以割地为借口。”

第二天契丹主邀富弼一同打猎，对富弼说：“若南宋肯割让土地，那么两国的友谊将更稳固友好。”

富弼说：“假如北朝得到土地会觉得光荣快乐，那么南宋必会因损失土地而感到屈辱难过。南宋、契丹是兄弟之邦，怎能做出令一个觉得光荣、一个觉得屈辱的事呢？”

狩猎结束后，刘六符对富弼说：“听了我王和先生所谈有关荣、辱的事，想到如今只有两国结成亲家才能巩固国谊。”

富弼说：“婚姻容易产生磨擦，再说本朝长公主出嫁，陪嫁的嫁妆不过十万钱，哪里比得上年年获赠的岁银呢？”

富弼离开契丹后，便回国向仁宗报告经过，仁宗也答应再增加岁银。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再增岁银，盟约上也就该更改为‘献’岁银。”

富弼说：“两国既约为兄弟，南宋是兄长，哪有兄长给弟弟东西称之为‘献’的道理〔占上风〕！”

契丹主又说：“那称之为‘纳’如何？”

富弼还是坚持不妥。

契丹主说：“南宋既答应每年给本王丰厚的岁银和丝绢，为的是怕本王南侵，

改一个字有什么关系呢？否则我真率兵南侵，南宋不会后悔吗？”

富弼说：“南宋兼爱两国人民的生命〔占上风〕，所以希望两国和平，这哪里是害怕？如果真到不得已的地步，非得两国交战，就该以强弱分胜负，这结果就不是臣所能预知的。”

契丹主说：“你不要太固执，其实改动这一两字，历史上早有先例了。”

富弼说：“历史上只有唐高祖因曾经向突厥人借兵，当时为酬谢突厥人，或称‘献纳’，后来颉利（唐时突厥可汗）被唐太宗擒服〔占上风〕，就再没有出现这种字眼了。”

契丹主知道无法说服富弼，就私下派人到宋朝议和，结果仁宗采纳晏殊（临川人，字叔同）的意见，竟然同意用“纳”字〔可恨〕。

〔梦龙评〕富弼与契丹主先后面谈四次，句句话占上风，而语气温和、态度委婉，让人听得进话，富弼的这番说辞，可和李邕侯比美，是出任使臣谈话最高的境界。富弼第一次奉命前往契丹时正逢丧女，第二次再往契丹，家中添一男儿，但富弼都不曾回家探望，收到家书也不曾拆阅，就顺手烧毁，说：“看家书只会扰乱我的思虑。”有这样的一片忠诚，自然能不辱君命。

739. 王守仁

【原文】土官安贵荣，累世骄蹇，以从征香炉山，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贻书贵荣，略曰：“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敢擅改。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即幸免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谁云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升职，意亦如此。夫铲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抵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唯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弗行，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若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之不速，又可求进乎？”后驿竟不减。

此书土官宜写一通置座右。

【译文】 土官（元、明以来管领苗蛮之地，官职由土人世袭）安贵荣为人骄傲自大，自认随军出征香炉山功劳不小，朝廷虽加封贵州布政司参政的官职，仍觉得不足以奖赏他出征的功勋，于是奏请皇帝撤减分发龙场驿丞的员额，改由自己递补，做为封赏。

朝廷将此事交由督府审议。

这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为上书营救戴铣，被贬为龙场驿丞。安贵荣一向敬重王守仁，王守仁知道安贵荣上奏撤减龙场驿丞的事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

“大凡朝廷法制都由祖先制定，后世子孙严守礼制，不敢擅自更改。如果皇上擅自更改，尚称之为变乱，更何况是大臣呢？纵使皇上不降罪，有关的律法机关也会按律法定罪，即使很幸运的不予追究，但五、六年之后，八、九年之后，甚至二、三十年后，仍能拿着状纸追溯前罪，若真有这么一天，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再说，你的先祖，自汉、唐千百年来就拥有这片土地及人民，从没有变动过，原因在于世代能遵守天子礼法，竭尽忠诚，不敢有丝毫的违越，所以即使身为天子也不能随便加封臣子，否则你的土地肥沃、人民众多，皇上也能任意夺过来仿效内地立为郡县，到时候谁又敢说不行？驿丞可撤减，当然也可以增员，如果驿丞的员额可增减，宣慰司也同样可以，由此看来，减少驿丞员额就连宣慰司也后患无穷，你难道没有深一层分析过吗？

“你奏本上所说‘立下汗马军功，要求晋升官职’也是同样道理。剿灭盗匪、安抚百姓本就是土官份内职责，现在你多次以建功上书邀赏，那么平日所领的朝廷俸禄又是为的什么呢？再说你已被任命为参政，这已超越了常规，你还上奏邀功，这样贪得无厌，其他大臣一定会觉得难以忍受。

“再说，朝廷为宣慰土官，律法规定官位世袭，子孙万代能永远保有土地人民，而参政官是流官（对土官言，官吏受朝廷任命随时调动），东西南北，全凭皇上一句话，朝廷下达一纸公文，任命你一个官职，或是福建，或是四川，不履新职，抗命杀头的诏命立即就到，若是奉命履职，千百年来世袭的土地、人民就不再归自己所有，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虽已任命为参政，应该推辞都来不及，怎会再有其他的要求呢？”

安贵荣看完信后，再也不敢提撤减驿丞的事。

〔梦龙评〕全国所有的土官，都应该把王守仁这封信抄写一遍，做为座右铭。

【原文】 张公嘉言司理广州时，边海设有总兵、参、游等官，幕下各数千防兵，每日工食三分。然参、游兵每岁涉远出汛，而总兵官所辖兵，皆借口坐镇不远行。每三年五年修船，其参、游部下兵，止给每日工食之半。即非修船，而仅不出汛也，亦减工食每日三分之一，俱贮为修船之用。独总兵官部下兵毫无所减，当修船时，另凑处于民间。积习已久，彼此视为固然。忽巡道申详军门，欲将总兵官所辖兵，以后稍视裁其工食，留备修船之用。军门适与总兵有隙，乃仓卒允行。各兵哄然而哗，知张公为院道耳目，直逼其堂。张公意色安闲，命呼知事者五六人登阶述其故。众兵俱拥而前，即叱下堂，曰：“人言嚣乱，殊不便听。”众兵乃下。时天雨甚，兵衣尽湿，张公亦不顾，但令此六人者好言之。六人哓哓，称旧无减例。张公曰：“此事我亦与闻，汝等全不出汛，却难怪上人也。汝欲不减亦使得。虽然，亦非汝之利也。上司自今使汝等与参、游兵每岁更迭出汛，汝宁得不往乎？若往，则汝等且称参、游兵，工食减半矣。边批：怵之以害。汝所争而存者，非汝所能享，而参、游兵之来代者所得也。何不听其稍减，而汝等犹得岁岁称大将军兵乎？边批：欣之以利。汝等试思之！”此六人俯首不能对，唯曰：“愿爷爷转达宽恤。”张公曰：“汝等姓名为谁？”各相顾不肯言。张公骂曰：“汝等不言姓名，上司问我‘谁来禀汝’，何以对之？不妨说来，自有处也。”乃始各言姓名而记之。张公曰：“汝等传语诸人：此事自当有处，甚无哗！诸人而哗，汝之六人者各有姓名，上司皆斩汝首矣！”六人失色，唯唯而退。后议诸兵每月减银一钱，兵竟无哗者。

说得道理透彻，利害分明，不觉气平而心顺矣。凡以减省激变者，皆不善处分之过。

【译文】 时朝人张嘉言治理广州时，海防设有总兵（官名，明朝总兵官镇守一方，简称总兵）、参游等官职，各统领数千海防兵，每位士兵每日可领工作及餐费津贴三分钱。每年参游属下都要到外地服役，而总兵属下都以镇守海防为借口，从不到外地服役。而每逢三、五年一次的修船期，参游兵都只能领半日津贴，若不修船也不服役就扣减三分之一的津贴，做为修船的公积金。但总兵属下却是一分钱都不扣，每次修船，就向民间筹募款项。由于行之有年，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无论参游或总兵都已习惯。

一日，巡道（官名，明朝各省按察司）禀报军门（明朝统兵官的尊称），想将总兵的士兵也比照参游所属的官兵扣减津贴，做为修船的资金。正巧军门和总兵间曾经有过摩擦，所以军门没有仔细考虑，就准巡道的请求。

总兵的辖下兵士听到消息后群情激愤，认为张嘉言是朝廷命官，于是就包

围张嘉言的公堂。张嘉言意态从容，命士兵代表五、六人进公堂说明整个事件的经过，其他士兵也一涌而上，张嘉言立即大声叱责说：“人多嘴杂，反而听不清楚。”

其他士兵这才退下。

这时天下大雨，士兵们的衣服都已湿透，张嘉言不忍心见士兵们多淋雨，就要士兵代表扼要说明，代表说，按往日旧例并没有扣减津贴。

张嘉言说：“这事我也有耳闻，但你们从不服役，也难怪长官会有这样的决定，你们想不扣减津贴也行，但是依我看你们未必能得到好处，因为上面有令，你们从现在开始和参游兵一样每年轮流服役，你们敢违令吗〔怵之以害〕？若是服役，那么你们也和参游兵一样，津贴减半，你们极力所争取的不扣减津贴，反而是参游兵享受到了，所以为什么不乖乖的听命扣减津贴，而代以不外出服役，安安稳稳的做总官的部属呢〔欣之以利〕？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吧！”

这六人低头答不出话来，最后只有说：“请张公代为转达长官，请长官体恤我们的处境。”

张嘉言说：“你们叫什么名字？”

六人都不愿意报姓名。

张嘉言骂道：“你们不肯留下姓名，上面长官问我是谁来陈情，我要怎么回答？你们只管报上姓名，我自有主张。”

六人这才留下名字。

张嘉言说：“你们回去后告诉同僚，这事我自有主张，要他们不要再闹事，如果闹事，你们这六人都留有名字，长官会下令砍头的。”

六人听了非常惊恐，点头告退。

日后决议：每月每位士兵扣减津贴一钱。所有士兵竟毫无异议的接受。

〔梦龙评〕张嘉言一番话说得合情合理、利害分明，让士兵们听了心平气和而乐于接受。由此看来，历史上有关扣减薪俸而引发的动乱，都是处理不当的过失。

741. 王 维

【原文】 弘治时，有希进用者上章，谓山西紫碧山产有石胆，可以益寿。遣中官经年采取，不获，民咸告病。按察使王维祥符人。令采小石子类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载诸书中，何以谓无？”公曰：“凤凰、麒麟，皆古书所载，今果有乎？”

【译文】 明孝宗弘治年间，有人为了想谋官职上章（官员、百姓上呈君王或官府的文书）称：山西的紫碧山蕴藏石胆（矿物名，亦称胆矾），古书记载，

服用石胆可以延年益寿。朝廷于是派宦官监督进行采石，但一直找不到石胆，而长期的挖掘也使百姓劳苦不堪，怨声四起，纷纷向按察使王维诉苦，于是王维下令百姓采集形状类似石胆的小石子一升，呈交宦官。

宦官见了，大为生气说：“这简直是敷衍搪塞，石胆在书籍中早有详细的记载，怎么会找不到呢？”

王维说：“凤凰、麒麟在古书上也有记载，但是现在有谁见过呢？”

742. 秦 宓

【原文】 吴使张温聘蜀，百官皆集，秦宓字子敕。独后至。温顾孔明日：“彼何人也？”曰：“学士秦宓。”温因问曰：“君学乎？”宓曰：“蜀中五尺童子皆学，何必我！”温乃问曰：“天有头乎？”曰：“有之。”曰：“在何方？”曰：“在西方。《诗》云：‘乃眷西顾’。”温又问：“天有耳乎？”曰：“有。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非足何步？”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曰：“何姓？”宓曰：“姓刘。”曰：“何以知之。”宓曰：“以天子姓刘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实没于西。”时应答如响，一坐惊服。

其应如响，能占上风，故特录之。他止口给者，概无取。

【译文】 三国时吴使张温（吴郡人，字惠恕）前往蜀国访门，蜀国所有官员都列朝欢迎，只有秦宓（字子敕）在张温到达后才来。

张温问孔明（诸葛亮）说：“这人是谁？”

孔明答：“蜀国的学士秦宓。”

张温便对秦宓说：“你读过书吗？”

秦宓说：“在蜀国连五尺的孩童都念过书，何况是我？”

张温接着说：“天有头吗？”

秦宓说：“有。”

张温说：“天的头在哪个方向？”

秦宓说：“在西方。《诗经》上说：‘天朝西方眷顾。’”

张温说：“天有耳朵吗？”

秦宓说：“有，天虽高，但即使再低深的地底，所发出的声音天也听得见。《诗经》上说：‘水泽深处的鹤鸣声传达到天。’”

张温问：“天有脚吗？”

秦宓说：“有，《诗经》说：‘天步艰难。’天若没有脚，怎么走路？”

张温又问：“天有姓氏吗？”

秦宓说：“有。”

张温问：“姓什么？”

秦宓说：“姓刘。”

张温说：“怎么知道姓刘？”

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姓刘。”

张温说：“太阳是不是由东方升起？”

秦宓说：“太阳虽由东方升起，却由西方落下。”

对于秦宓的对答如流，在场百官无不佩服。

〔梦龙评〕因秦宓的对答如流，且句句占上风，所以特别予以选录，秦宓仅只善于巧辩，其他并无可取之处。

二十、言浅意深

【原文】 唯口有枢，智则善转。孟不云乎：言近指远。组以精神，出之密微。不烦寸铁，谈笑解围。集“善言”。

【译文】 嘴巴中有转轴，要靠智慧转动；浅近的词句，往往有深远的含意，用心运用，注意变化，就能在谈笑间化解危机。

743. 孔 子

【原文】 陈侯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人。又执三监吏，群臣莫敢谏者。孔子适陈，见陈侯，与登台而观之。孔子前贺曰：“美哉，台乎！贤哉，主也！自古圣人之为台，焉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陈侯默然，使人赦所执吏。

【译文】 春秋时陈惠公征调犯人兴建凌阳台，还没有完工，就杀了好多人。一天，陈惠公又下令收押三名监吏（监管人犯的官吏），大臣们都不敢进谏劝阻。

正巧孔子来到陈国，和陈惠公一起登台眺望，孔子一边眺望一边向陈惠公祝贺：“凌阳台真是雄伟壮丽啊！大王果真是位贤君，自古以来，即使圣人修建楼台，也从没有不杀一人就能建成的先例！”

陈惠公听了羞愧得哑口无言，于是命人释放那三名监吏。

744. 说秦王

【原文】 秦王与中期争论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为中期说秦

王曰：“悍人耳！中期适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纣，必杀之矣！”秦王因不罪。

【译文】 秦王与中期（即中旗，战国秦辩士）发生争论，秦王辩不过中期，非常生气，中期却神态从容的离去。

有人怕中期因此得罪秦王，故意在秦王面前说：“中期真是蛮横不讲理，幸好他有大王这样贤明的君王，如果在从前桀纣时代，恐怕早就砍头了。”

秦王听了，就打消责罚中期的念头。

745. 晏 子

【原文】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公大怒，缚置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肢解人，不知从何处始？”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

时景公烦于刑，有鬻踊者。踊，刖者所用。公问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贵贱？”对曰：“踊贵履贱。”公悟，为之省刑。

晏子之谏，多讽而少直，殆滑稽之祖也。其他使荆、使吴、使楚事，亦皆以游戏胜之。觉他人讲道理者，方而难入。○晏子将使荆。荆王与左右谋，欲以辱之。王与晏子立语，有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对曰：“坐盗。”王曰：“齐人故盗乎？”晏子曰：“江南有橘，取而树之江北，乃为枳。所以然者，其地使然。今齐人居齐不盗，来之荆而盗，荆地固若是乎？”王曰：“圣人非所与戏也，只取辱焉！”晏子使吴。王谓行人曰：“吾闻婴也，辩于辞，嫻于礼。”命傒者：“客见则称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请见。”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将使于吴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乌乎存？”然后吴王曰：“夫差请见。”见以诸侯之礼。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傒者更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子？”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使楚耳。”

【译文】 有人得罪齐景公，景公非常生气，命人把他绑在大殿，准备处以分尸的极刑，并且说如果有人胆敢劝阻，一律格杀。

晏子（即晏婴）左手抓着人犯的头，右手拿着刀，抬头问景公：“古时圣王明君肢解人犯时，不知先从人犯的哪个部位下刀？”

景公立刻站起身说：“放了他吧！这是寡人的错。”

景公时，刑律繁多。有一天景公出游见有卖踊（被砍去一脚的罪犯所穿的鞋），景公就问晏子：“贤卿住的地方靠近市集，可知道踊贵还是普通鞋子贵？”

晏子答：“踊贵”。

景公突然有所领悟，于是下令废除刖刑（砍去罪犯一脚的刑法）。

〔梦龙评〕晏子劝谏君王多半以讽喻代替直言，他可算是开滑稽（战国九流十家之一）一派

的风气了。日后晏子也曾出使楚、吴及楚等国，都在谈笑间占上风。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有时正经的和对方讲道理，反而很难让对方接受。

有一次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与大臣们都想借机羞辱晏子。一天，楚王与晏子正站着闲聊时，看见差官押着一个犯人从面前经过，楚王问手下：“那是什么人？”手下答：“那是齐国人。”楚王说：“他犯了什么罪？”手下说：“窃盗罪。”楚王于是对晏子说：“难道齐国人都喜欢偷别人东西吗？”晏子说：“有人在江南种了一棵橘树，可是把它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树，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环境的影响。现在齐人在齐国不偷东西，来到楚国却变成小偷，难道楚国是小偷之国吗？”楚王说：“唉！戏弄圣人，只会自取其辱！”

晏子出使吴国时，吴王对手下说：“寡人听说晏婴善于言辞，熟悉礼制，等晏婴晋见寡人时，命接待人员以天子尊称寡人。”第二天晏子进宫见吴王，命人通报，通报人说：“天子有令，命晏婴晋见。”晏子长叹三声说：“我受齐王之命出使吴国，不知怎么搞的怎会来到周天子的宫廷，请问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吴王呢？”吴王立刻说：“夫差有请。”于是以合于诸侯身份的礼仪接待晏子。

晏子出使楚国，由于身材矮小，在晋见楚王时，楚人不请晏子由宫廷正门入殿，却要晏子由侧殿的小门入宫。晏子说：“出使狗国理所当然走狗洞，今天臣出使楚国，不该走狗洞。”于是宫人只好大开宫门请晏子由正门入殿。

楚王见了晏子后说：“齐国难道没有人才吗？”晏子回答说：“齐国仅是都城临淄就有三百间（每间是二十五家），连结衣袖可以搭成一座大营帐，滴下的汗珠就像下雨一样，怎会没有人才呢？”楚王说：“那么为什么会派你为使臣呢？”晏子答：“齐王任命使臣有一贯的原则：凡是他国有贤明的君王，就派能干的大臣前往；对方君王懦弱昏庸，就派愚昧无能的臣子为使者，我晏婴是齐国大臣中最无用的，所以就派来楚国了。”

746. 晏子 敬新磨

【原文】 景公有马，其圉人杀之。公怒，援戈将自击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请为君数之。”公曰：“诺。”晏子举戈临之曰：“汝为我君养马而杀之，而罪当死！汝使吾君以马之故杀圉人，而罪又当死！汝使吾君以马故杀圉人，闻于四邻诸侯，而罪又当死！”公曰：“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

后唐庄宗猎于中牟，践蹂民田。中牟令当马而谏。庄宗大怒，命叱去斩之。伶人敬新磨率诸伶走追其令，擒至马前，数之曰：“汝为县令，独不闻天子好田猎乎？奈何纵民稼穡，以供岁赋？何不饥饿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驰逐？汝罪当死！亟请行刑！”诸伶复唱和。于是庄宗大笑，赦之。

【译文】 有圉人（官名，掌养马之事）杀了景公心爱的马匹，景公非常生气，拿起戈想亲手杀了圉人。

晏子说：“王如果现在就杀他，会教他死得不明白，请王准许我列举他的罪状，好让他死得瞑目。”

景公答应，于是晏子举起戈指着圉人说：“你身为君王的养马官，不好好养马却私自将马匹杀了，罪该死；你使君王为了一匹马而杀养马官，其罪又该死；你使君王因为死了马，而怒杀养马官的事传到其他诸侯耳中，让天下诸侯耻笑君王，其罪更该死。”

景公立即说：“贤卿放了他吧！不要使孤王蒙上不仁的罪名。”

后唐庄宗在中牟（地名，春秋晋地）狩猎，将附近百姓的田地践踏得面目全非。中牟县县令挡在庄宗马前陈情谏阻，庄宗非常生气，命左右将县令带走处斩。

有个叫敬新磨的伶人（乐工，即现今以演戏为业者）立刻带着其他伶人追赶被押走的县令，然后把他带到庄公马前说：“你身为县令，难道没有听说天子喜欢狩猎吗？为什么要纵容百姓辛勤的耕种，按时缴纳每年的赋税呢？为什么不让百姓忍饥受饿、荒芜田地，好让天子尽情追逐野兽呢？你真是罪该万死，请皇上立刻下令行刑。”

其他伶人也在旁边一搭一唱，于是庄宗大笑着下令赦免县令。

747. 郑 涉

【原文】 刘玄佐镇汴，尝以谗怒，欲杀军将翟行恭，无敢辨者。处士郑涉能谐隐，见玄佐曰：“闻翟行恭刑，愿付尸一观。”玄佐怪之。对曰：“尝闻枉死人面有异，一生未识，故借看耳。”玄佐悟，乃免。

【译文】 唐朝人刘玄佐（本名洽，赐名玄佐，谥壮武）镇守汴州时，听信谗言想杀将军翟行恭，左右无人敢上前劝谏。

处士（没有任官职的读书人）郑涉为人诙谐，善用隐语，见了刘玄佐，对他说：“听说翟行恭得罪了大人，大人借机要杀他抵罪，希望大人能答应我一个请求，翟行恭行刑后，能让在下看看他的尸体。”

刘玄佐觉得奇怪。郑涉说：“我曾听人说受冤而死的人，脸上表情和普通死人不同，我平生从未见过，所以想见识见识。”

刘玄佐立即明白郑涉话中有话，于是赦免了翟行恭。

748. 李忠臣

【原文】 辛京杲以私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俱战死，独京杲至今日尚存。故臣以为久当死。”上恻然，乃左迁京杲。

【译文】 唐朝人辛京杲（屡有战功，曾封为晋昌郡王）曾对部下动私刑。

官吏上奏朝廷，依法辛京杲应论死罪，肃宗也同意按律论罪。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因屡建战功，肃宗另赐姓名）说：“其实辛京杲早该死了！”

肃宗问为什么，李忠臣答：“辛京杲的父兄都是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只有辛京杲一个人活到现在，所以臣才认为他早就该死了。”

肃宗想到辛京杲一门忠烈，于是以降职代死罪。

749. 东方朔

【原文】 武帝乳母，尝于外犯事。帝欲申究。乳母求东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争。尔必望济者，将去时，但当屡顾帝，慎勿言！此或可万一冀耳。”乳母既至，朔亦侍侧，因谓之曰：“汝痴耳！帝今已长，岂复赖汝乳哺活耶？”帝凄然，即敕免罪。

【译文】 汉武帝的奶妈在宫外犯法，武帝想按律论罪以明法纪，奶妈向东方朔（字曼倩）求救。

东方朔说：“这件事不是用言辞就可以打动皇上的，你如果真的想免罪，只有在你向皇上辞别时，频频回头看皇上，但记住千万不要开口求皇上，或许能侥幸的使皇上回心转意。”

奶妈在向武帝辞别时，东方朔也在一旁，就对奶妈说：“你不要痴心妄想了，现在皇上已长大了，你还以为皇上仍靠你的奶水而活吗？”

武帝听了，不由想起奶妈哺育之恩，立即下命赦免奶妈的罪。

750. 简雍

【原文】 先主时天旱，禁私酿。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论罚。简雍与先主游，见男女行道，谓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何以知之？”对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而止。

【译文】 刘备曾下令禁止百姓酿私酒，凡是在百姓家中搜出酿酒的器具都按律问罪。

一天简雍（一作耿雍，字宪和）与刘备一同出游，见路上有一对男女，简雍对刘备说：“他们正想苟合，为什么不命人把他们抓起来？”

刘备说：“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苟合的念头？”

简雍说：“因为他们身上都带着苟合的器官。”

刘备听了大笑，于是下令废除此一刑罚。

751. 魏 征

【原文】 文德皇后即葬。太宗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魏征同升。征熟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征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帝泣，为之毁观。

【译文】 文德皇后（唐朝长孙皇后的谥号）死后葬在昭陵，唐太宗非常思念她，于是命人在苑中搭建一座楼台，好常常登楼眺望。

一天太宗邀魏征（字玄成，太宗时名臣）一同登楼。

太宗问魏征：“贤卿看见了吗？”

魏征回答说：“臣年纪大了，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太宗指着昭陵说：“这么近的昭陵都看不见？”

魏征说：“原来皇上是说昭陵，老臣以为皇上眺望献陵（唐高祖陵墓），若是昭陵，那老臣早看见了。”

太宗惭愧不已，于是命人拆去楼台。

752. 吴 瑾

【原文】 石亨矜功夺门功。恃宠。一日上登翔凤楼。见亨新第极伟丽，顾问恭顺侯吴瑾、抚宁伯朱永曰：“此何人居？”永谢不知，瑾曰：“此必王府。”上笑曰：“非也。”瑾顿首曰：“非王府，谁敢僭妄如此！”上不应，始疑亨。

【译文】 明朝武将石亨（英宗时屡建战功，封武清侯）自恃战功彪炳，深受英宗骄宠，生活豪奢。

一日英宗偕同恭顺侯吴瑾（大顺初年曹钦谋反，与曹钦力战而死，赠梁国公）、抚宁伯朱永（字景昌，因战功封侯）登翔凤楼眺望风景。

英宗见石亨新建的府邸华丽壮伟，就回头问两人说：“贤卿可知那是谁的宅邸？”

朱永说：“臣不知。”

吴瑾说：“这一定是皇府。如果不是皇府，是谁如此胆大，敢以皇者自居？”英宗虽没说什么，但心中已开始怀疑石亨的忠诚了。

753. 杨 晟

【原文】 炆帝幸榆林，长孙晟从。晟以牙中草秽，欲令突厥可汗染干亲自芟艾，以明威重，乃故指帐前草谓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芸除御路，以表至敬。今牙中芜

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是奴罪过！”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诸部贵人争效之。自榆林东达蓟，长三千里，广百步，皆开御道。

【译文】 隋炀帝带着长孙杨晟来到榆林，杨晟见营帐外杂草丛生，想要前来迎驾的突厥首领染干亲自割草，以宣扬天子声威。

于是杨晟故意指着帐前的野草对突厥首领说：“这草很香，你闻闻看。”

突厥首领果真低头闻草，奇怪说：“没有什么你说的香味啊！”

杨晟说：“古时天子所临幸的地方，周围道路，诸侯都亲自洒扫表示尊敬，现在帐前杂草丛生未加清理，一定是因草香所以才没被割除。”

染干明白杨晟的语意，说道：“奴才罪过！”

说完拔出佩刀亲自割草，染干的部下也争相助割，于是自榆林至蓟，开辟了一条宽百步长三千里的御道。

754. 贾 诩

【原文】 贾诩事操。时临淄侯植才名方盛，操尝欲废丕立植。一日屏左右问诩，诩默不对。操曰：“与卿言，不答，何也？”对曰：“属有所思。”操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操大笑，丕位遂定。

卫 “此座可惜”一语，不下于诩。晋武悟而不从，以致于败。

【译文】 三国时贾诩（魏人，曾因说服张绣投效曹操，封都亭侯）为曹操属臣，这时临淄侯曹植才名极盛，曹操有意废太子曹丕而改立曹植。

一天，曹操命左右退下，与贾诩商议改立太子的事，贾诩久不出声，曹操说：“我跟贤卿说话，贤卿怎么不作声呢？”

贾诩说：“臣正在想一件事。”

曹操又问：“贤卿想什么呢？”

贾诩说：“我在想袁本初（即袁绍）和刘景升（刘表）父子的事。”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从此曹丕太子的地位乃告确立。

〔梦龙评〕晋朝时卫 也有同样的故事，而且卫 的机智与含蓄不下于贾诩，可惜晋武帝领悟后却没采纳，最后终于酿成大祸。

755. 解 缙

【原文】 解缙应制题《虎顾从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见诗有感，即命夏原吉迎太子于南京。

文皇与解缙同游。文皇登桥，问缙：“当作何语？”缙曰：“此谓‘一步高一步’。”及下桥，又问之，缙：“此谓‘后面更高似前面’。”

【译文】 明朝时解缙（字大绅，太祖时上万言书批评时政而受成祖重视，封御史，成祖崩后因得罪汉王朱高煦，下诏狱死）受成祖诏命为“虎顾众彪图”题诗，诗句是：“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头。”

成祖看了诗句，不由百感交集，立即命人到南京迎太子回宫。

有一次成祖与解缙一同出游，成祖正过桥，一登上桥阶，就问解缙这情景该怎么形容。

解缙说：“这叫一步高过一步。”

等到下桥时，成祖又问同样的问题，解缙说：“这叫后面更高似前面。”

756. 史 丹

【原文】 汉元帝不喜太子。时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吊。哀王者，帝之少弟，与太子同学，相长大。上望见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自止。睹太子不哀，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庙、为民父母乎！”太傅史丹免冠谢曰：“臣诚见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损。向者太子当进见，臣切戒属，无涕泣感伤陛下。罪乃在臣，当死！”上以为然，意乃解。

此与上官桀“意不在马”之对同，而忠佞自分。

【译文】 汉元帝（名奭，在位十六年崩）不喜欢太子。正巧元帝幼弟中山哀王逝世，太子前来吊祭。哀王和太子曾是一起读书长大的友伴。元帝看见太子不由想起哀王，更是悲伤。

然而见到太子一脸木然的表情，不由生气的说：“天下可有不存仁义之心，日后如何能继承祖先的继业、为百姓父母的天子？”

太傅（官名，三公之一）史丹（字君仲，谥顷）立刻摘下纱帽请罪说：“臣见陛下哀痛哀王，恐怕影响陛下龙体的康健，所以在太子祭吊前，特别叮嘱太子，千万不要流泪，以免再加深陛下的感伤，老臣实在罪该万死。”

元帝听了史丹的解释，就不再责怪太子。

〔梦龙评〕这和上官桀“意不在马”的回答同义，但一忠一奸，自有分别。（意不在马的典故是：有一次汉武帝生病，病愈后发现马都变瘦了，便责问掌马吏上官桀。上官桀哭着说：“臣知皇上龙体欠安，日夜忧虑，意诚不在马。”武帝听后大乐，破格升他为太仆。）

757. 谷那律

【原文】 高宗出猎遇雨，问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以瓦为之则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译文】 唐高宗狩猎时突然遇到一阵大雨，就对谷那律（博览群书，官至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说：“如果穿了油衣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谷那律说：“如果以瓦为衣，更不会被雨淋湿。”

高宗听了，从此不再打猎。

758. 裴 度

【原文】 裴度为相时，宪宗将幸东都，大臣切谏，不纳。度从容言：“国家建别都，本备巡幸。但自艰难以来，宫阙署屯，百目之区，荒圯弗治。必假岁月完新，然后可行。仓卒无备，有司且得罪。”帝悦曰：“群臣谏朕不及此。如卿言，诚有未便，安用往耶？”因止不行。

【译文】 唐朝人裴度（字中心，掌政达三十年，威震四夷）为宰相时，宪宗有意前往东都，大臣们虽极力劝阻，但都无法改变宪宗的心意

裴度不慌不忙的说：“国家除了首都外，另外再建东都，本来就是为皇上出游时所准备的行宫，但战乱刚结束，宫阙官署满目疮痍，荒废待修，这必须要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整建完成，那时皇上再去也不迟，如果现在皇上执意成行，只怕负责维护东都的官署，会因迎驾不周而获罪。”

宪宗说：“还是裴相说得好，果如裴相所说，朕又何必非去东都不可呢？”于是打消去东都的念头。

759. 李 纲

【原文】 李纲欲用张所，然所尝论宰相黄潜善，纲颇难之。一日遇潜善，款语曰：“今当艰难之秋，负天下重责，而四方士大夫，号召未有来者。前议置河北宣抚司，独一张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谓不宜？第今日势迫，不得不试用之。如用以为台谏，处要地，则不可；使之借官为招抚，冒死立功以赎过，似无嫌。”潜善欣然许之。

【译文】 宋朝时李纲（字伯纪，卒谥忠定）想推荐张所（高宗时曾上书斥黄潜善，谪至江州）为河北宣抚司使，但张所曾非议过黄潜善，因此颇感为难。

一日，李纲巧遇黄潜善，于是悄悄说：

“现在国家处境艰难，身为朝廷命臣，负有维系天下安危的重责，但是招抚边民的工作一直推展得不顺利，前次朝廷提议设置河北宣抚司，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张所可以用，但张所曾冒犯相国，以他所犯的罪，当然不能再委任他官职，但迫于今天国家情势，不得不用他一试，当然，如果命他在京师担任要职是万万不可，不如任命他为招抚使，让他冒死立功，将功赎罪，相国以为如何？”

黄潜善欣然同意。

【原文】 《元城先生语录》云：东坡下御史狱，张安道致仕在南京，上书救之，欲附南京递进，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恕徘徊不敢投。久之，东坡出狱。其后东坡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见之，曰：“宜召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仆曰：“何谓也？”子由曰：“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疏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之怒耳。且宽饶何罪？正以犯许、史罪得祸。今再诃之，是益其怒也。今东坡亦无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安道之疏乃云‘实天下之奇才’，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仆曰：“然则尔时救东坡者，宜为何说？”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是陛下开端，后世子孙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义，疑可以止之。”

此条正堪与李纲荐张所于黄潜善语参看。

【译文】 元城先生《语录》说：

东坡（苏轼）被御史弹劾下狱后，辞官家居南京的张安道想上书为东坡求情，本想就近在南京呈递奏本，可是官府不敢受理，于是张安道就命儿子张恕到登鼓院（悬鼓于公堂外，凡百姓有谏言或冤情，可击鼓陈情）递奏本，但张恕在登鼓院门口徘徊许久后，仍不敢投递。

过了一段日子，东坡出狱，当他见到当年张安道为他求情的奏章副本时，不禁吐着舌头，为自己捏了把冷汗，但没有说明原因。

直到子由（苏辙）也看了副本才说：“难怪哥哥要吐舌头了，他能平安出狱，实在要感谢张恕的胆子小。”

子由的仆人问他原因，子由说：“你难道没听说郑昌为营救盖宽饶（字次公，为人刚正，但喜讽刺，终获罪）的事吗？郑昌在上书汉宣帝的奏本上说道：‘盖宽饶在朝没有许姓、史姓（许指许伯，宣帝皇后之父；史指史高，宣帝外戚）的皇戚；在野没有金、张（金指金日磾、张指张安世，二人因结交许、史而自恃骄宠）等有力权贵。’这正是激怒宣帝的原因，盖宽饶有什么罪？他的罪就是冒犯许、史等人，郑昌再讥讽许、史等人恃贵而骄，不是更火上加油？今天东坡获罪下狱就是因为名气太大，甚至胜过神宗皇帝，而张安道却说：‘东坡实在是天下奇才。’怎不再激怒皇上呢？”

仆人说：“那么当时如果要救东坡先生该怎么说呢？”

子由说：“只能说大宋立朝以来，从没有妄杀士大夫，今天陛下要杀东坡是开恶例，日后子孙万代必援此例，神宗好美名，一定怕后人议论，或许就会改

变心意。”

〔梦龙评〕子由的故事，可与前篇李纲说服黄潜善任用张说的说辞相互对照。

761. 施仁望

【原文】 南唐周邺为左衙使，信州刺史本之子也，与禁帅刘素有隙。刘即长公主嫖。升元中，金陵告灾，邺方潜饮人家，醉不能起。有闻于主者，主顾亲信施仁望曰：“率卫士十人诣灾所，见其驰救则释，不然，就戮于床！”仁望既往，亟使召邺家语之。邺大怖，衣女子服，奔见仁望。仁望留之。泊火息，复命，至便殿门，会刘先至，亦将白灾事。仁望揣刘意不能蔽邺，又惧与偕罪，计出仓卒，遽排刘，越次见主，曰“火不为灾，邺诚如圣旨。”主曰：“戮之乎？”仁望曰：“邺父本方临敌境，臣未敢即时奉诏。”主抚几大悦曰：“几误我事！”仁望自此大获奖用，邺乃全恕。

【译文】 南唐周业官左卫史（禁军长官），是信州刺史周本（五代吴人，谥恭烈）的儿子，与禁军元帅刘素（长公主夫婿）有仇怨。升元年间，金陵大火，周业那晚因饮酒过量，在家大醉不起。

皇帝听说周业疏忽职守，就对亲信施仁望说：“率十名卫士前往火灾现场，如果周业在现场指挥救火就罢，如果他真醉倒在床，就当场杀了他。”

施仁望一面赶往灾区，一面立即派人到周业家，周业一听大为惊恐，顾不得身上穿的是妇人衣服，就去见施仁望，施仁望留下周业，等大火扑灭后，要周业一同到偏殿。

这时刘素已经到了殿门，正要向皇帝禀报灾情，施仁望心想刘素一定会公报私仇，但又怕自己为周业说情不成，反倒受连累，情急中突然一把推开刘素，抢在刘素前说：“火势已被扑灭，周业诚如皇帝所说。”

皇帝说：“你杀了他吗？”

施仁望答：“当时周业的父亲正准备领兵攻敌，臣不敢在他临行前执行圣旨。”

皇帝手拍桌子高兴的说：“朕几乎误了大事。”

日后，施仁望因这件事大获皇帝赏识因而重用，而周业酒醉怠忽职守一事也没有再追究了。

762. 李 晟

【原文】 李怀光密与朱泚通谋，事迹颇露。李晟累奏，恐其有变，为所并，请移军东渭桥，上犹冀怀光革心，收其力用，奏寝不下。怀光欲缓战期，且激

怒诸军，言“诸军粮赐薄，神策独厚，厚薄不均，难以进战。”上以财用方窘，若粮赐皆比神策，则无以给之，不然，又逆怀光意，恐诸军觖望，乃遣陆贄诣怀光营宜慰。因召李晟参议其事。怀光欲晟自乞减损，使失士心，沮败其功，乃曰：“将士战斗同，而粮赐异，何以使之协心？”贄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得专号令。晟将一军，受指纵而已。至于增减衣食，公当裁之。”怀光嘿然。

【译文】 唐朝时李怀光（鞞鞫人，本姓茹，后赐姓李）暗中勾结朱泚（曾围德宗于奉天，李晟收复京师，朱泚为部将所杀）想造反，但事为李晟（字良器，曾收复京师，解德宗奉天之围，卒谥忠武）得知，李晟为防变乱发生，一面上奏请求准许增加东渭桥的兵力，一面也希望李怀光能弃暗投明，仍为朝廷效力。

而李怀光也因无法完全掌握军心，而有意延缓谋反的日期，为了煽动军士情绪，上奏德宗：“军士所领军饷不及神策军（唐禁军名），彼此有差别待遇，恐怕很难安抚军士。”

由于朝廷国库空虚，如果都比照神策军的军饷实在支付困难，但若不答应加饷又怕李怀光不高兴，部众情绪难平，于是德宗命陆贄同李晟到营地宣慰李怀光及军士们。

李怀光见两人来到营地，想要李晟先开口要求自己不要增加军饷，好激怒军士，使陆、李二人无法达成宣慰军士的使命。于是说：“我的军士们和神策军一样尽力报效朝廷，但所领的军饷却不一样，这种做法，怎能让人心服而同心协力报效朝廷呢？”

陆贄频频看着李晟不说话，李晟说：“李公是元帅，施发号令谁敢不听？我只是一名部将，只能听命行事，至于是否增加军饷，请李公定夺。”

李怀光哑口无言。

763. 梁适 孙沔

【原文】 契丹遣使与中国书，所称“大宋”、“大契丹”，似非兄弟之国，今辄易曰“南朝”、“北朝”。上诏中书、密院共议，辅臣多言：“不从将生隙”。梁庄肃曰：“此易屈耳。但答言宋盖本朝受命之土，契丹亦北朝国号，无故而自去，非佳兆。”其年贺正使来，复称“大宋”如故。

皇祐末，契丹请观太庙乐人。帝以问宰相，对曰：“恐非享祀，不可习也。”枢密副使孙公沔曰：“当以礼折之，云：‘庙乐之作，皆本朝所以歌咏祖宗功德也，他国可用耶？使人如能助吾祭，乃观之’。”仁宗从其言。使者不敢复请。

【译文】 契丹派使者到中国，谈到两国往来的文书，以“大宋”“大契丹”相互称呼，看起来不像是兄弟之国，应该改为“南朝”“北朝”。

皇帝下诏书交由书密院审议，大臣们都认为如果不答应契丹的建议，恐怕又会给予契丹生事的借口。

梁适说：“这太容易处理了，只要说‘宋’是本朝当初承受天命、获得天下的建国之号，‘契丹’也一样是北朝开创以来的国号，随便更改国号不是好的征兆。”

结果这年契丹派使者来中国，仍如以往称“大宋”。

宋仁宗皇祐末年，契丹请求观赏太庙乐工奏乐，仁宗询问宰相看法，宰相说：“恐怕契丹人不是诚心享祀，不能轻易答应。”

孙沔（字元规，论事刚直）则说：“只要对契丹人说：按礼法，太庙乐曲，是祭祀时为歌颂祖宗功德而演奏的，并不适用他国，如果契丹人愿意担任太庙祭祀的助祭人，大宋非常欢迎。”

仁宗照孙沔的话答复契丹使者，使者不敢再提此事。

764. 韩 亿

【原文】 亿奉使契丹。时副使者为章献外姻，妄传太后旨于契丹，谕以南北欢好，传示子孙之意，亿初不知也。契丹主问亿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不言？”亿对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约，非欲达之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两朝生灵之福！”是时副使方失词，而亿反用以为德。时推其善对。

【译文】 宋朝时韩亿（字宗魏，仁宗时官尚书右丞，以太子少傅辞官）奉命出使契丹，副使者为太后外戚，大意之下对契丹主误传了太后旨意：“愿意与契丹结为亲家，以示欢好。”

契丹主对韩亿说：“皇太后既有结亲家的旨意，大使怎不早说呢？”

韩亿这才知道，原来是副使在契丹主面前胡言乱语，于是回答说：“本朝每次派遣使者前来契丹，临行时太后总不忘提醒使者，对待契丹人要如皇室亲家般恭敬，并非太后有旨要与契丹主结亲。”

契丹主很高兴的说：“若真能结亲，是两国朝野的福气。”

这时副使才知道自己大意失言，而韩亿得体的回答，却使得契丹主深感恩宠。

765. 冯 京

【原文】 王定国素为冯当世所知，而荆公绝不乐之。一日，当世力荐于神

祖，荆公即曰：“此孺子耳！”当世忿曰：“王巩戊子生，安得谓之孺子！”尖甚，恶甚！盖巩之生与同天节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觉退立。

【译文】 宋朝人王巩（字定国，号清虚先生）是冯当世（即冯京，谥文简）的好友，但王安石却不喜欢他。

一天，冯京在神宗面前极力推荐王巩，一旁的王安石立即说：“王巩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罢了！”

冯京生气的说：“王巩是戊子年生，怎能说是乳臭未干的小子〔又尖酸又恶毒〕呢？”

原来王巩和神宗是同年生，王安石惊觉自己失言，只有退立一旁。

766. 邵 雍

【原文】 司马公一日见康节曰：“明日僧颺修开堂说法，富公、吕晦叔欲偕往听之。晦叔贪佛，已不可劝；富公果往，于理未便。某后进，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节唯唯。明日康节往见富公，曰：“闻上欲用裴晋公礼起公。”公笑曰：“先生谓某衰病能起否？”康节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僧开堂，公即出’，无乃不可乎？”公惊曰：“某未之思也！”时富公请告。

【译文】 宋朝时，有一天司马光对邵康节（即邵雍）说：“明天僧人颺修开堂讲佛法，富公（富弼）、吕晦叔都会去听讲，晦叔沉迷佛法，是劝不动他的，但如果富公真的前去听讲，在情理上或许会引人议论。我是晚辈不敢劝阻，先生何不劝阻富公呢？”

邵康节点头答应。

第二天邵康节见了富弼，说：“听说皇上将任命裴晋公新职，请富公观礼。”

富弼笑着说：“我有病在身，怎能去观礼呢？”

邵康节说：“富公有病当然不能去，但如果富公有意听颺修讲道，只怕有人会议论富公违抗皇命，托病不去观礼，却能听和尚讲道，这恐怕不合礼法！”

富弼吃惊的说：“这我倒真的没想到〔当时富弼已向皇帝告假〕！”

767. 谢 庄

【原文】 庄，字希逸，孝武尝赐庄宝剑，庄以与鲁爽。后爽叛，帝偶问及剑所在，答曰：“昔与鲁爽别，窃借为陛下杜邮之赐矣！”

【译文】 南朝宋孝武帝曾赐谢庄（字希逸）一把宝剑，可是他却转送给鲁爽。

后来鲁爽谋反，孝武帝问起宝剑的下落，谢庄机智的说：“当年臣与鲁爽离

别时，就悄悄代陛下‘杜邮之赐’了。”

〔梦龙评〕杜邮之赐，是战国时的典故。秦国大将白起，由于跟宰相范雎有争执，就罢兵拒绝作战，秦王一生气，就赐剑逼他自杀，因为自杀的地点在杜邮，所以后人以“杜邮之赐”表示赐剑自杀。

768. 裴楷 王份 王景文崔光

【原文】 晋武始登阼，采策得一。王者世数，视此多少；帝既不悦，君臣失色。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悦，君臣叹服。

梁武帝问王侍中份：“朕为有耶，为无耶？”对曰：“陛下应万物为有，体至理为无。”

宋文帝钓天泉池，垂纶不获。王景文曰：“良由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悦、恽。崔光名子邵、勔、勉。高祖曰：“我儿名旁皆有心，卿儿名旁皆有力。”对曰：“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王弼州曰：诸人虽以捷供奉，然语不妨雅致。若桓玄篡位，初登御床而陷，殷仲文曰：“将由圣德深厚，地不能载。”梁武宫门灾，谓群臣曰：“我意方欲更新。”何敬容曰：“此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又，武帝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入江陵，上意不悦，以问群臣，无敢对者。王莹曰：“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陛下膺篆御图，虎象来格。”纵极贍辞，不能不令人呕秽。

【译文】 晋武帝初登基时，抽到签数“一”。古人卜算王朝传位的世数，都以所抽中数字论多寡，所以武帝非常不高兴，众臣们也不敢多话。

侍中裴楷（字叔则，卒谥元）奏道：“微臣听说天得一就冲和清平；地得一就四方安宁；王侯得一则天下诚信。”

武帝听了转怒为喜，众臣们见龙颜大悦，也不得不叹服裴楷的机智。

有一天梁武帝问王份说：“朕是‘有’呢？还是‘无’呢？”

王份说：“陛下顺应万物是‘有’，但以本体来看是‘无’。”

宋文帝有一次到天泉池钓鱼，钓了许久都不见鱼儿上钩，觉得非常懊恼。王景文说：“圣王一出天下清澈，所以鱼儿不敢贪吃饵食。”

元魏高祖为皇子们分别取名“恂”“愉”“悦”“恽”，崔光（本名孝伯，字长仁，孝文皇帝赐名光）则分别为儿子们取名“劭”“勔”“勉”。高祖说：“我儿的名旁都有心，贤卿的儿名旁都有力。”

崔光说：“这就是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

〔梦龙评〕这些回答虽言辞典雅，但奉迎巴结，不能不说令人作呕。

王弼州（即王世贞，字子美）说：“许多人虽以才思敏捷迎奉皇上而出名，但用语仍应力求雅致。譬如桓玄篡位后，初次睡龙床时，龙床就塌陷。殷仲文（善写文章）说：‘吾皇圣德深厚，’

大地承载不了，所以龙床才塌陷。’”

梁武帝时，宫门起火，武帝对群臣说：“寡人正想重修宫门，没想到旧门却先起火了。”何敬容（字国体，官至尚书左仆射）说：“这就是陛下能先一步了解天意，而天也不敢违逆陛下的心意。”

又武帝即位时，传出老虎闯入京师，大象出现在江陵的奇事，武帝认为不吉，便询问大臣们的看法，大臣们都不敢说，王莹（字奉光，官至丹阳尹）说：“从前圣人敲击石块，百兽随着敲击的节拍起舞，现在陛下登基，虎象争相来贺，这是吉兆啊！”

769. 杨廷和 顾鼎臣

【原文】 辛巳，肃庙入继大统，方在冲年。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府视不已。大学士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圣情甚悦。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众心始安。

世宗多忌讳，是时科场出题，务择佳语，如《论语》“无为而治”节，《孟子》“我非尧、舜之道”二句题，主司皆获遣。疑“无为”非有为，“我非尧、舜”四字似谤语也。又命内侍读乡试录，题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上忽问：“下文云何？”内侍对曰：“下文是‘兴于诗’云云”。此内侍亦有智。

【译文】 唐肃宗登基那年正巧与自己生肖相冲，即位当天，肃宗认为龙袍衣摆太长，频频低头俯视，觉得非常不顺心。

大学士杨廷和（字介夫）见肃宗神情，启奏说：“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肃宗一听，不由龙心大悦。

明嘉靖初年，讲读官顾鼎成（字九和，号未斋）有一次讲解《孟子·咸丘蒙章》时，说到“放勋（帝尧的名号）殂落”这句，一旁的大臣怕皇上听了不高兴，都惊惧不已。顾鼎成不慌不忙的说：“尧这时已有一百二十岁了。”

众臣一听才心安。

〔梦龙评〕明世宗平日有许多忌讳。明代科举考试，都喜欢用佳句名言为试题。有一次主考官出《论语》中《无为而治》，及《孟子》中“我非尧舜之道”两句为题，结果遭到世宗责骂，认为“无为”就是指“没有作为”，而“我非尧舜”四字有隐射自己的意思。

另有一次，世宗命内臣读乡试（科举时代每三年集合各生到省城参加考试，称为乡试）题目，有题是“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世宗突然问内臣下句是什么，内臣答：“下句是兴于诗。”看来这内臣满聪明的。

770. 宗 泽

【原文】 宗汝霖泽政和初知莱州掖县时，户部着提举司科买牛黄，以供在京惠民和剂局合药用，督责急如星火。州县百姓竞屠牛以取黄。既不登所科之

数，则相与敛钱以赂吏胥祈免。边批：弊所必至。汝霖独以状申提举司，言“牛遇岁疫则多病有黄，今太平日久，和气充塞，县境牛皆充腴，无黄可取。”使者不能诘。一县获免，无不欢戴。

【译文】 宗泽（字汝霖）在北宋徽宗政和初年为蔡州掖知县时，户部为供应京师治病合药，命提举司（官名，主管特种事务之官）买牛黄（药名，病牛胆汗凝结成粒状或块状，可治惊 等症）。州县百姓在督府催逼下，竟杀牛取牛黄，但数量仍不敷户部的要求。

有些县民利用征购牛黄不须登记姓名的规定，就用钱买通吏卒〔弊所必至〕，请求免征牛黄。

宗汝霖见贿赂风气盛行，于是上书提举司：“年岁不好，牛只才会感染疾病，也才有牛黄可取，现在天下太平，物富民丰，县内牛只肥壮康健，哪有牛黄可取？”

提举司无话可答，于是全县免征牛黄，百姓们无不欢天喜地。

771. 潘 京

【原文】 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射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

【译文】 晋朝时潘京（字世长，有机智辩才）为州官辟召。谒见皇上射策（古时测试士人方法之一，将题目写在竹策上，想射策者可随便取一策，就题阐释），抽到的试题是“不孝”。

刺史开玩笑说：“辟士是个不孝子吗？”

潘京回答说：“现在既为朝廷忠臣，也就无法兼顾孝了。”

772. 某布政司吏

【原文】 相传某布政请按台酒。坐间，布政以多子为忧；按君只一子，又忧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须多。”布政闻之，因谓曰：“我多子，汝又云何？”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称赞，共汲引之。

【译文】 传说有某个布政史请按台喝酒，席间，布政史担心自己儿女太多，而按台却担心自己只有一子，太少了。

一旁小吏听了接口道：“儿子好是不需要多的。”

布政史说：“那我儿子多了怎么办？”

小吏说：“儿子好就不必愁。”

于是二人非常高兴，一起提拔这个反应快的小吏。

773. 朱 熹

【原文】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时梦谒大乾，闾者索刺，出诸袖，视其题字云“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友相勉，为质之文公。公沉思良久，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不同。如笔止能为笔，不能为砚；剑止能为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远有一定不易之数。唯人不然，有朝为跼暮为舜者，故其吉凶祸福亦随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廖拜而受教，后把麾持节，官至正郎。

【译文】 宋朝人廖德明（字子晦）是朱文公（即朱熹，集南宋理学大成，文是谥号）的高足。年轻时曾梦到自己谒见皇上，守门吏卒索取名片通报，廖德明梦见自己由袖中抽出一张署名“宣教郎廖某”的名片，一惊之下就醒了。

后来廖德明中榜派官，被任命为宣教郎，治理福建，廖德明想起当年的梦境，怕自己官职仅止于宣教郎，不想赴任，但亲友都劝勉他，在拿不定主意下，他征求朱熹的意见。

朱熹沉思良久后说：“我知道了。”

接着指桌上的文具说：“人和器物不同，像笔只能是笔，不能当砚台用；剑只能是剑，不能当琴弹，所以不论它的年限有多长，它的功用是不变的。惟有人不同，有早上仍是凶残的盗跖，到晚上心念转变立地成佛成为尧舜，所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会随人的际遇、心念而改变，很难有定论。今天你奉命治理福建，只要尽心竭力嘉惠百姓，梦中所见不必耿耿于怀。”

廖德明拜谢离去，后来廖德明果然官至正郎。

774. 吴 山

【原文】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而仪曹郎与靳有姻婭，因力为之地。礼部尚书吴山曰：“凡义夫节妇、孝之顺孙诸旌典，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与匹夫争宠灵乎？”确论名言会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而止。

今日“节义”“孝顺”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随求随得。其次则富家，犹间可力营致之。匹夫匹妇绝望矣。若存吴宗伯之说，使士大夫还而自思，所以救旌异其亲者，反以薄待其亲。庶乎干进之路稍绝，而富家营求之余，或可波及单贱，世风稍有振乎？推之“名宦”、“乡贤”，莫不皆然。名宦载在祭统，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乡贤则须有三不朽之业。若寻常好官

好人，分内之事，何以祠为？又推之“乡饮”亦然。乡饮须年高有德望者，乃可以表帅一乡。今封公无不大宾者，而介必以贿得，国家尊老礼贤之典，止以供人腹诽而已。此皆吴宗伯所笑也。

【译文】 明朝人靳贵（字文僖）的继室，不到三十岁就守寡，官员拟奏请皇帝建坊表扬。皇帝交付礼部研商，而仪曹郎（官名，掌吉凶礼制）和靳家是姻亲，更是极力促成此事。

礼部尚书吴山说：“以往立碑是因普通百姓能发挥忠孝节义的德行，可为子孙模范，其用意是为惕励世人，至于士大夫，哪个不该力行忠义，孝上悌下呢〔确论名言〕？靳夫人即然曾接受皇上册封，为什么还要和普通百姓争荣宠呢？”

后来在往西苑路上，正巧碰到学士徐阶（字子升，谥文贞）。

徐阶也赞同建坊表扬，吴山严肃的说：“难道先生是怕靳夫人再嫁吗？”

徐阶不敢再多言。

〔梦龙评〕今天（指明朝）建坊表扬忠孝节义，只限于士大夫之家，其次是富豪大户可以用钱营求，至于普通百姓，根本不用梦想。若是吴山的见解能被接受，士大夫们能自我反省，明白建碑坊表扬亲人，就自己身份地位而言其实反而是苛待了亲人，或许能打消一些人请立碑坊的念头，而富豪大户在用钱营求之余，朝廷或许也会考虑为地位卑微的百姓建碑，不也能稍振世风吗？其实，推而广之，一般达官乡绅都应如此。

古时能留名于〈祭统〉（《礼记》篇名，记祭祀之本）的官员，若不是有极大的功德或对百姓有大恩德的，一律不予祭祀，一般的乡绅则必须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功业，若只是普通好官、好人，这本就是做人的本份，为什么要特别祭拜呢？

至于乡饮（古时每三年举行大考，乡大夫推举贤者于君，临行时饮酒饯别）也是一样，举行乡饮必是推举年高德劭，可以做为了一乡表率，可是现在册封名号无不大宴宾客，贿赂风气也随之而起，国家尊老礼贤的典礼只徒具形式，这种种现象，都是吴山所耻笑的！

775. 宋均 卢坦

【原文】 东汉宋均常言：“吏能宏厚，虽贪污放纵犹无所害。边批：甚言之。唯苛察之人，身虽廉，而巧黠刻剥，毒加百姓。”识者以为确论。边批：廉吏无后，往往坐此。

唐卢坦，字保衡，始仕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尹，召坦谕曰：“某巨室子，与恶人游，破产，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也。”黄裳惊异其言。

只说得“酷”“贪”二字，但议论痛快，便觉开天。

【译文】 东汉宋均常说：官吏若是心地宽厚，纵使稍爱钱财、行为放纵〔极端言之〕，仍不会成为百姓的大害，反倒是为人严苛的官吏，虽廉洁刚直，但因太过严峻，反而最是百姓的大患〔廉吏无后，往往因此〕。很多有识之士认为

他的论调非常有理。

唐朝人卢坦初为河南尉时，杜黄裳为令尹，一天，召见卢坦说：“有个大官儿子不慎交了坏朋友，现在家财败尽，你再深入调查，了解详情。”

卢坦说：“凡是为官清廉，虽位高权重，仍不会有丰厚家产，若有庞大家财，必是剥削百姓累积而来，假使子孙能守财，那是上天要他富有；若是不能守财，那是取于人还于人，还有什么好调查的？”

杜黄裳对卢坦的回答觉得非常讶异，也非常赞许。

〔梦龙评〕虽宋均、卢坦只谈“酷”“贪”两字，但议论痛快，别开生面。

第八部 兵智

兵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毫厘，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迂延，不如 之斩髻；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也。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鄱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邲河之穀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唯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战者乎！

【译文】 岳忠武的兵法说：“仁智信勇严，为将用兵者缺一不可。”而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智——智慧。

智慧是一种明澈无比的理解，由此可生出仁、信、勇、严的德性为，带兵作战能以智慧为本，则想要不仁不信不勇不严也不可能。

历史上的战役，有不战就获胜的，有百战百胜的；有正大光明的获胜，也有以诈取胜的；有以没有前例的战法获胜，更有仿效古人兵法而获胜的。天时不同，地利不同，敌情不同，因此对敌作战的方式也不同，这种种应敌获胜的方法如何选择，便靠智慧。

历史上的兵书不乏，其成败得失也都有明确的记载，我这里只实录历史上一些用兵不败的故事，分为“不战”、“制胜”、“诡道”、“武案”四卷。岳忠武说：“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这些故事便是巧妙运用的真实例子，或可供做印

证启发之用。

儒者不屑谈军事，这正是儒者没能力谈论兵法的缘故，儒者总说用兵不可诈胜，但真正有用兵智慧的人，正唯恐不能想出各种诡诈的作战方法来。

只有能行诈的人才能作战，而亦唯有能战的人，才能消弭天下的兵灾战祸。

二十一、未战先胜

【原文】 形逝声，策拙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译文】 有形的武力不如无形的影响力，策谋也远比蛮力更有用。能在庙堂上折冲取胜，就不必要赴战场对决；在战场上的将帅能善谋慎断，就不必让兵卒亲冒矢石。如此，才能行遍天下无敌手。

776. 荀罍 伍员

【原文】 鲁襄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帅诸侯之师围郑。郑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围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不然，无成。”边批：亦是。知 曰：“许之盟而还师以敝楚。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暴骨以逞，不可以争。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乃许郑成。后三驾郑，而楚卒道敝，不能争，晋终得郑。

吴阖闾既立，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己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肆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闾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晋、吴敝楚，若出一辙。然吴能破楚，而晋不能者，终少柏举之一战也。宋儒乃以城濮之战咎晋文非王者之师，噫！有此议论，所以养成南宋为不战之天下，而竟奄奄以亡。悲夫！

按：吴璘制金，亦用此术。虜性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于是选据形便，出锐卒，更迭挠之，与之为无穷，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坚忍之气。俟其少怠，出奇胜之。

【译文】 春秋时代鲁襄公时，晋楚争郑。襄公九年，晋悼公联合其他诸侯的军队围攻郑国，郑人恐惧之余，遣使求和。

这时，荀偃（春秋晋人，字伯游，卒谥献）说：“继续围攻郑国，等楚救郑时，就可迎战楚军，如果与郑议和，就得不到实际的利益。”

荀罃（晋大夫，卒谥武子）却说：“不可以，应该与郑结盟引兵而归，如此楚国就会出兵讨郑，我们等楚军疲惫不堪后，把军队分成三路，联合其他诸侯军队迎战楚军。那么我军在未疲惫前，楚军早已疲累得不能作战了，远比现在就跟楚国交战要好得多。假如现在就跟楚国交战，必然伤亡惨重，所以应以不战为上策。所谓聪明的人以智慧取胜，愚笨的人以蛮力克敌，这正是先王克敌致胜之道。”

群臣都表示赞成，于是接受郑国的求和。后来楚国果然三度出兵讨郑，但是由于长途行军而精疲力竭，根本无法作战，最后晋国终于取得郑国。

吴王阖闾（一作阖庐）即位后，曾问伍员（字子胥）说：“贤卿曾建议伐楚，寡人也有伐楚之心，寡人想亲自率军伐楚，贤卿以为如何？”

伍员答：“楚国政治纷乱，没有真正的执政者，假如大王动员三军，徒然劳民伤财，所以不如先发一军，诱楚出兵迎战。楚国出兵，大王退兵；楚国退兵，大王再出兵。楚军往来跋涉，必会疲于奔命，而想放弃交战的念头，这时大王再运用各种手段，使楚国的军事政治更混乱，彻底瓦解楚人的斗志，然后大王再动员三军，一定能彻底摧毁楚国。”

阖闾欣然采纳伍员的建议，从此楚军就陷入疲于奔命的苦境。

〔梦龙评〕晋与吴削弱楚国实力，用的都是同一手法，但是吴能在柏举大破楚军，而晋却不能在城濮灭楚。宋儒在批评楚晋“城濮之战”时，竟然责难晋文公并非王者之师，不能伐楚。唉！正因宋儒有这种思想，才使南宋出现不战而和的妥协论调，终于使南宋逐渐由衰而亡，真是可悲啊！

按：宋将吴璘对付金兵，也用这种方法。金兵的个性忍耐坚久，命令严酷，一旦令下，必誓死执行任务，因此每次决战，非得打好几天，纠缠不清。吴璘于是选择有利地形，派出精锐兵卒，轮番骚扰，使金兵穷于应付，不得休息，来磨蚀他们坚忍的士气，等到金兵稍有懈怠的间隙，立刻以奇兵袭击，大胜而回。

777. 高

【原文】 开皇初，帝尝问高 以取陈之策。 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集。彼必屯兵御守，便可废其农时。及彼聚兵，我还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忽济师，出其不意，破贼必矣。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更复烧之。不出数年，自可令彼财力俱困。”帝用其策，卒以敝陈。

【译文】 隋文帝开皇初年，文帝曾问高 （字昭玄）进攻陈国的策略。

高 说：

“江北地寒旱，收成晚，江南气温高，水田收成早，我们趁陈国人忙着收成的时候，悄悄的征调少数兵马在边境集结，陈国必定会屯兵防守，如此一来就会影响陈国的收成。他们结集防备，我们就退兵，反复多次后，陈国士兵再看到我军集结，一定会习以为常，不再相信我军会真的进攻。就在陈国松懈之时，我军出其不意的发兵进攻，一定能破陈国。

“另外，江南土层薄，民舍多半是用竹茅搭建，而贮藏谷物的仓库也不习惯用地窖，我国可暗中派遣奸细，顺着风势纵火烧仓，等陈国人把谷仓整建好了，放火再烧，不出几年，陈国自然人力、财用都疲敝不堪。”

文帝用高 的计策，终于使陈国走上民生凋敝、财用困难的窘境。

778. 周德威

【原文】 晋王存勖大败梁兵，梁兵亦退。周德威言于晋王曰：“贼势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军远来，救人之急，三镇乌合，利于速战。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镇、定之兵，长于守城，短于野战。吾所恃者骑兵，利于平原旷野，可以驰突。今压城垒门，骑无所展其足，且众寡不敌，使彼知吾虚实，则事危矣。”王不悦，退卧帐中。诸将莫敢言。德威往见张承业，曰：“大王骤胜而轻敌，不量力而务速战。今去贼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桥以薄我，我众立尽矣。不若退军高邑，诱贼离营，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别以轻骑，掠其馈饷，不过逾月，破之必矣！”承业入，褰帐抚王曰：“此岂王安寝时邪？周德威老将知兵，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兴，曰：“予方思之。”时梁王闭垒不出，有降者，诘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桥。”王谓德威曰：“果如公言！”

【译文】 五代十国时，晋王李存勖大败梁兵后，梁暂时退兵。周德威（字镇远，勇略多智）知道晋王想乘胜追击，于是对晋王说：“敌人气势盛，我军应该先按兵不动，等梁兵疲敝后再进攻。”

晋王说：“我率军远征，急如救人，再说我军是仓促成军，适合速战，现在将军却建议孤王按兵不动，这是什么原因？”

周德威说：“梁兵善于守城，不善于野地作战。我军仗恃的是骑兵，对骑兵而言，平原旷野是最有利的地形，可以驰骋突袭，但现在面对城门堡垒，骑兵根本无法施展。再说敌众我寡，假使让敌人摸清了我军的兵力，对我军实在大大不利。”

晋王听了周德威的解释仍不满意，就自回帐休息，其他将军见晋王一脸的不高兴，也都不敢再多说什么。

周德威知道晋王尚未改变心意，就去见张承业（字继元，宦官）说：

“大王击败梁兵之后，有轻敌之心，不考虑自身的兵力，一心只想速战，现在敌我仅一水之隔，敌人若造浮桥偷袭我军，我军一定覆没。不如退守高邑，再出兵引诱梁兵离营，梁兵离营我军就回高邑，梁兵回营，我军再出，另外派一支骑兵队专门抢夺梁兵的军饷粮食，不出一个月，一定能破梁。”

张承业于是来到晋王的营帐，掀起帘帐说：“这哪是您平日安寝的时间呢？周德威是老将，深懂用兵之道，他的话可不能忽视。”

晋王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大声说：“我正在想这件事。”

这期间梁王虽在军垒却闭门不出，后来晋兵侦讯一个投降的梁兵，他供说：“梁王正命人建造多座浮桥，准备攻晋。”

晋王对周德威说：“果然不出将军所料。”

779. 诸葛恪

【原文】 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擒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鱼之走渊，猿狖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馭而羈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民间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译文】 三国时代的诸葛恪（三国吴人，通晓军事）以有才干出名，孙权（吴王）想试试他的才干，就委任他出仕文官，掌管钱谷；但处理文书不是诸葛恪的专长，平日文书公文作业繁琐，令诸葛恪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

武侯（官名，掌巡房执捕）听说诸葛恪的烦恼，就上书陆逊（字伯言，善军略），禀告孙权，孙权立即改派诸葛恪为武将。

诸葛恪说：“丹阳地方山势险阻，山民剽悍，以前虽也派兵征讨，但所平定

的不过是丹阳县外围的平民而已，至于深居内地的山民，却丝毫奈何不了他们。”

诸葛恪因此请求为丹阳守令，并保证三年内可招抚四万山民。

朝中官员都认为：丹阳地势险阻，山川幽谷绵长数千里，山民从不进入县城与官兵正面为敌，只是在野外埋伏，等官兵出城追捕，他们又窜逃回山区。山民们以山为屏障，民风好战，崇尚勇力，攀山涉水就像鱼、猿一般，当官兵防备松懈时就下山抢夺。每次官兵围剿他们所藏匿的洞穴，若是官兵人少，他们就蜂拥围攻；若官兵人多，他们就四处窜逃。所以从前朝到现在，一直无法使山民真正的归顺。

诸葛恪却保证一定能平服丹阳。

孙权于是正式任命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诸葛恪上任后立即下令：整编军伍，严密防守，对已归顺的山民，要他们集中耕作，集体生活。又命属下修建围篱，不可与山民冲突；等到稻谷快成熟时，就命士兵抢先收割，不留一粒谷粮。山民们在积粮吃尽又无粮可抢的情形下，只有下山投降一途。

诸葛恪又下令：“凡山民自愿归化我朝者，都应妥善照顾，进入县城不可因怀疑他们意图，而随意扣押逮捕。”

之后，长吏胡伉抓了一个叫周遗的山民，周遗曾经是令官府头疼的人物，现在因缺粮而投降，但内心却仍然想伺机作乱，胡伉把周遗抓到诸葛恪的面前，以为立了一功，诸葛恪却以胡伉违抗军令而下令斩首。

山民听说胡伉因触法而斩头，知道诸葛恪只希望他们能下山投降而已，于是扶老携幼纷纷出山，一年后，招降的人数正如诸葛恪所保证的。

780. 杨 侃

【原文】 魏雍州刺史萧宝夤反，攻冯翊。尚书仆射长孙稚讨之。左丞杨侃谓稚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长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计则善矣。然今薛修义围河东，薛凤贤据安邑，宗正珍孙守虞坂，兵不得进，如何？”曰：“珍孙行阵一夫，因缘为将，可为人使，安能使人？河东治在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郡东。修义驱卒士民，西围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旧村。一旦闻官军至，皆有内顾之心，势必望风自溃矣。”稚乃使其子彦与侃帅骑兵，自恒农北渡，据石锥壁。侃声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今送降名者，各自还村，俟台举三烽，即举烽相应。其无应烽者，乃贼党也，当进击屠之，以所获赏军士。”于是村民转相告语，虽实未降者，亦诈举烽。一宿之间，火光遍

数百里。贼围城者不测，各自散归。修义亦逃还，与凤贤俱请降。稚克潼关，遂入河东，宝夤出奔。

【译文】 北魏雍州刺史萧宝夤（齐明帝第六子，字智亮）兴兵叛乱攻打冯翊郡。

当尚书仆射长孙稚（字承业，孝文帝因他六岁时袭继爵位，故赐名稚）前往征讨时，左丞杨侃（字士业）建议说：

“以前魏武帝曹操曾多次与据守潼关的韩遂（后汉金城人，被曹操所灭）、马超（字孟起，汉末将军）交战，马超的才智比不上曹操，但曹操始终不能一举擒服马超，原因就是马超据守要塞的缘故。如今贼兵守备坚强，不如先由北方的蒲坂渡河而西，进攻敌人的腹地，若士兵们人人抱置死地而后生的意念，不仅可解华州之围，又可坐取长安。”

长孙稚说：“你的策略很好，但现在薛修义（即薛循义，字公让）包围河东，薛凤贤据守安邑，而宗正珍孙则镇守虞坂，我军无法进兵，这该怎么办呢？”

杨侃说：“在宗正珍孙的军营中，有一个是凭个人关系、背景而被任命为将军的，这种人只能受人驱使，怎能指挥部队呢？河东的中心在蒲坂，临近黄河岸，而重要的城市也都集中在郡东，薛修义出兵包围西部，士兵的父母妻子都留在故乡，一旦他们知道官军来到郡东，一定会担心故乡的家人，影响士气，结果就会像秋风扫落叶般不战而溃。”

于是长孙稚就派自己的儿子与杨侃一同率领骑兵，从恒农北渡黄河，据守右锥壁。

杨侃下令：“军队先驻扎此地，在等步兵前来会合的期间，可先观察民心的向背。凡是自动前来投降的敌兵，一律遣返回乡。愿意投降的敌兵，可以在见到高台上燃起三把烽火时，也举烽火回应；如果见到烽火而不回应，就表示是敌党，那么我军就格杀勿论，所获得的战利品，都将做为将士的奖赏。”

村民得到消息后争相走告，虽没有明白表示要投降，但却都有举烽火表明自己非敌人的念头，因此一夜间火光照天，几百里内一片火海。

围城的叛党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手下的士兵就已各自溃散回乡，甚至连薛修义也逃回家，与薛凤贤一起请降。

长孙稚攻占潼关后，就乘胜进攻河东，叛将萧宝夤只好狼狈而逃。

781. 高仁厚

【原文】 邛州牙将阡能叛，侵扰蜀境。都招讨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仁厚命释缚，问之，

边批：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于狱，云汝事归，得实则免汝家，不然尽死，某非愿尔也。”仁厚曰：“诚知汝如是，我何忍杀汝，今纵汝归，救汝父母妻子，但语阡能云：‘高尚书来日发，所将止五百人，不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当为我潜语寨中人，云：‘仆射愍汝曹皆良人，为贼所制，情非得已。尚书欲拯救湔洗汝曹，尚书来，汝曹各投兵迎降，尚书当以‘归顺’二字书汝背，遣汝还复旧业。所欲诛者，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五人耳。必不使横及百姓也。’”谍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书尽知而赦之，其谁不舞跃听命！”遂遣之。

明日仁厚兵发，至双流，把截使白文现出迎。仁厚周视堑栅，怒曰：“阡能役夫，其众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岁余不能擒，今观堑栅，重复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饱食、养寇邀功也！”命引出斩之。监军力救，乃免，命悉平堑栅，留五百兵守之，余兵悉以自随。又召诸寨兵，相继皆集。阡能闻仁厚将至，遣浑擎立五寨于双流之西，伏兵千人于野桥箐，以邀官军。仁厚知，遣人释戎服，入贼中告谕如昨所以语谍者。贼大喜呼噪，争弃甲来降。仁厚因抚谕，书其背，使归语寨中未降者。寨中余众争出，浑擎狼狈逾堑走，其众执以诣仁厚。仁厚械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唯留旗帜。

明旦，仁厚谓降者曰：“始欲即遣汝归，而前途诸寨百姓未知吾心，借汝曹为我前行，过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谕之。比至延贡，可归矣。”乃取浑擎旗倒系之，每五十为队，授以一旗，使前扬旗疾呼曰：“罗浑擎已生擒，送使府。大军且至，汝寨中速如我出降。立得为良人，无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争出降。胡僧大惊，拔剑遏之。众投瓦石击之，共擒以献仁厚，其众五千人皆降。明旦又焚寨，使降者又执旗先驱。到新津，韩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堑死。将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运出资粮，然后焚之。”新降者竞炊爨，与先降来告者共食之，语笑歌吹，终夜不绝。明日，仁厚候双流、穿口降者先归，使新津降者执旗先驱，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归矣。”罗夫子置九寨于延贡，其众前夕望新津火光，已待降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罗夫子脱身弃寨奔阡能。明日，罗夫子、阡能谋悉众决战，计未定，日向暮，延贡降者至。阡能走马巡寨，欲出兵，众皆不应。明旦大军将近，呼噪争出，执阡能、罗夫子，泣拜马首。出军凡六日，五贼皆平。

只用彼谍一人，而贼已争降矣。只用降卒数队，而二十四寨已望风迎款矣。必欲俘馘为功者，何哉？

【译文】唐朝时，镇守邛州的副将阡能反叛，侵扰四川县境，都招讨使高仁厚（僖宗时因讨韩秀升有功任剑南东川节度使）率军征讨。在发兵的前一天，

营地中来了个卖面具的小贩，守卫的士兵觉得小贩形迹可疑，讯问之下，果真是阡能派来的间谍。

高仁厚命人为他松绑，并且问他为什么会作间谍〔善用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对方说：“我本是个安份守己的小村民，阡能囚禁了我的父母妻小，威胁我当间谍，如果所探得的情报正确，就释放我的家人，否则杀我全家，我是被迫的。”

高仁厚说：“我非常了解你的苦衷，你放心，我不会狠心杀你的，现在我放你回去，让你能救你的家人，你回去对阡能说：‘高元帅不久将发兵，但士兵人数不多，只有五百名左右。’但我救你全家性命，你欠我一份人情，你回去后，暗中对营寨里的人说：‘高元帅体恤你们都是善良百姓，只因被阡能胁迫，情非得已，元帅想解救你们的困境，等元帅发兵征讨阡能时，你们只要杀阡能的兵士投降元帅，元帅就会派人在你们的背上写“归顺”二字，立刻遣送你们复归旧业。元帅想杀的，只是阡能、罗浑擎、句胡僧、罗夫子、韩求这五个人而已，并不想殃及无辜的百姓。’”

间谍说：“回故乡是大伙儿的心愿，元帅能了解我们的苦衷，不追究我们的罪过，大伙儿怎会不欢欣雀跃的听元帅吩咐呢？”

于是高仁厚遣送间谍回阡能营地。

高仁厚翌日发兵，行军到双流（地名），把截使（检查站长官）白文现亲自迎接，高仁厚环顾军营四周的栅栏堑道，很生气的骂道：

“阡能不过是个鄙贱的莽夫，手下的士兵也多半是耕田的农人，今天你率领全府的兵士，一年多来却无法擒服阡能，看到你营地重重的栅栏，难道你认为这样就能睡得着、吃得下，坐视贼寇壮大，而仍可厚着脸皮向朝廷邀功吗？”

于是下令将白文现斩首，后经其他将领一再求情，高仁厚才收回成命。之后，高仁厚命人拆去所有栅栏，留五百士兵守卫，其余士兵都编入自己部队，又召集其他营寨的部队，一同出发征讨阡能。

阡能听说高仁厚已发兵，就派遣罗浑擎在双流地区设立五个军寨，另在野桥菁埋伏千人迎战官军。

高仁厚得知阡能的计谋，就命人换上便服，偷偷混入敌营，暗中散布那天高仁厚曾对间谍所说的那番话。敌兵听说可以回家，高兴得大声欢呼，纷纷放下武器投降。高仁厚对投降者都亲切的慰问，命人在他们背上写字，好让他们再去招降旁人。

罗浑擎见大势已去，只好由城沟中逃走，却被众人擒住，押到高仁厚面前。高仁厚将他押送督府处置，然后下令：“五军寨除旗帜留下外，其余一律焚毁。”

次日上午，高仁厚又对降兵说：“本帅本想立刻遣送你们返乡，但前路军寨的士兵并不了解本帅的心意，本帅想请各位为先锋，等大军到穿口、新津两处营寨时，将各位背上的字让当地守军看到，等到达北边的延贡，各位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以五十人编为一队，每队都发给罗浑擎的军旗一面，队前的掌旗官一面不断挥舞倒挂的军旗，一面大声叫道：“罗浑擎已被活捉，现已押送督府定罪，官军不久就会攻占此地，你们还不像我们一样，赶快投降，就可恢复良民的身份，平安无事。”

行至穿口，句胡僧在此设立了十一个军寨，寨中士兵争相投降，句胡僧大为震惊，拔剑想阻止众人投降，没想到众贼兵反以石块丢掷他，并且合力擒下他送交高仁厚，其余五千贼兵也全部投降。

第二天，高仁厚下令焚毁军寨，又命降兵举旗为先锋，来到新津，韩求在此所设置的十三个营寨全部投降，韩求也投沟自杀身亡。

军士本想毁寨，高仁厚阻止说：“降兵还没有吃东西，先把寨中存粮运出后再焚寨。”

新降的贼兵，竟然自愿作饭与前来招降的降兵同桌共食，歌声笑语处处可闻，彻夜不绝。

高仁厚命在双流、穿口等军寨投降的贼兵先行返乡，而以新津的降兵掌旗为前导，对他们说：“等进入邛州县境，你们也就可以各自回家了。”

罗夫子在延贡设置了九个军寨，在官军抵达延贡的前一晚，罗夫子寨中的贼兵，在看见新津降兵的营火时，就兴奋得整夜睡不着，准备投降了。等新津降兵到了之后，罗夫子只有弃寨投奔阡能。

罗夫子投奔阡能后，两人想尽全部兵力与高仁厚决一死战，然而计议一时未定。傍晚时，延贡降兵来到阡能营地前，阡能正骑在马上巡视军寨，见延贡降兵，想率兵攻击，哪知士兵全不听阡能指挥。第二天，官军到达营地时，众人把五花大绑的阡能、罗夫子押到高仁厚马前，一时间军士们欢声雷动。

高仁厚一共只花了六天的时间，就把阡能等五人全部歼灭。

〔梦龙评〕高仁厚只不过是利用一名间谍散布消息，就使得贼兵争相投降；只不过是利用了几队降兵，而二十四个贼寨就已伸长脖子等待高仁厚的到来，准备投降了。这样的战功，哪是只会以残酷手段对付敌人，以求功赏的人所能比的呢？

782. 岳忠武

【原文】 杨么为寇。岳飞所部皆西北人，不习水战。飞曰：“兵何常，顾

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谕之。贼党黄佐曰：“岳节使号令如山，若与之敌，万无生理，不如往降，必善遇我。”遂降。飞单骑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顺者，果能立功，封侯岂足道！欲复遣子至湖中，视其可乘者擒之，可劝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报。时张浚以都督军事至潭。参政席益与浚语，疑飞玩寇，边批：庸才何知大计？欲以闻。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机，何可易言？”益惭而止。黄佐袭周伦砦，杀伦，擒其统制陈贵等。会召浚还防秋。飞袖小图示浚。浚欲待来年议之，飞曰：“王四厢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飞以水寇攻水寇，则易。水战，我短彼长，以所短攻所长，所以难。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后以王师乘之，八日之内，当俘诸酋。”浚许之。飞遂如鼎州。黄佐招杨钦来降，飞喜曰：“杨钦骁悍，既降，贼腹心溃矣！”表授钦武义大夫，礼遇甚厚，乃复遣归湖中。两日，钦说全琮、刘锐等降。飞诡骂曰：“贼不尽降，何来也？”杖之，复令入湖。是夜掩敌营，降其众数万。么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飞伐君山木为巨筏，塞诸港汊，又以腐木乱草，浮上流而下。择水浅处，遣善骂者挑之，且行且骂。贼怒来追，则草壅积，舟轮碍不行。飞亟遣兵击之，贼奔港中，为筏所拒。官军乘筏，张牛革以蔽矢石，举巨木撞其舟，尽坏。么投水中，牛皋擒斩。飞入贼垒，余酋惊曰：“何神也！”俱降。飞亲行诸砦慰抚之，纵老弱归籍，少壮为军，果八日而贼平。浚叹曰：“岳侯神算也！”

按：杨么据洞庭，陆耕水战，楼船十余丈。官军徒仰视，不得近。岳飞谋亦欲造大舟。湖南运判薛弼谓岳曰：“若是，非岁月不胜，且彼之所长，边批：名言可以触类。可避而不可斗也。今大旱，河水落洪，若重购舟首，勿与战，遂筏断江路。薰其上流，使彼之长坐废。而精骑直捣其垒，则彼坏在目前矣。”岳从之，遂平么。人知岳侯神算，平么于八日之间，而不知计出薛弼。从来名将名相，未有不资人以成功者。○岳忠武善以少击众，尝以八百人破群盗王善等五十万众于南薰门，以八千人破曹成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于颍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凡有所举，尽召诸统制与谋，谋定而后战，故有战无败。猝遇敌，不动，敌人为之语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其御军严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徇。卒夜宿，民开门愿纳，无敢入者。军虽冻死不拆屋，饿死不卤掠。卒有疾，则亲为调药。诸将远戍，则遣妻问劳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颁赏，分给军吏，秋毫不私。每有功，必归之将士。吁！此则其制胜之本也！近日将官事事与忠武反，欲功成，得乎？

【译文】 南宋时杨么（原名太，因初作乱时年纪幼少，楚人称年幼为么，故称他为杨么）盘据洞庭湖为乱，擅长水战，岳飞（字鹏举，曾大败金兵于朱仙镇，后以莫须有罪名被秦桧下狱死，年三十九，谥忠武）所属的部队多半是西北人，不习惯水战。

岳飞于是派人招降杨么手下大将黄佐，说：“英雄不论出身，只要你愿意归降，本帅愿意重用你。”

黄佐暗想：“岳帅号令如山，若是与岳帅为敌，最后一定命丧岳军，不如投效岳帅，他必会善待重用我。”

于是答应归降。

岳飞单身骑马来到黄佐营地探视黄佐，并且轻抚黄佐的肩膀说：“你能识时务必能立大功，日后何止是封侯拜爵而已！本帅想派你再回洞庭湖，见了杨么，如果有机可乘就活捉他，或者劝他归降如何？”

黄佐被岳飞的信任与重用感动得流泪，发誓要以死报答岳飞。

这时张浚以都督军事来到此地，参政席益对张浚表示怀疑岳飞有轻敌之心〔庸才何知大计〕，想进一步逼问岳飞的平贼计划。

张浚说：“岳帅为人忠信诚正，再说军事机密，岂能轻易泄露？”

席益听了，不禁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惭愧。

另一方面，黄佐袭击了贼寇周伦，擒获统军陈贵等人。这时，皇帝召张浚回朝商议防秋（宋时突厥、契丹常在秋天入寇，故朝廷在此时调兵戍守边境，谓之“防秋”），临行前，岳飞取出袖中的战略图给张浚看，想商议讨平杨么的计划。

张浚认为不妨等明年再讨贼。岳飞说：“王四厢用正规军打水寇，当然难打；末将用水寇打水寇，这仗就容易多了。打水仗不是我军的专长，以我军不擅长的水战与水寇对打，当然容易失败，若是先招降杨么身边的大将，使杨么孤立，再借贼将率贼兵攻打他们自家兄弟后，继之以官兵围剿，八天之内一定能擒服杨么。”

张浚于是答应岳飞出兵。

岳飞到鼎州后，黄佐已说服杨钦归降，岳飞高兴的说：“杨钦是杨么身边的悍将，现在投顺我军，杨么已众叛亲离了。”

于是授杨钦武义大夫的官职，非常礼遇他，同样也命杨钦回洞庭湖为反间。

两天后，杨钦也说服全琮、刘锐等人归降，岳飞见了他们，故意骂道：“贼人没有全部投降，你们来此地做什么？”

命人鞭打他们，又命他们复回洞庭湖。

这晚岳飞率兵偷袭贼营，虏获好几万名贼兵，杨么败得不服气，乘船从湖上逃逸。由于杨么所搭乘的战船装有转轮，所以船行的速度好像飞一般，又因船边装置撞竿，官船一靠近，就被撞竿击得粉碎。

岳飞命人砍伐巨木做成木筏堵在港口，又命人从上游抛置大量的腐木杂草，

让其顺流而下，又挑选善于骂阵的兵士，在杨么船行进到水浅的航道时，就边走边骂，让杨么在盛怒下，顾不得水浅而下令船只追击。

杨么果然中计，结果船只遭到上游流放的杂草阻碍，动弹不得，岳飞立刻下令官兵攻击，贼兵纷纷窜逃入港，又遭港口的木筏所阻，官兵在木筏上架起牛皮，防止贼人用箭石攻击，一面用大木桩撞击贼船。杨么见大势已去，投水时被牛皋擒获斩首。

岳飞进入贼营，残余的贼兵认为岳飞是神人，全部投降。岳飞亲自到各营寨安抚众人，释放老弱的贼兵回家，而年轻力壮的贼兵则编入正式部队，果然如他所说，八天内平服贼人。

张浚叹服的说：“岳侯真是神算。”

〔梦龙评〕杨么盘据洞庭湖，在陆上耕种，水上作战，楼船高达十多丈，官军眼睁睁的看着杨么横行，却无计可施。岳飞本想造大船征讨杨么，但湖南运判薛弼（字直老，谥忠简）却劝阻岳飞说：“若要造大船，非要耗时一年半载不可，即使造好了船，水战仍是杨么所擅长的。因此，我军只能避免水战而与杨么斗智，才是致胜之道。现在正是天旱水枯，阻断江面，不要与贼人正面冲突，再从上游流放大量杂草困住船只，使贼人无法发挥水战的优势，一面派精锐骑兵直攻贼营，贼人必败。”

岳飞听从薛弼的建议，果然平定了杨么。一般人都认为岳飞料事如神，能在八天之内平定杨么，却不知是出自薛弼的计谋。从来名将名相，没有不借助他人而成功的。

岳飞擅长以寡击众，曾以八百人破贼人王善五十万人于南熏门，也曾以八千士兵在桂岭大破曹成的十万大军。以上所说的战役，事前岳飞都曾与统兵的将领商议，经过细密的计划才与贼人交战，所以战无不胜，即使遭到贼人突击，也不会自乱阵脚，敌人曾叹服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带兵虽军令森严，却能以诚待兵。有一名士兵曾因偷取民家一束麻，而被军令处死；之后夜晚行军，虽民家开大门邀军士入屋住宿，也没有士兵敢接受民家招待，宁可冻死，也不强占民宅；宁可饿死，也不抢夺民粮。

士兵生病，岳飞都亲自照料，如果戍守远地，岳飞一定要妻子分别到各士兵家，慰问他们家人的生活起居。凡是作战牺牲者，岳飞不但伤心流泪，并抚育他们的孤儿，或者代子求婚。每建战功，都归功所有将士。唉！这就是岳飞所以致胜的原因，现在的将官，所言所行都与岳飞背道而行，还想成功吗？

783. 李 愬

【原文】 宪宗讨吴元济。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既败，袁滋代将，复无功。李愬求自试，遂为随唐邓节度使。愬以军初伤夷，士气未完，乃不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贼方安袁公之宽，我不欲使震而备我。”乃令于军中曰：“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抚养。战非我事也。”边批：能而示之不能。齐人以愬名轻，果

易之。

愬沉鸷，能推诚待士。贼来降，辄听其便。或父母与孤未葬者，给粟帛遣还，劳之曰：“而亦王人也，无弃亲戚！”众愿为愬死。故山川险易，与贼情伪，皆能晓之。边批：虏在目中，不然不轻战。居半岁，知士可用，乃请济师。于是缮铠厉兵，攻马鞍山，下之。拔道口栅，战楂枒山，以取炉冶城，平青陵城。擒骠将丁士良，异其才，不杀，署捉生将。士良策曰：“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乃擒以献。于是秀琳举文城栅降。遂以其众攻吴房，残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当避。”愬曰：“彼谓我不来，此可击也。”众决死战，贼乃走。或劝遂取吴房，愬曰：“不可。吴房拔，则贼力专，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单骑抵栅下与语，亲释缚，署以为将。秀琳为愬策曰：“必破贼，非李祐无以成功者。”祐，贼健将也，守兴桥栅，其战常易官军。愬候祐护获于野，遣史用诚以壮士三百伏其旁，见羸卒若将燔聚者。祐果轻出，用诚擒而还。诸将素苦祐，请杀之。边批：能苦诸将，定是有用之人。愬不听，以为客将。间召祐及李忠义，屏人语至夜艾。忠义亦贼将。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为突将，自教之。会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军中以为不杀祐之罚，边批：不通。将吏杂然不解。愬力不能独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贼乎？何见夺者众耶？”则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杀祐，无与共谋蔡者。”诏释以还愬。愬乃令佩剑出入帐下，署六院兵马使。祐奉檄呜咽。诸将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袭蔡之谋矣。

不械送祐，则谤者不息。此与司马懿祁山请战奉诏而止同一机轴，皆成言先入，度其必不违而后行之者也。辛毗持节而蜀师老，李祐还幕而吴寇平。虽将之善，君亦与焉。

岳侯平杨么，李愬克元济，无一不资才于敌，亦由威信素孚、操纵在手故也。后人漫然学之，鲜不堕敌之间矣。岑彭、费祎亡其身，俱为降人刺杀。曹瞒、苻坚亡其师，赤壁之役，操信黄盖之降以取败。淝水之战，降将朱序谋归晋，阴导晋败秦。彼皆老于兵事者，而犹如此，可不慎与？

李愬之将袭蔡也，旧令敢舍谍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抚之。故谍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贼虚实。

能用谍，不妨舍谍。然必先知谍，方能用谍；必能使民不隐谍，方能知谍；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隐谍。呜呼！难言矣！○近有邑宰，急欲弭盗，谓诸盗往往获自妓家，必驱妓出境，乃清盗藪。夫妓家果藪盗，正宜留之，以为捕役耳目之径。若藪之境外，与藪之境内庸愈？假令盗藪民家，亦将尽民而驱之乎？不深严捕役之督，而求盗无藪，斯无策之甚者也。

时李光颜战数胜。元济率锐师屯洄曲以抗光颜。愬知其隙可乘，乃夜起师。祐以突将三千为前锋，李忠义副之，愬率中军三千，田进诚以下军殿，出文城栅，令曰：“引而东。”六十里止，袭张柴，歼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铠，发

刃彀矢。会大雨雪，天晦，凜风偃旗裂肤，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于道十一二。张柴之东，陂泽阻奥，众未尝蹈也，皆谓投不测。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边批：抖然。士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然业从愬，人人不敢自为计。边批：士有必死之心矣。愬分轻兵断桥道，以绝洄曲道，又以兵绝郎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悬瓠城，雪甚。城旁皆陂池，愬令击之，以乱军声。贼吴房、郎山戍晏然无知者。祐等坎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开关，留持柝，传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耳。”及闻号令，曰：“常侍传语！”始惊，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进兵薄之，愬计元济且望救于董重质。乃访其家慰安之，使无怖，以书召重质。重质以单骑白衣降。进诚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

【译文】 唐宪宗命唐邓节度使高霞寓（熟知《春秋》及兵法）讨伐吴元济（曾与董重质共剽关东，后被李愬平定）失败后，又命袁滋代高霞寓为节度使讨贼，但仍徒劳无功。李愬（字元直，有谋略）自愿请伐吴贼，于是宪宗任命他为唐邓节度使。

李愬认为官军在与吴贼交战失败后，士气尚未恢复，于是下令暂时停止斥堠出任务。

有人对此提出疑义，李愬说：“贼人已习惯袁大人以宽仁带兵的作风而松懈防备，我不想打草惊蛇。”

接着又昭告全军：“皇上知我能隐忍，所以只委派我安抚军士的情绪，至于作战打仗，这不是我的职责〔能而示之不能〕。”

贼人也因李愬的名号并不响亮，而有轻视之心。

李愬为人沉稳，能以诚待人，遇有贼人来降，李愬都任他们在营中自由走动，从不予以监视或限制，遇有降者的亲友死在故乡的，就致赠金帛米粮，要他们回乡奔丧，并说：“你们也是天子的臣民，不可遗弃亲人。”

众人被李愬的诚意所感动，都愿意为李愬效死命，所以有关贼人的军情及贼营的地形、兵力布置，李愬都了若指掌。

半年后，李愬见军士士气高昂，个个训练有素，知道时机成熟，就挥师攻敌〔虜在目中，不然不轻战〕。先攻马鞍山，破道口栅，战楂枒山，取炉冶城，平青陵城。擒获悍将丁士良，李愬怜惜他是将才，没有杀他。

丁士良感激之余，献计说：“吴秀琳虽只有数千兵力，但官军屡攻不下，完全是因有陈光洽为他出主意，我愿意为李公擒下陈光洽。”

果然，在丁士良擒服陈光洽后，吴秀琳在文城栅弃械投降。

于是李愬用贼兵攻吴房（县名），等破城后才再以官兵出击，此时有人劝李愬：“困战之兵，不可穷追。”

李愬说：“正因贼人以为我不会紧追，才是我进攻的最佳时机。”

众军士也愿意与贼人一决死战，将士用命之下，贼兵四处溃逃。

有人建议干脆将吴房夷平，以杜绝贼人再度聚集。

李愬说：“不可，夷平吴房，贼人的兵力就会集中，不如保留吴房，分散贼人兵力。”

当初，吴秀琳自缚投降时，李愬只身来到文城栅下，亲切地安慰，并亲自为他松绑，任命他为将领，吴秀琳也献计说：“要想破吴元济，非擒获李祐不可。”

李祐是吴元济手下大将，负责防守兴桥栅，每次战役都迫使官军无功而返，不得不另行派兵进剿。

李愬命将军用诚率领三百精兵在李祐的营地附近的郊野埋伏，另派一些老兵，假作要攻击焚烧李祐的营地，李祐果然中计出兵，被用诚所俘。

官军曾多次吃过李祐的苦头，请求李愬杀了他，但李愬没答应，反而以客将之礼待李祐，甚至屏退旁人，单独与李祐、李忠义两人谈到半夜，李忠义也是贼将，军官们纷纷劝说李愬，不可与此二贼将太过接近，李愬却反更加尊重礼遇二人。

另外，李愬也募集勇士三千人为突击兵，亲自督导训练。正巧这期间，大雨不止，由五月一直下到七月，官军们传出“天雨不止是上天为责罚李愬不杀李祐”的谣言。

由于官军们不能谅解李愬礼遇李祐等人的做法，因此士气低落，而杀敌平贼又不能只靠李愬一人。

李愬无计可施下，只有命人把李祐关起来，哭着说：“难道是天意不让我平贼吗？为什么大家都反对我的做法呢？”

说完，将李祐送交朝廷处置，并且上表奏请：“一定要杀李祐，否则无法与众军士共同袭灭吴元济。”

宪宗却下诏释回李祐，并命李祐辅佐李愬灭吴贼，李愬命李祐统领六院兵马（唐朝山南道精兵），每天佩着剑出入帐下议事。李祐手捧公文，不禁感动得流泪，其他官军也不敢再有反对意见，于是上下一心，共同商议袭击吴贼的计划。

〔梦龙评〕不把李祐上了刑具送往京城，毁谤的话将不会止息，这和当年司马懿祁山请战，等奉到皇帝诏令即止，所用的机略是一样的。都是先把一切利害关系计算清楚，预估“计”之可行，一定能得到首肯，才放手一搏。就如辛毗传达圣旨之后，蜀国的军队就不堪作战了；李祐重回李愬的帐下，贼寇就平定了。这固然是为将君的善于用兵，而知人善任的贤君，也是成

事的原因。岳侯平杨么、李愬灭吴元济，虽都是借贼将攻贼首，也是因为将帅本身素有威望，能服众人，再者早已掌握情势，才能克敌致胜。

如果后人不能衡量自身能力，只会依样画葫芦，难保不失败，像岑彭、费祎都是被降兵所杀；曹操〔盲信黄盖之降〕、苻坚〔降将朱序谋降，阴导败秦〕分别败于赤壁之役、淝水之战，他们都是沙场老将，熟于军事，尚且如此，后人能不谨慎小心吗？

李愬准备袭击蔡州时，早先曾有“窝藏间谍或知谍不报者一并处死”的律令，李愬撤消旧令，一律不予追究，密谍在感激下，反而提供军情给李愬，使他更加能掌握敌人的动静虚实。

〔梦龙评〕要能运用间谍，不妨让人窝藏间谍，但必须先查明间谍的所在，才能运用他们。只有能让百姓不窝藏间谍，才能查觉出他们的存在；只有对百姓恩威并济，才能使百姓不隐藏间谍。唉！这其中的学问大了！

有一县令想肃清境内的盗匪，认为既然以往曾多次在妓馆捕获盗匪，不如将妓女赶出县境，那么盗匪也就自然会销声匿迹了。唉！如果盗匪常流连妓馆，不是正好给予捕役缉捕盗匪的线索，与其让盗匪聚集县外，不如让他们留在县内，好就近监视掌握；再说，如果他们盘据民家，是否也要将全县的百姓驱逐出境呢？身为县令，不督责衙役尽力拘捕盗匪，反而只希望盗匪没有落脚的地方，真是没有头脑到极点了！

早先李光颜（字光远，谥忠）曾一连打了几次胜仗，吴元济率领精兵驻扎洄曲，对抗李光颜。李愬知道有机可乘，就在半夜发兵，命李祐率三千突击兵担任前锋，以李忠义为副将协助之。自己亲率中军田进诚所属三千人压阵、支应。

出了文城栅后，李愬下达命令曰：“向东转进六十里。”立即袭击张柴寨，彻底歼灭了防守的敌军，然后让部队稍作休息，整理马鞍、盔甲，磨利刀刃，准备好弓矢，待命出击。

这时，天降大雪，天色晦暗，寒风凛烈，许多士兵都受不了严寒的气候，皮肤冻裂，连马也畏缩不前，士兵冻死在路上的也有十之一二。张柴寨之东，泥泽难行，没人走过这条路，大家都认为前途难测。

部队刚预备出张，军吏前来请示目的地，李愬说：“入蔡州攻吴元济。”

军士们一听之下，为之失色，监军也哭着说：“元帅果真中了李祐的圈套。”但话虽如此，士兵们仍抱着追随李愬出生入死的决心〔士有必死之心矣〕。

李愬派出小部队破坏桥道，断绝洄曲的退路，又派兵切断朗山山道后，继续向前推进七十里。半夜时来到悬瓠城，大雪纷飞，城旁都是饲养鹅、鸭的池塘，李愬命人惊扰鹅、鸭，好遮掩兵马声，戍守的贼兵毫无知觉。

李祐等人首先率众登城，杀城门守卫后，大开城门，但仍如平常般打更报时。

第二天天亮，大雪止，李愬进入吴元济屯兵的外城，官吏才惊恐的大叫：“城已失陷了。”

吴元济还不相信的说：“也许是洄曲的子弟兵前来领取棉衣吧！”等到听了传令兵说：“常侍有令……”才惊惧的问：“哪位常侍到此？”急忙率领亲信登上牙城，此时田进诚已领兵把他们团团围住。

李愬也判断：吴元济一定寄望董重质（性悍勇、善用兵）出兵救援。于是亲自到董家探访他家人，安慰他们不要惊慌，并亲自写了一封招降书，董重质看了信后，身穿白衣，单骑来降，田进诚于是火烧南门。

吴元济见大势已去，下城梯请降，被关入牢车，押送京师。

784. 赵充国

【原文】 先零、罕开皆西羌种，各有豪，数相攻击，成仇。匈奴连合诸羌，使解仇作约。充国料其到秋变必起，宜遣使行边预为备。于是两府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边，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斩千余级，诸降羌悉叛，攻城邑，杀长吏。上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者矣！”充国时年七十余。上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隄度。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方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及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旁。充国意此驍骑难制，且恐为诱；戒军勿击，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也！”遣骑候四望 中，地名。亡虏。夜引兵至落都，谓诸校司马曰：“吾知羌无能为矣！使发数千人守杜四望 中，吾岂得入哉！”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边批：节节持重。初罕开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将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罪，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毋取并灭，能相捕斩者，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所捕妻子财物与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虏谋。酒泉太守辛武贤上言：“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天子下其议，充国以为：“驼负三十日食，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据前险，守后阨，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患。且先零首为畔逆，宜捐罕开暗昧之过，先诛先零以震动之。”朝议谓：“先零兵盛而负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则先零未可图。”边批：似是而非。天子遂敕充国进兵。充国上书谢罪，因陈利害曰：“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即罕羌欲为寇，宜简练以俟其至，以逸代劳，必胜之道也。今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愚以为不便。先

零羌欲为背畔，故与罕开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亦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其计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食足，击之未见利，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党坚势盛，附者寝多，臣恐国家之忧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则罕开不烦兵而服。如其不服，须正月击之未晚。”上从充国议。

充国引兵至先零。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阨狭，充国徐行驱之。边批：又持重。或曰：“逐利宜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曰：“善。”虏赴水溺死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时羌降者万余人。充国度羌必坏，请罢骑兵，留万人屯田，以待其敝。

【译文】 汉朝时，先零、罕开都是西羌种族，各有酋长，因彼此互相攻击而成仇家。后来何奴联合其他羌族，互订盟约，解除仇恨。

赵充国认为到秋天马肥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羌变，建议先派使者去巡视边境的守卫部队，要他们预作防备，并监视羌族的行动。于是丞相和御史两府就私下派遣义渠安国（昭帝时官光禄大夫）去巡视羌人动态，了解他们逆顺的情形。

义渠安国到了羌地，便召集先零的各酋长共三十多人，将其中特别傲慢、不顺从的都杀了；还任由军队去攻击先零人，斩杀好几千羌人。各部族的羌人都起而反抗，杀死长吏，并夺取汉军的武器装备。

义渠安国回朝奏禀昭帝，昭帝说：“现在情势混乱，有谁可以任命为将军带兵平乱呢？”

赵充国回答说：“再没有比老臣更好的人选了〔充国时年七十余〕！”

昭帝说：“将军能否预测目前羌人的势力？打算带多少兵马呢？”

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很难凭空设想，老臣想先到金城，再计划攻讨的方略。”

赵充国到了金城，征调一万名士兵想渡河，又怕遭到羌人截击，便趁夜派三个营士兵先悄悄渡河，渡了河后，立刻扎营防备羌人来犯；到了天亮，军士们已依次全部安然渡河。

羌人发觉后，派了数百骑兵，在汉军左右出没骚扰。

赵充国想羌骑一向骁勇善战，难以制服，再说这也可能是羌人诱敌之计，于是下令：“我军兵马刚渡河，已略有倦意，不必追击羌骑，攻击羌人要以消灭他们为目标，区区近百羌骑，只是小小战利，不必在意贪求。”

赵充国一面派骑兵去侦察四望和 中这两个地方，发现其中并无羌人出没，于是趁夜引兵到洛都，召集各部将领说：“我就知道羌人不善用兵！如果他们调派几千人防守四望和 中，我军哪能向前推进呢？”

于是向西推进到西部都尉府，日日飧宴军士，士卒都希望为他效力立功。羌人好几次前来挑衅，赵充国都下令坚守〔持重〕。

起初，罕开的酋长靡当儿派他的弟弟雕库来告诉都尉说：“先零人想造反。”

过了几天，先零人果然叛变。但雕库的族人有许多也在先零的部队里，都尉便留下雕库做人质。

赵充国认为雕库无罪，便放了他，要他回去告诉各酋长：“汉朝大军是来诛讨有罪的人，并不是要对所有的羌人赶尽杀绝。犯法的人如果能带罪立功，去斩杀其他犯罪的人，不但可以免罪，另外还可依功劳大小获赏，杀大头目者赐钱四十万，中头目十五万，小头目三万，男人三千，女子及老弱各赏一千；同时虏获的女子及财物也都完全归其所有。”

赵充国想凭借威信去招降羌人及那些被劫持而反叛的人，来瓦解羌人的阴谋。

酒泉太守辛武贤上奏说：“现在羌人早晚都来骚扰边境，羌地苦寒，汉马无法适应北地严酷的气候，不如在七月上旬，携带三十天的粮食，分别从张掖、酒泉，合攻罕开。”

昭帝把奏章交给赵充国计议，赵充国认为，马匹背负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衣服、武器等装备，行军的速度一定追赶不上羌人，如果羌人再前据险要，后守厄塞，断绝官兵粮道，情势对官军非常不利，一定会有伤亡危险的顾虑。再说首先谋反的是先零人，其他羌族只是受到先零的胁迫才作乱，所以赵充国认为应该把罕开附和先零反叛的愚昧过失，放在一边不追究，先对先零进行诛讨，以威服其他羌人。

然而群臣却认为先零兵力强大，又依恃罕开的帮助，如果不先击灭罕开，很难平服先零〔似是而非〕。

于是昭帝下令赵充国进攻罕开，赵充国上书请罪，剖陈利害，说：

“臣听说《孙子兵法》上有句话：‘兵力不足以进攻者就防守；善于作战的人，能掌握敌人，却不会被敌人所掌握（攻不足者，守有余；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现在羌人入寇，我们便应该整饬兵马，训练战士，以逸待劳，才是致胜之道，如今放弃制敌先机，落入敌人的战术，愚臣以为千万不可。

“先零想要反叛大汉，所以才和罕开化解过去的仇恨，订立盟约，但是他们心里也担心汉兵一来，罕开或许会背叛他们，所以先零希望汉军先攻打罕开，他

们好出兵救助罕开，表示坚守彼此的盟约。现在羌马肥壮、粮食充足，我们出兵攻击，恐怕讨不到好处，只是正好让先零有机会恩于罕开，更坚定他们之间的盟约，先零的势力就会日渐壮大，归附的羌人也会日渐增多。老臣担心那时候，先零会成为我朝的大患，将不只是二、三年的外患而已。

“依老臣之见，如果能先诛灭先零，即使不讨伐罕开，罕开也自然会归顺；万一先零已被诛灭，而罕开仍然不服，那么，到正月时再进攻也不迟。”

昭帝接纳了赵充国的意见。

赵充国于是率兵进攻先零，先零因居安日久，已松懈防备，望见汉朝大军，纷纷丢下装备，想渡湟水逃命。由于道路狭险，赵充国只紧蹙溃兵之后，徐徐驱赶，并不急着追赶〔又持重〕。

有人说：“追击先零逃兵，这正是建功的大好机会。”

赵充国说：“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穷寇，不可以去逼迫他们。慢慢的追赶他们，他们便会没命的逃走，但是如果逼急的话，他们或许会回过头来拼命的。”

诸将都说有理。羌人被水淹死的有好几百人，投降或被砍头的有五百多人。

当汉军来到罕开人居住的地方，赵充国下令：不得烧毁他们的部落，也不可以到他们田里收割农作物或放牧马匹。

罕羌听说此事，都很高兴的说：“汉军果然不是来攻击我们的啊！”

羌酋靡忘于是自动前来归顺，赵充国赐他食物后，仍放他回去劝晓其他的族人，一时之间，有一万多名羌人请降。赵充国预料羌人会自行瓦解，所以遣回全部骑兵，并请准予留下一万名兵士在当地屯田，静待其变。

785. 析 公

【原文】 晋、楚遇于绕角。栾武子书不欲战，析公曰：“楚师轻窳，易震荡也。若多鼓鉦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遁。

【译文】 春秋时，晋、楚两军在绕角相遇，栾武子（栾书）不想与楚军正面冲突，析公说：“楚军人心浮动，纪律松弛，很容易受外界的煽动，只要我军整夜军鼓声不断，好像随时要出兵攻敌，楚军一定受不了只闻鼓声、不见敌兵的心理压力而溃逃。”

经过一夜的军鼓声，楚人果真退兵。

786. 王德用

【原文】 王德用为定州路总管，日训练士卒，久之，士殊可用。会契丹有谍者来觐，或请捕杀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实还告。百战百胜，不

如以不战胜也！”明日故大阅，士皆踊跃思奋，乃阳下令：“具糗粮，听吾旗鼓所问！”觐者归告，谓：“汉兵且大入。”遂来议和。

【译文】 宋朝人王德用（字元辅，谥武恭）出任定州路总管时，每天训练士卒，一段时日后，士卒都成为可用之兵。

正巧这时发觉有契丹间谍潜人，有人建议捕杀这些间谍，王德用却说：“先不急，我有妙计，可以使这些间谍回去后，把我们的实情报告给契丹王。所谓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胜。”

第二天，王德用下令举行阅兵大典，士卒们各个龙腾虎跃，大事准备马草军粮，全体军士都照着旗鼓所指的方向，摆出一副行将出兵对外远征的姿态。

契丹间谍赶紧回去复命，说宋军就要大举攻打契丹，于是契丹王立刻遣使向宋朝求和。

787. 韩世忠

【原文】 广西贼曹成拥众在郴、邵。世忠既平闽寇，旋师永嘉，若将就休息者。忽由处、信径至豫章，连营江滨数十里。群贼不虞其至，大惊。世忠遣人招之，成遂降，得战士八万。

【译文】 南宋时广西贼匪曹成在郴邵聚众作乱，韩世忠在讨平福建盗寇后，立即班师回永嘉，好像不再有继续剿匪的计划。

有一天，韩世忠的大军突然由处信（地名）抄小路到豫章，在江边扎营，远远望去绵长数十里，都是韩世忠大军的营寨。贼人没想到韩世忠的军队会半路折返，大感惊恐，当韩世忠派人招降时，曹成立即投降，韩军获得了八万战士。

788. 程 昱

【原文】 程昱守鄆城，兵仅七百人。操闻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欲以兵三千益之。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不来攻。若益以兵，则必攻，攻则必克。”绍果以昱兵少，不肯攻。操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

七百与三千，均非十万敌也，而益兵之名，足以招寇。昱之见胜于曹公远矣！

【译文】 程昱（三国魏人，字仲德）戍守甄城，手下只有七百士兵，曹操听说袁绍有从黎阳渡河往南推进的计划，想再增调三千人守甄城。

程昱说：“袁绍有十万兵力，自认兵多将勇无敌手，现在见我兵力，一定不屑攻甄城，若增加兵力，袁绍必会出兵，只要袁绍攻甄城，必破。”

后来，袁绍果真因甄城兵少而作罢。

事后，曹操对贾诩说：“程昱的胆识，比起孟贲、夏育（皆古代勇士）有过之而无不及。”

〔梦龙评〕七百与三千其实都不是十万大军的对手，但增兵的举动却足以招祸。由此看来，程昱的思虑要比曹操深远多了。

789. 陆 逊

【原文】 嘉禾三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奉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虞，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設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干，全军而退。

【译文】 嘉禾五年，孙权北征，命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派亲信韩扁专程持表章奏报孙权，在回营途中遇敌被俘。

消息传来，诸葛瑾害怕韩扁泄露军情，于是在写给陆逊的信上说：“吴主已班师，贼人俘获韩扁，已知我军虚实，现在又逢天旱水枯，情势对我军不利，应速退兵。”

陆逊得信后，并未回信，一面催人种蔓菁菜，一面如平日般与诸将下棋、射箭。

诸葛瑾说：“伯言为人聪明多智谋，他一定有办法解决困境，我这就去见他。”

陆逊说：“贼人已知吴王班师，不会担心吴王来攻，现在只需专心对付我们，加上他们据守险要，我军士兵军心已见动摇，现在只有力持镇静，才能稳定军心，再计划突围。如果现在骤然下令退兵，贼人就会知道我们害怕而加紧进攻，那么我军一定溃败。”

于是与诸葛瑾密商大计：诸葛瑾率军走水路，陆逊率军走陆路，同时朝襄阳方向推进。

敌人一向震服陆逊的威名，见陆逊军朝襄阳方向来，立即严守襄阳，诸葛瑾率船队由水路出发，陆逊慢慢率军一面虚张声势，一面向船队靠近，一一登船，敌人不敢进逼，于是全军安然而返。

790. 高仁厚

【原文】 高仁厚攻东川杨师立。夜二鼓，贼党郑君雄等出劲兵掩击城北副

使寨。杨茂言不能御，帅众弃寨走，其旁寨见副走，亦走。贼直薄中军。仁厚令大开寨门，设炬火照之，自帅士卒为两翼，伏道左右。贼见门开，不敢入，还去。仁厚发伏击之，贼大败。仁厚念诸弃寨者所当诛杀甚众，乃密召孔目官张韶，谕之曰：“尔速遣步探子将数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尔意谕之曰：‘仆射幸不出寨，皆不知，汝曹速归！来旦，牙参如常，勿忧也！’”边批：不唯省事，且积德。韶素长者，众信之。边批：择而使之。至四鼓，皆还寨。唯杨茂言走至张把，乃追及之。仁厚闻诸寨漏鼓如初，喜曰：“悉归矣！”诘旦，诸将牙集，以为仁厚诚不知也。坐良久，谓茂言曰：“昨夜闻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张把，有诸？”对曰：“闻贼攻中军，左右言仆射已去，遂策马骖随，既而审其虚，乃复还耳。”曰：“仁厚与副使俱受命天子，将兵讨贼。若仁厚先走，副使当叱下马，行军法，代总军事，然后奏闻。边批：近日辽阳之役，制闲者若识此一看，何至身名俱丧。今副使既先走，又为欺罔，理当何如？”茂言拱手曰：“当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斩之。诸将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获俘虏数十人，释缚纵归。群雄闻之惧，曰：“彼军法严整如是，又可犯乎！”自是兵不复出。后君雄斩师立，出降。

孙武戮宠姬以徇阵，穰苴斩幸臣齐景幸臣庄贾。以立法。法行则将尊，将尊则士致死。士有必死之气，则敌有必败之形矣。仁厚用法固善，尤妙在遣张韶一事。不尽杀之，威胜于尽杀；更驱而用之，不患逃卒不尽为死士也。○孙武子齐人，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斧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齐景公时，师败于燕、晋。晏婴荐司马穰苴。公以为将军。穰苴曰：“臣素卑贱，人微权轻，边批：实话。愿得君之宠臣以监军。”边批：少不得下次一着。公使庄贾往。苴与贾约：日中会于军门。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夕时贾始至。苴曰：“何后期？”贾曰：“亲戚送之，故留。”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何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云何？”对曰：“当斩！”贾始懼，使人驰报景公求救。未及返，遂斩贾以徇三军。久之，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问军正曰：“军中不驰，今使者驰，云何？”对曰：“当斩！”苴曰：“君之使不可斩。”乃斩其僕、车之左骖、马之左骖，以徇三军。乃閱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撫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饗士卒，而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后勒兵，于是病者皆求行，爭出赴戰，大敗晉師。

【译文】 高仁厚攻打东川杨师立，夜晚二更时分，敌将郑君雄等出动精兵突击，城北副使杨茂言见敌势太盛无法抵御，于是弃城逃逸，其他营寨见副使逃走，也纷纷丢下武器逃命。

贼人直攻中军，高仁厚命人大开寨门，并且点燃火炬，亲自领军埋伏两侧，贼人见寨门大开，反而不敢入寨，正准备离去时，高仁厚立即命埋伏的士兵围攻，贼人大败。

贼退后，高仁厚顾念如果按律处置弃城逃走的军士，势必诛杀太多，于是密召张诏，对他说：“你赶快派探子数十人，分头追赶逃走的士兵〔不惟省事，且积德〕，就用你的话说：‘元帅那晚不在营寨，所以根本不知道你们溃逃的事，你们赶紧回营，明天照常守卫，不要担心。’”

张诏一向是宽厚长者〔择而使之〕，众人都相信他的话，认为元帅真的离营外出，于是四更时分，溃逃的士兵都已回营，只有杨茂言一直追到张把这地方才拦下他。

高仁厚听到各营寨的更鼓声如平常，很高兴的说：“他们都回来了！”

第二天，各将领齐集军署，以为高仁厚完全不知昨夜的事，许久之后，高仁厚对杨茂言说：“听说昨晚副使身先士卒，逃到张把，可有此事？”

杨茂言答：“听说贼人攻打中军，左右说元帅离营，于是末将才骑马追赶保护元帅，不久，发觉传闻错误，就立刻回营。”

高仁厚说：“仁厚与副使都受皇命率兵讨贼，若本帅离营，副使该叱责立即命仁厚下马，以军法论处，然后代行本帅统军之职，并将事件经过呈报朝廷，现在副使逃走在先，又说谎欺骗在后，该当何罪？”

杨茂言拱手说：“该死！”

高仁厚说：“好！”

命左右拖下斩首，其他将领不由心惊肉跳，不敢言语。

高仁厚召来前夜所俘获的数十贼兵，命人松绑，放他们回去，贼人听说高仁厚罪斩副使的事后说：“高帅军纪如此严明，怎能随意攻打呢？”

从此不再出兵〔不久，郑君雄斩杨师立后归降〕。

〔梦龙评〕孙武杀吴王宠姬树立军纪，禰苴（即司马禰苴，春秋齐人，姓田，曾为大司马，故称司马禰苴）杀齐景幸臣（指庄贾）确立法纪。执法以严，将帅才能树立威信，受人尊敬；将尊，才有肯效死命的士卒；士卒有抱死一战的决心，不用交战，敌人也已处于溃败的困境了。高仁厚斩副使明军纪，但最高明的地方是利用张诏传话。不尽杀逃兵，而威信更胜于尽杀，日后再命逃兵任事，不怕他们不尽力效死命。

孙武出身齐国，精通兵法，因而吴王阖庐（阖闾）特别召见他说：“先生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寡人已全部读过一遍了，先生能不能照兵法中所说的为寡人练兵呢？”孙武说：“可以。”吴王说：“可以用妇女吗？”说：“可以。”于是吴王挑选官中美女一百八十人。

孙武首先把宫女分成两队，分别任命吴王的两位宠妃为队长，命每位宫女手持矛枪，说：“你们都知道胸部、左手、右手、后背吧？”宫女说：“知道。”孙武说：“那么当我喊‘前’时，你们就看胸部，喊‘左’时你们就看左手，喊‘右’时你们就看右手，喊‘后’时你们就看后背，都听懂了吗？”宫女说：“听懂了。”

孙武向宫女解释完了之后，就拿出刑具，随后再三令五申的告诫，于是孙武击鼓喊“右”，宫女们竟哈哈大笑起来，孙武说：“你们不明白我的号令，这是我的错。”

于是孙武再度解释号令与动作，可是当他第二次击鼓喊“左”时，宫女们仍站在原地哈哈大笑，孙武说：“刚才你们不明白动作、号令，可能是因我解释得不够明白，这次你们已完全明白号令，仍不按照号令去做，这就是队长的责任。”于是下令斩左右队长。

吴王在阅兵台上观看，一见自己宠妃要被处斩，就立即派人阻止孙武说：“寡人已经知道先生是位练兵的人才，请先生千万不要处死寡人的两位宠妃，寡人没有这两位宠妃，会寝不安眠，食不甘味。”

孙武说：“臣既受君命为将领，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说完命人把左右队长处斩，另立两名宫女为队长。

接着再打鼓发号令，这时再也没有宫女敢发出笑声，左、右、前、后、曲膝、卧倒都合乎号令要求，非常整齐。于是孙武对吴王说：“兵已练好，请大王校阅，只要大王一声令下，他们赴汤蹈火也无所畏惧。”吴王说：“不必再校阅了，先生辛苦了！请先回宫休息吧！”孙武说：“看来大王只是喜欢臣兵法的理论，却不肯采用这理论所表现的事实。”

吴王听了，知道孙武确实是位杰出的军事家，任命他为大将。后来吴国西破强楚，进兵楚国都城郢；北服齐、晋，威震诸侯，全得力于孙武的军事长才。

齐景公时，晋燕两国大败齐军，宰相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命他为大将。穰苴说：“微臣出身卑贱，在一朝之间拜为大将，深恐将士心有不服，而无实权指挥士兵〔实话〕，请大王另派朝中重臣，担任臣的监军，借重臣权威，如此臣才能指挥自如〔少不得下此一着〕。”

齐景公派庄贾为监军，穰苴和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军营会面。”第二天，穰苴先骑马来到军营，看着日晷和水漏，等庄贾来，直到傍晚才见庄贾骑马赶来。穰苴说：“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呢？”庄贾说：“亲友为我设酒宴饯行，所以迟到了。”穰苴说：“身为领兵大将，接到军令就要忘家，到达军营下达军令就要忘亲，听到进攻的战鼓就要忘身，怎能参加饯别酒宴呢？”召军法官问说：“按军法规定，因不守时贻误军机，该当何罪？”答说：“当斩。”此语一出，庄贾才吓得全身发抖，立刻派人向景公求救，使者还没回来，穰苴已将庄贾斩首。不久，齐景公派使者令穰苴释放庄贾，穰苴说：“将在军中，可以不接受君王的命令。”说完又召来军法官问说：“军营中有不能乘坐马车的规定，现在大王使者乘坐马车在军营奔驰，按军法该当何罪？”军法官说：“处斩。”穰苴说：“大王的使臣不能杀。”于是下令砍断左骖（车夫所持之木），把车夫以及左边的副马都处斩，以维护军纪。

接着校阅大军准备出征，凡有关士兵的住宿和饮食都亲自照料，尤其对伤兵更是特别注意

医疗。把自己的军粮、薪饷，全部拿出来犒赏士兵，而自己平日的伙食，却比照军中最瘦弱、饭量最小的士兵来计算。如此经过三天，当穰苴再校阅军队时，就连伤兵也都自动请求出战，甘心为他效命沙场，于是大败晋军。

791.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江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债事，史思明是也。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在河清屯兵，想阻断官军李光弼的粮食供应。李光弼得悉敌情，陈兵野水渡，以备应变。

夜晚，李光弼回到河阳，只命雍希颢率领一千多名士兵防守野水渡。

雍希颢对部众说：“贼将高廷晖、李日越虽都是万人都想诛杀的敌将，但若他们到咱们营地，千万不可与他们冲突，他们都是前来投降的。”

众人以为雍希颢胡言乱语，都暗笑不已。

不久，史思明果真对李日越说：“李光弼善于城战，今天他移师郊野，正是生擒他的大好机会，你带五百骑兵，替我把他抓来，不抓李光弼，就不准回来见我！”

第二天，李日越带了五百骑兵来到野水渡，大叫说：“李元帅在吗？”

雍希颢说：“元帅昨晚已离营。”

李日越暗想：“用雍希颢代李光弼，回去史思明一定会杀了我，我还是投降算了。”

于是与雍希颢一同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待他如心腹，非常礼遇他。高廷晖听说李日越受到李光弼的重用之后，也请降。

有人问李光弼，用什么方法，这么容易就让两名贼将投降，李光弼说：“史思明常埋怨没有与我野战的机会，听说我移师郊野，心想终于等到可以生擒我的机会。李日越抓不到我，就一定不敢回营见史思明，只有投降；而高廷晖的才略胜过李日越，听说李日越投降后仍受到重用，一定心有未甘，想取代李日

越在我军的地位，所以也一定会投降。”

〔梦龙评〕《传》云：“带领部属要能恩威并施，虽是小恩，也能使部属效死命。”但若只威不恩，往往会遭致属下的不满而覆败。像史思明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二十二、制胜有道

【原文】 危事无恒，方随病设。躁或胜寒，静或胜热。动于九天，入于九渊。风雨在手，百战无前。集“制胜”。

【译文】 兵事变化无常，犹如医生为病人开处方时，必须依据不同的病情，以躁制寒，以静克热；兵家论战也一样，必须根据现场急剧变化的战况，拟订最有力的战略。

792. 孙 臆

【原文】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宋高宗问吴玠以胜敌之术，玠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亦曰：“此孙臆驱马之法。”

魏伐赵，赵急求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边批：致人。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边批：致于人。大破梁军。

【译文】 孙臆（战国齐人，与庞涓一起在鬼谷子门下学兵法）与齐国使臣一起回到齐国，成为齐国大将田忌（战国齐将，曾大败魏军于马陵，杀魏将庞涓）门下的宾客。

田忌生性好赌，经常和齐国公子们赌赛马。

孙臆发觉双方出赛的马匹分上、中、下三级，而同级的马匹彼此间差别不

大，于是对田忌说：“将军再赛一场，我有绝对的把握能使将军获胜。”

田忌一听这话非常高兴，因此不仅与诸公子对赌，也邀请齐王下注，赌金高达千金之多。

正式比赛那天，孙臆对田忌说：“将军用下等的马，跟对方最好的马配成一组比赛；然后再用跑得最快的马和对方中等马比赛；而将军中等马跟对方下等马比赛。这样一来，将军就能以二比一获胜。”

果然，三场比赛中，田忌输了一场，胜了两场，获得奖金五千金。

〔梦龙评〕唐太宗曾说：“自从为了保家卫国、拓张疆土，使朕颇知用兵之道，每次察看敌军阵势，就知道对方兵力的强弱，我经常先以弱兵御强，再以强兵攻弱。敌人趁我兵弱追击，不过只能向前推进数百步，而我以强兵攻敌之弱时，往往出现在敌军阵势之后，突袭敌军，所以敌军没有不溃散的，这就是运用孙臆的战略。”

宋高宗也曾询问大将吴玠致胜的战术，吴玠说：“我先以弱兵诱敌，等敌军疲惫气衰，再以强兵攻敌。”这也是运用孙臆的战术。

魏国大举攻赵，赵国急忙派使者向齐国紧急求援。

齐王本打算派孙臆为主将，可是孙臆却以“刑余之身”为由谢绝。于是齐王改派田忌为主将，任命孙臆为军师，让他坐在车中谋划指挥。

田忌本想立即率兵救赵，孙臆谏阻说：

“用兵有如解乱麻，不可胡扯硬拉；援兵救赵有如劝架，不可鲁莽持戟与人搏斗，只要攻击敌人要害，自然会出现有利我军的形势。现在魏、赵两国互相攻伐，强兵劲卒必定倾国而出，留在国内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将军不如发动大军攻击魏国首都大梁〔致人〕，蹈其空虚，魏军一定会停止攻打赵国，班师回国救援。这样我们可以一举解除赵国的围困，又可坐收魏国兵疲力竭的利益。”

田忌采纳孙臆的意见，不久魏军果然自邯战退兵，在仓皇中回国救援魏都〔致于人〕，和齐军在桂陵发生激战，魏军大败。

793. 赵 奢

【原文】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问廉颇：“韩可救否？”对曰：“道远险狭，难救。”又问乐乘，如颇言。及问赵奢，奢对曰：“道远险狭，譬之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乃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边批：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也。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边批：坚秦人之心。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趣之，一日一夜至。边批：出其不意。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

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欲战，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阨与之围。

孙子曰：“反间者，因敌间而用之。”又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为争地。”阨与之捷是也。许历智士，不闻复以战功显，何哉？于汉广武君亦然。

【译文】 秦国为攻打韩国，先进军赵国的阨与。赵王首先召见廉颇，问道：“寡人想派兵救援阨与，依贤卿看能否救得了？”

廉颇回答：“路途遥远再加上道路艰险险隘，难以救援。”

接着赵王又问大臣乐乘，他的意见也和廉颇相同。

最后赵王再问赵奢（战国赵人，因破秦军，赐号马服君）。赵奢回答说：“阨与确实离国都很远，地势也确实艰险险隘，派援军与秦军交战，就好像是两只老鼠在洞穴里打斗，不过大王如能派一员勇将，仍旧能击溃秦军获得胜利。”

于是赵王命赵奢率兵营救阨与。

赵奢率军行进到距邯郸三十里的地方时，突然下令：“凡敢以军事进谏者，不论官阶高低，一律处死〔主意已定，不欲惑乱军心〕。”

当时秦军驻扎在武安的西方，战鼓响彻云霄，士兵喊杀的声音，几乎把武安城内的屋瓦都震落下来。

有一名斥候建议赵奢：“请将军发兵救武安。”

赵奢立刻将他处死。下令全军加强防御之事，一连二十多天按兵不动〔坚秦人之心〕，只是一味加强整饬防备。

秦军派间谍混入赵营，赵奢招待他吃喝后，又送他回去。间谍回到秦军后据实以告，秦将十分高兴的说：“赵军刚离开国境三十里，就畏惧不敢前进，只是筑垒挖沟，看来赵国是要把阨与拱手送给我国了。”

赵奢在送走秦军间谍后，却突然下令士兵整装疾速向阨与推进〔出其不意〕，仅一天一夜，大军就在距离阨与五十里处扎营，部署阵势。

秦军接到情报，就下令全军进攻。

军士许历请求发表意见，赵奢答应他的请求，许历说：“秦人绝对料想不到我军兵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此地，他们此次的攻击一定来势凶猛，将军一定要严阵以待；否则，这一仗必败。”

赵奢说：“你这话很有道理。”

许历请处以死刑，以明违令进谏之罪。

赵奢说：“听候命令即可。”

到了邯郸，许历又说：“两国军队谁能先占领北山头，谁就胜利，谁迟一步谁就失败。”

赵奢认为许历的见解很高明，就派一万士兵占领北山头，秦军也想攻占却迟了一步。这时赵奢下令全面攻击，秦军大败，成功的解除了阏与之围。

〔梦龙评〕孙子说：“反间的意义，是在善于利用敌人派遣的间谍。”又说：“所谓兵家必争之地（争地），就是我军占据对我有利、敌军占据对敌有利的地方。”

“阏与大捷”就是体现上面两句军事原则的实例。许历这位智谋之士，没听闻曾以战功受赏，这是什么缘故呢？汉代的李左车（广武君）的遭遇也一样。

794. 李 牧

【原文】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牛飧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如此数岁，匈奴以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让李牧，牧如故。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岁余，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乃复请李牧。牧固称疾。赵王强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可奉令。”王许之。李牧如故约，匈奴终岁无所得，然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数千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不敢近边。

厚其遇，故其报重；蓄其气，故气发猛。故名将用死士之力，往往一试而不再，亦一试而不必再也。今之所谓兵者，除一两家丁外，率丐而甲、赧而立者耳。呜呼！赧也，丐也，又多乎哉！

【译文】 李牧（战国赵人，以功封武安君）是赵国戍守北方边境的大将。他曾经驻守雁门，防御匈奴，他喜欢依现实的情况设置官吏，租税都缴入幕府，做为犒赏士兵的费用，每天宰杀牛只为士兵加菜；又加强训练士兵骑马射箭的技巧，留心敌人动向，常派间谍刺探军情。并与士兵约法：“匈奴即将入侵，要加紧保护牲畜，但不可与匈奴人正面冲突，违者斩首。”

因此每当匈奴人侵扰边境，李牧的兵士就驱赶牲畜回营，不肯作战。

如此过了几年，匈奴人都认为李牧胆子小，不敢与匈奴人交战，甚至连赵国本身镇守边境的士兵也这么认为。赵王下令责备他，李牧仍一如往昔。赵王终于生气，派其他的将领取代他。一年多来，每次出战都失利，损伤众多，边境多事根本无法耕种、畜牧。

不得已赵王只有再度任命李牧，李牧称病推辞，赵王再三的请托，李牧说：“如果大王一定要用臣，必先请大王准许臣如昔日一样的做法，臣才敢受命。”

赵王答应他。

李牧来到边境后，又如以往般和士兵约定不可与匈奴冲突，匈奴虽几年间都一无所获，但始终认为李牧胆怯，边境的士兵每天都得到李牧的赏赐，却没有立功报答的机会，都希望能上战场作战。

李牧见时机成熟，就挑选坚固的战车一千三百辆，良马一万三千匹，能擒敌杀将的勇士五万人，神箭手十万人，要求他们加强训练；一面又任意放牧牲畜，要百姓四散于郊外，当前来侵扰的匈奴人少时，就装退败让数千人被擒。

单于听到消息，以为良机可趁，遂率领大军入侵，李牧排列许多奇阵，指挥左、右二军夹攻，大破匈奴十多万大军。单于奔逃而去，往后十多年间，不敢再侵犯赵国边境。

〔梦龙评〕对待部属愈是仁厚有如自家人，部属报答之心也愈是深切。能凝聚士兵奋勇作战的士气，才能一发而气势威猛。古代名将明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所以往往只须一次的战役就能定胜负了，不必一战再战。反观今天所谓带兵的将领，除了拥有一两名亲信部属外，其余的士兵都是带人不带心，有如外借之兵，唉！兵多又有什么用呢？

795. 周亚夫

【原文】 吴、楚反，景帝拜周亚夫太尉击之。既发，至霸上。赵涉遮说之曰：“吴王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人于淆、黽阨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洛阳，使搜淆、黽间，果得伏兵。

太尉会兵荻阳，坚壁不出。吴方攻梁急，梁求救。太尉守便宜，欲以梁委吴，不肯往。梁王上书自言。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亦不奉诏，而使轻骑兵绝吴、楚后。吴兵求战不得，饿而走。太尉出精兵击破之。

吴王之初发也，其大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边批：魏延子午谷之计相似。吴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若借人兵，亦且反王。”边批：何不谏他勿反。于是吴王不许。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利险；汉多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咸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弛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老将皆言：“此少年摧锋可耳，安知大虑！”吴王于是亦不许。假令二计得行，亚夫未遽得志也。亚夫之功，涉与吴王分半。而后世第功亚夫，竟无理田、桓二将军之言者，悲夫！○李牧、周亚夫，皆不万全不战者，故一战而功成。赵括以轻战而败，夫差以累战而败。君知不可战而不禁之，子玉之败是也；将知不可战而迫使之，杨无

敌之败是也。

【译文】 汉景帝时，吴、楚等国谋反，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周勃的儿子，平七国之乱后，官至丞相，后因景帝听信谗言，绝食五日，吐血而死）带兵平乱。

大军来到灞上，赵涉（周亚夫攻吴、楚，任命赵涉为护军）暗中游说周亚夫说：

“吴王一向以怀柔的方式招抚敢死之士，这次他知道将军率兵而来，一定会在穀、滏等狭隘的山道间埋伏狙击。作战、打仗讲求的是出其不意，将军为什么不由此地朝右进发，经蓝田、武关到洛阳，其间不过相差一两天的路程，将军直接率军入军械库，诸侯们听到将军部队所发出的军鼓声，会以为将军是从天而降呢！”

周亚夫接纳赵涉的建议，等到了洛阳后，派人到穀、滏等山道四处搜查，果然逮捕到吴王的伏兵。

太尉在荥阳会兵，正碰上吴国攻击梁国，情势危急，梁国好几次派使者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却坚守营垒不出兵；梁国又派使者向景帝求救，景帝命周亚夫出兵救援，周亚夫却不接受诏命，只派人率领轻简的骑兵，把吴、楚等军的后路绝断了，阻断吴、楚运粮的粮道。

吴军粮食一被断绝，士卒饥饿，好几次向周亚夫挑战，周亚夫都不出兵应战，吴楚的士卒中有许多人因饥饿而死，不得已吴王只好退兵。这时周亚夫才出动精兵追击，大破吴、楚军。

〔梦龙评〕 吴王在刚开始发兵时，他的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屯聚大军一起向西推进，若是没有奇妙的战略，是不容易战胜成功的。臣愿意率领五万士卒，另外沿着江、淮上游前进，收复淮南、长沙；进入武关，和大王军队会合〔与魏延子午谷之计类似〕，这也算是一支奇兵呢！”

吴太子劝阻说：“父王出兵已有谋反的罪名〔何不谏他不要反叛〕，在这情形下不能轻易的把军队交由他人，因为别人也有谋反父王的可能，那时怎么办？”于是吴王没有答应田禄伯的要求。吴少将王将军游说吴王说：“吴国多步兵，步兵擅长在险地作战；汉多骑兵，骑兵擅长在平地作战。希望大王不要攻占沿途所经过的城市，直接向西攻占洛阳的军械库，夺取敖仓的粮食，凭恃山河的险阻号令诸侯，如此则虽还没有入关，但已能完全掌握天下的形势了。但如果大王因攻占城市而沿途逗留，汉军的骑兵一到，快马进入梁、楚的郊野，那大势就不妙了！”

吴王征询老将们的意见，老将们都说：“这只是年轻人求表现而随口说说，怎知道如何考虑大局呢？”于是吴王也没有采纳少将的意见。

假使当初吴王同时能接受田禄伯以及少将所提的看法，或许周亚夫也不能顺利的平定乱事了。周亚夫平乱的事功，严格说起来，赵涉与吴王要占一半的功劳，但后世仅只推崇周亚夫，却遗漏田禄伯、王将军的建言，令人觉得遗憾、可悲。李牧与周亚夫都是没有十足致胜的把握，不轻言出战的人，所以每战都能成功。

赵括轻敌而败，战国时代吴王夫差因长期征战而亡。君王明明知道不能得胜的战争，却一定要打，这是当年楚国大将子玉失败的起因。为将者，明知不可以战，而强迫他出征，杨无敌的失败，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796. 周 访

【原文】 贼帅杜曾屡败官军，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访击之。访有众八千，进至沔阳。曾等锐气甚盛。访曰：“先入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使将军李常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畏访，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于阵后射雉，以安众心。令其众曰：“一甄败，鸣三鼓，两甄败，鸣六鼓。”赵胤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访。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复战。自旦至申，两甄皆败。访闻鼓音，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响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边批：出其不意。曾遂大溃，杀千余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日，访曰：“曾骁勇善战，向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曾等走固武当。访出不意，又击破之，获曾。

先委之以两甄，以敝其力，以骄其气，卒然乘之，乃可奏功。然兵非素有节制，两甄先不为尽力矣。

【译文】 晋朝时贼帅杜曾（初为镇南参军，永嘉之乱杀胡亢，兼并胡亢部众作乱，后被周访平定）屡次打败官兵，威名震惊江、沔等地。晋元帝派周访（字士达，谥庄）出兵剿灭。

周访有八千部众，进军到达沔阳。杜曾军队士气十分旺盛，周访说：“善谋者的第一步，是先一步鼓舞起部队必胜的意志力和决心。”

周访命将军李恒指挥左军，许朝指挥右军，周访自己亲自率领中军，高举旗帜，杜曾果然畏惧周访的声势，先攻打左、右两军，锐不可当，周访见杜贼气势勇猛，亲自在阵后射箭来安定官军的心理。下令说：“一军败，击鼓三次；两军败，击鼓六次。”

赵嗣居于左军，奋力作战，阵势被贼人冲散了，又立即会合在一起继续奋战，赵嗣骑马驰告周访战况，周访生气地大声命令他再进兵，赵嗣哭叫着应战。战事从早到晚未曾停歇，左右两军都战败了。

周访听到鼓声，挑选精兵八百人，亲自倒酒请他们喝，严格要求不可轻举妄动，只有在听到鼓声后才能前进。贼人进逼到三十步距离外时，周访亲自击鼓，将士都奋勇杀敌，于是杜曾大败，死了一千多贼兵。

周访下令趁夜追击，其他将领却请求等到天亮再追，周访说：“杜曾勇敢善战，刚才他们战败，是因我军以逸待劳，所以才能战胜；现在更是机不可失，应

该趁着他们士气衰微的时候，一举消灭他们。”

于是击鼓前进，平定了汉沔地区。杜曾往武当，周访出其不意又攻武当，擒获杜曾。

〔梦龙评〕周访先以左、右两军消耗杜曾的战力，使杜曾因胜而骄，再出其不意的以精兵迎战，于是建功。但若不是军士们平日训练有素，左右两军怎能奋战到底，消耗敌人战力呢？

797. 陆逊 陆抗

【原文】 昭烈率众伐吴，自巫峡至夷陵，连营七百余里，而先遣吴班将数千人，平地立营以挑战。吴诸将皆欲击之，陆逊不许，曰：“此必有谲。”坚壁良久。昭烈知计不行，乃引伏兵从谷中出，凡八千人。逊谓诸将曰：“所以不听击班者，正为此也！今而后吾知所以破之矣！”乃敕于暮夜，人各持茅一把，每间一营，辄攻一营，同时火举，首尾不能相救。于是四十余营，一战俱破。

魏文帝闻昭烈树栅连营状，谓群臣曰：“备不知兵，必破矣！岂有七百里连营，而可以拒敌者乎！包原隰险阻以营军者，必为敌擒，此兵忌也！”后七日，而孙权捷书至。以昭烈之老于行间，而识不及曹丕，何也？岂所谓“老将至而髦及之”乎？

昭烈之伐吴，苻坚之寇晋，皆倾国之兵也。然昭烈之谋狡，故宜静以待之；苻坚之气骄，故宜急以挫之。狡谋穷则敌困，骄气挫败敌衰，所以虽众无所用之也。按：淝水之役，苻融攻硤石，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引轻骑八千就之，朱序私于谢石曰：“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石从之。

西陵督步阐以城降晋。抗闻，日夜督兵赴西陵，别筑严围，使内可围阐，外可御寇，而不攻城。诸将咸谏曰：“及兵之锐，宜急攻阐。比晋救至，阐必拔矣。何事于固，而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甚固，而粮又足，其缮修备御具皆抗所亲规。攻之急未能克，而救且至；救至而无备，表里受敌，何以御之？”诸将犹不谓然。抗欲服众，乃听令一攻，果不利，于是围备始力。未几，晋杨肇帅兵来救。时我军都督俞赞忽亡诣肇。抗曰：“赞，军中旧吏也，知吾虚实。吾尝虑夷兵素不简练，若敌来攻，必先此处。”是夜易夷兵，而悉以旧将统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处，抗击之，矢石雨下。肇夜遁，抗不追，而但令鸣鼓发喊，若将攻者。肇大溃，引去。遂复西陵，诛阐。

陆逊、陆抗，是父是子！

【译文】 三国时代汉主刘备率军伐吴，自巫峡到夷陵营地长达七百多里，另又派遣吴班率几千人在平地扎营，四出挑衅。

吴国将帅看到这种情形，都主张下令攻击，陆逊说：“这其中必定有诈，暂时按兵不动，先观察一阵再说。”

刘备知道诱敌不成，就命埋伏在谷地的八千伏兵出谷攻击，陆逊说：“这就

是不让各位贸然攻击吴班的原因。现在我已经知道敌人的战术了，一定能破敌。”

于是下令全军于入夜之后，每人各持一把茅草，每间隔一个敌营，发动攻击，同时举火，造成声势，让敌军各营寨间陷入惊惶，不能相互救援，于是一举攻破四十多寨。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不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梦龙评〕当初魏文帝曹丕听说汉军设立营寨达七百多里，就对群臣说：“刘备不懂兵法，一定会被击退，哪里有将帅会设立七百里的营地来抵御敌军的呢？包原平地，无险可守，设立营地一定会敌所破，这是兵家大忌呀！”

这话说完后的七天，果然接到吴军打败汉军的捷报。以刘备身经百战于军事，竟不如曹丕的有远识，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真是所谓年纪大了，昏愤糊涂吗？

刘备伐吴、苻坚攻晋，都是倾尽全国的兵力，然而，刘备用计狡诈，所以应该以静观情势的变化待之；苻坚心浮气骄，所以要急攻以挫其傲气。狡计无法施展，自然自陷困境，骄气顿挫自然士气低落，所以即使兵力众多，又有什么用呢？〔按：淝水之役，苻融出兵攻击陝石，苻坚留大军于项城，自己率领轻骑八千随之。朱序乃私下向谢石说：“若秦兵尽至，诚难与为敌，今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谢石接受朱序的建议。〕

吴国陆抗（字幼节，陆逊的儿子）听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急忙命令部队日夜开赴西陵，并另行建筑坚固的城墙，把步阐围困在内，又可抵御晋军的攻击，却天下令攻打步阐。

将领们劝谏说：“应该趁着兵精气锐攻打步阐，若是晋国援军一到，步阐必然获救，何必辛苦地建筑城墙，来耗损本身的气力呢？”

陆抗说：“这座城非常坚固，城内粮食又充足，凡是守卫防御的一切措施和武器，都是我亲自规划的，现在仓促进攻，一定难以克敌，等晋军一到，我们又无法防备，内外受敌，怎么约束全军呢？”

将领们听了陆抗的话，却仍不以为然。陆抗也想让众人心服，就任由军士出击步阐，果然失利，于是全军才尽力筑城防守。

不多久，晋国杨肇率兵援助步阐，正巧吴军都督俞赞也投效杨肇。

陆抗说：“俞赞是军中的老军官，知道我军的虚实。我常担忧我们结集的夷人部队训练不精良，如果敌人来攻，一定先打此地。”

当夜，陆抗就把部队中的夷人部队全部调离，代以精良的部队防守。

第二天，杨肇果然攻打以前夷人部队防守的地方，陆抗立刻下令反击，箭石如同雨下，杨肇趁夜逃走，陆抗只敲击战鼓，作出追击的姿态，并没有真的追赶，杨肇军队大败溃逃，陆抗于是光复西陵，杀了步阐。

陆逊、陆抗，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

798. 邓 艾

【原文】 邓艾与郭淮合兵以拒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边批：棋逢对手。此维使化持吾，今吾不得动；维必自东袭取洮城矣！”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洮城。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破。

【译文】 三国时，魏将邓艾（字士载，曾辅佐司马懿抗拒蜀国）与郭淮（字伯济，卒谥贞）合力防御姜维（三国蜀汉人，字伯约）。当姜维撤兵之后，郭淮准备进兵攻打西羌。

邓艾说：“敌人虽然撤退，但是并没有走远，或许还会回头来攻，所以应该分军守卫，以防意外。”

于是邓艾留下驻守白水之北三天。

不出所料，姜维派廖化在白水南边扎营，对邓艾叫阵。

邓艾对诸将说：“姜维果然卷土重来，我军兵力薄弱，他们理当渡河来攻，而必定不会造桥直接渡河，以廖化的部队牵制，使我不得动弹〔棋逢敌手〕，而由姜维引军向东袭取洮城。”

洮城在白水北边，距邓艾防地六十里。

于是，邓艾赶紧趁夜行军，悄悄开往洮城。姜维果然渡河而来，但是邓艾已经先占领洮城，所以得以保全洮城。

799. 唐太宗

【原文】 唐兵围洛阳，夏主窦建德悉众来援。诸将请避其锋，郭孝恪曰：“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之险以据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记室薛收曰：“世充府库充实，所将皆江淮精锐，但乏粮食，故为我持。建德自将远来，亦当挫其精锐。边批：亦是朱序破苻秦之策。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混一无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勿与战。大王亲帅骁锐，先据成皋，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世民从之。由是夏主迫于武牢，不得行。

按：是时，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遂建旗鼓，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薄津，蹈无人之境，拓地收兵，则关中震惧，而郑围自解矣。”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是也。”夫此特孙子旧策，妇人犹知之，而建德不能用，以至败死，何哉？

谍告：“夏主伺唐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世民乃北济河，南临广武而还，故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众出牛口，置阵亘二十里，鼓行而进。诸将皆惧。世民升高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器，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世民命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建德阵西，驰而南上。建德阵动。世民曰：“可击矣！”帅轻骑先进，大军继之，直薄其阵。方战，世民又率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于阵后，张唐旗帜。夏兵见之，惊溃。

秦王世民至高。薛仁果使宗罗睺将兵拒之，世民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世民曰：“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乃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六十余日，仁果粮尽，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寔营于浅水原以诱之。罗睺大喜，尽锐攻之。数日，世民度其已疲，谓诸将曰：“可以战矣！”使庞玉阵于原南，罗睺并兵击之，玉几不能支。世民乃引大军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帅骁骑陷阵。罗睺军溃。世民帅骑追之。窦轨叩马苦谏，世民曰：“破竹之势，不可失也！”遂进围之。仁果将士多叛，计穷出降，得其精兵万人。诸将皆贺，因问曰：“大王一战而胜，遽舍步兵，又无攻具，直造城下，众皆以为不可，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罗睺所将，皆陇外骁将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

杲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冲虚弱，仁杲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众皆悦服。

【译文】唐朝大军包围洛阳，窦建德（隋人，大业末年被人诬陷通贼，于是占据饶阳自称长乐王；宇文化及杀隋炀帝，窦建德出兵征讨，越王侗封为夏王）发兵援救洛阳。李世民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请求先避开窦建德军队的锐锋。

郭孝恪却说：“王世充处境困顿，很快就要被迫投降；窦建德老远赶来救援，这是天意要灭亡他们。武牢地势险要，所以我认为我军应该坚守外，再等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他们！”

记室（官名，掌书记之官）薛收（字伯褒）说：

“王世充据守东都，府库充实，率领的军队，都是江、淮的精锐，目前只因粮食补给不及，才暂时受困于我军，窦建德亲率大军，远来救援，我军应采速攻，挫其锐气〔朱序破秦之策〕，若是让窦建德顺利到达此地，两军联合，转运河北的粮食，补给洛阳，那么战争结束的日期，就谁也不知道了！”

“现在依下官看，不如一面在洛阳挖深沟、筑高垒，不与王世充交战；一面大王亲率精兵，占据成皋，以逸待劳。等窦建德大军到，窦建德兵败，王世充也自然不攻而破，我估计不出二十天，就能擒获两贼。”

李世民听从这建议，于是窦建德大军被围困在武牢，不得动弹。

〔梦龙评〕当初，凌敬（唐陆敬另一名字）曾对窦建德说：“大王应率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派大将防守，鸣战鼓，树旌旗，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由汾、晋进逼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如踏无人之地，取胜可以万全；二则开拓土地，收取士众，形势更强；三则关中震惊，围城自然不攻而解。”窦建德的妻子曹氏说：“祭酒（凌敬为窦建德国子祭酒）的话不可不听。”但窦建德还是不予接纳。

唉！这其实是《孙武兵法》中的旧计，连妇人都明白，而窦建德却不能采纳，以致败亡，能怪谁呢？

间谍报告说：“窦建德探知唐军牧草已尽，在河北牧马，打算偷袭武牢。”

李世民一得知这个情报，就由北渡河，到广武侦察敌军形势后，故意留下千余匹牧马诱敌，而在夜晚返回武牢。

窦建德果然全军而来，由牛口布阵绵延二十里，击鼓进军，李世民的将领不禁心生恐惧。

李世民登高眺望，对诸将说：“贼人起于山东，不曾遇过强敌，今天行军险地而军士喧哗，是无纪律的表现；临近都城布阵，是有轻敌之心。我军按兵不动，他们气势自然衰竭，长时间的列阵待敌，士兵们一定口干腹饥，最后自然退兵，那时我军再追击，一定能胜。”

窦建德的士兵排列阵式，自早晨七时直到中午十二时，士兵饥饿疲倦，都

纷纷坐在地上，又争相饮水，队伍零落不整。此时，李世民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兵经过窦建德队伍的西面〔试探一下〕，急驰南上。

窦建德的部队因此被牵动，乱了阵脚。

李世民说：“可以攻击了！”

于是率领轻骑先行发动攻势，大军继进，直逼敌阵。双方交战时，李世民又率史大奈等人卷着大旗冲进敌阵的后方，扬起唐军的旗帜。

窦建德的士兵见了唐旗，大为吃惊，溃散而逃。

有一次，秦王李世民领军来到高杲，薛仁杲（薛举儿子，善骑射，外号万人敌）派宗罗睺领兵抗御，李世民坚守不出战。

诸将都请李世民下令攻击，李世民说：“我军刚败，士气沮丧，贼人恃胜骄傲，有轻敌心理，这时应该坚守不战，等待机会；一旦他们骄傲轻敌，我军奋力备战，就可克敌致胜。”

于是下令：“再有人敢说出战，立刻斩首。”

两军相持六十多天，薛仁杲粮食用尽，手下部将也都率兵来降。李世民于是命梁实率领所部，在浅水原扎营引诱敌兵。宗罗睺看了很高兴，以为有机可乘，派出所有的精兵进攻。

几天后，李世民预计敌兵已经疲惫，对诸将说：“可以出战了！”

于是派将军庞玉在浅水原南边布阵，宗罗睺结合兵力攻他，庞玉迎战，几乎抵挡不住敌军的攻势，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出其不意地自浅水原北边突袭，宗罗睺的士兵大败，李世民率骑兵乘胜追杀。

窦轨（字士则）拦马劝阻，李世民说：“现在情势有如破竹，机不可失。”

于是进兵围之。

薛仁杲的将领多半叛薛降李，薛仁杲已无计可施，李世民虏获薛仁杲精兵一万多人。

诸将们纷纷向李世民道贺，趁机问说：“大王一战而胜，不用步兵，又没有攻城装备，轻骑直逼城下，大家都认为一定会失败，竟然夺城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世民说：“宗罗睺所率领的士兵多是陇西人，将领骁勇兵卒凶悍，我先前出其不意的打败他，斩杀俘获的兵士并不多，此时若是我放慢攻势，那么敌兵都会逃入城中，只要薛仁杲加以安抚重用，日后就难以对付；立即紧蹙其后，乘胜追杀，士卒就会溃逃回陇西，高 城的防备更形虚弱，薛仁杲心虚害怕，就更无法冷静思考应敌之计，这就是我战胜的原因。”

【原文】 萧铣据江陵。诏李靖同河间王孝恭安辑，阅兵夔州。时秋潦，湓濑涨恶，铣以靖未能下，不设备。诸将亦请江平乃进，靖曰：“兵事以速为神。今士始集，铣不及知，若乘水傅垒，是震雷不及塞耳，仓卒召兵，无以御我，此必擒也。”孝恭从之。帅战舰二千余艘东下，拔其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萧铣之罢兵营农也，才留宿卫数千人，闻唐兵至，大惧。仓卒征兵，皆在江岭之外，道途阻远，不能遽集，乃悉见兵出拒战。孝恭将击之，李靖止之曰：“彼救败之师，策非素立，势不能久，不若且驻南岸，缓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归自守。兵分势弱，我乘其懈而击之，蔑不胜矣。今若急之，彼则并力死战，楚兵剽锐，未易当也！”孝恭不从，留靖守营，自帅锐师出战。果败走，趣南岸。铣众委舟，收掠军资，人皆负重。靖见其众乱，纵兵奋击，大破之。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获舟舰。李靖使孝恭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借其用，奈何弃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里受敌，进退不获，虽有舟楫，将安用之？今弃舟舰，使塞江而下，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窥伺，动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

【译文】 唐朝时萧铣（后梁宣帝曾孙）占据江陵，皇帝诏命李靖（字药师，谥景武）同河间王李孝恭（唐宗室，封永安王）共同出兵攻击萧铣。

李孝恭由夔州出发，这时正当江水高涨，萧铣认定李靖不会来攻，因此防备松懈，而唐军的将领也都请求等水潮退后再进。

李靖说：“用兵讲求的是神速难测，现在我军刚集合，萧铣还未获得情报，若是走趁着江涨突袭进攻，正是迅雷不及掩耳，他们仓促之间一定无法集合军队还击，我军必能擒获贼人。”

李孝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战舰二千多艘东下，果然攻下荆门、宜都二镇，进兵夷陵。

萧铣屯兵耕种，才留下几千人守卫，听说唐兵到来，大为恐惧。仓皇间征兵，兵士却都在江南、岭南之外，路途遥远，不能立即会合，只好尽现有兵力出兵反扑。

李孝恭想继续进逼，李靖阻止说：“他们是为救援而来，并不打算坚守抗拒，不耐久战，我军不如暂时在南岸驻扎，缓他一日，敌军必会分兵部署，有的留下抵拒，有的回营自守；兵力一分散，自然势力衰弱，我军趁敌军势弱松懈时加以攻击，哪有不胜之理。如果穷追进逼，敌兵一定拼死一战，楚兵生性剽悍，

不易抵挡。”

李孝恭不听，留下李靖守营，自率精锐出击，果然战败，退守南岸。萧铣的部众却弃去舟船，抢夺军需用品，人人背负重物。李靖见敌兵阵势纷乱，立即下令攻击，大败敌兵，乘胜推进江陵，来到外城，抢夺敌兵舟船。

李靖要李孝恭将舟船散置江中，诸将都说：“掳获敌人的舟船当善加利用，为何要白白弃置，反而资助敌人呢？”

李靖说：“萧铣的地盘，南出岭南，东到洞庭湖，我们孤军深入敌境，若攻城不下，他们援军从四方集合，我军里外受敌，进退两难，即使有舟船又有什么用呢？今天弃置舟船，使它满江满河顺流而下，敌人援军看见，以为江陵已破，必定不敢贸然进兵，再三派遣间谍窥探军情，这一拖延可能就是十多天，这期间我军一定可以攻下敌城。”

萧铣的援兵看见散置江面的舟船，果然心生怀疑，不敢进兵。

801. 朱 隽

【原文】 黄巾贼党韩忠，以十万人据宛。诏朱隽以八千人讨之。隽张围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子城，惶惧乞降。时司马张超等议听之，隽曰：“不可。今海内一统，独黄巾造逆，纳降徒长逆萌，非长计！”急攻之，不克。隽乃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外围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即解围，忠果出，因击，大破之。

【译文】 东汉末年时，黄巾贼将韩忠聚众十万人盘据宛城，汉灵帝下令朱隽（字公伟）率八千人平乱。朱隽修堡筑城，堆起能俯瞰城内的土山之后，就击鼓指挥大军攻宛城西南，贼人全力防守西南时，不料朱隽却亲自率五千精兵从东北偷袭，想乘机入城。韩忠于是仓皇退入城内，派人请降。

当时司马张超（张良后代，字子并）等人主张接受韩忠的请降，朱隽却反对，他说：“同是投降，但是情势不同，处理方式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秦朝末年项羽争霸时，天下无主，所以用奖赏鼓励归顺投诚的人；现在天下一统，唯独黄巾结党作乱，如果今天接受贼党请降，无异鼓励日后贼匪作乱谋反，并非久安之计。”

韩忠请降不成，但朱隽一时间却也无法破城歼灭韩忠。

一天，朱隽登上土山眺望，回头对张超说：“我明白了，我军已围住贼党，贼人请降不成，又无法突围而出，只好拚死守城。所以我军不如撤兵，韩忠见

围兵撤退，一定率贼出城，贼人一出，拚死一战的士气就瓦解了，就容易击溃贼人。”

于是下令撤兵，韩忠果然出城，于是朱隽下令出击，果然大破韩忠。

802. 耿

【原文】 张步弟蓝，将精兵二万守西安，而诸郡合万人守临淄，相距四十里。耿弇进军二城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临淄虽大实易取。乃下令：后五日攻西安。蓝闻，日夜警备。至期，夜半，弇敕诸将皆蓐食。及旦，径趋临淄，半日拔其城。蓝惧，弃城走。诸将曰：“敕攻西安而乃先临淄，竟并下之，何也？”弇曰：“西安闻吾攻，必严守具。临淄出不意而至，必自警扰，攻之必立拔。拔临淄则西安孤，此击一而得二也！若先攻西安，顿兵坚城，死伤必多。即拔之，吾深入其地，后乏转输，旬月间不自困乎？”诸将皆服。

【译文】 汉光武帝时，张步（琅琊人，字文公）的弟弟张蓝率精兵二万人据守西安，而其他各郡县则集结一万人防守临淄，两城之间相距四十里。汉将耿弇（耿况之子，字伯昭，谥愍）率军来到两城之间，发觉西安城虽小，但守备坚强，临淄虽是大城，但防守松懈，容易攻占，于是下令：五天后进攻西安。

张蓝听说耿弇将要率兵攻城，日夜加紧严密的戒备，到了第四天的半夜，耿弇下令全体士兵携带蓐席军粮抄小路急行军，快天亮时，来到临淄城，只用半天的时间就攻占了临淄，张蓝惊恐之下，竟弃守西安城逃逸。

事后诸将问耿弇：“元帅先前下令进攻西安，却发兵打临淄，结果两城一并攻占，这是什么原因？”

耿弇说：“西安城听说我军将要进攻，必定更加强戒备，我军出其不意进攻临淄，临淄守兵一定因料想不到而惊慌害怕，所以能立刻破城。临淄一破，西安城就孤立无援，这就是为什么只攻打一城而一举却得两城的原因。如果先打西安，西安城坚兵强，双方交战，死伤必然惨重，即使获胜，我军深入敌境，后方补给不易，十天半个月之后，难保不自陷困境。”

诸将听后，大为佩服。

803. 韦 睿

【原文】 梁天监四年，王师北伐，命韦睿督军，攻小岷城。既至，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曰：“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完。而无故出人于外，此必其骁劲者也。先挫其劲，城一鼓可拔。”诸将疑不前，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法不可犯也！”兵遂进，殊死战，魏兵大溃。急攻之，城

遂拔。

睿进攻合肥，先按行山川，曰：“吾闻之：‘汾水可灌平阳，绛水可灌安邑。’”乃为之堰肥水。堰成，而魏援兵大至。诸将俱，请表益兵。睿笑曰：“贼已至而请兵，虽鞭之长，能及马腹乎？”初战不利，诸将议退巢湖，又议走保三叉。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妄动者斩！”乃取伞扇麾幢树堤下，示无动意，而更筑垒于堤以自固。久之，堰水满。魏救兵无所用，城竟溃。

魏中山王元英，以百万众寇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帝遣曹景宗将大兵往救，敕睿帅所部往会之。睿自合肥径进。时魏兵声势甚盛，诸将惧，请缓行。睿曰：“钟离望救甚急，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可缓乎？魏兵深入，已堕吾腹中，勿忧也！”不旬日，至。遂于景宗营前二十里，一夜掘长堑，树鹿角，截土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惊以为神。英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乃装大艘，乘淮水暴涨，竟发以临其垒。而令小船载苇蒿，灌之膏油，乘风纵火，烟焰障天，倏忽之间，桥栅尽坏。我军乘势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兵大溃，元英仅以身免。昌义之得报，不暇语，但直叫曰：“更生！更生！”

时魏人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即睿；吕，吕僧珍；萧者，临川王宏也。

【译文】南北朝时，后梁天监四年，豫州刺史韦睿奉命率军攻击魏军小岷城，来到城外时，魏军派出数百人在城外列阵。

韦睿说：“城中虽只有二千多人，但只要闭门坚守，有足够的力量自保，现在无故派人出城，这一定是他们最勇敢善战的军士，如果能打败他们，那小岷城也就不攻自破了。”

诸将却犹豫不前，韦睿指着符节说：“朝廷颁赐符节，不是用来当装饰品的，我韦睿的命令不可违抗！”

于是下令攻击，士兵都拚死作战，魏兵大败，韦睿乘胜攻占城池。

韦睿进兵合肥，到达之后，先观察山川地势，说：“我听说汾水可灌淹平阳，绛水可灌淹安邑。”

于是率部众筑堤，堵住河水，准备用水淹城池。

这时魏国大批援兵开到，诸将深感恐惧，怕无法战胜魏军，想上书请奏增派援兵。

韦睿笑着说：“敌人已经兵临城下，才要求请援，怎么来得及呢？鞭子再长也不及马肚啊〔远水难救近火〕！”

初时，战况不利，诸将想要退守巢湖，又想回守三叉，韦睿生气的说：“军

人御敌作战，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违令者斩。”

于是命人拿来伞扇及麾幢（象征威权的仪仗），树立在堤堰下，表示没有后退的决心，一面在堤上修筑营垒巩固防御。不久，积储之水满溢，困住了城池，魏军的援兵竟无法发挥作用。韦睿反攻，破城而入。

北魏中山王元英（拓跋桢之子，字虎儿，谥献武）率部众百万人蹂躏徐州北方一带，在钟离城包围刺史昌义之（南朝梁人，卒谥烈），皇帝派遣曹景宗率大军增援，并命韦睿前往会合。

韦睿直接从合肥赶到钟离，一路上，军士畏惧魏兵人多势众，多劝韦睿放慢行军速度。

韦睿说：“钟离城情势危急，即使车驰卒奔，火速前往救援，都还嫌太迟，何况慢慢走呢？魏兵孤军深入，我自有办法应付，你们不用担心！”

不到十天，已与曹景宗会合。

韦睿趁夜在曹景宗的营前二十里处掘了一条长沟，树立鹿角，垒土成城，天亮时，营寨已筑好，元英以为是神人。

先前元英曾派人在邵阳洲的两岸架设便桥，树立围栅约百公尺，管制桥上通道。韦睿乘着淮水暴涨，登上战舰攻击水洲上的魏军，另外利用小船载着干草，灌上油脂，顺着风势放火，一时烟尘迷漫，刹那间便桥围栅都化为灰烬。韦睿的军队乘势奋勇杀敌，喊声震大，个个以一当百，魏兵大败，元英侥幸逃走，仅以身免。

昌义之得到魏军大败的报告，高兴得直说：“得救了！得救了！”

〔梦龙评〕当时魏军曾编一首歌传唱：“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虎。”韦是指韦睿，吕是指吕僧虔，萧是指临川王萧宏。

804. 马 燧

【原文】 马燧既败田悦，会救至，悦复振。悦壁洹水，淄青军其左，恒冀军其右。燧进屯邺，请益兵。诏河阳李芑以兵会，次于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漳之长桥，筑月垒以扼军路。燧于下流以铁锁维车数百绝河，载土囊遏水而渡。悦知燧食乏，坚壁不战。燧令士赍十日粮，进营仓口，与悦夹洹而军，造三桥，逾洹日挑战。悦不出，阴伏万人，欲以掩燧。边批：亦通。燧令诸军夜半食，鸡鸣时鸣鼓角，而潜师并洹边批：攻其所必救。趋魏州，下令曰：“须贼至，止为阵。”留百骑持火匿桥旁，待悦众尽渡，乃焚桥。燧行十余里，悦果率众逾桥，乘风纵火，鼓噪而前。燧令兵士无动，除藁莽广百步，勇士五千人先为阵以待悦。边批：以逸待劳。比悦至，火止，气少衰。燧将兵奋击，大败之。悦还走，而

三桥已焚矣。悦众赴水死者不可胜计。

【译文】 唐朝时马燧（字洵美）虽打败田悦（田承嗣的侄儿），但因有敌援开到，所以田悦势力又起。

马燧随之将部队推进到邺城，并报请朝廷增兵支援。朝廷诏令河阳守李芑率兵驰援，与马燧会兵于漳水；田悦则派部将王光进分兵守漳水边的长桥，修筑半月型的土墙，以扼制官军的进路。马燧便派出数百兵卒，牵引铁链连接河中，沿着铁链装载土袋，截断河水，让兵士可以涉水渡河。

田悦知道马燧缺粮，就挖濠沟，坚守营地不出战。马燧命士兵携带十天的粮食，进兵驻屯仓口，与田悦的部队在洹水两岸对峙，另外派兵搭建三座桥道，天天渡越洹水，到田悦营前挑战，田悦就是不出战，却暗中埋伏一万人想突袭马燧〔亦通〕。

马燧半夜里下令士兵起床吃饭，天刚破晓，就鼓角齐鸣，佯作进攻，却偷偷地将主力渡越洹水移师魏州〔攻其所必救〕，下令说：“贼兵到后，就停止行军立即布阵，留下一百名骑兵，拿着火把藏匿在桥旁，等田悦的兵士全部渡河后，就烧毁桥道。”

马燧率军走了大约十里路，田悦果然率众渡河追来，乘着风势纵火，并且高声叫嚣着前进。马燧按兵不动，先清除阵前百步内的草丛，命勇士五千人为先锋，设阵待敌〔以逸待劳〕。等田悦的部众到跟前时，因火势已熄，所以士气也跟着衰竭。

马燧这时发兵攻击，田悦大败后退，但因三桥被毁，田悦军队大乱，因逃命跳水淹死的，难以计数。

805. 郑子元 李晟

【原文】 桓王怒郑不朝，以诸侯伐之。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蔡人、卫人属焉；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支，固将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从之。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郑伯，为鱼丽之阵。先偏后伍，二十五乘为偏，五人为伍。伍乘弥缝。战于 葛，命二拒曰：“ 大将之麾。动而鼓！”蔡、卫、陈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

吐蕃尚结赞兵逾陇岐。李晟选兵三千，使王泌伏汧阳旁，诫之曰：“蕃军过城下，勿击首尾，首尾纵败，中军力全。但候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武豹衣，则其中军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泌如晟节度，遇结赞，即出奋击，贼皆披

靡，佖军不识结赞，故结赞仅而免。

犯王不祥，而三国非郑敌，故先动其左右以摇之。尚结赞劲而狡，小挫未可得志，故专力于中军，出不意以突之。若鄢陵之战，苗贲皇言于晋侯曰：“楚之良，在于中军王族，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以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此又因晋、楚力敌而然，故曰：“知彼知己，兵法何常之有？”

【译文】 春秋时周桓王因郑国不朝拜天子，率诸侯各军征讨郑国，周桓王亲自指挥中军，虢公林父指挥右军，蔡、卫两军也归由他统一指挥。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军也在他的指挥下。

郑子元请求组成左军，以便抵挡蔡、卫两军，另再组右军抵抗陈军，他说：“陈国刚刚发生内乱，百姓都因厌战而缺乏斗志，假如先发兵攻打陈军，他们一定不战而狼狈奔逃。周王所率的中军看到这种情形，一定会引起骚动，而蔡、卫军又不能抵挡我军，当然溃逃，这时我们就可集中兵力攻打周王的中军，一定能大获全胜。”

郑庄公采纳郑子元的建议，派大夫曼伯率领右军，祭仲率领左军，原繁、高渠弥率领中军，排成鱼丽之阵护卫郑庄公。

所谓“鱼丽阵式”，就是先锋排列二十五辆战车，其次是每排五人的五排步兵，列阵在两车之间，组成敌人无法切断的坚强阵势。

两军在 葛（今河南省长葛县北十二里）展开激战，郑庄公下令左右两军说：“看到对方大将的军旗移动时，就击鼓前进。”

结果蔡、卫、陈三军纷纷溃散奔逃，周桓王所率领的中军也阵势大乱，郑军全力攻击，周军于是大败。

唐朝时，吐蕃尚结赞（唐时吐蕃丞相，曾助唐灭朱泚，德宗毁约食言，于是率兵入寇，为李晟讨平）入侵陇、岐，李晟派大将王佖（李晟的外甥）率领骁勇善战的士卒三千人埋伏在汧阳城旁，并告诫他说：“

“敌兵过境，不要去攻击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即使打败了他们的前锋或殿后部队，中间的主力部队实力仍毫无损伤，你们就无力抵抗了；不如等他们的前锋部队过去，看到五方旗，穿着虎豹图案战服的士卒，那就是他们的主力部队，你们出其不意的截击，一定能建奇功。”

王佖照着李晟的告诫去做，果然把尚结赞打得大败逃走，可惜，由于士卒不认识尚结赞的长相，因而让他逃脱。

〔梦龙评〕与天子军队为敌，固然理亏，但蔡、卫、陈三个都不是郑国的死敌，所以郑子元先动摇左、右两军的士气，瓦解他们的斗志。尚结赞悍劲狡诈，小败不能挫他威勇，所以要出其不意的全力攻击他的主力。

就好比晋楚鄢陵之战时，苗贲皇（春秋楚人，后投奔晋国）曾对晋侯说：“楚国的精兵都在

中军，请王派少部分精兵攻击左右两军，加以牵制，再集中用全力攻击楚国中军，这样一定能获胜。”所以说：“知己知彼，兵法有什么难懂的呢？”

806. 刘 锜

【原文】 刘锜字叔信。赴官东京。至涡口，方食，忽暴风拔坐帐。锜曰：“此贼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进。闻金人败盟南下，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急趋至顺昌。知府陈规见锜问计。锜询知城中有米万斛，乃议敛兵入城，为守御计。诸将谓金不可敌，请以精锐遮老稚顺流还江南。锜曰：“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敢言去者，斩！”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边批：李光弼纳刀于鞬中，相似。乃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谍。于是军士皆奋。时守备一无可恃。锜督取车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毕，而金兵已至城下矣。初锜傅城筑羊马垣，穴垣为门，至是蔽垣为阵，金人纵矢，皆自垣端铁著于城，或止中垣上。锜用破敌弓，翼以神臂、强弩，自城上或垣门射敌，无不中者。敌稍却，即以步兵邀击，溺河水死者无算。金兵移砦二十里。锜遣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歼之。金兵复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一闪则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边批：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兀术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诸将谓：“宜乘方胜之势，具舟全军而归。”锜曰：“敌营甚迹，而兀术又来，吾军一动，彼蹶其后，则前功俱废矣！”锜募得曹成等二人，谕之曰：“遣汝作间，事捷重赏。第如吾言，敌必不杀汝。今置汝绰路骑中，汝遇敌，则佯坠马，为敌所得。敌帅问我何如人，则曰‘太平边帅子，喜声妓。朝廷以两国讲好，使守东京，图逸乐耳。’”已而二人果如其言，兀术大喜，边批：兀术之败，只为太白恃轻敌故。即置鹅车炮具不用。翌日，锜登城，望见二人来，缒而上之。乃敌械成等来归，以文书一卷系于械上。锜惧惑军，立焚之。边批：有主意。兀术至城下，谴责诸将。诸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城自见。”适锜遣耿训请战，兀术怒曰：“刘锜何敢与吾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边批：怒而致之。迟明，锜果为五浮桥于河上，敌用以济。锜遣人毒颖上流及草中，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军番休更食羊马垣下。而敌人马饥渴，饮食水草者辄病。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气已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

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敌大败，兀术遂拔营北去。是役也，锜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肃然不闻鸡犬。唯能以逸待劳，是以大胜。

朱晦庵曰：“顺昌之役，正值暑天，刘锜分部下兵五千为五队，先备暑药，饮酒食肉，以一副兜牟与甲，晒之日下，时令人以手摸，看热如火不可着手，乃换一队。军至，令吃酒饭，少定，与暑药，遂各授兵出西门战。少顷，又换一队，出南门。如此数队，分门迭出迭入，虏遂大败。缘虏众多，其立无缝，仅能操戈，更转动不得。而我兵执斧直入人丛，掀其马甲以断其足。一骑才倒，即压数骑，杀伤甚众。虏人至是方有怯中国之意，遂从和议耳。”

【译文】 宋朝刘锜赶赴开封任官，中途行经涡口正要吃饭时，突然刮起一阵暴风，把帐篷都吹倒了，他认为这是贼兵兴乱的凶兆，于是下令加紧赶路。

不久，果然接到金人背盟南侵的消息，已经攻陷东京（开封），不得已和副将弃船走陆路，连夜急行赶到顺昌城。

知府陈规见到刘锜，就急问该如何御敌。刘锜得知城中尚有存粮万斛，于是决定率兵入城，再计议如何集中兵力全力防守的事宜。诸将都说金兵难以抵御，请求先派兵护送城内的老弱妇孺前往江南。

刘锜说：“东京虽已失陷，但幸亏仍有完整的军队据守此地，为什么要弃城逃逸？谁再敢说弃城，军法处斩。”

于是以庙为家，在庙门堆放许多柴草，交代守卫：“万一情势危急，就点火烧毁我家。”

另外分别派将领把守各城门，严格检查往来行人，并且由当地人士中招募密探〔要紧〕，派出斥堠，如此军心大为振奋。

当时顺昌府毫无防御工事，刘锜命人取来车轮排列在城墙上，又拆去民家的大门，围在城墙的四周，花费了约六天的时间，就大致部署完毕，这时金兵也来到城下。最初，刘锜即在守城周围修筑“羊马垣”（城外加筑的小隔城工事，暂为安泊羊马之用），再在垣上挖洞为门，此时，结合了许多羊马垣，加上遮盖做为防御阵地。

金人以箭阵进攻，所射出的箭若非越过垣端射到城墙，就只射到垣壁，丝毫发挥不了杀敌的作用。这时刘锜就挑选神箭手，以强弩在城上或垣门反击，百发百中，伤敌无数。敌人稍一退兵，刘锜就出动步兵追击，金兵逃命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

金兵退后二十里扎营，刘锜派阎充召募五百壮士，乘夜杀入金营。

这夜雷电交加，宋军见到绑辮子的，即予扑杀，金人再退败十五里，刘锜命一百名勇士组成敢死队，以竹子为武器，装成一副市井百姓嬉戏追逐的样子，

每人拿一根竹子为暗号进攻金兵的营地，天空雷光一闪，每人就奋勇前冲，雷光止就潜伏不动。敌营大乱，而一百名敢死队员闻号角声，便齐聚进攻，金人更觉草木皆兵，兵心惶恐〔用百人如一人，又如千人万人，兵至此神矣〕，竟整夜自相混战，堆尸盈野。

金兀术（完颜宗弼）在汴京接到战败的消息，立刻率十万人军救援。

诸将认为：“趁着金人退败，应赶紧备船，全军而退，不要与金兀术正面交手。”

刘锜说：“敌营离我军很近，而金兀术的援军将到，如果我军一退，金兵一定出兵紧随追击，所有的战果都将前功尽弃。”

于是又召募曹成等二人，对他们说：

“现在我派你们当密探，事成之后必有重赏，只要你们照着我的话去做，金人就绝对不会杀你们。现在你们骑马去闲逛，看到金兵就故意坠马，金人俘虏你们后，一定会侦讯你们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这时你们就答说：‘他应该身在太平盛世，平日他最欢听歌玩妓，朝廷希望两国修好，所以派他镇守东京，好安享逸乐。’”

当曹成等二人照刘锜之计行事后，金兀术非常高兴，就放弃鹅车（攻城车）、大炮等攻城器械〔兀术之败，只为太自恃轻敌〕。

第二天，刘锜登城，看见曹成二人回来，立刻用绳索吊他们上来，发现两人都上了刑具，还附了一封信。刘锜深恐动摇军心，就立刻把信件烧毁〔有主意〕。

金兀术来到城下后，先责备金将为什么没有攻下顺昌，诸将异口同声回答说：“南朝用兵已非昔日可比，不信，元帅亲自攻城就知道了！”

正巧，刘锜派耿训请战，金兀术听了勃然大怒说：“刘锜是什么人，竟敢向本帅挑战！凭本帅十万兵力，攻下你刘锜一个小小顺昌城，就好比用脚踩平狗窝！”

耿训说：“太尉（刘锜）非但请与太子（宋人称金兀术为四太子）决战，并且认为太子一定不敢渡河前来，所以太尉特别献上五座浮桥〔怒而致之〕，等太子平安渡河后，再决一死战。”

第二天天亮，刘锜果然在河上架起五座浮桥，好让金兵能渡河而来，但却在河的上游和草中都撒上毒药，因此特别警告士卒说：“渴死也不许喝河水，敢违抗军令者，一律问斩。”

这时正是大热天，金兵长途跋涉而来，日夜都不敢解下盔甲睡觉；反之，刘锜的军队都能轮流休息，并且在羊马垣下进食，金兵人马又饥又渴，有许多兵

马因饮食水草而中毒生病。

在清晨较凉爽时，刘锜一直按兵不动，好让士兵充分休息，直到下午三点左右，见金兵已稍渐松懈，才突然派几百人从西门冲出杀敌，接着又有几千人从南门向金兵猛攻。刘锜命兵士不准出声，只能用大斧挥砍攻击，结果金兵大败，金兀术只好拔营北归。

总计这场战役，刘锜的兵力不到两万人，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五千人；反之，金兵有几十万兵，军营由西到北绵长十五里，每晚战鼓之声震撼大地，营中通宵嘈嚷，而宋军戍守的顺昌城，城内一片寂静，连鸡狗都不叫，以“以逸待劳”战术，终于大败金兵。

〔朱熹评〕顺昌之战正当热天，刘锜把五千人分成五个队，先准备好避暑药和充份的食物，然后，给其中一队穿上铁甲，命他们在烈日下曝晒，一直晒到手不能触摸铁甲的热度，才命他们休息，再派另一队曝晒，经过这般训练后，才命他们饱用酒饭，并给食避暑药，从西门出兵突袭，接着再派一队由南门出击，只见全军从各城门出出入入，结果金兵大败而逃。再说金兵因人数过多，拥挤在一堆，几乎无立锥之地，仅仅只能手持矛枪站立，完全动弹不得；反之宋军却手持大斧冲入敌阵，杀金兵，砍马脚，一骑倒，数骑也随之倾倒，结果敌人伤亡惨重。由于顺昌一战，金人才知宋人战力不可忽视，生起怯意，于是同意与宋议和。

807. 韩世忠

【原文】 世忠驻镇江。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备，图进取，辞旨恳切。世忠遂自镇江渡师，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伐木为栅，自断归路。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有诏移屯守江。”边批：灵变。良臣疾驰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而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至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击。良臣至金军，金人问王师动息，具以所见对。聂儿孛罕闻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别将挾孛也引千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斫马足。敌披重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四面蹂躏，人马俱毙，遂擒挾孛也等。

【译文】 南宋名将韩世忠（字良臣，卒谥忠武）镇守镇江时，金人与刘豫（字彥游，高宗南渡后，金人册立刘豫为皇帝，国号齐）相互勾结，分头入侵宋境。

宋高宗亲笔下诏，飭命韩世忠严加守备外，并希望韩世忠能进而有更大的作为，诏书言辞恳切感人。

因此，韩世忠由镇江亲自率军渡河，除了命统制官解元（字善长，以屡建

战功任命为保信军节度使）防守高邮，抗御金人步兵，自己则亲率骑兵驻守大仪，抵挡金人骑兵。

韩世忠命人伐木作成栅栏，阻断自军的退路，增加士兵奋勇杀敌的决心，又命魏良臣（字道弼，官至参知政事）出使金国，并即刻命令撤去炊爨，移军江边屯驻，给魏良臣调动部署的印象〔灵变〕，于是，魏良臣策马疾驰而去。

韩世忠估计魏良臣已出边境后，就上马对全军士兵说：“注意看我马鞭所指的方向。”

于是引领全军到大仪地区排列成五个军阵，并在二十多处险地埋伏士卒，约定以鼓声为出击暗号。

魏良臣到达金人营地后，金人询问魏良臣有关宋军部署的情形，魏良臣都一一据实相告。聂儿孛堇听说韩世忠退兵守江，非常高兴，率兵来到江口，距大仪大约有五里路，这时副将挾孛也率领一千名骑兵，正经过宋军五阵的东面，韩世忠传令小兵击鼓，埋伏的士兵蜂拥而出。

宋军的旗帜与金人的旗帜混杂一起，金兵顿时大乱，宋军乘胜猛攻，韩世忠更督令背嵬兵每人各持长斧一把，上刺人胸，下砍马脚，金兵穿着笨重的盔甲，陷在泥地里，根本无法挥刀抵抗，这时韩世忠再命精锐骑兵由四方冲杀陷在泥地的金兵，人马均亡，于是擒获挾孛也等人。

808. 曹 玮

【原文】 曹玮知渭州，时年十九。尝出战小捷，虏引去。玮侦虏去已远，乃缓驱所掠牛马辎重而还。虏闻玮逐利行迟，师又不整，遽还兵来袭。将至，玮使谕之曰：“军远来，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请休憩士马，少选决战。”虏方甚疲，欣然解严，歇良久。玮又使谕之：“歇定，可相驰矣！”于是鼓军而进，大破之。因谓其下曰：“吾知虏已疲，故为贪利以诱之。比其复来，几行百里矣。若乘锐以战，犹有胜负。远行之人，小憩则足痹，不能立，人气亦阑，吾以此取之。”玮在军，得人死力，平居甚暇，及用师，出入若神。一日，张乐饮僚吏，中坐失玮所在，明日徐出视事，则贼首已掷庭下矣。贾同造玮，欲按边，邀与俱。同问：“从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骑，见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

只看城中肃然不闻鸡犬，便知刘锜必能胜敌。只看甲士三千环列，初不闻人马声，便知敌必不能犯曹玮。

【译文】 北宋人曹玮奉命戍守渭州时才十九岁，有一次与金人交战小胜后，金人即率兵退走。曹玮侦知金人走远后，就意态从容的驱赶所掠得金人的牛马、

辎重返回营地。

金人听说曹玮竟会为贪得战利品而拖延行军的速度，再听说军队的纪律也不严整，于是突然调转军队想突袭曹玮。

两军相距不远时，曹玮派人告诉金兵说：“你们大军远来，一定非常疲惫，本帅不愿趁人之急，请大军稍事休息，再决一死战。”

金兵确实感到非常疲困，就欣然答应。

休息一段时间后，曹玮又派人对金兵说：“休息够了，两军可以交战了。”

于是击鼓进军，大破金兵。

胜利后，曹玮对属下说：“金人远道入侵，其实已露疲态，但我却故意让他们以为我贪小利，而诱使他们再调转大军来攻，这一来一回就将近一百里的路程。但若双方立即交战，胜负仍难断定，走远路的人，在休息一段时间后，双脚反而更为酸麻，不能站立〔妙〕，士气也变得懒散不振，我就趁这时机击溃金人。”

曹玮带兵甚得人心，军卒均乐于为之效死，平日处事意态悠闲，但却能用兵如神。有一次宴饮僚属，酒宴进行一半时，曹玮突然离座，第二天只见曹玮仍如平日般巡视各部队，众人却赫然发现贼首已掷在庭下。

另有一次，贾同前来拜访曹玮，想视察边防，邀曹玮一起巡视。贾同问曹玮，士兵们在哪儿？曹玮回答士兵们都已列队准备好了。贾同出了营帐准备上马时，赫然见三千名士兵环列帐外，而事先竟听不到一点人马声。

〔梦龙评〕仅只见顺昌城中一片寂静，甚至听不到鸡鸣犬吠声，就知道刘锜军纪严整，必能败敌；光看三千装备齐全的战士环列帐前，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就知道敌人打不败曹玮。

809. 狄 青

【原文】 狄青字汉臣，汾州人。在泾原，常以寡当众。密令军中闻钲一声则止，再声则严阵而阳却，声止即大呼驰突。士卒皆如教，才遇敌，未接，遽声钲，士卒皆止，再声再却。虜大笑曰：“孰谓狄天使勇！”钲声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乱，相蹂多死。追奔数里，前临深涧，虜忽壅遏山隅，青遽鸣钲而止，虜得引去。时将佐悔不追击，青曰：“奔命之际，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谋？军已大胜，残寇不足贪也！”

侬智高反邕州，诏以青为宣抚使击之。或言：“贼标牌不可当。”青曰：“标牌，步兵也，遇骑兵必不能施。愿得西边蕃落民自从。”或又言：“南方非骑兵所宜。”青曰：“蕃部善射，耐艰苦，上下山如平地，当瘴未发时，疾驰破之，必胜之道也！”及行，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边批：未战养力。至潭州，

遂立行伍，明约束。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立斩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飧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大风雨，二鼓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内。久之，使人谕孙洸，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座客，至晓，客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关矣！”边批：自营中且不知，况敌人乎？青既渡，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骑兵于后。蛮使骁勇者当前，尽执长枪。前锋孙节战不利，死。将士畏青，莫敢退。边批：畏主将，必不畏敌矣。青登高山，执五色旗，麾骑兵为左右翼，出其后，断蛮军为三。旋而击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不知所为。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枪立如束，我军又纵马上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按：是役，谏官韩绛言：“青武人，不足专任，请以侍从文臣为之副。”边批：顾其人何如，岂在文武？时庞籍独为相，边批：确有此人。对曰：“属者王师屡败，皆由大将轻，偏裨自用，不能制也。今青起于行伍，若以侍从之臣副之，号令复不得行。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专以智高事委之，必能办贼。”边批：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于是诏岭南用兵，皆受节制。边批：成功在此。青临行，上言：“古之俘馘奏凯，割耳鼻则有之，不闻以获首者。秦、汉以来，获一首，赐爵一级，因谓之‘首级’，故军士争首级，以致相杀。又其间多以首级为货，售于无功不战之人，边批：此从来大弊。愿一切皆罢之。”二条皆名言，可为命将成功之法。○又青行时，有因贵近求从行者。青谓之曰：“君欲从行甚善，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击贼有功，当有厚赏。不然，军中法重，青不能私。君自思之，愿行则即奏取君矣。”于是无复敢言求从行者。即此一节，知青能持法，必能成功。又青既入邕州，敛积尸内有衣金龙之衣者，又得金龙楯于其旁。或言“智高已死，当亟奏！”青曰：“安知非诈？宁失智高，敢欺朝廷耶？”合观二事，不唯不敢使人冒功，即己亦不敢冒不可知之功。

【译文】 北宋名将狄青（汾州人，字汉臣，卒谥武襄）戍守泾原时，常能以寡击众〔使敌不测〕。他曾密令全军士卒在听到第一声钲音时全军肃立，两声钲音就故意退却而实际是严阵待敌；钲声停止，则立即大喊向前奔驰突击。

全军士卒都能遵守狄青的教令。

有一次与敌虏相遇，双方尚未交手，士卒们突然听见一声钲音，就全军止步不前，两声钲音响起，只见士卒们往后退。

敌虏大笑说：“谁说狄青勇威，双方还没交手，就下令部队退兵。”

话才说完，只听钲音停止，宋兵突然冲向敌阵，敌人阵势大乱，竟相互践踏，死伤惨重，宋兵乘胜追击，敌虏奔逃数里后，在一山涧前突然止步不再奔逃，狄青立即鸣钲而止，全军不再追击，敌虏从容离去。

事后，副将们却后悔当时没有继续追击落败的敌虏，狄青说：“亡命奔逃的敌人，突然止步而有心与我军对抗，怎知这其中没有别的诈谋，反正我军已大获全胜，这些残兵败寇也不必再贪功计较了。”

又有一次，依智高（曾建南天国）在邕州谋叛，仁宗命狄青为宣抚使出兵征讨。

有人认为依智高的“标牌兵”锐不可当，狄青说：“标牌，是依智高的步兵，步兵碰到骑兵就无法充份发挥战力，我将征调西边的蕃民编为部伍。”

又有人说：“南方的地形不适宜骑兵作战。”

狄青说：“蕃人善于射箭，能吃苦耐劳，上高山下险坡，一如行走平地，只要趁着当地瘴气未起时，快马驰冲，一定能破敌。”

等大军出发征讨，每天行军的路程不超过一个驿站，每到一州，狄青就下令士卒休假一天〔未战养力〕。

来到潭州后，狄青重新整编部伍，明定军纪，有一士兵抢了百姓一把青菜，狄青当场下令处斩，于是全军无人敢违抗军令。

当时依智高据守邕州，狄青因昆仑关位居险要，害怕被依智高所占据，于是先按兵不动。一面命宾州准备全军五日的军粮，并让士卒们就地休养。

这时正逢上元节，狄青命人张灯结彩，第一晚宴请副将，第二晚宴请各营军官，第三晚宴请各营军吏。宴请副将的那晚，宾主欢饮直至天明破晓，第二晚正碰上大风雨，大约二鼓时分，狄青突然向大家说微感不舒服，暂时离座入内室，过了一阵子，命人告诉孙沔，请他暂代主人招待宾客，等服过药休息一会儿就出来。

席中，更数次派人劝客饮酒，一直到天亮，客人都不敢离席告辞，这时忽然有人骑着马前来禀报说：“昨夜三更时分，元帅已攻占昆仑关了！”〔自营中且不知，何况敌人〕

狄青既已成功的夺取昆仑关，很高兴的说：“昆仑险要，贼人不知据守，日后想必也没有多大作为了。”

狄青率军逼近邕州时，贼人才有所惊觉，两军交战于归仁铺。狄青站在高地观看两方交战的情形，贼人据守土坡，宋军进逼，狄青命步兵为前锋，骑兵隐藏在后，贼人派出善战者在阵前手执长枪抵御，前锋孙节不幸捐躯，将士们畏于狄青的军纪严明，不敢有丝毫退却之心〔畏主将必不畏敌矣〕。

狄青站在高地上，手执五色旗，指挥骑兵分别从左、右、后三方将贼人队伍截成三段，轮番攻击，右军攻左，左军攻右，不久又交替攻击，贼人根本弄不清楚宋军从哪个方向进攻，而标牌军也被宋军骑兵冲散，根本无法发挥战力。

贼人的长枪排列如林，宋军在马匹上加装铁连枷冲击，于是贼兵溃散，依智高只有焚城逃逸。

〔梦龙评〕当初出征前，谏官韩絳曾上言：“狄青不能担任大任，请准以文臣助之〔但看其人何如，岂在文武〕。”

当时宰相庞籍反驳说〔还好有这个人〕：“以往宋军屡战屡败，都是由于轻视武将。文臣不懂兵法又固执己见，根本无法指挥军队，而狄青出身军旅，若是派文臣为副帅，军令又无法贯彻。从前狄青在鄜州曾任我的部属，为人沉稳勇敢有谋略，若能将征讨依智高的大任交付给他，他一定能不辱使命，平定乱贼〔兵法：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于是仁宗下诏：此次征伐岭南的兵事，全都受狄青指挥〔成功在此〕。狄青出发前，也曾上奏说：“古时将帅率兵作战，为激励士气，曾有以割敌人一耳用来累计战功，却不曾有砍敌人首级之事。秦汉以来，取敌人一颗头颅，就赐爵位一级，所以称为‘首功’，所以演变到军士为争夺敌人首级，而自相残杀，甚至把敌军的脑袋当成货物，卖给那些不尽力作战的人〔此从来大弊〕，希望能废除这种赏功的制度。”

这两件事都是名言美事，可做为日后命将率兵的参考。

另外，狄青出发前，也有权贵人士请求同行，狄青告诉他们说：“先生想要随军出征令人佩服，但依智高只是小毛贼，至于派我狄青征讨只因事情紧急，再者凡是随我出征者，若是尽力杀贼，必有重赏，否则一律按军法论处，绝不循私。请先生再三思，若还是愿意随军出征，狄青立即请奏皇上准先生同行。”于是再没有人敢随便要求同行。仅就这一件事，就知道狄青能严守法纪，日后必能成功。

另有一件事，狄青破邕州后，搜查州府时，有人发现有个身穿金龙衣的人，身旁还有一副刻有金龙图案的盾牌，于是猜测依智高死了，想立刻禀奏皇帝请功。狄青阻止说：“这一切怎知不是贼人故意安排的诈谋，宁可误认依智高还活着，怎可不加查证而贸然欺骗朝廷。”

综观这两件事，就知道狄青不但不敢让人冒功求赏，即使自己也不敢冒不能确定之功。

810. 王 越

【原文】 王越抚大同。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诸妓抱琵琶捧觞侍，而一千户 虜还，即召入，与谈虜事甚析，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饮之。复谈则益喜，命弦琵琶而侑酒，即并金卮与之。边批：高。已又谈，则又喜，指妓中最姝丽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边批：更高。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其夜袭虜帐，将至，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虜不觉。归而卒遇虜人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边批：今人谁肯！

平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虜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加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韩襄毅、杨文襄上矣。前陈钺何敢望之？而阿丑以“两钺”为戏，老、韩同传，非公论也！

【译文】 明朝时王越（字世昌，封威宁伯）出任大同巡抚。一天，天下大

雪，王越刚坐在地炉边，命歌妓们弹奏琵琶侍候饮酒时，正巧有一千户（官名，掌兵千名）由虜地侦察敌情回来。王越立即召他入府，仔细的询问他有关虜地的情势，心情愉快的说：“好冷的天呀！”手持金酒杯边喝边谈，又命歌妓弹奏琵琶佐酒。

两人愈谈愈高兴，王越就顺手把金杯送给千户〔高明〕，接着两人又天南地北的话家常，气氛愉快，王越指着歌妓中最美艳的一位对千户说：“喜欢吗〔更高明〕？送给你！”

从此千户对王越竭尽忠诚的效命，后来累官至指挥官。

某夜，王越命人突袭敌人营地，快到达时，突然刮起风暴，让人眼睛都睁不开，众人都觉得时机不对想回营。

有一名老兵上前说：“这是天助我军也。我们来到敌营，天刮大风让敌军守卫无法察觉我们侵入；等到我们完成任务归营，正好遇上入城掠夺的敌军，而我们位于上风处，顺风而行，敌人却逆风而行，这是风助我军也。”

王越一听立即下马拜谢，得胜后，立刻封小兵为千户官。

〔梦龙评〕李愬平蔡州是利用下雪，狄青夺昆仑关是借天雨，而王越破大同则是趁暴风，这三次战役都是利用夜晚突袭成功，正是所谓“出其不意”啊！威宁伯施恩千户，是非常高明的手腕，而且能够把功劳归于小卒的气度，比之当年韩信拜服李左车也毫不逊色。在一般文臣之中，哪能多见这等豪爽人物。他的雄才大略与魄力，远超出韩雍（谥襄毅）和杨一清（谥文襄），即使一百个陈钺这样的人物也赶不上。

而像阿丑（明朝皇宫中一位善于说笑的宦官别名）在戏曲中把“两钺”（指王越和陈钺。陈钺曾任辽东巡抚，因附权宦汪直，为时论攻击；王越亦附汪直，所以有此附会）并称，这和《史记》中把老子与韩非子列为一传一样，都是不公平的。

811. 尔朱荣

【原文】 葛荣举兵向京师，众百万。相州刺史李神隼闭门自守。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马上各赍袖棒一枚。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边批：斩级大误事。使以棒棒之而已。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于敌后。表里合击，大破之，擒葛荣，余众率降。荣以贼徒既众，若即分辖，恐其疑惧，乃普令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于是群情喜悦，数十万众，一朝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机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葛荣聚众百万，朝京师进兵，相州刺史李神隼（后

魏人，孝庄帝时，任吏部尚书）紧闭城门坚守不战。

尔朱荣（字天宝）率精锐骑兵七千人，带着备用的马匹，日夜赶路东出滏口赴援。葛荣的军阵绵长数十里，由两翼围成箕形前进，尔朱荣暗中山谷埋伏袭兵，另外以每三名督将为一任务编组，负责指挥数百骑兵，命他们在各自的守备位置，策马驰骋，扬起尘土大声喊叫，让贼人弄不清楚己方到底有多少兵力。

为了争取主动，尔朱荣调动人马进行接近战，又为了顾虑人在马上对步兵作战，刀剑不如棍棒便捷，并可避免大家争功，抢斩首级，尔朱荣暗中下令，每名骑兵配备袖棒一支，于双方交战时，用棒将对方击昏就可以。

号令既已严整，将士气势如虹，一声令下，尔朱荣更亲自冲入敌阵，由敌阵的后面与官军前后夹杀，终于大破贼人，擒服葛荣，葛荣的部众也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尔朱荣见葛荣部众人数太多，若是立即下令分别管辖，怕贼人心生疑惧再生变，于是下令众人可自行选择部伍，或与亲友相聚，不限制行动。命令公布后，人人欢欣不已，数十万人在一天之内都整编完毕。

等大军行到百里外后，才又再重新照个人才能、条件组编，而贼人的将领也都量才任用，使得归顺的贼人都能安心。

当时人人都称赞尔朱荣处理事情明快果决。

812. 刘 江

【原文】 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定率兵攻北平，营于平村，离城五十里，扰其耕牧。世子督众固守。上闻北平被围，召刘江宿迁人。问策。江慷慨请行，遂与上约曰：“臣至北平，以炮响为号。一次炮响，则决围，二次则进城，若不闻第三次炮响，则臣战死矣。臣若得入城，守城者闻救至，勇气自倍。宜令军士人带十炮。俟三次炮响后，为殿者放炮常不绝声，则远近皆谓大军继至，平安必骇散矣！”江遂进兵，与安战，悉如其策，大败之。

永乐十七年，江为左都督，镇守辽东，巡视诸岛，相度地形，以金州卫金线岛西北之望海埚，地高可望，诸岛寇所必由，实滨海襟喉之地，请筑城堡，立烟墩了望。一日了者言“东南夜举火有光”。江计寇将至，亟遣马步官军赴埚上小堡备之，令犒师秣马，略不为意。以都指挥徐刚伏兵于山下，百户姜隆帅壮士潜烧贼船，截其归路，乃与之约曰：“旗举炮鸣，伏兵奋击，不用命者，斩！”翌日倭贼二千余人，乘海艚直逼埚下登岸，鱼贯而行，如入无人之境。江被发举旗鸣炮，伏兵尽起，为两翼而进。贼大败，横尸草莽，余众奔樱桃园空堡中。

官兵环而攻之。将士欲入堡剿杀，江不许，故开西壁以纵之，俾两翼夹击。生擒数百，斩首千余级，有遁入鲙者，悉为隆所缚，无一人得免。师还，诸将请曰：“明公见敌，意思安闲。及临阵披铠而战，追贼入堡，不杀而纵之，何也？”江曰：“寇远来必饥且劳，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固兵家治力之法耳。贼始鱼贯而来，成长蛇阵，故作真武阵以镇服之。贼既入堡，有死之心，我师攻之，宁无伤乎？故纵之出路而后掩击，即围城必缺之意耳。此皆在兵法，请君未察乎？”

【译文】 明惠帝建文三年七月，平安（小名保儿，为明太祖养子）从真定率兵进攻北平，大军驻扎在平村。平村离北平只有五十里路，平安的部众常常侵扰当地百姓的耕牧，世子率众人坚守防卫。惠帝听说北平被包围，立刻召刘江（初名江，后改为荣，击倭人有功，封广宁伯）入宫询问对策。

刘江请求惠帝答应他率兵救援，并且与惠帝约定：

“臣到北平后，以炮声为信号，第一声炮音表示臣已破围，第二声炮音表示臣正率兵入城，若是听不到第三声炮音，就表示臣已经战死了。若是臣能顺利入城，守城的兵卒听到援兵来，自然勇气百倍，这时就命军士携带十枚炮弹，等第三次炮声响过后，令殿后的部队，一枚接一枚发炮，让远近都认为援军源源不断的开到，如此一来，平安一定恐惧害怕而溃散。”

刘江于是率兵进攻，一切照他与惠帝所约定的，果真大败平安。

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刘江官左都督，镇守辽东，曾巡视附近各岛，侦察地形，发现金州卫的金线岛西北的望海埚，地势高，视野辽阔，且是往来各岛间海寇必经之地，位置险要，于是请求修筑城堡设立瞭望台〔为将宜知地理〕。

一天，瞭望员报告说：“东南方在夜晚有火光出现。”

刘江猜测这是倭寇进兵的先兆，立即派遣兵马增援城堡戒备。一面犒赏士兵，表现出一副没把倭寇放在眼里的姿态；另一面命都指挥史徐刚率兵在山下埋伏，并命百户长姜隆带领勇士暗中烧毁倭船，阻断倭寇的退路。

刘江与各军约定：以旗举发炮为信号，所有埋伏的士兵，同时现身攻击，有谁敢不奋勇作战的，一律以军法论斩。

第二天，倭寇二千多人，乘坐海鳅（战船名）直逼望海埚，上岸后倭兵鱼贯而行，就像进入无人之境。

刘江出其不意地举旗鸣炮，埋伏的士兵尽出，由两翼包夹倭寇。倭兵大败，横尸山野，残余的倭寇溃逃入堡中樱桃园，全军的士兵包围城堡攻击，将士们想冲入堡中剿灭倭兵，刘江却不答应，故意撤去西边的围兵，好让倭兵突围逃逸，这时才命官军，由两翼包夹，生擒数百倭寇，另外杀死数千人。也有倭寇想登战船逃走，也都被姜隆擒获，无一人能幸免。

得胜回来后，诸将问刘江说：“元帅听说倭兵来犯，表现出一副意态安闲的样子；但对敌应战时，元帅又表现得勇猛威武；等到倭兵溃逃遁入城堡，元帅却不但不许我军入堡追杀，反而网开一面任其逃逸，这是什么原因呢？”

刘江说：“倭寇远道而来，士卒一定又饿又累，我军以逸待劳，以饱待饥，这是兵家必胜之道。倭兵刚登岸入山时，排成一行，鱼贯而行，所以我下令全力攻击，威镇敌兵；等倭兵逃进城堡，已有拚死一战的决心，我军如果攻堡，难保没有伤亡，所以撤去西边围兵，好引诱倭兵突围，而后再追击，这是‘围城必缺’的战阵兵法，只是诸位没有细察罢了！”

813. 马 隆

【原文】 晋泰始中，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和，马隆陈其必败。俄而欣败后，河西断绝。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隆进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灭贼，何为不任？顾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任臣，当听臣自任。边批：名言。臣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丑虏不足灭也！”乃以隆为武威太守。公卿金谓不宜横设赏募，帝不听。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自旦至申，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请自至武库选仗，并给三年军资。边批：要紧。隆随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众万许，乘险遏隆，或设伏以绝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奇谋间发，出敌不意，转战千里，河西遂通。

【译文】 晋武帝太始年间，凉州刺史杨欣与羌戎发生冲突，马隆预测杨欣一定会失败。不久，果然传来杨欣战死的消息，羌戎因此阻断了通往河西的通路。

武帝为此忧虑不已，有一次在早朝时会叹息说：“有谁能为我征讨羌戎，打通与凉州之间的通路呢？”

马隆启奏说：“陛下若是能信任微臣，交付讨蛮重任，微臣一定能讨平羌戎。”

武帝说：“如果贤卿有把握一定能平蛮，朕为什么不能将重任托付给贤卿？希望能听听贤卿有何对策。”

马隆说：“陛下既将重责托付微臣，一切当听臣安排〔名言〕，臣请招募三千名勇士，不问出身来历，只要能为陛下竭忠尽力，微臣就带领他们往西征戎，蛮戎又有什么可怕呢？”

武帝答应马隆的请求，任命他为武威太守。朝中卿大夫们都认为不妥，应以重赏招募士卒〔胡说〕，但武帝没有采纳大臣意见。

马隆规定应召的勇士要能拉开三十六钧（钧为重量名，一钧三十斤，四钧为一石）的弓，及发射重达四钧的箭，马隆设置靶标测试，从早到晚一共募得勇士三千五百人。

马隆说：“人数够了。”

接着请求能自行到军械库挑选合用的武器，并要求发给勇士三年的军饷〔要紧〕。

马隆随即率兵西渡温水，羌戎率众万人扼守险要，迎战马隆，甚而埋伏袭兵想阻断马隆的补给。马隆依照八阵图（此指诸葛亮所作，有洞当阵、中黄阵、龙腾阵、鸟翔阵、连衡阵、握机阵、虎翼阵、折冲阵等）作偏箱车（战车名，每车可载衣粮器械、配有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在宽广的地形就用鹿角车（兵车名），碰到狭窄的路面就在车上架设木屋，一边与羌人作战，一边向河西推进。

羌戎派出弓箭手向马隆等人攻击，但触碰到战车箭矢，就纷纷应弦而倒。马隆还常常出敌不意的发动奇兵攻击羌戎，就这样转战千里，终于打通晋与河西间的通路。

814. 陶 鲁

【原文】 天顺初，韩襄毅公征广东峒贼。忧其险阻难下，方食踌躇，适新会丞陶鲁直膳在侧，公顾之，问曰：“丞揣我何意？”鲁曰：“得非谋贼耶？”雍曰：“然。丞能为我击贼否？”曰：“匪直能，且易耳！”边批：韩公异人，非大言不足以动之。公怒曰：“吾部下文武百千人，熟视无可当吾寄者。边批：真无当。若妄言，合笞！”鲁不拜，抗言曰：“夫贼难攻者，非贼难也，我难其攻贼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异之，改容问曰：“若所将几何而办？”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不在多。”公曰：“唯汝择。”鲁乃标式曰：“孰能力举百钧、矢射二百步者？”军士凡十五万，其比于式者，才二百五十人。曰：“未也！”复下令募数日，始足。鲁乃为别将，日操练阵法，劳以牛酒，甘苦共之。士乐为死，率以先登，大破贼，斩首无算。所得贼穴中金帛，悉分给三百人，己无与者。边批：要紧。贼闻陶家军至，不遁即降，无敢抗。语有之：“一夫决，万夫避。”况三百人乎？

今塞下征兵，动数十万，其中岂无三百人哉？谁为鲁者？即有鲁，谁为用鲁者？噫！王弼州云：“鲁机明内运，而神观不足，县事多不治。或从令、尉列见上官，时时昏睡，虽督榜不恤也。韩公威严拟王者，三司长吏见，长跪白事，慑悚失措。鲁事之，若不为意，诚异人哉！”使在今日，先以不治事、不敬上官罢去久矣，孰知此丞之有用如是乎？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韩雍出兵征讨广东峒贼（中国西南蛮夷，即峒

徭)，因峒蛮据守险要，一时难以攻克。

有一天，正在吃饭时，韩雍想到无法突破目前困境烦恼不已，正巧，县丞陶鲁（字自强，有智谋，善于安抚士卒，屡建奇功）也在一旁用饭。

韩雍转头问他：“县丞可知本帅在想什么吗？”

陶鲁说：“无非是破蛮败峒的对策。”

韩雍说：“对，县丞能为本帅击败峒蛮吗？”

陶鲁答：“小丞不但能为元帅平蛮，而且轻而易举。”

韩雍生气的说：“本帅辖有文武部属不下千百人，也曾仔细观察，找不到一个可以托付重任的人〔直无当〕，你若胡言乱语，就接受鞭打的处份。”

陶鲁一听，并没有下跪谢罪，反而申辩说：“难克敌，并不是敌人难克，而是难在我们找不出克敌的人；元帅只是不明白我的本领，不是我故意胡言乱语。”

韩雍听了陶鲁的解释大感惊异，于是神情严肃的问道：“县丞需要多少兵马平蛮呢？”

陶鲁答：“三百人足够了。”

韩雍说：“为什么带这么少的兵力呢？”

陶鲁答：“兵在精良不在人多。”

韩雍说：“任凭县丞挑选。”

于是陶鲁公告比试录取的两个标准：能徒手举重百钧者，射箭能远达二百步者。韩雍部众有十五万人，经过比试合格者才二百五十人，陶鲁说：“人数不够。”于是再下令比试，经过几天的复试，才募足所需的人数。

陶鲁另立副将，日夜操练阵法，每天以酒肉慰劳受训的士兵，与他们同甘共苦，士卒都甘心为他效命，终于能一举破蛮，死伤的蛮夷无法计数。所卤获的金银、丝帛全部分给三百勇士〔要紧〕，自己丝毫不取。

尔后蛮夷一听陶家军至，无须交手就自动投降，无人敢与陶家军对抗，正是所谓“一人抱必死之心，万夫都纷纷走避”，更何况是三百人都抱必死之心呢？

〔梦龙评〕今（明朝）讨伐蛮夷，动辄出兵数十万，难道其中找不出三百名抱死一战的勇士？只是谁能像陶鲁那般带兵呢？即使有像陶鲁这样的人才，又有谁会重用他呢？

唉！王弇州说：“陶鲁足智多谋，但外表却看不出来。治理县政常荒废政务，与众官列队晋见长官时，常打瞌睡，即使提醒他，他也毫不在意。韩雍治军号令严明，本人更是具有王者威仪，一般官员见了，总是跪着向他报告，一副手足失措的样子，但陶鲁却仍漫不经心，实在是怪人！假使陶鲁生在今天，早就因为荒废政务、不敬长官而被免职了，谁会知道这样的县丞有如此的才干呢？”

815. 韩 雍

【原文】 天顺初，两广乱，韩公雍往讨。师次大藤峡，道隘，旁夹水田。

有儒生、里老数百人，跪持香曰：“我辈苦贼久矣。今幸天兵至，得为良民，愿先三军锋！”公遽叱曰：“是皆贼也！为我缚斩之！”左右初亦疑，既缚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断颈，截手足，剖肠胃，分挂箐棘中，累累相属。贼大惊沮。

公尝出兵，令五鼓战。将领闻贼已觉，恐迟失事，二更即发，大破之。公赏其功，而问以违令之罪，以军令当斩，乃具闻请释，曰：“万一不用命而败，奈何？”人谓公得将将之体。

街亭马谡、好水川任福。之败，皆以违令致之。必不贪功，而后功成于万全，公之虑远矣！

【译文】 明英宗天顺初年，两广境内有盗匪作乱，韩雍率兵平乱。

大军来到大藤峡时，前面路面狭窄，路两旁尽是水田，只见有数百名书生打扮的百姓和耆老，手持案香跪在路旁，见了韩雍说：“我们受匪盗侵扰，生活困苦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日了，今天总算老天有眼，派天兵来解救我们，又再能回到往日平静的生活。因此我们愿意为大军领路消灭匪盗，为大军前锋。”

韩雍大声怒叱说：“你们这些贼人！统统给我拿下斩首！”

左右起初对韩雍的命令还有些迟疑，等到从他们手袖中抽出兵器后才深信不疑，于是砍下贼人的脑袋、四肢，挖出他们的肝肺，分别挂在树枝上，贼人见了，大为惊惧沮丧。

有一次韩雍下令士兵五更出击，而将领们听说贼人已有警觉，唯恐夜长梦多，延误时机，所以二更时分就发兵，大破贼兵。

事后，韩雍按功行赏，然而问到违抗军令的罪责时，韩雍却下令将违令者斩首，将领请求解释原因，希望能予以赦免。

韩雍说：“这次若不是因为军士能奋勇应战，失败了该怎么说？”

有人说，韩雍深得带将之道。

〔梦龙评〕马谡（三国蜀汉人，字幼常，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因违抗诸葛亮军令而大败，退守汉中，下狱而死）街亭之役，任福（宋人，字祐之）好水川之役，都是因违抗军令而失败，身为将帅能不贪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韩雍治军可说是思虑深远！

816. 李继隆

【原文】 淳化中，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阴与弟继迁谋叛。朝廷遣李继隆率兵讨之。继隆夜入绥州，欲径袭夏州。或谓夏州贼帅所在，我兵少，恐不能克，不若先据石堡以观贼势。继隆曰：“不然。我兵既少，若径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众寡。若先据石堡，众寡一露，岂能复进！”乃引兵驰入抚宁县，继捧犹未觉。遂进攻夏州，继捧狼狈出迎，擒之以归。

【译文】 北宋太宗淳化年间，李继捧（西夏人，太平兴国年间率族人入朝称臣，宋太宗授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授命为定难军节度使，暗中却与弟弟

李继迁（李继捧族弟，继捧归顺宋朝后，继迁遁逃，辽人册立为夏国王，宋命继捧征讨无功，于是招降，赐姓名赵保吉）勾结图谋反叛。

朝廷命李继隆（字霸图，屡建战功）率兵平乱。

李继隆抵达绥州时已是夜晚，想直接袭击夏州，有些将领认为：夏州是叛贼的大本营，我军兵力薄弱，恐怕难以取胜，不如先占领石堡，了解敌我形势后，再进兵不迟。

李继隆却说：“不然，正因我军兵力少，若现在直接进攻夏州，叛贼一定料想不到；而叛贼也无法估计我军的兵力，若是先占领石堡，敌众我寡，情势分明，哪能再进攻呢？”

于是率兵急奔入抚宁县，李继捧还毫无警觉，等李继隆军队进攻夏州时，李继捧才仓皇应战，终于擒获李继捧，胜利回朝。

817. 吴成器

【原文】 休宁吴成器由吏员为余姚主簿时，胡梅林用兵之际，闻倭至绍兴，欲择能事者往探。县令已遣丞，丞惧，不欲行。吴大言曰：“探一信便畏缩，况交锋耶！”丞以告令，令壮其言，荐于院。胡公召见，问：“吴簿能探贼乎？”曰：“能。”公曰：“若能往，当以某部二千人畀汝，听汝指挥。”吴曰：“不须如许，但容某自选择，乃可从之。”吴于教场立格，选得五百人，帅之往，见所过山村俱束装谋遁，吴谕之：“无畏，大兵随后至矣！但尔曹须从我戒。”众唯唯听命。吴指山间草积，谓曰：“尔若遁，此皆非汝有。今与汝约：以炮声为号，为我举火焚之，我为尔杀贼。”众许诺。夜半行至陶家畈，探知倭船十三只泊河下，群倭掳掠既饱，聚饮村中，搂妇人而卧。乃分遣五百人歼其守船者，徙其舟，连举大炮。山民如约，皆举火。倭于梦中闻炮声，惊起，则火光烛天，疑大兵至，争窜至河下，已失舟。方彷徨寻觅，吴率众呼噪而至，斩获数百级。倭自此绝不敢犯绍兴。胡公上其功，随升绍兴府判，后升僉事。

如此吏员，恐科甲中亦不易得也。

【译文】 明朝人休宁县的吴成器（骁勇善战）本是小小吏员，后升至余姚县主簿。

当时胡梅林正想出兵平定倭乱，听说倭人侵扰绍兴，就想派一名能干机灵的人，到绍兴打探情势。

县令派县丞前去，但县丞却满心不愿意，吴成器见县丞百般推辞，就大声说：“只是前去打探消息就畏缩害怕，如果是要你冲锋陷阵，那怎么办呢？”

县丞把这番话转述县令，县令非常欣赏吴成器的豪迈，于是把他推荐给胡

梅林。

胡梅林召见他，并且问道：“你能为我到倭贼营地打探消息吗？”

胡梅林说：“如果你果真愿意前去，我拨两千人给你，任你指挥。”

吴成器答：“不需要这么多人，只希望能让在下自行挑选。”

胡梅林依他所要求，吴成器在校场贴出公告，经过比试后选出五百人，一起前往绍兴。

沿途经过山村，村民见了他们，都收拾细软想遁逃，吴成器面告村民说：“不要害怕，官军随后就到了，平定倭乱后，大家都能过太平日子，但现在你们必须要听命于我。”

众人都点头答应。

吴成器指着山上的积草说：“你们若逃走，这片美好的山地都不再属于你们的了。现在我和各位约定，以炮声为信号，听到炮声，你们就为我放火烧山，我为各位杀寇平乱。”

众人都点头答应。半夜时，吴成器率军来到陶家河畔，探知有十三艘倭船停泊在下游，倭寇在大肆抢掠后，正在村中欢饮庆功，喝醉了就搂着女人睡觉。

吴成器先派人杀了船上守卫，解开缆绳让船顺水飘流，接着连连发炮；村民一听到炮声，都照所约定的放火烧山，倭人在昏睡中惊醒，只见满天火光，以为明朝派大军围剿，争相窜逃到河边，但船已流失，正慌张寻找时，吴成器已率兵喊杀而来，斩杀数百倭兵，倭人从此不敢再侵扰绍兴。

事后，胡梅林奏报吴成器的战功，晋升为绍兴府判官，后累官至佥事。

〔梦龙评〕像吴成器这样有军事才略的吏员，即使在高中科举榜上的人才里也难求得到啊！

818. 王守仁

【原文】 王阳明以勘事过丰城，闻逆濠之变，兵力未具，亟欲溯流趋吉安。舟人闻濠发千余人来劫公，畏不敢发。公拔剑馘其耳，遂行。薄暮，度不可前，潜觅渔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己冠服，居舟中。濠兵果犯舟，得伪者，知公去远，乃罢。公至中途，恐濠速出，乃为间谍，假奉朝廷密旨，行令两广、湖襄都御史及南京兵部，各命将出师，暗伏要害地方，以俟宁府兵至袭杀。复取优人数辈，各将公文置夹衣絮中。将发间，又捕捉伪太师家属至舟尾，令其觐见，公即佯怒，牵之上岸处斩，已而故纵之，令其奔报。濠获优，果于衣中搜得公文，遂迟疑不发。公至吉安，调度兵粮粗备，始传檄征兵，暴濠罪恶。濠知为公所卖，愤然欲出。公谓：“急犯其锋，非计也。宜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后尾而图之。先复省城，以倾其巢。彼闻，必回兵来援，我则出兵

邀而击之，此全胜之策！”濠果使人探公不出，乃留兵万余守省城，而自引兵东下。公闻濠已出，遂急促各府兵，刻期会于丰城。时濠兵已围安庆。众议宜急往救，公谓：“九江、南康皆已为贼所据，而南昌城中精悍万余，食货重积。我兵若抵安庆，贼必回军死斗。安庆之兵仅足自守，必不能出而夹攻。贼令南昌兵绝我粮道，九江、南康合势挠摄，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其危矣！今我师骤集，先声所加，城中必恐，并力急攻，其势必下，此孙子救韩趋魏之计也！”侦者言：“新、旧厂伏兵万余，以备犄角。”公遣兵从间道袭破之。溃卒入城，城中知王师雨集，皆大骇。遂一鼓下之。濠闻我兵至丰城，即欲回舟。李士实谏，以为“必须径往南京，既登大宝，则江西自服。”濠不听，遂解安庆之围，移兵泊阮子江，为归援计。公闻濠兵且至，召众议之。众云：“宜敛兵入城，坚壁待援。”公曰：“不然。彼闻巢破，胆已丧矣。先出锐卒，要其情归，一挫其锐，将不战而溃，所谓‘先声有夺人之气’也。”乃指授伍文定等方略：先以游兵诱之，复佯北以致之。俟其争前趋利，然后四面合击，伏兵并起。又虑城中宗室或内应为变，亲慰谕之，出给告示：凡胁从者不问；虽尝受贼官职，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布。又分兵攻九江、南康，以绝其援。于是群力并举，逆首就擒。

按：陈眉公《见闻录》，谓宸濠之败，虽结于江西，而实溃于安庆；虽收功于王阳明，而实得力于李梧山。李讳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闻宸濠请增护卫，叹曰：“虎而翼，祸将作矣！”遂力陈反状。廷议难之。公乃旦夕设方略、饬武备，以御贼为念。谓安庆畿辅，适当贼冲，非得人莫守。当诸将庭参，于众中独揖指挥使杨锐而进之曰：“皖城保障，委之于子，毋负我！”十五年，贼兵陷九江。公自将万人，屯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飞檄皖城，谕以忠义。锐感激思奋，相机应敌，发无不捷，节发间谍火牌云：“为紧急军情事，该钦差太监总兵等官，统领边官军十万余，一半将到南京，一半径趋安庆，并调两广狼兵、湖广土兵，即日水陆并进，俱赴安庆会集，刻期进攻江西叛贼。今将火牌飞报前路官司，一体同心防守，预备粮草，听候应用等因。”宸濠舟至李阳河，遇火牌，览之惊骇，由是散亡居半。继又发水卒千人，盛其标帜，乘飞舰百余艘，鼓噪而进，声为安庆应援。城中望见，士气百倍。锐即开门出敌，水陆夹攻，贼遂大溃。时宸濠营于黄石矶，闻败将遁。公自将兵逐北。宸濠奔入鄱阳湖，适遇巡抚王公阳明引兵至湖，遂成擒焉。后论功竟不及公。胡御史洁目击其事，特为论列，不报。故今人盛称阳明，而不及梧山，亦有幸有不幸欤？

又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阳明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张、杨诸公之智，亦足述矣！

【译文】 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抚南赣时，路经丰城，听说朱宸濠（明宗室，武宗时占领南昌起兵，欲进占南京，帝派王守仁巡抚南赣，后兵败被擒，诛于通州）发兵叛乱，由于王守仁兵力不足，因此想尽

快溯江赶往吉安征调兵力。

船家听说朱宸濠派出一千多人，想要截杀王守仁，都害怕得不敢搭载他。王守仁拔剑割下船家一只耳，船家才不得不发船。

傍晚时分，王守仁估量自己无法再搭乘大船继续往前行，于是暗中雇了一条小渔船，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留下一名属下，穿上自己的朝服，继续留在大船上。朱宸濠果然派人拦阻搜捕，抓到那名假扮的王守仁，才知道真的王守仁早已走远，这才作罢。

王守仁在往吉安途中，怕朱宸濠在短时间内会挥兵进攻南京，于是想出一个反间计，假装身奉朝廷密旨，被任命为两广湖襄都御史，统领两京兵部，一面命各将率众埋伏在各出入要道，见到宁王府朱宸濠的兵卒就袭击格杀。

王守仁又召来乐工，暗中在他们所带的行李、夹衣中，放置公文，这一幕故意让朱宸濠的太师家属看见，然后王守仁故意生气要斩杀他们，等他们被绑缚法场准备行刑时，却又故意制造机会，好让他们乘隙逃走，奔至朱宸濠处将所见报告朱宸濠。

朱宸濠捕获乐工，果然在他们行李中搜到公文，于是犹疑不敢贸然进兵南京。

王守仁到了吉安后，急忙征调兵马粮草，这才揭发朱宸濠罪行，昭告天下，共同讨平叛贼，朱宸濠才明白被王守仁蒙骗了，立即发兵，想剿灭王守仁。

王守仁知道此时与朱宸濠硬碰硬并非上策，应该摆出坚守不战的姿态，等朱宸濠率军往他地时，再尾随其后，创造良机。

王守仁认为，首要之务应先光复南昌，攻击朱宸濠的老巢，朱宸濠一定回兵来救，这时再出击迎战，如此才是必胜的上策。

朱宸濠果然派人侦察王守仁的动向，知道王守仁坚守不战，于是留下一万名的部众防卫南昌，而自己却率大军东下。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已率兵东下，就急忙下令各府兵马，立即在丰城会师。当时朱宸濠的大军已包围安庆，诸将都认为应该救援安庆，王守仁说：

“九江、南康都已被朱宸濠攻陷，而南昌城中有一万名精兵，粮食充足，我军若是前往安庆救援，叛贼一定拼死迎战，而安庆的兵力仅能自保，不能出城与我军配合夹击叛贼，如果叛贼命南昌派兵断绝我军粮道，再联合九江、南康的兵力夹击我军，我军若得不到外地援军，情势就非常不利。现在我军会师丰城，声势夺人，南昌贼兵必心生恐惧，我军合力进攻，必能一举破城，这是《孙子兵法》中国魏救赵的计谋。”

这时探员报告：新旧厂附近，各有伏兵共计万人〔侦言甚真〕，互为犄角之

势。于是王守仁下令由小路袭击，贼兵溃败，退入城中。王守仁再率兵攻城，城中人在听说各路官军大会师时，已人心动摇，再见王守仁率兵攻城，也就一攻而破。

朱宸濠听说官军会师丰城，就想搭船回城，李士实（官至右都御史，善作诗画，因归附朱宸濠被诛）谏阻说：“下官认为不如直接进攻南京，夺得天子之位，江西自然归服。”

但朱宸濠不听，从安庆撤军，先驻扎阮子江边，策划救援南昌。

王守仁听说朱宸濠班师救援，就召集诸将商议，诸将说：“我们不如退兵入城，坚守不战，等待援军前来。”

王守仁说：“不可，贼兵听说老巢已破，已经丧胆，先让他们所派出的精兵无功而退，挫他们的锐气，接着贼兵就会不战而败，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能夺人气势。”

于是指示伍文定等诸将应战的方略：先以游击兵诱敌，然后假装不敌败走，等贼兵为抢功追击时，埋伏的士卒再群起围攻。

王守仁又顾虑城中的皇室宗亲，或许仍是朱宸濠的内应，于是亲自一一的拜访他们。并且出示公文告示：凡过去曾受朱宸濠胁迫而为内应者，一律不予追究；虽曾接受朱宸濠任命的官职，现在能投诚反正者，也一律免去死罪；而能杀叛贼者，都论功行赏。

王守仁命人将此告示四处张贴散布，另一方面又派兵分攻九江、南康，以断绝两地的救援，终于群策合力擒获朱宸濠。

〔梦龙评〕陈眉公（妈陈继儒）《见闻录》记载：

朱宸濠兵败虽结束于江西，实际上却是在安庆种下败因。虽然战功首推王守仁，实际上却应归功李梧山。李梧山又名充嗣，四川内江人。正德十四年，巡抚南畿时，听说朱宸濠请求增加护卫，叹息说：“猛处添翼，恐怕有兵祸要发生了。”于是上书极言反对，但大臣们却不赞同。李梧山就日夜加紧防备，整饰军伍，时时刻刻不忘御贼。他认为安庆位置正当要冲，一定要选择适当的将领防守，当满朝武将齐聚参拜时，独独向皇帝推荐杨锐（字进之，守备安庆，朱宸濠反，东下至安庆，杨锐日夜抵御，知朱宸濠率兵十万，战船相连六十余里，召募勇士暗劫贼营，朱宸濠大惊解围而去）〔独具慧眼〕说：“我把保卫皖城的重任托付给你，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正德十五年，朱宸濠攻陷九江，李梧山一面派一万名士兵在上游堆积石块，以堵塞上游之路；一面派人紧急通知皖城戒备，并以忠孝节义勉励杨锐，杨锐在感激之余，更加惕励奋发，相机应变，战无不胜。另外也伪造火牌令：“因军情紧急，特命钦差太监为总兵，统领官军十余万人，一半派赴南京，一半派赴安庆，并征调两广狼兵、湖广士兵，即日起分由水、陆同时出发，在安庆会师，限期进攻江西剿灭叛贼，今日以火牌飞报，前路各将领需同心一体防守戒备，屯积粮草，准备应战。”朱宸濠的战船行至李阳河，截下火牌，一看之下，大为惊慌，贼兵散亡一

半。

李梧山又派一千水兵，搭乘百艘船舰，在船上升起军旗，命船上军士大声叫喊，为安庆声援，城中守兵看到之后，士气大振。杨锐立即打开城门率兵迎敌，水陆两路夹攻，贼兵大溃而逃。当时朱宸濠在黄石矶扎营，听说士兵溃逃，就趁夜遁逸。李梧山又亲自率兵追击，朱宸濠逃至鄱阳湖，正巧碰上王守仁率兵到鄱阳湖，于是被擒。后世论功竟不提及李梧山，御史胡洁曾目睹整个事件发生的经过，还特别论述，但并没有奏禀朝廷，所以一般人只大大称赞王守仁，却遗忘李梧山的功迹，唉！人真有幸与不幸啊。

又：冬朱宸濠兵变之初，曾表明要直攻南京，路经安庆时，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人商议，下令军士大声叫喊，并且登上城楼辱骂朱宸濠，使得朱宸濠因愤怒转而攻城。因此朱宸濠大军受挫于杨锐死守的安庆城下，最后王守仁能一举擒获朱宸濠。朱宸濠之败虽是天意，但张文锦、杨锐等人的智谋，也值得称道。

819. 杨 锐

【原文】 杨锐守备九江、安庆诸郡。既获江贼，监司喜，公曰：“江贼何足忧，所虞者豫章耳！”意指宸濠也。又谓九江为鄱阳上流，不可恃。湖最要害，当以九江中左所一旅，置戍于湖口县之高岭，可以远望，有警即可达。乃绘图呈南部及各台。又请造战舰若干艘，习水战于江上。城中治兵食，多浚井。闻宁濠变作，先引军设钩距于江侧，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余艘抵岸，为钩距所破。寇攻城后败去。濠泊船南岸，闻不克，大怒，率众分攻五门，各首举木为蔽，甚急。公裂帛布覆纸裹火药千数，散投所蔽木上，火发，尽奔走，火光周匝不绝，寇无所遁。寇复于北濠结木为栈，与城接，挟兵而进。城中大惊，公曰：“事急矣！”乃诡以“大将军”火铳实石被绯，金鼓迎置城上。寇兵望见，惊惧未进。潜使一卒从间道出，烧栈绝。寇众解结，且溽暑，力惫，夜鼾睡去。公募善泅者数人，于船中闻鼾声即斩首，绝其缆，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强卒，突入岸上营，举火炮，城上应之。乘胜捕杀，声震数里。濠浩叹出涕，举帆顺风而返。

安庆不守，则阳明之功不成，故以杨锐附阳明之后。

【译文】 杨锐镇守九江、安庆等城，在缉捕水盗后，监司（官名，监察州郡之官）向杨锐贺喜说：“水盗已不值得我们再烦恼，现在要顾虑的只有朱宸濠了。”

监司认为九江镇位居鄱阳湖上游，不足以凭恃，反倒是鄱阳湖位置险要，所以建议在九江守备军中，拨出一旅的兵马，戍守湖口县的高地，可以监视整个湖面，万一有不寻常或紧急的状况，也能立即掌握情况。

杨锐于是将守备的计划呈报朝廷及各府台，另外又请求建造多艘战舰，在

江上训练士兵熟悉水战，而在城中也令百姓屯积粮食，开凿深井，随时准备应战。

在听说朱宸濠起兵叛变后，杨锐先率兵在江边秘密设置铁钩，等叛贼的二百艘战船靠岸时，船只都被铁钩破坏；接着，叛贼攻城又告失败。朱宸濠的战船停靠在河的另一岸边，听到攻城失利非常生气，于是命众贼分攻五个城门，举木蔽顶，全力攻击，一时情势危急。杨锐命人将棉布撕裂，再覆以纸张，做成数千枚火药包，引火散投在蔽木上，一时火光四起，叛贼失去蔽护，死伤惨重。

接着，叛贼又在北面的城沟架筑栈道，想连接城内，由栈道攻城。一时城中人心惶惶，杨锐认为事情紧急，于是心生一计：假装把大火铳填满石块，并排列在城墙上，欺瞒贼兵。叛贼望见巨铳如林，果然不敢强攻。杨锐又暗派一名士卒由小道偷溜出城，焚毁栈道，断绝叛贼由栈道攻城的意图。

这期间正是大热暑天，人容易疲倦，一躺下便鼾声四起，杨锐召募善于游泳的士兵，趁夜溜上贼船，听见鼾声就割下人头，再割断缆绳，让贼船顺水漂流。

杨锐又派一两名体型壮硕的士兵，潜入岸边贼营，四处发放火炮，城中闻声，也放炮应之，乘胜捕杀贼兵，杀声远震数里，朱宸濠浩叹的流下眼泪，升帆顺风退走。

〔梦龙评〕如果杨锐不能坚守安庆城，那么王守仁就无法顺利擒贼，而成就大功。所以将杨锐的事迹附在王守仁之后。

820. 沈希仪

【原文】 沈都督希仪，初为右江参将。右江城外五里，即贼巢。贼者耳目遍官府，即闺闼中稍动色，贼在溪沿数百里外辄知。希仪至，顾令熟瑶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与瑶通商贩者数十人，厚抚之，使为边批：军中用，是第一义。于是贼动静声息，顾往往为我所先得。每出剿，即肘腋亲近不得闻。至期鸣号，则诸兵立集听令。边批：曹玮后身。令曰：“出某门！”旗头即引诸军贸贸行。问旗头，旗头自不知，顷之扎营。贼众至，战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贼大败去。已贼寇他所，官军又已先在。虽绝远村聚，贼度官军所不至者，寇之，军又未尝不在。贼惊以为神，即官军亦不知希仪何自得之也。所剿必其剧巢，缚管绳为记，无妄杀。得妇女牛畜，果邻巢者，悉还之。唯阴助贼者，还军立剿，曰：“若奈何阴助贼战？”或刀弩而门矚者，曰：“罚若牛五，若奈何刀弩矚我师？”于是贼惊服，无敢阴助贼及门矚者。常欲剿一巢，乃佯卧病。所部入问病，谢不见。明日入问，希仪起曰：“吾病，思鸟兽肉，若辈能从我猎乎？”边批：裴行

俭袭都支。即起出猎。出贼一二里而止营，军中乃知非猎也。最后计擒其尤黠猾善战者，支解之，四悬城门，见者股栗。常以悲风凄雨、天色冥冥夜，察诸贼所止宿，散遣人赍火若炮，衣毳帽，与草色同，潜贼巢中。夜炮举，贼大骇曰：“老沈来矣！”挈妻子逃至山顶，儿啼女咷，往往寒冻死，或触崖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贼何利至此？”明 之，则寂无人，已相闻，愈益惊。阴 之，则老沈固在参府不出也。边批：的是鬼神不测。自此贼胆落，或易面为熟瑶，而柳城旁一童子牵牛行深山，无敢 者矣。后熟瑶既闻公威信，征调他巢，虽惧仇，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瑶惧失期，泅溪水以应。论者以为自广西为将，韩观、山云之伦，能使瑶不为贼，希仪则使瑶人攻贼，前此未有也。

【译文】 明朝名将沈希仪（字唐佐）官拜都督，最初任官右江参将。那时右江城外五里处即是贼巢，贼人的密探把官府的一举一动全探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连官员家中的芝麻小事，住在数百里外山洞里的盗匪也一清二楚。

沈希仪到任以后，首先准许熟徭（汉化的徭族）自由出入城内，接着招抚与徭人交易的数十名商人，给予他们优厚的报偿，让他们充当间谍，从此盗贼的一举一动，官府也都能了如指掌，得占先机。

沈希仪每次出兵剿贼，事先连最亲信的部属也不知道，临时鸣号通知全军将士集合听令。令曰：“由某个城门出城。”队伍由掌旗官带领，至于目的地是哪里，却连掌旗官也不知道，到了时候，就命扎营。

大批盗匪开到时，沈希仪才快速部署，完成埋伏，再突然从左右发兵，让盗匪措手不及，大败而逃。然后当贼兵移军他处、袭击某个村落时，却发觉官军早已先一步在村落守候了，即便是最偏远的村落，贼兵有十足的把握，官军不会前来围剿，可是却往往又陷入官军的陷阱，使贼兵不由惊呼神军，就连官军自己也不明白，沈希仪为什么料事如神。

沈希仪在剿灭贼巢之前，必先打探清楚贼巢所在，用管绳作记号，以避免杀错，掳获了妇女和牲畜，如果查明确属邻村的，立即予以遣还，只有暗中勾通、协助贼人的百姓，立刻加以剿灭，并责备他们：“为什么去帮助贼匪攻击善良百姓呢！”

或发现有人在门后拿着刀剑、弓箭偷偷地窥伺，想伺机偷袭的通敌者，立刻加逮捕，并告诫道：“你为什么要拿着武器随时窥伺我们呢？罚你出牛五头犒军。”

于是贼匪惊服，再也没人敢私下通敌和窥伺而动了。

沈希仪一旦决定了歼灭贼巢的计划，便装病躺在床上休息，部下前来探视，他都推辞不见。

第二天，又有部属前来探病，他才起身说：“我生病，胃口不好，想吃点野味开胃，你们愿不愿意跟我出去打猎？”

于是率领部下出猎，当晚就在离贼营一、二里处扎营，这时将士才明白沈希仪根本不是真的要打猎。最后终于用计擒服贼营中最狡猾善战的贼兵，把他们的尸首肢解后，悬在城门示众，看见的人都为之心惊胆战。

沈希仪经常在大风雨的夜晚，偷偷侦查贼人宿营的地方，然后派遣军士携带火炮，穿戴上与草同色的衣帽，潜入贼营。到午夜时就点火发炮，贼兵莫不惊慌失措，一边高喊“老沈来了”，一边拼命往山顶上跑，一时之间，孩子哭，老婆叫，再加上正是天寒地冻的季节，很多贼人都被活活冻死，也有的被落石砸死，因此不少贼人的妻子，都埋怨丈夫：“你加入贼党究竟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天亮，贼兵派人回巢查探，发现老巢中竟空无一人，惊讶究竟昨夜是谁偷袭，再派人到城中打探，老沈仍高坐参将府衙，根本不曾外出〔的确是鬼神不测〕。

从此贼人更为丧胆，纷纷出山归顺，或易服为熟徭。即使是柳城旁的一个孩童牵牛入山，都不会再有徭贼骚扰。

后来，熟徭人知道沈公的威信，每当听到沈希仪征调他们攻击其他徭贼时，虽然担忧与他徭结仇，但不敢不往。有时候碰到天雨山路难行，他们怕误了集合时间，常冒险渡急湍跑步前往报到。

后人曾评论：曾任广西边将的韩观、山云（山青之子）等人，虽能使徭人不与汉人为敌，但唯有沈希仪能使徭族自相攻杀，这种事过去从未发生。

821. 赵 臣

【原文】 岑璋者，归顺州土官也，多智略，善养士，田州岑猛，其婿也。猛不法，督抚上反状。诏诸土官能擒馘猛者，赐秩一级，畀半地；党助者并诛。都御史姚镛将举兵，而虑璋合谋，咨于都指挥沈希仪。沈知部下千户赵臣与璋善，召臣问计，曰：“微闻璋女失宠，璋颇恨猛。吾欲役璋破猛，如何？”臣对曰：“璋多智而持疑，直语之，必不信，可以计遣，难以力役也。”沈曰：“计将安出？”臣曰：“镇安、归顺，世仇也。公使人归顺，则镇安疑；使人镇安，则归顺疑。公若遣臣征兵镇安，璋必邀臣询故，而端倪可动也。”沈如计遣臣。臣枉道诣璋所，坐而叹息。璋叩之，不言。明日，璋置酒款臣，固叩之：“军门督过我耶？璋受侮邻仇，将逮勘耶？”臣皆曰：“否，否！”璋愈疑，乃挽臣卧内，跪叩之。臣潸然泣下，璋亦泣，曰：“嗟乎赵君！璋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曰：“与君异口骈心，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曰：

“何故？”臣曰：“军门奉旨征田州，谓君以妇翁党猛，将檄镇安兵袭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骤发，败机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璋大惊，顿息曰：“今日非赵君，我族矣！”遂强臣称病，留传舍，而亟遣人驰军门，备陈猛反状，恐波及，愿自效。沈许之，遂以白镞。镞始专意攻猛。猛子邦彦守王尧隘。璋阳遣千人助之，使为内应，皆以寸帛缀裾为识，而潜以告沈。时田州兵死守隘，众莫敢前。沈独往。战三合，沈以奇兵千余骑间道绕隘侧，旗帜闪闪。归顺兵呼曰：“天兵从间道人矣！”边批：朱序间秦兵类此。田州兵惊溃。沈乘之，斩首数千，邦彦死。猛闻败，欲自经。璋诱之，使走归顺，奉以别馆。边批：多事。而别将胡尧元等嫉沈功，边批：可恨。欲以万人持笏归顺。璋先觉之，遣人持百牛千酝，迎军三十里，谓尧元曰：“昨猛败，将越归顺走交南。璋邀击之，猛目集流矢南去，不知所往。急之，恐纠虏为变。幸缓五日，当搜致。”尧元许之。璋复构茅舍千间，边批：有用之才。一夕而讫。诸军安之，无进志。璋还诡猛曰：“天兵退矣！然非陈奏不白。”猛曰：“然。顾安得属草者？”璋即令人为猛具草，促猛出印封之。既知猛印所在，乃置酒贺猛。鼓乐殷作，酒半，璋持鸩饮献曰：“天兵索君甚急，不能相庇！”猛大呼曰：“堕老奸矣！”遂饮药死。璋斩其首，并印从间道驰诣军门，而斩他囚贯猛尸，诣掷诸军。诸军嚣争，击杀十余人；飏驰军门，则猛首已梟一日矣。诸将大恚恨，遂浸淫毁璋。而布政某等复阴害镞，倡言猛实不死，死者道士钱一真也。御史石金遂劾镞落职，边批：好御史。而希仪等功俱不叙。璋怏怏，遂黄冠学道。见田汝成《留青日札》。

田汝成曰：“岑猛之伏诛也，岑璋擒之，赵臣启之，沈希仪王之，而功皆不录，其何以劝后？两广威令浸不行于土官，类此。书生无远略，琐琐戚戚，兴逸参也。宁惜军国重轻哉！”○王弇州一代史才，其叙岑猛事，亦谓猛实不死，岂惑于石侍御之言耶？李福達之獄，朝是暮非，迄無確見，不知异日又何以定真偽也。

【译文】岑璋是明朝归顺州的土官，聪明多谋略，深懂带兵之道。田州的岑猛是他的女婿。岑猛触犯律令，督抚奏告岑猛罪行，皇帝下诏谕各州土官若能擒获岑猛首级，加爵一级，另赐岑猛一半的田地，若与岑猛勾结，则一律格杀。

都御史姚镞（字英之）准备出兵征讨岑猛，想与岑璋合作，于是与都指挥沈希仪商议。

沈希仪知道部属中有个千户长叫赵臣的，一向和岑璋交情不错，于是召来赵臣商议，说：“我听说岑璋的女儿婚后似乎并不幸福，为了女儿的事，岑璋对岑猛很不谅解，我想借岑璋助我俘获岑猛，你看如何？”

赵臣说：“岑璋为人聪明但生性多疑，若是直说，他一定不相信，所以只能用计劝服，不能强行命令。”

沈希仪说：“该怎么办呢？”

赵臣说：“镇安、归顺两州是世仇，大人派人前往归顺州，那么镇安一定起疑；派人到镇安，那么归顺又会疑心，所以若大人派我到镇安征兵，岑璋一定会问我去镇安做什么，我就可见机行事了。”

沈希仪就照计行事，赵臣故意绕道拜访岑璋，但见了岑璋却只是不断叹气，却不说话，岑璋问他，也不见他回答。

第二天，岑璋准备了酒菜款待赵臣，问赵臣：“我得罪了沈都指挥史吗？还是我犯了罪您要逮捕我？”

赵臣只连连说：“不是，不是，都不是。”

于是岑璋愈是疑心，挽着赵臣进入内室后，跪在赵臣面前，赵臣流着眼泪，岑璋也哭着说：“先生，今日就是要我岑璋死，那我也认了，何苦要瞒我呢？”

赵臣说：“与您虽非一家人，但也相交甚深，今天有紧急事不敢不告诉你，恐怕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岑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赵臣说：“元帅奉旨出征田州，有人说先生是岑猛岳父，一定是岑猛同党，现在发公文到镇安，征兵攻先生。我不告诉你，你一定死，我现在告诉你，万一先生突然发兵叛变，泄露军机，我也一定按军法处死，所以才难过流泪。”

岑璋惊讶得顿脚叹息说：“今天要不是先生，我全族的人都完了。”

于是强要赵臣称病留宿家中，一面急忙派人前往都指挥史所，列举岑猛的罪状，说明不愿受岑猛连累，愿意投效官军。

沈希仪接受岑璋的请求，将此事告诉都御史姚镛，于是姚镛全力攻伐岑猛。

岑猛的儿子名叫邦彦，率众防守隘道，岑璋表面派一千人相助，实际是做官军内应，以在衣摆缝上一寸的帛布为识别标帜，暗中向沈希仪通风报信。

当时田州兵死守隘道，官军不敢贸然进攻，沈希仪带着一千名骑兵，由小道绕路从隘道侧边进攻，看到飘动的军旗，再听到归顺兵大声叫道：“天兵从小路攻入隘道了！”

田州兵不由得震惊而溃散，沈希仪乘胜追杀，死伤数千人，岑邦彦也难逃一死〔朱序间苻坚兵类此〕。

岑猛听说战败，想自杀，岑璋却说服他先到归顺〔多事〕，住在别馆中。而副将胡尧元等人嫉妒沈希仪的战功〔可恨〕，想带兵一万直捣归顺。

岑璋察觉后，立即派人带着百头牛及千醪好酒，在三十里外迎接胡尧元等人，对胡尧元说：“昨天岑猛大败，他打算率残众，经由归顺往交南方向走，我出兵攻击，他眼睛中箭后，现在不知逃往哪个方向，官军若是急急追捕，我怕

又生乱事，能否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一定将他擒下送给将军。”

胡尧元点头答应。

岑璋急命人在一天之内搭盖千间茅舍，供官军住宿〔有用之才〕，而后岑璋回到别馆，骗岑猛说：“官军暂时撤退了，但若是不上书奏报，不能表明你的清白。”

岑猛说：“有道理，能否为我准备文具。”

岑璋立即命人为岑猛准备纸笔，并且一直催促岑猛盖上印鉴封口，因而知道岑猛藏放印鉴的地方，接着命人准备酒菜向岑猛道贺，一面命人弹奏乐曲助兴。

酒宴进行一半时，岑璋手拿毒酒说：“官军全面紧急搜捕你，我实在护不了你。”

岑猛大叫说：“我上了你这老狐狸的当了。”

于是喝下毒酒而死。

岑璋砍下岑猛脑袋，连同印信一并由小路快马送交沈希仪，却将岑猛的尸体与他人调包，丢到胡尧元的军前，众人为争功竟自相残杀，击杀十余人，好不容易取得尸体，快马来到军门，却发现岑猛的首级早已悬挂在城门上一天了。

诸将把岑璋恨得牙痒痒的，发誓要杀岑璋。

另有一布政使也暗中陷害姚镛，散布岑猛其实并没有死的谣言，死的是一名叫钱一真的道士。御史石金竟以此弹劾姚镛，免去他的官职，而沈希仪等人的战功也未表彰，岑璋也就抑郁上山学道了。

〔田汝成评〕岑猛伏法被诛，岑璋、赵臣、沈希仪各有其功，但都略而不提，日后要如何劝勉后人呢？大明书生没有远大抱负，只知听信谗言，嫉妒他人功劳，不知国事轻重！王弇州是一代史家，在叙述岑猛一事时，竟也认为岑猛并没有死，难道是被御史石金的一番话所迷惑了吗？今人李福达的刑狱，至现在还没有一个定案，日后真不知要如何辨明事实真假了！

822. 王 式

【原文】 浙东贼裘甫作乱。以王式为观察使讨平之。诸将诣于式曰：“公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彼不为盗。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适足资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趋救兵也。今兵尽行，徒惊士民耳。”“使懦卒为候骑，而少给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遇敌则不量力而斗，斗死则贼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

【译文】 明朝时浙东乱匪裘甫作乱，观察使王式（后因平乱有功，官封左金吾大将军）派兵讨平。得胜后，诸将向王式讨教说：“大军一入城，正急需军

粮时，元帅为什么却将仓库中存放的粮米，散发给城中百姓？”

王式说：“匪盗以稻谷引诱饥民投靠他们，我将粮米分赠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沦为盗匪。再说浙东各县城都没有守兵，在敌人进城之后，不是正好资助了盗匪？”

诸将又问：“元帅不设烽火台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设烽火台是为了召救兵，现在已知没有援军，设烽火台只是徒增恐惧不安的情绪罢了。”

又问：“元帅派懦弱胆小的士兵为斥堠，也不多给人员，又是什么原因呢？”

王式说：“勇猛的士兵平日经过严格训练，遇到敌人就会不考量本身兵力与敌作战，如果战死了，就不会有人通知我们贼人来袭了。”

诸将听了王式的解释，都佩服说：“元帅的智谋，非我等所能及。”

二十三、兵不厌诈

【原文】 道取其平，兵不厌诡。实虚虚实，疑神疑鬼。彼暗我明，我生彼死。出奇无穷，莫知所以。集“诡道”。

【译文】 走路要走平直的康庄大路，作战却不能专行正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才能让敌人疑神疑鬼，防不胜防。智者能使敌暗我明，因此才我生敌死。出奇制胜，变化无穷，使人完全无法掌握。

823. 郑公子突

【原文】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君为三覆以待之。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后击之，尽殪，戎师大奔。

茅元仪曰：“千古御戎，不出数语，今则反是，戎安得不逞？”

【译文】 春秋时北戎发兵侵略郑国，郑庄公亲自率兵抵御，不过他对北戎的武力极为忧心，对大臣说：“北戎以步兵为主，我军使用战车，笨重而不灵活，寡人担心他们会偷袭我军。”

公子突说：“我们可先派一批勇敢但不盲目好战的士兵为先锋引诱戎军，当戎军入侵后就迅速撤退。这时大王可埋伏三批伏兵，以逸待劳，等候戎军深入。

由于戎人性情浮躁，军纪又不严整，对财物的贪婪心极强，在利益关头六亲不认，战胜时为求战功互不相让，战败时为求活命又互不相救。假使戎军见到我先锋军败北，一定会拚命往前猛攻；假如发觉我有伏兵，也一定会仓皇奔逃，而后的戎军又不肯救援，等于没有援军，我军就可一战而大获全胜。”

郑庄公采纳公子突的战术，戎人的前锋遇到伏兵果然狼狈而逃，郑大夫祝聃率兵随后追击，把戎军从中间截成两段，再前后夹袭，终于把戎人全部消灭，残余的戎军也都抱头鼠窜。

〔茅元仪评〕千古以来，抵御戎人的战术都不过是简单的几句话，而现在人对夏、辽等夷狄作战，战术洋洋洒洒一大篇，戎人怎会不得逞呢？

824. 夫概王

【原文】 吴败楚师于柏举，追及清发，将击之。阖闾之弟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后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后可击也。”从之，大败楚人，五战及郢。

【译文】 吴王阖闾在柏举大败楚军，追到清发时，本想一举歼灭残余的楚军，吴王的弟弟夫概王却阻止说：

“被猎人围杀的野兽，为了想活命，尚且要拼死突围，何况是人呢？若是楚军知道自己没有活命的希望，反而会激起他们奋勇迎战的士气，说不定我军还会遭到败绩；不如让他们渡河，先渡河到对岸的，知道活了下来，未渡河的一定十分羡慕，再也没有奋身一搏的勇气。如此，等到他们渡河渡到一半时，我军再攻击，就一定能大获全胜。”

吴王依计而行，果然大败楚军。

825. 斗伯比 季梁

【原文】 楚武王侵随，使求成焉，而军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曰：“我之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图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宠，请羸师以张之。”少师归，请追楚师。季梁谏曰：“楚之羸，其诱我也！”乃止。

当时微季梁，几堕楚计。楚子反有言：“围者，柑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故凡示弱者皆诱也。○汉兵乘胜追匈奴。高帝闻冒顿居上谷，使人觇之。冒顿匿其壮士肥牛马，见老弱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复使刘敬往，敬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矜夸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上不听，果围于白登。○天后中，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破营府也，以地牢囚汉俘数百人。闻麻仁节等诸军将至，乃令守

者给之曰：“家口饥寒，不能存活，待国家兵到即降耳。”一日引出诸囚，与之粥，慰曰：“吾等乏食养汝，又不忍杀汝，纵放归，若何？”众皆拜伏乞命，乃纵去。至幽州，具言其故，兵士闻之，争欲先入。至黄骠峪，贼又令老者投官军，送遗老牛瘦马于道侧。仁节等弃步卒，将马先入。贼设伏，横截将军，生擒仁节等，全军皆没。二事皆类比。

【译文】 春秋时代，楚武王想发兵攻打随国，一面派使者去随国求和，自己却率军驻扎在边境等候消息，随国派少师（官名，三孤之一，周朝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全权处理议和的事务。

这时楚大夫斗伯比对楚武王说：

“楚国不能在汉水以东得势，完全是由于我国对外政策不当的关系。我国扩张军备，以武力去威逼各国，各国在恐惧之余，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我国，所以不容易离间他们。汉东诸国，以随国最为强大，如果随国能扩张自己的实力，一定就会背弃其他与随结盟的小国；随国若是背离其他的小国，这对楚国相当有利。随国少师骄宠狂妄，所以我们不如故意部署疲弱的兵卒给他看，让少师有轻敌之心。”

随少师回到随国后，果然请求随侯出兵追击楚军，但随国大臣季梁阻止说：“楚国示弱是出于诱敌的阴谋。”

于是停止出兵，楚军无功而返。

〔梦龙评〕当时随国若是没有贤臣季梁识破楚人的奸计，随人可真是要大当了！楚子反说：“兵临敌人城下，无不是以展示壮盛的军容来威震敌人；因此，若是部队军纪不整，故意示弱，这都是诱敌之计。”

汉高帝听说匈奴单于冒顿盘据代谷，派人侦察匈奴情势；冒顿把匈奴善战的能士、肥壮的牛马都藏起来，只有老弱残兵及瘦弱的牲畜，汉朝前后派出十个密探，都报告说可以进攻匈奴，高祖再派刘敬（齐人，本姓娄，高祖赐姓刘，号奉春君，又封关内侯）前往匈奴，刘敬回来后向高祖报告：“两国交战时，照常理应该会各自夸耀自己的武力，表现出自己军队的优点；现在臣到匈奴去，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年老体弱的战士，故意暴露本身的缺点，这分明想引诱敌人进攻，好用事先埋伏的奇兵突击，愚臣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贸然进兵匈奴。”高祖不听，结果，果然被冒顿围困在白登。

武则天时，契丹人李尽忠、孙万荣起兵造反，攻陷荣州，俘获好几百名汉兵，把他们关在地牢，听说麻仁节的部队快来了，要看守地牢的官吏骗囚犯说：“我们的家人正因遭逢饥荒而难以保命，等朝廷大军一到，只有投降一条路了！”又故章释放囚犯，给他们喝米粥，对他们说：“我们正面临缺粮，无法提供食物，又不忍心杀你们，只好放你们回去。”被释放的唐兵回到幽州，将所听到的话一五一十报告将领，士兵听说契丹缺粮，都想进攻好建战功。到了黄骠峪，契丹又派老弱的士卒来投降，并且故意留下几头老牛瘦马在路边。麻仁节等人就留下步兵，只率领少数的骑兵进攻，契丹由两侧埋伏攻击，生擒麻仁节等人，全军覆没。

这两件事，都是敌人故示残弱来引诱对方进攻。

【原文】 楚大饥，庸人率群蛮叛楚。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边批：无策。 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及出师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扬窗。三宿而逸，曰：“庸师众，群蛮聚焉，不如复大师，且起王卒，合而后进。”边批：庸策。师叔曰：“不可。姑又与之遇以骄之。彼骄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陴隰也。”又与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与战矣！”遂不设备。楚子乘駟，会师于临品，分为二队以伐庸。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楚以不徙而存，宋以南渡而削。我朝土木之变，徐武功倡言南迁，赖肃愍诸公不惑其言。不然，事未可知矣！

【译文】 春秋时，楚国发生大饥荒，庸人乘机率领群蛮背叛楚国。此外，麇人（周朝国名，春秋时被楚所灭）更率领百濮（在今湖北省首县以南，一直到湖南省常德等地，均为百濮人散居的地方）齐集在选地（楚地名，在今湖北省枝江县南），准备组织联军攻打楚国，以致申、息两城（在今河南南阳、信阳一带，为楚国北方屏障）不敢开北门，而楚国人也有迁都到阪高的念头〔无策〕。

贾（字伯赢）说：“不能迁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去，敌人也能去，不如发兵攻打庸国〔要紧的一著〕。庸国和百濮，都认为我国发生饥荒，一定无法出兵抗敌，所以才派兵攻打我国，如要我国能出兵攻庸国，他们一定会心生恐惧而退兵。而百濮本就散居各地，更会分别逃回自己的城邑，没有人会再攻打我们。”

于是楚国出兵攻庸。

当楚人攻打庸国方城（在湖北省竹山县东南四十里有方城山，山南有城长十多里，名叫方城）时，将领不幸被庸人俘虏，但只关了三天三夜就逃回来了，说：“庸军兵力强大，所有蛮族都聚集在一起，不如再多派军队〔庸策〕，甚至派遣精锐的王师，会集后再进攻。”

楚大夫师叔说：“不能这么做，不妨暂时再和敌人周旋几天，故意示之以弱，好让敌人有骄傲的心理，他们心存骄傲，我军战志激昂，这时就能一战而攻陷敌城，这就是先王蚡冒（楚武王的父亲）占领陴、隰两地所用的战略。”

于是楚军继续和庸军缠斗，一连打了七场败仗。因此庸人说：“楚军实在不堪一击。”

从此轻视楚军而不设防。

楚庄王随即坐着驿车前往临品（地名，约在今湖北省均县境内）会师，分兵两路攻打庸国，并且和各蛮族订立军事同盟，终于灭了庸国。

〔梦龙评〕楚人打消迁都的念头，上下齐心，终于灭了庸国；南宋渡江迁都临安，国势却日渐衰弱，终至灭亡。我朝（指明朝）土木之变后，徐武功大言鼓吹迁都，幸赖肃愍等诸公，不为其言所惑，否则，实在无法想像今天国家的情势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827. 田 单

【原文】 燕昭王卒，惠王立，与乐毅有隙。边批：肉先腐而虫生。田单闻之，乃纵反间于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而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毅归赵，燕军共忿。而田单乃令城中，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飞鸟悉翔舞下食，燕人怪之。田单因宣言曰：“神来下教我。”乃令城中曰：“当有神人为我师。”有一卒曰：“臣可以为师乎？”边批：此事通窍。因反走。田单乃起，引还，东向坐，师事之。卒曰：“臣欺君，实无能也。”单曰：“子勿言！”因师之。每出约束，必称神师，乃宣言曰：“君唯惧燕军之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悉剿，皆坚守，唯恐见得。单又宣言：“君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边批：骑劫一至即墨此。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田单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锬，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约降于燕，燕皆呼“万岁”。田单乃收民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曰：“即墨即降，愿无掳掠吾族家妻妾。”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采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边批：应神师。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遂杀骑劫。

胜、广假妖以威众，陈胜与吴广谋举事，欲先威众，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腹中书，怪之。又令广于旁近丛祠中，夜篝火作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于是卒皆夜惊。旦相率语，往往指目胜。世充托梦以誓师。王世充欲击李密，恐众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祀于洛水之上，遣巫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世充兵皆楚人，信巫，故以惑之。众皆请战，遂破密。皆神师之遣教也。○王德征秀州贼邵青。谍言将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彼不知变，只成擒耳。”

先命合军持满，阵始交，万矢齐发，牛皆反奔。我师乘之，遂残贼众。此可为徒读父书者之戒。陈涛斜之车战亦犹是。

伯比赢师以张之。贾则累北以诱之，至于田单，直请降矣，其诈弥深，其毒弥甚。勾残以降吴治吴，伯约以降会谋会，真降且不可信，况诈乎？汉王之诳楚，黄盖之破曹，皆以降诱也。岑彭、费祎，皆死于降人之手，噫，降可以不察哉！必也，谅己之威信可以致其降者何在，而参之以人情，揆之以兵势，断之以事理，度彼不得不降，降而必无变计也，——斯万全之策矣。

【译文】 战国时燕昭王去世，他的儿子惠王即位，曾和乐毅（魏人，为燕将军，曾伐齐，攻齐七十多城，封昌国君）发生不愉快的事〔肉先腐而虫生〕。田单听说此事，就施行反间计，在燕国散布谣言，说：

“齐王已经去世，攻不下的城池只有莒和即墨两城罢了，乐毅和新君有嫌隙，怕被杀而不敢回国，借着攻打齐国的名义，实际上是想自立为齐王。但因齐人不肯归附，所以暂时慢慢攻打即墨，等待时机的成熟。现在齐国人最怕换其他将军来攻打，那么即墨就不保了。”

燕王本就疑心乐毅，又中了齐国的反间计，就派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军，召回乐毅。乐毅怕昭王对他不怀好意，于是投奔赵国，燕国的将士惋惜不已，群情愤恨。

这时田单命城中百姓吃饭时，要在庭院中祭拜祖先，于是飞鸟都聚集飞旋在两城的上空，燕人觉得很奇怪，田单散布谣言说：“有神师降临城中，教导齐国百姓。”

有一名士兵开玩笑的说：“我可以当神师吗〔此卒通窍〕？”

说完不好意思的转身走开。田单立即起身叫他回来，请他坐在神师的坐位，以神师之礼对待他。

士兵说：“刚才我是随口胡说骗将军的，我真的什么也不懂。”

田单说：“你什么也不要说。”

仍以神师礼待他。每次出去巡察时，必称他为神师。

接着，田单又散布谣言说：“我们只怕燕国军队把所俘虏的齐兵割掉鼻子，要他们排列在燕军的阵前，那么即墨必会攻破。”

燕人听说此事，果真按着去做，城中人见投降的人都被割掉鼻子，更坚定守城的决心，惟恐被燕军擒获。

田单又派人散布谣言说：“我们怕燕国人挖掘齐人城外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看见先人受到侮辱会使我们心惊胆寒。”

结果燕军又中计，挖开所有的坟墓，烧毁死人的尸骨〔骑劫笨到这个地步〕，齐国人在城上看见燕军的所为，没有不伤心悲泣，想出城与燕军决一死战，

怒气冲天。

田单知道时机成熟，士兵可以上阵作战了，就亲自拿着工具和士兵一同工作，妻妾也编在工作队伍中；把好吃的食物都拿出来与士兵分享，田单命令武装的士兵都埋伏起来，改派老弱妇女登城守卫，并且派使者在燕国商议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

田单又募集民家的捐款，筹集到千镒黄金，请即墨城的富豪赠送给燕国将军，说：“齐人马上就要投降了，希望你们不要虏掠我们的妻妾。”

燕将十分高兴，答应他们的请求，从此燕军防备松懈，毫无斗志。

田单在城中征收了一千多头牛，为他们缝制绛色丝衣，画上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刃，另在牛尾上扎上苇草，灌上油脂，然后在城墙上挖掘几十个洞穴，趁着夜晚，把牛群赶往洞口，这时点燃牛尾上的苇草，牛只受不少火烧的疼痛，发怒向前狂奔，直冲燕军营地，五千士兵跟随牛奋勇杀出。

燕军大吃一惊，看见牛只都是龙纹〔应神师之说〕，凡是碰触到的立即死亡，伤亦五千余人。而城中百姓喊杀震天，不断敲击铜器，发出震耳的声响，燕军深受惊吓，溃散而逃，齐军乘胜杀了骑劫，一雪耻恨。

〔梦龙评〕陈胜（亦称陈涉，秦二世时与吴广起兵抗秦）、吴广举兵抗秦前，也曾事先伪造书信暗中藏在鱼腹中，再命士兵买鱼烹食时，发现鱼腹中有书帛曰“陈胜王”。王世充攻打李密时，也怕士兵心存疑惧，而假托夜梦周公，这都是借神明坚定士卒信心。

王德在秀州征讨贼人邵青时，密探得到邵青要用火牛阵攻击王德，王德说：“这种战术已经过时了，火牛阵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不管用了，他不知变化，必定会被一网成擒。”于是命全体士兵每人携带足够的箭矢，贼人一放牛，就万箭齐发，牛只中箭后，全都调头反奔，这时王德命部队追杀，于是歼灭贼人，这可做为死读兵书而不知活用的教训。

斗伯比用弱军攻敌，賈借战败诱敌，而田单却直接请降，诈谋愈是深沉，对日后战局的演变影响也愈大。句践投降吴王，却趁吴王大会诸侯时，乘虚而入灭了吴国，姜维（三国蜀大将，字伯约）虽降魏而仍有复兴蜀国的心志，所以说敌人诚心投降尚且不能真信，更何况要防敌人诈降呢？刘邦欺骗项羽，黄盖大败曹操，都是伪降诱敌；岑彭、费祎等名将，也都是死在降将的手上。

唉！对敌人的请降能不慎重观察吗？一定要冷静的评估，自己到底有什么威信能震服敌人弃械投降；再衡量彼此的军力、人心的向背，最后归纳结论：若是推断出敌人不得不投降的理由，那么敌人的请降就是真心的，日后不会再生变端，这样接受敌人的投降才是万全的做法。

828. 康茂才

【原文】 陈友谅既陷太平，据上流，遣人约张士诚同侵建康。或劝上自将击之，上曰：“敌知我出，以偏师缀我，而大军顺流，直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乃召康茂才，谓曰：“二寇相合，为患必深。

若先破友谅，则东寇胆落矣。汝能速之使来乎？”茂才曰：“家有老閤者，旧尝事友谅，今往必信。”遂令閤者赍书，乘小舸径至伪汉军中，许以内应。友谅果信之，甚喜，问康公，曰：“今何在？”曰：“见守江东桥。”又问：“桥何如？”曰：“木桥也。”赐食遣还，嘱曰：“吾即至，至则呼老康为号。”閤者还告，上曰：“虏落吾彀中矣！”乃使人撤木桥，易以铁石，一宵而成。冯胜、常遇春率三万人，伏于石灰山侧，徐达等军于南门外，杨璟驻兵大胜港，张德胜、朱虎率舟师出龙江关外。上总大军于卢龙山，令持帜者偃黄帜于山之右，偃赤帜于山之左，戒曰：“寇至则举赤帜，闻鼓声则举黄帜，伏兵皆起。”是日，友谅果引舟师东下，至大胜港，水路狭，遇杨璟兵，即退出大江，径以舟冲江东桥，见桥皆铁石，乃惊疑。连呼“老康”，莫应，始觉其诈。即分舟师千余向龙江，先遣万人登岸立栅，势甚锐。时酷暑，上度天必雨，令诸军且就食。时天无云，忽风起西北，雨大至。赤帜举，诸军竞前拔栅。友谅麾军来争，战方合，适雨止。命发鼓，鼓声震，黄帜举，伏发。徐达兵亦至，舟师并集，内外合击，友谅军大败。乘胜逐之，遂复太平。

【译文】元朝末年，陈友谅（初为小吏，元顺帝时，徐寿辉起兵，陈友谅投效麾下，后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与张士诚合谋攻取建康，败于明太祖朱元璋，中箭而死）攻陷太平后，占领整个长江上游，于是派人邀约张士诚（小字九四，初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又改称吴王，后被明朝大将徐达、当遇春所擒，自缢而死）一同攻打建康（即今南京）。

有人建议明太祖亲自率兵迎战，太祖说：“敌人知道我一定会率兵迎战，所以他们一定会只用一部分兵力来牵制我，而主力部队顺着长江而下，只需半天的时间，就可抵达建康。我若是率兵急急赶回建康，让士兵奔波百里再与敌人交手，这是犯了兵家大忌。”

于是召见康茂才（字寿卿，元末曾举兵抗元，后追随明太祖，谥武毅），对他说：“陈友谅与张士诚如果真的联合起兵，对我军情势相当不利，如果能先击败陈友谅，那么张士诚就会闻风丧胆了，你可有办法能引诱陈友谅先进攻此地吗？”

康茂才说：“我府里有个老门房，他以前曾跟随过陈友谅，派他去作反间，陈友谅一定不会起疑。”

于是命老门房担任信差，乘小船来到伪汉的营地送信给陈友谅。老门房见了陈友谅，告诉他康茂才愿做内应的事，陈友谅果然大喜过望，深信不疑。

陈友谅接着询问门房：“康公如今在哪里？”

门房回答：“镇守江东桥。”

接着又问：“江东桥的结构如何？”

门房说：“江东桥是座木造的桥。”

于是陈友谅命人准备丰盛的酒食招待老门房，再送他回去，临行前叮嘱说：“我的大军随后就到，届时我们以‘老康’为暗号。”

门房返回之后，把经过情形一一详报，明太祖说：“陈友谅已落入我的圈套了。”

立即命人拆除木造的江东桥，在一夜之间赶搭一座铁石造的江东桥。冯胜（勇敢多智谋，封宋国公）、常遇春率三万人埋伏在石灰山侧；徐达（字天德，初为郭子兴部将，后投效明太祖，官至中书右丞相，封魏国公）等人镇守南门；杨璟（官至偏将军，卒谥武信）率军驻守大胜港；张德胜（字仁辅，在与陈友谅交战时阵亡，追封蔡国公，谥忠毅）、朱虎率军搭战舰巡防龙江关。

太祖亲自坐镇卢龙山指挥三军，并且命手持黄旗者埋伏在山的右侧，持红旗者埋伏在山的左侧，告诫三军：“敌军来犯时就挥动红旗，听到战鼓声就高举黄旗，这时所有埋伏的军队就全面出击。”

这天，陈友谅率军舰顺江东下，进入大胜港后，因江面狭窄，与杨璟军队接触后，立即退出港口，想用直接用船舰撞击江东桥，等发觉江东桥并非是想像中的木造桥而是铁石桥时，不由心惊起疑，再连喊“老康”没有回应，才知上当了。陈友谅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率千艘战舰直驶龙江，一路带领一万士兵上岸构筑栅栏，气势仍锐不可当。

这时正值暑天，酷热难耐，太祖预测将有大雨，下令士兵先吃饭。这期间，天空万里无雨，丝毫没有下雨的迹象，没想到突然刮起一阵西北风，顷刻间大雨滂沱。太祖立刻下令挥动红旗，军士拔取陈友谅营前的栅栏，陈友谅的军队奔来抢夺。

两军相遇，血战正酣，大雨忽然停止，太祖立刻命人击鼓，刹时间鼓声震天，黄旗高举，伏兵全面出击，徐达也率军前来会合，于是水陆联合，内外夹击，大败陈友谅，太祖乘胜追击，攻下了太平。

829. 张 良

【原文】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峽下军。张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郾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懈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破秦军。

颉利既说下齐，而韩信袭击，遂至临淄。颉利兵败求和，太宗遣鸿胪卿唐俭等慰抚之。颉利外为卑顺，内实犹豫。李靖谋曰：“颉利虽败，其众尚十余万，若走度碛北，则难图矣！今诏使至彼，虏必自宽。若选万骑袭之，不战可擒也，唐俭辈何足惜！”遂勒兵夜发，大破之。二事俱同此。

【译文】 沛公（刘邦）想用两万人的兵力进攻秦国的峽关。

张良说：“秦军还很强大，不可轻敌。臣听说秦国将领贪财重利，容易收买，请主公固守原地，另派人每餐准备五万人的膳食，在山上增设军旗，以张声势，而要酈食其拿着珍宝器物去游说秦将。”

秦将果然受到利诱，想休战订盟联手，袭击咸阳。

沛公正想答应，张良说：“这只是秦军将领的想法，恐怕秦兵不会听从，不如趁他们斗志松懈的时候，挥兵进攻。”

沛公率军进攻，果然大败秦军。

〔梦龙评〕韩信带兵东进准备攻齐时，齐王曾接纳酈食其的劝告，派人与汉讲和。结果韩信仍破齐军，到达临淄，齐王以为酈食其出卖自己，就烹杀酈食其。

颉利（唐时突厥可汗）在阴山被李靖打败，于是派使者入朝谒见唐太宗谢罪，请求归附。太宗派唐俭（字茂系，谥襄）安抚他。颉利表面言行谦卑，内心却仍犹豫不服。李靖说：“颉利虽然失败，但余众仍有十多人，若是逃往漠北，路远难追，不如请钦差使者前往颉利营地，让他们放松戒备，一面再精选一万骑兵伺机突袭，那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生擒颉利了。这是韩信打败齐国的做法，至于唐俭可能有杀身之祸，但也顾不了了。”

这两件事与张良的谋略，都是同一个模式。

830. 李广 王越

【原文】 广与百余骑独出，望匈奴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乃令诸骑曰：“前！”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疑汉伏军欲夜取之，皆引去。平旦，广乃归大军。

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帅千人巡边。虏猝至，主客不当。永欲走，越止之，为阵列自固。虏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毋反顾。自率骁勇殿。从山后走五十里，抵城。虏不觉。明日乃谓永曰：“我一动，虏蹶击，无噍类矣。结阵，示暇形以惑之也。次第而行，且下马，无军声，故虏不觉也。”

【译文】 汉朝名将李广（曾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封宋国公）有一次只带了百多兵骑兵出外巡行，半路上遇到好几千名的匈奴骑兵。

匈奴兵见了李广，以为是汉军的诱敌之计，非常惊慌，立即驱马上山布阵。而李广的骑兵也心虚害怕，想骑马逃走。

李广镇定地说：“我们离开营地有好几十里路，现在如果急着骑马逃逸，匈奴一定会追杀我们，那我们一个也别想活命。但如果我们留在原地，匈奴一定认为我们是诱敌之兵，而不敢轻易攻击。”

于是下令所有骑兵前进，到距离匈奴兵阵地前两里处，李广再下令停止前进，所有士兵下马，解下马鞍。

骑兵说：“敌兵不但人数多，而且离我们那么近，万一他们发动攻击，我们怎么办？”

李广说：“匈奴兵都认定我们会离开，现在见我们卸下马鞍表示不走，他们更会相信我们是故意诱敌来攻。”

匈奴兵果真不敢出击。

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将军，在远处监视李广军队，李广跳上马背，带着十多名骑兵，快奔射杀了白马将军，再回到营地卸下马鞍，这时已近黄昏，李广命士兵放马吃草，席地休息，匈奴兵始终感到奇怪，但也一直不敢攻击。

午夜时，匈奴兵认为埋伏在附近的汉军会利用夜晚攻击，所以就率众离去。天亮后，李广等人安然返营。

明朝时威宁伯王越与保国公朱永率领一千部众巡察边境，突然遇到胡兵。由于兵力悬殊，朱永想逃走，王越却加以阻止，一面命兵士列阵守卫，胡兵见势疑惧，不敢贸然攻击。

近黄昏时，王越下令所有士兵排成一列，禁止出声，不准回头地向前走，而自己亲自带领勇敢善战的士兵殿后押阵，由后山步行五十里路，回到城内，而胡人却一直没有惊觉。

第二天王越才对朱永说：“当时只要我军一跑，胡兵就会下令追击，那么没有人能活命。胡兵见我军排列阵式，表现出悠闲的神态，反而迷惑，这时再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时，命士兵下马禁声步行，所以胡人根本不知道我们趁夜而走。”

831. 吕蒙 马隆

【原文】 吕蒙既领汉昌太守，与关羽分土接境。知羽有并兼之心，且据上流，乃外倍修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从还建业，以治病为名。羽闻

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称病笃。权乃露檄召蒙还，阴与图计。蒙以陆逊才堪负重而未有远名，乃荐逊自代。逊遗书与羽，极其推让。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权闻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浔阳，尽伏其精兵 艍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故羽不闻知。直抵南郡，傅士仁、糜芳皆降。蒙人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皆抚慰。有取民一笠以覆官铠者，其人系蒙乡里，垂涕斩之。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蒙旦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病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权至。羽还，在道路数使人与蒙相问。蒙辄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使还，私相参信，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吏士无斗心，羽遂成擒。

太康初，南虜成奚每为边患。西平太守马隆帅军讨之。虜据险拒守。隆令军士皆负农器，将若田者。虜以隆无征讨意，御众稍怠。隆因其无备，进兵击破之。毕隆之政，不敢为寇。

【译文】 三国时吕蒙（三国吴人，字子明，曾与周瑜、孙权合谋败曹操，封孱陵侯）镇守汉昌，与关羽接壤，认为关羽有兼并天下的雄心，再者关羽占据长江上游，应该与关羽特别亲近修好。

等到关羽攻打樊城时，吕蒙上奏：“关羽讨伐樊城，却留下许多后备部队，这一定是为防备臣由他背后袭击。臣一向体弱，请上准臣以治病为名，率领军队回到建业，关羽听说此事，一定会撤走后备部队，全部开往襄阳。这时我军就可顺江而下，日夜兼程，趁他后方防卫空虚，袭击南郡，关羽也就插翅难飞了。”

于是吕蒙对外宣称病重，孙权故意明令召回吕蒙，在暗中却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吕蒙认为陆逊虽籍籍无名，但颇有将才，能堪大任，于是推荐陆逊接替自己的职务。

陆逊先写了一封信给关羽，信中推崇关羽的功迹，表达自己对他的崇敬。关羽见信大为心安，就撤走后备部队，开往樊城。

孙权接获报告，就发动军队攻击关羽。

孙权先遣吕蒙到浔阳，他在船中埋伏精兵，命伪装普通百姓摇桨，另外命人穿上商人的衣服，做为掩护，日夜赶路。而关羽派任长江沿岸的侦察员，也都一一被囚捕，所以关羽无法掌握军情，吴国军队长驱直入南郡，于是傅士仁、糜芳都出城投降。吕蒙进城后，拜访关羽及士兵们的家属，并安抚他们。

吕蒙的士兵中，有一位是吕蒙的同乡，抢了城中百姓的一顶斗笠，来覆盖将领的盔甲，官员的盔甲虽是公物，但吕蒙仍以触犯军令，流着眼泪将他斩首，

不因为他是同乡而循私免罪，于是威名大震，全城路不拾遗。此后，吕蒙每天都派亲信到各个民家，询问他们生活上的困难，凡是生病的都予以治疗，饥寒的也派人赐予衣食。而城中府库的财宝，吕蒙也下令贴上封条，等孙权来后再处理。

关羽听说南郡失守，立刻回奔，沿途多次派人和吕蒙联系，吕蒙总是礼貌周到的招待使者，让他在城中到处参观，拜访各家百姓，或者请士兵的家属亲笔写信托使者带回，表示征信。等关羽的士兵私下探问，知道家中平安无事，而生活又比以前安定，都失去战斗的意志，终于一举擒获关羽。

晋武帝太康初年，南虜成奚常常侵扰边境，西平太守马隆奉命率兵平乱。虜人凭恃险要的地形，顽强的抵抗。

马隆心生一计，命士兵扮作农夫，背着农具，下田耕作。虜人以为马隆久战无功，已经不再有作战的斗志，也稍稍松懈防备，马隆趁着虜人无备时，进兵攻击。日后，在马隆镇守期间，虜人不敢再骚扰边境。

832. 孙臏 虞诩

【原文】 魏庞涓攻韩。齐田忌救韩，直走大梁。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兼程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边批：奇计独造。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乱，大败，庞涓自刭。

李温陵曰：“世岂有十万之师，三日之内减至三万，而犹不知其计者乎！”

羌寇武都，迁虞诩为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崱谷。诩军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乃发”。羌闻之，乃分钞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军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臏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过三十里’，而令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虜众我寡，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虜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臏见弱，吾今示强，势不同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

诩因出城奋击，多所杀伤。明日悉阵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余人，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

【译文】 魏国庞涓发兵攻打韩国，韩国向齐求救，齐国派田忌率军直奔魏都大梁。庞涓听到这消息，立即由韩撤军驰援，而齐国的部队已入境而西上。

孙臏对田忌说：

“三晋（韩、赵、魏）的士兵以凶悍勇猛闻名，一向认为齐军胆小，不把齐军放在眼里。善于作战的人，就在于他能掌握敌我的情势而加以利导，兵法上说：攻打一百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主将；攻打五十里远的敌人，可能会损失一半的兵力。我军不如将计就计，入魏境之后，下令士兵起炉灶时，今天建十万个炉灶，明天减为五万，后天再减为三万。”

庞涓一连三天都尾随齐军，暗中侦察，发现齐军炉灶的数目天天锐减，暗自高兴说：“我就知道齐军胆小如鼠，进入魏境才只三天，士兵就已逃亡近半，这种军队怎堪一击。”

于是留下主力步兵，自己只带领轻装骑兵，急驰追击齐军。

照孙臏的推算，在黄昏时分，魏军就可抵达马陵。

马陵是一道峡谷，路面狭窄，两侧都是险峻的斜坡，最适合埋伏突袭。于是孙臏就把路旁的一棵大树的树干削平，在上面写下六个大字：“庞涓死此树下”〔独创的妙计〕。然后在附近埋伏许多弓箭手，并叮嘱他们说：“黄昏时，见到树下有火光就万箭齐发。”

到黄昏时，庞涓果然率军由树下经过，看到树上模糊的字迹，就命人点燃火把，还没读完树上的字，齐军就万箭齐发，一时间魏军阵势大乱，大军溃败，庞涓举剑自刎而死。

〔李贽评〕世上怎么有人笨到十万大军在三天之内减为三万人，还不知道是计谋呢？

后汉时羌人进犯武都，皇帝命虞诩（字开卿）镇守武都。羌人派数千人在湑谷列阵等候虞诩，虞诩令兵士暂时停止前进，并表示要上书请求皇帝派兵增援，等援兵到达后，才继续往前推进。

羌人听说后，就调遣部分兵力到其他地方，想用包抄的方式进攻。

虞诩利用羌人兵力分散的机会，日夜兼程疾行军一百多里，并下令士兵在架设炉灶时，每天以倍数增加，使羌人不敢大意进攻。

有人问虞诩说：“孙臏每日减少炉灶数，计诱庞涓，而元帅却每天增加炉灶的数目；另外，兵法上说：‘每日行军不得超过三十里。’而现在我们每日行军却将近二百里，元帅的用意是什么呢？”

虞诩说：“敌众我寡，假使我军再放慢行军速度，很容易遭到敌人攻击，快速行进敌人就很难预测我军的虚实，再见到我军每天增加的炉灶数，一定认为其他州郡的士兵已经集结会合，见我军队人数众多，行动快速，必会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出击。孙臭以前以强弱为诱敌之计，今天我以虚张兵力为退敌之道，完全是因情势不同。”

到达武都后，虞诩的兵力还不足三千人，而羌兵以一万多人围城，围攻了数十日，城池依然固若金汤。虞诩下令士兵留下强弩不发，用射程较短的小箭，射杀敌人，羌人以为官军兵弱，力道不强，就下令进攻。

这时虞诩才下令士兵用强弩杀敌，无不命中目标，羌人震惊之下急忙退兵，虞诩出城追击，羌人死伤惨重。

第二天，残余的羌人虽仍列阵，但已军心大动，虞诩推断羌人一定会撤退，就暗中派遣五百人埋伏在浅水边，等羌人后退时拦截。羌人果然溃逃，这时埋伏的伏兵趁机截杀，大破羌人。

833. 祖逖 檀道济 岳飞

【原文】 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陈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余人运以馈。潜又使数人担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弃而走。豹兵久饥，以为逖士众丰饱，大惧，宵遁。

宋檀道济伐魏，累胜，至历城。魏以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道济军食尽，引还。有卒亡降魏，具告之。魏人追之，众洵惧将溃。道济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覆其上。及旦，魏兵见之，谓道济资粮有余，以降者为妄而斩之。道济全军以归。

岳飞奉诏，招抚岭表贼曹成。不从，乃上奏：“群盗力强则肆横，力屈则就招。不加剿而遽议招，未易也。”遂率兵入。会得成谍者，缚之帐下。飞出帐，调兵食。吏白曰：“粮尽矣，奈何？”边批：飞使之。飞阳曰：“且反茶陵。”已而顾谍作失意状，顿足而入，阴令逸之。计谍归告，成必来追，即下令蓐食，潜趣绕岭。未明，已逼贼垒，出不意，惊呼曰：“岳家军至矣！”飞乘之，遂大溃。自是连夺其险隘，贼穷。飞乃曰：“招今可行矣！”

孙臭强而示之弱，虞诩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饥而示之饱，岳忠武饱而示之饥。

【译文】 晋朝名将祖逖（字士稚，曾闻鸡起舞、击楫渡江）手下将领韩潜与后赵的将领桃豹，分别据守东川的旧城。

双方相持四十多天，眼见粮食即将告罄，祖逖遂用布袋填装泥土，命一千多名士兵搬运这些土袋，装作是由外地支援的米粮；另外又暗中派人背负米粮，

故意在桃豹士兵经常巡逻的路边休息，等桃豹的士兵攻击时，故意丢弃米袋逃逸。

桃豹的士兵也缺粮甚久，见祖逖士兵留下的米袋，以为祖逖军中粮食充裕，心想绝对无法再与祖逖相持下去，心生惧意，连夜撤兵而去。

南北朝时，南朝宋将檀道济（屡建战功，后因见疑于朝廷，被杀）多次打败北魏军，至历城后，魏军以骑兵时而攻击檀道济的先锋部队，又时而突袭殿后的士兵。另外魏军也焚毁城中的粮草，檀道济在缺粮的情况下，只有撤军。

有一名投降魏军的士兵，把檀道济的窘境全都告诉魏军，魏人立即出兵追击，人数众多，气势汹汹，檀道济的军队一时难以招架。

檀道济于是在夜晚命人高声地用筹数着量米的数量，实际上却是以沙代米，另外用仅剩的米，覆盖在沙堆上（唱筹量沙），第二天魏军见了，以为檀道济营中粮食充裕，而被降兵骗了，就怒斩降兵，而檀道济也全军而退。

岳飞奉皇帝诏命抚岭表，贼人曹成悍然拒绝。

岳飞奏报说：“盗匪一旦得势，就肆意横行，等到穷途末路时，就容易招抚。现在如果不先围剿贼匪，却骤然招抚，盗匪是不会轻易接受的。”

于是派兵围剿。

正好曹成派来的间谍，被俘获绑缚在帐下。岳飞故意出示公文向当地官员征调军粮，官员说：“城中缺粮，该怎么办呢〔飞使之〕？”

岳飞说：“看来只有先回茶陵了。”

接着在间谍面前表现出失望的表情，顿脚进入帐内，一面下令故意制造让间谍逃脱的机会。

岳飞料定间谍一定会把所听见的消息告诉曹成，而曹成一定会乘机攻击官兵，于是下令全军全副武装，连夜悄悄绕过岭表。

第二天天亮不到，岳飞就已到达贼营。贼人大感意外，惊喊道：“岳家军来了！”

岳飞乘机攻击，贼人溃散，岳飞连连夺下贼人所据守的险要，贼人被逼的走投无路。岳飞说：“现在可以进行招抚了。”

〔梦龙评〕孙膑故意隐藏本身的兵力来引诱敌人〔强而示之弱〕，虞诩却虚张自身的武力来恫吓对手〔弱而示之强〕；祖逖、檀道济以仅剩的米粮示敌，来掩饰粮尽的窘境〔饥而示之饱〕，岳飞故意用缺粮做为诱饵，引贼人上当〔饱而示之饥〕。他们战术虽各有不同，但都达到预定的目标。

834. 臧宫 周访 独孤永业

【原文】 建武十一年，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

与岑彭相拒于荆州。鼓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官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官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声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劳军。官陈兵大会，击牛酺酒，飧赐慰纳之。越人由是遂安。

周访击斩张彦于豫章，访亦中流矢，折前两齿，形色不变。及暮，访与贼隔水，贼众数倍。自知力不敌，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于是结阵鸣鼓而来，大呼曰：“左军至！”士卒皆呼“万岁”。至夜，令军中多布火而食。贼谓官军益至，未晓而退。访谓诸将曰：“贼虽引退，然终知我无救军，当还掩袭。宜促渡水北。”既渡，断桥讫，而贼果至，隔水不得进。

陈独孤永业守金塘。周主攻之，不克。永业通夜办马槽二千。周人闻之，以为大军且至，憚之。适周主有疾，遂引还。

【译文】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臧宫率兵到中卢，屯驻骆越。当时公孙述（字子阳，王莽时自立为蜀主，光武帝命将征讨，后为吴汉所败）与岑彭在荆州对峙。

岑彭一连吃了几次败仗，有当地人想谋反，归降公孙述，由于臧宫本身兵力也不足，无法给予岑彭有力的支援，阻止百姓的叛降。正巧，县府送来好几百辆的运牛车，臧宫趁夜命人锯断城门的门限，要这几百辆的牛车连续不断的经由城门进进出出，一直到天亮。

当地人听到整夜不息的车声，再看到城门的门限都断裂了，争相走告汉朝大军已入城，当地的乡绅和百姓纷纷以酒肉犒赏三军，臧宫也列阵举行校阅，于是当地人心又趋安定。

周访虽在豫章斩击张彦，但自己也被流矢所伤，折断了两颗门牙，但周访仍一如往常，面不改色，傍晚，周访与贼人隔水对阵，贼兵人数超过周访数倍，周访自知不是对手，就密令士兵打扮成樵夫模样，潜出营外，再列队鸣鼓回营，并且高呼：“左军来了！”士兵们都大喊万岁。

夜晚时，周访命人多设炉灶，贼人误以为是增援的官兵大批开到，不到天亮就退兵。

周访对将领说：“贼人虽已暂时退兵，但终会知道其实并没有任何援军会来，所以一定会再回头攻击，我们要尽快渡河北走。”

渡河后，立即命人拆毁桥道，不久贼兵果然追来，但也只能望河兴叹。

南北朝时，陈国的大将独孤永业驻守金塘，北周人屡攻不下。

独孤永业命人连夜打造二千马槽，北周人见了马槽，以为陈国大军已来增援，心生恐惧，正巧北周主生病，就率兵退走。

835. 贺若弼

【原文】 贺若弼谋攻京口，先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置于渚内。陈人觇之，以为中国无船。又令缘江防人交代之际，必集广陵，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隋兵大至，急发兵为备；既而知之，不复戒严。又缘江时猎，人马喧闹。及是济江，陈人遂不知觉。

按：贺若弼攻京口。任忠言于陈主曰：“兵法：‘客贵速战，主贵持重。’今国家足食足兵，宜固守台城，缘淮立栅。北军虽来，勿与交战。分兵断江，勿令彼信得通。给臣精兵一万，金翅三百艘，下江径掩六合。彼大军必谓其渡江将士已被俘获，自然挫气。淮南之人，与臣旧相知悉。今闻臣往，必皆景从。臣复扬声欲往徐州，断彼归路，则诸军不击自去。此良策也！”陈主不从，以至于亡。

【译文】 隋朝时贺若弼（字辅伯）计划攻打京口，他首先用老马换取许多陈国的船只，再把这批船只藏匿起来，而用五、六十艘破船，搁置在水边，陈国派间谍侦察，得知此事，认为隋军没有可以作战的船舰。

贺若弼又命人在换防时，要在广陵集合，让整个旷野放眼望去都是绵延不绝的营帐及迎风招展的军旗，使陈人误认隋军要大举南攻，急忙调军加强防备，随后故意让陈人知道这只是普通换防，既然知之，便不以为怪，而松懈了防备。

贺若弼又经常在江岸的狩猎，人马喧嚣，等到陈人习以为常时，突然挥兵渡江，最后隋军虽已全部渡河，而陈人仍毫无知觉。

〔梦龙评〕当贺若弼攻打京口时，任忠（北周人，字静鸾）对陈主说：“兵法说：凡进攻的客军应采速战，防守的主军应采坚守战略；如今我国民富兵强，所以应该坚守城池，并且沿淮河埋设木栅，即使隋军来攻也不迎战，只分别派兵截断水路，使隋军的各将领间不能互通消息。再拨给臣精兵一万、战舰三百艘，顺江而下占领六合，隋军必以为渡江的部队已溃败被俘，士气一定大受影响；而淮南人多为臣的故旧，听说臣率军而来，一定前来投效归附，臣再表明将前往徐州，截断隋军后路，那么两军不须交战，隋军也必退兵。这实是最佳良策。”

可惜陈主没有采纳，终于遭到覆亡的命运。

836. 韦孝宽 岳飞 种世衡

【原文】 东魏将段琛据宜阳，遣其扬州刺史牛道恒煽诱边民。韦孝宽患之，乃遣谍人访获道恒书迹，令善学书者习之。因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灯下书者，还令谍人送琛。琛得书，果疑道恒，不用其谋，遂相继被擒。

齐相斛律明月多智用事。孝宽令参军曲岩作谣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榭树不扶自竖。”令谍人广传于邺下。时祖孝征正与明月隙，既闻，复润色奏之，明月竟坐诛。孝宽真熟于用间者！

岳飞知刘豫结粘罕，而兀术恶刘豫，可以间而动。会军中得兀术谍者，飞阳责之曰：“汝非吾军中张斌耶？吾向遣汝至齐，约诱致四太子，汝往不复来。吾继遣人问齐，已许我今冬以会合寇江为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书竟不至，何背我耶！”谍冀缓死，即诡服。乃作蜡书，言与刘豫同谋诛兀术事，因谓谍曰：“吾今贷汝，复遣至齐，问举兵期。”刳股纳书，戒勿泄。谍归，以书示兀术。兀术大惊，驰白其主，遂废豫。

元昊有腹心将，号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统精兵，最为毒害。种世衡谋欲去之。野利尝令浪里、赏乞、媚娘三人诣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诈，曰：“与其杀之，不若因以为间。”留使临税出入，骑从甚宠。有紫山寺僧法崧，世衡察其坚朴可用延致门下，诱令冠带。因出师，以获贼功白于帅府，表授三班阶职，充指挥使。又为力办其家事，凡居事骑从之具，无不备。崧酗酒狎博，无所不为，世衡待之愈厚。崧既感恩，一日世衡忽怒谓崧曰：“我待汝如子，而阴与贼连，何相负也！”边批：苦肉计。械系数十日，极其楚毒，崧终不怨，曰：“崧，丈夫也。公听奸人言。欲见杀，有死耳！”居半年，世衡察其不负，为解缚沐浴，延入卧内，厚抚谢之，曰：“汝无过，聊相试耳。欲使为间，其苦有甚于此者，汝能为我卒不言否？”崧泣允之。世衡乃草野利书，膏蜡致衲衣间，密缝之，仍祝之曰：“此非濒死不得泄。若泄时，当言‘负恩不能成将军之事也’。”又以画龟一幅、枣一蓀遗野利。野利见枣、龟，边批：影“早归”。度必有书，索之。崧目左右，又对“无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崧并野利至数百里外，诘问遗书。崧坚执无书，至箠楚极苦，终不说。又数日，私召至其宫，乃令人问之，曰：“不速言，死矣！”崧终不说。乃命曳出斩之，崧乃大号而言曰：“空死，不了将军事矣！吾负将军！吾负将军！”其人急追问之，崧于是褫衲衣，取书进入。边批：书中必以及浪里等三人，使视之而可信。移刻，命崧就馆，而阴遣爱将假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见，只令官属日即馆舍劳问。问及兴州左右则详，至野利所部多不悉。边批：可知非野利使。适擒生虏数人，世衡令于隙中密觇之，生虏因言使者姓名，果元昊使。乃引见使者，厚遣之。边批：只觉恶草具进项王使其策未工。世衡度使返，崧即还，而野利报死矣。世衡既杀野利，又欲并去天都，因设祭境上，书祭文于版，述二将相结，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败。其祭文杂纸币中。有虏至，急之以归。版字不可遽灭，虏得之以献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之将，悔恨无及，乃定和议。崧复姓为王嵩，后官至诸司使，至今边人谓之“王和尚”。

沈存中《补笔谈》亦载此事，云：“世衡厚遣崧，以军机密事数条与之，曰：‘可以此借手。’临行，解所服絮袍赠之，曰：‘虏地苦寒，以此为别。至彼须万计求见遇乞，即野利王。非此人

无以得其心腹。’崧如所教，间关求遇乞。虜人觉而疑之，执于有司。数日，或发其袍领中，得世衡与遇乞书，词甚款密。崧初不知领中书，虜人苦之备至，终不言情。虜人因疑遇乞，杀之，迁崧于北境，亡归。”事稍异。据《笔谈》则领中书并崧不知，崧胆才壮，似更奇。

世衡又尝以罪怒一悉将，杖其背，僚属为请，皆莫能得。其人杖已，即奔元昊，元昊甚亲信之。岁余，尽得其机密以归。乃知世衡能用间也。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将军段琛据守宜阳，命扬州刺史牛道恒煽动边民滋事，韦孝宽（北周人，名叔裕，用兵如神，屡建战功）深感困扰。于是暗中派人秘密偷取牛道恒的手迹，要善于摹仿笔迹的人，临摹牛道恒的字迹，伪造一封牛道恒写给韦孝宽的书信，信中表明有归降的意愿，并且故意在信纸上留下蜡迹，好像是在烛火下写这封信，再命间谍将信送交段琛。

段琛得到信件，果然对牛道恒的忠诚起了疑心，不再信任他所提出的谋略，终于与牛道恒先后被擒。

〔梦龙评〕齐相斛律明月处理政务，机智多谋略，韦孝宽命参军曲岩作歌谣，歌辞是：“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是指“斛”。又唱：“高山不摧自崩，榭树不扶自竖。”令间谍在城中广为传播。当时祖孝徵与斛律明月间有摩擦，听了这些歌，就加油添醋禀告齐君，斛律明月竟因此降罪被杀。韦孝宽真可说是一位善于用间的将领。

南宋时，岳飞知道虽然刘豫与粘罕相勾结，但金兀术对刘豫却没有好感，可以利用间谍挑拨。正巧军中抓到一名兀术派来卧底的间谍，岳飞故意装作认错人，而大声责骂说：“你不是本帅营中的小兵张斌吗？本帅前次派你去齐国，约定诱擒四太子（兀术），你去了之后竟毫无音讯，现在我又派人到齐，齐主已答应我冬天时，以与金兵联合攻打临安为名，在清河诱擒四太子，而你先前为什么竟背叛本帅，没有把本帅的信交给齐王？”

金兀术的间谍一再求情希望能再戴罪立功，免去一死，岳飞故意答应再给他一次立功机会，写了一封与刘豫商议如何谋刺金兀术的蜡书，切开间谍的股肉，将蜡丸藏于其中，对他说：“本帅原谅你的过失，现在再派你到齐，询问齐主出兵的日期，千万不要泄露此事。”

间谍回去之后，将书信呈交金兀术，金兀术大为惊恐，急忙奏报金主，于是金人废立刘豫。

北宋时西夏主李元昊有两名外号分别是“野利王”、“天都王”的心腹大将，各统领精锐的部队，令官军头痛不已。种世衡非常想用计除去他们。

野利王曾派遣浪里、赏乞、媚娘三名手下，向种世衡投降，种世衡知道他们故意诈降，心想：“与其杀了他们，不如利用这三人行反间计。”就派他们为监税官，跟随在种世衡的左右，好像非常得到种世衡的信任。

紫山寺有名和尚，法名法嵩，种世衡曾暗中观察，认为他心志坚贞，可担

大任，于是延揽他为手下，说服他还俗，接着以他率兵击贼有功，请帅府表扬他，授予他三班奉职（官名，宋朝武臣的职官，有东班、西班、横班），暂代指挥使职权，又为他张罗新家大小事，举凡家具、器物、车马无一不料理妥当。

法嵩却日日吃喝嫖赌，不干正事，种世衡仍礼遇厚待，法嵩终于受感动。一天，种世衡突然很生气的对法嵩说：“我待你有如自家儿子，想不到你却辜负我一片心意，暗中与贼人勾结。”

命人为他戴上枷锁，严刑酷打一连数十天〔苦肉计〕。法嵩始终没有怨恨，只说：“法嵩是男子汉大丈夫，元帅既然听信谗言，要杀我，我只有一死报元帅。”

半年后，种世衡观察法嵩仍一如当初，毫无怨尤，就亲自为他解下刑具，命人侍候他沐浴更衣，请他进入内室，极力安抚劝慰说：“其实你根本没有错，这一切都是本帅故意试探你的。本帅想命你出使西夏，充当间谍，若被敌人查获，所受的苦刑更加倍于你现在所受到的，你能为本帅保密，永远不泄军机吗？”

法嵩流着泪答应。

种世衡就随手写了一封给野利王的信，信口以蜡密封，藏在衣服夹缝里，叮嘱法嵩说：“这信不到生死关头千万不可泄露，万一泄露时，一定要高喊：‘我对不起将军，不能完成将军所交付的任务。’”

一面命人准备龟图一幅、枣一包，送给野利王。

野利一见枣、龟（影射早归），猜测一定有信函，就询问法嵩，法嵩看了看野利王的左右，回答没有信。野利王于是立即写了一封信命人以快马送呈李元昊，李元昊召法嵩及野利王离营数百里外，与他会合，质问法嵩信函在哪里？

法嵩始终坚持没有任何信函，虽一再遭到苦刑毒打，仍不吐实，过了几天，李元昊私下召法嵩入宫，命人劝他说：“如果不说实话就难逃一死。”

法嵩仍不说出信函的下落。

于是李元昊命人拖出斩首，法嵩这才大声哭叫着说：“我白死了，无法完成将军交付的任务，我对不起将军！我对不起将军！”

执刑官急忙追问，法嵩于是拆开衣服缝线取出信函，李元昊命法嵩在别馆住下，暗中派心腹爱将，假扮成野利王的使者，前去谒见种世衡。

种世衡猜测他是李元昊派来的使者，并没有马上接见，只令属下每天到宾馆探问使者起居，并闲话家常，当问到兴州的情势时，使者回答得很详尽，而对野利王的动向却知道得不多〔可知非野利王使者〕。

正好这时俘虏了好几名西夏兵，种世衡命人在暗中观察俘虏和使者见面时的情形，俘虏果然叫出使者姓名。种世衡确知是李元昊所派遣的人之后，就立即召见，把他当做是野利王的使者，再赠送他许多贵重的财物送他回西夏。种

世衡猜测使者回到西夏后，法嵩也该回来了，并且还会带回野利王的死讯。

种世衡用借刀杀人计除去野利王后，还想将天都王一并除去，于是在边境设立祭坛，在泥板上刻下祭文，文中叙述西夏两名大将会有与自己结交的心意，不料却功败垂成，所以写下这篇祭文祝祷上苍。

祭文与纸钱放在一处，突然有西夏兵来，种世衡忙命人毁去泥板，但泥字一时无法销毁，于是西夏兵拿去呈给李元昊，天都王也因此获罪。李元昊损失两名心腹爱将，心中悔恨无比，只好与宋议和。

法嵩复姓为王嵩，后来官至诸司使，到现在边人都还称呼他王和尚。

〔梦龙评〕沈存中《补笔谈》中也有记载这件事，说种世衡在法嵩临行前，曾以几项军事机密写在纸条上交给法嵩，交待他必要时可借此保命，又把身上的棉袍送给法嵩，说：“大漠天寒地冻，就用这件棉袍做为送别礼物，到西夏后，要想尽一切方法求见野利王〔计在此〕谓，没有他，事情就无法顺利推展。”

法嵩按种世衡所交待的，打通关节求见野利王。西夏人不觉起疑心，将法嵩擒下，几天后在法嵩棉袍的衣领中，发现种世衡写给野利王的密函，信中言辞亲密。法嵩并不知情，所以西夏兵虽严刑逼供，法嵩始终不说一字，于是西夏人开始怀疑野利王，杀了野利王，把法嵩放逐北地，最后法嵩才乘机脱逃回来。

这与前面所记述的略有出入，如果真如《笔谈》中所记载，法嵩对暗藏衣领的密函一无所知，那么法嵩的胆识豪气更令人赞佩。

种世衡也曾经因一名番将犯罪，很生气的下令差官鞭打他的脊背，虽然多名部属为番将求情，种世衡却一概不应允。鞭打完后，番将立即投效李元昊，李元昊非常信任倚重他，一年多后，番将完全取得李元昊的军事机密，回来报告种世衡，这时众人才明白种世衡是个善于利用反间的将领。

837. 李光弼 李希烈

【原文】 李光弼募军中，有少技皆取之，人尽其用。有钱工三者，善穿地道。史思明寇太原。光弼遣人诈为约降，而穿地道周贼营中，楮之以木。至期，遣裨将将数千人出，如降状，咸皆属目。俄而营中地忽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

李元平至汝州，募工徒葺理郛郭。李希烈阴使勇士应募，执役版筑，凡入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将以数百骑突至其城，执役者应于内，缚元平驰去。

嘉靖四十一年，倭入寇，围兴化府。都督刘显奉敕赴援。去府城三十里，隔一江，逗留不进。久之，惧罪，遣五卒赍文诣府，约欲率兵越城御敌。贼获五卒，杀之，周其职衔，伪为显文，约“某日夜某时率兵潜入应援，城中勿举火作声，恐贼惊觉。”择奸细五人，诈充刘卒，赍入，城中信之。至期，贼冒刘兵入城，遂陷之。夫中国所以能制夷狄者，智也，今智反在夷狄，可

不为寒心哉！

【译文】 唐朝时李光弼招募军中具有才艺的士卒，让每个人都能发挥所长；其中有个叫钱工三的人，善长挖掘地道。

史思明攻打太原时，李光弼命人与贼约定日期诈降，派钱工三率人趁机挖掘地道，将贼营营房地层下面挖了一圈地道，用桩木支撑，到了约降的日子，李光弼命副将带领数千士兵，作出投降的样子，一时间令人为之侧目。

正在此时，营中地基突然下陷，有好几千贼兵，被倒塌的营房压死，贼营中一片混乱，李光弼率官兵呐喊奋击，斩杀的贼兵，数以万计。

唐朝时李元平（唐远房宗室，好谈论兵事）到达汝州后，就召募工人整修城墙。

李希烈（初为李忠臣副将，后自立为帝，国号楚）暗中派善战的勇士前往应征，加入修城的行列，人数总共有好几百人，李元平毫无所知。一天，李希烈率数百骑兵突然进逼城下，与伪装修城的工人里应外合，终于生擒李元平。

〔梦龙评〕明嘉靖四十一年，倭寇入侵，围攻兴化府。都督刘显（嘉靖年间曾以征讨苗人有功，官至都督）奉皇帝诏命支援平定倭乱，离府城还有三十里，隔着江水，刘显就不再率军前进。一段时日后，刘显怕皇帝降罪，就派五名小兵带着公文，想突破倭兵的防线进入府城，与府城守军约定防城御敌。没料到倭兵俘虏了这五名小兵，杀了他们之后，冒用刘显的职衔，伪造一封信，约定某月某日，将率兵潜入城中赴援，城中百姓千万不可点灯叫喊，以免惊动倭兵。另外又挑选五名倭兵冒充刘显的手下，进城送信。守城的官军不疑有诈，到了约定的日期，倭兵冒充刘显的部队入城，于是府城失陷。

唉！过去中国能制服夷狄，使夷狄向中国称臣入贡，全是因为能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智慧，现在国人的智慧反不如夷狄，能不令人心寒吗？

838. 刘 邠

【原文】 刘邠，安丘人，初事青州王师范。唐昭宗幸凤翔，朱温率师迎于岐下。师范欲乘虚据兖州。邠先遣人诈为鬻油者，觐城内虚实及出入所。视罗城下一水窦，可引众而入，遂志之。邠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自水窦衔枚而入，边批：不虞之道。一夕而定。军城宴然，市民无忧。

朱温遣大将葛从周来攻城，良久外援俱绝。邠料简城中，凡不足当敌者，悉出之于外；与将士同甘苦。一日，副使王彦温逾城走，守陴者从之，不可止。邠即遣人从容告彦温曰：“请少将人出，非素遣者，勿带行。”又扬言于众曰：“素遣从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军果疑彦温，即戮于城下。于是守军遂固。邠后师范降梁。

【译文】 唐朝的刘邠是安丘人，最初是青州王师范（王敬武的儿子，曾奉

昭宗命讨伐朱全忠，兵败投降被杀）的手下。唐昭宗临幸凤翔时，朱温曾率军在岐下迎接昭宗。

王师范想趁官军在外，防卫薄弱时，占据兖州。

刘邰得知王师范的计划，就先命人伪装成卖油的小贩，混入城中，了解城里守备虚实及进出城的处所；小贩出城时，突然发现城墙下有一水道，可以率兵由水道中进城，就默记在心。

于是刘邰将水道一事报告王师范，请带领步兵五百人，令他们每人口里含木枚钻进水道入城〔不虞之道〕，仅一个晚上，王师范就取得兖州，而城中一如平日，丝毫没有引起百姓的惊慌。

朱温派大将葛从周攻城，包围一段时间后，守城的刘邰失去一切外来的援助。刘邰就挑选城中无法作战者，都命他们出城，与留守的将士同甘共苦。一天，副使王彦温出城投降，其他守城的士兵也纷纷追随他而去，一时军心浮动，难以止住。

刘邰立即命人以不慌不忙的口气告诉王彦温说：“请不要带太多士兵，不是有任务需要的兵不要带。”

又对士兵宣布说：“如果因任务需要，要随副使同行的，绝不禁止，其他人员若擅自离城，军法论斩〔善用间〕。”

围攻的军队，果然开始怀疑王彦温投降的诚意，将王彦温斩杀城下示众，于是城内守军又都有坚守不降的决心〔刘邰不久随王师范降梁〕。

839. 刘邰 毕再遇

【原文】 刘邰败晋王于河曲，欲乘胜潜走太原。虑为晋军追，乃结刍为人，缚旗于上，以驴负之，循堞而行。数日，晋人方觉。

毕再遇尝与金人对垒。一夕拔营去。留旗帜于营，豫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金人不觉为空营，复相持数日。及觉，欲追之，则已远矣。

【译文】 刘邰在河曲击退晋王的军队，原本想乘胜潜往太原，又怕晋军从后追击，就命人捆扎草人，绑上军旗，立在马背上，绕着城墙边走。

几天后，晋人才发觉刘邰的军队已溜走了。

北宋时，有一次毕再遇与金人对阵，一晚，毕再遇拔营离去，营中只留有军旗，在拔营前，毕再遇事先命人绑缚羊只，把羊儿的两只前脚搁在军鼓上，在羊儿挣扎时，就会发出咚咚的鼓声。所以金人一直没有察觉到那是座空营。

相持几天后，金人觉得情况有异，警觉到受骗，想追击时，毕再遇已经走远了。

840. 侯 渊

【原文】 魏尔朱荣使大都督侯渊讨韩楼，配卒甚少。或以为言，荣曰：“侯渊临机设变，是其所长。若总大众，未必能用。”渊遂广张军声，多设攻具，帅数百骑深入。去蓟百余里，值贼。渊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五千人，皆还其马杖纵使入城。左右皆谏，渊曰：“我兵少，不可力战。为奇计以间之，乃可克也。”度其已入，帅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楼。果疑降卒为内应，遂走，追擒之。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后魏尔朱荣派大都督侯渊率兵征讨韩楼，但所分配的兵力很少，有人想为侯渊争取增兵。

尔朱荣说：“随机应变是侯渊最擅长的，若是让他统率大军，恐怕反而碍他手脚。”

侯渊奉命后，就大事声张，增添许多防卫武器，率领数百骑兵出发，在离开蓟地有一百多里的地方，遇上敌兵。侯渊先暗中埋伏，然后自敌人背后攻击，大败敌兵，虏获五千人，但侯渊却下令发还他们的武器，任由他们入城回营。

右左极力劝阻，侯渊说：“我军兵力薄弱，不能长时间与敌人拚死作战，只有用奇计离间敌人，才能打赢这一仗。”

侯渊估计敌兵已入城，就率兵连夜赶路，天还未亮，就命人拍打城门，韩楼果真怀疑先前入城的贼兵是侯渊的内应，就弃城逃逸，侯渊率兵追捕而归。

841. 韩 信

【原文】 汉王以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遂虏魏王豹，定河东。

信既破魏、代，遂与张耳东下井陉击赵。赵王歇、成安君馀闻之，聚兵井陉口，号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信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不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成安君不听。信使间视，边批：精细。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帟，从间道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帟，立汉帟。”令其裨将传殄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佯应曰：“诺”。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阵。边批：创法。赵兵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

鼓，鼓行出井陘口。边批：欲以致敌。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信、耳佯弃鼓旗，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于是赵军还归壁，见壁皆汉帜，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遂乱走。汉兵夹击，大破之，斩陈余，擒赵王歇。诸将效首虏毕，因问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今反以背水阵取胜，何也？”信曰：“此在兵法，顾左右不察耳。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即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得而用之乎？”诸将乃服。

秦姚丕守渭桥以拒晋师。王镇恶溯渭而上，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舰内，秦人但见舰进，惊以为神。至渭桥，镇恶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后者斩。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舰。渭水迅急，倏忽不见。乃谕士卒曰：“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矣！”乃身先士卒，众腾踊争进，大破丕军。○李复乱，宣抚使檄韩世忠追击，所部不满千人，乃分为四队，布铁蒺藜，自塞归路。令曰：“进则胜，退则死，走者命后队剿杀！”于是莫敢反顾，皆死战，大败之，斩复。此皆背水阵之故智也。

沈存中曰：“韩信袭赵，先使万人背水阵，乃建大将旗鼓，出井陘口，与赵人大战。佯败，弃旗鼓走水上军。背水而阵，已是危道；又弃旗鼓而趋之，此必败势也。而信用之者，陈馥老将，不以必败之势邀之，不能致也。信自知才过余，乃敢用此策。设使馥少黠于信，信岂得不败！此所谓知己知彼，量敌为计。后之人不量敌势，袭信之迹，决败无疑。又曰：“楚、汉决胜于垓下，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高帝在其后，绛侯、柴武在高帝后，信先合不利，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信复乘之，大败楚师。信时威震天下，籍所惮者独信耳。信以三十万人不利而却，真却也，然后不疑，故信与二将得以乘其隙。信兵虽却，而二将维其左右，高帝军其后，绛侯、柴武又在其后，异乎背水之危。此所以待项籍也。用破赵之迹，则歼矣。此皆信之奇策。班固为《汉书》，乃削此一事，盖固不察所以得籍者，正在此一战耳。

信已袭破齐临淄，遂东追齐王。楚使龙且将兵救齐。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使齐王遣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又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不战而降也。”龙且轻韩信为易与，遂战。与信夹潍水而阵。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兵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

使左车之谋行，信必不能得志于赵。使或人之说用，信必不能得志于龙且。绕朝曰：“子无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士固有遇不遇哉！

【译文】 汉王（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出兵攻打魏国。

魏国大军在蒲阪一带布阵，控制了临晋河域。于是韩信故设疑兵，频频调

动部队准备抢渡临晋，而另外派遣军队以木罌罐渡江，袭击魏国首都安邑城。

兵至城下，破城掳获魏王豹，平定了河东地区。

韩信既然击灭魏国，便与张耳东下井陉，继续攻击赵国。赵王歇与成安君陈余听到这消息，就在井陉口聚集兵马，号称大军有二十万。

广武君李左车劝陈余说：

“韩信乘胜远征，锐气难以抵挡，臣听说：要从千里外补给粮饷，常因路途遥远，耽搁时日，士兵不但常面有饥色，甚至要自己动手砍柴烧饭，还不能保证每天都有饭吃。现在井陉道路狭窄，不但车辆无法并行，骑兵也不能成列而行，行军数百里后，粮车势必落在队伍的后面。希望能拨给臣三万兵马，从小路阻断他们的辎重装备与补给。大王只要命人挖掘壕沟，架高营垒，坚守而不出战，他们在前方没有作战的对象，退路又被我奇兵所阻，野地又掠夺不到补给的物品，不到十天就可取下韩信、张耳的脑袋，呈献给您。”

但成安君陈余却没有采纳李左车的建议。

韩信派人暗中探听〔精细〕，知道成安君不用广武君的计策，就放胆率军前进，在离井陉口三十里处扎营。半夜时，下达突击令，挑选两千名装备轻便的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色军旗，从小路上山窥伺赵军的动静。

韩信告诫士兵说：“赵军见我军败退，一定会出动全营的兵力追击，这时你们就快速进入赵营，拔掉赵军的旗帜，插上汉军的红旗。”

又命令副将分送口粮给士兵，对他们说：“今天击破败赵军之后，再举行大会餐！”

将士们都不相信在短时间内能击败赵军，只好假意回答：“遵命。”

韩信派一万人作先头部队，出发后，背对着河水排开阵势〔独创的阵法〕。赵军见了这种后退无路的阵势，都大笑起来。

天亮后，韩信插上大将军旗〔欲以之致敌〕，敲击战鼓，朝井陉口出发。赵军大开营门迎击，双方交战许久，韩信、张耳假装不敌，丢下战鼓、军旗，逃向河边的军阵，原先在水边布阵的先头部队，开营门接纳韩信的退兵，再快速迎战赵军。

赵军果然倾巢而出，全力追击韩信、张耳。

韩信、张耳进入军阵后，所有士兵都拚死作战，赵军根本无法击败，于是赵军想退兵回营，但回头一望，整个营寨都插满了汉军的红旗，不由大惊失色，以为汉王俘虏了赵王的将领，因而阵脚大乱。汉兵两路夹击，大破赵军，杀了陈余，活捉赵王。

诸将把敌人的首级、俘虏呈给韩信后，问道：“兵书上说：‘选择阵地的时

候，右边要有山陵做依托，阵地前的左方，面对水泽。’但今天将军却命令我们背水排开阵势，居然得胜，这是什么原因？”

韩信说：“这种战术在兵法中也有，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兵法上不是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吗？我韩信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勇于奋战的士兵，跟随我出战的将士，就如别人所说是‘驱赶百姓上战场’，在这种情势下，不能不设法置士兵于死地，使他们各自为自己的生存而力战到底，如果置士兵于生地，他们一定会怕死而逃走，怎么能用他们作战呢？”

诸将听了都非常佩服。

〔梦龙评〕秦姚镇守渭桥抵御晋军来犯，王镇恶率军搭乘特制的小船，由渭水逆流而上，命士兵都躲在船舱内不准外出，秦军只看见船儿往前行驰，却不见船上有人操舟，都以为是神。抵达渭桥后，王镇恶命士兵先吃饭，然后每人手持木棒上岸，最后上岸的处斩。上岸后，又命人暗中解开船缆，渭水水势湍急，一会儿功夫，船只就被水流冲得不见踪影了。

王镇恶对士兵说：“这里是长安北门，离家约有万里，船舰、衣物都已随流远去，今天若是奋勇作战，得胜后，不但能为国立功而且扬名乡里；若是懦弱溃败，恐怕只有横尸异乡了。”于是，身先士卒，奋勇出击，士兵们个个斗志昂然，大破晋军。

宋朝钦宗时，李复谋乱，宣抚使命韩世忠平乱，韩世忠所拥有的兵力不满一千人，于是就把士兵分为四队，命人在路上放置铁蒺藜，阻断自己后撤的退路。并对士兵说：“前进杀敌就能获胜，退怯后退只有死路一条，凡是想逃走的士兵，殿后的队伍可格杀勿论。”于是人人不敢回头，都抱持拼死一战的决心，终于大败李复叛军。

这些都是因袭“背水阵”的智谋。

沈存中认为，韩信袭赵，先派一万人为先头部队，背对河水排列阵势，接着高举将军旗，伴着军鼓，由井陉口出击，与赵军大战，而后故意败阵丢旗弃鼓，退入河边阵地。背水列阵这已是险招，又丢旗弃鼓退入阵地，这更是必败的态势，但韩信却采用这种战术，陈余是战场老将，如果韩信不以兵败撤军，就无法诱陈余出兵追击，而大获全胜。韩信自知自己才略高过陈余，才敢用此战略。假使陈余比韩信聪明，韩信怎会不被打败呢？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估量敌人的实力拟定战略。后人若不估量敌人的形势，只一味模仿韩信，毫无疑问一定会失败。

楚、汉在垓下决战，韩信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迎战，孔将军率领左军，费将军率领右军，高祖刘邦的队伍在两位将军后面，而柴武又在高祖军队的后面。韩信先战失利，孔、费两位将军先任由楚军追击，韩信复又集聚兵力乘虚还击，终于大败楚军。韩信当时威名震天下，项羽所害怕的只有一位韩信。韩信带领三十万大军，战败而退，是真退兵，但后面的队伍却不知道，所以韩信能与孔、费两位将军联手反击。韩信虽兵败，但孔、费二将军仍在左右护卫，在后有高祖及柴武的军队，这情势不同于背水一战，只是为引项羽率兵追击，若仍沿用破赵的旧计，那一定遭到失败的命运。

这些都是韩信的奇谋，班固（东汉人，字孟坚）作《汉书》，竟然不记此事，实在是因为班固不明白日后刘邦能擒项羽，这场战役实在是一关键。

韩信攻破齐国临淄后，立即往东追捕齐王。楚人派龙且（秦人，项羽手下

大将)率军二十万人援救齐国。有人劝龙且说:“汉军拚死远征,其锋锐不可当,齐、楚两军在本国作战,思恋乡土,斗志容易瓦解,不如挖深垒沟,加强防御,请齐王派亲信的大臣去招抚那些失陷的城邑,失陷的百姓听说齐王还在,又有楚兵来救援,一定会反叛汉军。汉兵离国二千里,驻扎齐地,得不到齐人的支持,势必无法补给粮食,这么一来,不须作战汉军就要举手投降了。”

但龙且却认为韩信根本不是自己对手,于是双方隔潍水布阵。

韩信在夜里命手下缝制一万个皮囊,盛满沙子,堵住上游河水,另外带领一半的兵力渡水攻打龙且,故意败阵退走。

龙且高兴的说:“我早就知道韩信胆子小。”

下令全军渡水追击韩信,韩信命人移走堵水的沙袋,水势一涌而下,龙且的军队大半无法渡河,韩信迅速反击,杀了龙且。

〔梦龙评〕假使当时陈余能采纳李左车的建议,韩信一定无法打败赵军;假使龙且能考虑宾客的谋略,韩信一定无法取胜龙且。难怪春秋时秦大夫绕朝要感叹:“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才,实在是我的谋略别人不采纳。”唉!人的际遇有幸与不幸啊!

842. 张弘范

【原文】 张弘范字仲畴讨李 于济南。其父柔戒之曰:“汝围城勿避险地。汝无怠心,则兵必致死。主者虑其险,苟有来犯,必攻救,可因以立功。勉之!”弘范营城西。 出军突诸将营,独不向弘范。弘范曰:“我营险地, 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来袭。”遂筑长垒,内伏甲士,而外为壕,开东门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深广。 不知也,明日果拥飞桥来攻,未及岸,军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遇伏皆死。

元兵逼宋少帝于崖山。或请先用炮,弘范曰:“火起则舟散,不如战也。”明日四分其军,军其东、南、北三面,弘范自将一军,相去里余,下令曰:“闻吾乐作,乃举,违令者斩!”先麾北面一军,乘潮而战,不克。李恒等顺潮而退。乐作,宋将以为且宴,少懈。弘范舟师犯前,众继之。预构战楼于舟尾,以布幕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曰:“闻金声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盾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弩弓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少帝赴水死。

【译文】 元将张弘范,字仲畴,当他征讨济南李 时,他的父亲训诫他说:

“围攻对方的城池,千万不要回避险要的地势,只要你不生怠忽之心,士兵一定会为你死力效命。敌方主其事者,虑及险地的重要性,一旦遭到进犯,必然发兵救援,那时候,就可以建立功勋,希望你好好自我警惕、勉励。”

有一次，张弘范驻扎城西，李 率军出击，却没有攻打张宏范的营地。

张弘范对下属说：“我营的位置险要，所以李 才故意对我示弱，他心中一定打算出奇兵来突袭我。”

于是张弘范命人修筑长垒，垒下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营外挖掘战壕，并且大开东门准备迎战。晚上更命士兵摸黑挖深战壕，使得壕沟又深又宽。但是李 都不知道。

第二天，李 果然命士兵搭建吊桥进攻，然而吊桥尚未及岸，士兵即陷入壕沟，少数侥幸攀越壕沟而上的，也都被埋伏的士兵杀死。

当元兵追击宋少帝到匡山时，有人建议用炮攻。张弘范却不同意，说：“如果用炮攻，一定会把船队击散，不如双方刀刃对阵。”

第二天，张弘范把军队分成四队，先包围东南北三面，而自己却带领一军离开阵地一里多路。行前下令说：“听到我奏起的乐声就进攻，凡是违抗军令者，处斩。”

首先由北面的一军趁涨潮时进攻，不料失败，将军李恒等于是又顺着潮水退兵，这时乐音突然响起，宋军将领误认是元军举行宴会，竟放慢对元军的攻势。就在这一刻，张弘范的水军，突然出现在宋舰前面，其他三路元军也相继开来。

张弘范事先曾在船尾搭建船楼，然后用布幕遮起，命将士负盾而伏，严令他们：“听到钟声立即现身作战，凡是提前轻举妄动者，一律按军法处以死刑。”

这时宋军的箭矢有如刺猬般密集，而伏盾而卧的元军依然按兵不动，当双方军舰快要撞击在一起时，张弘范才下令敲钟并拉开布幕，刹时弓弩与火石齐发，转眼就击沉宋军战舰七艘，结果宋军大败，陆秀夫背着少帝赵昺投海自杀。

843. 勾践 柴绍

【原文】 吴阖闾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携李。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吴师属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

叶谷浑寇洮、岷二州。遣柴绍救之，为其所围。虜乘高射之，矢如雨下，绍遣人弹胡琵琶，二女子对舞。虜怪之，相与聚观。绍察其无备，潜遣精骑，出虜阵后，击之，虜众大溃。

罪人胜如死士，女子胜如劲卒。是皆创奇设诱，得未曾有。

【译文】 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发兵攻打越国，越王勾践亲自率兵抵抗，当时

越军在携李（今浙江省嘉兴县）严阵以待。句践对吴军严整的军容感到忧心，就派敢死队一连发动两次攻击，但吴军丝毫没有动摇。

于是勾践就想出一个计谋，他把越国的死囚排成三行，然后在每个人的脖子上挂一把剑，一起走向吴军阵地说：“现在吴、越两国兵戎相见，我们由于触犯军令，但不敢逃避刑罚，现在只有死在阵前。”

说完，拔剑自刎而死。吴军看得目瞪口呆，于是越王句践乘机发动猛攻，把吴军打得大败。

唐朝时吐谷浑入侵洮、泯二州，情势危急，皇帝命柴绍（字嗣昌，卒谥襄）前往救援，没想到反被胡人围困。胡人利用高地的有利形势，发动箭阵，一时箭如雨下。

柴绍灵机一动，叫众工弹奏琵琶，又要两名女子随着音乐婆娑起舞。胡人大感惊讶，见两名女子舞姿曼妙，不由聚集围观，柴绍察觉胡人已中计而放松攻势，暗中派遣精锐的骑兵，包抄胡人的后方反击，结果胡人大败。

〔梦龙评〕敢死的勇士不如列队自杀的罪犯能动摇敌人军心，女子曼妙的舞姿却胜过悍勇善战的士兵。这些都是出奇谋、计诱敌人的招术，在以前可从来没听说过。

844. 朱隽 周亚夫

【原文】 黄巾贼十万人据宛。朱隽围之，起土山以临城内，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西南。隽自将精兵五千，掩东北，边批：弩弓南指，情实西射。遂乘城而入。

太尉周亚夫击吴、楚，坚壁不战。吴兵乏粮，数挑战，终不出。后吴奔壁东南陬，边批：即朱隽之计。太尉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合观二条，可识用兵之变。

【译文】 汉朝时黄巾贼聚众十万人占据宛城，朱隽率军围城，他命士卒堆起土山，居高临下侦察贼人在宛城的部署；接着故意击鼓，调动士兵攻打宛城西南角。

贼人于是集中全部兵力防守西南，没想到朱隽却亲自率领五千精兵，由城东北突袭〔弯弓南指，其实西射〕，一举破城而入。

汉朝太尉周亚夫转战吴、楚各地时，有一次，故意坚守池不应战。吴兵因补给中断，缺乏粮食，亟需攻城取得补给，但屡次挑战〔即朱隽之计〕，周亚夫都相应不理。后来，吴军发动攻势，攻击城东南，周亚夫立即派兵防守西北角，不久，吴军的主力部队果然由西北角攻城，但因周亚夫事先早已料到而失败。

〔梦龙评〕综观上述两件战役，当可理解用兵的变化。

845. 宇文泰

【原文】 高欢督诸军伐魏，遣司徒高昂趣上洛，竇泰趣潼关。欢军蒲阪，造三浮桥欲渡河。宇文泰军广阳，谓诸将曰：“贼恃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缀吾军，使竇泰西入耳。欢自起兵以来，竇泰常为前锋，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自走矣！”诸将皆曰：“贼在近，舍而袭远，脱有蹉跎，悔何及也！不如分兵御之。”泰曰：“欢再攻潼关，吾军不出坝上。今大举而来，谓吾亦当自守，有轻我之心。乘此袭之，何患不克！贼虽作浮桥，未能径渡。不过五日，吾取竇泰必矣！”乃声言欲保陇右，而潜军东出。至小关，竇泰猝闻军至，自风陵渡河。宇文泰击破之，士众皆尽，竇泰自杀，传首长安。

【译文】 东魏丞相高欢督导各路军队征伐西魏，派遣司徒高昂前去上洛，大都督竇泰前往潼关。而高欢自己率军驻扎蒲坂，搭建三座浮桥，想要渡河。

西魏宇文泰的军队当时驻守广阳，对其他将领说：“我军三面都遭敌兵牵制，他们搭建浮桥，就已明白表示要渡河，然而这种做法无非是要牵制我军，让竇泰的军队能够西进罢了。高欢起兵以来，竇泰经常是他的先锋部队，竇泰的手下也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由于战无不胜，因此显得很骄傲，如果我们发动突袭，一定可以击败他。打赢了竇泰，那么高欢等不到与我军交战就会逃走了。”

将领们都说：“高欢的军队离我们最近，现在却要舍近求远攻打竇泰，万一有个闪失，连后悔都来不及了！不如分兵数路，各别进攻。”

宇文泰说：“高欢两度攻打潼关，我军都只在坝上防守而没有出战，现在他大规模的带兵前来，也一定料定我军会再坚守，这已经存有轻敌的心理，趁这机会偷袭怎会不胜呢？敌人虽造了浮桥，还不会这么快渡河攻击，放心！不出五天，我一定活捉竇泰。”

于是宇文泰公然扬言要保护陇右地区，暗中却率军朝东进发，到达小关。竇泰接到宇文泰率军突袭的消息，仓促中由风陵渡渡河迎战，宇文泰挥兵攻击竇泰，敌兵死伤殆尽，竇泰自杀，他的脑袋被砍下后，送至长安。

846. 韩世忠

【原文】 金人与刘豫合兵，分道入侵。时韩世忠驻镇江，俾统制解元守高邮，候金步卒。亲提骑兵驻大仪，当敌骑。会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爨，给良臣曰：“有诏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即上马，令军中曰：“视吾鞭所向！”于是引军次大仪，勒五阵，设伏二十余所，约闻鼓即起。良臣至金，李璿闻世忠

师退，即引兵至江口，距大仪五里。副将挹李也拥铁骑，过五阵东。世忠传小麾鸣鼓，伏兵四起，旗色与金人旗杂出。金军乱，我军迭进。背嵬军各持长斧，上搯人胸，下砍马足。敌披甲陷泥淖。世忠麾劲骑蹂之，人马俱毙，遂擒挹李也。

【译文】 金人与刘豫会师之后，分道入侵南宋。

当时，韩世忠驻守镇江，并由统制（官名）解元防守高邮，准备牵制金兵步卒，他自己率领骑兵直奔大仪，以抵挡敌人的骑兵。

南宋朝廷派遣魏良臣出使金国，途遇韩世忠的军队，韩世忠下令撤拆炊事锅灶，故意向魏良臣说：“奉到朝廷诏令，命我们移兵退守江边。”

魏良臣一离开营区，韩世忠立刻上马，传达军令说：“大家随我马鞭所指的方向前进。”

于是率领大军到达大仪这个地方，部署完成五处重要阵地，另外又设下二十多处的伏兵，约好听到鼓声响起，立即全面发起攻击。

魏良臣到达金国，金国的大臣李璫听他说韩世忠已经率兵撤退，立刻引兵到江口，在距离大仪地方五里之处，副将挹李也正好带着骑兵掠过五个阵地的东侧。

韩世忠举起令旗，传兵鸣鼓，这时四周伏兵四起，宋军旗帜与金兵旗帜混杂在一起，金兵立即乱成一团，宋军轮番反复杀进杀出，韩世忠的亲兵部队背嵬军，更是神出鬼没，各持长斧，上劈人胸，下砍马脚，金国的骑兵带着盔甲深陷在泥淖之中，任人宰割。这时，韩世忠又派出精锐的骑兵加以蹂躏，敌人人马一一死命，终于活捉了敌将挹李也。

847. 冯异 王

【原文】 冯异与赤眉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服色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异追击，大破之。

吐蕃寇临洮，次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晙率所部二千，与临洮兵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袭敌营。去贼五里，令曰：“前遇寇大呼，鼓角应之。”贼惊，疑伏兵在旁，自相斗，死者万计。

【译文】 汉朝时冯异征伐赤眉军时，命士兵换上赤眉军的兵服，混入赤眉军中，与赤眉兵一同埋伏在路旁。第二天，赤眉发动一万人攻打冯异的先头部队，贼兵见冯异兵力薄弱，就发动猛攻。

冯异指挥士兵奋勇应战，到了傍晚，贼兵见屡攻不下，气势已弱，这时冯

异突然下令，要隐伏的士兵出击，由于伏兵的服装与赤眉兵相同，一时间赤眉兵无法辨识敌我，于是惊溃而逃，冯异下令追击，大败赤眉。

唐朝时吐蕃入侵临洮，抵达大来谷，安北大都护王峻（因破突厥、平吐蕃有功封清源公，卒谥忠烈）率兵二千人，与临洮军队联合抵御吐蕃。

王峻事先挑选七百勇士，换上吐蕃的军服，趁夜袭击敌营，在离敌营五里处，对士兵说：“碰到敌兵，就大声喊叫，同时击鼓吹号相应。”

敌兵果然以为四周有兵埋伏，大感惊慌，自相残杀，死者数以万计。

848. 达奚武

【原文】 宇文泰遣达奚武觐高欢军。武从三骑，皆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敌之情状而还。

【译文】 宇文泰派达奚武（北周人，字成兴，封郑国公，卒谥桓）侦察高欢军队部署的情形。达奚武带着三名手下，要他们换上高欢士兵的军服，到了傍晚时分，离开高欢营地还有好几百步时，达奚武要士兵下马，暗中偷听，截获军中口令，再命士兵上马巡行营地，一副营地守卫士兵的样子，碰到不守军纪的高欢兵，甚至鞭打他们，于是搜集到非常完整的情报，圆满完成任务。

849. 厨人濮 何无忌 王世充 王守仁

【原文】 华氏叛宋，宋公讨之。华登以吴师救华氏，败于鸿口。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请待之。”乃徇曰：“扬徽者，公徒也！”众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厨人濮一奋，而众皆扬徽；王孙贾一呼，而市皆左袒。忠义在，人心不泯也，难其倡之者耳！

桓玄既败，西走江陵，留何澹之守湓口。澹之空设羽仪旗帜于一舟，而身寄他舟。时何无忌欲攻羽仪所在者，诸将曰：“澹之不在此舟，虽得无益。”无忌曰：“固也。彼既不在此，守卫必弱。我以劲兵攻之，成擒必矣！擒之，彼且以为失军主，而我徒扬言已得贼帅，则我气盛，而彼必惧；惧而薄之，迎刃之势也！”果一鼓而舟获，遂鼓噪唱曰：“斩何澹之矣！”贼骇惑以为然，竟瓦解。

李密与王世充战。世充先索得一人貌类密者，缚而匿之。战方酣，使牵以过阵前，噪曰：“已获李密矣！”士皆呼万岁，密军乱，遂溃。

王文成与宁王战，尚锐。值风不便，我兵少挫。急令斩取先却者头，知府

伍文定等立于銃炮之间，方奋督各兵殊死抵战。贼兵忽见一大牌，书“宁王已擒，我军毋得纵杀”，一时惊扰，遂大溃。次日，贼兵既穷促，宸濠思欲潜遁，见一渔船隐在芦苇之中。宸濠大声叫渡。渔船移棹请渡，竟送中军。诸将尚未知也。其神运每如此！

【译文】 春秋时，宋大夫华氏叛变，宋元公派兵讨伐，华登率领吴国的军队援救华氏，齐、宋的联军在鸿口击败吴军，华登又率领残余的部队奋勇击败宋军。

宋元公想逃走，厨人濮说：“我只是个小人物，可以为贤君肝脑涂地，但是却不能追随您战败溃逃，请求您等一下。”

接着高喊道：“士兵们！凡是高举旗帜的，就是忠君爱国的好战士。”

士兵们纷纷高举旗帜，结果宋军又再度出击，华氏败北，宋军紧追。厨人濮用衣裳包裹着一个人头，背在背上，到处奔喊：“华登的人头已被砍下了！”

华登部众军心大为动摇，终于在新里被宋军击败。

〔梦龙评〕厨人濮振臂高呼，众军士都高举旗帜效忠；王孙贾（战国·齐大夫，为齐闵王臣，闵王被杀，贾母勉励王孙贾为国除害）在市集登高一呼，义士们纷纷卷起衣袖追随他。自古以来忠义就深植人心，缺少的只是那个登高一呼的人！

晋朝时桓玄叛变（字敬道，曾篡晋自立为帝，后为刘裕出兵讨平）失败后，向西回到江陵，派何澹之防守湓口。何澹之在其中一艘官船上插了很多旌旗和羽饰的仪仗，自己却移往另一艘船上。

当时何无忌（官广武将军）想攻击这艘插满旗帜的官船，其他将领说：“何澹之不在这条船上，就是得手后，也没有什么好处。”

何无忌说：“何澹之既然不在这艘船上，守卫一定薄弱，我们以强兵进攻，一定能攻占这艘船，这时我军再一路高喊：‘生擒何澹之了！’等那时，敌军的士气就会低落，反之，我军战志高昂，敌军必然恐惧我军的攻击，整个局势必可迎刃而解了。”

果然，何无忌顺利攻占官船，战士于是高喊：“砍下何澹之的脑袋了！”

敌兵真的相信主将被杀，竟大败。

唐朝李密与王世充交战时，王世充先抓到一个面貌长相与李密一般模样的人，把他藏起来，等到双方打得正激烈时，派人把这个貌似李密的俘虏押解到阵前，并且大喊叫：“我们抓到李密了！”

士兵们高呼万岁，李密的部队不由得心慌意乱，于是大败。

明朝时王守仁与宁王朱宸濠对阵时，因对方势盛，又遇上风向不顺，略有小挫，急忙下令：将不奋战而逃跑者，立即处斩。

知府伍文定（字时泰，谥忠襄）等人站在火炮队中，正指挥士兵奋勇应战。贼兵突然看见一面大牌子，上面写着：“宁王已经被擒，我军不可滥杀。”

一时间，贼兵惊骇不已，于是大败。

第二天，贼兵已士气溃散，朱宸濠也想暗中潜逃，看见芦草中有一艘渔船停在那儿，连忙大叫：“渡河！”渔人划船靠岸请他上船，没想到竟然押送至中军，这时其他将领还不知道。

王守仁用兵，每每如此神速。

850. 狄 青

【原文】 狄青为延州指挥使，党项犯塞。时新募万胜军未习战阵，遇寇多北。青一日尽将万胜旗号付虎翼军，使之出战。边批：陆抗破杨肇之计类此。虎望其旗，易之，全军径趋，为虎翼所破。

【译文】 北宋大将狄青为延州指挥使时，党项人举兵侵扰边境，当时狄青曾亲自招募士兵，编组一支名叫万胜军的部队。由于缺乏训练，士兵不熟悉阵法，所以常吃败仗。

有一天，狄青把万胜军的旗帜全部撤换给虎翼军〔陆逊破杨肇之计〕，命虎翼军出战，党项军看见万胜军的军旗，就飞扑而上，结果被虎翼军打得大败。

851. 朱景 傅永

【原文】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乃梁兵败还，视表而涉，溺死大半。

齐将鲁康祚侵魏。齐、魏夹淮而阵。魏长史傅永曰：“南人好夜斫营，必于淮中置火，以记浅处。”乃夜分兵为二部，伏于营外。又以瓢贮火，密使人于深处置之，戒曰：“见火起，亦燃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营。永伏兵夹击之。康祚等走趋淮。火既竞起，不辨浅深处，溺死及斩首不知其数。

【译文】 五代时后梁军队渡河南下，在河道上标示水浅可渡河的地方。霍丘守将朱景（宋人，字伯晦）命人把梁人所作的标记移往水深的地方；后来梁兵败撤退时，都照所标示的记号渡河，结果大半士兵被淹死。

南北朝时齐将鲁康祚侵犯魏国，两军隔淮河对阵。魏将傅永（字济期）说：“齐人喜欢乘夜袭击营地，他们一定会先在淮河中点火把标示出水浅的地方。”

傅永把军队分为两路，埋伏在营外，又命人用瓢盛装火油，放置在水深的河道，严令说：“见火光，就点燃瓢中火油。”

这夜，鲁康祚果然率兵偷袭，傅永的伏兵两面夹击，鲁康祚只好急忙退走

淮河，点燃火把时，只见淮河水面尽是火灯，分辨不出深浅，因此被淹死或者逃命不及被杀死的士兵，不计其数。

852. 张齐贤

【原文】 齐贤知代州。契丹入寇，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柏井，得密诏，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贤曰：“敌知美之来，而不知美之退。”乃夜发兵二百人，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炽燃刍。契丹兵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土镫砦，掩击，大破之。

【译文】 宋朝人张齐贤（字师亮）镇守代州时，契丹发兵入侵，张齐贤派人与潘美（字仲询，卒谥武惠，追封郑王）约定，两人联手防御契丹。但使者被契丹人劫持而去。

不久，潘美的使者来到张齐贤的营地，说：“我军抵达柏井时，接获皇上密诏，不许与契丹人交手，现在军队已调头回去了。”

张齐贤说：“契丹人只知道潘美的军队要前来会合，并不知道潘美已经撤军。”

于是乘夜命二百士兵，每人手持一面军旗，身背一束稻草，在离代州西南三十里的地方，将军旗排成一行，开始焚烧稻草。契丹兵远远望去，只见火光中有军旗飞舞，以为两军会师，害怕得向北逃逸。张齐贤事先在土镫寨设有二千名伏兵，就乘机击杀，大破契丹。

853. 张巡 毕再遇 某督军

【原文】 令狐潮围睢阳。城中矢尽，张巡缚藁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箭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焚垒幕，追奔十余里。

开禧中，毕再遇被围于六合。军中矢尽，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楼墙如猬，获矢二十余万。又敌尝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冑，持旗帜戈矛，俨立戎行。昧爽，鸣鼓。敌虏惊视，急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意甚沮。急出师攻之，敌遂大败。

沅州蛮叛，荆湖制置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血濡缕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束藁人，罗列焜耀。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

【译文】 唐朝时令狐潮围攻睢阳，城中的箭用完了，张巡（玄宗天宝年间

安禄山造反，张巡举兵征讨，与太守许远合力守睢阳，后城陷遇害而死）命人捆扎了一千多个草人，穿上黑色的衣服，利用夜晚用绳索由城墙放下，令狐潮的士兵争相发箭，清点后总计有十万多枝。

后来又在夜间把草人从城头悬放下来，贼兵只大笑却不加防备，张巡就派五百位敢死队员袭击令狐潮的军营，焚烧贼兵的营垒，追杀十多里路。

宋开禧年间，毕再遇（字德卿，以智勇屡建奇功，为宋名将，卒谥忠毅）被贼人围困于六合，军中已无箭可射。毕再遇命人撑青伞站在城楼上，金人以为是主将来了，争相发箭，一会儿整个城楼有如刺猬般，总共有二十多万支箭。

又有一次，金人用水柜击宋军，毕再遇命人捆扎好几千个草人，利用夜晚视线不明，替草人穿上盔甲，手持旗帜、武器，排列成队伍，再一旁敲击战鼓。金人大为惊恐，急忙放下水柜，过了一会儿，才知是草人，士气大受影响，这时毕再遇下令攻击，大败金人。

沅州蛮人在荆湖一带作乱，朝廷派督军发兵平乱，蛮人削竹为箭，并在箭头上涂上毒药，只要一触碰皮肉，就能致人死地，官军们都害怕这种武器，不敢上前杀蛮。

于是督军下令扎草人，排成一行，蛮人以为是官军，于是万箭齐发，等到蛮人箭都射完后，督军才下令进攻，直取蛮人营寨。

854. 张巡 种世衡

【原文】 张巡守睢阳。安庆绪遣尹子奇将劲兵十余万来攻。巡厉士固守，日中二十战。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因刻蒿为矢。中者谓巡矢尽，走白子奇。巡乃使南霁云射之，一发中其左目。子奇乃退。

宝元中，党项犯边，有明珠族首领骁悍，最为边患。种世衡为将，欲以计擒之。闻其好击鼓，乃造一马持战鼓，以银裹之，极华焕，密使谍者阳卖之。后乃择骁卒数百人，戒之曰：“凡见负银鼓自随者，并力擒来！”一日，羌酋负鼓而出，遂为世衡所擒。

【译文】 唐朝张巡防守睢阳时，安庆绪（安禄山之子，安禄山称帝时封为晋王，后杀安禄山自立为帝，为史思明所杀）派尹子奇率十多万大军围攻。

张巡在城中巡视士兵，要他们加强守备，有一天之内交锋二十余次的记录。张巡想要射杀尹子奇，但又不认得他，就把蒿草削尖了当作箭。被射中的贼兵很高兴，以为张巡的箭已经用光了，跑去告诉尹子奇，城中才认出他的长相。

于是张巡就要南霁云（为张巡将领，善射箭，与张巡同被害）射杀尹子奇，南霁云一箭射瞎了他的左眼，尹子奇急忙退兵。

宋宝元年间，党项人侵犯边境，而其中明珠族的首领骁勇强悍，最令官军头痛。

种世衡想用计擒服他，听说他喜好击鼓，就命人打造一匹马，上有战鼓，外层镶银，极其华丽，暗中命人装扮成商人贩卖。

接着种世衡挑选好几百名精壮善战的勇士，告诫他们说：“只要见到一个身负银鼓尾随我军的人，就予以活捉。”

一天，有一羌人背着银鼓外出，于是种世衡终于逮到明珠族首领。

855. 裴行俭

【原文】 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讨突厥。先是馈粮数为虏钞。行俭因诈为粮车三百乘，车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踵其后。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译文】 唐调露元年，大总管裴行俭征讨突厥。突厥先前曾因抢夺粮车而获胜，因此裴行俭命人准备三百辆假粮车，每车埋伏五名壮士，每人都拿着长刀、弓箭，粮车四周只派些羸弱的士兵随车队护粮，而精锐的主力部队却埋伏在后。

突厥兵果然前来劫粮，羸兵故意丢下粮车四处逃逸。突厥兵把粮车驾到水草边，解下马鞍，放马吃草，正要搬运车上粮食时，埋伏的壮士忽然由车中跳出，攻击突厥兵，突厥兵退败时，又被伏兵追击而至，几乎全军覆没。

后此，突厥兵便不敢再抢劫粮车了。

856. 贺若敦

【原文】 后周时，陈将侯瑱等围逼襄州，贺若敦奉命往救，相持于湘、罗之间。初，土人密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瑱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瑱军人望见，谓饷船至，竞来取。敦伏甲尽擒杀之。又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瑱者。敦别取一马，牵以趋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马畏船不肯上。后伏兵江岸，使人乘畏船马，诈投附以招陈军。陈军竞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伏兵发，又尽杀之。以后实有馈及亡奔瑱者，并疑不受。

【译文】 南北朝时陈国将领侯瑱围攻北周襄州，贺若敦（北周人，为人聪明多计谋，屡立大功，后恃功骄横，被宇文护逼令自杀）奉命救援解围，两军在湘罗对峙。

在贺若敦还未奉命前往时，当地百姓就常暗暗划着小船，装载米粮、鸡鸭等接济侯瑱的军队，贺若敦了解这情形后，深感困扰。于是命人装扮成当地人，在小船内埋伏士兵，划向侯瑱的营区，侯军见小船来，以为是补给的船只来了，竟毫无防备的前来搬运食物，船内埋伏的士兵遂一拥而上，将前来取粮的敌军全部擒杀。

又：贺若敦的部队经常有士兵骑着马投降到侯瑱的阵营，贺若敦遂另外挑选一匹马，牵马走向船边，见马要上船就命人打它，反复再三，使马一见船就怕，不敢上船。然后命人埋伏在江边，再命人骑着怕上船的马伪装投降者，引诱陈军。

陈军果然来牵马上船，但马儿怕再遭鞭打，不肯上船，这时埋伏的贺若敦士兵现身袭击，又大破侯瑱军。

自此以后，凡是当地百姓的补给船，或有真正愿意投降侯瑱军的，侯瑱一概不再理会。

857. 李光弼

【原文】 史思明有良马千余匹，每日出于河南渚浴之，循环不休。李光弼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繫其驹而出之，思明马见之，悉浮渡河；尽驱入城。思明怒，泛火船欲烧浮桥。光弼先贮百尺长竿，以巨木承其根，毡裹铁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能进，须臾自焚尽。

【译文】 唐朝时史思明有一千多匹上选好马，每天分批轮流带到黄河南岸的沙洲上去洗澡，以展示他壮盛的军容。

李光弼教人把军中的母马都牵出来，共五百匹，把它们所生的小马全拴在城内，等史思明的马到了水边，就把五百匹母马都牵出去，母马不停的嘶鸣，引得史思明的马都浮水渡过黄河，全都被驱赶入城。

史思明知道后非常生气，想利用着火的小船，烧毁浮桥。李光弼得知史思明的阴谋，就事先积藏好几百根长竿，用巨大的木头抵住长竿的根部，用毛毡包裹着铁叉，安置在竿头上，如此一来，火船投水而下时，长竿就能叉住火船，使船不能向前漂流，而自行焚毁。

858. 虞 翻

【原文】 吕蒙既诱糜芳出降，未入郡城，而召诸将高会作乐。翻曰：“今区区一心者，糜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钥乎？”蒙从之。翻曰：“未也。设城中有伏，吾与将军休矣！”复将芳入城，而翻代芳教

曰：“芳得间归，愿共死守。有能破吴军者，吾当低首拜之。”于是谋伏兵者皆前。翻尽按诛之，蒙乃入。

有此谋伏辈，南郡自足死守。未亏而下，芳真奴才也！总是玄德不定都荆州之误。

【译文】 三国吴大将吕蒙在得知糜芳已同意出城投降时，非常高兴，虽然还没有进城，就已召集将领们举行庆功宴了。

虞翻（字仲翔）说：“今天有投降之心的只有糜将军一人，至于城中其他人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何不先取得城门钥匙再说？”

吕蒙同意这说法。

虞翻又说：“慢着，如果城中有埋伏，你我贸然入城岂能安全？”

于是糜芳入城，虞翻则代替糜芳对城中人说：“我糜芳现在脱困回城，愿与城共生死，谁能阻挡抵御吴军，我就向他鞠躬拜谢。”

准备偷袭吴军的士兵纷纷现身上前，虞翻也就逐一诛杀，吕蒙才得安然进城。

〔梦龙评〕有了这批计划袭击吴军的勇士，南郡一定能坚守不破，现在竟被糜芳出卖，不战而破，糜芳可真是个十足的奴才！这也是为什么刘备始终不能平吴的原因！

859. 程 昱

【原文】 昱，东阿人。黄巾贼起，县丞王度反应之。吏民皆负老幼，东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谓县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志可知，此不过欲掠财物耳。何不相率还城而守之？”吏民不肯从。昱谓房等“愚民不可计事”，乃密遣数骑举幡东山上，令房等望见，因大呼曰：“贼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随，昱遂与之共守。度来攻，昱击破之。

【译文】 程昱是东阿人，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起时，东阿县县丞王度起兵反叛响应之，官员百姓于是扶老携幼向东逃到渠丘山。

王度率兵出城后，往西走了五、六里，就将军队屯驻下来。

程昱于是告诉县中的大族薛房说：“东阿县城已在王度掌握中，他却不住在城中，意思很明显：他不过是想抢夺财物罢了，我们何不相约返家，据城而守呢？”

然而官吏百姓都害怕，不愿回去。

程昱又告诉薛房说：“这些愚民不足以商计大事。”

于是秘密派遣几个人骑马到东山上，高举着军队的幡旗，让薛房及百姓看得到。

程昱就在一旁大喊：“贼兵来了！”然后下山赶赴县城，官吏百姓也都跟着

奔回县城。到了城中，程昱就与吏民加强防御工事，王度起兵来攻，被程昱打得大败。

860. 度 尚

【原文】 桓帝延熹中，长沙、零陵贼反，交趾守臣望风逃溃。帝诏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至，设方略击破之，穷追入南海。军士大获珍宝。然贼帅卜阳、潘鸿遁入山谷，聚党犹盛。尚拟尽歼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乃宣言：“阳、鸿作贼十年，习于战守。我兵甚寡，未易轻进。当须诸郡悉至，并力攻之，军中且恣听射猎。”兵士大喜，皆空营出猎为乐。尚乃密遣所亲，潜焚诸营，珍宝一时略尽。猎者还，无不涕泣。尚乃亲出慰劳，深自引咎，因曰：“阳、鸿等财宝山积，诸卿但并力一战，利当十倍，些些何足介也！”众且愤且跃。尚遂敕秣马蓐食，明旦，出不意赴贼屯。贼不及拒，一鼓尽歼之。

【译文】 汉桓帝延熹年间，长沙蛮、零陵蛮反叛，交趾太守逃逸，桓帝诏命度尚为荆州刺史。

度尚率军大破贼人，一直把贼人追到南海边，虏获了大批珍宝。但为首的贼匪卜阳、潘鸿却逃入山区，气势仍然很盛。度尚想要再加以击杀，可是士卒们因已拥有许多珠宝，所以心情松懈，根本毫无斗志。

度尚于是宣布说：“卜阳、潘鸿作贼十年，深深了解攻守战术，今天我们兵寡力弱，不能轻易进攻，等各郡的部队前来会师后，再合力围剿贼人。”

他又同时宣布：所有士兵可以在这段期间内出营射猎。兵士们听到后，无不欢呼叫好，全营的士兵都一呼而出。

度尚于是暗中派亲信偷偷到士兵的营房中放了把火，把他们所虏获的珍宝全部烧光。士兵们打猎回来，发现珍宝全化为灰烬，都难过得掉下泪来。

度尚一一劝慰，并且深深自责，然后乘机对士兵们说：“卜阳等人的财宝堆积如山，只要诸位能同心力战擒下贼人，所得的财物要比被火烧掉的多上十倍还不止，现在所损失的，不必放在心上。”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又都振奋起来。度尚命他们喂饱马匹，第二天天一亮，出奇不意直捣贼窝，贼人抗拒不及，终于讨平群寇。

861. 孔 镛

【原文】 阿溪者，贵州清平卫部苗也。桀骜多智，雄视诸苗。有养子曰阿刺，膂力绝伦，被甲三袭，运二丈矛，跃地而起，辄三、五丈。两人谋勇相资，横行夷落。近苗之弱者，岁分畜产，倍课其人。旅人经其境者，辄诱他苗劫之。

官司探捕，必谒溪请计。溪则要我重贿，而捕远苗之不可用者，诬为贼以应命。于是远苗咸惮而投之，以为寨主。监军、总帅，率有岁赂，益恣肆无忌，时诇官、苗，以收鹬蚌之利。弘治间，都御史孔公鏞巡抚贵州，廉得其状。询之监军、总帅，皆为溪解。公知不可与共事，乃自往清平，访部曲之良者，得指挥王通，厚礼之，扣以时事。通娓娓条答，独不及溪。公曰：“闻此中事，唯阿溪为大，若何秘不言也？”通不对。固扣之，通曰：“言之而公事办，则一方受福，不则公且损威，而吾族赤矣！”公笑曰：“第言之，何患弗办！”通遂慷慨陈列始末。公曰：“为阿溪通赂上官者，谁也？”通曰：“指挥王曾、总旗陈瑞也。公必劫此两人方可。”公曰：“诺。”翌日，将佐庭参。公曰：“欲得一巡官，若等来前，吾自选之。”乃指曾曰：“庶几可者。”众既出，公私诘曾曰：“若何与贼通？”曾惊辩不已。公曰：“阿溪岁赂上官，汝为居间，辩而不服，吾且斩汝矣！”曾叩头不敢言。公曰：“勿惧。汝能为我取阿溪乎？”曾因阿溪、刺谋勇状，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公令自举，乃曰：“无如陈总旗也。”公曰：“可与偕来。”少选，瑞人。公讯之如讯曾者，瑞屡顾曾，曾曰：“勿讳也，吾等事公已悉知，第当尽力以报公耳。”瑞亦言难状，公曰：“汝第诱彼出寨，吾自能取之”，瑞诺而出。苗俗喜斗牛，瑞乃觅好牛，牵置中道，伏壮士百人于牛旁丛薄间，乃入寨见溪。溪曰：“何久不来？”瑞曰：“都堂新到，故无暇。”溪问：“都堂何如？”曰：“懦夫，无能为也。”溪曰：“闻渠在广东时杀贼有名，何谓无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赂之何如？”瑞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货？”溪遂酌瑞，纵谈斗牛事。瑞曰：“适见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审比公家牛若何？”溪曰：“宁有是！我当买之。”瑞曰：“败牛者似非土人，恐难强之入寨。”溪曰：“第往观之。”顾阿刺同行，瑞曰：“须牵公家牛往斗之，优劣可决也。”苗欲信鬼，动息必卜。溪以鸡卜，不吉。又言：“梦大网披身，出恐不利。”瑞曰：“梦网得鱼，牛必属公矣。”遂牵牛联骑而出。至牛所，观而喜之。两牛方作斗状，忽报：“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挥耳。”溪笑曰：“老王何幸，得此荣差！俟其至，吾当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当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将策骑往。瑞曰：“公等请去佩刀。恐新官见刀，以为不利。”溪、刺咸去刀见曾。曾厉声诘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扫廐舍、具供帐，而洋洋至此，何为！”溪、刺犹谓戏语，漫拒之。曾大怒曰：“谓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犹笑傲。曾大呼，伏兵起丛薄间，擒溪、刺。刺手搏，伤者数十人，竟系之。驰贵州见公，磔于市，一境始宁。

【译文】 阿溪是明朝时贵州清平卫的苗人，性情凶悍但才智过人，傲视当地的苗族。他有个养子名叫阿刺，具有超乎常人的体力，身上披着三件盔甲，手

上转动长二尺的箭矛，纵身一跃，就有三、五丈高；父子俩一谋一勇，合作无间，称霸苗人部族，常欺凌其他弱小的苗人，每年分配畜产时，阿溪总是比旁人多分好几倍。

对于往来路经苗地的旅客，阿溪也常胁迫其他苗人从事打劫。地方官员办案捕盗，也必定谒见阿溪向他请教。阿溪每次都要求重金酬谢，却诬指那些住在偏远地区、不听他使唤的苗人为盗匪，要官府抓来治罪。

于是远地的苗人也都畏惧阿溪的威名，而自愿归顺投效，不但奉阿溪为寨主，让他统领苗人的军队，每年还都有各地苗族进奉财物。自此以后，阿溪更加横行无忌，不时制造官员间的内讧，借以坐收渔利。

弘治年间，都御史孔镛巡察贵州，风闻阿溪的胡作非为，便询问当地官军统帅，官员们却都为阿溪辩解。孔镛知道这些官员都不是能共事的人，就亲自前往清平，拜访苗族中良善的公正人士，于是认识了王通。

孔镛对王通非常礼遇，常向他请教，王通也都一一详尽的回答，唯独闭口不谈阿溪的事。

孔镛说：“听说在此地，阿溪是老大，为什么你却如此神秘，不肯谈论阿溪的事呢？”

王通依然不发一言。

孔镛再三逼问，王通才说：“如果我说了，御史能秉公处理，那是造福地方；否则不但损及御史威名，我的族人必遭其荼毒。”

孔镛笑着说：“你直说无妨，不要担心我会不处理。”

于是王通慷慨激昂的逐条列举阿溪的罪状。

孔镛问：“为阿溪打通关节，行贿上级长官的人是谁？”

王通答：“是指挥王曾与总旗陈瑞，御史一定要先收伏这两人，案情才能有进展。”

第二天，各官员如往日般入府议事，孔镛说：“我需要一名巡官，你们都上前一步，我要亲自挑选。”

说完指着王曾说：“我看你就可以了。”

众官员离府后，孔镛私下质问王曾说：“你为什么要和贼人勾结呢？”

王曾大吃一惊，急忙辩解。

孔镛说：“阿溪每年以重金贿赂官员，都是你从中拉的线，如今你还狡辩不服气，本官要杀了你！”

王曾连连叩头，不敢再多话。

孔镛说：“你也不要怕，现在我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能为我擒下阿溪吗？”

王曾先描述阿溪父子俩的谋勇，接着说：“如果能再有一位同事帮忙，我就能擒下阿溪。”

孔镛要他自己推荐人选，王曾说：“没有比陈瑞更适合的人。”

一会儿，陈瑞入府，孔镛也如先前质问王曾般质问他。

陈瑞频频回头看王曾，王曾说：“不必再隐瞒了，御史全都知道，现在我们只有立功赎罪，尽力来报效御史！”

陈瑞也向孔镛说明要除去阿溪，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孔镛说：“你们只要诱他们走出营寨就可，我自有办法擒住他们。”

陈瑞答应后，告辞离去。

苗人一向有斗牛的习俗，陈瑞先挑选上好的牛只，让它们散置路中，再命一百名壮士，埋伏在牛群四周。等布置妥当后，就入苗寨见阿溪。

阿溪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见到你？”

陈瑞答：“新任的都御史刚到此地，实在抽不出空来。”

阿溪又问：“新的都御史是怎样的一个人？”

陈瑞答：“懦弱无能。”

阿溪说：“可是我听说他在广东时，以杀贼出名，怎会懦弱无能呢？”

陈瑞说：“那是同名同姓的人，并不是现在这位都御史。”

阿溪说：“依你看，能不能贿赂他呢？”

陈瑞说：“这事慢慢来，何必急着把宝物送走呢？”

于是阿溪替陈瑞斟酒，两人开始谈论斗牛的事。

陈瑞说：“刚才在路上看到一头牛，猛一看像头大象，不知比起你养的牛如何？”

阿溪说：“果真是好牛的话，我就买下它。”

陈瑞说：“我看那牛贩好像不是本地人，恐怕很难强邀他入寨。”

阿溪说：“我自己去看，顺便要阿刺也一起去。”

陈瑞说：“那就把你所养的牛牵去，让它们较量一番，就可比出好坏了。”

苗人迷信鬼神，凡事都要求神问卜，阿溪用鸡卜卦，结果不吉利，又想到自己曾梦到大网覆盖在自己身上，害怕出寨不吉利。

陈瑞说：“网是捕鱼用的，梦到网表示那头牛非你莫属了。”

于是两人牵着牛并肩骑马出苗寨，来到那头牛所在的地方，阿溪非常兴奋的在一旁打量。

两头牛正要打斗时，忽然有人上前报告巡官来了，陈瑞说：“你知道吗？新的巡官就是那个王指挥。”

阿溪笑着说：“老王怎会有这个荣幸得到这差使，等他来了，我要好好取笑他一番。”

陈瑞说：“巡官视察苗寨，你应当亲自前去迎接，更何况还是老朋友呢？”

阿溪、阿刺准备驱马前去迎驾，陈瑞说：“请两位先解下佩刀，我怕新官见刀是件不吉利的事。”

于是两人解下佩刀后去见王曾。

王曾见了两人，很生气的质问阿溪：“上级长官视察苗部，为何不清扫屋舍，准备酒食，却还在这里闲逛？”

阿溪等人以为王曾对他们开玩笑，根本不予理会，王曾大为生气的说：“你们以为我不能抓你们吗？”

阿溪等傲然大笑。

王曾大声喝令，左右伏兵一起现身，都跑来捉拿阿溪、阿刺。阿刺空手伤了数十名士兵，最后还是束手被擒，于是快马解送贵州交给都御史，在市集杀死肢解，贵州境内从此又获得安宁。

二十四、运筹帷幄

【原文】 学医废人，学将废兵。匪学无获，学之贵精。鉴彼覆车，借其前旌。青山绿山，画本分明。集“武案”。

【译文】 学医会造成病患的伤残，学兵会造成士兵的死亡；但如果因此都不学，则将一无所获。应该追随别人的脚步，汲取别人的经验，才能发挥所学。

862. 项梁 司马师

【原文】 项梁尝杀人，与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边批：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以知其能。后果举事，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故不任公。”众乃皆服。

【译文】 秦朝末年时，项梁（曾多次与秦军对抗，后为秦将章邯所败）是楚将项燕的儿子，曾经杀人，和哥哥的儿子项籍（即项羽）为了躲避仇家，在吴国定居。

吴国的贤士、大夫多出自他的门下，遇有重大的徭役或是喜庆丧事，也多

半是由项梁主办。项梁也暗中教导门下子弟学习兵法〔知兵者无处非兵法〕，于是众人都知道项梁的才学。

后来陈涉（秦人，名胜）起兵抗秦，项梁便召集往日认识的豪杰官吏，告诉他们起事的计划，委派吴国的士大夫，收编各县的人马，共得精兵八千人，又选派豪杰人士为军官，并自任为校尉侯司马。

有一个人没有分配到官职，便提出异议。项梁说：“有一天某家有丧事，要先生帮忙，结果先生没能尽力，所以不能派你为官。”

众人一听，都佩服项梁的以才用人。

司马师（三国魏人，司马懿长子，字子元）暗中结交栽培一批死士，人数大约有三千人，散居各地。某日快天亮时，司马师下令各地死士集合，一天之内便全部集合完毕，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

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诛爽时，一朝而集，竟莫知其所自来。

863. 李 纲

【原文】 李纲云：古者自五、两、卒、旅，积而至于二千五百人为师，又积而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其将、帅、正、长皆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阵节制，足以相使，若身运臂，臂使指，无不可者，所以能御敌而成功。今宜法古，五人为伍，中择一人为伍长；五伍为甲，别选一人为甲正；四甲为队，有队将正副二人；五队为一部，有部将正副二人；五部为军，有正副统制官；节制统制官有都统，节制都统有大帅，皆平时选定。闲居则阅习，有故则出战，非特兵将有以相识，而恩威亦有以相服。又置赏功司，凡士卒有功，即时推赏，后有不实，坐所保将帅。其败将逃卒必诛，临阵死敌者，宽主帅之罚，使必以实告而优恤之。又纳级计功之法，有可议者，如选锋精骑，陷阵却敌，神臂弓、强弩劲弓射贼于数百步外，岂可责以斩首级哉！若此类，宜令将帅保明，全军推赏。

其法本于《管子》，但彼寄军令于内政，犹是“井田”遗意。此则训练长征，尤今日治兵第一务。

【译文】 李纲说：“古时军队以每五百名士兵编为一旅，每二千五百名士兵编为一师，又以每一万二千五百人编为一军。每军各有正、副将帅一名，士兵感于平日将帅的督导、照顾，因此太平时能服从将帅命令，作战时能遵行将帅指挥。就好像身体运用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般，没有不能执行的命令，所以能成功的抵御敌人。

“今天我们也应当效法古制，每五人编为一伍，选择其中一人为伍长；合五

个伍为一甲，再另选一人为甲长；四甲为一队，设有正、副队长各一人；五队为一部，有正副部将二人；五部为一军，有正副统兵官。统兵官上有都统、大帅。

“这些将帅，在太平时就要事先择定，闲暇时要经常校阅士兵，举行演习；遇有事故，就率兵出战。如此一来，不但将卒间彼此熟悉阵式的排列，而身为将领更可以威严、恩德使士兵感佩、服从。

“另外可设置专门掌管功赏的官吏，凡是士卒有功，就立即推荐行赏；若有虚报战功，连带将帅一并受罚。作战失败的将军、临阵脱逃的士兵一律格杀。另有一种情形是即使战败，但士卒仍能奋勇御敌，至于不屈者，将帅免受战败之罪；而为国牺牲的士兵，按他的表现从优抚恤。

“至于古制中有按斩敌人首级计功的方法，我认为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如果挑选精锐士卒冲锋陷阵，当然能斩杀敌首；但若是神箭手，在数百步外射杀敌人，怎能要求他砍下敌人首级呢？类似这种情形，就该由各军帅依当时战况予以推荐表彰。”

〔梦龙评〕这种方法，原是以《管子》一书为蓝本，不过《管子》的主张是寓军令于内政，仍然有井田制度的痕迹；李纲的这个说法，重点在训练将士长征惯战，可说是今日整军备战的第一要务。

864. 李 纲

【原文】 李纲请造战车，曰：“虏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则车可以制胜明矣。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总制官张行申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箠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箠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窍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施枪刃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其出战之法：则每车用步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望敌以发弩矢，二十人执牌、弓弩、长枪、斩马刀，列车两旁，重行，行五人。凡遇敌，则牌居前，弓弩次之，枪刀又次之；敌在百步内，则偃牌，弓弩间发以射之；既逼近，则弓弩退后，枪刀进前，枪以刺人，而刀以斩马足；贼退，则车徒鼓噪，相联以进，及险乃止，以骑兵出两翼，追击以取胜。其布阵之法：则每军二千五百人，以五分之一，凡五百人为将佐卫兵及輜

重之属，余二千人为车八十乘；欲布方阵，则面各用车二十乘，车相联，而步卒弥缝于其间，前者其车向敌，后者其车倒行，左右者其车顺行；贼攻左右而掩后，则随所攻而向之，前后左右，其变可以无穷，而将佐卫兵及辎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之便，行则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言：“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旷衍，车战为宜，器械干粮，不烦马驮，运有用之城，策不饲之马。”边批：二句尽车之利。因献图本。及兵部造试，所费不貲，而迟重难行，卒归于废。故有“鹪鹩车”之号，谓“行不得”也。夫古人战皆用车，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耳。且如秦筑长城，万世为利，而今之筑堡筑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赵充国屯田，亦万世为利，而今之开屯者，亦多筑舍无成。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法曷故哉？呜呼！苟无实心任事之人，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皆题之曰“鹪鹩”可也！

【译文】 李纲建议朝廷建造战车，他的建议是这样子：

胡人以骑兵战胜中国，原因有三，而不论哪个原因，只有战车才能制服胡人。

我军步兵行进的速度赶不上胡人骑兵的快速，这是战败的原因之一〔论车战莫详于此〕；但战车速度快，可攻可守，骑兵没有这项优点。

我军骑兵的速度、马上的战技不如胡人，这是战败的第二个原因；但用战车，我军骑兵就可审度战场上形势的许可机动出击。

我军士兵还未作战，就已心生畏惧，遇上敌兵，往往不战而败，即使有好的战技，也无法施展，这是战败的第三个原因；但使用战车，士兵在心理上就有所凭恃，同时以战车可快可慢的速度，也能发挥约束军纪、防止士兵临阵脱逃的功效。

如此看来，战车能克敌致胜的道理就很清楚了。

靖康年间，呈献战车式样图的人很多，但只有总制官张行申所呈的车图最值得采用。

他造车的方法，是用两根各有双轮的长竿，推动长竿，车轮就能转动；两竿之间用横木相连，再在横木上架设巨型大弓；大弓外罩皮帐，用来抵挡敌人的弓箭，皮帐上绘有彩色神兽图案：图案上的兽嘴是发射弓矢的所在，图案上的眼睛，可以用来观察敌人动向，战车下方的铁甲，是用来保护士兵的双脚。

另外，在战车前方的两侧上下各装设有长短两支枪，上长下短，长枪用来保护车上士兵，短枪用来保护马匹；战车的两侧也有装设铁钩，不作战时，可

以用铁钩连结其他战车，联结成临时军营。

每次出战的阵法是：每辆战车配备士兵二十五人，其中四人负责推动长竿，转动车轮，一人站在车顶了望敌军，指挥弓矢发射的方向，其余二十人分别持盾牌、弓箭、长枪、及斩马刀，排列在战车两侧。每五人为一列，每侧各两列，遇到敌兵，最前排是盾牌兵，其次是弓箭排，再后是枪刀排。

敌兵在百步之内，就用盾牌为掩护，弓箭排射箭；敌人逼近后，弓箭排后退，刀枪排上前，长枪刺人，短刀砍马；敌兵后退就推车大喊前进，如果碰到狭窄陡峻的地形，就停止前进，命骑兵从两侧出击求得胜利。

布阵的方法是：每军有二千五百人，其中五分之一是将佐、卫兵、及后勤补给兵；其余二千人分乘八十辆战车，排列成一个方阵形，每面都有二十辆战车，车车相连，士兵就在车与车的间隔中行进，前排队战车向前攻，后排队战车向后攻，左右也各往外推，随敌人进攻的方位而防守，可以作多样的变化；而将领、卫兵及后勤兵都在方阵中，这方阵也可随地形而稍成圆曲状，行进时阵中的步兵可再排列阵式，休兵时联结各车围成营地，不必再另行挖沟堑，筑营垒，最是方便坚固。

〔梦龙评〕前朝大臣余子俊说，大同宣抚地方，地势平坦空旷，最适宜用战车作战。作战时所需要的武器粮饷也不用靠马匹驮负，能运送有用的物资，却不须为喂马而烦心〔两句话道尽战车之利〕，因此呈献战车式样图。然而，等兵部花了许多钱，照着图样打造好后，却发现不实用，最后只有废弃不用。所以战车就有鸛鸽车的别称，所谓“鸛鸽”，就是“行不得也”。

古人作战都用战车，为什么古人最有效的战争利器，却不适用于今天呢？我认为大概是考证得不够精确，制作得不够精良，而率兵作战的将领也以一概全，一次不适用，就再也不愿尝试。就以秦始皇筑长城来说，万世都能蒙受长城御敌的好处，但今天我们所筑的城堡，修的城墙，都像沙土般容易倾毁。

赵充国的屯田法，成为后代屯田的典范，但今天我们的屯田政策，除了盖了几间房舍外，再看不到其他的建树，这些都是没有真心做事，想集思广益以求万全的人。唉！如果人没有一颗想做事的心，即使是圣人的法制，也都可以题上“鸛鸽”二字了！

865. 吴玠 吴玠

【原文】 吴玠每战，选劲弓强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注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不能当。

吴玠仿车战馀意，立“叠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为两翼蔽于前，阵成而骑退，谓之叠阵。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

虽锐，不能当也。

璘著《兵法》二篇，大略谓：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制彼之长。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番、汉所长，兼收而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克近、强制弱制其弓矢。布阵之法，则以步军为阵心，翼以马军，为左右肋，而拒马布两肋之间。

【译文】 宋朝人吴玠（字晋卿，谥武定）每次作战前，都要仔细的挑选弓箭，再命诸将轮流举射，把这种强劲的弓箭取名为“注队矢”。

这种“注队矢”能连续发射不间断，箭一射出看起来就像倾盆大雨一般，使敌人没有招架还击之力。

吴璘（吴玠的弟弟，字唐卿，谥武顺）曾保留古代战法的精髓，研究出一种“垒阵法”：

每次作战时，就把长枪兵列在兵阵最前排，坐下后就不许再站起来；第二排是射程最远的强弩，第三排则是次强弩，都必须以跪姿等待敌人的进攻；然后就是神箭手，责任是准确地射中敌人。与敌人交战时，就照上面的顺序发射，百步之内由神射手先射，七十步之内由所有的弓箭手一起射。

为了阻挡敌人骑兵，阵前也设置了许多拒马、铁钩，如果被破坏，就立即换防，改变阵式。换防时以鼓声为信号，这时两翼的骑兵，就会上前掩护；完成连他部署后，骑兵才退下，这就叫“垒阵”。

由于战士对这阵法深具信心，因此对敌时都能勇猛奋战，任何强敌都无法对抗。

〔梦龙评〕吴璘曾着有《兵法》两篇，内容大意是说：金人有四长，我军有四短，所以我军应该用四短反制金人四长。所谓四长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我军应该兼采敌我双方的优点，以此灵活地运用。例如分散部队来牵制敌人骑兵，要士兵轮番交替休息、上阵以消耗敌人坚忍的体力，使用劲弓强弩来对付敌人的盔甲，远攻近守使敌人弓矢无法发挥。布阵的方法，是以步兵为兵阵的核心，以骑兵为两翼，有如人的左右肋骨，最后再把拒马设置在两肋骨之间。

866. 郭 固

【原文】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等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行则为阵，住则为营。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人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共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麋军’也。予再加详定，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合散，浑浑沦沦，而

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著为令。出《补笔谈》。

【译文】 熙宁年间，宋神宗命六宅使郭固研究“九军阵法”，并且写成兵书，各帅府各有一本，副本典藏于秘阁。

郭固研究后提出以下的意见：

九军共组成一个营阵〔行进时为阵，驻扎时为营〕，阵外以驻队环绕，如果依照古法计算，每人的间隔距离是两步，每匹马的间隔距离是四步，每个军彼此重叠，每个队彼此重叠，那么十万人的阵式，就要有方圆一百多里的战场，天底下哪有一处占地一百多里，而没有任何沟涧、树林横阻其间的平坦战场呢？

再者，九个军共同被一个驻队所包围，阵式根本无法展开，就好比九个人共同拥有一层皮，分割后九个人都活不了，这就是孙武兵法上所谓将帅指挥不当的“糜军”。

我再三的研究，认为九个军应该各自组成一军阵，军与军之间有前后左右的排列，每军可以各自选择自认为有利的地形，每军面向外扎营；至于横梗在营区的沟涧、林木，或自行绕越，或自行克服。

一旦鸣金或击鼓，九军就随号令各自离散或集合，乍看似乎一片忙乱，事实却是乱中有序，九军各有归属。九军聚合就成为一个井字形的大军阵，其间用四条走道区隔，九军彼此间背靠背、面对面，四头八尾，不论敌人从哪个方向进攻，受攻击的一方就是阵首。

神宗看完后，认为颇有道理，便举起自己的手说：“就好像这五根手指，若是用一张皮将这五根手指紧紧包住，哪一根手指能动呢？”

于是下令推行这个阵法。

867. 张 威

【原文】 张威自行伍充偏裨，其军行，必若衔枚，寂不闻声。每战必克，金人憚之。荆鄂多平野，利骑不利步。威曰：“彼铁骑一冲，则吾技穷矣！”乃以意创“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每骑兵至则声金，一军辄分数十族；金人随分兵，则又趋而聚之。倏忽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

威临阵战酣，则两眼皆赤，时号“张红眼”云。

【译文】 宋朝人张威（字德远）行军时，每每混入士卒的队伍中督责军纪，士兵们都好像咬住筷子一样，全军鸦雀无声，因此每战必胜，金人闻风丧胆。

荆、鄂地方多平原，适合骑兵而不利步兵作战，因而张威担心：“万一金人的铁骑来攻，那我军岂不是只有挨打的份？”

于是创制了“撒星阵”。

所谓“撒星阵”，是一种分合无常的战法，听到鼓声就集合，听到钲声就散开。迎战骑兵时鸣钲，这时军队分为几十旅，金人也会跟着分散兵力，或奔跑或集合，在一瞬间分合变化莫测，把金人打得无还手之力，因而宋军连战连胜。

〔梦龙评〕每当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张威的两眼都会发红，因此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红眼”。

868. 戚继光

【原文】 戚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平列，狼筅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支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低头执挨牌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紧随牌进。交锋，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译文】 明代大将戚继光每次与敌人交战都排出“鸳鸯阵法”，所以屡战屡胜。

所谓“鸳鸯阵法”，是两名盾牌兵并排在阵前，盾牌兵之后各有一名狼筅（兵器名）兵，二名手持长枪的士兵分列在盾牌兵的两旁，最后一排则是短刀兵。

作战时，盾牌兵手持大盾牌低头向前挺进，如果听到击鼓前进的号令，却迟疑退缩，就以军法论斩。其余士兵紧随盾牌兵之后，双方正式交战时，狼筅兵负责保护盾牌兵，长枪兵负责支援狼筅兵，短刀兵负责支援长枪兵。一旦盾牌兵阵亡，那么盾牌兵之后的包括狼筅兵、长枪兵、短刀兵一律处斩。

869. 郭 登

【原文】 定襄侯郭登，智勇兼备，一年百战，未尝挫衄。以己意设为“搅地龙”“飞天网”：凿深堑，覆土木，人马通行，如履实地；贼入围中，令人发其机，自相击撞，顷刻十余里皆陷。

今其法想尚存，何不试之？

【译文】 定襄侯郭登不但勇敢善战，而且聪明多谋略，一年之中身经大小百多次的战役，从没有吃过败仗。

他曾照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自创“搅地龙”“飞天网”的机关：他命士兵挖掘很深的堑道，上面覆盖木材、泥土，人马走在上面就好像走在平地上一一般；等敌人踏上堑道，就命人发动机关，刹时长达十多里的堑道，全部塌陷。

〔梦龙评〕这种战法想必仍未失传，我们为什么不用来对付敌人呢？

【原文】 政和中，晏州夷酋卜漏反。漏据轮囷，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井，仆巨枿，布渠答，夹以守障。官军不能进。时赵遹为招讨使，环按其旁，有崖壁峭绝处，贼恃险不设备。又山多生獠；乃遣壮丁捕獠数千头，束麻作炬，灌以膏蜡，缚之獠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战，羸縻之。而阴遣奇兵，从险绝处负梯衔枚，引獠上。既及贼栅，出火燃炬，獠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獠窜其上，辄发火。贼号呼奔扑，獠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破栅。遹望见火，直前迫之，前后夹攻，贼赴火堕崖，死者无算。卜漏突围走，追获之。

邓艾自阴平袭蜀，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其功甚奇，而其事甚险。夫计程七百，非一日之行也；凿山构阁，非一日之功也。即平日不知做备，而临时岂无风闻？岂皓等蒙蔽，庸禅怡堂，如所谓置羽书于堂下者乎？不然，艾必无幸矣。赵遹之用獠，出于创奇，亦由贼不设备而然。故曰：“凭险者固，恃险者亡。”○李光弼军令严肃，虽寇所不至，警逻不少懈，贼不能入。如是则必无阴平、轮囷之失矣。

《元史》：金人恃居庸之塞，冶铁锢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守以精锐。元祖进师，距关百里，不能前，召扎八儿问计，对曰：“从此而北，黑树林中有间道，骑行可一人。臣向尝过之。若勒兵衔枚以出，终夕可至。”元祖乃令扎八儿轻骑前导。日暮入谷，黎明诸军已在平地。疾趋南口，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关门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遂迁汴。夫以极险之地，迫于至近而金不知备，此又非阴平之可比矣！

【译文】 宋徽宗政和年间，晏州土酋卜漏造反。

卜漏占据轮囷为盘据地，轮囷位在高数百仞的高山上，林木茂盛，他用山石围成城墙，外围再设置木栅，山道中除埋设陷阱外，另外更散置巨大的棕榈木及铁蒺藜，做为抵御官军围剿的屏障。

官军面对陡峭的山势、重重的路障，全都束手无策。

当时赵遹（徽宗时官兵部尚书）奉命招讨。赵遹环看轮囷周围的地形，发现轮囷有一面全是峭壁，陡峭的崖壁，使得贼兵恃险而不设防，又发现山中有许多猿猴，于是心生一计，命士兵捕捉好几千头猿猴，捆扎麻草、淋上油脂，绑在猿背上。

赵遹一方面亲自率兵攻打贼人前寨，牵制贼兵注意，另外却暗中派兵带着猿猴由峭壁攀岩而上。等爬上囷顶后，就点燃猿背上的麻草，猿猴受不了火烧的疼痛，叫跳狂奔，贼人的屋舍多是茅、竹等建材所搭建，猿猴在屋舍间窜上跳下，于是引发多处的火苗。贼人为阻止猿猴的奔窜，就大声惊吓围捕，猿猴

却更加慌乱，火势也更迅速蔓延。

官军们乘机大声叫喊冲杀，赵逵见囤中发出阵阵火光，就命士兵攻击营栅，前后夹攻。贼兵被火烧死、坠崖而死的不计其数，卜漏虽突围逃逸，但不久后仍被官军所擒。

〔梦龙评〕邓艾由阴平偷袭蜀国，走无人荒地七百多里，一路开山辟路，砍木造桥，沿途高山深谷，备受艰辛。邓艾自己身裹毛毡，推转下山，其余士兵攀附木石，沿着山崖，鱼贯而进。邓艾用此计使汉主投降，功迹甚大，但率军行无人荒地，也是险招。七百里路不是一天就能走完，辟路造桥也不是一天就能完成。即使平日不知戒备，难道对邓艾的行军，蜀军当真一无所知？否则邓艾一定不能平蜀成功！

赵逵用猿袭贼，固然是出于奇计，但也是由于贼人不加防备，才使赵逵有机可乘。所以说：“以险为凭可以固守，恃险不备可以败亡。”

李光弼带兵号令严明，即使贼寇根本无法突破防御，军中的巡逻警戒也丝毫不敢懈怠，使贼人根本毫无机会可乘，因此不会有邓艾、轮围的事件发生。

根据《元史》记载：金人凭恃居庸关的险要地势，用钢铁铸成关口大门，又设置百多里的铁蒺藜做为拒障，并派精锐部队戍守。元世祖率兵攻居庸关，在离关百里外就无法再向前推进，遂召来扎八儿征询他的意见。扎八儿说：“从这里朝北走，有座黑树林，树林中有一条小道，只能容一匹马走，臣以前曾经走过这条路。若是命令士兵静悄悄的从这条路走，一晚上就可到达关口。”

太祖于是令扎八儿率轻骑为先锋，黄昏时入谷，到天亮时大军已出平地。第二天直往南口，金鼓之声有如天降，金兵尚在沉睡中，不知元兵入关；等到被兵鼓声惊醒，已无力抵御。于是元兵大破居庸关，金都大为震惊，而有迁都的想法。

元兵通过最危险的地势，迫近到居庸关前，金兵竟不知道防备，这又不是邓艾阴平道行军所比得上的。

871. 安万铨

【原文】 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争田构杀。仲武出奔，阿向遂据凯口囤为乱。囤围十余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绝，独一径尺许，曲折而登。山有天池，虽旱不竭，积粮可支五年。变闻，都御史陈克宅、都督佥事杨仁调水西兵剿之。宣慰使安万铨，素骄抗不法，邀重赏乃行。提兵万余，屯囤下，相持三月，仰视绝壁，无可为计者。独东北隅有巨树，斜科偃蹇半壁间，然去地二十丈许。万铨令军中曰：“能为猿猱上绝壁者，与千金！”边批：重赏之下，无不应者。有两壮士出应命。乃锻铁钩缚手足为指爪，人腰四徽一剑，约至木憩足，即垂徽下引入，人带銃炮长徽而起。候雨霁，夜昏黑不辨咫尺时，爬缘而上。微闻刺刺声，俄而崩石，则一人坠地，骸骨泥烂矣。俄而长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据树。乃遣兵四人，缘徽蹲树间。壮士应命者复由木间爬缘而上，至囤顶。适

为贼巡檄者鸣锣而至，壮士伏草间，俟其近，挥剑斩之，鸣锣代为巡檄者。贼恬然不觉也。垂徽下引树间人，树间人复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人，便举火发銃炮，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贼众惊起，昏黑中自相格杀，死者数千人。夺径而下，失足坠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军蚁附上囤，克宅令军中曰：“贼非斗格而擅杀，及黎明后殿者，功俱不录！”边批：非严也，刻也，所以表功。自是一军解体，相与卖路走贼，阿向始与其党二百人免。囤营一空，焚其积聚，乃班师。留三百官兵戍囤。

凯口之功奇矣，顾都御史幕下岂乏二壮士，而必令出自水西乎？宜土官之恃功骄恣，乱相寻而不止也。至于阿向之局未结，而遽尔班师，使薄戍孤悬，全无犄角。善后万全之策果如是乎？其后月余，阿向复纠党袭囤，尽杀戍卒。向以中敌，今还自中。复忽按察僉事田汝成之戒，轻兵往剿，自取挫衄。昔日奇功，付之煨烬。吁！书生之不足与谈兵也久矣，岂独一克宅哉！田汝成上克宅书，谈利害中窾，今略附于左。○汝成闻克宅复勒兵剿囤，献书曰：“窃料今日贼势，与昔殊科，攻伐之策，亦当异应。往往一二枭獍，负其窟穴，草窃为奸者，皆内储糗糈，外翼党与，包藏十有余年，乃敢陆梁，以延岁月。今者诸贼以亡命之余，忧在沟壑，冒万死一生之计，欢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酋，通谍结纳，拥群丑以张应援也。守弹丸之地，踞伏其中，无异瓮缶。襁升斗之粮，蹶尺五之道，束腓而登，无异哺鷄；非素有红粟朽贯积之仓庾，广畜大豕肥牛以资击剥也。失此二者，为必败之形，而欲摄枵腹，张空拳，睥目而前，以膺貔虎，是曰‘刀锯之魂’，不足虑也。然窃闻之，首祸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课其十日之粮，亦不下三四十石，费亦厚矣。而逾旬不馁者，无乃有间道捷径偷输潜辘以给其中者乎？不然何所恃以为生也？夫蛮陬夷落之地，事异中原。譬之御寇于洞房委巷之中，搏击无所为力。故征蛮之略，皆广列伏候、扼险四塞以困之。是以诸贼虽微，亦未可以蓐食屠剪。唯在据其要害，断其乌粟之途，重营密栅，勤其间戍，严壁而居，勿与角利，使彼进无所乘，退无所逸，远不过一月，而羸疲之尸藁磔麾下矣。若夫我军既固，彼势益孤，食竭道穷，必至奔突，则溃围之战，不可不虞也。相持既久，观望无端，我忽而衰，彼穷而锐，或晨昏惰卧，刁斗失鸣，则劫营之虞不可不备也。防御既周，奸谋益窘，必甘辞纳款，以丐残息，目前虽可安帖，他日必复萌生，则招抚之说不可从也。肤见宵人，狃于诡道，欲出不意以徼一获；彼既鉴于前车，我复袭其故辙，不唯徒费，抑恐损威，则偷囤之策不可不拒也。至于事平之后，经画犹烦”云云。

【译文】 明嘉靖十六年，阿向与土官王仲武因争田地而起争执，王仲武怕遭阿向杀害而逃走，从此阿向占据凯口囤，聚众为乱。

凯口囤占地方圆十多里，高四十丈，四面是陡峭的山崖，只有一条一尺多宽的小径，可以蜿蜒而上。山顶有座天然的大池，终年池水不干，即使天旱也不用担心缺水，而囤内所积存的粮食，足足可吃上五年。

阿向作乱的消息传出，都御史陈克宅命都僉事杨仁，征调水西兵前往围剿。宣慰使安万铨平素骄傲抗命，行事不法，在重赏下，才率领一万多名士兵驻守凯口囤的山下，与阿向等人隔山对峙达三个多月。

安万铨不时抬头仰视高山绝壁，却始终想不出一个登山攻围的计策。

一天，安万铨见山崖的东北角处有一棵巨大老树，离地约有二十多丈，斜生于半山间。安万铨下令说：“有人能像猴子般沿着崖壁爬上山的，我赏他一千金。”

立即有两名勇士愿意一试〔重赏之下无不应者〕。

于是带着铁钩、腰间挂着四根长绳及一把利剑，约定爬到大树休息时，就垂下绳索接应山下的人。这时正逢雨季，天色昏暗，视线不明，所以两名勇士刚开始往上攀爬时〔邓艾的阴平道行军也不过如此〕，只听见微微的刺刺声，不一会儿土石崩塌，一名勇士失手坠地，只见满身泥血，当场死亡。

再过一会儿，有长绳垂下，这才知道另一名勇士已攀上大树。安万铨立即命四名士兵，顺着垂下的长绳，带着火炮，攀爬上树，等这四名士兵全部安然上树后，勇士再继续攀爬上围。

来到围顶，正碰上贼兵敲着锣巡逻，勇士埋伏在草丛中，等巡逻兵一靠近，就一刀杀了贼兵，然后拿着锣假冒贼兵，所以整个贼营丝毫没有惊觉到官军已经潜入围内。勇士再垂下绳索，接高山下的士兵，如此再三往复，已有二、三十名士兵登山顶。

这时安万铨便下令引发火炮，一面大叫道：“天兵降临了！”

贼人在惊慌中应战，因天色昏黑、视线不明而相互误杀的，竟有好几千人；其余贼人纷纷由小径逃命，因此而失足坠下悬崖的又有好几千人。

第二天天亮后，水西军像蚂蚁般沿着小径上山，陈克宅下令说：“不可擅杀贼兵。明天一早有谁落后，就不能记他的军功〔不以严酷苛刻论功〕。”

于是士兵全无杀贼之心，阿向和其他贼人，这才侥幸逃过一死，整个围营不见任何贼兵，官军烧毁贼人的积粮后，只留下三百名士兵驻守，其余士兵各自回原驻地。

〔梦龙评〕能平凯口围是出于奇计，只是环顾御史手下的士兵，难道找不到一两名勇士，非要借重水西兵不可？也难怪当地土官会恃功骄横，不断生事作乱了。至于阿向的事件，在还没有全部处理完毕就草率班师，只留下三百名官兵戍守，缺乏完善的善后、守备措施。果然在几个月后，阿向又纠集余党袭击围寨，杀死所有戍守的官兵，过去曾败于官军之手，今天全还给官军。而陈克宅又不把按察金事田汝成的忠告放在心上，仍只率少数官兵前去剿贼，终于自取败辱，往日战功，毁于一旦。

唉！不能和书生谈论兵事，这已是长久以来的一个事实，又何止是一个陈克宅呢？

田汝成曾上书陈克宅，谈论讨灭贼人所该注意的事，现在我大略摘录如下：

田汝成在听说陈克宅又再调兵剿灭阿向，曾上书说：“我私下想，今天贼人的形势已异于往日，所以攻贼的策略，也应该因应不同的形势而改变。在过去，一两名据守山窟草穴的梟贼，他

们敢聚众为寇，除了有计划的储备粮草、勾结其他盗匪外，还要经过十多年的野心筹划，才敢据寨称王。然而今天的贼人都只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敢冒万死而称王，并不是因为在外勾结其他匪盗，也不是因为能聚众徒壮大声势，他们据守小小的一片土地，既没有充足的粮草，也没有肥硕的牛羊，像这种在外得不到其他盗匪资助，在内又没有屯积粮畜的山贼，注定是刀下亡魂，的确不值得顾虑。

“然而，我却听说阿向举臂一招，就有三、四百人背着粮食前去归附他。如果每人以携带十天的粮食来计算，也不下有三、四十石米粮，这种情势不能不注意。再说阿向能几个月都不缺粮，这无异表示有人暗中从密道偷偷运送粮食，不然他们如何维生呢？

“征讨蛮夷和在中原打仗不同，就好像在房舍小巷中打斗，无法施展身手。所以这次征讨蛮人，应该采取据守险要、广设埋伏的围堵策略。即使贼人人不多，也不能掉以轻心，只派少数兵力前去围剿。唯有严守出入要道，阻断贼兵粮道；设立重重栅栏，严密监视贼人动向，千万不可与贼人交战，让贼人进退不得，过不了一个月，贼兵一定又累又饿的死在我军刀下。

“然而，我军愈是严密固守，贼兵的势力也会愈形孤弱，当贼兵眼看粮食将尽，粮道又被封锁，一定会想突围，对于贼兵或会发动突围的战术，是我军不可不事先防备的。再者两军相持，彼此观望，我军或许会因时日的拖延而心生怠忽，贼兵或许会因日益陷入困境而激发锐气，这就要防备我军在怠忽中，只知早晚吃喝不勤守备的同时，贼兵会发动劫营的攻击。

“还有，面对我军的严密防守，贼兵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或许会说尽好话，奉上珍宝，以求活命。当然，贼人也会安份一段时日，但不久后一定会再生变乱，所以归降的提议，万万不能接受。小人诡计多，只有出其不意才能一战成功。

“既然贼兵曾败于偷袭的战略下，我军若有用同样的手法袭击，不仅白费工夫，更恐怕会损及您的威名，所以不能再有想用偷袭战略攻打凯口围的念头。至于平定贼人之后，如何筹划善后工作，这其中值得深思、费神的地方还多着呢！”

872. 太子晃

【原文】 魏主以轻骑袭柔然，分兵为四道。魏主至鹿浑谷，遇敕连可汗。太子晃曰：“贼不意大军猝至，宜掩其不备，速进击之！”尚书刘洁曰：“贼营尘盛，其众必多，不如须大军至击之。”晃曰：“尘盛者，军士惊扰也，何得营上而有尘乎？”魏主疑之，不急击。柔然遁，追之不及，获其候骑，曰：“柔然不觉魏军至，惶骇北走，经六七日，知无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

梁枝使曳柴而伪遁，是又诈扬尘以诱敌，不可不知。

【译文】 魏主派骑兵轻装袭击柔然，分兵四路，魏主行军到鹿浑谷，就遭遇敕连可汗。

太子晃向魏主说：“柔然人料不到我们大军会突然到达，应该乘其不备，快速进击。”

尚书刘洁说：“柔然营中尘土冲天，表示士兵人数众多，不如等我大军会齐后再出兵。”

太子晃说：“尘土冲天，是柔然兵惊慌害怕所引起的，不然营中怎么有尘土扬起呢？”

但魏主怀疑太子的说法，不急于攻击，柔然兵因而从容逃逸，追之不及。

不久掳获一名柔然的斥候兵，他说：“柔然不知魏军到来，因此全军上下害怕，只有向北方逃去，过了六、七天，确定魏军没有追来，这才放速慢度。”

魏主后悔不已。

〔梦龙评〕栒枝命马车后面拖着柴枝伪装逃跑，是另一起制造尘沙飞扬引诱敌人的诈谋，这点不可不知。

873. 司马楚之

【原文】 司马楚之别将督军粮，柔然欲击之。俄军中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觐伺，割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散走。

【译文】 司马楚之担任副将督运粮车，柔然人想出兵抢粮。不久，营中有卫兵报告，发现驴子的耳朵被人割掉了。

司马楚之说：“这一定是柔然的奸细混入营区刺探军情，为取信敌帅，割驴耳以为凭证，我怕不久后柔然人就要来攻了，现在应该赶快加紧防备！”

于是命人砍伐柳树筑成城栅，再在柳栅上浇水。等柳栅筑好后，柔然兵也来到栅下，由于北地天寒，只见柳栅上结了一层冰，又硬又滑无法攀援，柔然人只好退兵。

874. 张 浚

【原文】 绍兴中，虜趋京，所过城邑，欲立取之。会天大寒，城池皆冻。虜籍冰梯城，不攻而入。张魏公在大名，闻之，先弛濠鱼之禁，人争出取鱼，冰不得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叹息而去。

【译文】 宋绍兴年间，金人进逼京城，所经过的城邑，都如西风挥落叶般攻占。这时正值冬季大雪，城中池水都结冰，金人借着凝成的冰层为阶攀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

张魏公（张浚）听说金人用这种方式攻占城邑，就下令取消原先禁止百姓在池中捕鱼的禁令，于是百姓争相凿冰捞鱼，池中的冰层始终无法冻结。

金人来到城下，观望许久，只有叹息离去。

875. 桓崇祖

【原文】 魏师二十万攻豫州，刺史桓崇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众恐

劳而无益，且众寡不敌。崇祖曰：“若弃外城，虜必据之，外修楼櫓，内筑长围，则坐成擒矣！”乃于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筑小城，周为深堑，使数千人守之，曰：“虜见城小，以为一举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谋破堰。吾临水冲之，皆为流尸矣。”魏果攻小城。崇祖着白纱帽，肩輿上城。决堰下水，魏人溺死千数，遂退走。

【译文】 魏主发动二十万大军进攻豫州，豫州刺史桓崇祖想整治外城，建水坝拦堵淝水以求自保。但其他官员认为敌我兵力悬殊，修城筑坝只怕白费功夫，没有什么作用。

桓崇祖说：“如果我们弃守外城，敌兵一定占据，如果敌兵在外修筑了望台，在内再筑一道围墙，那我们真的只有坐在城内等着被俘了。”

于是在城的西北边筑水坝，拦堵淝水，在水坝北边另筑一个小城，在小城四周挖了一条很深的城沟，派了几千人防守。

桓崇祖说：“敌人见城小，认为容易攻占，一定调集全部兵力攻打，好破坏水坝。我们就乘机引坝水冲垮他们，敌兵就全成浮尸了。”

魏军果真攻打小城，桓崇祖戴着白纱帽，坐着小轿登上城，命人破坏水坝。一时坝水如万马奔腾般渲泄而下，魏军被水淹死的，不下数千人，于是只有撤退。

876. 孟 珙

【原文】 孟珙攻蔡，蔡人恃柴潭为固，外即汝河，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楼伏巨弩。相传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珙召麾下饮酒，再行，谓曰：“此潭楼非天造地设，伏弩能及远，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决而注之，涸可立待。”遣人凿其两翼，潭果决。实以薪苇，遂济师，攻城克之。

【译文】 宋朝时孟珙（字璞玉）攻打蔡州，当地人凭恃柴潭地形的险要，据潭固守。

柴潭的外围就是汝河，潭底要比汝河的河面高出五、六丈，城上有座金字匾额的城楼，城楼上有座巨大的弓台。柴潭水深，所以传说有龙潜藏在潭中，一般人都畏惧潭中有龙，不敢轻易接近，孟珙的手下也因这种传说而心生疑惧。

于是孟珙宴请各将领，酒过三巡后，孟珙说：“其实这潭楼不是天险，楼台上的巨型大弓，只能射远，不能射近，敌人所凭恃的只是这潭水，如果我们能将潭水引到汝河中，那么潭水干涸后，敌兵就只有投降了。”

于是派人从潭水的两侧凿开水道，引潭水注入汝河，再在干涸的潭底铺上木柴、苇草，于是全军安然渡潭，攻下城楼。

877. 宗 泽

【原文】 宗泽以计败却金人，念敌众十倍我，今一战而退，势必复来，使悉其铁骑夜袭吾军，则危矣。乃募徙其军。金人夜果至，得空营，大惊，自是惮泽不敢犯。

【译文】 宋朝时宗泽虽一时用计使金兵败退，但想到金人以多出宋军十倍的武力，虽因一时吃了败仗，但一定心有不甘，势必会卷土重来，如果金人发动全部的骑兵，夜晚突击宋军营地，那么宋军的处境就相当危险了。

于是在傍晚时，宗泽就率大军弃营而去。

金人果然趁夜偷袭，发现整个营寨空无一人，大感惊讶，从此对宗泽的料事如神畏惧得不得了，不敢再随意出兵。

878. 李存进 樊若水

【原文】 晋副总管李存进造浮梁于德胜。旧制浮梁须竹竿、铁牛、石囤。囤存进以苇竿维巨舰，系于王山巨木，逾月而成。浮梁之简便，自存进始。

唐池州人樊若水，举进士不第，因谋归宋。乃渔钓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载系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因诣阙上书，请造浮梁以济。议者谓江阔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济者。帝不听，擢若水右赞善大夫，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以大舰载巨竹纆，自荆渚而下，先试于石碑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译文】 后梁时，晋国的副总管李存进，在德胜建造浮桥。古时建浮桥是用竹索、铁牛（沉在水中绑竹索的）、石囤（放在岸上固定竹索），而李存进却命人用苇索绑在巨船，然后固定在土山的大树上，一个多月就把浮桥造好了。

后唐池州人樊若水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就想投效宋朝。他先假装在采石江上钓鱼，划着小船，先把绳索系在南岸，然后急调船头划向北岸，来回测量江面的宽窄。接着再上书宋太祖请求建造浮桥。

有人批评说：江面广阔，江水又深不可测，自古以来从没有人请建浮桥渡河的。太祖不听从，擢升樊若水为右赞善大夫，派石全振前往荆湖，监督建造黄黑龙船数千艘，又用巨大的船舰装载巨竹，从荆湖顺流而下，先在石碑口试搭浮桥，再在采石搭建浮桥，三天之内全部完成，宽窄竟丝毫不差。

879. 韦孝宽

【原文】 魏韦孝宽镇玉壁。高欢倾山东之众来攻，连营数十，直至玉壁城

下。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欢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掘长堑，简战士屯堑，每穿至堑，战士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者，便于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亦莫能抗。孝宽令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布悬空中，车不能坏。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欲以烧布焚楼。孝宽使作长钩利刃，火竿一来，钩刃遥割之。城外又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宽随其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终不得入。欢智勇俱困，因发疾遁去，遂死。

【译文】 魏晋南北朝时东魏韦孝宽镇守玉壁，高欢率领全部的兵力来攻，营地绵长数十里，一直到玉壁城下，高欢在城的南面堆起土山，想乘机进入城中。

城上本来就有二座楼台，正对着土山，韦孝宽就在楼台上再搭建木梁，保持比土山高的高度。高欢于是在城南挖掘地道，又在城北堆土山，白天晚上轮番进攻。

韦孝宽也挖掘一条很长的深沟，挑选悍勇的战士驻守，每次高欢的军队想越过深沟，韦孝宽的士兵就击退他们。他又在深沟外堆积木柴、火种，见敌人留在地道内，就向下丢木柴、火把，并用鼓满气的皮囊，助长火势蔓延，使敌人困在地道内被烧得焦烂。

高欢又用攻车来撞城门，城门无法阻挡攻车的冲撞。韦孝宽就命人把布缝接起来做成帐幕，随着敌人的来势张开帐幕，帐幕悬在空中，攻车就无法再撞击城门。

高欢又在竹竿上绑上松枝等易燃的东西，浇上油脂想烧布幔，甚至想把城楼也一并烧毁。韦孝宽便命人制造长钩，用尖利的刀刃为钩刀，一见敌人的火竿，就用长钩远远的把它割断。

敌人又在城四面挖凿二十一条地道，中间立有梁柱，再放火烧梁柱，让城塌陷，韦孝宽在崩塌的地方架设木栅来抵御。

用尽所有智谋攻城，仍不能攻城而入，高欢心智、体力均已耗尽，终于旧疾发作，撤退后不久就死了。

880. 羊侃 杨智积

【原文】 侯景之围台城也，初为尖顶木驴来攻，矢石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铍，灌以油，掷驴上，焚之立尽。俄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临城，城中震骇。侃

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无劳设备矣！”车动果倒。贼既频攻不克，乃筑长围。朱异等议出击之，侃曰：“不可，贼久攻不克，其立长围，欲引城中降人耳。今击之，兵少，不足破贼；若多，万一失利，门隘桥小，自相蹂践，必大挫衄，此自弱也！”异不从，一战败退，争桥赴水死者大半。后大雨，城内土崩，贼乘之。垂入，侃令多掷火把，为穴城以断其路。而徐于内筑城，贼卒不能进。未几，侃遭疾卒，城遂陷。

杨智积，隋文帝侄也。杨玄感反，攻城，烧城门。智积于内益薪以助火势，贼不能入。

【译文】 后梁时侯景包围台城，刚开始用尖顶木驴去攻城，城上以弓箭、巨石加以反制，无效。羊侃（字祖听）遂要人用苇草绑成像雉尾般的火把，淋上油蜡，点燃后丢在木驴上，把木驴烧成灰烬。

侯景又命人在台城的东、西两面堆起土山，好监视城内的活动，百姓大感惊慌。羊侃命人挖掘地道，暗中铲平土山。

侯景又命人建造登城楼车，高十几丈，想在楼车上居高临下向城中发箭。

羊侃说：“楼车那么高，城外的地道根本无法承载重量，他们一定会摔下来，我们只要等着观赏他们摔下来的样子，根本无需防备。”

果然战车一发动，都陷入地道里。

侯景既然屡攻不下，士兵死伤又多，于是就修筑一道很长的围墙。

朱异等人商议出城迎战，羊侃说：“不可以，侯景屡攻不下，现在修筑围墙，是要逼迫我们出城投降。现在我们出击，如果派出的兵力太少，不足以击败敌人，如果派出大军，万一战败，城门小桥道窄，一定会相互践踏伤亡，从此之后，军队的锐气一定会挫减许多。”

朱异等人不相信，一战败退，士兵们争着过桥，结果落水淹死一大半人。

后来天下大雨，城内土山崩塌，敌人乘机进攻，几乎要破城而入。羊侃命士兵丢掷火把，用火势来阻挡敌人入城，慢慢地再在城内另建一城，侯景终究无法破城。但没多久，羊侃旧病复发而死，台城终于陷落。

杨智积是隋文帝的侄儿。杨玄感起兵造反时，曾经攻城，火烧城门，杨智积在城内命士兵向火苗丢掷木柴，助长火势，贼人反被火势所阻，不能入城。

881. 张 巡

【原文】 尹子奇围睢阳，张巡应机守备。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一穴中出大

木，末置铁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进；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贼又以钩车钩城上栅阁，巡以大木置连锁大环，拨其钩而截之。贼又造木驴攻城，巡熔金汁灌之。贼又以土囊积柴为磴道，欲登城，巡潜以松明、干蒿投之，积十余日，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服其智，不敢复攻。

【译文】 唐朝时安禄山的部将尹子奇围攻睢阳，张巡全力守备。贼兵做了云梯，形状像半道彩虹，上面部署有二百名精锐士兵，然后将云梯推向城边，再命士兵跳入城中。

张巡事先在城上挖凿三个洞穴，等云梯靠近，就由城洞中伸出大木棒，末端绑上一个铁钩，钩住云梯使它不能后退；而另一个洞再伸出一支木棒，使云梯不能前进；而第三个洞所伸出的木棒，在末端装上铁笼，铁笼里是一盆火用来烧云梯。

贼兵又用钩车来钩城上的栅栏和阁楼。张巡就用一根粗大的木棒，末端系上铁链，铁链的末端再绑上一个大铁环，套住钩头，把钩头截断。

贼兵又造木驴攻城，张巡就用烧熔的金属浇灌木驴。

贼兵又用布袋盛装沙土，并在沙袋下堆积木柴做为阶梯，想攀登入城。张巡用干枯的松枝和稻禾暗藏在贼兵所堆积的木柴中，一连十多天，贼兵都没有发觉；等贼兵堆好木柴，张巡才教人顺着风势点火烧梯。

贼兵佩服张巡的机智，不敢再攻城。

882. 王 稟

【原文】 金粘没喝攻太原，悉破诸县，独城中以张孝纯、王稟固守不下。其攻城之具，曰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凡有数千。每攻城，先备克列炮三十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赖总管王稟先设虚栅，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粘罕填壕之法，先用洞子，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缦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粘罕填壕，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稟每见填，即先穿壁为窍，致火鞬在内，俟其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鞬，其焰亘天，至令不能填壕。其鹅车亦如鹅形，下亦用车轮，冠之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稟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鹅车至，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拽之，其车前倒，又不能进。其云梯、火梯亦用车轮，其高一如城楼。王稟随机应变，终

不能攻。

【译文】 宋朝时金将粘罕进兵太原，一路势如破竹，只有在攻打张孝纯、王禀（字正臣，靖康初年与金人战，败死）所固守的县城时，才遭到顽强的抵抗。

金人攻城的战具有：炮石、洞子、鹅车、偏桥、云梯、火梯等，总数有上千之多。每次攻城时，先排列“克列炮”三十座，然后调整炮管，听到鼓声同时发炮。每颗石炮都有斗般大，所以被击中的城垣，没有不倾毁的。

幸好总管王禀事先就在城垣前另建一排栅栏，并在栅栏后堆置沙袋，所以栅栏虽被炮石击中，仍能立即修复。

金人攻城前，都先填满守城的濠沟，填沟的方法是先“洞子”——所谓洞子，就是板车上另架设像屋状的木板块，外罩牛皮，并用铁条固定，防止宋兵由城楼用弓、石攻击；利用五十辆板车，车车相连，形成一条车道，金兵可在车上运送木柴。填濠沟的程序，是底层用大木板，板上覆盖草席，再复倒沙土，接着再是木板、草席、沙土。

王禀见金人填濠，就在城墙挖凿孔洞放置皮套，等金兵在濠沟中堆积了足够的木柴，就下令宋兵在濠沟中放置油灯，油灯碰到沟中木柴就开始燃烧，这时王禀又叫人用皮套扇火，使火势增大、烈焰冲天，让金兵无法再填濠沟。

金兵又用鹅车，顾名思义，鹅车形状像鹅，也是用车轮转动，外包牛皮用铁条固定，每辆鹅车都由数百名金兵推动，想利用鹅车登城。王禀同样在城内设立眺望台，形状也类似鹅，命人在台内指挥作战。

每见金人鹅车逼进城墙，王禀就要宋兵在城下用铁钩套住鹅嘴，用绳拽鹅，使鹅车倾倒，不能前进。

金兵又用云梯、火梯攻城，但王禀都能随机应敌，金兵始终无法得逞。

883. 孟宗政

【原文】 孟宗政权枣阳军。金完颜讹可拥步骑薄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隄火。募炮手击之，一炮辄杀数人。金人选精骑二千，号“弩子手”，拥云梯、天桥先登。又募凿银矿石工。昼夜陷城，运茅苇，直抵圉楼下，欲焚楼。宗政先毁楼，掘深坑防地道，创战棚防城隍。穿阱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薰之。金人窒，以湿毡析路以剗土。城颓楼陷，宗政撤楼益薪，架火山以绝其路。列勇士，以长枪劲弩备其冲，距楼陷所亟筑偃月城，袤百余尺，翼傅正城，深坑培仞。躬督役，五日而成。金人卒不得志。

【译文】 宋朝时金人扬言要率步、骑兵攻城，孟宗政（字德夫）率枣阳军

守城御敌。孟宗政用糠袋盛沙石，覆盖在楼棚上，并且事先用瓦罐储水，防金人焚城，另外招募百发百中的火炮手，一发炮就可击杀金兵数人。

金人精选两千骑兵，号称“弩子手”，利用云梯、天桥登城楼。又招募银矿场的采石工人，日夜挖掘地道，想塌陷城墙，并运来茅草、芦苇堆积在城楼下，准备火烧城楼。

孟宗政先拆毁城楼的一角，挖掘深坑，防止金人由地道攻城，并设立栏栅防止其他的城楼塌陷，金兵才刚挖好地道，孟宗政就下令施放毒烟大火，并用护臂的皮套扇火。金人受烟薰，几乎窒息，只好用沾湿的毛巾蒙鼻找出路，不久，终于挖松了地基，城垮楼陷。孟宗政命令撤出城楼，又派人堆柴燃火，形成一座大火山，阻断金人进路，一面命勇士排列两旁，手持长枪、劲弓，防备金兵往城内冲杀，一面命人在离塌陷城楼不远的地方，另外再紧急修筑另一座长达百余尺的偃月城，城沟比旧城更深更广。

在孟宗政亲自督工下，工程在五天之内就完成，金人始终无法如愿攻城。

884. 刘 馥

【原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高为城堡，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边批：预备有用。建安十三年，孙权十万众攻围合肥城百余日。时天连雨，城欲崩，于是以苫蓑覆之，夜燃脂照城外，视贼所作而为备，贼败走。

【译文】 刘馥为扬州刺史时，平日就命人筑高城堡，积存木石，编织数千万张草席〔防患未然〕。另外又贮存鱼膏数千升，做为战争发生时的守备品。

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孙权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长达一百多天。当时正逢连日天雨，眼见城墙快要崩塌，刘馥立即命人用草席覆盖在城墙上，防止土崩，晚上点燃油脂，照亮城外，依孙权兵的阵势而守备，孙权兵终于无功而退。

885. 盛 昶

【原文】 盛昶为监察御史，以直谏谪罗江县令，为政廉明，吏畏而民信之。时邑寇胡元昂啸集称叛，昶行檄谕散其党。邻邑德阳寇赵铎者，僭称赵王，所至屠戮。攻成都，官军覆陷，杀汪都司，势叵测。罗江故无城，昶令引水绕负县田，边批：以水为城，亦一法。昼开市门，市中各闭户，藏兵于内，约炮响兵出。又伏奇兵山隈，阳示弱，遣迎贼入室。未半，昶率义勇士闻炮声，兵突出，各横截贼，贼不相救；山隈伏兵应声夹攻。殊死斗，贼大北，斩获不记数，俘获子女财物尽给其民，邑赖以完。父老泣曰：“向微盛公，吾属俱罹锋镝矣！”

【译文】 盛昶本是监察御史，因直言上谏因而获罪，被贬为罗江县令，为官廉正，政绩清明，受到吏民的敬畏信赖。

当时贼寇胡元昂聚众叛乱，盛昶发文晓谕贼寇解散了党羽。邻近地区有个叫赵铎的贼寇，竟自称赵王，所到之处，杀掠无数。赵铎攻陷成都后，更加势如破竹，杀了汪都司，一时声势浩大，官军束手无策。

罗江县本身并没有城墙，盛昶引江水环绕县城〔以水为城也是一种方法〕，以水为城，大开区门，县中民众紧闭门户，命士兵埋伏在内，约定听到炮声就现身出击。又在山边埋伏突击，却故意兵败引贼寇入县城。

贼人走到半途，盛昶亲自率领勇士迎战，而后炮声起，伏兵出击，将贼兵从中拦截，使贼寇首尾不能相救，这时山边埋伏的突击兵，再起而夹攻，与贼兵作殊死战。

贼人大败，被斩杀、虏获的贼兵不计其数，所虏获的财物，全部分给百姓，整个罗江县得以保全。

县中百姓都感激的流着泪说：“如果没有盛公，我们都成了贼人的箭靶了！”

886. 许 逵

【原文】 许逵，河南固始人，令乐陵，期月，令行禁止。时流贼势炽，逵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边批：要紧。逾月而成。又使民各筑墙，高过屋檐，仍开墙窦如圭，仅可容一人。家令一壮丁执刀，俟于窦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号令，视吾旗鼓，违者从军法。”又设伏巷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举伏发，尽擒斩之。

愚谓：近城要地，皆当仿此立墙，可使寇不临城矣。

【译文】 明朝的许逵，是河南固始人。当他出任乐陵令时，下令百姓一个月内禁止外出。当时流寇势力猖獗，许逵筑墙挖壕加强防御工事，百姓不分贫富一律参加徭役〔这点十分重要〕，仅仅费时一个月就完工。

此外又下令百姓各自修筑院墙，这种院墙要比房屋高，在院墙内在挖掘一个圭形的地窖，窖中只能容纳一个人。每户命一个手持大刀壮士埋伏在地窖中，其他的人都编成队伍。许逵又下令百姓要严守号令，随时注意旗鼓的指挥，违令者军法论罪。

许逵并在大街上埋设伏兵，命人大开城门。

不久，果然有贼兵来攻，可是贼兵找不到纵火的目标，也没有攻击的对象，正当贼兵不知所措时，城内伏兵突然杀出，将匪徒一网打尽。

〔梦龙评〕我个人在想：如果临近城墙的要地都能修建这种院墙，那么匪徒很可能连城墙都

不敢接近了。

887. 王 濬 王彦章

【原文】 吴人于江碛要害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舰。濬作大筏数十，方百余步，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锥辄着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锁燃炬烧之，须臾熔液断绝，舟行无碍。

晋王尽有河北，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号“夹寨”。王彦章受命至滑州，置酒大会，阴遣人具舟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载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彦章会饮酒半，佯醉，起更衣，引精兵千，沿河以趋德胜。舟兵举火熔锁，因以巨斧斩断浮桥；而彦章引兵急击南城，遂破之。

【译文】 晋朝时吴人在河道中险要的地方，设置铁锁链来拦截对方的船只，另外再用长一丈多的铁锥，暗置在河水中来阻挡船舰的通行。

王濬（字士治）命人建造数十万只竹筏，又要善于游水的士兵，划着竹筏作先锋，遇到铁锥，就让铁锥叉在竹筏上，顺江飘流而去。接着又要人准备火把，淋上油脂，看到铁链就点上火把，不久就把铁链烧熔，于是船舰通行无阻。

五代时，晋王李存勖拥有河北之地后，就用铁锁截断德胜口，并在河的南北两侧各筑一城，号称“夹寨”。

王彦章（后梁人，字子明）奉命到滑州后，先故意命人准备酒食大宴将领，暗中却派人准备舟船，命六百士兵手持大斧，载着冶炼工匠和炉炭等设备，乘风顺流而下。

王彦章和将领喝酒喝到一半时，便故意装醉吐了满身，借口要换衣服，暗中却率精兵千人，沿着河直抵德胜。船上士兵点火烧熔锁链，再接着用大斧砍断浮桥，这时王彦章率兵急攻南城，于是大败晋王。

888. 韩世忠

【原文】 世忠与兀术相持于黄天荡，以海舰进泊金山下，预用铁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细一细，则拽一舟沉之。兀术穷蹙。

嘉靖间，倭寇猖獗吴郡，亦有黄天荡之捷。时贼掠民舟，扬帆过荡，官军无敢抗者，乡民愤甚，敛河泥船数十只追之，以泥泼其船头。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蹑草履，用长脚钻能及远。倭覆溺者甚众。

【译文】 宋朝名将韩世忠曾与金兀术在黄天荡相持，当时韩世忠把军舰都停泊在金山下，并且事先准备许多大铁锁，在铁锁上绑上大铁钩，交给身强体壮的士兵使用。

第二天早上，当金兵乘着船舰呐喊进攻时，韩世忠把军舰分成两队，分别绕到敌舰背后，用大铁锁扣上敌兵舰尾，每钩住一只敌舰，便硬生生地连人带船拽入江中弄沉，金兀术因而遭到惨败。

〔梦龙评〕明世宗嘉靖年间，吴郡一带倭寇猖獗，也曾有过一次黄天荡大捷。当时倭寇抢夺民船，沿海居民惶惶不安，眼睁睁看着倭寇横行肆虐，官军却毫无制敌之策。

为此乡民极为愤慨，于是就约集十几艘民船，打捞河里的淤泥，载着淤泥追近倭船。乡民们都穿着草鞋，手持长柄铁杓，把淤泥泼向倭船，倭寇脚踩烂泥，根本站不稳，乡民又用长柄钻刺突倭寇，贼人落水淹死了不少人。

889. 杨 素

【原文】 杨素袭蒲城，夜至河际，收商贾船，得数百艘，置草其中，践之无声，遂衔枚而济。

【译文】 杨素想突袭蒲城，夜晚时来到河口，先向商家收购数百艘民船，在船板上散置苇草，士兵在上路时就不会发出声响，于是全军在一片静悄悄中渡河。

890. 马 隆

【原文】 马隆讨树机能。虏兵劲，皆负铁铠。隆于夹道累磁石。贼行不得前。而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遂大破之。

【译文】 马隆奉命征讨树机能，虏兵十分骁勇强悍，且个个身穿盔甲，刀枪不入。马隆于是在道路的两侧暗藏磁铁，虏兵经过时，被磁铁吸住无法前进，马隆的士兵便在这时穿着犀牛皮制成的盔甲进击，将树机能的军队杀得片甲不留。

891. 吕 蒙

【原文】 周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求救。蒙说瑜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瑜从之。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兵追蹙之，获马三百匹。

【译文】 三国时周瑜派甘宁进攻夷陵，曹仁分兵包围甘宁。甘宁情势危急，就向周瑜求救。

吕蒙对周瑜说：“只要派三百个人，在夷陵险道上堆积木柴阻断道路，曹仁的部众一定会弃马步行，我们就能虏获曹军的马匹。”

周瑜听从吕蒙的建议，大军与曹仁军在夷陵交战，曹军果然死伤惨重，暗夜败逃时，又遇上吕蒙事先在险道上堆积的木柴，士兵们只好弃马步兵。这时

周瑜的追兵尾随而至，虏获了三百匹马而回。

892. 贺若弼 崔乾祐

【原文】 隋兵与陈师战，退走数四，贺若弼辄纵烟以自隐。

哥舒翰追贼入险道。贼乘高下木石，击杀甚众。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欲以冲贼。会东风暴急，贼将崔乾祐以草车数十乘，塞毡车之前，纵火焚之。烟所被，官军不能开目，妄自相杀。

【译文】 隋军与陈国军队一连交手四次，连战皆北。隋朝大将贺若弼在兵败时，命士兵纵烟，利用烟幕遁逃。

唐朝名将哥舒翰（突厥人，谥武愍）将贼人追杀入险道后，贼人利用地形的优势，由高处向下丢掷木石，唐军伤亡惨重。

哥舒翰想用以毛毡为篷的马车为先锋，冲散贼人的攻势，不巧突然刮起一阵猛烈的暴风，贼将崔乾祐用几十辆装麻草的马车，横阻在毡篷车前，并且命人放火烧草。结果官兵们的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竟自相残杀。

893. 李 勣

【原文】 薛延陀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援马以追奔；失于应接，罪至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及入寇，李勣拒之。延陀弓矢俱发，伤我战马。勣令去马步战，率长稍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众失马，莫知所从，遂大败。

【译文】 唐朝时薛延陀（种族名，最初为薛部与延陀部，后薛部灭延陀部，于是称薛延陀）步战的方法是，把五人编成一伍，由一个惯常征战的人牵着马，四人在前面作战，打胜仗就上马追击，如果接应不及，士兵就获死罪，没收口粮，家眷赏给其他战士为奴仆。

薛延陀入侵大唐时，李勣率军抵御。

薛延陀的军队纷纷发射弓矢，唐军的战马许多都被射死。李勣命兵士下马，拿着长矛向前冲杀，又命薛万彻率领几名骑兵射杀他们负责牵马的士兵。薛延陀的军队失去了马，不知该如何作战，于是大败。

894. 岳飞 刘锜

【原文】 兀术有劲兵，边批：骑兵。皆重铠，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名“拐子马”，又号“长胜军”。每于战酣时，用以攻坚，官军不能当。郾城之役，以

万五千骑来。岳飞戒兵率以麻扎刀入阵，勿仰视，但斫马足。拐子马相连，一马仆，二马不能行。官军奋击，大败之。

慕容绍宗引兵十万击侯景，旗甲耀日，鸣鼓长驱而进。景命战士皆被甲，执短刀，入东魏阵，但低视，斫人胫马足。边批：此即走板桥，戒勿旁视之意。飞不学古法，岂暗合乎？

兀术有牙兵，边批：步卒。皆重铠甲，戴铁兜牟，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号“铁浮图”。顺昌之役，方大战时，兀术被白袍，乘甲马，以三千人来。刘锜令壮士以枪擗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

【译文】金兀术的铁骑军，每匹马都身披铠甲，三马为一伍，用铁索相连，取名“拐子马”，又叫“长胜军”。每次与宋军交战时，常能突破宋军坚强的守备，使宋军无招架之力。

堰城之战，金兀术率五千拐子马来袭，岳飞命士兵用麻扎刀破敌阵，严令士兵不可抬头，只须低头砍金人骑兵马脚。拐子马是三马相连，一马倒，另外两匹马也失去战斗力，这时宋军再奋勇冲杀，因而大败金兵。

〔梦龙评〕东魏慕容绍宗率兵十万攻击侯景，旌旗盔甲均盛，擂击战鼓督促士兵前进。侯景命士兵披上盔甲，手持短刀，冲入东魏兵阵后，只管低头砍人小腿、马脚骨。岳飞的麻扎刀阵虽不是学古人，但其中不无雷同处。

金兀术的步兵，都个个身穿盔甲，头戴铁帽，盔甲下也缀有铁裙边，每三名士兵为一伍，用铁索贯连，号称“铁浮图”。

顺昌之役，两军正打的难解难分时，金兀术身穿白袍，骑着战马，率三千铁浮图来攻。

刘锜命士兵用长枪挑去金兵的帽兜，用大斧砍断金兵手臂，剁碎金兵脑袋，破了金兀术的铁浮图，缔造顺昌大捷。

895. 钱传

【原文】吴越王 遣其子传 击吴。吴人拒之，战于狼山。吴船乘风而进，传 引舟避之。既过，自后随之。边批：反逆为顺。吴回船与战，传 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传 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译文】吴越王派儿子钱传 攻击吴国，两军大战于狼山。

吴国的船舰乘风前进，钱传 却只一味闪躲吴舰的攻击，等吴国的船舰开过后，就率船舰紧紧跟在吴船后面〔反逆为顺〕。吴船想调转船头，这时钱传 下令士兵顺着风势，散扬灰土，弄得吴国人眼睛睁不开。

到了两军的船舷靠在一起后，钱传 命士兵先在自己的船上铺上沙土，却在吴军的船舰上洒豆，豆子沾上血水之后更易滚动，吴国的士兵个个摔得四脚

朝天，钱传 于是放火焚烧吴船，吴军大败。

896. 杨 璇

【原文】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馔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后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骇散，追逐伤斩无数，梟其渠帅，郡境以清。

【译文】 汉朝人杨璇（字机平）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的土寇攻打郡中各县。贼人势力庞大，而杨璇兵力薄弱，官员们见敌我悬殊，都忧心忡忡。

杨璇命人准备了几十辆马车，用袋子装满石灰放在车上，另外在马尾上系上布条，并在战车上面装载弓箭。

到了双方交战时，杨璇命马车在前，顺着风向一路洒石灰，让贼人张不开眼睛。这时再引火烧马尾上的布条，马儿疼痛受惊，拚命往贼营中奔驰，后车的弓箭手乘此时乱箭齐发，钲鼓响天震地，贼人纷纷四散逃命，官兵立刻追击，砍死杀伤不计其数，终于把贼人首领斩首示众，全郡又恢复平静。

897. 刘 锜

【原文】 刘锜顺昌之战，戒甲士带一竹筒，其中实以煮豆，入阵则割弃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虏马饥，闻豆香，低头食之；又多为竹筒所滚，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马俱毙。

毕再遇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搏战，佯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遂大胜。

【译文】 刘锜在顺昌之役时，训令士兵每人携带一个竹筒，筒中装填煮好的豆子，冲入金兵阵地后就割开筒口，把筒中豆子散倒在地上，空筒就随手丢弃在敌营。

金兵的马匹饿了，闻到豆香，就低头大吃起来，但马脚踩到竹筒，站不稳，所以不论金兵或马匹都受伤不轻。

〔梦龙评〕毕再遇曾有一次在诱敌作战时，边战边退，一连输了四仗。见天色已暗，就命人用香料煮黑豆，然后散置在地上，又再命士兵上前迎战，过一会儿又命士兵故意败阵退兵。敌兵乘胜追击，但由于争战多时，马儿已饿了，闻到黑豆香，就只顾低头找黑豆，根本不听指挥，这时毕再遇率军反攻，大胜敌兵。

898. 公子偃 房伯玉 宗慝 朱滔

【原文】 鲁庄公十年，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乃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败宋师，齐师乃还。

城濮之战，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本此。

魏主为南阳太守房伯玉所败，乃自引兵袭克宛。伯玉婴内城拒守。宛城东南有桥，魏主过之。伯玉使勇士数人衣斑衣，戴虎头帽，伏窦下，突出击之，魏主人马俱惊。

檀和之等攻林邑。林邑王倾国来战，以具装被象，前后无际。宗慝曰：“吾闻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拒。象果奔走，遂克林邑。

朱滔围深州。李惟岳以田悦援后至，惟岳将王武俊以骑三千，方阵横进。滔绘帛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噪奋驰。贼马惊乱，因击破之。

【译文】 鲁庄公十年，齐、宋两军进逼到鲁国都城附近的郎邑。

鲁国大夫公子偃说：“宋军军纪不严整，我军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只要宋军一败，齐军也会撤退。”

于是公子偃就悄悄率军由南门出去，命士兵蒙着虎皮偷袭，大败宋军；宋军溃逃后，不久齐军果然也撤退。

〔梦龙评〕城濮之战时，胥臣以虎皮披在马身上，进犯陈、蔡二国，就是模仿此事。

魏主被南阳太守房伯玉（后魏人，果敢有谋略）打败后，就亲自率兵袭击宛城。房伯玉严守内城御敌。

宛城东南有座桥，房伯玉先命数名勇士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头戴虎头帽，埋伏在桥洞下，等魏主率兵经过时，就突然现身攻击，魏主人马遂在惊惧中败退。

南北朝时檀和之（南朝宋人，官至豫州刺史）等人率军攻打林邑国，林邑王倾尽全国兵力应战，命士兵骑在大象身上作战，放眼望去象阵绵延无际。

宗慝说：“我听说外国有狮子，能威服百兽。”

于是命士兵穿上狮服，与象阵相抗，象群果然溃退，于是平定了林邑国。

唐朝时朱滔包围深州，李惟岳（曾为恒州刺史，后反唐，为部将王武俊所杀）等正待由悦的援兵到来，先命部将王武俊（唐契丹人，字元莫）率骑兵三千人进行骚扰。

朱滔在丝帛上画上狮子像，命士兵蒙在脸上，然后击鼓大叫冲向敌人，王武俊的人马不由大感慌乱，遂被朱滔击败。

899. 管仲 隰朋

【原文】 齐桓公伐山戎，道孤竹国，前阻水，浅深不可测。夜黑迷失道，管仲曰：“老马善识途。”放老马于前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不难于师老马与蚁，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古圣开天制作，皆取师于万物，独济一时之急哉？

【译文】 春秋时，管仲和隰朋有一次随齐桓公远征孤竹国，凯旋归国时，夜晚行军竟然迷路，不能前进。

管仲说：“老马识途！”

于是就放开老战马，让它自由往前走，全军跟在它的后面，不久果然找到回齐国的大道。

在行经山区时，军中已没有多余的储水。

隰朋说：“蚂蚁冬天时在山南筑窝，夏天在山北营巢，在蚁窝一寸远的地方向下挖掘，就可掘出水源。”

命人掘地，果真涌出地泉。

以管仲的圣明、隰朋的智慧，尚且要以老马、蚂蚁为师。现在人面临困境时，只想以自己愚笨的心智去模仿圣人的智慧，怎会不犯错呢？

〔梦龙评〕古代圣人制定各种规章制度，无不以天地万物为师，而不仅仅只是救一时的急难啊！

900. 张 贵

【原文】 襄城之围，张贵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舷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有之奇也！

【译文】 宋朝时襄阳被围，张贵（曾被围于襄阳五年，后战死）曾命人建百多艘没有船底的战船，船边竖立旗帜，两舷也各站立两名士兵，引诱敌兵进攻。

敌兵竟纷纷中计，想跳上船攻击宋兵，结果失足落水淹死的竟有一万多人。这也是前人从未有的奇计。

901. 铁菱角 火老鸦

【原文】 流贼犯江阴，县人以铁菱角布城外淖土中，纵牲畜其间。贼争掠

豕，悉陷，着菱角，不能起。擒数十人，后更不敢近城。

流贼刘七等，舟泊狼山下。苏人有应募献计用火攻，其名“火老鸦”，藏药及火于炮，水中发之。又为制形如鸟喙，持之入水，以喙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可沉。试用之，已破一船。贼骇谓：“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为守兵所蹙。

【译文】 流贼侵犯江阴县，县中居民先在城外的沼地中散置铁菱角，再将牲畜赶往沼地放牧。贼人见沼地有牲畜，就争相前往捕掠，结果双脚陷在铁菱角中无法挣脱，共擒获数十贼人，从此贼人便不敢再接近县城了。

流贼刘七等人侵扰江苏，把贼船停泊在狼山下，官府悬重金奖赏能献计退敌者。

有人献计用火攻贼，称为“火老鸦”行动——就是将火药藏在炮筒中在水中发射，又建造形状如鸟嘴的武器，命士兵潜入水中，绑缚在贼船下，机关发动，鸟嘴就会自行转动，穿透贼人船底。

经过测试，贼人有一艘船底被凿穿，不禁大为害怕，认为江南兵能在水中破船，有若神兵，于是纷纷弃船上岸，遂为官军所擒。

902. 勾践 袁侨

【原文】 越伐吴，军于江南，吴王军于江北。越王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战，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令左军右军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遂围吴。

桓温伐汉。议者欲分为两军，异道俱进，以分敌势。袁乔曰“今悬军深入，当合势力，以取一战之捷。万一偏败，大事去矣！”乃令军而进，弃去釜甑，持三日粮，以示必死。遂败汉兵，直逼成都。

分兵用其计，合兵用其锐。有分而胜者，钟会牵姜维于剑阁，而邓艾别由阴平道袭蜀是也。有合而胜者，吴夫差三万人为方阵，以势攻，晋人畏之是也。有分而败者，黥布为三军，欲以相救，或言兵在散地，偏败必皆走，布不听而败是也。有合而败者，兀术顺昌之战，兵集城下，太众，不能转动是也。

【译文】 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国，越军驻扎江南，吴军在江北扎营，越王勾践把军队分为左、右两军外，又命亲信兵六千人为中军。

第二天两军交战，战至黄昏时，勾践命左军悄悄到上游五里处待命，再命右军同样不许出声渡江五里后待命。

半夜时分，勾践命左、右军同时击鼓，一时杀声震天，吴兵听了后，害怕

的说：“越兵分两路夹击我军！”

于是吴军也分左右两路抗拒，越王勾践遂亲率中军悄悄渡河，攻击吴军主力，结果吴军大乱，终于大败。

晋朝大将桓温伐蜀汉时，有人提议要分为两军，从不同的道路同时向前推进，以分散汉兵的兵力。

袁侨说：“现在我们孤军深入，应当集结所有兵力以取得战果。假如军分两路，有一路被蜀兵打败，那就大势已去了。”

桓温于是决定集中兵力进攻，命士兵丢弃烧饭用的餐具，只带着三天的干粮，表示只有战死没有退还的决心，终于大败蜀兵，直逼成都。

〔梦龙评〕战略上用分散兵力的策略，为的是用计谋出奇制胜；采集中兵力的策略，为的是增强打击的力量。

历史上有因分散兵力而获胜的事例，如锺会在剑阁牵制住姜维，邓艾另外率军由阴平道偷袭蜀国便是；也有分散兵力而失败的事例，如黥布分为三军，有人批评兵力分散，若有一军溃退，其余两军也会败逃，黥布不听，果真战败，就是一例；有合聚兵力失败的，如金兀术的顺昌之役，金兵集结城下，因为人数太多，以致无法灵活运动而失败，就是一例。

903. 晁 错

【原文】 匈奴数苦边。晁错上言兵事曰：“臣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故兵法：‘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以蛮夷攻蛮夷，是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驍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来归者数千，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利兵，益以边郡之良骑；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此万全之术也。”错又上言：“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水土，见行如往弃市。陈胜先倡，天下从之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不如选常居者为室庐、具田器，以便为城塹丘邑，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衣廩，胡人入驱而能止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生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上

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万世制虏之策，无能出其范围。

【译文】 汉朝时匈奴屡次侵扰边境，晁错上书议论有关对敌作战的策略，他说：

“据臣所知，两军近距离的作战，最要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占得地利优势；二是士兵受过训练，习惯作战；三是武器精良。

“所以兵法上说：‘武器不精良，等于把士兵送给敌人；士兵不经过训练，不能用于作战，等于是把带兵的将领送给敌人；将领不懂用兵之道，等于是把国君送给敌人；国君不能慎选大将，等于是把国家送给敌人；这四种情形，是用兵作战时最要注意的。’臣认为用蛮夷之道攻击蛮夷，是中国应该采取的战略。

“今天匈奴的地理形势、战斗技巧和中国不同，上山下坡，渡河涉溪，中国的马比不上匈奴；在倾危的险道上，一面骑马一面射箭，中国的骑兵比不上匈奴；在风雨中长时间鏖战，在饥饿干渴中受困，中国的步兵比不上匈奴；这些都是匈奴兵的优点。

“如果在平原、平地，利用轻便的战车、骁勇的骑兵作战，那么匈奴兵就容易混淆方位；用劲弩、长戟，射向远处的敌阵，那么匈奴的弓箭就不能抵挡；再加以坚硬的甲衣，锋利的兵刃，长短兵器交杂作战，弓箭手来往穿梭，伺机攻击，士兵列阵向前推进，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难阻挡我们；将官突发信号，万箭攻向同一目标，那么匈奴防身的皮铠、木盾都不管用了；下马后用剑戟等武器作战，那么匈奴兵的两脚就无法使唤了（匈奴习惯骑战，不习惯步战）。这些，都是中国兵的优势。

“就以上分析来看，匈奴战技的优势有三项，中国兵所占的优势有五項。古代帝王，要有万全的把握才敢发动战争，今天投降或前来归附的蛮人有好几千名，他们的战技专长和匈奴兵一样，如果陛下能赐给他们坚硬的盔甲，锐利的武器，再加上边境骁勇的骑兵，任命一位能深深了解他们习俗、安抚他们心理的明将；在险地作战，就用蛮兵抵挡，在平地作战，就用战车制敌，这两种策略交互运用，利用两个兵种的特长加以发挥，这就是发动战争的万全之计。”

晁错又上书说：

“胡、貉地方的人能耐寒冷，扬、粤地方的人能耐暑热，秦国戍守边境的士卒，大多不能适应当地的水土气候，所以都把戍守边境看成前往死亡之地。陈胜首先高呼起义口号，天下人群起追随，这是秦朝靠武力统治天下的错误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所以陛下不如在边境建好房舍，提供耕田的农具，劝募百姓前往居住，利

用地形修建城墙，挖深沟堑。愿意前来的百姓，有罪的可以免罪，无罪的可以封爵，再赐给他们衣服、食物。遇到胡人入境抢掠家畜，凡能阻止胡人掠夺的，主人就把一半的畜产送给他，再由政府补回主人的损失。

“如此一来，各乡里的百姓就能相互救助，有胡人犯边，也能不怕死的勇敢抵御，他们会这么做，不是感恩皇上，而是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和强迫百姓戍守边境，由于不熟习地理环境而产生畏惧胡人的心理，两者比较起来，功效相差万倍。”

汉文帝接受晁错的建议，便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境。

〔梦龙评〕后代论述戍守边境的策略，没有人能逾越这个范围。

904. 范 雎

【原文】 范雎说秦王曰：“以秦国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诸侯，譬走韩卢而搏蹇兔也。而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不忠，而大王之计亦有所失也。”王跽曰：“愿闻失计！”雎曰：“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非计也。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则王之尺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赵必皆附；楚、赵附，齐必惧矣。如是韩、魏因可虏也！”王曰：“善！”

【译文】 战国说客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凭秦人的勇敢和强大的兵力来威服天下诸侯，就像驱使韩卢（古代有名的快狗）去追捕兔子一般。但十五年来秦国却紧闭函谷关，不敢向东发兵，就是因为相国穰侯的谋国不忠，再加上大王策略也有所错误。”

秦昭襄王说：“寡人很愿意听一听错误在哪里？”

范雎说：“穰侯率军越过韩、魏等国而去攻打齐国，这是不对的，大王应该采行‘远交近攻’的策略，那么能多扩张一寸土地，大王就多得一寸地；能多扩张一尺土地，大王就多拥有一尺地。今天韩、魏都位于中原，正当天下的枢纽，如果大王想称霸诸侯，就必须敦睦位居中原枢纽的大国，进而威胁楚、赵两国；如果楚、赵能亲附秦国，齐国必然会害怕而表示屈服，韩、魏自然可轻易取得。”

秦昭襄王说：“你说得很对。”

905. 王 朴

【原文】 周世宗时，拾遗王朴献《平边策》，略云：“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唯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

挠其西，备西则挠其东，彼奔走以救弊。则奔走之间，我可窥其虚实，避实击虚，所向无前，则江北诸州举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南亦不难下也。江南下，而桂、广、岷、蜀，可飞书召之矣。吴、蜀既平，幽必望风而至，唯并为必死之寇，必须强兵力攻，然不足为边患也。”世宗奇之，未及试。其后宋兴，卒如其策。

【译文】 后周世宗时，拾遗王朴曾提出《平边策》，内容大意是：

攻占土地的基本原理，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着手，放眼天下，当今只有吴国东到海、南至江将近两千里的防线，最容易攻占。

我们从吴国防备最薄弱的地方开始进攻，他们防备东方，我们就进攻西方；他们守备西方，我们就搅乱东方，他们一定会奔走救援。在奔救之间，我们就能看出他们的虚实、强弱；然后我们避开防卫坚固的地方，攻击武力薄弱的地方，这样一来一定战无不胜，那么长江北岸的各州，都将归我们所有。

取得江北之后，就利用江北的百姓，继续我们征讨江南的计划，那么江南也不难取得了。江南一旦到手，那么桂林、广东、四川、巴蜀等地，就只需传递一两封谕示文书便足以教他们投降了。

吴、蜀既已平定，那么燕地一定闻风归附。只有河东，是拼死也不会归附的匪寇，必须要出动强大的兵力来攻取，但也不足以构成我国的边患。

周世宗对这个建议颇为赞赏，可惜还来不及照这策论去做就病死了，日后宋朝代之而起，宋主就是按照这计策实行。

906. 任瑰 唐太宗

【原文】 李渊兵发晋阳，入临汾，去霍邑五十余里。隋将宋老生帅精兵二万屯霍邑，大将军屈突通将骁骑数万屯河东以拒渊。诸将请先攻河东。任瑰说渊曰：“关中豪杰皆企踵以待义兵。瑰在冯翊积年，知其豪杰，请往谕之，必从风而靡。义师自梁山济河，指韩城，逼郃阳，萧造文吏，必望尘请服。然后鼓行而进，直据永丰。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裴寂曰：“屈突通拥众据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边批：此亦常理，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附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时日，敝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会久雨，渊不能进，军中乏粮，刘文静请兵于始毕可汗，未返。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欲还救根本。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

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遂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尔，何以自全？”渊不听。世民将复入谏，会渊已寝，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渊召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渊乃悟曰：“兵已发，奈何？”世民曰：“右军严而未发，左军去亦未远，请自追之。”乃与建成分道夜进，追左军复还，已而太原运粮亦至。诱老生战，斩之。日已暮，无攻城具，将士肉薄而登，遂克霍邑。

按：任瑰之策，即李密说杨玄感，魏思温说徐敬业者，特太宗用之而胜，二逆不用而败耳。○杨玄感之谋逆也，李密进三策曰：“天子远在辽海，公若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关中四塞，吾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若随近先向东都，以号令四方，但恐彼知固守，若攻之百日不克，援兵四至，非吾所知矣！”玄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俱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计，乃为上策。”密知计不行，退谓人曰：“楚公好反而不求胜，吾属为虏矣！”未几，玄感败。○徐敬业举兵，问计于军师魏思温，对曰：“公既以太后幽系天子，宜身自将兵，直趋洛阳。山东、韩、魏知公勤王，附者必众，天下指日定矣！”敬业曰：“不然。金陵负江，王气尚在，宜先并常、润为霸基，然后鼓行而北。”边批：此谋反，非勤王也，何以服众？思温曰：“郑、汴、徐、亳，世皆豪杰，不愿武后居上，蒸麦为饭，以待我师，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业不从，使敬猷屯淮阴，韦超屯都梁山，而自引兵击润州，下之。思温叹曰：“兵忌分，敬业不知席卷渡淮，率山东士先袭东都，吾知无能为矣！”○李密为玄感策何智，自为策又何愚也！思温之谋善矣，而敬业本谋，实不为勤王，奈何从之！李士实亦劝逆濠直捣南都，勿攻安庆，亦李、魏之故智。濠不听而败。夫隋炀弑虐，则天篡统；二李举兵，犹曰有名，彼逆濠何为者哉！天不佑叛贼，即直捣南都，亦未见其必胜也。

按：宸濠兵起，声言直取南京，道经安庆。太守张文锦与守备杨锐等合谋，令军士鼓噪登城大骂，激怒逆濠，使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而守仁得成其功。虽天夺其魄，而文锦诸人之智亦足术也！

【译文】 隋末时李渊由晋阳发兵，进入临汾郡，离霍邑有五十多里路。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两万人驻守霍邑，另有大将军屈突通带领数万骑兵戍守河东，共同抗拒李渊。

李渊的将领请求先攻打河东，任瑰对李渊说：

“关中的豪杰，盼望我们义军的到来已有多年了。我在冯翊多年，请让我前去晓谕，他们一定会起而效忠我们。我们大军从梁山度河，直走韩城，进逼邠阳。当地的首长萧造是一名文官，听说大军来到一定会请求归顺。然后我们再击鼓进兵，直攻永丰，虽然尚未进入长安城，但整个关中已在我们的掌握中了。”

裴寂（字玄真）说：“屈突通率大军戍守河东，如果我们不先击败他，而直攻长安〔这也是常理〕，万一失败退兵，就会被屈突通所率领的河东兵攻击，前后夹击，对我军相当危险。”

李世民说：

“话不是这么说的，用兵作战讲的是快速，我们借着多次胜利威猛的气势，一路抚慰归顺的士兵、百姓，这时向西进攻长安，长安的百姓，望见我军的军旗就已震惊骇怕，我们趁对方还不及思考计谋、还不及奋起作战勇气时，一举攻下长安，就如同摇撼树上的枯叶一样容易。如果只在长安城外耗费时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仔细计谋，修治防备完成部署，只不过是使自己白白浪费时间，消磨军士斗志，那么大势就去了。再说关中群豪并起，不能没有归属〔这点更要紧〕，也不能不早加招抚。屈突通只是一名奴才，不值得顾虑。”

不料这期间一直大雨不停，李渊无法进兵，军中粮食短缺，刘文静去见突厥的治毕可汗还没有回来，就传出突厥和刘武周暗中勾结偷袭晋阳的消息。

李渊想回晋阳救援，李世民却说：

“现在稻谷大熟，遍布原野，不必为军中缺粮而发愁！宋老生个性轻率急躁，只一场胜仗就能制服他；而李密在夺取粮仓后，就没有再作久远的打算；刘武周和突厥表面虽然亲善，内心却相互猜疑，刘武周虽想攻太原，但又哪能忘记近在咫尺的马邑呢？我军打着举大义、救苍生的旗号，就应该奋不顾身先入咸阳，以号召天下，现在遇到小小的敌人，就立即调转军队，我怕为大义而投效我军的壮士，会因而离散解体，则我们也不过是防守太原城的地方贼而已，如何保全自己呢？”

但李渊不听他的意见，李世民想再进帐劝止，可是李渊已经睡了。李世民无法进帐，只有在帐外号哭〔李渊不知他的儿子是位英雄〕，哭声传到帐内，李渊只好召他进去。

李世民说：“今天我们高举义旗出兵，向前拼战就成功，懦弱后退就离散；士卒离散在前，敌军乘危于后，不要多久就命丧黄泉，我怎不悲伤大哭呢？”

李渊终于觉悟，说：“但军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呢？”

李世民说：“右军严整装备还未出发，左军虽然已经离开，依我估计距离并不远，请准我追赶。”

于是李世民当夜便追上左军。

不久，太原的粮食也运到了。接着李世民用计诱宋老生出兵，宋老生大败被杀。这时天色已暗，李渊下令登城，由于没有登城的城梯，士兵搭成肉梯，终于攻下霍邑。

〔梦龙评〕其实任瑰的献计与李密游说杨玄感、魏思温游说徐敬业，都是同出一辙。然而只有李渊采纳，因而取得天下，另外二人不用，所以败亡。

杨玄感有谋反的野心，李密向他献三计，说：“天子远征辽海，您若率军直入蓟县，控制险要，天子因前有高丽国，归路又被您阻断，您一定可不战而胜，这是上策。关中形势险要，我们向西而行，沿途不攻城镇，直取长安，安抚当地豪杰，招抚当地百姓，占据要塞严加防守，天子即使回到京城，已失民心，我们就可从长计议了。如果先就近攻打东都，以号令四方士民，只怕别人早已事先防备，如果百日之内无法取胜，等天子援军一到，胜败的结果，就不是我所能预料的了。”

杨玄感说：“不对！朝廷百官的家属都在东都，如果先取得东都，就会动摇他们的斗志，再说如果大军所经过的城邑，都不加以攻占，又如何显示我的威武呢？所以我认为你所说的下策，正是我的上策。”李密退出后，对别人说：“楚公想造反却不想求胜，我们快成为阶下囚了。”不久，杨玄感果然兵败。

徐敬业举兵后，曾询问军思魏思温的看法，魏思温说：“明公以匡复大唐为借口，就该率军直攻洛阳，那么天下人都会知道明公起兵是为王室靖难，四方都会群起响应，天下也就指日可定了。”徐敬业却说：“不对，金陵有长江为天险，仍有王者霸气，不如先攻取常州、润州，奠下根基，然后再北攻中原〔这是谋反，不是勤王，无法使民众信服〕。”

魏思温说：“山东的豪杰们怨恨武后专政，听说明公举兵，都自带粮食准备投效我军，为什么不利用这大好形势，而只想死守金陵，置自己于死地呢？”徐敬业仍不接纳，自己带兵攻打润州。魏思温叹着气说：“用兵时最忌讳兵力分散，徐敬业不集中兵力渡过淮河，率领山东豪杰攻取洛阳，我看很快就要败亡了。”

李密替杨玄感所拟的计谋，是何等明智，但为自己策划，却又愚笨无比。魏思温的谋略是对的，反观徐敬业的做法，哪里是为平王室之乱呢？

明人李士实也曾劝朱宸濠直攻南京，不要出兵安庆，但朱宸濠不听，终至失败。唉！隋炀帝骄奢淫逸，武则天篡唐自立，李密、李渊起兵，仍师出有名，但朱宸濠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老天不保佑叛贼，我看即使朱宸濠直取南都，恐怕也不见得能取得天下。

907. 习马练刀法

【原文】 北虏马生驹数日，则系骠马于山半，驹在下盘旋，母子哀鸣相应，力争而上，乃得乳。渐移系高处，驹亦渐登，故能陟峻如砥。今养马宜就高山所在放牧，亦仿其法，马自可用。又，倭国每生儿，亲朋敛铁相贺，即投于井中，岁取锻炼一度。至长成刀，利不可当。今勋卫之家，世武为业，而家无锐刃。愚意亦宜仿此，箕裘弓冶，不足为笑也。

【译文】 北方胡人所饲养的母马生下小马后，就把母马拴在半山上，而让小马在山下跌跌撞撞的找寻母马，两马嘶鸣声此起彼落，小马极力挣扎攀登上山，才能吃到母奶。过一段日子，再将母马移往高处，小马为吃奶得爬得更高。所以当小马长大后，行走险路有如奔驰平地。

现在我们要训练战马就该在高地放牧，仿效胡人养马的方法，日后，马儿自然能担重任。

此外，听说倭人生下男婴，亲友前来祝贺时，都会携带铁器，投进主人家水井中，主人便会将亲友所送的铁器销熔打造成刀，每年锻炼一次，等婴儿长大后，刀已成利刃，锋利无比。

而今明朝卫士之家，世代以武为业，但家中却找不到锋利的武器，依我的看法，不如也仿照倭人的做法。师法别人的长技，没有什么可耻的。

第九部 闺智

闺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语有之：“男子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其然，岂其然乎？夫祥麟虽祥，不能搏鼠；文凤虽文，不能攫兔。世有申生、孝己之行，才竟何居焉？成周圣善，首推邑姜，孔子称其才与九臣埒，不闻以才贬德也。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则懵。无才而可以为德，则天下之懵妇人母乃皆德类也乎？譬之日月：男，日也，女，月也；日光而月借，妻所以齐也；日歿而月代，妇所以辅也，此亦日月之智、日月之才也。今日必赫赫，月必噎噎，曜一而已，何必二？余是以有取于闺智也。贤哲者，以别于愚也；雄略者，以别于雌也。吕、武之智，横而不可训也。灵芸之属智于技，上官之属智于文：纤而不足，术也。非横也，非纤也，谓之才可也，谓之德亦可也。若夫孝义节烈，彤管传馨，则亦闺阁中之麟祥凤文，而品智者未之及也。

【译文】 俗语说：“男人有德便是才，妇人无才便是德。”这当然是不对的。像麒麟凤凰这样的吉祥之物，亦不能用来捕鼠猎兔，而像春秋时申生这样的仁孝，也不代表他有治国定乱才能。

周朝最被称誉的女子，首推邑姜，孔子赞她能不下于当时一干功臣豪杰，哪里会有因为邑姜的才华洋溢而有损于她个人的德行这种事？

所谓的才能，基本上便是智慧，没有智慧便是无知，没有才干若等于有德，是不是等于说天下那些无知的村姑村妇，皆是德行高洁的人呢？

我的想法是，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落之后月光照明，所以女子正是男子的辅助。为此，我特别采集历史上有关女子才智的实录为“闺智”，分为“贤哲”、“雄略”两卷。

二十五、闺中贤哲

【原文】 匪贤则愚，唯哲斯尚，嗟彼迷阳，假途闺教。集“集哲”。

【译文】 一个人如果不是天生的智者，总希望自己能有可以学习、仿效的对象；除了千篇一律的男性光辉外，有时也不妨就教于闺中的妇人。

908. 马皇后

【原文】 高皇帝初造宝钞，屡不成，梦人告曰：“欲钞成，须取秀才心肝为之。”觉而思曰：“岂欲我杀士耶？”马皇后启曰：“以妾观之，秀才们所作文章，即心肝也。”上悦，即上本监取进呈文字用之，钞遂成。

【译文】 明太祖即位初期想发行纸币，但筹备过程中屡次遭遇困难，有一天夜晚梦见有人告诉他说：“此事若想成功，必须取秀才心肝。”

太祖醒后，想到梦中人话，不由说道：“难道是要我杀书生取心肝吗？”

一旁的马皇后提醒太祖说：“依臣妾的想法，所谓心肝，就是秀才们所写的文章。”

太祖听了大为赞赏，立即命有关官员逞上学者的研究心得，终使纸币得以顺利发行。

909. 赵威后

【原文】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问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

【译文】 齐王命使者送信给赵威后向她请安。

书信尚未取出来，赵威后就问使者：“今年田地的收成如何？人民生活是否都好？大王的身体是否康健？”

使者很不高兴地说：“我奉命前来向王后请安，王后不先问大王近况，却先问农地的收成和百姓的生活，把大王的事放在最后，这不是有些尊卑颠倒吗？”

赵威后说：“话不是这么说的，假使田地收成不好，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

国家没有百姓，又怎会有君王呢？如果先问君王事，那才真是舍本逐末呢！”

接着赵威后又问：“齐国有位叫锺离子的处士，他目前的生活还好吧？他这个人是不管他人有没有饭吃，都想办法给他们饭吃；不管他人有没有衣服穿，都想办法给他们衣服穿。这样一个辅佐大王养民的人，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拔擢他呢？”

“还有业阳子这个人也好吗？他同情失去丈夫的女人和失去妻子的鳏夫，抚恤失去父母的孤儿和失去子女的老人，常常帮助穷困的人，以弥补他们生活上的不足。这也是个辅佐大王养民的人，为什么到现在也不拔擢他呢？”

“还有，北宫的女婴儿子（人名）好吗？她放弃自己婚姻的幸福，将珠花首饰搁在一旁，留在家里侍奉父母，可说是一位贤慧的女子，可做为天下万民的表率，为什么到今天还没让她进宫呢？如果朝廷不重视前面这二位贤臣和一位贤女，那齐王又如何能以王者姿态统治万民呢？”

“于陵（地名）的子仲还活着吗？这个人上不能尽忠于王，下不能治理室家，中不能结交诸侯，只知道驱使百姓做些无益的事，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把他杀了呢？”

910. 刘 娥

【原文】 刘聪妻刘氏，名娥，甚有宠于聪。既册后，诏起鹵仪殿以居娥。廷尉陈元达切谏，聪大怒，将斩之。娥私敕左右停刑，手疏上，略曰：“廷尉之言，关国大政，忠臣岂为身哉！陛下不唯不纳，而又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怨，咎皆归妾；拒谏戮忠，唯妾之故。自古败亡之辙，未有不因于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忿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视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色荒之过。”聪览毕，谓群下曰：“朕愧元达矣！”因手娥表，示元达曰：“外辅如公，内辅如娥，朕复何忧！”

姜后、樊姬、徐惠妃一流。

【译文】 刘聪（五胡十六国前赵人，刘肃第四子，字玄明，晋永嘉年自立为帝）的妻子叫做刘娥，刘聪对她宠爱有加，册立为皇后后，为她建造鹵仪殿。廷尉（官名，掌刑狱）陈元达上书劝谏，言辞激切，刘聪大为震怒，下令斩陈元达。

刘后听说这件事，秘密敕令左右停止行刑，亲笔写了奏章说：

“廷尉的话，关系着国家兴亡、百姓福祉，忠臣进言时，哪里会先想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呢？想不到陛下不仅不采纳他的忠言，反而要诛杀他。陛下的怒气

是因臣妾而起，廷尉遭到杀害是由臣妾招致；如此一来，天下的罪过都集中在臣妾身上，陛下拒绝进谏、杀害忠良都是因为臣妾的关系。

“自古以来国家的败亡，往往由于妇人所引起，臣妾每见史册所记，常常难过得吃不下饭，没想到今天自己却做出这种事，那么后人看臣妾，不是如同今日臣妾看古人吗？臣妾还有什么脸面来服侍陛下，请求在这堂下赐臣妾一死，以防止陛下贪慕美色的过失。”

刘聪看了奏章，对群臣说：“朕实在愧对元达！”

他又把刘氏的表章拿给陈远达看，说：“朕外有像贤卿这样的大臣辅佐，内有像刘后这样的贤妻辅佐，还有什么事情好忧虑的呢？”

〔梦龙评〕姜后（周宣王之后，有贤德）、樊姬（春秋楚庄王夫人）、徐惠妃（唐朝人，八岁就能写文章，太宗召为才人）等都是和刘氏同样的贤德的人。

911. 李邦彦母

【原文】 李太宰邦彦父曾为银工。或以为诮，邦彦羞之，归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银工，乃可羞耳。银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

狄武襄不肯祖梁公，我圣祖不肯祖文公，皆此义。

【译文】 宋朝人李邦彦（字士美）的父亲曾是银矿场的采石工人，有人用李父的职业讥讽李邦彦，李邦彦觉得自己在人前无法抬头，回到家把这件事禀告母亲。

他母亲说：“宰相家的人曾沦落为矿工，的确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矿工出身的父亲，家中出了个当宰相的儿子，却是件非常光彩的事。有什么好丢脸不敢见人的呢？”

〔梦龙评〕宋朝的狄青、明朝的太祖不肯轻易认祖归宗，也都是和李邦彦有同样的想法。

912. 唐肃宗公主

【原文】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番将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遂令为参军之戏。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须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思之妻，由是咸重公主。公主，即柳晟母也。

【译文】 唐肃宗在宫中欢宴群臣，宴中有女艺人表演助兴，其中有一段是穿着绿衣手持简牌，模仿参将打扮的表演。

天宝末年，番将阿布恩获罪被杀，他的妻子被发配宫廷充当艺人，肃宗命她反串表演参军。

公主劝阻说：“宫中女乐已经够多了，不差这名女子。再说，如果阿布恩真是叛将，他的妻子也该视为受刑人，按律不能接近皇上身边；如果阿布恩是含冤横死，皇上又怎么忍心让他的妻子与其他艺人杂处，成为别人娱兴助乐的工具呢？臣妹虽然愚笨，但仍认为皇上要再三思。”

肃宗听了，不由得同情起阿布恩的妻子，于是下令取消演出，另外也赦免阿布恩妻子的罪行，从此大家对公主更加敬重了。

这位公主，就是柳晟（柳敏六世孙）的母亲。

913. 房景伯母

【原文】 房景伯为清河太守。有民母讼子不孝，景伯母崔氏曰：“民未知礼，何足深责？”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旬余，其子叩头出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

此即张翼德示马孟起以礼之智。

【译文】 后魏人房景伯（字长军）为清河太守时，有位民妇呈递状纸控诉儿子不孝。

房景伯的母亲崔氏说：“百姓们没有知识，怎么忍心苛责呢？”

于是召来民妇母子，与民妇同榻共食，要民妇儿子在一旁观看房景伯平日是如何侍奉母亲。不到十天，民妇的儿子便表示悔过，要求与母亲一同回家。

崔氏说：“这个孩子虽然面有惭愧的神色，但心中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暂时再留他们一段时间。”

过了二十多天，民妇的儿子向房景伯不断磕头，甚至额头都磕出血来，非常地悔过，民妇也哭着要求回家。

后来，民妇的儿子果然成为一位远近知名的孝子。

〔梦龙评〕这就是张飞提醒马超对刘备要以事君之礼的智慧。

914. 柳仲郢婢

【原文】 唐仆射柳仲郢镇郾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将，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伶以婢导至，巨源赏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通衢，有鬻绫罗者，召之就宅，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时婢侍左，失声而仆，似中风。边批：诈。命扶之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伶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

此婢胸中志气殆不可测，愧杀王濬冲一辈人！

【译文】 唐朝刑部尚书柳仲郢出任郾城令时，在成都卖了一个和家人处不来的婢女。

刺史盖巨源以西川大将军的身份开拓边疆，当他驻守苦竹溪期间，一家佣工介绍所把这婢女介绍给他，盖巨源决定雇用这名婢女。

一天，盖巨源从窗内往街上看，无意中看到一个卖绫罗绸缎的商贩，于是唤进宅里准备买一些。他首先将所有布匹都摊开来，然后薄薄厚厚、好好坏坏挑个没完。

那时这婢女也站在旁边，突然叫了一声便倒地不起〔好诈〕，好像中风一般不醒人事，于是盖巨源就叫人把她抬回原来那家介绍所。

第二天婢女病愈，人们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她回答说：“我虽是个出身卑贱的女婢，但毕竟还曾经服侍过尚书，我宁可死，也不愿给那种俗不可耐的人当婢女。如果我不倒地装病，他又怎肯辞退我呢？”

此事一时传遍整个成都城，大家都很钦佩这婢女的志节。

〔梦龙评〕这名婢女胸中的气节颇值得钦佩，王浚仲（王戎）那种人和她比起来可真要羞死了。

915. 崔敬女 络秀

【原文】 唐冀州长史吉懋欲为男瑱取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然至门。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低，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瑱后贵至拜相。

周颙母李氏，字络秀，少在室，颙父浚时为安东将军，因出猎遇雨，止秀家。会秀父兄出，乃独与一婢为具数十人馔，甚精腆，寂不闻人声。浚怪觇之，见秀甚美，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秀曰：“门户单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归浚，生颙及嵩、谡，已三子并贵显。秀谓曰：“我屈节为汝门妾，计门户耳。汝不与吾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余年！”颙等敬诺，自是李氏遂振。

绝无一毫巾帼气。“生男勿喜女勿悲”，此诗正堪为二女咏耳。

【译文】 唐冀州副刺史吉懋，想要为儿子吉瑱娶南宫县丞崔敬的女儿为妻，但是崔敬认为两家门第悬殊而拒绝。于是吉懋就利用权势胁迫崔敬，崔敬恐惧之余只好同意。吉懋选了个黄道吉日，抬着一顶花轿带着聘金前来迎娶。

由于事出突然，崔敬的妻子郑氏还不知道已答应这门亲事，因此就抱着女儿痛哭，感叹自己家的门第太低，连女儿的终身大事都不能做主，女儿也赖在

床上不肯起来。

这时崔敬的小女儿对母亲说：“父亲遭逢危难，杀身营救乃属当然，即使被卖为奴婢也心甘情愿。想那吉家也算是名门大户，嫁到他家并不算耻辱，如果姊姊不愿意嫁，那就让我来代替好啦！”

于是妹妹坐上花轿，吉项果然很有出息，后来官至宰相。

晋朝人周颙（字伯仁）的母亲李氏，闺名叫“络秀”，当她还待字闺中时，周颙的父亲周浚官拜安东将军。

有一次，周浚外出打猎遇到大雨，投宿在络秀的家中。正巧这天络秀的父兄外出，她跟婢女两人作了满桌的菜，色香味俱全，让周浚和随行的许多人饱餐一顿。由于家中悄然没有人声，周浚觉得很奇怪，就偷偷探头往室内看，这才发现络秀是一个出奇的美女，惊喜之余，想要把她纳为侍妾。

络秀的父亲、哥哥对这门婚事都不表同意，可是络秀却说：“我们家门第这么卑下，为什么还可惜我这个女儿，我嫁过去以后说不定会很幸福。”

络秀嫁给周浚为妾后，一共生了周颙、周嵩、周谟三个儿子，每个儿子都非常有出息，成为朝中显贵。

后来络秀对儿子们说：“我所以愿意嫁来你们家当妾，为的是想照顾娘家，可是你们却不把我的娘家当亲戚，我对往后的日子还有什么好指望的呢？”

从此周浚就和络秀的娘家经常来往，李家也因而一天比一天有声望。

〔梦龙评〕“绝无一毫巾帼气，生男勿喜女勿悲。”这两句诗正好可借为咏叹这两位奇女子。

916. 乐羊子妻

【原文】 乐羊子尝于行路拾遗金一饼，还以语妻。妻曰：“志士不饮盗泉，廉士不食嗟来，况拾遗金乎？”羊子大惭，即捐之野。

乐羊子游学，一年而归。妻问故，羊子曰：“久客怀思耳。”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自一丝而累寸，寸而累丈，丈而累匹。今若断斯机，则前功尽捐矣。学废半途，何以异是！”羊子感其言，还卒业，七年不返。

乐羊子游学，其妻勤作以养姑。尝有他舍鸡谬入园，姑杀而烹之。妻对鸡不餐而泣。姑怪问故，对曰：“自伤居贫，不能备物，使食有他肉耳。”姑遂弃去不食。

返遗金，则妻为益友；卒业，则妻为严师；谕姑于道，成夫之德，则妻又为大贤孝妇。

【译文】 乐羊子有次在路边捡到一锭金子，回家后很高兴的把这件事告诉妻子。

妻子说：“有志节的人不喝名为‘盗泉’的水，廉节的人不吃嗟来之食，更

何况是捡来的金子呢？”

乐羊子听了大为惭愧，立即将金子放回路边。

乐羊子离家求学一年后突然返家，妻子问他为何提早回家，乐羊子说：“久居异乡心中想家，所以就回来了。”

妻子就拿着剪刀走到织布机旁，对乐羊子说：“这匹绢布是由一丝一线累成尺寸，再由尺寸累成丈，最后成匹。今天若是剪掉织布机只织到一半的布，那么前些日子所织的布，全都成没有用的废物了。现在你求学半途而废，和我将这半成品毁掉有何差别。”

乐羊子被妻子这番话所感动，于是发愤继续求学，七年间不曾返家。

乐羊子离家求学期间，妻子辛勤持家，照顾婆婆。有一次，邻家所养的鸡误闯入乐羊子的园中，婆婆便抓来杀了做菜吃。到吃饭时，乐羊子妻直对着那盘鸡流泪，不吃饭，婆婆感到奇怪，问她原因。

乐羊子妻说：“我是难过家里太穷，不能有好菜吃，才让您吃邻人家的鸡。”

婆婆听了大感惭愧，就把鸡肉丢弃不食。

〔梦龙评〕引志士气节劝丈夫不拾遗金，乐羊子妻可说是益友；断织布勉丈夫完成学业，可说是严师；用道理晓喻婆婆，保全丈夫的名声，又可说是贤德的孝妇了。

917. 孙太学妻

【原文】 嘉靖间，娄东有孙太学者，与妓某善，誓相嫁娶，为之倾赀。无何孙丧妇，家益贫落，亲友因唆使讼妓。妓闻之，以计致孙饮食之，与申前约，以身委焉。孙故不善治产，妓所携簪珥，不久复费尽。妓日夜勤辟纁以奉之，饘粥而已。如是十余年，孙益老成悔过，选期已及，自伤无赀，中夜泣。妓审其诚，于日坐辟纁处，使孙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阴埋也。孙以此其选县尉，迁按察司经历。宦橐稍润，妓遂劝孙乞休归，享小康终其身。

既成就孙，而身亦得所归，可谓两利；所难者，十余年坚忍耳。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娄江地方有位孙太学（太学，对监生的尊称），他和一个妓女是老相好，两人立下非卿不娶、非君不嫁的誓言，孙太学为了她散尽所有的家财。

没多久，孙太学的元配去世，孙家的家道更加衰落，生活日益困难，亲友们于是唆使孙太学具状控告妓女。妓女听说这件事，就派人照料孙太学的起居，并提醒他两人曾有的盟约，愿意嫁他为妻。

孙太学本就是不善理财的人，不久便把妓女陪嫁过来的玉簪、珠宝都散尽花光，妓女日夜辛勤的纺织，张罗家用，也仅够糊口而已。

这样一晃便是十多年，孙太学年纪大了，开始后悔年轻时的荒唐孟浪，眼看又到大比之年，想到没有盘缠赴京应考，不禁伤心落泪。

妓女发觉孙太学是真心想上进求功名，就要孙太学在她平日织布的地方向下挖，结果挖出一千多两黄金。这都是妓女暗暗积存的。

孙太学终于如愿赴京参加考试，放榜后被任命为县尉，后来调升为按察司经历，生活比以往改善许多，于是妓女勤孙太学辞官回家，安享余年。

〔梦龙评〕妓女既成就孙太学，也为自己觅得一个好归宿，可说是相互得利。所难的是，她竟能熬得住这十多年！

918. 吴生妓

【原文】 真定吴生有声于庠，性不羁。悦某妓，而橐中实无余钱。妓怜其才，因询所长，曰：“善樗蒲”。妓乃馆生他室中，所遇凡爱樗蒲者，辄令生变姓名与之角。生多胜，因以供生灯火费。妓暇则就生宿，生暇则读书。后生成进士，欲娶妓，而妓适死，因为制服执丧，葬之以礼，每向人言，则流涕。

吴生从未出丑，此妓胜汧国夫人多多矣。

【译文】 真定地方有个姓吴的书生，性情豪迈不拘，在太学中小有名声，性情豪迈不拘，他爱上一名妓女，但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可让他常上妓院。妓女怜惜吴生是个人才，就问他擅长什么。

吴生说：“掷骰。”

于是妓女就在妓馆中另辟一室，凡是碰到喜欢掷骰的客人，就要吴生改名换姓与客人对掷，吴生常赢，于是就有余钱充当生活费。

妓女有空就去陪吴生，吴生也尽量利用空闲时读书，后来吴生高中进士，想迎娶妓女，没想到妓女却在这时去逝。吴生为她服丧，并以礼厚葬她，后来每逢向人道及妓女的种种往事，必会流下泪来。

〔梦龙评〕以吴生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妓馆掷骰从未出过差池，这妓女真是胜过妍国夫人多多呀！

919. 陶侃母

【原文】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为妾，生侃。而陶氏贫贱，湛每纺绩贳给之，使交结胜己。侃少为浔阳县吏，尝监鱼梁，以一封鲊遗母。湛还鲊，以书责侃曰：“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我，乃以增吾忧矣。”鄱阳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时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仆马甚多。湛语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为计。”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髻，卖得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剉卧荐以为马草，遂具精馔，从者俱给。逵闻叹曰：“非

此母不生此子！”至洛阳，大为延誉，侃遂通显。

【译文】 陶侃的母亲湛氏是豫章新淦人，早年被陶侃的父亲纳为妾。生下陶侃后，陶家更加穷困，湛氏每日辛勤的纺织供给陶侃日常所需，要他结交才识高的朋友。

陶侃年轻时当过浔阳县衙小吏，曾掌鱼市交易。有一次他派人送给母亲一条腌鱼，湛氏退还腌鱼，并且写了封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县令，假公济私把公家的鱼拿来送给我，非但不能让我高兴，反而更增加我的困扰。”

鄱阳的范逵以孝闻名，被举为孝廉（汉时选举科目名，推举能孝顺父母、德行廉洁清正的人）；有一次他投宿陶侃家，正逢连日冰雪，陶侃家中空无一物，而范逵随行仆从，马匹甚多，湛氏对陶侃说：“你只管请客人留下，我自有打算。”

湛氏有一头乌黑亮丽、长度及地的头发，她一刀剪下头发，买得好几斗米回来；又将睡觉用的草垫一割为二，做为马匹的粮草；再砍断屋柱作柴薪，就这样准备了丰盛的馔食，使范逵主仆受到周全、热忱的招待。

事后范逵曾感叹的说：“没有湛氏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陶侃这样的儿子。”

范逵到洛阳后，对陶侃大加赞誉，极力推荐陶侃的才学，陶侃终于成为晋朝大臣。

920. 李畬母

【原文】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今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及追仓官科罪，边批：既沿例亦不必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

【译文】 唐朝监察御史李畬（字玉田）的母亲，是个清廉贞节的人。有一次李畬命人把自己的俸米送回家，李母命人量米，结果多出三石，问小吏原因，小吏说：“按旧例御史所领的俸米，都会超过应领的数量。”

李母又问要给搬夫多少工钱？

小吏答：“按旧例御史是不用多给工钱。”

李母听了大为生气，命人把多领的俸米及工钱送还，并生气的责备李畬，于是李畬追究有关官员的失职罪〔既是沿例，其实不必科罪〕，令其他的御史大感惭愧。

921. 王孙贾母

【原文】 齐湣王失国，王孙贾从王，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

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贾乃入市呼曰：“从我者左袒！”从者三百人，相与攻杀淖齿，求王子奉之，卒复齐国。

不杀淖齿，则乐毅之势不孤，而兴复难于措手，非但仇不共戴天已也。张伯起作《灌园记》传奇，只谱私欢，而于王孙母子忠义不录，大失轻重，余已为改正矣。

【译文】 战国时齐国淖齿叛乱，当初王孙贾追随齐湣王，齐湣王去世后，他的母亲说：“每当你朝出晚归，我总是倚门盼望你回来；又或你晚出不归，我也总是倚闾盼望你回来。你口口声声要事奉君王，如今连君王在哪里都不知道，你还能追随谁呢？”

王孙贾听了大感惭愧，就来到市街大声叫喊：“淖齿叛乱，杀了君王，有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杀淖齿的，请卷起衣袖，露出你的右臂来！”

经他大声一呼，立刻有三百人愿意跟随他一起去杀淖齿，并找到湣王的儿子，拥立他为齐王，最后终于复兴齐国。

〔梦龙评〕王孙贾不率众人杀淖齿，燕国乐毅的用兵形势就不会显得薄弱，如此一来齐国不仅无法报杀君之仇，更谈不上复兴了。

张伯起著有《灌园记》传奇，但只记叙男女情爱，对于像王孙贾母子这般忠义的事迹却不予记载，失去著书立论的轻重旨趣，幸好我已加以改正了。

922. 赵括母 柴克宏母

【原文】 秦、赵相距长平，赵王信秦反间，欲以赵奢之子括为将而代廉颇。括平日每易言兵，奢不以为然。及是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父子异志，愿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王许诺。括既将，悉变廉颇约束，兵败身死。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括母不独知人，其论将处亦高。

后唐龙武都虞侯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嘿好施，不事家产，虽典宿卫，日与宾客博奕饮酒，未尝言兵，时人以为非将帅才。及吴越围常州，克宏请效死行阵，其母亦表称克宏“有父风，可为将，苟不胜任，分甘孥戮”。元宗用为左武卫将军，使救常州，大破敌兵。

括唯不知兵，故易言兵；克宏未尝言兵，政深于兵。赵母知败，柴母知胜，皆以其父决之，异哉！

【译文】 战国的秦国派兵攻打赵国，两国军队在长平对阵，赵王中了秦国的反间计，想派赵奢的儿子赵括代替廉颇为将。

赵括平日将兵法等闲视之，善于纸上谈兵，但父亲赵奢总认为儿子赵括的本领还不到，等到赵括即将率兵启程时，他的母亲亲自上书赵王，说不可派用赵括。

赵王问为什么，赵母说：

“当初赵括他父亲在世为将时，屈身去亲奉饮食的人就有十几人，和他结交为友则有一百多位；国君及皇室所赏赐东西，先夫全都分给官兵；每当接受君命之日起，便不问家事专心投入。现在赵括做了将军之后，军官无人敢抬头看他，君王一有赏赐，就统统拿回家收藏起来，看到便宜、增值快的田宅，能买的便把它买下来。大王认为赵括像他父亲，其实父子的心志不同，希望大王不要派他去。”

赵王说：“你不用再多说了，孤王已经决定了。”

赵母说：“既然大王已经决定，如果今后赵括有不称职的事情发生，请大王记得老妇有言在先，不要怪罪于我。”

赵王立即答应。

赵括代廉颇为将军后，完全改变廉颇的作战方式，最后果然兵败身死。赵王因有言在先，所以赵母并未受到牵连。

〔梦龙评〕赵母不仅仅是了解自己的儿子，谈论带兵之道也颇为高明。

后唐的柴克宏是柴再用的儿子，平日不多话但喜欢帮助别人，平时对自家产业的经营并不重视。虽然他身为禁宫警卫，但从来没有听他谈论用兵之道，只是和朋友下棋饮酒，有人因此断定他绝非将帅之才。

后来吴越王围攻常州时，柴克宏请求准许随军御敌，他的母亲也上表章说儿子有乃父之风，可以任命为将领，如果日后柴克宏有失职之处，愿意领罪受罚。

元宗于是任命他为左武卫将军，命他救援常州，果然大破敌兵。

〔梦龙评〕正因赵括只知死读兵书，不知随机应变，所以才敢轻易的谈论兵事；柴克宏不曾谈论兵事，却深懂用兵之道。赵母知道儿子带兵必败，柴母知道儿子为将必胜；两位母亲都是由他们的父亲来评断儿子日后的作为，不能不令人称奇！

923. 陈婴母 王陵母

【原文】 东阳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陈婴为王。婴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婴乃推项梁。

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

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母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边批：干净。

婴母知度，胜于陈涉、韩广、田横、英布、陈豨诸人。陵母知兴，胜于亚父、蒯通、贯高诸人。姜叙讨贼，其母速之，马超叛，杀刺史、太守，叙议讨之，母曰：“当速发，勿顾我！”超袭执叙母，母骂超而死。明大义也。乃楚项争衡，雌雄未定，而陵母预识天下必属长者，而唯恐陵失之，且伏剑以绝其念。死生之际，能断决如此，女子中伟丈夫哉！徐庶之不终于昭烈也，其母存也；陵母不伏剑，陵亦庶也。

【译文】 汉朝时东阳的少年杀死县令，聚集两万人，想拥立陈婴（秦二世时为东阳令史，谥安）为王。

陈婴的母亲说：“你家不曾有过显赫的祖先，突然获致尊荣，并非吉兆。不如依附他人，如果起义成功，日后仍能封侯，即使失败，也不致成为后世指名叫骂的对象。”

于是陈婴率军推项梁为王。

汉朝人王陵（曾率兵归汉，天下既定，受封为安国侯）率兵投靠汉王刘邦，项羽把王陵的母亲请来，安置在军中。

王陵派人探问消息，项羽就让王陵母亲向东坐，表示尊敬，想以此招降王陵。

王陵的母亲偷偷送走使者，哭着对他说：“希望你替我转告王陵，好好事奉汉王，汉王是个长者，最后终会得到天下，不要因为我的关系，对汉王抱持二心。”

于是引剑自杀〔干脆俐落〕。

〔梦龙评〕陈婴的母亲在起义之初，就已断定必败，就这点已强过陈涉、吴广等人；王陵的母亲断定刘邦必胜，也强过亚父、贯高等人。

马超谋叛，姜叙的母亲鼓励他尽快发兵，并因此而死，可说是位深明大义的妇人。楚汉相争，胜负未定时，王陵的母亲已断言天下必属于汉王，惟恐王陵失去辅佐汉王定天下的机会，引剑自杀，了断王陵心中的牵挂。生死关头能如此果断，真可说是女中丈夫。

徐庶最后不能辅佐刘备，是为保全母亲的性命，如果王陵的母亲不自杀，王陵的遭遇也将和徐庶一样吧！

924. 叔向母

【原文】 初，叔向晋大夫羊舌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党。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鲜，吾惩舅氏矣。”其母曰：“子灵之妻夏姬也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昔有仍氏生女，发黑而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惏无厌，忿

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今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汝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叔向惧，不敢取，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叔向之母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译文】 春秋时，晋大夫叔向（本名羊舌肸）想娶申公巫臣的女儿为妻，可是叔向的母亲却希望他娶自己娘家的人。

叔向说：“我的庶母虽然很多，但是庶兄弟却很少，我讨厌亲上加亲。”

他母亲说：

“子灵的妻子（夏姬）害死了三个丈夫、一个国君、一个儿子，导致一个国家和两位卿大夫灭亡，这还不够可怕吗？我听说：‘世上出现过份美丽的女人，必然有凶险万端的祸事伴随而来（甚美必有甚恶）。’古时的有仍氏生了个女儿，一头青丝又黑又美，光可鉴人，人称她为‘玄妻’，后来乐正后夔娶她为妻，生了个儿子名叫‘伯封’，这儿子的性情像猪一样，贪婪无厌，凶狠无度，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封豕’的外号；不久有穷国的后羿把伯封杀了，从此夔氏断了香烟。

“三代的灭亡，和晋太子申生的废立，祸端都是出在美女，你为什么还要娶美女呢？天生的美人足以迷惑人心，假使没有完美的品德，一定会带来灭祸。”

叔向听了母亲的话，觉得十分恐惧，就打消娶尤物为妻的念头。可是晋平公却强逼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婚后生了个儿子名叫伯石。

当伯石出生时，叔向的母亲前去探视，才到堂前，听见婴儿的哭声就掉头而走，说：“这哭声简直像豺狼的声音，狼子野心，如果有了他，恐怕我们羊舌家会灭亡。”

她因而不肯探视孙子。

925. 严延年母

【原文】 严延年守河南，酷烈好杀，号曰“屠伯”。其母从东海来，适见报囚，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责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遂去归郡。后岁余，果败诛。东海莫不贤智其母。

【译文】 汉朝河南太守严延年凶狠好杀，河南郡的人都称他为“屠伯”。有一天，他的母亲从东海来，正好碰上他在决狱，一看之下大为震惊，便留在都亭，不肯走进郡府。

她见了严延年便责备道：“一个人要敬畏天道神明，不可任意杀人，我不想

在年老的时候看到自己正值壮年的儿子遭到刑狱。好了！我要回东海去，如果你再不改过，我会先在东海替你整理墓地，等你的噩耗传来！”

她于是回到东海郡，一年多以后，严延年果然被判死刑，东海郡的人都称赞他母亲的贤明与智慧。

926. 伯宗妻

【原文】 晋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诸大夫皆谓我智似阳子。”对曰：“阳子华而不实，主言而无谋，是以难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我饮诸大夫而与之语，尔试听之。”曰：“诺。”其妻曰：“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难必及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犁州犁，伯宗子焉？”得毕阳，后诸大夫害伯宗，毕阳实送州犁于荆。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难。”

【译文】 春秋时晋国大夫伯宗早朝后很高兴的回到家里，他的妻子问他说：“有什么喜事让夫君这么高兴呢？”

伯宗说：“今天我在朝上奏事，其他大夫们都称赞我，说我和阳处父（春秋晋国太傅）一样的有智慧。”

妻子说：“阳处父徒有外表，内心却不实在（华而不实），说话冲动但常不经深思，所以后来才会灾祸临身。说夫君像他有什么好高兴的呢？”

伯宗说：“我把在朝上所发生的事讲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了。”

说完后，他妻子说：“其他大夫和夫君不同，再说百姓对朝政的不满已经很久了，我怕夫君会遭到殃及，何不招募侍卫保护州犁（伯宗儿子）的安全呢？”

后来诸大夫想陷害伯宗，州犁遂在卫士毕阳的护卫下避难楚国。

当初，伯宗每次上朝时，他的妻子必定提醒他说：“盗匪憎恶有钱的富人，饥民怨恨不爱民的官吏；夫君平日喜欢疾言直谏，要提防因此而惹来灾祸。”

927. 李新声

【原文】 李新声者，邯郸李岩女。太和中，张谷纳为家妓，长而有宠。刘从谏袭父封，谷以穷游佐其事。新声谓谷曰：“前日天子授从谏节钺，非有拔城野战之功，特以先父挈齐还我，去就间未能夺其嗣耳。自刘氏奄有全赵，更改岁时，未尝以一履一蹄为天子寿。且章武朝数镇倾覆，彼皆雄才杰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从谏擢自儿女子手中耶！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终。公不幸为其属，若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计，则宜脱旅西去，大丈夫勿顾一饭烦恼，以骨肉腥健儿衣食。”言毕悲泣不已。谷不决，竟从逆死。

【译文】 李新声是邯郸人李岩的女儿，三国魏明帝太和年间，张谷把李新声纳为家妓，非常宠爱她。刘从谏承袭他父亲的官职后，张谷就以私人的交谊为他做事。

有一天，李新声对张谷说：

“日前天子虽颁授刘从谏大将军的符信，并不是因为他有攻城掠地的辉煌战功，只是将他先父的官职赐还他，保留他的继承权罢了！自刘氏建汉到现在改朝换代，从不见刘从谏对当今天子有任何尽忠报效的举动，再看看当初那些伐蜀汉立大功的英雄豪杰们，尚且不能长久蒙受天子皇恩，更何况刘从谏只是个从诸多兄弟中挑选出来继承官位的人呢？

“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东西，到头来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它。您不幸身为刘从谏的属下，如果不能痛下心意斩断与他的关系，而尽心效忠当今皇上，就该脱离军籍向西走。大夫夫千万不要因对方对您有一饭之恩，享有暂时的荣华，而使骨肉蒙受血腥的灾难。”

说完后，难过得不不住的流泪。

然而，张谷却未听从李新声的忠告，最后与刘从谏一起遭到诛杀的命运。

928. 娄 妃

【原文】 宁藩将反，娄妃尝泣谏之，不听。既就擒，槛车北上，与监押官言往事即痛哭，且曰：“昔纣用妇言而亡天下，吾不用妇言而亡家国，悔恨何及！”

仆固怀恩之母劝其子勿反，谢综等赴东市，综母独不出视，皆能识大义者，与妃而三耳。

【译文】 宁王朱宸濠想举兵谋反，娄妃在他起事前曾流着眼泪劝阻，但朱宸濠不听。

后来朱宸濠兵败被擒，被关在牢车中押送北方时，与押车的狱卒闲话旧事，不由悔恨痛哭，说道：“从前殷纣王听信宠妃褒姒的话断送了商朝，我没有听从娄妃的忠言也遭到亡国丧家的命运，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

〔梦龙评〕唐朝的仆固怀恩想起兵反叛时，曾遭他母亲劝阻；谢综被绑赴东市斩首时，谢母独不外出看望——这三名妇人都是能深明大义者。

929. 侯敏妻

【原文】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曰：“俊臣国贼也，势不可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但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边批：故意。州将看尾后有字，大怒曰：

“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许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

【译文】 武则天临朝时，御史中丞来俊臣（性残忍）权重气骄，朝中大臣对他无不敬畏三分。上林令侯敏则与来俊臣往来密切。

侯敏的妻子董氏劝阻丈夫说：“来俊臣是戕害国家的国贼，得势不会太久，万一哪天失势获罪，他的党羽一定会遭殃，夫君不妨对他敬而远之。”

侯敏听从妻子的劝告，对来俊臣略微疏远，立即引起来俊臣的不满，不久被贬为涪州武隆县令。

侯敏想罢官回乡，董氏说：“只管去报到，但千万不要存有长久居留的打算。”

于是侯敏就前往涪州报到，在给州将呈递名片时，故意写错了格式〔故意如此〕。州将看了之后，生气地说：“连张名片都写不好，怎么当县令？”

就搁置他前来报到的公文。

侯敏忧心忡忡，董氏说：“只管住下，千万不要有逃走的打算。”

住了五十天后，忠州贼匪作乱，不但杀了武隆县的旧县令，并且还杀害旧县令的家人，侯敏因不得上任而保全一命。

日后，来俊臣被诛杀，他的党羽全部流放岭南，侯敏因听从董氏的话，并未遭到牵连。

930. 王章妻

【原文】 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在廷，贵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后章历位至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边批：遭乱世不得不尔。章曰：“非女子所知。”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日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

吴长卿曰：“妻能料生，女能料死。虽然，其妻可及也，其女不可及也。”

【译文】 汉朝人王章还是儒生时，在长安求学，与妻子住在一起，家境十分穷困。

有一次王章生病，由于家里没有棉被，王章只好用牛栏中的乱麻保暖，一时万念俱灰，流着眼泪与妻子诀别。

妻子生气的叱责王章，说：“放眼当今朝廷众官，有谁的才学能比得上你？今天你只是有病在身，一时遭遇困顿，不自我激励奋发，反倒流泪怨叹，难道

不觉得惭愧吗？”

后来王章果然居高位，成帝时官至棕京（官名，掌治京师），想上书密奏弹劾王凤。

妻子劝阻他说：“一个人要自守分寸〔遭逢乱世不得不如此〕，不要贪求高位，你难道忘了当年在乱麻堆中流泪的日子吗？”

王章说：“国家大事不是你们女人懂得的！”

于是仍上书弹劾，果然获罪下狱，妻女也都成为阶下囚。

当时王章的女儿只有十二岁，半夜时惊醒，哭着说：“平常狱吏要囚犯报数都是到九，今天只报数到八，父亲个性刚直，一定会先判死刑。”

第二天询问狱吏，王章果然已经死了。

〔吴长卿评〕妻子能指出如何明哲保身，女儿能推断出死期。然而，王章妻子的保身哲学，并非难以企及，但他女儿的推断，就实在非常人所及了。

931. 陈子仲妻 黄霸妻

【原文】 楚王聘陈子仲为相，仲谓妻曰：“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于前矣！”边批：陋甚！妻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为人灌园。

王霸与同郡令狐子伯为友。子伯为楚相，子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书于霸，客去，久卧不起。妻怪问之，霸曰：“向见令狐子容甚光，举措自适。而我儿蓬发历齿，未知礼则，见客而有惭色。父子恩深，不觉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孰与君之高？奈何忘夙志而惭儿女子！”霸决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终身隐遁。

孟光梁鸿妻、桓少君鲍宣妻得同心为匹，皆能删华就素，遂夫之高，而子仲、王霸之妻，乃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化游无患，丈夫远不逮矣。

【译文】 楚王想聘陈子仲（战国齐人，名子终）为相。

陈子仲回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我成为相国，明天开始，我出门就有四匹骏马拉乘的马车可坐，每餐摆在我面前的都是山珍美味了。”

他的妻子说：“乘坐四匹骏马拉乘的马车，只不过是坐起来比较舒服；每餐的山珍海味，只不过是吃起来比较奢华。今天只是为坐的舒服、吃的奢华，就担负楚国兴亡的重责，目前世局纷扰，处境艰危，我担心你会因此而丧命。”

于是夫妻两人埋名隐姓，为人浇灌果园了。

汉朝时黄霸（字次公，谥定）和同乡令狐子伯是好朋友，子伯为丞相，儿子是州郡的属官。有一天令狐子伯要儿子送封信给黄霸，客人走后，黄霸一直

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他的妻子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

黄霸说：“刚才看令狐子伯的儿子容光焕发，举止优雅，想想自己的儿子不修边幅，不懂礼仪，客人来了常不知所措，真有乌鸦凤凰之别。父子情深，我觉得自己平日疏于教导儿子，感到十分愧疚。”

妻子说：“夫君节操清廉，不贪慕官禄荣华，今天令狐子伯的显贵，与夫君的清廉，究竟是谁的气节高？为什么因为儿女而妄了自己以往所坚持的理念呢？”

黄霸由床上一跃而起，笑着说：“夫人说得好！”

于是夫妻二人决定从此隐居。

〔梦龙评〕梁鸿（后汉人，字伯鸾）的妻子孟光、鲍宣的妻子桓少君（东汉人，鲍宣曾拜桓父为师）都是能和丈夫同甘共苦，一洗过去的奢华而安于朴素，成就丈夫清廉气节的妇人。陈仲子、黄霸的妻子，能开阔丈夫的心志，打消丈夫逐名追利的野心，终身优游不患身边祸患，这种远识是世间一般男子所比不上的。

932. 屈原姊

【原文】 屈原既放逐。其姊闻之，亦来归，责原矫世，喻令自宽，故其地名姊归县。《离骚》曰：“女 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楚人谓女曰 。

梁公委蛇，其姊讽之以方正。仁杰往候卢姨，欲为表弟求官。卢曰：“姨只一子，不欲其事女主。”仁杰大惭。屈平方正，其姊进之以委蛇。各具卓识，而姊之作用大矣。

【译文】 屈原的姊姊听说屈原遭楚王放逐，就前去探望屈原，责备他太过耿直，要屈原放开心怀，不要太过忧伤，所以当地的地名就叫“姊归县”。

《离骚》中有一回说道：“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余（阿姊关心我，再三的责骂我）。 ”

〔梦龙评〕唐朝的狄仁杰曾接受武则天任命的官职，他的姨妈讽谕他要正直刚毅（狄仁杰曾想为表弟在朝中谋一官职，他姨妈说：“阿姨就这一个儿子，不希望他效命女君王。”狄仁杰大感惭愧）。屈原太过刚直，他姊姊用委婉的言辞劝诫宽慰他。

不论是屈原的姊姊或是狄仁杰的姨妈，她们都是有见识的妇人，可见身为姊姊对弟妹的影响是很大的！

933. 僖负羁妻

【原文】 晋公子重耳至曹，曹共公闻其骈胁，使浴而窥之。曹大夫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于诸侯。得志于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重耳入曹，令无入僖负羁之宫。

僖负羁始不能效郑叔詹之谏，而私欢晋客。及晋报曹，又不能夫妻肉袒为曹君谢罪，盖庸人耳。独其妻能识人，能料事，有不可泯没者。

【译文】 晋公子重耳到达曹国时，曹共公听说重耳天生肋骨连成一片，于是就趁重耳洗澡时，故意走近他身边偷看。

曹大夫僖负羁的妻子说：“我看晋公子重耳的随从，个个都是将相之材，重耳在他们辅佐下，日后一定能重返晋国，登上王位；而重耳成为晋君之后，也一定能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一旦成为霸主，必然会诛伐以前曾对他无礼的国家，那么第一个遭殃的一定是曹国，你为什么不趁现在结交重耳呢？”

于是僖负羁派人送了一盘食物给重耳，并且暗中放了一块宝玉在食物里。可是重耳只收下食物，却退回宝玉。

日后，重耳（时已即位为晋文公）果然攻打曹国，他念及僖负羁当年的厚遇，特别下令三军不得侵入僖负羁住的地方。

〔梦龙评〕僖负羁不能仿效叔詹劝郑伯杀重耳在先，却私下巴结重耳；等重耳再返曹国，僖负羁又没有挺身为曹共公的怠慢谢罪在后，实在是在没有见识的庸人！唯独他的妻子，不仅有眼光，而且能推断事理，不得不令人另眼相看。

934. 漂 母

【原文】 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尝就南昌亭长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觉其意，竟绝去。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边批：偏之受祸以责报故。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信既贵，酬以千金。

刘季、陈平皆不得于其嫂，何亭长之妻足怪！如母厚德，未数数也。独怪楚、汉诸豪杰，无一人知信者，虽高祖亦不知，仅一萧相国，亦以与语故奇之，而母独识于邂逅憔悴之中，真古今第一具眼矣！淮阴漂母祠有对云：“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亦佳，惜祠大隘陋，不能为母生色。

刘道真少时尝渔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姬识其非常人，边批：具眼。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最非常人。姬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而去，后为吏部郎，姬儿时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其故，问母，母言之。此母亦何愧漂母，而道真胸次胜淮阴数倍矣！

【译文】 韩信还没有显达时，家里贫贱，平日也没有什么善行，为了填饱肚子，常在熟人家吃闲饭，所以很多人都讨厌他。

有一次韩信在南昌亭长家白吃白住了好几个月，亭长的妻子非常讨厌他，于是每天都早早做好了饭，躲在房间里吃。等韩信来了之后，也不请他坐下吃饭；韩信察觉到他们不礼貌的举动，就调头而去。

有一天，韩信在城下钓鱼，有个漂洗棉絮的妇人见韩信没饭吃，就拿饭给

他吃，一连几十天都这样。

韩信很高兴，就对老妇人说：“我将来一定要重重报答您〔韩信之所以遭祸，就是因为要求刘邦回报〕！”

老妇人很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怎可养不活自己，我看你一表人才，可怜你才给我饭吃，谁指望你的报答〔甚高明〕！”

后来韩信显贵后，以千金酬谢那位老妇人。

〔梦龙评〕汉高祖、陈平等人在还没有显贵时，也都曾遭嫂嫂的白眼，所以亭长妻子的举动也就不足为怪了！老妇人这般宅心仁厚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楚汉的英雄豪杰，竟没有一个人能了解韩信身价的，甚至连汉高祖也不例外。唯有萧何在和韩信谈话之时，他认为韩信是个奇才。而老妇人在河边偶遇饥饿憔悴的韩信，就一眼看出他有过人的才识，真可说是古今第一慧眼。淮阴县有座漂母祠，其中有幅对联是：“世间不少奇男子，千古从无此妇人。”正是最佳写照，可惜祠堂太窄陋，不足为漂母生色。

刘道真年轻时，也曾在河边捕鱼为生，他天生一副好嗓音，听到他歌声的人都忍不住要停下脚步欣赏。有一位老妇人知道他绝非普通人〔有眼光〕，再加上喜欢他的歌，就杀了一只小猪请他吃。刘道真吃完猪并不向老妇道谢〔果然非常人〕，老妇人见他好像还没吃饱，又再杀一头猪，刘道真吃了一半就离去了。

后来刘道真官至吏部侍郎时，老妇人的儿子只是一名地方小官，刘道真越级拔擢他，妇人的儿子感到奇怪，就问他母亲，他母亲就把当年杀猪一事告诉儿子。唉！这妇人识人的眼光也不比漂母差，但刘道真的心胸却要比韩信大得多了！

935. 何无忌母

【原文】 何无忌夜于屏风里草檄文，其母，刘牢之姊也，登凳密窥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复何忧！”问所与谋者，曰：“刘裕。”母尤喜，因为言玄必败，事必成，以示之。

既识大义，又能知人。

【译文】 晋朝人何无忌（桓温篡位后，与刘裕等人起兵讨伐桓温）夜晚在屏风后面草拟讨贼文书，他的母亲是刘牢之的姊姊，站在矮凳上偷偷观察何无忌的举动，不禁高兴得流泪说：“你能如此上进奋发，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接着又问他共谋大事的人是谁？

答说：“刘裕（即南朝宋武帝）。 ”

他母亲听了更为高兴，接着分析桓玄必败、他们起兵必成的原因给他听。

〔梦龙评〕何母既深明大义，又有知人之明。

936. 王母

【原文】 王珪始隐居时，与房、杜善。母李氏尝曰：“儿必贵，然未知所

与游者何如人，试与偕来。”会玄龄等过其家，李窥见，大惊，敕具酒食，尽欢。喜曰：“二客公辅才，尔贵不疑！”见《新唐书》。一说：珪妻剪发供客，窥坐上数公皆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曰：“汝等成名，皆因此人！”少年乃太宗也。杜子美有诗纪其事。

【译文】 唐朝人王珪（字叔珍）默默无闻隐居时，与房玄龄（唐名相，字子乔）、杜如晦（唐名相，字克明）等人交往密切。

王珪的母亲李氏曾说：“我儿是大贵之人，不知平日都和哪些人往来，有空不妨请他们到家中坐坐。”

正巧有一天房玄龄等人路过他家，李氏一见房玄龄大感惊异，立即准备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宾主尽欢。

李氏高兴的对王珪说：“有房玄龄等人的提携，日后你必会显贵〔见《新唐书》〕。”

此事另有一说是：王珪的妻子剪发卖钱，招待来客，他窥见座上诸客个个英挺俊美，最后看见一位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说：“日后你们的显贵全靠这年轻人。”

这年轻人就是唐太宗。杜子美（即杜甫）有诗记叙这件事。

937. 潘炎妻

【原文】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异，妻刘晏女。有京兆谒见不得，赂阍者三百缗。夫人知之，谓潘曰：“为人臣，而京兆尹愿一谒见，遣奴三百缗，其危可知也！”劝潘公避位。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谒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之必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召客至，夫人垂帘观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侪也，不足忧矣！”边批：轻薄。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译文】 唐朝礼部侍郎潘炎（有节操）在德宗时曾任翰林学士，极受德宗宠信，权大势重，他的妻子是刘晏（字士安）的女儿。

有一天京兆尹（官名，掌治京师）有事想求见潘炎，为门仆所阻，只好贿赂门仆三百丝绢。

夫人知道后，对潘炎说：“你只是一名朝臣，京兆尹想见你一面，竟要贿赂门仆，你将惹来什么危险就可得而知了。”

于是劝潘炎辞官，避居孟阳。

当初潘炎还是户部侍郎时，夫人也常提醒潘炎说：“以你的学识才能任侍郎

官，我实在担心哪天会有祸事临头。”

潘炎再三的向妻子解释，要妻子放宽心。夫人说：“请你的同事到家中，让我认识认识。”

于是潘炎请同事到家作客，夫人在帘后窥视。聚会结束后，夫人很高兴的说：“他们的才识和你不相上下，我不用担心了〔轻薄之妇〕。”

接着又问席间坐在最后面的那位年轻人是谁？

潘炎答：“补阙杜黄裳（即杜如晦）。”

夫人说：“这和其他人不同，日后必是有名的卿相。”

938. 辛宪英

【原文】 晋羊耽妻辛宪英，魏侍中毗女，有才鉴。初曹丕得立为世子，抱毗项谓曰：“知吾喜不？”毗归语之，宪英叹曰：“世子，代君主国者也，代君不可不戚，主国不可不惧，宜戚宜惧而反喜，魏其不昌乎？”弟敞为曹爽参军，宣帝谋诛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难之。宪英曰：“爽与太傅同受顾命而独专恣，于王室不忠；此举度不过诛爽耳。”敞曰：“然则敞无出乎？”宪英曰：“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安可不出？若夫死难，则亲昵之任也。汝从众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诛爽。敞叹曰：“吾不谋诸姊，几不获于义！”

钟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祐曰：“钟士季何故西出？”曰：“将伐蜀。”宪英曰：“会任事纵恣，非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会行，请其子琇为参军。宪英忧曰：“他日吾为国忧，今难至吾家矣！”琇固辞，文帝不听。宪英谓琇曰：“行矣戒之：军旅之间，唯仁恕可以济！”会至蜀，果反，琇守其戒，竟全归。

【译文】 晋人羊耽的妻子辛宪英是辛毗（三国魏人，字佐治）的女儿，有才识。

当初，曹丕刚继立为太子时，曾抱着辛毗的脖子说：“你知道我心中的高兴吗？”

辛毗回家后，将此事告诉辛宪英，辛宪英叹口气说：“太子是代掌君主宗庙、社稷的人，继位为君，不可以不忧戚；主持国政，不可以不戒慎。应该忧戚戒慎的心情，却反而高兴，难道说魏国不会昌盛太久吗？”

后来魏宣帝想要杀曹爽，邀集辛宪英的弟弟辛敞出城参与此事，辛敞觉得很为难。

辛宪英说：“曹爽与太傅司马懿都同样蒙受皇恩，而今天曹爽专断独行，对王室不忠，太傅只不过想杀曹爽罢了！”

辛敞说：“那我能不能出城吗？”

辛宪英说：“怎么能不出城呢？为人做事而不能尽忠职守，这是大不祥啊！再说受人器重，为人而死，这是最感荣宠的事，你还是随众人出城吧！”

于是辛敞出城，宣帝果然诛杀了曹爽。

事后，辛敞感叹的说：“如果不听姊姊的话，我几乎要成为不义的人了。”

钟会为镇西将军时，辛宪英问他丈夫的堂侄羊祜说：“钟会为什么率军西行？”

羊祜说：“要去攻打蜀汉。”

辛宪英说：“钟会身为大将军，任性放纵，不是朝臣应该有的行为，我怕他心有二志。”

等钟会即将出发伐蜀前，请辛宪英的儿子羊琇做参军，辛宪英忧愁地说：“以前我替国家忧心，现在要忧心我的家了。”

羊琇向文帝表明希望辞去参军职务的心意，但文帝没答应。

辛宪英对儿子说：“可以去，但要小心谨慎，身在军旅，只有心存仁恕才能成大事。”

钟会到蜀后果然谋反，羊琇谨遵母亲的告诫，终能平安归来。

939. 许允妻

【原文】 魏许允为吏部郎，选郡守多用其乡里，明帝遣虎贲收之。妇阮氏跣出，谓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既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否，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得人，乃释允。及出为镇北将军也，喜谓其妇曰：“吾其免矣！”妇曰：“祸见于此，何免之有！”允与夏侯玄、李丰善，事未发而以他事见收，竟如妇言。允之收也，门生奔告其妇。妇坐机上，神色不变，曰：“早知尔耳。”门生欲藏其子，好曰：“无预诸儿事。”乃移居墓所。大将军遣钟会视之，曰：“乃父便收。”儿以语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会语，便自无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不可数问朝事。”儿从之。大将军最为猜忌，二子卒免于祸者，母之谋也。

【译文】 三国魏人许允在吏部任官选派郡守时，常任用同乡，明帝为此派卫士收押许允。

许允的妻子见丈夫被抓，光着脚跑来对许允说：“明理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他，但不能向他求情。”

许允来到明帝面前后，明帝问他任用同乡的原因。

许允说：“皇上曾要臣推举人才，臣的同乡都是臣所知的人才。皇上只要检核他们的职位和能力是否相称，如果他们的能力不足胜任职务，臣愿接受责罚。”

明帝经过检试后，发觉每人都能胜任其职，就将许允释放了。

后来许允官运亨通，被任命为镇北将军，很高兴的对妻子说：“今后我可以不再担心有祸事发生了！”

他妻子说：“我看祸事正由此产生，怎么说不会有祸事呢？”

当时许允与夏侯玄（三国魏人，字太初）、李丰（中书令）等人往来密切，想谋诛司马师，还未发兵，就受其他事件牵连下狱，果真如他妻子所断言。

许允被收押后，他的学生急忙赶来告诉他妻子，当时她坐在织布机前，神态从容的说：“我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学生们想将许允的儿子藏起来，许妻说：“不要先安排儿子们的事。”

于是带着儿子搬到墓地去住。

大将军派锺会去探视他们，交代锺会说：“他们若提起父亲就擒下他们。”

儿子将这话告诉母亲，他母亲说：“你们虽然乖巧，但才识仍嫌不足，只要坦率地与锺会交谈就会平安无事，不须表现出极度的悲伤，也不可询问锺会最近朝廷所发生的事。”

儿子们听从母亲的话。

大将军疑心病重，许允的两个儿子能免遭祸害，完全是得自于母亲的智谋。

940. 李衡妻

【原文】 丹阳太守李衡，数以事侵琅琊王。其妻习氏谏之，不听。及琅琊即位，衡忧惧不知所出。妻曰：“王素女善慕名，方欲自显于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君宜自囚诣狱，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当逆见优饶，非止活也。”衡从之。吴主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狱，其遣衡还郡。”

【译文】 丹阳太守李衡（三国吴人，字叔平）屡次跟琅琊王发生冲突，他的妻子习氏屡劝不听。

后来琅琊王即帝位，李衡大为惊恐，不知该如何是好，习氏说：

“琅琊王本是位喜好名声的君王，现在初即位更是想显扬美名于天下，所以显然不会因为你们过去的嫌隙而杀你。现在你倒不如自动请罪入狱，一一列举你以前的过失，表示你诚心认错，这么一来，不但能保全一命，还能化敌为友，转祸为福。”

李衡采纳了妻子的建议，吴王果然下诏说：“丹阳太守李衡，由于过去曾冒犯寡人，如今自请入狱，并愿接受司直（法官）的定罪，这种勇于认错的行为

值得嘉许，寡人愿既往不咎，李衡仍续任为丹阳太守。”

941. 庾友妻

【原文】 庾友妇，桓宣武温弟豁女也。桓诛庾希，将及友。桓女徒跣求进，阖禁不纳，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友小字脚短三寸，常因人，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庾友一门。

【译文】 庾友的妻子是桓温弟弟桓豁的女儿，桓温杀了庾希（庾冰的儿子，字始彦），眼看庾友也难活命。

庾妻亲自前去求见桓温，看门的人不肯让她进入，她就大声骂道：“你这个狗奴才，竟敢不让我进我伯父的大门！”

说着就强行闯入，见了桓温后堆出笑容说：“庾友人矮腿短，常听人摆布，这种人是作贼的料吗？”

桓温笑着说：“我根本无意杀他，是他自己多心。”

于是饶了庾友一命。

942. 李文姬

【原文】 李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二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姊文姬为同郡赵伯英妻，贤而有智，见二兄归，具知事本，默然独悲，曰：“李氏灭矣！自太公以来，积德累仁，何以遇此！”密与二兄谋，豫藏匿燮，托言还京师，人咸信之。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边批：知人，曰：“君执义先公，有古人之节，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感其义，乃将燮乘江东下，入徐州界内，令变姓名为酒家佣，而成卖卜于市。名为异居，阴相往来，燮从受学。酒家异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专精经学。十馀年间，梁冀既诛，为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后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皆不受，遂还乡里。姊弟相见，悲感旁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为汉忠臣，而遇朝廷倾乱，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绝。今弟幸而得济，岂非天耶！宜杜绝众人，勿妄往来，慎无以一言加于梁氏。加梁氏则连主上，祸重至矣，唯引咎而已。”

【译文】 后汉人李固（字子坚）被罢官后，知道自己必不能躲过灾祸，就将两个儿子遣返回乡。

当时小儿子李燮才十三岁，他的姊姊文姬是同乡赵伯英的妻子，贤德有智

慧。李文姬见两个哥哥回乡，知道事情的原委，遂在一旁独自哀伤〔知机〕，心想：“李氏一门从此要断绝香火了，想我李家自前代太公以来，行善积德，怎会遭到这种报应呢？”

于是暗地与两个哥哥商议，将小弟送往外地避难，假装是要送他到京师父亲那儿，左右邻居都相信了。

不久，难事发生，朝廷下令收押李固的三个儿子。两个哥哥遇害后，李文姬对父亲的门生王成说〔知人〕：“先父秉持正义，有古人气节，现不幸遇害，今天我将李氏孤儿托付给你，李氏的香烟能否存续就看你的了。”

王成被李氏的节义所感动，就带着李燮顺江东下来到徐州，要李燮改名换姓，投身酒家作酒保，而自己则在市场中为人卜卦算命，表面上两人不相识，暗中却保持联系。

后来李燮在王成的指导下求学，酒家老板认为李燮绝非普通人，就把女儿嫁他为妻。

李燮潜心研究经学，十多年来世局变化颇大，大将军梁冀（后汉顺帝梁皇后之兄，字伯车）被诛后，仍不时有人受该案件牵连获罪。第二年史官上书天子，请求准许颁下特赦令，又建议应当照顾抚恤当年含冤而死的大臣的子孙，于是大赦天下，并访求李固的后代。

这时李燮才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丈人，丈人准备车辆、礼物为他饯行，李燮都予婉拒。他回到故乡，姊弟相见，悲喜交集，连一旁观看的邻人，都忍不住落泪。

李文姬告诫弟弟说：“先父为人正直，是汉朝忠臣，只是遭逢朝廷变乱，梁冀逞凶肆虐，几乎断绝我李氏一门，今天弟弟能安然活命，岂不是老天保佑！从今起更应小心交友，千万不要有任何对梁氏不满的言辞〔真有大见识〕，对梁氏的不满就是间接批评了皇上，又会再度招致灾祸，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943. 王佐妾

【原文】 都指挥使王佐掌锦衣篆，而陆松佐之。松子炳未二十，佐器其才貌，教以爰书、公移之类，曰：“锦衣帅不可不精刀笔。”炳甚德焉。后佐卒，炳代父职，有宠，旋掌篆，势益张。而佐有孽子不肖，纵饮博，有别墅三，炳已计得其二。最后一墅至雄丽，炳复图之，不得，乃陷以狎邪中罪，捕其党与其不才奴一二，使证成佐子罪而后捕之，死杖下者数人矣。佐子窘甚，而会其母，故妾也，名亦在捕中。既入对，炳方与其僚列坐，张刑具而胁之。其子初亦固抗，母膝行而前，道其子罪甚详。其子恚，呼母曰：“儿顷刻死，忍助虐耶！”母

叱曰：“死即死，何说！”指炳坐而顾曰：“而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复奚言！”炳颊发赤，伪旁顾，汗下，趣遣出，事遂寝。

【译文】 明朝时，都指挥使王佐被任命为锦衣卫总监，陆松担任副总监。

陆松的儿子陆炳，当时只有二十岁，王佐很器重陆炳的才学，就自动教他爰书（司法文书）和公移（行政文书）等公牒，并且告诉他：“身为锦衣卫的总监，不可不在刀笔上下功夫。”

陆炳因此非常感激王佐。

后来王佐死了，陆炳也接替父亲的职务，颇得到天子的器重，当上锦衣卫总监，一天比一天有权势。

王佐有个妾生的儿子，平日喜欢喝酒赌博，王佐留给他的三座庄院，就被忘恩负义的陆炳用计夺去两座。但陆炳仍不满足，还想夺取那座最华丽的庄院，由于一直无法得逞，因此就怀恨在心，企图设计陷害。

陆炳以王佐的儿子为非作歹为由，把他逮捕下狱，并且找来两名混混，编造虚假的证词，想要置之死罪。

在狱中经常有人犯被乱棍打死，王佐的儿子在狱中的境况相当凄惨，这时王佐的妾因为儿子的关系，成为陆炳逮捕的对象，因此也被抓来问罪。陆炳与其他的狱卒高高上坐，而把刑具排列在他们母子俩的面前，想借此要胁恫吓。

开始时王佐的儿子顽强不说话，可是王佐的妾却跪地求饶，详述儿子的罪状，王佐的儿子大声埋怨母亲说：“我已经快要被杀了，您再说这种话不是要我快些死吗？”

母亲叱责儿子说：“死就死，说了又怎么样？”

说着手指陆炳的坐椅说：“想当初你父亲坐在这个位子也非一天两天的时间，做这种事应也不只一次，生下你这个不肖的儿子，也只能说是老天爷的报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话一说，把陆炳羞得面红耳赤，假装把脸扭过去看别处，很快就把他们母子都释放了，不再有夺取王佐遗产的念头。

944. 王冀公孙女

【原文】 陈恭公执中当国日，曾鲁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弟妇，王冀公孙女，曾氏出也。岁旦拜恭公，公迎谓曰：“六新妇，曾三除从官喜否？”王固未尝归外家，辄答曰：“三舅甚荷相公收录，但太夫人不乐，责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是全废学，丞相姻家，备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嘿然，未几改知制诰。盖恭公不由科举，失于查考。女子之警敏如此。

【译文】 宋朝人陈执中（字昭誉）当宰相时，曾鲁公由起居注（官名，掌皇帝起居）转任为特制（官名）。陈执中的弟妹是王冀公的孙女，为曾氏所生，过年时前往陈执中家拜年，陈执中说：“新娘子，曾三被任命新官，你高兴吗？”

由于王女出嫁后尚未回娘家，就回答说：“我三个舅舅很感激您的照顾，只是太夫人不高兴，责备他们说：‘你们三兄弟虽高中科举，但一定才学不精，亲家丞相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才调为待制。’”

陈执中一听，说不出话来。

不久，曾鲁公的官职改为知制诰（官名，草拟皇上诏令）。原先陈执中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朝廷一时疏忽，才被任命为官。王女真可说是机警敏锐啊！

945. 袁隗妻

【原文】 袁隗妻，马融女也，字伦，有才辩。家世丰豪，资妆甚盛。初成礼，隗问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若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德曜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处姊未适，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貌，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边批：隗应大惭。又问曰：“南郡君学穷道奥，文擅词宗，而所在动以贿闻，何也？”对曰：“孔子大圣，蒙毁武叔；子路大贤，见愬伯寮。家君获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译文】 后汉人袁隗（字次阳）的妻子是马融的女儿，名伦，有辩才，因家世显赫，所以平日非常注重衣着装扮。

刚嫁入袁家时，袁隗曾问妻子：“妇人在家只是洒扫、整理家务而已，为什么要穿得如此华丽呢？”

妻子说：“父母的爱心不敢违逆，如果夫君羡慕鲍宣（汉朝人，字子都）、梁鸿的气节，愿意效法他们，妾身当然也愿追随夫君。”

袁隗又说：“兄弟二人，如果弟弟比哥哥先中举人，世人就会讥笑那个做哥哥的人；你姊姊还没嫁，你怎么就先嫁了呢？”

妻子答：“我的姊姊品高貌美，一时间找不到可堪匹配的郎君，不像我眼光鄙俗〔袁隗应羞愧死了〕，一切马马虎虎也就算了。”

袁隗又问：“老丈人学识渊博，更擅长词赋，只是为什么他老人家任官之地，常有贿赂的传闻发生呢？”

妻答：“像孔子这般的圣人，也曾遭武叔（春秋鲁大夫，即叔孙州仇）毁谤；像子路这般的贤者，也曾遭伯僚（孔子弟子，字子周）的诬陷。我父亲会遭到小人谗言毁谤，也就不足为怪了。”

袁隗说不过妻子，只好闭口不语。

946. 李夫人

【原文】 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李生昌邑王。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见帝。”上曰：“夫人第一见我，将加赐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必欲见之。夫人遂转向嘘唏而不复言。于是上不悦而起。夫人姊妹让之曰：“贵人独不可一见上，属托兄弟耶？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恋恋我者，以平生容貌故。今日我毁坏，必畏恶吐弃我，边批：识透人情。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及夫人卒，上思念不已。

【译文】 李夫人（李延年之妹，受宠于汉武帝）病势危急时，汉武帝亲临探病。

李夫人听说皇帝来了，急忙用棉被蒙着脸说：“臣妾生病这期间，形容憔悴，不敢见皇上，只希望将臣妾儿子昌邑王及臣妾兄弟的后事托付皇上。”

武帝说：“夫人既然病重，为什么不见这最后一面，托付后事呢？”

夫人说：“臣妾未经修饰妆扮，不能见皇上。”

武帝说：“只要夫人见朕一面，朕立即赐予千金，封夫人兄弟高官厚爵。”

夫人说：“封官是陛下的恩典，与见面不相关联。”

武帝仍然坚持要见一面，夫人索性转身向内，抽抽噎噎的哭起来，武帝非常不高兴地离去。

夫人的姊妹纷纷埋怨说：“你为什么就不肯见皇上一面，嘱托兄弟呢？”

夫人说：“以容貌事奉君王的人，一旦容貌衰老，对方的爱意也会跟着衰退；爱意一衰退，则恩情也将断绝。皇上之所以对我还恋恋不忘，就是贪恋我往日的美貌，今天如果见了我这憔悴的样子，一定失望厌恶，还肯以往日的恩情照顾我兄弟吗？我之所以不肯见皇上，正是为了要托付兄弟啊！”

不久李夫人死，武帝果然思念不已。

947. 张说女

【原文】 张说女家卢氏。女尝为其舅求官，说不语，但指撝床龟示之。归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译文】 张说的女儿嫁入卢府，张女为公公向父亲要求谋一官职，张说不

说话，只是用手指着支床的乌龟。

张女回家后对丈夫说：“公公已是詹事（官名，掌东宫内外庶务；詹事与“占事”谐音，以手指龟，影射占卜之事）了。”

948. 湖州妓

【原文】 湖守饮饯，客有献木瓜，所未尝有也，传以示客。有中使即袖归曰：“禁中未曾有，宜进于上。”顷之解舟而去。郡守惧得罪，不乐，欲撤饮。官妓作洒绉者立白守曰：“请郎中尽饮。某度木瓜经宿，必委中流也！”守征其说，曰：“此物芳脆，初因递观，手指必损，何能入献？”会送使者还，云：“果溃烂弃之矣！”守因召妓，厚赉之。

谚云：“智妇胜男。”即不胜，亦无不及。吾于赵威后诸人得“见大”焉，于崔敬女、络秀诸人得“远犹”焉，于柳氏婢得“通简”焉，于侯敏、许允、辛宪英妇得“游刃”焉，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焉，于李新声、潘炎妻等得“亿中”焉，于王陵、赵括、柴克宏诸母得“识断”焉，于屈原姊、姜江妓得“委蛇”焉，于王佐妾得“谬数”焉，于李文姬得“权奇”焉，于陶侃母得“灵变”焉，于张说女得“敏悟”焉，所以经国祚家、相夫勖子，其效亦可睹已！

【译文】 湖州郡守为人送行饯别，有客人送来一个木瓜，由于平日难得一见，所以传给在坐的客人轮流观赏。

客人中有一位是天子身边的近臣，手捧木瓜说：“这珍果连宫中都不曾有，应该拿回宫中献给皇上。”

说完不久，近臣就离席搭船返京。近臣离去后，郡守很担心，怕为此事而获罪，因此面带忧戚地宣布散席。

这时有个在席间斟酒的官妓，起身对郡守说：“何不请大家再坐下继续畅饮？依我推断，这木瓜过不了今晚，就会被丢到河里。”

经这官妓一说，郡守才想到：木瓜的皮肉很细致，很容易受损伤，再说经过这么多客人观赏，必然很快就腐烂，近臣如何能献给皇帝呢？不久护送近臣的使者回来，向郡守报告，木瓜因腐烂而被近臣丢到河里去了。郡守召来那名官妓予以重赏。

〔梦龙评〕俗话说：“智妇胜男，就算不胜也无不及。”我从赵威后诸人得“见大”之智，从崔敬女、络秀诸人得“远猷”之智，从柳仲郢婢得“通简”之智，从侯敏妻、许允妻、辛宪英得“游刃”之智，从叔向母、伯宗妻得“知微”之智，从屈原姊、姜江妓得“委蛇”之智，从王佐妾得“谬数”之智，从李文姬得“权奇”之智，从陶侃母得“灵变”之智，从张说女得“敏悟”之智。

不论治国齐家，相夫教子，这些智妇的事迹都有目共睹。

二十六、不让须眉

【原文】 士或巾帼，女或弁冕；行不逾阃，谟能致远；睹彼英英，惭余谏谏。集“雄略”。

【译文】 看看历史上不出闺门、却足为后世楷模的小妇人，不论是头戴礼冠的读书人，还是身披盔甲的勇士，也都要汗颜三分。

949. 齐襄王后

【原文】 秦王使人献玉连环于君王后，齐襄王之后，太史氏。曰：“齐人多智，能解此环乎？”君王后取椎击碎之，谢使者曰：“已解之矣。”

君王后识法章于佣奴之中，可谓具眼。其椎碎连环，不受秦人戏侮，分明女中蔣相如矣。汉惠时，匈奴为书以谗吕后，耻莫大焉，而乃过自贬损，为好语以答之。平、勃皆在，无一君王后之智也，何哉？

【译文】 秦王派使者拿玉连环献给齐襄王的皇后，说：“听说齐国人很聪明，所以把这种有‘智慧环’之称的玉连环送到齐国，希望有人能解开。”

齐襄王后拿起金锤，一举把玉连环击碎，然后对使者说：“我已经解开了。”

〔梦龙评〕齐后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难题，可算是独具“智眼”的人，她用金锤打碎玉连环，等于驳斥秦王蓄意的戏弄，真可说是女中的蔣相如。

汉惠帝时，匈奴王曾写了一封信给吕后，极尽戏谑，对汉朝而言，这可说是莫大的耻辱，但是当时虽然有陈平、周勃等名臣，尤其陈平又是以善于谋略闻名，最后仍想不出对策，只是给单于回了一封措词极为谦卑的信，为什么堂堂汉朝有那么多智谋之臣，却没一位有齐襄王后的智慧呢？

950. 齐姜 张后

【原文】 晋公子重耳出亡至齐，齐桓妻以宗女，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留齐五岁，无去心。赵衰、咎犯辈乃于桑下谋行。蚕妾在桑上闻之，以告姜氏。姜氏杀之，劝公子趣行。公子曰：“人生安乐，孰知其他？”姜氏曰：“子一国公子，穷而来此，数子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乃与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

五伯桓、文为盛，即一女一妻，已足千古。

张氏，司马懿后也，有智略。懿初辞魏武命，托病风痺不起。一日晒书，忽暴雨至，懿不觉自起收之。家唯一婢见，后即手杀婢以灭口，而亲自执爨。

【译文】 晋公子重耳出奔齐国后，齐桓公非常礼遇，把女儿姜氏嫁他为妻，并且还送给他八十匹马。重耳因为在齐国的生活舒适，住了五年仍不想回到晋国争取王位。

但是随行的臣子都认为齐国非久留之地，他们聚集在桑树下商议，这时恰好有名养蚕的女子在树上采桑叶，偷听到他们的计划，就告诉姜氏。姜氏怕养蚕女泄露消息，就把养蚕女杀了，劝重耳离开齐国。

重耳说：“人生但求安乐，何必管其他的事呢？”

姜氏说：“夫君是一国公子，被迫出奔齐国，追随夫君的臣子个个愿为夫君效死命，夫君若是不急于重返晋国争取王位，只是一味留恋妻子和贪图享受，如何对得起那些追随你的人？臣妾实在为夫君感到惭愧，现在不回晋国，什么时候才会有成功的一天呢？”

于是姜氏和赵衰、舅犯等人合谋，把重耳灌醉抬到车上，离开了齐国。

〔梦龙评〕春秋五霸中，以齐桓公、晋文公的声名最盛，名传千古，全靠一女一妻的功劳。

司马懿的妻子张氏，聪明有谋略。

当初司马懿托词中风，向武帝（曹操）辞官。有一天司马家晒书，忽然下起一阵暴雨，司马懿在情急下，竟不自觉的跑去收书，被家中一名婢女瞧见。张氏立即杀了那名婢女灭口，自己接替婢女煮饭的工作。

951. 宋太祖姊

【原文】 宋太祖将北征，京师喧言“军中欲立点检为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间汹汹如此，将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厨，引面杖击太祖，逐之曰：“丈夫临大事，可否当自决于怀，乃来家间恐怖妇女何为耶？”太祖默而出。

分明劝驾。

【译文】 宋太祖赵匡胤还没有得到天下时，在他行将率军北征的前夕，都城突然谣言满天飞，说赵匡胤将被拥立为天子。

赵匡胤问家人：“外面一片乱哄哄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他姊姊正在厨房作饭，拿起面杖就打他说：“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大事临头，应该拿出主见去决定，拿外面的流言来惊吓家中的女流，你是干什么吃的？”

太祖默默无语的走出家门。

〔梦龙评〕太祖姊姊这番话，很显然的是鼓励赵匡胤接受拥立为帝，后来他果然黄袍加身即皇帝位。

952. 刘太妃

【原文】 太妃刘氏，晋王克用妻也。克用追黄巢，还军过梁，朱温阳为欢

宴，阴伏兵，夜半攻之。克用逃归，即议击温。刘谏曰：“公本为国讨贼，今梁事未暴，而遽反兵相攻，天下闻之，莫分曲直。不若敛军还镇，自诉于朝，然后可声罪也。”克用悟，从之，天下于是不直温。

按：克用困上源驿，左右先脱归者，以汴人为变告刘。刘神色不动，立斩之，阴召大将约束，谋保军以还。此其智勇，岂克用所可及哉！假令克用不幸而死，必能为张茂之妻；设犹幸未死，必能为邵续之女。虽然，为张茂之妻、邵续之女易，为刘太妃难，何也？其勇可及，其智不可及也。○张茂为吴郡守，被江充所害。妻陆氏率茂部曲为先登讨充。充败，遂为陆所杀。邵续女嫁刘遐，遐为石季龙所困，女将数骑拔围，出遐于万人之中。

太原被围，克用屡败，忧窘不知所为。时大将李存信劝且亡入北边，以图后举。克用以语刘，刘骂曰：“存信代北牧羊奴，何足与计成败！公尝笑王行瑜弃邠州走，卒为人擒，今乃躬蹈之耶？昔公亡走鞑靼，几不能自脱，赖天下多故，乃得南归。今屡败之兵，人无固志，一失守，谁复从公者？北边其可至乎？”克用悟，乃止。

【译文】刘太妃是晋王李克用的妻子。李克用在追杀并大败黄巢的军队后，率军经过汴州，朱温假意盛宴招待李克用，暗中发动军队半夜围攻。

李克用逃回自己的营区后，想要带兵攻打朱温。

刘氏劝阻说：“夫君本是为国征讨贼寇，今天朱温在汴州围攻夫君的事，天下无人知晓，如果夫君擅自发动军队攻击，那么，天下有谁能分辨这是非曲直呢？不如率军回营，另向朝廷申诉之后，再声讨朱温的罪行。”

李克用依刘氏的话去做，于是天下人都指责朱温。

〔梦龙评〕当李克用被朱温围困在上源驿时，李克用的亲信曾脱逃回来报告汴人发动军变的消息，刘氏不动声色，立刻把他杀了，暗中召集将领，部署士兵，策划如何救援。这等智谋勇略，岂是李克用比得上的？

如果李克用不幸中朱温埋伏身亡，那么刘氏一定会像张茂（晋人，字伟康，元帝时与三个儿子遭沈充所害）的妻子般为夫报仇；如果李克用不死而只是被围，刘氏也一定会像邵续（晋人，字嗣祖）的女儿救夫突围。然而，不论是身为张茂的妻子或邵续的女儿，她们的处境都比刘太妃容易，为什么呢？因为勇气可以培养，智慧却不容易养成。

张茂为吴州郡守时，被沈充所害，张茂的妻子陆氏率吴郡百姓为先锋，征讨沈充；沈充兵败，终为陆氏所杀。邵续的女儿嫁刘遐为妻，刘遐被石季龙围困，刘妻率数名骑兵突围，从一万多贼兵包围下救出丈夫。

当初太原被围，李克用又屡战屡败，正不知该如何进退时，大将李存信曾劝李克用暂到北方，日后再图谋反攻。

李克用把李存信的建议告诉刘氏，刘氏骂道：

“李存信只是个北方牧羊人的小孩，哪能懂得事情成败的关键呢？大王常讥笑王行瑜（唐朝节度使，曾因功获赐铁券，谋废帝，李克用出兵征讨，后为部

将所杀)轻易放弃守城,以至于死在别人手中,今天大王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呢?况且大王以前住在鞑靼,几乎无法免于灾难,幸好天下纷扰多事,才能重返南方;今天只要离开守城,就会有无法预料的灾祸发生,战败的士兵,信心已动摇,一旦离开有谁跟随大王呢?北方又怎能去呢?”

李克用听从刘氏的话,乃打消去北方的念头。

953. 苻坚妻

【原文】 坚妻张氏,明辨,有才识。坚将寇晋,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圣王御天下,莫不因其性而鬯之。汤、武灭夏、商,因民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乎?术士有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噪者,宅室必空;兵动马惊,军败不归。’秋冬以来,每夜犬噪鸡鸣,又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无故作声。即天道崇远,非妾所知,遽斯人事,未见其可。愿陛下熟思之。”坚曰:“军旅之事,岂妇人所知?”遂兴兵。张氏请从。坚败,张氏即自杀。

【译文】 苻坚的妻子张氏不但有才识,而且能明辨是非。苻坚想出兵攻打东晋,群臣极力劝阻,苻坚不肯听从。

张氏劝谏说:

“臣妾听说圣王治理天下,莫不是依顺万物自然的天性。汤、武率百姓攻打桀、纣,是顺从民意,所以顺民意者能成功,不顺者会失败。现在无论在朝的官官,或是在野的百姓,都认为现在不是伐晋的时机,陛下却执意伐晋,臣妾不知道陛下所凭借的理由是什么?

“相命术士曾说,夜里鸡啼,代表行军不利;狗儿成群哀号,表示屋宅将有丧事发生;兵器无故的摇动,马匹无由的惊恐,是战争失利不能归来的先兆。自从秋、冬以来,每夜都可听到鸡啼狗号,马厩中的战马也显得惊恐不安,武库中陈列的兵器,更是无故的发出声响。虽然天道神明不是臣妾所能推断,但就常理而言,也非出兵的瑞兆,请陛下再三思。”

苻坚说:“行军打仗的事,哪是女人能懂得的!”

于是出兵伐晋,张氏请求随军同行,后来苻坚兵败,张氏自杀而亡。

954. 刘知远妻

【原文】 刘智远至晋阳,议率民财以赏将士。夫人李氏谏曰:“陛下因河东创大业,未有惠泽及民,而先夺其生资,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请悉出军中所有劳军,虽复不厚,人无怨言。”智远从之,中外大悦。

【译文】 刘知远到晋阳后，想征收百姓的土地封赏将士，夫人李氏劝谏说：“陛下凭借河东拥有江山，即位之初，还没有嘉惠百姓的措施，就先剥夺百姓生活的资产，这恐怕不是一位初登帝位的天子，顺从民意造福百姓的做法。臣妾建议陛下使用府库中所有资财来犒赏三军，虽然赏赐不算丰厚，但不会招致百姓怨言。”

刘知远采纳夫人建议，朝野都额手称庆。

955. 李景让母

【原文】 唐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景让宦达，发已斑白，小有过，不免捶楚。其为浙西观察使，有牙将逆意，杖之而毙。军中愤怒，将为变。母闻之，出坐厅事，立景让于庭而责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岂得以国家刑法为喜怒之资，而妄杀无罪！万一致一方不宁，岂唯上负朝廷，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以见汝之先人哉！”命左右褫其衣，将搯其背。将佐皆为之请，良久乃释，军中遂安。

按：郑氏早寡，家贫子幼，母自教之。宅后墙陷，得钱盈船，母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若矜我贫，则愿诸孤学问有成，此不敢取。”遽掩而筑之。盖妇人中有大见识者。景让弟景庄，老于场屋，每被黜，母辄搯景让。此事可笑。然景让终不肯属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岂可效人求关节乎？”其渐于义方深矣。

【译文】 唐朝人李景让（字后己，事母至孝）的母亲郑氏，是位个性严谨、处事明快的人。李景让显达时，李母已是发色斑白，但只要李景让犯小错，仍会遭到母亲的鞭打。

当李景让出任浙西观察使时，有位副将违反李景让的命令，李景让大怒之下，令人鞭打副将，没想到竟因此将副将打死。士兵们听说这件事，都感到忿恨不平，想发动兵变。

李母得到消息后，就由后室走到厅堂坐下，要李景让站在庭下，责备他说：“天子交付给你军权重责，怎能以个人的喜怒而随意动用刑法，妄杀无罪之人。万一因此而导致变乱，你岂不是辜负朝廷厚恩，又使老母含羞入地，要我拿什么脸面去见你地下的祖先呢？”

郑氏遂命左右剥去儿子的上衣，要鞭打他的脊背，左右副将都为李景让求情，过了许久，李母才答应原谅李景让一次，军中的情绪也得以平复。

〔梦龙评〕有位郑氏妇人很早就开始守寡，家境贫穷，儿子年纪又小，郑氏亲自教导儿子。有一天，家中宅壁突然崩塌，在宅壁间竟然藏有大批钱财，郑氏祝祷上苍说：“我听说无劳而获会招致灾祸，上天若是可怜我身家穷困，请保佑我的儿子日后能学有所成，至于这笔钱财，我不敢动用。”于是仍将这笔钱财用土掩埋。这郑氏可说是位有见识的妇人。

李景让的弟弟景庄，终老乡里，每次遭到罢黜，李母就鞭打景让，这事就显得李母的可笑。但李景让始终不肯派任弟弟官职，他说：“朝廷任官自有一定原则，我怎可失节学别人关说呢？”这句话对标榜正义的人来说，实在值得深思。

956. 杨敞妻

【原文】 霍光与张安世谋废立，议既定，使大司农田延年报杨敞。敞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此国家大事，今大将军议已定，使九卿来报君，君不疾应，与大将军同心，犹豫无决，先事诛矣！”延年更衣还，夫人与延年参语许诺。

此何等事，而妇人乃了然于胸中，不唯敞不如，即大将军亦不如。

【译文】 大将军霍光（汉名将霍去病弟弟，字子孟）与张安世商议好废昌邑王为帝的事，派田延年向丞相杨敞报告。

杨敞听了吃惊得汗流浹背，只是恭敬的应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田延年站起身到更衣室更衣时，杨敞的夫人急忙从东厢跑出来，对杨敞说：“这是国家大事，既然大将军已商议好，并派大司农田延年来知会，你还不赶快表明一定会和大将军同心协力，齐一阵线。若再迟疑不决，是会招来杀身之祸的啊！”

田延年从更衣室走出，杨敞和夫人便向田延年说了几句话，同意霍光废立昌邑王的计划。

〔梦龙评〕废昌邑王这是何等重大的国家大事，连一位妇人都能有深切的体认，而身为丞相的杨敞，竟然在一时之间无法察觉。

不但杨敞不如他妻子，连大将军霍光的见识也比不上杨敞之妻！

957. 莒城妇

【原文】 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鄆。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公惧，启西门而走。

莒妇之为嫠且老矣，血恨积中，卒以灭国，人亦何可轻杀也！君犹不能得之一嫠妇，一嫠妇犹能报之其君，况他乎！

【译文】 莒城有位妇人，国君杀了她丈夫后就成为寡妇；由于年纪已老，她就在纪鄆城纺织度日。子占率军攻莒，老妇人就把丝绳投到城外，有人将丝绳献给子占，子占就命人利用夜晚攀绳登城，六七十人登城之后，丝绳断了，登上城楼的士兵在城楼大声叫喊，城下的士兵也呼喊响应，莒君大为惊恐，就由城西逃走。

〔梦龙评〕一个孤寡的莒城老妇，只因心中有血海深仇，就能灭莒国，人又怎能轻易夺取他人性命呢？堂堂君王不能有老寡妇之心，而一名老寡妇却能对君王报杀夫之仇，连老寡妇尚有这种作为，更何况他人呢？

958. 孟昶妻

【原文】 孟昶妻周氏，昶弟觐妻，又其从妹也。二家并丰财产。初桓玄尝推重昶，而刘迈毁之，昶深自惋失。及刘裕将建义，与昶定谋，昶欲尽散财物以充军粮。其妻非常妇，可语大事，乃谓曰：“刘迈毁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沦陷，决当作贼。卿幸可早尔离绝，脱得富贵，相迎不晚。”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谋，岂妇人所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官中奉养大家，义无归志也！”昶怆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观君举盾，非谋及妇人者，不过欲得财物耳。”因指怀中所生女曰：“此儿可卖，亦当不惜，况资财乎！”遂倾资给之，而托以他用。及将举事，周氏谓觐妻云：“吾昨梦殊恶，门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当悉取作七日藏灰。”觐妻信之，所有绛色者，悉敛以付焉。乃置帐中，潜自剔绵，以绛与昶，遂得数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周氏非常妇，其夫犹知之未尽。

【译文】 晋朝人孟昶（与刘裕合谋讨桓玄，后畏罪自杀）的妻子周氏，与弟妇孟觐之妻是表姊妹，两家都有丰厚的家产。

当初，桓玄曾对孟昶的才识极为器重，但遭刘迈反对，孟昶曾深惜错失良机。后来刘裕想起兵声讨桓玄，来与孟昶商议，孟昶便有意散尽家财，充当军费。

孟妻不是一般平凡的妇女，可以和她谈论大事，孟昶于是对妻子说：“若非刘迈曾在桓玄面前谗毁我，今天我早就沦为贼寇。幸好我及早与桓玄脱离关系，虽未能富贵，但日后仍能有番大作为！”

周氏说：“夫君的双亲仍然健在，夫君既然想做一番非常的事业，又岂是妇人所能劝阻，万一起兵失败，就随意谋一差事奉养父母，不要有其他的打算。”

孟昶呆默许久才起身，周氏又说：“观察夫君的举止，并没有顾及家人生活，只是想取得家用资助军旅。”

接着指着怀中女儿说：“只要需要，女儿我都舍得卖，何况是家财呢？”

于是她将所有家用都交给孟昶，而对其他家人表示另有他用。

等到快起事时，周氏对觐妻说：“我昨晚梦到家里有许多大蜘蛛，我们今天大扫除，把家里红色的东西都收起来，蜘蛛不喜欢红色，收藏七天后再拿出来用。”

觐妻真的相信周氏梦到大蜘蛛，就把家中所有红色的衣物，统统取下交给

周氏。周氏暗地里在屋帐中拣选绵纱，制成军衣交给孟昶，一共做好几十人的衣服、棉被。周氏所做的这些事，家人全都蒙在鼓里。

〔梦龙评〕周氏真是位杰出不凡的妇人，身为丈夫的孟昶，对其妻恐怕仍知之未尽。

959. 邓 曼

【原文】 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官名，即屈瑕必败，举足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入告夫人邓曼。邓曼曰：“大夫其非众之谓，其谓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于蒲骚之役，先是屈瑕败郢人于蒲骚。将自用也，必小罗。君若不镇抚，其不设备乎！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召诸司而训之以令德，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莫敖果不设备，师败而缢。

【译文】 鲁桓公十三年，楚大夫屈瑕（楚武王之子公子瑕，被封在屈，所以用屈为姓氏）率军攻打罗国，斗伯比为他送行，回程时对车夫说：“屈瑕这次一定会吃败仗，看他走路时脚抬得那么高，证明他心神不宁。”

于是去见楚王，请求增派援军。

楚王并没有答应，回到寝宫把斗伯比请求增派援军的事告诉夫人邓曼，邓曼说：

“斗伯比并非真的请求大王增派援军，他是暗示贤君治国，对百姓要诚信，训令官吏要施恩德，尤其要约束屈瑕的骄横放纵。屈瑕常自恃蒲骚之役的战功〔早先屈瑕败郢人于蒲骚〕，认为自己才干超人，所以今天他率军攻伐罗国，一定心存轻敌，如果大王不加约束，岂不是等于是一支不设防的军队吗？所以斗伯比要大王训诫官员，约束屈瑕，尤其要让屈瑕明白天道是不容忽视的，他怎会不知道楚军已全部动员了？”

楚王顿时领悟，于是派人追屈瑕，未能追到。屈瑕果然因轻敌不设防而兵败，结果被缢死在荒谷。

960. 冼 氏

【原文】 高凉冼氏，世为蛮酋，部落十余万家。有女，多筹略，罗州刺史冯融聘以为子宝妇。融虽世为方伯，非其土人，号令不行。冼氏约束本宗，使从民礼；参决词讼，犯者虽亲不赦。由是冯氏得行其政。高州刺史李迁仕遣使召宝。宝欲往，冼氏止之曰：“刺史被召援台，时台城被围。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召君，此必欲质君以发君之兵也。愿且勿往，以观其变。”数日，迁仕果反，

遣主帅杜平虏将兵逼南康。陈霸先使周文育击之。冼氏谓宝曰：“平虏今与官军相拒，势不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君若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卑词厚礼，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妇参。’彼必喜而无备。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昌言输贐，得至栅下，破之必矣。”宝从之，迁仕果不设备，冼氏袭击，破走之，与霸先会于赣石。还谓宝曰：“陈都督非常人也，甚得众心，必能平贼，宜厚资之。”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粤，数州宴然，共奉夫人为“圣母”。

智勇具足，女中大将。

隋文帝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獠多叛，夫人遣长史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上置讷于法，敕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馀州，宣述上意，所至皆降。及卒，谥“诚敬夫人”。

【译文】南北朝时，高凉的冼氏，世代都是蛮人酋长，统领十万多户土族。冼氏有个女儿灵慧多智谋，罗州刺史冯融为儿子冯宝求得该女为媳妇。

冯融虽身为刺史，但当地的土人却不听他的指挥；冼氏入门后就约束本族的族人，使之遵守当地的风俗，遇有诉讼，虽亲人犯法也一律按律量刑。从此冯氏就能顺利的推行政务。

高州刺史李迁仕派使者召请冯宝前往高州，冯宝正要前去时，冼氏阻止说：“当初朝廷征召李刺史救援台城〔当时台城被围〕，李刺史却称病没有去，现在他铸造兵器、聚集兵众之后召你去，这一定是要扣押你，好动员你的兵力，你还是不要去，先观察一阵再说。”

几天后，李迁仕果然造反，并派手下大将杜平虏率兵进逼南阳，陈霸先（即南朝陈武帝）派周文育迎战。

冼氏对冯宝说：

“杜平虏迎战官兵，一时间不会回到高州，而李迁仕在高州也无法救援杜平虏，但若是夫君率军而去，李迁仕必会与夫君发生争战。夫君不如派人带着厚礼，用谦卑的言辞对李迁仕说：‘我不敢自己率兵，只好请妻子代我前往。’他听后一定高兴的松懈防备，这时我再率领一千多人装做要挑贝去卖，等来到他营前再发动突击，一定可击败他。”

冯宝照妻子的话去做，李迁仕果然不加防备，遭冼氏突击后逃走。

冼氏与陈霸先在赣石相遇，回家后对冯宝说：“陈都督器宇非凡又深得人心〔知人〕，必能平定乱贼，我们应当全力支持他。”

等冯宝死后，岭南地区发生大乱，冼氏全力安抚百粤各族，数州又恢复平静，百姓共同尊奉冼氏为圣母。

〔梦龙评〕冼氏智勇双全，堪称女中大将。

隋文帝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财暴虐，部族纷起反叛，冼夫人请长史上书文帝，建言安抚部族，并列举赵讷的罪状。

文帝将赵讷治罪后，特命夫人招抚宣慰逃亡或叛变的部族，夫人亲自用车盛载天子诏书，自称是朝廷使者，遍访十多州，宣扬文帝安抚部族的圣德，所到的州郡，土人都纷纷归降。她死后，朝廷谥号为“诚敬夫人”。

961. 白瑾妻

【原文】 白瑾妻，山阴葛氏女也。瑾素弱，葛善为调节，使读书。成化中，以进士为分宜令，葛与俱往。其明年，瑾病愈时，而库所贮折银尚数千两。邻境有因饥作乱者，聚徒百人，将劫取。县固无城郭，寇卒至，诸簿丞挈家去匿。葛独分命家人力拒其两门，乃迁白公于他室，边批：不慌不忙，有条有理。埋其银污池中，著公之服，升堂以候贼。贼至，则阳为好语相劳苦，尽出其所私藏钗珥衣服诸物以与贼。贼谢而去，不知阴已表识，竟物色捕得之。

白公衣，合让与此妇穿戴。

【译文】 明朝人白瑾的妻子，是山阴葛家的女儿。白瑾的身体一向虚弱，但葛氏看他是位有为的青年，就经常鼓励他奋发读书，果然不负葛氏的期望，到了宪宗承化年间，白瑾高中进士，并且被任命为分宜县令，葛氏也跟着白瑾一起到任所。第二年白瑾就因病长期卧床，好在手边仍有几千两银子的积蓄。

那时邻县发生大饥荒，饥民群起抢劫。

分宜县城并无守备的城郭，盗贼突然而至，县衙内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员，都带着家小逃难。只有葛氏指挥家人，先加强大门和院墙，再把丈夫白瑾安顿在内室，然后把银子埋在泥池中，最后她自己穿上丈夫的官服，到县衙等暴民〔不慌不忙，有条有理〕。

暴民进城后，葛氏假意热诚招待，把家中所藏的首饰衣物都拿给暴民，暴民心满意足的离去，不知葛氏早已暗中作了记号。

后来官府就根据衣物上的记号进行调查追缉，逮捕了许多暴民。

〔梦龙评〕白瑾这一身官服，何妨就让给妻子穿了。

962. 朱序母

【原文】 朱序镇襄阳，苻坚遣其将苻丕率众围之。先是序母韩氏亲登城审势，谓西北角当先受敌，乃率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头预斜筑城二十余丈。其后贼攻城，西北角果溃，凭新筑处固守，得完。襄阳人遂号其筑为“夫人城”。

【译文】 东晋时，苻坚派大将苻丕率军围攻襄阳。负责守城的将军朱序的母亲听说秦兵到来，就亲自登上城楼查勘，认为城楼的西北角一定会先遭秦兵攻击，于是率领一百多名婢女和城中服徭役的女子，又修筑一道长二十多丈的内城。

后来秦兵来攻时，城楼的西北角果然塌陷，众军士凭借新城抵御秦兵。日后，襄阳人称这座新城为“夫人城”。

963. 唐平阳昭公主

【原文】 唐平阳昭公主，大穆皇后所生，下嫁柴绍。初高祖兵兴，主居长安，绍曰：“尊公将以兵清京师，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行矣，我自为计。”绍诡道走并州，主奔鄆，发家资，招南山亡命，得数百人以应帝。遣家奴马三宝谕降名贼何潘仁，因略地至整屋、武功。纪律严明，远近咸附，勒兵七万，威震关中。帝渡河，绍以数百骑从南山来，主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绍及主对置幕府。京师号“娘子军”。

【译文】 唐朝的平阳昭公主，是大穆皇后所生，后来下嫁紫绍。当初高祖李渊想起兵平天下时，公主住在长安。

紫绍对公主说：“岳父率兵攻打京师，我想助一臂之力，恐怕无法与公主一同前去，该怎么办呢？”

公主说：“夫君只管先去，我自有主意。”

紫绍由便道到并州，公主则直赴鄆州，散家财招募南山的亡命之徒，得到好几百人响应高祖起兵。另外她又派家奴马三宝去招降贼寇何潘仁，一路率兵至武功，由于军纪严明，远近的人都起而归附，最后拥兵七万人，一时威名震动关中。

高祖渡河后，紫绍带数百骑兵由南山而来，公主则率一万精兵与他在渭北会合，紫绍与公主旗下各设幕府，京师称为“娘子军”。

964. 李侃妻

【原文】 建中末，李希烈陷汴州，谋袭陈。李侃为项城令，欲逃去。妇曰：“寇将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逃之？若重赏募死士，可守也。”侃乃召吏民告之曰：“令诚若主，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皆在，宜相与竭力死守。”众皆泣。乃徇曰：“以瓦石击贼者，赏钱千；以刀矢杀贼者，赏钱万！”得数百人，率以乘城，妇自炊爨以享众。使报贼曰：“项城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徒失和，无益也！”会侃中流矢，走还。妻怒曰：“君不在，人

谁肯守！死于外，不犹愈于床乎？”侃乃登城。贼引去，县卒完。

【译文】 唐朝建中末年，李希烈攻陷汴州后，计划进兵袭击陈州。当时项城守令李侃想弃城逃逸，李侃妻子说：“叛贼来攻，理当据城死守；万一城破，大不了一死而已，何必逃走呢？再说如果重金招赏勇士守城，一定能击退叛贼。”

李侃就召集全城的官吏百姓，对他们说：“我身为县令，虽是一城之主，但官职届满就会离去，不像各位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祖墓家产全都在此地；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同心尽力，拼死守城。”

众人感动得流下泪来，李侃接着又说：“凡是自愿用瓦石击贼者赏一千钱，用刀箭杀贼者赏一万钱。”

李侃因此得勇士数百人，于是率众登城守御，妻子则亲自做饭给众人吃。

李侃又派人告诉叛贼说：“项城父老决心抗战守城，即使城破也不能威服百姓，只徒然失去民心，毫无益处！后来，在一次守城激战中，李侃不幸中了敌人的乱箭，便走下城来。他的夫人看见了，对他怒吼道：“你不在城上了，谁还肯守城？战死在城上不胜过死在床上吗？”

于是李侃不顾箭伤，又再登城督战，一时士气大振，贼兵果然无法破城，只好率兵离去，项城终获保全。

965. 晏恭人

【原文】 晏氏，宁化人，嫁福之曾氏。夫死，守幼子不嫁。宋绍定间，寇大举，晏依山为砦，召田丁谕曰：“汝曹衣食吾家，可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藏橐悉散与之，田丁莫不感奋。晏自捶鼓，令诸婢鸣金。贼退散，乡人挈家归砦者甚众。晏以家粮助不给者，拓砦为伍，互相援应，贼弗能攻，全活老幼以数万计。事闻，封恭人，赐寇帔，补其子承信郎。

汉天子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虽然，何必颇、牧，诚得李侃妇、晏恭人以守，邵续女、崔宁妾以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昭公主副之，邓曼、冼氏为参军，荀崧女为游奕使，虽方行天下可也！○大历中，杨子琳袭成都，据之，崔宁屡战力屈。宁妾任氏魁伟果干，出家财十万募勇士，信宿间得千人，设队伍将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琳拔城自溃。荀崧小女灌，有奇节。崧守襄城，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求救于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从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且战且走，卒获免。自诣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请援。贼闻救至，遂散走。

【译文】 宋朝宁化人晏氏，年轻时嫁曾氏为妻，丈夫死后独力抚育幼儿，未曾再嫁。

绍定年间贼寇作乱，晏氏依山建立山寨，召集田丁说：“你们都曾靠我曾家养家活口，念在过去主人情份，希望你们尽力御贼。万一贼人破寨，就杀了我，

免得受贼人羞辱。”

接着将家财全部分给田丁、奴仆，人人都心怀感激，无不奋力御贼。晏氏亲自击鼓助战，命其他女婢敲锣，终于将贼人击退。

贼人退去后，乡人带领家人前来投靠晏氏的非常多，晏氏又拿出家粮周济那些生活贫困的人，扩大山寨而成五寨，相互支援照应，贼人始终不能破寨。

晏氏的举动，救活不下数万条老幼的人命，皇帝听说这项义举后，封晏氏为恭人（古四品官之妻称恭人），并赐衣冠，另外晏氏的儿子也被任命为承信郎。

〔梦龙评〕汉天子曾感叹的说：“朕难道是因缺少像廉颇、李牧这般的大将，才会遭匈奴的纷扰吗？”其实又何必一定要有像廉颇、李牧这般的大将呢？若有李侃妻、晏恭人为守备，邵续女、崔宁妾出战，刘太妃为上将、平阳昭公主为副将，邓曼、冼氏为参军，荀嵩女儿为巡逻使，也能平抚天下四方。

唐代宗大历年间，杨子琳袭击成都城，崔宁经过数次战役后已有力不从心之感，崔宁的妾室是个体格魁梧、行事果决的女人，夫妻俩拿出十万家财招募勇士，一夜间募得一千多人，编组成队后亲自率兵抵御，杨子琳不敌而退。

晋朝人荀崧（字景猷）的小女儿荀灌，自幼聪慧胆大。当时荀崧镇守襄阳城，为杜曾（初为显南将军，永嘉之乱斩胡亢，后为周访所杀）围困，眼看粮尽力竭，只好向平南将军石览求援。荀灌当时只有十三岁，就率领数十名勇士，越过襄阳突破贼兵包围而出，贼兵追击不舍，荀灌边战边走，终于摆脱贼兵追击。她亲自面见石览请求救援，又代父写信向中郎将周访求救兵，杜曾听说援兵将至，于是撤兵而去。

966. 窦良女

【原文】 李希烈入汴时，强娶参军窦良之女。女顾其父曰：“慎无戚，我能灭贼！”边批：奇。女闻希烈将陈仙奇忠勇，因劝希烈任之。又闻其妻亦窦姓，言于希烈，愿与通家往来，以结其心。及希烈有疾，窦女乘间谓仙奇妻曰：“贼虽强，终必败，奈何！”妻以告仙奇，仙奇始悟，赂医人使毒杀之。希烈已死，子不肯发丧，欲悉诛诸将而自立。适有献桃者，窦女请分遗诸将以示暇，因染帛裹絮如桃状，而藏书信于中。仙奇妻剖桃，始知希烈凶信。仙奇乃率兵入，斩希烈子，并梟希烈一门共七首，献诸天子，诏拜淮西节度使。

【译文】 唐朝时李希烈攻陷汴州后，强娶汴州参军窦良的女儿。窦女对父亲说：“请父亲千万不要悲伤难过，女儿一定会消灭贼人〔奇〕。”

窦女听说李希烈手下有个名叫陈仙奇的将领正直勇敢，就劝李希烈重用他。又听说李希烈的元配也姓窦，就对李希烈说愿意与他妻子结成知心姊妹。

后来李希烈患了重病，窦女利用机会对陈仙奇的妻子说：“李希烈的势力虽然庞大，但终将败亡，你看该怎么办？”

陈妻将此事告诉丈夫，陈仙奇才突然有所领悟，于是贿赂医生毒杀李希烈。李希烈死后，他儿子不肯发丧，想杀掉诸将以自立。

此时正巧有人献桃，窦女建议将桃分送诸将，表示府邸平安无事，于是将帛布染成桃色、裹成桃状，并在假桃中暗藏密函。

陈仙奇妻子剖开假桃，才知道李希烈已死。陈仙奇于是率兵入府，斩杀李希烈的儿子及家人共七口，呈报大唐天子，皇帝下诏拜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967. 王翠翘

【原文】 王翠翘，临淄妓也，初曰“马翘儿”，能新声，善胡琵琶；以计脱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今名。倭寇江南，掠翠翘去。寨主徐海越人号明山和尚。绝爱幸之，尊为夫人，凡一切计画，唯翘指使。乃翘亦阳昵之，实阴幸其败事，冀一归国以老也。会督府遣华老人招海降，海怒，缚老人将杀之。翘谏曰：“降不降在君，何与来使事？”亲解其缚，而赠之金，且劳苦之。边批：示之以意。老人者，海上人，翘故识之，而老人亦私覷所谓“王夫人”似翘，不敢泄，归告督府曰：“贼未可图也，第所爱幸王夫人者，臣视之，有外心，可借以磔贼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罗中军诣海说，而益市金珠宝玉以阴贿翘。翘日在帐中从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降且得官，终身共富贵。”海计遂决。督府大整兵，佯称逆降，迫海寨。海信翘言，不为备。边批：愚人。官兵突入，斩海首而生致翘，倭人歼焉。凯旋，督府设大飧于辕门，令翘歌而行酒。诸参佐皆起为寿。督府酒酣心动，降价与翘戏。夜深，席大乱。明日悔之，而以翘功高，不忍杀，乃以赐所调永顺酋长。翘去，渡钱塘，叹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国事诱杀之，杀一酋，更属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边批：可怜。

鸟尽弓藏，红颜薄命，翠翘兼之，始疑西子沉江，真有是事！胡梅林脱略边幅，其乱而悔，悔而使翘不得志以死，此举殊不脱酸腐气。吾谓翠翘有功，言于朝，旌之可也；若侠骨相契，虽纳之犹可也。不则开笼放雪衣，亦庶几不负其归老之初意乎？梅林之功而获罪，或者其天道与？

【译文】 王翠翘是临淄城的妓女，本名马翘儿，能作新曲，弹得一手好琵琶，她用计摆脱妓馆大娘的控制，改名王翠翘，搬到海边落户。

有一次倭寇侵扰江南，虏去王翠翘，寨主徐海对她宠爱有加，不但尊为夫人，对她更是言听计从。此后，王翠翘表面上帮徐海策划如何攻城掠物，实际上却暗中破坏，一心只希望有一天能终老故乡。

后来督府派华老人招降徐海，徐海心惊之下，想擒下华老人并且杀了他。

王翠翘劝阻说：“愿不愿意投降在你，这跟前来招降的使者有什么关联？”

于是亲自为华老人松绑，并且赠送他许多金帛，慰问他的辛劳〔暗中示

意〕。

华老人也住在海边，所以王翠翘认识他，而华老人对这寨主夫人也觉得面善，但又不敢随便指认，回去后对督府说：“海贼顽强，一时间不容易招抚，但是他所宠爱的王夫人，依臣看似乎怀有二心，或者可说动她见机谋刺海贼。”

督府说：“好！就照你的意思去办。”

于是再派罗中军招降徐海，另外暗中携带大批珠宝送给王翠翘，想收买她。

王翠翘每晚在徐海耳边轻描淡写的说，眼看局势日坏，不如投降官军，江南一带遭倭寇侵扰已有一段时日，现在投降官军，或者还可谋得一官半职，那夫妻二人岂不可以终身享有富贵荣华？于是徐海决定接受招降。

而另一方面，督府却加紧点校军队，进逼徐海营寨。

徐海原相信王翠翘的话不加防备〔笨蛋〕，没想到官兵突然冲杀入寨，砍下徐海首级，生擒王翠翘，一干倭寇全部歼灭，官军大获全胜。

督府在军门大开庆功宴，席间命王翠翘唱歌敬酒，各将领也频频举杯向督府敬酒道喜，督府借着酒意，竟把持不住，走下台阶调戏王翠翘，席间一片狼籍。

第二天，督府酒醒后，对昨晚的行为深感后悔，但又顾及这次能破徐海，王翠翘居首功，所以不忍心杀她，只好把她赐给永顺酋长为妾。

王翠翘在奉命渡钱塘江时，感叹的说：“徐海待我情义深重，但是为了国家我大义灭亲，没想到杀了一名贼酋，现在却把我赠给另一名土酋，我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呢？”

于是在半夜投江而死。

〔梦龙评〕人常说：当一件物品的价值利用完了，这物品也就该丢弃了，而美丽的女子，她的命运又常是坎坷不平的，这两种不幸的情况，都发生在王翠翘的身上。传说越国的西施后来曾投江自尽，看到王翠翘的遭遇，也让我不得不怀疑西子投江的真实性。

胡海林逾越礼教调戏王翠翘，事后又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悔恨，然而他的悔恨却使得王翠翘含恨而死，看来胡海林处理事情太过迂腐。

我认为可将王翠翘的功迹上奏朝廷表扬天下。若是真心倾慕她的侠义，纳为小妾也未尝不可，否则赐田地、供衣食，也不致辜负她当初一心想终老故里的心愿。日后胡海林获罪，或者是老天的报应吧！

968. 孙翊妻

【原文】 孙翊为丹阳守，妨览时为都督督兵，戴员为郡丞，与左右亲信边洪等数患苦翊。会翊送客，洪从后斫杀翊，进进入山。翊妻徐氏，购募追捕得洪，杀之。览遂入军府，悉取翊婢妾及左右侍御，欲复取徐。徐恐见害，乃给

之曰：“乞须晦日，设祭除服乃可。”览听之。徐潜使人语翊旧将孙高、傅婴等。高、婴相与涕泣，共誓合谋。至晦日，徐氏设祭讫，乃除服，薰香沐浴，更于他室安施帟帐，言笑欢悦。览密覘，无复疑意。徐先呼高、婴与诸婢罗列户内，览入。徐出户拜览，即大呼，高、婴俱出，共杀览。余人就外杀员。徐乃还纓经，奉览、员首以祭翊，举军震骇。

【译文】 孙翊（三国吴人，孙权弟，字叔弼）为丹阳太守时，当时的都督妫览、部丞（官名，掌管奖励农事的官员）载员以及亲信边鸿等人，都对孙翊感到不满。

有一天，边鸿趁孙翊送客的时候，从孙翊身后将他刺杀，逃入山中。孙翊的妻子徐氏招募武士追捕，终于擒获边鸿，将他杀了。

从此妫览专权，搬入军府，不但接收孙翊所有的侍卫，连他的嫔妾、女婢也一律占为己有，甚至想更进一步强占徐氏。

徐氏怕如果拒绝会遭到杀害，于是就骗妫览说：“请准许我到月底时，摆设祭台、除丧服后再侍候您。”

妫览答应徐氏的要求。徐氏于是暗中派人告诉孙翊昔日手下的将领孙高、傅婴、高婴等人，他们知道妫览的作为后，都流着眼泪发誓要除掉妫览报仇。

到了月底，徐氏祭拜完后就脱下丧服，然后薰香沐浴，更在内室放下帟帐等待妫览，举止神色间显得非常欢悦愉快。妫览暗中观察，对徐氏的表现非常满意，于是不再怀疑徐氏。

徐氏事先就要孙高、傅婴与其他婢女在内室等候，妫览一进府，徐氏就出房拜见，接着大声叫喊；喊声未歇，孙高、傅婴等人已共同击杀妫览，其他的女婢等则围杀载员。

事后，徐氏重新穿上丧服，奉上妫览、载员的首级祭拜孙翊。

969. 申屠希光

【原文】 申屠氏，长乐人，慕孟光之为人，自名希光。有诗才，既适侯官秀才董昌，绝不复吟，食贫作苦，宴如也。郡中大豪方六一闻希光美，心悦之，乃使人诬昌阴重罪，罪至族。六一复阳为居间，边批：恶极。得轻比，独昌报杀，妻子俱免，因使侍者通殷勤，强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谋，谬许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边批：要紧着。乃求利匕首，挟以往，好言谢六一，因请葬夫而后成礼。边批：大事。六一大喜，使人以礼葬昌。希光则伪为色喜，艳妆入室。六一既至，即以匕首刺之帐中，六一立死。因复杀其侍者二人。至夜中，诈谓六一暴病，以次呼其家人，至则皆杀之，尽灭其宗。因斩六一头，置囊中，至昌葬所祭之，明

日悉召村民，告以故，且曰：“吾将从夫地下！”遂缢而死。时靖康二年事。

六一陷人于族，乃人不族而己族矣。以一文弱妇人，奋其白刃，全家为戮，义愤所激，鬼神助之，有志竟成，岂必须眉丈夫哉！

【译文】 宋朝的申屠氏是长乐人，由于仰慕东汉孟光的为人，特别为自己取名“希光”。

希光很会作诗，但自从嫁给福建秀才董昌之后，就不再吟诗作对，虽然每天操劳家事、生活困苦，但是她却能毫无怨尤，很快乐的过日子。

郡中有个叫方六一的土豪主，听说希光的美貌，就想把她占为己有，于是派人诬陷董昌，暗中行贿官员，要处董昌全家死罪。表面上却假意从中调解〔可恶极了〕，请求官员减刑，只处斩董昌一人，至于他妻子及其他家人都赦免无罪。

董昌死后，土豪派心腹到董家，准备强纳希光为妾。这时希光已经完全明白方六一的阴谋，表面上假装答应方六一的要求，暗中先把儿子寄放在董昌的好友家〔紧要的一着〕然后买了一把非常锋利的匕首藏在身上，接着前去方家拜访方六一，对他表示，希望他帮忙料理丈夫后事〔大事一件〕，只要办完丧事，她就正式跟方某结为夫妻。

方六一一听，欣喜若狂，赶紧派人料理董昌的丧事，这时希光装出一副满面春风的样子，化好妆准备跟方六一进洞房。

方六一上床，希光就一刀刺入他的胸膛，方六一当场气绝身死，接着希光又连杀两名方六一的心腹，等到半夜时再假称方六一得了急病，陆续把方家的人都叫进洞房，然后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杀死，一夜之间，方家竟遭希光灭门。

最后希光砍下方六一的头，放在祭盘里，来到丈夫董昌的坟前祭吊。

第二天，希光召集所有的村民，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然后说：“现在我要去地下见我丈夫。”说完就上吊而死。

这是宋钦宗靖康二年的事。

〔梦龙评〕方六一虽然陷董昌全家死罪，实际上并没有杀死董昌全家，可是却招来自家的灭门之祸。仅凭一位纤弱的妇女，就能手刃方某全家，这主要是由于方六一的伤天害理，才激发出希光的义愤和勇气，再加上神明保佑，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看来雪耻报仇，也并非只有男子汉大丈夫才能办得到。

970. 邹仆妻

【原文】 梁末，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管都军之务。有劲仆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而行。至芒、碭泽间，大声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边批：太恃。言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

搏而仆之，抽短刃以断其喉，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边批：好急智。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以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哉！”贼谓其诚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盖近戍巡警之卒也。此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遭屠之状。总首潜召其徒，一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市。妇返襄阳，为尼终焉。

徐氏、申屠氏、邹仆之妻，皆能为夫报仇于身后者也。徐，贵人之妇，而又宿将合谋于外，诸婢协力于内，以制一粗疏不备之妨，如击病鼠耳。申屠氏则难矣，然仇迹未露，犹可从容而图之。邹仆妻则又难矣！变起仓卒，亲见群凶攒刃于其夫，即秦舞阳旁观，不能不动色，而意中遂作复仇之算，甘言诳贼，不逾日而以计擒灭，可不谓大智大勇者乎！生于下贱，何曾读书知礼义，而临变不乱，处分绰如。世之自命读书知理义者，吾不知有此手段乎否也？

【译文】 梁朝末年，襄州掌管军务的邹景温被调往徐州，但仍掌管军务。他的家仆中有个人自认拳脚功夫不错，单独与妻子骑着驴前往徐州邹景温的住所。

行经一片芒草水泽地时，这名家仆大声叫道：“听说这里常有绿林好汉出没，难道没有人敢现身与我一较胜负吗〔自恃太高〕？”

话才说完，就有五、六名盗匪从草丛中跳出，一名盗匪从家仆身后抱住他，把他击倒在地，随即出身上短刀，割断家仆咽喉。

家仆的妻子在一旁目睹这一幕，竟然毫不惊惶害怕〔有急智〕，只听见她娇声大叫说：“痛快啊！今天各位总算为我报仇雪恨了！我本是良家女子，遭这贼人绑架，才来到此地，今天各位壮士为我杀贼雪恨，谁说没有神明保佑？”

盗匪见她一片衷心之言，就带着她及行李、两匹驴一起往南边走。走了约五、六十里路，来到亳城北边一个名叫达孤庄的村落休息，庄外放有武器盔甲，这原是附近守卫巡逻士兵的武器。

妇人直接走向庄园的正堂，盗匪以为妇人是向村民乞讨食物，也就没有起疑。

妇人见到村长，告诉他丈夫遭盗匪屠杀的惨状；村长于是暗中召来士兵，出奇不意地围捕盗匪，结果只有一名盗匪脱逃，其余都戴上刑具送往亳城，在市集斩首。事情结束后，妇人也返回襄阳，终身为尼。

〔梦龙评〕徐氏、申屠氏、邹仆妻等，都是丈夫遭人陷害后，能为夫报仇的妇人。徐氏在外联合昔日旧将，在内与诸女婢合力，内外应合制服妨，就如击杀一只病鼠般容易。申屠氏的为夫报仇就比较困难，但她在不显露复仇的心意下，仍能从容的进行复仇计划。邹仆的妻子最是难得，变难突起，亲眼目睹盗匪们手持利刃夺取丈夫性命，即使是秦舞阳在一旁看了，都不

能做到不动声色，但她却一面在心中盘算如何复仇，一面美言诳骗盗匪，没隔几天，果然用计擒灭盗匪，不能不说她是位大智大勇的妇人。

这些妇人出身贫贱，何尝读圣贤书，知礼明义，但却能处变不惊、从容计划。世上那些自认是饱读诗书、知礼明义的书生们，我实在不知他们是否也有这份能耐？

971. 谢小娥

【原文】 谢小娥者，豫章估客女也。生八岁，丧母。嫁历阳段氏，故二姓常同舟，贸易江湖间。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与夫皆为劫盗所杀，二姓之党歼焉。小娥亦伤脑折足，漂流水中，为他船所获，经夕而活。因流转乞食，至上元县，依妙果寺尼净悟。初，小娥父死时，梦父谓曰：“杀我者‘车中猿，门东草’。”又数日后，梦其夫谓曰：“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能解，常书此语，广求智者辨之，历年不得。至元和八年，李公佐罢江西从事，泊舟建业，登瓦官寺阁，僧齐物为李述之。李凭栏书空，疑思嘿虑，忽然了悟。令寺童疾召小娥，谓之曰：“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也。其曰‘车中猿’者，车字之中乃‘申’字，申非属猴乎？草下有门，门中有东，‘兰’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过，亦是‘申’字。‘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画，下一日，是‘春’字，其为申兰、申春可明矣！”小娥恸哭再拜，密书四字于衣，誓访二贼以复其冤。更为男子服，佣保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纸榜子召佣者，娥应召，问其主，果申兰也。娥心愤貌顺，边批：大有心人。在兰左右，积二岁余，甚见亲爱，金帛出入之数无不委之。每睹谢之衣物器具，未尝不暗泣。兰与春，宗昆弟也。春家在大江北独树浦，往来密洽。一日春携大鲤兼酒诣兰，至夕，群贼毕至，酣饮。暨诸凶既去，春沉醉卧于内室，兰亦覆寝于庭。小娥潜锁春于内，边批：贼在掌中，从容摆布。抽佩刃先斩兰首，呼号邻人并至，春擒于内，兰死于外，获赃货至数千万。初，兰、春有党数十人，暗记其名，悉擒就戮。时浔阳太守张公嘉其孝节，免死。娥竟剪发为尼以终。边批：还当旌异，岂特免死！

其智勇或有之，其坚忍处，万万难及！

【译文】 谢小娥本是豫章商贩的女儿。八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把她许配给历阳人段氏，两家常同船往来江河做生意。

谢小娥十四岁那年才正式过门，但不久父亲与丈夫就遭贼匪劫杀，两家的亲友无一幸免；谢小娥自己也身受重伤，失足掉入江中，后来被其他商船救起，昏迷多日才终于捡回一条命。从此谢小娥就开始流浪乞讨的生活，最后来到上元县，投靠妙果寺僧尼净悟。

当初，谢小娥父亲遭劫匪掠杀，小娥曾梦到父亲对她说：“杀我者，‘车中猿，门东草’。”几天后，又梦到丈夫说：“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

谢小娥想不出这两句话的含意，就写下这些话，到处访求智者解语谜，但是多年来仍无法解出语谜。

唐宪宗元和八年，江西李公佐辞官后乘船到建业，游瓦官寺，寺中僧人将谢小娥的遭遇告诉这位李公佐，李官靠着栏干用手指不断在空中比划，一面沉吟思索，忽然解出语谜，急忙命寺中小僮召来谢小娥，对她说：

“杀你父亲的人叫申兰，杀你丈夫的是申春。所谓‘车中猿’，‘车’的中间是一‘申’字，而‘申’不是属猴吗？草下有门，门下有东，这是‘兰’字。而‘禾中走’，是穿田而过，也是一个‘申’字，‘一日夫’，‘夫’上有‘一’笔，下有一‘日’字，合起来就是‘春’字，所以杀你父亲、丈夫的人很明显的就是申兰、申春。”

谢小娥听了痛哭不止，一面再三拜谢李公佐，并在衣服内里写下“申兰申春”四字，发誓一定要找到这两名贼人，为父亲、丈夫报仇。

从此，谢小娥改换男装，为人作佣。

一年多后，谢小娥来到浔阳，见有人贴出告示征佣保，谢小娥就前往应征，询问主人的姓名，赫然发现是申兰，谢小娥一股恨意涌上心头，但表面仍不动声色〔大是有心人〕。

两年多过去了，谢小娥在申兰身边甚得宠爱，凡是财物收支都交由她经手，谢小娥每当见到故人衣物，只能暗自流泪伤心。

申兰与申春是兄弟，申春住在江北的独树浦，兄弟两人感情很好，来往得很密切。一天，申春带着大鲤鱼、水果及好酒来探望申兰，兄弟俩及其他贼人酣饮到半夜，后来其他贼人相继离去，只剩下申春醉倒在内室，而申兰也不胜酒力，醉卧在庭院。

谢小娥暗中把申春反锁在内室，抽出申兰佩刀，割下申兰的脑袋〔贼在掌中，从容摆布〕，然后邀集邻人帮忙，擒下锁在内室的申春。

经清理，他们历年多所虏获的财货，总计有数千万之多。

申兰、申春有党羽数十人，谢小娥分别记下他们的名字，一一擒下斩杀。当时浔阳太守嘉勉谢小娥的孝行，免小娥杀人的死罪〔岂止于免死，还应该公开表彰〕。后来谢小娥削发出家，终身为尼。

〔梦龙评〕一般人或许有谢小娥的智慧勇气，但这份多年来寻访贼人的坚忍精神，却是万万难有。

972. 吕 母

【原文】 王莽时，琅琊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杀之。吕母

怨，思报宰。母家故丰资，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沽者，辄奢与之，衣敝者辄假衣，不问直。数年而财尽，少年欲相与偿之。母泣曰：“所为厚诸君，非求利也，徒以县宰枉杀吾子故。诸君肯哀之乎？”少年壮之，皆许诺。遂招合亡命数千，吕母自称将军，引兵攻破海曲，执宰，数其罪。诸吏叩头请宰，母曰：“吾子不当死，为宰枉杀。杀人者死，又何请乎？”遂斩宰，以头祭子冢，因以众属刘盆子。边批：更高。

世间有此等奇妇人，酷吏或少知警。

【译文】王莽当朝时，琅琊海曲地方有位吕妇，她儿子是县吏，因犯了小过，竟被县宰判死罪。

吕母怨恨县宰的暴虐，想为子报仇，因为娘家家境富裕，就开设酒店卖酒，并购买刀剑衣服。遇到前来沽酒但手头不便的年轻人，吕母常让他们赊欠；若是碰到衣衫破烂的，也常送他们衣物，不问原因。

几年间，吕母就把家财散尽，过去曾受吕母帮助的年轻人，都想回报吕母。

吕母哭着说：“我以前照顾你们，并非想在各位身上图利，只是县宰冤杀我儿子，各位肯可怜我这老妇人，为我报杀子之仇吗？”

少年们一听，对县宰的错杀无辜都愤愤难平，答应为吕母复仇，不多久就约集了好千几名亡命之徒。吕母自命为将军，率众攻陷海曲，擒下县宰，数落他的罪状，其他官员也纷纷叩头请求饶命。

吕母说：“我儿子罪不该死，却遭县宰冤杀，杀人者死，其他人与我的儿死无关，又何必请求饶命呢？”

于是杀掉县宰，用县宰人头祭拜儿子墓前。

而那群帮助吕母擒杀县宰的人们，日后都归附了刘盆子（东汉人，王章后代，王莽篡汉，赤眉贼樊崇立刘盆子为帝，后来归附光武帝）。

〔梦龙评〕世间竟然有吕母这般奇妇，那些严苛待人的官吏，或许可借此事而稍知警惕。

973. 李 寄

【原文】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啖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唯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缡紵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

身，可得少钞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怀剑将犬诣庙中坐。先作数石米糝蜜𩚑，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糝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啗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

刘季斫杀蛇，遂作帝；李寄斫杀蛇，遂作后。天下未尝无对。

【译文】 广东、福建交界的庸岭，绵长数十里，在山北低湿的地方，有一条长七、八丈，身围一丈多的大蛇出没，当地的土人迷信，再加上绘声绘影的传闻，使人们对大蛇更充满恐惧。

当地的都尉，鉴于遭大蛇吞噬的土人很多，就常用牛羊祭拜大蛇，祈求减免灾祸。

有巫师说大蛇托梦，想吃一名十二三岁的女童。都尉困扰不已，只好寻访私生女，或是罪犯家的女儿，到八月祭蛇时将女童送入蛇穴，大蛇在半夜出洞，将女童紧紧卷住，然后吞下蛇腹。年年如此，前后已经用了九名女童。

一年，又到了该祭大蛇的日子，但寻遍各地，找不到祭蛇的女童，将乐县李诞家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最小的女儿名寄，自愿献身蛇腹，但父母都不答应。

李寄说：“爸妈不用舍不得，家里有六个女儿，却没有一个男孩。女儿无力学缙綦救父，也没有能力供养父母，只是白白耗费家用，活着无用，不如早些死。卖身的钱虽不多，但也能稍稍补贴家用，这样不是很好吗？”

父母虽舍不得，但拗不过李寄的坚持，只好答应。

李寄求得一把好剑，带着猎犬前往都尉府。到八月初，李寄持剑带犬来到庙中，先做一个重达数石的米饼，外层涂上蜂蜜放在蛇洞口，夜晚大蛇出洞，只见蛇头大如米仓，蛇眼有如二尺宽的镜子，闻到米饼香气，就先吞食米饼。这时李寄放开猎犬，猎犬攻击大蛇，李寄随后用剑砍蛇，大蛇终于不支而死。

李寄进入蛇穴，发现穴中有九具女童的骷髅，将骸骨全部运出洞外后，惊叹的说：“由于你们的胆怯懦弱，才遭大蛇吞食，实在是可悲啊！”

然后才慢慢走回家。

越王听说李寄杀蛇的事，乃聘娶她为皇后，又任命李父为将乐令，李寄的母亲及姊姊们也都各有赏赐，从此境内再也没有妖邪作乱。

〔梦龙评〕汉高祖刘邦杀蛇而成皇帝，无独有偶，李寄杀蛇而成皇后。天下的事，实在有许多相通之处。

974. 红拂女

【原文】 杨素守西京日，李靖以布衣献策。素踞床而见。靖长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倨见宾客。”素敛容谢之。时妓妾罗列，内有执红拂者，有殊色，独目靖。靖既去，而执拂者临轩指吏曰：“问去者处士第几？住何处？”边批：见便识李靖。靖具以对，妓诵而去。靖归逆旅，其夜五更初，忽闻叩门而声低者。靖启视，则紫衣纱帽人，杖一囊。问之，曰：“杨家红拂妓也。”延入，脱衣去帽，遽向靖拜。靖惊答之，再叩来意，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故来相就耳！”靖曰：“如司空何？”曰：“彼尸居余气，边批：又识杨素。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甚众矣，边批：如何方是有成，须急着眼。彼亦不甚追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问其姓，曰：“张。”问其伯仲之次，曰：“最长。”观其肌肤仪状、言辞气语，真天人也。靖不自意获之，愈喜愈惧，万虑不安，而窥户者无停履。数日，亦闻追讨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闥而去，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客，中形，赤髯如虬，策蹇驴而来，投革囊于驴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边批：便知非常人。靖怒甚，欲发。张熟视客，一手映身摇示靖，令勿怒。边批：又识虬髯客。急梳毕，敛衽前问其姓。客卧而答之，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其第几，曰：“行三。”亦问妹第几，曰：“最长。”客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靖骤拜之，遂环坐。问煮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靖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复索酒饮，于是开革囊，取下酒物，乃一人首并心肝。却头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乃天下负心者。衔之十年，今始获之。”又曰：“观李郎贫士，何以得致异人？”靖不敢隐，具言其由。曰：“然，故知非君所致也。今将何之？”曰：“将避地太原。”曰：“望气者言太原有奇气，吾将访之。”靖因言州将子李世民。客与靖期会于汾阳桥，遂乘驴疾去。及期候之，相见大喜。靖诈言客善相，因友人刘文静得见。“世民真天子矣！”废然而返，遂邀靖夫妇至家，令其妻出见，酒极奢，因倾家财付靖，文簿匙锁，共二十床，曰：“赠李郎佐真主立功业也。”与其妻戎服跃马，一奴从之，数步遂不复见。靖竟佐命，封卫公。

吴长卿曰：“红拂见卫公，自以为不世之遇，视杨素蔑如矣。孰知又有一虬髯也，视李郎又蔑如矣。惜哉，不及见李公子也。”

【译文】 隋朝的杨素镇守西京时，李靖以平民身份求见杨素，杨素坐在椅子上，态度傲慢的接见李靖。李靖向杨素深深行礼后，说：“天下即将大乱，英

雄群起，杨公身为国家重臣，理应谦恭对待贤士，网罗豪杰引为心腹，怎么可以坐在椅子上待客？”

杨素一听这话，就赶紧改变态度道歉。当时杨素身边围绕着好几名侍妾，其中一位手拿红拂的侍妾长得最美，她特别注意李靖的言行〔识李靖〕。

当李靖告辞离去后，她特别跟出去，站在台阶上手指小吏说：“赶快去问问刚才离去的客人，他科举功名第几？现在家居何处？”李靖一一详细回答小吏，那侍妾在一旁听完后，又默默复诵一遍才又进屋。

李靖回到旅店，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有人敲门，并且很小声的叫他名字，他打开房门一看，只见一位身穿紫衣、头戴纱帽、手拿一只口袋的人，经李靖细问之下，才发觉原来是昨天在杨素家所见的那位手持红拂的侍女，立即请她进屋。

侍女脱去外衣、纱帽，向李靖行礼。

李靖惊慌答礼，并且问她来意，她说：“我服侍杨司空已经有一段日子，因此也见过不少天下豪杰，但没有一位可与阁下相比，所以特别前来投靠。”

李靖听了这番话，就问她杨素的为人，她回答说：“他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又识杨素〕，不值得谈论，许多侍女眼见日后没有指望，都纷纷离他而去〔以及早投靠有指望的人〕，而杨公也从来不追究她们的离去，我说的全是事实，请阁下不要怀疑。”

李靖问她姓名，她只回答姓“张”，再问她家中排行，她回答“排行老大”，李靖看她容貌举止，以及说话的语气，简直像天人一般。

李靖见红拂女投奔自己，心中既高兴又害怕，然而下意识中又总觉不妥，开门探头，也没见有人跟踪，但几天后，却传出有人追捕红拂女的风声，李靖觉得事不宜迟，立即改装骑马出城，准备带红拂女回太原。

两人行经灵右，投宿客栈。

一天，厨房的炉火上正炖着一锅肉，红拂女披散着一头拖地长发，站在床前梳头，李靖在客栈外刷洗马毛，突然有一位客人来到客栈门口，中等身材，蓄着满腮红胡子，骑着一匹跛腿驴，下了驴，先丢一袋草料给驴吃，然后走进客栈，取过一只枕头斜卧在床〔便知是非常人〕，一双眼却一直注视红拂女梳头的动作。

李靖见了很生气，正准备发火，红拂女在观察来客的举动后，却摇手制止李靖，要他先不要发脾气〔又识虬髯客〕。

红拂女赶紧梳完头，整整衣裳，然后上前问客人姓名，客人躺在床上回答“姓张”，红拂女说：“我也姓张，算起来应该是你妹妹。”

又问虬髯客家中排行，虬髯客答：“排行老三。”

红拂女说：“我排行老大。”

虬髯客非常高兴认了一个妹妹。

这时红拂女招呼李靖过来，要李靖跟三哥见面，李靖向他行礼致意，于是三人围坐闲聊。虬髯客问李靖炉上炖的是什么肉？李靖答：“羊肉，看来快熟了。”

张某说肚子饿了，李靖拿出买来的胡饼，虬髯客从腰间抽出匕首切肉，三人一面吃肉配饼，一面喝着酒，接着张某从皮囊中拿出下酒菜，原来是一颗人头和一副人的心肝。

虬髯客把人头放回袋中，用匕首切开心肝，邀李靖一起吃，并且说：“这个人是天下最忘恩负义的人，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找到他砍下他的脑袋！”

接着又说：“我怎么看你都是一个穷书生样，你是如何得到这位绝世美人呢？”

李靖不敢隐瞒，就把结识红拂女的经过说给虬髯客听。

虬髯客笑着说：“原来如此呀！我想光凭你自己，怎么也无法获美人心，那么今后你有何打算呢？”

李靖回答：“想暂时到太原避一阵子。”

虬髯客说：“据术士观察星象，说太原上空有股不寻常的云气，我也想去太原看看。”

于是李靖谈到自己将去拜访李世民，李靖并与虬髯客约在太原汾阳桥碰面，说完虬髯客就骑着驴走了。

到了两人约定的日子，虬髯客和李靖都依约来到汾阳桥，两人再度碰面都非常高兴。李靖假称虬髯客会看相，托友人介绍见了李世民。两人一见面，虬髯客发觉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就颓丧的回家。

于是虬髯客邀李靖夫妇到自己家中，介绍妻子与他们认识，并置酒菜招待他们，另外更变卖家财，将变卖的钱财，满满装了二十车的东西，交给李靖辅佐李世民建立功业。他自己却与妻子穿着军服跨上快马，带着一名奴仆飘然而去，一眨眼便望不见踪影。

后来李靖辅佐李世民统一天下，被封为卫国公。

〔吴长卿评〕红拂女见李靖，以为遇见当世奇才，却见杨素蔑视李靖，谁知日后又碰上一名虬髯客也蔑视李靖，可惜啊！当时红拂女未能遇见李世民！

975. 沈襄妾

【原文】 锦衣卫经历沈鍊，以攻严相得罪，谪田保安。时总督杨顺、巡按

路楷皆嵩客，受世蕃指：“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顺因与楷合策，捕诸白莲教通虏者，鞫鍊名籍中，论斩，籍其家。顺以功荫一子锦衣千户，楷侯选五品卿寺。顺犹怏怏曰：“相君薄我赏，犹有不足乎？”取鍊二子杖杀之，而移檄越，逮公长子诸生襄。至则日掠治，困急且死。会顺、楷被劾，卒奉旨逮治，而襄得末减问戍。襄之始来也，只一爱妾从行，及是与妾俱赴戍所。中道微闻严氏将使人要而杀之，襄惧欲窜，而顾妾不能割。妾曰：“君一身，沈氏宗祧所系，第去勿忧我。”边批：自度力能摆脱群小故。襄遂给押者：“城中有年家某，负吾家金钱，往索可得。”押者恃妾在，不疑，纵之去。久之不返，押者往年家询之，云：“未尝至。”还复叩妾，妾把其襟大恸曰：“吾夫妇患难相守，无倾刻离，今去而不返，必汝曹受严氏指，戕杀我夫矣！”观者如市，不能判，闻于监司。监司亦疑严氏真此事，不得已，权使妾寄食尼庵，而立限责押者迹襄。押者物色不得，屡受笞，乃哀恳于妾，言：“襄实自窜，毋枉我。”因以间亡命去。久之，嵩败，襄始出讼冤，捕顺、楷抵罪，妾复相从。襄号小霞，楚人江进之有《沈小霞妾传》。

严氏将要襄杀之，事之有无不可知，然襄此去实大便宜、大干净。得此妾一番撒赖，即上官亦疑真有是事，而襄始安然亡命无患矣。顺、楷辈死，肉不足喂狗。而此妾与沈氏父子并传，忠智萃于一门，盛矣哉！

【译文】 明朝锦衣卫经历沈炼因批评丞相严嵩（字世蕃）而获罪，被没收田产才得以保全一命。

当时总督杨顺、巡按路楷都是严嵩的座上常客，严嵩指使他们说：“只要你们能为我除去心头痛，功大者封侯，功小者封卿。”

于是杨顺就和路楷商议，拘捕有通敌嫌疑的白莲教徒，将沈炼也列入名单中，斩首抄家。

杨顺因杀死沈炼有功，庇荫儿子当上锦衣千户，路楷却晋升为候选五品卿寺，因此杨顺满心不高兴的说：“丞相是否认为我不够尽力，不然为什么对我的封赏这么少呢？”

于是再下令杀沈炼的两个儿子，并且发公文逮捕沈炼的孙子沈襄。公文一到，官府就立即逮捕沈襄，沈襄命在旦夕。正巧此时杨顺与路楷分别遭到弹劾，皇帝下令逮捕两人治罪，因此沈襄得以减罪，只发配边地戍守。

当初逮捕沈襄时，他的一名爱妾也要求随行，而今沈襄也带着爱妾前往戍地。走到半途，沈襄听到严嵩派人来杀他的传闻，心中害怕，想趁机逃逸，但又舍不得丢下爱妾。

爱妾说：“夫君身系沈氏一门香烟，只管逃命，不要顾虑我的安危〔自忖足

以摆脱群吏〕。”

于是沈襄就骗押解的吏卒，说城中有户年姓人家，曾欠沈家许多钱，只要去就能讨得债款，愿将讨得的债款分送押解的大哥。吏卒见他爱妾在自己手上，就放心的答应他去讨债。

过了许久，不见沈襄回来，吏卒便前往年家询问，年家的家人说根本没看见沈襄来过。

吏卒找不到沈襄，再回到住所，爱妾一把揪住吏卒衣领，大哭着说：“我们夫妻二人患难相守，从不曾有片刻的分离，今天我丈夫出门后就不见他回来，一定是你们受了严嵩的指使，杀了我的丈夫。”

在旁围观的人很多，众人也无法断定谁是谁非，只好请监司裁夺。监司心中也怀疑是严嵩指使，但又没有确实证据，只好暂时命沈妾寄住尼姑庵，而下令吏卒在限期内找到沈襄。

吏卒遍寻不着沈襄，又多次遭到鞭打，只有哀求沈妾，强调沈襄是私自逃逸，表明自己的无辜，接着吏卒也弃职逃亡。

后来，严嵩终于遭到弹劾，这时沈襄才露面申冤，官府将杨顺、路楷下狱治罪，沈襄与爱妾两人又再度团圆了。

沈襄号小霞，楚地人沈进著有《沈小霞妾传》。

〔梦龙评〕严嵩是否真有意要杀沈襄，我们不得而知。但沈襄计骗吏卒逃逸，手段干净俐落，再加上沈妾一番啼哭撒赖，连官员都不得不信严嵩有意杀沈襄，这才使沈襄能安然逃亡在外，不必担心官府的追捕。杨顺、路楷等人满手血腥，把他们的肉拿来喂狗，狗都不爱吃。沈妾与沈氏父子可说是集忠智于一门，他们的事迹永远为后人所传诵。

976. 邑宰妾

【原文】 万历中，政务宽缓，刑部囚人多老死者。某乡科，北人，为邑宰，坐事入诏狱，久之不得雪，且老矣。已分必死，而自伤无子，乃尽鬻其产，营一室于近处，置所爱妾，而厚赂典狱者，阴出入焉。有侄颇不肖，稍窃其资，入博场中，为逡者所疑，穷诘之，因尽吐，且云：“家有一青骡子，叔行必乘之，无事则出赁，请以骡为验。”逡者伺数日，果如其言。宰方与妾对食中堂，群逡至，惊失箸。妾遽起迎曰：“翁胆薄，毋相迫，尔曹与翁有隙耶？”曰：“无之。”曰：“若然，不过欲多得金耳。金属我掌，第随我行，当以饱汝。”逡者顾妇人貌美而言甘，乃留一人守视宰，而群尾妾入房。妾指所卧床曰：“金在其颠。”携小梯而登，众自下谗之，殊不怒，笑声达于外。须臾，捧一匣下，发之多金。妾曰：“未也。”再捧一巨箱下，大镗实焉。众攫金，声愈哄。守者贪分金，不能忍，足不觉前，宰以间潜逸。众怀金既饫，出视失宰，惧欲走。妾择弱者一人

力持之，大呼“攫金贼在！”众奋拳齐殴，齿甲俱集。妾且死，终不释，声愈厉，动外人。外人入，众窜，获其一，并妾所持者两人，送巡城潘御中。妾诉群凶淫贪状，兼具所失鬻产银数。此两人不能讳，尽供其党姓名。顷之，悉擒至，银犹在怀也，而以犯官逸出为解。御史使视诏狱，则宰在焉。众语塞，乃委罪于不肖侄。御史收侄，尽毙之箠下。妾取故金归，籍数报宰，病数日，乃死。

狱中囚私出入，非法也，诏狱甚矣。方群逻押至，不以宰为奇货哉！言胆薄坚其志，言多金中其欲，忍讎以坚之，空橐以饵之，怠守者而逸宰，固已在吾算中矣。出其不意，持一弱以羁众强，假令身毙老拳之下，罪人其免乎！至群凶先我死，而目可瞑也。妇之智不必言，独其猝不乱，死不怵，从容就功，有丈夫之智所不逮者。惜传者逸其名，虽然，千秋而下，知有一邑宰妾在浣纱女、锐司徒妻、车中女子之俦，斯不为无友也已！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政务松弛，行政效率缓慢，许多囚禁的嫌犯，往往尚未判决就已老死狱中。

有个北方邑宰，因受牵连被押在狱，等了许久仍不见有昭雪的机会，眼见年纪一年年的老了，料想自己日后一定老死狱中，遗憾自己没有子嗣继承香火，就托人变卖家乡的产业，在监狱附近买了一幢房舍，安置爱妾，然后重金贿赂典狱官，让自己能暗中自由进出。

邑宰有个不成材的侄儿，偷了邑宰一些钱出入赌场，巡佐怀疑他金钱的来处，盘问下，侄儿全盘招供，并且说叔父家有匹青骡，平日将骡租借他人，若叔父由监狱私出一定骑骡，如果巡佐不相信，可以跟踪那匹青骡。

巡佐跟踪青骡，果真如那侄儿所说。

一天，邑宰与妾正在吃饭，突然一批巡佐闯入，邑宰吃惊得手上的筷子都掉在地上。

邑宰妾不动声色地站起身，迎向巡佐说：“我丈夫胆子小，请各位不要逼他，请问各位与我丈夫有仇吗？”

答：“没有。”

邑宰妾说：“既然彼此间没有仇怨，那么各位的目的只是希望得到些好处。家里的财物是由我经管，各位请随我来，我不会让各位失望。”

巡佐们一见这女人容貌美丽，说话又入耳，就留下一名巡佐看管邑宰，其余人随邑宰妾进入内室。

邑宰妾指着卧床说：“金子就藏在这上面。”

说完登上一座小扶梯，巡佐们在梯下吆喝起哄，见邑宰妾并不生气，更是变本加厉，笑闹声连门外都听得见。

不久，邑宰妾捧着一只匣盒下来，打开匣盒，只见里面全是金子，邑宰妾说：“还有。”再搬下一只装满金子的大箱。

众人抢夺金子时所发出的兴奋声愈来愈大，那名看守邑宰的巡佐，惟恐自己分得少，双脚不觉移向内室。邑宰乘机逃走，众人心满意足的分完金子，走到外堂，发觉邑宰已逃走，都害怕得想趁早离开。

这时，邑宰妾用力抓住一名身材瘦弱的巡佐，一面大声呼叫“抓到抢金子的强盗了”。

其他巡佐纷纷上前殴打邑宰妾，邑宰妾的牙齿、指甲全都断裂，虽已奄奄一息，但仍死抓住那名巡佐不放，叫喊声也愈来愈大，终于惊动左邻右舍。

邻人们冲入邑宰家，众巡佐夺门而逃，邻人抓到其中一名巡佐，与邑宰妾所抓的一共两名巡佐，送交巡城潘御史。

邑宰妾控诉巡佐们的贪淫，说出失窃的钱数，两名巡佐见事机败露，只好供出其他巡佐的姓名。不久，所有人犯带到，金子也都还在巡佐们身上，巡佐们解释他们是为缉捕人犯才到邑宰家。御史派人到监狱查人犯，邑宰赫然在监，巡佐们一时也无话可答，就将全部罪过推给邑宰那个不成材的侄儿。

御史命人收押侄儿，侄儿受不了狱卒的鞭打而丧命，邑宰妾收回了所有的金子，但她本人却在一连串事件后，也染上重病，没几天就死了。

〔梦龙评〕狱中囚犯私自外出，是一件违法的事，一经察觉，会受到很严厉的处份。当诸巡佐来到邑宰家后，都不认为抓邑宰治罪可以建大功，邑宰妾见机表示邑宰胆小、多金，已诱发了诸巡佐的贪念，再强忍诸巡佐的戏谑，展示邑宰的家财，更加强巡佐勒索财物的野心；当诸巡佐为争夺钱财，致疏于看守使邑宰而逃逸时，诸巡佐实际上已在邑宰妾的掌握中了。然后邑宰妾更进一步挟持一名巡佐来牵制他人，如果邑宰妾在其他巡佐拳打脚踢下丧命，巡佐们能逃过殴人致死的罪名吗？如果诸巡佐能伏法，那么邑宰妾即使身死也瞑目了。

这位邑宰妾的智慧，实在不必我再多加赞美，她能临乱不慌、临死不惧，镇静地依自己的计划行事，有大丈夫所不及的智勇！可惜后代作传记叙述这事迹的人，遗漏这位邑宰妾的名字，然而，能知道历史中有这么一位杰出的妇女，像浣沙女、锐司徒之妻、车中女子之类的女中豪杰，虽名不见青史，也不会没有朋友了。

977. 崔简妻

【原文】 唐滕王极淫，诸官美妻，无得白者。诈言妃唤，即行无礼。时典签崔简妻郑氏初至，王遣唤。欲不去，则惧王之威，去则被王之辱。郑曰：“无害。”遂入王中门外小阁。王在其中，郑入，欲逼之。郑大叫左右曰：“大王岂作如是，必家奴耳！”取只履击王头破，抓面流血。妃闻而出，郑氏乃得还。王惭，旬日不视事。简每日参候，不敢离门。后王坐，简向前谢，王惭，乃出。诸官之妻曾被唤入者，莫不羞之。

不唯自全，又能全人，此妇有胆有识。

【译文】 后魏的唐滕王贪淫好色，见官员的妻眷稍具姿色，就假传王妃召唤，等官员的妻眷入府后，就加以染指。

当时典签（南北朝时官名，掌文书）崔简（一名览，字冲亮）的妻子郑氏刚到京城，唐滕王派人召唤郑氏前往王府，崔简不愿意妻子前去，但畏惧王爷的威权，只好答应妻子去王府，又怕妻子遭王爷羞辱。

郑氏说：“放心，我自有主意。”

郑氏来到王府后，就被带到王府边的阁楼上，这时王爷已在阁楼等候，见郑氏来，就想强行逼郑氏就范。

郑氏大叫来人，一面说：“这哪里是王爷会做的事？你一定是王爷府中的奴仆。”

说完脱下鞋子，猛打王爷的头，并且用手把王爷抓得满脸是血。王妃听到打骂声，上阁楼探究竟，于是郑氏安然脱身返家。

王爷觉得羞惭，十多天都不到官府处理公事，崔简每天都站在王府门外不敢离开。过了几天，王爷召见崔简，崔简向王爷谢罪，王爷更感惭愧，就释回其他官员的妻妾，那些曾被王爷召入王府的妻眷，都羞惭得不敢见人。

〔梦龙评〕崔简的妻子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也使别的妇女不再受王爷逼迫。郑氏不但有胆量，更有见识。

978. 蓝 姊

【原文】 绍兴中，京东王寓新淦之涛泥寺。尝宴客，中夕散，主人醉卧。俄而群盗入，执诸子及群婢缚之。群婢呼曰：“司库钥者蓝姐也！”蓝即应曰：“有。毋惊主人。”付匙钥，秉席上烛指引之，金银酒器首饰尽数取去。主人醒，方知，明发诉于县。蓝姐密谓主人曰：“易捕也。群盗皆衣白，妾秉烛时，尽以烛泪污其背，当密令捕者以是验。”后果皆获。事见《贤奕编》。

【译文】 宋朝绍兴年间，京东王寓新淦在涛泥寺宴客，半夜时宴会结束，主人已酒醉不醒。

不久，有一群盗匪闯入王府，捆绑了王府的守卫及女婢，女婢们大叫：“掌管府库钥匙的是蓝姊。”

蓝姊立即答腔说：“钥匙在我这儿，不要吵醒主人。”

于是将锁匙交给盗匪，并且拿起桌上烛台为盗匪照路，将库府中所有的金银首饰、器皿好酒全部搬空。

主人酒醒后，才知遭盗匪抢掠。第二天向官府报案时，蓝姊暗中告诉京东王爷说：“要追捕这批盗匪很容易，这批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妾在拿烛台照路

时，曾暗中将蜡油滴在他们衣服上，只要寻衣服上的油记追捕就可以了。”

后来，盗匪果然全部落网。〔事见《贤奕编》〕。

979. 新 妇

【原文】 某家娶妇之夕，有贼来穴壁，已入矣，会其地有大木，贼触木倒，破头死。烛之，乃所识邻人，仓惶间，惧反饵祸。新妇曰：“无妨。”令空一箱，纳贼尸于内，舁至贼家门首，剥啄数下。贼妇开门见箱，谓是夫盗来之物，欣然收纳。数日夫不还，发视，乃是夫尸；莫知谁杀，因密瘞之而遁。

【译文】 有一民家娶媳妇的那天晚上，有小偷挖墙想入宅偷东西，不巧挖断屋内的一根大木柱，竟然被大木柱给压死。

夫妇俩点燃烛火一看，原来是熟识的邻居，惊异之下，新郎官反而害怕会惹祸上身。

新妇说：“不要怕。”

她要丈夫挪出一只空箱，将邻人的尸首放在大箱中，抬到邻人的家门口，然后轻敲大门，立刻走开。邻妇闻声打开大门，见门口有一只大箱子，以为是丈夫偷来的财物，就很高兴的把箱子抬进屋内。几天后，见丈夫还不回来，就打开箱盖，赫然发现箱中装的竟是丈夫的尸体，也不知道是谁杀的，只好秘密埋了远走他乡。

980. 辽阳妇

【原文】 辽阳东山虏，剽掠至一家，男子俱不在，在者唯三四妇人耳。虏不知虚实，不敢入其室，于院中以弓矢恐之。室中两妇引绳，一妇安矢于绳，自窗绷而射之。数矢后，贼犹不退，矢竭矣，乃大声诡呼曰：“取箭来！”自绷上以麻秸一束掷之地，作矢声。贼惊曰：“彼矢多如是，不易制也！”遂退去。

妇引绳发矢，犹能退贼，始知贼未尝不畏人，人自过怯，让贼得利耳。

【译文】 山贼剽掠辽阳东山的一家民宅，不巧这户人家中的男人都不在，只有三四名妇人在家。

但山贼不明白屋内状况，不敢贸然闯入，于是先在院中向屋内发箭，屋内的两名妇人分别拉着绳的两端，另一名妇人把箭放在绳的中央，由窗口向外朝胡人还击。发射几箭后，山贼仍不退，但妇人手中已无箭可射，于是故意大声喊道：“拿箭来！”接着将一捆麻杆丢在地上，乍听之下，仿佛是箭。

山贼大吃一惊：“他们箭枝多，恐怕不容易制服。”于是退走。

〔梦龙评〕几位妇人牵绳发箭，居然能击退贼人，其实贼人也会害怕迟疑，一般的人就是本

身太过怯懦，才会让贼人得逞。

981. 李成梁夫人

【原文】 相传李帅成梁夫人乃辽阳民家女也。辽民时苦寇掠，往往掘深井以藏货财。此家以避寇去，独留女伏守井中。有二寇入其室，觉井中有人，一人悬缢而下，得女甚喜，呼党先牵女上。党复临视，欲下缢。女自后遽推堕，即以物压盖之。得系马于门，跨而走。数日寇退，父母俱还家。女言其故，相与毙二寇，取首邀赏。李帅时在伍，闻女智略，求为妇，后为一品夫人。

【译文】 相传李元帅成梁的夫人，本是辽阳的民家女。当时辽阳的百姓，深以常遭贼寇侵扰为苦，居民往往挖掘深井，而将家财埋藏井中。

有一户民家，全家为躲避贼寇而暂居他地，只留下一个女儿留在深井中看守财物。有两名贼人进入民宅抢掠，发觉井下有人，一名贼人垂下绳索入井，发现那名女孩，非常高兴，就叫党羽先拉女孩出井，再下井检视财物。

女孩出井后，趁贼人俯身看井时，将贼人推落井中，随即在井口加盖，骑上贼人系在家门的马匹离去。

几天后，贼寇退走，女孩的父母回家，女孩将经过告诉父母，检视深井，贼人早已气绝，于是取下贼人脑袋向官府邀赏。当时军中李元帅听说这女孩的智略，就请求娶女孩为妻，后来这女孩成为一品夫人。

982. 木兰 韩保宁 黄善聪

【原文】 秦发卒戍边，女子木兰悯父年老，代之行。在边十二年始归，人无知者。

韩氏，保宁民家女也。明玉珍乱蜀，女恐为所掠，乃易男子饰，托名从军。调征云南，往返七年，人无知者，虽同伍亦莫觉也，后遇其叔，一见惊异，乃明是女，携归四川。当时皆呼为“贞女”。

黄善聪，应天淮清桥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适人，独父业贩线香。怜善聪孤幼，无所寄养，乃令为男子装饰，携之旅游庐、凤间者数年，父亦死。善聪即诡姓名曰张胜，边批：大智术。仍习其业自活。同辈有李英者，亦贩香，自金陵来，不知其女也，约为火伴，同寝食者逾年。恒称有疾，不解衣袜，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与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见其姊，乃以姊称之。姊言：“我初无弟，安得来此！”善聪乃笑曰：“弟即善聪也！”泣语其故。姊大怒，边批：亦奇人。且詈之曰：“男女乱群，玷辱我家甚矣！汝虽自明，谁则信之！”因逐不纳。善聪不胜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须令明

白，以表寸心！”其邻即稳婆居，姊聊呼验之，乃果处子，始相持恸哭，手为易去男装。越日，英来候，再约同往，则善聪出见，忽为女子矣。英大惊，骇问，知其故，怏怏而归，如有所失，盖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叹不已。时英犹未室，母贤之，即为求婚。善聪不从，曰：“妾竟归英，保人无疑乎？”边批：大是。交亲邻里来劝，则涕泗横流，所执益坚。众口喧传，以为奇事，厂卫闻之，边批：好媒人。乃助其聘礼，判为夫妇。

木兰十二年，最久，韩贞女七年，善聪逾年耳，至于善藏其用，以权济变，其智一也。若南齐之东阳娄逞，五代之临邛黄崇嘏，无故而诈为丈夫，窜入仕宦，是岂女子之分乎！至如唐贞元之孟姬，年二十六而从夫，夫死而伪为夫之弟，以事郭汾阳。郭死，寡居一十五年，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茆独，复嫁人，时年已七十二，又生二子，寿百余岁而卒。斯殆人妖与？又不可以常理论矣。

【译文】 有一位老人接获戍守边疆的命令，他的女儿木兰不忍心让老父再受风霜，就改扮男装代父从军，戍守边疆十二年才返乡回家，但营中伙伴无人知晓她是女儿身。

韩保宁是位民家女，元末时明玉珍（曾自立为帝，国号夏，后归降明朝）在蜀地作乱，韩保宁怕被贼兵虏获受辱，就改扮男子，更换姓名从军。她被调往云南作战，前后一共七年，没有人知道她是女扮男装，连一起征战的伙伴也未察觉。

后来在路上碰到她叔父，叔侄见面，才道破她是女儿身，叔父于是带她回四川，当时乡人都称韩保宁是“贞女”。

黄善聪是应天府怀清桥畔的一位民家女，十二岁时母亲去世，当时姊姊已嫁人，父亲以卖线香为生，见黄善聪年纪小，乏人照顾，就要她改扮成男孩模样，随自己在卢、凤等地贩卖线香。

几年后，黄父也过世了，黄善聪于是改名换姓叫张胜〔大有智术〕，仍承袭父亲旧业，卖香过日子。

同行中有个叫李英的年轻人，由李陵来此地卖香，不知道张胜是个女子，两人结伴卖香，一年多来同寝共食，只是张胜常称有病，不脱衣袜，到半夜时才盥洗净身。

弘治年间正月，张胜与李英一同回到南京，这时她已二十岁了。一天黄善聪头戴巾帽前去探望姊姊，姊姊初见一名男子称呼自己为姊，就狐疑的表示自己并没有弟弟，这时黄善聪才表明自己身份，然后将这些年的情形告诉姊姊。

没想到姊姊生气的骂道〔也是奇人〕：“男女住在一起，简直败坏我家门风，你虽自称清白，但是谁会相信呢？”

于是要赶黄善聪出门。

黄善聪不由得又恨又怨，一面哭一面发誓说：“如果妹妹的身子遭到玷污，愿意一死表明心意。”

刚好邻居是一名有经验的产婆，姊姊请来产婆验身，证明妹妹仍是处女，这时姊姊才抱着妹妹痛哭，亲手为妹妹脱去男装。

过了一些日子，李英前来探望，想约张胜一同再去卖香，结果见到回复女儿身的黄善聪，不禁大吃一惊，问明原因后，才若有失地回家。或许李英埋怨自己过去反应太迟钝了，回家后，就把黄善聪改扮男装的事告诉他母亲，他母亲听了也惊叹不已。

当时李英还没有成家，他母亲是位贤德的妇人，就托人说媒，黄善聪却拒绝说：“如果我嫁给李英，还有人会相信我过去的清白吗？”

两家的亲友、邻里纷纷劝说，但黄善聪流着泪，坚持不肯答应。事情传开后，乡人都认为是件奇事，官府听说这件事后〔好媒人〕，就判决二人为夫妇，并资助李英娶妻的聘礼。

〔梦龙评〕三人中以木兰改扮男儿十二年最久，韩贞女是七年，黄善聪是一年多，但三人能不露痕迹，避人耳目的智慧却是相同的。但说起像南齐时东阳妇人娄逞，五代时临邛妇人黄崇嘏，毫无缘由的改扮男装，争取功名，这又哪里是个女子该守的本份呢？

唐朝有位姓孟的妇人，二十六岁才嫁人，丈夫死后，假称是丈夫的弟弟，在郭子仪手下当差，郭子仪死后十五年间，竟然官至御史大夫。有一天她心血来潮想嫁人，当时她已七十二岁，婚后生下两个孩子，活到一百多岁才死。我想这妇人恐怕是人妖吧！天下有许多事是不能用常理去推断的。

983. 练 氏

【原文】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为刺史，号章太傅。其夫人练氏，智识过人。太傅尝用兵，有二将后期，欲斩之。夫人置酒，饰美姬进之。太傅欢甚，迨夜饮醉，夫人密摘二将，使亡去。二将奔南唐，后为南唐将攻建州。时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将遣使，厚以金帛遗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可植旗为识，吾戒士卒令勿犯。”夫人反其金帛，曰：“君幸思旧德，愿全合城性命。必欲屠之，吾家与众俱死，不愿独生也！”二将感其言，遂止不屠。

夫人之免二将，必预知其为有用之才而惜之，或先请于太傅，不从，故以计释去耳。不然，军法后期者死，夫人肯曲法以市恩乎？至于后之食报，何其巧也！夫人免二将之死，而二将且因夫人以免一城之死，夫人之所收者厚矣！按：太傅十三子，其八为夫人出。及宋兴，子孙及第至达官者甚众，皆出八房。阴德之报，岂诬也哉！

【译文】 章郇公（宋名臣章得象）的高祖父是建州人，官至刺史，人称章

太傅，他的夫人练氏是一位机警聪慧的妇人。

有一次太傅率兵出征，有两名将领延误日期，太傅下令处斩。夫人于是准备酒菜，并且刻意妆扮修饰陪太傅喝酒，太傅高兴之余，频频干杯，竟然喝醉了，夫人暗中放了那两名将领，要他们逃往他地。这两名将领出奔南唐，后来居然成为南唐大将。

有一次南唐人率军围攻建州，那时太傅已去世，夫人住在建州。两名大将派人慰问夫人，并致赠厚礼，另外交给夫人一面白旗，对夫人说：“我等即将攻城屠杀，夫人可以高挂白旗为标帜，我等会命令士兵不可侵犯夫人。”

夫人命使者送回金银、丝帛说：“将军还记得往日救命之恩，实在是我的幸运。但如果将军一定要围攻建州，屠杀百姓，那我宁可与众百姓同死，不愿独活。”

两位将军被练氏这番话所感动，于是打消屠城的计划。

〔梦龙评〕夫人之所以会救两名将领的性命，一定是知道他二人是人才，有爱才之心才会这么做；或者是事先曾向太傅求情，而太傅拒绝后，才用计让这两人逃走，否则延误军情，按罪是该处死，夫人如何肯违犯律法施恩呢？至于日后这两人的报恩，实在是巧合，夫人救二人一命，二人因夫人救命之恩而救全城人性命，夫人所得的回报实在丰厚。

太傅共有十三个儿子，其中夫人为太傅生了八个，宋建王朝后，夫人的八个儿子及孙子中，高中科举，被封高官者甚多。人说积德者必有善报，岂是胡乱说的？

984. 陈觉妻

【原文】 陈觉微时，为宋齐丘之客。及为兵部侍郎也，其妻李氏妒悍，亲执匕鬯，不置妾媵。齐丘选姿首之婢三人与之，李亦无难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礼。问其故，李曰：“此令公宠幸之人，见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既不自安，求还宋第。宋笑而许之。

近有一甲科丧偶，眷一土妓。及继娶，每托言宿于外馆，深夜潜诣妓家，辨色即归。继夫人察知之，绝不漏言。伺其再往，于五鼓集其童仆轿伞，往彼迎接，传夫人之命。甲科大惭，遂止。亦善于用妒者也。

【译文】 南唐人陈觉未显达时，曾是宋齐丘（字子嵩）的门客。后来陈觉显贵，官至兵部侍郎，陈觉的妻子李氏，不但凶悍而且嫉妒心重，亲自料理家务，不肯家中蓄养奴婢。

宋齐丘为捉弄李氏，故意挑选三名容貌姣好的婢女送给李氏，李氏毫不为难的收下这三名婢女，把她们三人当作舅姑般侍候。

有人问李氏为什么这样做，李氏说：“这三人都都是宋先生所宠幸的人，见了她们如同见宋先生面，我怎敢怠慢。”

这三名婢女日夜寝食难安，要求回到宋府，宋齐丘笑着答应她们回府。

〔梦龙评〕近人有位进士，元配死后迷上当地一名妓女，后来娶了继室，仍常借口有事外宿，深夜暗到妓女家过夜，天亮才回家。日子久了，继夫人心觉有异，但她不动声色，暗中跟踪丈夫，一天，五更时分，继夫人召集仆人、车轿往妓女家，扬言“奉继夫人之命，接老爷回府”，进士大为惭愧，从此不敢再去妓女家。这也算是善用“妒功”者的手段吧！

第十部 杂智

杂智部总序

【原文】 冯子曰：“智何以名杂也？以其黠而狡、慧而小也。正智无取于狡，而正智或反为狡者困；大智无取于小，而大智或反为小者欺。破其狡，则正者胜矣；识其小，则大者又胜矣。况狡而归之于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于大，未始不大乎？一饬也，夷以娱老，跖以脂户，是故狡可正，而正可狡也。一不龟乎也，或以战胜封，或不免于洧澨雾，是故大可小，而小可大也。杂智具而天下无余智矣。难之者曰：大智若愚，是不有余智乎？吾应之曰：“政唯无余智，乃可以有余智。太山而却撮土，河海而辞涓流，则亦不成其太山河海矣。鸡鸣狗盗，卒免孟尝，为薛上客，顾用之何如耳。吾又安知古人之所谓正且大者，不反为不善用智者之贱乎？是故以杂智终其篇焉。得其智、化其杂也可，略其杂、采其智也可。

【译文】 智慧为何可称之“杂”，这是指的一些狡诈的、卑小的智慧。

正大的智慧本来不应是狡诈的、卑小的，然而正大的智慧却往往被一些狡诈卑小的智慧所欺所困，因此，要让正大的智慧能获胜，便有必要对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加以认识理解。

而且，更积极来说，狡诈卑小的智慧，亦可以进一步扩充为正大的智慧。正像泰山不会拒绝任何一撮沙石，而能成其高，江海不会拒绝任何一条小溪，而能成其大，所以即使是鸡鸣狗盗的小小伎俩，不仅可成为孟尝君的座上客，且可拯救孟尝君于暴秦的手中。因此，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只要善加利用，都可能成为泰山江河一样的智慧。

在这层意义上，我特别把“杂智”当成全书的结尾，让这些狡诈卑小的智慧都能像一撮土、一滴水一般的积累起来。

二十七、用心狡黠

【原文】 英雄欺人，盗亦有道；智日以深，奸日以老。象物为备。禹鼎在兹；庶几不若，莫或逢之。集“狡黠”。

【译文】 英雄可以欺人，盗匪亦有道义；智慧能日益深沉，奸诈会日益老练。狡诈之人小则骗吃骗喝，大则窃取国家，如果自知不如，最好敬而远之。

985. 吕不韦

【原文】 秦太子妃曰华阳夫人，无子。夏姬生子异人，质于赵，秦数伐赵，赵不礼之，困不得意。阳翟大贾吕不韦适邯郸，见之曰：“此奇货可居！”乃说之曰：“太子爱华阳夫人而无子，子之兄弟二十余人，子居中，不甚见幸，不得争立。不韦请以千金为子西游，立子为嗣。”异人曰：“必如君策，秦国与子共之！”不韦乃厚赀西见夫人姊，而以献于夫人，因誉异人贤孝，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不韦因使其姊说曰：“夫人爱而无子，异人贤，自知中子不得为适，诚以此时拔之，是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夫人以为然，遂与太子约以为嗣，使不韦还报异人。异人变服逃归，更名楚。不韦娶邯郸姬绝美者与居，知其有娠。异人见而请之，不韦佯怒，既而献之，期年而生子政，嗣楚立，是为始皇。

真西山曰：“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国势益张，合五国百万之众，攻之不克，而不韦以一女子，从容谈笑夺其国于衽席间。不韦非大贾，乃大盗也！”

【译文】 秦太子妃华阳夫人没有生儿子，而夏姬生了一个儿子，名异人。异人在赵国做人质，因秦国屡次攻打赵国，赵国对他很不礼貌，因此他在赵国处境窘困，十分不得意。

阳翟有位大商人吕不韦（本秦商人，用计立始皇为帝，自为相国，曾命门客撰《吕氏春秋》）到邯郸，了解这情形，说：“这人是珍奇异宝，有厚利可图（此奇货可居）！”

于是对异人进行游说：“太子爱华阳夫人，但夫人没有儿子。你的兄弟有二十多位，你在兄弟中的排行居中，又不十分受宠，一旦太子即位，你就无法争立为嗣了。我虽不富有，但愿意持黄金千斤为你西行，游说华阳夫人，请她说服太子立你为嫡嗣。”

异人说：“如果你的计划能实现，我愿意和你共享秦国的富贵。”

于是吕不韦带着厚礼西入秦国，拜见华阳夫人的姊妹，请她将厚礼转献夫人，并极力称赞异人的贤能，宾客遍布天下，常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及夫人。

后来，吕不韦更经由华阳夫人姊妹的介绍，游说夫人说：“夫人受宠爱，但没有儿子，现在异人贤能，可是他自知是排行中间的儿子，不可能立为嫡嗣。如果夫人能在此时提拔他，使异人由无国而成为有国，夫人由无子而成为有子，那么终身可受秦王尊宠了。”

夫人听了认为有理，就利用适当的时机向太子要求，与太子约定以异人为子嗣，请吕不韦带厚礼送给异人。

邯郸被围时，赵人想杀异人，异人脱逃回国，身穿楚国服装拜见华阳夫人，夫人说：“我是楚国人，你也应该是。”

于是异人改名为楚。

吕不韦在邯郸和几位最美丽的女子同居，知道其中一位有身孕，便邀异人喝酒。异人见了邯郸美女，就请吕不韦将美女送给他。

吕不韦先故作生气，接着又慨然答应。一年后，邯郸女子生下儿子，取名为政，异人立他为嫡嗣，也就是日后的秦始皇。

〔真西山评〕秦国自孝公以至昭王，国势一天天扩张，其他五国集合百万的兵力，都无法攻克秦国。吕不韦只用一名女子，在谈笑间就轻松的取得秦国，吕不韦不仅是位大商人，更是一位大盗。

986. 陈 乞

【原文】 齐陈乞将立公子阳生，而难高、国。乃伪事之，每朝，必骖乘焉。所从，必言诸大夫曰：“彼皆偃蹇，将弃子之命。其言曰：‘高、国得君必逼我，盍去诸？’固将谋子，子早图之！图之莫如尽灭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则曰：“彼虎狼也，见我在子之侧，杀我无日矣，请就之位。”又谓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曰‘国之多难，贵宠之由，尽去之而后君定。’既成谋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诸？作而后悔，亦无及也！”大夫从之。夏六月，陈乞及诸大夫以甲入于公宫。国夏闻之，与高张乘如公，战败奔鲁。初，景公爱少子荼，谋于陈乞，欲立之。陈乞曰：“所乐乎为君者，废兴由我故也。君欲立荼，则臣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吾闻子盖将不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乘之王，废正而立不正，必杀正者。吾不立子，所以生子也。走矣！”与之玉节而走之。景公死，荼立，陈乞使人迎阳生置于家。除景公之丧，诸大夫皆在朝。陈乞曰：“常之母有鱼菽之祭，愿诸大夫之化我也。”诸大夫皆曰：“诺。”于是皆之陈乞之家。陈乞使力士举巨囊而至于中霤，诸大夫见之皆色然而骇。开之，则闾然公子阳

生也！陈乞曰：“此君也已！”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弑荼。

自陈氏厚施，已有代齐之势矣，所难者，高、国耳。高、国既除，诸大夫其如陈氏何哉！弑荼立阳生，旋弑阳生立壬，此皆禅国中间过文也。六朝之际，此伎俩最熟，陈乞其作俑者乎！

【译文】 春秋齐人陈乞想拥立公子阳生为齐侯，但又怕高张、国夏阻拦，于是假装是高张、国夏的同党，每天上朝就和他二人同坐一辆车，而且常在车上说其他大夫的坏话：

“他们都是傲慢狂妄的家伙，日后一定不会听二位贤公的命令，比如我就听他们说过：‘高、国二人一旦得到君王宠信，一定会欺压我们，为什么不早把他俩铲除呢？’可见这帮人正在谋算二位贤公，二位应该早作防备。我所说的早作防备，最好的做法就是把他们都杀掉，再迟疑就是下策了。”

等上朝时，陈乞又对高、国二人说：“他们全是虎狼一般的奸臣，见我在二公身旁，随时都想杀了我。请允许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吧！”

而另一方面，陈乞却又对诸大夫说：

“高、国二人就要大祸临头了，他们仗恃君王的宠信在算计各位，好比他们曾说：‘今天我们齐国之所以会多灾多难，都是那些大夫们造成的，只有铲除他们才能保住君位。’现在他们一切计划妥当，诸位为什么不在他们采取行动前就先发制人，把这两人杀死呢？一旦灾难临头，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大夫们都相信陈乞的话。

同年六月，陈乞联合大夫们率军进驻齐君宫室，高张首先得到消息，就立刻跟国夏坐车去见齐孺公，结果双方交战，高、国二人战败，连袂逃往鲁国。

当初，齐景公疼爱小儿子荼，想立荼为太子，于是找陈乞商议。

陈乞说：“只要君王喜欢的人，臣就赞成；今天君王想立荼为太子，臣就请立荼。”

阳生对陈乞说：“我听说你已打消请立我为太子的建议。”

陈乞说：“身为千乘之国的君王，废嫡长子而改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定会诛杀嫡长子。我现在不请立你为太子，正是为保全你一命，现在你先离开齐国一阵吧！”

鲁景公死后，荼继立为国君，陈乞便派人接阳生到自己家中。

景公丧期满后，一天诸大夫都在朝上，陈乞对大夫们说：“我家中另设有母亲的祭坛，希望各位同我一起回家祭拜。”

大夫们答应随陈乞到家。陈乞命一位大力士双手高举一只大箱放在路中央，诸大夫目睹力士神力，都震惊得脸色大变，等打开大门，赫然后现公子阳生在

内。

陈乞大声说道：“这位是齐国国君。”

诸大夫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只好叩首称臣，而陈乞则率军弑杀了荼。

〔梦龙评〕从陈乞广交大夫的举动，就可看出陈乞有自立为王的野心，所担心的只有高张、国夏二人而已。高、国二人既已除去，其他那些大夫们，又如何能奈何得了陈乞呢？陈乞弑荼而立阳生为齐君，随即弑杀阳生而自立为齐君，由此可见陈乞迎立阳生，只是他篡位的一个过程罢了。南北朝时，这种迎君、弑君的伎俩层出不穷，难不成是陈乞最先开此风气？

987. 徐 温

【原文】 初，张颢与徐温谋弑其节度使杨渥。温曰：“参用左右牙兵，必不一，不若独用吾兵。”边批：反言之。颢不可，温曰：“然则独用公兵。”边批：本意如此。颢从之。后穷治逆党，皆左牙兵，由是人以温为实不知谋。

【译文】 当初，张颢（后汉人，字智伯）与徐温（五代人，字敦美）两人商议，企图谋刺节度使杨渥（五代人，杨行密长子，字承天）。

徐温说：“如果我们同时率领左右牙兵（掌族兵）发难，一定无法收到统一指挥之效，不如率领我的右牙兵发难〔说反话〕。”

可是张颢不愿意，徐温就说：“那么就用你的左牙兵好了〔本意如此〕。”张颢欣然同意，后来兵变失败，被捕的全是左牙兵，因此人们一直以为徐温根本没有参与这阴谋。

988. 荀伯玉

【原文】 或言萧道成有异相，宋主疑之，征为黄门侍郎。道成无计得留，荀伯玉教其遣骑入魏境。魏果遣游骑行境上。宋主闻而惧，乃使道成复本任。

【译文】 有人说萧道成（即南齐高帝，字绍伯）有天子的相貌，南朝宋帝听了心里不舒服，就将萧道成调为黄门侍郎（官名，散骑官别称）。萧道成无可奈何，只有接受新职。

荀伯玉（南齐人，字弄璋）向萧道成献计：“暗中派遣骑兵侵扰魏国边境。”魏兵果然立即派骑兵加强巡防。

宋帝听说萧道成刚一调走，边境情势就开始紧张，就撤消原命，要萧道成留任原职。

989. 高 欢

【原文】 欢计图尔朱兆，阴收众心。乃诈为兆书，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遂愁怨。又伪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而故令孙腾、

尉景伪请留五日，如此者再。欢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于是众皆号哭，声动地。欢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乃尔！今直向西，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胡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欢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欢。欢曰：“尔等皆乡里，难制，虽百万众，无法终灰灭。今须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否者，吾不能取笑天下！”众皆顿首：“生死唯命！”于是明日遂椎牛享士，攻邺，破之。

【译文】 北魏高欢想起兵讨伐尔朱兆，为暗中收买人心，就假造一封尔朱兆的文书，说尔朱兆准备把六镇的人发配契胡为部属。于是众人恐惧不满的情绪油然而生。

高欢又假造并州的兵符，征调士兵一万人讨伐步落稽。即将出发前，孙腾和都督尉景春为士兵们求情，请再停留五天，前后一共两次。最后终于起程，高欢亲自送士兵到郊外，流着眼泪挥别，士兵们个个悲恸号哭，哭声震动原野。

高欢这才开口劝喻士兵说：“我和诸位都是背井离乡客居异地的人，彼此的感情有如兄弟手足，没想到尔朱兆等人不体恤诸位的心情，仍征调诸位征战！现在诸位直向西行，一定战死；延误启程的军期，按军法又该处死，发配为胡人部属。生不如死，诸位看该怎么办呢？”

士兵们纷纷说：“只有造反一条路了！”

高欢说：“这是紧急状况，大家应该推举一位领袖！”

大家当然一致推举高欢。

高欢说：“你们都是我的乡亲，没有律法很难节制，以葛荣为例，他有上百万的兵力，但因没有军纪，最后还是遭到败亡。今天如果各位推举我为领袖，就必须接受和以前不同的做法，不可以欺侮汉人，不得违反军令；否则我不愿当各位的领袖，我不能让天下人讥笑我。”

士兵们都低头行礼说：“生死唯命是听。”

高欢于是杀牛犒赏士兵，接着起兵攻破邺州。

990. 潘 崇

【原文】 楚成王以商臣为太子，既而又欲立公子职。商臣闻之，未察也，告其傅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飡江 成王嬖。而勿敬也。”商臣从其策，江 果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废汝而立职也！”商臣曰：“信矣！”

阳山君相卫，闻卫君之疑己也，乃伪谤其所爱穆豎以知之。術同此。

【译文】 春秋时，楚成王准备册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王子职（商

臣庶弟)。

商臣得到这消息之后，未加证实就告诉他的老师潘崇（春秋楚人，曾诱商臣弑成王）说：“要如何着手调查这事呢？”

潘崇回答说：“宴江芊（楚成王胞妹）吃饭，但是态度不要太恭敬。”

商臣照他老师的话去做，结果江芊大发脾气说：“你这奴才，难怪你父王要废掉你，改立王子职！”

商臣说：“现在我知道传言不假。”

〔梦龙评〕阳山君为卫国丞相时，也曾怀疑卫君对自己不满，于是毁谤卫君所宠爱的穆竖，以刺采卫君的心意，两者都是同一手法。

991. 曹 操

【原文】 魏武常行军，廩谷不足，私召主者问：“如何？”主者曰：“可行小斛足之。”曹公曰：“善！”后军中言曹公欺众，公谓主者曰：“借汝一物，以厌众心。”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军心遂定。

曹公尝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慎之！”一日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复卧。既觉，问：“谁杀我侍者？”自是每眠人不敢近。

魏武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必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保无他故，当厚相报。”亲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此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操少时，尝与袁绍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操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坠枳棘中，绍不能得动，操复大叫云：“偷儿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以俱免。

《世说》又载：袁绍曾遣人夜以剑掷操，少下不着。操度后来必高，因帖卧床上，剑至，果高。此谬也。操多疑，其戒备必严，剑何由及床？设有之，操必迁卧，宁有复居危地、以身试智之理。

【译文】 曹操营中军粮短缺，于是私下召来军需官，问他有何解决之道。军需官说：“可用小斗秤量军米，士兵就不会怀疑米粮不足而动摇军心。”曹操说：“好，就照你的意思办。”

过了几天，有人传出曹操在米袋中动了手脚，欺骗众人，曹操又召来军需官说：“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以安定众心。”

于是把军需官杀了，将军需官的首级展示众人，说：“军需官盗取军粮，竟用小斗秤米，欺骗各位，现已论罪处斩。”

遂平息了军士不满的情绪。

曹操曾对人说：“我睡觉时千万不要接近我，我即使在睡梦中，只要有人走近我身边，我就会不自觉的杀人，你们千万要小心。”

有一天，曹操假装睡觉，有个亲信便上前替他盖被，曹操一刀把那名亲信杀了。睡醒后，还故意问旁人“谁杀了我的侍从”，自此以后，只要曹操在睡觉，就没有人敢接近他。

曹操怕有人会来谋害自己，便扬言说：“如果有人想对我不利，我的心就会有预感而心跳加速。”

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曹操召来一名亲信，对他说：“待会儿你假装来行刺，我就说我心早有预感。如果抓你的人要杀你，你只要不说出是我要你故意行刺，我保证你没事，另外我还会重重的奖赏你。”

那名亲信信以为真，于是毫无畏惧的前去行刺，结果被曹操下令给杀了，到头来他连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都不明白。曹操的左右，以为曹操的预感灵验无比，想谋逆曹操的人也都不敢妄自蠢动了。

曹操年轻时，有一次和袁绍一起看人娶亲，半夜翻墙进入那对新婚夫妇的家中，大叫：“有贼！”屋中的人都跑出来察看，曹操趁机持刀劫走新娘子。

曹、袁二人摸黑逃走，一时迷路，误闯橘子园，橘树多刺，袁绍不敢动；曹操怕袁绍被抓，坏了大事，就大声呼叫：“小偷在这里！”

袁绍被迫，连滚带爬，一溜烟的跑出橘园。

〔梦龙评〕《世说新语》曾记载：“袁绍曾派人用剑行刺曹操，但剑刺的高度不够，所以没有刺杀成功。曹操料想杀手下次出手行刺，一定会调整高度，于是就紧贴床面，后来刺客果真把剑刺向高处。”这段记载我无法相信是事实，曹操生性多疑，有刺客行刺，一定加强戒备，刺客如何能近身？即使刺客能突破曹操的卫士，曹操也一定会迁离到其他卧室，哪有再冒生命危险与刺客斗智的道理？

992. 田婴 刘瑾

【原文】 田婴相齐，人有说王者曰：“终岁之计，王盍以数日之间自听之？不然，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婴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王将听之矣，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王自听计。计不胜听，罢食后复坐，不复暮食矣。田婴复请曰：“群臣所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听之。则群臣有为劝勉矣。”王曰：“诺。”俄而王已睡矣。吏尽偷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计，王终不能听，于是尽以委婴。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奏请省决。上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此者数次，后事无大小，唯意裁决，不复奏。

【译文】 战国时田婴（齐威王少子，孟尝君父亲，封于薛，号靖郭君）成为齐相后，有人对齐君说：“有关国家一年来的各项财政税收，大王应该拨出几天时间，听听官员的报告，这样才知道官员的忠奸、好坏。”

齐王觉得有理。

田婴听说此事，也立即请齐王听取预算收支的报告，齐王答应后，田婴要各大小官员全部进宫报告，且准备好各种收支的详细单据文件。齐王听不胜听，吃过中饭又再坐下听官员报告，连晚饭都没时间吃。

田婴对齐王说：“各官员一年来日夜尽心督办的事，大王肯花一个晚上听完，这种精神必能使群臣更加惕励勤勉。”

不久，齐王累得睡着了，而有关官吏贪污不法的事件，齐王却丝毫听不出其中的漏洞缺失。齐王经过这次听政之后，大小朝政全交由田婴处理。

明朝宦官刘瑾想要把持政权，就先挑选一批杂耍艺人在武宗面前献艺，等武宗看得出神入迷时，就要各官员呈上奏章，请武宗裁决。

武宗说：“你拿这一件件小事来烦朕，朕要你何用，还不赶紧要他们走！”

反复几次后，日后大小朝政，都全由刘瑾做主，不再呈奏武宗。

993. 赵高 李林甫

【原文】 赵高既劝二世深居，而已专决。李斯病之。高乃见斯曰：“关东群盗多，而上益发繇治阿房宫，臣欲谏，为位卑，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斯曰：“上居深宫，欲见无间。”高曰：“请候上间语君。”于是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谒，二世怒。高因言丞相怨望欲反，下斯狱，夷三族。

李林甫谓李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益国，上未之知也。”边批：使金果可采，林甫何不自言？他日适之言之，上以问林甫，对曰：“臣久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为爱己，而疏适之，遂罢政事。严挺之徙绛州刺史。天宝初，帝顾林甫曰：“严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损之，与道旧，谆谆款曲，且许美官，因曰：“天子视绛州厚要，当以事自解归，得见上，且大用。”边批：天子果欲大用，何待见乎？因给挺之使称疾，愿就医京师。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闲官得养。帝恨咤久之，乃以为员外詹事，诏归东郡。挺之郁郁成疾。帝尝大陈乐勤政楼，既罢，兵部侍郎卢绚按辔绝道去。帝爱其蕴藉，称美之。明日，林甫召绚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广，若憚行，且当请老。”绚惧，从之，因出为华州刺史，绚由是废。

三人皆在林甫掌股中，为所玩弄而不知，信奸人之雄矣。然使适之不贪富贵之谋，挺之不起大用之念，卢绚不憚交、广之远，则林甫虽狡，亦安所售其计哉！愚谓此三人之愚，非林甫之智也。

【译文】 秦二世采赵高建言，不在朝廷会见大臣，凡事都由赵高决定。

赵高听说李斯对此事有所批评，一天趁李斯生病前往探望时，对他说：“关东盗匪猖獗，皇上却征调徭役修建阿房宫，我想进谏，但又顾虑到我官位卑微；再说这也是你丞相的职责，你为何不进谏呢？”

李斯说：“我很早就想进谏了，可是皇上现在很少会见朝臣，常居深宫，我想说，皇上听不见；想谒见，又不知皇上何时有空？”

赵高说：“如果丞相有意进谏，我愿为丞相探询皇上何时有空，再禀告丞相。”

于是赵高等二世正与宫妃燕好时，派人告诉李斯“可以请求谒见皇上了”。

李斯来到殿门求见，二世大为生气，赵高再向二世进谗言毁谤李斯，说他心怀怨望、有谋反的意图。二世听信赵高之言，将李斯打入大牢，诛灭三族。

唐朝人李适之（官刑部尚书，遭李林甫诬陷，仰药自尽）个性耿直，李林甫对他说：“华山蕴藏金矿，假如能开采，一定能充裕国家财政。”

一天李适之对唐玄宗谈到华山有金矿的事。玄宗就问李林甫，李林甫回答说：“臣早就知道了，但华山乃陛下的本命，是王气的所在，不能随便开凿，所以不敢禀告皇上。”

玄宗以为李林甫才是真正忠于自己，于是开始疏远李适之，而将政事交由李林甫处理，朝政因此一天天荒废。

天宝初年，玄宗曾问李林甫：“严挺之（名浚）现在哪里？他是个可堪任用的人才。”

当时严挺之为绛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特地召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话旧事攀交情，他除了摆出一副诚恳真挚的表情外，并且赞许严损之的才干，日后必晋升高位。

李林甫接着又说：“皇上非常关心令兄，何不请令兄找个理由回京？回得京来既能常常见到皇上，又能受到皇上重用。”

严挺之听从李林甫建议，假称自己得病，奏请回京就医。

李林甫就把严挺之的奏章呈给玄宗，并说：“严挺之年纪大了，又有病在身，皇上应该派个闲官给他，好让他能养病。”

玄宗听了，怅然叹息许久，于是任命严挺之为詹事，在东京养病。后来严挺之因始终得不到重用，反而真的生病了。

又有一次，玄宗在勤政楼大设乐工，垂下帘子观赏，正巧兵部侍郎卢绚骑

马走过，玄宗非常欣赏卢绚的温雅含蓄，称赞不已。

第二天，李林甫召来卢绚的儿子，对他说：“令尊一向名声清高，现在皇上想派任令尊到交州、广州一带，如果令尊怕路途太远，不妨以年老为由推辞。”

卢绚果真嫌路远，就听从李林甫的建议，结果被任命为华州刺史，从此不再被重用。

〔梦龙评〕李适之、严挺之、卢绚这三个人，都被李林甫玩弄于股掌中而不自知，李林甫可说是一代奸雄。但如果李适之不怀贪求富贵的想法，严挺之的不燃受重用的念头，卢绚不怕交、广两州地处偏远，那李林甫再狡猾，他的奸计也无法得逞。所以我认为这是三人太笨，而非李林甫聪明。

994. 石 显

【原文】 石显自知擅权，恐天子一旦入间言，乃时归诚，取一言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先白上，曰：“恐漏尽宫门闭，请诏吏开门。”上许之。显于是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旦果有人上书，告显矫诏开宫门者。天子得书，笑以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群下嫉妒，欲陷臣。”上以为然，愈宠信之。

【译文】 汉朝人石显（字君房）仗着权柄在握，专擅霸道，但惟恐有一天皇帝会听信左右而排挤自己，因此不时在皇帝面前设法表明自己的忠诚，用以试探自己的行情。

石显利用奉命到各官府协调调派事宜，请求皇帝说：“臣恐怕回宫时已过了午夜，那时宫门早已关闭，请准许微臣以奉皇上命令叫开宫门。”

皇帝答应石显的请求。

当晚石显故意到半夜才回宫，然后以皇帝的诏命叫开宫门入宫，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奏弹石显“假借诏命、叫开宫门”。

皇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趁机泣诉说：“陛下信任微臣，交付微臣重责，引起其他诸多大臣嫉妒，进而想陷害微臣。”

皇帝以为其他大臣果真有陷害石显之心，因此愈加宠信石显。

995. 蓝道行

【原文】 世庙时，方士蓝道行以乩得幸。上故有所问，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则咎中官秽，不能格真仙。中官以密封授道行，使自焚，道行乃为伪封付火，而匿其真迹，所答具如旨。上以为神，益信之。

蓝诈矣，然廷臣卒赖其力，假神仙以去严嵩，则诈亦有用处也。

【译文】 明世宗时，道士蓝道行因能占卜吉凶祸福，而深受天子宠信。

有一次世宗派宫中一名宦官，将一封密封的信拿到神坛前焚烧，接着询问神明的指示。蓝道行答不出，就将责任全部推给宦官，说宦官身上不干净，所以不能感应神明。

后来世宗又派宦官持密封信前往祭坛，宦官就将信交给蓝道行，要他亲自在坛前焚烧。蓝道行在宦官前面焚烧事先伪造好的书信，把世宗的书信藏起来，由于已经知道世宗信中所问的问题，所以蓝道行都能一一回答。

世宗因而认为蓝道行是神人，愈加信服。

〔梦龙评〕其实蓝道行是个会使诈的人，本身并没有很深的道行，然而日后朝廷众臣完全靠他假借神明力量除去严嵩，由此看来，会使诈也是能做好事的！

996. 严 嵩

【原文】 伊庶人为王时，以残暴历见纠于台使者，迫则行十万余金于嵩，得小缓。及嵩败家居，则遣军卒十辈造嵩家，胁偿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语曰：“所惠金十万，实无之，仅得半耳，而又半费，请以二万金偿。”因尽以上所赐金有印识者予之。既去而闻于郡曰：“有江盗劫吾家二万金去矣。速掩之，可获也！”郡发卒追得金，悉捕军卒下狱论死。

【译文】 明朝伊庶人为王爷时，因太过凶残暴戾，屡次遭到御史台弹劾，不得已乃派人送十万金贿赂严嵩，才得以稍减罪名。

严嵩被罢黜为平民后，伊庶人派十名军士，到严嵩家胁迫严嵩偿还以前收受的十万金。

严嵩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款待军士，并且低声下气的说：“我实在没有收取十万赠金，只有五万金，而其中的一半又拿去打通关节，现在请各位能体谅我的处境，准许偿还两万金。”

于是拿出有皇帝赐金标帜的金锭交给军士。

军士离去后，严嵩立即向官府报案说：“有江洋大盗抢劫我家二万金后逃逸，如果立即追捕，一定能全部捕获。”

郡守立即派兵追缉，不但收回失金，十名军士还全遭逮捕，并且下狱处斩。

997. 吉 温

【原文】 李适之为兵部尚书，李林甫恶之，使人发兵部诮曹奸利事，收吏六十余人，付京兆尹。尹使法曹吉温鞠之。温入院，先于后厅取二重囚讯问，或杖或压，号呼之声，所不忍闻。兵部吏素闻温惨酷，及引入，皆自诬服，顷刻狱成，而囚无榜掠。适之遂得免。

【译文】 李适之兼任兵部尚书时，和李林甫发生嫌隙，李林甫对他心生不满，于是派人揭发兵部考选单位不法图利的事件，逮捕兵部六十多名官吏，交付京兆尹审判，一连多日毫无进展，京兆尹便派法曹吉温侦讯。

吉温来到厅堂后，先要兵部的官员站在庭院中，而命人由后厅带进两名重刑犯，先进行审问，只见那两名罪犯，忽而被鞭打，忽而遭重物压身，哀号的声音，惨不忍闻。

兵部官吏早就听说吉温审案，手法残酷，等到官吏被带入厅堂后，为免受酷刑，都诬指自己不法，坦承有罪。只一会儿工夫全案就审理完毕，而人犯验身，也没有遭刑求的伤痕，李适之因此未受李林甫的陷害。

998. 阳 虎

【原文】 阳虎之败，鲁人闭门而捕之，围之三匝。虎奔及门，门者曰：“天下探之不穷，我今出子！”虎因扬剑提戈而出边批：句有味。顾反，取戈以伤出之者。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友也，为子脱死，而反伤我！”鲁君闻失虎，大怒，问所出之门，有司拘之，不伤者被罪，而伤者独蒙厚赏。

【译文】 春秋时鲁国的阳虎发动内乱失败后，鲁人下令封闭城门搜捕阳虎，士兵与群众把阳虎层层包围住。

当阳虎突围到城门时，守门衙役对阳虎说：“现在全国的人都在围捕你，没有人肯救你〔这句话有余味〕，但我愿意放你一条生路。”

阳虎持剑带戈一出城门，却一个回头用戈把守城衙役刺伤后再逃逸。

守城衙役不由埋怨说：“我和你素昧生平，只因同情你目前的处境，才网开一面让你逃生，想不到你却恩将仇报，反而用戈把我刺伤。”

不久后，守城衙役就明白为什么阳虎要刺伤他，原来鲁君接到阳虎逃跑的报告，勃然大怒，下令追究责任，派人把守城门的官员吏率全抓来问罪，唯有身上负伤的可以免罪。这名守城衙役便因身上有伤，而得到鲁君的重赏。

999. 郭纯 王燧

【原文】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复讯，乃是每哭即撒饼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其后数数如此，鸟闻哭声，莫不竞凑，非有灵也。

田单妙计，可惜小用。然撒饼亦资冥福，称孝可矣。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言之州县，遂蒙旌表。讯之，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其子互置窠中，饮其乳惯，遂以为常。

即使非伪，与孝何干！

【译文】 有个名叫郭纯的东海孝子，他母亲过世后，每当他思母号哭，他家庭院的上空就有大批的飞鸟聚集，一时传为奇谈。

官府派员调查发觉确有此事，于是奏请皇帝，在闾门立旌旗表扬。

后来，有人一再追查孝子飞鸟群聚的原因，原来是孝子每次号哭时，就把饼散撒在地上，飞鸟就争相来食，每次都如此；日后，飞鸟一听哭声，就群聚盘旋在他家庭院上空，并非是飞鸟有灵性，被孝子所感动。

〔梦龙评〕这原本是齐人田单欺骗燕人的计谋，用来欺骗乡民，实在是小用了。然而撒饼喂鸟也算是行善事、积阴德，就这点看，也还可以称孝子。

河东孝子王燧的家里，所饲养的猫狗，竟然猫哺犬子，犬育猫儿，官府听闻此事，也赐旌旗表扬。问及王燧，原来是猫狗同时产子，家人互调其子，日久也就哺育习惯了。

〔梦龙评〕王燧的做法就有欺骗世人的嫌疑，竟然蒙赐旌旗表扬，这和孝顺有何相干？

1000. 丁谓 曹翰

【原文】 丁谓既窜崖州，其家寓洛阳。尝作家书，遣使致之洛守刘烨，祈转付家，戒使者曰：“伺烨会僚众时呈达。”烨得书，遂不敢隐，即以闻。帝后视，则语多自刻责，叙国厚恩，戒家人无怨望。帝感恻，遂徙雷州。

曹翰贬汝州，有中使来，翰泣曰：“众口食贫不能活，以袱封故衣一包，质十千。”中使回奏之，太宗开视，乃一画障，题曰：“下江南图”，恻然怜之，因召还。

【译文】 北宋时丁谓（官至中书丞相，封晋国公，为一佞臣）被贬崖州后，因家人在洛阳，就命人送一封家书给洛阳郡守刘烨，请他转交家人，临行前叮嘱奴仆：“一定要等到刘烨接见众僚属时，再将这信呈上。”

刘烨收到信后，不敢隐瞒，立即呈交皇帝，皇帝见信中丁谓一再自责，一再回顾过去曾蒙受皇帝的恩宠，训诫家人不可对朝廷心怀怨恨，不禁心生怜悯，就下令将丁谓改徙雷州。

北宋时曹翰（曾随宋太宗平定江南）被谪贬到汝州，有一次太宗使臣路经汝州，曹翰见了使臣，流着泪说：“被贬到汝州后，生活窘困，家人几乎都活不下去了，这包袱中有以前穿过的一件旧衣服，烦您帮我典押十千钱。”

使臣回宫奏报太宗，太宗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一幅题名〈下江南图〉的画轴，不由想起当年曹翰随自己平定江南的往事，一时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召曹翰回京。

1001. 秦 桧

【原文】 秦桧用事，天下贡献先入其门，而次及官家。一日，王夫人常出入禁中，显仁太后言：“近日子鱼大者绝少。”夫人对曰：“妾家有之，当以百尾进。”归告桧，桧咎其失言，明日进糟青鱼百尾。显仁拊掌笑曰：“我道这婆子村，果然！”又，程厚子山与桧善，为中舍时，一日邀至府第内阁，一室萧然，独案上有紫绫缥一册，写《圣人以日星为纪》赋，尾有“学生类贡进士秦垞呈”，文采艳丽。程兀坐静观，反复成诵。唯酒肴问劳沓至，及晚，桧竟不出，乃退，程莫测也。后数日，差知贡举宣押入院，始大悟，即以此命题。此赋擅场，垞遂首选。

【译文】 南宋秦桧（字会之，在相位十九年，朝中忠臣几乎诛杀殆尽）把持朝政时，全国各地进贡皇帝的贡品，都要先送入相府后，再呈给宫中。

一天，秦桧的老婆王夫人到内宫，太后向她抱怨：“这些日子，大尾的子鱼很少见到。”

夫人说：“臣妾家有，明日臣妾呈上一百尾子鱼给太后。”

王夫人回到相府后，把这事告诉秦桧，秦桧便责怪她说了错话。

第二天，秦桧命人准备一百尾腌青鱼送入宫中。太后见了，拍手大笑说：“我就知道这婆子胡说，宫中都没有的东西，相府又怎会有呢？”

程厚（字子山）为中舍（官名，东宫属官）时，与秦桧来往密切。一天，秦桧邀他到相府，他被带到一间内室，室内陈设非常简陋，只见桌上放着一本淡青封面外镶紫边的书册，内容是记载圣人谈论日星的篇章，书尾有“学士类贡进士秦垞（秦桧孙子）呈”等字，文辞富丽，程厚不由坐下逐页翻阅，竟无人打扰，除了奴仆不断的送来酒菜。

到了晚上，程厚见秦桧仍未露面，只有告退，但心中一直不明白秦桧的用意。

几天后，程厚奉命主掌有关贡举考试的事宜，才突然了悟，于是就以那天在内室所见书册命题，这是秦垞所擅长的赋体，果真让秦垞高中第一。

1002. 李道古

【原文】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角赌之际，伪为不胜而厚偿之，故得一时虚名，而嗜利者悉与之狎。

【译文】 李道古善于奉迎谄媚，常常与朝中大官们喝酒、下棋或赌博。每次赌胜负时，又故意不胜〔博取忠厚之名〕，而付给对方许多赌金，所以一时颇

得人缘。凡是贪求小利的大臣，都喜欢与他交往。

1003. 邹老人

【原文】 邹老人，吴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杀其仇家李乙而事露，有司捕置于狱，以重贿求老人。老人索百金，怀之走南都，纳交于刑曹徐公，往来渐密。时留宿，忽中夜出金献徐，诉以内亲王甲枉狱。徐曰：“吾不吝为谋，然吴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难，昨公捕得海盗二十余人，内两人吴产也。公第赦二盗，认李乙为其夜杀，则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矣。”徐许之。老人退，又密访二盗妻子，许以养育，二盗亦许之。及鞫，刑曹问：“若吴人，曾杀人否？”二盗即招某月日杀李乙于家，掠其资。老人抱案还吴，令王甲之子鸣于官，竟得释。甲自狱归，遇李乙于门，竟死。

【译文】 吴州的邹老人是个聪明狡猾的人。有个叫王甲的富人，趁夜杀了仇家李乙，但因事机败露，官吏把王甲抓了起来，关进监狱。王甲用重金贿赂老人，求他想办法救救自己。邹老人便向王甲要了一百两银子，带着他来到了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掌刑狱的官员徐公，两人交往渐渐地密切了。有一天，邹老人留宿在徐公家里时，半夜里他把这些银子献给徐公，并诉说自己的内亲王甲是个冤案。徐公说：“我是愿意为你效力的，但是，王甲是在苏州犯的案，不属于我们南京官署管辖，我如何为你尽力呢？”邹老人说：“这事不难办，昨天您不是抓来了二十多个海盗吗？其中有两个就是苏州人。您可以命令他俩承认李乙是他俩在夜里杀的，他们这样做并不会给他们罪加一等，而我那亲戚王甲就可以活命了。”徐公同意了。邹老人又私下里去探望那两个海盗的妻子，答应在两个海盗处死后，供养他们的家庭，条件是叫她们劝自己的丈夫招认李乙是他们谋杀的。那两个海盗以及他们的妻子也都同意了。等到再次审讯时，徐公问：“你俩是苏州人，在那里杀过人没有？”两个海盗马上就招供说某月某日在李乙家里杀死了他，并抢走了他家的钱财。邹老人便抱着这一案卷回到苏州，让王甲的儿子前去官府鸣冤，王甲竟因此得以释放（据说王甲从狱中出来后回到家里时，在家门口意外地撞到了李乙的鬼魂，最后还是给吓死了）。

1004. 狡讼师

【原文】 浙中有子毆七十岁父而堕其齿者，父取齿讼诸官。子惧甚，迎一名讼师问计，许以百金。师摇首曰：“大难事！”子益金固请，许留三日思之。至次日，忽谓曰：“得之矣！辟人，当耳语若。”子倾耳相就，师遽啮之，断其半轮，血污衣。子大惊，师曰：“勿呼，是乃所以脱子也！然子须善藏，俟临鞫乃

出。”既庭质，遂以父啮耳堕齿为辩。官谓耳不可以自啮，老人齿不固，啮而堕，良是。竟免。

殴父而以计免，讼师之颠倒王章，可畏哉！然其策亦大奇矣。

【译文】古时浙江中部有个做儿子的殴打了自己的老父亲，把老人的门牙都给打掉了。老人拿着被打掉了的门牙，到官府去告儿子的不孝。做儿子的害怕，便请来一位专管诉讼的师爷，求他指条生路，并答应事成之后给那位师爷一百两银子。师爷为难地摇摇头说：“这事不太好办啊！”那个儿子又说可以给他增加些银子，再三恳求师爷务必帮忙，师爷这才答应了下来，叫那个儿子给他三天时间的期限，看看能否想出一个对策。到了第二天，他忽然对那个儿子说：“伙计，想出办法来了！你叫他人人都走开，我附耳告诉你。”那个儿子喜出望外，便侧着耳朵凑了上去，只见师爷猛地咬住了他的耳朵，一下子咬下了半个耳廓，连上衣都沾满了鲜血。那个儿子大吃一惊，尖叫了起来。师爷说：“你别喊，这就是开脱你的办法。不过你必须好好保存这片耳廓，待审讯时再掏出来。”几天后，在法庭上，那个儿子就辩解说，是他父亲咬了他的耳朵，这才导致了门牙脱落的，说着，还掏出那片耳廓给审判官看。审判官认为：那个儿子是不可能自己咬掉自己的耳朵，而老人的牙齿本来就不牢固，咬儿子耳朵咬掉了牙齿，这合乎情理。就这样，那儿子竟然免于刑事处分。

〔梦龙评〕明明是儿子打老子，却被那位可恶的师父故施苦肉计颠倒是非，使得寻小子本应受到刑事处分竟给免掉了，这种诡计真是太可怕了。不过，师爷的主意倒是非常新奇的。

1005. 土豪张

【原文】北京城外某街，有张姓者，土豪也，能以财致人死力，凡京中无赖皆归之。忽思乞儿一种未收，乃于隙地创土室，招群丐以居，时其缓急而周之。群丐感恩次骨，思一报而无地。久之，先用以征债，债家畏丐黠，无不立偿者。已而，人有营干之事，辄往拜，自请居间；或不从，则密喻群丐黠之，复阴使人为之画策，谓非张某不解。乃张至，瞋目一呼，群丐骇散。人服其才，因倩营干，任意笼络，得钱不赀。复以小嫌怒一徽人。其人开质库者，张遣人伪以龙袍数事质银，意似匆遽，嘱云：“有急用，故且不索票，为我姑留外架，晚即来取也。”别使人首之法司，指为违禁。袍尚存架，而籍无质银者姓名，遂不能直，立枷而死。逾年，张坐他事系狱，徽人子讼父冤，尽发其奸状，且大出金钱为费。张亦问立枷，而所取枷，即上年所用以杀徽人者，封识姓名尚存。人或异之。张竟死。边批：天道不远，巧于示人，然则天更智矣。

丐，废人也，而以智役之，能得其用。彼坐拥如林，而指臂不相运掉者何哉？张之俭狃不足道，乃其才亦有过人者，若虞诩设三科募士，堪作一队长矣！

【译文】 北京城外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张姓土财主，他仗着财力雄厚欺压善良，凡京中的无赖都听他的使唤。

有一天，土财主突然想到，自己手下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就是没有叫化子〔奇思妙想〕，于是找了一块空地，盖了一间土屋，免费供乞丐居住，并且常周济他们衣食。乞丐们对财主感激得不得了，总想找个机会好好报答土财主。

过了一段日子后，土财主要乞丐们帮他讨债，债家一见乞丐们群集家门骚扰，为免麻烦，不得不立刻清偿债款。

不久，财主听说有人想谋官职，就前往那人家中拜访，表示愿意充当中间人，没想到却遭到拒绝。土财主遂暗中要乞丐们前去那人家骚扰，一面又暗派他人前去献计，表示非土财主出面，无法驱赶乞丐。

等土财主一到，张大眼睛一声大喝，乞丐们一哄而散，那人不由心生佩服，于是央求土财主为他谋官，至于所需花费任凭开口，财主因此获利不少。

后来土财主与人发生争执，那人在街上开了一家当铺，土财主一面派人故意拿着龙袍前去典押，举止间表现出神色匆忙的神态，叮嘱当铺主人说：“我只是暂时急用需要周转，所以不必开立票据，晚上我就来赎袍，袍子放在衣架上就行了。”一面又派人向官府告发，指称这家当铺违法，袍子还放在衣架上，却不开立票据，也没有登记典押者的姓名。当铺老板百口莫辩，被判死罪。

一年多后，土财主因受其他案件牵连下狱，当铺老板的儿子为父申冤，一一列举土财主罪状，并且花钱买通狱卒。结果土财主也戴上刑具入狱，而所戴的刑具，竟然是去年当铺老板受刑时所戴的同一刑具，刑具上封条上的罪犯姓名，还依稀可见，人人都传为奇谈。土财主竟因此而死〔天道不远，巧于示人，然则天更智矣〕。

〔梦龙评〕乞丐本是无用的废人，但这个土财主却能聪明的指使他们办事，虽然土财主的阴险狡诈不足称道，但他确实有过人的智慧。如果他生在三国时代，虞诩招募贤士时，我看这土财主起码可当个队长。

1006. 生光

【原文】 万历间，皦生光以妖书事论死，京都快之。生光才而狡，往往以术制人为利。有缙绅媚一权贵，求得玉杯为寿，偶询之生光。不三日，生光持杯一双来售，云：“出自中官家，价可百金，只索五十金。”缙绅欣然鬻之。逾数日，忽有厂校束缚二人噪而来，势甚急，视之则生光与中官也。生光蹙额言：“前杯本大内物，中官窃出。今事觉不能讳，唯有速还原物，彼此可保无害。”缙绅大窘，杯已馈去，无可偿，反求计于生光。生光有难色，久之，乃为料理纳

贿：“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庶万一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从之，费几及千金。后虽知生光狡计，无如何矣。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皦生光因著书妖言惑众而判罪处斩，京都人听到他被处斩，都觉得大快人心。皦生光生性狡诈，常常诱人落入他所设计的圈套，再要胁谋利。

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皦生光寻玉杯。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可买下，缙绅很高兴的买下。

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现在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

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

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1007. 永嘉船夫

【原文】 湖中小客货姜于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强秤之，客语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户限死。生扶救，良久复甦，以酒食谢过，遗之尺绢，还次渡口，舟子问：“何处得此？”具道所以，且曰：‘几作他乡鬼矣！’时数里间有流尸，舟子因生心，从客买其绢，并丐筠篮。客既去，即撑尸近生居，脱衫裤衣之，走叩生门，仓皇告曰：“午后有湖州客过渡，云为君家捶击垂死，免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绢与篮为证，今已绝矣。”生举家惧且泣，以二百千赂舟子，求瘞尸深林中。后为黠仆要胁，闻于官。生因徙居，忘故瘞处，拷掠病死。而明年姜客具土仪来访，言买绢之故。其家执仆诉冤，官并捕舟子毙死。

【译文】 湖州有个卖姜的小商人与永嘉富户王生做买卖，双方价钱还没有谈拢，王生就要强行秤货。

小商人向王生说了几句不客气的话，王生一气之下，出拳捶击小商人的背部，小商人一时没站稳，扑倒时头碰门柱昏死过去。王生赶紧扶起小商人，急救许久，他才苏醒过来。

王生准备了酒菜向小商人赔罪，并且送给他几匹丝绢。小商人在渡口上船后，船夫见了那几匹丝绢，就问他从何处购得，小商人就将事情的原委告诉船夫，并且说：“我差点就成了异乡鬼了！”

小商人说这话时，江中正好有浮尸流经，船夫见了，不觉心中有了主意，就向他购买丝绢，连同盛装丝绢的竹篮，也一并请求割爱。

小商人下船后，船夫捞起浮尸，来到王生住处附近，替浮尸换上衣裤，接着匆忙的猛拍王生家大门，故作惊慌的对王生家人说：“今天下午有个湖州人渡船，他说曾被你家老爷打得半死，拉我前往官府控告你家老爷，那人直喊冤枉，还没来得及到官衙就气绝死了，留下丝绢、竹篮为证！”

王生全家都害怕得不得了，于是拿出二百金贿赂船夫，请船夫帮忙把尸体掩埋在树林中。

日后这事被王生家一名刁仆知道，刁仆趁机勒索，结果闹进官府。王生又因搬家，忘了尸体掩埋的地点，竟被狱卒拷打至死。

第二年，那名小商人带了土产前来拜访王生，言谈中聊起卖丝绢的事，终于真相大白，王生家人押着那名刁仆往官府申冤。官府于是将船夫抓来，与刁仆一并处死。

1008. 孙 三

【原文】 临安北门外西巷，有卖熟肉翁孙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猫儿，都城并无此种，莫令外人闻见；或被窃去，绝吾命矣！我老无子，此与我子无异也！”日日申言不已。乡里数闻其语，心窃异之，觅一见不可得。一日，忽搜索出到门，妻急抢回，其猫干红色，尾足毛须尽然，见者无不骇羨。孙三归，责妻慢藏，捶詈交至。已而浸淫达于内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孙峻拒。内侍求之甚力，反复数四，仅许一见。既见，益不忍释，竟以钱三百千取去。孙涕泪，复捶其妻，竟日嗟怅，内侍得猫喜极，欲调驯然后进御。已而色泽渐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访孙氏，已徙居矣，盖用染马纓法积日为伪，前之告戒捶怒，悉奸计也。

【译文】 临安城内，外西巷有个卖熟肉的老头，名叫孙三，孙三每天出门前，一定再三叮咛他老婆说：“好好照管我那只猫儿，全京城找不出这种品种，千万不要让外人看见，否则被人偷走，那我也不想活了。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儿子，这猫儿就如同我的儿子。”

孙三每天都对老婆说这番话，邻居们也都知道，久而久之，不觉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想看一看那猫的长相，可是总是见不到。

一天，猫儿忽然挣脱锁链跑到门外，孙三的老婆急忙将猫儿抱回屋内，那猫儿一身火红，好像着了火一般，看见猫儿的人，都被这罕见的毛色惊羡得说不出话来。

孙三知道后，责怪老婆没有看好猫，对老婆打骂交加，不久这事就传到宫内宦官的耳中。宦官立即派人带着贵重的礼物来拜访孙三，希望孙三割爱，孙三一口拒绝。

宦官求猫之心更是急切，前后四次拜访孙三，孙三只答应让宦官见猫。宦官见了猫之后，更是不得猫儿誓不罢手，最后终于用三十万钱买下。

孙三卖了猫儿后，流着泪对老婆又打又骂，整天哀声叹气。宦官得到猫后非常得意，想将猫儿调教温驯后再呈给皇帝。

但不久之后，猫儿的毛色愈来愈淡，才半个月，竟变成白猫，宦官再度前去孙三家，孙三早已搬走了。

原来，孙三是用染马带的方法，把白猫染红，而那些叮咛、责打，全是骗人的障眼法。

1009. 铁牛道人

【原文】 绍兴间，淮埂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铁牛，高呼“铁牛道人”。在浮光数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库乞钱。主人问：“铁牛何用？”曰：“能粪瓜子金。”主人欲以资财易之，道人坚不肯。后议只赁一宿，令置密室。来早开视，果粪瓜子金数星。道人至，取铁牛去。主人妄想心炽，寻访道人，欲买此牛，道人不从，百色宛转方允，议以日得金计之，偿以一岁金价。在家数日，粪金如前，未几遂止。视牛尾后有一窃，无他异。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赎去。后有人云：“道人预买此妇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后粪金，皆此妇人所为。”急寻之，已遁矣。出《赵灌园就日录》。

若能粪金，尚须乞钱耶？其伪甚明，而竟为贪心所蔽。“利令智昏”，信哉！

【译文】 宋绍兴年间，有一名道士牵着一头铁牛，自称铁牛道人，沿街乞讨。有一天，道士来到一家大户门前乞讨，主人问道士铁牛有什么特别之处。道士说：“这铁牛能拉出像瓜子般大小的金粪。”

主人不觉心动，想向道士买下铁牛，道士坚持不肯，仅只答应借给主人一夜。

道士命人准备一间密室，将铁牛搁置其中，第二天打开室门，果然有几粒如瓜子般大小的金粒。

道士后来牵铁牛离去，主人想拥有铁牛的心意愈加强烈，百般寻访道士，想买铁牛。道士起初仍不答应，拗不过主人的婉言要求，才议定以每日铁牛粪出的金价，按一年计算，偿付道士。

主人买下铁牛后，最初几天，铁牛仍每日粪金，但没多久，铁牛就不再粪

金了。检视铁牛，只见牛尾有一小洞，其他并无异状。一天，忽然主人家中有一奴婢得了疾病，要求主人派人通知她丈夫来赎身。

日后有人说：“这名道士一定事先买通这奴婢，前几次铁牛所粪出的金粒，都是这奴婢暗中动的手脚。”

主人曾遍寻这奴婢，但早已不知去向。〔出自赵灌园著《就日录》〕

〔梦龙评〕如果铁牛真能粪金，道士又何必再沿街乞讨呢？所以铁牛能粪金分明是假话，而这主人竟被贪欲所蒙蔽，这样看来，“利令智昏”这句话果真不假。

1010. 京邸假宦官

【原文】 嘉靖间，一士人候选京邸。有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贷千金，与所故游客谈。数日报命，曰：“某中贵允尔五百。”士人犹恨少，客曰：“凡贷者例以厚贄先，内相性喜谀，苟得其欢，即请益非难也。”士人拮据，凑货器币，约值百金。为期入谒及门，堂轩巨丽，苍头庐儿皆曳绮縠，两壁米袋充栋，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壮横肥，以两童子头抵背而行，边批：极力装扮。享礼微笑，许贷八百。庐儿曰：“已晚，须明日。”主人可之。士人既出，喜不自胜，客复属耳：“当早至，我俟于此。”及明往，寥然空宅，堂下煤土两堆，皆袋所倾。问主宅者，曰：“昨有内相赁宅半日，知是谁何？”客亦灭迹，方悟其诈。

【译文】 明朝嘉靖年间，有位书生到京城听候分派官职。过了许久，他终于有了派官的消息，但因离家日久，旅费用尽，想向人借款千金周转，于是找旧日友人商量。

几天后，友人对他说道：“有一宦官答应借你五百金。”

但书生嫌少，友人又说：“凡是想向他借钱的人，按往例都得先送他贵重的礼物，他喜欢别人奉承巴结，如果能得到他的欢心，再请他增加贷款的额数也并非是件难事。”

书生手头拮据，把身边所有的钱及值钱的器皿拼凑起来约有百金，于是约定双方见面的日期。书生来到宦官府邸，只见厅堂富丽豪华，府邸的仆役、侍从也都衣着华丽，府库中米粮堆积如山，而且袋袋都有“御用”的标记。

书生等候许久，才见主人出现，一副脑满肠肥的模样，由两名童子抵着他的背，才能缓慢的走动〔极力装扮〕。主人收了书生的厚礼后，微笑着许诺书生八百金的贷款。

一旁的侍从说：“现在天色已晚，要等明天才能拿钱。”要书生明白再来。

书生离开府邸后，高兴得不得了，友人叮嘱书生说：“明天要早些去，我等你的好消息！”

第二天，书生又前去府邸，只见府中空无一人，厅堂中也只有由米袋中漏出的两堆煤土。

书生询问这屋宅的原主，宅主说：“昨天有个自称宦官的官员，向我租下半天的房子，但他究竟是什么人，我也弄不清楚。”

书生回到原处，友人也不见了，这才知道上了大当。

1011. 京师骗子

【原文】 肱篋唯京师最黠。有盗能以一钱诒百金者，作贵游衣冠，先诣马市，呼卖胡床者，与一钱，戒曰：“吾即乘马，尔以胡床侍。”其人许诺。乃谓马主：“吾欲市骏，试可乃论价。”马主谨奉羈的。其人设胡床，盗上马，疾驰而去。马主初意设胡床者其仆也，已知其非，乃亟追之。盗迨扣官店，维马于门，云：“吾某太监家下，欲缎匹若干，以马为质，用则奉价。”店赌良马，不之疑，如数畀之，负而去。俄而马主踪迹至店，与之争马，成讼。有司不能决，为平分其马价云。

【译文】 京师的歹徒，诈骗的技巧最是高明，有一个骗子竟然能用一钱诈骗百金。

这名骗子先穿着一身华丽的服饰，好似一位外出游玩的贵族，来到马匹交易场，事先赏给马场口卖折叠交椅的商贩一钱，对他说：“我待会儿骑上马后，你就在旁摆上一张交椅侍候。”

小贩答应了。

这骗子就对马主说：“我有意买一匹上好的马，先让我试骑一下；等我试骑后，如果合意，我们再来谈价钱。”

马主见骗子一副贵公子打扮，就殷勤招呼，小贩也如先前所承诺的在一旁摆设太师椅，谁知那骗子骑上马后就一去不回头。马主最初以为那摆设太师椅的小贩是仆从，骗子骑马离去后，才知道受骗，于是立即追捕。

骗子直接来到一家旅店前，把马拴在店门口，对店主说：“我是某太监家手下，现需数匹丝缎，因为手头不便，先暂时把马匹质押给你，等我取到钱后，立即照价奉还。”

店主见那匹马价值不凡，对骗子的话深信不疑，于是将丝缎如数交给骗子，骗子便背着丝缎离去。

不久，马主循着马迹追踪来到店门，与店主互争这马，终于闹到官府。官府也无法裁决，于是只有判定两人平分马儿所卖得的价钱。

1012. 老姬骗局

【原文】 万历戊子，杭郡北门外有居民，年望六而丧妻，二子妇皆美。而事翁皆孝敬，一日忽有老姬立于门，自晨至午，若有期待而不至者。翁出入数次，怜其久立，命二子妇询其故。妇曰：“吾子忤逆，将诉之官，期姐子同往，久候不来，腹且枵矣。”子妇怜而饭之，言论甚相惬。至暮，期者不来，因留之宿。一住旬日，凡子妇操作，悉代其劳，而女工尤精。子妇唯恐其去也，谓姬无夫而子不孝，茕茕无归，力劝翁娶之。翁乃与合。又旬余，姬之子与姐子始寻觅而来，拜跪告罪，姬犹厉詈不已。翁解之，乃留饮，其人即拜翁为继父，喜母有所托也。如此往来三月，一日姬之孙来，请翁一聘，云已行聘。姬曰：“子妇来何容易，吾与翁及两郎君来耳。”往则醉而返。又月余，其孙复来请云：“某日毕姻，必求二姆同降。”子妇允其请，且多货衣饰，盛妆而往。姬子妇出迎，面黄如病者。日将晡，姬子请二姆迎亲，且曰：“乡间风俗若是耳。”姬佯曰：“汝妻虽病，今日称姑矣，何以不自往迎，而烦二位乎？”其子曰：“规模不雅，无以取重，既来此，何惜一往？”姬乃许之。于是姬与病妇及二子妇俱下船去。更余不返，姬子假出觅，孙又继之，皆去矣。边批：金蝉脱壳计。及天明，遍觅无踪，访之房主，则云：“五六月前来租房住，不知其故。”翁父子怅怅而归，亲友来取衣饰，倾囊偿之。而二妇家来觅女不得，讼之官。翁与子恨极，因自尽。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杭州北门外有个老头，年纪快六十岁，老伴已过世，两个儿子各自讨了一房媳妇。媳妇们不但貌美，而且对他这公公很孝顺。

一天，忽然有一位老太太站在他家门口，从早晨一直站到中午，好像在等什么人，而对方却失约。老头到门口好多次，看那老太太一直站在那儿，心中不忍，就要媳妇去问老太太为什么站这么久。

老太太说：“我儿子不孝，我要到官府告他，我是在等婢女同我一起去官府，没想到一直没见我那婢女来，我的肚子都有些饿了。”

媳妇同情老太太的处境，就请她进屋吃饭，彼此交谈得非常愉快。一直到晚上，仍不见老太太的婢女来，于是媳妇就留老太太在家过夜。

老太太一住就是十天，凡是日常家务，老太太都一手料理，女红尤其精巧，老头的两位媳妇唯恐老太太离去，认为老太太既然老伴过世，儿子又不孝，一个人孤苦无依，遂极力劝公公娶老太太为妻。

于是选了个黄道吉日，两人成婚。

又过了十多天，才见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婢寻来，见了老太太跪地认罪，老

太太仍不停大声怒骂。众人都在一旁劝慰老太太，于是邀请老太太儿子留下喝酒，老太太儿子拜老头为继父，庆幸母亲往后的日子有了依靠。

两家往来三个月后，一天，老太太的孙子来邀请老头一家喝订婚酒，老太太说：“两个媳妇哪能随便走得开，我看就我及老伴儿还有他两个儿子去吧！”

那晚，一行人喝得醉醺醺才回来。

又过了一个多月，老太太的孙子又前来邀请说：“某日是我完婚大喜的日子，二位婶婶务必要来喝杯喜酒。”

老头的媳妇笑着答应。

到了大喜之日，老头的媳妇们不但仔细修饰，还向亲友借了许多首饰增添光彩。老太太的媳妇站在门口迎接他们，面色青黄好像生病的模样。

下午三点多，老太太的儿子请两位媳妇迎接新妇，并且说：“这是我们此地的习俗。”

一旁的老太太却故意对儿子说：“你的媳妇儿虽有病在身，但是今天升格为婆婆，怎能不亲自迎新嫁娘过门，而要烦劳你这两位弟妹呢？”

老太太的儿子说：“她那病恹恹的样子，实在难看，怕亲家见了笑话，两位弟妹既已来了，就偏劳了。”

老太太才故作勉强答应。

于是老太太与生病的媳妇再加上老头的两位媳妇，一同下船迎娶新嫁娘，等候多时仍不见他们回来。老太太的儿子又假意下船打探，接着老太太的孙子也借口查探，都相继下船〔金蝉脱壳之计〕。

第二天天亮，老头父子找遍各处，都不见他们踪影，询问屋主，屋主说：“他们在五、六个月前搬来租下这屋子，但不知他们的来历。”

老头父子只好怅然回来。过了几天，亲友们纷纷来索讨借走的衣服、首饰，老头父子拿出所有积蓄清偿；而两个媳妇的娘家，也因女儿失踪，到官府控告老头父子。老头父子悔恨不已，三人竟因而自杀身亡。

1013. 骗驴妇

【原文】 有三妇人雇驴骑行，一男子执鞭随之。忽少妇欲下驴择便地，呼二妇曰：“缓行俟我！”因倩男子佐之下，即与调谑，若相悦者，已乘驴，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强少妇，追二妇又不可得，乃憩道旁，而不知少妇反走久矣。是日三驴皆失。

【译文】 有三位妇人雇驴代步，驴主也骑驴跟随在后。

走了一阵子，忽然其中一位妇人想下驴，找个比较隐密的地方方便，对另

外两名妇人说：“你们慢慢骑，边走边等我！”

接着请驴主扶她下驴，还不时与驴主打情骂俏，好像两人之间很亲密。

等妇人方便完，再骑上驴背时，妇人说：“我心痛不能骑快。”

驴主不好意思强要妇人加快速度，只好自己先去追赶前头的两名妇人，但追了一阵，始终见不到那两名妇人的踪影，只好先在路旁休息，等后面那位妇人。谁知那名妇人早已调头，不知走掉多久了，于是这名驴主三匹驴都丢了。

1014. 朱化凡

【原文】 瞽者朱化凡，居吴江，善卜，就卜者如市，家道浸康。一日晡时，忽有青衣二人传主人命，欲延朱子舟中问卜，其主人，贵公子也。朱辞以明晨，青衣不可，曰：“主人性卞急，且所占事不得缓。”固请同行，因左右翼而去。步良久，至一舟，似僻地，而入甚伙。坐定，且饮食之，谓朱曰：“吾侪探囊者，实非求卜。今宵拟掠一大姓，借汝为魁。”朱大悲，自云：“盲人无用。”答曰：“无他，但乞安坐堂中，以木拍案，高叫‘快取宝来’而已，得财当分惠汝，不然者，斫汝数段，投波中矣！”朱惧而从之，夜半如前翼之而行。到一家，坐朱堂中，朱如其戒，且拍且叫。群盗罄所藏而去，朱犹拍呼不已。主人妻初疑贼尚在，未敢出，久之，窃视，止一人，而其声颇似习闻者，因前缚，举火照之，乃其夫也。所劫即化凡家物！惊问其故，方知群贼之巧。

【译文】 住在吴江的朱化凡虽然是个瞎子，但是很会算卦，前去求卦问卜的人很多，于是家境也一天天富裕。

有一天午后三、四点钟的光景，忽然有两名青衣女子，说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来请朱化凡到主人的船上，为主人卜卦，又说她们的主人是一位贵公子，千万不可怠慢。

朱化凡因暂时无法离开，答应明天一早到贵公子船上卜卦，但青衣女子不同意，说：“我家主人性情急躁，再说要问卜的事也很紧急，不能拖延。”坚持要朱化凡现在就跟她们走，最后朱化凡在两名女子半请半拉下，仓促而去。

走了许久，终于来到一艘船上，感觉到船泊的位置很偏僻，船上走动的人很多。有人招呼朱化凡坐下，并且奉上茶点，对朱化凡说：“我们都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并不是真的想请你算命，今晚我们打算抢一家大户，想请你假扮我们的首领。”

朱化凡一听大为害怕，连忙表明自己是个瞎子，恐怕对他们没有什么用处。

对方说：“没关系，你只要坐在那家大户家的厅堂中，用木板拍击桌子，大声喝道：‘快取宝物来！’就可以了，我们抢了财物后，会分给你一份；如果你

不答应，我就将你砍成好几段，然后丢到河里去喂鱼。”

朱化凡不得已，只好答应。

半夜时，朱化凡在众人簇拥下来到一座厅堂，朱化凡果真如强盗头子告诫他的，又拍桌子又大声吼叫，那群强盗将这家财物搜刮一空才离去，而朱化凡却还坐在厅堂又拍又叫。

屋中的女主人，最初以为盗匪还没离去，不敢走出房间，过了一段时间，从门缝偷看，发觉只剩一名盗匪，而这名盗匪说话的声音，好像经常听到，于是上前绑住这名盗匪，点燃烛火一看，竟然是自己丈夫。

原来，盗匪要抢的就是朱化凡的家，家人问明原委后，才知道盗匪的狡诈。

1015. 黄铁脚

【原文】 黄铁脚，穿窬之雄也。邻有酒肆，黄往赏，肆吝与。黄戏曰：“必窃若壶，他肆易饮。”是夕肆主挈壶置卧榻前几上，鐫户甚固，遂安寝。比晓失壶，视鐫如故，亟从他肆物色，壶果在，问所得，曰：“黄某。”主诘黄问故，黄自言用一小竿窃其中，俾通气，以猪溺囊系竿端，从罅引竿，纳囊于壶，乃嘘气胀囊，举而升之，故得壶也。

【译文】 黄铁脚是个偷窃高手，他家的隔壁是间酒铺，一天他到酒铺赊酒，老板不肯赊给他，黄铁脚开玩笑的对酒铺老板说：“我一定要偷走你那个酒壶，然后拿到别家酒铺换酒喝。”

这晚，那酒铺老板把酒壶带回家，放在自己床前的桌上，将家中房门锁好，检查妥当后才安心睡觉。

天亮后，老板却发觉酒壶不见了，再看自家门锁并未被打开，于是急忙到别家酒铺寻找酒壶，后来果然找到，问是谁拿酒壶来，答说是黄铁脚。

老板立刻到黄铁脚住处，问他是如何偷走酒壶的。黄铁脚自称他是用一根小竹竿，打通竹节，使竹中空，可以通气，再用猪囊系在竹竿的一端，放入壶内，接着再吹气，使猪囊膨胀，卡住酒壶。最后酒壶离桌凌空，终于拿到酒壶。

1016. 窃磬贼

【原文】 乡一老姬，向诵经，有古铜磬。一贼以石块作包，负之至媪门外，人问何物，曰：“铜磬，将鬻耳。”入门见无人，弃石于地，负磬反向门内曰：“欲买磬乎？”曰：“家自有。”贼包磬复负而出，内外皆不觉。

【译文】 乡下有个老婆婆喜欢念经，家中有个古铜磬。有个偷儿包了一包石块，故意扮成小贩，背着石块来到老婆婆家门外叫卖。

邻居有人问：“卖什么东西？”

偷儿答：“铜磬！我卖铜磬。”

偷儿进到屋内，发觉厅中无人，于是丢下石包，把老婆婆的铜磬带走。

偷儿临走前还朝内室说：“要买磬吗？”

屋内人说：“不用了！我自家就有。”

偷儿包着铜磬从老婆婆家出来，屋内、屋外都没察觉那小贩竟是偷儿。

1017. 假跛书生 假断脚偷

【原文】 闾门有匠，凿金于肆。忽一士人，巾服甚伟，跛曳而来，自语曰：“暴令以小过毒挞我，我必报之！”因袖出一大膏药，薰于炉次，若将以治疮者。俟其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热，援以手，其人即持金奔去。又一家门集米袋，忽有髻者，垂腹甚大，盘旋其足而来，坐米袋上。众所共观，不知何由。匿米一袋于胯下，复盘旋而去，后失米，始知之，盖其腹衬塞而成，而髻亦伪也。

【译文】 有一名金匠在市集摆摊子，当众展现他的技艺。忽然有一位穿着讲究的读书人，一面跛着脚走来，一面自言自语的说：“那个恶官，竟然因为我犯了一点小错就这样毒打我，找到机会我一定要报仇。”

说完从袖中抽出一大片膏药，借金匠的炉火薰烤膏药，好像要贴在伤处。

等膏药熔化后，书生却将膏药往金匠脸上一贴，金匠受不了那股灼热，急忙用手撕去膏药，那人立即抢走金匠的金饰，扬长而去。

又有一家门口堆了许多米袋，忽然有一个断腿的人挺着个大肚子，一拐一拐的走来，坐在米袋上休息，当时有许多人都看见。

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他在胯下藏了一袋米，然后又一拐一拐的走了，后来那家人丢了米，才知道是那断腿人偷的。

原来那人的大肚子是用衣服伪装的，他的断腿也是假的。

1018. 断脚盗

【原文】 有髻盗者，一足髻，善穿窬。尝夜从二盗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盗以绳下之。搜资入之柜，命二盗系上已，复下其柜，入资上之，如是者三矣。髻盗自度曰：“柜上，彼无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柜中。二盗系上之，果私语曰：“资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弃去！”遂持柜行大野中，一人曰：“髻盗称善偷，乃为我二人卖。”一人曰：“此时将见主人翁矣！”相与大笑欢喜，不知髻盗乃在柜中。顷二盗倦，坐道上，髻盗度将曙，又闻远舍有人语笑，从柜中大声曰：“盗劫我！”二盗惶讶遁去，髻盗顾乃得金资归。何大复作《髻盗篇》。

【译文】 有个窃贼虽断了一条腿，但仍善于穿墙偷窃之术。

有一天夜里，这名断脚盗跟另外两名盗匪进入一位姓巨的家中行窃，断脚盗先要另外两人翻上屋顶，再垂下绳索，让他能入屋搜刮财物，装入大箱中，再要两人将大箱吊起，接着再放下大箱。

如此连续三次后，断脚盗突然想到：“大箱上去后，他们是否会丢下我不管？”于是就钻进箱内。

两人将大箱拉上后，果然暗暗商量：“箱子那么重，财物一定不少，他一定会要求要多分一些，不如丢下他吧！”

于是两人抬着箱子向郊外逃去。

途中，一名盗匪说：“断脚盗号称神偷，但是还是被我们出卖了。”

另一人说：“此刻恐怕已被主人发觉了。”

两人不觉得得意大笑，不知断脚盗就在大箱中。

又走了一段路，两人累了，就在路边休息。断脚盗盘算天快亮了，又听见远处屋舍传来人语声，于是笑着由箱中走出，大声说：“有强盗抢我的东西。”两名强盗在惊惧讶异中逃走，于是断脚盗获得全部的脏物。

这件事，记载在何大复所著的《斲盗篇》中。

1019. 京都道人

【原文】 北宋时，有道人至京都，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贵贱咸事慕之，输货求丹、横经请益者门如市肆。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观。”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须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者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

【译文】 北宋时，京城来了一位道士，自称深谙丹砂之妙，他看起来就像个刚成年的年轻人，但据说已有三百余岁了。一时不论贫富都羡慕他驻颜有术，不惜重金向道士购买丹药，请他著书讲道的，更是不计其数。

当时有几位朝中大臣连袂拜访道士家，正开怀畅谈时，门房突然进来报告：“少爷从庄上来，拜见老爷。”

道士故意大声怒斥门房无礼打断谈话。

客人说：“既然令郎远道而来，何妨让我等一见。”

道士皱着眉许久，才说：“要少爷进来！”

只见一个发尽白、弯腰偻背、老眼昏花的老头，走向前向道士请安。礼毕，道士喝叱他回房，接着才缓缓对客人说：“我儿天性愚痴，不肯服食丹药，才变成这副模样，还不到一百岁，已干瘦成这德性，所以只好让他待在我乡间的别墅。”

客人更加迷信丹药的神妙了！后来有人询问与道士往来密切的亲友，才知那偻背老头其实是道士的父亲。

1020. 丹 客

【原文】 客有炫丹术者，與从甚盛，携美妾日饮于西湖，所罗列器皿，望之灿然，皆黄白。一富翁见而艳之，前揖问曰：“公何术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长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为母，使炼之。客之铅药，练十余日，密约一长髯突至，给曰：“家罹内艰，求亟返！”客大恻，谓主人曰：“事出无奈，烦主君同余婢守炉，余不日来耳。”客实窃丹去，又嘱妇私与主媾，而不悟也，遂堕计中，绸缪数宵而客至。后炉视之，大惊曰：“败矣！似有触之者！”因詈主人无行，欲掠治妾。主人不能讳，复出厚镒谢罪，客作怏怏状去，主君犹以得遣为幸，而不知银器皆伪物，妾则典妓为骗局也。翁中于贪淫，此客亦黠矣哉！

嘉靖中，松江一监生，博学有口而酷信丹术。有丹士，先以小试取信，乃大出其金而尽窃之。生惭愧甚，欲广游以冀一遇。忽一日，值于吴之阊门，丹士不俟后齿，即邀饮肆中，殷勤谢过，既而谋曰：“吾侪得金，随手费去。今东山一大姓，业有成约，俟吾师来举事。君肯权作吾师，取偿于彼，易易耳。”生急于得金，许之，乃令剪发为头陀，事以师礼。大姓接其谈锋，深相钦服，日与款接，而以丹事委其徒辈，且谓师在，无虑也。一旦复窃金去，执其师，欲讼之官，生号泣自明，仅而得释。及归，亲知见其发种种，皆讪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输，但缠头过费耳。若送却头发博“师父”一声，尤无谓也。○近年昆山有一家，为丹客所欺，去千金，忿甚，乃悬重赏物色之。逾数日，或报丹客在东门外酒肆中聚饮，覘之信然，索赏而去。主人入肆，丹客欢然起迎。主人欲言，客遽止之，曰：“勿扬吾短，原物在，且饮三杯，当璧还耳。”主人喜，正剧饮间，丹客起小便，伺间逸去。问同席者，皆云：“偶此群饮，初不相识。”方知报信者亦其党，来骗赏银耳。

【译文】 有人自称会炼丹术，家人仆从甚多，天天伴着美女、妻眷在西湖饮酒作乐，而陈列的器皿、酒具，猛然一看全是用黄金白银打造的。

有个富翁非常羡慕丹客的财力，就上前行礼请教：“先生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如此的富有？”

丹客说：“炼凡成功，自然就能增加财富。”

富翁于是请丹客及其妾来家，拿出二千金，做为炼丹的丹引。

丹客在丹炉中注入铅药，炼丹十多天后，暗中约一名蓄长胡子的人来富翁家，骗说：“先生家突遭丧忧，请先生赶紧回家。”

丹客故作悲痛，对主人说：“事出无奈，我不得不暂时离开丹炉，回家处理善后，烦劳您与我的侍妾看守丹炉，我处理完家事，就立即赶来。”

事实上，丹客已将炉内的丹药偷走，临去前又叮嘱他的侍妾，要侍妾与主人私通。这一切主人都蒙在鼓里，终于落入丹客的圈套中。

主人与侍妾缱绻数天后，丹客回来打开丹炉，故意惊叫道：“完了！看来似乎碰触到不洁的事物。”接着叱责主人失德，竟玷污他的侍妾。主人见无法隐瞒，只好拿出厚礼赔罪，丹客这才故作不快状离去。

那主人仍以能平安送走丹客感到庆幸，却不知丹客的黄金器皿都是假货，至于那名侍妾，是由妓馆中典押来作为骗局的道具。

富翁贪财好色，才落入丹客圈套，至于这名丹客，称得上头脑聪明。

明朝嘉靖年间，松江有一名监生，读了不少书，口才也不错，但十分笃信炼丹术。

有一名丹士先施展一些小法术取信监生，等监生拿出所有钱财想拜师习术时，丹士却偷走监生所有钱财。监生既羞又恨，于是广交众友，希望有天能再让他碰上这丹士。

突然有一天，两人相遇，丹士不等监生开口，就主动邀监生到酒馆喝酒，并且婉言赔罪，接着说：“像我们这种人，钱一到手就立即花完。不过没关系，现在有个东山大户，已经和我约好，等我师父来就开始炼丹，先生是否肯暂时冒充我师父，等我从他那儿拿了钱就还给你，此事非常容易。”

监生急于收回失金，就答应丹士。

丹士于是要监生剃光头发，扮成僧人模样，而丹士也以老师之礼对待监生。

大户将监生接到家中，两人相谈非常愉快，而大户对监生的博学也佩服不已，每天都热忱款待，而把炼丹的事交给丹士，说既然有师父在，一切不会有问题。

一天，丹士在盗取大户财物后逃走，大户把监生报到官府要告他，监生大哭表明自己的身份，才得以释放。

监生回到故乡后，亲友见到他剃光头发的狼狈模样，都在背后嘲笑不已。

〔梦龙评〕用金钱换取美色，还不能说是全盘皆输，不过是盘缠花得多了些；至于说剃光头发，用来博得人称一声师父，就实在太没价值了。

近年，昆山有户人家也被丹客所骗，失去了一千金，怀恨在心，于是悬赏捉拿那名丹客。过了几天，有人报告说看见丹客在东门外的酒铺与友人饮酒。苦主来到酒铺，果真见丹客与人同

桌共饮，就付了赏金给密告者。苦主走进酒铺，丹客立即面带笑意起身相迎，苦主正要开口，丹客立即阻止说：“不要掀我的底，你的钱全在这儿，先坐下喝三杯，我一定全部归还。”苦主听了非常高兴，坐下畅饮，喝得正起劲时，丹客起身表示要小解，却趁机逃逸。苦主问同桌客人，都说碰巧来到这酒馆，原先并不认识那丹客，这时才知道那告密者也是丹客的同党，专为诈骗赏金而来。

1021. 谲 僧

【原文】 有僧异貌，能绝粒，瓢衲之外，丝粟俱无。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饥。商试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礼拜，称为“活佛”，竞相供养，曰：“无用供养，我某山寺头陀，以大殿毁，欲从檀越乞布施，作无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毕，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见。及期，众往询寺，绝无此僧，殿即毁，亦无乞施者。方与僧骇之，忽见伽蓝貌酷似僧，怀中有簿，即前疏。众诧神异，喜施千金，恐泄语有损功德，戒勿相传。后乃知始塑像时，因僧异貌，遂肖之，作此伎俩；而不食，乃以干牛肉齏大数珠数十颗，暗罇之，皆奸僧所为。

阆乡一村僧，见田家牛肥硕，日伺牛在野，置盐己首，俾牛舔之，久遂闲习。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后身，父以梦告我，我欲赎归。”主驱牛出，牛见僧即舔僧首，主遂以牛与僧。僧归，杀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关不食欺人焉。后有孟知县者，询僧便溺，始穷其诈。

【译文】 有一个和尚长相奇特，声称可以多日不吃饭。他随身只有一件袈裟和一个钵，不带一粒米，坐在徽州商人的竹筏中，一连十多天不吃饭，还能面无饥色。

商人为证实和尚的话，就把竹筏拖到河中央，结果和尚果真一连十天不吃一粒米饭，这事传扬开后，善男信女争相膜拜，都把他当活佛供养。

和尚说：“你们无须供养我，我本是某山寺的方丈，由于山寺倾毁，想向各位施主乞求施，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说完拿出一本帐簿，让每人签名后，约定日期在山寺见。

到了约定那天，众信徒都来山寺找和尚，却不见和尚踪影，山寺大殿虽已倾毁，却没有乞求信徒布施的踪象，正猜测寺中是否还有其他僧侣，突然发现尊佛像，容貌与那和尚相仿，怀中还放着前些日子让信徒签名的帐簿。

众信徒认为这是佛陀显灵，纷纷解囊，一共捐出千金，又惟恐将佛陀显灵事泄露出去，会有损自己功德，还相互告诫不可张扬。后来人们才知道，和尚正因自己长相特殊，才依自己面貌塑了座像，愚弄信徒。至于和尚的绝食也是骗人的，他把干牛肉做成数十颗肉丸，藏在佛珠里，每天趁人不注意偷偷吞下

充饥。这种事，只有奸僧才做得出！

阆乡有个和尚，见附近农家养了一头肥牛，农人每天都放牛在野地吃草，于是就在自己头上抹盐，每天按时让牛舔头，时间一久，牛舔头就成了习惯。

一天晚上，和尚来到牛主人家，向主人哭诉说：“你家所养的牛，它前世是我父亲，我父亲托梦给我，希望我将这牛赎回。”

主人乍听觉得非常讶异，就把牛牵出来，牛见到和尚就向前舔和尚头，主人见这情景，就慷慨的把牛送给和尚。

和尚回去后就把牛宰了，制成肉干藏在竹杖里，在信徒面前表演禁食坐关，用来欺人骗钱。

后来有个不信邪的孟知县，检查起和尚的大小便，发觉其中有异，才揭穿他骗人的伎俩。

1022. 白铁馀

【原文】 白铁馀者，延州嵇胡也，埋一铜佛像于穷谷中柏树之下，俟草遍生，宣言佛光现。乃集数百人设斋以出圣佛，佯从他所属之，不得，谓是众诚未至，不布施耳。盖舍者百余万，即属埋处，获像焉。求见圣佛者日益众，乃以绀紫绯黄绦为袋数重盛像，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数百里老少士女就之若狂，遂作乱，自称“光王军师”。程务挺讨斩之。

一智也，善用之，即李抱贞、刘玄佐；不善用之，则白铁余矣，于智何尤哉！

【译文】 白铁馀原本是延州胡人，他事先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荒谷，把佛像埋在谷中一棵柏树下。等柏树周围都长满野草，白铁馀就到处宣扬荒谷上空有佛光显现，于是召来好几百人设立祭坛斋戒，迎接圣佛降临。

白铁馀故意在地上左挖挖、右找找，都不见圣佛出现，于是对众信徒说，众人的心意不够虔诚，没有献金布施，所以圣佛才不现身。

等众人捐金百万后，白铁馀就在柏树下挖出佛像。消息传开后，求见圣佛的信徒一天天增多，于是白铁馀又为圣佛穿戴紫色袈裟、黄色丝绦；凡揭一层法衣，信徒就捐金布施一次。方圆数百里内的善男信女趋之若狂，络绎前来参拜，香火鼎盛。

日子久了，白铁馀就集合这批信徒，形成一股势力，趁机作乱，自称光王军师。后来程务挺将乱事讨平，而白铁馀也被杀头。

〔梦龙评〕聪明人会善用宗教力量成事，如李抱贞、刘元佐等，都曾借宗教增加府库收入，解决财政危机；而白铁馀却是妄用宗教力量，结果招来杀身之祸，这能怪他的聪明吗？

1023. 刘龙子

【原文】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者，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后以谋逆被诛。

【译文】 唐高宗时，有个自称刘龙子的人打造了一条金龙，将龙头藏在衣袖里，另用内灌糖水的羊肠缠绕龙头。

刘龙子每当人多聚集时，就将龙头自袖内伸出，宣称是圣龙即将吐龙涎，喝下龙涎百病皆愈，有人求龙涎，就转动羊肠中的糖水，由龙口中流出。有不少喝过龙涎的人自称病愈康复，施舍的钱财越发地多了。

后来刘龙子以谋逆罪被杀。

1024. 马太守

【原文】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外往，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登视，跛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礼之如市，而钱帛固已积山矣。又敕诸求治病者：“虽不便愈，当告人言愈也，如此则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信。”于是后人问前来人，辄告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间，乃致巨富焉。

【译文】 兴古州的马太守在官时，有个穷亲戚前来投靠他，请求周济。

马太守要这亲戚搬到府外住，伪称他是有法力的道士，凡经他诊治的病患，没有不立即痊愈的。马某又要能说善道的手下到处宣扬，为道士打知名度，声称道士作法，瞎子立即能张眼视物，跛脚者则健步如飞。

于是四方慕名而来求医者无数，而道士的钱财也堆积如山。

马太守又命人对求医者说，如果病情一时未能改善，也要对人说大有进步，这样日后一定能康复；若是告诉他人病体仍未痊愈，日后便永远无法康复，法术之事不可不信。

于是日后有人问求医者病情如何，都答说已经好了，没有人敢说自己还没痊愈。马太守的这位穷亲戚，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成为巨富了！

1025. 假皇帝

【原文】 唐懿宗屡微行游寺观。奸民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綾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

袭，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小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早于朝门相觅，可奏引入内，所酬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月访于内门，杳无所见，乃知群丐并是奸党。

【译文】 唐懿宗曾多次微服游览各地寺庙，奸民听说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唐朝官署名，唐朝藩镇都在京师置府邸，委派大将主事，称进奏院，进奏官即进奏院的僚属）存放一千多匹吴州丝绫在寺中，于是暗中邀集同党谋划，挑选党羽中面貌长相与懿宗相像者，穿上皇帝微行时所穿的便服，沐浴薰香，带着二、三名仆从，暗暗来到存放丝绫的寺院。

这时寺院里有一两名乞丐在向香客乞讨，假懿宗赏给乞丐一些钱，乞丐道谢离去，却邀集更多的乞丐来寺院向假皇帝讨赏钱。

乞丐接连不断，只见假皇帝不停地忙着给钱。

假皇帝一面给赏，一边对寺庙方丈说：“寺院中可有什么东西可暂时借我用？”

方丈还在迟疑时，只见假皇帝身边的仆从，不停的对方丈使眼色，方丈惊惶的说：“大箱中有一批别人寄存的一千匹丝绫，如有需要，但请吩咐。”

于是打开大箱，将丝绫全部取出。

仆从对方丈说：“明早到宫门找我，我就奏报引你入宫，皇上的赏赐不会少。”

随后，假皇帝即骑马离去。

一连好几个月，方丈都在宫门外等待，但从没有见到那天在寺院见的仆从，这才知道原来那群乞丐也是奸民的同党。

1026. 南京道士

【原文】 万历丙午间，南京有山西贾人，鬻絨货于三山街。忽一日，有客偕一道者至，单开絨货，约百余金，体制俱异，先留定银一大錠，俟货足兑绝，自是以催货为名，频频到店，到则两人耳语，指天画地。若甚秘密事。贾人疑而问之，不言，再问，乃屏人语曰：“吾道兄善望气者。昔秦皇谓江南有天子气，因埋金千万以厌之，故曰‘金陵’。从来莫知其处。夜来道兄见宝气腾空，知藏金久当世，未卜其处。今详察宝气所腾之处，在尊店第三重屋下，诚祷祠而发之，富可敌国。”贾人贪，信之，乃曰：“第三重屋乃吾内室也，发之当如何！”客曰：“此事须问吾道兄。”道者曰：“可引吾一观乎？”贾人曰：“可。”既审视，曰：“的矣！自此至彼，凡三丈余皆金穴也！此金数千年而气上腾，的是天数。

足下若非莫大之福，亦不能遇吾至也。今唯择吉，具牲醴，祭告天地，集耨锄数十辈，于人静后，齐工发掘，至五尺余，便可知矣。”贾人信其言，与之订期。至日午后，客与道者偕来，祭尊极诚，道者复披发仗剑作法事良久。使众皆饱食，俟深夜，耨锄并举，发至五尺深，并无所见。天已大明，忽闻门外呵殿之声，则督府某以通家红帖来拜。贾人方惊讶，而某衣花绣登堂，固请相见。贾人强出，拜伏于地。某掖起之，因曰：“闻秦皇埋金为足下所发，其富敌国，某特奉贺。方今边饷告匱，诚以数万佐国家之急，万户侯不足道也！某当为足下奏闻。”贾人赧觫谢无有，某直入内室，见户外杯盘狼籍，地下开垦纵横，而客与道士俯伏前谒，言“埋金实有之，但不甚多”。贾人不能白，惧祸，不得已，馈三千金求免，并还定货之银，由是毡业遂废。

《太平广记》载：薛氏二子野居伊阙，有道士叩关求浆。薛氏钦其道气，接谈甚洽。道士因夸所居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境内否？”曰：“是某良田也。”道士遂屏人语：“此下有黄金百金，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施德，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惑之。道士择日起土，索灰缠三百尺，五色采缣甚多，又用祭坛十座，器皿俱用中金，约费数千。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今有囊篋寄太徽宫，欲暂寄。”须臾令人负篋而至，封鐫甚固，重不可举。至某夜，与其徒设法于五松间，戒勿妄窥，俟法事毕，当相召。及晓杳然，二子往视之，但见轮蹄之迹，所陈设为之一空矣。事颇相类。

【译文】 明朝万历年间，有个山西商人在南京城的三山街开了一家毛货店。

有一天忽然有一位客人偕同一位道士前来买毛货，选购的货值约有百多金，所取的种类规格都与他人不同。客人留下一锭金做为订金，等毛货全到齐后，立即付款取货。

隔天起，客人就以催货为借口，经常到毛货店。客人一进入店内，就与道士低声密谈，接着两人又东指西划，好像在谈一件很神秘的事。

店主不觉好奇，询问客人，但客人不肯说。

店主一再央求，客人才避开他人，把店主拉到一旁说：

“我那位道兄善于观气，从前秦始皇时代，有人说江南有天子气，始皇害怕，所以在江南埋下重金镇压，后人才称南京为金陵，但是从没有人知道始皇将那批宝物埋在哪里。这几天晚上，我道兄见空中浮现一道宝气，知道是那批埋藏已久的宝物即将出土的征兆，只是还没有卜算出宝藏的正确位置。现在经过一番仔细观察，推算出宝气凝聚的地方，是在您店内的第三重屋下，只要您诚以祝祷，然后挖地掘宝，日后定当富可敌国。”

店王听客人这么一说，大为心动，就说：“第三间屋是我的内室，该怎么动工呢？”

客人说：“动工的事还需要问我道兄。”

道士说：“能否带我看看你的内室？”

店主立即允诺。

道士审慎的察看一番，说：“确实是这地方，从这里到那头，三丈多宽都是金穴，这批金子埋藏了有好千几年，现在宝气破土腾空也是天数，你若不是命中福厚，也不会在此地遇到我。现在你赶紧选一个黄道吉日，准备牲醴，祭拜天地，然后再雇用几十名工人，等半夜时破土动工，挖到五尺深时，就可看到宝物了。”

店主对道士的话深信不疑，就与道士约定了吉日。

到了吉日，中午过后，客人与道士一同来到店内，用非常虔诚的态度祭拜神明后，道士又披散着头发，一手持剑，口中念念有辞的作法许久，接着众人享受一顿非常丰盛的酒菜。

等到夜深人静，工人们锄铲齐下，挖地五尺深，但仍毫无发现。这时天已大亮，忽然门外传来一阵拍门吆喝声，原来是某位督府命人送来一张名片。

店主正感惊讶时，那位督府已穿着一身华服走进店内，店主只好硬着头皮跪地拜见。

都督扶起店主，对店主说：“听说秦始皇所埋的那批宝藏已被你挖掘出来，现在你富可敌国。我特别奉了圣旨前来，今天边境情况紧急，国家财政困难，你只要捐出数万金帮助国家渡过难关，我也会把你的功迹奏禀皇上，赐爵封官不成问题。”

店主惊惶的跪倒在地，说自己实在没有挖到任何宝物，都督不信，直接入屋查看，只见外厅杯盘满桌，室内被挖得乱七八糟。这时客人与道士也都跪地禀告都督，发誓确实有金子埋藏此地，只是数目不如预期的多。

店主百口莫辩，为怕惹祸上身，只好拿出三千金消灾，并且退还客人所订毛货的全部价款，从此店主家道一蹶不振。

〔梦龙评〕《太平广记》记载：有个姓薛的老头带着两个儿子在伊阙躬耕而食。有一天来了一个道士，敲门要求给杯水让他解渴，见面相谈后，薛老头非常佩服道士的道行，两人愈聊愈投机。

道士夸赞薛老头住处的风水绝佳，说：“由这里往东南方向走一百步，是否有五棵松树？”

薛老头说：“那是属于我的产业。”

于是道士摒退旁人，对薛老头说：“松树下埋有百万黄金，二把宝剑，宝气已隐隐浮现可见。

我找寻这批宝物，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日子了，你不要错失良机，挖出的黄金可以布施积阴德；至于宝剑，乃是神器，谁能拥有，当可身居宰相高位。在下请老丈能赐给其中一把宝剑，让贫道学平妖斩魔的道术。”

薛老头深信不疑，但他两个儿却半信半疑。

道士选了个黄道吉日，在周围三百尺遍洒香灰，又竖立许多五色彩带，另外搭建十座祭坛，祭拜的器皿、用具都是用黄金打造的。还没见到宝物，薛老头已花费好几千金了。道士又自称自己会点石成金的法术，所以对金银宝物，根本不放在眼中，只是随身的一件行李，寄放在太微宫，想暂时移放在薛老头家。不久，道士果真派人送来一只箱子，箱子密封得相当牢固，而且非常沉重。

有天晚上，道士与他徒弟在五松树作法，告诫薛老头及他儿子们，千万不可偷看，以免破了法术，等法事完毕，当即召他们父子来。天亮后，道士失去踪影，两个儿子到道场一看，只见地上有车轮痕迹，而道坛上所陈列的器皿、用具全部一空。这件事和前面这个故事颇为类似。

1027. 江南士子

【原文】 江南有文科者，衣冠之族，性奸巧，好以术困人而取其资。有房一所，货于徽人，业经改造久矣。科执原直取赎，不可，乃售计于奴，使其夫妇往投徽人为仆。徽人不疑也。两月余，此仆夫妇潜窜还家，科即使他奴数辈谓徽人曰：“吾家有逃奴某，闻靠汝家，今安在？”徽人曰：“某来投，实有之，初不知为贵仆，昨已逸去矣。”奴辈曰：“吾家昨始缉知在宅，岂有逸去之事！必汝家匿之耳，吾当搜之！”徽人自信不欺，乃屏家眷于一室，而纵诸奴入视。诸奴搜至酒房，见有土松处，佯疑，取锄发之，得死人腿一只，乃哄曰：“汝谋害吾家人矣！不然，此腿从何而来？当执此讼官耳！”徽人惧，乃倩人居间。科曰：“还吾屋契，当寝其事耳。”徽人不得已，与之期而迁去。向酒房之人腿，则前投靠之奴所埋也。

科尝为人居间公事，其人约于公所封物，正较量次，有一跛丐，右持杖，左携竹篮，篮内有破衣，捱入乞赏。科掂零星与之，丐嫌少，科佯怒，取元宝一锭掷篮中，叱曰：“汝欲此耶！”丐悚惧，曰：“财主不添则已，何必怒。”双手捧宝置几上而去。后事不谐，其人启封，则元宝乃伪物，为向丐者易去矣。丐者，即科党所假也。

苏城四方辐凑之地，骗局甚多。曾记万历季年，有徽人叔侄争坟事，结讼数年矣。其侄先有人通郡司理，欲于抚台准一词发之。忽有某公子寓阊门外，云是抚公年侄，衣冠甚伟，仆从亦都。徽侄往拜，因邀之饮，偶谈及此事。公子一力承当，遂封物为质。及期，公子公服，取讼词纳袖中，径入抚台之门。徽侄从外伺之，忽公事已毕而门闭矣，意抚公留公子餐也，询门役，俱莫知。乃晚衙，公子从人丛中酒容而出，意气扬扬，云：“抚公相待颇厚，所请已谐。”抵徽寓，出官封袖中，印识宛然。徽侄大喜，复饮食之。公子索酬如议而去。明日徽侄以文书付驿卒。此公子私从驿卒索文书自投，驿卒不与。公子言是伪封不可投，驿卒大惊，还责徽侄。急访公子，故在寓也，反叱徽人用假批假印，欲行出首。徽人惧，复出数十金赂之始免。后访知此棍惯假宦、假公子为骗局。时有春元谒见抚院，彼乘闹混入，潜匿于土地堂中，众不及察，遂掩门。渠

预藏酒糕以烧酒制糕，食之醉饱。啖之，晚衙复乘闹出。封筒印识皆预造藏于袖中者。小人行险侥幸至此，亦可谓神棍矣。

【译文】 江南有个参加经学考试的士子，虽出身权贵之家，但个性奸诈，善于投机取巧，喜欢用计使别人落入他所设计的圈套，再进而要胁、诈骗对方财物。

这位士子有栋房子卖给一位徽州人，那徽州人买下房子，经过改建后已住了一段很久的日子。士子持着原来双方买卖房屋的契约，想向徽州人买回房子，但遭拒绝。

士子于是心生一计，命自家一对仆人夫妇投身徽州人家为奴仆，徽州人丝毫未加怀疑。两个多月后，这对夫妇暗中潜逃回士子家，士子就命多名奴仆到徽州人家，说：“我们两名奴仆逃走，听说是投身你家为奴，现在他俩在何处？”

徽州人说：“确实有这样的两人来我家为奴，当初我并不知道是贵府的仆人，但这两人昨天已逃走了。”

奴仆们说：“昨天我们还看见这两人出入这宅府，哪有这么巧，晚上就逃走了？一定是你们把他俩藏起来了，我们要搜屋！”

徽州人自认清白，无所隐瞒，于是就将家人集中在一间屋子里，任凭士子的奴仆四处查看。

奴仆们来到酒窖，见有一堆土隆起，乃故作怀疑状，拿起锄头挖掘，竟挖出一条死人腿，于是起哄说：“你竟敢谋害我府上的人！这死人腿你作何解释，我们要将你送进官府！”

徽州人顿时吓得失了主意，只好央请他人居间作调人，士子说：“还我房契，这事我便不再追究。”

徽州人不得已只好答应，限期搬离。其实酒窖中所挖出的人腿，就是前来投靠的那对夫妇事先掩埋的。

这位士子有一次也为人居间作财物公证人，对方约他到公所查看财物，然后再贴上封条。正在清点财物时，有名跛脚的乞丐，右手拄着拐杖，左手拿着竹篮，篮内还有一件破衣服，溜进公所乞讨赏钱。士子随手拿了一块碎银丢给乞丐，乞丐竟然嫌少。

士子大怒，拿起一锭元宝掷到乞丐的竹篮里，叱责说：“你想要这元宝是不是？”

乞丐害怕颤抖说：“大善人不愿再多给赏钱就算了，何必发脾气呢？”

接着双手捧着元宝放在桌上，然后离去。

过了一段日子，另一名公证人开封取物，发现元宝竟是假的，原来早就被

那乞丐调了包，而那乞丐，正是士子的党羽所装扮的。

〔梦龙评〕苏州附近腹地广阔，因此诈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明朝万历年间，曾有一对叔侄争坟地大打官司，缠讼多年一直没有结果。后来侄儿买通郡府法曹，希望抚台能判自己胜诉。

一天，忽然有个住在阊门（皇宫中紫微宫之门，又叫阊阖）外的贵公子，自称是抚台的世侄。看他衣着华丽，一表人才，随行的侍仆也多，于是侄儿就去邀贵公子喝酒，闲谈中谈到与叔父争夺坟地的事，公子一口答应这事包在他身上。为表示自己诚意，公子还交给侄儿一件信物。

到了约定日期，公子拿了侄儿的讼状，直接进入抚台大人的官府，侄儿在门外守候许久，一直到府衙公务处理完毕，大门紧闭，还不见公子出来。侄儿猜测可能抚台大人留公子吃饭，问门房公子下落，都答称未见过此人。直到入夜，才见公子满脸酒意地从人群中走来，一脸得意洋洋的神情，对侄儿说抚台大人热忱的招待他，所属托的事都已打点妥当。两人回到侄儿住处，公子从袖中拿出一封公文，公文上盖有官府的官印，侄儿大为高兴，命人备酒谢公子，公子拿了当初两人协议的报酬后离去。

第二天，侄儿将公文交给驿卒送官府，公子却派人索取公文，官府的驿卒不肯交出公文，公子才表明这公文是伪造的，不能送交官府。驿卒害怕获罪，立即将公文退还侄儿，并且叱责侄儿；侄儿拿着假文书赶往公子住处。公子正巧在家，看了假文书，反而叱责侄儿用假官印、假批示唬人，要到官府控告他。侄儿大惊，只有再拿出数十金贿赂公子，才平息此事。

后来，侄儿向别人打听，才知道这人常假冒宦官或贵公子，设计诈人钱财。当初，正碰到春元（明朝人林章的本名）入府谒见抚台，公子就趁忙乱中混入府内，暗中躲在佛堂中，府中奴仆一时没留意到他，就依往日按时关门。

公子事先曾准备净糕（以烧酒制作糕饼，食后饱且醉）就在佛堂内吃喝起来，等府衙到了夜间办公时，再伺机混出府衙，至于官印等物，都是事先准备好放在袖中的。像这种心机深沉、存心诈财的小人，真可说是神棍！

1028. 猾吏 奸官

【原文】 包孝肃尹京日，有民犯法当杖脊。吏受赇，与约曰：“今见尹必付我责状，汝第呼号自辩，我与汝分此罪。”既而包引囚问毕，果付吏责状。囚如吏教，分辩不已。吏大声呵之曰：“但受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谓其市权，捽吏于庭，杖之七十，特宽囚罪以抑吏势，不知为所卖也。

“包铁面”尚尔，况他人乎！

有县令监视用印，暗数已多一颗，检不得，严讯吏，亦不承。令乃好谓曰：“我明知汝盗印，今不汝罪矣，第为我言藏处。”此令素不食言者，于是吏叩头谢罪曰：“实有之，即折置印匣内，俟后开印时方取出耳。”又闻某按院疑一吏书途中受贿，亲自简查，无迹而止。盖按院止搜其通身行李，而串铃与马鞭、大帽明置案前，贿即在内，不及察也。吏之奸弊，何所不至哉！

【译文】 宋朝包拯（字希仁，即包公）为开封府尹时，有一个人犯法，要

受到木杖鞭打背脊的处分。

有位吏卒接受罪民贿赂，和罪民约定说：“见了令尹后，令尹一定会将鞭打你的公务交付我执行。你只管大声哀号，为自己找寻借口，我会想办法减轻你的罪。”

不久，包拯命人带上罪犯，审讯完毕后，果然要吏卒鞭打罪民。

罪犯就照吏卒所说的，不停的喊冤辩解。吏卒大声叱责说：“不要再多说了，还不赶快领杖刑受罚。”

包拯认为吏卒卖弄职权，为了惩罚吏卒，就将罪民所要挨的棍子，挪了七十大板给吏卒，没想到因此正中吏卒的诡计。

〔梦龙评〕连包公都会被这吏卒玩弄，更别说是他人了！

有位县令检视县府官印，发现竟然是伪造的，但找遍整个县府，却找不到真的印信藏在哪里，虽经严厉的侦讯，吏卒也坚不吐实。

县令只好婉言劝解说：“我知道一定是你盗取了印信，现在只要你告诉我真的印信藏在哪里，我绝不将你治罪〔学乖了〕。”

由于这县令一向言出必行，这名吏卒才磕头谢罪，说：“确实是小人拿的，就藏在印匣内，打开印匣就可看到了。”

又听说有位按院大人怀疑手下一名文书官曾收取别人贿赂，于是亲自调查，结果毫无所获，只好罢手不再追究。

原来这位按院大人，只搜查文书官的身体、行李，至于放在案桌上的串铃、马鞭及一顶大帽子，都没有仔加检查，而贿款就在帽中。贪官的奸诈，真是无所不至啊！

1029. 袁术诸妾

【原文】 司隶冯方女有国色，避乱扬州。袁术登城见而悦之，遂取焉。诸妇教以“将军贵人，重节气，宜数涕泣以示忧愁也。若此，必加重”。冯女后见术，每垂泣，术果以为有心，益宠之。诸妇乃共绞杀，陷之于厕，言其哀怨自杀。术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殡敛。

【译文】 东汉末年司隶（官名，掌劳役捕盗之事）冯方的女儿长得国色天香，一家人避乱迁居扬州，一天袁术登上城楼，不经意间瞧见她，大为心动，于是就纳为侍妾。

冯方的女儿入袁府后，其他侍妾就对她说：“袁将军最看重有志节的人，你见了袁将军不妨经常落泪，表示心中的愁苦，如此一来，袁将军一定更加疼爱你。”

女孩听了诸侍妾的话，每次见袁术都垂泪哭泣，袁术果然认为她心志忠贞，于是更加宠爱。

一天，袁术的侍妾们在厕所里合力将女孩勒死，伪称女孩是因哀伤过度而厌世自杀。袁术以这女孩因抑郁自杀，于是下令厚葬她。

1030. 达奚盈盈

【原文】 达奚盈盈者，天宝中贵人之妾，姿艳冠绝一时。会同官之子为千牛者失，索之甚急。明皇闻之，诏大索京师，无所不至，而莫见其迹。因问近往何处，其父言：“贵人病，尝往候之。”诏且索贵人之室。盈盈谓千牛曰：“今势不能自隐矣，出亦无甚害。”千牛惧得罪，盈盈因教曰：“第不可言在此。如上问何往，但云所见人物如此，所见帘幕帷帐如此，所食物如此，势不由己，决无患矣。”既出，明皇大怒，问之，对如盈盈言。上笑而不问。边批：错认了。后数日，虢国夫人入内，上戏谓曰：“何久藏少年不出耶？”夫人亦大笑而已。亦错认。

妇人之智可畏。

【译文】 达奚盈盈是唐朝天宝年间某贵人的侍妾，风姿绰约，当时无人能及。

同县有位官员，儿子名叫千牛，某日到贵人家中探病，就没再回家，家人到处寻访不着。玄宗听说这事，就下令官员搜查，可是搜遍整个京城，仍不见千牛踪影。

玄宗就问千牛的家人，说：“最近你儿子可曾去过什么地方？”

千牛的父亲回答说：“他曾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贵人。”

于是玄宗又下诏搜寻贵人家。

千牛原来就躲在达奚盈盈的房里，官府一来搜查，达奚盈盈就对千牛说：“看来这事不能再隐瞒下去了，不过你即使出面也没关系。”

千牛非常害怕，深恐因此而获罪，达奚盈盈对他说：只要不说出是躲在她这里，如果皇上问起，只要回答说见到这么一个人，她家有华丽的帷帐和幔幕，吃着精美的食物，并要强调自己实在身不由己……。只要照她所说的描述一番，保证平安无事。

千牛出面后，玄宗生气的质问他。千牛就依达奚盈盈所说回答，玄宗果真只笑了笑，没有再继续追究〔玄宗误会了〕。

几天后，虢国夫人（杨贵妃的姊姊）入宫时，玄宗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干什么将一个年轻人藏那么久，都不放他回去？”

夫人听了，只是笑而不答〔虢国夫人也误会了〕。

原来达奚盈盈知道虢国夫人家中常常藏有年轻的男人，玄宗也知道，便以此为千牛脱罪——玄宗果然上当。

〔梦龙评〕女人的智慧实在可怕。

二十八、萤火之智

【原文】 熠熠隙光，分于全曜。萤火难嘘，囊之亦照。我怀海若，取喻行潦。集“小慧”。

【译文】 一丝光线虽然微弱，也是阳光的一部分；萤火虫所发出的微小光芒，可以以布囊收集后用来照明。我虽胸怀江海，也不嫌弃雨后的水洼。

1031. 周 主

【原文】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间。边批：自置自得，以欺众目。周主曰：“我知吏之不事事也！”于是吏皆悚惧，以为神明。

【译文】 春秋时周主遗失了一支玉簪，命官员搜寻，找了三天三夜，仍一无所获。

后来，周主又派别人寻找玉簪的下落，结果竟然在周主家人的内室中找到〔自放自寻，以欺众人耳目〕。

周主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官员，一向不把我的话当真处理。”

官员听了周主的话，都惊惧不已，认为周主周知诸事，有若神明。

1032. 商太宰

【原文】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毋敢告人吾所问于汝。”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译文】 商太宰曾要少庶子到城中市集走走，少庶子回来后，太宰问他：“在市集里见到些什么？”

少庶子回答说：“没看见什么。”

太宰说：“总有一些特别的事吧？”

少庶子答：“只有南门外有许多牛只聚集在那儿，堵住了道路，南门的街道仅仅够一辆车通行。”

太宰接着要随行的人员，不可泄露与少庶子的这番对话。

第二天，太宰召来京城的官员，讥诮他们说：“城外哪来这么多牛屎？”

官员对太宰的消息灵通惊惧不已，从此不敢再怠忽职守。

1033. 韩昭侯 子之

【原文】 韩昭侯握瓜而佯亡一瓜，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瓜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诚。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

【译文】 一天，韩昭侯与属下亲信一起吃瓜，他故意将手中的瓜掉在地上，然后表示惋惜。属下立即将自己手中的瓜分献给韩昭侯。

韩昭侯借此举考察属下对他的忠诚。

子之（战国燕王哙的宰相）为燕相时，一天坐在厅堂上故意说：“刚才在门外一闪而逝的是一匹白马吗？”

左右亲信都说没看见，只有一人追出门外，回来时禀报说：“确实有一匹白马。”

子之借这事考察左右是否对他忠实。

1034. 綦母恢

【原文】 韩咎立为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韩之不立也。不立其弟。綦母恢曰：“不若以车百乘送之。得立，因曰为戒；不立，则曰来效贼也。”

【译文】 战国时，韩襄王死后，公子咎虽然已经被立为嗣君，可是还没有正式即位。这时他弟弟在周很得周室君臣器重，但周君又怕韩咎不肯立他弟弟为国君。

周臣綦母恢说：“不如派一百辆兵车护送他弟弟回韩国，如果韩咎立他弟弟为国君，那么百辆兵车就算是沿途的护卫；否则，就说我们是专程为韩国押解叛徒而来的。”

1035. 苏 代

【原文】 苏代自燕之齐，见于章华南门。齐王曰：“嘻，子之来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为何如？”对曰：“王之间臣也卒，而患之所从生者微。今不听，

是恨秦也；听之，是恨天下也。不如听之以为秦，勿庸称之以为天下。秦称之，天下听之，主亦称之；先后之事，帝名为无伤也。秦称之而天下不听，王因勿称，于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译文】 苏代离开燕国抵达齐国，他来到张华南门，齐闵王对他说：“唉！先生怎么现在才来？秦国已经派太宰魏冉献给寡人帝王的尊号，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苏代回答说：

“大王的问话太突然，以后天下的情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也还看不出来。如果现在不听从秦国的建议，一定会招致秦国的怨恨；但如果听从秦国，又会招致天下诸侯的愤恨。所以不如姑且先尊称秦王为帝，不过大王先别急着称帝，这样可以对天下诸侯有所交代。如果秦王称帝后，天下诸侯并未极力反对，那么大王也可以跟着称帝，因为时间的前后与帝号是没有关联的；但如果秦称帝而天下诸侯都不服从，那么大王就不必步此后尘，以便收揽天下人心，这才是上上之策。

1036. 薛 公

【原文】 齐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立，乃献七珥，美其一。明日视美珥所在，劝王立为夫人。

【译文】 齐王的王后去世后，齐王准备在七位侍妾中，选自己最喜爱的一位，册立为后。薛公想知道齐王究竟会册立谁，就献上七副耳环，而其中有一副特别精美。

第二天，薛公见其中一位侍妾戴了那副最美的耳环，就劝齐王册立她为王后。

1037. 江西术士

【原文】 赵王李德诚镇江西。有日者，自称世人贵贱，一见辄分。王使女妓数人与其妻滕国君同妆梳服饰，立庭中，请辨良贱。客俯躬而进曰：“国君头上有黄云。”群妓不觉皆仰视。日者因指所视者为国君。

【译文】 赵王李德诚治理江西时，有个卜卦的术士自称能一眼看出他人身份的贵贱。

赵王想试测他，就找来几名妓女，让她们和自己的王后都穿上同样的服饰，打扮好后站在前庭，让术士分辨谁贵谁贱。

术士走近她们，俯身轻声说：“王后的头顶会有黄云。”

话才说完，妓女们不约而同的都朝王后头上看，结果术士立刻指出王后来。

1038. 江 彪

【原文】 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彪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骂弥甚，积日渐歇。江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江乃诈魇，良久不寤，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然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魇何与卿事，而烦见唤？既尔相关，那得不共语！”女嘿然而惭，情意遂笃。

【译文】 诸葛令的女儿嫁给庾氏，不久就守寡了，她发誓这辈子绝不走出家门再嫁。这女子的个性非常倔强固执，诸葛令虽然把她又许配给江彪，但江彪料想这女子决不会登上迎亲轿，于是就在她家附近住下。

诸葛女的家人先是骗她说要搬家，于是家人全都离去，只留下她一人，等她发觉自己受骗后，已真的走不出家门了。

到了晚上，江彪来到诸葛女住处，诸葛女对他哭骂不停，一连好多天后，她的哭骂声才稍见缓和。

江彪每晚都睡在诸葛女对面的床榻上，见她怒气稍减，就故意假装做恶梦，口中胡言乱语、模样十分恐怖。诸葛女便呼叫婢女将他叫醒。

江彪向女子说：“我是堂堂男子，做恶梦与你有何相干，竟劳动你来叫醒我？如果你关心我做恶梦，那又为什么不和我说话呢？”

女子因而羞惭得说不出话来。从此，两人的情感日渐深厚。

〔梦龙评〕用真情感召，就算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化，更何况是夫妻呢？

1039. 孙 绰

【原文】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处之，字文将，恶乃不翅，当年长而无人与婚。孙兴公绰有女阿恒，亦僻错，无复嫁娶理。孙因诣文度，求见阿智，既见，便佯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传，那得至今未有婚处！我有一女，乃不恶，但吾寒士，不宜与卿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启蓝田王述云：“兴公欲婚吾家阿智。”蓝田惊喜。既成婚，女之顽嚣殆过阿智，方知兴公之诈。

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两家。

【译文】 晋朝王坦之的弟弟王处之，小名阿智，因为个性怪诞，所以虽已早届适婚年龄，却没有一家肯将女儿嫁他。

孙兴公（即孙绰）的女儿名叫阿恒，也因为性情古怪，所以也还没有出嫁。

有一次孙兴公到王坦之家，见到了阿智，便故意对王坦之说：“我看阿智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人嘛！和我在外面听到的传言完全不同，怎会到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呢？我有一个女儿，虽长得不错，但因我家境穷困，门第又不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婆家。不如我们商议商议，要阿智娶阿恒。”

王坦之听了这话非常高兴，赶紧给父亲王述写信，说孙兴公要把女儿嫁给弟弟阿智。王述看了信大为惊喜，很快就答应这门亲事。

两人成亲后，王坦之立刻发现，原来阿恒的性情远比阿智还乖僻得厉害，才知道上了孙兴公的当。

〔梦龙评〕阿恒得夫，阿智得妻，一人有智，方便两家。

1040. 张幼于

【原文】 科试故事，邑侯有郊饯。酒酸甚，众哗席上，张幼于令勿喧，保为易之，因索大觥，满引为寿。侯不知其异也，既饮，不觉攒眉，怒惩吏，易以醇。

【译文】 古时士子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官员都会为本乡子弟在效外饯别。某地有位地方官举行郊饯，准备给客人喝的酒太酸，使得席间一时大乱，群情不满。有个叫张幼于的人劝众人不要喧嚷，他保证一定请主人换酒。

张幼于拿来一口大酒杯，斟满酒向地方官敬酒致意，地方官以为这酒和自己所喝的相同，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饮下后不由皱眉大怒，立刻叱责吏员换上好酒待客。

1041. 俞美章

【原文】 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刻，俞美章刻《唐类函》将成，先出讼牒，谬言新印书若干，载往某处，被盗劫去，乞官为捕之。因出赏格，募盗书贼，由是《类函》盛行，无敢翻者。

【译文】 吴中地方出版商的利润很大，因此从事翻刻（即今日的盗印）的人也特别多，为此官商都相当苦恼。

俞美章所编著的《唐类函》，尚未出版，他便一状告到官府，假称他的新书出版后，用车载往他处时遭盗匪劫走，希望官府派吏卒缉捕盗匪，他并且出钱悬赏缉捕盗书贼。

这件事轰动一时，结果使《唐类函》大为畅销，而且也没有书局再敢翻刻这本书。

1042. 孟 陀

【原文】 张让在桓帝时，权倾中外。让有监奴主家，扶风富人孟陀倾囊结奴。奴德之，问陀何欲，欲为成就。陀曰：“望汝曹为我一拜耳。”时公卿求谒让者车每填门，陀一日诣让，壅不得前。监奴望见，为率诸苍头迎拜于路，共犂入。时宾客大惊，谓让厚陀，遂争赂陀，旬日积资巨万。

无故而我结者，必有以用我矣。孟陀善贾，较吕不韦术更捷。

【译文】 后汉桓帝时，张让（曾因奏请灵帝征收田亩税修建宫室，招致民怨，袁绍起兵后，张让劫持少帝，被袁绍追杀，最后投河自尽）位高势重，权倾中外。

张让的管家住在扶风，当地财主孟陀倾囊结交，管家因而对孟陀的盛情厚意感激在心，就问孟陀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他一定尽力促成。

孟陀说：“希望你当众向我一拜。”

原来当时朝廷公卿到张府求见张让的人络绎不绝，甚至造成道路的拥塞。孟陀便故意到张府造访，让车子被堵在路途中。总管得知，立即率奴仆到路口迎拜孟陀车驾。

等孟陀车进入张府，所有的宾客无不大感惊讶，认为张让对孟陀另眼看待，于是争相巴结贿赂，孟陀从此更加富有了。

〔梦龙评〕无故去结交一个人，一定是因为那人对我有用处。孟陀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的致富术比吕不韦更快捷。

1043. 窦 公

【原文】 唐崇贤窦公善治生，而力甚困。京城内有隙地一段，与大阉相邻，阉贵欲之，然其地止值五六百千而已。窦公欣然以此奉之，殊不言价。阉既喜甚，乃托故欲往江淮，希三两护戎缄题。阉为致书，凡获三千缗，由是甚济。东市有隙地一片，洼下停污，乃以廉值市之，俾婢姬将蒸饼盘就彼诱儿童，若抛砖瓦中一指标，得一饼。儿童奔走竞抛，十填六七，乃以好土覆之，起一店停波斯，日获一缗。

【译文】 唐朝人窦公生意做得不错，但却经营得相当辛苦。他在京城上有一块空地，与大宦官的府邸相邻，他知道大宦官想要这块地，但这块地的地价才不过五、六十万钱而已。窦公就将这块地送给大宦官，大宦官见他不谈价钱，非常高兴。

窦公故意在言谈间表示有事前往江淮一带，希望能有两三封介绍信，大宦

官立即为他修书，结果窦公借此赚了三千缗钱，扎扎实实地捞了一笔。

东市有一块空地，地势低洼常有积水，于是窦公用很低廉的价钱买下，在容易积水的洼地树立靶标，又命女婢做蒸饼，引诱贪嘴的小孩，要他们拿着砖瓦，凡击中地面的靶标，就可以得到一块饼。

儿童们觉得有吃又好玩，都纷纷前来击靶标，很快地十之六七的洼地都被砖瓦填盖了。

这时窦公再坟土整地，开起一家招待波斯商人的旅馆，每日可获利一缗。

1044. 窦 义

【原文】 扶风窦义年十五，诸姑累朝国戚，其伯工部尚书，于嘉令坊有庙院。张敬立任安州归，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缗，散诸甥侄。咸竞取之，义独不取，俄而所剩之一缗又稍大，义再拜而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斤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支小锤，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义扫聚得斛余。遂往诸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义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锤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共四十五条，皆长二十馀步，汲水漬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尽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馀，千万馀株矣。及明年，已长三尺馀，义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斫下者作围束之，得百馀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馀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馀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约千馀茎，鬻之，得三四万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馀，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馀，遂买麻布，雇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缗，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文，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馀，槐子已积两车矣。又令小儿拾破麻鞋，每三缗以新麻鞋一缗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馀缗。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馀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积弃碎瓦子，令工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觔碓五具，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经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捣，从臼中熟出，命二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垛之，得万馀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巷无车轮，义乃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馀亩坳下潜污之地，目为“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污所聚。义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义酬钱三万。既获之，

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及团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团子啖。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

【译文】 扶风人窦义年仅十五岁，姑姑是朝廷的皇亲国戚，伯父是工部尚书，在嘉令坊有座庙院。

当时张敬立由安州刺史一职任满返乡，安州产的丝鞋一向最为出名，张敬立带了十多双丝鞋回来，送给甥侄，大伙争相挑选，只有窦义不与众兄弟争鞋；众人挑选完后，只剩下一双较大的丝鞋，窦义一再拜谢后，才收下这双鞋，接着拿着鞋到市集变卖，得钱半斤，窦义把这些钱好好的存起来。

五月初的长安城，处处可见飞榆策掉落满地，窦义将地面的飞榆策扫作一堆，大约有八斗多，接着又暗中打造两支小铁铲。一切准备妥当后，窦义便向伯父要求到庙院中读书习业，伯父答应了窦义的要求。

窦义晚上睡在褒义寺，白天则在庙院用两只铁铲开垦空地，一共开垦了四十五条长沟，宽五寸，深五寸，每条沟长二十多步，每天浇水灌溉，又把榆策埋入沟中。七月时夏雨充沛，榆策都开始抽芽，到秋天时，只见榆苗已有一尺多高了，总计有上万株榆苗。

第二年，榆树有三尺多高了，窦义把其中生长得较密集的榆株砍去，使每株榆树保持三寸的间隔，又挑选枝干挺直的榆株，特别加以照料。至于已被砍下的榆枝，一束束都捆好，共有一百多束，碰到秋雨季节，每束榆枝可卖到一千多钱。

第三年秋天，榆枝树围已粗如拳头，窦义挑选枝干稠密挺直的榆枝，砍下后又捆成二百多束，这时更卖得比以前多好几倍的价钱。

五年后，窦义选最粗大的榆干十多株，用作屋梁建材，卖得三四万钱；其他有可作车事板的榆干共有一千多株，都堆积在庙院。

后来窦义已有家财百万，于是他又买进大批麻布，雇人做成麻袋，又从内乡买进数百双新麻鞋，存寄庙中。窦义召来长安街上的小孩，每天给他们每人饼三块及十五文钱，再交给他人每人一口麻袋，在冬天里捡拾槐子放在麻袋内。一个多月后，槐子已有满满两车了。

窦义又要小孩们拣拾破麻鞋，每三双破鞋换新麻鞋一只，消息传开后，远近居民纷纷拿破鞋来换，一天之内，就换得一千多双破麻鞋。钱花得差不多了，窦义遂卖掉庙院所存可以制成车轮的榆材，共卖得好几十万钱。

接着窦义雇人在西门外清洗破麻鞋，再带回庙院晒干。又在城外购买他人丢弃废置的碎瓦片，要工人在河沟内把碎瓦片上的泥渣冲去，堆放在庙里，然

后命人把破麻鞋捣烂、碎瓦片磨成粉状，以疏布筛拣后，加入槐子、油靛放进大锅命人日夜不停搅动，等搅成糊状，就要两人将糊状物搓成长三尺，粗三寸的麻条，称为“法烛”。

建中某年六月京城大雨，窦义乘机大卖法烛，每条卖百文钱，用法烛燃火煮饭，效果不比木柴差，因此窦义又获利不少。

最初西市的南边，有十多亩洼地，一般人称这块地为“小海地”，是城中无赖汉常聚集的地方。窦义想把这块地买下，地主却不肯，于是窦义又再加价三万钱才买下，接着就在洼地设立标范旗幡，沿着洼地四周，设立六七个铺字，做煎饼及饭团，召附近孩童扔掷瓦块，凡是击中旗标，都可免费吃煎饼或饭团。

街上的孩童对此驱之若狂，不到一个月，所掷的瓦片几乎将整个洼地都填满了。窦义在此开设二十家店铺，由于位置适宜，每天获利数千。

这些店铺至今犹存，人们称为“窦家店”。

1045. 石鞮子

【原文】 吴中有石子，貌类胡，因呼为石鞮子，善谗多智。尝困倦，步至一邸舍，欲少憩。有一小楼颇洁，先为僧所据矣。石登楼窥之，僧方掩窗昼寝，窗隙中见两楼相向，一少妇临窗刺绣，石乃袭僧衣帽，微启窗向妇而戏。妇怒，以告其夫。夫因与僧闹，僧茫然莫辨，亟移去，而石安处焉。

【译文】 吴中有个姓石的人，因为面孔长得很像胡人，人们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石鞮子”。

石鞮子为人幽默机智，有天他觉得心情烦躁出外散步，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坐下休息时，看见有座公共楼台搭得漂亮，一位和尚已捷足先登了，石鞮子悄悄登楼一看，和尚正靠窗午睡，而对窗另有一座楼台，有位少妇正面向和尚的楼台刺绣。

石鞮子便偷偷穿上和尚的袈裟，然后打开窗户作状调戏少妇。

少妇非常生气，就把事情告诉丈夫，丈夫立即前来向和尚兴师问罪，和尚在满头雾水下气得急忙离开楼台。

这时石鞮子才悠闲的登上楼台，躺在和尚床上睡大觉。

1046. 黠童子

【原文】 一童子随主人宦游，从县中索骑，彼所值甚弩下。望后来人得骏马，驰而来，手握缰绳，佯泣于马上。后来问曰：“何泣也？”曰：“吾马奔逸绝尘，深惧其泛驾而伤我也。”后来以为稚弱可信，意此马更佳，乃下地与之易。

童子既得马，策而去。后来人乘马，始悟其欺，追之不及。

【译文】 有一童子随主人四处求官，但童子所骑的马不好，想换一匹好马。他远远看见有个人骑着一匹骏马急驰而来，心生一计，就手握着缰绳假意哭泣起来，来人见童子哭得伤心，就问童子为何哭泣。

童子说：“我的马儿跑起来速度奇快，是匹好马，但我担心无法控制它而伤到自己，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来人见童子年幼，不致骗人，于是贪念大起，心想童子的马比自己的好，就下马表示愿意与童子交换。

童子换了马便急驰而去，那人骑上童子的驽马，才知道受骗上当，但已追不上了。

1047. 黠竖子

【原文】 西岭母有好李，苦窥园者，设阱墙下，置粪秽其中。黠竖子呼类窃李，登垣，陷阱间，秽及其衣领，犹仰首于其曹，曰：“来，此有佳李！”其一人复坠，方发口，黠竖子遽掩其两唇，呼“来！来！”不已。俄一人又坠，二子相与诟病。黠竖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坠阱中，其笑我终无已时。”

小人拖人下浑水，使开口不得，皆用此术，或传此为唐伯虎事，恐未然。

【译文】 西岭有位妇人所种的李子又大又甜，常有人来偷，于是妇人就在墙下设陷阱，并把粪便倒在陷阱内。

有个童子带着同伴前来偷李，跳下墙时误入陷阱，粪便溅到衣领，童子仍抬头呼同伴：“快点下来，这里有好多上好的李子。”

另一位同伴也掉进陷阱，正要张口大叫，童子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再呼第三位同伴下来，不久，第三同伴也上当。

二人同声骂童子，童子却说：“我们三人中，如果有一人不掉入陷阱，那我会被没掉入陷阱的人嘲笑个没完没了。”

〔梦龙评〕世上小人事发泄密，故意拖人下水，都是用这方法，也有人说这事是唐伯虎小时候的趣事，但未必正确。

1048. 刘贡父

【原文】 刘贡父为馆职，节日，同舍遣人以书筒盛门状，遍散人家。刘知之，乃呼所遣人坐于别室，犒以酒肴，因取书筒视之，凡与己一面之旧者，尽易以己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刘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事虽小，却是损人利己。

【译文】 宋朝人刘贡父担任馆职（宋制，凡直史馆、昭文馆、集贤馆者谓之馆职）时，有位同事雇人用书筒内附名片，遍投各家。

刘贡父知道后，就邀请同事所雇用的人到房内，请他喝酒，接着请求借看书筒，暗中更换自己名片。那人吃饱喝足后，向刘再三道谢，然后走遍大街小巷投名片，却不知主人的名片已被调包了。

〔梦龙评〕虽是小事一桩，却是损人利己。

1049. 某秀才

【原文】 王卞于军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岸，负大力，诸健卒与较，悉不敌。坐间一秀才自言能胜之，乃以左指略展，魁岸者辄倒。卞以为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酱，预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许酱，彼见辄倒耳。”

【译文】 王卞在军中设宴款待宾客，在宴中命人角力助兴，有一位力士体格魁梧，好几名勇士都败在他手下。

席间有位秀才自夸能胜力士，于是上台，只见秀才略伸左指，力士就倒地不起。

王卞大惊，以为秀才是神人，叩问原因，秀才说：“我事先由他同伴那儿知道他怕酱汁，所以我先到厨房要了一些酱汁，他见我手中沾有酱汁，就倒地了。”

1050. 定远弓箭手

【原文】 濠州定远县一弓手善用矛，有一偷亦精此技，每欲与决生死。一日，弓手因事至村，值偷适在市饮，势不可避，遂曳矛而斗，观者如堵。久之，各未能进。弓手忽谓偷曰：“尉至矣，我与你皆健者，汝敢与我尉前决生死乎？”偷曰：“诺。”弓手应声刺之而毙，盖乘其隙也。又有人曾遇强寇，斗方接刃，寇先含水满口，忽嚙其面，其人愕然，刃已搥胸。后有一壮士复与寇遇，已先知嚙水之事，寇复用之，反为所刺。

【译文】 濠州定远县有一名弓箭手善长用矛，有一名偷儿也是使矛好手，两人一直找机会分出胜负。

一天，弓箭手有事到村中，碰巧偷儿正在村馆喝酒，两人相见不禁眼红，于是各持一矛决斗，围观者形成一堵人墙。

两人缠斗许久，却一直不分胜负，弓箭手突然对偷儿说：“县尉来了，你敢与我在县尉面前决生死吗？”

偷儿说：“可以。”

弓箭手却趁偷儿在答话分神之际，刺向偷儿，偷儿应声毙命。

又有一人曾遇强盗，两人正挥刀打斗时，没想到强盗含了一口水，吐向那人脸上，那人正为强盗的举动惊愕不已时，胸前已中了一刀。

后来有位壮士又碰上这强盗，由于已经听说吐口水出刀的事，便利用强盗重施故技时，趁隙将他刺杀。

1051. 种 氏

【原文】 忻、代种氏子弟，每会集讲武，多以奇胜为能。一夕步月庄居，有庄户迎曰：“数夕来，每有一虎至麦场软藁间，转展取快，移时而去，宜徐往也。”或请以一矢毙之，一子弟在后笑曰：“我不烦此，当以胶黏之，如粘飞雀之易。”众责其夸，曰：“请醵钱五千具饮，若不如所言，我当独出此钱。”众许之。翌晨，集庄户置胶黏斗余，尽涂场间麦杆上，并系羊为饵，而共伺其旁。至月色穿林，虎果至，遇系羊，攫而食之，意若饱适，即顾麦场转舒其体。数转之后，胶杆丛身，牢不可脱，畜性刚烈，大不能堪，于是伏地大吼，腾跃而起，几至丈许。已而屹立不动。久之，众合噪前视，已死矣。

【译文】 忻州种氏子弟们，每次集会比武，多以能用奇谋取胜为能事。

一晚，众人来到月庄居，庄主说：“这些日子来，每晚都有一头老虎出没在麦田附近的软藁间，行动快速，不久就离去，我们若要捉虎，现在就得出发。”

有人建议一箭将老虎射杀算了，有一名种氏子弟笑着说：“我无需用箭，只要用骨胶，就好比用木胶粘飞鸟一样，轻松愉快就能捉到老虎。”

众人都讥讽他吹牛，种氏说：“我愿意与各位打赌，各位凑五千金买酒菜，如果我没有抓到老虎，酒钱全由我一人出。”

众人一口答应。

第二天早晨，种氏邀集庄户，炼制一斗多的骨胶，然后涂上麦杆上，并绑上一头羊作为诱饵，而众人各自在四周埋伏。

当晚月光穿过林间时，老虎果然来了，它发现那头羊，立即大嚼饱餐一顿，吃饱了，就来到麦田想伸个懒腰打个滚，没想到几滚后却被麦杆上的骨胶粘住，无法动弹。

老虎性情刚烈，一被粘住后就猛力挣扎，大声吼叫，不时想跃起挣脱，突然，老虎大吼一声，奋力一跃，跳了几乎有一丈高，就此僵直不动，过了一段时间，众人上前检视，发觉老虎已经死了。

1052. 王守仁

【原文】 王阳明年十二，继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师。公度不能免，以母信

佛，乃夜潜起，列五托子于室门。母晨兴，见而心悸。他日复如之，母愈骇，然犹不悛也。公乃于郊外访射鸟者，得一异形鸟，生置母衾内。母整衾，见怪鸟飞去，大惧，召巫媪问之。公怀金赂媪，诈言：“王状元前室责母虐其遗婴，今诉于天，遣阴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鸟是也。”后母大恟，叩头谢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蹶然苏。自是母性骤改。

【译文】 王阳明十二岁时，继母常常虐待他，而他父亲远在京师任官，根本不知王阳明的遭遇。

王阳明不得已，乃利用继母笃信佛教的弱点，于半夜悄悄起床，把茶盘放在佛堂门外；第二天早晨继母见了，觉得非常奇怪，可是日后每天都如此，继母不由得心中发毛。但她对王阳明的态度依然如故。

有一天，王阳明到郊外找寻捕鸟人，买下一只平日罕见的怪鸟，放在继母被内。继母整理床铺时，突然看见这只怪鸟，害怕鬼魅作祟，便赶紧请来巫婆占卜。

谁知王阳早就买通巫婆，对继母说：“王状元前妻对自己儿子遭人虐待很生气，上告天帝，现在天帝派阴兵下凡拘捕你的魂魄，被中的怪鸟，就是阴兵的化身。”

继母听了这话，吓得脸色发青，赶紧下跪谢罪；王阳明不觉心软，也下跪向天帝求情，一旁的巫婆故意连声叹息离去。

从此继母对王阳明便视如己出。

1053. 京城士人

【原文】 《艺文类聚》：京邑士人妇大妒，尝以长绳系夫脚，唤便牵绳。士密与巫姬谋，因妇眠，士以绳系羊，缘墙走避。妇觉，牵绳而羊至，大惊，召问巫。巫曰：“先人怪娘积恶，故郎君变羊。能悔，可祈请。”妇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斋，举家大小悉诣神前祈祝。士徐徐还。妇见，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犹忆瞰草不美，时作腹痛。”妇愈悲哀。后略复妒，士即伏地作羊鸣，妇惊起，永谢不敢。

【译文】 《艺文类聚》记载：京城有个士人，他的妻子心性狭窄、疑心病重，曾用一根长绳绑在丈夫脚上，有事呼唤丈夫时，就拉动长绳。

士人实在无法忍受，就暗中与巫婆商量，回到家后，趁老婆熟睡后，将自己脚上的绳子绑在羊身上，偷偷爬墙离家。妇人睡醒后，拉动绳子，竟然来的是一只羊，震惊不已，就召来巫婆占卜。

巫婆说：“你家列祖列宗怪你平日不善待丈夫，因此把你丈夫变成一只羊，

如果你能悔过，就该诚心祈求上苍饶恕。”

妇人听了，抱着羊儿痛哭，立誓悔过。

巫婆于是把羊牵走，要妇人斋戒七天，斋戒期间全家大小都要在神前祝祷谢罪。士人回家后，妇人见了她，哭着问：“你变成羊有好多天了，辛不辛苦？”

士人说：“我一想到那股草味，我的肚子就痛。”

妇人听了更是难过。

以后，妇人只要稍显妒意，士人就趴在地上学羊叫，妇人每次都立即惊慌的拉起士人，向天谢罪不敢再犯。

1054. 敖陶孙

【原文】 韩侂胄既逐赵汝愚至死，太学生敖陶孙赋诗于三元楼壁吊之。方投笔，饮未一二行，壁已异去矣。敖知必为韩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楼。正逢捕者，问：“敖上舍在否？”对曰：“方酣饮。”亟亡命走闽。韩败，乃登第一。

【译文】 南宋宰相韩侂胄（韩琦曾孙，字节夫）将赵汝愚逼死后，太学生敖陶孙（字器之，号佗庵）写了一首诗悼念，并且把诗题在三元楼的墙壁。他刚停笔还没喝几口酒，楼壁已被人抬走。

敖陶孙知道一定是韩侂胄的手下，就立即换了酒保衣服拿着酒器下楼，正巧碰到捕衙来拘捕他。捕衙问他敖某人是否在楼上饮酒，敖陶孙答：“他正在楼上痛饮。”

于是立即奔亡福建。

韩侂胄后来发动对外战争失败，成为阶下囚，敖陶孙则考中进士第一名。

1055. 俞 澹

【原文】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谓荆公曰：“吾欲为浮屠，苦无钱买祠部牒耳。”荆公欣然为具僧资，约日祝发。过期寂然，公问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为，祠部牒金且送酒家还债。”公大笑。

肯出钱与买僧牒，何不肯偿酒债，清老似多说一谎。

【译文】 荆公（王安石）一向喜欢俞清老（俞澹），有一天，俞清老对荆公说：“我想出家当和尚，但没有钱买祠部牒。”

荆公表示愿意出钱，两人并约定在俞清老剃渡那天要好好庆贺一番。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却没有俞清老剃渡出家的消息，荆公问原因，只见俞清老不慌不忙的说：“我想当和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你给我的牒金，我全拿到酒家还债了。”

荆公听了不由大笑不止。

〔梦龙评〕荆公肯出钱为俞清老买僧牒，难道不肯替他还酒债吗？看来俞清老又对荆公说了一次谎！

1056. 王姓官员

【原文】 宋时有世赏官王氏，任浙西一监。初莅任日，吏民献钱物几数百千，仍白曰“下马常例”。王公见之，以为污己，便欲作状，并物申解上司。吏辈祈请再四，乃令取一柜，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置于厅治，戒曰：“有一小犯，即发！”由是吏民警惧，课息俱备。比终任荣归，登舟之次，吏白厅柜。公曰：“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牒。”吏赍案至。俾舁柜于舟，载之而去。

不矫不贪，人己两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译文】 宋朝有位王姓官员到浙西就职，刚上任的第一天，当地的官员百姓就按以往新官上任旧例，捐了好几十万。

王姓官员见了，认为对自己是种侮辱，便故作生气状，并且扬言要连同财物一并呈报上级处置。吏卒再三的解释，王姓官员才命人取来箱子，将所捐献的财物全部放进箱中，当众人面在箱上贴上封条，放在府堂，训令官员说：“只要有人犯错，我就将此事呈报上级。”

从此无论官员或百姓都战战兢兢，谨慎守纪。

后来王姓官员官期届满，即将登船离浙西的前一天，官吏提醒他存放在府堂大箱的赠金。王姓官员说：“既然这是此地新官到任的旧例，你们执意要我收下，就必须要有白纸黑字为凭。”写完捐条后，才命人把柜子抬到船上。

〔梦龙评〕这位王姓官员不矫作，不贪财，而最后却是人己两利，就这件事就可看出他是位有作为的人，而不是个投机耍诈的官老爷。

1057. 无赖书生

【原文】 《广记》：唐洛中，顷年有僧持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贫士子无赖，因诣僧请观舍利子。僧出瓶授与，遽取吞之。僧惶骇无措，复虑外闻之。士子曰：“与我钱，当服药出之耳。”赠二百缗，乃服巴豆泻下，僧欢然濯而收之。

【译文】 《太平广记》记载：唐朝有位僧人把舍利子贮存在玻璃器皿中，日夜诵经供奉，没有一日间断。

有个落魄的无赖书生来到寺院，请求见识舍利子，僧人拿出玻璃瓶，书生倒出瓶中舍利子，立刻一口吞下。僧人被书生突来的举动吓得手足无措，但又担心舍利子遭人吞食的消息走漏，正不知道如何是好。

书生说：“只要你给我钱，我就吃药取出舍利子。”

僧人不得已，只好给书生二百缗。书生就吃巴豆泻肚，僧人见书生泻出舍利子，满心欢喜的拣起舍利子，洗干净后仍装进瓶中。

1058. 陈 五

【原文】 京师闾阎多信女巫。有武人陈五者，厌其家崇信之笃，莫能治。一日含青李于腮，给家人疮肿痛甚，不食而卧者竟日。其妻忧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谓五所患是名疔疮，以其素不敬神，神不与救。家人罗拜恳祈，然后许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语家人云：“必得神师入视救我可也！”巫入案视，五乃从容吐青李视之，猝巫，批其颊而叱之门外。自此家人无信崇者。

以舍利取人，即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神道困人，即有诡神道以困之者。无奸不破，无伪不穷，信哉！

【译文】 京城中的百姓多半迷信女巫作法，有个叫陈五的军人厌恶家人的迷信，想改变家人的想法。

一天，陈五在嘴里含了一颗青李，却骗家人口内生疮，嘴巴肿痛，整天不吃不喝的躺在床上呻吟。陈五的妻子非常担心，召来女巫医治她丈夫。女巫来了后，说陈五嘴里长了疔疮，因为他平日对神明不敬，现在神明不肯救他。陈五的家人听了非常害怕，排成一行不停行礼恳请女巫搭救，女巫这才答应尽力。

陈五躺在床上故意大声呻吟哀号，告诉家人说：“我的病一定要请神师亲自入室救治，才能医好。”

女巫进入内室探视陈五，这时陈五才不慌不忙吐出口中青李给女巫看，接着陈五左右开弓，猛打女巫两颊，叱喝她滚出门外。从此陈五的家人便不再迷信巫术了。

〔梦龙评〕僧人借舍利子向信徒敛财，倒头来却遭人用舍利子勒索；女巫用神道愚弄百姓，倒头来却被反神道者愚弄。俗话说：“无奸不破，无伪不穷”，这话的确很有道理。

1059. 幻 术

【原文】 凡幻戏之术，多系伪妄。金陵人有卖药者，车载大士像问病，将药从大士手中过，有留于手不下者，则许人服之，日获千钱。有少年子从旁观，欲得其术。俟人散后，邀饮酒家，不付酒钱，饮毕竟出，酒家如不见也。如三，卖药人叩其法，曰：“此小术耳，君许相易，幸甚。”卖药人曰：“我无他，大士手是磁石，药有铁屑则粘矣。”少年曰：“我更无他，不过先以钱付酒家，约客到绝不相问耳。”彼此大笑而罢。

【译文】 凡是幻术，多半都是骗人的把戏。金陵有位卖药的郎中，车上供

奉大士法像，病患前来，先问明病情才给药，药从大士手上经过，如果留在大士手中，就表示可以让病家服用。前来求诊的病家甚多，郎中每天可赚取一千钱。

有个少年在旁观察许久，想知道郎中的秘密，等人群散去，就邀郎中到酒家喝酒。少年喝完酒竟然不付酒账就走出酒家，而酒保也好像没见少年走出店门一般，未加拦阻。一连三次，卖药郎中禁不住好奇，问少年如何学得隐身术。

少年人说：“这是小法术，不知是否有幸与你的法术交换？”

卖药郎中说：“我的法术其实很简单，大士的手是一块磁石，药上沾有铁屑的，自然能粘附在大士手上。”

少年说：“我的更简单，只不过事先付钱给酒家，约定好等我的客人来了之后，绝不招呼我们。”

两人不禁相视大笑。

1060. 朱古民

【原文】 朱古民文学善谑。冬日在汤生斋中，汤曰：“汝素多智术，假如今坐室中，能诱我出户外乎？”朱曰：“户外风寒，汝必不肯出，倘先立户外，我则以室中受用诱汝，汝必信矣。”汤信之，便出户外立，谓朱曰：“汝安诱我入户哉？”朱拍手笑曰：“我今诱汝出户矣！”

【译文】 有个叫朱古民的读书人，平日喜欢开玩笑。有一个冬天，他来到一位汤姓朋友的书房，汤说：“你一向聪明，现在我坐在室内，你能骗我走出室外吗？”

朱古民说：“室户风大天寒，你一定不肯出去；但如果你先到室外，我就会告诉你到室内有多好，你一定会相信我的话走进室内。”

汤就真的走出户外，对朱说：“现在你可以说服我入座了。”

朱古民拍手大笑，说：“我已经骗你走出室外了。”

1061. 谢 生

【原文】 长洲谢生嗜酒，尝游张幼于先生之门。幼于喜宴会，而家贫不能醉客。一日得美酒招客，童子率斟半杯。谢生苦不足，因出席小遗，纸封土块，招童子密授之，嘱曰：“我因脏病发，不能饮，今以数文钱劳汝，求汝浅斟吾酒也。”发封得块，恨甚，故满斟之。谢是日独得倍饮。

【译文】 长洲的谢生酷爱杯中物，他曾是张幼于先生的门客。张幼于非常好客，但因境遇不甚宽裕，常常不能让客人大醉而归。

一天，张幼于得到一酝好酒邀客共饮，斟酒的小童替每位客人斟酒半杯。谢生觉得不过瘾，于是故意离坐小解，用纸包土块，招来小童，偷塞给他，叮嘱说：“我肾脏病发，不能多喝酒，这里有几文钱请小哥喝杯茶，拜托小哥斟酒时替我少斟些。”

小童打开纸包发觉竟是土块，不由暗骂，故意把谢生的酒杯斟得满满一杯，于是谢生比旁人多喝了一倍酒。